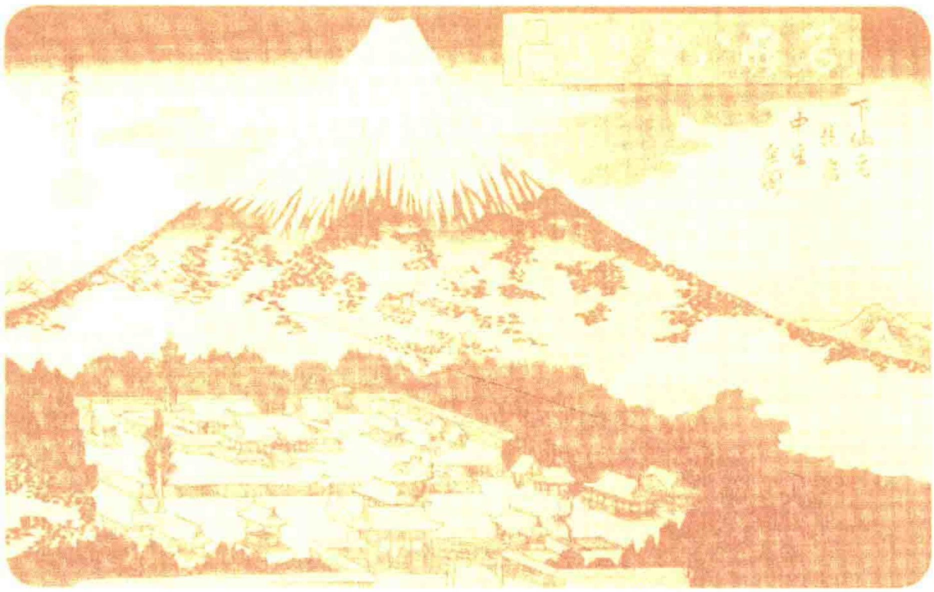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二十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47册)

第七十二世

延久元年己酉國紀元年千七百二十九年一距今八百十七年

罷新置莊園
禁國司再任

國史纂要巻之四

越後　星野　恒　編纂

後三條天皇諱尊仁。後朱雀第二子。

延久元年春一月。敕罷寛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其契劵不明及有妨蝕者。雖在二年以前仍停之。又禁國司再任。先是國郡司有獻財物助工役者許其再任。上欲矯其弊故禁之。初上在東宮。僧成尊問曰。殿下拜北斗乎。曰。毎月一拜。然非祈踐祚也。吾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謂此念萌於不忠。故拜以悔過。成尊感泣。在儲位二十餘年。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又數因事積怨

抑藤原氏權

賴通。而含忍不發。及即位痛抑其權。奪之政柄。賴通屛居宇治。不預政事。教通雖為關白。備位而已。○三月幸石清水宮。時俗日趨奢侈。輿服極華麗。雖下吏車亦飾以金。上欲革其弊。道上見金飾車。駐輦剔去之。雖貴族不假也。後幸賀茂。無復有金飾者。○夏四月立皇子貞明親王為皇太子。○秋七月立馨子内親王為中宮。後一條女。○停諸國御厨贄。後院御贄。始令進菜蔬。上承歴世奢侈之後。痛行節儉。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塗胡椒以充御膳。○八月關白教通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師實為左大臣。内大臣源師房為右大臣。大納言藤

停御厨贄令進菜蔬

置記録所
定絹布制

原信長為内大臣。信長教通子。○冬閏十月。始置記録所。於太政官朝所。聽斷民間訟獄。○二年春二月。定絹布制。○禁中火。○三月以關白教通為太政大臣。教通嘗作南圓堂。南圓堂在興福寺中。興福寺藤氏氏寺。令大和守督役任滿。教通請其再任。不許。時禁國司再任。固請。上奮髯震怒曰。攝關之可憚。以其為外祖也。如朕則何有。峻拒其奏。教通艴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原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藤原氏以春日神為氏神。於是諸藤咸起。隨教通而出。朝廷為空。上不得已召還。教通許之。○夏四月遣使備前檢其國所出銅及金青緑青。○三年秋八月。教通罷太

定估價法
定斗升法

政大臣。○四年夏四月。大極殿成。上即位之初。命造大極殿。至是成。○秋八月定估價法。○九月定斗升法。用長保例。長保例諸書不載。今無所攷。上欲審量制。令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作之。上親抽簾竹截為之準。及成。資仲率藏人出納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然後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冬十二月天皇不豫。傳位於皇太子。一條以來。政歸外戚。朝憲稍弛。上剛健嚴明。不受牽制。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御府藏應神天皇玉冠。歴世天子毎即位冠焉。而莫有適者。唯上穿之適焉恰如自制者。大江匡房以學士侍上於東宮。日夜講論。及即位即

第七十二世

延久五年己酉紀元千七百三十三年距今八百零六年

日補藏人。上欲傳位東宮。居院決政。然去位未幾而崩。賴通歎曰。上季世明主。而早世如此。我邦不幸莫甚焉。大江匡房亦謂。教化被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皇太子即位。立皇弟實仁親王爲皇太弟。

白河天皇（諱貞仁。後三條長子。）

延久五年夏四月。上皇薙髮。尋崩。（壽四十。火葬御骨于禪林寺。）○承保元年夏六月。立女御藤原賢子爲中宮。（左大臣師實女。）○二年春。延曆寺僧與園城寺爭建戒壇相鬭。○秋九月。關白教通薨。以左大臣藤原師實爲關白。○承曆元年春二月。右大臣源師房薨。○先是。僧成尋（如宋留學。）宋主趙頊（神宗）附成尋。贈金字法華經大藏經及錦十二匹。成尋因商舶奉進。夏六月。裁答書附宋商孫忠。贈宋主六丈織絹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上好佛法。受法華經於僧增譽。玄義文句止觀於僧良真。又創法勝寺於白河。是冬寺成。建九層浮圖。多給封戶。○四年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信長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俊家爲右大臣。藤原能長爲內大臣。（俊家能長。並賴家子。）○閏月。高麗王遣使求名醫。下公卿議。中納言源經信以爲。高麗王之病。於我何預。醫不可遣。從之。經信穎敏。遇事能斷。有人射狐叢祠中。祠以狐爲神。廷議將處之法。經信從容曰。

延曆寺燒園城寺

白龍魚服。見困於豫且。由是其人得免罪。○九月。宋商孫忠來獻宋主所贈錦綺。廷議以爲。宋通聘久絕。而比年屢至。事涉疑似。不宜贈答信。乃令太宰府移牒附孫忠發回。是時宋商船前後沓至。呈國書獻土宜。而書詞倨謾。禮節不備。故廷議停報復。○永保元年夏。延曆寺與園城寺搆怨。互相攻擊。（日吉社踏歌。大津民往役爲。僧徒所辱。許之。延曆寺不省。乃告情園城寺。寺僧曰。自今勿爲山役。吾能爲汝報怨。乃飭兵數百。抑留日吉祭使。延曆寺僧徒大怒。因相攻擊。）六月。延曆寺僧數千人攻園城寺。燒堂塔佛像經卷。焚蕩無遺。（所焚神社四所。御願寺十五所。業院七十九所。塔三基。鐘樓六所。經藏十五所。僧房六百二十一所。舍宅一千四百九十三宇。）園城寺僧欲報之。屢往攻。敕檢非違使禁之。既而延曆寺僧再攻園城寺。燒所餘堂宇。（神社九所。堂院二十所。經藏五所。僧房一百三十八區。）悉掠其財物。運以船馬。捆載而歸。冬十月。行幸石清水。敕源義家義綱扈從。以備僧徒。○二年秋七月。大內火。延及神嘉殿。上徙御六條宮。○冬。右大臣藤原俊家。內大臣藤原能長並薨。十二月。以大納言源俊房爲右大臣。（俊房。師房子。）○三年春正月。以俊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源顯房爲右大臣。藤原師通爲內大臣。（顯房。俊房弟。師通。師實子。）○富士山焚。○應德元年秋九月。中宮藤原氏崩。○二年冬十一月。皇太弟薨。○三年秋七月。造離宮於鳥羽。自卿相近臣。下至胥吏。並賜宅地。

上皇聽政院中刑賞征伐以院宣行之

課五畿七道徭役。穿池築山。究極鉅麗。○冬十一月。立皇子善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傳位。時年八歲。以關白師實攝政。上器度弘大。剛斷果決。政出宸衷。相門斂手。頗有後三條之風。然愛憎任意。黜陟無紀。屢事營造。國用窘窮。納財者。輒爲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同時並任。既禪位。聽政院中。置別當。（撰納言參議充之。）設兵曹。（置北面士宿直院中。）刑賞征伐。皆以院宣行之。天子垂拱。大臣備員而已。

堀河天皇（諱善仁。白河第三子。）

寬治元年丁卯紀元千七百四十七年距今七百九十二年

寬治元年春二月。上皇幸鳥羽宮。儀衛如在位時。○初清原武則討安倍貞任。以功拜鎮守府將軍。有二子。曰武貞武衡。武貞生眞衡。又納藤原經清寡婦。生家衡。亦養經清子清衡。而眞衡爲嫡嗣。眞衡籍父祖餘業。領六郡。（六郡見前。）勢益彊盛。家衡以下皆臣事之。眞衡姑夫吉彦秀武。以事與眞衡搆怨。（眞衡爲子成衡聘源頼義女。使親族饋飲食金帛。以饗之。秀武多齎酒饌。自出羽至。眞衡方圍棊不禮。秀武恚。投金帛。趨出。徑歸出羽。眞衡大怒。）眞衡率衆赴攻。秀武慮衆寡不敵。使人說清衡家衡。襲其虛。眞衡乃還救。及義家爲陸奧守。赴出羽。圍家衡。不利而還。武衡聞之喜曰。姪克八幡太郎。（義家稱八幡太郎。）吾曹之榮也。起兵應家衡。共據金澤柵。義家大怒。秋九月。自將兵數萬攻之。會弟義光自京師來援。義家大喜。與之戮力攻柵。

後三年之乱

柵固不拔。吉彦秀武降在軍中。說義家以曠日持久之計。義家從之。下令休戰。既而柵中食盡。武衡家衡燒柵。夜遁。義家追擊斬武衡。家衡爲其下所殺。奧羽悉平。義家善撫將士。其征陸奧。前者九歲。後者三年。東國士民。服其恩信。相與請留其子弟而擁戴之。自稱家人。（初義家從父東征而還。嘗詣關白頼通。談戰事。大江匡房在座。退謂其人曰。渠有將才。惜未知兵法。義家從者聞之慍。以告義家。義家曰。此必有故也。禮接匡房。就學焉。及攻武衡。見飛雁亂行。曰。是江帥所教。必當有伏。分兵搜索。果獲之。）

鳥乱者伏也

○二年冬十一月。太政大臣信長罷。十二月。以攝政師實爲太政大臣。職仍舊。○三年夏四月。師實罷太政大臣。尋罷攝政。爲關白。○七年春二月。立女御篤子內親王爲中宮。（後三條女。）○興福寺僧徒數千。奉神木入京。訴近江守高階爲家侵掠神人。勅流爲家於土佐。罷其子阿波守爲遠。○嘉保元年春三月。關白師實罷。以內大臣藤原師通爲關白。○二年冬十月。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詣闕。訴美濃守源義綱殺其徒中務丞源頼治。拒之射殺神人。僧徒棄神輿而走。既還山。修五壇法。咒詛國家。敕奉神輿還山。流頼治於佐渡。是時僧徒凶暴。動輒抗朝命。而叡山爲尤甚。朝廷每撓法。曲從其意。法皇嘗歎曰。天下莫不用朕命。惟不如意者。鴨河水。雙陸采。山法師而已。其驕橫如此。（是後僧徒奉神輿入京。天子爲之下殿。公卿警

法皇鴨河之歎

田樂大行

法親王

衛（一如皇宮罹災之時）。○永長元年秋七月。上使侍臣爲田樂而觀之。明日。上皇亦臨觀。是時朝野田樂大行。務制奇服。以相誇尚。歌舞喧呼。晝夜不絶。人以爲妖。○八月。上皇薙髮。○康和元年春正月。以仁和寺覺行爲親王。覺行。法皇第三子也。法親王始此。（法皇有八皇子。爲僧者六人。而三人爲法親王。後世皇子多爲僧。自此始也。）○夏六月。關白内大臣師通薨。師通博學多通。務進材能。黜勢利。時法皇聽政。車馬滿門。師通歎曰。豈有禪位之君。而群臣立車於門者乎。法皇聞之。頗自斂。及薨。無復忌憚。時人惜焉。○二年夏六月。大内成。還御焉。○秋七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忠實爲右大臣。原雅實爲内大臣。（忠實師通子。雅實顯房子。）○三年秋七月。前對馬守源義親劫掠鎭西。敕捕之。流于隱岐。（義親義家子。）○五年秋八月。立皇子宗仁親王爲皇太子。○長治二年冬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忠實爲關白。○宋泉州綱首李充至。太宰府進本國公憑。請互市。許之。○嘉承二年秋七月。天皇崩。（壽二十九。火葬。藏御骨於仁和寺圓融院。）天皇留心政事。諸司奏案。夜必覆視。有可疑者。御批令再議。嘗謂左右曰。普天率土。莫非王臣。而遠民何疎。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是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等在朝。頗有所獻替。然天下之

天仁元年戊子。紀元千七百六十八年。距今七百七十一年。

誅源義親

源義光殺姪義忠

僧徒爭鬪朝廷不能制

事皆決於法皇。上不能有所爲也。上既崩。法皇詔皇太子嗣位。以關白忠實攝政。

鳥羽天皇（諱宗仁。堀河長子。）

天仁元年春正月。誅流人源義親。先是義親逃配所。至出雲。殺目代。掠官物。敕因幡守平正盛討之。至是伏誅。○是歲。源義家卒。○二年春二月。盗殺左衛門尉源義忠。義忠義家次子也。有勇名。其叔父義光忌之。竊誘義忠家臣殺之。廷議不察。意其弟義明所爲。遣撿非違使討之。義明戰死。義明父義綱冤之。走據近江甲賀山。敕源爲義討之。義綱不能拒。出降。乃流之佐渡。爲義以功爲左兵衛尉。爲義義親之子。爲祖義家所養。厚其從。（）天永三年冬十一月。攝政忠實罷右大臣。尋爲太政大臣。職仍舊。○永久元年春。興福寺僧五千人。奉春日神木。詣勸學院。訴佛匠圓勢補清水寺別當。敕以僧永縁爲別當。諭僧徒引還。延暦寺僧聞之不悦。夏四月。僧徒二千餘人。毀清水寺。奉祇園北野神輿。詣大炊殿。訴興福寺僧陵辱祇園神人。請流其權少僧都實覺。僧徒叫號。喊聲震地。公卿惶怖失措。莫敢一言。乃敕許其請。興福寺僧聞之。又請罰延暦寺座主仁豪等。廷議未決。二寺將相攻。京師騷然。敕二寺講和。僧徒不奉詔。乃奉幣

奉幣伊勢以下諸社禰弭僧徒爭鬭

海寇掠貢調

保元乱兆

大學寮孔廟壞

伊勢以下神社禰弭僧徒爭鬭。分遣檢非違使於宇治及西坂本。拒二寺僧兵。是時諸寺皆公然蓄兵仗。一不適意。輙相攻擊。或犯闕嗷訴。朝廷不能制。依違於其間而已。○攝政忠實罷太政大臣。尋罷攝政為關白。○二年。京師多盜。公行劫掠。南海道海寇剽掠貢調。都鄙騷擾。○三年夏四月。以內大臣源雅實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忠通為內大臣。忠通。忠實子 ○元永元年春正月。立女御藤原璋子為中宮。璋子。大納言公實女。幼為法皇所子養。法皇愛之。長而不衰。頗涉物議。至是入宮。生皇子顯仁。崇德 上雅知其與法皇私。故視顯仁甚薄。○保安元年冬十一月。法皇罷關白忠實內覽文書。初法皇為上擇配。勅忠實納女泰子。忠實以上幼時輕躁。慮其不令終。固辭。法皇不懌。先是法皇許以璋子嫁忠實子忠通。乃變約。納璋子於宮。上既長。稍悛素行。忠實大悔。會上敕忠實納泰子。忠實喜奉命。裝奩已備。法皇時幸熊野。歸而聞之。大怒。譴忠實。罷其內覽。忠實退居宇治。杜門不出。○二年春正月。關白忠實左大臣源俊房並罷。敕內大臣忠通內覽文書。尋為關白。○夏閏五月。延曆寺僧徒燒園城寺。堂宇蕩盡。○三年秋七月。大學寮孔廟壞。○冬十二月。以右大臣源雅實為太政大臣。源氏拜是官始

第七十五世

朝服有袴烏帽有額

天治元年甲辰紀元千七百八十四年距今七百五十五年

四幸高野八幸熊野

此關白內大臣忠通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家忠為右大臣。權大納言源有仁為內大臣。家忠。師實子。有仁。輔仁親王子。是時上喜華飾。而有仁亦好修容儀。衣服制度莫不精密。群下倣傚。一時化風。朝服有袴。烏帽有額。皆始于此時。○四年春正月。立皇子顯仁親王為皇太子。即日傳位。時年五歲。以關白忠通攝政。

崇德天皇 諱顯仁。鳥羽長子。

天治元年秋七月。太政大臣雅實罷。○大治三年冬十二月。以攝政左大臣忠通為太政大臣。職仍舊。○四年春三月。山陽南海二道海賊起。法皇敕備前守平忠盛捕之。○夏四月。攝政忠通罷太政大臣。尋罷攝政為關白。○白河法皇崩。壽七十七。火葬。藏御骨於鳥羽塔中。法皇在院聽政四十餘年。天下之事。悉出其意。篤信佛法。屢幸諸寺。慶像造塔。殆無虛日。四幸高野。八幸熊野。所慶画佛五千四百七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二十七軀。等身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像二千九百三十餘軀。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四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餘基。嚴禁殺生。燒漁網八千八百八十三張 停貢魚。雖殿上臺盤。殆如六齋日。釋奠亦用素饌。唯神厨僅存舊式。法皇既崩。上皇聽政院中。專理萬機。一如法皇時。○天承元年冬十二月。以右大臣藤原家忠為左大臣。內大臣源有仁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忠為內大臣。宗忠。大納言宗俊子。○長承元

年春。建三十三間堂。名曰得長壽院。安置千軀觀音。上皇漁色。數微行。左衛門大尉平忠盛每從。（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驟至。前路有鬼。髮如束鍼。乍見乍滅。上皇命忠盛驅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戴麥稈。蔽雨持火器行。吹之也。曰。將上燭於祠。上皇賞忠盛膽勇。深倚信之。）及建得長壽院。命董役。因賞其勞。除但馬守。擢刑部卿。聽昇殿。諸卿賤其門地。恥與為列。至謀乘闇殺之。上皇益寵忠盛。賜以宮女。生清盛。○保延元年。以頻年饑疫。盜賊蜂起。敕諸儒言得失。式部大輔藤原敦光上疏。陳時弊七事。（一廟社不祀。二佛事不信。三奢農時。四重賦斂。五不禁奢侈。六學校廢墜。七府庫空虛。）以為盜賊之起。莫不繇飢寒。賑災救患。令有明文。宜簡擇良吏。恩威兼施。以慰撫

之。是時朝綱益弛。徒循故事以求言。終不能有所施為也。○二年夏五月。左大臣藤原家忠罷。冬十二月。以右大臣源有仁為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宗忠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賴長為內大臣。（賴長忠實次子。）明年春。宗忠罷。○五年秋八月。立皇弟體仁親王為皇太子。上皇好內。遜位之後。納前關白忠實女泰子。尊為皇后。又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尤見寵幸。是為美福門院。生體仁。上皇鍾愛焉。生僅三月。立為上儲貳。○六年夏。延曆寺僧焚園城寺。○左兵衛尉佐藤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好和歌。為北面士。有寵於上皇。然見時勢日非。竊有遁世之

佐藤憲清棄官而逃

志。是歲棄官而逃。削髮稱西行。遂周遊海內。詠歌自娛。○永治元年春三月。上皇薙髮。○冬十二月。天皇傳位于皇太子。時上年二十三。無倦勤意。法皇欲速立得子所生。故諭禪位。即日促書詔。改皇太子為皇太弟。上見而駭曰。何遽如此。須明日審議。屢奉書法皇。法皇不聽。薄暮始傳劍璽。以故二宮不協。

第七十六世

近衛天皇（諱體仁。鳥羽第八子。）

康治元年壬戌　紀元千八百零二年　距今七百三十七年

康治元年春三月。園城寺僧徒與延曆寺僧徒鬪。殺傷甚多。○久安三年春正月。左大臣源有仁罷。○四年夏六月。禁中火。○五年秋七月。以內大臣藤原賴長為左

興福寺僧發聖武陵

賴長內覽文書

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行為右大臣。源雅定為內大臣。（實行公實子。雅定雅實子。）○興福寺僧發佐保南陵。（聖武陵。）遣使檢察之。○冬十月。復以攝政忠通為太政大臣。○六年春三月。忠通罷太政大臣。秋八月。以右大臣藤原實行為太政大臣。內大臣源雅定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能為內大臣。（實能實行弟。）忠通尋罷攝政為關白。○仁平元年春正月。以左大臣藤原賴長內覽太政官文書。初賴長養妻兄藤原公能女多子。入宮為女御。忠通亦子養藤原伊通女呈子。納宮。賴長欲多子為后。託忠通請之法皇。法皇不許。其父忠實為固請。乃立為皇后。未幾呈

子亦立爲中宮。賴長與忠通不相能。猜忌日甚。忠實愛賴長疏忠通。欲使忠通讓内覽於賴長。請之法皇。忠通白法皇。賴長凶險。不可輔幼主。忠實聞而大怒。乃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遣兵士入忠通第。奪朱器臺盤授之賴長。朱器臺盤者。藤氏重器。世所授氏長者也。又奪忠通邑獻之法皇。因請使賴長領内覽。於是賴長得專政。忠通備位而已。上親信忠通。惡賴長橫恣。然事皆出法皇。上不得如意。居常欝欝。遂以成疾。○三年秋上有目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子守仁。忠通承旨奏法皇。法皇意忠通利幼弱。不許。忠實聞之曰。甚矣忠通之

愚也。立其子。其父必專權。他人豈得預乎。○久壽元年夏五月。右大臣源雅定罷。○冬十一月。奪左衛門尉源爲義官。爲義第八子曰爲朝。幼桀驁陵犯諸兄。爲義惡而逐之。爲朝至豐後。自稱九國總追捕使。發兵寇掠。閱二歲盡并九國。九國守介交訴之。爲義坐免官。爲朝聞而病之。率家丁二十八人至京師待罪。○二年秋七月。天皇崩。壽十七。火葬。藏骨于鳥羽東殿。無嗣。上皇希復位。不然重仁當承統。重仁上皇長子也。衆亦屬意。而美福門院以上蚤世爲出上皇咒詛。故并憎重仁。密勸法皇立雅仁。關白忠通亦言其可立。法皇從之。遂立雅仁。雅仁時稱四

第七十七世

久壽二年乙亥。紀元千八百十六年。距今七百二十三年

保元之乱

宮。性輕躁。無人望。制下。朝野愕然。

後白河天皇 諱雅仁。鳥羽第四子。

久壽二年秋九月。立皇子守仁爲皇太子。守仁幼失恃。爲美福門院所鞠。故得立。上皇益不平。○保元元年秋七月。鳥羽法皇崩。壽五十四。上皇入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先是左大臣賴長失寵法皇。謟事上皇。上皇召與圖復祚。賴長冀事成已得專柄也。乃力賛之。賴長素以博學達才聞。頗剛愎害物。人呼爲惡左府。上皇委以腹心。卒爲其所詿誤云。上皇入據白河北殿。潛召諸道兵。騎卒奔走京畿。大

擾。上召下野守源義朝等。警衛禁内。分遣檢非違使扼諸路。捕兵士擐甲入京者。義朝爲義長子也。先是内大臣實能密啓法皇。宮車晏駕。大亂必興。宜豫備之。法皇乃署義朝及源賴政等十餘人名。屬美福曰。緩急召之。於是敕召武士。一依遺詔。獨平清盛以重仁親王乳母子不在詔中。美福畏其多士。乃矯遺詔召之。上皇召爲義。爲義固辭。強之。乃率諸子至。陳策曰。本宮淺露。以寡兵守此。非計也。不如據宇治。撤橋而守。即不利。奔關東。臣糾合家人。奉輿復闕。不難也。賴長不從。爲朝又請。即夜襲大内。火攻縱撃。直取乘輿。亦不從。爲朝退曰。阿兄

曉兵機今夜必來吾屬爲虜矣義朝果請乘夜襲白河殿上許之使與清盛等赴攻爲義爲朝等善拒禁軍不能克義朝乃縱火急攻晨風方烈煙爛蔽宮宮中擾亂上皇倉黄出走爲義以下悉從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上皇至如意山憊甚乃散遣諸將下山入知足院明日上皇薙髮至仁和寺覺性法親王不納以狀聞上遣兵衛之忠實走奈良誘興福寺僧徒據禪定院忠通子慧信爲興福寺別當忠實遷怒攻之慧信逃還京師少納言藤原通憲陽定亂黨竄流處所撈於朝堂亂黨聞之以爲免死爭出降平忠正者清盛叔父也從上皇軍素

命義朝殺爲義

不相善至是與爲義並出降清盛斬而獻之以搖義朝義朝請宥父死上怒曰清盛已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義朝遂使家臣誘殺之又悉殺群弟獨爲朝不獲是日誅家弘已下及其子弟黨與凡七十餘人自弘仁

朝臣不處死刑三百四十年

中誅藤原仲成後朝臣不處死刑三百四十餘年廷議以爲死刑廢久且不可行之諒闇通憲竊奏曰非悉誅之恐生後患故率無所宥時以爲淫刑遂徙上皇于讃

徙上皇于讃岐

岐使重仁親王剃髮遣使發賴長墓驗其屍處其子兼長等十三人流又購爲朝以重賞八月捕之近江斷其臂筋流于伊豆大島惟忠實以忠通保護獲免○九月

第七十八世

以内大臣藤原實能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宗輔爲右大臣藤原伊通爲内大臣（宗輔宗忠弟伊通宗通子）○冬禁京師道路執兵仗○是歲敕五畿七道造大内白河以後大内圮壞朝儀廢闕（世稱里内裏）鳥羽朝關白忠通請繕治鳥羽憲勞民不許至是藤原通憲用事奏修治之又置記録所復内宴（内宴長元以後廢而不行）通憲博學宏才練達事務任少納言薙髮稱信西上以其乳母夫特親信之○二年夏五月左大臣藤原實能罷○秋八月太政大臣實行罷以右大臣藤原宗輔爲太政大臣内大臣藤原伊通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基實爲右大臣藤原公教爲内

大臣（基實忠通子公教實行子）○冬十月大内成○三年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聽政院中罷關白忠通以右大臣基實爲關白

二條天皇（諱守仁後白河長子）

平治元年己卯紀元千八百十九年距今七百三十年

平治元年春三月立妹子内親王爲中宮（鳥羽女）○藤原信賴美姿儀（信賴關白道隆八世孫從三位忠隆子）幼爲上皇所寵累遷至中納言右衛門督稍預政務與藤原通憲爭權相惡

平治之亂

信賴營求近衛大將上皇將許之通憲固執不可退圖唐安禄山事跡上之上皇不懌信賴聞之大恚稱疾不朝左馬頭源義朝保元之亂有功而太宰大貳平清盛

以結姻通寵官階聲望遠出其右以故義朝意甚不平
信頼因與交驩又與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衛中將
藤原成親撿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等通謀欲乘隙而
發冬十二月清盛如熊野信頼乃與義朝等率兵夜圍
三條殿縱火燒宮殺傷狼藉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遂
入大內遷上於黑戸御所通憲逃追殺之信頼自爲大
臣大將以義朝爲播磨守信頼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
上聽斷庶政義朝長子義平見信頼請要擊清盛於安
部野信頼不從既而清盛聞變還京師密爲奉迎謀左
衛門督藤原光頼惟方兄也惡信頼狂悖召惟方責以

大義惟方悔悟與經宗謀夜奉上潛幸清盛第（清盛第在六波羅）上皇亦變服幸仁和寺上命清盛討賊清盛遣子重
盛弟教盛等分路攻大內源氏兵善戰重盛等反走賊
空宮追之教盛乃乘虛入大內賊追而不及還無所入
遂大敗義朝與諸子奔關東信頼至仁和寺求哀上皇
上皇手書請宥其死上不聽命斬之褫其黨七十餘人
官職賞清盛重盛功授官進位義朝至尾張投長田忠
致家忠致伏兵浴室殺之獻其首梟左獄義平至飛驒
募兵多應者聞義朝死皆散乃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
發覺伏誅義朝第三子曰頼朝亦被捕清盛繼母池尼

源頼朝

憫之爲請得減死流伊豆頼朝異母弟三人今若乙若
牛若皆幼其母常磐有殊色清盛納之因亦得免亂黨
既平清盛威振天下○頼朝幼有器局性堅忍喜怒不
形於色其配伊豆道上觀者皆曰之子風彩非常釋而
處流何異放虎哉舊臣皆勸爲僧獨纐纈盛安耳語曰
郎君得脫神之所佑也宜存髮以待時頼朝頷之清盛
使伊豆人伊東祐親北條時政監視頼朝頼朝初寄伊
東氏通其女生男祐親懼得罪平氏嫁女而殺其子遂
謀除頼朝頼朝逃依北條氏又與其女政子通時政佯
不知以女嫁目代平兼隆政子奔歸頼朝時政素器頼

朝乃陽怒而陰益厚之頼朝亦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
結託○永曆元年春正月立太皇太后藤原氏爲皇后
后諱多子近衛朝入宮爲皇后近衛崩尊爲皇太后及
上即位爲太皇太后上聞其美納之群臣引唐武氏故
事諫之上皇亦數爲言上不聽曰天子無父母何有於
先皇遂冊立之時人呼謂二代后○權大納言藤原經
宗以元舅參議藤原惟方以上乳母之子並被親任漸
弄朝權嘗白上當親政事不宜使上皇知焉上皇聞之
大怒命平清盛曰彼二人間朕父子汝爲誅之清盛收
二人將寘於死前關白忠通請減死乃流經宗于阿波

二代后

惟方于長門。由是二宮不協。近臣用事者。上皇逐之。上皇嬖臣。上貶黜之。○秋七月。太政大臣宗輔罷。內大臣公教薨。八月。以左大臣伊通爲太政大臣。關白右大臣基實爲左大臣。職仍舊。權大納言藤原公能爲右大臣。藤原基房爲內大臣。（公能、實能子。基房、忠通子。）時綱紀頹弛。舊章日廢。伊通憂之。上疏曰。聖主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轅之。夫如是。故世無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若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宜選材武充宿衞。以備不虞。又曰。帝王之學。要知治體。君學之。以使臣。臣學之。以事君。則天下自治。若徒竭精詞章

（帝王之學要知治躰）

不達事情。國之蠹也。世當有經濟之才。請選而用之。○應保元年秋八月。右大臣藤原公能薨。九月。以內大臣藤原基房爲右大臣。○二年春二月。號中宮曰高松院。立女御藤原育子爲中宮。（育子、左大臣實能女。）○三月。召還藤原經宗。復本宮。○長寬二年秋八月。崇德法皇崩于讚岐。壽四十六。（火葬于白峯。）法皇在遷所。（初造宮直島。後徙志度鼓岡。）竄居無憀。刺血書五部大乘經。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上皇不許。使返致。法皇大恚曰。兄弟爭國。自古有之。朕欲謝罪。所以寫佛經也。今不許藏京師。何用生爲。乃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

廻向惡道。自是不復削髮剪爪。切齒瞋目。慘悴骨立。至是崩。世稱讚岐院。崩後亂逆相踵。時以爲其所崇。治承初。追謚曰崇德天皇。併贈賴長正一位太政大臣。後七年。建廟春日河原祀之。（號粟田宮。）○冬閏十月。關白基實罷左大臣。以右大臣基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經宗爲右大臣。藤原兼實爲內大臣。（兼實、基房弟。）○永萬元年春二月。太政大臣伊通罷尋薨。○夏六月。天皇不豫。立皇子順仁親王爲皇太子。即日禪位。以關白基實攝政。

六條天皇（諱順仁。二條第二子。）

（永萬元年乙酉　紀元千八百二十五年　距今七百十四年）

（上皇親諭清盛清盛不見）

永萬元年秋七月。二條上皇崩。（壽二十三。）時平清盛威權日

盛。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後白河上皇稍厭之。大葬之日。諸寺咸會。興福延曆二寺爭班。搆兵京師。訛言上皇令僧徒討平氏。平氏聚兵自衞。上皇親往諭清盛。清盛稱疾不見。上皇還。謂侍臣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進曰。天使之言耳。驕而無禮。天之所惡。平氏汰侈。得非亡徵邪。一座愕然。師光阿波人。嘗事藤原通憲。後削髮稱西光。爲院北面。頗有寵嬖。平氏驕恣。屢承間說法皇。遂有鹿谷之變焉。○仁安元年春三月。召還藤原惟方。○秋七月。攝政基實薨。以左大臣基房攝政。○冬十月。立憲仁親王爲皇太子。太子上皇第五子也。母平滋子。

上年三歲太子六歲

清盛妻時子之妹。故清盛擁立之。太子於上為叔父。上年三歲。而太子六歲。時人譏其彝倫失序。○十一月。攝政基房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經宗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兼實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平清盛為内大臣。○二年春二月。以清盛為太政大臣。叙從一位。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夏五月。清盛辭職。○三年春二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時年五歲。未冠之上皇。自古未有也。太子即位。尊生母平氏曰皇太后。

高倉天皇 諱憲仁。後白河第五子。

嘉應元年己丑　紀元千八百二十九年　距今七百十年

嘉應元年夏六月。後白河上皇薙髮。上皇惡清盛專橫。

而不能制。故憤恚薙髮。先是。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禱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世呼曰太政入道。嘗興別第於西八條。窮極土木。又營攝津福原之勝。設別莊焉。當是時。平族為朝官者。六十餘人。采邑跨三十餘州。朝廷賞罰。悉出其喜怒。權大納言時忠。以太后弟預政。頗弄威福。颺言於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清盛自知其不為輿論所容。選童三百。衣絳衣。執梅枝。日夜巡行。察誹謗者。輒屠戮之。京師側目。○二年夏四月。誅流人源為朝。為朝為人魁岸多力。猿臂善射。保元之亂斷臂筋。流伊豆大島。已而筋力不減。引箭加長。乃宣言

平族為朝官者六十餘人采邑跨三十餘州

誅為朝

朝廷賜我大島。悉奪其租賦。又畧有其附近諸島。嘗航海至琉球。娶酋長女。生子舜天。居數年。留舜天而還。後舜天遂王琉球。至是。狩野介藤原茂光。奏其梗化。請討之。許之。軍至。為朝邀射。沈其戰艦。還舍自殺。○五月。以陸奧人藤原秀衡為鎮守府將軍。○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為女御。尋立為中宮。○二年秋九月。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書稱賜日本國王。大外記清原賴業請却之。法皇不聽。明年。牒贈漆革三十張。沙金三十兩。賴業博學通典故。嘗讀禮記。表出中庸。自為之註。賴業與宋朱熹同時。新註未傳。自然暗合。人以為奇。○冬十二月。以攝政基房為關白。重盛次

賴業表章中庸

子資盛嘗獵歸。塗遇基房。不下車。徑衝其衛。衛士捽而下之。清盛聞之怒。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毀其車。截從者髻。上為之輟朝三日。重盛責資盛。逐之伊勢。○三年春。清盛築島於福原輪田崎。輪田崎地勢險惡。船舶覆没者甚多。清盛憂之。欲築一島為泊。然被風濤衝壞。久而不就。乃命寫一切經於石。以沈之。又請官課役於畿内山陽南海諸國。既成。舟行無患。人甚便之。名曰經島。○安元元年春二月。内大臣源雅通薨。冬十一月。以大納言藤原師長為内大臣。師長。賴長子。○二年秋七月。六條上皇崩。壽十三。○治承元年春三月。以内大臣藤原師長

清盛辟關白

清盛築經島

鹿谷之變

為太政大臣。大納言平重盛為内大臣。○夏四月。京師火。延及大内。大極殿八省院悉焚。○先是右近衛大將闕。重盛奏請任之。尋轉左大將。其弟宗盛以中納言超兼右大將。權大納言藤原成親有寵於法皇。營求大將不得。而怒。與藏人源行綱・檢非違使平康賴及藤原西光・法勝寺執行俊寛等謀滅清盛。數會議俊寛鹿谷別莊。法皇嘗欲臨之。僧靜憲諫而止。會西光讒延曆寺座主明雲。處流。僧徒擾動。（西光子師高為加賀守。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鬭。白山僧徒來訴之延曆寺。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闕。重盛擊却之。僧徒不服。圖再舉。乃讒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慚恨。讒明雲。流伊豆。僧徒奪還明雲。）法皇勅成親等討之。成親喜。因聚兵。行綱懼事敗而及禍。密告之清盛。清盛收西光。拷掠得實。乃悉捕成親等。遂欲幽法皇。因重盛切諫而止。六月。殺西光。流成親於備前。後使人殺之。竄成親子成經及康賴・俊寛於鬼界島。（明年。成經・康賴得赦而還。俊寛終死島中。）○二年冬十一月。中宮生皇子言仁。初中宮有身。清盛希其生男。月一禱嚴島神。臨產而艱。法皇幸其第。為誦經。既分娩生男。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各千兩謝之。法皇不懌。擲謝書曰。驗者視我耶。十二月。以言仁為親王。立為皇太子。○三年春三月。内大臣平重盛罷。重盛資性忠恪。沈毅有度量。常憂清盛專横。隨事諫爭。兇暴為止者數。上下

重盛祈死

倚賴焉。嘗夢清盛被誅。深懷憂懼。乃詣熊野祠。祈死。歸而得殤疾。却醫不見。秋八月。薨。○重盛既薨。法皇與關白基房議。收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基通時為右近衛中將。）而基房子師房任之。甫八歲。清盛在福原。聞之大怒。冬十一月。率兵數千至京師。京師騷擾。法皇遣中使諭之。清盛不釋。奏上。罷基房。貶為太宰權帥。代以基通。任内大臣。又流太政大臣師長。褫師家以下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遂幽法皇于鳥羽殿。

清盛幽法皇

○四年春二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天皇寛仁愛物。受學清原賴業。才藻英發。幼時有獻楓樹者。酷愛之。命栽于庭。一日飽霜。紅葉爛然。仕丁掃庭。且飲酒。伐樹枝。燒以煖酒。適上至觀焉。有司請罪。上欣然誦林間煖酒燒紅葉句。一無所問。嘗夜聞女子哭于巷。使人問之。對曰。主人新製朝服。而妾為盜所奪。主人貧不能更製。是以泣。上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民為盜。是朕之不德也。乃召問其色樣。賜御服而遣之。自法皇幽閉。上常憂之。鬱鬱不樂。清盛又諷去位。故決意脫屣。時人哀其遭時多難而功德不顯也。

第八十一世

安德天皇（諱言仁。高倉長子。）

治承四年庚子紀元千

治承四年春三月。上皇以清盛崇信嚴島神。欲行幸以

八百四十年 距今六百九十九年 上皇幸嚴島

賴政擧兵

慰其意。延暦寺僧徒怒曰。天子遜位。必先詣八幡賀茂。近世或詣熊野日吉。奈何先幸嚴島。清盛遣使諭僧徒。上皇臨發。覲法皇。相對悲泣。遂幸嚴島。清盛大悅。法皇之徙鳥羽中。中外皆咎宗盛不如亡兄。宗盛病之。數諫清盛。乃奉還法皇於八條烏丸第。○源仲綱有駿馬。曰木下。平宗盛求之。仲綱不與。其父賴政懼禍。令仲綱許之。宗盛咎其吝也。烙印馬額。以仲綱二字。大會客而牽出之。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以爲戲笑。仲綱聞而憤恚。賴政亦甚不平。欲伺間圖平氏。以仁王。法皇次子也。幼有時譽。以母賤。不得爲親王。居常鞅鞅。賴政素與之善。乃夜詣其第。說曰。平氏專橫。兇虐滔天。暴蔑天子。生殺任意。大王何不起義兵誅之。以慰天下之望。且諸州源氏。賴朝義仲以下。失勢降身。憤惋日久。大王一下令。皆將爭先奔赴致力也。以仁喜許之。乃拜源行家爲藏人。賷令旨。發諸道源氏。行家臨發。誘熊野僧徒。僧徒相告語。謀洩。清盛大驚。奏削以仁屬籍。遣兵圍其第。賴政急使王遁于園城寺。自率其屬會之。令寺僧牒延暦興福二寺。爲援。清盛亦以利啗延暦寺。延暦寺背約。賴政欲夜襲六波羅。僧真海者黨平氏。故發異議沮之。賴政乃奉以仁赴南都。以仁不習騎。比過宇治川。墮馬者六。因駐軍憩

賴政軍敗自殺

清盛遷都福原

牢御所

賴朝起兵

義仲起兵

平等院。清盛遣子知盛重衡等。將兵二萬。追躡。賴政撤橋拒戰。殺傷過當。平氏將足利忠綱。亂流而進。全軍從之。擊大破賴政軍。賴政被創。與仲綱皆自殺。以仁南走。中流矢薨。是日。興福寺僧兵三萬。迎以仁。至木津川。不及而還。○清盛憂京師逼於叡山南都。僧徒屢犯闕。六月。遷都福原。宮殿未成。奉上于巳第。上皇于賴盛第。人情崩駭。物議囂然。先是清盛徙法皇於烏丸。稍弛其禁。及以仁王事起。禁防益嚴。至是幽於新都板屋三間。進膳止朝夕。人呼曰牢御所。是月。清盛夫妻並准三宮。賜年官年爵。直私第者。服飾如院官上日儀。○清盛怒園城興福二寺黨賴政。悉收其莊園。解僧綱見任。○秋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糾合故舊姻族。起兵伊豆。令北條時政攻殺目代平兼隆。遂進陣石橋山。時軍未悉聚。從兵三百餘人。相模人大庭景親率兵三千。急攻之。賴朝大敗。潛匿山中。僅免。乃遣時政赴甲斐。發其諸源。自航海至安房。徇上總下總。得千葉常胤平廣常等兵。又會石橋敗兵。來集。軍大振。進入武藏。畠山重忠江戸重忠等迎降。乃開府鎌倉。措置軍事。八州豪傑莫不風靡。時鎌倉村里荒穢。居民鮮少。僅有漁家。未幾遠近來聚。屋宇連亘。人物喧闐。遂爲東國都會。○源義仲起兵信濃。以應賴朝。義仲爲義之孫也。父曰義賢。爲姪

上皇再幸嚴島清盛要作誓書

維盛東伐

義平所殺時義仲生二歲義平使畠山重能殺之重能不忍託之齋藤實盛實盛更託中原兼遠兼遠傾心鞠育居信濃木曾因稱木曾氏義仲深慨宗族衰殘陰圖報仇嬉戲常習武技稍長容貌雄偉多力善射屢往來京師伺察平氏及得以仁王令喜而舉兵甲斐下野諸源率兵來附聲勢日熾○清盛請上皇下討賴朝宣旨以孫維盛為追討使弟忠度為副發東海東山二道兵以伐賴朝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宗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冬十月維盛至駿河將踰足柄就平地決戰軍監藤原忠清曰伊豆駿河兵猶未來附

富士川之敗

義經

率新募之衆侵險冞入甚危道也不如阻富士川以待敵維盛從之賴朝聞平軍來伐以二十萬騎至與維盛夾富士川而陣北條時政率武田信義等自甲斐來會平軍聞其衆強兇懼莫有鬭志一夜水禽驚飛平軍聞之以為敵至大駭潰走賴朝欲追北西上諸將以常陸佐竹氏未服止之賴朝乃留諸將守駿河遠江還次于黃瀨川會弟義經自陸奥至義經即牛若也初牛若以母故得宥入鞍馬山僧房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憤恨不肯為僧晝讀書策夜習武技年十六乃隨金商至陸奥依藤原秀衡自加冠曰九郎義經至是聞賴朝

復都平安

起兵辭秀衡而來賴朝大喜曰吾得見子猶見先君也相對涕泣是時賴朝諸弟範賴全成等皆來歸賴朝還鎌倉大行刑賞誅大庭景親囚伊東祐親睚眦之怨莫不報○維盛還京師清盛怒其不交兵而歸欲流維盛斬忠清衆救解之乃止十一月新都宮成上徙御焉○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延曆寺又屢請復舊都清盛會百官議兩都便否衆皆承意稱福原之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抗議以為不便清盛不懌而罷俄而清盛奉上及法皇還舊京衆大悅長方為人剛直當事敢言無所回避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賴朝舉兵數月之間四方

平氏燒園城興福東大諸寺

響應是政事不協天意之所致宜復政法皇召還基房師長等改過遷善以收人心則庶幾免焉清盛悟稍從其言十二月奉法皇從賴盛第與上皇同居不復禁近臣入侍獻美濃讚岐為御邑請聽政如故又召還基房師長○賴朝引兵入常陸誘佐竹義政殺之其弟秀義據金砂城遣兵攻拔之分其邑賜將士○山本義經與弟義兼起兵近江應賴朝（義經源義光五世孫）清盛遣知盛等擊平之初園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延曆寺皆應義經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其堂塔殺僧徒八百人又聞興福寺叛遣瀨尾兼康赴攻僧徒邀擊却之

清盛大怒遣重衡率兵數千撃之燒與福東大二寺僧徒死者數百人○養和元年春正月高倉上皇崩（壽二十一）上尚幼法皇復聽斷萬機○源行家將兵數千徇美濃尾張賴朝遣弟義圓援之二月清盛遣知盛通盛等撃行家行家敗走已而知盛有病罷戍而還○肥後人菊池高直緒方維義伊豫人河野通信並起兵應賴朝○清盛見源氏日盛而子弟無成功益忿恚宗盛乃請大舉東伐法皇敕統諸武官下官符徵兵然州郡疑院宣官符出於平氏不肯應命宗盛將發會清盛得疾宗盛止行閏二月清盛疾篤遺言曰吾死勿脩佛事速斬賴朝首懸我墓前病七日薨又遺表請法皇事必與宗盛議○賴朝竊奏法皇曰臣非敢稱亂乃靖亂耳陛下若猶眷平氏則請兩講和兩氏並仕如往時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辭曰先臣有遺言不可和也遣重衡維盛將兵一萬三千東伐三月與源行家戰于墨股川大敗之斬義圓○敕越後人城資永討義仲夏六月資永率兵萬餘至信濃與義仲戰大敗○秋八月以前筑前守平貞能爲肥後守討鎭西叛者○以藤原秀衡爲陸奧守討賴朝城資永爲越後守討義仲資永將復出兵疾作而卒秀衡不肯出兵○宗盛遣弟通盛等伐義仲義仲

遣兵拒之通盛與戰於越前敗還○壽永元年夏六月攝政基通罷内大臣冬十月以大納言平宗盛爲内大臣○以城資永弟長茂爲越後守長茂發越後出羽兵撃義仲義仲以三千騎襲撃破之北陸諸國悉屬義仲○二年春二月内大臣宗盛罷○源行家無將畧每戰皆敗嘗求邑賴朝賴朝使取地自封行家不懌奔信濃依義仲義仲之起兵自立規摸不繫屬賴朝賴朝素啣之武田信光又譖其有異志（信光欲以女妻義仲子義高義仲曰娶爲妾耳信光怒故讒之於賴朝）

（賴朝撃義仲）

賴朝大怒三月將兵伐義仲義仲曰源氏相賊爲世笑久矣吾不忍蹈覆轍也乃送子義高爲質以乞和賴朝許之引還○

（維盛北伐）

宗盛遣維盛忠度通盛等率兵十萬北伐義仲轉戰皆捷五月至篠原分爲二軍維盛以兵七萬向礪波山忠度以三萬向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當忠度而自逆維盛維盛恃險不備義

（礪波山之敗）

仲夜集牛數百縛炬其角繞出平軍後鞭而縱之軍士皷譟隨其後聲震山谷平軍崩潰赴深壑死者萬餘人維盛僅以身免忠度破行家聞維盛敗亦退共據安宅渡義仲乘勝追至戰于篠原又大破之維盛等逃歸平氏精銳殲焉○秋七月義仲進入近江據延曆寺宗盛遣兵拒之不克法皇夜出宮潜幸延曆寺宗盛乃集宗

宗盛奉天子西走

族議。知盛欲以死守京師。宗盛不可。率其族奉上及皇太后擁神器西奔。義仲入京師。法皇以義仲為伊豫守。行家為備前守。削平氏二百餘人官爵。收其采邑五百餘所。賜義仲百四十所。行家九十所。並聽院昇殿。○法皇敕平時忠諭宗盛奉還上及神器。宗盛不奉命。右大臣藤原兼實上言。京師無主。臣民無所繫心。平氏挾天子。吾討之無名。宜更立新主以塞亂原。祖宗之制。無劍璽則不得即位。然繼體即位以前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大位。宜據此例。法皇從之。時皇弟守貞尊成留在京師。法皇欲擇立之。卜守貞吉。義仲稱以仁王功。欲立其子北陸宮。法皇使人喩之。義仲固執前議。乃再卜之。尊成吉。八月。立尊成為皇太子。即日踐祚。是為後鳥羽天皇。義仲憤怒。○宗盛奉上至太宰府。九月。緒方維能發兵來攻。宗盛不能支。奉上走讃岐。造行宮於屋島。因分兵畧旁近南海山陽。將士多來屬者。○法皇命義仲討平氏。義仲以糧乏遷延不發。縱兵鈔掠。京師騷然。法皇稍厭苦之。召頼朝入朝。義仲聞之不悅。頼朝辭以關東未平不就徵。冬十月。義仲將兵西擊平氏。至備中。聞瀬尾兼康叛。已攻殺之。遣矢田義清等擊平氏。平重衡平通盛等與戰于水島。破之。斬義清。義仲欲進攻屋島。聞

立後鳥羽天皇

義仲反

頼朝遣兵來討。乃旋師。法皇遣使止之。義仲不奉詔。義仲既還。鹵掠益甚。法皇使平知康譲之。義仲罵知康。知康還報曰。木曾欲反。請討之。法皇許之。乃幸法住寺殿。戒嚴。徵延暦園城二寺僧兵。令知康將之。右大臣兼實諫之。且請諭頼朝減兵以釋義仲疑。法皇不聽。十一月。義仲舉兵反。犯法住寺。縱火燒宮。百官潰亂。死者百餘人。遂徙新主于閑院。法皇于攝政基通第。義仲集將佐謂之曰。吾今乃得逞吾意。卿等亦各言所欲。乃奪基通以下四十餘人官爵。以妻兄權大納言藤原師家為攝政。而自為院廐別當。○源行家將攻平氏。至播磨。敎盛重衡邀戰于室山。破之。行家逃還。平氏勢益振。義仲懼。欲與之連和共擊頼朝。寄遺書屋島。言其意。宗盛喜。欲許之。知盛固争而止。○先是。義仲聞關白基房女有姿色。逼娶之。以故基房屢諭義仲為陳禍福。義仲稍輟兇暴。十二月。徙法皇於大江業忠第。法皇使義仲領平氏故地。以悅其意。義仲又請討頼朝院宣法皇許之。拜為征夷大將軍。○三年（後鳥羽天皇元暦元年）春正月。行家據石川城（在河內）。與義仲絶。義仲遣樋口兼光攻之。行家敗走。○頼朝使弟範頼義經將兵六萬討義仲。義仲見兵纔千騎。分拒宇治勢多。撤橋板。樹柵守之。範頼向勢多。義經

頼朝伐義仲

宇治勢多之戰

向宇治。佐佐木高綱梶原景季亂流而濟。初賴朝有名馬。曰生嗫景季臨發固請賴朝曰吾之乘也賜之磨墨磨墨亦逸足也及高綱入辭賜之池月曰請之者衆吾特以賚汝高綱感喜謝曰臣必以是馬先登於宇治矣至是二人離軍先渉景季先高綱數十歩高綱紿之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乃踰而進上岸大呼是為先登第一景季繼之是為第二畠山重忠率五百騎繼之。軍悉濟。守兵潰。義經以麾下間道入京師。衛法皇宮。範賴亦濟供御瀨。合擊殲義仲兵。義仲走至粟津。中流矢死。兼光聞難還京師。東兵捕而斬之。併梟義仲首。

義仲伏誅

義仲子義高羈質於鎌倉。賴朝使人殺之。○法皇罷攝政師家。復基通攝政。○時京師多故。平氏乘間悉定山陽南海。乃奉上。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一谷為西門。生田為東門。集兵守之。二月。範賴義經奉院宣。求攻。範賴向東門。義經向西門。義經經丹波。至三草山。平資盛守北門。義經夜襲破之。乃令土肥實平攝其軍。自率輕騎三千。間道赴鵯嶺。嶺當城北。斷崖千仞。人馬不通。平氏恃險不設備。義經至嶺上。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可矣。麾衆馳下。縱火燒營。範賴實平亦破東西門。內外齊攻。平軍驚擾失措。皆集於海濱。爭舟殺溺者無數。東兵虜重衡。斬通盛忠度以下十餘人。宗盛奉上復奔屋島。○範賴義經以首虜還京師。請徇而梟之、法皇不許。義經固請。乃聽之。法皇賞賴朝功。授正四位、法皇

範賴義經撃平氏

一谷之戰

使重衡作書諭宗盛。奉還劍璽。宗盛不聽。時忠捕院使劓而逐之。法皇大怒。議者多言。劍璽在賊所。而吾不行即位禮。賊重我輕。宜早即位以絕賊望。內大臣兼實曰。是傷國體。啓僭亂也。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故嚮立天子矣。至于即位。則必待劍璽還京。然後可議也。法皇不從。秋七月。新主即位於太政官廳。

後鳥羽即位

○初池尼之救賴朝於死也。賴盛及隷士宗清與有力焉。及賴朝舉兵。屢以書招賴盛。辭。毎及宗清故。宗盛之西。賴盛獨留京師。至是往鎌倉。欲與宗清偕。宗清辭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乎。賴盛至鎌倉。禮遇甚厚。及歸。多遺金帛鞍馬。又奏復其官爵食邑。○九月。賴朝以範賴統西海軍事。義經統南海軍事。令範賴先發。冬十月。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充別當。以掌政事。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為執事。以聽獄訟。

賴朝置公文所問注所

廣元中納言匡房曾孫。式部大輔維光子。家世業儒。諳練朝章。熟達政務。賴朝之起。往從之。綜理庶務。章奏文移。多所草創。康信嘗為中宮屬。叙從五位下。善決獄。賴朝得成霸業。號令天下者。廣元康信等功居多。

賴朝成霸業廣元康信功居多

○四年(後鳥羽天皇文治元年)春正月。範賴至赤馬關。糧運不繼。兵士大困。檄近國將帥。徵船艦糧食。留三浦義澄守周防。濟海進入豐後。○義經請擊平氏。法皇以京師多

義經擊平氏　屋島之戰

盗不許固請乃許之二月治舟師於福原將佐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以監軍從請舳艫設櫓以便進退（舳艫設櫓一呼曰逆櫓）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吾唯知奮前殲敵爲快而已不聽將發逆風俄起壞舟乃修艦艦成義經託落宴以具糧食夜半命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迫以死乃發從者唯麾下五隻餘艦皆不及從舟駛如箭黎明達尼子浦上岸奮戰擒其守將進至屋島放火高松里宗盛大驚以爲大兵至擧族乘舟義經縱火燒城宗盛走保志渡浦義經追擊復破之宗盛去逃於箱崎聞範賴以大兵在豐後還

壇浦之戰

泊于壇浦是時源軍阻風後發者皆至近國將士又爭附其兵充塞海陸田口成良潛通款於敵知盛疑之請斬以徇宗盛不聽義經以兵艦三千來攻宗盛奉上於兵舩載兵士於御舟以誘敵成良以其衆出降告其計義經乃急攻兵舩平軍大敗敎盛知盛以下前後皆死

天皇投海而崩平氏滅

時子挾劒璽抱上投海上時年八歲平太后繼投東兵鈎而獲之送義經舩宗盛父子及時忠亦被虜東兵獲

寶劍沈海

神鏡於御舟神璽自浮出搜寶劔不獲

後鳥羽天皇（諱尊成高倉第四子）

文治元年乙巳紀元千八百四十五年距今六百九十四年

文治元年夏四月義經奉皇太后及鏡璽入京師範賴留鎭西海時征西將士多不由賴朝奏而拜衛府官者賴朝下書詰責不許東歸是月賴朝以功超叙從二位

義經押宗盛清宗赴鎌倉

○五月義經押宗盛清宗赴鎌倉義經之在西海也頗不循賴朝節度賴朝忌其能而惡之嘗爲範賴乞官爲參河守而不請義經義經有寵於法皇法皇以爲左衛門少尉補撿非違使聽院昇殿賴朝不悅又聞其納平時忠女爲妻大怒梶原景時從西征役與義經有隙（景時請設逆櫓義經不從壇浦之役請爲先鋒義經不許而自先以故啣義經）至此先歸鎌倉

賴朝拒義經禁其入鎌倉

百方讒之賴朝素信景時乃置關拒義經禁其入鎌倉而使北條時政出受俘宗盛至鎌倉苦請宥死賴朝諷

令自裁宗盛不曉義經留腰越驛荐獻誓書求入見甚切賴朝不許命復以俘西上義經失望怏怏而去六月

投宗盛父子　斬重衡

斬宗盛清宗於篠原（在近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又以南都僧徒請斬重衡於奈良坂與首僧徒處時忠父子流

○重衡之燒東大寺堂宇蕩盡大像頭爛而墜法皇勅

鑄大佛頭

僧重源營搆鑄大像頭徵砂金於陸奧充其鑄料時宋佛工陳和卿來在京師命從其役是月像成法皇親臨慶之○秋八月以義經爲伊豫守賴朝置地頭於伊豫令不得領國務時行家與賴朝不協匿居京師義經潛相往來賴朝聞而益怒乃遣土佐房昌俊密圖之昌俊至

義經殺昌俊

京師襲義經不克死義經遂迫法皇請討頼朝宣旨公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右大臣兼實建議曰頼朝非有罪惡宣旨不可輕下宜諭義經緩其謀而赦頼朝審義經功罪而善處之法皇不能從遂賜院宣冬十月頼

頼朝擊義經

朝率諸將西上擊義經義經聞之與行家出走鎭西義經之衞京師循謹奉上威惠並行士民歸心及去人皆惜焉義經至大物浦上舟遇颶風舟艦漂蕩與行家相失乃入大和匿吉野山○頼朝至黃瀬川聞義經西奔乃引還怨朝廷宣討已訴寃不已法皇乃削義經官爵敕諸國捕行家義經久之不能獲頼朝患之大江廣元

國衙置守護
莊園置地頭

議曰方今大亂初平寇賊充斥郡國有警輒發東兵則士疲奔命民苦誅求矣爲今計者莫若國衙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則天下可坐而定也頼朝大悦遣北條時政護衞京師因奏請之且請令畿內及西南四

每賦之外每段課米五升

道常賦之外每段課米五升以充兵糧朝議難之時政往復辨論遂得之頼朝乃薦家人有功勞者分爲守護地頭而身統之世因稱頼朝曰六十六國總追捕使於

兵權悉歸鎌倉

是天下之權悉歸鎌倉而朝廷愈衰矣○頼朝奏疏朝

置議奏官

臣當任罷者置議奏官十人掌朝政擇公卿充之又請按朝臣右義經者流大藏卿高階泰經刑部卿藤原頼經親參議平親宗等十三人官先是頼朝聞右大臣兼實賢且德其爭追討院宣請罷攝政基通代以兼實法皇愛基通不許其請及置議奏又引兼實居首請授內覽法皇乃戒基通避職遂以兼實攝政頼朝又欲以次女入宮既奉女御宣未入內而卒○二年春頼朝蠲其管內九國逋租（九國謂相摸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量較民力更定賦稅因奏請行之諸國以均民業○三月時政東歸留北條時定護衞京師時政之在京獲盜輒斬之不

獲盜輒殺不復報檢非違使

復報檢非違使奸猾屏息先是頼朝妹嫁左馬頭藤原能保頼朝乃引爲耳目屬以京畿庶務夏五月時定獲

殺行家

行家於和泉殺之冬頼朝以天野遠景爲筑紫奉行聞行家黨與竄鬼界島擊平之○吉野人獲義經侍妾靜

義經妾靜

於山中傳致鎌倉頼朝詰義經所在固陳不知以其有娠留之數月生男奪而害之然後放靜○三年春二月復置記錄所○四年春敕藤原泰衡執義經致之泰衡秀衡之子也初義經匿吉野執行覺範覺之來捕義經

義經走陸奧

逃走多武峯既而還京師竄匿數月遂扮爲道士至陸奧依秀衡頼朝聞之奏勍其納亂人院宣讓秀衡者數秀衡陳謝未幾秀衡卒遺言泰衡等舉二國聽於義經以抗頼朝至是有院宣使泰衡圖義經泰衡疑懼○五

泰衡殺義經

年夏閏四月泰衡襲義經殺之使使齎其首獻鎌倉頼朝以泰衡不速奉詔為罪請討之廷議未許頼朝以徵兵稍集不待詔而發分軍三道並進秋八月至陸奥泰衡城阿津賀志山使庶兄國衡拒守頼朝攻而拔之殺國衡進至平泉泰衡燒城而逭泰衡從兵殺泰衡以降頼朝讓其不忠斬之而院宣始至許討泰衡頼朝進至厨川泰衡族黨前後出降奥羽二州皆平乃復流民放俘囚留葛西清重鎭州事政務一遵秀衡約束是役也徵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國民悅服○冬泰衡遺臣大河兼任起兵出羽頼朝遣足利義兼等擊平之○

頼朝擊泰衡滅之

是歲法皇敕頼朝繕治大内○建久元年春正月天皇加元服於紫宸殿以寶劍沉海始用晝御坐劍代之○

晝御坐劍

頼朝以天下全定將朝京師遣使營第宅於六波羅冬十月入朝敕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法皇待之甚厚薦功臣十人拜衛府官十二月頼朝辭兩職歸鎌倉

頼朝入朝

○二年春正月頼朝改公文所稱政所凡事以政所下文行○冬十一月以攝政兼實為關白○是歲僧榮西歸自宋唱禪宗

政所

榮西唱禪宗

榮西備中人姓賀陽氏仁安中如宋學台教文治末再如宋學禪法是歲歸盛唱之建仁元年源頼家為營禪院曰建仁寺詔以為官寺禪教自此而興矣初孝德朝僧道昭傳禪法延暦中最澄又傳之其法皆絶無繼者故我邦禪法以榮西為始祖其後又有圓爾者如宋學禪法攝政道家創大寺

名曰東福寺令圓爾居之禪法益盛○三年春三月法皇崩壽六十六法皇在院三十餘年性昏愚不能燭理亂逆相踵致大權下移議者以比晉惠帝云○秋七月以源頼朝為征夷大將軍使中原景能就拜之初鎭守府置將軍及頼朝為征夷朝廷重其任為廢鎭守府將軍○四年夏五月頼朝大獵于富士野獵罷將還曾我祐成與弟時致殺工藤祐經以報父讎祐成父曰伊東祐泰為祐經所殺母再醮曾我祐信二人從母因稱曾我氏恒抱復讎之志每有征役輙潛行窺伺至是乘夜入其舍殺之將士拒鬬殺祐成捕時致斬之○冬頼朝殺弟範頼初西海之役

頼朝為征夷大將軍

曾我復讎

頼朝殺範頼

義經負功橫恣而範頼能遵約束每事諮稟以故為頼朝所親愛曾我之難鎌倉訛言頼朝遭害夫人政子駭悲範頼慰諭曰範頼在焉勿以為憂頼朝聞而惡之範頼大懼獻誓書自明頼朝見其署源範頼怒曰彼何以妄稱源氏使者辨之不釋遂拘之伊豆修禪寺梶原景時勸除範頼乃遣景時襲殺之於是頼朝諸弟前後殺死唯有僧全成源宗孤立無復強援矣○六年春三月頼朝如南都落東大寺先是僧重源奉後白河敕營構久之不成頼朝乃給其資令僧文覺督役至是成與夫人政子世子頼家往慶之施馬三千匹遂朝京師踰月

而歸○七年夏六月平知忠集兵京師將襲藤原能保能保遣兵攻殺之先是平氏遺臣平忠房平盛嗣藤原景清等或嘯聚山澤或毀形贏服圖殺頼朝事皆不成相繼禽殺至是平氏餘黨悉平○冬十一月關白兼實罷以前攝政基通爲關白○九年春正月立皇子爲仁爲皇太子即日傳位上惡頼朝專權然不能制而是時公卿多爲頼朝耳目後白河宮人高橋榮子亦媚附頼朝上益惡之故決意遜位然在院中聽機務一如在位時

土御門天皇 諱爲仁。後鳥羽第一子。

正治元年己未。紀元千八百五十九年。距今六百八十年。頼朝薨。

正治元年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源頼朝薨年五十三去年冬稻毛重成造相模河橋頼朝親臨落之歸路墮馬疾作遂薨子頼家嗣詔爲右近衛權中將總諸國守護地頭頼朝年三十三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爲人沈毅有度量算不前定未嘗舉事故軍無敗衂然猜忌寡恩骨肉功臣多遭殺戮頼家既襲職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頼家聽訟獨與其狎臣游處頼家寢淫縱母政子驟戒之不悛時政不問也梶原景時以事怨結城朝光譏之頼家朝光聞而自危問計於三浦義村義村與和田義盛安達盛長等六十六人盟連署許景時頼家以其書示景時景時不能辨奔其邑一宮冬十二月潛還鎌倉作亂時政發兵逐之景時西奔至駿河爲土豪所殺○二年夏四月立皇弟守成親王爲皇太弟○建仁元年春正月城長茂作亂京師率兵圍小山朝政第朝政時從幸家士禦卻之長茂犯上皇宮請討頼家宣旨不許長茂乃逃匿吉野頼家索之甚急二月捕而誅之長茂姪資盛據越後鳥坂頼家命佐佐木盛綱擊平之○二年秋七月以源頼家爲征夷大將軍○冬攝政基通罷以左大臣藤原良經攝政良經兼實子○三年秋頼家有疾政子度其不可起與時政議令頼

頼家爲征夷大將軍

家辭職授關西三十八國地頭于弟千幡關東二十八國地頭及總守護于子一幡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害北條氏欲去之幷除千幡乃使其女告頼家曰叔姪並立勢必不兩全爭端一啓禍變難測異日奪國家者必北條也頼家然之召能員於寢室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聽之以告時政時政伏兵誘能員殺之其子宗員擁一幡據小御所政子使義時及畠山重忠等攻之宗員不能禦縱火自殺一幡亦焚死頼家病間聞之大怒使和田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退告時政時政乃殺忠常遂迫頼家削髮幽之修禪寺奉千幡請命于朝是爲

時政廢頼家遂弑之

實朝為征夷將軍

時政殺畠山重忠

實朝詔以實朝為征夷大將軍時政遣平賀朝雅護衛
京師令和田義盛諭將士勿貳於北條氏明年遂遣人
殺賴家○元久元年春伊賀伊勢盜起平賀朝雅討平
之○冬十二月太政大臣賴實罷以攝政良經為太政
大臣職仍舊○二年秋七月立女御藤原麗子為中宮
太政大臣賴實女○畠山重忠平賀朝雅皆娶北條時政女而
朝雅所娶後妻牧氏出也以故時政偏愛朝雅寵惡重
忠重忠子重保嘗為實朝迎婦於京師大納言藤原信清女過朝
雅與飲爭禮相鬩朝雅因牧氏短之時政時政乃欲殺
重忠誣以謀反遣兵誘殺之重忠天資忠直屢立戰功

源空唱淨土宗

遇讒被害時人哀之時政遂謀弒實朝立朝雅潛集兵
士時實朝在時政第政子遽邀實朝還義時宅兵士皆
從歸焉時政自髡奔北條義時代執政遣兵京師誅殺
朝雅○建永元年春三月攝政太政大臣良經薨或云
為盜所殺以左大臣藤原家實攝政尋罷攝政為關白
○承元二年春二月禁專修念佛宗配僧源空於土佐
其弟子範宴於越後先是源空始唱淨土宗緇素靡然
嚮風其弟子安樂住蓮等又唱六時禮讚其聲悽怨動
人上皇宮女惑之竟受戒為尼上皇怒捕安樂住蓮拷
訊安樂出不遜語乃誅二人處源空流源空美作人姓漆部氏博通諸

第八十四世

建曆元年辛未紀元千八百七十二年距今六百六十七年

宗晚得源信往生要集盡棄舊學倡淨土專念宗承安中居京東吉水一時仰景稱為智慧第一源空徒弟既衆其中或有蓄妻食肉者至是坐安樂等事處流後遣赦歸沒於京師範宴者皇太后宮進藤原有範之子也事奉師說又蓄妻食肉最為流俗所便世人翕然歸向謂之淨土眞宗其後子姓相繼布教益勤遂蔓延天下
矣○冬復以賴實為太政大臣○三年春正月賴實罷
○四年冬十一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弟

順德天皇諱守成後鳥羽第三子

建曆元年春正月立女御藤原立子為中宮攝政良經女○
建保元年夏信濃人泉親衡挾千壽丸謀討義時千壽
賴家少子也和田義盛子義直義重及姪胤長等與焉
既而事覺親衡逃亡千壽削髮匿京師義直等就捕義

和田義盛舉兵敗死

盛敘己功勞乞二子命實朝釋之義盛又率族人乞胤
長命義時惡其強宗欲激而除之縛胤長故過義盛前
屬之吏義盛慚憤胤義第隣幕府諸將多欲得之義盛
請實朝而得之遣衆守焉義時又奪其第而逐守者義
盛大怒遂欲滅北條氏五月起兵圍幕府欲取實朝義
時奉實朝避之法華堂命子泰時與諸將擊之義盛兵
勢甚銳府兵多死泰時勵衆力戰義盛兵疲退軍海濱
府兵追擊遂破之斬義盛餘衆奔潰闔族殲焉獨第三
子義秀航海而逃不知其所終畠山和田二族既滅將
士益畏義時義時日橫○二年冬義盛餘黨擁千壽聚

義時以公暁補鶴岡別當

兵京師大江廣元兵士攻殺之○五年夏義時召頼家次子公暁補鶴岡別當公暁憤父幽死欲殺實朝以報仇不肯去頭髮每夜被婦人衣以伺幕府○陳和卿至鎌倉見實朝言將軍前身爲宋育王山長老實朝信之欲如宋觀其地命和卿造巨舩諸將苦諫不從及舩成試之由比浦舩膠沙不可動乃止○六年冬十月以内大臣藤原公房爲太政大臣公房經宗子○十一月立懷成親王爲皇太子○後鳥羽上皇見鎌倉權勢日盛惡之欲驕實朝以斃之驟進其官爵先是實朝累遷至正二位權大納言是歲春兼右近衛大將上皇選車服兵仗

公暁殺實朝

賜之大江廣元見實朝從容言其宜戒滿盈貽慶後裔實朝曰源氏危厄極於今日豈得復有子孫吾當極榮顯以舉家聲耳葢實朝心知義時圖翦滅其宗而不能自救也遂任内大臣十二月進右大臣賜賚如初上皇遣廷臣有姻好者會之○承久元年春正月實朝行拜賀禮於鶴岡祠以二十七日戌刻爲期大江廣元曰暮夜非無虞宜用白日源仲章曰故事必用夜將出廣元請裹甲自備仲章曰大臣大將不可裹甲實朝遂從仲章言義時持劍從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仲章而歸禮畢將下公暁自階側跳出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

義時迎頼經爲主帥

走去三浦義村少子爲公暁弟子公暁因遣使謂義村曰吾當代爲將軍子爲我謀之義村紿曰將以兵迎而急告義時義時使速殺之實朝無子義時以政子意與諸將連署乞擇上皇皇子爲將軍不許曰兄踐大位弟補闕職是樹二主也義時既不欲立源氏然亦苦立他族之無辭乃與權大納言藤原公經謀迎藤原頼經爲主帥初頼朝妹婿藤原能保以女妻公經有女適攝政道家生頼經故義時迎而立之甫二歲政子聽政簾内而府事無小大皆由義時禀決政子爲人明決佐頼朝定天下爲諸將士所畏服目曰尼將軍以其叙從二位

又曰二位尼○義時虞京師有變遣妻弟伊賀光季與廣元子親廣護衛京師○右馬權頭源頼茂頼政孫也爲大内守護聞實朝遭害冀爲將軍潛集兵上皇遣兵討之頼茂入仁壽殿縱火自殺殿舍多焚○二年春三月造大内○三年夏四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於是有三上皇稱後鳥羽上皇曰一院後土御門曰中院順德曰新院

第八十五世

承久三年辛巳紀元千八百八十一年距今六

仲恭天皇 諱懷成。順德第一子。

承久三年夏四月關白家實罷以左大臣藤原道家爲太政大臣攝政○後鳥羽上皇聞實朝遭害以爲威權

百五十八年

承久之役

當復歸王室而北條義時擁異姓稱兒號令仍舊上皇益不平初後白河遜位置北面武士至是增開西面廣徵材勇上皇一日幸熊野關東家人仁科盛遠亦攜兒詣祠上皇見其兒愛之擢為西面盛遠感喜竟留京師義時怒没其邑上皇敕還之義時不奉命上皇嬖妓曰龜菊賜長江倉橋二莊地頭侮慢龜菊上皇敕停其職義時又不奉命上皇大怒決意討之藤原公經連姻關東與義時相結上皇忌之欲先殺公經右大臣藤原公繼止之且曰本邦稱曰葦原原之大處是為關東漸西漸小以小征大以弱擊强臣未知其可也義仲之難可

以鑒焉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亦切諫書數十上上皇皆弗聽乃令順德禪位以便計議先是三浦胤義宿衛京師以妻故怨義時過期不還上皇使西面藤原秀康諭旨胤義躍然應命且曰臣兄義村力能擒義時上皇大悅五月託城南寺流鏑馬徵近畿十四州兵兵至者千七百人乃囚公經召大江親廣伊賀光季親廣脅從光季不至令胤義等攻殺之即日下院宣削奪義時官爵聲罪討之益募兵士遣秀康家僮押松齎詔諭關東諸將特使胤義作書以重賞啗義村義村獲書致之義時義時索鎌倉捕押松奪詔燒之啓狀於政子政子乃會

關東將士皆為北條氏盡力效死

諸將使安達景盛傳命曰先將軍掃蕩平氏以創大業關東將士孰不被其澤卿等苟不忘舊恩盡誅讒人以全基業如欲應院宣請決之今日諸將皆感激願效死於是會義時第議軍事義村景盛等請據足柄箱根以待王師大江廣元曰守險曠日師老衆沮適足以取敗不如直進兵攻京師聽成敗於天義時從之遣子泰時

廣元勸義時攻京師

朝時弟時房等將兵十九萬三道犯京師乃放還押松上皇信胤義言日望捷音至聞報大駭遽議戰守六月部署諸將拒美濃尾張皆敗泰時鼓行而西上皇幸叡山僧徒辭焉乃還分見兵二萬五千守菟道勢多諸津

義時遣兵犯京師官軍敗

讀

時盛暑雨霽水潦方漲官軍撤橋叢射賊兵多死泰時子時氏先衆濟水全軍從之奮進大戰官軍不能支棄守走歸上皇鎖門不納於是諸將山田重忠鏡久綱及胤義盛遠等前後皆死其降者獲者亦多遭害上皇復義時官爵追還征討院宣諭泰時曰此舉不由宸衷為謀臣所誤題六人名付之泰時乃收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藤原光親藤原宗行參議藤原範

廣元當公卿斬

茂藤原信能分屬諸將廣元引文治故事當公卿以下斬乃押送鎌倉皆斬于途獨忠信以實朝妻兄得宥死流越後後泰時得光親諫疏大悔殺之云○秋七月義

義時廢天子遷三上皇

兩六波羅

時廢天皇立守貞親王子茂仁逼後鳥羽上皇令薙髮遷之隱岐遷順德上皇於佐渡雅成賴仁二親王於但馬備前土御門上皇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上皇不忍獨留諭旨義時乃遷之土佐後徙於阿波罷攝政道家以前關白家實攝政尋爲太政大臣籍沒釆邑莊田三千餘所悉以頒戰功將士令時房泰時居六波羅鎭京畿泰時居北方時房居南方號兩六波羅於是國家大柄一歸於北條氏矣

國史纂要卷之四

國史纂要卷之五

越後　星野恒　編纂

第八十六世

承久三年辛巳　紀元千八百八十一年　距今六百五十八年

公經與北條氏相通累世極貴盛

後堀河天皇

諱茂仁。高倉孫。守貞親王第三子。

承久三年秋八月。尊守貞親王曰太上法皇。先是守貞薙髮。名法助。故上法皇號。後二年崩。稱後高倉院。○貞應元年夏四月。攝政家實罷。太政大臣。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公經爲太政大臣。公經常與北條氏相通。承久之難。先事告之。及東兵犯闕。遣人迎導。以故不次超遷。權勢甚盛。嘗構佛堂於北山別莊。名西園寺。堂塔園池。窮極華麗。因自稱西園寺。義時常言。我子孫愼勿背西園寺

光宗欲以政村爲執權事覺竄流

氏。由此公經子孫。皆極貴盛。椒房之選。多出其家云。○二年春二月。立女御藤原有子爲中宮。太政大臣公房女。○夏四月。太政大臣公經罷。○冬十二月。以攝政家實爲關白。○元仁元年夏六月。鎌倉執權北條義時卒。子泰時襲職。泰時繼母藤原氏。與其兄光宗謀。欲以所生子政村爲執權。而立女壻藤原實雅爲將軍。實政任參議。娶泰時異母妹。是時召在鎌倉。政村之冠。三浦義村爲賓。約爲父子。光宗欲藉其力。驟適三浦氏府下。洶洶。口耳相屬。人或警泰時爲兵備。泰時不聽。遣其子時氏從弟時盛於六波羅。二人請留衛鎌倉。泰時不許。已而騷擾不已。政子乃夜至義村

泰時友愛庭無閒言

泰時置評定引付兩職

宅。切責之。義村懼而誓之。於是與大江廣元等議。送實雅歸京師。流光宗於信濃。遷藤原氏於伊豆。餘無所問。事乃定。泰時友愛慈良。躬執勤儉。既承家。與弟妹分產。自取太少。曰。吾執國命。何患於貧。但弟妹可憐耳。兄弟和順。庭無閒言。○嘉祿元年秋七月。政子薨。○北條泰時置評定引付兩職。預參軍政。選廷臣帶儒官者若北條氏親戚充之。○二年春正月。以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秋七月。以中宮爲皇后。立女御藤原長子爲中宮。長子。關白家實女。時中宮父家實專權。皇后不得在宮。出居淨土寺。○安貞二年冬十二月。關白家實罷。以前攝政

土御門上皇崩于阿波

泰時定式目五十條

刑誅止其身不及親族

道家爲關白。道家以女竴子入宮。尋爲女御。生皇子秀仁。○寬喜二年春二月。立竴子爲中宮。○三年秋七月。關白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教實爲關白。教實。道家子。○冬十月。土御門上皇崩于阿波。壽三十七。火葬。藏御骨于京師西山金原法華堂。○立皇子秀仁親王爲皇太子。○貞永元年秋八月。泰時與三善康連議。定式目五十條。以資聽斷。又戒有司曰。强盜殺害二罪。首斬。從配鎭西。竊盜倍而贖之。凡刑誅。止其身。雖親族不預謀者。罪不相及。務審覈罪由。毋有羅織。○冬十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時年二歲。以關白左大臣教實攝政。

天福元年癸巳。紀元千八百九十三年。距今六百四十六年。

篝衆

後鳥羽法皇崩于隱岐法

皇在隱岐十九年茅茨松椽僅蔽風雨

泰時立土御門皇子。佐渡院皇子立則廢之。

四條天皇諱秀仁。後堀河ノ子。

天福元年夏五月前攝政內大臣基通薨。○文曆元年夏五月廢帝崩。壽十七。葬地不詳。○秋八月後堀河上皇崩。壽二十三。○嘉禎元年春三月攝政左大臣教實罷。以前關白道家攝政。○三年春三月攝政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兼經攝政。兼經。家實子。○曆仁元年春二月將軍賴經入朝。○閏月盜竊晝御座劍。○秋七月以前左大臣藤原良平爲太政大臣。良平。兼實子。爲兄良經所養。○泰時命六波羅府帥京師街陌設篝火置兵衞以備群盜。是謂篝衆。○延應元年春正月太政大臣良平罷。○二月後鳥羽法皇崩

于隱岐。壽六十。火葬。藏御骨於大原法華堂。法皇徙隱岐。依巖穴爲宮。茅茨松椽。僅蔽風雨。在隱岐十九年。世稱隱岐院。後追稱曰顯德院。及後嵯峨登極。改稱後鳥羽院。○仁治元年十二月以攝政兼經爲太政大臣。職仍舊。○二年冬十二月兼經罷太政大臣。○武藏多曠原棄地。幕府墾草萊爲田。引上多摩河水漑之。○三年春正月天皇崩。壽十二。葬于泉涌寺。無嗣。順德皇母修明門院及前攝政道家欲立順德皇子忠成王。北條泰時德土御門之不與亂謀也。遣安達義景立其皇子。義景途還曰。有如佐渡院皇子立則如之何。泰時曰。廢之。公卿聞鎌倉使者至。皆聚修

仁治三年壬寅。紀元千九百零二年。距今六百三十七年。泰時卒。

治亂之因在人之欲

順德上皇崩于佐渡

明門院第。義景入京師。候承明門院土御門皇母也。門庭荒穢。闃無人影。唯前內大臣源定通在焉。義景見定通曰。土御門宮宜襲大統。張傘警衞。公卿聞之大驚。倉皇來集。於是立土御門皇子邦仁親王。以攝政兼經爲關白。

後嵯峨天皇諱邦仁。土御門第二子。

仁治元年春二月關白兼經罷。以左大臣藤原良實爲關白。良實。道家子。○夏六月鎌倉執權北條泰時卒。孫經時襲職。泰時爲人寬厚溫雅。恭儉愛物。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嘗在京師。見栂尾僧高辨。問治國之要

高辨曰。治國猶治病也。不究其因而投藥劑。徒益病耳。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子苟絕欲以率群下。治可幾矣。昔者周文以德化下。民皆讓畔。故虞芮之訟不聽而自決。此無欲之效也。泰時大悅。行之數年。風化大行。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更直幕府。逮老益勤。當直之夕。不敢蓐也。其進四位。謂人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有僧說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泰時曰。糜財蠹民。何治安之有。逐其僧。每遇饑歲。發倉粟賑之。或設塲救濟流民。及卒。民庶痛惜若喪父母。○秋八月立女御藤原姞子爲中宮。前太政大臣公經孫。右大臣實氏長女。○九月順德上皇崩于佐渡。

經時廢將軍賴經立子賴嗣

天子賴北條氏得立仰成鎌倉

寬元四年丙午紀元千九百零八年距今六百三十一年

光時謀代時賴事覺處流

時賴送前將軍賴經還京師

（壽四十六。火葬。藏御骨於大原法華堂。）上召明法博士問服錫紵否。對曰。崇德安德之崩未聞行是禮。乃止。○寬元元年秋八月。立皇子久仁親王為皇太子。○二年夏四月。將軍賴經以災異解職。北條經時立其子賴嗣。詔以為征夷大將軍。○四年春正月。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藤原實經為關白。（實經良經子）○天皇傳位於皇太子。上性寬易。又賴北條氏得立。不敢自專。一仰成鎌倉。太子即位。以關白實經攝政。

後深草天皇（諱久仁。後嵯峨第三子。）

寬元四年春三月。以前右大臣藤原實氏為太政大臣。

（實氏公經子）○夏閏四月。鎌倉執權北條經時卒。弟時賴襲職。時賴從父光時有寵於賴經。密謀代時賴。潛集兵。前將軍賴經亦預其謀。既而事覺。時賴發吏卒扼衢路。而以兵自衛。光時度事不濟。削髮請罪。時賴流之伊豆。送賴經還京師。○冬十二月。太政大臣實氏罷。以前內大臣源通光為太政大臣。（通光內大臣通親子）○幕府禁守護地頭擅履頃畝橫斂百姓。○寶治元年春正月。攝政實經罷。以前關白兼經攝政。○賴經之還京師。近臣三浦光村與為護兵。臨別嗚咽曰。臣必有以報君。既歸鎌倉。潛圖滅北條氏。數勸其兄泰村。泰村猶豫不決。泰村義村子也。宗族強盛。黨與甚廣。時賴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高野。夏四月至鎌倉。勸時賴除泰村。時賴未之許。會賴嗣夫人死。時賴女弟也。時賴出居泰村家。泰村族人畢集。託治具迭出更入。時賴頗怪之。夜聞擐甲聲。知其有變。間出而歸。翌夜遣人偵三浦諸第。皆蓄甲仗。時賴益有戒心。將士聞之。爭至。泰村懼。謝罪請罷兵。時賴許之。令速撤備。加以誓辭。泰村感喜從之。使者出門。而景盛既率兵來攻。泰村錯愕急禦之。時賴乃命弟時定將兵援景盛。攻之縱火上風。泰村大敗。走入法華堂。與其族二百七十餘人皆死。時賴悉誅其親黨。○二年春正月。太

時賴殺三浦泰村

主僕之訟不論曲直兄弟之訟不受理

時賴廢將軍賴嗣迎立後嵯峨皇子宗尊

道家暴薨

政大臣通光罷。○幕府下令。主僕之訟。不論曲直。兄弟之訟不受理。獄辭不得引父母為證。○建長四年春二月。前將軍賴經謀滅時賴。遣長久連等竊誂將士。佐佐木氏信速久連鞫之。悉得其情。時賴乃廢將軍賴嗣。送還京師。請以後嵯峨皇子宗尊親王為主帥。初源實朝之薨。政子請迎皇子為主。後鳥羽上皇不許。時賴斯舉。蓋濟其志也。是月。道家暴薨。三浦氏之難。光村謂泰村曰。嚮從殿下密旨。則我族將專軍政。卿猶豫不決。遂至于此。蓋道家陷泰村等。以代北條氏也。至是又有賴經事。故道家之薨。世稱其非良死云。○夏四月。以宗尊為征夷大

攝政五派　每一使詣京悲歡相易　時頼老　青砥藤綱

將軍○冬十月攝政兼經罷以左大臣藤原兼平攝政（兼平兼經弟）初頼朝定攝關之寄唯基通兼實二家任之基通稱近衛兼實稱九條至是時頼分爲五派兼實曾孫教實良實實經兄弟相繼攝政教實襲稱九條良實稱二條實經稱一條基通孫兼經兼平亦相繼攝政兼經襲稱近衛兼平稱鷹司爾後五家迭爲攝關而拜免皆出於北條氏之意每一使詣京悲歡相易槐廷如逆旅矣○十一月以兼平爲太政大臣職仍舊○五年冬十一月兼平罷太政大臣復以前太政大臣實基爲太政大臣○六年春二月實基罷○幕府定渡唐船數限以五隻○冬十二月以攝政兼平爲關白○康元元年冬十一月時頼有疾削髮以子時宗尚幼令從祖叔父長時攝職（長時義時孫重時子）時頼潛心治道一遵泰時式目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爲引付衆藤綱剛直好學當職敢行不避權貴時頼甚信任之（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田而訟吏皆畏時頼曲公文獨藤綱公平爲獄公文竟得直公文德之夜苞錢三百緡投其後庭藤綱怒曰斷訟持平豈特爲公文吾恐相模公爲政而下有寃枉苟我覆決而得當公宜見賞幷是何奸也使人還其錢當夜行過滑河誤墜錢十文於水藤綱乃出五十錢買炬雇夫以攪之人或笑其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不取遂失我取六十錢以益于世豈不大利乎其公廉如此）時風俗日偷奸究潛發獄訟益繁時頼憂之以問藤綱藤綱具陳鎌倉及諸國

（第九十世）

時頼巡按郡國　文應元年庚申（紀元千九百二十年距今六百十九年）

吏人奸狀曰政令之壅滯下情之不通皆由是也乃罰其尤奸者二百餘人於是人人自飭風俗頓革時頼又發間使巡按郡國及解職遂親出往往有所申理云○正嘉元年春正月立女御藤原公子爲中宮（實氏次女）○二年秋八月立皇弟恒仁親王爲皇太弟○正元元年冬十一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弟

龜山天皇（諱恒仁後深草母弟）

文應元年春正月勅園城寺許建戒壇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訴之乃追奪戒壇勅○弘長元年春二月立女御藤原佶子爲中宮（左大臣實雄女）○夏四月關白兼平罷復以前關白良實爲關白○秋七月改中宮爲皇后立女御藤原嬉子爲中宮（左大臣公相子）○冬十二月以前左大臣藤原公相爲太政大臣（公相實氏子）○鎌倉流僧日蓮於佐渡日蓮倡法華宗詆排諸宗時頼信禪教日蓮誹譏之故被罪（日蓮安房人父貫名重忠幼而明敏博究佛典乃新剏一宗排擊諸宗有念佛無間禪天魔真言亡國律國賊等說諸宗皆怒數圖害之時頼亦不悅乃竄流後遣赦還結精廬於甲斐身延山居焉弘安五年歿）○二年秋七月太政大臣公相罷○三年冬北條時頼卒○文永元年秋鎌倉執權北條長時罷北條政村代執權○二年夏四月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藤原實經爲關白○三年夏六月將軍宗尊爲北條時

流僧日蓮

（時宗廢將軍宗尊立其子惟康）

宗所逐還京師先是僧正良基法印嚴恵等親近宗尊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宗尊不之知至是謀泄良基奔高野絶食而死嚴恵亡命政村時宗乃廢宗尊送還京師奉其子惟康王為主帥年纔三歲秋七月以惟康為征夷大將軍賜姓源○四年冬十二月關白實經罷以左大臣藤原基平為關白（基平兼經子）○五年春二月蒙古主忽必烈因高麗求通好以書辭不遜不答○三月鎌倉執權北條政村罷北條時宗代執權○秋八月立皇子世仁親王為皇太子○冬十月後嵯峨上皇薙髮○十一月關白左大臣基平薨以左大臣藤原基忠為關白（基忠兼平子）○六年春蒙古遣使來求答書對馬島拒而不納使者虜島民二人而去尋托高麗送還之○八年秋九月蒙古復使其臣趙良弼來太宰府求其國書良弼曰國書我當自致於帝都太宰府欲奪之良弼不與錄本以進云速發使偕來不者將以兵問之朝議草答書下鎌倉議時宗不可而止○九年春二月後嵯峨法皇崩（壽五十三）○十年夏五月關白基忠罷以前右大臣藤原忠家為關白（忠家教實子）○十一年春正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以關白忠家攝政

（忽必烈求通好）（蒙古遣使來）（蒙古復遣使來）

後宇多天皇（諱世仁。龜山第一子。）

（文永十一年甲戌紀元千九百三十四年距今六百零五年）（蒙古入寇）

文永十一年夏六月攝政忠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家經攝政（家經實經子）○冬十月蒙古兵三萬寇對馬守護代宗助國苦戰死之轉寇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虜取二島悉殺吏民進侵太宰府鎮兵力戰拒之少貳景資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乃去○建治元年秋八月以前右大臣藤原通雅為太政大臣（通雅右大臣定雅子）○蒙古改國號曰元使其臣杜世忠何文著等來至長門室津北條時宗致之鎌倉九月斬於龍口以北條實政為筑紫探題遣關東兵士衛京師罷京師大番兵悉從實政飭太宰府及沿海守備令天下省冗費務儉約以充軍資○冬十月攝政家經罷以前關白兼平攝政○十一月立凞仁親王為皇太子太子後深草皇子也初後深草有宿疾而龜山英發多才藝後嵯峨法皇屬意龜山遺詔令其子孫世承大統而以長講堂領授後深草充其封邑朝廷舊藏坂上田村麻呂劍傳為寶鎮法皇屬大宮院（後嵯峨中宮。生後深草龜山。）竊授之龜山法皇崩龜山聽政院中後深草不悅諭旨北條氏欲藉其力以得政柄時宗不敢從及上嗣位後深草益憤恨欲薙髮時宗乃以凞仁為上儲貳後深草悅乃止○二年春三月太政大臣通雅罷○冬十二月以攝政兼平為太政大臣職仍舊○是歲

（蒙古遣使來斬之）（飭沿海守備）（後嵯峨遺詔令龜山之胤世承大統）

一遍倡時宗
元使来復斬之
元大擧入冦
大風壞虜艦。溺死無算。我兵鏖虜兵。脫歸者三人

僧一遍始倡時宗。（一遍伊豫人。河野氏。初天暦中。有僧空也。周游諸州。以念佛爲業。至是一遍亦襲其跡。世謂之游行上人。）○三年夏四月。攝政兼平罷。太政大臣尋爲關白。○弘安二年夏六月。元使周福欒忠等來諭以通好。斬之于博多。○四年夏五月。元主遣范文虎忻都洪茶丘大擧入冦。以高麗爲導。我兵拒之壹岐對馬。不利。賊意在必勝。多携什器耕具。九州震駭。益徵兵諸道。會太宰府。築堤海岸。綿亘數百町。守備甚嚴。六月。虜侵太宰府。以鐵鎖聯舟。列弩亂射。我兵死者甚衆。河野通有乘小舟。與伯父通時挺進。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賊將戴玉冠者。諸軍遞進。殺獲千餘人。虜不能上岸。退據鷹島。龜山上皇深以虜冦爲憂。奉宸筆願文於伊勢。祈以身代國難。七月晦。大風雨。虜艦破壞。溺死無算。范文虎等先遁。我兵乘勢掩擊。鏖虜兵。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人震懾。不敢復犯我邊。○七年夏四月。北條時宗卒。子貞時襲職。時年十三。外祖安達泰盛負勢驕肆。内管領平頼綱譖而殺之。後頼綱亦謀反。欲廢貞時。以己子爲將軍。貞時殺之。○八年夏四月。以前關白左大臣基忠爲太政大臣。○秋八月。立姈子内親王爲皇后。（後深草長女）○十年秋八月。關白兼平太政大臣基忠並罷。以左大臣藤原師忠爲關白。（師忠良實子）○冬十月。以將軍源惟康

正應元年戊子。紀元千九百四十八年。距今五百九十一年
貞時廢將軍惟康。立久明親王
淺原爲頼謀逆伏誅
公衡請遷龜山上皇

爲親王。職仍舊。○天皇傳位於皇太子。

伏見天皇（諱煕仁。後深草第一子。）

正應元年秋八月。立女御藤原鏱子爲中宮。（大納言實兼女）○二年夏四月。關白師忠罷。以右大臣藤原家基爲關白。（家基基平子）○立皇子胤仁親王爲皇太子。○秋八月。以准大臣源基具爲太政大臣。（基具内大臣具實子）○九月。北條貞時廢將軍惟康親王。倒載之輿。送還京師。時人曰將軍流于京師。貞時迎皇弟久明親王爲主帥。冬十月。以久明爲征夷大將軍。久明應鎌倉辟。陋憂之至。則堂室宏壯。帷帳華麗。過於京師。○三年春二月。後深草上皇薙髮。○三月。賊淺原爲頼與其二子。夜入宮中。謀逆。上避之春日殿。衛兵集擊。爲頼自殺。初上之登祚。非龜山上皇之意。爲頼之謀逆。時論皆疑上皇所使。權大納言藤原公衡奏。後深草法皇請遷上皇於六波羅。法皇不聽。於是上皇作誓書。賜北條貞時。以自辨。事乃得釋。○太政大臣基具罷。○四年夏五月。關白家基罷。以左大臣藤原忠教爲關白。（忠教忠家子）○冬十二月。以前内大臣藤原實兼爲太政大臣。（實兼公相子）明年罷。○永仁元年春二月。關白忠教罷。以前關白家基爲關白。○鎌倉置長門探題。○四年夏六月。關白家基罷。秋七月。以左大臣藤原

兼忠爲關白。兼忠ハ家　○六年秋七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以後宇多皇子邦治親王爲其儲貳。關白兼忠攝政。

後伏見天皇 諱ハ胤仁。伏見ノ第二子。

第九十三世　永仁六年戊戌　紀元千九百五十八年　距今五百八十一年

永仁六年冬十二月。攝政兼忠罷。以左大臣藤原兼基攝政。兼基ハ師忠ノ子　○正安元年夏六月。以前内大臣藤原公守爲太政大臣。公守ハ實雅ノ子　冬十月。公守罷。十一月。以攝政兼基爲太政大臣。職仍舊。○元主鐵木耳成宗 聞我崇浮屠。使僧一寧諭通好。北條貞時捕之。編置伊豆。後延處建長寺。○二年夏四月。攝政兼基罷。太政大臣後又爲關白。○三年春正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初伏見上皇

元遣僧一寧來

密諭北條貞時曰。龜山之在位。常憤承久之事。陰圖報復而不敢發。使其子孫嗣位。非卿利也。朕籍卿家力。得繼大統。常思與卿同休戚。唯卿圖之。貞時乃與上皇謀立上後宇多上皇不悅。遣使責其違先帝遺詔。貞時乃使上傳位太子。而以上弟富仁親王爲其儲貳。因定後深草龜山兩統迭立之策。限以十年。

貞時定兩統迭立之策

後二條天皇 諱ハ邦治。後宇多ノ第一子。

第九十四世　正安三年辛丑　紀元千九百六十一年　距今五百七十八年

正安三年夏六月。以前内大臣源定實爲太政大臣。定實ハ定通ノ子　○秋八月。北條貞時削髮而老。使從弟師時代執權。貞時留意政治。慕時賴之風。辭職之後。躬被僧衣。巡按四方閭。三歲而後還云。○乾元元年秋七月。太政大臣定實罷。○冬十一月。以右大臣藤原公孝爲太政大臣。公孝ハ實基ノ子　○嘉元二年春三月。公孝罷。○秋七月。後深草法皇崩。壽六十二　○三年夏四月。關白兼基罷。以左大臣藤原師教爲關白。師教ハ忠教ノ子　○秋九月。龜山法皇崩。壽五十七　後宇多上皇聽政院中。○德治元年冬十二月。以前内大臣藤原實家爲太政大臣。實家ハ實經ノ子　○二年秋七月。後宇多上皇薙髮。○三年秋七月。北條貞時廢將軍久明親王。奉其子守邦爲主。帥時年七歲。八月。以守邦爲征夷大將軍。○天皇崩。壽二十四　皇太子即位。以關白師教攝

貞時廢將軍久明。立其子守邦

政。

花園天皇 諱ハ富仁。伏見ノ第二子。

第九十五世　延慶元年戊申　紀元千九百六十八年　距今五百七十一年

延慶元年秋九月。立尊治親王爲皇太子。太子後宇多法皇第二子也。幼穎悟。龜山上皇愛之。常置左右。嘗祈石清水宮。冀其獲位。然以後二條長且無過失。不得踰立。及上即位。議以後二條皇子邦良爲儲貳。法皇不可曰。朕有所慮。宜先立尊治。然後及邦良。遂立爲太子。○冬十月。以將軍守邦爲親王。○十一月。攝政師教罷。以左大臣藤原冬平攝政。冬平ハ基忠ノ子　○二年冬十月。太政大臣實家罷。以前内大臣藤原信嗣爲太政大臣。信嗣ハ内大臣冬忠ノ子

龜山愛尊治立爲太子

第九十六世

文保二年戊午 紀元千九百七十八年 距今五百六十一年

置記録所廢新關

法印玄慧

○三年冬十二月。信嗣罷。以攝政冬平為太政大臣。職仍舊。○應長元年春三月。以冬平為關白。尋罷其太政大臣。○秋九月。鎌倉執權北條師時卒。○冬十月北條貞時卒。貞時長子高時甫九歲。長時姪基時執權。○正和二年秋七月。關白冬平罷。以左大臣藤原家平為關白。(家平、家基子) ○三年秋九月。家平罷。復以前關白冬平為關白。○五年秋八月。冬平罷。以左大臣藤原道平為關白。(道平、兼基子) ○是歲。鎌倉執權北條基時罷。北條高時代執權。○文保元年秋九月。伏見法皇崩。(壽五十三) ○二年春二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子。

後醍醐天皇 (諱尊治。後宇多第二子。)

文保二年春三月。立皇姪邦良親王為皇太子。○夏六月。以前内大臣藤原實重為太政大臣。(實重、内大臣公親子) ○冬十二月。關白道平罷。以内大臣藤原内經為關白。(内經、内大臣内實子) ○元應元年秋八月。立女御藤原禧子為中宮。(禧子、太政大臣實兼女) ○冬十月。太政大臣實重罷。以前内大臣源通雄為太政大臣。○元亨元年冬十二月。後宇多法皇歸政。天皇乃置記録所。親自聽訟。廢諸新關。但置大津葛葉二關。上留意政事。夙興夜寐。孜孜圖治。又好學。常與儒臣討論經史。聞法印玄慧有才學。召為侍讀。先是。經筵專用漢唐註疏。是時朱熹新註傳入我邦。玄慧見而悅之。經筵用宋儒之説。自玄慧始。○二年夏旱饑。上減膳定酤酒法。喻富戶發糶。置場監賣。○北條高時性頑放。委政於外舅安達時顯及内管領長崎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及圓喜老。其子高資代之。高資性多欲。黜陟予奪。一以賄成。是歲。陸奧人安藤堯勢與族季長爭田而訟。皆賂高資。高資兩納之。而不決。二人怒。據邑反。高時遣兵擊之。不克。高時沈湎酒色。縱欲無度。尤喜田樂。召優數千人於京師。分附諸將。令養視。每張宴。輒奏曲。滿坐為之纏頭。費每以萬數。又嘗見狗鬪於庭。喜

高時喜田樂鬪狗

天皇謀誅北條氏

之。令吏民貢獒。獒至數千匹。亦分附養視。往來輿載。遇者不下。有誅。月十二番。分隊鬪之。咆哮噬齧。如原上爭尸狀。識者顰顣。知其不終也。○三年春三月。關白内經罷。以左大臣藤原房實為關白。○夏五月。太政大臣通雄罷。○正中元年夏六月。後宇多法皇崩。(壽五十八) ○上憤北條氏以陪臣世執國命。陰圖討之。視高時失政。竊喜之。與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謀。俊基乃託事屏居。變服潛遊諸國。察民情形勢。時美濃人土岐賴貞、多治見國長。並有勇名。來在京師。資朝因交驩。陽為狎遊。陰定方畧。大納言藤原師賢、中納言藤原隆資、左

無禮講

東征議泄

衛門尉藤原實世僧游雅玄基武人足助重範及賴貞族賴員等與焉。每會皆露頂散髮。使婦女著單紗衣行酒。縱飮酣歌。坐無位次。名曰無禮講。賴員泄議。九月。六波羅府帥常葉範貞發兵襲賴貞國長二人力鬪死之。範貞遂執資朝俊基致之鎌倉鞫問不服。高時怒將謀廢立。上聞之。賜誓書以慰解之。高時乃釋俊基。流資朝於佐渡。○冬十二月。以太政大臣冬平爲關白。○嘉曆元年春三月。皇太子邦良薨。○北條高時有疾。長崎高資勸罷執權。高時從之薙髮。號崇鑑。高資與金澤貞顯善。乃援以代之。高時弟泰家慍其不讓己。亦薙髮。高時疾瘳。將殺貞顯。貞顯懼薙髮謝之。高資又以己意推高時族守時爲執權。衆益不服。○初太子邦良之薨。上欲擇諸皇子立之。遣使鎌倉。申後嵯峨遺命。高時執兩宗迭立之議。不從。秋七月。立後伏見皇子量仁爲皇太子。上怒。是時諸國武人。皆屬鎌倉。上欲藉僧徒之力。以皇子尊雲法親王爲山門座主。

尊雲親王爲山門座主

敕修延曆寺大講堂。及成。親臨慶之。又幸東大興福二寺。以悅僧徒心。尊雲雖補座主。廢唄咒。日習武技。○二年春正月。關白太政大臣冬平薨。二月。復以道平爲關白。○元德二年春正月。道平罷。以右大臣藤原經忠爲關白。○秋八月。經忠罷。以左大臣藤原冬教爲關白。○元弘元年秋八月。地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紀伊千里濱坌起二十餘町。○上與尊雲議東征益急。召僧圓觀文觀等於禁內。咒詛高時。

東征議再泄

既而事大泄。六波羅府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執圓觀等送致鎌倉。案問得實。因再執俊基致鎌倉。流圓觀等。會後伏見上皇遣使鎌倉。具告上陰謀。高時乃會諸將問計。衆莫敢言。高資進曰。主上親王流之。公卿預謀者刑之。如此而已。二階堂貞藤諫曰。國權東移。殆百五十年矣。上下親從。人不離畔。其所以致此者無他焉。以尊王室惠下民。而無悖理之舉也。今執拘朝臣。既爲已甚。又欲遷主上親王。如天道人心何。且使我而無釁。朝廷何能爲。高資作色曰。文武之道。緩急異用。公獨不知承久故事乎。高時然之。八月。遣貞藤等率兵三千至京師。尊雲諜知之。密獻策。上乃挾神器乘婦人車。與大納言師賢中納言藤房藤房弟季房夜出宮。使師賢服袞衣。僞稱天子。赴叡山。上遂幸南都。御東南院。大納言藤原公敏中納言藤原具行藤原隆資等追從。僧徒多黨賊者。上乃幸笠置山。師賢至叡山。僧徒來聚者數千。仲時時益謂上猶在宮中。遣兵索之不獲。乃以萬人攻叡山。尊雲等拒戰破之。既而僧徒議事天子前。會山風飄簾。視知非上也。相率叛去。師賢奔笠置。

上幸笠置

師賢僞天子如叡山

南木夢兆

尊雲奔南都時行在雖兵稍集而未有足倚重者上憂之適夢紫宸殿前有大樹南枝最茂下設御座一丱童迎上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覺而異之以為文木從南為楠當有姓楠人出輔朕定禍難即召寺僧問之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以勇武

正成獻策

聞乃遣藤房召至行在上大悅命坐問計正成對曰東夷作逆自速覆亡於誅之何有東夷勇而無謀若以力爭舉海內之兵不能敵武藏相模以謀詘之則易與也然勝敗兵家常事不可以小衄變其志臣而不死事必捷矣乃辭歸城赤坂○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據一宮

高時立光嚴院

城○九月北條高時遣使京師與藤原公宗議奉太子即位是為光嚴院○北條仲時聞上在笠置發軍來犯足助重範等善拒高時遣大佛貞直足利高氏將數萬騎助攻未至賊兵陶山者與其族夜乘風雨縋城而入

笠置陷

縱火呼譟城外兵應之行在陷判官代錦織俊政等死之上奉神器徒步突圍而出唯藤原藤房兄弟從焉扶行三日夜為追兵所及以入平等院諸王從官皆被執賊遷上於六波羅請傳神器于新主不聽獻僧衣請薙髮又不聽每旦沐浴拜皇祖如常禮賊畏憚之不敢逼請○正成之城赤坂將以奉乘輿枚築未畢而笠置既

正成守赤坂賊兵來攻

陷大佛貞直至近江聞之轉出河內攻赤坂赤坂忽卒所築塹壘淺小兵僅五百人取農粟充糧正成分其三百使弟正季及和田正遠將之伏傍近山中賊至望城笑曰此可隻手提去耳輒肉薄急攻城兵亂射立斃千餘人賊驚沮而退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開門突出三面合擊賊擾亂棄器械而走旦日復來攻正成豫為複垣索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索敵與垣俱墜隨投巨石大木殺七百餘人敵更蒙盾而進以鐵搭鉤壁壁殆崩正成令城兵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皆糜爛自是築長圍不復攻城會城中糧竭正成乃計陽死紓

正成棄赤坂入金剛山

患鑿坑填屍覆以薪夜乘風雨踰城入金剛山留一卒使料其去遠縱火賊見火起爭入城獲坑中屍以為正成既死引兵而去使湯淺定佛守其城○櫻山茲俊略定國中會赤坂敗聞至衆皆潰散茲俊自殺○二年春

天子遷于隱岐

三月北條高時遷天皇于隱岐左近衛少將源忠顯官人藤原廉子從遷尊良親王于佐渡尊澄法親王于但馬○

兒島高德

先是備前人兒島高德謀起兵勤王聞笠置陷正成死乃止至是高德欲奪駕與其族伏舟坂山而待會駕自山陰道乃間道赴杉坂則已過矣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悵恨欲一見上道其衷微服而行數日不得間乃夜入御

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句踐時非無范蠡明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乃奏之上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夏四月車駕至隱岐高時命佐佐木清高護衛○京

正成取赤坂

師改元正慶○楠正成襲赤坂取之湯淺定佛降正成并其衆徇和泉河内五月進屯天王寺京畿大震仲時時益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來攻正成設伏擊大破之○高時再治公卿預謀者流大納言藤原師賢前大納言藤原公敏權中納言藤原藤房參議藤原季房殺中納言藤原資朝源具行參議平成輔右中辨藤原俊基又憂六波羅無備遣宇都宮公綱西上秋七月仲時使

公綱攻正成正成欲以計破之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正成募鄉兵數千設燎所在彌滿山澤如此連夜愈多愈逼公綱晝夜按兵以待意其衆日加也潛引還正成乃又軍天王寺號令整肅秋毫無犯遠近歸心既而還

正成城千劍破

金剛山令平野將監守赤坂而自城千劍破居之○尊雲親王避難十津川半載蓄髮更名護良是冬至吉野

尊雲喻赤松則村舉義

據寺為城以兵三千守之播磨有赤松則村者倜儻好武其子則祐從護良護良遣則祐諭舉義則村大悅起兵據苔繩國中靡從鎮西賊徒通京之路絕矣○三年

高時大發兵來犯

光嚴院正慶二年

春高時大發兵遣阿曽時治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等西上分兵為三攻吉野赤坂千劍破二月時

赤坂陷

治攻赤坂平野將監拒守賊絕水道以火箭焚樓櫓時久旱兵士困渴將監力盡而降貞藤攻吉野吉野執行岩菊丸降賊縱火焚營城陷村上義光佯稱親王以死

吉野陷　村上義光義烈

護良乃走高野山貞藤與時治高直合勢攻千劍破城接金剛山東西帶深谷壁立數十仭賊恃其衆肉薄爭

賊攻千劍破

攻城中發矢石拒之殺數千人賊懼乃下令輟戰或曰向攻赤坂絕水而克是城倚山巔亦必乏水盍斷汲道乃使名越越前守守東溪而城中有五泉滴液日十斛正成又作大槽數百貯水雨則承屋溜於槽以故未嘗

外汲也數日守溪者懈正成夜襲走之獲其旗幕旦日張之城上以辱之名越慙憤以五千人薄城城兵下巨木隨以勁弓殺傷殆盡賊益畏憚築長圍不復攻三月高時遣使督諸將進攻乃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壁架壁銳兵數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用機灌油梯燃墮崖谷而死者無算會吉野十津川土兵奉護良親王令絕賊糧道賊兵大困逃亡相踵仲時乃遣宇都宮公綱援之公綱以生騎苦攻十日夜闕地崩陷樓櫓然終不能入也○

新田義貞

上野人新田義貞源義家十世之孫也從在千劍破軍竊抱歸順之志欲得護良親王令旨詢

富士名義綱
上逃隱岐 伯耆

之執事船田義昌。義昌以謀誘士兵令請之。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即爲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大喜。稱病東歸。○伊豫人土居通治得能通言起兵與長門探題北條時直戰於星岡。大敗之。○時諸國義兵並起。所在豪傑響應。高時慮有通謀行在者。命佐佐木清高益嚴防備。富士名義綱守中門。謀奪車駕以舉義。密以情聞。上欲試其誠僞。賜以侍姬。義綱志益固。上乃使義綱赴出雲招集義旅。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留而不遣。上又問衛士。知伯耆人名和長年驍勇可倚。與源忠顯謀。夜佯稱宮人逃出。將赴千波港。路暗不能進。叩民家問津。主人

名和長年奉上據舟上山
官軍攻京師

見而憫之。負上至港。覓舟御焉。舟人亦知非常人。跪請所之。忠顯告以實。乃解纜疾馳。佐佐木清高發輕舸追之。舟人匿上及忠顯於船底。覆以藁魚。操櫓其上。甘言誑賊。遂達伯耆名和港。忠顯登岸造長年家傳詔。長年即日奉上據舟上山。聚衆衛護。清高聞之。率兵來犯。長年擊大破之。走清高。於是山陰山陽豪族爭先嚮集。兵勢大振。義綱高貞及兒島高德等皆至。○先是赤松則村據摩耶山。仲時屢遣兵攻之。輒爲所敗。是月仲時復出軍。則村邀擊大破之。追亡長驅入京師。與六波羅兵戰不利。卻軍山崎。新主與後伏見花園二上皇避兵。如

足利高氏
高氏歸順

六波羅。護良親王遣候人良忠與左近衛中將源定平援則村。又移檄叡山誘僧徒。僧徒出軍攻京師。不利。則村再入京師。亦不利。上勅源忠顯帥諸軍援則村。沿道兵士絡繹來屬。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奉恒良親王會忠顯于丹波。忠顯大悅。奉恒良爲元帥。陣于西山峰堂。時則村軍山崎。定平良忠屯男山。將剋期並進。而忠顯恃衆獨以其軍進。大敗。守延戰死。忠顯走保男山。○高時聞京師急。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將大兵援之。高氏亦源義家之裔也。數世仕鎌倉。以與北條氏連姻顯貴。是時高氏有疾。不欲從役。高時屢促之。高氏怒。始有歸順

京師平
千劍破圍解

之志。既至京師。遣使行在納款。上大悅。賜詔書討賊。而仲時等不之知也。使與高家犯行在。忠顯則村聞之。與高家戰久我畷。則村部兵射殺高家。是日高氏斂軍置酒桂川上。及高家死。乃勒兵與忠顯等剋期入京師。五月仲時分兵出拒官軍。擊破之。遂圍六波羅。仲時時益奉新主二上皇東走。京師平。仲時等至近江。爲群盜所要。時益中矢死。諸王從官皆散。有飛矢中新主之肘。又有鄉兵數千。奉守良親王扼番馬嶺。仲時自殺。守良軍獲新主二上皇。入京師。○千劍破賊解圍走南都。正成縱兵追擊。斬獲甚多。○越前平泉寺僧徒應官軍攻淡

北陸平

河時治殺之越中守護名越時有兵潰自殺北陸道平

義貞起兵

○新田義貞既還上野日會族人議方略未發會高時遣
吏徵軍糧催督甚急（義貞世食新田郡邑多豪富高時特課錢六萬貫限以五日）義
貞怒執吏梟之遂起兵越後信濃諸源來會進入武藏
軍于入間河高時得報大驚遣兵擊義貞義貞連戰破
之追北至關戶八州將士皆來屬衆至十五萬乃分軍
為三進攻鎌倉時六波羅敗聞至北條氏將士無復固
志赤橋守時守子囊坂兵敗自殺堀口貞滿乘之入山
內大館氏明攻極樂寺坂戰歿義貞率精兵夜赴之奪

義貞入鎌倉

寨而進賊軍迎降者相繼乃乘風縱火烟焰漲天府第

高時自殺

悉焚高時逃葛西谷與其戚族親舊三百餘人皆自殺
將士死者又六百餘人北條氏亡守邦親王薙髮義貞

鎌倉平

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自賴朝開府至此百五十二年而鎌倉亡）

上發舟上山

○六波羅之捷聞上命回蹕或請俟關東之報上親
以周易筮之遇師之蒙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乃決意
而發至兵庫得鎌倉捷聞衆大悅楠正成以兵七千迎
謁上親勞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正成拜謝曰不賴陛
下威靈微臣安得出重圍再覩天日哉詔使前驅以入

車駕歸闕

京師議者或謂宜用重祚之禮左大臣道平奏言陛下
雖久播越然躬奉神器宜用巡狩還宮之儀從之詔廢

廢關白

新主去正慶號悉削新主所署官爵又廢關白特詔道
平及右大臣藤原經忠參輔庶政尊良親王尊澄法親
王中納言藤原藤房等至自配所大納言藤原師賢既

鎮西平

薨於下野上悼惜贈太政大臣○鎮西探題北條英時
伏誅先是肥後人菊池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謀
討英時二人意中變武時怒獨以其族攻英時英時急
窘會二人率軍赴援武時戰死至是貞經懼罪與貞宗
攻殺英時而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因貞經乞降西州平
於是天下大定而金剛山潰兵聚南都猶數萬人命源
定平楠正成攻之阿曾時治大佛高直等五十餘人薙
髮出降皆處斬獨宇都宮公綱以特旨宥死尋謀反被
誅○上以京師平為足利氏之功也歸闕之日以高氏
為治部卿其弟直義為左馬頭又賜高氏偏諱更名尊
氏尊氏陰蓄異圖忌護良親王威名欲激而除之會良
忠部曲剽掠都下尊氏捕而梟之署榜辱之護良時在
志貴山聞而大怒遂圖誅尊氏物情恟恟上遣參議藤
原清忠讓護良促反初服護良對曰高時雖伏誅餘黨
未殲宜嚴武備以警不虞且中興之績雖由陛下威靈
臣亦與有力焉尊氏乃攘為己功陰包藏禍心不及其
勢微而除之復生一高時也願陛下任臣以戎事臣將

〔以顯家為陸奥守奉義良鎮東陲〕

為陛下誅豎子也上不得已拜為征夷大將軍而不許
誅尊氏護良具騶從入朝鐵騎數萬振旅而入尊氏深
嫉之乃結宮人廉子謀排陷焉廉子美而巧慧善迎主
意從上隱岐亂平而還寵傾後宮頗干公事言莫不聽
護良由是獲罪○冬十月以參議源顯家為陸奥守與
結城宗廣奉皇子義良親王出鎮東陲令前大納言源
親房輔之自朝綱頽弛國司絶不赴任至是復舊制雜
取武人遺法置評定引付以掌國務顯家到任奥羽帖
服○十二月詔號廢主為太上天皇○上慮高時餘黨
窺鎌倉以皇子成良親王為上野太守出鎮鎌倉以足

〔以足利直義為相模守奉成良鎮鎌倉〕

利直義為相模守輔之鎌倉經兵火殘破尤甚直義招
撫遠近號令一沿賴朝之舊○建武元年春營大內以

〔營大內〕

安藝周防租賦充其費又徵地頭私田所入二十分一
是時大亂初平民力凋弊而大役驟興財用不足始造

〔始造楮幣〕

楮幣又鑄新錢文曰乾坤通寶以濟用天德以後國家不鑄錢
民間專用宋國錢幣至此復鑄銅楮並用○立恒良親
王為皇太子恒良藤原廉子所生諸皇子中尊良最長
護良最有功而廉子方幸故皆不得立○三月論功行

〔論功行賞〕

賞以足利尊氏為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遠江守護
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守護子義顯越後守護弟義助駿

〔將士起第宅遊蕩成風〕

河守護楠正成攝津河內和泉守護名和長年因幡伯
耆守護源忠顯等數人亦皆受厚賞獨赤松則村守其
世邑而已既而為本國守護旋罷之則村怨望特深故
及尊氏之叛首黨之是時諸國將士悉集京師爭起第
宅酣嬉馳逐遊蕩成風搢紳往往驟得寵擢以華靡相
誇而忠顯尤極豪侈日夜設盛饌與狎客酣宴醉則著
錦袴聯騎遊獵護良親王亦頗耽聲色不戢其下家衆驕
蹇屢殺傷人而盜劫亦多奸猾橫行都下稍不安矣先
是置決斷所議軍士賞使權中納言藤原實世掌之將
士爭功不決旬月僅定二十餘人而以失當罷敕中納

言藤房代之藤房方覆按審定而上稍倦於勤以聲色
自娛內特降旨濫行褒賞藤房知不可諫謝病辭職乃
代以民部卿藤原光經已而上以高時邑自奉以泰家
邑賜護良大佛貞直邑賜宮人廉子其餘分賜近侍小
臣倡伎曲藝之流海內無復地可頒有司適有所論定

〔綸旨飜覆之譏〕

內旨每多改易往往數人爭一邑時有綸旨飜覆之譏
天下囂然復思武人之治矣○夏鹽冶高貞獻駿馬云
朝發出雲暮到京師上大悅呼為天馬侍臣承旨稱說
符瑞藤原藤房深陳時政之失請舍奇玩而修仁政上

〔藤房棄官而遁〕

不懌藤房驟諫上不納乃棄官遁去上驚使追之不及

囚護良

○護良親王惡足利尊氏謀除之潛徵諸道兵尊氏得其檄上變誣以謀叛廉子自傍徵之上怒冬十月伏武士名護良縛之囚於宮中護良憂憤上書訴冤有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群臣懼禍莫敢為通者十一月流護良於鎌倉直義穿窖於二階堂谷迎而幽之○以成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置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其事○二年春二月左大臣藤原道平薨以右大臣藤原冬教為左大臣前内大臣藤原公賢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經通為内大臣（經通內經子）○夏四月以宮人藤原廉子准三宮○六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宗

直義殺護良

謀逆伏誅公宗世與鎌倉相倚掫房之選每出其家以故闔門貴顯朝臣無與比及高時伏誅公宗内不自安常思復北條氏初鎌倉之滅高時弟泰家命其士以高時次子時行逃於信濃而自僞官軍被傷者奔陸奥至是泰家潛入京師匿公宗家共謀作亂令時行起兵公宗乃為浴室北山第設機植白刃而請遊幸乘輿既出其第公重馳上變即遣兵收公宗而誅之○秋七月時行率衆數萬侵鎌倉直義不能禦奉成良親王西走慮護良親王為賊所獲而不利於己及人殺護良於窖中時行進入鎌倉事聞尊氏請討時行詔許之又請任征

尊氏反

夷大將軍管領東國不聽更任征東將軍尊氏怒不辭而發於是武人失職者爭起從之尊氏至駿河與直義合進軍擊時行時行兵敗逃匿上聞之遣使召尊氏尊氏不奉詔開府於源頼朝故址自稱征夷將軍東國管領初新田義貞之平鎌倉閲源氏故器得白旗旗號重畫重畫足利氏號也尊氏將細川和氏就而求之義貞不與尊氏之子義詮時在鎌倉和氏乃大稱尊氏得寵遇狀以誘將士將士多去義貞而歸義詮義貞遂與尊氏有隙至是尊氏集兵以討義貞為名奪其采邑在關東者分予將士上書罪狀義貞義貞聞之亦收足利氏

詔義貞討尊氏

邑在管内者上書陳其八罪上聞直義殺護良大怒冬十一月詔削尊氏直義官爵徵兵六萬賜節刀于義貞奉尊良親王自海道進大智院宮（闕名）忠房親王將一軍自山道進同討尊氏又勅源顯家發陸奥出羽兵會軍尊氏遣兵逆擊義貞連戰破之十二月進至箱根令義助奉尊良向竹下尊氏聞其兵屢敗懼欲薙髮出降直義等百計止之尊氏乃令直義扼箱根自引兵出竹下義助與戰不利大友貞載鹽冶高貞叛降尊氏官軍大潰義貞率殘兵西走尊氏合軍追躡於是諸國叛者並起應尊氏赤松則村細川定禪久下時重等俱赴期逼

竹下之敗

京師上大駭急召還義貞○左大臣藤原冬教罷以前右大臣藤原經忠為左大臣○延元元年春正月尊氏直義入犯京師義貞守大渡義助守山崎楠正成名和長年等分守宅道勢多諸津義助先敗諸軍相繼潰走

（尊氏犯闕官軍敗績）

上乃與法皇（後伏見 花園）上皇（光嚴）幸延曆寺諸將皆從尊氏入京師結城親光佯降欲刺尊氏不克死之尊氏遂焚宮闕遣細川定禪據園城寺以逼叡山○源顯家奉義良親王至鎌倉尊氏既西乃引軍入援是月至叡山與義貞等攻園城寺定禪與僧兵出拒奮擊破之縱火焚堂宇定禪出走義貞追躡入京師與尊氏戰破之屯京

（上幸叡山）

中尊氏反襲義貞敗退忠房親王等軍還至義貞乃復與楠正成等擊尊氏大破之尊氏逃走正成說義貞引還縱賊入京師既而以謀誘尊氏分其兵大舉掩擊尊氏大敗西走官軍復京師車駕還御華山院顯家義貞追尊氏至攝津尊氏遣直義逆拒正成後至繞出賊軍後直義敗走尊氏既屢敗赤松則村說尊氏曰師不可用宜留諸將扼中國四國而自赴鎮西徐圖再舉且軍之耳目在旗鼓官軍以錦旗先驅而我無之故天下以為賊不如請持明院上皇（光嚴）宣旨得錦旗以麾三軍初尊氏之入京師謀擁立皇胤以掩其逆而上皇諸王皆

（官軍復京師）

（尊氏謀擁立皇胤以掩其逆）

既入叡山不得立之及聞則村言深然之乃遣熊野別當道有請命于上皇遂航海走筑紫兵僅四百餘義貞不窮追振旅而還詔賞義貞功為左近衛中將義助為右衛門佐○尊氏至赤間關少貳貞經遣子賴尚迎之菊池武敏聞之攻殺貞經遂進與尊氏戰於鞴濱不利尊氏更遣兵擊武敏武敏不能支逃匿山中於是叛者復大起播磨以西悉應尊氏上慮關東有變以義良親王為陸奧太守命源顯家與結城宗廣奉以歸鎮○罷成良親王征夷大將軍○三月詔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州討尊氏義貞適有疾使江田行義大館氏明帥

（尊氏走筑紫）

（義貞討尊氏）

兵二千先發與赤松則村戰於室山破之義貞疾愈將五萬騎入播磨將攻則村於白旗城城壁未成則村詐請降義貞信之馳取朝旨往反十餘日則村繕完守備乃為嫚言指斥朝廷義貞怒合圍數重而不能下○夏四月義貞遣義助攻石橋和義於舩坂山兒島高德聞之與父範長起兵助義助攻而拔之義助進圍三石城○後伏見法皇崩（尊四十九）○尊氏聞官軍攻山陽諸城將舟師發筑紫五月至嚴島僧賢俊齎上皇詔旨而至尊氏悅曰吾兵有名不復敗矣始揭錦旗諸國兵爭先來歸尊氏乃使直義將步騎二十萬由陸路進自將舟師直

（尊氏帥大兵東上）

指京師凡七千餘艘義貞聞之名還諸將範長遇賊戰死義貞解白旗圍退屯兵庫士卒亡者過半事聞舉朝震駭上命楠正成赴援正成奏曰賊收九州之軍而來我以疲兵當之必無利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招集畿甸兵塞其糧運待賊兵疲散然後夾攻可一舉而殲也參議藤原清忠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宜禦之畿外也上從之正成乃發至櫻井驛遣子正行還河内誡曰是行也吾不生還矣則天下必歸于足利氏雖然汝愼勿嚮利忘義以墜家聲其糾合餘衆以身殉國汝之報我莫大於此正成至

（正成獻叡山行幸之策上不從）

兵庫以其族七百陣湊川當直義義貞義助以三萬騎陣和田崎禦尊氏既戰官軍大敗正成死之義貞走歸

（湊川之敗正成戰死）

車駕復幸叡山法皇上皇稱病不從尊氏入京師據東寺奉法皇上皇如男山遂從之營中六月遣兵犯行在參議源忠顯等守西坂恃險不設備賊兵來攻忠顯戰歿賊乘勝爭進義貞麾兵赴援奮擊卻之明日賊復來攻又擊敗之義貞乃下山攻京師大敗名和長年死之

（車駕復幸叡山）

秋七月義貞再攻京師又敗上乃詔延曆寺領本州國衙以悅僧徒心於是僧徒移牒興福寺乞援興福寺應之近畿兵士相踵送欵乃分遣諸將扼要害絶賊餉道

（官軍屢敗）

賊軍大困義貞乃與諸將刻日四面攻京師義貞轉鬪至東寺望尊氏營大呼曰天下洶洶以吾二人與其多殺無辜盍單騎決戰乃挽弓射之矢汰樓櫓入尊氏帳中尊氏不出時諸將皆爲賊所敗賊兵四合擊義貞義貞潰圍逃歸於是諸將皆棄守賊復大振八月尊氏擁立後伏見皇子豐仁親王是爲光明院仍用建武號○

（尊氏擁立光明院）

尊氏以近江守佐佐木高氏高氏悉奪延曆寺田莊又出兵斷東北餉道官軍屢出爭之不克自上幸延曆寺從駕士二十萬皆取給於僧徒至是軍士饑困逃亡相踵部伍日減冬十月尊氏上書佯降請車駕還闕上信

（尊氏佯降請車駕還闕上許之）

而許之尊氏悅曰誰謂上英主其易欺乃如此又遣使誘諸將諸將多應之義貞聞之不悅上乃慰諭義貞令奉皇太子經略北國遂還京師尊澄法親王走遠江懷良親王走吉野藤原隆資走紀伊源親房走伊勢尊氏遣直義迎駕幽於華山院獨縱三條景繁侍焉奪公卿以下官職分拘諸將士○義貞奉皇太子至鹽津會大雪士卒凍餒土居通治得能通言遇敵戰歿進至敦賀河島維頼氣比氏治迎入金崎城足利高經仁木頼章等將大兵來攻城兵善拒敵不敢逼越前人瓜生保起兵杣山推義助子義治爲將以應金崎高經分兵攻杣山

（令義貞經略北國）

（尊氏幽上於華山院）

上幸吉野建行宮

吉野曰南朝京師曰北朝

保擊走之○十一月尊氏請傳神器於新主上授以僞器新主以上第七子成良親王爲太子○左近衛少將源顯信起兵伊勢○三條景繁密奏曰金崎之戰義貞屢捷加賀僧徒舉兵應之從駕諸臣菊池武重等並還國起兵輿論謂天下再歸陛下陛下宜潛幸吉野十津川以號令四方十二月上潛出華山院幸吉野吉水院僧宗信及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迎衛近畿兵日集乃營行宮居焉賜詔書于義貞令圖興復自是天下稱吉野曰南朝京師曰北朝初尊氏將士聞上逃大驚恐集其營尊氏曰使上猶在監護無期亦不可襲承久故

金崎陷太子被執

事今上自出大好就其所在徐爲之計耳衆乃安尊氏遂幽成良親王○二年春正月瓜生保與諸弟率兵援金崎軍敗死之時金崎受圍日久内外斷絶糧食已竭殺馬而食馬亦盡義貞乃與義助等潛踰城赴杣山招集援兵高經遂陷金崎執皇太子送于京師尊良親王及藤原行房新田義顯等死之○夏尊澄法親王起兵于遠江井伊城蓄髮改名宗良大館氏明自京師奔伊豫江田行義奔丹波及金谷經氏等所在起兵宇都宮公綱率其衆至行在上大悅授四位少將北條時行馳使奏請討尊氏自贖詔許之○秋八月鎮守府將軍源

顯家率兵西上克鎌倉

顯家奉義良親王率兵西上足利義詮時鎮鎌倉遣兵拒之顯家與戰于利根河破之義貞次子義興與北條時行等會顯家偕攻鎌倉克之義詮出走○三年（北朝暦應元年）春顯家與宗良親王合兵至美濃義詮使上杉憲顯桃井直常等追躡顯家田軍與戰于青野原破之尊氏議守宇治勢多高師泰曰自古未有守宇治勢多而能克者也乃邀之美濃背水而陣顯家避之取路伊勢進屯奈良尊氏復遣直常擊之顯家與戰不利使兩親王赴行在自收敗兵入和泉使弟顯信據男山高師直率兵圍之○新田義貞出杣山與足利高經戰破之拔越

尊氏殺皇太子及成良親王

顯家敗死

義貞死

前府城高經走保足羽國中諸城望風崩潰四方義軍復起初皇太子之被執也賊問義貞兄弟存亡太子恐其急攻杣山紿曰既死矣以故尊氏不復以北方爲念至是聞義貞連拔數城兵復振大怒夏四月酖殺太子及成良親王○五月源顯家與高師直戰于堺浦敗死（年二十一）上聞男山急手詔諭義貞救男山義貞遣義助率兵赴援秋七月師直遣諜燒男山積聚顯信走河内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引還○義貞攻足羽足利高經結平泉寺僧徒修藤島等七寨以拒之義貞遣兵攻藤島不利義貞聞之急引騎五十間道赴援有流矢中額乃

尊氏爲征夷大將軍

足利將士驕橫至環射乘輿

兩御所

自剄而死（年三十八）。敵不知其大將也。視從兵環屍自殺以爲貴族。取首而去。懷中有錦囊貯御書。乃始知其爲義貞也。義貞死軍潰。義助走保府城。○八月。北朝以足利尊氏爲征夷大將軍。弟直義爲副將軍。尊氏使直義與高師直並執政。初尊氏擁立天子。陽示尊崇。每事奏聞。及官軍諸將相繼戰歿。無復所顧慮。傲然曰。天下既爲武人有。何以公家爲。肆割膏腴賞功臣。或奪公卿食邑。雖供御闕乏不顧也。臣下倣之。驕橫尤甚。光明之立。相與語曰。君王何多幸。未有一戰之勞。而將軍賜之王位。土岐賴遠途遇光嚴上皇。不下馬。前驅呵曰。院也。賴遠曰。院耶犬耶。犬則應射之。環射乘輿而去。直義聞之。誅賴遠。時人駭相謂曰。院且下之。即遇將軍。當手行耶。直義助尊氏爲逆。姦謀密策多成其手。至是威權赫奕。薰灼一時。時人與尊氏並稱曰兩御所。○結城宗廣請及顯家餘威未盡。收東邊兵。上從之。以顯信爲鎭守府將軍。兼陸奧介。與親房及宗廣奉義良親王。海路赴任。宗良懷良二親王從焉。海上遇颶。衆艦四散。義良與顯信宗廣至伊勢。懷良至讃岐。宗良至遠江。親房至常陸。顯信乃奉義良歸吉野。○上追念諸將死節者。贈源顯家從一位右大臣。楠正成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是事年月不詳。姑敍于此。）

第九十七世

延元四年己卯紀元千九百九十九年距今五百四十年

以懷良親王爲征西大將軍。興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

越前諸城悉陷北陸官軍不振。

義助卒

西南官軍不振。

○四年（北朝曆應二年）秋八月。天皇不豫。立義良親王爲皇太子。禪位而崩（壽五十二）。上以元兇未殄爲恨。遺詔務圖恢復。

後村上天皇（諱義良。後醍醐第八子。）

延元四年冬十月。天皇即位於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並掌機務。初後醍醐之崩。群臣氣沮欲逃散。僧宗信曰。公等面受遺詔。奈何沮喪至此。因舉諸國義徒姓名曰。此輩皆效力王室。宜速奉東宮即位。頒示遺詔。會楠正行和田正遠帥衆二千餘入衞。衆心大安。乃奉太子即位。時軍國多故。行宮湫隘。諸儀不行。唯拜神器而已。○以懷良親王爲征西大將軍。掌西州軍事。皇姪興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菊池武重弟武光迎懷良入肥後。屢與少貳大友氏交兵。破之。○脇屋義助攻足羽。足利高經焚城而遁。尊氏遣高師春土岐賴遠等攻之。義助禦戰不利。走美濃。保根尾。越前諸城悉陷。賴遠轉攻根尾。義助不能支。以數十騎間行至吉野。○興國元年（北朝曆應三年）春三月。伊豫國司藤原有資。守護大館氏明。與土居得能氏等起兵。奏請將帥。廷議遣脇屋義助督西南諸軍。夏義助至伊豫。有資等皆奮躍。聲勢日振。四國悉服。五月。義助病卒。諸軍沮喪。會細川賴春來攻。氏明戰死。軍遂潰散。○源

關城陷親房走歸吉野東北官軍不振

顯信赴陸奥入白河城親房依小田治久居小田城尊氏遣高師冬以大兵攻之親房與戰互有勝敗○高師泰陷井伊城宗良親王奔越後○二年（北朝暦應四年）高師冬攻小田益急治久出降親房走保關城乞援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臨死遺言討賊而親朝送欵於尊氏不爲出師親房手書切諭親朝不聽遂降賊○四年○（北朝康永二年）關城陷親房走歸吉野○六年（北朝貞和元年）兒島高德荻野朝忠迎脇屋義治於上野（義治義助子）朝忠與山名時氏戰于丹波敗績朝忠出降義治高德入京師潛謀襲尊氏事覺走信濃於是勤王諸將前後敗沒官軍日衰而足利氏勢威擅天下○正平二年（北朝貞和三年）楠正行起兵屢出屯住吉天王寺尊氏遣其將細川顯氏來攻

正行出兵屯天王寺

正行襲擊破之冬十一月尊氏遣山名時氏援顯氏正行邀戰於瓜生野又大破之尊氏聞之懼更發兵六萬使高師直高師泰將以擊正行正行聞之料不敵乃詣行在辭訣遂拜先皇陵題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使中納言藤原隆資援之○三年（北朝貞和四年）春正月正行與師直大戰于四條畷正行軍纔三千餘合戰不利隆資先遁正行不顧以其族轉鬪索師直自旦至昏兵皆死乃與弟正時互刺而死師直進犯吉野上出幸賀名生師

四條畷之役

正行戰死

高師直驕横與直義等搆難

直遂燒行宮正行弟正儀出兵於石川與師泰相持師直不敢深入引兵而去○冬十月光明院傳位於太子興仁是爲崇光院十一月花園法皇崩（壽五十二）○高師直屢立戰功驕肆專權時方大亂親王公卿多流離者師直略其子女爲妾分處數所每夜就淫嘗讒殺鹽冶高貞欲奪其妻弟師泰亦專横嘗興別第地屬菅原在登師泰徑發其墳墓或作歌譏之師泰疑在登爲之使人刺殺在登尊氏不罪僧妙葩爲直義所崇信（直義學禪於疎石妙葩其弟子也故崇信之）時人奔附如市獨師直兄弟陵侮之上杉重能畠山直宗雅與師直不協乃結妙葩短師直於直義直義信之欲除師直尊氏有庶長子曰直冬尊氏惡之不以爲子數直義子養之於是出直冬爲中國探題以爲外援秋八月直義伏甲名師直謀泄師直集兵自備師泰於石川合兵圍幕府請斥直義及直宗重能尊氏不得已許之使直義屛居流重能直宗於越前師直遂殺二人又命中國將士攻直冬直冬走肥後依少貳賴尚賴尚以女妻之三角某起兵於石見以應直冬師直師泰赴擊三角不克既而鎭西悉附直冬兵勢大振於是天下分爲三稱官軍爲宮方尊氏兵爲將軍方直冬兵爲佐殿方（直冬任右兵衛佐）所在搆兵尊氏名義詮於鎌

師直挾尊氏與直義直冬相攻

天下分爲三

基氏鎮鎌倉

倉執政、以次子基氏代鎮鎌倉、高師冬上杉憲顯爲執事。○五年北朝觀應元年夏六月、師直勸尊氏親征直冬、且請殺直義、直義走大和。上書請歸順、大納言藤原實世建言、車駕播越、百姓流離、皆由此豎子、今窮蹙來降、非其本心、宜乘機誅戮、以絕後患。左大臣藤原師基、准大臣源親房等議、以爲直義降、則尊氏自平、乃納其降。發兵助討尊氏、石塔賴房畠山國清等應之。○六年北朝觀應二年春正月、上杉能憲起兵鎌倉、適應官軍、攻高師冬殺之。○直義進據男山、桃井直常應之、以越中兵據叡山、與攻京師、義詮西走、尊氏師直聞之、急引兵還、與義詮合

直義降請討尊氏、廷議許之

兵攻直常、走之。既而尊氏將士多叛降直義、尊氏與師直奔播磨、義詮奔丹波。直義使賴房國清攻尊氏、連戰破之。尊氏保松岡城、將自殺、會從士就國清講和、尊氏乃還京師、師直師泰被刺出走、途爲上杉顯能所殺。○夏六月、赤松則祐歸順、請奉興良親王起兵討尊氏、聽之。○初尊氏與直義講和、罷義詮政事、復令直義掌之、而内不相能、仁木賴章細川賴春等、又與石塔賴房桃井直常等互相猜忌、於是浮言沸騰、釁端復開、直義出奔越前、將士多從之。秋八月、尊氏將兵赴討、與直義兵戰于八相山、破之、直義走鎌倉、尊氏欲往伐、而恐官軍

尊氏直義講和、師直兄弟被殺

尊氏直義復搆兵

乘虚來討、乃佯乞降、上亦佯許之。尊氏乃留義詮而發。冬十一月、義詮請車駕還闕、詔許之。義詮廢崇光院及太弟直仁、奉正平號。於是北朝百官皆來朝、敎削官爵各一等。遣左近衛中將源具忠於京師、收新劍璽鏡送行宮。十二月、以前左大臣藤原師基爲關白、源親房准三宮。○尊氏與直義戰于薩埵山、直義兵潰而降、明年尊氏徙之於鎌倉、使人鴆殺之。直冬兵聞直義遭害、皆叛。直冬走長門、據豐田城、因吉良滿貞歸順。○七年北朝文和元年春二月、車駕發賀名生、百官戎裝、使由良信阿兒島高德赴東國、發新田氏兵伐尊氏。閏月、車駕至男山、遣

尊氏佯降、上亦佯許之、義詮廢北主

尊氏殺直義、直冬兵潰

駕還京師、駐蹕男山

源顯能楠正儀和田正忠等入京師、義詮使細川顯氏細川賴春拒之、正儀等奮戰破之、斬賴春、義詮出走近江、乃迎北主及光嚴光明二上皇送行在。○新田義興與義宗義治奉密詔招集義旅、得十餘萬、進至武藏、與尊氏戰于小手差原、大破之。義宗追尊氏、幾獲之、其兵止死。尊氏逸去、義宗乃保笛吹嶺、奉宗良親王爲元帥。義興與義治襲鎌倉、基氏遁走、尊氏收兵八萬來攻笛吹。義宗拒戰失利、退入越後、尊氏返兵向鎌倉、義興義治走信濃。○京畿將士多叛降義詮、義詮合軍入京師、官軍退軍男山。夏四月、義詮進犯男山、顯能等拒戰不利。

新田義興等與尊氏戰

義詮囲男山

上潰圍南還

男山圍合。上遣正儀正忠於河内募兵。正忠病卒。正儀未至。義詮急攻男山。官軍不能支。上乃擐甲御馬潰圍南出。賊前後來逼。權大納言藤原隆資中納言藤原雅賢等死之。矢及御鎧。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力戰却賊。遂得達賀名生。宗良親王與新田義宗桃井直常等自東北。土居得能氏自西南。並勤王。聞男山不守。皆引還。

幽北主二上皇於賀名生

幽北主二上皇廢太子於賀名生別宮。○秋八月。左大臣藤原經忠薨。○足利義詮立光嚴院子彌仁親王。公卿以無神器難之。

尊氏爲劍良基爲璽

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爲劍。良基爲璽。何不可之有。遂立。是爲後光嚴院。○佐佐木高氏有寵

山名時氏歸順

於義詮。矜貴用事。屢陵辱諸將。男山之役。山名時氏有功。欲獲若狹。使子師義就高氏請之。高氏不省。師義怒。還伯耆。與時氏謀擧兵。攻出雲因幡。下之。遣使行在。請討賊自效。詔許之。○八年（北朝文和二年）夏。山名時氏發伯耆。

官軍取京師

吉良滿貞石堂賴房等並起應之。勅楠正儀和田正武等率兵赴援。同時入京師。義詮拒戰不利。奉北主東走。尊氏既定關東。聞時氏擧兵。留基氏鎮鎌倉。秋八月。帥

尊氏來攻諸將逃歸

諸將西上。時氏在京日久。糧食漸乏。士卒多亡。朝廷又遣中納言藤原隆俊綜理庶務。時氏不悦。引兵還伯耆。諸軍皆散。尊氏與義詮奉北主入京師。將遣兵擊時氏。

源親房薨

時氏以爲軍之不捷。由無主帥。乃迎直冬擁戴之。請命於行在。詔以直冬爲總追捕使。遵承久以前故事。裁決守護以下事。○九年（北朝文和三年）夏四月。准三宮源親房薨。（家稱中院。又北畠）親房博洽。貫穿古今。學殖德望。爲時冠冕。所著有職原抄神皇正統記等。○冬。直冬時氏發兵擊尊氏。足利高經以事怨尊氏。與桃井直常起兵應之。與攻

官軍取京師既而敗歸

京師。尊氏以兵寡不能支。奉北主走近江。○十年（北朝文和四年）春。直冬時氏等據東寺。遣大納言藤原隆俊左兵衛督藤原康長援之。尊氏還兵來攻。直冬等分軍拒之。大敗。諸軍皆散。是時京師累罹兵燹。屋宇蕩盡。街巷蕪穢。

京師屢罹兵燹饑疫相繼

僅有武人第宅。饑疫相繼。盜賊横行。搢紳貴族。多避亂諸國。流離轗軻。或至餓死。而尊氏將士。驕侈日甚。初北條氏秉兵權。諸國守護。不過斷大犯三條。至尊氏務收人心。不復督以法。事無大小。一委之守護。守護視地頭如奴隷。寺社田邑。悉奪充兵糧。如佐佐木高氏等。日夜鬪茶飲博。競以侈靡相夸。由此賦斂迫急。人民重困。武人暴横之禍極矣。

尊氏務收人心不以法督下

○初北朝諸主之南遷。事出倉卒。無輿可乘。四主同載一車。既至。幽於廢屋。擁之以棘。置兵士固守。上憐其窮迫。送還京師。

送還北主二上皇

○十三年（北朝延文三年）夏四月。足利尊氏卒。尊氏度量恢弘。有權略。見事若遲緩。而計畫

尊氏卒

分明特長譎詐人無窺其際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芥故士爭為之用云○秋八月左大臣藤原實世甍○初新田義興與義宗義治倶匿越後武藏上野豪族連署請奉一人舉義義宗義治疑不往義興奮而往足利基氏發兵來捕國人相與匿之或圍其居義興輙潰圍去基氏患之畠山國清乃使竹澤良衡江戶兗寬詐獲罪往仕誘殺之矢口渡○十二月北朝以足利義詮為征夷大將軍○十四年北朝延文四年秋菊池武光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討少貳賴尚八月大戰于筑後河懷良被創權大納言藤原親弘中納言源顯信等死之武光身先

義興遭害

筑後河之役

士卒奮戰遂大破之賴尚逃走○畠山國清為鎌倉執事説基氏欲犯吉野以求媚於義詮基氏許之國清乃率關東兵二十萬西上義詮將兵七萬會之冬十月分路入寇時上在天野行宮楠正儀和田正武請幸觀心寺上從之○十五年北朝延文五年春正儀正武修龍門平石八尾等諸砦而自據赤坂大納言藤原隆俊守最初峰畠山國清屯津津山遣弟義深等犯紀伊隆俊與戰不利棄城走上遣興良親王援之興良反據銀嵩焚賀名生行宮上遣軍擊走之賊攻陷平石八尾諸砦合軍圍赤坂正儀退保金剛山賊不敢深入六月引還○仁木

國清犯行在

義長自尊氏時屢建戰功為人兇殘賞罰任意畠山國清惡之謀殺義長義長聞之遣子弟拒諸路而自以兵守義詮義詮與佐佐木高氏謀夜逃至西山義長衆潰走伊勢官軍聞京師亂所在並起收復諸城足利氏諸臣歸咎國清國清懼逃還鎌倉鎌倉將士亦惡之請罷其職基氏乃逐國清國清走伊豆與義深謀起兵基氏遣軍攻之二人乞降既而國清出走塗死義長在伊勢擁兵三千餘人軍食日窮乃遣使行在乞降許之○十六年北朝康安元年山名時氏入美作悉拔諸城阿保忠實等起兵但馬應之時氏遂併山陽諸國威振隣境○佐佐

仁木義長歸順

木高氏與細川清氏相惡讒之於義詮義詮信之欲誅清氏清氏走若狹京師大擾楠正儀和田正武時之率兵入攝津與佐佐木氏詮戰斬之冬十月義詮遣軍擊清氏清氏敗乃走攝津因石塔賴房歸順清氏鷙猛從兵亦衆上及群臣皆悅清氏奏足利氏兵西拒時氏東攻義長請乘虛復京師上召楠正儀問之正儀對曰元弘以還王師攻京師五得而五失今欲取之臣一人力可辦不必假清氏獨病復失之耳上不聽令與清氏等共攻京師義詮奉北主遁官軍入京師焚義詮第已而義詮兵日集將犯行宮絕我軍後清氏等乃引還果

細川清氏歸順

王師攻京師五得五失

官軍取京師既而引還

如正儀言。○十七年北朝貞治元年春。細川清氏至阿波。徇南海。義詮使細川頼之擊之。清氏與頼之戰於讚岐。敗死。四國復陷。官軍聞之氣沮。正儀正武奮曰。我不一戰挫敵。諸國皆叛矣。秋七月。率兵入攝津。與佐佐木高氏兵戰于神崎。破之。進至湊河。赤松光範不敢出。乃引還。○義詮以足利氏經為筑紫探題。及發。每船載娼婦。見者知其必敗。氏經至豐後。菊池武光遣兵迎擊。氏經大敗。逃還京師。○十九年北朝貞治三年大内弘世山名時氏叛降義詮。義詮喜曰。諸國自是無事矣。輒授其所畧國郡。以為守護。仁木義長石塔頼房等聞之。皆叛。官軍益衰。○

足利氏諸將歸順者前後皆叛

二十年北朝貞治四年春正月。前關白師基薨。○細川清氏之歸順。義詮欲更置執事。衆推斯波氏頼。氏頼高經子也。高經愛後妻子義將。為之請執事。義詮性無斷。乃許之。義將尚弱。事皆決於高經。高經刻暴少恩。大失人望。初。尊氏賦文武邑。入五十分一。充軍興費。高經倍之。如建武故事。諸將皆怨。佐佐木高氏又譖之。義詮乃逐高經。遣兵攻殺之。至是基氏薦細川頼之代執事。更稱執事。曰管領。○二十二年北朝貞治六年夏四月。足利基氏卒。子氏滿襲為關東管領。上杉憲顯執事。○冬十二月。足利義詮卒。子義滿甫十歲。義詮臨終。撫義滿。謂細川頼之曰。

基氏薦細川頼之為管領

義詮卒。命細川頼之輔義滿

遺汝一子。幸能輔之。又指頼之。謂義滿曰。遺汝一父。慎勿違誨。頼之由是竭心輔導。妙選侍臣。非方正之士。文武具備者不命也。著戒法五章。以示將士曰。毋阿主好。毋掠人美。毋修恩仇。毋枉是非。毋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又使髦者六人。著禮服。異巾大刀。出入府中。名曰童坊。士大夫有便佞者。則指為士童坊。以衆辱之。士大夫恥之。更相懲戒。士風大革。○二十三年北朝應安元年春三月。天皇崩。壽四十一。葬觀心寺。皇子寛成即位。

第九十八世

長慶天皇諱寛成。後村上長子。

正平二十三年戊申紀元二千零二十八年距今五百十一年

正平二十三年春三月。以皇弟熙成親王為皇太弟。○秋七月。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與上杉憲將等戰。不克。義宗死之。義治走出羽。○冬十二月。北朝以足利義滿為征夷大將軍。○二十四年北朝應安二年春正月。楠正儀叛。先是細川頼之聞正儀懷貳。潛誘之。正儀遂降義滿。楠氏族人起兵討正儀。頼之遣兵援正儀。屢破官軍。○建武以來。兵革屢動。四方反叛。朝廷制御。不能遠及。以故海島小民。踰海侵掠明邊境。明主朱元璋患之。元璋以正平二十三年。滅元。改國號曰明。屢致書征西府。請禁海賊。菊池武光以其書辭無禮。却不納。○建德元年北朝應安三年春正月。脇屋義治再出軍。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戰。不克。走匿信濃。

正儀叛

西陲小民侵掠明邊境

第九十九世

今川貞世為鎮西探題

○二年（北朝應安四年）春二月。義滿以今川貞世為鎮西探題。令大內義弘助之。足利氏諸將率驕暴。叛亂相踵。唯貞世頗為廉靜。父範國欲以駿河與之。貞世讓於兄範氏。範氏死。復讓於範氏子氏家。氏家無子。欲傳國貞世子。貞世不受。使氏家弟泰範嗣封。細川賴之深嘉歎之。遂委以西海軍事。於是義滿內有賴之。外有貞世。施設得宜。威令益行。○三月。後光嚴院讓位於太子緒仁。是為後圓融院。○文中二年（北朝應安六年）春。義滿使細川氏春入寇。秋八月。陷天野行宮。天皇遜位。移御玉川宮。

後龜山天皇（諱凞成。後村上第二子。）

天授元年乙卯。紀元二千零三十五年。距今五百零四年。

天授元年（北朝永和元年）春。今川貞世侵肥後。時菊池武光既卒。其孫武朝為肥後守。拒戰破之。秋。少貳冬資謀應官軍。為貞世所殺。○三年（北朝永和三年）秋。大內義弘侵肥後。菊池武朝逆戰於蜷打。敗績。明年。貞世義弘又侵肥後。武朝擊破之。既而武朝卒。西南無復官軍。○五年（北朝康曆元年）春。義滿遣山名義理山名氏清入寇。陷土丸城。轉入紀伊。陷藤浪石垣二城。又遣兵侵大和。會足利氏滿有異圖。上杉憲春時為執事。義滿召還諸將。賜手書於憲春。諫氏滿。氏滿不聽。憲春憂懣自殺。氏滿驚悔。遣使京師謝罪。○細川賴之執政日久。義滿稍忌之。近臣從而間

義滿罷賴之

之。夏四月。義滿集兵自備。罷賴之。遣還讚岐。將發兵擊之。適意解而止。以斯波義將代為管領。○六年（北朝康曆二年）秋。山名氏清入和泉。橋本正高戰敗死之。○弘和元年（北朝永德元年）楠正儀歸順。

正儀歸順

○二年（北朝永德二年）春。楠正儀與山名氏清戰于平尾。敗績。河內和泉紀伊悉陷。行在纔保吉野。○夏四月。後圓融院讓位於皇子幹仁。是為後小松院。

義滿為兩院別當源氏長者

○三年（北朝永德三年）北朝以義滿為淳和奨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初久我氏世為源氏長者。至是屬之足利氏。○元中三年（北朝至德三年）秋九月。赤松氏範與義滿兵戰于播磨。敗死。○八年（北朝明德二年）義滿召還細川賴之。以其養子賴元

義滿誅山名氏清等

為管領。而令賴之參決。親任如初。○初山名時氏叛足利氏。略取五州（因幡伯耆丹波丹後美作）既而降。因為其守護。時氏死。子師義時義義理義清攻取南海。於是山名氏所管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氏。時義死。二子時凞氏幸分襲但馬伯耆守護。師義子滿幸與氏清譖而奪之。二子訴冤請復邑。會滿幸有罪。義滿乃奪其出雲守護。復二子邑。滿幸懟恚。勸氏清舉兵。氏清然之。十二月。合軍犯京師。或勸義滿出走避其鋒。義滿不聽。自率諸將迎戰。斬氏清。滿幸走。捕而殺之。乃分山名氏地。賞戰功諸將。○九年（北朝明德三年）夏。義滿令畠山義深大內義弘攻

南北講和

楠氏城壘悉拔之。義滿乃命義弘及六角滿幸來請曰。車駕還京師。授器北朝。則兩統更立。如北條氏時。許之。冬十月。車駕北還。百官扈從。武臣衛護。一如行幸儀。義滿欲用降禮。上不聽。曰。非用父子禪讓禮。則器不可傳也。滿高諫義滿曰。神器在彼。彼即眞天子矣。不可違也。義滿乃迎駕。御于大覺寺。閏月。天皇授神器於北主。後小松天皇上尊號曰太上天皇。義滿獻邑充供御。贈公卿諸臣食邑。上皇薙髮居嵯峨。世稱小倉宮。自後醍醐南狩至此。凡五十七年。南北始一統矣。

國史纂要卷之五 終

明治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二年十月上帙中帙下帙刻成逐次出版

編輯兼出版人　新潟縣平民　星野恒　麴町區中六番町五拾九番地
發賣書肆　同　高橋治太郎　日本橋區久松町二拾七番地
發賣書肆　東京府平民　宮島儀三郎　同區濱町壹丁目拾九番地

國史纂要卷之六

越後　星野恆　編纂

第百世　明德四年癸酉紀元二千零五十三年

後小松天皇

（諱幹仁。後伏見ノ玄孫。後圓融ノ長子。）

明德三年閏十月。天皇受神器於後龜山帝。建武以還。北朝立五帝。（光明崇光後光嚴後圓融及帝）改元者十有六。（曆應康永貞和觀應文和延文應和貞治應安永和康曆永德至德嘉慶康應明德）天下以足利氏故。概奉其正朔。至是與南朝合。物情益服焉。○高麗遣使致其國相書。請禁戢邊民侵掠。且乞歲時修聘通交。義滿許禁戢而辭通交。○後龜山帝之納和議也。北畠顯泰上書極陳其不可。後龜山不從。遂入京師。朝臣不欲扈從者。皆奔伊勢。義滿使人講和。且遺誓書。顯泰許諾。明年。義滿至伊勢。拜神宮。因過見顯泰。令依舊領伊勢。授其子親能偏名。更名滿泰。○四年夏四月。後圓融上皇崩。（壽三十六）○應永元年。關白師嗣（二條）罷。以左大臣經嗣（一條）為關白。右大臣實時（德大寺）為太政大臣。（藤姓之外。無任攝關者。故累姓而注氏。後並倣此。）○義滿辭征夷大將軍。使長子義持襲職。且請已為太政大臣。

義持為將軍。

廷臣皆謂平相國以來。武臣無陞此官者。義滿之請不可許。義滿不悅。有怨言。廷議不得已。罷實時。以義滿為太政大臣。義滿造一殿禁內。每入朝就取安焉。稱小御所。其造朝。公卿以下。皆下階拜跪。嘗遊叡山。儀擬上皇行幸。○義

滿與關白師嗣（二條）善。朝廷舊事皆咨詢之。師嗣有子曰道忠。義滿授以偏名。更名滿基。爾後二條氏世受將軍偏名。

義滿授偏名。廷臣以為殊寵。

幕府有事。勘例錄進。以終德川氏世。義滿遂授偏名於攝家及朝貴子弟。以為殊寵。稱烏帽兒。○二年夏四月。上幸義滿室町第。○義滿辭太政大臣。削髮稱道義。營北山別業。使諸將助役。作三層閣。壁柱戶牖皆塗以金。號鹿苑寺。時人呼曰金閣。既成徙居之。使義持居室町第。而政務皆稟北山。

義滿造金閣。

○義滿定幕府官制。令斯波細川畠山氏更為管領。謂之三管。山名一色京極赤松氏更為侍所司。謂之四職。武田小笠原氏更司弓馬禮式。兩吉良今川澀川氏更為武者頭。伊勢氏為奏者。謂之七頭。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幕府。世呼曰公方。

義滿定官制。三管四職七頭迭任其職。

○源具通（久我）為太政大臣。明年罷。○五年春正月。崇光上皇崩。（壽六十五）○關白經嗣罷。前關白師嗣復為關白。○關東管領足利氏滿卒。子滿兼嗣。○先是高麗李成桂簒立。更國號曰朝鮮。是歲。遣其臣朴敦之來。申王氏前請。乞通信。義滿命大內義弘接待。始許其請。自是通問不絕。

朝鮮修好。

○六年夏。師嗣罷。經嗣復為關白。○初龜山上皇好禪法。創南禪寺。尊氏建天龍寺。置一千僧。使疎石主之。又令天下每國立一寺。皆名安國寺。至義滿時。造鹿苑院。糜財殆百萬貫。

義滿造相國寺塔修塔供養

又造寶幢寺後更建相國寺其宏整當時無比尋造相國寺塔高三百六十尺七層擬唐慈恩寺塔經六年而成是歳九月修塔供養尊道法親王為導師永助法親王為咒願集一千僧義滿親莅之親王先驅關白以下扈從詣寺關白起揭簾親王公卿皆蹲踞於地市民設棧棚觀其儀自北山達東山初自榮西創建仁寺而東福天龍萬壽相國諸寺相踵剏立是為五山鎌倉亦以建長圓覺等五寺為五山諸國尋置十大寺關東亦傚之仍總稱曰五山十刹並為禪法巨刹義滿定其班位以南禪寺為首先是尊氏命每寺以三百五十僧為定員然

五山十刹

大内義弘反

僧徒驕橫往往有踰制者矣○大内義弘陰蓄異志謂今川貞世曰方今政刑乖錯弱者被誅强者免禍公盍與我及大友氏相連和以自强貞世不聽義弘恨之反與義滿左右俱譖貞世義滿信之悉更貞世約東九國危疑少貳菊池氏並起兵義滿命義弘擊平之義弘於是併領六國（周防長門安藝豊前和泉紀伊）兵力益强又發舩舶與明互市貲財充實及義滿構別莊令諸將助役義弘曰我兵唯可用之戰闘未狃土功也義滿啣之義弘亦不自安乃與滿兼通謀欲東西並舉以攻義滿義滿聞之召義弘義弘不來冬十月義弘遂舉兵反大舉至界浦土岐詮直起美濃京極高重起近江與山名時清等並應義弘而滿兼出陣武藏府聲言援義滿實待義弘之報義弘為守計修塹壘起樓櫓自巡視曰雖有百萬衆不能拔也義滿遣僧中津諭義弘義弘不聽曰吾已與鎌倉公約將入諫幕下匡政也中津歸報義滿咍曰奴輩自負其强不知乃公實使然焉乃出陣男山發近畿兵三萬使諸將將以攻界城十二月四面攻圍乘風縱火義弘出戰奮戰破之斬義弘餘衆悉潰時清詮直等皆敗義滿發間使與滿兼約和啗以足利莊滿兼聽罷兵義弘有二弟曰弘茂盛見遁歸周防乞降義滿削和泉

義弘伏罪

紀伊分賜畠山基國細川滿家而以周防長門授大内氏使義弘子持世承後義弘之舉兵義滿召還貞世謂曰吾負卿耻相見也既而義滿復信讒人言悉奪所與教書急命還鎮西貞世知被疑不復赴任直還遠江義滿怒欲討之貞世懼匿藤澤道場義滿以其密邇鎌倉恐相依煽亂召至京師應永末卒貞世好文學善和歌初僧玄慧等録文保以來事蹟名曰太平記貞世見之歎其多紕繆著書駁之號難太平記又有洛書鈔今川草紙等書並傳世○八年春二月土御門殿火上遷御義持室町第未幾就營構明年成上還居焉○文中中

玄慧等著太平記貞世駁之號難太平記

義満遣使于明

明主遣使來求通商。且請禁我民擾邊。路阻不通。又遣僧來聘。義満不答。有肥富者。筑紫人也。嘗賈於明。歸見義満。盛陳兩國通商之利。義満從之。是歲初聘於明。以僧祖阿及肥富充使。贈金千兩。馬十匹。及刀劍甲冑扇紙等物。參議管原秀長（東坊城）作書。書辭甚恭。明年。明遣僧道彝報聘。舶至兵庫。義満親往觀焉。既而迎見於北山第。饗待甚殷。明國書稱義満以日本國王。贈大統暦。義満喜受之。自是聘問相繼。使皆僧充之。

明人報聘稱義満曰日本國王

○伊達政宗世居陸奥伊達郡。併領旁近諸郡。以其先嘗奉南朝。不用足利氏令。満兼使上杉氏憲攻之。政宗防戰累旬。不能支。遂講和。満兼乃以弟満貞為陸奥管領。治篠川。○十年。明商船漂至相模三浦。舟中載錢幣甚多。足利満兼悉收之。以行關東。（諸書以此為永樂錢。言關東因是多永樂錢。算金銀田賦。並以此為準。遂有永高永勘定之稱。然明人鑄永樂錢。在其六年。而是年當其元年。則此錢之非永樂錢審矣。或者因以是為二十年之誤。亦無的證。今姑據舊文。）○十五年春三月。幸義満北山第。公卿皆從。義満新造行殿。窮極華麗。（新殿用八甍之制。毎甍設金龍。庭上栽櫻花。鋪五色沙。以金銀花瓣撒布其上。凡殿宇用明國木材。以金銀瑠璃珊瑚琥珀雑飾之。御座設錦茵。四隅張金網。薫銀爐。其餘便殿及宮女房室。皆窮華麗。）饗膳之具。悉用金銀。珍羞山積。獻遺無算。奏樂蹴鞠。賦歌詩。品器玩。駐蹕二十日。盡歡而還。時人謂行幸之遊。自古未有如此之盛也。○關白

北山行幸

義満愛季子義嗣。欲廢義持。

經嗣罷。以左大臣忠嗣（近衛）為關白。○義満多内嬖。愛少子義嗣。欲廢義持而立之。未果。北山之幸。携義嗣出迎。詔以義嗣為正五位下左馬頭。班關白上。已而冠於禁中。儀準親王。即日任參議。叙從三位。義満寢疾。上為御内侍所奏樂。奉幣二十一社。禱之。五月。義満薨。詔贈太上天皇。義持辭不受。明主遣使來弔。諡義満曰恭獻王。義持受之。

義満薨。明諡曰恭獻王。

尊氏義詮為治寛縦。不戢其下。功臣跋扈。動輒叛亂。至義満。襲職修飭軍政。紀律嚴肅。倔彊之徒。皆懾伏。然驕僭無度。事皆準官家。而奢麗過之。視卿相如家隷。毎出行。使列傔從。名字與已名同訓讀者。皆改之。

義満視卿相如家隷。

○南蠻貢黒象孔雀鸚鵡。○十六年。關白忠嗣罷。以左大臣満基（二條）為關白。明年。満基薨。前關白經嗣復為關白。朝鮮遣使來聘。呈其國相書。義持命前管領斯波義將。贈答書。求大藏經。（書用明永樂年號。）○關東管領足利満兼卒。持氏嗣。○十七年春。那須山噴火。沙石崩墜。人畜多死。○十八年。明遣使來聘。使舶至武庫。義持不欲與明通。却其獻。後又遣使者再。皆拒弗受。○十九年。南蠻來貢。○上傳位於皇子躬仁親王。後龜山上皇勅義持立其子。義持不奉命。上皇怒其背約。下院宣於諸國。舉兵

明人來聘。義持却之。

義持背約。不立後龜山後。

第百一世

稱光天皇（諱實仁。初諱躬仁。後小松長子。）

應永二十年癸巳　紀元二千零七十三年

應永二十年。北畠滿雅奉院宣。與關氏起兵伊勢。伊達持宗與懸田氏起兵陸奥。義持遣土岐賴益攻滿雅。持氏遣畠山滿泰攻持宗。相持累月。並不能平。義持乃約上百歳後。當傳位於後龜山皇子。滿雅等乃弭兵。持宗政宗孫也。○二十三年冬十月。足利滿隆上杉氏憲作

兩上杉更爲鎌倉執事

亂。鎌倉初。上杉憲顯爲鎌倉執事。兼補上野越後伊豆守護。子孫世襲其職。居山内。憲顯姪朝宗。朝宗子氏憲亦相繼爲執事。氏憲與憲顯曾孫憲基爭權。不相能。持氏陰右憲基。氏憲常懷憤。邑會持氏以讒奪越幡六郎邑。氏憲爲申理之。不聽。氏憲因請罷職。持氏許之。代以

滿隆氏憲作亂

憲基。氏憲益不平。滿隆持氏叔父也。頗有聲望。養持氏弟持仲爲子。氏憲因說滿隆。廢持氏立持仲。滿隆喜諾。矯義持令。密招將士。將士響應。滿隆乃據寶壽院。使氏憲率兵襲持氏。持氏大驚。倉黄逃出。入憲基佐介第。氏憲隨而攻之。持氏不能支。與憲基出走。持氏至箱根間道走駿河。依今川氏。憲基不知。聞其在伊豆赴之。州人狩野介某應氏憲起兵來攻。憲基遂走越後。告急於京師。京師方流言義嗣以不得立怨望。與氏憲通謀陰圖義持。義嗣削髮出亡。義持索獲。幽之相國寺。下教關東將士。令救持氏。憲基起兵越後。江戸豐島二階堂氏起兵武

滿隆氏憲伏誅

藏。以討氏憲。氏憲遣兵擊之。敗歸。憲基進軍於碓氷嶺。氏憲婿岩松滿純起兵上野。以應氏憲。○二十四年。滿隆氏憲入武藏。與滿純夾擊江戸豐島。破之。既而滿純驕恣。將士離心。氏憲終失利。會持氏發今川大森諸氏兵來逼鎌倉。氏憲窘迫。走還鎌倉。與滿隆持仲皆自殺。

義持殺義嗣

滿純亦敗死。明年。義持遂殺義嗣。○二十五年。關白經嗣薨。以右大臣滿教(九條)爲關白。○二十六年。朝鮮與韃

韃靼寇對馬

靼合謀。遣李從茂等。以戰艦二百餘艘寇對馬。鎭西探題澀川滿賴與宗貞茂等拒戰。不利。滿賴更糾合兵士。

義持却明使

乘風雷奮擊。獲賊二將。從茂遂遁去。○明復遣使請修

我國自古未嘗稱臣外國

好。義持不見。使人言曰。曩者我先君惑肥富之言。猥通外國。未幾得病。卜之曰。諸神降譴。神又憑人曰。我國自古未嘗稱臣外國。比來違前制。受封爵而弗却。所以致病也。先君大懼。戒子孫無受外國使命。先君即世。行人來弔。寡人未以前言諭。故不得已而見之。及其歸。諭以此意。而頻頻來至。豈前諭未達乎。寡人非不知善隣通好之可以安邊利民。然先君遺命如此。故要各固其圉。不相往來。而貴國遽戒以加兵。小邦雖陋。守禦有方。胡元狂謀覆轍不遠。不須相恐嚇也。明人乃不復來。○二十七年。右大臣公俊(德大寺)爲太政大臣。○上杉氏憲之

小栗滿重作亂

義量為將軍

持氏憾義持寵成嫌隙

亂。小栗滿重與氏憲通謀。及持氏復鎌倉。滿重不服。據小栗城而叛。宇都宮持綱・桃井宣義及佐佐木岩松諸族皆應之。持氏遣上杉重方攻之。不克。○三十年。持氏自將擊滿重。小栗城潰。滿重逃匿。持氏旋師。攻宇都宮持綱。出亡。捕而斬之。佐佐木・桃井等皆伏誅。東國平。○義持讓軍職於其子義量。薙髮號道詮。是時京畿無事。義持性偷惰。以游宴為事。使三管四職更治具招請。○義持再遣使朝鮮。求大藏經。朝鮮贈之。義持更求其刻板。朝鮮辭焉。○滿泰親王起兵河內。滿泰後龜山上皇次子也。上皇之入京師。滿泰潛匿河內。至是舉兵。畠山

滿家攻而殺之。上皇聞之。憤懣成疾。明年遂崩。壽闕。○三十一年。關白滿教罷。左大臣持基條二為關白。○上杉氏憲之死也。其子憲秋・教朝。逃至京師。事義持。有寵。欲擊鎌倉報仇。義持不禁。憲秋率兵東下。至沼津。與持氏兵戰。多獲而還。持氏怨義持。欲舉兵西上。管領畠山滿家謂義持曰。鎌倉起兵。關東皆應。不如速講和。以塞禍源。義持從之。遣僧昭西堂諭弭兵。持氏不聽。義持乃諭以逐憲秋兄弟。持氏意解。乃遣使京師謝過。○義量嗜酒。杯不去手。義持恐其釀疾。固戒之。且禁其近臣三十六人飲酒。徵誓書。義量不能改。遂得疾。義持深憂之。祈禳

義量薨義持再視事

持氏伐武田氏

甚力。○三十二年春二月。義量薨。無子。義持再視事。○崇光院之南遷也。後光嚴以太弟即位。崇光還居伏見殿。欲立其子榮仁。囑之細川賴之。賴之不奉詔。立後圓融。以至於帝。榮仁有子曰治仁。蚤薨無子。弟貞成承後。伏見氏日微。不得敘任。上皇後小松憫之。宣為親王。是時帝久疾而無嗣。中外皆稱有如宮車晏駕。則親王必立也。帝聞之不懌。奉書上皇。將遜位。義持入諫。弗聽。上皇乃諭貞成薙髮。帝意乃釋。○少貳滿貞起兵筑紫。攻掠四鄰。踰海侵周防。大內盛見時在京師。聞之。單舸馳歸。督兵擊破之。盛見英武篤義。義弘之死。子持世尚幼。族人有懷異圖者。盛見誅之

而立持世。自攝行國事。盛見有子。慮其異日與持世爭國。遂殺之。○上杉氏憲之亂。武田信滿以其姻戚。起兵甲斐。持氏遣上杉憲宗攻之。信滿距戰。不勝而死。其子信重與叔父信元亡命。為僧匿高野山。武田氏世居甲斐。與其族一條・逸見等。分領郡邑。信重弟信長欲復先業。集遺衆攻破逸見有直。持氏遣上杉房實攻之。不利。○三十三年。持氏自將伐信長。以一色持家為先鋒。信長出拒猿橋。互有勝敗。會武藏七黨自秩父入甲斐。襲信長後。信長軍敗。出降。持氏欲以有直為甲斐守護。請之京師。義持不許。召信元於高野。以為守護。○赤松持貞美姿儀。義持嬖之。赤松

義持譏赤松持貞

義持薨義教嗣

滿祐則祐孫也。襲領播磨備前美作。於持貞爲從祖兄弟。持貞特寵驕傲。數譖滿祐。義持乃欲削滿祐領國予之持貞。滿祐憤恚。與諸將訴持貞請罪之。持貞自殺。滿祐遂併持貞邑。義持惡之。欲誅滿祐。滿祐自焚其第。奔歸播磨。義持益怒。使細川持元・山名滿熙擊之。諸將多與滿祐連姻。連署請赦其罪。義持不得已從之。○正長元年春正月。義持薨。贈太政大臣。初義持有弟六人。懲義視之難。悉以爲僧。至是無嗣。幕議或欲擇其一人爲嗣。或屬意於持氏。持氏亦冀立。管領畠山滿家曰。不若質之神也。乃詣石清水社。探籌得青蓮院准后義圓。義持第三

弟也。遂迎立之。於是義圓蓄髮。更名義宣。後更義教。持氏意甚不平。欲舉兵爭之。執事上杉憲實切諫。乃止。憲實憲基子也。○帝疾篤。上皇議所立。是時有伏見小倉常盤井木寺四宮。上皇欲立伏見之胤。僧宗純亦勸之。乃迎貞成親王子彥仁王入宮中。養以爲子。秋七月帝崩。（壽二十八）彥仁踐祚。關白持基攝政。小倉宮冀立不得而怒。與其子奔伊勢。依北畠氏。（小倉宮後龜山帝子也。或云名良泰。）

第百二世

正長元年戊申　紀元二千零十八年

後花園天皇

（諱彥仁。崇光曾孫。貞成親王長子。）

正長元年八月。北畠滿雅憤足利氏數背約。奉小倉宮起兵。越智・十市・久世諸氏應之。義教遣土岐持賴・畠山

北畠氏起兵

義教爲將軍

持國等分道赴攻。滿雅邀戰于岩田川。軍敗死之。滿雅子曰教具尚幼。弟顯雅攝國事。持賴又擊破越智氏。餘衆乞降。義教許之。令顯雅爲伊勢國司。○京畿貧民嘯集成群。入酒鋪典肆。掠奪財物。毀壞證券。既而延及四方。橫暴益甚。商工廢業。富民多破産者。○菊池武興・少貳滿貞出兵筑後。鎭西復亂。探題澀川義俊逃走。幕府以義俊弟滿直爲探題。命大内盛見援滿直討之。○永享元年。義教爲征夷大將軍。任權大納言。尋遷左大臣。義教如奈良。詣春日祠。楠光正者楠氏遺族也。匿在奈良。聞義教來。欲狙擊之。事覺被捕。義教殺之。○二年。幕府

貸借以十年爲期

令。凡貸借以十年爲期。及期令倍償。若過期。加償本錢十分之三。其積年清償子錢。若約折券者。不在此限。是時爭亂洊興。軍實乏絶。武人驕縱。或掠民財。或借而不還。姦宄橫發。各鶩其私。富人屛息。貸借道斷。故有是令。後又屢下令戒飭之。定保人代償制。以防姦猾。然竟不能救止也。○三年。大友持直助菊池・少貳。與大内氏構兵。大内盛見赴討。與持氏戰于萩原。敗死。幕府命大内持世襲盛見遺封。分長門予其弟持盛。○四年。攝政持基罷爲太政大臣。左大臣兼良（一條）攝政。○多武峯僧徒梗命。義教遣兵攻之。越智維通與僧徒通謀。據高鳥城。

持氏稱公方。執事曰管領。

義教復通于明。

求銅錢于明。明贈錢三十萬緡。

京軍轉攻之。維通固守不下。○義教至駿河觀富士山。時鎌倉兵力日强。與室町如兩將軍。其規制一擬幕府。自稱曰公方。執事曰管領。持氏不服義教。雖有改元之舉。猶用正長號。曰。吾何屈於還俗將軍哉。義教聞之不悅。竊欲滅之。乃託觀富士至駿河。以闚鎌倉。今川範政迎而饗之。義教遊觀踰月而還。○大内持世伐大友持直。相持豐前。大友持盛叛應持直。襲持世軍破之。持世走石見。保三隅城。馳使告急。幕府下教安藝伊豫石見諸將援持世。持世遂擊持盛殺之。○明主遣使乞通好。僧徒亦勸義教修聘。是歲遣僧道淵聘于明。命島津忠國獻硫黄十五萬斤。以贈明。因求銅錢。建武中嘗一鑄錢。其數不多。後不復鑄。民用漸乏。故因使次求之。明年明主遣使報聘。贈錢三十萬緡。○蠣崎某與南部守行交兵不勝。遁入蝦夷。幕府命二人講和。守行不聽。○五年冬十月。後小松法皇崩。壽五十一。○大内持世攻少貳滿貞於二岳城。拔之。滿貞走保秋月城。從而圍之。斬滿貞。轉入豐後。攻大友持直。持直棄城。航海而逃。○六年。南朝王子勸修寺教尊妙法院明仁親王獲罪於幕府。出亡。先是相應院宮亦遇讒處流。至是幕府疑其謀反。殺之。○幕府聞延曆寺僧圓明院金輪院通謀鎌倉。呪詛

室町行幸

義昭謀作亂出奔

將軍。遣六角京極二氏。收其寺田。僧徒怒。奉日吉神輿入京師。義教遣諸將拒之。僧徒棄神輿而走。諸將遂攻延曆寺。縱火坂本城。捕僧乘蓮等數人斬之。餘黨乞降。乃還師。○七年。大友持直與少貳嘉賴起兵豐後。大内持世督河野通久等赴攻。連戰不決。嘉賴滿貞子也。○九年冬十月。上幸義教室町第。饗獻諸儀。準北山行幸時。○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稙清爭疆。發兵相攻。稙清乞援於持氏。持氏欲援之。執事上杉憲實諫曰。信濃非關東統下。且守護將軍所置。而欲擊之。此叛將軍也。憲實執柄日久。甚有威力。持氏憚之。黽勉從之。上杉憲直一色直兼有寵於持氏。害憲實。讒之持氏。持氏乃使二人託援稙清。徵兵府下。騷擾。兵士大集於憲實第。持氏懼。自往諭憲實。歸罪於二人而逐之。○義教弟義昭爲僧住大覺寺。竊冀爲將軍。義昭與護正院宮圓悟善。密謀起兵。義昭閉門蓄髮。義教怪其久不出。廉問事頗泄。圓悟義昭出奔大和。依越智氏。圓悟後村上帝子。說成親王之子也。○十年。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上新續古今和歌集二十卷。自延喜中有古今集之撰。歷朝命詞臣撰集朝野雅什。至此凡二十一部。古今。後撰。拾遺。後拾遺。金葉。詞花。千載。新古今。新敕撰。續後撰。續古今。續拾遺。新後撰。玉葉。續千載。續後拾遺。風雅。新千載。新拾遺。

（勅撰二十一代集）

新後拾遺。新續古今。稱曰二十一代集。是後無復勅撰之舉。○京軍圍高鳥城久而不拔。義教欲親征之。諸將諫止。乃遣一色義貫土岐持賴武田信榮擊之。義貫等入大和。攻多武峯。焚之。遂拔高鳥城。越智維通出走。南土稍定。義範等所在分屯。搜捕餘黨。明年。獲維通於長谷殺之。○持氏將冠其子賢王。上杉憲實請遵故例冠於幕府。受將軍偏諱。持氏不聽曰。還俗將軍何足冠吾子哉。乃行冠禮於鶴岡祠前。命名義久。諸將皆入賀之。獨憲實稱病不賀。

（持氏欲除憲實。而義教右之。遂滅持氏。）

持氏怒。徵兵諸國。欲擊憲實。憲實奔上野。據平井城。持氏召還上杉憲直一色直兼。使直兼追擊憲實。持氏遂留三浦時高輔義久守鎌倉。而自將出陣武藏高安寺。憲實告急於京師。義教奏請討持氏。詔書使上杉持房上杉教朝伐持氏。持房至箱根。與持氏兵戰。破之。進逼鎌倉。持氏聞之。退次海老名。時高叛持氏。攻義久。義久走匿扇谷。關東將士皆叛歸憲實。憲實與教朝陣分倍。使家宰長尾芳傳先入鎌倉。持氏窮蹙。薙髮乞降。芳傳殺憲直直兼幽持氏於永安寺。憲實與諸將連署。請宥持氏死。義教不聽。憲實又請令義久襲職。亦不聽。○十一年。憲實使上杉持朝等圍永安寺。持氏放火。與其妻及叔父滿貞等皆自殺。又攻殺義久。義久有二弟。曰春王

（義教命憲實管領東國。）

安王。皆幼。乳母挈之逃匿日光山。義教遣使鎌倉。勞諸將。命憲實管領東國。憲實恐負弑君之名。讓職於弟清方。自剔髮詣永安寺。伏謝於持氏影前。抽刀將自殺。為從者所止。不果。乃退居國清寺。舉族持朝為執事。使與清方同執政。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頗得衆心。

（憲實修足利學校。）

上野舊有國學。傳言小野篁所剏。應永初年。長尾景久移之足利鄉。歲久衰廢。憲實繕修為。置土田。多購書籍以供諸生誦習。持朝第在扇谷。世與山內並稱曰兩上杉。○朝鮮遣使來聘。○十二年。結城氏朝擁春王安王

（結城氏朝擁持氏二孤起兵。）

起兵據結城。二孤之逃也。其臣一色桃井等。密託氏朝以興復。氏朝許諾。起兵。持氏遺臣野田安重等據古河新田田中佐野等據高階。並應氏朝。上杉清方遣兵攻結城。不克。事聞京師。義教下令發東北諸道兵。使清方持朝將以討氏朝。命憲實視軍事。憲實固辭不聽。○一色義貫妻有姿色。及義貫從軍。妻留在京師。義教遣人召之。妻慍自殺。義教恐義貫怨望。密令武田信榮圖之。信榮伏兵誘殺義貫。信榮亦被創而死。義教又忌土岐持賴。令長野某襲殺之。初。北畠氏為伊勢國司。不服足利氏。動輒舉兵。義教令持賴為守護。以備之。至是慮其乘結城之亂起兵。舉持賴遺領予之。又進其官爵。北畠

氏自是不敢有違。○嘉吉元年。島津忠國斬義昭。傳首
京師。越智氏之滅。義昭逃亡。義教下令大索義昭。西走
至日向。匿櫛間永徳寺。義教聞之。以命忠國。忠國遣其
臣樺山孝久襲之。義昭自殺。首至。義教大喜。賜忠國以
琉球。○上杉清方攻結城。踰年不能下。氏朝有弟曰氏
義。驍勇善戰。清方誘以利。氏義出降。城兵氣沮。清方乘
機鼓衆齊攻。遂拔之。氏朝與里見家基等皆死。二孤被
執。野田安重等聞之。棄城而逃。上杉氏兵檻二孤而西。
至美濃。義教命殺之。初持氏之死也。季子永壽王甫五
歲。僧昌在懷之而逃。匿信濃。及氏朝起兵。送之結城。至

是亦被執。義教以其幼宥死。寘美濃。○幕府諭親王公
卿。除歲首歲抄外。勿來賀。先是無論諸節日。至乃拔一
城定一邑。凡有稍渉慶事者。親王以下。輒麕集府門。騈
首稱賀。或獻劒馬。幕府慮其煩勞。故有是令。然積威所
約。沿襲既久。未俄停廢也。○義教爲人猜暴。以盛氣馭
下。及滅鎌倉。意益驕。濫殺功臣。將士人人自危。而遇赤松
滿祐尤極苛虐。滿祐女爲義教侍妾。忤旨賜死。或言滿
祐怨望。義教囚之。逃奔播磨。遣兵攻之。削髮出降。滿祐
形容矮陋。義教戲呼曰。三尺入道。嘗侍宴。滿祐歌曰。軀
矮何病。三國之主。義教益疾之。義教蓄猴。每滿祐入。輒

嗾之。令爬其面。滿祐拔刀斬之。義教御之。持貞兄子貞
村幼喪父。邑除。義教見其美姿容。收爲近侍。絶愛之。以
爲家兄庇其庶。已庇其嫡。自有別也。遂欲割滿祐邑而
予之。滿祐聞之。忿恚。與其子教康姪則繁謀逆。而義教
不知也。將就諭意。夏六月。與諸臣往游其第。滿祐伏甲
迎饗焉。宴酣。奏散樂。樂及鵜飼。時日既暮。乃呼曰。馬逸
矣。因急閉門。門闔而甲發。教康則繁耦進刺義教。一坐錯
愕失措。鬪死者十餘人。斯波義廉大内持世被創。與管
領細川持之等。皆踰垣而逃。滿祐既弑義教。率三百騎
歸播磨。據白旗城。詔贈義教太政大臣。細川持之與諸將

議。立義教子義勝。甫八歲。遣細川持常赤松貞村等討
滿祐。兵凡五萬。持常與滿祐有姻。自以一軍居前。逗撓
不進。山名持豐與其族教之教清。自太山口入。連戰破
滿祐兵。先衆至白旗城。攻而拔之。斬滿祐。教康奔北畠
氏。不納而死。則繁奔筑紫。依少貳氏。乃以三國分賜持
豐教清等。持豐持熙孫也。此役也。少貳嘉賴受徵發之命。
不肯出兵。又納叛人。幕府命大内教弘討之。嘉賴戰敗奔
對馬。則繁奔朝鮮。乃以嘉賴邑賜教弘。教弘持盛孫也。
後三年。則繁自朝鮮還。潛匿河内。密募兵士。謀作亂事
覺被誅。○京畿之民。聚黨放火。毀典鋪。横奪財物。幕府不

幕府始行德政

義勝爲將軍

持國設匭函受訴訟

能制。乃下令。貸者不得徵索。假者不用償還。稱曰德政。於是富者驟致顛蹶。貧者貪而亡厭。爭奪抄掠。所在紛然。僧慧鳳作德政論譏之。○二年。以義勝爲征夷大將軍。時細川持之既卒。畠山持國代爲管領。置匭函府中。受諸國訴訟。每月六次。與評定衆判決之。人以爲便。○三年。高麗遣使來聘。故事外國朝聘。幕府課役諸侯。以辦供億。畠山持國議謂。高麗託名使聘。實爲互市。今將軍幼沖。未能視事。不可課役諸侯。宜却其使。使者謝曰。爲弔喪來。非求互市也。乃許入見。○秋七月。義勝患痢薨（舊記云墮馬而死誤）。詔贈左大臣。畠山持國立義勝同母弟義

楠正頼等入京師犯宮取神璽

宗氏與朝鮮互市

成。甫八歲。後更名義政。○南朝餘黨楠正頼越智通頼等。擁尊義尊秀二王起兵。大和二王蓋小倉宮子也。前大納言藤原有光應之。初有光爲院執事。及上嗣位。得罪幕府奪邑。至是密誘南兵犯闕。衞士防戰。有一兵揮長刀逼御坐。近侍遮鬭。上因得脫。幸前關白忠嗣（近衞）第。賊縱火焚宮。奪神璽寶劍而去。據延曆寺。幕府命僧徒擊破之。斬有光尊義。自殺。餘兵棄寶劍。獨擁神璽。護尊秀而去。廷臣坐有光誅者五十餘人。造皇宮。○是歲。對馬守護宗貞盛與朝鮮約互市。先是朝鮮苦我民侵擾。致書乞禁遏。貞盛捕匪徒付之。因求通商。朝鮮亦冀無

供御之邑多被武人侵奪

事。乃定約。每歲以船五十隻爲額。若額外遣船。謂之特送。朝鮮歲給米豆二百石。付銅契爲信。自是互市不絕。而幕府及西南諸豪。遣使朝鮮。皆由宗氏。○文安元年。東京酒商典舖。與西京人爭賣酒麴。訟而不勝。怒據北野祠。幕府遣兵捕之。市人縱火鬭死。延燒數萬戶。西市悉焚。○喪亂以來。朝廷供御之邑。多被武人侵奪。經費不給。祭祀節會諸儀。待幕府獻資。乃得舉行。是歲幕府不獻祈年祭資。以故不能修祭事。至七月乃行之。○近江守護六角滿綱暴戾失士心。家臣相謀逐之。立滿綱次子時綱。滿綱集兵。與長子持綱入近江。擊時綱。兵敗

南朝餘黨立新帝

一條氏因幕府管領求關白

里見家基定安房

自殺。時綱遂據飯高山。○南朝餘黨立尊秀。稱南方新皇。建元曰天瑞。據吉野北山。其弟忠義居河野谷。圓滿院親王圓胤據八幡城。互爲聲援。圓胤蓄髮更名義有。畠山持國遣兵攻八幡城。不利。細川賴國援之。南軍不能拒。退保湯淺城。○二年。關白持基薨。前左大臣兼良（一條）恃才驕傲。惡在人下。附畠山持國。營求關白。而廷議以左大臣房嗣（近衞）爲關白。兼良不平。密與持國謀。厚賂於義政母重子。重子令管領細川勝元執奏。廷議不得已。以兼良爲太政大臣。○里見家基子義實。豪邁有才畧。結城之役。家基遣義實乞援三浦氏。未及出兵。城陷。

軍散。義實乃航海奔安房。安房有四郡司。曰東條安西丸神餘四族相爭。丸氏神餘氏乞義實爲主。是歳義實擊降安西滅東條。安房悉平。○六角高頼滿頼弟也。請討六角時綱。幕府許之。使京極持清援之。高頼持清攻時綱於飯高山斬之。併其黨千餘人。幕府悉以六角氏故地予高頼。○四年。尊生父貞成親王曰太上天皇。以皇弟貞常親王承伏見氏後。○兼良復因重子求關白

尊貞成親王曰太上天皇

房嗣重去職。不表辭。勝元執奏不已。廷議不能奪。罷房嗣以兼良爲關白。○富樫政親與族父安高爭加賀守護。細川勝元助安高爲請。時畠山持國既罷管領。威權

尚熾。意在政親。幕議每爲其所前却。勝元怒請罷職。幕府不許。命政親安高分管加賀。○畠山持國遣兵復攻湯淺城。是歳冬城陷。義有自殺。楠正頼等死之。持國傳義有首京師。請徇而梟之。關白兼良謂梟皇子皇孫首古未有例也。乃止。○寶德元年夏四月。義政爲征夷大將軍。○琉球遣使獻藥物於幕府。○自足利持氏之亡關東無主。爭亂相繼。上杉氏宰長尾景仲與諸將議。請迎永壽王爲關東主。義政許之。召永壽王爲行冠禮。更名成氏。是時義政未改名。故授偏名稱成氏也。以爲關東管領。上杉憲實聞之不自安。挈二子遁去。義政欲用憲實。物色索之不獲。

梟皇子皇孫古未有例

義政爲將軍

以成氏爲關東管領

其少子龍若在伊豆民舍。景仲等迎之。請爲執事。更名憲忠。與上杉持朝並輔政。○二年。成氏召結城氏朝子成朝爲近侍。長尾景仲太田資清等疑懼。聚其黨襲成氏。成氏走江島。其將士來援擊破景仲資清。景仲資清退保糟谷。上杉憲忠素不與謀。聞之大驚。亦逃七澤山。成氏還鎌倉。訴於京師。且欲得上杉憲實輔己。義政遣僧龍西堂和解之。憲忠乃與景仲資清皆還鎌倉。而憲實巡遊諸國。聞命不至。後數年卒于周防。○享德元年。以右大臣源清通久我爲太政大臣。○二年。關白兼良太政大臣清通並罷。以右大臣持通二條爲關白。○天龍寺

長谷寺妙樂寺請幕府發舟十隻。齎礦物及兵器往明互市。是時諸宿將及寺僧請勘合印。發舩市海外者歳不下二十艘。其以贏利充造寺等費者。稱勸進舩。○三年。關白持通罷。以左大臣房平鷹司爲關白。○赤松氏之亡。畠山持國謂功臣之後不當絶也。欲令滿則子則重奉祀。曰。滿則死明德之役。而則重不與嘉吉之逆。是宜立也。赤松氏遺臣因擁則重起兵播磨。山名持豐聞之曰。吾樹功受封。賊黨敢欲奪之。率兵發但馬擊殺則重。持國不悦。持國久執政權。位至從三位。頗驕恣。其朝政府。或秉箴輿從騎士。細川勝元與畠山氏迭爲管領。見

勸進舩

畠山山名相鬩

持國專恣意不平之乃結持豐謀傾持國持國無子以姪政長爲嗣既而生男義就乃黜政長而立之政長懼及禍結勝元持豐爲援持國部下神保某梅岡某謀廢義就而立政長事覺持國攻殺神保父子政長走匿勝元第持國請討政長義政許之畠山氏將士聞之相率歸政長京師騷擾義政召諸將自衞獨勝元持豐不至持豐夜使人縱火持國第持國出匿建仁寺義就奔伊賀勝元乃携政長謁義政請爲畠山氏後政長因遣兵迎持國置諸第中未幾持國卒義政以勝元持豐釀亂也惡之勝元委罪其臣磯谷兄弟斬之以謝持豐不謝

成氏殺上杉憲忠義政命討之

京師多盜

細川成之又讒構之義政乃召諸將欲誅持豐勝元俄率其族赴東山幕府兵寡義政不能發命勝元因請宥持豐持豐亦上書謝罪乃令持豐讓家子教豐退居但馬○足利成氏憎長尾景仲等抗己收其采邑上杉憲忠爲請復之成氏弗聽憲忠家臣奪寺祠封戸成氏命止之憲忠弗肯景仲與上杉持朝潜往上野發兵還向鎌倉至島河原成氏襲擊走景仲等遂誘憲忠殺之於鎌倉西門又攻持朝第焚之景忠乃立憲忠弟房顯爲主帥與持朝及上杉定昌上杉憲顯謀請討成氏義政怒成氏專殺命房顯討之○是歲京師多盜賊白晝横

將士驕僭衣服無制

行劫掠市廛民皆苦之時頻歲凶荒兵革屢動小民困弊而將士驕僭衣服無制雖僕夫賤隷著綾羅衣紅紫貧富不相恤强弱互兼幷幕府既不能制一任其所爲以故盜賊日益多○康正元年成氏自將入武藏與上杉氏會戰於分陪河原大破之殺憲顯及持朝子顯房房顯收散卒與房朝景仲等走保小栗城成氏進至結城遣兵攻拔小栗城房顯走下野景仲等走武藏宇都宮等綱與山川眞壁等各據其城應上杉氏成氏攻宇都宮拔之等綱薙髮走白河山川眞壁聞風降潰成氏乃遣使京師陳謝請命義政不聽大發東國兵令今川

兩上杉與成氏交兵關東大亂

山名細川始相惡

範忠將以擊成氏成氏迎戰大敗範忠縱火焚鎌倉邸第府庫蕩然無遺成氏走據古河於是上杉氏將士與成氏部下所在攻戰關東大亂○赤松則尚聞山名持豐被黜也因細川成之請存録義政許之賜以播磨則尚教祐弟成之持常子也則尚就國持豐怒逆擊殺之勝元之妻持豐女也持豐因怒曰則尚之復國勝元何不沮之乃欲使之剚刃婦翁腹邪勝元無子養持豐子爲嗣已而生男遂廢之持豐因是恨勝元也未幾持豐率大兵入京師勢威益熾義政不能制○關白房平罷持通復爲關白右大臣公名西園寺爲太政大臣○畠山

新主人何無禮於舊家臣

義忠義就疎族也。為義就請宥。義政許之。義就還京師。政長出奔大和。義就請幕府將兵赴擊。攻戰不決。義政命講和。召還二人。○二年皇宮成。上還御焉。○初斯波義健早世無子。以其族義敏為嗣。斯波氏世管越前尾張遠江。其老臣曰織田朝倉甲斐三老專權自恣。義敏欲繩之以法。三老不喜。每竊罵之曰。新主人何無禮於舊家臣也。於是織田管尾張。朝倉管越前。甲斐管遠江。義敏不能制。退居東山。陳訴其事。義政依違不決。○義政遣使朝鮮修好。○長祿元年義政以澁川義鏡為關東探題。使援上杉房顯。討成氏。義鏡東下居蕨城。（義鏡足利氏戚族。世任鎮西探題。祖義行嘗為武藏守護。新築蕨城以為封邑。土人畏服焉。以故義政委義鏡以東國。使諸將受節度。）

道灌始築江戶城。政知為關東管領。

於是上杉持朝城河越。太田資清城岩付。資清子持資城江戶。互為聲援。義鏡督諸將擊成氏。不勝。乃遣使請戴一公子。義政許之。遣弟政知管領關東。時鎌倉經兵燹。將府為墟。政知營伊豆堀越居焉。稱堀越御所。然關東將士多歸心於成氏。少附政知者。○太政大臣公名罷。○二年關白持通為太政大臣。左大臣教房（一條）為關白。○赤松氏遺臣欲興主家。而憚山名持豐。潛匿日久。有石見太郎左衛門者。事內大臣藤原實量（三條）。語以其情。實量曰。何以贖弒逆之罪。石見曰。神璽今在吉野。

赤松家臣殺南主。收神璽獻之。

願取以奉之。實量為奏之。且告義政。義政許之。石見乃與其黨謀。使中村貞友上月滿吉等佯降吉野。伺間殺尊秀忠義二王。奪還神璽以獻。舉朝大喜。詔赦赤松氏罪。義政召赤松政則。分加賀備前數邑與之。政則滿祐弟義雅之孫也。持豐怒。使人刺殺石見。○斯波氏三老因伊勢貞親請廢義敏。貞親娶於甲斐氏。則右之。諭義敏讓其子松王而自退。義敏從之。貞親乃請義政立義廉。義廉者義敏族父也。義敏失望。走依大內教弘。○寬正元年春地大震。時連歲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大營第宅。窮極靡麗。令四方輦致嘉木巨石。民苦其役。上聞

帝以御製詩賜義政

雪舟如明

義政伐畠山義就

而憫之。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為誰肥。義政為之罷役。○二年。僧等揚如明。等揚備中人。號雪舟。通禪學。善丹青。往明入四明天童寺。班第一座。與諸名流交。畫法益進。明主召畫禮部院之壁。以是著名。居三年而歸。居筑紫。後遊歷四方。飄然有塵外之操。其作畫也。先飲綠醽半盎。吹尺八數聲。或唱詩歌。箕踞盤礴。而後揮毫。及成。氣韻生動。意溢筆外。評者以為神品云。○初義政造園池。課諸將輸花木。而畠山義就所獻適枯。義政信浮屠禁殺生。而義就放鷹。義政怒。命義就讓家於養子次

第百三世

寛正五年甲申 紀元二千百二十四年

義政養義視而不敢讓職

郎義就焚其第奔河内義政乃廢次郎悉以義就邑子政長使將兵討義就義就邀戰於龍田不利走保嶽山築烏帽子國見山金胎寺諸城以禦之政長赴攻互有勝敗○三年義政發畿内南海山陽諸道兵援政長攻義就山名是豐持豐子也與攻金胎寺城與義就確鬭七勝七敗意氣益壯曰不拔壁不敢退義就厲衆力戰是豐不能勝既而義就以衆寡不敵棄城退保嶽山○義政欲修天龍寺遣使朝鮮求金○四年關白教房罷○畠山政長攻嶽山拔之義就奔紀伊政長追擊又敗之義就逃匿吉野政長乃凱旋京師○五年法印善成

搆肴棚張猿樂於糺河原義政往觀三日細川勝元畠山政長斯波義廉迭司供億費用不貲○秋七月帝傳位於成仁親王前關白持通復為關白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長子

寛正五年冬十一月以義政準三宮義政倦機務欲辭職而未有子弟義尋為僧在淨土寺遣使諭曰吾欲傳職汝宜返初服義尋固辭義政遺誓書曰吾若有子必以為僧弟請勿疑義尋乃蓄髮更名義視徙居今出川第細川勝元執事已而義政殊無讓職之意義視大失望義政夫人曰富子恃寵而專所言莫不聽内謁公行

義政奢侈不恤政務

義政欲修寺求金朝鮮

貸借收息不得過一倍

號令抵捂而伊勢貞親專權於中間義政獨事遊宴而已義政好奢侈高倉第障子一間直二萬錢高倉第義政母重子所居其他稱之以故征賦十倍前代前代借畿内富商之金率一歲不過數次至義政時則一月或八九次故事每將府有大儀課諸將助其費率十歲一舉義政五歲九舉近江人熊谷某上書諫之義政怒奪其釆邑○是歲義政遺書于明求銅錢明年又遣使朝鮮請藉其力修造南都藥師寺是時喪亂相繼學術掃地其知字者僅有五山僧侶外交書牘皆成其手以故書中所言莫非佛事彼此稱呼或失國體而義政以下莫敢疑訝識

者惜之○文正元年以資用不給停神宮奉幣○幕府令凡貸借收息不得過一倍若合算子本為本錢改作證劵者處罪○足利成氏入武藏與上杉房顯戰於太田莊破之房顯退次五十子是歲房顯病卒無子家臣相議迎族顯定於越後立之○僧真蘂住相國寺為義政所尊信斯波義敏在周防聞之以其子松王為之弟子又以其妻之妹納伊勢貞親貞親絶幸之乃與真蘂謀請於義政復義敏京師禁斯波義廉朝從奪其封邑邸第悉與之義敏義廉以山名持豐女為婦乃馳使告之持豐大怒曰大姓有可罰者當告管領諮諸將以決

富子以義尚託持豐

其議貞親何人敢進退三職乃欲助義廉擊貞親與土岐成賴一色義直等脩兵義廉亦集兵自守京師流言義視黨義廉義視懼潛逃細川勝元第於是諸將連署請誅貞親義政不得已聽之貞親奔近江義敏奔越前真蘂及赤松政則等皆逃持豐義廉部兵所在焚掠土寇乘之號德政强奪財物既而義政知義視無罪召還之復義廉封邑邸第畠山義就聞京師亂自吉野出侵河内政長戍兵棄城走義就盡定河内先是義政夫人富子生子義尚不忍以爲僧密屬諸持豐持豐素恨勝元欲立義尚而執政權乃許諾之金胎寺之役是豐歸

畠山義就攻政長

告持豐以義就勇持豐奇之乃欲赦義就以援己因富子請宥其罪義政許之義就還京師○應仁元年春持豐欲除政長以殺勝元勢與義廉義就等迎義視入室町第擁兵警衛勝元政長聞之亦集兵故事每歲首管領以下更饗將軍於是政長爲管領大設供具請義政義政不至俄免其職以義廉代之禁政長參衙政長憤歎曰頻年大役相繼而吾恪勤不懈今有何辜疎斥乃爾義就聞之大喜曰彼既失寵當往驅逐之乃益修攻戰之具持豐請上及上皇移蹕室町第下詔討政長義政命勝元勿援政長政長火其第出據御靈林義就率

應仁之亂

兵赴攻持豐義廉等潛來助之政長苦戰終日細川氏闔門不敢出援政長乃夜焚祠宇穿林而走義就視宇下燒尸以爲政長已死凱旋持豐大喜罷兵上及上皇還宮世鄙勝元不援政長也譏罵不已勝元愧之閉門不出○夏五月關白持通罷兼良再爲關白○細川持賢勝元叔父也見持豐專横憎之勸勝元擧兵勝元亦悔不援政長也許之勝元第在幕府東持豐第在西義視往來解喩勝元佯聽之持豐益驕不復設備勝元覘之乃與族政之師春政春徵所管攝津丹後和泉阿波讃岐土佐備中參河兵政長以河内紀伊斯波義敏以

東軍十六萬西軍十一萬對峙京中日夜交戰

越中淡路京極持清以隱岐出雲飛驒及近江半國武田信賢以若狹安藝皆應之兵凡十六萬持豐聞之怒曰吾悔爲豎子所先乃與其族教幸教清發但馬因幡播磨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就以大和河内紀伊畠山義統以能登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六角高賴以近江半國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岐成賴以美濃皆應之兵凡十一萬山名是豐與勝元約爲父子以故獨屬東軍兩軍兵士絡繹入京師京師民大驚負擔奔竄勝元部分諸將扼衢路持豐亦分兵相當一色義直第在幕府門前持豐命衛幕府勝元欲擁義政以令諸

將遣兵屯實相院以逼義直義直出走勝元乃入謁義政請其牙旗竪之第門又迎義視入府中下教討持豐持豐怒攻實相院不克自是兩軍交戰京中殆無虚日焚掠狼藉死傷無算西軍毎失利○赤松政則徇播磨備前國人靡從山名氏兵不能禦皆潰走政則乃率二國兵入援勝元世保政康應勝元徇伊勢一色氏兵棄城走政康遂取半州○六月持豐兵攻一色政氏第火之會風勢猛烈延燒二里餘公私廬舍焚蕩無遺諸家舊記典籍皆燼大内政弘素黨持豐與河野氏合兵三萬東上赤松政則拒之尼崎大敗政弘遂入京師西軍

京師兵燹典籍皆燼

復振武田基綱時守三寳院以護禁内政弘與土岐成頼六角高頼等攻之基綱敗走政弘遂攻淨華院京極持清拒戰大敗東軍流言幕府近臣有通款西軍者常洩密謀故戰失利勝元信之以兵數千扼諸門疏近臣十二人名請逐之義政許之近臣皆怒曰内旨在西西勝則笑東勝則顰何獨吾輩操甲執兵將鬪是日勝元聞持豐圖奪乗輿遣政長迎上及上皇車駕至門府中方槊吏不敢開門駕止門外自午至亥藤原公春（四辻）以義政旨諭近臣近臣出奔駕乃得入蓋勝元計義政如不右已則挾天子戰也○先是伊勢貞親逃在鈴鹿山

勝元迎乗輿於其陣

麓聞京師兵起潜來依勝元勝元以其與持豐不善請義政復舊職義視素惡貞親恐其離間兄弟間出奔伊勢依北畠氏○持豐既屢破勝元軍勝元退保相國寺寺僧潜應持豐縱火寺中堂塔皆燼畠山義就大内政弘等從而攻之勝元軍敗死者甚多持豐令一色義直六角高頼屯相國寺址以逼幕府細川成之謂勝元曰敵據相國寺我軍猶籠禽也宜速遣兵驅之勝元然之以命政長政長直往攻之高頼等敗走遂復相國寺於是兩軍皆戰疲乃以相國寺為限掘塹構柵為持久計○二年關白兼良避亂奔南都子政房奔攝津孫房家

義視奔伊勢

公卿避亂四方

奔土佐其餘公卿避亂四方者甚多○義政召義視於伊勢適有流言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勝元患之令武田信賢擁義視登比叡山持豐聞之大喜遣人迎義視入其營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相爭者時義視為正二位權大納言勅削義視官爵大納言藤原教忠（葉室）等十二人在西軍亦削其籍○文明元年勝元遣兵襲持豐營縱火攻之持豐督戰却之○京極持清部將多賀高忠率近江兵援勝元陣如意嶽聞六角近綱起兵欲襲其後則引還勝元使武田信賢城北白川以通近江運道○大内政弘之入京畧攝津而有之至是土豪相聚

義視還京師

義視入持豐營如將軍兄弟相爭

畔政弘。政弘遣兵攻之。勝元令山名是豐赤松政則援土豪與政弘兵日夜交戰。大納言政房一條在兵庫為亂兵所殺。○初少貳氏世領筑前。嘉吉之役少貳嘉賴為大內氏所逐。遂喪其邑。至是嘉賴孫教賴在對馬。時政弘之在京。謀復舊土。與對馬島主宗貞國入筑前。幕府復教賴封土。使大友親繁助教賴。攻大內氏屬城。政弘伯父教幸守太宰府。叛應教賴。還兵入周防。大友氏兵擊殺教幸。遂進攻教賴。教賴與戰敗死。教賴子政資以餘衆保高祖城。○二年。左大臣政嗣二條為關白。○冬十二月。後花園法皇崩于室町行宮。壽五十二自四條帝葬泉涌

後花園之喪不能備禮

寺。歷世天子多葬焉。是時泉涌寺為西軍所據。不得營葬。故葬悲田院。公卿又避亂四散。在者甚少。以故喪事闕畧。不能備禮。義政穿草屨徒步送葬。伏見貞常親王法皇親弟也。居隔戰場。不能會葬。○義政命伊勢貞親遺書朝鮮。告京畿之亂。求米穀棉紬苧布。○自斯波義敏義廉爭立。部下分黨。日夜攻戰。義政素右義敏。乃下書其老臣朝倉教景織田敏定曰。義敏先臣義健之嗣也。卿等助之而滅義廉。以越前與教景。尾張與敏定。敏定辭。教景從命。教景頗有才畧。擊國中不用命者。悉平之。義政喜。乃以為越前守護。○足利成氏出兵攻足利

朝倉氏領越前

政知。政知逆戰于三島。不利。會上杉顯定上杉政真遣兵來救。成氏兵敗走。顯定遂遣長尾景信攻古河城。陷之。成氏走下總。依千葉孝胤。顯定政真駐軍五十子。擊成氏餘黨。平之。政真持朝孫也。○三年。南朝遺族日尊奉故小倉宮之裔孫。舉兵軍於藤白。畠山義就部下多應之。日尊傳檄諸國募兵。西軍諸將迎皇孫以為主。畠山政長捕日尊斬之。○里見義實與其子成義率兵入上總。攻真里谷久留里諸族。悉降之。上總平。○四年。成氏攻古河城。復之。遂進攻五十子。與上杉氏兵戰。破之。斬政真。政真無子。叔父定正承後。○先是畠山義統屬

勝元持豐皆卒

義尚為將軍

伏見家世為親王

山名氏。勝元傳義政旨。勸降義統。聽命。義政賜之越中能登以通北國糧道。於是西軍益失勢。逃降相屬。○五年春三月。持豐病卒。勝元聞之。喜曰。天助我也。乃部分諸軍。欲乘喪擊之。夏五月。勝元亦卒。兩軍既喪首領。黨與猶不解散。各據營壘。屹然對峙。○冬十二月。義政讓軍職於其子義尚。甫九歲。畠山政長為管領。未幾政長辭職。以族義統代之。○六年。伏見貞常親王薨。贈一品。子邦高親王嗣。中世以降。皇子皇孫皆薙髮為僧。以絕其胤。唯伏見氏以崇光後受祿立家。後花園又自其家入繼大宗。故奕世準皇子為親王。以至于今。○七年春

伊勢長氏

正月上在室町第行四方拜應仁已來戎事倥傯朝儀悉廢至是漸復諸節會○遠江人横地勝間田諸族作亂駿河守護今川義忠擊平之殘黨伏于崘要擊殺義忠義忠子氏親猶幼將士樹黨爭鬭不止氏親母抱氏親匿山中政知命上杉政憲與太田持資率兵往定駿河初伊勢氏疏族有長氏者爲義視近士從奔伊勢及義視歸京長氏獨留不從長氏與氏親母爲兄弟乃率其徒屬東行至駿河寓今川氏至是說政憲等曰國中將士莫敢叛者唯以主幼國疑故樹黨耳僕請宣公意以圖輯睦乃會諸將士諭以禍福皆誓而聽命於是相

東西軍解

與迎氏憲母子于山中以歸上杉氏兵聞之引去將士皆以長氏爲功使居八幡山城○初足利氏通使於明明人付以勘合印及兵亂洊興使人遇盜失印義政因朝鮮請於明再得印信乃復發使求佛書及銅錢書詞益卑請求益切明人贈錢五萬文○斯波義廉自京師奔尾張織田氏久管政務威行國中義廉至莫敬者殆如寓公○八年關白政嗣罷左大臣政基九條爲關白○冬室町行宮火累代典籍悉燬上幸義政小川第尋徙御北小路第○九年西軍諸將各解歸國義視往美濃依土岐氏東軍亦解自應仁元年至此十一歲京畿爲

爭戰之區攻擊焚掠無日無之第宅市鄽鞠爲茂草士女奔竄農商失業及東西軍散始得息肩○先是長尾景信死上杉顯定以其弟忠景代爲家宰景信子景春憤恚通款成氏欲作亂太田持資其姻屬也爲說顯定請補武藏守護不許至是景春起兵襲顯定定正於五十子破之持資赴救擊走景春成氏出師援景春顯定定正退屯白井與成氏講和使資長攻景春降之顯定乃徙居武藏鉢形定正居相模大場○十一年關白政基罷右大臣政家近衛爲關白○土御門宮成車駕還御焉○十三年右大臣源通博久我爲太政大臣尋薨○義

義政造銀閣設茗宴

定正殺道灌

政薙髮號道慶造東求堂於東山飾以金銀稱曰銀閣以比北山金閣集古器名畫屢設茗宴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近於是朝野倣傚茗宴盛行一器之價至數千金○十八年上杉定正殺其執事太田持資兩上杉雖迭任管領定正封地狹小常服屬顯定及持資輔之內修國政外總軍旅將士畏服兵威日强顯定忌之陰欲除持資使人間於定正定正信之召持資殺之持資有才畧雅尚文藝營燕室於江戶城中名曰靜勝命僧萬里作記又集書數千卷暇則諷誦持資既死顯定大喜曰定正陷我計中不足復圖將兵攻定正定正乞援於

成氏與擊破顯定自是交戰連年不決○長享元年關白政平罷前内大臣政忠 九條 爲關白政忠尋甍内大臣冬良 一條 爲關白○義尚召六角高賴高賴不至義尚病將威不立自將討高賴高賴棄城匿甲賀山義尚留營勾里曰吾不滅此賊不復還矣暇日使人講左氏春秋而聽之○二年加賀一向宗徒作亂殺守護富樫政親建仁中僧源空創淨土宗弟子親鸞 初名範宴 承之益弘其教而教旨稍別稱淨土真宗又號一向宗文永末其女覺信就親鸞墳墓剏精舍焉名本願寺 在京郊吉水 八世至兼壽更起巨刹於山科命以舊號兼壽有才辯歷遊諸

義尚講左傳於軍中　一向門徒之亂

國化誘士民老少奔波奉爲活佛其在吉崎 越前 尤久故越前加賀諸國信徒殊盛親鸞嘗創一寺於下野高田鄉名專修寺使弟子真佛居之其徒衆盛亞本寺號高田派加賀一向宗多本願寺派恃其衆陵虐高田派高田派不悅訴於政親政親黜本願寺派本願寺門徒大怒更相煽動起兵數萬攻政親殺之悉逐高田徒加賀皆服乃四出攻掠取能登越中○延德元年春三月義尚甍于勾里義尚聰敏好學問關白兼良以治道兼良疏政要八條以贈號樵談治要義政嘗問侍臣曰舊史記等持公 尊氏 謚號 戰功吾疑其過褒卿等以爲何如衆皆稱其美言非過褒義尚在側曰南朝非德衰數極而我先公以兵力奪之罪不可辭顧世自有信史是非之公不可掩先管領賴之强欲禁之甚無謂也乃命捜太平記以進左右大愧 太平記第二十二卷記尊氏直義奸惡兒島高德之筆也賴之惡之偏索而焚之今所傳二十二卷則後人折二十三卷爲二也 義尚又習騎射常有撥亂之志甍年僅二十五朝野惜之義尚晚更名義熙義熙無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爲嗣○二年春正月義政甍義材爲征夷大將軍更名義稙明年義視甍贈太政大臣○足利政知愛後妻子義遐欲立爲嗣錮長子茶茶於別室茶茶憤恚伺守者懈出殺繼母遂

義稙爲將軍

聚其黨弑政知義遐走依今川氏先是伊勢長氏徙居興國寺城陰窺伊豆聞茶茶作逆率衆襲堀越茶茶自殺長氏遂徇國中諸城悉降之居韮山城韮山有北條氏長氏娶其女又以其孫女爲長子氏綱婦乃曰伊勢北條同出於平姓遂自稱北條氏薙髮稱早雲長氏嘗使人讀三畧而聽之至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曰止吾既得之矣長氏既定伊豆乃除苛法去重税將吏虐民者聽民來訴衆皆悅服長氏聞上杉氏政衰竊謀滅之遣使定正修好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謂定正曰北條人傑也無故親我其情不可測宜修答禮而嚴爲之

伊勢長氏定伊豆

備定正不爲意未幾實賴死子藤賴嗣尚幼長氏欲襲之而難箱根之險乃遣使請獵箱根山藤賴許之長氏使輕卒獵裝登箱根自率精兵隨其後憑高馳下直入其城藤賴不知所爲倉黃出奔長氏遂取小田原使氏綱居之○伊豆東南海上五十里有八丈島其俗貴女賤男善織絹帛伊豆人朝比奈知明始至其地諭島民屬北條氏自是每歲貢絹於小田原○明應二年關白冬良爲太政大臣右大臣尚通近衛爲關白○義稙之襲職近國將士畢來賀獨六角高賴不至義稙曰吾將成義父之志也親將伐高賴攻拔觀音寺城高賴匿甲賀

八丈島氏貢絹小田原

山義稙凱旋當是時畠山政長再爲管領自負其威望輕侮諸將諸將心不平之畠山義豐義就子也許政長驕橫起兵據譽田城政長奉義稙伐之次正覺寺數攻譽田不能下細川政元與政長爭權不相能陰與義豐通謀京極山名一色等皆黨之乃合兵攻正覺寺初義遐之走駿河今川氏親送之京師居天龍寺至是政元迎義遐立之更名義澄義稙將士聞之多叛歸義澄正覺寺軍潰政長自殺義稙逃匿筒井城政元遣兵執之幽于家臣上原氏義稙潛逃奔越中遂至越前依朝倉貞景政元請以義澄任將軍廷議將許之前關白政家

細川政元擁立義澄

義稙出奔

建議以爲自古征夷大將軍未聞並置二人也今義稙在外而又立將軍義稙必舉兵來爭則應仁之亂復生於今日也且政元不臣敢謀廢立請正其罪廷臣皆曰兵權之去朝廷久矣安問例之有無今不許其請禍不可測乃以義澄爲征夷大將軍政事無大小皆決於政元政元勝元子也○里見成義率三千騎入下總擊殺其守護木內友安悉取屬城乃還軍居稻村城於是安房二總悉屬里見氏兵威益盛○六年關白尚通太政大臣冬良並罷內大臣尚基二條爲關白未幾薨冬良復爲關白○畠山政長之敗其子尚慶逃大和山中遺臣

義澄爲將軍

相集迎尚慶據高屋城畠山義豐聞之赴攻尚慶與戰斬之細川政元發兵納義豐子義英於河內尚慶拒戰不勝奔紀伊○義稙發北陸兵入近江陣阪本政元養子高國以事怨政元叛屬義稙發兵與攻京師政元拒戰破之義稙走周防依大內義興○九年幕府禁沙汰錢幣先是錢幣用明永樂錢與宋元諸錢並行而諸錢輕重不均大小互異往往有刓弊虧缺者民厭惡之呼爲鐚錢彼此去取或致爭鬭故有是禁○秋九月上崩壽五十九勝仁親王踐阼上自去年寢疾欲讓位儲君勅幕府獻即位資而幕府衰弊不能奉命遂不果上既崩葬

禁沙汰錢幣

後土御門之崩梓宮在黑戸四十餘日

具又不備。梓宮在黑戸四十餘日。乃克葬。前王陵廟記。後土御門之崩。六角高賴獻金若干。因得辦葬事。舉踐阼儀。賜高賴菊桐徽章。及後光嚴帝宸筆三畧秘抄。聽昇殿。此事諸書不載。録以備考。

第百四世

文龜元年辛酉　紀元二千百六十一年

後栢原天皇 諱勝仁。後土御門長子。

文龜元年春正月。義澄奏削前將軍義稙官爵。○永正元年。上杉顯定與上杉朝良戰于楯河原。朝良大敗。走保河越城。顯定從而攻之。朝良求成。顯定許之。解圍而還。朝良移居江戸城。朝良定正子也。○三年夏六月。細

細川内訌

川政元為家宰藥師寺長忠等所弑。初政元深信愛宕神。居常齋戒。不近婦人。以故無子。養關白政基子澄之。

與之丹波。又養同族政春子高國。皆不中意。更養族之勝子澄元為子。初賴之之後。世為管領。曰上館。二弟詮春滿之。世領阿波讚岐。曰下館。政春詮春之後。之勝滿之之後也。政元既以澄元為嗣。使三好長輝輔之。長輝勇悍有才畧。長忠與香西元長謀曰。主君狂暴不能久也。澄元襲職。長輝必秉權。不如速行大事。擁立澄之。乃伺政元齋居就浴室弑之。長輝奉澄元奔近江。長忠元長迎澄之於丹波立之。義澄不能制。八月。長輝發近江伊賀兵。奉澄元入京師。畠山義豐以大和河内兵應之。長忠元長城于嵐山拒戰。大敗。與澄之皆死。長輝請義

三好長輝執幕府政權

澄以澄元為管領。而自執政權。長輝係甲斐源氏。其先為阿波守護。居三好郷。因氏焉。後屬細川氏為重臣。及是役。三好氏始顯。而細川氏漸衰矣。○加賀一向徒侵越前。越前僧徒群起應之。號三十萬。國中震駭。朝倉貞景分兵拒賊。力戰敗之。賊皆潰散。貞景隨吉崎本覺超勝諸寺。盡逐僧徒。是冬。加賀僧徒再來攻。貞景遣兵邀擊却之。○五年。大内義興奉義稙大舉東上。細川高國舉兵應之。進逼京師。義澄與書高國講和。高國不聽。澄元使長輝拒之。不戰而潰。澄元長輝奔阿波。諸將奉義

大内義興奉義稙入京

義澄出奔義稙再為將軍

澄奔近江。義興入京師。義稙復位。請奪義澄職。以高國

為管領。○六年冬十月。有盜夜入幕府。欲刺義稙。義稙格鬪。手斬四人。身被九創。謂義澄所使也。遣兵索義澄於近江弗獲。○長尾為景弑其主上杉房能。奪越後。房能兄顯定欲為復仇。與其子憲房率兵討為景。為景兵敗走越中。顯定留徇越後。國人不服。顯定推高梨政盛為將。歸為景。為景與政盛合兵擊憲房。破之。憲房走保妻有莊。從而圍之。顯定赴援。與為景戰于長森原。敗死。憲房走歸上野。為景乃立上杉氏庶孽定實。妻以其女。置之上條。而已居府内。徇國中。悉下之。初顯定無子。養憲實孫憲房。又養足利政氏子顯實。及其死。家臣逐顯

長尾為景弑其主奪越後

濵名湖決與海通

宗氏擊朝鮮

實立寔房爲管領○七年秋八月東海諸國地大震遠江海溢山香長下二郡陷沒濵名湖與海通爲一世呼其地曰今切渡○宗義盛有怨於朝鮮遣子盛弘擊之拔數城進戰於熊川敗績盛弘死軍還後二年義盛再求和乞復通商朝鮮許之更定通商條規減豆穀舩隻並爲半額（舊給豆穀二百石通船五十隻）○八年細川澄元三好長輝率兵入播磨赤松義村應之細川政賢爲先鋒進至和泉細川高國遣兵拒戰不利澄元長輝分兵兩道向京師高國用大内義興策奉義稙奔丹波求援於六角高賴來攻京師澄元出拒舟岡山義興與戰大破之斬

蠣崎氏據松前

政賢走澄元義稙入京師奏義興功叙從三位八月義澄薨于近江嶽山有二子伯曰義晴季曰義維託義晴於赤松義村託義維於細川澄元○十年關白尚經罷以前左大臣尚通（近衛）爲關白未幾尚通遷太政大臣右大臣兼輔（鷹司）爲關白○若狹守護武田信賢子信廣享德中踰海至松前時蠣崎季繁爲上國城主會蝦夷作亂信廣輔季繁討之有功季繁妻以女舉封讓之信廣因冒蠣崎氏信廣卒子光廣立益拓疆土修德山城徙治焉松前饒海產諸國商船雲集光廣始課税舩舶○北條長氏欲取三浦氏之地率兵擊之圍三浦義同於

大内尼子構兵

荒井城上杉朝興曰長氏取三浦則兵威益張不可復禦乃發兵赴援長氏迎戰大破之朝興逃歸荒井城陷義同死於是伊豆相模悉屬北條氏○十五年關白兼輔罷内大臣尹房（二條）爲關白○大内義興在京師十一年朝廷幕府皆仰其給義興傾國奉之遂以困弊會出雲守護尼子經久漸强將侵周防義興乃就國經畧軍事經久佐佐木之疏族也祖持久仕京極氏攝行出雲國務至經久滅鹽冶氏取富田城攻畧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内氏義興與之交兵連歲不決○十六年京師大饑○京極高清與六角定賴構兵戰屢失利乃讓封

淺井氏據江北

其將上坂景重景重無子養高清次子泰舜爲嗣泰舜爲人闇弱寵昵群小其臣淺井亮政豪爽有大志起兵滅上坂氏城小谷居焉高清子高岑惡其偪結定賴合兵攻亮政亮政乞援於朝倉孝景夾擊大破之遂要高岑從之城中分兵攻傍近諸城降之亮政起兵三年悉取京極氏地○十七年細川澄元聞義興去京師與三好長輝率兵至攝津細川高國時爲管領逆戰大敗奉義稙奔近江依六角定賴五月高國定賴合兵入京師長輝拒戰敗死澄元奔阿波尋卒義稙歸京師奏高國叙從三位初義稙之被幽也有僧潛毀墻壁脫之至是

義稙奔淡路義晴爲將軍

義稙寵其子投畠山氏欲代高國爲管領高國怒稍有不臣之志義稙疑懼○大永元年義稙出奔淡路高國乃迎義晴於播磨立之時年十一詔奪義稙職予之義晴後二歲義稙薨于淡路義稙無子收義澄少子義維爲子義維後徙阿波居平島世呼曰平島公方○明應以來足利氏内訌相繼殆無寧日朝廷用度時告乏絶

不行即位禮者二十四年

以故上立二十餘年不能行即位禮嘗賜手勅義澄促之義澄不能自辦課金諸國諸國不輒應命事遂不果至是幕府益亂不復問朝事前内大臣實隆（三條西）諭本

本願寺獻即位資

願寺主光兼獻其資光兼獻錢一萬貫擧朝大喜是年三月始行即位禮勅以光兼準門跡○赤松義村宰浦上村宗弱其君厚自封殖義村惡之與親臣謀誅村宗村宗覺之發兵弑義村立其子晴政而自專國政○尼

毛利元就

子經久畧安藝悉取之獨毛利元就屬大内氏數與經久戰元就大江廣元之裔也父曰弘元幼有器局嘗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儕何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元就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就可知已聞者奇之元就爲人隆準日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聞於諸隊兄興元早卒元就承其後至是經

久率大兵來攻而義興不救元就竟屬經久○三年北條氏綱大擧入武藏上杉朝興逆擊於高繩不利退守江戸城氏綱急攻之朝興走保河越城氏綱留兵戍江戸而還○足利義明政氏次子也嘗得罪於父奔陸奧既而至下總居小弓號小弓御所爲人剛武畧取旁近是時北條氏數出兵畧武藏兩上杉皆爲其所敗里見

北條里見構兵

實堯聞之懼乃厚奉義明以備北條氏實堯成義次子也○五年關白尹房罷右大臣稙家（近衛）爲關白○實堯率國中兵航海攻三浦北條氏綱列兵艦拒之大戰海中實堯豫蓄大石巨木于船底令力士設機投敵船敵船覆沒會西風暴起波濤怒實堯乃還軍○六年夏四月上崩（壽六十三）皇長子知仁親王立

國史纂要巻之六

國史纂要卷之七

後奈良天皇 諱知仁。後柏原長子。

越後　星野恒　編纂

第百五世

大永六年丙戌　紀元二千百八十六年

里見攻北條氏

三好元長奉晴元與高國相攻

大永六年夏五月。里見實堯再發舟師。攻鎌倉北條氏。以兵艦邀拒。實堯奮擊破之。縱火鶴岡祠而歸。○細川高國信讒。殺其老香西元盛。其族作亂。高國不能平。三好元長。長輝之孫也。聞之起兵。奉澄元子晴元至界府。○七年春。高國與元長戰桂川。不利。奉義晴奔近江。乞援於六角朝倉諸氏。冬十月。率其兵入京師。元長與畠山義宣等赴攻。互有勝敗。○享祿元年。朝倉教景勸高國與元長講和。元長聽之。諸援高國者皆罷歸。既而和破。高國失勢。與晴元再奔近江。義晴依朽木稙綱。高國歷抵北畠六角朝倉尼子氏。乞兵。皆不許。終至備前。依浦上村宗。村宗方弑其君。欲列為諸侯。乃與高國相結托。○四年。高國村宗將兵至攝津。細川晴元發兵拒之。高國攻陷諸城。進逼界浦。元長時在阿波。晴元召而自援。赤松氏遺臣不服村宗者。擁赤松晴政。通款於晴元。村宗兵聞之。多叛屬晴政。元長又率大兵來援晴元。夏六月。晴元元長與高國村宗大戰于天王寺。村宗死。高國走。元長兵執高國而殺之。○先是。上杉憲房卒。子憲

天王寺之役高國敗死

政幼。家臣迎足利高基子憲廣為嗣。襲關東管領。是歲。憲廣讓職於憲政。往安房依里見氏。憲政甫八歲。居平井城。○天文元年。晴元與義晴講和。義晴歸京師。晴元居界府。遂為管領。畠山義宣臣木澤長政叛其主。來仕晴元。有寵。害三好元長。欲除之。與三好政長等比譖元長。晴元信之。元長懼。薙髮以謝。不解。細川之持勸晴元善遇元長。晴元不聽。晴元將士多叛屬元長。義宣圍長政於飯森城。長政求援晴元。晴元兵寡。使人請本願寺光教助長政。光教招募其徒。得三萬餘人。擊殺義宣。長政遂圍元長于南莊。元長自殺。義維時在顯本寺。長政執

晴元與元長有隙。晴元引一向徒自援

之。送於河內。既而長政與僧徒以事相鬩。僧徒移怒。遂攻晴元。六角定賴與晴元有姻。聞之。說京師法華徒。攻本願寺。縱火焚之。殺僧尼數百人。○二年。關白稙家罷。以內大臣稙通九條為關白。明年稙通罷。復以前關白尹房為關白。○本願寺僧徒攻界城。陷之。晴元奔淡路。光教移居堺城。三月。晴元自淡路還居池田。攻堺復之。光教走保大坂。晴元赴攻。不克。光教遂建巨刹於大坂。命以舊疏結構宏壯。殆如城郭。○里見實堯攝國事多年。以義豐稍長。將讓國。而義豐疑實堯無意授國。襲而殺之。實堯子義堯攻殺義豐。盡夷餘黨。乃立其子義弘。削髮

一向徒攻晴元。法華徒教之焚本願寺

光教建巨刹於大坂

里見義豐殺實堯。實堯子義堯誅義豐

號泰叟而軍國大事躬親決之○筑紫尚門與少貳冬尚舉兵相攻尚門求援大内氏時大内義興既卒子義隆嗣義隆遣兵救之冬尚與龍造寺家兼合兵擊破義隆軍是歲義隆率大兵入肥前攻冬尚冬尚不能支遂講和義隆乃留其將陶興房鎮肥前而還於是秋月原田菊池諸族皆降大内氏○河内守護代游佐長教逐其主畠山稙長立稙長弟長經○四年以右大臣實香（三條）爲太政大臣○

松平清康伐尾張

岡崎城主松平清康伐尾張初清康六世祖泰親始居參河應永中有德川親季者上杉氏憲之亂與其子有親黨之氏憲敗親季死有親與二子避難奔至參河寓松平邑松平酒井兩村長有女無男分贅二子長子嗣酒井氏名親氏少子嗣松平氏即泰親也泰親施恩惠撫綏士民時用兵攻略近邑至清康徙居岡崎撫服伐叛悉定參河威名益張武田信虎等皆遣使修好清康乃有兼并之志是歲率兵一萬入尾張次森山四出攻略織田氏不出時族人有謀作亂者衆心危懼群臣皆勸還清康不聽遂爲其下所弒子廣忠嗣廣忠爲人猜忌少恩部下多畔國勢遂衰○五年春二月

大内義隆獻即位資

行即位禮時大禮不行者十年大内義隆獻其資乃得行禮詔以義隆爲太宰大貳聽昇殿尋叙從四位上○京

延暦寺僧徒攻法華徒焚其寺

師法華徒乘勝專恣陵轢諸寺延暦寺僧徒惡之發兵攻之焚本國妙顯諸寺京師半罹災死者甚多○關白尹房太政大臣實香並罷復以前關白稙家爲關白尋遷太政大臣○上杉朝興卒子朝定嗣北條氏綱乘喪來攻朝定逆戰大敗走保松山城○

武田晴信逐父而自立

七年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而自立信虎信重五世孫也世居甲斐爲人兇暴賞罰無常國人苦之晴信沈毅多權變而信虎愛次子信繁欲廢晴信立之晴信陰與老臣板垣信形飯富兵部謀結駿河國主今川義元自援義元晴信姊夫也素憎信虎強亢乃欲助晴信而擅其國信虎不覺也往駿河與義元謀欲召晴信錮之義元拘信虎不使返從者皆去從晴信晴信遂有甲斐初信虎出兵信濃數與諏訪頼茂小笠原長時等戰至是頼茂長時聞晴信逐父欲乘其隙發兵來攻晴信邀戰于韮崎大破之頼茂等逃歸晴信既得志寖驕恣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群臣莫敢諫信形稱病潛延一僧善詩者學詩數旬乃出侍宴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立就五題晴信大喜曰汝何遽能如此信形因大諫曰先君唯無道故爲君所逐今君又如此得不復有如君者乎晴信感悟

晴信擢用山本勘助

遂屬精爲政三河有山本勘助者眇目瘻躄學兵於緒

鴻臺之戰

形其以于今川氏。駿河諸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勘助寄食數年。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晴信召見與語大悅之。即日與二百貫邑。賜名晴行。用其計破信濃諸將。取十餘城。復增予二百貫邑。晴行乃往駿河謝前嗤笑者。交口稱譽。義元悔之。晴信夙崇禪教。削髮稱信玄。○足利義明兵威日強。常思定關東以復基氏舊業。而其兄高基害之。先是高基爲子晴氏娶北條氏綱女。乃請氏綱擊義明。冬十月。氏綱大舉攻御弓。里見義堯聞之。與子義弘舉安房上總兵來救。氏綱與戰于鴻臺大破之。斬義明。義堯義弘逃歸。下總諸城多叛降北條氏。○

兩川輔毛利氏所向無敵

尼子經久逐子與久殺之。立孫晴久。晴久悍厲不禮諸將。毛利元就等皆不悅。大內義隆聞之。使人講和。元就終應之。發兵攻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悉下之。晴久大怒攻元就。元就嬰城固守。義隆遣陶隆房救之。元就與之合兵擊晴久。晴久軍敗逃歸。元就有三子。曰隆元。元春隆景。義隆養內藤興盛女。妻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爲兄弟。元春後出爲吉川氏後。隆景爲小早川氏後。因稱兩川。元春豪爽善用兵。隆景沈斷饒謀慮。皆類元就每出師。二人輔元就。常陷陳搴旗。故毛利氏所向無敵。○十年。關白稙家罷。以左大臣忠冬（鷹司）爲關白。○今川

長尾擊越中敗死

義元伐尾張。織田信秀邀戰于小豆坂。破之。義元引還。信秀。敏定之裔也。○十一年。越中人推名神保等。與加賀一向賊連兵叛。長尾爲景。爲景自將擊之。神保等設穽于路。使其黨誘爲景。陷而殺之。爲景長子晴景庸闇多病。其族俊景叛。據三條城。大臣胎田景高與俊景通謀。逐晴景。晴景弟曰景虎。精悍有膽略。走櫔尾依本庄慶秀。慶秀與宇佐美定行盡心保護。既而景虎聞賊索已不置。出避之。爲行脚僧狀。經歷北陸東山。視其山川城池形勢。踰年而歸。乃與二人謀。修櫔尾城據之。俊景景高合兵來攻。擊大破之。斬俊景。分兵擊餘黨。悉平之。

長尾景虎定越後

晴景讓國於景虎。景虎徙居府內。攝行國事。數年晴景死。景虎乃削髮。號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追及固請其止。治國。景虎曰。置君將用其令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止耳。諸將許諾。乃誓而入。盡徵其質。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死。諸將股栗。○齋藤秀龍逐其主土岐賴藝。奪美濃。秀龍本京師人。稱松波庄五郎。家貧。賣油爲業。至美濃。仕賴藝將長井長弘。既而殺長弘直仕賴藝。列國老。削髮稱道三。賴藝世領美濃。而庸劣無將才。秀龍逐之。盡領其地。賴藝奔尾張。依織田氏。○

齋藤秀龍逐其主奪美濃

十二年。大內義隆大舉入出雲。圍富田城。尼子晴久固

葡萄牙始傳鳥銃又弘洋教誘導士民

上杉憲政伐北條氏

守不屈屢出兵擊義隆軍義隆終敗還○葡萄牙商舶至多褹島始傳鳥銃島主種子島時堯獲其術大會冶工鑄造之人皆知其利器摹造練習十餘年間卒偏天下爾後葡萄牙船相繼而至泊阿久根(薩摩)博多(筑前)府内(豊後)諸港即易貨物又載僧侶至弘洋教散金帛以誘導士民大友義鑑首信奉其教創寺觀而舍之○十三年武田晴信入信濃擊諏訪頼茂破之頼茂納款晴信誘殺之納其女爲妾明年生男勝頼晴信有長子義信因使勝頼承頼茂後○先是北條氏綱卒子氏康嗣兵力益強欲滅兩上杉以終父祖遺志時上杉朝定勢力削

蹙獨上杉憲政猶據上野憲政驕惰不修武事寵用憸壬政多偏私將士離心往往通款於北條氏而憲政不悟心輕北條氏欲親往擊者數然遂不果是歳冬今川氏親使使與憲政約欲擊北條氏憲政乃與朝定謀大舉攻河越守將北條綱成固守不屈○十四年憲政使使古河請晴氏來助氏康亦以爲請晴氏欲其兩解依違答之憲政更遣難波田彈正説氏康桀驁之狀請相與剪滅之而復晴氏於鎌倉晴氏乃悉其士衆來援憲政大喜踊令諸將攻擊益急氏康聞之自將八千人救河越上杉氏軍凡八萬騎氏康計驕而襲之佯請和憲

川越之戰上杉憲政大敗八州豪傑盡降北條氏

政等不聽氏康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迎氏康不戰而走如是者再三憲政果驕不復設備氏康乃引兵渡河夜半直衝上杉氏軍軍大驚擾亂奮擊破之扇朝定晴氏憲政挺身走八州豪傑即夜降氏康者九十餘姓北條氏威振關東○關白忠冬罷以左大臣房通(一條)爲關白○十五年畠山政國擁細川高國義子氏綱游佐長教擁畠山稙長弟政國並起攝津河内與大坂僧徒連兵北向晴元遣三好政長拒戰不克乃召三好長慶於阿波長慶元長子也時年十九有勇名以父故怨晴元不輙應命弟之虎諫乃航海至兵庫入越水城政長與

義輝爲將軍

之合兵擊氏綱政國迭有勝敗○義晴欲冠其子時京畿騷擾不可行禮乃攜赴坂本冠于日吉祠官家命名義藤讓之軍職時年十一請六角高頼爲假管領以賓之後義藤改名義輝○十六年義晴惡晴元專恣陰右氏綱許以管領晴元怒欲攻京師義晴義輝出次北白河以備之夏四月晴元與三好長慶率兵入京師六角定頼助晴元攻北白河義晴義輝奔坂本畠山政國游佐長教入援京師路與細川氏兵戰敗走義晴乃與晴元講和遂還京師○松平廣忠叔父信孝以輪田畔屬織田信秀信秀入參河築六砦逼岡崎廣忠乞援於今

戸田憲光奪竹千代致尾張

大内氏管勘合印與明互市

京識多事公卿避亂山口

川義元義元責任子乃以子竹千代應之甫六歲取途田原戸田憲光有異志欲取竹千代予織田氏具舩艦海路達熱田信秀出兵迎取拘諸大宮司氏遣使岡崎勸和廣忠不聽○十七年關白房通罷以左大臣晴良二條為關白○大内義隆累遷任兵部卿進從二位義隆領七國守護又管明勘合印常與明人互市府庫充溢時京識多事公卿避亂皆來山口義隆遂欲遷帝都新制坊里開三條九陌日與公卿游宴耽和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興房子義清輕譟好慢人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興房見其有不臣之志欲殺之吏

長慶攻晴元

養妹婿問田紀伊子為嗣是為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隙結杉重政内藤興盛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冷泉隆景勸義隆速誅隆房義隆不從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織田信秀因土岐賴藝招美濃將士將士多應者秋八月信秀伐美濃縱火多藝口齋藤秀龍講和以女妻信秀子信長○三好長慶怨三好政長之讒殺其父請殺政長晴元不許政長兵在池田長慶盡逐之政長乃保中島使子政勝據榎並城以備之長慶遣兵赴攻晴元援之長慶大怒曰吾父祖盡忠細川氏無所不至京兆不察庇讒臣吾當

以義榮為將軍氏綱為管領耳京兆謂晴元也晴元稱右京大夫乃與遊佐長教等連和於是攝津河内丹波播磨諸國並應長慶○十八年長慶攻中島破之政長退保榎並晴元率兵南下與政長合晴元守三宅城政長出屯江口十河一存攻拔三宅又破江口晴元走政長死長慶進入京師晴元奉義晴義輝奔坂本○織田信秀卒子信長嗣信長倜儻有大志不修行檢放縱任意其傅平手政秀數諫不聽政秀憂憤自殺信長覽其遺書驚惋自咎自是改過勵行益修武事警備隣國齋藤秀龍以其婦翁欲一見會于富田正德寺秀龍豫使將士盛

織田信長嗣立

秀龍與信長會于正德寺

服列坐欲延信長過其前以試其動止至期秀龍微行止道傍民舍以覘信長過信長為茶筅髻著濶袖穿虎皮袴佩繩纏刀及大瓢健士八百人弓銃朱幹槍各五百從其前後秀龍竊笑其鄙野命行人以草具供之信長至寺入屏風中結髪更衣而出儀容閑雅雖從者皆驚秀龍使其二宰春日堀田出迎信長不與言過群士前上堂倚柱而坐頃焉秀龍出信長如不見者堀田進曰是山城守也信長乃顧秀龍曰嚮在道傍民舍中所見者何酷肖公也乃接見之於是秀龍更命具酒饌如儀既罷目送久之曰嗚呼美濃一國吾終不得不為之

大友義鑑爲其下所弑

家康歸參河尋寓于今川氏

贄幣也。○大友義鑑惑於後妻。欲舍長子義鎮而立少子八郎。召其臣津久見美作等謀之。皆曰。舍長立少。亂之本也。義鑑怒。欲誅美作等。美作懼。弑義鑑及八郎。而立義鎮。○岡崎城主松平廣忠卒。竹千代在尾張。今川義元恐織田氏遂併參河。遣朝比奈泰能守岡崎。織田信廣。信長庶兄也。戍安祥城。泰能與松平氏諸將攻之。不克。義元乃使僧大原率大兵赴攻。外城已破。大原欲紓信廣死。以易竹千代。使人請信長。許之。竹千代乃得歸。既而義元徙之於駿河。以其人守岡崎已下諸城。悉收其貢稅。約曰。俟孺子長皆復舊。竹千代供億不繼。上下困乏。鳥居忠吉家素富。常饋衣糧。竹千代幼有奇質。嘗游安倍河原。觀兒童石戰。一群百五十人。一群倍之。觀者爭就其衆。竹千代在僕背。命就寡者。僕怪問故。竹千代曰。衆者恃勢。寡者懼而專力。寡者勝矣。果如其言。義元聞之歎曰。將門出將。猶信。義元爲竹千代如元服。更名元信。○將軍義晴流寓畿外多年。銳意圖恢復。而長慶勢益盛。晴元等每戰皆敗。義晴憂憤得疾。○十九年。義晴城于東山。將徙居焉。而疾益劇。夏五月。薨于穴太。晴元與六角定賴奉義輝徙寶泉寺。長慶聞之。率兵入京師。悉焚東山諸砦。晴元定賴出兵與長慶戰不利。長

陶隆房弑大內義隆

松永久秀執京畿政權

北條氏康幽足利晴氏

三好實休殺其主奪阿波

慶引足利氏臣伊勢貞教與判決畿內庶政。○二十年秋八月。陶隆房弑其主大內義隆。隆房既還其邑。稱疾不出。密爲叛計。義隆不以爲意。日夜會賓客宴樂。隆房乃率兵襲山口。義隆狼狽出走。入大寧寺。隆房追圍之。義隆自殺。前關白尹房前左大臣公賴(三條)等十餘人。皆爲亂兵所害。隆房更名晴賢。削髮號全姜。懼四隣來討。歸罪杉重矩殺之。迎大友義鎮弟義長爲主。而自擅國政。○六角定賴使其子義賢詣長慶講和。請復將軍義輝。長慶曰。臣不敢犯將軍。特怨京兆右臣仇政長耳。今政長既死。使京兆削髮。立氏綱代之。以及京兆之子。臣則奉命。和議即成。晴元送其子聰明爲質。削髮奔丹波。○二十一年春。義輝歸京師。以氏綱爲管領。長慶留家臣松永久秀護幕府。而自居芥川。時將軍管領勢益微。事皆決於長慶。而久秀居京師。威又軋長慶。○北條氏康怨足利晴氏背己而助上杉氏。攻陷古河。執晴氏。幽之波多野。已而釋之。老於關宿。立其子義氏。寘于鎌倉。○細川持隆世有阿波。爲人庸劣。受制於三好氏。夏六月。三好之虎弑持隆而奪其妻。擊國中不從己者。悉滅之。遂有阿波。之虎尋削髮稱實休。○二十二年。關白晴良罷。以左大臣兼冬(一條)爲關白。明年兼冬薨。左大臣前

久近衛爲關白○義輝苦三好松永專恣召晴元於丹波晴元糾合舊臣焚三好氏第長慶聞之大怒與畠山高政合兵入京師義輝晴元奔近江高政政國子也○武田晴信欲取信濃數出師攻村上小笠原諸氏村上義清小笠原長持等每戰皆敗義清乃與高梨政賴等奔越後依長尾景虎請假其力以復舊邑景虎許諾冬十月景虎以兵八千入信濃軍于川中島晴信聞之以二萬至相持十餘日景虎使人言曰公何以逐義清等宜以其地還與若不欲請與吾決戰晴信答曰公庇義清眞爲高義然吾而不死公不能成志也乃出戰兩軍死

村上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氏

川中島第一役

傷甚多甲斐軍退去景虎亦引還是冬長持棄城奔越後尋奔京師○弘治元年秋景虎復出軍信濃與晴信大戰于川中島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景虎欲與晴信決鬪單騎入敵陣求晴信見晴信濟河將退大喜揮刀擊之其從兵遮鬪死者十九人晴信僅免是日殺傷大當而晴信被創夜收軍去○毛利元就欲討陶晴賢會諸族屬議小早川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從之奏請討晴賢詔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喜移書遠近攻安藝諸城屬大内

川中島第二役

毛利元就討晴賢

氏者取之晴賢大怒大擧來攻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衆援之不過五千勢力懸絶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邀之乃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城成遣兵數百守之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爲敵有諸城從而陷矣晴賢聞之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攻嚴島冬十月建牙塔岡燒民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蔽海城兵嬰壁堅守晴賢遣書元就曰公爲先大貳欲見加誅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于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皆有懼色元

嚴島之戰晴賢伏誅

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元就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我以死士衝之克可必也乃率精兵三千餘人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内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晦日元就盡返老弱輜重令將士齎一日糧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破浪而度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舟師出其面元就鼓譟乘高下擊賊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塡咽自相擊刺元就麾將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爭舟而逃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歩從者扶至海岸不覩舟一隻遂自殺十二月元就進至

岩國遣隆景徇下郡邑○二年春三月武田晴信長尾

川中島第三第四役

景虎戰于川中島甲斐軍不利秋復戰于川中島○三年元就將萬騎發岩國大内氏諸將望風降附進攻山口義長逃走自殺元就入山口除苛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周長悉平○秋九月上崩壽六十三皇長子方仁親王立

第百六世

正親町天皇 諱方仁後奈良長子

永祿元年戊午紀元二千二百十八年

永祿元年夏五月義輝晴元陣坂本六角義賢率兵援之松永久秀逆拒累戰不決義賢就長慶講和冬義輝歸京師長慶入謁因晴元于芥川使氏綱居淀後數歲晴

憲政奔越後讓姓氏官職於景虎

元氏綱皆卒○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井城憲政不能支出奔越後老臣以憲政子龍稱降氏康氏康殺之燒夷平井城於是兩上杉皆亡東國盡歸於北條氏憲政既至越後以其姓氏官職授景虎請爲出師景虎許諾築館北川以寘之○齋藤秀龍憎長子義龍欲立少子爲嗣義龍怨之弑秀龍而自立○二年春正月行即

元就獻即位資

位禮毛利元就獻其資詔陞元就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上杉景虎欲奉攝家一人爲關東主而己輔之如北條氏故事乃朝于京師請前關白前久東

上杉輝虎朝于京師請隊

下見許又謁義輝義輝命管領關東賜偏諱更名輝虎

長慶

輝虎見長慶專横密啓義輝曰長慶輕蔑將軍臣請擊殺之以除將軍患也義輝危之而不許○今川氏世有駿河至義元併參河遠江兵力日強乃欲大舉取尾張以入京師織田信長聞之修鷲津丸根諸城備之夏五月義元率兵四萬至池鯉鮒使松平元信攻丸根朝比奈泰能攻鷲津並拔之斬其守將義元意驕按行敵寨以爲蕞爾蟻垤可一蹴而倒矣遂移麾下於桶峽張宴

桶峽之戰義元敗死

酣飲不復設備信長諜知之偃旗鼓循山而馳直衝其牙營時雷雨晦冥事起不意營兵擾亂信長麾兵急擊斬義元駿兵大崩潰死者無算大高沓懸諸城皆解走

○三好長慶遣松永久秀徇大和悉下之令久秀居信貴城○太田資正爲上杉輝虎誂關東諸將曰關東自古屬源氏北條平氏也胡爲附之室町將軍已以輝虎爲管領公等宜決獨背焉於是將士多送款輝虎輝虎入上野與北條氏兵戰大破之乃迎憲政居之廐橋○

輝虎攻小田原不克

四年春三月輝虎將兵九萬伐小田原北條氏康議曰輝虎慓悍不能持久不如嬰城固守以困之乃飭守備堅壁不出輝虎攻城不拔退至鎌倉詣鶴岡祠關東將士迎謁路傍忍城主成田長泰禮頗倨輝虎怒舉扇撲

輝虎辱長泰關東諸將多叛

其面長泰慚恚奔歸其邑諸將叛去者相繼輝虎還至

長曾我部氏奪土佐

川中島第五役

武藏府。長泰與北條氏兵尾擊之。輝虎令棄輜重於道。敵爭取之。因蹂躪而過。入平井城。以憲政歸越後。關東諸將復附北條氏。○文明中。大納言一條房家避亂至土佐。時細川氏寖微。國中不靖。衆推房家爲國司。土佐有七族。曰長曾我部。本山。安藝。大平。津野。吉良。山田。相與輔政。而長曾我部氏尤盛。永正中。長曾我部元秀爲六族所攻殺。其幼孤曰國親。房家收而撫之。既長悉予舊邑。國親欲復仇。舉兵與六族戰。滅山田氏。會病死。其子元親承遺志。與五族戰。又滅本山氏。房家四傳至康政。耽宴好內。威令漸衰。元親剛戾善鬪。陰有兼幷之志。屢攻奪隣邑。是月。遂滅四族。盡幷其地。康政僅保幡多一郡。○先是。畠山高政爲其臣安見美作所迫。奔紀伊。美作據高屋。與根來僧徒連和。盡取河內。三好長慶攻美作。走之。迎高政使居高屋。既而高政復召美作。用之。長慶聞而怒。逐高政。使弟之虎守高屋。秋七月。六角義賢糾合細川氏遺臣。據地藏山。畠山氏遺臣亦擁高政起兵。長慶使子義長及松永久秀屯梅津。以拒六角氏。弟冬康守岸和田。以備畠山氏。○八月。上杉輝虎將兵一萬三千。至信濃。陣西條山。武田晴信聞之。出次雨宮渡。以絕其歸路。越後將士欲戰。輝虎不許。晴信夜

家康復國與信長和

浮田直家弑其主奪備前美作

分其軍。使向西條山。而自率兵八千。陣河上。欲及輝虎踰河來擊之。輝虎諜知之。謂其將士曰。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置疑兵山上。全軍渡河壓晴信軍。而陣。晴信不之覺。至曉。見輝虎牙旗在前。急更其陣。部伍頗亂。輝虎率銳兵。徑擣其麾下。斬武田信繁。山本晴行等數人。晴信逃走。義信聞之。以二千騎來襲。輝虎力戰却之。輝虎次善光寺三日。遣使請再戰。晴信不聽。○織田信長有霸心。欲出兵京畿。而武田晴信在甲斐。北條氏康在相摸。皆窺其後。信長患之。初桶峽之役。松平元信從今川氏軍。及敗。駿人在參河者皆逃。元信乃入岡崎。出兵攻略旁近諸城屬織田氏者。今川氏部下將士亦往往通款。兵勢日盛。水野信元其舅也。屬織田氏。乃說信長與元信和。以扞東面。信長大喜。遣瀧川一益求成。元信許之。冬。至清洲。與信長盟。信長以女妻其子信康。元信尋更名家康。稱德川氏。○浦上則村有二子。曰政宗。宗景。兄弟爭國。老臣浮田能家輔宗景。而黜政宗。能家孫直家。剛愎有智略。乘宗景庸闇。以詐術多殖封內。諸豪盡幷其室富軼浦上氏。於是據沼城。發兵圍宗景於天神山浦上氏治所宗景出走室津。直家益發兵。擊異己者滅之。悉定備前美作。又略備中有之。乃徙治岡山。國勢滋張。宗

景後入居兒島直家攻殺之○五年春畠山高政以二萬人圍岸和田三好之虎時在界城自將萬人赴援與高政戰于久米田敗死冬康棄城走飯盛高政進圍飯盛義長聞之與松永久秀來援擊高政走之根來僧徒等皆降○京師立入宗繼者自父祖居京郊多田業供御之絲每取給焉與尾張道家某相識宗繼嘗說中納言惟房（萬里小路）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頽圮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奪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定之聞尾張有

賜密詔於信長託撥亂之舉

織田信長者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君盍奏請綸旨囑信長以撥亂之事惟房密啓焉冬十月上託奉幣

熱田祠遣宗繼及磯貝久次齎密詔赴尾張館道家氏信長拜受詔曰臣雖不敏當藉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乃召柴田勝家丹羽長秀等諭以詔旨日夜議西上之策○毛利元就既滅大內氏盡并其地遂圖尼子氏數出兵抜其屬城是冬大擧入出雲軍于赤穴招納遠近降者相繼乃進城于洗合去富田（尼子氏治所）七里建爲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公卿文儒於

元就圍尼子晴久

京師講書奏樂以示持久之意已而尼子氏諸城前後皆降因幡伯耆諸豪亦往往通好送欵於是富田孤立轉漕不給城中大窘十二月晴久卒子義久嗣○六年春

毛利大友交兵

大友義鎭遣使尼子義久請夾擊毛利氏義久喜許之二月義鎭出兵略豐前元就遣隆元隆景赴援取神田城義輝聞之奏請使聖護院道澄親王如安藝大納言久我通興如豐後講和二國聽命收兵天使又喩元就

三河一向之亂

與尼子氏平元就疏上十事辭成○參河一向僧徒作亂德川氏諸將多奉其教者相率歸賊家康出兵所在攻戰逾年平之○太田資正憾上杉輝虎之不終功也遣使說里見義弘七年義弘出兵下總與資正合欲襲江戶

鴻臺之戰

城城將遠山某諜知之急修守備北條氏康氏政將兵赴救與義弘夾鴻臺而陣義弘設伏佯退北條氏先鋒二將

濟搦木瀨引兵上臺伏起敗死義弘意驕不復設備氏康氏政乃勒二軍夜襲之自臺南北鼓譟而登義弘軍大驚潰走舊臣宿將死者甚多義弘資正僅以身免於是下總將士盡叛歸北條氏○先是齋藤義龍傳國於

信長滅齋藤氏取美濃

子龍興龍興暗弱其將士多歸心於信長信長使木下秀吉城洲股守之以逼美濃龍興將稻葉通朝氏家經國諫龍興失政弗聽亦送款於信長信長乃聲言攻參河以聚兵秋八月入美濃上瑞龍山以瞰井口城縱火

木下秀吉

疾攻城兵皆降龍興奔近江信長乃徙居于井口更名岐阜秀吉尾張愛智郡中村人父曰彌助幼時其面肖

猿。故人目以猿。吉八歲失父。其母挈猿吉。轉寄食邑人。邑人患之。同閭有筑阿彌者。爲織田氏僕。以疾歸耕。衆因納爲繼父。生男秀長及一女。筑阿彌家貧。不能共存。託猿吉佛寺。欲使爲僧。猿吉豪邁有大志。不肯爲僧。逃歸。又遣爲人奴。所至皆數月而去。轉徙於美濃尾張間。比二十歲往遠江。爲松下之綱家奴。改稱與助。僚友憎之。相與謀殺之。之綱諭與助。予金使去。與助乃去事信長。稱木下藤吉。信長愛其才幹。從軍又有功。因列將校。累食三千石。命名曰秀吉。舊臣嫉其寵。屢短之。信長不聽。待遇愈厚。

武田上杉講和弭兵

○上杉輝虎巡視信濃境上。武田晴信亦出對壘。兩家諸將交說其君曰。君以四郡故與強敵構兵十二年。多喪士卒。爲四隣之幸。無爲也。二人然之。乃約各撰一力人。使鬪。勝者取河中。上杉氏力士鬪勝。晴信乃取貝津一城。其餘盡屬輝虎。輝虎乃復村上義清高梨政賴等。按其故邑。

松永久秀毒殺三好義長

○足利義維子義榮在阿波。冀望將軍。數示意於長慶。長慶弗肯。既而長慶有疾。委政於松永久秀。久秀忌義長才望。毒殺之。長慶不知也。以十河一存子義繼爲嗣。久秀又譖冬康。以反而掩殺之。長慶深悼二人死。疾益劇。

長慶卒三好三黨用事

是歲長慶卒。義繼猶幼。其族政康康長及岩成左通用事。稱三好三黨。義榮復請三

黨。三黨與久秀議而許之。義輝修二條第。徵役畿內。特課攝津戶金二分。物情囂然。

三好三黨與久秀弒義輝

○八年夏五月。義輝徙新第。門牆未完。三黨時之也。與久秀擁義繼入京師。急圍二條第。義輝親出拒之。侍衛皆死。乃縱火自殺。義輝有二弟。曰覺慶。爲一條院主。曰周暠。爲鹿苑寺主。久秀遣兵誘周暠而殺之。幽覺慶於院中。細川藤孝以計誑守兵。奉覺慶奔近江。蓄髮更名義昭。三黨既弒義輝。乃迎義榮於阿波。未至。會久秀與三黨生隙。畿甸復大亂。三黨擁義繼。據高屋城。

三河三奉行

○是歲德川家康盡定三河。置奉行三人。掌國內政刑。以本多重次高力清長天野康景爲之。重次剛直。清長慈祥。康景沈重善謀。民爲之語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天三郎。（重次稱作左衛門。康景稱三郎兵衛。）重次嘗下令而民不從。吏捕以告。重次不答。沈思移時曰。吾得之矣。盡收令榜而鐫其文。更綴以俚語。寫以國字。然後頒之。自是民莫敢違令。

三黨與久秀相攻

○九年。畠山高政應久秀。久秀進次小野。三黨遣兵擊破之。久秀退保界府。夏五月。三黨大舉攻界府。界府多富商。久秀喻賈人。使居間講和。三黨引還。六月。義榮至兵庫。久秀黨與皆棄城遁。三黨以二條第燼。權寘義榮于頓田。○毛利元就圍富田數年。欲竭其糧。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毋使一人遁

已而度糧盡則撤關更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所餘不過三百人會元就嬰疾兩川恐有變乃招降義久秋七月義久出降置之安藝長田毛利氏於是併大内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

義榮爲將軍

○十年春二月以義榮爲征夷大將軍三黨求媚義榮不禮義繼義繼怒歸於久秀久秀據多門城三黨赴攻次南都久秀夜斫其營焚東大寺三黨潰走

晴信殺世子義信

○武田晴信長子義信勇敢善戰將士歸心晴信忌之恐其傚已庚子勝賴陰有奪嫡之志令人誣告義信謀逆晴信下義信獄幽囚三年遂殺之義信妻今川氏真妹也晴信歸之氏真大怒晴信統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氏真與北條氏謀陰閉其漕甲斐之民大困上杉輝虎聞之憤其不能武競而加以陰險也寄書晴信給以北鹽時人服其高義○初西園寺實宣避難適伊豫伊豫分裂無所統一衆推爲國司居宇和島至其裔公廣國中益亂舊族河野通直宇都宮豐綱舉兵相攻通直乞援於毛利氏豐綱乞援於長曾我部氏

毛利氏定伊豫

○十一年春二月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率舟師赴援攻降豐綱伊豫悉平長曾我部元親出師不及而罷元就擢令通直爲守護

信長取北伊勢

○神戸盛友北畠氏族也領北伊勢數郡織田信長欲取

之率師入伊勢攻高岡城城兵堅守不下信長度力取損兵乃行成以第三子信孝爲盛友義子於是北伊勢悉屬信長○足利義昭之奔近江也就六角義賢求入京師義賢與子義弼不善國内騷擾以故辭不奉命義昭又贈書上杉輝虎託以興復議不輒成會義弼與三好三黨通謀將攻義昭義昭乃走若狹依武田義統義統以國小辭乃赴越前朝倉義景不禮焉義昭益窘

信長奉義昭入京師

聞織田信長新併美濃兵威大振遣細川藤孝諭意信長大喜使人迎義昭急規進取以湖南當路發使招諭之使者三反義賢不聽秋九月信長大舉西上義賢居觀音寺城修箕作和田山等城砦備之信長連戰破之三日降十八城義賢義弼棄城遁信長奉義昭入京師先是三黨聞信長出軍分兵扼諸路至是皆不戰走信長禁侵掠撫降附都下怗服進攻攝津三黨挺身奔阿波義榮患疔斃于頓田畠山高政與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等前此既納款故並復其封令久秀定大和久秀攻筒井順慶順慶迎降

義昭爲將軍

冬十月以義昭爲征夷大將軍賞信長功叙従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以信長爲管領賜號副將軍辭不受令揀取畿内地又固辭但置吏於界府大津以管之乃還岐阜義昭以京師兵燹假居本國寺

晴信伐今川氏取駿河

○關白前久罷。復以前關白晴良爲關白。○今川氏眞親暱小人。荒淫無度。嬖人三浦義鎭秉政。好讒專權。將士解體。武田晴信欲取之。遣使濱松。請相與滅今川氏。以分其地。家康許之。十二月。晴信侵駿河。氏眞親將。次清見寺。師不戰而潰。氏眞遁還。會群臣議守備。無出一語者。退而皆逃。晴信入駿府。縱火大掠。氏眞走保懸川。

○十二年春。三好三黨伺信長不在京師。聚兵萬餘人。圍義昭於本國寺。三好義繼池田勝政率兵赴援。與細川藤孝等前後夾擊。三黨敗走。信長聞警。馳入京師。至則已平。乃盡毀賊黨邸宅。爲義昭治第。因二條舊址拓其東北。課役畿甸諸侯。既成。使義昭徙居焉。時京師屢歷兵革。宮闕大壞。夜立三條橋。禁中燈燭皆可指數。信長病之。欲修造皇宮。令村井貞勝董役。以民力凋瘵。日久故緩其期。乃實府庫。考律令。定法度。留木下秀吉護京師而還。

信長修造皇宮

○初今川氏眞娶北條氏康女。氏康子氏政娶武田晴信女。而氏眞之母。晴信女兄也。三國方睦。及晴信奪駿河。恐氏康救之。遣辨士說氏眞罪。因請分領駿河。氏康怒其詐。欲納氏眞。發兵入駿河。次薩埵山。晴信聞之。陣興津。相拒不決。○常陸介義重。新羅義光裔胄也。有常之佐竹。因氏焉。關東故家八族。稱八館。佐竹氏居其一。八館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那須宇都宮也土豪多服從北條氏之滅上杉管領也。諸豪畔應之。及甲相結兵。往往復來附。義重頗得志。與北條氏交兵不弭。

○先是豐筑諸城多畔應毛利氏。大友義鎭遣兵伐之。毛利氏救之。好復敗。夏四月。毛利氏益出兵。令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攻立花城。取之。義鎭聞之。自將至筑後。使戸次鑑連等赴擊。鑑連與元春隆景戰於多多良濱。破之。元春隆景退保立花。鑑連進圍之。○五月。德川家康巡遠江。至金谷。甲斐將山縣昌景遇之於路。見其兵少。反騎襲之。家康走就險隘。擊卻之。家康大怒。與晴信絕。遣兵攻駿府。昌景棄城遁。乃遣使氏康。謀納氏眞。氏眞舊臣岡部正綱等。修府城守之。

尼子勝久謀復國

○尼子氏之亡也。其舊臣山中幸盛走京師。竊謀恢復。時經久曾孫勝久爲僧。居東福寺。勇悍多膂力。幸盛聞藝豐交兵。喜曰。此機可乘。乃勸勝久還俗。奉以爲主。入出雲。招募義故。旬日得兵數千。連拔十餘城。求好於浮田直家。直家出兵助之。元就分兵。所在策應。不能定。山陰大亂。○初大内義隆季父輝弘與義隆有郤。出亡在外。陶氏之難。求納不得。逃奔豐後。大友義鎭善待之。至是。毛利氏兵多在鎭西。義鎭乃資輝弘以兵。乘虛入周防。元就聞之。命班外師。元春隆景留

信長伐北畠氏

戍兵而歸擊輝弘殺之○北畠具教傳封長子具房而老其族木造具政作亂潛通織田氏具教遣兵攻木造城信長時之也秋八月入伊勢與具政合兵攻陷諸城進圍大河内（北畠氏治所）累月不下信長乃行成以次子信雄爲具房義子使之居舩江以織田掃部爲南伊勢奉行而還○武田晴信自駿河入伊豆次鳴島會大雨敵又來攻乃引還於是北條氏兵專防西面在小田原者甚寡晴信諜知之九月下兵八王子直襲小田原縱火城下氏康不敢出晴信乃去氏康使其子氏輝等追之晴信與戰於三增嶺破之北條氏兵戍駿河者聞難棄

晴信入小田原

守還救十二月晴信復入駿河陷府中與德川氏劃大井河爲界○是歲葡萄牙舩至長崎見其地形便于湊泊請領主大村理專爲互市塲創開市廛理專篤信洋教喜如所請葡人遂毀所在寺祠造天主堂大弘洋教收長崎爲天主祠田大村氏不能禁○元龜元年毛利元就遣輝元及元春隆景赴出雲擊尼子勝久連戰破之悉復諸城降敵者○朝倉義景好内而廢政信長之納義昭擁兵不援義昭襲職又不賀信長怒伐之四月與德川家康松永久秀入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小谷城主淺井長政亮政孫也與信長和娶其妹爲婦甚驩

葡萄牙至長崎互市並弘洋教

信長伐朝倉氏淺井長政救之

姉川之戰

至是以與朝倉氏世有救援之約猝發兵斷信長歸路信長乃引軍自若狹歸六月信長率兵三萬五千攻小谷家康將兵來會長政不出轉圍横山義景聞之遣其族景健率兵一萬五千赴救與長政合兵擊信長信長自當長政使家康當景健大戰于姉川長政等大敗斬首三千餘級横山以下諸城皆潰走○三好三黨自阿波入攝津據野田福島信長自將討之陣天王寺義昭率衆來會次中島本願寺光佐以大坂應賊信長麾衆赴攻矢石雨下將領多死軍遂大敗康長等又決淀河灌信長營營中大困朝倉義景淺井長政時之也率兵

本願寺光佐起兵應三好三黨

入近江攻坂本森可成拒戰死之進焚大津山科與延曆寺僧合謀將攻京師信長聞之與義昭急還師大坂賊追尾擊郤之信長次于滋賀義昭次于將軍冢長政義景據叡山信長築長圍逼之遣使招諭山僧山僧不從既而天寒雨雪屢至信長兵皆凍餒信長使人講和義景不許上聞之遣使行成義昭亦居間於是三國各罷兵而歸○二年長政與大坂本願寺通謀唆所在僧徒舉兵夏伊勢一向徒作亂據長島信長率兵討之賊乘風雨扼險邀擊信長大敗氏家經國死之○毛利元就病篤輝元隆景在出雲聞之歸省六月卒元就有宏

伊勢一向賊據長島

元就卒

信長屠叡山

度重節義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並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不合則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元春聞訃自奮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殲殘賊以慰先君之靈也是時尼子勝久在新山山中幸盛在末石元春乃稱攻大山急掩末石幸盛計窮而降元春囚之幸盛自厠中逃元春又攻新山勝久棄城奔京師○秋九月信長率兵次勢多命諸將焚叡山諸將皆諫

信長曰吾除國賊耳汝輩何沮我髠豎黨凶徒以梗王師令而不誅夷必貽天下之患遂分兵四面合圍縱火燔伽藍悉捕僧徒保其所畜婦女童幼皆斬之以滋賀郡封明智光秀○是歲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信長貸金於京畿豪戶令每月納息縣官以充供御○三年冬武田晴信大舉侵遠江陷多多良飯田二城德川家康乞援於信長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平手汎秀赴援十二月晴信進薄濱松縱火城外挑戰家康不出晴信佯退家康與信盛等出陣三方原晴信反師擊之家康大敗將士多死織田氏兵不戰而走汎秀戰

三方原之戰

死晴信追擊甚急夏目正吉代家康而死家康僅得脫晴信欲遂攻濱松高坂昌宣諫乃止初信長略定近畿頓致強大恐武田上杉議其後又自知其非二人敵乃傾意結晴信以控輝虎使幣相踵於甲斐至是晴信怒信長之救德川氏送汎秀首讓而絕之信長分疏不已

義昭伐信長

○義昭多失行信長病之上書切諫疏其不朝天子不撫諸將賄賂公行賞罰私斷冒貨利窮土木昵細人事微行等十七事義昭不懌○天正元年春義昭欲除信長發使諭晴信輝虎約夾攻信長又諭毛利輝元以爲後據二月城于石山堅田徵發兵食信長使柴田勝家

義昭軍敗與信長和

明智光秀等攻石山拔之又攻破堅田信長帥師入京師細川藤孝荒木村重迎降縱火所在觀兵以求和義昭不從進圍其第義昭窮蹙求成信長許之乃還豫料和議復敗使丹羽長秀伐澤山木造戰艦十餘艘以備湖上

晴信卒

○初武田晴信欲略遠參勦尾濃觀兵京畿以德川氏當其衝數出兵伐之是春攻野田城得疾而歸會北畠具教使使送款約以戰艦相迎晴信乃欲自吉田航海夏四月疾少愈部兵三萬入美濃信長以萬人出拒乞和益力晴信不聽轉入三河至鳳來寺疾復作還及平谷而卒以勝賴嘗承諏訪氏後擬勝賴子信勝爲

嫡子。令勝頼攝衆。以俟信勝長。遺令秘喪三年。預具空頭華押數百紙。以備四方書問。以弟信綱容貌酷肖。有問病者。令之暮夜接見。晴信用兵紀律嚴明。先計後戰。臨機決勝。其所居未嘗築城郭。而敵兵不能侵。源平以還。行軍用兵。皆散而自戰。未有束伍結陣之法。至武田上杉二氏。撫摩鍊冶其民。教而後戰。於是始有坐作進退之法焉。故後世論兵。皆推二家。晴信既死。四隣頗聞之。北條氏政馳使告上杉輝虎。輝虎方食。投箸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甲斐宿將馬場信房高坂昌宣等。交說勝頼。請和輝虎。勝頼不聽。勝頼剛愎自用。長坂長閑跡部勝資。自晴信時。已被親幸。勝頼益寵之。勝頼欲出兵美濃。信房等言其不可。調閑勝資勸之出。會德川氏兵圍長篠。乃遣信房赴援。不勝。德川氏遂取長篠。○秋七月。義昭復舉兵。據宇治真木島。信長得報。即起馳至澤山。乘戰艦。夜濟朝妻渡。旦日達坂本。直入京師。京師人相驚曰。織田公豈飛來邪。信長疾攻二條。陷之。轉攻真木島。縱火焚之。義昭奔普賢寺。乞降。信長使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遷義昭於若江。尋遷紀伊。於是信長遂代足利氏。以村井貞勝為所司代。收兵而還。令秀吉藤孝攻淀城。斬岩

（至甲越二家始有陣法）（義昭復伐信長）（義昭敗足利氏亡）

成左通。令荒木村重攻和田惟政于芥川城。村重素以驍勇聞。義昭之變。首應信長。迎謁于大津。會有獻饅頭者。信長拔佩刀。貫饅頭于鋒。以啗村重。村重直進開口受之。信長笑曰。偉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於是命攻惟政。部將中川清秀斬惟政。以池田勝政觀望不至。逐之高野。以和田池田二氏邑。盡賜村重。○八月。信長伐淺井長政。陣山田。朝倉義景將兵二萬。來援。陣地藏山。分兵守大撞丁野寨。燒尾守將以城降。導織田氏兵。攻二寨。下之。義景焚營夜遁。信長追擊破之。獲齋藤龍興。初龍興失國。奔攝津。黨三好氏。不得志。遂奔越前。至是戰死。信長乘勝長驅至越前。望風潰者十四城。義景歸一乘谷。（朝倉氏治所）衆皆散亡。乃出匿大野。信長次龍門寺。遣兵大索。朝倉景鏡迫義景令自殺。信長誅黨類。撫降附。爲政國中。使齋義景首梟之京師。以降將前波長俊爲越前假守。信長引兵還圍小谷。長政送其妻及三女於信長軍。奮戰而死。信長以其地賜秀吉。食二十二萬石。秀吉尋城長濱。徙居焉。先是佐佐木義弼據近江。以應小谷。信長使柴田勝家攻近江。義弼逃匿。又聞三好義繼有異圖。遣佐久間信盛攻殺之。○長曾我部元親以計逐一條康政。康政奔豐後。依大友氏。元親盡

（信長滅朝倉氏定越前）（信長滅淺井氏）

信長剪蘭奢待

信長伐長島平之

定國中。求好於織田浮田二氏。以自固。○二年春三月。信長入朝。詔叙從三位任參議。信長奏請依足利氏故事。剪東大寺黃熟香。許之。使大納言資定日野中納言雅教飛鳥井蒞焉。信長截香一寸八分。自取其一分。頒其二分於諸將。事畢而歸。大坂賊要之路。奮擊走之。留佐久間信盛屯天王寺。○長島賊通武田氏。四出攻掠。信長將兵數萬。三道赴討。九鬼嘉隆以舟師繼之。行破賊寨而進。九月。賊棄城而遁。信長豫伏弓銃手。擊殲之。以其地與瀧川一益。食北伊勢五郡。○自武田晴信之死。信長專意於上杉氏。卑辭厚禮遇之。猶遇晴信。以女弟嫁其客將

輝虎定能登加賀

信長均道里植行樹

神保長純。因使陰圖之。又以計招上杉氏諸將歸款於已。輝虎書詰其反覆。信長答書陳疏。會畠山義隆將游佐彈正妻殺義隆。以七尾城降信長。輝虎乃將兵三萬西伐。攻長純木舩城。拔之。遂入加賀。屠金澤。移兵拔七尾。誅游佐等。爲政國中而歸。信長遣大兵赴救。不及而罷。○三年春。信長命吏巡近畿諸國。均道里。以三十六町爲一里。植行樹。通津梁。蠲關征。四民便之。三月。信長入朝。撿廷臣釆邑。其賣於人者。爲償還之。○足利義昭居紀伊。歲餘困蹙日甚。去適備前。浮田直家不禮焉。是月。至備後。毛利輝元館義昭于鞆。令統下將士。往覲謁。○三好康長

長篠之戰

據高屋。以應大坂。信長率兵赴討。連戰破之。康長出降。○岡崎計吏大賀某。以智巧擢用。貲富驕橫。遂包藏禍心。陰送款甲斐。約爲內應。勝賴大悅。出師。大賀謀泄。被誅。勝賴乃還。家康使奧平信昌守長篠。以備甲斐。五月。勝賴以一萬五千圍長篠。使叔父信實守鳶巢壘。分兵絕其糧道。信昌勵衆固守。家康乞援於信長。信長以兵五萬來援。家康以二萬會之。信長憚甲斐騎兵衝突。植柵三層。守以萬銃。勝賴議戰。馬場信房等皆勸退。長坂長閑跡部勝資勸戰。勝賴乃濟瀧澤川而陣。酒井忠次獻策。襲鳶巢。焚之。斬信實。甲斐軍顧而動。信房等進挑

信長信洋教

戰。信長家康閉柵。放銃丸。無虛發。信房與山縣昌景等皆死。軍遂大潰。斬首一萬三千級。勝賴僅以身免。○越前假守前波長俊失政。朝倉景健與一向賊作亂。逐長俊。信長赴討。斬景健。下令索賊黨。斬獲五萬人。進徇加賀。悉平之。以越前封柴田勝家。治北莊。分其三郡。予佐佐成政前田利家。十一月。信長爲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長子信忠爲秋田城介。○是歲。前關白前久如薩摩。○四年。信長欲徙居近江。以備上杉氏。乃大營安土。起天主閣。是時洋人弘耶蘇教。漸及畿甸。士大夫往往奉其教。信長亦時引見其人。爲起寺觀。故其築安土。頗傚

北畠氏亡

洋制既成徙治焉使信忠居岐阜以備武田氏○本願寺光佐請平信長許之既而背約擧兵與毛利氏通又誘雜賀貝冢僧徒作亂信長遣兵攻大坂列塢壁以迫石山○十一月信長進内大臣尋爲右大臣信長憂朝廷諸儀多廢缺獻貲擧行○信長喩北畠具房讓封信雄具房與父具教避居下邑具教心不能平與武田氏通謀潛圖信長信長命織田掃部殺具教遂伐滅其十三族宥具房死幽於瀧川一益家○初伊東義祐與島津貴久交兵多年義祐屢勝遂取大隅既而貴久卒義久嗣義久剛武善用兵累戰皆克盡復侵地是歲率師入

島津義久併日向

葡人傳大熕

松永久秀叛

日向諸城望風降潰義祐出奔豐後依大友氏義久盡併日向○葡萄牙人至豐後貽大熕二門於大友氏併授發熕之術其傳遂廣云○五年春二月信長率諸軍南伐拔貝冢進攻雜賀諸酋皆降○松永久秀叛應大坂初德川家康謁信長見一老人侍側問其爲誰信長笑曰此松永彈正者也此夫爲人所難能者三弑公方一也叛三好氏二也燔大佛殿三也久秀俯伏流汗意不自安於是遂叛據信貴城信長使信忠討之細川藤孝筒井順慶攻屬城拔之進圍信貴久秀乞救於大坂其使者舊仕順慶順慶因得其情發卒二百爲大坂援兵

信長使秀吉略山陰山陽

入城爲應師從之蹙久秀於天主閣久秀縱火自殺信長賞順慶功擧大和與之○浮田直家屬毛利氏東窺播磨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懼使黑田孝高因羽柴秀吉求援於信長信長予秀吉以播磨使略山陰山陽秀吉乃將兵數千入播磨攻佐用上月拔之使尼子勝久居上月既而長治叛附毛利氏四近城堡皆應之秀吉圍三木分兵攻略諸城連戰不決○信長誘能登人長重連使伐上杉氏重連與一向賊連兵據穴水城上杉輝虎自將攻穴水拔之斬重連進入加賀一向賊皆降信長發大兵來援聞之不戰而逃輝

輝虎卒

輝虎二子爭國

虎入越前行攻敵寨盡逐其戍兵輝虎欲遂伐信長以天漸寒班軍既歸傳檄管内八國悉發兵賦期以來歲三月加賀以西兵沿道附從京畿大震○六年三月北陸諸國兵集春日山（上杉氏治所）輝虎親自簡閲申約束將發病風暴卒初輝虎與北條氏康和養其季子命以已舊名曰景虎又收姊夫長尾政景孤爲子曰景勝寵秩相匹及卒二子爭國將士樹黨相攻越後大亂信長聞之撫掌曰天下大定矣乃使前田利家佐佐成政北伐景虎與景勝鬭不勝走歸上杉憲政於北川北莊丹後說景勝宜與景虎分領四州共拒信長景勝不聽氏政

利家定能登成政定越中

吉川元春欲徑丹波襲京師隆景以爲危計不從

發兵援景虎又請援於武田氏勝賴出軍飯山景勝賂以東上野及金萬兩勝賴乃與景勝和合兵攻景虎併憲政皆殺之氏政怒與勝賴絕利家入能登成政入越中國人靡從信長以能登加賀增賜利家以越中賜成政○浮田直家欲復上月乞師于毛利氏時丹波但馬豪傑送款元春請導襲京師元春使言隆景曰吾收管内兵援二國之衆上愛宕山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必不能援上月卿以其間拔上月與別所浮田諸氏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夾攻京師可以逞矣隆景以爲危計遣使召元春合兵七萬圍上月秀吉留兵備三木自

耳川之戰

荒木村重叛

赴援之信長使荒木村重瀧川一益等來助又遣三子信忠信雄信孝兵凡十萬元春分兵與織田氏兵戰於熊川破之秀吉退次書寫山秋七月上月陷勝久自殺初直家心持兩端見織田氏兵日加稱疾不出密送款秀吉至是稱疾篤至毛利氏軍賀捷元春子元長請即席誅之隆景不許○大友義鎭信洋教盡毀國中神祠嬖人田原紹忍擅權政事縱弛諸將怨望伊東義祐因紹忍請伐島津氏義鎭許之大擧攻日向島津義久禦之戰于耳川義鎭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於是鎭西豪傑皆畔大友氏遂衰○明智光秀嫉荒木村重多功績構

光秀餌母以取丹波

之於信長村重疑懼據伊丹而叛高槻城主高山友祥茨木城主中川清秀皆屬村重信長聞友祥崇耶蘇教使洋僧諭友祥友祥與清秀皆降信長自將圍伊丹不克乃築長圍令瀧川一益池田信輝等守之數月城陷村重逃走信長以攝津予信輝○七年信長遣明智光秀伐丹波波多野秀治固守不下光秀誘降之送母爲質秀治乃來見光秀伏甲執之檻送安土殺之丹波人聞之磔殺光秀母信長以丹波賜光秀擊波多野氏黨平之居龜山城○自足利義昭之敗二條第久廢信長修之數年而成乃獻之以爲青宮十一月誠仁親王具

長曾我部氏定伊豫阿波

光佐去大坂遯鷺森

儀仗以徙○武田勝賴既與北條氏絕日夜出兵侵其地氏政乃因德川氏求成於信長約救援穴山信良勸勝賴修都城以備之乃大城于韮崎徙焉號曰新府○長曾我部元親伐伊豫降河野通信等又入阿波與三好存保戰大破之悉定二國○八年羽柴秀吉益薄三木分兵悉拔其屬城別所長治知不可爲致城自殺於是畿甸梗命者前後就蕩平大坂勢力日衰帝遣前關白前久大納言重通庭田就諭降之光佐乃與信長交盟書散遣其衆遯于紀伊鷺森○秀吉率師徇但馬因幡山名祐豐以出石山名豐邦以鳥取皆降又伐淡路定

之○北畠信雄以信長命略伊賀細川藤孝略丹後並平之信長即以賜二人是時信長既定近畿二十餘州擇令長吏條規法令嚴峻竊一錢以上者皆斬闔境無盜路不拾遺暑月行旅憩林樾者皆舍橐而睡時以爲亂世一奇矣○十年以前関白前久爲太政大臣○信長修伊勢神宮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著爲永式弘安以後其制遂廢至是信長新之悉復舊制又修男山八幡宮○武田勝頼頻年用兵民不堪命木曾義昌爲勝頼妹婿苦其誅求陰降信長請導伐甲斐信長大悦遂戒師期勝頼聞而怒遣其族信豐擊之遇義昌

信長定近畿二十餘州封内無盜路不拾遺

信長伐甲斐

于鳥居嶺大敗而歸二月勝頼率歩騎二萬次于諏訪遣諸將分守險要而信忠已以兵五萬自木曾入信長以七萬繼之德川家康自駿河北條氏政自相模並進應之信長先鋒川尻鎮吉至瀧澤下條信氏棄守而走小笠原信嶺以松尾降信忠入至桔梗原甲斐信濃士民苦虐政日久爭先歸降勝頼乃退歸新府土功未完敗聞日至勝頼怖欲徙避之嫡子信勝自奮曰事已至此避將何之當抗城死已勝頼不聽小山田義國有異圖欲賣君以爲功勸保其邑岩殿勝頼從之信忠入甲斐陣古府遣織田勝長等徇上野義國設関不納勝頼

長閑勝資先遁勝頼不知所出乃赴天目山衆僅四十餘人未至山僧叛告織田氏土寇亦競起勝頼走據天童山信忠遣瀧川一益圍之衆皆飢困不能鬪勝頼與信勝皆死信長使人梟勝頼首于京師收武田氏宗族及姦臣數十人悉誅之乃論功行賞賜駿河於家康甲斐於鎮吉上野及信濃四郡於一益信濃川中島於森長可降將穴山信良真田昌幸等因舊邑增損之信長既滅武田氏使柴田勝家及長可伐上杉氏○秀吉大舉入備中圍高松城引甲部河灌之毛利輝元親將來援兩川皆從秀吉益築堤坊逼城城中結欃而坐兩川

武田氏亡

勝頼敗死甲信平

秀吉圍高松輝元來救

數挑戰秀吉堅壁不出秀吉馳書曰毛利親來機不可失請速出援兵信長喜曰是天所與也我親往一舉可取西陲從此無事矣乃使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館于妙國寺德川家康與穴山信良來謝增封信長命光秀饗之光秀盛治帳具周旋甚勤俄有出征之命他人來代之光秀大怒悉投饗具於湖馳還龜山初信長待將士無禮數以非理虐光秀嘗置酒高會光秀逃酒信長親追捽其頭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此光秀素不勝飲強釂一觥信長因按光秀擊其顱作鼓節光秀怨望日久於是

光秀謀逆

光秀攻本能寺信長自殺

決意於叛。六月光秀召親臣告之反謀。即夜發兵赴京師。既濟桂川。颺言曰。吾敵在本能寺。衆始知其反。明旦圍本能寺。鼓譟而入。信長驚起罵曰。竪子敢爾。手射殪數人。蘭丸以下力鬬死之。信長縱火自殺。信忠聞變。馳赴本能寺。則煙既起。乃還。使村井貞勝奉誠仁親王。送諸禁內。而徙據之。衆或勸歸安土。糾衆討賊。信忠不聽。命前田玄以還岐阜。取其子三法師。入清洲。賊兵來攻。信忠力戰。士衆皆死。乃縱火自殺。信長常以平定四方爲志。不喜虛美。廷臣或勸爲征夷大將軍。信長曰。吾何遽襲室町。故號爲賞功。擧能。政無偏私。尤憎浮屠氏。紫

田勝家獻一向賊首級。信長有喜色。楠友閑在側。諫曰。此誰非天下之民。因極論仁暴是非。信長嘉納之。然時承室町氏媮惰之後。以刑殺立威。所得之地。必誅其主。性亦猜忍。若光秀者。皆不自安。故中道遭禍焉。光秀至安土。悉收金帛。頒賞其黨。儼然以霸主自居。會天使來勞。光秀意益驕。遣使招其女壻細川忠興。忠興怒逐使者。召筒井順慶。亦弗聽。光秀始懼。乃如京師。行覲禮。又欲收人心。悉蠲輦下戶稅。復如安土。○柴田勝家等與上杉氏持于越中累月。森長可侵越後。景勝回兵自救。勝家進陷魚津。既聞京師變。皆棄壁而還。○毛利輝元聞信

秀吉入討光秀

長且至。懼求和。秀吉未許。會京師凶問至。秀吉欲入討賊。祕其事而不發。明日高松陷。乃急與輝元和。即日引兵上途。晝夜兼行。至尼崎。使人報大坂。初信長使信孝及織田信澄丹羽長秀征四國。因密囑信孝使道誅光佐。信孝乃宣言修艦紀伊。急襲鷺森。幾殺光佐。會變報至。信孝等遽解圍。退至大坂。衆益潰亂。信澄光秀女壻也。叛應光秀。信孝擊斬之。及聞秀吉至尼崎。與長秀等往會焉。光秀之發難也。與其衆謀曰。方今柴田當上杉。瀧川當北條。羽柴當毛利。而丹羽佐信秀將赴四國。我出空虛之地。得以成大事。天下不足圖也。至是聞秀吉

山崎之戰光秀伏誅

在攝津。大驚。以見兵一萬五千西上。次于山崎。秀吉統諸將而至。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織田信孝以次相屬。兵各數千。秀吉自將騎卒二萬居其後。與光秀戰大破之。光秀走死于小栗栖。秀吉梟其首於本能寺。遣兵攻龜山。拔之。盡誅賊黨。秀吉收信長屍于灰燼中。殯之。遂如清洲。謁三法師。瀧川一益聞京師變。欲入討。恐北條氏追躡。乃遣使乞戰。氏政果出師。一益與戰于神名川。不利。乃收兵與柴田勝家森長可等。前後赴京師。聞光秀既誅。皆如清洲。秀吉乃與

秀吉等議立秀信

勝家等議。奉三法師爲主。居安土。更名秀信。奉以近江

織田氏諸將分領郡國

秀吉威望益隆

京師之事專決於秀吉

田三十萬石餘悉分領之以奬秀信長信雄取尾張信孝取美濃勝家取長濱長秀取滋賀高島信輝取大坂尼崎兵庫長濱羽柴氏邑也勝家有兼并之志以其當南出之衝迫奪之先是秀吉定播磨丹波但馬因幡及變自歸其有乃以地大獨辭不受分衆因使浮田秀家細川藤孝爲其統屬於是羽柴氏威望益隆秀吉與勝家長秀信輝更置吏於京師已而三氏辭之專決於秀吉○德川家康之至安土也信長使之游京師及界府及信長遭害間道徑伊賀歸其國乃徴兵將討光秀得羽柴氏捷報乃止○河尻鎭吉受封于甲斐恃勇酷暴

德川氏取甲斐信濃

民不聊生及聞變國人殺鎭吉森長可等亦棄守西走於是甲斐信濃無主上杉景勝北條氏政並出兵爭之德川家康入甲斐分遣諸將徇信濃諏訪賴忠小笠原信嶺皆降氏政與景勝戰不勝轉入甲斐與家康戰又敗乃求和家康爲子氏直娶其女家康遂定甲斐信濃唯川中島四郡上杉氏割而有之○朝廷嘉秀吉肅清京畿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秀吉固辭不拜乃更叙從五位上任左少將秀吉告公族諸將葬信長于大德寺無來會者秀吉自爲喪主召僧設大會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織田信雄信孝皆廢出生同年月平

柴田勝家與信孝謀滅信雄秀吉

素不相下爭權相惡柴田勝家自恃宿望疾秀吉猝出其右日積猜忌信孝乃與勝家通謀欲除信雄秀吉佐佐成政瀧川一益等附之信孝歸尾濃勝家歸越前約伺間同發秀吉聞之乃結信雄急發兵攻信孝信孝求成丹羽長秀爲居間勸信孝質其生母十一月秀吉率兵抵長濱勝家義子勝豐守焉勝豐素與勝家有隙秀吉使人諭之勝豐以城降秀吉乃益築城堡備糧仗以拒越前衝路○十一年春正月秀吉與信雄入伊勢伐瀧川一益於長島勝家聞之發兵南出使佐久間盛政軍于木本分兵鈔焚秀吉令蒲生氏鄕當一益馳至柳

賤岳之戰

瀨據湖山形勢築連珠砦留諸將分守退次于長濱○夏四月信孝復擧兵應勝家一益秀吉乘怒殺信孝母將兵至大垣與信孝戰破之盛政欲進擊諸壘勝家不許或說盛政敵壘皆固獨中川清秀壘在賤嶽麓去我尤遠其備不固潛兵趨之出其不意必獲志矣盛政大悅告勝家勝家曰可也我分兵壓諸砦汝速往但得捷即還愼勿留盛政乃與從弟勝政乘夜至余吾湖東比曉達嶽麓襲清秀壘破之殺清秀盛政因留不還勝家召還之盛政弗肯使者五反而日既暮矣是日秀吉欲攻岐阜至呂久川會甚雨河漲未濟午時賤嶽飛報至

秀吉大笑揮刀距躍曰吾得大捷矣乃命健歩五十人先走至長濱募沿道民具酒餉燃炬火以待遂率輕騎一萬五千擧鞭疾馳及暮炬火彌天簞壺咽路初更抵賤嶽盛政望炬火大愕急收軍諸砦視之爭躡其後盛政戰且走至嶽北勝政在嶽麓引兵欲退秀吉自嶽南逼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挺搶跳進大破之獲勝政進覆盛政又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赴勝家軍勝家在核山聞賤嶽軍聲危之既而敗聞至衆懼而潰勝家走歸北莊秀吉長驅至府中前田利家出迎進圍北莊或捕盛政以獻秀吉視之城中勝家恚曰我終爲猴郎所

秀吉乘勝入越前勝家自殺

圍與其妻登天守閣縱火自殺秀吉進徇加賀能登下之初信長妹適淺井長政生三女及長政亡改醮勝家以三女入勝家臨死使人匿三女于一乘谷秀吉索得育之皆有容色後秀吉自取長女以次女嫁京極高次

信雄迫信孝自殺

季女嫁木下秀勝○信雄圍信孝于岐阜及勝家亡城兵潰信孝奔内海信雄使人迫信孝自殺瀧川一益聞之出降六月秀吉叙從四位下任參議乃大賞戰功勸信雄取一益地予北莊于丹羽長秀大垣于池田信輝

秀吉城大坂

澤山于堀秀政○秀吉有覇天下之志謂京師山勢逼塞困運輸且無地可列邸第大坂宏敞襟帶河海可以管攝七道乃起十餘州卒大城大坂殫力經畫及鳩功殿宇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爲天下第一遂徙治焉○

長曾我部氏取讚岐

是歳長曾我部元親伐讚岐平之於是南海四國悉屬其統下○秀吉欲激信雄除之故設飛語秀吉有貳志信雄不懌○十二年春正月織田氏群臣如安土賀正皆過見信雄獨秀吉至大津而不入信雄滋怒諸將居間請盟信雄許之信雄執政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有勇名秀吉先盟招四人誘以厚利三人皆從雄利陽許之臨盟告信雄信雄召三人誅之

信雄起兵伐秀吉家康援之

遂議討秀吉乃遣使求援於德川家康家康許之發兵

來助信雄又招池田信輝秀吉亦誘信輝啗以利信輝與森長可堀秀政等黨秀吉瀧川一益亦應秀吉入伊勢攻陷諸城信雄與家康合兵二萬軍小牧秀吉以十二萬軍犬山夏四月信輝請乘虚擣岡崎秀吉令長可秀政及甥秀次等助之信輝攻拔岩崎進赴岡崎家康聞變留酒井忠次等守小牧親將精兵四千夜與信雄馳躡信輝軍後黎明前軍至稻葉則秀次軍方傳餐而

長湫之戰

坐掩擊破之走秀次信輝長可還兵來救家康邀戰於長湫大破之斬信輝長可秀吉聞敗大怒急抽精兵二萬自將赴長湫家康收軍既入小幡秀吉將且日赴攻

秀吉佯乞降　信雄喜弭兵

龍造寺隆信與薩兵戰敗死

家康又乘夜歸小牧。秀吉乃引兵還樂田。信雄家康伐一益降之。佐佐成政擧兵於越中。以應信雄。十一月。秀吉將兵入伊勢。信雄與之對軍。秀吉遽乞和。信雄許之。秀吉執謁承奉甚至。信雄大喜。家康聞秀吉復出。率師赴救。會和成。乃還。秀吉歸大坂。遣使家康求成。且請養其子。信雄亦爲請。家康乃遣次子秀康。○龍造寺隆信據佐賀。威服隣國。及大友氏敗於耳川。肥筑諸城多降隆信。島津義久與之爭肥後。屢交兵。至是原城主有馬義純背隆信。通款於義久。隆信怒攻原城。義久使弟家久救之。設二伏。擊大破之。斬隆信。隆信妻立其子政家。

大友氏遣植田玄佐於葡萄牙

秀吉定紀伊

秀吉伐長曾我部氏

令宿臣鍋島直茂攝國事。○關白内基罷。以左大臣昭實二條爲關白。○是歲。大友義鎮募使葡萄牙者。美濃人植田玄佐應募。攜其子而往。抵羅馬。留而不返。玄佐通天教。雖洋人亦服其篤信。及玄佐死。爲畫其像。傳爲美談。○十三年春。秀吉爲正二位内大臣。初上春秋既高。有倦勤之意。以別宮傾圯弗果。秀吉承旨營搆。上悅。故有是命。○三月。秀吉率兵十萬入紀伊。攻根來寺。縱火焚之。遂攻下雜賀。殺其魁首五十人。進下熊野高野。盡逐群不逞。乃以紀伊和泉加賜秀長。城于和歌山。徙治焉。○秀吉以書喻長曾我部元親。當速納豫讃。來朝京師。元親弗聽。五月。秀吉使秀

南海平

秀吉爲關白

長秀次帥舟師往伐。自阿波入。浮田秀家自讃岐。小早川隆景自伊豫。並攻元親。元親出師。次羽津。秀次圍和氣。秀長圍一宮。皆下之。遂合兵拔木津。仙石久秀以前軍入讃岐。拔八島。秀家隆景亦下數城。元親乃乞降。送質。秀吉責其不蚤服。削三國。以阿波賜蜂須賀家政。讃岐賜仙石久秀。伊豫賜小早川隆景。○秀吉起微賤。無姓氏。始稱平氏。中稱藤原氏。於是欲爲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之任。皆係源氏。秀吉病之。時足利義昭來寓京師。秀吉請爲假子。義昭不許。右大臣晴季今出川與秀吉善。爲之謀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非征夷之比。公既冒藤原。宜補之。秀吉大喜。諷關白昭實辭免。請爲關白。進從一位。遂奏授子弟功臣以官爵。秀吉羞冒他姓。自製新姓曰豐臣。請稱之。因授親臣宿將。以爲殊寵。是時豐臣氏歲入二百萬石。府庫充溢。因謂不可獨自封殖。乃

秀吉頒金於群臣

秀吉伐佐佐成政

設棚於門外。出金五千枚。銀三萬枚。室町以前。金銀二品供貢獻賞賜之用。並秤量行之。至織田氏始鑄爲貨幣。於是有金銀幾枚之稱。其形量今不可攷。中井積善以爲如今大判而方。隨便割切用之。蓋近之。頒與群臣。一日而畢。○八月。秀吉將兵十萬伐越中。織田信雄前田利家從。佐佐成政據栗柯嶺拒之。秀吉張疑兵當之。而海路襲富山。成政治所。成政惶駭。削髮出降。乃賜越中於利家子利長。以丹羽長重有罪。

北陸平

奪越前割其半予堀秀政秀吉遂與左右數十騎抵絲魚川徵會於上杉氏時景勝送款朱周歲服其輕來不疑速往受盟秀吉遣金森長近略飛驒攻國司姉小路賴綱滅之因封長近焉秀吉既還置吏五人奉行政令

秀吉置五奉行

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掌訟獄長束正家掌錢穀前田玄以掌僧祝時稱五奉行○秀吉欲享天子以

秀吉營聚樂第

爲盛事起第于皇宮之西窮極華麗命曰聚樂又建方

建方廣寺

廣寺以木造大佛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所費不貲五歲而就○十四年春大友義鎮入覲初島津義久并食九國義鎮與龍造寺氏歲被其兵並乞

援於秀吉岩屋城主高橋鎮種立花城主立花宗茂皆送款焉秀吉欲大舉西伐下教列國固守以俟秋七月義久遣島津忠長伊集院忠棟略二筑降秋月筑紫二氏殺鎮種遂圍立花宗茂固守馳人告急秀吉使毛利輝元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等先發輝元入豐前元親存保入豐後義久命二將還軍秀吉又遣仙石秀久往薩摩徵其朝貢誡曰義久若不聽退以待我慎勿浪戰義久覽書抵地大罵秀吉令弟義弘家久入豐後而自將繼之秀吉憤恚退要元親存保等與家久戰存保及元親子信親敗死家久乘勢逼府內時義鎮既卒子

秀吉以妹妻家康家康朝京師

義統出戰大敗秀吉聞報怒奪秀久封予尾藤知定○秀吉欲使家康入覲遣使促之家康不肯秀吉妻以其妹又送大廳爲質（大廳秀吉母号大政所）家康乃至京師詔敘正三位家康入謁于聚樂第禮而歸○冬十一月帝傳位於皇孫周仁親王

國史纂要卷之七

國史纂要巻之八

越後　星野恒　編纂

後陽成天皇 諱周仁。初諱和仁。正親町帝ノ孫。陽光院ノ長子。

第百七世　天正一四年 丙戌 紀元二千二百四十六年

天正十四年十二月。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秀吉奏請伐島津義久。下符徴兵於越中尾張以西三十七國。命石田三成等掌糧餉。先趣小倉。峙三十萬人一年食。○十五年春。兵會大阪者十五萬人。使秀長將前軍。先發。三月。秀吉自將諸軍發京師。水陸並進。義久聞之。棄府内而退。留島津家久守耳川。秀長至耳川。令諸將渉而結營。家久夜出斫南條元續宮部繼潤營。繼潤擊

秀吉伐島津氏

卻之。家久退保高城。秀吉抵豐前。分兵攻畧。秋月種實據大隈城。招島津氏兵守嵓石。秀吉令木下秀勝攻拔嵓石。種實遁走。令其子種長以城降。進次高良山。肥後諸城皆降。四月。入薩摩。次千代川。遠近望風降潰。秀長自日向入。前田利長浅野長政自大隅入。家久以佐土原降。諸軍合而南下。逼麑島。義久髠首緇服。造行臺納降。秀吉以其故家也。宥之。命以義弘爲嗣。琉球聞之震怖。馳使貢獻。六月。秀吉班師。抵太宰府。乃論功罪。削島津氏侵地。令因舊封領薩摩大隅日向。予佐佐成政以肥後。徙小早川隆景于筑前。賜豐前於黒田孝高森勝

島津義久降

信。筑後於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大友義統高橋統増伊東祐丘皆復舊地。耳川之役。尾藤知定抳秀長不卽救。因奪其讃岐賜之生駒親正。削阿蘇大宮司邑。律彦山僧徒破戒。大村氏私舍洋僧。僧徒因以長崎自封。秀吉怒收長崎。磔殺洋僧二十餘人。禁耶蘇教。遂命修政令除煩苛。鋤豪強。通關津。七月。歸京師。○小早川隆景就封筑前。革舊弊。飭士風。布寛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内悦服。乃摹下野足利學校。建黌舍。釋菜先聖。亂離之餘人始聞絃誦之聲。○十六年。秀吉奏請臨幸。夏四月。上幸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子宗室皆往。秀吉率文武百官

九州平ラク

秀吉始禁洋教

隆景建黌舍與釋菜禮

聚樂行幸

扈從。令民縱觀。父老或流涕曰。不圖今日始覩太平之象。卽日行饗禮。明日召諸牧伯。盟于御前。使同尊皇室。奉關白令。大宴公卿諸侯。上賜御製歌。秀吉以下皆賡之。車駕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戸税奉供御。以近江高島郡充廷臣米邑。凡金帛珍奇之獻。前後無算。秀吉又見京師荒廢。無内外之別。命諸侯築壘壁。周回七里。以畫都鄙。諸寺院移置一區。自京極至六條。號曰寺町。○佐佐成政多欲寡恩。專行聚歛。百姓怨苦。土寇大起。秀吉怒賜成政死。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秀吉下令禁百姓藏兵器。命吏收之。以充大佛構造之

秀吉以京師戸税奉供御

秀吉禁百姓藏兵器

北野茗讌

用〇十月秀吉大張茗讌于北野令茶博士千宗易督
其事於是茶事盛行〇是歲秀吉置金座於界浦鑄造

秀吉改鑄金貨

楕形金幣以行之世稱天正大判是時未有小判而曰大判蓋係追稱天正大判存于今者品類不一大抵縱四寸八分至五寸六分横二寸八分至三寸四分量三十八錢至四十四錢

松前內附

〇松前蠣崎慶廣修使幣請內附秀吉命比內諸侯受
約束慶廣遂以松前自氏焉慶廣光廣孫也〇十七年

秀吉再頒金

秀吉復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以供乘輿須公卿
將士是時秀吉威令幾遍海內佐竹里見結城那須諸
族皆發使送款秀吉命朝會禁其私鬪獨北條氏政據

秀吉諭北條氏入覲氏政

關東八州伊達政宗據米澤不肯通好秀吉遣使諭氏

不從

政入覲氏政曰眞田昌幸取我沼田願得之而後聽命
秀吉諭昌幸致沼田復遣使申前命氏政恃險依違答
之家康數勸氏政入朝不肯會北條氏守沼田者襲昌
幸別邑那胡桃取之秀吉大怒遂奏請發東征之命徵
兵於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國命長束正家督漕運粟
二十萬石至駿河時海路久絕民皆懼海神爲祟秀吉

戒龍王檄

作戒龍王檄以授衆曰投之大洋保無風波民乃應募
是冬政宗滅葦名氏幷會津四郡滅二階堂氏幷仙道
七郡佐竹岩城諸族擊之不克兵威益振秀吉使人讓
其強梁且促入朝政宗不從〇十八年春德川家康遣

世子秀忠如京師先是家康逼於信長賜長子信康死
次子秀康養於秀吉故立秀忠秀吉爲加元服遣歸之
曰卿以與氏直有姻送兒擬質吾豈有所疑哉秀忠歸
家康曰秀吉不留兒是欲借我沿道諸城也乃命諸將
避城造浮梁於富士川除道供帳以待氏政聞之始修
守備盡召八州將士集於小田原留其部下守城砦秀
吉留毛利輝元守京師弟秀長守大阪令德川織田前

秀吉伐北條氏

田上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秀吉入朝陛辭詔賜節
刀秀吉至沼津令秀次攻山中信雄攻韮山秀次陷山
中信雄亦破韮山郛家康乃從間道踰箱根鷹巢足柄

諸城皆潰進軍酒勾小田原震駭秀吉繼至建牙於石
垣山令萬卒築城糊紙于壁一夜而竣工明日望之如
堊城兵驚以爲神秀吉攜家康登城樓下瞰曰關東八
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予卿耳家康謝秀吉因耳語曰

秀吉圍小田原

自此迤東可二十里有地曰江戶沃野廣衍襟帶山河
卿宜治于此家康曰謹奉教秀吉令諸軍圍城數重禁
鹵掠水軍將士下沿海諸城來會焉上杉景勝前田利
家將北陸兵三萬入上野大道寺政繁以松枝降導入
武藏圍鉢形秀吉令淺野長政木村重茲助之二將別
徇武藏至二總安房月餘下六十餘城而小田原固守

秀吉善用人

伊達政宗至小田原謁秀吉

不下。秀吉患之。召小早川隆景而謀之。隆景曰。圍堅城莫如饗士張樂休攻戰示持久。間其君臣而招降之。先入圍富田實用此策。秀吉從之。下令軍中休戰。徵海道妓樂。置酒高會。讙呼連晝夜。城中大困。初家康度大衆久屯。穀價必騰。私命其吏多蓄糧餉。既而長束正家措辦運事。米粟狼戾。乃服秀吉善用人也。○信雄攻韮山守將北條氏規。善拒。信雄軍多死傷。秀吉召信雄會小田原。留部將築長圍守之。當是時。豐臣氏軍環城而陣者幾三十萬。關以東望風降附。佐竹岩城相馬秋田諸族。或執謁軍門。或使使納幣。伊達政宗聞之。始懼。發使乞降。六月。政宗從百餘騎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不許。輒見使人讓其專橫。悉致侵地。政宗曰。臣死生唯命。況邑土乎。秀吉乃召見慰勞。謂曰。卿狃小戰。未知部勒大兵之法也。因起引政宗而出。下臨絕壑。指示列營。然後遣歸。諸將皆曰。是縱虎於野也。秀吉哂曰。吾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其人曰。關白天授也。遂去之國。○秀吉欲降氏直。使黑田孝高羽紫勝雅入城。說以禍福。且曰。及今納降。封以武相。氏政不聽。初秀吉送書城中。招成田氏長。氏長復書約降。於是秀吉遺其書于氏直曰。城中離叛如此。盍早自爲計。氏

北條氏降八州平

秀吉徙封家康於關東

奪信雄封

直怒拘氏長。既而聞八州諸城多不守。懼而議降。秋七月。家康使人如韮山諭氏規曰。和議將成。宜來贊之。氏規乃撤守備入小田原。氏直惶惑。不竢約而出。乞宥氏政以下死。秀吉曰。皆如所請。獨其封土以二總代武相。氏規聞之恚曰。吾悔爲老賊所誑。將還韮山復修守備。氏直弗許。與氏政皆出城。秀吉謂諸將曰。吾奉詔討不庭。若釋渠魁。是失信天下也。乃遣使者就氏政氏輝舍賜死。秀吉送其首於京師梟之。放氏直及氏規氏勝等三十人于高野。給以田萬石。乃舉北條氏故地七國（伊豆相摸武藏上野下野上總下總）以封家康。別以十萬石爲其湯沐邑。舉德川氏故地五國（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以賜信雄。信雄不肯受。秀吉怒放之秋田。賜尾張及北伊勢五郡于秀次。駿河于中村一氏。甲斐于加藤光泰。參河于池田輝政田中吉政。遠江于堀尾吉晴山內一豐有馬豐氏。其餘行賞有差。仙石久秀私從師。秀吉錄其舊功。封小諸五萬石。執大導寺政繁。誚其賣降。誅之于江户。又聞足利義氏之絕祀。求得其族國朝爲後。食喜連川之田五千石。待以賓禮。（秀吉一日遊鎌倉。詣鶴岡祠。觀源頼朝望像。釃之曰。卿發於流人。吾起自人奴。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卿而已。然吾寒族。而卿將種。是以其成功自有難易。是吾所以贏得一籌。雖然我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撫其背而出。）秀吉遂引兵東下。至白河。命淺野長政大谷吉

秀吉檢奥羽地

秀吉過中邑賜父老酒

家康遷江戶

隆石田三成檢陸奥出羽之田。收政宗侵地。以會津仙道十一郡賜蒲生氏鄉。以葛西大崎賜木村秀俊。政宗因故土賜米澤長井。謂氏鄉曰。爲我守東門。因指授方略。戒德川前田上杉氏爲之應援。遂整諸軍而還。至尾張。秀吉指路傍聚落。謂園人曰。此名中邑。吾所生長也。吾欲一往觀。乃屛徒御。獨騎而入。周馳街衢。出遂召邑中父老。笑曰。吾藤吉也。父老皆惶恐俯伏。秀吉曰。比吾少時。邑閭甚整。戶口亦似滋息。因賜酒及物。與語舊故而去。秀吉歸京師。改松下之綱。封予勢遠之田一萬石。錄舊好也。○家康之遷江戶也。城東沮洳接海。蘆葦叢生。西北培塿陂陀。灌莽翳薈。而城郭隘陋。至用舩扳爲堂階。家康因地勢區處士民。西北鏟高塡卑。以置邸第。東南鑿渠疏淤葦泥土。以起市街。勸農通商。利運漕之道。凡諸制度。盡因北條氏之舊。而除其煩苛者。國內大服。遷者如歸。○伊達政宗以削地懷觖望。誘土兵作亂。葛西大崎之民。亦苦秀俊苛政。群起攻之。秀俊出走。蒲生氏鄉發兵赴援。察政宗有異志。促使會師。政宗不得已出兵。欲與賊夾擊氏鄉。氏鄉行布陣以備之。政宗追躡。見其陣嚴整乃止。氏鄉攻拔諸城。賊黨悉潰。南部氏族九戶政實叛據福岡。氏鄉擊平之。秀吉奪秀俊封。徙

大浦爲信起兵取津輕

秀吉徵朝鮮朝貢

秀吉囑琉球求通於明

政宗于葛西大崎。以其舊土米澤長井。增封氏鄉。食百萬石。初南部信直族有大浦爲信。作難取津輕據之。改稱津輕氏。信直屢伐之不克。至是告秀吉。請爲征之。秀吉不許。津輕氏永列爲顯諸侯。南部君臣切齒。津輕南上必經南部。乃設關閉其路。以故津輕氏朝覲。常迂回取路云。○足利氏之盛也。與明通好。使船往來。朝鮮亦屢修聘。及其衰。西南海盜侵掠明境。明朝鮮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秀吉之爲織田氏徇山陽。請攻朝鮮及明。後常思成其志。時明主翊鈞（神宗）失政。武備衰弛。秀吉聞之。益欲窺之。其定畿內。遣橘康廣於朝鮮。徵朝貢。朝鮮王李昖辭以水路迷昧。不得要領而還。秀吉以爲有私。誅康廣。及征島津氏。對馬島主宗義智送款。義智世與朝鮮互市。能諳其事情。秀吉乃遣義智及僧玄蘇往朝鮮。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明不聽。義智至朝鮮。李昖使黃允吉金誠一從而入貢。時秀吉還自東征。乃引見使者。遣歸答書。有言吾欲假道貴國。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貴國其率士卒爲前導。因遣柳川調信及玄蘇與偕。李昖得書疑懼。使誠一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耳。

貴國盍居間和解之誠一支吾玄蘇屢聲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還朝鮮始懼稍脩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十九年春正月以皇弟智仁爲親王敍一品式部卿號八條宮（智仁先是爲豐臣秀吉猶子）○秀吉遣宗義智復如朝鮮曰速得明國要領不則將先有事于汝國泊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當是時海內新定將士佽脫甲冑矯矯有餘勇秀吉方思所

秀吉決外征

以宣洩之及聞義智報外征之志益決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爲秀吉時喪男鶴松餘哀未忘故有是言既還大會諸

將帥曰方今海內粗定而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爲先鋒度遼長驅滅明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皆厭其望不亦快乎諸將瞪眙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

秀吉奏請外征

衆莫敢異議於是秀吉奏請外征遣諸將就國各具兵食使九鬼嘉隆造巨艦數千艘大廳聞秀吉赴海外憂懣不食屢止之乃使秀家代往而自出陣肥前以爲策

秀吉建行營於那古耶

應因大建行營於那古耶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

部署外征諸將

所嚮加藤清正將第一軍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屬焉小西行長將第二軍宗義智松浦鎭信有馬義純屬焉二軍分日迭爲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政將第三軍島津義弘毛利高政伊東祐丘等將第四軍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將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將第七軍毛利輝元將第八軍九鬼嘉隆脇阪安治加藤嘉明來島康親等別將水軍豐臣秀俊尚弱藤堂高虎率其軍屬焉水陸

水陸九軍共十五萬人

九軍總十五萬人織田秀信淺野幸長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等將游軍六萬以備應援而秀吉自以豐臣秀俊德川家康前田利家蒲生氏鄉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

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畿內東北三道將士十萬

秀吉讓職于秀次

自衞以明年三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骨讓關白于秀次自稱太閤然軍國機務皆躬親處決秀次無所預焉○文祿元年春秀吉召加藤清正賜以記幟小西行長賜以駿馬行長本界浦藥商之子也清正素鄙之不相善至是謂行長曰予用賜幟爲號子號何用行長曰我當用藥囊耳自是益相隙也二月秀吉發京師或請曰是役必有使簡往來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

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

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然擇僧永哲靈三承兌以從○抵安藝詣嚴島祠取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

秀吉至行營

師入朝鮮

朝鮮王奔平壤乞救於明

乃投每錢皆面衆大喜盖預糊合兩錢也遂至行營諸軍會者五十萬人師已發那古耶舳艫相接旗幟蔽天至壹岐阻風數日行長潛拔其軍先至釜山攻取其城進圍東萊半日拔之遂陷梁山分兵長驅州郡望風降潰慶尚右道頓空清正後行長三日至釜山聞行長已前進切齒曰悔爲豎子所先吾豈踐其跡乎轉取別路縱火慶州走其守將轉鬭而進所向皆靡於是諸軍相繼皆達矣李昖得報大懼以李鎰申砬爲大將使金誠一拒慶尚右道金玏拒慶尚左道行長略定右道諸邑進取尚州鎰至州城北覘城中火起遣騎來候行長潛使銃卒伏橋下銃之墮馬鎰軍望見奪氣行長以大衆出張奇兵劫之鎰駭走歸申砬於忠州行長進擊申砬斬之遂取忠州清正與諸將來會議進取京畿清正行長爭道撫劍詬罵諸將居間乃解行長自東路清正自西路西路隔漢江行長使人竊往流其南岸舟初行長獲蔚山守將李彥誠傳書李昖諭降彥誠不敢白及取尚州禽李應舜予之太閤書契使還責彥誠之報且召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人者也李昖乃遣德馨乞降途聞忠州失守使應舜先往詗之清正遇之于途捕而殺之德馨逃去朝鮮聞李鎰申砬敗上下震駭王與世子

師入韓京朝鮮王逃走

清正虜朝鮮二王子

行長取平壤

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子徵兵諸道留金命元申恪以舟師扼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遁清正抵江無舟望見梟騖戲北岸笑曰是已遁也令没人取其舟以渡行長至驪川走敵將元豪五月入京城明日清正至居十餘日秀家以下皆至凡所得城寨留兵以守烽燧相望自釜山達國都○金命元之棄漢江也退守臨津李昖遣申硈韓應寅助守清正行長與長政軍南岸設伏佯遁硈輕而無謀渡江追之伏起大破之獲硈北岸兵望之而潰我師遂濟至安城驛乃探鬮分路而進長政自黄海道清正自咸鏡道行長自平安道○秀吉屢得捷報度明人必來援乃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率遊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清正至永興聞朝鮮二王子瑋琿逃赴咸鏡北道兼行追之與北道兵使韓克誠戰於鐵嶺斬之二王子奔會寧府清正馳赴之府朝鮮極北也府使鞫景仁拘二王子乞降清正許之寘二王子及其大臣黄赫金貴榮等於鏡城清正聞會寧與兀良哈接壤以景仁爲導進入其境攻拔一城既夜戒其軍勿釋甲夜半胡騎大至奮擊走之乃收其貨寶南還○行長至大同江李昖棄平壤走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行長入平壤得韓積粟

十餘萬石（韓量一斗當我三升五合以十五斗爲一石當我五斗二升五合）行長使使報王京欲長驅入明秀家等以全羅江原二道未定止之令旌舟師自全羅至併力度鴨緑乃使大友義統守鳳山黒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城以備應援

巨濟之戰水軍諸將失利

○初水軍諸將發釜山與慶尚右水使元鈞戰破之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艨艟數千艘次巨濟加藤嘉明以走舸先發奪敵舩二十艘諸將繼進舜臣却我兵追之至洋中舜臣鳴鼓一聲衆艦同舳合圍以大礮擊碎我舩來島康親死之我師大敗舜臣益糾合舟師也閑山島我水軍是以不能合陸軍陸軍亦因不能進也

明人救朝鮮

○秋七月明主遣其將祖承訓史儒援朝鮮先是我掠明疆者皆海盜甲仗敝惡明人狃見之以爲豐臣氏兵亦如此也承訓舍順安行長夜遣輕卒劫其營營亂笑曰此虜亦易與耳明日自往與承訓戰旗甲鮮明馬皆被鬼頭明馬駭逸我兵鼓譟乘之斬史儒承訓僅以身免

行長破明兵斬史儒

○自秀吉之西大廳憂念成疾至是危篤秀吉歸覲至則已薨未幾秀吉復赴行營

明人請成

○明得承訓敗聞擧朝震驚明主欲講和紓事乃求能使我師者浙人沈惟敬慧黠有辯口與鄭四善鄭四嘗渡海在對馬以故惟敬略知我國事刑部尚書石星聞而薦之乃假以游擊將軍多具資幣來見行長巽辭請和行長大喜乃約數條惟敬務欲弭兵爲己功曲順其意曰歸取報復來乃去而明群臣疑惟敬不信其言皆欲出師明主乃拜李如松爲大將率六將軍援朝鮮石星猶持前議復遣惟敬至平壤與行長密議而如松已以大兵至遼東會降虜爲我耳目者悉爲韓相所捕縛以故我軍不知明兵至也

明救復至和議敗

平壤之敗

○二年春李如松以諸軍圍平壤行長督衆捍禦明兵爭登外城陷行長退保牙城行長告急鳳山而大友義統不來援行長乃奔鳳山義統已遁黒田長政在白川聞敗迎行長更殿而退明軍乘勝鼓行而東國都將吏

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會諸城皆聽命獨小早川隆景不可曰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願與明人一快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三奉行促之甚急乃退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屬焉

碧蹄館大捷

如松悉引其兵而至凡十餘萬陣于碧蹄館隆景以三萬人邀之厲衆健鬪敵皆披靡宗茂秀包以左右翼橫擊之敵陣益亂我軍兵鋭刄利縱横馳突無與抗者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餘級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擠明兵于江江水爲之不流如松痛哭徹曉遂奔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病請代而促惟敬謀和

明人致和議復行

○諸將既撤守會國都

清正快論却虜使

惟敬約七事

韓人乘隙所在擧兵清正獨在咸鏡道聲聞不通明宋應昌曰清正可以虛喝服也乃使辯士馮仲纓說清正曰貴國無故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大怒發兵四十萬克平壤復國都擒浮田小西盡逐其兵足下宜送還朝鮮王子戢兵而退否則大兵北下直萃於安邊雖悔無及清正使侍史答之曰吾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歸語汝主我有敝甲凋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命矣而此地險阨兵之來日不得過一二萬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可了日殺二萬二十日可了然後鼓行而西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清正可以

復命矣仲纓走歸而韓人冦我者不衰我兵在幸州者亦為韓將權慄所敗秀家乃發間使召清正清正平搗中冦與鍋島直茂相良賴定皆會國都○秀吉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攻晉州晉州地險城固李旿之奔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之光泰等大敗而還都城傍有龍山倉積粟數十萬石明人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我糧道我軍始窘○四月沈惟敬來見行長申前議約以七事一曰歸俘盖送還朝鮮王子以下也二曰割地盖割慶尚忠清全羅三道與我也三曰入貢四曰封冊盖修足利氏故事

師薄韓京

明遣謝用梓等來秀吉遣小西如安偕往

還朝鮮二王子

屠晉州

虎狩

孝高論外征諸將

也餘三事不傳行長等素不學以入貢為鄰交之禮以封冊為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已而知其非惟敬巧彌縫之行長與三奉行皆懷歸乃報秀吉曰明人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喜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諸將乃焚城更殿而退趨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依山擁海為久頓之計明兵亦分守星州居昌諸城朝鮮兵災之餘民皆四散至是大飢道殣益多○明遣謝用梓徐一貫沈惟敬至那古耶秀吉饗而還之遣小西如安偕往命外征諸將放還所俘二王子大臣以下且諭屠晉州以償前敗正大友義統罪收其封賞有功諸將六月諸

將合兵攻晉州清正造龜甲車包以牛革載壯士推挽而進以鐵推穿城足樓櫓崩壞清正長政先登諸軍繼進遂拔之斬城將徐禮元等殺六萬餘人時韓野多屍虎豹爭出我將士留戍者曠日無事乃議校獵屢圍山澤殺獲無數擒其尤大者以獻行營○秀吉以如安久不還謂惟敬欺己日夜議軍事黒田孝高語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有威無恩專務攻伐吏民逃匿野無青草且加藤小西爭功相閱法令不一而浮田宰相非統御之器能堪此任者莫若德川氏其他則前田與我而已秀吉側聽而頷之一日會列侯諸將曰征韓諸將皆不

長政直諫

勝任。我親征之。今舉國內兵。猶可得三十萬。吾親將中軍。使利家氏鄉將左右軍。一戰舉韓。直入于明。因顧德川家康。託以留守之任。家康不懌曰。殿下親征。我獨不得從。何恥如之。淺野長政謂家康曰。殿下近爲狐所憑。君勿復言。秀吉大怒。叩刀詰之。長政曰。方今海內纔定。人思休息。而殿下興無名之師。使斯民暴骸骨於海外。加以國計之匱。徵斂亡度。愁怨載路。若殿下一舉趾。則六十州之群盜。將乘虛而起。鄙語曰。鼈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拔刀將斬之。利家氏鄉擁秀吉止之。麾長政退。數日。薩人梅北宮內聚衆。入肥後作亂。秀吉驚。召長政謝過。遣兵擊宮內。平之。○秀吉妾淺井氏生男秀賴。秀吉大喜。使前田利家攝軍事。而自歸大阪。○是歲。秀吉收前後韓明之馘。封于京師方廣寺前。爲京觀。世呼曰耳墳。

耳墳

○播磨人藤原肅。倡學于京師。以事忤秀次。避往肥前。德川家康聞其賢。時時延見訪以聖學之要。（家康時從秀吉在名古耶。）

惺窩倡絕學

肅字斂夫。中納言定家十二世之孫。父參議爲純。世食播之細河莊。爲別所長治所侵掠。爲純及肅兄爲勝戰死。肅欲復仇。訴於秀吉。秀吉諭待時。乃奉母及兄弟。還居京師。肅幼頴異。依僧東明讀書。過目成誦。號爲神童。始入釋。後歸於儒。嘗憂世無

明師。航海赴明。逢颶漂至鬼界島。留十餘日。忽自指其心曰。聖人無常師。求之在于斯。何必遠游。乃還。杜戶謝客。獨覃思四子六經。超然自得。韓人姜沆歸化。在播磨。見肅嘆曰。我朝鮮三百年。未見若人。吾雖播越于殊域。而以見斯人爲幸。自王綱解紐。文教拂地。肅奮于干戈之際。修行講道。爲世儒宗。學者稱曰惺窩先生。○三年。

秀吉城伏見

秀吉大城于伏見。與卒二十五萬人。命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先是。明主聞我屠晉州。疑如安不納。舍之遼東。朝鮮王以我戍兵未撤。數促明定和。明主乃召如安。

如安至燕京

十二月。至燕京。石星就其館。厚賂之。使曲成其媾。如安許諾。居數日。明主延見如安。令諸將相大臣會于左闕。問秀吉意。如安承石星意。務爲恭順語。明主乃定封王。議以李宗誠爲封冊使。楊方亨爲副。同沈惟敬往。惟敬首建封貢議。希己爲冊使而不得。意甚怏怏。謂星曰。前約七事。今止一封。事必不成。星弗聽。○四年春。伏見城成。秀吉徙居焉。寘淺井氏于淀。鷁首往反。世呼爲淀君。

三成毒殺蒲生氏鄉

○秀吉知蒲生氏鄉雄豪。任以方面。既而忌之。石田三成因譖其有異心。勸秀吉毒之。二月。氏鄉卒。子秀行嗣。氏鄉妻織田氏。信長女也。秀吉聞其美。欲取之。織田氏不肯。削髮示意。秀吉怒。徙秀行於宇都宮。以會津封上

秀吉撿天下田

杉景勝。○六月。秀吉發吏撿天下田。○關白秀次爲人昏虐。其留守聚樂。荒淫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夜出戕行人。自樓上銃人爲戲。至欲剖孕婦。世呼曰殺生關白。及秀賴生。自疑被廢。益不聊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與之有郤。希秀吉旨數惡之。秀次自知取怨多也。每出獵輒具甲仗。又厚贈諸侯伯而與之誓。二人聞之。因誣其反。

秀次廢死

秀吉大怒。奏請削其官爵。放之高野。尋賜死。三成請而梟其首於京師。併其妻子妾媵三十餘人。皆處斬。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冢。毀聚樂第。分秀次封地。與福島正則以清洲食二十萬石。三成又誣伊達最上氏黨秀次。有匿名書曰。伊達最上欲分豐臣而覇。秀吉笑曰。是怨家所爲耳。皆釋之。○豐臣秀勝。織田信長季子也。自信長在時。爲秀吉所養。封於丹波。是歲卒。無嗣國除。其妻淺井氏。以淀君弟。託於秀吉。秀吉乃以爲養女。配家康世子秀忠。○秀吉下令禁侯伯私相嫁娶結盟樹黨。無故爭鬪。及多蓄姬妾。留連飲酒。又禁少壯乘轎。○慶長元年夏五月。秀吉挈秀賴朝見。詔敍秀賴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明李宗誠等至朝鮮。疑懼不敢進。惟敬怵宗誠曰。和敗。和人來執。宗誠大怖遁去。明主乃以楊方亨

外師撤還

爲正使。惟敬爲副。與朝鮮使黃愼俱濟海。諸將乃置戍

三成讒清正

釜山而凱旋。○行長嫉清正。清正惡於三成。而行長善之。相與譖清正。清正還至伏見。秀吉不許見。秋七月。京畿地大震。伏見城壞。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視。乃從卒二百。入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喜其疾來。清正因前訴冤。陳其軍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晳丈夫。今至自朝鮮。何黧且悴也。乃命守中門。旦日召見。推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清正小字虎之助）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遂愛遇如初。時震仍不止。德川家康率兵入衛。秀吉曰。不知皇宮如何。吾當與卿省焉。乃遽出。從者未屬。家康以其兵擁之而行。道路昏黑。家康從者有掣其袖者。家康不敢顧。秀吉脱刀授之曰。步履甚遽。以煩卿也。家康不敢執。授井伊直政。已而秀吉

秀吉射大佛

從兵踵至。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秀吉手弓罵曰。我爲若興大役。將使濟度衆生。今軀且不保。何補於人。發乘矢而還。○明韓使者至伏見。秀吉責韓使

明使至伏見

以不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許入見。九月。秀吉引見明使。諸將帥陪坐。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服。明日饗使者。秀吉戴冕被緋衣。使家康以下七人各被其章

秀吉裂明冊書

服。召僧承兌讀冊書。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脱冕服。抛之地。裂冊書。罵曰。行長言明封我爲明王。

故命班師至王我國何待冊虜之封哉乃召行長盛氣詰之行長股栗諉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爲證承兌亦救解之事終得止而秀吉怒未釋卽夜逐明韓使者

師再伐朝鮮

下令再征朝鮮令西南諸城主還治兵先是秀吉養夫人姪秀秋爲子出嗣小早川氏至是秀吉以爲征韓元帥以黑田孝高佐之使清正行長復爲先鋒○西洋商

蠻船至土佐秀吉籍沒其貨

舩漂至土佐葛城浦言至新伊斯把儞亞交易洋中遇颶舟壞秀吉遣增田長盛撿之籍沒其載獲錦綺十萬端絲十六萬斤吉貝二十六萬端生麝十頭生猿十五頭鸚鵡二翼給蠻人以米酒雜貨修船還之○二年春

正月外征諸將相繼濟海兵總十四萬秀吉以其旣諳外事不復出置吏那古耶以司糧運行長清正先至朝鮮東萊機張梁山加德諸城皆降孝高改築釜山定爲元帥府連壘寨列舟艦出令嚴禁鹵掠而諸道望風奔潰時朝鮮荒殘無糧可因我海運又未達諸將以故不輒進聲言依約獻三道俾王子來謝則班師朝鮮王昖奔海州告急于明初楊方亨等還明佯報秀吉受封拜舞和議全成因私貲海外珍寶號爲日本幣物旣而事

明復救朝鮮

覺朝鮮警報又至明主下石星獄詰惟敬使如朝鮮弭我兵大募兵士使邢玠楊鎬麻貴劉綎等將以救朝鮮惟敬至南原明屢責其効我又遣使求割三道惟敬窮蹙莫知所出乃因行長欲投歸於我邢玠在遼東聞之使別將要其走路捕而誅之我與明遂絶○明軍至全羅楊元在南原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在唐島秋七月我水軍諸將攻唐島元鈞以艨艟數百艘邀之藤堂高虎脇坂安治揮槍麾衆戰甚力加藤嘉明舞刀跳登

閑山島之捷

敵艦凡奪十餘艘諸將因奮擊大破之元鈞退守閑山八月朝鮮促鈞進擣釜山行長聞之邀戰於加德島大破之斬鈞進拔南海順天自豆耻津上陸清正入全羅與行長合兵圍黃石城拔之乃分軍二道赴南原清正

從雲峯浮田秀家繼之行長從密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韓將權慄屯雲峯不戰而潰師遂圍南原疾攻拔之楊元裸跣遁愚衷聞之懼奔公州我師進取全州獲粟數萬石秀元又與明將解生戰于全義館大破之於是水陸二路皆可進軍然天漸寒諸將議退師冬十月行長退守順天清正守蔚山諸將連營與釜山相爲

明人圍蔚山

聲援邢玠乃入朝鮮與楊鎬麻貴等合軍攻蔚山時蔚山土功未竣而清正適出巡視西生諸寨清正臣加藤清兵衛留在蔚山閉門嬰守淺野幸長率所部將往蔚山途與明別將遇幸長鬭且走入蔚山時明軍已破蔚

山外郭攻擊甚急幸長率厲將士隨方捍禦殺傷過當
既而食盡城中大窘幸長馳使告急清正清正大驚率
見兵五百人登舟赴援與明俣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
蒙銀兜鍪挾眉尖刀立舩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指目
莫敢近者遂得入城明軍起飛樓發大礮百道並攻清
正幸長堅守不屈鍋貴等乃下令休戰分兵斷汲道於
是城中饑渴嚼故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
天大雪士卒皸瘃有墮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
具用銃及紙礮日斃明兵數百人黑田孝高在梁山聞
蔚山急使入報釜山援之小早川秀秋與毛利秀元黑

蔚山大捷

田長政等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春正
月秀秋等至彥陽擊破高策楊鎬聞之挺身先遁麻貴
解生等乘夜解圍長政麾衆而馳躡明軍後大兵從之
清正幸長開門合擊敵衆崩駭獨其將呉惟忠茅國器
苦戰殿後吉川廣家奮擊走之明軍大敗遺棄糧仗蔽
野○明主得蔚山敗聞罷楊鎬以萬世德代之與鄧子

醍醐賞花

龍張芳藍芳威等率楚兵往助邢玠○三月秀吉攜秀
賴及夫人以下遊醍醐觀花輿馬服飾競爲華麗群臣
於山間設茶亭置酒房以伺候顏色供億賞賜之費累
鉅萬○秀吉益倦外征夏四月遣使如朝鮮留秀秋行

外師半撤還

長清正及島津義弘黑田長政淺野幸長等十餘將其
餘盡罷歸秀秋乃分爲四屯使清正守蔚山行長守順
天義弘守泗川而自居釜山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
邢玠令董一元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先
是秀吉移善光寺佛像置之方廣寺至是秀吉有疾衆
以爲佛祟乃還致之更造金像後三年鑄工失火像悉
融液延及堂宇因停其役○秀吉疾篤自知不起召德

置大中老

川家康輔秀賴乃定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以
家康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爲五
大老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三中老小事決

於奉行大事決於大老大老奉行或有不協則中老居
間和解之又使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傅秀賴乃誓曰虛
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
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而交質封邑行罰皆族嗣子之

秀吉薨

長秋八月秀吉薨年六十三作遺令曰前田護嗣子居大阪
德川在此秉大政又曰長政三成赴朝鮮收我兵不能
收則遣家康家康不能往則遣利家勿使十萬兵爲海
外鬼既薨群臣秘喪使前田玄以窆葬之于阿彌陀峯
家康遣德永壽昌渡海傳遺令班師長政三成亦赴那

泗川大捷

古耶督其事○邢玠促董一元等來攻劉綎攻順天行

長𩌈郤之麻貴懲前敗不敢進清正屢出戰擊走貴兵而一元攻泗川島津氏之守泗川也築海畔徙據之號新寨又置望津永春昆陽等寨一元攻陷望津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又攻泗川拔之新寨將士屢請赴援義弘不許一元已取數壘而島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遂進攻新寨以木砲摧大門及城墻薄塹拔柵城兵殊死防戰會屢砲炸破火藥齊燃陣亂城兵乘勢闢門衝突明軍皆披靡明遊軍茅國器葉邦榮以萬人橫入于城義弘豫勒五千人迎擊走之明後軍藍芳威望之先走明軍遂大潰追擊斬首三萬餘級至望津而還○時明人聞秀吉喪喜而相慶促邢玠躡我軍而秀秋撤釜山營先還對馬清正乃撤蔚山義弘撤泗川劉綎聞之來圍順天行長告急義弘清正分兵反擊解其圍行長乃撤順天上船陳璘鄧子龍李舜臣馬文煥等以兵艦數千艘要之海中清正已去義弘鬪且卻至加德島明兵四華於行長行長苦戰士卒多死會明人失火器誤中子龍船樓櫓摧折我兵乘機蹙之斬子龍舜臣來救中丸而仆我兵健鬪進圍璘幾獲之而文煥等繼至銃砲交發盡焚我船行長求一島據之敵艦環守行長夜以單舸奔加德島義弘反迎其餘衆與陶明宰戰破之

外師撤還

獲明宰於是明人不復追躡我軍盡達對馬十一月諸將至那古耶兩奉行迎之宣秀吉遺命諸將皆泣遂相率詣伏見謁秀賴○是歲自朝鮮還者始傳草綿種民知其利藝以良田遂與桑麻比立○四年春正月前田利家奉秀賴徙大阪家康居伏見第視事諸老奉行分番往來兩地論征韓功賜義弘以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正行長以下得賞有差○當是時天下牧長豪傑人人有自立之志而喿忌德川氏相與欲圖之伊達政宗以女配家康第四子忠輝福島正則以松平康元女爲子婦蜂須賀至鎮娶小笠原秀政女康元家康異父弟之子秀政其故世子信康之婿也諸老奉行讓三家私昏背遺令三家分疏不服諸老奉行遂連署詰家康家康不受列侯分黨相軋三成長盛又間德川前田物情騷然黒田淺野兩加藤等皆嫉三成爭附德川氏日夕擁衛三中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乃請大老奉行尋盟于伏見利家有疾清正與細川忠興淺野長政勸利家輿疾如伏見拜盟三月家康亦往大阪利家病甚扶而起泣囑之曰吾將旦暮入地願公盡心輔嗣君家康許諾利家次子利政欲刺家康其兄利長固扼之乃止三成等議欲襲擊家康前田玄以歸心

始傳綿種

列侯分黨相軋

大老奉行尋盟

三成議襲家康

家康故發異議沮之家康還又欲以火器襲伏見第忠興告家康勸居向島向島伏見故城址也大谷吉隆聞諸奉行之謀謂增田長盛曰吾視諸公所爲不務利嗣君而專害内府内府苟貳於嗣君宜俟其罪著而討之天下豈有棄此歸彼者哉今自我開釁彼則有辭是不獨自禍乃禍嗣君也長盛以告三成三成不肯

七將罪狀三成

◯池田黒田兩加藤福島淺野細川七將罪狀三成請誅之家康不許乃如大阪請於利家三成方視利家疾七將不能違

利家薨

閏月利家薨子利長嗣衆推爲大老班四人之下於是七將治兵伺三成出欲要擊之毛利浮田島津上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三成乃匿浮田氏第佐竹義宣謂三成曰衆怒不可犯寧自歸於内府使三成女裝

家康護三成

擕至伏見乞命家康許之七將追至治兵各第本多正信夜入白事家康既寢欸而入家康自中呼而問之正信曰石治部將得罪不知何以處之家康曰吾方思之正信曰主公已思之思則得焉臣不必言也乃出旦日

三成解職

家康諭七將弭兵又諭三成解職就封三成潛馳使大阪謀之上杉景勝景勝會毛利浮田諸藩主議曰爲治部謀莫若聽内府命上杉佐竹歸藩起兵内府必自將赴伐毛利浮田以下乃群起其後襲内府而東西擊之

彼雖有勇智無復所施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使者密報三成三成乃就其邑澤山七將欲要擊之見德川氏兵護送乃止未幾毛利浮田以下征韓諸將皆罷就國前田上杉佐竹三氏亦之國共期以來春會同

賜秀吉豐國明神號

◯秀吉廟成詔賜號豐國明神祭日遣廷臣奉幣

家康徙大阪

◯家康欲見秀賴赴大阪有流言淺野長政大野治長土方雄久與前田氏通謀圖德川氏家康多從將士入見秀賴遂欲留居大阪秀賴嫡母淺野氏稱北廳時在西城乃出遜於京師家康入居之使秀康留守伏見家康罰治長等下令擊前田氏

家康徵利長母爲質

細川忠興爲利長白冤家康乃徵其母爲質寘諸江戸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引太閤遺令爭之家康不肯利長泣而奉命

家康造大小判一分判

◯是歲家康鑄造大小判金小判一枚謂之一兩（大判與秀吉所鑄畧同形量小判量四錢七分三釐強或云鑄小判在文祿四年）又造小方金以四枚直小判一枚謂之一分判以行世

家康伐景勝

◯五年春家康戒上杉景勝西上景勝稱疾不至家康使僧承兌以書喩其老直江兼續兼續答書不遜家康欲伐之部署諸將所嚮伊達氏自信夫最上氏自米澤前田堀村上諸氏自津川自餘侯伯從家康自白川進

三成擧兵

夏六月家康發大阪留鳥居元忠等守伏見城遂赴江戸三成大喜曰吾計中矣乃議擧事會大谷吉隆

方今誰敵内府者

自其邑敦賀將會東師。三成使人邀之告以擧兵。吉隆謂使者曰。方今天下誰敵内府者。治部有是謀。盍要之於路。與長束來擊其不意。今既東矣。是虎還山也。治部雖有才而不爲衆所喜。若能傾心推毛利浮田合其軍以應景勝。或可徼幸。但我軍未合而内府反旆。則大事去矣。我且止之。乃適澤山。反覆言之。弗聽。三成與正家等赴大阪。移書遠近曰。内府有罪。嗣君命討之。苟念太閤恩誼者。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者四十

三成推輝元爲盟主

餘人。三成等推輝元爲盟主。徙居西城。時東西諸侯妻子在大阪。三成收之城中。益募兵各路。步騎總十五萬。

西軍陷伏見

一時擧國聽命者。三十六國。三成乃議進取。浮田秀家率小早川島津等十餘將。圍伏見。攻擊十餘日。城陷。元忠以下縱火自殺。初秀吉之城伏見。究極壯麗。至於黄金甃井。烏鬆飾橋。至是悉燬。三成又使毛利秀元攻富田知信于安濃津。小野木重勝攻細川藤孝于田邊城。

家康至小山聞變還師

○景勝聞家康來伐。出次長沼。分兵守險要。八月。家康發江戶。至小山。伏見變報至。家康不爲驚。然以諸將質在大阪。頗疑之。本多正信請辭諸將。獨與舊臣守四疆。井伊直政曰。德川氏取天下。正在於今日。天與不取。反受其殃。盍速反大旆。掃蕩群雄。家康乃會諸將。使直政

豐氏諸臣與家康誓約

及本多忠勝。問其去就。福島正則對曰。事至于此。誰顧妻孥。願充前驅。以殄滅凶徒。黑田長政淺野幸長等皆贊其言。家康喜饗之。諸將因獻誓曰。公苟不渝太閤約。善視嗣君。則僕等力戰必梟治部。乃引兵先發。家康使直政忠勝監軍。○伊達政宗出師拔白石。進攻福島不利。家康遣使者授以密旨。使收兵自守。曰事平賞之以上杉氏封。政宗聽命。歸岩手山。○掛川城主山内一豐欲結德川氏。與濱松城主堀尾忠氏謀納城請守。沿道諸侯聞之。爭先納城。自駿至尾。盡比治下。本多正信薦木曾氏遺臣山村良勝千村吉晴。徇木曾。盡逐西吏。又

命遠山友次徇東美濃。取其故邑。於是岐蘇亦通。家康乃留秀康屯宇都宮。以備景勝。引兵還江戶。上杉將士請尾擊之。景勝不許。東諸侯次米澤口者。聞家康去。疑懼引還。越後諸侯亦收兵自保。○眞田昌幸與其二子信

眞田昌幸應西軍

幸信仍從東伐會。三成遺書招之。信幸嘗質於德川氏。娶本多忠勝女。昌幸召二子謀之。信幸請東。信仍請西。昌幸曰。欲東者東。欲西者西。抑吾與西者也。使信幸赴江戶。而自與信仍歸上田。織田秀信亦以岐阜應西軍。

三成抵大垣

○三成率兵抵大垣。西諸侯圍伏見者相繼皆至。三成推秀家爲元帥。東軍先鋒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等與監

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抵清洲違大垣七里相持未戰家康之還江戸下令曰西警方急將不日而發既而無行色直政忠勝屢遣使促駕最後家康使村越吉直言

東軍拔岐阜

諸將曰吾有寒疾不可速出二監失色加藤嘉明顧座曰吾曹與敵對壘未嘗出戰大旆之不西上不亦宜乎正則拍掌曰然請先屠岐阜以效赤心乃出軍秀信發兵拒木曾川奮擊破之進攻岐阜秀信不能支逃奔高野三成與島津義弘赴援不及東軍陣赤坂秀家欲夜襲之三成不聽毛利秀元拔阿濃津來陳南宮山小早川秀秋來陣松尾山秀秋於北廳爲外姪北廳間使入

秀秋秀元送款東軍約内應

戒秀秋勿背德川氏秀秋遂送款於江戸約臨戰爲内應吉川廣家佐秀元在軍亦勸應東軍京極高次與德川秀忠並娶淀君之妹初應西軍至是據其邑大津舉兵應德川氏立花宗茂毛利秀包等以三萬人攻之奪其郛而城未下也○小野木重勝等圍田邊五旬細川藤孝死守初藤孝以和歌名世嘗受古今集於三條西氏悉傳其秘朝臣皆恐藤孝死而失其傳上勅前田玄以和解之重勝乃罷歸藤孝移居龜山○九月朔家康

家康發江戸

發江戸或白曆法今年西方塞請避方而發家康曰西方塞則我往開之耳家康命榊原康政本多正信等輔

世子秀忠由山道西上秀忠至小諸招眞田昌幸不肯

秀忠攻上田失利

轉軍攻之昌幸出戰東軍大敗乃置戌而去家康至岐阜諸將請攻大垣家康曰大垣壯固兵多食足攻之必損我兵不如誘出之外而擊之乃進陣赤坂宣言曰敵若不出我將置兵而西直取大阪矣西軍諸將聞之議戰秀家欲固守大垣以俟田邊大津兵三成恃其衆欲出戰于關原吉隆極陳其不可且曰納言謀慮深長宜聽從之三成不聽義弘欲夜襲赤坂亦不聽遂下令治兵三成夜赴南宮請秀元夾擊東軍秀元既通款東軍佯諾之三成又赴松尾勗秀秋秀秋亦佯諾之三成遂赴關原秀家率諸軍繼發德川氏邏騎以報家康家康哂曰敵墮我術中矣十五日平明秀家行長義弘及僧惠瓊等背伊吹山而陣吉隆與平塚爲廣等陣其後秀

關原之戰

秋陣松尾山脇坂安治朽木元綱陣其山下長東正家

東西軍共二十萬三千人

與毛利秀元陣南宮山兵凡十二萬八千家康進陣挑配以福島正則爲先鋒井伊直政奉公子忠吉與本多忠勝繼之細川忠興黑田長政等爲右軍藤堂高虎山内一豐等爲左軍蜂須賀至鎭筒井定次爲游軍淺野幸長池田輝政備南宮山水野勝成松平康長等備大垣兵凡七萬五千正則進擊秀家軍忠吉擊義弘軍秀

西軍大敗三成以下就捕

家義弘戰甚力殺傷數百人。正則前軍衂。會游軍來援合兵疾擊黑田長政與三成戰獲其將島勝猛藤堂高虎與吉隆戰不利退於是諸隊齊交鋒矢丸如織煙塵蔽空西軍鋒甚銳東軍數却。而秀元秀秋按兵不動家康使別將發礮松尾山以促之秀秋乃以八千人下山擊吉隆吉隆大怒麾衆鏖戰秀秋軍敗高虎赴援與脇坂朽木等三面合擊獲吉隆於是家康令諸軍鼓譟齊進西軍遂大敗秀家三成行長等皆走東軍乘勝追亡斬首三萬餘級家康遣兵攻澤山拔之又圍水口獲正家三成行長惠瓊皆就捕進次草津上遣使勞之家康

毛利氏以下皆降　孝高清正畧定九州

乃命池田福島淺野三將先入京師鎭撫士民以奥平信昌爲所司代使加藤正次板倉勝重大久保長安佐之島津義弘立花宗茂至大阪欲與輝元長盛倶城守二人不答乃皆航歸其國二人遂馳使乞降家康不答輝元懼徙木津第長盛遁高野○加藤清正聞三成舉事發兵攻小西氏城邑盡幷之會黑田孝高攻畧近國因合兵臨薩摩島津義久既納降於德川氏二人乃還師○秀忠至妻籠聞關原捷晨夜兼行至草津家康怒其愆期不見秀忠垂泣而出康政正信與大久保忠隣酒井忠利請見亦使井伊直政辭之直政素受寵任又

兵猶奕碁

爲公子忠吉婦翁於是出傳命因颺言曰儲君逗撓不及大事公等亦焉得不分責也諸將惶恐而退獨忠利留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主公不必深尤子何遽詬之直政曰吾爲儲君歎恨不能不言忠利作色曰藉令儲君失驩於主公子勳戚也宜彌縫之今乃衆彰其過果何意乎願得聞其說焉撫刀而進在座救解而止皆歎曰今日舌戰過往年武功萬萬本多正純入白曰上田之役臣父正信實爲謀主請加顯戮以明世子無罪家康意稍解後數日召見秀忠因告曰兵猶奕碁既勝其全局則雖有敵子存乎其間何關輸贏之數汝

秩薄者言亦不行

在上田無進若說者乎對曰爾時户田一西論之甚詳實如尊算家康乃召一西曰秩薄者言亦不行我且使汝言易行一西時食五千石命守大津城次年就賜近江之田三萬石家康又嘗謂秀忠曰天下有事將軍出征留守之任唯酒井忠利足以當之因封川越二萬石（忠利稱備後守始就封民有名備後者吏命改之不肯曰家世名備後吾自少不作惡先期納稅先衆赴役何辜而奪吾名忠利止吏曰舍旃彼是備後我則備後守不相淆也家康聞之曰愛民宜若忠利矣）○上杉景勝遣直江兼續擊最上氏佐竹義宣觀望不救兼續攻陷城砦二十一既而上國敗聞至乃收兵還○初秀吉之伐島津氏本願寺光佐從往招諭九國門徒薩

人潛身歸降者相踵。秀吉爲建巨刹于京師六條、命以舊名。其法復熾。光佐死。子光壽嗣。其母愛少子光昭、請

東本願寺建

於秀吉乃絀光壽而立光昭。及家康東伐、二人皆送師石田三成沮之勒還。光壽獨間行而東。三成怒使候其歸捕之。光壽潛匿僅免。至是光壽迎賀大津。家康慰勞

本願寺分派

甚至。乃爲創一寺于本寺東。命曰東本願寺。令天下門徒分屬之。○家康至大阪居西城。不問豐臣氏。命奥平

關原亂徒之罰

信昌徇三成行長惠瓊斬于六條河原。併長束正家首、梟之。納毛利輝元降、削其封六國。除長曾我部盛親增田長盛封。放長盛於岩槻。發使者收浮田氏封。木下勝

俊北廳兄家定之子也。與東將守伏見。及西軍來攻、棄守逃走。家康奪其封若狹。（勝俊後屏居京師、號長嘯子、歌詠自娛）○浮田秀家之逃也。從騎皆散。獨與近臣二人匿美濃民家。主人爲具竹輿載秀家。僞病夫浴有馬者、護至大阪邸。秀家聞封內已失守、航海至薩摩、依島津氏。侍臣乃乞秀家佩刀詣本多忠政、詐告秀家已死。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太歸加賀。○眞田昌幸來乞命。家康不許。長子信

眞田信幸爲父弟請宥

幸因井伊榊原二氏固請。家康使言之於秀忠。秀忠作色曰。我之愆期、實由昌幸。必處死。信幸見二子、誓額曰。嚮也臣素知有今日。故上田之役、屢發使熟諫、皆不見

聽。臣既辱眷顧、又知邪正之歸。是以寧負父不負君。今坐視父死而不能救罔極之恩。謂之何。伏冀臣父臨刑之日、先賜臣自盡、使臣父知臣之不終負父。康政聲節曰。孝哉義朝。當愧於地下。乃與直政入白之。家康秀忠皆動容嘆賞、爲減死一等。併信仍、放之高野。○十二月。

大封功臣

家康以禍亂略定、與秀忠及親臣議論功行賞。增前田利長以能登、併舊封爲百有九萬石。以小西氏舊封賜加藤清正爲七十二萬石。（舊三十萬石）賜備前美作于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于福島正則。筑前于黑田長政。播磨于池田輝政。並爲五十萬石。（秀秋舊筑前三十三萬石。正則舊清洲二十萬石。長

政舊豐前中津二十五萬石。輝政舊參河吉田二十萬石）賜豐前于細川忠興、爲四十萬石。（舊丹後及豐後杵築共十七萬石）賜紀伊于淺野幸長、爲三十七萬石。（舊甲斐二十萬石）賜筑後于田中吉政、爲三十萬石。（舊參河岡崎十萬石）賜因幡伯耆于中村忠一。出雲隱岐于堀尾吉晴。並爲二十四萬石。（忠一舊駿府十七萬石。吉晴舊濱松及越前府中共十七萬石）賜土佐于山內一豐、爲二十萬石。（舊駿河掛川六萬石）以伊豫松山增加藤嘉明。其大洲增藤堂高虎。（嘉明舊眞崎十萬石。至是食二十二萬石。高虎舊今治八萬石。食十八萬石）其餘蜂須賀至鎮京極高次有馬豐氏等、增封邑各有差。諸降附之國、改立其嗣。賜薩摩大隅日向于島津忠恒、爲七十萬石。賜長門周防于毛利

儲君廢立

秀就肥前于鍋島勝茂並爲三十萬石以攝津河內和泉爲大阪統下凡六十餘萬石其界府尼崎等要地置吏建候以管之賜越前于少將秀康爲六十七萬石賜尾張于下野守忠吉爲二十四萬石賜近江澤山于井伊直政爲十八萬石賜伊勢桑名于本多忠勝爲十七萬石賜上野高崎于酒井家次爲七萬石賜美濃加納于奥平信昌其大垣于石川康通並爲六萬石餘亦各有差乃使秀忠入朝告成事○帝初與秀吉議立皇長子良仁爲儲貳既而中宮生男政仁至是意其或非家康意召而詢之家康請立政仁帝從之乃使良仁薙髮

和蘭人來

刊典籍

以爲仁和寺主○前關白兼孝復爲關白○和蘭人至界府始通互市也○家康嘗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欲知道不可不讀書應仁以還君臣相虐父子相賊皆以不知道也於是命有司取周易家語貞觀政要等次第刊行文教漸振焉○六年春家康修伏見城居之秀賴秀忠並爲從二位大納言○伊達政宗欲取上杉氏邑以自封屢攻福島城輒爲所敗轉攻梁川又敗政宗乃留兵備梁川復赴福島梁川守將濟逢隈川破其兵遂襲政宗軍後福島出兵應之大破政宗兵會景勝自將而至政宗大驚舍其軍間道奔白石○家康奏增供御

板倉勝重爲所司代

建二條衙

上杉氏降

佐竹氏降

之地及朝士食邑給豐國廟以田萬石以加藤正次板倉勝重爲所司代掌獄訟及寺祠事尋罷正次專任勝重是時喪亂新平物情不定政務極繁勝重詳雅強敏裁決如流人人無不厭心家康又修銅駝坊第世呼曰二條城○上杉景勝因少將秀康謝罪家康許之徵其西上秋七月景勝至伏見家康命收其會津百萬石更賜米澤三十萬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食六十萬石以伊達政宗違密命停其前約割上杉舊封數郡賜之食六十二萬石惡佐竹義宣觀望欲廢爲庶人其父義重爲求哀乃收其封常陸八十萬石賜出羽秋田二十萬

石使松平康重檢常陸田義宣驍將車猛虎作亂襲水戶康重邀擊擒之○冬家康還江戶使秀忠居牙城而自居西城先是以本多正信內藤清成爲奉行（後稱加判列又曰老中）以綜庶務至是命青山忠成爲副○安南呂宋柬蒲塞入貢○七年春正月家康進從一位秀忠進正二位○前田利長覲于江戶家康避之京師留秀忠待之利長至秀忠親迓之于板橋利長喜出望外旦日入謁擯者延坐之下座利長不悅遂赴伏見謁家康而去尋告老不復出○浮田秀家妻既歸加賀利長時時推問始知秀家尚存告之江戶家康召前告者詰之告者首實

流秀家於八丈島
撿東大寺寶器
家康建文庫於江戸城中
坑冶大興
增鑄大小金貨鑄丁銀豆板銀置金銀座

請死家康嘉其忠釋之賜祿千石及島津忠恒東覲爲秀家乞宥家康特減死一等次年併其子秀規流之八丈島○六月家康奏請使本多正純如南都撿正倉院寶器奈良奉行大久保長安副之右大辨光豊（勸修寺）右中辨總光（廣橋）監臨焉或請因故事截黄熟香家康曰黄熟香聖武帝之遺愛奇品無二吾不忍毀之也乃令正信長安照簿點撿物品新其櫃函而緘藏焉凡三十二函○家康新建書庫於江戸城中移金澤文庫書籍又索古書數百部收儲之（初在富士見亭侯寛永末移紅葉山下）○交趾商舶來長崎貢虎象孔雀家康卻虎而納其餘○小早川

秀秋卒無嗣國除○家康以水戸封五男信吉食二十五萬石信吉尋卒又封鳥居忠政于岩城食二十萬石以酬其父元忠死義自關原之役至于此賞罰畧畢天下大定○初毛利氏有石見上杉氏有佐渡佐渡產金石見產銀然所鼓鑄甚少及家康收二國使大久保長安掌坑務長安巧思絶人殫力經紀所出頓多是歳石見得二萬五千斤佐渡得六萬二千五百斤爾後更增額長安又兼伊豆坑務利等二州乃增鑄大小金貨又鑄丁銀豆板銀以足國用尋置金銀座以定其品位（大小判一分判形量與慶長初年所鑄畧同其質以百分率之大判金六十七分銀二十九分銅四分小判金八十五分銀十四分銅一分一分判同其額大判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五枚小判一分判共一千四百七十二萬七千五十五兩丁銀之量三十九錢豆板銀三錢五分其質並銀八十分銅二十分其額共百二十萬貫目）

家康爲將軍
家康定幕府禮式

八年春家康封七男忠輝于信濃八男義直于甲斐尋封九男賴宣于常陸○二月以家康爲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使大納言兼勝（廣橋）參議光豊（勸修寺）就伏見拜焉少將秀康以下咸屬將吏敘任有差初家康捷於關原使永井直勝就細川藤孝諮室町禮式至是與藤孝議定幕府儀節有本鄕信富者舊仕足利氏明習典故時退在若狹家康召詢故事以爲奏者德川氏置奏者蓋自信富始○豊臣

家康以孫女妻秀賴
定道里植堠樹
諸侯設邸于江戸寘孥
朝鮮遣使來

秀賴爲内大臣家康以孫女妻秀賴又以備前淡路加賜池田輝政先是家康女爲北條氏直婦及氏直亡改醮輝政生二子故以擬其封也○九年關白兼孝罷○家康下教松前慶廣約束蝦夷又令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定道程植堠樹以三十六町爲一里既而西南四道皆倣之○是歳西諸侯設邸于江戸尋寘孥焉以爲質（時呼曰證人）藤堂氏倡其議相良氏首其事也○家康欲求和於朝鮮使宗義智計之義智遣使朝鮮諷之朝鮮久苦明人來戍欲因隣交以辭之乃使孫文彧來對馬請入見且求還其俘囚義智率以至京師館大德寺○十

家康讓職秀忠爲將軍

年春。家康至京師。見孫文彧于伏見。下令諸道。撿朝鮮俘返之。家康欲讓職秀忠。留韓人觀其儀。三月。秀忠西上。用右大將賴朝入朝儀。東國諸藩主皆從。仗戟載路者十有七日。夏四月。家康奏請辭職。優詔許之。以秀忠爲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陞正二位。秀忠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毛利島津氏皆從。自是世號家康曰大御所。豐臣秀賴爲右大臣。○秋七月。以左大臣信尹近衛爲關白。明年罷。左大臣信房鷹司爲關白。○家康養榊原康政女。妻池田輝政子利隆。又聞島津淺野二氏願結婚。使異父弟松平定綱長子娶於島津氏。次子娶於淺野

南蠻傳蔫種

修江戸城

拓皇宮

林信勝

氏。尋賜島津忠恒松平氏及偏名。改名家久。爾後異姓鉅藩相繼受氏。○是歲。葡萄牙人傳蔫種。民喜樹之。煙管製造徧天下。家康憎其亡益。下令禁之。○十一年。家康大修江戸城。賦役於池田福島加藤黑田淺野細川等十五氏。使藤堂高虎督其事。至九月而成。又以禁中規小展之。令列侯助役。中納言秀康督之。移公卿第宅。改築周垣。使侯伯鐫名砌石。以詔後世。○初京師人林信勝幼而穎悟。讀書於東山僧舍。五行俱下。過目成誦。時經喪亂。書籍甚匱。乃百方搜索。不遺餘力。諷誦每達曙。人以其強記目曰囊耳。年甫弱冠。聚徒講四子新註。

家康辟信勝爲博士

大堰川通漕

鑄新錢

履盈戸外。博士舟橋秀賢憎其唱新學。以師道自任。論列請罪之。家康聞之。弗懌曰。秀賢何固陋。匹夫而倡道。洵可嘉尚。信勝由是益得極力於學。時藤原肅居京師。既倡正學。然深自韜晦。不與世相接。信勝一見。問難疑義。益然心醉。遂委贄受業。肅亦待以高足。學徒益進。是歲。家康辟信勝爲博士。以備顧問。○京師豪商吉田光好其子玄之皆有智巧。頗諳水利。上言疏鑿大堰川。上游以通丹波運。民皆便之。○自足利氏時。屢禁沙汰錢幣。而民不奉令。喧爭益甚。家康乃令以永樂錢一。値鐚錢四。民猶嫌鐚錢。不受。家康乃鑄銅錢。文曰慶長通寶。

暹羅占城來貢

家康徙居駿府

與舊錢並行。停用永樂錢。舊錢自非鈌裂太甚者。不得拒其通用。○暹羅占城來貢。○家康欲老於駿府。徙駿府城主内藤信成於長濱。課海道及畿西諸國。改城于駿府。○十二年春。家康徙駿府。以本多正純爲老中。先是。正純父正信爲江戸老中。於是父子並從大政。權傾一時。正信時食二萬石。家康念其帷幄元勳也。欲大增封。辭曰。臣老矣。不任從軍。雖增邑而無所用。願留賜臣者而錄猛士。以鎭四海。則臣高枕以終餘年。何惠如之。正信尤畏盛滿。律身儉樸。衣無重綺。食無兼肉。吏民贈遺。一無所受。鹿島社請修祠。因賜材。祠官就正信謝恩。

贈熟紙正信笑曰祠官受幣奉神者非贈幣者也却之然鉅藩大國有贈賄或命受之黑田長政嘗餽金一壺乃袖之而朝寘諸堂上家康莞爾曰卿之多福吾弗如也○松平忠吉卒無嗣家康徙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

天野康景棄封亡命

興國寺城主天野康景棄封亡命初康景採伐竹木備修築用有夜盜之者因使歩卒守之一夜羣黨來劫卒殳之殪一人其人係公邑民邑宰馳入求抵命康景不肯乃因本多正純訴康景擅殺良民家康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正純稱密旨令速斬卒謝罪康景恚曰枉直爲曲吾豈忍哉與其殺不辜吾寧負戾乃出亡匿相模狩野後數年卒○閏四月松平秀康卒子忠直嗣秀康英武有餘又能留心政事及死内外惜之（或曰秀康幼養於豐臣氏長承結城晴朝後以故不得爲家康嗣常恚以兄屈弟動輒犯法家康病之遣一美女侍焉女患惡瘡秀康不知而嬖之遂染其毒至不起云）○朝鮮孫文彧歸其國説我新政

朝鮮來聘

朝鮮王蠁之夏五月遣呂佐吉丁好寬來聘詣江戶及駿府兩將軍以外事完備褒宗義智之功爲奏請以四位侍從爲其世襲比十萬石○

富士川通漕

幕府命吉田光好瀹富士川以通甲府漕運○十三年關白信房罷右大臣忠榮一條爲關白○家康以丹波八上封松平康重改城于篠山賦役於山陽南海諸國○大久保長安鑿於南部

採沙金及白銀又欲鑿於松前松前慶廣辭以地僻而食乏乃止○

島津氏伐琉球

十四年家康命島津家久征琉球琉球在薩摩直南海上百五十里其先爲天孫氏傳世久遠保元中源爲朝配于大島遂入琉球娶王族生子舜天居數年留舜天而返舜天長而不凡會國人作亂滅天孫氏推舜天爲王七傳至玉城而衰其族分國爲中山山南山北皆始受明封冊玉城裔爲中山王姓尚氏永享中遣使貢獻足利氏賜島津忠國爲附庸數世至巴志復併山南山北天正中屢修朝貢請互市及征韓議與中山王尚寧失秀吉旨懼而不來家康令家久招之不至家久請伐之故有是命家久遣其將樺山久高平田增宗將三千人南伐抵德島執琉球戍兵三百四月攻那覇津琉球以鐵鎖聯舩扼守津口而津傍有山險多蛇蝎琉球恃而不置兵我軍放火赭山而上進奪揚睽

虜琉球王

灘戰于千里山不利轉攻虎竹城拔之尚寧乞降不許五戰至國都擒尚寧及王子數十人禁抄掠撫國民悉定琉球後二歲家久以尚寧至駿府及江戶家康釋尚

宥琉球王以琉球爲島津隸屬

寧使復其所以琉球賜島津氏永爲臣屬尚寧感喜獻誓書於島津氏奉其約束歲納貢賦自是每國王嗣立若將軍襲職必遣使江戶修貢○米子城主中村忠一

家康勸秀賴起方廣寺役

卒無子。國除。○家康聞大阪多蓄積。思所以散之。乃諭片桐且元。勸秀賴母子修方廣寺。鑄金人。以繼先志。秀賴不敢違。乃起役。初秀吉鑄黃金造大法馬數十。以備不虞。一馬當鈒金千枚。於是多鎔以充費。西諸侯亦往往漕轂以助役。既而經費廣濶。用度不支。淀君發內使如江戶。請藉手以濟事。秀忠以告家康。家康不許。○家

高虎好讀通鑑

康從富田知信于宇和島。以伊賀伊勢賜藤堂高虎。高虎既封大藩。悔不夙學。常延儒士講經。或使讀通鑑而聽之。至有節義事。感慨淚下。性強記。終身不忘。秀忠嘗問政要。高虎曰。莫如知人而委任焉。既任則勿疑。疑則讒間乘之矣。高虎設櫃於廳堂。令曰。予年老。命在旦夕。欲相從於地下者。納其名氏。得七十人。高虎持以入。呈曰。許臣死者如此。願令臣子孫世為先鋒。則得以大教過其死。許之。乃退召其士告之。令毋徒死。以俟後命。及家康病篤。高虎謂土井利勝曰。伊賀要地也。賤息不肖。臣死則轉封。因上其地圖。指點要衝處。家康曰。卿有死士數十人。以此守之。何傷。吾誓不易卿封矣。高虎愛士如親戚。有請去者。輒解佩刀與之曰。子若不得志。復來仕于我。乃共飲食而遣之。後至則待之如初。○家康徙封賴宣于駿河遠江。食五十萬石。封季子賴房于水戶

家康以成瀨安藤中山為三子傅

食二十五萬石。○家康為諸子擇傅。以成瀨正成為義直傅。安藤直次為賴宣傅。中山信吉為賴房傅。家康使謂直次曰。賴宣年少。萬一有狂圖。汝當告之。宜獻誓書。直次曰。既委質為臣。安有暴其君之惡於幕府哉。若極諫不聽。從之戰死耳。至獻誓書。決不奉命。由是尾水二傅。皆不獻誓書。直次資性明決。而謙謹不伐。家康嘗賜正成直次邑各萬石。而直次所食實不過五千石。後家康問二人。卿等封地既同。治狀如何。正成曰。直次所食未半於臣。家康曰。吾視卿等無差。為皆予萬石。而直次未一言及之。可謂長者矣。乃益其邑。併數歲之入賜之。○

正信請不禁諸侯奢侈

幕府令諸侯會同于江戶者。踰年就封。是時諸侯在江戶。大率驕樂無度。秀忠欲嚴禁之。本多正信曰。不可。諸侯雖服。大阪尚熾。未可謂歸于一。方今之務。在懷柔諸侯。夫諸侯不憚遠道。爭趨府下者。非必懷德。彼僻在各地。無聲樂佳冶之可歡。思樂江戶。求逞其欲也。若束之以法。節之以制。彼將苦道塗之遠。倦時月之久。怏怏求便乎事。非國家之利也。從之。既而諸侯久留江戶。多召臣僕。賜邸不能容。各置別第。大侯五六。小侯三四。或買地開園池。植花卉。以供朝退之樂。於是商賈輻湊。貨物充足。游伎雜藝之徒。紛然雲集。開花街於吉原。設劇場

禁西諸侯造戰艦

焚媽港舩

於堺町六十州之民莫不傾想江戶繁華熾盛振古無比云○幕府禁西諸侯造戰艦收舩五百石以上者集諸淡路島尋致駿海及江戶悉毀之○先是我賈舶相繼至阿媽港同易貨物家康因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多付金幣令求香木夷民誘我商三百人掩殺之盡奪其載逃歸者三人而夷民不知也是歲港商至長崎家康命晴信助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擊麾港人後二歲其大人遣使來謝乃給文憑許互市阿媽港繫舟以黑漆故世目爲玄舶○十五年家康以堀秀治不能戢其下收其封放之山形割越後益忠輝封併舊封川中島爲

豐臣舊將事秀賴稍疎獨清正終始不渝

五十三萬石治于福島○家康爲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侯助役福島池田淺野等助篠山役者告竣命助役於名護屋福島正則謂池田輝政曰土木荐興我輩困敝若夫江駿所不敢辭此等私役復驅使我輩何也子爲駿府愛婿盍爲言之清正奮髯曰左衛門（正則稱左衛門大夫）何出此言也不欲助役則盍速反不能反則若無言皆大笑而止家康聞之語輝政曰有厭土木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竢我旆諸侯聞之懼併力就役踰年而成○當是時諸侯承豐臣氏恩顧者以大阪日微事秀賴稍怠獨清正置邸大阪毎東行多從士卒必過省秀賴時俗剃鬚髯而清正長髯自喜家康使本多正信以其私謂之曰以吾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髯一也大阪邸二也東行從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著銅面有髯以藉之則肅然不撼撤大阪邸是棄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清正設江戶邸相地於櫻田門外高爽與牙城頡頏出行佩兼光刀長三尺五寸騎駿馬名帝釋栗毛者以壯士數百人自從遇者皆讓路相避）○民間藝蔫草者寖多幕府禁之不已卒至廣占良田於是再下令嚴其禁○十六年春家康至京師朝議欲以爲太政大臣家康固辭因奏請錄祖考乃追贈源義重鎭守府將軍廣忠權大納言○三月上傳位於政仁親王

國史纂要卷之九

越後　星野　恆　編纂

後水尾天皇 諱政仁。後陽成第三子。

第百八世

慶長十六年 辛亥 紀元二千二百七十一年

家康修皇居 以武家官爵爲員外

家康召見秀頼

慶長十六年前將軍家康修皇宮課役於北莊以下七十三藩大坂亦與焉又與前關白昭實議以武家官爵盡爲員外○家康使謂豐臣秀頼曰結婚以來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北廳又令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諭淀君二將因白臣輩以死護之必無虞矣乃遣秀頼秀頼溯淀赴京師二將先在京師迎秀頼於伏見護輿入二條城家康使其二子義直頼宣郊勞自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家康慮坐久招衆疑不行饗禮擧爵獻酬而已秀頼遂去謁北廳拜豐國廟視方廣寺役自伏見上舟清正獻酒賀焉是行也福島正則稱病不從守大坂九鬼守隆等私從壯士至京師候狀秀頼既歸家康使義直頼宣往大阪謝之○

諸侯不賀正於京師

家康定條規頒諸侯徵其誓書又令諸侯每歲遣使京師賀正獻金是歲諸侯皆朝獻明年遣使者屢五六人其明年唯黑田長政一人爾後莫復至者唯天子登極若國喪待幕府命獻賀幣香資而已○

加藤清正卒

六月加藤清正卒子忠廣嗣清正與豐太閤同里閈起身農畝大小百餘戰體無一創晩節

好誦魯論悔不夙學嘗曰昔聽前田利家說託孤章爾時不解何謂今而思之大節可奪者非人也清正精築城術又妙諳水利其所規畫溝渠堤坊百世不可易民懷其仁士服其勇祠而祭之香火不絶論者以比關壯繆云○先是京師人田中莊助請至新伊斯把儞亞互市家康許之是秋莊助還獻五色羅紗蒲桃酒等○

家康欲與明通使聘明人不報

家康欲與明通使聘交付勘合印爲商舶互市之信嘗命本多正純遺書其福建府使申請之明人不報而商舶來者不絶及琉球王尚寧還國（琉球王在薩摩三年而歸）家康命島津家久諭尚寧遺書於明請勘合印家久使僧文之草書以授尚寧尚寧以書辭激烈不敢通當是時夷蕃入

夷蕃互市者二十餘國

貢乞互市者二十餘國家康皆許之而我商船乞幕府文憑往明及安南暹羅呂宋諸國互市者甚夥時呼曰

朱印船

朱印船（當時邦人所購大抵繭絲絹帛絨緞氍毹砂糖酒及書籍而所賣與不過銅及銅器傘紙屛風硫黃樟腦漆布麥粉諸物是時鑛坑大開黃白二物所在充牣而干戈新戢國費大減故商舶捆載貨幣爭市外貨而不告其耗乏也）○

高瀬川

吉田光好鑿渠三條股引鴨川以通伏見運以艜舟公私以爲便○十七年春春日祠千木毀折墜地（千木屋上防風之木也形如叉字邦人稱風爲知如東風呼爲古知是也知千邦訓相通故曰千木逸史以下並云祠樹多折謬矣）朝議以爲凶兆遣使駿府諮之家康曰是亡何也祠宇不久修以

家康購求遺典

故朽壞耳乃改造祠堂給穀祿一準伊勢神宮○家康屢購求遺典獲續日本記保曆間記東鑑等數十部命林信勝等校正異同又召信勝咨經旨講究中和經權忠恕一貫等義反覆弗措嘗使五山僧徒作爲政以德頌中有云方今天下至安不動如北辰家康覽之不悅曰當論德何如可以令向化而徒飾浮辭何也時亂離日久禁中寶器多喪家康撿其流佚在江駿兩府者悉獻之上大悅○關白忠榮罷右大臣信尚鷹司爲關白○

明人傳算盤

明鄭芝龍與祖官者至駿府謁家康祖官齎算盤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見而使之命大津民片岡莊兵衛摸造以鬻之本邦有算盤自此始○十八年池田輝政卒長子利隆嗣二弟忠繼忠雄以家康外孫分領備前淡路○大久保長安久領坑務遂管天下租稅驕奢亡度賍賂不貲是歲夏長安死而事覺家康籍其家收其七子及故吏門客誅之○初豐臣氏禁耶蘇教既而禁弛

禁耶蘇教

僧徒周游弘教士民信之者益多和蘭耶楊子上變告倡蠻教者皆覬覦非望僧崇傳天海爲家康所尊信皆害洋教亦勸除之家康乃令海內撿蠻人盡逐之我民奉教者命僧諭之不從者處流斬死者數千人是時葡萄牙據阿媽港西班牙據呂宋擅東洋貿易之利和蘭

欲奪之會媽港掩殺我商民蘭人因告葡人之兇横僧徒之陰狡而我民奉其教者抗官吏背公法以殉教爲榮蘭人所告頗有證左幕府德之也置耶楊子於江戸

政宗遣支倉常長於西洋

東郭厚視之○伊達政宗請幕府遣其臣支倉常長於西洋常長以耶蘇教師瑣的羅者爲導過呂宋抵歐洲經歴羅馬諸國閱七歳而還○英吉利入貢○家康傳旨秀頼加片桐且元一萬石大野治長片桐貞隆五千石○大久保忠隣爲人純良與本多正信爲江戸老中並輔政正信心忌之使人上變告其謀不軌正信證其事家康乃遣忠隣如京師撿耶蘇教徒○十九年春奪忠隣封幽近江別邑諸子皆坐放獨宥嫡孫仙千代食二萬石○家康爲忠輝改城于高田賦役於北陸奥羽諸侯又命西南諸侯修江戸城○大坂天主閣有羽蟻團聚而上狀如噴烟衆以爲失火爭救則無秀頼使韓人李文長筮之遇艮之益曰尋兵失疆喪其貞良敗我穀鄉再筮遇臨之坎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絶後秀頼大懼命僧祝禳之○夏四月以秀忠爲從一位右大臣○六月林信勝建言設學校于京師以藤原肅爲祭酒以教育四方俊民家康嘉納命相地議學制尋以軍興事竟寢識者惜之○秀頼既造方廣寺

鐘銘之獄

又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銘之乃遣片桐且元赴駿府告成請慶之家康許之戒以源頼朝落東大寺儀因命本多正純以女爲且元婦慰勞遣歸乃卜八月三日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會家康見鐘銘有國家安康之句以爲詛已馳駅停慶會且元大驚與清韓往駿府陳謝淀君亦遣其乳母大藏尼正永赴謝家康執清韓命板倉重昌如京師令五山僧註疏銘文僧多證其詛家康召且元使本多正純僧崇傳讀之曰事既至此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苟無他意不可無表

家康要片桐以三事

信之擧因要以三事曰納淀君爲質右府覲江户去大

坂徙四國三者必居一焉且元歸請淀君東下淀君大恚曰吾爲右府生母何屈辱關東哉老華懷貳欲賣國以射利也乃欲誅且元遂擧兵大野治長織田長益力贊之伏甲召且元且元辭以病或勸起兵奪城遂治長且元不從與治長交質奔其邑茨木秀頼散金募兵關

大坂擧兵

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爭先屬至真田信仍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旬日得五萬人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秀頼又手書招諸舊臣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獻徳川氏治長賜言曰諸侯伯雖不至通款者多矣遂修守備於是廣築羅城設壘

真田信仍建策

柵北俯淀河東控大和木津二川西帶横港列艦于海口信仍別築偃月城于玉造阜以五千人守之因獻策曰徳川氏檄天下兵以來攻我我坐俟之無他奇道宜先其未至出大旆于天王寺以勝永與臣爲先鋒赴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守治橋攻拔伏見縱火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鎮西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

家康伐大坂

奇也基次陳其不可欲據城待敵乃止○家康得報大徵兵十一月發駿府藤堂高虎爲先鋒東海東山將帥皆從焉秀忠帥關東及奥羽諸將繼之井伊直孝爲先

諸受豐臣氏特恩者皆不許從軍

鋒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如福島正則黒田長政加藤

嘉明等皆留江户不許從軍正則潛應大坂需自其封安藝輸粟五萬石以故最見疑家康使正則子正勝治

福島正則應大坂輸粟

兵會師正則遥戒其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勿以我爲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大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擊家康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家康至京師令人召片桐且元且元固辭強之乃率其族來謁高虎等進軍皆向大坂○信仍基次聞家康將至請及其未陣襲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

德川氏圍大坂兵總五十萬

今與天下兵戰始合失利不可復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信仍曰以寡擊衆自非出奇何以得勝治長弗聽○家康陣住吉秀忠陣平野松平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伊直孝藤堂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伊達淺野蜂須賀鍋島諸將相繼皆至兵總五十萬人○蜂須賀至鎮取穢多崎守將薄田兼相走入城上杉景勝攻鴫野佐竹義宣攻今福守兵不支皆棄柵走木村重成聞之出拒義宣大野治長與七隊長出拒景勝後藤基次援重成合兵乘義宣軍義宣敗走上杉氏兵奮戰破治長城兵乃退○秀忠令片桐且元屯

家康議和秀賴不肯

備前島屬以礮手且元發大熕多壞城壘向井忠勝九鬼守隆等以水軍抵傳法海門奪敵哨船數十艘○上遣大納言藤原兼勝廣橋藤原實條三條西慰勞家康○東軍取博勞淵土佐阿波坐諸寨進逼外城家康令諸將曰設垣列牌竢令而進勿妄鬭以損一卒令本多正純以金工光次為介遺書城中議和秀賴不肯○真田信仍與前田利常對壘城外有茂林出銃手曰斃東兵利常前隊與村永福欲奪林以為功信仍諜知之潛收其兵永福至不見一人城兵自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狐兎乎永福忿踰濠攀壁則銃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家

康從陣茶臼山秀忠從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接令伊奈忠政壅淀大和二川數日而湟水多涸東軍自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每夜發銃鼓譟者六次使城兵不得休息又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於是城中人人疑懼秀忠以圍已逼請淩城齊登家康不許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議不輒諧上復遣兼勝實條慰勞家康因言卽欲議和將詔秀賴成之家康誓首曰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則不得不誅夷之敢辭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尼常光尼京極忠高母而淀君妹也忠高高次子也時高次既卒令之入城勸和且曰遂

和議成塡周池逐客兵

木村重成涖盟

諸客兵使東人毀外城塡周池以顯和親之實秀賴毋子召諸將議議未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光次獻質約塡周池逐客兵家康遣板倉重昌秀忠遣阿部正次入監秀賴誓書秀賴遣木村重成出涖盟重成美風儀盛服騎馬抵茶臼山營將吏設臚幕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擯者使坐重成不顧而進敘秀賴旨然後退拜已而誓書出押血糢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家康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為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初家康密諭二豐二筑侯

伯島津氏不就程勿發至是島津家久以下侯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家康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勳舊七將塡濠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董役諸侯爭助役其夜家康與數十騎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爲神葢以大坂有要擊之謀也○初家康之至京師命林信勝僧崇傳等索御府及公卿故寺典籍令五山僧徒謄寫既臨軍遥督其事使者往來不絶至是畢功爲三本獻其一於御府置二于江戸駿府家康又釐正白馬踏歌諸節會定淮后親王爵祿著爲永制崇傳獻大藏一覽家康曰是書甚

家康謄寫古典

活刷大藏一覽

佳幸有銅材活字二十萬箇宜印數百部頒之尋命印群書治要字毋不足使明人林五官補造之（慶長勅板考云銅材活字有八萬九千八百十四箇又有木材活字數十萬箇）○當是時役夫既隳外城遂及内濠城將詰之曰所約止外濠今及於内何也成瀨正成對曰我唯聞塡周池之命未聞有内外之別也且和親已成何用隍爲今欲存内濠其意奈何使者不能爭東軍益興卒晨夜督役數日而畢獨存牙城一濠○大久保忠隣在近江役興親族從軍者便道過見忠隣忠隣曰是役無事汝等無用兵械皆不解其意和成而還復訪之曰君何以知無戰不答皆曰吾儕生太平

忠隣先見

會有事而徒歸何時得復試吾刄忠隣曰磨礪以竢焉明歳四五月必有所用矣果如其言○是歳里見忠義坐私脩城郭又與大久保忠隣交通封除○元和元年春正月家康東歸秀忠使安藤直次追告大坂有再擧之謀秀忠尋歸江戸初甲斐小幡景憲仕德川氏玉造之戰屬前田氏軍先衆奮鬪大野治房望見奇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咨以再擧之計景憲應答如響治長亦信之約期遣歸景憲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啓之秀忠與家康議爲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復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

大坂有再擧之謀

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鄕芟夷恐費力汝宜竭力沮之景憲諾而往於是大坂事情畢露而秀頼未之知也○井伊直孝兄直勝有廢疾去年之役直孝攝軍有功家康賜彦根十五萬石別以安中三萬石賜直勝直孝時爲大番頭次日入謝徐進坐首輔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侍從謂直政）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爲天下慶之○大坂益傳檄召募糾合新舊得十五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真田信仍進曰今日之事兩

大坂再擧兵

信仍欲襲京師擁天子治長不聽

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京師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七隊長亦欲先奪伏見城以大兵拒菟道運營滋賀辛崎治長兄弟納景憲說故不從其策七隊長乃曰此地三面帶水而南接平野東軍之來必自南原臣等率精兵直衝中堅其勝敗天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分軍爲三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隷之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隷之重成領一軍真田信仍渡部尚明石守重隷之

家康伐大坂

○家康下令諸侯向大坂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擔四走板倉氏僚

屬請爲兵備勝重不聽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會直孝來陣東寺高虎陣淀訛言竟止○夏四月家康發駿府秀忠發江戸黒田長政加藤嘉明等皆請而從家康至京師召高虎諮攻城方畧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竢其遠出擊之敗衂之餘無復守志家康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嚮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南海兵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軍自大和進德川忠輝伊達政宗爲總帥水野勝成爲其先鋒令諸軍齎三日糧五月五日家康發京師

家康駕肩輿而行令諸軍齎三日糧

駕肩輿而行○大野治房入大和燔法隆寺掠郡山城將筒井定慶棄守遁勝成疾馳赴援治房不戰而走大野道見畧近邑縱火界浦奪東軍糧資會東將九鬼守隆向井忠隆等至乃收兵而退○大坂聞東軍大至執前議欲迎之南郊後藤基次曰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今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既挫後軍必退吾乃因其變以制其勝從之於是基次夜率兵一萬四千出陣平野薄田兼相渡邊尚繼之基次失道至古市兼相尚聞之皆往焉治長議曰勢至此不可無應援乃遣木村重成軍若江真田信仍明石守重軍道明寺長曾我部盛親軍矢尾兵各

萬餘人計邀擊東軍前鋒○水野勝成在國府嶺上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竢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赴中軍取節度家康曰事如我意六日昧爽與秀忠俱發至平岡

道明寺之戰

勝成遣堀直寄板倉重正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横重正反擊兼相尚來救基次勝成擊尚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盛重合軍擊基次兼相亦破之治長信仍等以二萬餘騎來援盛重長騎戰壯士八百馬上發銃衆烟馳突無不摧破信仍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

信仍戰畧

矢尾若江之戰

重成戰死

而布陣令其兵皆脱冑委槍坐以竢指麾盛重兵稍近信仍令曰冑及相去數十歩令曰執槍盛重兵發銃馳進槍入馬腹銃烟方銷信仍大呼齊起大破盛重兵政宗以銃手八千承之飛丸雨注城兵多死信仍亦傷而却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獲基次兼相本多松平二氏縱左右翼擊治長又大破之信仍轉陣南阜與尚更殿而退高虎自千塚南赴道明寺盛親遇之於矢尾堤擊斬其先鋒二將重成亦與井伊直孝戰于若江堤破其前隊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三十餘人直孝秉麾勵衆士皆殊死戰刺重成殪之城兵遂潰直孝高虎乘勝追擊斬獲亡算○城兵走還衆皆失色諸將議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信仍因啓秀頼曰臣請與諸將軍茶臼山以誘敵明石守重自川塲出今宮之南擧火敵背與臣來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或可以僥倖矣秀頼從之○七日黎明家康部署諸將前田利常爲右先鋒松平忠直爲左先鋒秀忠親將右軍家康親將左軍信仍與渡邊尚等出陣茶臼山以當家康治房陣岡山以當秀忠治長與森勝永竹田永應及七隊長陣其間家康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

茶臼山之戰

信仍戰死

岡山之戰

家康始終以和誤敵

秀頼親出頗有鬪志治長子治徳質在軍中家康命作書貽治長曰聞城中有約内應者欲竢右府出擧事慎勿出治長巡軍至茶臼山信仍謂之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治長諾而反城則秀頼已在櫻門千槍千旗左右成列鞍于馬以竢會治徳書至治長危懼止秀頼而又往欲與信仍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信仍登阜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吾族多在東治長其疑我乎我將明吾無貳心乃使其子幸昌入侍東軍益逼信仍使勝永當本多忠朝而自麾兵擊忠直軍忠直軍殊死戰信仍馳騁督衆手自刺擊者數終死之餘衆潰勝永與忠朝戰大破之斬忠朝遂助永應與小笠原秀政戰又斬之明石守重自川塲赴約與水野勝成遇交綏而南聞茶臼山敗轉赴生玉與安部氏高木氏戰不利而走前田利常與大野治房戰岡山前隊衂治房乘勢而進逼秀忠麾下書院番三隊應既破忠朝秀政鼓譟而進逼家康麾下麾下奔散酒井榊原諸將承敗當之高虎直孝顧援左軍横襲勝永拒之迭前迭却本多康俊等横擊之治房敗走勝永永勝永退治長軍代進與七隊長邀戰走之時日已過午兩軍酣戰未已家康使人入城議和曰徙封大和則弭

大坂城陷

兵淀君使秀頼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大潰斬首一萬五千級家康進上茶臼山秀忠上岡山秀頼在櫻門迎見治長守久幸昌亦至叙信仍遺命語未畢潰兵大至秀頼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乃入坐于千席院東軍鼓譟逼城城中有爲内應者縱火于厨延及殿守忠直破京口門而入分兵焚樓櫓勝成以下相繼破門而入義直頼宣自後軍馳見城樓烟颺咄嗟而進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集頼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歳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頼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歳乎家康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秀頼與淀君及夫人徳川氏避火于觀月樓焰烟隨至治長徙之園中糒倉與守久勝永共護之兵士皆死散從者唯親臣諸姫三十餘人而已治長欲全秀頼母子之命使人奉夫人送致東軍秀忠遣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糒倉是日池田利隆發尼崎塗望大坂烟要擊敗兵多得首級毛利秀元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口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八日家康使本多正純謂治長曰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頼于高

秀頼母子自盡豐臣氏亡

收城中燼餘得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

且元卒

松平忠明封大坂城

伶官復舊職

野給淀君以粟萬石治長入告乃欲得二肩輿出謁直孝謂重信曰大吉雖仁矣遺禍之道也不如除之乃發銃倉中秀頼母子知絶皆自殺（秀頼年二十三淀君三十九）治長守久勝永永應等殉之真田幸昌在倉外藉藁而坐聞秀頼死乃自殺家康方進至櫻門以待秀頼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家康領之即時命駕獨從板倉重昌赴京師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一無知之者秀忠牽尸于岡山收城中燼餘得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留安藤重信等監後事乃凱旋伏見諸侯争捕殘黨來獻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之磔大野道見于界浦秀頼有庶子國松傅抱匿伏見吏就捕之斬于六條磧○家康賜直孝高虎金法馬各二加封五萬石松平忠直以下賜物進爵有差爲片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且元羞懲成疾未至而卒○徙龜山城主松平忠明封大坂城食十萬石時大坂凋残殊甚忠明盡心整理治橋道修市井多方勞徠農商復業期年而殷富如故○池田忠繼卒家康命其弟忠雄襲封以忠雄舊封淡路加賜蜂須賀至鎮○關白信尚罷前關白昭實復爲關白○自鎌倉以來喪亂相踵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家康招撫有年厚餼稟以肄業寖復舊職閏六月家康秀忠

定新式

朝廷式

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鉾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諸曲公卿列侯皆觀焉人以爲太平象家康命林信勝等參考貞永建武式目定新式十三條頒于諸侯曰文武不可不兼修舉賢擇能奬勸良善會同以時衛從勿過度去奢尚儉衣服勿奢等諸士陪臣騎而毋輿勿私婚姻勿私築城郭勿庇姦宄勿萃逋逃使國人土著勿移易出入家康又與關白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曰天子宜因寛平遺誡專學古道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親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超遷不宜拘門地朝士違關白及有

廢豐國廟

高松殿

家康定嗣

司者浮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家康又請詔旨停豐國廟號廢祀典徙塑像於方廣寺八月與秀忠皆東歸○改名皇弟濟祐親王曰好仁叙二品任彈正尹稱高松殿（好仁後陽成第七皇子也先是爲聖護院附弟居岩倉以病歸京師爲親王）○秀忠有二子伯曰家光季曰忠長夫人淺井氏鍾愛忠長禮秩比世子而恩賚過之群臣媚附焉内外流言有易嫡之議春日局者家光乳母也深憂之竊往駿府以告家康乃如江戸見兩公孫自迎世子上座忠長欲踵登家康曰叱叱汝敢欲升此座乎坐定供糕家康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國喫之竹千

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爲世子傅酒井忠勝爲近侍

代家光小字國松忠長小字也衆望於是定焉家康謂秀忠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偉質後必爲名將因與秀忠謀以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爲其傅又相言曰保傅則既得其人矣且欲得暬御親近者誰可者試書其姓名于掌發則皆酒井忠勝也乃以爲世子侍御忠世嚴毅方正忠俊剛直敢諫而利勝諧以和易每待燕樂乘間説曰願聽忠俊言否則忠世亦將入諫家光輒悟三人同心輔導德慧益進忠勝忠利子也爲人渾厚忠醇與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俱給事左右家光好勇試武技夜屢微行忠勝獨知之暗中跟從家光

松平信綱

阿部忠秋

患之乃止微行家光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屋係將軍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强應命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中庭譟然有聲秀忠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詰之對曰臣觀雀兒心欲之竊來捕也秀忠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秀忠納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首實即許去信綱自囊中争之徹旦旦日秀忠出視朝夫人憫之私胠囊中以餞餡之復緘口如初日中秀忠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秀忠目送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此後必羽翼吾兒忠秋幼時從父忠吉造

量毀壘砦封内不得過一城

三年一發巡檢使

本多正信正信一見奇之曰此兒風神異常必成偉器因戲忠吉曰鵰鶚生鷹子之謂也忠秋與信綱皆童齔事家光其保傅侍御妙選如此○十一月幕府以天下既平令諸侯量毀諸壘砦封内不得過一城發使者巡諸州察政治得失民庶利病以三年一遣爲率當是時前田氏領加能越中松平忠直領越前島津氏領薩隅日加藤忠廣領肥後加藤嘉明領伊豫黒田氏領筑前田中氏領筑後細川氏領豊前鍋島氏領肥前毛利氏領周防長門福島氏領安藝備後堀尾氏領出雲隱岐池田二宗領播磨備前森氏領美作山内氏領土佐蜂

列藩有國主城主領主之別關原以前服屬者爲譜第以後者爲外様

德川氏經國之規則

須賀氏領阿波淡路淺野氏領紀伊藤堂氏領伊賀及伊勢半國伊達氏南部氏蒲生氏分領陸奥最上氏佐竹氏上杉氏分領出羽大者百餘萬石小者十餘萬石謂之國主（後加藤忠廣及田中福島堀尾蒲生最上氏並封除加藤森氏削封不在國主之列而有馬氏增封賜筑後凡十八藩）而義直領尾張賴宣領駿河賴房領常陸謂之三家爲幕府親藩其十萬石以下星羅棋峙於諸州者數十家有城者稱城主無城者稱領主各有勲舊外屬之別（德川氏稱諸將領服屬在關原以前者爲譜第在關原以後者爲外様今以勲舊外屬換稱之）大抵五畿東海東山封宗族勲舊以環衛京師及江户以外則封建外屬諸侯而宗族勲舊之城邑又交

改軍容

錯於其間使互相鈐制幕府公邑以郡代代官分治之凡數十所大者十餘萬石小者六七萬石徧於畿内及七道地與諸藩犬牙參錯京師置所司代伏見置城代（後大坂置城代伏見置奉行）奈良佐渡長崎置奉行要阨之地險阻之邑預有密命以備不虞所以固昌平基業者規模周密矣○二年春正月幕府始令侯伯以下各隨爵位具衣冠賀正以改軍容○家康獵于田中得疾還駿府秀忠得報馳至日夜看護初松平忠輝驕縱無度大坂夏役殺公人三名已而向大和口逗撓不進家康怒遣吏按之至是命收其封放之伊勢○上聞家康有疾遣藤

拜家康爲太政大臣

治天下之道在於慈

家康薨葬久能山

原兼勝藤原實條就拜家康爲太政大臣夏四月家康疾篤召諸侯諭曰吾旦夕將入地將軍既執大政吾不復以後事爲憂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初諸侯各度有如不諱當羈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秀忠曰吾已告諸侯以興廢之道汝其留心政事勿毫有私曲又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疾革顧秀忠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秀忠曰將復亂矣家康曰善吾可以死也乃薨年七十五葬于久能山建祠廟焉家康沈

正信政要七事

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其事朝廷。恭順殊至。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游畋。以問疾苦。常引接群下。隨事訓誨。懇懇不倦。如利勝（土井）・直孝（井伊）・忠勝（酒井）・忠秋（阿部）諸人。皆其薰陶所成。故後嗣不乏輔導。雖易世之後。治功不少衰云。○六月。本多正信卒。正信長家康四歲。家康優待之。呼曰老爺而不名。常著巾幘。出入內寢。寵遇隆重。一時無比。家康每有所諮。若合其意。稱賛不已。如不合。佯睡不應。秀忠嘗詢治道。乃陳政要七事呈之。其略曰。臣聞天道以仁為德。天下和寧。萬物遂養。天之所好也。人

知天道者不勞而治

左右之臣不可不擇

主以天道為心。則天必命之以司牧斯民。故知天道者。不勞而治。不知天道者。雖勞而不治。又曰。昔堯告舜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民邦之本也。士君之命也。善保民生。則邦寧。善攬士心。則兵強。保民生。攬士心。非執中惡乎能之。又曰。天下之治亂。係近臣之邪正。近臣之邪正。係人君之好惡。蓋佞人在側。大臣箝口。故左右之臣。不可不擇。又曰。皇朝剖判以來。寶祚延長。萬古無疆者。由祖宗深仁厚澤。浹民骨髓也。源右將握天下之權。外假仁義。內實多欲。殘毒懿親。殃逮後嗣。北條時頼慈仁愛民。垂裕子孫。高時侈虐。乃一朝而亡。足利

定軍賦

池田光政

尊氏雖執兵馬之柄。不能安天下。細川頼之佐義滿。僅施善政。得澤被十世。織豐二氏英武蓋世。然身死國乃滅。此由君臣不知道。虐民窮欲也。故人主能用心治道。以安天下為務。實萬世無疆之福也。秀忠覽而嘉之。常寘座右。以時省焉。○幕府定軍賦。五百石。銃一口。槍三根。千石。騎士一名。銃二口。弓一把。槍五根。二千石。騎士三名。銃三口。弓二把。槍十根。三千石。騎士四名。銃五口。弓三把。旗一柄。槍十五根。四千石。騎士六名。銃六口。弓四把。旗一柄。槍二十根。五千石。騎士七名。銃十口。弓五把。旗二柄。槍二十五根。一萬石。騎士十四名。銃二十口。弓十把。旗三柄。槍五十根。推而例之。以至百萬石。○姬路城主池田利隆卒。子光政嗣。光政時年十八。立數日不寐。左右請其故。不答。一夜鼾睡異常。左右又問。光政曰。吾幼

學道為君子以為政

鑿神田川

賜家康號東照大權現改

嗣大封。未知治國之方。耿耿思之。所以不合睫。昨讀論語。至孔子誨子夏為君子儒。始悟學道為君子。以為政而已。志定而意安焉。是以甘寢。嘗見板倉勝重。問治道。勝重曰。為政猶如以圓匕取方篋之豉。光政曰。若然無乃有所遺乎。勝重曰。吾素知公。必有是難。吾生長於戰國。見猛士多矣。至夙慧如公者。未嘗見也。吾恐其或過於明。是以云然。○是歲。幕府始鑿神田川。築堤。（先是。神田川經飯田町下。過神田橋。及日本橋。入海。至是鑿本鄉臺。入隅田川。即今水路也。）麾下士從駿河來者。賜第於此。世呼其地曰駿河臺。○三年春二月。遣參議藤原孝房（萬里小路）至久能山。就家康廟。賜號曰東照

葬日光

大權現僧天海引家康遺命請葬於日光秀忠從之命藤堂高虎劈畫本多正純董役夏四月改葬焉國師日記元和二年四月朔條云相國病篤召金地院南光坊本多上州謂曰吾死宜瘞棺於久能山修葬儀於増上寺實靈牌於大樹寺祥祭畢建小祠於日光山以為八州之鎭又設於京師金地院為所司代以下參拜之所又梵舜日記二年四月十六日條云有命定以神式葬於久能山據此遺命葬於日光山者蓋天海所主張非家康宿志也移主新廟修祀事上遣參議藤原共房清閑寺奉幣六月秀忠入朝謝恩朝鮮遣使來聘賀大坂捷秀忠見之伏見城徙姫路城主池田光政封因幡伯耆治鳥取城

改福島正則封

○五年夏秀忠入朝福島正則負功驕横大坂之役陰通謀城中秀忠欲收其封召藤堂高虎板倉勝重與執

直孝非賤人足跡者

政議於伏見城正則時在江戸衆恐其生變欲召而命之秀忠未以為然勝重曰井伊直孝雖少非賤人足跡者請召而詢之直孝至曰今召正則正則必來來而褫封他日召諸侯孰不驚懼則諸侯之不應命必自此始不若遣使傳命臣察正則平生必不妄動萬一方命蕩

使前將軍在吾將一言

滅之匪難也從之使者往傳命正則黙思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内久之挈兩女子出屬諸使者曰以二卯女累卿等遂與其子正勝赴配所初命放津輕秀忠聞其答使者語憫之改寘信之河中島給田四萬五千石以正則舊封賜淺野長晟

陞大坂為鎭府置城代城番

徙封參議賴宣於紀伊食五十二萬石又封松平忠直弟忠昌於高田徙封大坂城主松平忠明於郡山於是陞大坂為鎭府置城代定番毀伏見城○關白昭實薨前關白忠榮復為關白○肥後有椎葉山與球麻郡相接其地絶險不與外人交通自豐臣氏時那須三家據焉有村二十六口可六千家康予文憑以隷相良氏至是其庶族彈正者作亂幕議欲遣兵討之秀忠以阿部正之諳其地理召見問計正之上事宜九條乃遣之命曰若及用師須發相良及肥筑兵正之至鶴崎傳檄使來會莫應者進至人吉遣人趣之彈正率其黨三十人

至盡擒之訊鞫得黨魁主名卽夜斬彈正等十九人疾馳至椎葉山山有三徑正之分其兵為三約一隊見寨徒輒縛之一隊諭良民令不動搖一隊守山麓以遏逃逸者於是凌嶮岨披荊棘晝夜兼行賊不意使者奄至正之追捕悉獲彈正黨戮百四十人立其宗人為球麻

崇傳為僧錄司

長不出二旬山中悉定○幕府以金地院崇傳為僧錄司奏賜號圓照本光國師崇傳通内外典能屬文辭自家康時被親任管僧祝事時從軍侍帷幄國家草法令若有外國書信多命崇傳立稿有筆録四十餘卷名國

惺窩卒

師日記○是歳藤原肅卒肅絶意仕進屏居妹背山因

後光明帝御製惺窩集序賜之

和子為女御尋立為中宮

財者天下之公用

幕府以七十萬石充中宮費

自號北肉山人。上嘗問道要疏彜倫名義九條上之。戸田氏鐵屢聽肅講論欽崇其德薦之幕府將授官會病卒。門人林信勝堀正意松永遐年那波觚等尤著有文集歌集。及正保時天子賜以御製序學者以為希世之榮。○六年夏幕府課伊達上杉蒲生最上南部佐竹等諸侯重修江戸城。○六月納秀忠女和子為女御納后之儀久絶幕府檢索故事營辦資裝支用不貲計吏欲令工商物呈價直裁量其高下而取其中價土井利勝曰。論價則功楛取賤則物牏非幕府所以奉朝廷之意且財者天下之公用也。散乎上而布乎下雖有行出。不為虚耗也。和子尋立為中宮幕府充其歳會以七十萬石云。利勝淵靜有大慮其輔政務存大綱常曰。治大國如烹小鮮過烹則爛。不熟則腥其不可食一也。治民亦然失於煩碎失於苟簡俱不可。是時吏士俸祿皆仰給大倉倉粟久儲紅腐難食受俸者皆苦加以運輸浩費。計吏伊丹康勝言職俸五百石以上皆賜采邑州郡税糧量需用而輸於江戸其餘換金收諸計府則漕運之費省朽腐之損除矣。利勝曰。昔侍神祖有進此議者神祖曰。汝不聞乎天下之民不若關東之民之衆關東之民不若鎌倉之民之衆今時亦然天下無事則已。若夫

籌大計者不顧細利

訴不得直者皆知其非民不忍欺

勝重舉子重宗自代

山田長正入暹羅

有事。則道路梗塞舟車不時至。當是時軍民不以紅腐怨有司倉無陳粟。何以救其急籌大計者不顧細利汝所慮者。小吏之憂非邦家之計也。今子之所陳是已不可用也。○柳川城主田中忠政卒無子。封除幕府復掤倉城主立花宗茂於柳川。賜舊封十萬九千石徙福智山城主有馬豐氏封於久留米食二十一萬石。○板倉勝重為所司代二十載。自偃武後尤竭力治道視民如子訴不得直者皆知其非民不忍欺京師大治。（家康嘗擧彦坂光正為駿府町奉行光正固辭家康使詢勝重勝重曰何必辭子欲民之無冤乎先須塞己欲心苟無欲民之情偽若觀火耳昔有賄我百金者雖不受而尚欲掩其過甚矣貨之動人也光正敬服乃奉命）至是連以老病乞骸骨不許最後令舉人自代。勝重曰。臣久居京少知者。無已則兒重宗可也。秀忠悅乃命重宗重宗廉平不減父。而剛毅過之其臨廳必遙拜愛宕神誓曰。重宗意欲無私苟有私願神罰殛之。及聽訟恐心動自碾茶試之心定則磨平而茶細。於是始決之初重宗與弟重昌俱以聰敏稱其少也。秀忠嘗設疑案一道問二人。重昌即判之重宗受案退數日始對大意與重昌同。秀忠謂重昌才優於兄。勝重曰。不然重昌年弱少思慮。重宗臨事不苟重厚可任矣。及為所司代果稱職。○七年暹羅來聘乞互市。初駿府人山田長正託商舶抵暹

長政寄扁額於駿府淺間祠

羅時我海賈及逋徒亡隸集暹羅者成一聚落以居名日本街長正亦往寓焉會其國亂四隣交侵而六昆最强國主下令募能戰者長正素有膽畧首應募糾合逋逃雜以土兵亡慮萬餘人皆為本邦軍裝聲言大兵自日本來援六昆軍沮因奮擊大破之長驅入其國都擒六昆王以歸國主喜賞長正妻以其女封六昆之地號曰唵普良以輔政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長正雖富貴而懷桑梓不置至此附書以贈土井利勝幕議許其互市長政又命畫工描當時戰鬭之狀以為扁額獻之駿府淺間祠○八年夏四月秀忠詣日光山還館於今

宇都宮上變

市驛有人告變於是促駕向壬生歷岩槻以歸留井上正就撿宇都宮城中狀初本多正純食小山三萬石累增禄秩至十五萬五千石封宇都宮城至此欲新造行殿以待駕大興土木役根來衆根來衆者舊紀伊根來寺僧徒豐臣氏之勦根來僧徒奔濱松者二百人家康命蓄髮為兵分其半屬正純及課役衆不服曰吾職在軍旅不在土木正純大怒悉殺之其殿屋窮極工巧工匠皆閉之城中不令還家家人訴諸官因傳行殿設機謀害將軍秀忠以故不過宇都宮深夜發行館而還正純聞之稱病屏居未幾復出視事○秋七月山形城主

正純得罪

最上義俊坐不能治其下奪封秀忠使本多正純永井直勝收山形城下令與羽諸侯發兵嚴備正純直勝既入山形城秀忠乃遣伊丹康勝高木正次傳命正純訊以罪科十一條正純悉辨之康勝又取書於懷再以三條質焉正純不能答乃奪宇都宮城幽於由利子弟皆謫死正純捷慧巧機辯秀忠之後關原戰期也正純請斬父以解世子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謂人曰正純之言傷大倫矣其不令終乎後威權日熾人謂直次公言

直次先見

未必當直次不答及封宇都宮直次曰禍其在此矣正信亦戒正純吾死之後將軍若益汝封邑過三萬石汝

必無受正純不能省終及於難大久保忠隣之奪封天下寃之謂由正純父子之譖至此論者以為天道陽報之所致○幕府分最上氏舊封徙河中島城主酒井忠勝封於鶴岡食十三萬八千石徙岩城城主鳥居忠政封於山形食二十萬石又封其諸弟姻戚於旁近城邑忠政元忠子忠勝忠次孫也（此與任老中者別是一人是時酒井氏有兩忠勝）

家康遠算

自關原之捷家康於外諸侯遷增賜鉅封而至譜第功臣未甚大封然衆建其庶子弟姪為支封令其地與宗藩相接以弁力秀忠承遺謀故如酒井本多鳥居諸氏弁其本支皆至四五十萬石○十一月幕府定小姓番

怠爲大寇

六隊以井上正就永井尚政青山幸成松平正綱板倉重昌秋元泰朝爲番頭是時建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三軍大番衛外書院小姓番衛内其隊將謂之番頭而小姓番尤爲親近擇其有才幹者參預機務正就尚政等皆其選也尚政既貴幸一日詣井伊直孝請教直孝曰吾不學何知焉然必欲有言乎請擇日以來尚政乃齋戒盛服而往直孝亦盛服迎之謂曰諺有之怠爲大寇僕甞於此言得保身奉公至今日矣尚政拜謝曰僕雖不敏請終身佩服之○九年春幕府命松平忠直致仕幽之豐後大坂之役忠直爲左先鋒先登多獲首級功

家光爲將軍

爲最家康賜茶器奏進參議忠直弗懌曰吾父當爲將軍參議吾卧而取之敝器何爲乃抵之地稱病不東覲自家康薨淫虐益甚喜怒罔常有觸意輒手斫之又屢遣兵殺大臣秀忠傳旨勗之不悛乃命致仕以北莊封其弟忠昌以承秀康後以忠昌舊封高田封忠直子光長改北莊曰福井○秀忠與世子家光朝京師上表請讓職詔許之秋七月以家光爲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秀忠增奉供御田萬石八月與家光皆東歸秀忠嘗慮耶蘇之害使揖斐政吉往西洋學其術政吉留學七年悉得要領而歸秀忠召問之竆日夜無倦色左右慮其

後陽成帝戒秀忠敷惠廣澤永翼王室

元和之治踵延喜天暦

覇府政畧

勞耗止之秀忠曰彼爲國家使絶域其艱苦爲何如吾豈厭旬日之勞哉終究其利害下令禁之嘗朝于京師後陽成上皇謂曰乃父家康生長兵間未遑施仁卿治世良將宜敷惠廣澤傳祚子孫永翼王室秀忠服膺聖訓儉身節用務與民休息故元和之治殆踵延喜天暦之蹤云○先是列侯會同江户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家光既立欲釐正之乃盡召諸侯伯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定禍亂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孫則襁褓已宰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自今待卿等當同譜第若不厭心給暇三歳熟思以決

政宗賛德川氏攬威柄

政宗忠勝角力

去就伊達政宗曰諸侯孰敢不從命或有異志政宗請前驅以蕩滅之又顧侯伯曰公等意如何皆逡巡曰唯命之從家光乃起入室使服獨坐以次延諸侯賜佩刀諸侯受刀拜家光曰撿刄諸侯悚息抽刀寸許而後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是時巨藩宿將逮織豐二氏時者唯政宗及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等數人而政宗尤爲耆老酒井忠勝嘗退朝與政宗遇于序廂政宗謂忠勝請角力乃相共搏井伊直孝偶過謂忠勝努力若輸則譜第之耻也忠勝終投政宗皆哄笑而去家光嘗宴政宗直孝在座酒酣家光謂政宗曰須以卿杯侑可意人

和子爲中宮

政宗乃起獻將軍直孝。擧政宗肘云。不敬却其杯。明日政宗詣直孝謝過。當時簡樸。大率類此。○關白忠榮罷。以左大臣信尋近衛爲關白。○寛永元年。立女御德川氏爲中宮。後村上以來。歷世不立皇后。雖正配皆稱女御。至是始正位號。○幕府以駿河遠江加封德川忠長。併舊食五十五萬石。遷治駿府。西諸侯東覲。必先朝駿府。進止宜如家康時。忠長乘貴驕慢。一夜夢日裂爲二。意謂是天下分裂之兆。一統之業。必在於己。獨自喜。益多放肆之行。家光素不快於忠長。及秀忠薨。收封幽於高崎。遂殺之。

朝鮮賀將軍繼代

○朝鮮遣使來聘。賀將軍繼統。自是每將軍繼代。常修聘問。○西班牙國使至薩摩。請赴江戶朝見。幕府以其國奉耶蘇教不許。

創寛永寺

○二年。幕府從僧天海請。創巨刹於上野。名曰寛永寺。（其地舊係藤堂氏邸。擇高阜控巨池。樹木幽靚。竟爲勝區。）

二條行幸

○三年秋。秀忠家光入朝。詔以秀忠爲太政大臣。家光爲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德川義直德川賴宣爲權大納言。德川賴房前田利常伊達政宗島津家久爲權中納言。其他敘任有差。九月。天皇幸于二條城。中宮宗室妃嬪百官皆從焉。秀忠家光迎而饗之。幣獻豐腆。供億殷盛。駐蹕五日而還。冬。秀忠家光歸江戶。

定絹布丈尺

○是歲。幕府定絹布丈尺。（絹以曲尺長三丈二尺。幅一尺四寸爲一端。布以長三丈四尺。幅一尺三寸爲一端。）

又定告訴洋教僧侶賞格。揭榜之。○家光銳意圖治。土井利勝每啓事請旨。不言己意。先取處裁。所命未允。輒曰。請再四詳審。家光乃反覆思之。必得其當。然後發命。故日益明習治體。事無過擧。（利勝之少也。家康嘗使日如賴宣第。學安藤直次視事。有司白事。不中理。直次輒曰。吏思之。吏退。復白。亦如之。俟其當。然後可。利勝怪問。盍以意示教之。則事立辦矣。直次曰。吾老將死。故欲爲國成材耳。利勝未達。直次曰。凡長人者。好示教人。則吏士皆稟旨辦事。不復竭心職事矣。吾引而不發。所以長材也。利勝乃服。及爲執政。終身從事其言。）

利勝議事於千席院中央

故事。執政議機事。常於密室。利勝命設座於千席院中央。盡撤戶障。軒豁呈露。以議。利勝之宰曰寺田與左衞門。有奇才。家光時使人就利勝家詢事。命曰。利勝不在。則諮於與左。與左慮事或未決。輒歸家。白晝閉戶。點燈。繫鼓於頸。舞踏。然後謀慮。率出人意表云。（近侍永井某久疾。新起。家光視其瘂瘁。賜告使加頤養。其後侍側。問之米價。謝曰。不知也。又問他物價數件。並謝不知。家光不懌曰。夫閭閻瑣事。不可以問輔臣。故問汝儕耳。然官事鞅掌。或未遑及。今汝休暇數旬。身無重疴。宜訪求民事。以備咨問。而徒爾度日。何其不用心之甚也。某自是日走人往市。問諸物價。人嗤其痴。曰。吾重君命。且以志吾過也。）

柳生宗嚴

○柳生宗嚴以技擊雄於天下。創一家。曰新蔭流。其子宗矩繼箕業。亦稱海內無雙。秀忠家光皆從受業。弟子滿海內。

以鋒擊人者敗以鐔擊人者勝

一日有客踵門曰。僕有不戴天之讎。搜索數歲。今乃得焉。詰旦將赴鬪。然未嘗習刀法。願片言垂教。宗矩曰。以鋒擊人者敗。以鐔擊人者勝。其人果獲仇。家光嘗游品川別館。宗

矩從馬命侍臣角刀法管馬諏訪部文九郎善騎不善刀每對皆負恚曰臣騎鬪則不敢使試之衆不能勝乃命宗矩宗矩相近數步駐馬候其來撲馬首馬驚因擊其人家光曰果然深乎技者也家光既學於宗矩欲究其奧宗矩曰技以心為要心得而技隨不如參禪學心法乃薦僧宗彭（號澤庵）竟得其要宗矩藉刀術諭治道家光益喜嘗曰吾為政得之宗矩刀法居多後置大目付四員用宗矩任之累益邑至萬二千餘石宗矩同時有小野忠明亦以刀法授兩將軍宗矩忠明子孫並傳父祖術世為將軍師○四年會津城主蒲生忠鄉卒無嗣

（技以心為要心得而技隨）

封除幕府加松山城主加藤嘉明二十萬石徙封會津併舊食四十萬石以嘉明舊封賜忠鄉弟忠知食二十四萬石○安南柬埔寨並遣使修舊好○五年幕府目付豐島信滿有憾於老中井上正就殺之殿廷家光怒欲族信滿酒井忠勝曰誅宜止其身夫麾下之士欲報怨諸侯非廷中不能且士之砥礪名節不肯忍辱偷生安顧蹀血廷中哉從之明日賜信滿死逐其子○先是明海徵人顏振泉據臺灣招我邊民逃隷為之長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云頭目及振泉死我民代為甲螺時和蘭甲比丹借臺地築城郭居之我商舶適印度者過

近海輒為其所殺畧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商舶亦被掠平藏怒欲報復謀於其友濱田彌兵衛彌兵衛許諾彌兵衛有弟曰小左衛門子曰新藏皆勇敢有膽力平藏乃備舶募卒付彌兵是歲彌兵裝其卒為農丁被蓑笠持鍬钁往至臺灣請受廛為氓甲比丹不許請還本邦亦不許彌兵謂衆曰甲比丹不許吾去留其意不可測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衆憤然欲死之一日昧爽彌兵父子兄弟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擒甲比丹于牀懷出匕首擬其咽責曰汝有死罪左右欲刄之小左新藏瞋目叱之皆靡甲

（濱田彌兵入臺灣劫甲比丹以雪國恥）

比丹惶急乞饒命甚哀彌兵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比丹曰謹奉命乃艤舟三隻實貨山積彌兵左手扼甲比丹臂右手執匕首俱入舟檢之因欲拉甲比丹俱去甲比丹苦請令兒代往彌兵許之乃質其子還報奉行稟幕府厚賞彌兵彌兵之名震一時（後甲比丹來謝其子已死乃還其從者）○六年江戸多盜刄人於路下令逐捕構直舍於街陌置兵警備街舍之設自是始○暹羅來聘○關白信尋罷以右大臣兼遐（一條）為關白○先是幕府申禁洋教令海內士民悉奉佛教因使寺僧各證其檀越不歸外教署印名簿人死檢屍體授法號生子加入宗門

（設街舍）

（製宗門簿）

設踏繪禁書之制

簿。至是遣竹中重門松倉重政往筑紫。檢耶蘇教徒。畫耶蘇像。令四民踏之。以驗從違。謂之踏繪。不悛者悉殺之。（踏繪之事。是後每歲舉行。耶蘇之像。初繪於紙。後彫於板。至寬文九年。以青銅鑄造。凡二十枚。）諭清及和蘭舩主。禁舶齎耶蘇教書。因舉書目示之。凡三十二部。稱曰禁書。○冬十月。立皇女興子為內親王。內親王。中宮德川氏出也。先是中宮生皇子高仁。立為儲君。數年夭。餘皆女子。乃立興子為內親王。以擬太子。初家康以僧徒多賜紫衣者。定其規制。令先告幕府。俟其詮定。然後賜之。既而其制漸弛。幕府乃申定法規。僧徒不堪職者。悉罷免之。於是大德寺僧宗彭。玉室。江月。爭階

訴於江戶。幕府以其犯律。流宗彭玉室。宥江月。宗彭等皆嘗勅賜紫衣。上以幕府不取旨而加罰也。憤恚。十一月。俄遜位。興子內親王踐阼。稱德以來。皇女不登天位者。八百六十年。至是以外戚故。復有是事。秀忠得報大驚。而叡旨堅決。不可諫止。乃使酒井忠世。土井忠勝。如京師。與板倉重宗。議禪代禮。先是上賦和歌。有遯世意。詞曰。（葦原與。繁良婆繁禮。已我摩摩。登天茂道阿留世仁阿良婆古留。）傳奏官知而不言。至是重宗召中院通村責曰。公職在傳奏。親近御座。必知宸衷。盍豫啓諸東府。通村曰。事既至此。不得謂之無知。假令有知面從後言。余不為也。今武家為政。臣告其

君者。謂之何。重宗曰。卿須如江戶。親分疏。於是幕府召通村於江戶。留之三年。然後歸。

第百九世

寬永七年庚午紀元二千二百九十年

明正天皇（諱興子。後水尾帝長女）

寬永八年春。幕議欲鑿渠於下總小金原。以通常陸下野之江運。命阿部正之掌其事。會秀忠有疾。竟寢。○德川義直獻其臣阿部正室所造地球儀。家光召見正室。賜金褒之。○九年春正月。秀忠薨。有司欲祕喪。酒井忠勝不可。即夜發喪。以遺命賜宗室諸侯金有差。凡五十餘萬兩。其萬石以下不在此數。詔賜秀忠謚。曰台德。贈正一位。○加藤忠廣驕侈。厚歛於民。喜佞諫疎正士。子

加藤忠廣奪封

光正亦佚游罔度。戲其舍人曰。我舉兵收江戶。使汝將攻某門。乃披圖示之。舍人戰慄不能言。因大笑為樂。又作匿名書。投幕士家。約窺將軍在日光而起兵。其人駭告土井利勝。利勝搜捕使者。知光正所為。併得與舍人戲事。於是召忠廣。其宰勸舉兵。忠廣不聽。即日就路。至江戶南郊。命館於本門寺。使吏訊狀。忠廣言無異。乃宥其死。幽忠廣於莊內。給萬石。幽光正於飛驒。給餼百口。使者往傳命。忠廣取鹵簿之槍。示使者曰。此父清正所常把。自賤岳至征韓。大小百餘戰。所向無敵。庚子之役。復為幕府竭力。以誅鎮西之賊。傳至忠廣。以從役大坂

而今如此無所復用矣乃剸刄於堂礎以折之及在莊內見左右非其人賦詩以自悲有三十一年如一夢醒來莊內破簾中之句聞者憫之幕府擧忠廣舊封賜之細川忠利食五十四萬石○十一月幕府令松平信綱參與政務稱宿老並明年又以命阿部忠秋堀田正盛三浦正次太田資宗阿部重次幷信綱謂之六人衆此若年寄之漸也十二年遷信綱忠秋正盛爲老中更以土井利隆酒井忠朝代之於是始有若年寄之稱然當時並以小姓組番頭兼之非如後世威權亞老中也

林信勝建忍岡聖廟

○幕府賜林信勝忍岡之地五千四百步信勝設學舍建聖廟雜栽花卉鬱爲絃誦地德川義直贈金以資營構並寄祭器既成家光莅學舍拜

孔子像使信勝講堯典義直崇儒術深敬信勝又聘堀正意爲師性溫雅能納讜言嘗在藩有爲匿名書貼廳事者列姦臣九人名氏題曰十人義直怪問書記持田善左衛門進曰其一蓋公也爲書者不敢指斥以欲有所曉悟耳因條陳十事義直覽之大怒欲抵之罪竹腰正次聞之招持田其家戒毋出乃入見曰臣得良士請薦之義直問爲誰正次曰持田善左衛門義直默然正次曰聞善左諫公臣固欲言之而未敢彼乃能捐軀盡忠臣實愧之願加超擢以旌其忠義直忻然納之增其俸秩後登庸使與國政

栗山大膳告其主謀反

○黑田忠之宰栗山利安告忠之謀反證諸犯大典事忠之避賜第入僧院以俟命家光召忠之問狀使執政訊利安井伊直孝曰利安所證有犯大禁造巨艦事然自其父時創造忠之繼而成之失在不請官券此小過也至於圖反臣決知其必無矣酒井忠勝曰事之虛實不必論臣而訟君爲罪既大宜處利安死直孝曰利安雖誣君非行大逆減死一等而可乃宥忠之幽利安於南部初忠之驕奢行多不法利安驟諫不聽乃恐其受幕府譴故誣告其反以自受罪以故忠之得全封

伊賀越復讎

○岡山藩士川合又五郎殺同僚渡邊數馬之弟而亡匿幕士阿部三四郎家藩主池田忠

雄怒拘其父以求又五郎幕士平居以公臣自居視巨藩右族如同儕不相屈下而三四郎尤以豪俠自喜於是與一二同志結容任又五郎抗拒不肯與忠雄益怒欲必得又五郎諸侯連姻者爲調停之不能解物議喧騰人心頗搖是歲忠雄暴卒子光仲幼幕府徙封光仲於鳥取徙鳥取城主池田光政於岡山數馬乃辭仕與其姊夫荒木某索又五郎後數年遇諸伊賀上野殺之世謂之伊賀越復讎○十年幕府改定軍賦千石二十三人銃一口弓一把槍二根等而上之萬石二百三十五人騎士十名銃二十口弓十把槍三十根十萬石二千五十五人騎士百七十名銃三百五十口弓六十把槍百五十根其他準之○幕府以松平信綱

信綱機智敏捷

阿部忠秋堀田正盛爲老中令與土井利勝酒井忠勝連署信綱機智捷給稱爲智囊嘗歲除驟雪有司白明旦朝會自鐵門至廳事前例當掃雪而大雪如是將如何信綱曰宜布草莚于途旋雪積撤之旋積旋撤則勞省而人休家光狩于郊從士四散驅獸家光謂信綱宜令監察巡使在左右信綱曰有令則立辨矣不必置偵既而有赤白二旆離立于前頭百步外隊伍頗亂家光令交互其旆而鎭擾信綱揭麾一揮則旆交而衆定家光顧井伊直孝曰汝見信綱擧動乎直孝曰明主使能能臣執事可謂雙美矣忠秋忠厚篤實以廉介持身杜

國書私改之獄

絶請託信綱嘗謂忠秋曰吾昨爲有司所欺頗有慙恚色忠秋曰士大夫豈有欺人者哉且所言有理受欺可也若以人欺已爲憂必有逆詐之心則其害不細矣子勿以此疑人○松江城主堀尾忠晴卒無嗣封除幕府徙封小濱城主京極忠高食二十六萬石○十一年家光入朝詔以爲太政大臣固辭不拜家光饗親王公卿以銀十二萬枚賜京師市人遂至大坂除其地租奈良堺亦如之歸賜江戶市民銀如京師數○江戶西城火○十二年幕府幽宗義成臣柳川調興於津輕初家康贈書外國並署日本國源某其於朝鮮亦然元和中朝鮮來聘調興議曰舊例國書皆署日本國王自足利氏既然往年違舊例朝鮮疑以爲天下未歸統一請用王號幕議不從調興與以酊菴玄方謀私改書式塡王字以授使者既而事覺調興誣義成所爲爭訟有年至是家光親聽之調興坐私改國書獲罪玄方亦處流○夏

定諸侯覲期

六月幕府重修慶長法令以頒諸侯定諸侯覲期爲四月先是諸侯覲江戶無定期其留邸數月乃去至是留邸在封並以一年爲限每歲四月更番往來○家光聞諸臣窮約多假貸命執政賑之凡五十餘萬金始置寺

置寺社奉行

社奉行以奏者兼之掌僧祝事又置國郡奉行二員分

造安宅丸

掌擧公邑民政始使執政輪月掌事謂之月番○幕府造巨舩於相模三浦長三十丈樓櫓三重設艣二百用篙夫四百人名曰安宅丸（按舊史安宅丸巨艦總稱非一舩之名蓋以艦體高大堅牢類於廈屋也慶長以降幕府禁諸侯造巨艦世無復有安宅丸者今幕府獨造之世人因以安宅稱之遂爲艦名）是月成致品川海家光從池田光政立花宗茂等三十餘侯往觀之賜宴舟中極歡而罷○是歲幕府禁

除清蘭外禁外國互市

西班牙葡萄牙來航其舊來居各港者一切逐之幕府既禁耶蘇教而僧徒自二國至者不絶故禁絶之獨許清及和蘭互市踰清蘭有教匪潛圖來航者令告之勿隱乃鎖平戶大村諸港獨以長崎爲互市場禁依泊他

定長崎爲互市場禁泊他

禁港邦人航海外不許作大舩

港又禁邦人航海外不許作大舩犯者處死先是外人在長崎與平民雜居行歩遷徙任其所爲貿易之貨不設制限至是並禁之改造館舍於湊浦以處之高門崇垣不許猥出入舩舶始至使吏檢貨物不奉命者悉却之○十三年春幕府課諸侯修築江戸外郭使西海南海山陰山陽諸侯築石壘關東奥羽諸侯鑿溝塹○家光命林信勝輯和漢荒政恤民法制○四月家光詣日光山初家康之薨遺命建祠廟務從儉樸寛永初秀忠夫人淺井氏薨忠長受命營其祠堂頗極華麗及秀忠薨建祠堂益加宏壯（秀忠夫妻祠堂在增上寺）於是家康日光廟殆

改造家康日光廟

不堪觀家光乃改造之大加崇飾雕繪嵌鏤備極工巧大小列藩助役獻物朝鮮琉球和蘭並獻重器琛寶星列金碧燦爛盡天下之美觀興役數年而畢費公帑七十萬金木石之用夫馬之役不與焉其造寶塔家光欲製作堅牢永世不朽命有司議或云宜以石或云莫如銅鐵町奉行島田利正曰唯修葺豐國廟永世靡絶則日光寶塔之堅可以保億萬歳矣執政語塞然終興役採鉅石於深山搬運者數萬人糜財不貲云○山形城主鳥居忠恒卒無子封除幕府以山形賜保科正之食二十萬石正之秀忠庶子也以夫人淺井氏妬育於民

寶塔之議

小櫃素伯有二樂

間後託保科正光正光卒承其後爲高遠城主至是始享大封正之少時未嘗學問一日問左右汝等亦有樂乎小櫃素伯曰臣有二樂臣樂貧凡人富則奢奢則僭臣幸貧矣故得無僭禮之失所以樂也問其二不對強之乃曰臣樂賤凡人貴則傲傲斯愚臣觀今之人君生而無教其下佞諛曲從以取悦是以質雖美而傲日長能無愚乎臣幸賤矣苟有過朋友規切得頼以免戾矣正之感歎自是折節讀書德望漸隆○朝鮮來聘命林信勝與使者筆語贈答使者請登日光山拜東照廟許之先是幕府闢藥園於京師及江戸朝鮮因獻藥草數

鑄寛永通寶錢

種○是歳幕府鑄銅錢文曰寛永通寶以四貫文換金壹兩禁私鑄（自是終德川氏世鑄錢十數次並曰寛永通寶其數極夥不可得而詳安政中幕府謀改鑄下令收之得二十一億千四百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八十三枚民間藏匿者猶不知幾千萬所鑄之夥可想見矣）○慶長中有馬氏撃阿媽港舩沈之於香燒島外（島在長崎港口）傳言舩中載銀亡慮二千六百貫目皆沒是歳長崎人好運與京師人水學謀請於幕府以機器撈海底得六百貫目既而二人爭財相鬪幕府命吏禁止之（其後承應中町田市左衛門者請而撈之得三百貫目其餘深沒泥中不可撈遂止）○十四年冬肥前島原民作亂初家康嚴禁耶蘇教然肥前肥後尚多餘孽動輒蠱煽亂俗松倉重政封島原痛糺察之歳

島原之亂

誅數十人。教徒屛息。重政以外舶之至必經呂宋。請以部兵勦呂宋。以絶來路。未報。重政卒。子重次嗣。重次横征不恤下。士民怨苦。於是教徒復起。是歳家光有疾。數月不視朝。西陲訛言大君薨。祕不發喪。八九月間。赤光燭天。又多狂花。時有飛語。今茲當辭伊座。辭伊座蠻語猶云天主治世。又傳有天書降天草島云。至冬。兩肥間有疫癘兵革。人多死亡。唯信天教者得保全。天草在島原之南六里。地屬肥後。肥後有益田好次者。舊仕小西行長。行長修耶蘇法。其臣多入其教。小西氏滅。好次隱爲農。桀驁負氣。竊謂鎭西人心歸向天教。外懼峻法。内實憤怨。以此籠絡豪族。九州可圖也。乃徙天草。唱異教。好次子時貞。容姿昳麗。八九歳讀書史。善筆翰。人稱奇童。島民森宗意大江源右衛門千束善右衛門等。皆修耶教。與好次謀。奉時貞爲教師。益播流言。蠱島民。島民皆服。千束大江等乃赴島原。誘以耶教。島原民素怨松倉氏。於是南境悉歸耶蘇。殺縣吏。逐僧祝。時重次東覲在江戸。留守宰臣發吏追捕。而賊勢轉盛。深江村有城

教匪攻島原

墟。賊據爲巢窟。宰臣發兵。攻拔之。賊支黨憤恚。攻島原城。兵力拒却之。是時幕吏牧野成純林勝正在豐後府内。以警察鎭西。島原宰臣告急二監。又乞援熊本佐賀

二藩。二藩並出師。而國家令甲。不得私出兵境外。二藩使人請命。二監答非取教命。不得指揮。二藩乃還師。熊本請輸火器於島原。二監又不許。十一月。島原賊黨滋熾。至萬八千人。議再攻城。乃迎時貞爲主帥。時天草賊亦既至六千餘人。天草隸唐津統下。其治城曰富岡。守將告變唐津。乞援。唐津城主寺澤堅高亦在江戸。留守宰臣發兵赴援。好次報急。時貞賊本欲首取長崎。通信呂宋。拔島原城。據焉。以制九州。方刻日出兵長崎。會好

教匪攻富岡

次乞援。時貞遷停前議。以五千人還救。與好次攻富岡。城兵殊死防戰。互有勝敗。豐後二監飛報至大坂城代阿部正次曰。昔者三河僧徒作亂。不速討之。遂至猖獗。今上聞待報。非閲旬餘。則令不下。得令而後馳擊。無及事矣。乃報二監。速令諸侯出師。上書言其意。家光嘉其處分得宜。家光命板倉重昌爲將。石谷貞清爲副。促松倉重次令就封。明日皆發江戸。柳生宗矩聞之。馳馬追重昌不及。還見家光曰。重昌可惜。賊不可輕。而重昌無重望。列侯恐不從指令。城若不速拔。殿下必使他將代之。是擠重昌於死也。且督師殞命於艸賊。其損國體爲何如。故臣不待命。欲追還之。而不及。願熟慮之。大久保忠教亦陳其不可。家光弗聽。十二月。重昌貞清至島原。

賊據原城

先是賊聞官軍來討。修原城故墟據之。墟在島原之南。有馬晴信舊治也。高阜隆起。東枕海。西北環水田。號爲險要。賊兵二萬三千。并老弱婦女爲三萬餘人。蘆塚忠兵衛・渡邊傳兵衛等主謀議。大江源右衛門・大矢野三右衛門等分守四門。時貞日會衆說法。以固結民心。重次先諸軍至城下。重昌・貞清繼進。西海諸侯皆發兵來援。鍋島・立花二軍傅城。賊發丸如雨。死傷甚多。數日再攻城。復不利。重昌令諸軍固壘爲久頓計。家光聞賊勢不衰。更命松平信綱・戸田氏鐵往援重昌。重昌聞之不樂。晦日會諸將謂曰。明旦發春。賊必不設備。戮力急攻。

板倉重昌戰死

庶幾有功。○十五年正月朔。諸軍進攻原城。賊弓銃亂發。死傷無算。松倉重次一戰輒退。立花氏軍不進攻。重昌憤諸軍不力。挺身逼城。中丸而斃。貞清亦傷。間一日信綱至島原。幕府給鎭西諸侯在江戸者暇。悉赴島原。於是細川忠利・鍋島勝茂・有馬豐氏・立花宗茂相繼會原城下。阿波・土佐・伊豫・讃岐侯伯皆致兵。賊凡十二萬

和蘭請效力攻賊既而辭之

五千人。信綱下令築長圍。勿狠戰。和蘭甲比丹請效力。乃令自海上放大礮毀城壘。一日蘭人登檣斗以覘城。賊鳥銃射之顚。忠利謂信綱曰。以么麼小醜。假力外藩。不亦失國體乎。乃謝遣蘭舶。既而城中糧盡。二月二十

一日。賊夜出斫黑田・鍋島營。擊卻之。信綱之發江戸也。家光令過福山見水野勝成。與倶如島原。且戒曰。勝成老將。諳悉軍機。彼若未往。愼勿薄城。勝成時年八十餘。始聞賊起。上書陳策。家光嘉納。故有是命。勝成故緩其行。以賊夜襲之翌日到島原。信綱會諸將議。氏鐵欲待糧盡攻之。勝成曰。否。賊保守百日。糧竭丸罄可知。今只在一鼓鏖之耳。信綱曰。善。期以二十六日。是日大風雨。爲停攻城。翌日諸將會於氏鐵營。吏走告。鍋島軍乘城。信綱倉皇命諸將繼進。於是諸軍肉薄四面齊登。賊退

原城平

保牙城。以日晡收兵。明早投火箭爇城。城中老弱叫號

輾轉焚死。諸軍奪門而入。悉殺賊徒。無男女少長皆斬。細川氏兵斬時貞。毀原城。以其屋材賜旁近民爲賊燔者。民頓復業。乃收松倉重次封。幽於津山。削寺澤堅高天草邑四萬石。執政以鍋島勝茂違節度。議重罪之。德川賴房謂家光曰。城之破自勝茂所攻始。縱無褒賞。豈可抵罪。且犯令先登在卒伍則宜罪。若勝茂者身任藩屛有方面之責。安得以此論之。家光納其言。乃遏勝茂朝請。尋宥之。五月。幕府令諸侯曰。嚴禁出兵境外者。防私鬪也。若有犯大憲敢行凶虐者。比隣侯伯宜速發甲

幕府置大老

剪戮之。○幕府以土井利勝爲大老。（幕府置大老始於此。）利勝執

幕政三十四年家光尤敬重之任四位少將食古河十
六萬石爲人寛洪謀慮深遠凡有所議人或以爲迂濶
而數十年後必有效驗松平信綱嘗謂所親曰人謂吾
智然觸機一思即已如土井少將再思三思益出益精
眞大智矣○松江城主京極忠高卒無子封除幕府徙
松本城主松平直政於松江食十八萬石○十六年秋
江戸城火殿堂皆焚命營構之明年成○十七年夏阿

燒媽港商舶

媽港商舶至長崎幕府遣吏讓其犯禁戮六十一人燒
其舩宥舩手及醫十六人別作小舸放還之家光諭長
崎奉行曰海內有變異姓代興是吾家之恥耳若喪寸

喪寸土於外國本朝之辱

土於外國乃本朝之辱也宜體此意以外寇爲警乃命
福岡佐賀二藩世掌長崎防禦輪年交戍焉○高松城
主生駒高俊藩內不治奪封○十八年幕府編纂諸
侯群臣譜牒命若年寄太田資宗總裁之博士林信勝
等掌綴輯明年又召金地院元良堀正意人見了的及

寛永系圖傳成

五山僧侶纂修（信勝父子纂源氏元良及五山僧侶纂藤原氏正意纂諸氏了的纂平氏）三
年而成名曰寛永諸家系圖傳（作漢字和字兩通漢字百六十六卷和字百八
十六卷）○十九年幕府以去歲不稔郡國多饑使板倉重
宗永井尚政等巡察五畿西州松平信綱秋元泰朝等
巡察關東以賑濟窮民又禁多釀酒醪及製饅頭若糕

改定譜第諸侯覲期

以耗穀○幕府改定譜第諸侯覲朝爲六月（自是外藩以四月交
代譜第以六月交代）以其封在關東者以半年交代著爲永制○二
十年夏朝鮮來聘朝鮮王倧自作文祭東照公頌其功
德使使者詣日光山祭告之併獻洪鐘燭籠○會津城
主加藤明成吝而貪爲政不平宰臣堀主水數諫明成
不悅遂黜之主水憤率宗族三百人至郊外放銃燔橋
然後出亡明成發徒追之不及聞其在高野使人往索
寺僧不與明成益怒上書請納邑獲主水甘心焉主水
窮竄來江戸訴無罪且告明成十罪家光曰主水所訴
有理然率兵去國非人臣之道可俾歸就戮乃賜主水
於明成其妻子匿鎌倉尼寺明成遣人就捕悉斬梟之
市夷其族寺主怒其暴横訴於幕府乃收明成封賜保
科正之會津東奧要鎭也正之既享封修文講武訓士
勸農邦日富强○東福門院（後水尾皇后德川氏）欲知朝鮮來貢
始末傳旨幕府求其書幕府命林春勝綴輯名曰朝鮮
往來以上之○當是時奎運日昌名儒稍稍出其興於

中江原

草莽者中江原最顯原字惟命近江人父吉次隱於農
祖吉長仕大洲取原爲己子原生有異稟年十一始讀
大學至修身爲本嘆曰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因泣
下沾衣適有僧自京師來者就受論語後得四書大全

時俗尚武有讀書者斥不肯交於是書與諸士習武技夜則挑燈誦讀有不通輒凝思精攷夢寐間或如有啓之卒深造自得既而吉長死原歸省母欲伴來母不欲踰海如他鄉乃獨返大洲思慕弗已請致仕歸養不許乃棄官而歸賣酒以養母母沒居喪三年盡禮原篤信王守仁致知之學行誼醇厚聰明內蘊其導子弟專講孝經揭愛敬二字懇懇說示又每引村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服其教雖商賈亦知廉恥旅舍茶肆有客所遺物必度閣之以俟竟不收用有爲主人齎二百金遠行者途跨驛馬繫金於鞍而忘收之投宿始覺求之亡路將縊死夜半馬夫來還金其人驚喜以十六金謝之不受曰還遺物耳何報之有但冒夜而來得二百錢足矣強之弗聽曰吾里有中江先生平居訓誨吾輩若受所賜則爲負先生言畢而去鄉人推尊稱爲近江聖人學者自遠至受業隨資成器以其家有古藤號曰藤樹先生原聞望既高諸侯辟召皆辭不就池田光政厚禮聘之原稱老且病令其子弟及門人往及沒鄉里哀傷如喪父母原同時土佐有谷素有小倉克並以通儒稱素有字時中幼穎悟數歲誦書數十卷病窮鄉乏經籍求諸四方多貯之家素饒貲爲之蕩盡爲人剛邁而方正志期於興道高自矜持雖見權貴不肯拜克字三省近江人父從居土佐仕山內氏累進任國事使克從素有學践履敦篤壽襲父職執事忠誠好取人之善常

以綏斯民爲志誦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人焉容有私意故罰不避親賞不辭讎最竭心訟獄暇日則集吏民講說經傳克篤奉洛閩之學野中良繼山崎嘉之學皆出自克卒爲南州理學之宗初天文中土佐有南村梅軒者不詳其名字始唱文于喪亂之際克等學皆胚胎于梅軒世稱傳梅軒之學者爲南學傳藤原肅之學者爲京學傳中江原之學者爲江西學○冬十月帝傳位於皇弟紹仁親王

國史纂要卷之九　終

明治十六年二月八日版權免許
同　十六年十月　中帙刻成　下帙逐刻

定價金壹圓

編輯人　新潟縣平民　星野恒
麴町區中六番町五拾五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宮島儀三郎
日本橋區呉服町拾八番地

國史纂要卷之十

越後　星野　恒　編纂

第百十世
正保元年甲申　紀元二千三百四年

後光明天皇 諱紹仁。後水尾第三子。

家光聽法司斷訟

正保二年春二月。家光詣品川別殿。令町奉行神尾元勝朝倉在朝。讞訟而聽之。既罷。賜酒。謂之曰。汝等訊鞫洵至矣。然訊辭多云。盡先上啓。或云。盡豫擧證。夫民有所爲。每事慮後。何至於有訟。惟其痴騃圖弗及此。所以有訟也。爲吏者宜措吾心於彼腹中。推考而鈎察焉。庶乎得下民之情矣。不然而左詰右難。以窮鞫之。民烏得盡其辭哉。皆頓首曰。非臣等所及也。是時海內郅隆。士

家光聞墨水春遊甚盛使侍臣往視

東照宮之改號

重宗獻茅鞋以戒家光

使二婦援女手以決爭子

民驩虞。家光聞墨水春遊甚盛。使久世廣之往視。廣之還。具陳繁華喧閬之狀。家光喜曰。政寬而不苛。百姓給足。故能樂也。乃使德川義直德川賴宣等。泛舟墨水。命阿部忠秋掌供億。網魚擊鮮。終日飲宴。人以爲升平盛事。○十一月。詔改號東照大權現爲東照宮。○幕府褒所司代板倉重宗勤勞。奏爲從四位左少將。重宗嘗手捆茅鞋。獻之家光。曰。是東照宮在參河時所常穿也。先臣嘗教臣以其製矣。願殿下省此。以念祖業艱難。重宗明決能治訟。有二婦爭子。重宗曰。官何知所出。援得者卽是。乃使二婦援女左右手。女不堪痛泣。一婦援得悅甚。將抱去。重宗厲聲曰。彼非力不足。恐傷子。故不敢強援。汝則反之。汝非兒之母也。二寺寶藏古硯。皆名松陰。傳言平重衡遺物。爭其眞贋。重宗曰。皆眞也。重衡貴人。硯名松陰者何止一枚。二僧乃服。婦人言夫爲賊所殺。夫之刀有血痕。賊必病瘢。使吏捜之。不得。徧問瘍醫。一人曰。不知何人。請臣載箯輿行可二三里。掩覆使無所見。輿中杌隉如上下山。暮至其家。屋宇宏壯。主人凴几而坐云。爲賊所斫傷。臣與之藥。留十餘日。送歸家。重宗曰。汝在其家。何所聞見。曰。無有也。但歸途聞異鳥鳴。擔夫云。所謂佛法僧也。嘗聞高野日光獨有此鳥。然二山

佛法僧得賊

非一日程。意怪之而不敢問焉。重宗笑曰。汝不記俊成之歌耶。乃遣吏松尾山捜求。卽得賊。人以爲神。俊成歌云。松尾乃。山乃奧爾毛。人曾棲。佛法僧乃。鳴爾都計天毛。嘗出行。市兒指輿連呼周防來。意如有所憎怨者。重宗稱周防守。重宗駐輿問得父名。明日召問。汝有何冤。對曰。小人有叔父侵財。訴而不得直。重宗使吏撿前後案牘。因謂其人曰。吾謬矣。然事已經年。不可覆案。因出私財償之。重宗爲政。大抵略文書。人或問之。重宗曰。法令隨世增損。情僞因事轉換。文書不可專據以爲治。若以爲證。亦以爲害。故吾不務爲此也。然重宗父子所定科條。後人傳之。曰。板倉政要。法司以爲

池田光政任用熊澤伯繼

閑谷學校

律○是歲池田光政擧熊澤伯繼委以國政食三千石伯繼天資穎異智慮絶人嘗從中江原受業光政知其才任用之伯繼爲政録孝弟力田興水利墾新畬造社倉指粟二萬石爲本賑貧救困民皆饒富乃大興學校於閑谷建孔子廟分習文武技置田千石以供其費中央建講堂左右黌舎八區庭植松槐楓梅等以名其舎又毎鄕設校庠置教師規模宏大制度詳備戰弋以來諸侯未有建學者以備前爲首日本詩史了介政績擧世所知嘗閲松原一清出思稿其牛牕泊舟詩有漁家兒女亦知字笑將孝經教老翁之句一時教化可想今泮宮之設尚有典型云至毀淫祠沙汰僧尼緇徒或脱袈裟歸化設匭於城門受士庶書疏納封事者前後

國無山林川澤之政不可以奏贊化之功

野中良繼治績

百二十餘事下有司商議擇其三十餘條施行之伯繼以爲邇年多山崩水漲之害者由伐木無節水土枯槁也國無山林川澤之政不可以奏贊化之功於是酌量周官虞衡法隨時施行伯繼妙解水利其作溝洫隄防跨馬按視揚鞭指示利害數十年後莫不皆驗人有問者輒曰吾於治水不若民之生長其土者與吏之老熟其事者吾唯知取善於人而已是時土佐野中良繼爲山内氏執政亦有治績良繼剛毅英特從谷素有學博閲羣籍又從政即以所學施之一國毀佛宇興庠校墾草萊置農兵栽藥草育蜜蜂其他興利除害惠於上下

良繼開室戸港

蛤蜊之贈及於永世

明人乞援兵

者不少津呂岬突出於南海中風濤險惡前後三十里無有港灣航客苦之良繼相室戸浦作一港碎水中巉巖深至八尺餘費工三十七萬人可泊舩船百餘土佐海不生蛤蜊嘗往江戸及還載蛤蜊一艘致書鄕人豫告之衆以爲嘗異味計日以待至則悉投於城下海中衆怪問良繼笑曰此不獨饋鄕等使鄕子孫亦饜之也自是果多生蛤蜊衆服其遠識○三年明鄭芝龍遣使乞援初芝龍嘗來我邦娶平戸士人女生子成功後去歸明時明衰清興芝龍奉福王禦清兵故乞援于我也家光召宗室執政議賴宣曰異域乞救本邦之榮也方今

德川氏請皇胤一人爲日光主以備天下變

創日光奉幣使

士之失祿者所在多有發之可得數十萬加以西海中國之兵亦足以耀威海外願使賴宣將之義直賴房亦皆請往井伊直孝曰敝中國以救異域非計也適芝龍降清議訖寢○初家康以僧天海爲日光光明院主及家康薨天海護柩葬于日光掌其祀事因説秀忠父子請皇胤一人爲日光主以備天下變秀忠從之奏請皇胤東下是歲以皇弟守澄親王擬天海法嗣稱輪王寺宮自是終德川氏世常以一品親王住輪王寺法親王常居江戸寛永寺東照宮祭日乃往日光又請賜錦旗以備變又明治革新乃奉還之○

四年復伊勢奉幣使創日光奉幣使伊勢奉幣之廢百

八十二年。文正以後、廢而不行。家光欲請日光奉幣、而病無因。又恐其異日或停廢。乃奏復伊勢奉幣、進山城甕原之邑、以供其費。又獻田二百石、爲日光奉幣之資。朝議許之。自是每歲四月、以參議一員充使、奉幣日光。○葡萄牙舩二隻至長崎、請復互市。幕府諭以國禁却之。

家光薨

○慶安四年夏四月、家光薨。世子家綱尚幼。家光命保科正之輔家綱聽斷大政。家光葬于日光山。賜諡曰大猷。梶定良者、家光近侍也。送葬至日光。因留家焉。不畜妻。每旦雞鳴起、澡浴謁廟、俯仰齋慄、如事存。日光地高寒。三冬立於凄風凍雪中、至體凍口噤、弗已。如是五十年。家綱、綱吉數召之。定良堅持夙志、終身乃就。增祿至二千石、爲從四位下左兵衛督。定良不以自封、舉皆賑窮民。元祿十一年卒。德川光圀謂、孝子廬親墓、古有之。至於忠臣廬君墓、未之前聞。自爲文祭之。

忠臣廬君墓

由井正雪謀作亂伏誅

○由井正雪、丸橋忠彌等謀作亂。事覺伏誅。正雪駿河由井驛染戶之子。幼時父欲使爲僧。正雪不肯。一日讀太閤記、有所感、去遊江戶、自稱楠正成之後、以兵法教授弟子。日進。忠彌者長曾我部盛親遺孽、以善槍法聞。亦多徒弟。正雪與之結交、遂蓄異圖。乃稱受德川賴宣密命、濳散金帛、募群不逞。衆至二千餘人。至是欲乘幕府喪舉事。留忠彌江戶、分遣其爪牙於京師大坂、而自赴駿府、欲待報應之。是時池田光政有重望。正雪造提燈數百、画池田氏徽號。燈工怪詣池田氏、以告光政。方食、投箸而起、馳往松平信綱第議之。適弓工藤四郎者亦知其謀、來上變。信綱卽夜發吏、分部逮捕。正雪自殺。忠彌被捕。併其親族黨與五十餘人磔殺之。餘悉處流斬。吏籍賊家、得賴宣印書。執政召賴宣訊之。賴宣從容曰、此國家大福也。方今主幼國疑。萬一賊託名外藩、人心恫恐、處置甚難。今乃擬吾券書。此易辨耳。卿等若不釋然於我、吾當納封土以待命耳。又何虞之有。一座歎伏。先是、正雪介人請賴宣、願得執賤役、以奉事邸中。賴宣將許之。老臣加納直恒曰、焉有以兵家自命、而請執賤役者。是不可信也。乃止。已而正雪誘其黨、以賴宣命。遂有是事。人皆服直恒先見。

加納直恒先見

○秋八月、家綱爲征夷大

家綱爲將軍

將軍。○關白兼還罷。以左大臣尚嗣近衛爲關白。○承應二年春、召處士朝山素心、使講周易。上天資英明、自幼好學、粗通大義。嘗勅講官講程朱新注。對曰、經筵例用漢儒古義。上曰、擇其善者而從之。何問新古。常謂公卿流文弱、以致王室衰替。淫詞藻之弊居其一。自矢不作和歌。上皇聞之弗懌。上乃裁和歌十首、以獻上皇。覽之未畢、又獻十首。上皇嘆曰、苟能如此、不作亦可。廷臣使江戶還、獻文匣。畫源氏物語圖者。上卻之曰、源語誨淫書也。朕不忍目其圖焉。因戒群臣、勿讀源氏伊勢諸物語。一日讀宋儒謝顯道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之語。慨

後光明篤學

帝矢不作和歌

源語誨淫書

北白川三位入道

詩仙堂

然曰。吾畏雷是性偏。不可不克。夏月每迅雷。出御殿陛。搴簾端坐。其銳志力行如此。至是欲聽易義。廷臣無明易者。聞素心通經。欲召之。朝制。三位以下。不許昇殿。乃優禮使以處士進講。常戴烏紗巾。着素紗深衣。當時儒者皆禿其顱。上因呼曰北白川三位入道。寵遇優渥。屢有書器之賜。上又聞石川重之善隸書。使書八卦文字以獻。重之三河人。仕德川家康爲近侍。大阪之役。從獲甲首。以犯軍律見黜。乃退隱京師。從藤原肅學。善詩賦。工筆札。壁上畫漢晉至唐宋能詩者三十六人。各題其一詩。名曰詩仙堂。因自號六六山人。風騷自娛。學者稱曰丈山先生。○六月。皇宮災。幕府發吏營搆。令諸侯助役。○江戸城東之地本斥鹵。穿井不得清水。人甚苦之。家

玉川上水

堀拔井

光嘗放鷹于西郊。見御箭水甘冽。欲穿渠引之。改名井頭池。未及起役而薨。江戸民莊右衛門等乃請服引多摩川水。多摩川作玉川一致之府下。幕府許之。賜金七千五百兩。以充其費。又命吏疏井頭池水。引致府下。二水並設陰覓。百道分派。遍城中及城東市街。呼曰上水。玉川上水鑿小渠於羽村。引玉川水。至四谷大木戸。長十三里。自是設陰覓。遍城中及京橋以南青山赤坂芝築地諸街。井頭池水稱神田上水。疏至目白臺下。更鑿小渠。戴之高地。至小石川設陰覓。遍神田及日本橋南北諸街。又有千川上水。供本郷駒籠諸街飲料。享保中。室直清以爲上水之設。易致火災。建議請廢之。因罷千川及青山本所上水。於是府下始不苦飲料。其後享保初。井工五郎右衛門者。始剸竹筒於井底。以取清泉。呼曰堀拔井。自是隨

所得良井。益得食水之便矣。○關白尚嗣罷。以左大臣光平條爲關白。○幕府命平戸城主松浦鎭信。築熕臺於長崎港。凡七所。既成。排置熕礮。命福岡佐賀二藩。間年更戍。○三年。明僧隆琦歸化。幕府置之宇治。爲檗萬福寺。○秋九月。天皇患痘。遂崩。壽二十三上容貌壯偉。威而不猛。嘗學擊劍。板倉重宗就侍臣奏曰。此非陛下所宜爲。請速止之。陛下若不納臣言。臣將屠腹以死。上不應。再三言。乃曰。朕未見武人屠腹之狀。宜築壇南廷自裁焉。重宗慚謝。幕府聞之聳懼。猜防甚至。廷臣如德大寺公信中院通村父子。有賢輔之稱。通村又與德川光圀。

後光明之崩外間頗有異說

魚商八兵衛請行土葬至尊之荼毗自此遂止

歌詩唱和。皆幕府所不喜。故上之崩。外間頗有異說。鳩巢小說。幕府聞上不豫。遣山脇道湖進藥。上不肯服。板倉重宗強之。上不得已服之。卽夜崩。人頗有知者。幕府乃罷重宗。代以牧野英成。又黜道湖。已而增其祿。上嘗病邦俗削額髮。以單麻衣爲禮服。將諭幕府。復烏帽素袍之舊。未果而崩。又欲建聖廟。復大學寮。亦不果。自持統帝行火葬。歷世相承。遂爲故事。上每言其不仁。及崩。有司依故事。將行火葬。有魚商八兵衛者。常納魚御廚。聞之歎曰。聖主嘗欲停火葬。安可以其所惡而送其終乎。乃日叩仙院後宮及百司之門。請奉遺旨行土葬。其言發至誠。聲涙俱下。聞者皆感動。乃改行土葬。自是至尊之葬。永停荼毗。上無子。

第百十一世

承應三年甲午 紀元二千三百十五年

皇弟良仁親王立。

後西院天皇諱良仁。後水尾第七子。

承應三年十二月。幕府罷所司代板倉重宗。以牧野英成代之。○明暦二年。暹羅人至長崎。請互市。幕府諭以國禁却之。○酒井忠勝以老屢乞致仕。五月。家綱臨其牛籠別墅。面命許之。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眷遇甚厚。家光嘗欲封以駿河。忠勝以其係宗親封國。固辭。後又欲封甲斐。亦固辭。忠勝好學。每夕使儒臣侍講。限以乙夜。雖官事鞅掌。未嘗廢懈。晩節尤嗜經史。有適其意。手自抄錄。又囑長崎吏。買清舶所齎圖書。建文庫收藏。凡

萬餘卷。每語人曰。居今而知古。不出戸庭而見萬里之外。唯書爲然。又曰。今吾十年前已如今日。必有所施設可憾之甚也。既告老。薙髮號空印。幕府每有大議。使人就咨焉。○三年春正月。江戸大火。自本鄕至南八町堀。（火及傳馬街獄舍。獄監石出帶刀引囚徒。告之曰。吾不忍汝等罪未決而死於火。故特縱之。火熄而不還。當加罪一等。乃縱之。災後囚徒盡來歸。帶刀具狀陳請宥罪一等。其不至者三人。捕處斬。先是獄舍焚。囚徒皆燒死。自是火及獄。每縱囚。遂以爲例。）明日。復火。小石川以南。麴町以東。至于海濱。皆焚。牙城貳城罹災。家綱避火西城。凡兩日所燬邸第大者五百。社寺三百。街坊八百。橋梁六十。倉庫九千餘。人畜死者亡算。歷世公私記錄什器。焚蕩殆盡。開

明暦大火

府以來。所未曾有。既而天大雪。凍死者甚多。幕府命有司。煮糜粥。給市民皆無食器。至拾瓦片受粥。又瘞焚屍於本莊牛島。稱萬人塚。（焚死人數。諸書有異同。或云十萬八千人。或云六萬八千八十餘人。或云九千六百五十三人。不詳孰是。）遂就其地。起精舍。號回向院。時大災之餘。公私無儲蓄。物價騰踊。人情兇懼。松平信綱建議。使諸侯邸第罹災者悉就封。其在封者。停本年參府。（德川賴宣聞是令下。怒其不謀於宗室而專決大事。信綱往見賴宣曰。大刧之餘。百物蕩然。諸侯之衆無所仰給。故命就國。若其謀及徐爲之圖耳。本當以聞左右而不敢者。恐稽緩失機也。賴宣乃大贊賞。）諸侯以下至市民。貸與金穀。各有差。又改正市街。令諸侯營第宅。作什器。徐起其功。務從儉樸。（此時大轉換。諸侯以下邸第。定

松平信綱救災措置

貸與金穀

作第宅器具務從儉朴

市街制。通衢廣十間。其次八間五尺。餘七間若五間。街上必坦夷。毋有高低傾欹。先是尾紀諸宗室。皆賜第於城內。至是悉移之郭外。社寺在郭內者。亦皆移於外。又移吉原娼樓於淺草之郊。號新吉原。）於是諸侯營構。皆得取材於國。信綱又命有司。增價買米。商賈聞之。爭輸米於江戸。由是物價漸賤。民心遂安。先是慶長中。諸侯營邸。競以華麗相尚。以金飾屋瓦窓櫺。塗以髹朱。高門層閣。金碧相映。至是幕府禁奢靡。諸侯之富。亦不如昔時。以故第宅遂從質樸云。○是災也。幕府金庫焚。貨幣鎔燬。乃收殘塊。命有司改鑄。三年而畢。（所鑄金銀共一萬七千四百二十五函。一函容灰吹十貫目。金法馬二十枚。銀法馬百二十八枚。金馬一枚重四十三貫目。銀馬四十四貫目。銘曰。行軍守城用。勿作尋常費。銘文上下。葵章各二。傍刻年號月日。此外銀馬不燬者三。）

改定市街

增價買米

德川氏府藏之富

山田右衛門作善油画

査黙江戸乞人

水戸黄門修史

慶長三年所鑄又金銀錢碁石金數種○江戸屢火幕府下令戒火直盧街舍皆不得用火而犯者不止松平信綱乃命山田右衛門作用西洋畫法描犯禁用火而被刑之狀揭之廣衢形狀逼眞觀者悚然自是犯者絕迹山田肥前人原城之亂黨賊在城中悔悟謀內應事覺被囚亂平信綱赦之從歸江戸山田善油畫巧描人物花卉以故出入公侯家後以洋敎誘人得譴幽死幕府又査黙府下乞人請歸本貫者聽之是時乞丐有一千四百餘人云○幕府營建牙城殿屋使前田細川諸氏助役執政欲先營天主閣保科正之曰天主之設非古制也不關要害徒供臨眺不宜以此屈民力乃不營閣○是歲德川光圀始修國史光圀賴房第三子也初賴房不置嗣子家光命擇諸子國老中山信吉受命至水戸諸子皆盛服以見獨光圀把盤上打鰒以翁呼信吉以賜之信吉悅進抱光圀曰眞郎君也遂告賴房以爲世子光圀嘗讀伯夷傳歎曰不有載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見不由史筆何以俾後之人有所觀感於是始立修史之志乃刱設史局于神田別莊搜求遺書躬自檢閱命侍臣抄纂及後襲封置彰考館招致四方名儒成大日本史二百四十三卷如列神功皇后於后妃傳揭天皇大友於本紀皆出於其特裁云大友弘文帝諱從前數皇統列神功而不列弘文又光圀撰史始訂正之或云那波道圓著帝王歷數圖既列大友於正統不刱於光圀也道圓名

架兩國橋

治天下者以民爲固

鄭成功乞援不應

朱之瑜歸化

觚其死在正保五年○万治元年幕府始架橋於墨田川以通本所以其跨武相二州名曰兩國橋又造橋於六鄉川時議者謂墨田六鄉二河爲武城要扼不宜架橋酒井忠勝曰治天下者以民爲固不聞以山河不恤民艱而徒恃要害武城不可一日守也其後又架大橋永代二橋民益便之架大橋在元祿六年永代橋在其十二年六鄉橋至綱吉時毀壞因不復修乃開本所深川之地鑿溝渠塡沮洳以置市街又築京橋以東海壖置木挽町鐵炮洲諸街於是東南土壤益拓矣○明鄭成功據閩浙欲復南京以與我有桑梓之誼遣使貢獻乞援兵幕府不許却其獻○二年明朱之瑜來之瑜字魯璵號舜水其在明擢恩貢生累徵不就爲吏所劾乃避來我邦未幾還其國時明祚既覆之瑜不得志復來我邦意欲求外援以圖恢復而不可得去至安南忤國王意爲所因既而得釋又至我邦凡四至我邦終不復還柳河安東守約師事之割俸祿之半贈之後五年德川光圀聘爲賓師寵待甚厚之瑜時有所規諫言甚剴切光圀常嘉納焉○三年幕府命伊達綱宗疏濬外濠自牛籠至和泉橋以通舟船是時府下浴店多蓄少婦以延客先是幕府屢下令禁蓄土娼是時猶有犯禁蓄之者綱宗年十八日出巡役侍臣因勸遊浴樓淫泆漸甚遂遊北里綱宗伯父宗勝性傾邪竊謀奪宗見綱宗多失行喜之益進群小侍左右因播其過惡於內外宗勝娶大老酒井忠清

幕府戎備之概

女爲子婦。乃請幕府使綱宗致仕。立世子綱村而輔之。綱村甫二歲。宗勝益橫。○六月。大阪大雷。震于火藥庫。爆發震响。猛火四迸。城壁崩壞。樓櫓多燬。死傷百餘人。是時庫中有硝藥二萬千九百八十五貫六百目。鉛彈大小四十三萬千七十九箇。火繩三萬六千六百四十條。○法皇營修學寺山莊。諭旨幕府。游幸焉。歲率三次。東福門院亦時同往。門院往所司代輙扈從。法皇獨幸則否。法皇自遜位之初。夙不悅於幕府。至是使門院召其執政。八月。松平信綱至。獻金一萬兩於門院。既而賜謁。記十餘條。傳內旨下信綱。信綱措對。悉論駁之。既還。告酒井忠勝。忠勝曰。太后至尊。且於東府至親無二。凡有所求。雖不可悉奉。而事之無大害者。從其命而可。今皆駁還之。是俾將軍不恭於天朝也。信綱改容謝之。○

城米

幕府以林氏聖廟狹窄。賜金五百兩。使改造之。○寛文元年春正月。皇宮災。上徙居昭高院。法皇居修學寺。幕府發吏營構宮室。使毛利黑田諸氏助役。○家綱封弟綱重於甲府。綱吉於館林。並食二十五萬石。○先是幕府課諸國城主在要地者儲穀。號城米。一稱用米。是歲更命增其額。凡數萬石。後又屢增加。至天明三年。儲穀之城凡六十四所。米共三十八萬二千八十石。而幕府所儲十二萬四千石。分置二條大阪駿府諸城。○二年。幕府

毀大佛鑄錢

本朝通鑑

命松平頼重井伊直澄直溜閒預聞政務。○幕府毀方廣寺佛像以鑄錢。亦曰寛永通寶。背欵文字。俗稱文錢。去年京師地大震。像體傾圮。松平信綱建議。銷以鑄錢。後二年。造木像代之。○幕府命林春勝續成本朝編年錄。先是春勝父信勝纂輯神武以來事蹟。至宇多帝。名曰編年錄。至是命春勝續輯。開史局。集群儒。令天下索舊記。至十年而成。改名本朝通鑑。宇多帝以前爲正編。以後爲續編。終於慶長十六年。通二百三十卷。春勝之進通鑑。幕府以示三親藩。尾紀二侯皆賀盛舉。獨德川光圀閲之。見以皇祖爲呉泰伯之後。大驚曰。天朝自在正史。在如何取海外無根妄說。以汚皇胤。且祖宗之於漢土。抗禮不相下。今乃以附庸自居。是誣祖宗也。宜命改定。執政歎服。○三年春正月。傳位於皇弟識仁親王。上之在位。災異荐臻。幕府以爲上涼德所致。奏法皇諷上避位。上多皇子。不以爲嗣。以識仁親王爲後光明帝猶子。乃禪位。時皇宮既成。還徙有日。幕府不欲上入新宮。促傳璽。後數日。親王徙新宮踐祚。按後光明帝崩。幕府欲立後西院。法皇以其嘗東下在江戶。嫌之。不欲爲嗣。幕府不奉旨。遂立之。今乃有是事。且上資質温良。不聞有激論奇行。取忌於幕府。而廢黜之慘至此。何哉。舊志不載其故。但云。幕府使者至京師。先詣東福門院宮。乃發廢立之議。豈門院有憎於上。傳旨幕府而廢之歟。上既遜位。讀書品茗。優游卒歲。

紀百十二世　寛文三年癸卯　紀元二千三百二十三年

靈元天皇

諱識仁。後水尾第十六子。

寛文三年秋八月。幕府增損先世法令。定爲二十四條。頒於諸侯。舊令有醫陰兩道並許乘輿之文。林春勝與議。更涉論其失當。欲改醫陰爲儒醫。執政從

之草成以示三親藩光圀曰儒之道乃所以爲人之道也凡志於道者毋問君民上下皆可以爲儒焉可與方技之徒並稱哉執政更從其言復爲醫陰是日下令併禁殉死先是列國君

志於道者皆可以爲儒

禁殉死

主死臣隷受殊寵者皆從死以多爲貴蓋出於戰國之餘風家康知其非諸子死諭其臣勿殉然未及布禁令也德川賴房臨死遺言禁殉死保科正之亦讀詩至黄鳥篇有所感焉禁家臣殉死正之遂建議請布禁幕府從之故有是令○四年米澤城主上杉綱勝卒無子綱勝妹適高家吉良義央生綱憲義周綱勝欲養綱憲爲嗣未請而卒法當收封保科正之與之有姻爲固請乃削其封之半命綱憲爲嗣食十五萬石○幕府命小倉城

主小笠原忠眞爲鎭西探題世統西州軍事○七月蝦夷烏珠諸山噴火鳴動數日山崩塡海海上二千餘歩爲陸凡二十餘里○五年幕府罷諸侯質子悉還之先是諸侯置子弟於江戸以爲質其第在城中門禁甚嚴婦女不得夜行保科正之建議罷遣之衆大悦○是歳

罷諸侯質子

禁不受不施派

幕府禁不受不施派初豐臣氏建方廣寺行千僧供養妙覺寺日奥日蓮宗徒也獨不赴會曰吾宗不受不信者之施因罵同宗僧侶爲背祖旨相與爭訟家康訊之惡其乖剌流日奥於對馬日奥弟子日樹日述等守其遺意稱不受不施派駁擊同宗益甚幕府乃悉捕其徒

改絹布丈尺用鯨尺

處流嚴禁其教○幕府改定絹布丈尺以鯨尺二丈六尺爲一端自是度布帛一用鯨尺邦制度有曲尺鯨尺二種曲尺一尺値鯨尺八寸先是度布帛用曲尺絹以三丈二尺爲一端布三丈四尺爲一端○六年幕府令諸

栽培山林

國栽培山林先是諸國妄伐山木不復繼植或至援取樹根以故山童土燥遇雨輙崩溪流挾泥沙而下致河道壅塞故有是令○處士山鹿高祐號素行從北條正房

山鹿高祐

受兵法著武教要錄神武雄備集等弟子甚衆號山鹿流高祐天資英邁幼時入林信勝門專講宋學年四十始有疑於理氣心性之說以爲是非周孔本旨乃著聖教要錄三卷痛辨程朱之非本邦駁宋學以高祐爲始

時保科正之師山崎嘉尊信宋學憎高祐唱異說建議幕府坐以造言之罪錮於赤穗後十年遭赦還貞享初沒於江戸是時長沼宗敬亦以兵學著稱宗敬學甲州兵法至於銃馬結陣築城之制靡不博考精究著兵要錄二十二卷稱長沼流○山

長沼宗敬

山崎嘉

崎嘉京師人幼時爲僧穎悟絶人及長遊土佐野中良繼奇之勸讀聖經嘉感悟遂歸於儒還京教授前後執贄者六千餘人嘉天性峭直師弟之間儼如君臣其講書音吐如鐘面容如怒生徒凛然莫敢仰視嘗問諸生

孔孟來冠之疑問

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將何如皆不能答請問其説嘉曰

有栖川宮

吾黨不幸逢此厄。則被堅執鋭。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嘉又學神道於吉川從時。立一家言。自號垂加。○七年夏四月。以上皇（後西院）第二子幸仁親王爲高松宮後。初上皇之爲皇子。承好仁親王後。居高松殿。改稱花町宮。及登大位。花町殿無主。至是以幸仁居之。復稱高松。尋改稱有栖川宮。（自是有栖川宮爲世襲親王。以至于今。）○幕府聞足利學校頽圮。給金修造之。○八年。幕府申令諸國禁奢侈務儉約。因令長崎奉行。諭外舶毋齎載無用器玩。又定佛寺搆造制。禁屋梁踰二丈四尺。○九年。蝦夷玡緣利酋長釋仙作亂。松前泰廣討平之。○昇

江戸海運之釐革

平之久。江戸生齒日繁。米穀不足。仰給他州。其西南諸道。漕路雖便。奧羽二國則甚迂。加之風濤險惡。覆沒相踵。（奧州運道。經東海。羽州運道。涉北海。經東海者。至下總銚子口。裝換河船。溯利根川。抵關宿。下行德漕渠。以達江戸。其涉北海者。漕至越前敦賀。駄運山中七里。至近江鹽津。又舟泛湖上。以至大津。近年以河漕陸運。多勞費。專由海路。與船循安房。羽船經長門。以達江戸。然又不能免覆沒稽延之患云。）幕府患之。

河村瑞軒

江戸有河村義通者。稱瑞軒。明敏有智略。幕府委以漕事。先是官司僦運船。先設鉆令衆商投書告脚價。而擇其最低者僦之。以故船隻脆薄。舟子多生跡者。又重裝貪利。兼程妄進。以致覆溺破壞。義通巡視諸州。悉其利害。乃雇堅船。定裝量。擇舟子。優給脚價。與運自荒濱起

漕海路。至江戸百五十里。中間置漕務四所。（陸奧平形。常陸那珂湊。下總銚子。安房古湊。）以便救應驗視。羽運自酒田起漕。至長門轉入裏海。經紀伊。以達江戸。凡八百餘里。中間置漕務十四所。（佐渡小木。能登福浦。但馬柴山。石見湯津。長門下關。攝津大阪。紀伊大島。伊勢万坐。志摩畔乘。伊豆下田。其四所未詳。）下關備鄉導船。志摩菅島舉烽火。以避危礁。於是運路順利。無覆沒之患。官民並得其便。幕府賜金三千兩賞之。

仙臺原田宗輔之獄

○十一年夏四月。幕府錮伊達宗勝於土佐。子宗興於豐前。宗勝與田村宗良共輔伊達綱村。而獨擅藩政。原田宗輔傾險有幹略。宗勝引爲腹心。多樹宗黨。屢以非理殺正士。前後九十餘人。闔藩側目。宗勝欲害綱村。誘侍臣以利。侍臣不肯。宗勝怒。欲誣以罪而去之。宗良止之。一日侍臣欲薦食。先嘗之。即死。衆怪之。與犬。犬斃。與賤卒。賤卒亦斃。宗勝聞之。使逮殺侍膳監。國老伊達宗重見藩政日非。與書宗勝規之。宗勝答以嫚辭。宗重采邑涌谷。與伊達式部邑相接。爭界。宗勝黨式部。故枉宗重。且告之幕府。下教召宗重。宗重乃至江戸。上書陳奸臣擅政八罪。老中板倉重矩與土屋數直召宗重問之。宗重辭理明晰。皆有證左。又召宗輔問焉。宗輔陳辭牴牾。姦情稍露。執政乃會酒井忠清第。召二人對辨。宗輔辭屈。既罷。將退。宗輔遽起刺宗重殺

之在坐爭起擊甍宗輔。於是幕府收宗勝邑錮之、命宗良屏居。以綱宗尚幼釋而不問。是時保科正之阿部忠秋等皆既致仕。酒井忠清爲大老當國。稲葉正則久世廣之土屋數直等爲老中。忠清有俊才。達治體。（忠清嘗曰。方今諸國競製陶器。所在設窯。古者設陶窯、必於深山不便樵采。若平地多樹林之處。故製器愈多。而薪不昔之也。令無此慮。妄費薪炭。製器雖多、其窮可俟。是國家衰兆也。又不喜林春勝父子。恒曰。性愚之人、所見與人異。雖多讀書、祇足以長其愚耳）然驕奢招權。如仙臺高田之獄。皆其所釀成。居第近下馬牌。人因號下馬將軍。好飲酒。列侯邸羞膳極珍異。賈人出入其家者。往鬻饗具一夕之歡費以萬數。他宰臣除重矩外。率皆如此。阿部忠秋嘗招忠清

板倉重矩

切責之。而不能救。重矩重昌子也。謙謹好學。嘗讀元張養浩牧民忠告。喜之。以一部贈保科正之。（正之讀之。以爲有司必讀之書。更求數部頒之有司）其妹仕居本莊邸。灌園自娯。扁室以咬菜二字。及登顯職。猶揭其額。或問其故。重矩曰。凡人得美仕。往往忘布素之時。予以不才備位宰輔。常恐失素志。故朝夕視之。庶幾不生驕侈之念矣。○延寶元年五月。京師大火。延及皇宮。上幸右大臣基熙第。法皇徙八條殿。上皇徙有栖川殿。幕府遣吏營構宮室。命池田綱政助役。又贈公卿以下罹災者銀有差。○英吉利船至長崎。乞再開互市。幕府問和蘭人。對曰。彼近與葡萄牙婚。

撿無人島

往來甚親。葡者往年煽我民以妖教。寛永中絶其入貢。乃拒英人。不許其請。（後又來請者三。竟弗許）○三年。幕府使代官伊奈忠易撿無人島。島在八丈島東南百八十里。大小八十餘島。先是紀伊商船逢風漂至其地。歸言島中無居民。動植之物。多内地不見者。幕府乃使忠易往探。忠易作巨船。募水手。以閏四月發伊豆。經十餘日至其地。巡視各島。獲珍禽異卉。六月還。報家綱使畫工畫其形像。以貼坐屏。○六年。東福門院崩。（年八十二）○德川綱重驕奢無度。國用不給。嘗因朝見。請貸金。家綱諮之酒井忠清。忠清以爲大不敬。遣使譴之。綱重憤恚自殺。子綱豊

家綱薨

綱吉爲將軍

嗣。○八年夏五月。家綱薨。（葬寛永寺。賜諡曰嚴有。自是德川氏以寛永增上二寺爲塋域。迭葬焉）無子。酒井忠清援鎌倉故事。欲迎幸仁親王（有栖川）爲嗣。執政莫敢可否。獨堀田正俊爭之曰。介弟館林公在焉。安可外求君哉。德川光圀亦以爲言。乃迎綱吉於館林邸。立之。秋八月。綱吉爲征夷大將軍。罷酒井忠清。以堀田正俊代爲大老。○德川光圀以幕府懿親。好學勵行。譽望日隆。是歲。後水尾法皇崩。（壽八十五）上皇（後西院）命作法皇遺物鳳足硯銘。（上皇賜宸筆。嘉奬有備武兼文。絶代名士之語。光圀以爲印文）又咨問立后立坊儀節。數賜題賦詩。又使上其歌集。而覽之。光圀集和文三十卷。上皇賜名扶桑拾葉集。以

光圀治績

準勅撰。光圀爲政。尊賢任能。惠民養老。興學舍。勸農桑。毀淫祠。（凡三千八十八字）汰僧尼。（毀新寺九百九十七。諭破戒僧三百四十四人爲民）預蓄雜穀。以備歲歉。鰥寡孤獨老廢之人。皆有養。

湊川碑

楠正成墓在湊川。荒蕪不治。光圀建碑於其墓側。題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刻朱之瑜所作贊語於碑陰。買田附廣嚴寺。永供香火。

高田之獄

○初高田老臣小栗正矩娶藩主光長妹。生正治。光長無子。養姪綱國爲嗣。正矩狡黠多權數。欲立正治而已擅國政。乃以計盡綱國。又多納財賄於酒井忠清。光長弟長良與老臣荻田主馬等疏正矩姦邪。請光長黜之。幕制。藩國宰臣。每其君嗣立。從執謁於將軍。其進退黜陟。皆請幕府而後命焉。及光長請罪正矩。忠清反右正矩。譴長良主馬等。分錮於荻松江諸藩。於是藩臣分黨相軋。憎正矩而去國者。至八百餘人。及綱吉立。發使巡察諸國。高田封內民就使者訴正矩汰虐。老臣岡島壹岐等又請去。綱吉怪之。召正矩及長良主馬等親訊鞫之。悉得其實。乃賜正矩父子死。流長良等七人。責光長不能制其下。奪封錮于松山。其他坐貶黜者數十人。諸侯畏其威斷。不寒而慄。○綱吉名林信篤人見宜卿。討論經義。又命信篤進講大學。並月數次。後以爲例。○天和元年。幕府以高田藥園之地。賜僧亮賢。建精舍。號護國寺。初綱吉

生母本莊氏。爲春日局婢。幸於家光。有身。本莊氏私使僧祝祈禳焉。亮賢上野護國寺住僧也。筮之曰男也。後必登大位。及綱吉嗣軍職。尊本莊氏曰大御臺。號桂昌院。本莊氏乃請褒亮賢。故有是舉。至元祿十年。更移寺於大塚里。盛構堂塔。多附園邑。○皇長子一宮。非女御鷹司氏所生。以故出在外祖小倉實起第。五月。詔爲大覺寺性眞親王法嗣。皇子不欲爲僧。固辭。遣使召之。又不奉命。上震怒。幽之於飛鳥井雅豐第。（明年爲勸修寺大僧正寬俊法嗣。尋薙髮。名濟深。）褫實起父子官。流於佐渡。（實起好學審音律。與中村之欽米川一貞游。頗有時譽。後數年。薨於配所。）○關白房輔罷。以右大臣兼輝（一條）爲關白。○幕府禁賣毒藥及僞書。○幕府辟加賀儒貞

木下貞幹

木下貞幹爲儒官。貞幹京師人。幼穎悟。年十三作太平頌。詞旨淳正。烏丸光廣獻之於朝。後光明帝奇其才。將錄用之。會晏駕不果。既長入松永遐年門。苦學勵行。藝業大進。前田綱紀（金澤藩主）聞其名。厚禮聘之。辭曰。先師松永先生之子未仕。綱紀嘉其義。并聘二人。至是徵爲幕府博士。貞幹善教人。一時英才多出其門。新井君美室直清等最著。○三年春二月。立朝仁親王爲皇太子。

復立太子儀

立太子之儀。廢而不行者。三百餘年。至是復舊典。○幕府令長崎奉行禁商人就外舶買取羅絨猩旃珍異之物

幕府禁奢靡

又定婦女服制。禁用金線絺繡之類。時昇平日久。市人競尚奢侈。如婦女衣飾。尤極華麗。（延寶中。京師有難波屋十左衛門。江戸有石川六兵衛。並以豪奢聞。石川妻欲鬪靡。赴京師。著黑光絹。流南天燭者。難波屋妻聞之。裁緋縮緞為衣。遍體繡洛中名勝。京人皆以為西勝於東。既而察之。南燭之實數千顆。皆琢珊瑚。綴以紅絲。衆乃驚歎。為不可及。）幕府下令嚴禁奢侈。檢富商違制者。逐之。又聞京師娼戸多畜婦女。盛飾樓屋。（樓作數層。室中以緋縮子被壁。黑剪絨貼床閾。藻井作菱形。以金銀造魚形。為水中游泳之狀。戸障皆用玻璃代紙。玲瓏如水晶宮。）命所司代糺之。悉處流斬。

淀川疏通

○大阪受淀河之委。衆水灌注。而河道淤塞。一遇霖潦。輒漲溢潰決。幕府欲疏水路除宿患。命河村義通治之。義通相地形。於九條島中央開新渠。直達海。長一千丈。其接海處。多下竹木。分插接樹。以為楗。凡百八十餘丈。全河傾注。水勢為之頓急。（義通一名安治。故名新河曰安治河。又積其泥土築山。植松樹。以為航客標識。呼曰瑞賢山。）又濬堂島曾根崎二渠。疏大和川。正其迂曲。凡築隄防十餘萬丈。而令上流諸國。務培養山林。嚴禁開撥土地。其無草木之地。雖熟田廢之。蒔植竹木茅草。以防泥沙崩墜。於是大阪河道順利。水患遂滅。○貞享元年春。伊豆大島三原山噴火。島中震動數日不止。焦土埋海十餘町。民屋多壞。○廢宣明暦。行貞享暦。自貞觀中行宣明暦。至此八百二十餘年。錯謬殊多。京師有保井春海者。（碁所次吉之子。稱算哲。）精於天學。竊有

保井算哲暦學

改暦之志。乃新製渾天儀。以實測定星辰。（新名小星者六十一。）名曰天球。又作日本度數圖。地球圖。及日本長暦等。皆本邦所未有。遂參酌授時大衍諸暦。據本邦之地。推步測候。自作新暦。請施行之。幕府從其言。以請于朝。乃名春海。與陰陽博士土御門泰福等議。衆欲行大衍暦。春海陳其不可。遂用新暦。詔賜名曰貞享暦。以須行之。是冬。幕府新置天文職。以春海為之。（春海後改氏澁川。）○幕府改定服忌令。頒之。書商有私刊而鬻之者。幕府捕下獄。舊制。

宣布官事者有刑禁記人陰事而刊布之

宣布官事者有刑。於是下令申禁之。併禁記人陰事而刊布之。疑似難決者。令陳請。○綱吉自幼嗜學。頗有賢聲。及嗣職。喜奢侈。嬖近習。喜怒不常。殺戮任意。又好散樂。日夜舞蹈。驟擢樂人。多予祿秩。堀田正俊憂之。以匡正自任。屢進讜言。綱吉不懌。正俊性剛直。為政傷於嚴刻。新進不便。多怨謗者。綱吉益疏斥之。八月。若年寄稲葉正休刺正俊於廷中。殺之。執政驚。相與斬正休。正休忠亮好學。與正俊有姻。其為參政。正俊所推轂。一夜詣正俊第。屏人而語。明日乃有是事。人莫詳其故者。正俊時食古河十三萬石。及子正仲襲封。遞降其爵。移諸山形。尋移福島。地益醜惡。租入減半。世乃疑以為正休受綱吉密旨而除正俊也。○二年。阿媽港舶至長崎。送我

定互市歲額

禁販賣非時菓物

漂民十二人。幕府使長崎奉行諭以國禁。且曰。爾後有漂民。不須送來也。○幕府定長崎互市歲額。清商限銀六千貫目。和蘭限銀五萬兩。明年。命宗氏與朝鮮互市。限金一萬八千兩。島津氏與琉球互市。限金二千兩。並禁買取無用貨物。○三年。幕府禁販賣非時菓蔬。因定其節候諭示之。是時市人欲射利。競鬻新物。菓不必熟。菜蔬蒔於地室。蒸生之。幕府慮其害於人。故有是禁。○福井城主松平光通無嫡子。有庶子直堅。光通黜之。以姪綱昌爲嗣。直堅怨恨。出奔江戸。光通病之。失心自殺。綱吉廢綱昌。更以光通弟吉品爲後。因削其封之半。光通

綱吉禁殺生

舊食五十萬石。○四年春。幕府禁殺生。令愛養犬馬。勿放棄。併禁獻遺生魚。籠養禽鳥。初綱吉有子德松。立爲世子。數歲夭。爾後後房絕孕。乃百方求嗣。僧隆光說曰。人之乏嗣。皆前生多殺之報也。殿下欲求嗣。莫如禁殺生。且殿下生歲在戌。宜愛養狗。綱吉然其言。故有是禁。隆光自綱吉在藩時。爲其祈禱。及繼宗統。以爲隆光有力焉。遂尊信之。爲知足院主。未幾。大興堂藍於神田門外。號護持院。以隆光爲住持。補大僧正。○三月。帝傳位於皇太子。關白兼[illegible]攝政。

第百十三世

東山天皇 諱朝仁。靈元第四子。

貞享四年丁卯 紀元二千三百四十七年

坐傷害鳥獸被刑者相繼

伯繼上疏論事。大忤綱吉旨

貞享四年夏四月。幕府令曰。凡質田園。而貸金者。當代田主。納租賦。異日田主欲償還。必勿拒之。○三春藩臣只越某山本某殺燕。幕府處二人斬。流其子。是後坐傷害鳥獸。被刑者相繼。○十一月。行大嘗會。後柏原以降。廢大嘗者九世。至此復之。○先是熊澤伯繼與同列有隙。去居京師。貴紳爭候門。常如市。所司代憎之。乃遷吉野。尋移山城鹿背山。幕府命明石城主松平信之養視之。信之徙封古河。伯繼從移焉。是歲伯繼上疏幕府。論時事。大忤綱吉旨。命就禁錮。自是絕口不言世務。有人問及者。輒取笙吹之。○元祿元年夏四月。綱吉臨牧野

綱吉驕奢

成貞第。成貞初仕綱吉於館林邸。爲宰臣。及綱吉入立。從爲申次。數增祿秩。封關宿七萬三千石。權傾老中。綱吉過其第。宴樂終日。賜及家人。後數過臨焉。家康以來。過列侯第。止鉅藩世臣。如近侍。未嘗臨也。至是始有是事。綱吉又詣忍岡孔廟及護持院。臨林信篤僧隆光宅。聽其講說。○綱吉不喜田獵。而好宴遊。然性不飲酒。凡所過臨。就位。先親說經。次令主人說。次令主家子弟及儒臣說。說經畢。即奏散樂。綱吉親起舞。次令主人及其子弟舞。或令陪從者各奏其技。皆有賞賜。直數千金。家人親姻。舉受恩澤。主家享獻。亦值數百千金。盡歡而罷。

定互市船額

或繼用火。○二年。幕府定清商互市船額。限以七十隻。和蘭限以五隻。始爲清人設館舍於長崎。○三年。關白兼輝罷。以左大臣基熙（近衛）爲關白。○綱吉親講書。使諸侯群臣聽之。每月一次。後增爲六次。初講大學。繼講周易。五歲而畢。又屢張散樂。親舞蹈。使諸侯以下觀之。○水戶城主德川光圀致仕。光圀有兄賴重。有故不得爲嗣。別受封於讃之高松。食十萬石。光圀傷以弟兼後襲封之日。養賴重二子綱方綱條爲子。至是綱條遂承宗家。光圀歸水戶。營居於太田鄉西山。茅屋衡門。不設墻垣。麤糲之食。澣濯之衣。婢僕數人。多取老癃不堪事者。常游行封內。見孝子節婦好學力田者。褒奬之。（光圀嘗逍遙獨步。遇行脚僧。光圀謂曰。請來宿吾家。僧不知是光圀。相先後而行。既至。擁爐而語。夜分就寢。旦日僧興見室中唯有書架。縹帙成堆。問主人名氏。僮奴曰。水戶黃門公也。僧大驚。頓首謝罪。光圀厚賜遣之。）後七年薨。

建聖堂於湯島。脩釋奠

○幕府以忍岡孔廟規制狹隘。且逼寺域。改建於神田臺。明年春。功竣。更名其地曰昌平阪。令諸侯獻祭器典籍。綱吉親詣孔廟。修釋奠。（使林信篤以下執事。列藩儒臣二十六人與焉。）升爲官祀。置祭田千石。既而諸侯多欲觀釋奠儀者。以將軍臨觀。不敢請。綱吉聞之。令更以八月釋奠。許諸侯以下來觀。自是春秋二仲。著爲恒式。保平以降。喪亂相繼。士大夫皆從事金革。文學一歸僧徒。鞬櫜以後。儒者雖

使儒臣蓄髮

別立一家。仍禿其顱。目爲制外之徒。德川光圀嘗病之。使其儒臣蓄髮。悉編士流。綱吉既崇儒學。營搆聖廟。乃命林信篤蓄髮。叙從五位下。任大學頭。於是執經侯邸。挾冊鄉黨者。皆變形改名。制外之稱遂廢。○柳澤保明自綱吉在藩時。近侍左右。有寵。及嗣職。爲申次。累增秩封。列侯位亞牧野成貞。至是綱吉欲臨其第。保明新營行殿。方五十步。左右亭閣相連。自樂房舞臺。至庖廚浴室。無不具備。至日。饗膳豐腆。盡山海之珍。綱吉大悅。賞賚及家人。自是數臨其第。前後至五十餘次。增封進爵。寵遇日隆。羣下莫與比。○高野學侶行人二徒。舊以事相爭。屢訴於幕府。幕府授以條規。戒毋相爭。行人之徒。訴屈不已。幕府乃捕其徒六百二十七人。逐之。禁其登山。○實相院義延親王不告所司。代而浴于有馬溫泉。幕府咎之。幽清閑寺氏坊官以下。坐者甚多。

檢夫爾日本行記

○日耳曼瘍醫檢夫爾冒籍和蘭。從其甲比丹至江戶。綱吉愛其才。數引見之。有行記數卷。詳錄我邦事蹟風俗。有云。有無相貿者。天地之道也。日本獨拒外國而不通。豈非背天地之道乎。蓋日本地居正帶。南止三十度。北不下四十度。（此就我本州而言。）

福地樂國猶小地球

洵福地樂國也。山河襟帶。灣港交錯。別成一界。猶小地球。土沃物饒。民庶工巧。東西懋遷。彼此相

給不待出洋而財有餘其人聰明而勇敢能耐勤苦常訓幼兒以猛將烈士故事一激於義則至自以刀封腹焉其王都（指江戶）城郭恢閎人居稠密在五大洲足列大府有國若斯鎖閉固宜也其館吾徒以窮郹汊嘴（指長崎出島）猶俘囚也察其意不過藉以詗異域之動靜耳若洋貨或以給醫藥或以供玩好非衣食之所資也蓋歐人知有是國自麻兒求西波魯斯始波魯斯勿搦祭亞國人從蒙古主屈貌頓徧歷東西諸國云識者謂撿夫爾頗有所見亦由以知西洋諸國之朶頤于我非一日也○六年幕府令府下毀釣舟（以有犯禁釣魚者也）市街名澁殺生者

盡更之（更鷹匠町曰小川町餌差町曰富坂町）三親藩及前田伊達諸氏賜獵場於江戶近郊者皆還致之○七年夏四月復加茂祭自欽明朝祇加茂祭居京師大祭之首元弘以來廢而不舉綱吉奏復之附田七百石以充其費○綱吉臨近侍寵臣家殆無虛月遂欲臨老中第是時大久保忠朝阿部正武戶田忠昌土屋政直爲老中綱吉徧至其第受饗並增封萬石又臨三親藩邸封其子弟悉爲列侯○八年幕府改鑄貨幣綱吉崇奢侈喜興造濫賞妄予宴遊度日以故國用不足大阪駿府二城有金庫皆藏金數百萬後先輸諸江戶畢用之於是府藏遂空

改鑄貨幣

故事將軍嗣職必詣日光綱吉謀之執政對曰日光之行非費十萬金不可今窮匱如此不易遽辦也綱吉憮然不樂者累日阿部正武時管財計名諸有司議足用之術勘定組頭荻原重秀曰海內金幣既有定數不可遽增若改鑄之淆以他物則其數自倍矣正武然之遂請改鑄金銀諸貨和金以銀銅和銀以銅錫形量及值如故款以元字稱元字金銀又新鑄二朱判金（大判質金五十二分銀四十五分銅三分小判一分判二朱判並金五十六分銀四十三分銅一分銀貨銀六十四分銅三十六分其額大判三萬千七百九十五枚小判一分判二朱判共千三百九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兩一分）令藏舊貨者與新貨交換海內惡幣之行自此始既又鑄銅

始行惡幣

錢和銅以鉛錫文與舊錢同而形薄小執政或議其薄惡重秀曰錢幣官所鑄造雖以瓦礫代之何不可之有今所鑄雖薄惡尚勝於紙鈔可遂行之執政莫敢難於是府庫復實乃增重秀秩祿爲勘定頭○冬幕府令諸國所在鑛山並許開採又置箔座禁什器玩具用金箔

許開採鑛山置箔座

○幕府造狗廬於城西中野村綱吉患多犯殺生之禁者益嚴其法傷狗者死殺者梟畜狗有病延醫治之棄置致死者抵罪貧而不能養令陳告于官於是棄狗而來請者日益衆乃大營廬舍置吏養視未幾至十餘萬頭吠聲狺狺聞於數里○九年命皇弟文仁親王承八

綱吉造狗廬

京極宮

條宮後賜常磐井宮舊領改稱京極宮初八條智忠親王無子養後水尾帝子穩仁親王爲嗣穩仁薨無子長仁親王以後西院皇子承其後長仁薨弟尚仁嗣尚仁薨又無子上皇靈元第八子作宮承其後改稱常磐井宮未幾夭嗣絶數年文仁作宮兄也故有是命○明正上皇崩壽七十四

改製輿地圖

○幕府改製輿地圖因命諸侯訂正其封内地圖上之○十年幕府改諸士給俸制廩祿五百苞以上悉換賜田邑以省漕粟之費從荻原重秀之議也舊時諸侯受封遠地者皆賜別邑於江戸傍近以供東觀費至是悉收之以給士是後漕船不時至士皆就商買糓府下米價日貴

課酒税

○幕府始課税釀戸是時海內釀戸二萬七千二百二十六戸一歳所釀米九十萬九千三百四十餘石而私釀不與焉折焚柴云寳永六年所收酒税金六千兩

綱吉寵用柳澤吉保

○十一年柳澤保明任左少將班老中上事無大小皆決於保明執政備員而已綱吉尋賜偏名及松平氏更名吉保

建中堂文殊樓於上野

○初僧天海創寛永寺欲建中堂及文殊樓以擬比叡山未果而没及公辨親王爲輪王寺主繼其遺志請於綱吉綱吉許之命柳澤吉保督其事島津綱貴助役三年而成九月行中堂入佛儀天使莅之綱吉令吉保揭長時不斷燈萬舞九奏一如足利義滿落相國寺塔儀贈僧徒銀二萬五千兩帝御書琉璃殿三字

賜之揭於中堂觀者傾都會數奇屋街失火南風猛烈延燒二里餘東至八町堀西踰城濠至耶揚子河岸北經淺草下谷及千住驛寛永寺坊舍皆焚唯中堂文殊樓僅免

修山陵

○自王室之衰累聖山陵荒廢不治往往爲農夫收豎所蹂躪松下見林慨之著前王陵廟記攷證遺跡然多不詳者細井知愼亦傷之勸柳澤吉保修治之吉保禀於綱吉綱吉許之乃分遣使者正兆域設藩籬其不可識者多方搜訪求必有證迹者然後修之歳餘竣功舊志云神武至後花園凡百三世除重祚二世與安德爲陵一百神武等十二陵舊有垣墻綏靖以下六十六陵新表章之而崇神仁賢繼體欽明陽成宇多村上花山一條三條後一條後朱雀後冷泉後三條堀河二條六條後深草伏見後伏見崇光稱光二十二陵湮滅昧詳按所謂一百三世者就北朝而言且加神功而不算弘文仲恭二帝故然至吉宗時再加修補周以溝渠詳記山陵所在以備後攷

赤穗復讎

○十四年春三月赤穗城主淺野長矩斫高家吉良義央於江戸廷中傷之時天使至江戸長矩與吉田城主伊達宗春爲館伴天使至江戸幕府例以外藩諸侯食五六萬石者二人充館伴義央以高家預焉德川氏祿名族子孫失國者尊其爵位號高家使掌儀節義央年高久於其職爲人貪鄙以長矩不賂己遇之甚傲及天使辭見義央衆中辱長矩長矩不勝怒拔雎刀擊義央傷其額衆扼長矩扶義央去綱吉大怒賜長矩死收其封而不問義央長矩老臣大石良雄欲復仇容與同志定約致城而去居

新大和川

京郊之山科。義央聞之。防備甚至。上杉氏亦遣家衆護其宅。上杉綱憲義央次子也。良雄乃佯狂昏亂。言行無次。日登妓樓酣飲。又多買田宅。營居室。曰。吾將老焉。如是者一年餘。吉良氏稍弛備。乃赴江戸。與吉田兼亮等四十六人。襲義央第殺之。長矩墓在芝泉岳寺。良雄以義央首祭墓。令兼亮及富森正因陳狀請罪。幕府分拘良雄等於四侯邸。明年賜死。配義央子義周於信濃。幕府議所以處赤穗遺臣。林信篤曰。良雄等爲主報仇。天下之大義也。且舉動詳慎。敬於奉公。若以擅殺誅之。將何以奬勵人臣。宜宥其死。荻生茂卿聞之。謂柳澤吉保曰。林氏之議。不達時宜。幕府宥良雄等。上杉必發兵攻之。上杉攻之。淺野必救之。是宥四十六士。而速天下之亂也。不如殺之以除後患。吉保入白。議乃決。綱吉謂公辨法親王曰。赤穗諸士殺之可惜。不殺廢法。處之將何如。親王不答。退謂左右曰。將軍豈欲使吾救諸士邪。然此輩不死。安足以成萬世之名哉。乃皆賜死。良雄等既死。皆葬長矩墓側。士民追慕。奉香火者不絕。○關白基熙罷。左大臣兼熙鷹司爲關白。○寶永元年。幕府新開渠於河內。引大和川。至界浦入海。長四里餘。名曰新大和川。大和川舊過大阪城背。入淀川。水路極迂。自新渠開遂廢。○綱吉養姪綱豐爲儲嗣。更名家宣。以其舊封甲斐封柳澤吉保。號十五萬石。其實不下二十萬石。故事。甲斐駿河。非將軍懿親。不得封。而吉保以昵臣受封。人皆異之。初。綱吉臨吉保第。吉保出美姬侍宴。吉保長子曰安暉。庶出也。其母亦與焉。綱吉愛安暉。賜名吉里。屢召內

甲州金

伊藤維楨

荻生茂卿

廳。賜賚甚厚。外間因言吉里實非吉保子。列侯以下敬禮吉里。贈遺盈門。至是人皆云。將軍之封吉保。乃所以封其子也。綱吉之始蒞吉保第。吉里既奉贄執謁矣。其非綱吉之胤審矣。甲斐多金坑。自武田氏時。鑄貨幣。以行國中。號甲州金。吉保既封甲斐。綱吉命鑄造貨幣。吉保益富。吉保好禪法。自著書三十三冊。請東山帝御製序。冠其首。號勅賜護法常應錄。鈔藏諸名山。又以大納言正親町公通妹爲妾。使倣榮花物語記其榮寵之狀。號松蔭日記。○二年。幕府封家宣弟清武爲列侯。又作別莊於芝濱。號濱殿。以爲家宣遊觀之所。○是歲伊藤維楨歿。維楨字原佐。號仁齋。京師人。初奉宋儒。後頗疑之。別出所見。立一家。號曰古學。以醇儒重於時。弟子自遠至執謁之士。以千數。所著有論孟古義。中庸發揮。語孟字義。童子問等。子長胤。字原藏。號東涯。亦邃於經術。篤於行誼。與荻生茂卿同時。鳴東西。茂卿每臧否長胤。長胤一無所譏評。是時群儒輩出。各竪旗幟。以振一方。而長胤不一言及之。識者以爲難。○茂卿江戸人。號徂徠。自幼敏警不群。年十四。其父坐事謫上總。茂卿從往。地僻無師友。唯有大學諺解一本。茂卿反覆研究。遂得不藉師授。遍通群書。二十五值赦而還。僦居芝街。貧甚舌耕。殆不能自給。鄰舍有製腐者。憐之。日饋腐查。又柳澤吉保封侯。名而祿之。食五百石。茂卿初服朱子說。後立一家。

見痛駁性理併攻伊藤氏又倣明李王修古文辭雄文宏詞籠蓋一世旁講兵學亦有所見著書數十部弟子甚多常語人曰熊澤之才伊藤之行加之以我之學則東海始出一聖人

再改鑄銀貨

○三年幕府復改鑄銀貨益和銅錫（其質銀銅各半分）欵以寶字稱寶字銀

諸侯造銀鈔以足用

元祿以來諸侯漸貧借金富商自給至是私造銀鈔以足國用綱吉不問○四年夏四月富士山噴火鳴動如雷雨沙土及灰駿武相最甚數日而止（岳東邊生一峯時人呼曰寶永山）沙土深者至數尺相模川壅塞幕府課諸國大發役徒以除灰沙深厚不可除者移其民於他處○關白兼熈罷右大臣家熈（近衛）爲

家熈校刊六典

關白家熈嗜學俸祿之外有所入盡以購典籍歷年所得至數千卷嘗手校唐六典刊行引據宏博考證精確雖專門儒家殆不及焉山科道安錄其言行有槐記十餘卷

鑄大錢

○五年幕府鑄大錢文曰寶永通寶一當寬永錢之十（重當寬永錢二錢二分背郭欵永久世用字）民甚不便幕府下令言錢之不便者抵罪商賈不受者人得告官民愈厭惡之人亦莫告錢益不行○三月京師火皇宮罹災上避火於關白家熈第幕府造皇宮課諸侯助役

綱吉薨

○六年春正月綱吉薨綱吉好內多內嬖小谷氏稱五九君清閑寺氏稱大典侍大典侍有女弟吉保爲嫁之大久保忠郁送裝資賄甚盛大典侍深德之數稱其美於綱吉又愛吉里日夜發於語言吉保既領甲斐因欲併駿河乘間請之綱吉大典侍從旁贊成之綱吉乃與大典侍謀營北城而老焉令大典侍養吉里封以甲駿已與吉保將享其養於是命有司營北城夫人鷹司氏欲入諫不得時痲疹大行綱吉患之城中每夜有狐羣呼躍殿側綱吉惡之令近臣蒙虎皮驅逐之既而綱吉疾瘳列侯群臣皆入賀綱吉以是夜暴薨（或曰綱吉欲賜吉保以甲駿百萬石議已定將發命夫人知之先期一日入候綱吉起居遂手刃之夫人亦自殺老中合議秘夫人喪以患痘聞逾月而發喪）時殺生之禁益嚴吏民犯法得罪者甚多而有司以民不行

停大錢除殺生禁毀狗廬

大錢促迫不止家宣以遺令停大錢又除殺生之禁毀狗廬悉放所畜狗既葬綱吉（諡常憲）罷柳澤吉保以間部詮房爲側用人

廢箔座停酒稅

廢箔座停酒稅民大悅

家宣爲將軍

五月家宣爲征夷大將軍

新井君美

○家宣之在藩邸召新井君美爲文學君美博學洽聞才負經綸家宣有所問輒援引古今條擧詳辨詮房亦重其才屢就質疑事

家宣寵用間部詮房

詮房本優人之子也爲家宣近侍機警恪勤寵遇甚渥前後增秩至五萬石詮房不蓄妻妾常留宿殿中一歲歸私第不過四五日執政皆就詮房白事○初綱吉之薨家宣將徙居牙城故事將軍繼代改造便殿計司荻原重秀白先將軍時經

> 荻原重秀矯令復改鑄銀貨凡三次

費浩繁。出入不相値。常改鑄貨幣。以足用。今庫中所有僅三十七萬兩。而去歲費用不償者百八十萬兩。今又修法會。作廟塔。慶嗣職。造便殿。將何以辦其費。請更鑄貨幣。以救急。家宣曰。惡幣之行。天下既苦矣。豈可更加劣惡。重困人民哉。如便殿不作亦可。既而重秀稱歲入稍饒。過於素期。更造便殿。窮極華麗。費七十萬兩。（是時作綱吉廟。費二十萬兩。便殿之費殆四倍之。其華麗可想。）重秀遂矯令。改鑄銀貨。凡三次。每改。益加以銅錫。（初鑄者曰永字銀。又曰永中銀。次曰三寶銀。次曰四寶銀。鑄造之額。永字五千八百三十六貫目。三寶三十七萬四百八十七貫目。四寶四十萬千二百四十貫目。其貨率。永字銀四十分。銅六十分。三寶銀三十二分。銅六十八分。四寶銀二十分。銅八十分。）其色黯黑。上生

> 羅馬教師來君美問答著西洋紀聞

> 擾我邦者必西洋也

紅鏽。縣官雖行以故直。民間則以三之一行之。○羅馬教僧與安扳的多。至大隅屋久島。鹿兒島藩送之長崎。幕府命致江戶。使新井君美問其來意。以弘敎法答。乃幽之於小日向。君美聞與安語天文地理。服其精詳。又見和蘭甲比丹。咨問外事。著西洋紀聞采覽異言等書。語人曰。後世擾我邦者。必西洋也。○六月。帝傳位於皇太子慶仁。關白家熙攝政。帝尋崩。（壽三十五）

> 第百十七世
> 寶永七年庚寅 紀元二千三百七十年

中御門天皇（諱慶仁。東山第五子。）

> 鑄乾字金

寶永七年。幕府改鑄小判一分判。欵文曰乾。稱乾字金。（小判量二錢四分八厘五毛。一分判四分小判之一。質與慶長金同。）廢二銖金。家宣欲改

> 君美請得皇子雜髮

鑄惡幣。復慶長之舊。以鑄料不足。先改金幣。權薄小其形。以故價行之。（元祿金幣雜銀錫甚多。今純之。則其數減半。故薄小之。以足數也。）將待各處採鑛饒足。再改之也。（是時金貨既純其質。而銀貨則荻原重秀矯命益雜銅錫。至正德四年。始復慶長之舊。）○秋八月。以皇弟直仁爲親王。（是時定爲世襲親王也。其冊立在享保三年。）家宣之襲職。新井君美上封事曰。嚴有公以後。大統絕者再矣。以東照宮功德。未滿百年。而屢見此不祥之事。此必有以也。中世以降。皇室衰替。除東宮外。皇子皇女悉入佛寺。以絕其胤。匹夫生子。猶願其有室家。奈何以萬乘之尊。棄皇子於桑門。縱朝廷無所言。幕府安得不問。宜冊皇子皆爲親王。皇女皆下嫁幕府

> 閑院宮四親王

尊。天亂如此。則東照宮之後。亦必有萬世無疆之福矣。（書又云。議者將言。海內土地財用有限。而皇子皇女日多。將何以給之。臣以爲不然。天地間自有大數。古者皇族嘗多矣。今其存者無幾。何覺土地財用之不足。議者又謂。皇族衆盛。非武家之利。是又不然。以仁王倡義。諸源響應。由平氏之横暴也。若誤引此。恐皇族立家。則元弘之亂。下令旨誅高時者。非大塔宮耶。是皇子爲僧。亦能起兵也。然則將府苟不失人心。皇族之盛。非所憂也。）家宣覽書感悟。奏請立親王。上喜許之。故有是命。尋給祿千石。稱閑院宮。是時世襲親王有伏見京極有栖川三家。併閑院稱四親王。○攝政家熙爲太政大臣。明年罷攝政。左大臣輔實（九條）攝政。○正德元年。幕府聘水戶三宅緝明加賀室直清。爲儒官。新井君美薦之也。江戶牙城中門。（謂在正廳前者）樸素無

接鮮諸儀之釐正

屋君美建議改作之。用唐門制。構造極美。又建郭門於芝口。○冬。朝鮮來聘。家宣命有司各録進事例。新井君美上議十條。請改大君稱用王號。（初慶長講和。彼國書稱幕府以日本國王。後改稱大君。君美以爲大君謂天子也。非幕府所宜稱。天子稱天皇。皇子稱親王。親王之子稱諸王。蕃國君長亦皆稱王。朝鮮史書。載日本天皇日本國王。代序所謂國王。謂將軍也。然則幕府自稱國王。極爲允當。且朝鮮官制。有大君者。例授國王嫡孫。令以此自稱。又使彼以稱我。豈非辱國體乎。請復用王號。）又接待之儀。悉革舊例。韓使至客館下輿入門。我使就勞迎之階下。（舊例。韓使乘輿入客館。我執政就勞不送迎。）停執政就勞。使高家往。彼國書使正使親呈。（舊例上上官呈國書。）改以使人比三親藩。饗日停三藩主陪席。如是者數條。人或言其不可。君美折以事理。衆莫能難。家宣遂用君美議。使者至江戸。示以新議。使者不敢違。獨爭賜饗儀。君美引我使至朝鮮故事折之。辯論移時。使者竟屈。先是饗韓使例奏散樂。至是改用雅樂。時人謂君美新進。敢變更故事。謗議喧然。至目以夜叉。君美不自安。及韓聘事畢。遂乞骸骨。家宣曰。我之有君美。猶佛氏所謂一體分身也。紛紜之議。何足介意。君美感泣而止。

君美上疏論韓聘之弊

君美又上書曰。朝鮮狡黠多詐。利之所在。不顧信義。常覘我動靜。爲漢人間諜。往者朝鮮來聘。驛次續食。傳至府下。受其書幣。贈遺遣歸。猶令之接琉球聘使。及大猷公時。承平日久。府庫羨溢。欲以豐富

示遠人。於是修道橋。飾亭館。膳羞極水陸之珍。杯盤盡金玉之巧。既至府下。燕賚賜予之費。以鉅萬計。自是之後。每韓使一至。東西二十二州。（自對馬經山陽畿內東海。至江戸。）疲於供億。延及四遠之境。盡輸折役錢。加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遂爲天下大弊矣。昔者漢武帝迎渾邪之衆。國以罷敝。光武閉玉門之關。民賴休息。前鑒甚昭。徒疲方內。以送迎間使。無爲也。台德公時。遣使朝鮮。彼留館境上。不使入京。夫禮尚往來。而彼所爲如此。不若與之定約。彼此往來。止於境上。以除萬世之害。家宣嘉納焉。然未及施行也。

黜荻原重秀停鑄銀幣

○荻原重秀既數造惡幣。外文國費。內實自殖。執政不悟。累加褒賞。新井君美抗疏指斥其姦。切論至數四。家宣乃黜重秀。削其食邑。停鑄銀幣。行元祿寶永舊幣。時人快之。重秀憂憤不食而死。（後銀座主管有姦。有司檢其簿冊。寶永七年以後。三次改鑄。與重秀私分其利。重秀所私金二十六萬兩。家臣所私六萬兩。重秀掌利權三十餘年。則前此私贓可推知矣。）

家宣薨

○家宣有疾。夫人近衛氏無子。有庶子家繼。甫四歲。初家康封建三親藩。以備不虞。家宣自知不起。欲使德川綱誠（尾張大納言）攝國事。召新井君美問之。君美曰。古有朝委裘而天下治者。今嗣君雖幼。已爲儲貳。誰敢間之。乃止。綱誠義直孫也。冬十月。家宣薨。（諡文昭）遺命使間部詮房輔家繼。與老臣議。施行政務。○三年

家繼爲將軍
改鑄金銀諸貨盡復慶長之舊
長崎互市之沿革
一歲輸出之銅八百九十萬二千斤
君美互市議

夏四月。家繼爲征夷大將軍。○四年。幕府改鑄金銀諸貨。形質全復慶長之舊。較加精良。至享保八年而畢。稱享保金銀。（鑄造之額。小判一分判共八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兩。丁銀豆板銀共三十三萬千四百二十貫目。）○初幕府許清蘭二國互市也。船數無限。貨物任其回易。及清主玄曄開海禁。其商舶來者益多。歲至二百餘隻。貞享中。始定貨物額。清商限銀六千貫目。（給銅値銀六千貫目。雜貨値一千貫目。）蘭人限金五萬兩。（給銅値銀二千貫目。雜貨値一千貫目。）○（是時互市法。以物品價値。定一歲之額。給以銅及雜貨。非以貨幣買取彼物也。然當時我之物產極少。給銅而不足。皆付貨幣。）元祿初。又定船數。清限八十隻。蘭限五隻。額外至者。卻之。然外人牟利。每多齎貨物。於是奸闌漸行。伏見商某乃請額外以銅與外貨剩殘者交易。幕府許之。（世以其不用銀幣。而以貨物交換。稱代物替。）其額初以値銀千貫目爲限。明年納稅金一萬兩。因增爲銀五千貫目。（先是長崎貿易。官不收稅。委土吏分取。至是始有納稅事。元祿十二年。荻原重秀定稅法。收金四萬兩於官。其餘七萬兩。領與土吏。）旣而停之。改命長崎人。爲銀二千貫目。增船十隻。於是一歲輸出之銅。併正額。共爲八百九十萬二千斤。銅不足。市易壅滯。外舶不能時還。私販益行。外人不奉法。或入民家抄掠。奉行報幕府。請嚴防備。新井君美乃檢長崎互市簿冊。以爲自慶長至寶永。輸出之金無慮六百二十萬兩。銀二千六百二十萬枚。銅二億三十萬斤。（輸出金銀。

外舶所齎書籍藥物而外皆屬無用
興工業以防外輸
互市法之釐革
家繼聘皇妹未成昏而薨

慶長六年以降。至正保四年。簿冊不詳。自慶安元年。至寶永五年。六十一年間。金凡二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二十九貫目。其銅。寬文二年以前亦不詳。寬文三年。至寶永四年。四十五年間。凡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而私販不與焉。今以公槩私。以後推前。測筭慶長六年以降。如本文。）如此而不止。我邦寶貨之匱竭。可指年而竢也。凡外舶所齎書籍藥物而外。皆屬無用。且金者土之骨也。百穀庶貨。猶皮毛血肉也。皮毛血肉。傷而復生。至於骨。折者不可復續。拔者不可再補。今以有限之寶。貿無用之物。豈不重可惜哉。宜量現行貨幣。與鑛坑所出之數。以定互市之額。且興工業。以防外輸。幕府採其議。是歲減互市船數。清限三十隻。蘭限二隻。貨物價額。清限銀六千貫目。付銅三百萬斤。蘭限銀三千貫目。付銅百五十萬斤。並禁輸出金銀。外商奉令者。給信牌。不奉者禁其來航。因命西海諸藩。出兵譏察海口。捕勦外舶謀私販者。○享保元年。家繼遣老中阿部正喬至京師。聘皇妹八十宮。（靈元上皇女）先是家宣旣用君美議。請立親王。故又爲世子請皇女降嫁。上皇許之。於是八十宮東下。有日。會家繼薨。乃止。（家繼諡有章）間部詮房迎和歌山城主德川吉宗立之。（家宣有弟曰清武。承越智氏。夫人近衞氏欲立之。詮房聞吉宗賢。與勝田氏定議。請近衞氏。遂立吉宗。）吉宗賴宣之孫也。初受封丹生。（越前）食三萬石。兄賴職卒無子。故承其後。至是入繼宗統。（使西條城主松平賴致襲和歌山封。）

擧舊臣有馬氏倫加納久通掌申次事。罷間部詮房等。

吉宗爲將軍勵精圖治

八月。吉宗爲征夷大將軍。○吉宗尚節儉勵精圖治。數引見親藩諸侯。又見諸有司。戒飭之。先世將軍喪。棺槨飾以金銀。及將葬家繼。有司依例究極華美。吉宗命改造之。務從儉朴。撤壞便殿居廡下者十二年。

吉宗放後房婦女設理匭開言路

放後房婦女有姿色者五十餘人。設理匭於評定所門外。受士民投書。以開言路。先是新井君美勸家宣更革舊弊。而事有涉虛飾者。吉宗不悅。嗣職之初。黜君美。毀正門芝口門。焚因廢之。（二門皆君美所建議更作。芝口門之焚。在享保九年。）及頒法令接韓使。悉用天和之例。議者因希旨。欲解長崎互市約束。廢信牌授付制。長崎奉行大岡清相憂之。密白吉宗。吉宗曰。此良法也。何可廢也。乃申令西海諸侯。譏察外商犯禁者。

清商謀私販擊而殲之

既而清商舶至小倉洋。謀私販。小笠原忠雄擊而殲之。

大岡忠相爲町奉行

○二年。幕府以大岡忠相爲江戶町奉行。初忠相爲山田奉行。山田民與松坂民有爭相訟。松坂民曲。松坂係和歌山封內。吏憚其威。弗敢斷。及忠相爲奉行。處以公平。山田民數年之屈立伸。吉宗在藩時聞之。奇其廉能。至是擧爲町奉行。忠相强幹明敏。練達吏務。善斷刑獄。銖兩之姦。無所隱伏。○幕府命林信篤徒弟日講書昌平黌。使士庶聽之。

吉宗因狩講武事

○吉宗數狩於近郊。因講武事。

故事。將軍出行。修道橋。蹕行人。沿道鎖窗戶休業。吉宗曰。是累民也。下令停之。肆廛不閉。作業如平日。民大悅。

禁無故改名

製日本全圖

○四年。幕府禁無故改名。○吉宗憂輿地圖多錯謬。授旨建部賢弘用望視術。正山川城邑之方位。製日本全圖。

庶物類纂

○京師人稻生宜義（號若水）精本草學。前田綱紀召而祿之。命著本草書。宜義博搜羣籍。經二十餘年。著庶物類纂三百六十二卷。是歲綱紀獻之幕府。然其書猶未完備。（宜義分品物爲二十六類。纂輯九類而宜義沒。）吉宗命宜義門人丹羽貞機續輯。給夫馬。巡視諸國物產。經十六年而成。併前編爲一千五十四卷。品物凡三千四百種。○五年七月。江戶下谷失火。及東叡山家光原廟焚。（家光廟在日光。幕府建原廟於東叡山中。以便參拜。）吉宗以爲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今吾家既有七廟。非制也。然毀之情所不忍。乃定制。永停新建。

吉宗停新建祠廟

後有薨者。皆合祭先世廟中。因不作家光廟。安其牌家綱廟中。元和以來。諸侯建家康祠於其國。究極華麗。吉宗謂其濫也。命不脩補。任其頹圮。

吉宗知洋學有益弛禁書律

○吉宗令高瀨忠敦撰明律釋義。又知西洋學有可取。除耶蘇教書外。許人購買。○六年。幕府令木下寅亮室直清等講書於高倉第。（在江戶內郭）使諸士聽之。先是林氏講書於昌平黌。月率五六次。吉宗欲擴張之。故有是命。吉宗嘗讀六諭衍義。謂其

吉宗刊行六諭衍義及六諭衍義大意以教兒童

令諸侯獻米

有益也。命荻生茂卿施傍訓。又令室直清譯以和文。並刊行之。頒與習字師。以教兒童。○吉宗以諸侯隔年覲江戸糜費極浩。欲改其制。爲三年若五年一覲。諮諸室直清。直清引證古今。極論其非計。乃止。吉宗承歷世奢靡之後。痛務節儉。以謀裕財。而前世賒貸之未償者。數百萬金。財計極艱。乃令諸侯獻米以助國用。以封額萬石獻百石爲率。因縮其留府之期爲半年。（諸侯留府日短。費用自減。）既而賒貸漸償。府庫亦實。至十七年。停獻米。參覲留府。並復舊制。○江戸市街。日趨繁盛。南至品川。北及千住。屋宇連亘。無有隙地。以故一失火。延燒數里。如是者一

吉宗令葺屋用瓦或以壁土塗之

作廣衢築堤防以便防火

每街置防火夫

歲數次。人情苟媮。不復用意。家屋。（市街葺屋。用薄板。麾下士。用茅草。）聞火起輒負擔逃走。任其延燒。吉宗憂之。幕士伊賀蜂郎次引左氏子產防火。撤小屋塗大屋陳防火之方。吉宗嘉納。乃下令。葺屋一用瓦。或以壁土塗之。（麾下士。隨祿額貸金。漸次更造。）市街要衝之地。多撤坊屋。作廣衢。（如神田門外筋違門內佐久間町河岸。皆是。）又築長堤。植柳樹。以便防火。（柳原。今川橋。四日市。中橋等地。皆沿渠築堤。堤內或設倉庫。以貸市民。）而每街置防火夫。適宜聯合。凡四十六隊。以伊呂波爲號。令每火起。奔赴撲滅。自是府下火災漸少。民得安居。○吉宗召三奉行於吹上園。（三奉行。謂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皆掌聽訟。）聽其斷訟。○万治中。幕府命先手頭巡警

嚴禁賭博

定刊書條例

刪定法令七十條會村民讀之

停追放淑贖法停子弟連坐禁妄拷掠

府下。至是山川忠義任其職。嚴糺察匪徒。以乞人多行火者。悉斷其髻。以別異平民。又以爲賭博者不止。捕獲三日。即處斬。於是奸徒屛息。盜賊絶跡。○幕府定刊書條例。禁陳異說。錄淫事。及記述政府行事。又錄他人祖先事而不實者。許其子孫出訴。凡新刊書者。卷末必署著者刊者姓名。○吉宗嘗謂民之罹憲網。由不熟知法令。欲其熟知非懇篤曉諭不可。數戒諸侯代官。諭其部民。嘗刪定前後法令七十條。頒於諸國。使里正每月會村民讀之。○吉宗留心刑律。斷罪務從輕減。以追放之多弊害。非不得已。勿用。因淑贖法代之。（幕府之刑。有死流追放杖黥枷示。死刑五。曰鋸。焚。磔。梟首。斬。追放。分三等。曰重中輕。杖二等。五十。及一百。士族以上。有改易閉門逼塞遠慮。重罪賜死。）除叛逆外。停子弟連坐。囚人有寃枉。不問親戚知友。令逮上告。憂拷問之多誣服。戒法吏。訊罪囚。自非有確證而不伏罪者。不得妄拷掠。晚年採家康以來律例。參之唐明二律。與執政法司討論裁定。名曰公事方定書。後世遵用焉。○是歲和蘭獻燧石銃於幕府。○七年。幕府索逸書。○先是幕府修其先世法會。廣集僧侶讀經萬部。天子遣使行香。吉宗以爲朝廷修法會。幕府未嘗發使。而屈天使莅其法會。甚無謂也。乃省法會諸儀。減讀經萬部爲千部。辭天使東下。○幕府撤江戸城女

公事方定書

和蘭獻燧石銃

索逸書

撤江戸城女墻栽松樹

設病院　勸墾田　定典田制　租法廢見取行定免　測雨水卜旱澇　移植韓種人參　培植甘蔗製糖　求馬於清韓和蘭而牧養之　錄戶口每六年大比

墻栽以松樹又設病院於小石川藥園救療貧民○幕府勸墾田揭榜於日本橋於是諸國競興水利墾闢曠蕪田圃益拓○幕府以貧民典田往往不能償爲豪富所兼併令用年賦法償還雖典期既盡財主不得拒償還因定典田制貸金之額不得過原價十分之二○幕府收田租有二法曰定免曰見取見取者不定租額每歲檢稼之熟否而課之定免者品田之肥瘠定其租額吉宗以見取之煩而多弊令代官懇諭農民以漸廢之行定免法（幕府雖既行定免法然歲以歉輒發吏巡檢隨其狀減免租賦甚者貸予糧食）吉宗竭心民事置木桶於齋外日測雨水記其多寡以卜旱澇豫爲凶荒備（後又使於駿府長崎等地測之以時報告）又憫僻鄉乏醫藥命侍醫抄輯備急良方名曰普救類方鏤板頒之○吉宗檢日用物品仰給外國者求其種苗測天度地質而培植之增設藥園植韓種人蔘於日光及信濃親指授製方會醫員檢其良否求甘蔗於薩摩栽之命清商錄進製糖法使吹上園吏岡田丈助製之（享保十四年始製黑糖成付商人發賣）又求馬於清及朝鮮和蘭而牧養之數命馭士與本邦馬角逐以較足力和蘭圭豆爾從甲比丹至長崎吉宗聞其善馭名至江戶屢觀其技後復名之者再厚賜遣歸○八年幕府令郡國錄進戶口每六年大比（至享

定職俸制　定長崎港稅額　改鑄大判復慶長之舊　小金原大狩　吉宗使近臣檢足利學校藏書

保十七年幕府檢海內人口得二千六百九十二萬一千八百十六人）○幕府舊制吏人進官增俸輒爲世祿增者漸多歲入殆不支吉宗與室直清議每職定俸額任職者其祿不充職俸隨增給其額罷職仍復原祿（其原祿多於職俸者不更支給）於是薄祿者得陞顯職府庫無濫出之患矣○江戶人菅野直養欲興義學以教子弟請於幕府大坂處士中井誠之亦請剏學舍於大坂幕府並許之給以宅地除其租○九年幕府定長崎港稅額爲五萬兩其餘贏利皆委港吏分取因檢除稅品除供公用者外皆納課稅○幕府徙封柳澤吉里於郡山以甲斐爲直隷移士二百人戍府城始置勤番支配○十年幕府改鑄大判復慶長之舊○十一年春三月吉宗大狩於小金原○十二年小笠原貞往上書幕府曰臣曾祖貞頼深志城主貞慶次子也文祿中奉命求地南海獲無人島歸報東照公以賜貞頼乃名以其氏曰小笠原島島中産異物甚多每歲往來收其利後有故停罷請復往經理之幕府許之貞往乃艤舟至十八年發下田（貞往既去不復還諸書無詳其顚末者先是遠江商船逢風漂至無人島留二十一年以享保十九年附載他船還至江戶吉宗召之吹上園問在島時事亦不言貞往至島蓋逢風覆沒也又檢小笠原家譜貞慶唯一子曰秀政而無貞頼者疑貞往捏造此事謀得奇利也）○十三年夏四月吉宗詣日光命近臣抵足利學校檢其藏書（足利

五畿內誌

學校多藏古寫本又藏宋板五經疏西條儒臣山井鼎據以訂諸經著七經孟子攷文藩主松平頼致獻之幕府吉宗更命荻生觀等校訂作補遺以刊行之書傳至清國阮元等覽而奇之作序跋翻刻之○山城人並河永請於幕府纂輯地誌躬自跋涉山川檢索舊記經六年而畿內部六十一卷成命梓行之既而以書中記家康事停其續輯○元祿以來諸藩私製楮幣行其封內及吉宗立下令禁之而淀以下十四藩以新貸未多猶私行之幕府乃特許其限年通行嚴禁他藩發行○十七年秋八月靈元法皇崩壽七十九○畿內以西旱蝗大饑幕府移關東粟賑救之諸侯則貸粟使賑其部民諸侯封內餓死者一萬七千餘人幕府管邑則無死者初元祿中琉球王贈甘

頒甘藷於諸國植之

藷於薩摩種子島久基命家臣植之經年傳播每戶窖藏至是代穀以食州無饑民吉宗聞之欲遍植諸國命深見有鄰求其種試植吹上園苗大繁殖乃命青木敦書作蕃藷考併其種頒諸國民皆知其利爭植之未數年遂遍天下○二十年春三月帝傳位於皇太子幕府定上皇供御田爲一萬石若有二上皇更以七千石奉後上皇

國史纂要卷之十

國史纂要卷之十一

越後　星野恒　編纂

第百十五世 享保二十年 乙卯 紀元二千年百乙十五年

上皇賜冠服於吉宗

櫻町天皇 諱昭仁。中御門第一子。

享保二十年春。上皇賜冠服於吉宗。初上皇聞吉宗賢。欲見之。吉宗亦欲入朝盡臣禮。然將軍入朝。諸侯扈從。上獻下賜。費以鉅萬計。是時承改貨之後。帑藏不贏。不能擧其事。上皇垂眷。故有是賜。○先是伶官失琴譜。樂音獨闕。琴寛文中。明僧心越歸化。傳琴曲。然未及用之雅樂。是歲伶人辻近卿以事如江戸。吉宗命樂工山井安藝從受琴以補之。○元文元年。關白家忠罷。左大臣吉忠爲關白。二條 明年吉忠薨。右大臣兼香爲關白。一條 ○

鑄文字金銀

幕府改鑄金銀諸貨。正德以來。諸貨復慶長之舊。其數減半。民間多藏舊貨。不盡交換。鑛坑所出又不如昔。以故不能補其缺。貨幣匱少。物價不平。是時歲荐稔。米價低賤。百石値金四十五兩。士農皆困。幕府下令定米價。屢損金買米。欲貴其價。而不能救。乃改鑄貨幣。金貨比舊量減四分之一。質亦較劣。銀貨量增於舊。而和銅頗多。並欵文字。稱文字金銀。小判量三錢四分七厘。一分判四分小判之一。質並金六十五分。銀三十五分。丁銀量四十一錢。豆板銀七錢。質並銀四十六分。銅五十四分。新舊貨交換之率。金百兩增付六十五兩。銀十貫目增付五貫目。

始鑄鐵錢

既而錢價騰貴。因又鑄鐵錢。文亦曰寛

廢米穀定價

以銅鑛減少減清舶數

永通寶。與銅錢並行。乃廢米穀定價。令隨時價賣買。又以坑務銅鑛減少。不能充互市。額減清舶數。爲二十隻。○大岡忠相爲江戸町奉行二十年。公正廉平。能稱其職。吉宗褒之。數增其祿。是歲遷寺社奉行。加職俸五千苞。尋爲萬石。列諸侯。○二年夏四月。上皇崩。壽三十七 ○吉宗

吉宗栽櫻於飛鳥山及墨田小金井二堤

栽櫻樹於飛鳥山。又栽於墨田小金井二堤。以供士庶游觀。又栽桃於中野。未數年樹皆繁茂。欝爲勝境。乃建碑於飛鳥山。命成島信遍撰文記其事。○三年。幕府設銅座於大阪。令諸國輸送銅鑛。尋以南部銅山爲官坑。令輸採鑛於大阪及長崎。○冬十一月。修大嘗會。貞享中復大嘗會。中御門帝世。又廢不行。至是再修之。自是每世擧行。吉宗遣荷田在滿及画工住吉廣守觀其儀。而圖記之。在滿。德川宗武侍臣也。善攻國學。初寛文延寶之間。大阪有下河邊長流。僧契冲。濳意國典。研究古事記萬葉集等。德川光圀囑長流。注萬葉集。未成而長流死。契冲續成之。作代匠記。自是言詞之學始興焉。

契冲著代匠記。言詞之學始興

契冲同時。有荷田春滿。稻荷社祝也。從契冲學國典。別成一家。其姪即在滿。有賀茂眞淵者。學於春滿。尤善和文和歌。以復古爲任。常語人曰。契冲墾田。先師耕之。皆

眞淵以復古自任

未畢功。盍以收穫自任也。吉宗以次子宗武嗜國學。召

宣長著古事記傳等詞格語法剖析無遺

在滿眞淵爲其侍讀當是時儒者浸淫漢學往々不顧
國體推尊漢土至自稱東夷眞淵慨其誤名分務排斥
之所著有萬葉考祝詞考冠辭考等其徒本居宣長博
學多識亦善文歌長於詞學紹述師說著古事記傳詔
詞解字音假名遣等書於是詞格語法剖析無遺千載
不傳之學大明於世矣○四年幕府譴名古屋城主德
川宗春屛居使其從弟宗勝嗣封宗春放縱無檢數犯
法吉宗傳旨戒之不悛常與姬路城主榊原政岑飲酒
娼樓政岑亦奢縱悅娼婦高雄以數百金贖之以爲妾
幕府既譴宗春因召政岑守邸吏詰贖娼事對曰是寡

賴寬治績

君乳母之女不幸爲娼聞其艱辛不忍棄置故爲贖之
也吉宗曰守邸善爲辭乃不究治命政岑致仕立其子
政一徙封高田祿額仍舊而租入減半○守山邑主松
平賴寬自幼好學師事荻生茂卿襲封之初擧賢黜佞
咨耆老以舊事著守山日記以備家範施政五年百姓
富足乃興黌舍褒孝悌力田養老惠幼著論語徵集覽

幕府索古書舊牒

青木昆陽攻蘭學

歷朝詩纂等○五年幕府遣青木敦書於甲斐信濃搜
索古書舊牒後又巡歷武藏相模遠江參河諸國索之
敦書博學洽聞旁通蘭學先是新井君美知洋學之有
益講習其書後無復讀者敦書欲通之乃之長崎就譯
司質問左右攷索粗得了旨趣自是講蘭學者漸多○
寬保二年秋畿內關東北陸諸國大雨洪水堤防潰决
廬舍漂沒武藏上野尤甚損田圃八十餘萬石幕府發
吏救溺人又修補諸國堤防命細川伊達藤堂諸氏助
役糜府帑凡四十餘萬兩○邦俗從浮屠言人死必納

禁六道錢

錢棺中以葬稱六道錢吉宗以其空埋沒寶貨令諸寺
各諭其檀越停之民間又有稱富士講者以符水飮病
者禁其服藥往往致死吉宗惡其惑人下令禁之○幕
府以出銅益少復減淸舶爲十艘付銅百五十萬斤和

減淸蘭互市額既又復舊

蘭互市額減爲銀五百五十貫目付銅五十萬斤既

而外人乞增額不已乃增淸舶復舊付銅二百萬斤和
蘭爲銀千貫目付銅百十萬斤加金千兩（至寶曆十三年增銅七萬斤以代金千兩）○延享元年幕府聞郡上城主金森賴錦長天
學命醫貢望月君彥咨問令於其邑八幡測候天度又
以書物奉行深見有隣善推步術令於吹上園測候吉

吉宗潛心天學建司天臺改製渾天儀

宗潛心天學襲職之初設木表於城中以測日晷又建
司天臺於神田嘗患測候勞目力創意設井字線於望
遠鏡改製渾天儀曰簡天儀察貞享曆多疎謬購求西

吉宗求西洋曆書使譯之

洋曆書命京師人中根玄圭譯之玄圭因作曆書上之
名曰律襲曆（一名白山曆）吉宗知西曆合天時意欲行之然慮

米將軍
家重爲將軍

其駭民聽不果也。○二年吉宗讓軍職於家重。吉宗承歷世奢侈之後。勤儉率下。竭心吏事。綜理周密。法制具備。號爲中興焉。所任老中如水野忠之松平乘邑。側衆如加納久通有馬氏倫。皆稱其職。晚年府庫充實。家給人足。民稱爲米將軍云。十一月。家重爲征夷大將軍。○三年。關白兼香爲太政大臣。尋罷關白。以左大臣道香（一條）爲關白。○家重給二弟宗武宗尹祿各十萬石。宗武家號田安。（第在田安門內）宗尹號一橋。（第在一橋門內）先是尾紀水三家有庶子弟。幕府給封邑爲列侯。吉宗停之。故給二人祿。而不列諸侯。（田安一橋家臣。皆以幕府人充之。使老中管之）自是之後。親藩無子者。並令養二人子。姓爲嗣。蓋吉宗遺旨也。○四年夏五月。帝傳位於皇太子。關白道香攝政。

桃園天皇（諱遐仁。櫻町第一子。）

第百十六世
寛仁元年戊辰　紀元二千四百七年

改清互市制

吉宗薨

山脇東洋後藤艮山等以醫術鳴

寛延二年。幕府改定清商互市制。爲舶十五隻。每隻所市限銀二百七十貫目。付銅十萬斤。○三年夏四月。上皇崩。（壽三十一）○寶曆元年夏六月。前將軍吉宗薨。（諡有德）○大寶中定官制。宮內省置典藥寮。和氣丹波二氏世任其職。數傳其術漸下。及文祿慶長間。曲直瀨正慶令大路道三等出。振起醫道。並列醫官。其後文運日開。醫業亦益精。至延享中。山脇尚德（號東洋）以其術鳴於京師。尚

賀川玄悅精理娩術

永富獨嘯庵授製糖術

行寶曆曆

德旁通經史。有儒醫之目。是時後藤達（號艮山）香川修德（號秀菴）香月則眞（號牛山）等在京師。皆兼修儒學。尚德與之講習。業益進。嘗請於官。解剖刑人屍體。著臟志一書。自是之後。越前半井伯玄著臟覽。長崎吉見南岡著五臟明辨。解體之術始明。尚德排斥後世醫說之非。專祖述漢張仲景。稱古法家。安藝人吉益爲則（號東洞）繼之。更出新意。好用巴豆大黃等。所全活甚多。尚德門人有永富鳳。長門人也。（號獨嘯菴）善用吐方。於是汗吐下三方。遂爲古方家慣用。又有賀川玄悅。彥根人。精理娩術。推考胎兒位置。始知其垂頭下嚮。著產論。其技大行。○先是幕府須甘蔗苗於諸國。勸植之。製糖密而未得良品。永富鳳聞長崎人長慶從清人得製糖術。與兄其往受其方。其歸長門。鳳至尾張。並說其藩主製糖。品位精良。遠踰清製。幕府乃採其法。下東海山陽二道。自是所在得佳品。外糖之入益減。○金澤藩主前田吉德嬖大槻朝元。增其祿。擢爲老臣。朝元有姦才。與吉德側室鏑木氏結。欲立其出利和。吉德有五男。利和其第三子也。吉德卒。長子宗辰立。鏑木氏密毒而殺之。其弟重熙代立。鏑木氏又欲毒之。事覺。老臣橫山藏人等議。囚鏑木氏。下朝元獄。處鋸刑。黨與悉伏誅。○四年。行新曆。初吉宗有改曆

之志。使天文方西川正休釐正。以請於朝。勅陰陽頭土御門泰邦與正休及澁川則休審訂之。至是成。行之。名曰寶曆曆。○朝鮮以荐饑辭互市。宗氏資朝鮮互市。贍國用。乃具狀幕府。請救恤。幕府限三年。每歲貸金一萬兩以賑之。○六年。幕府以大阪河口淺淤。浚治之。因令進口船舶隨裝量納稅。（裝量一石課三錢。）○幕府封大岡忠光於岩槻。食二萬五千石。忠光初爲小姓。及家重嗣立。有寵。累進至側用人。家重好內嗜酒。因以致病。語言澁吶。人不能辨。獨忠光能解其意。每朝堂有親命之事。忠光常代家重言。老中禀事。亦因忠光以聞。忠光寵幸日隆。

禁廣東人參輸入

竹内式部之譴

贈遺盈門。○七年。關白道香罷。左大臣內前（近衛）爲關白。○幕府以廣東人參少効用。諭清商勿船載。其犯禁齎來者。悉燒棄之。○八年。春。褫大納言藤原公城（德大寺）右中將藤原氏福（櫻井）等十七人官。處流若禁錮。初丹波人竹內式部講學京師。游公卿間。微有所諷諭。廷臣喜其言。日學騎射。幕府聞而咎之。故有是譴。執式部鞫問。罪不至死。逐之。○郡上城主金森頼錦有罪。幕府收其封。錮於盛岡。○九年四月。金澤大火。城中及市街盡焚。○自吉宗薨後。綱紀漸弛。人尚奢侈。賄賂公行。執政議戒奢務儉。省無急之費。諸侯贈遺。一切不受。如是者一年

瓦屋改葺之敎

家治爲將軍

家重家治寵用田沼意次

幕府三卿

餘。漸復如舊。○十年春。江戶大火。數日不止。延燒二千餘街。（火發赤阪。延燒及品川。明日神田又火。延燒千餘街。及深川新大永代二橋焚。其明日增上寺坊舍失火。芝濱市街多焚。）自吉宗禁茅茨。改作瓦屋。府下無火災四十餘年。工商樂業。無不裕足。至是有此災。四民失産。多餓死者。○家重傳軍職於世子家治。（明年家重薨。諡惇信。）秋七月。家治爲征夷大將軍。田沼意次自家重時。爲近侍。有寵。封列侯。邑於相良。及家治立。益被親任。意次巧慧。能得人主微旨。累遷爲側用人。權傾內外。○十二年。家治給弟重好祿十萬石。重好家號清水。（第在清水門內。）世以其與田安一橋並。任省卿。稱曰三卿。○秋七月。帝崩。（壽二十二。）皇子英

第百十七世　寶曆十三年癸未　紀元二千四百二十三年

以銅鑛益少。減船額。多作乾海參之類。以供互市

設人參座

仁尚幼。皇姉智子內親王踐祚。關白內前攝政。

後櫻町天皇（諱智子。櫻町第二女。）

明和元年。幕府以銅鑛益少。復減淸商船額。爲十三隻。付銅百三十萬斤。蘭人付銅八十萬斤。因令沿海諸國。多採海參鯊魚及鰒。曝乾作脯。以供長崎互市。民新創其業者。並免課稅。○朝鮮遣使來聘。譯士鈴木傳藏與其都訓導崔天宗。以事相爭。天宗鞭傳藏。傳藏怒。旣還至大阪。殺天宗而逃。吏捕得。請莅於韓客。誅之木津川口。○初吉宗植韓種人參於日光。經年蕃茂。乃分栽於會津。性効並不下原種。至是産出漸多。乃設人參座於

鑄五匁銀

江戶權賣之。○二年。幕府鑄造方形銀貨重五錢。因稱五錢銀。其質銀四十六分。銅五十四分。舊制。銀貨輕重不定。秤量用之。至是始定其形量。以十二枚値金一兩。自是銀貨專使用五錢銀。而丁銀豆板銀。單供幣獻之用。清商以其國多有本邦舊貨幣。請挨次齎來與雜貨留易。幕府許之。其換易之率。古金一兩値銀八十目。文字金値銀五十目。

建醫學校

○醫師多喜元孝請幕府建醫學校於神田。教育醫生。號躋壽館。○邦俗瞽人有餘財。出舉收息。以充買爵之資。官儕其不成人也。有訟必使借者償辨。因襲之久。收息甚多。償辨愆期。輒群集其門。責之嘲罵凌辱。無所不至。冨民往往託金以收贏利。幕府惡其以非理凌人。下令

設銅座於大阪

禁戒之。○三年。幕府設銅座於大阪。權賣諸國所出銅鑛。○天正中。豐臣秀吉築京師外郭。以畫都鄙。及昇平日久。市街增加。毀東南壘壁以拓之。大內以南。六條坊門以北皆毀。至是復毀其東南。更以鴨川界內外。

山縣大貳藤井右門之獄

○四年秋。幕府斬山縣昌貞。藤井祐之梟其首。流竹內式部收小幡邑主織田信邦封。更封其子信浮於天童。昌貞本甲府與力。稱大貳。通兵法律令。坐事被放。至江戶教授自給。昌貞慨鎌倉以來皇室凌夷。武人擅權。窃有矯世變俗之志。著柳子新論切論之。又悲白河鳥羽失政著院政略記。與人語。輒舉古規今。疏析名分。娓娓不置時人狃幕府統治。不復知有朝廷。聞昌貞言。皆疑怪焉昌貞與信邦老臣吉田玄蕃善。信邦內大臣信雄之裔世任四位侍從。儀準國主。任用玄蕃。緩租賦講兵備。邑民悅服。用人松原郡大夫與玄蕃有隙。思所以傾之。高家織田信榮。信邦生父也。屢求金於信邦。亦不利玄蕃執事。昌貞嘗與玄蕃披箱根山圖。指示攻取之策。玄蕃因託以門生。郡大夫探知之。譏玄蕃於信榮。信榮之上變。幕府告玄蕃等謀不軌。執政大驚。追捕甚急。式部嚮受譴被逐。旣而遭赦。與昌貞往來。亦被捕。祐之京師人。先是來江戶。從昌貞。游性輕躁。常稱揚京師。而斥幕

府與桃井久馬語。久馬不能屈。銜之。會玄蕃等獄起。乃告其與謀。及吏併捕之。吏鞫昌貞等。無驗。唯其圖江戶甲府二城講攻守術。爲可疑。昌貞所言。又忤幕府意。吏詰其稱古讖。令昌貞曰。古者賢才在上。豪雄在下。故爲政公正。防亂周備。今則反之。使今之吏在古之時。恐難在上。且大貳一市衣。使其所爲足害公亂政。可速斬首。以安清世。吏憎之。乃處昌貞祐之梟流式部。責信邦父子。貶其爵而不問。玄蕃又譴信榮。久馬等不告。以實放黜有差。○五年。攝政內前爲太政大臣。

鑄當四錢

○幕府新鑄黃銅錢。一當銅錢之四。文仍曰寬永通寶自享保末鑄鐵錢。不復鑄銅錢。而鐵又大半雜鉛砂。故往往破壞。逢火輒碎。至是錢少價貴。一分金不能換千

細川重賢治績

文乃更鑄黃銅錢。每歲造數百萬緡。由是錢稍賤。及安永天明之間。一分金遂直千五六百矣。當四錢背作波紋。徑九分五厘。重一錢四分。鑄造之額。一億五千七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六十枚。其質明和所鑄銅六十八分。亞鉛二十四分。白鑞八分。文政銅七十五分。亞鉛十五分。鉛十分。安政銅六十五分。亞鉛十五分。鉛二十分。○熊本城主細川重賢竭心政務。痛自節約。率先群下。舉堀勝名稱源太左衛門為家老。以任國政。勸農桑。興學校。黜破戒僧侶。每鄉設廒倉。以貯穀粟。又改定刑律。大抵原於明律。而更從輕減。興徒刑。以三年為限。其法既笞而刺墨剔眉。定時限役使。留雇錢三分之一。及放免與之。又許暇日營手技鬻於市。笞自一十至一百。情重者更加刺墨。先是本邦刑人。大抵處死流追放。雖有笞刑。止五十一百二等。勝名斟酌明律。授獄吏笞杖令。推擊己以定其數云。重賢用人不拘門地。至舉農夫為勸農奉行。故職無廢事。封內大治。當時語治績。必推肥後。○水戶藩請幕府。以封內久慈郡所出鐵鑄錢。行之。○七年。內前罷太政大臣。尋為關白。○冬十一月。帝傳位於皇太子。

第百十八世
安永元年壬辰
紀元二千四百三十二年

後桃園天皇 諱英仁。桃園第一子。

安永元年。江戶大火。目黑行人坂失火。延燒郭內。至淺草下谷。其夜本鄉又失火。及谷中上野。與行人坂之火合。至千住驛。乃滅。延袤四五里。燒死四百人。○幕府以田沼意次為老中。

鑄南鐐銀

是歲。幕府以南鐐銀鑄二朱判。以八枚換金一兩。南鐐二朱判。量二錢七分。質銀九十七分。銅三分。○四年。幕府令代官停租

身不謁祖廟何以責群下之不忠

米十分之一。換粟所在儲蓄。以備凶饑。○五年夏四月。家治詣日光山。先是家治欲詣日光。數戒執政。執政以費用浩繁止之。家治曰。身不謁祖廟。何以責群下之不忠。簡大節而謹細目。非祖宗意也。乃命從行諸臣。務減僕隸。遂往詣焉。因定制。群臣欲詣祖先墳墓者。雖在遠地。並許之。○諸國農民至江戶傭賃者。經年不返。致田圃荒蕪。幕府下令。縱還鄉里。其以貧困謀復產者。令村長審覈。許定期出鄉。○七年。關白內前罷。左大臣尚實九條為關白。○伊豆大島三原山噴火雨沙石。民屋多壞。明年。大隅櫻島亦噴火雨沙石。埋沒田園。死者千餘人。海上生島嶼數十。飛灰及尾張伊勢。○家治世子家基。資質溫良。中外屬望。田沼意次忌之。熊本池原雲伯辭仕在江戶。結托意次。為幕府侍醫。家基有疾。雲伯曰。宜出遊以節宣氣血。於是家基屢遊郊外。一日將出。偶疾發。家基欲止。雲伯承意次意。與侍臣故強之。途薨。中外悼惜。市民廢業。○冬十一月。帝崩。壽二十二。無子。上皇欲立伏見貞敬親王。關白尚實不可。閑院典仁親王子兼仁。與帝為再從兄弟。屬最近。尚實迎而立之。年九歲。尚實攝政。尋為太政大臣。

第百十九世
安永九年庚

光格天皇 諱兼仁。東山曾孫。閑院典仁親王子。

紀元二千四百四十年

安永九年。幕府設鐵及眞鍮二座於大坂。○天明元年。家治養德川治濟一橋長子豐千代爲嗣。更名家齊。治濟宗尹子也。○上野民某請權上野武藏所出繒絹。而征之。絹一匹課稅銀二分五釐。絲百目課銀五分。商賈不納稅不得購買。高崎城主松平輝高時爲老中。議許其請。商賈不便。農工失業。乃相集數千人。毀其家。遂至高崎。乞除征稅。輝高得報大驚。遽停其事。遣吏諭之。民乃弭散。○二年秋。關東地震。相模尤甚。箱根山崩。小田原城壞。○三年夏。關東諸國霖雨彌月。冷如深秋。人皆服絮衣。秋淺間山噴火。鳴動如雷。煙焰焦天。雨灰沙十餘日。晦冥如夜。既而山脊崩坼。飛砂

天明災饑

石益甚。泥水坌涌。吾妻利根諸川暴漲。村落四十餘陷沒。凡上信二國之民。死者二萬餘人。罹災之地。方二十餘里。其免死者。亦無所得食。百千成羣。過諸侯城邑。乞賑濟。不逞之徒。因緣爲盜。所在騷然。東北諸國。歲大歉。棄妻子。求食他邦者相繼。或有自投水死者。奧羽二國尤甚。民皆掘草根。削木皮。以爲食。至明年夏。疫癘大行。死者無算。○幕府增給典仁親王祿千石。後又增給二千石。○田沼意次既爲老中。數增封邑。至五萬七千石。又以其子意知爲若年寄。別賜俸五千苞。於是父子並執政。親族姻婭。悉列權要。威燄薰灼。內外側目。列侯或

請其子弟爲嗣。以求媚。意知嘗借佐野政言家譜。而不還。又屢陵辱政言。政言忿恨。政言見意次父子專橫。知其不利於國家。斫殺意知於殿廷。幕府執政言下獄。賜死。○幕府以井伊直幸爲大老。大老之職。自家宣時廢而不置。直幸重賂意次獲之。以故事皆聽於意次。不敢出一語。行則隨其後。不敢並行。時人醜之。○是歲。仙臺藩請幕府鑄鐵錢。行之封內。形方而去廓。肉文曰仙臺通寶。○五年。幕府聞琉球荐饑。貸米萬苞金萬兩於鹿兒島藩使賑救之。○大阪海內咽喉。多富商大賈。諸侯窘於財。皆稱貸焉。比年或有不償者。意次乃命富商出金數萬兩。以官

仙臺通寶

田沼意次秕政

命貸諸侯。納所得息七分之一。明年遂設貸金會所於大阪。令諸國僧祝及農商。限五年納金會所。以貸諸侯。名曰融通金。納金之額。僧祝並人金十兩。農民每田百石出銀二十五錢。市廛每六尺出銀三錢。其貸諸侯息。以七朱爲率。是時歲荐荒饑。農商皆病。遽聞是令。人心匈匈。怨嗟之聲載塗。而意次不以爲意。窮極奢靡。專事聚斂。舊制。船舶唯大者。烙印課稅。意次欲併村艇課之。村艇謂用以運禾稼者。遣吏巡檢。農民不悅。相集逐吏。乃停其令。又欲疏手賀沼。以開田發丁就役。意次既失民心。務爲壅蔽。見家治好繪事。推引畫工狩野典信等。進其班。日侍左右。禁近臣勿言外事。側衆山村良旺嘗白家治曰。

諸國洪水

世有三河後風土記者記神祖創業始末殿下見之乎家治曰不知也良旺乃懷其書時時讀之家治更服拱手而聽之曰不圖世有如此之書也意次聞之俄出良旺補外職於是近侍箝口雖有災異莫敢言○六年夏關東諸國霖雨連旬至秋尤甚江戸府下大水平地及丈餘廬舍漂沒溺死數萬人（如青山牛籠爲高燥之地水浸牀席至下谷淺草等則沒屋梁水災之慘建府以來未曾有云）利根戸田諸川洪水堤防潰決自栗橋關宿諸驛至本所深川數十里間淼漫如海家治登城樓望見憫之命執政發倉庫賑恤田沼意次矯命貸之令限十月還納衆以其還期甚促怨恚無借者○

免意次職

家治薨

家齊爲將軍

家治有疾衆醫治之不驗意次進日向陶庵若林敬順二人嘗緣意次得朝謁者乃召診脈即日命爲侍醫家治服其藥嘔吐怒而黜之併惡意次意次稱疾不出侍臣乃告家治以意次姦狀免其職下令廢貸金會所停手賀沼之役於是諸侯群吏與意次婚者恐併得罪並絕婚九月家治薨（諡浚明）家治幼聰慧數歲能誦書工筆札爲祖父吉宗所鍾愛既嗣職任用意次群姦滿朝綱紀大紊屢行新法天下多事百姓苦之家治既薨家齊立削意次封二万石收其居第意次徙築地別邸市人惡之遇諸途爭以瓦礫投之○七年關白尚實罷左大臣輔實（近衛）爲關白○德川家齊爲征夷大將軍○夏霖雨彌月無麥禾大饑自安永之季凶歉相繼無復豐稔至是米價騰貴至百苞値二百十二兩江戸市民相率詣町奉行廳乞賑濟吏以爲姦商閉糶之所致乃封其倉廩不許私鬻設廠於伊勢町每人給引券令就買由是糶糴壅滯民益苦於得食乃相集結黨毀米商家奪穀匪徒加之遂掠貨財工商輟業鎖巷門自衛幕府發先手頭十隊巡行捕匪徒又設場於芝鰯町深川淺草日以米錢給飢民民乃弭散是時大阪長崎石卷和歌山郡山皆以饑歉致騷擾云○六月幕府以松平定信

松平定信爲老中

爲老中班諸老上以町奉行曲淵景漸失賑救罷之代以石河政武命代官伊奈忠尊發倉廩益賑飢民罷大老井伊直幸治田沼意次罪收相良城而錮之宥嫡孫意明賜陸奥田万石廢鐵座眞鍮座定信德川宗武（田安）第七子也爲白川城主松平定邦養子襲其封幼敏警好學年十三抄古書訓戒語號自教鑑以自勵常與侍臣講究修己治人之道嘗讀後漢書陳蕃傳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大有所感自是識慮益進其爲世子著國本論陳重民之意奥羽大饑定信痛自節儉（身衣澣濯食不重味盡放侍姬唯遺一婢）散府庫貫穀粟賑恤甚至封内無饑民至

定信督造宮之役。盡復舊規。

柴野邦彥

是執大政。舉享保遺規。進賢黜佞。禁侈靡。務節儉。中外大悅。尋命定信為輔弼。管理財務。免直月執事。○八年春。京師大火。皇宮及二條城罹災。家齊發吏營宮室。課役於諸侯。命松平定信董其事。定信慨輓近宮闕狹隘。欲拓而大之。使公卿儒士攷索舊規。造紫宸清涼二殿。起承明玄輝朔平三門。自殿堂門廡。至窓戶階欄之細。悉依古制。就役三年而畢。上喜宮殿改舊觀。御製詩賜家齊。（有遙慕周文囿。不羨漢武臺。舊章一是從。新築本非催。百工忽告竣。整駕自東回句。）上皇亦賦和歌賜之。家齊因親臨寫賜。定信以褒之。○幕府名德島藩士柴野邦彥為儒員。○先是伏見奉行小堀政方結相良意次。淫酗肆虐。窮極奢侈。民苦之。訴於江戶吏。懼意次不竟其事。訴者反得罪。至是幕府治政方罪。收祿錮於小田原。○寬政元年秋。幕府以諸臣窮乏。命藏宿。棄捐天明三年以前逋債。三年以後。輕其息。令逋者以年賦法還償。而新借金者。利子一歲不得過本金百分之六。（藏宿。一曰札差。幕府支諸士俸米。皆使藏宿代受。故當幕臣窮困。常貸金。或有至數千兩者。）

棄捐天明以前逋債。新借利子不得過百分之六。

設貸付會所

又設貸金會所。命町年寄管之。付官金數萬兩。以為本。（不收利子。還納以二十年為期。）使富民就會所。借官金。加私金。出舉。因戒諸臣。益務節儉。修行誼。研文武業。勿污家聲。幕府既發棄捐令。諸侯亦各蠲免其封內逋債。而諸貸借者。皆

幕府令諸侯儲粟

更張學制。專講宋學。禁倡異說。

依其例。○幕府令諸侯儲粟。以祿額萬石。積粟百石為率。限五年儲蓄。以備凶歉。（先是幕府既使其統下儲粟。故又有是命。）○二年。幕府命儒員林信敬柴野邦彥等。更張學政。令天下專講宋學。禁倡異說。用邦彥議也。是時儒者承伊物餘焰。纔知讀書。輒譏罵先哲。傲然以一家自命。邦彥憎之。目以異學。極力辯斥。一歸於宋學。邦彥以列聖山陵。雖歷元祿享保修補。旋復荒廢。有不知所在者。請建石標之。復陵旁民戶。以充洒掃之役。又請創建學校於京師。以育俊髦。議格不行。○捕盜加役長谷川宣以。建議請設徒場。役使囚人。幕府從之。設徒場於石川島。（稱人足寄場。）定

設徒場於石川島

徒刑及條例。○關東賤民。產子初生之外。往往就蓐中害之。不復舉。官數禁之不止。白川封內里正常松次郎憂之。聞人家孕子。輒給錢穀。懇喻舉之。又聞越後婦女能育兒多。撫養而嫁之民。漸有化者。定信厚賞次郎。命監郡務。是時仙臺藩主伊達宗村。亦定育子之制。人家每產一兒。給米一石錢五百。以革宿弊。○米澤城主上杉治憲。恭儉好學。以身率下。（治憲為世子。既有以儉化下之意。及襲封。身穿綿衣。勤儉率先。士民不從命。猶有衣帛者。治憲憂之。寢不能寐。一夕。手適觸衣裏。蹶起曰。臣子不從命。吾之罪也。吾綿衣帛其裏。是我欺人也。於是衣裳枕衾。不用寸帛。臣民聞之。靡然從命。）聘名儒細井德民。師事之。遣蠶生長崎。受洋方。設國產所。不問士民。每戶

洗子之禁

上杉治憲治績

禁混堂男女同浴

林子平

蒲生君平

付桑苗而栽之。教養蚕織絹。又勸植茶漆松杉。每村設厫倉貯粟。備十五萬人二年之食。未數年。家給人足。教化大行。○幕府減和蘭互市額。給銅六十萬斤。又改每歳覲江戸爲五年一覲。○三年。幕府禁府下混堂男女同浴。令必設兩槽。隔障別異。○關白輔平罷。左大臣輝良一條爲關白。○幕府召大坂處士尾藤孝肇。爲儒員。又陞躋壽館爲官校。召集醫人子弟授業。○四年春。温泉岳噴火。晝夜鳴動。山崩海溢。漂没民舍。死者甚多。○幕府錮仙臺藩士林友直於其國。友直字子平。倜儻有大志。好周遊四方。考政刑民俗之得失。戰鬪攻守之利害。尤注意邊防。以謂。近時西北諸蕃。概以闢地拓境爲務。其駕峩艦挾巨礮。以横行大洋。如履坦途。而我邦四面皆海。諸蕃之來。無有方處。若有包藏禍心。以窺邊境。將何以防之。宜先節國用。設砲臺。嚴爲之備。遂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梓以行世。時人狃無事。不知外寇爲何物。聞友直言。皆大駭。幕府乃以唱虚説惑民心。罪之。命毀其板。友直作六無歌。以自嘲。號曰六無齋。端坐一室。不復出戸庭。後數年歿。至文化初。北邊果有魯西亞之警。世始服其先見。（天保十二年。賜赦。立石於仙臺城北龍雲院。）友直同時有蒲生秀實高山正之。亦奇士。秀實字君平。下野宇都宮人。生

高山彦九郎

幕府設科目試子弟

寄宿書生二寮

而英異。好讀書。慨然有自立之志。常謂人曰。吾生也晩。不逢大化大寶之盛世。嘗考徴今。居安思危。尊王室。以明名分。富諸侯。以固邦基。斯吾志也。因著今書一卷。以述其意。秀實慨歴世山陵多荒廢者。跋渉山川。躬自撿覈。作山陵志。又慮外寇。著不恤緯五篇。獻諸幕府。有司以爲邊防國家大事。非處士所宜言。將寘重法。儒官林信敬素知其爲人。爲請。宥得釋。正之稱彦九郎。上野新田郡細谷村人。爲人精悍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骨立如枯木。喜交文學士。聞人説孝子義僕事。雖遠必往問。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己與同時。關其事。少入京師。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鞭之。田沼意次之專權。正之與同志謀。欲擧兵誅之。會其黜免而止。正之在東。不得意。西遊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殺。人莫知其故。後數月。唐崎常陸介來自殺於墓下。唐崎亦慷慨士。與正之親善。人乃疑其生前有所謀議也。○秋九月。幕府始設科目。試諸士子弟於昌平學。及第者。賜時服金帛。自後每四年試之。又廣設校舍。許生徒寄寓。（幕士所寓。稱寄宿寮。諸藩士。稱書生寮。）當是時。諸藩亦更張學政。後先興黌舍。廣

諸藩學校之制

置文武教員。教育子弟。凡諸藩治所。及江戸邸第。莫不設教場者。熊本之時習館。萩之明倫館。津之有造館。米澤之興讓館。佐倉之成德書院。尤著稱。而仙臺養賢堂。方一百五十一尺。分為二十五室。容席六百四十六枚。（序之四室不數庠）規模之大。結構之完。海內不見其比云。

製白牛酪

○享保末。吉宗牧白牛三頭於安房峰岡。至是蕃息至七十餘頭。松平定信遣吏取乳汁。製乾酪。頒與士民。定信又獻檜苗十餘萬株。栽之武藏大瀧村。（秩父郡）以備官用。

魯西亞乞互市

○魯西亞人至蝦夷。送致我漂民二人。乞互市。幕府遣目付石川忠房等。見魯人於松前。諭曰。通商為我國禁。決不可得。且我接外人。自有定所。苟有所請。宜至長崎。因給信牌。魯人乃去。

尊號之議

○五年春。命議奏中山愛親。閑門傳奏正親町公明。逼塞。初德川治濟。以將軍生父。驕奢招權。欲徙居西城。得大御所號。數諷家齊。家齊召松平定信諮之。二人陳其不可。後又特召定信。欲行前命。定信對如初。家齊大怒。執刀將斬之。側衆平岡賴長在傍。陽為不知其意者。呼定信曰。越州。大君賜刀。宜速拜謝。家齊不得已。拋刀而入。治濟聞執政抗議。不悅。見帝自閑院入立。欲尊典仁親王為太上天皇。因以及己。使人說宮監。謀尊號事。帝下公卿議。公卿皆言。宜上尊

號。乃傳旨幕府。定信固執不可。奏寢其議。因名愛親公明。問之二人所對前後乖違。（初言尊號之議。非有勅旨。既而言出於內旨。出手勅示之）故責而罰之。治濟益憤恚。家齊乃命定信巡視豆相房總海岸。以策邊防。既還。秋七月。罷其職。為溜詰。

定信罷職

定信執政。小事不苟。大事不懾。除宿弊。擧良制。擧世依賴。然謙虛自牧。不敢居其功。後十餘年致仕。號樂翁。優游歌詠。以文墨自娛。著集古十種。花月草紙等。有歌集三卷。曰三草集。信明。信綱六世孫也。初為側用人。家齊嘗命侍臣為園池。既成。引信明使觀。信明正色曰。宰天下者。宜以富岳東海為園池。芳野之櫻。龍田之楓。為庭樹。今以區區泉石為樂。何志意之不廣也。且人臣事君。自有其道。今乃竭力此等事。以求媚。臣不知其何心也。在座皆為信明懼。而家齊夷然。意甚嘉之。信明時年二十四。

塙保己一設和學講談所

○幕府給塙保己一地於番町。設和學講談所。付市街數區。以充修繕諸費。保己一。武藏兒玉郡保木野村人。七歲失明。聞江戸瞽人某。以諳太平記。出入侯第。頗有名。以為此不難致也。乃至江戸。就萩原宗固。受國學。為人彊記。事一入耳。終身弗忘。常使人誦讀而聽之。遂博通古今典籍。乃取本邦古書未刊者。及異本殘本一千二百七十三部。

刋羣書類從

分為二十五類。名曰羣書類從。以校刋之。凡六百三十六冊。（大阪鴻池某捐貲辦其費）又蒐輯遺漏。得二千百三部。以為續編。保己一以為方今國學漸隆。神道歌道。皆有專師。獨無授歷史律令者。因請幕府欲創講談所。幕府允之。故有是命。乃校日本後紀及令義解百錬抄等。盡刋之。（日本後紀久佚不傳。保己一聞京師一搢紳藏後紀殘本。懇請得之。校訂上梓。為卷凡十。雖不過全部五分之一。然六國史之目。於是乎備）又纂輯史料（宇多帝仁和三年以降）及武家名目抄。保己一為總撿校。歲賜金五十兩。將軍賜謁。又屢有賞賚。文政五年。年七十七而沒。○幕府撤柳原市街築倉廩。大儲粟。以備飢荒。（貯粟石數未詳。明治五年發糶。得金七十五萬圓）○七年

小金原之狩

春三月。家齊狩小金原。○關白輝良薨。左大臣政煕（鷹司）為關白。○八年。幕府召佐賀藩士古賀樸為儒員。是時林衡自岩村入嗣林氏。（衡岩村城主松平乘蘊次子）博學有材幹。而柴野尾藤古賀三士列教官。更張學政。文教日隆。邦彥能屬文。孝肇及樸邃經學。篤行誼。皆當時之選也。人呼

寛政三博士

為寛政三博士。幕府又召小野職博為醫員。職博號蘭山。精本草學。所著有本草啓蒙三十八卷。○江戸桂川國瑞中津前野良澤。以蘭學著稱。國瑞曾祖日賢。遊長崎。受和蘭醫方。仕幕府為侍醫。至國瑞。業益精。弟子日進。譯醫方藥物舍密數術等書。前後刋行。○九年。以實

曆。曆有錯謬。勅陰陽頭土御門泰榮。改作曆法。名曰寛政曆。以行之。○十一年。幕府割松前章廣封。以箱館以東。為直隷。遣勘定奉行石川忠房目付羽太正養等。撫夷民。管理漁獵貿易事。令南部津輕二藩戍箱館。○幕

伊能忠敬測量沿海天度

府命伊能忠敬測量北陸及蝦夷。以定天度。尋測量東海西海諸道沿海。作海岸圖。閲十八年而成。名曰日本輿地實測圖。別錄其事。曰實測錄。忠敬學西洋曆法。精推

間宮倫宗

歩術。各地經緯度。至是始詳。幕府又遣間宮倫宗測量蝦夷柯太二島。倫宗至柯太。遵西南岸。至黑龍江對岸之地。製實測圖上之。明年再往。作見聞圖考說。然其東

近藤守重

北邊。未及探討也。是時近藤守重亦研究北地事。著蝦刺弗土考。（守重到擇捉。魯西亞既建十字柱焉。守重命木村謙拔柱。易以木標。謙執筆大書大日本惠土呂府）

高橋景保

高橋景保參酌守重倫宗圖說。參以英人薩哈連圖等。製北島新圖。附攷證一卷。於是二島形勢始明。守重精力過絶。為書物奉行。涉獵秘閣羣籍。著外蕃通書右文故事文事表安南紀略阿瑪港紀略等數十部。○松平定信之在職。徵諸國孝子義僕行狀。命林衡柴野邦彥尾藤孝肇等編輯。至是而成。凡五十卷。名曰孝義

寛政重修譜

錄。○若年寄堀田正敦。請纂諸家譜牒。脩補寛永系譜。幕府許之。命正敦為總裁。堀田正穀副之。置屬吏數十

勒查諾的至長崎

人。是歲創局至文化九年而成凡一千五百三十卷名曰寛政重修諸家譜。○享和二年。幕府始置蝦夷奉行。尋改稱箱舘奉行。○文化元年。幕府以津輕寧親連年經理蝦夷增其封額爲七萬石。(舊四万石)又遣天台臨濟淨土三宗僧侶於蝦夷建寺弘佛教。○魯西亞勒查諾的至長崎。示往年所賜信牌請至江戸謁將軍呈國書方物締好通商因送致我漂民四人。(漂民仙臺梢子也。寛政五年遇颶於岩城洋漂到蘊提戾都蛤魯國屬島也。後至其王都見國王至是得歸。)奉行肥田賴常飛驛以告幕府遣目付遠山景晋喩以國法。且曰。往年汝國人至松前。既告此意。今復來請豈有所不解乎。與信牌者以爲重來之信非許互市也。宜速去勿復來。因收信牌。勒查諾的始至。以疾請上陸療養不許固請乃悉收其兵器然後許之。臨去又不許發砲開舩。勒查諾的爭之不能得乃去。○三年春。幕府令諸侯曰。魯舩至長崎乞通商拒而不許禁其再來。爾後或託漂流而至。宜速出兵警備諭令速去若不聽從。敺攘而後聞。○三月。江戸大火。延燒二十八萬餘戸。(芝高輪失火西南風烈江戸大半焚)燔死者千二百餘人。

魯人寇掠北邊

○勒查諾的使我國不得志深憤辱使命。歸途過甘察加。嗾其匪徒擾我邊。是歲魯人寇唐太焚朧高柵執松前戍卒四人而去。○四年春。幕府譴松前

幕府收松前蝦夷

章廣施政亡狀收其封松前及西蝦夷之地賜章廣陸奥之田九千石。命盛岡藩戍東蝦夷。弘前藩戍西蝦夷。尋增二藩封額盛岡爲二十萬石。(舊十万石)弘前爲十萬石。(舊七万石)○魯人寇擇捉焚名蘭穗柵。執盛岡戍卒。又犯舍那寨戍兵拒戰不利退。魯人乃焚寨掠器械遂入寇利伊尻燒舩二隻。放還所捕朧高戍卒。付書云若不許通商當大擧入寇。事聞江戸訛言如沸遠近騷然。幕府遣若年寄堀田正敦大目付中川忠英等巡察蝦夷地方。命仙臺會津二藩發兵戍東西蝦夷。既而魯人不至二藩兵引還。幕府又遣浦賀奉行岩本正倫鐵砲方井上正路巡視豆相房總海岸築炮臺。(築炮臺凡六所相模浦賀三崎觀音崎。伊豆下田。安房洲崎。上總百首)命會津白川二藩分戍之。

英吉利至長崎刼掠

○五年秋。英吉利舩一隻至長崎。初佛蘭西王那波列翁伐和蘭廢其王封弟爲王。以故蘭舶不至長崎十餘年。其至者。英人冒名和蘭其舟有題亞墨利加若囒[口+動]者。奉行因令通詞學英語然吏慮起事端不敢根究通詞恐失利不敢以實告。至是英舩至長崎。奉行松平康英使吏率蘭客通詞往合幟故事。蘭舶之來。遣吏及留館蘭客擧章旗相照然後準收曁謂之合幟。是時英人詐揚蘭幟下脚艇。刼二蘭客以去。康英察其有異令兩營兵以哨舩

松平康英自殺

出賊背以絶歸路營將不奉令乃令土官守唐館蘭館及倉庫既而英人還蘭客上岸掠民家又奪廠中戎器康英將用火攻釁之而所調兵未至英舩留三日乃去是日大村純昌帥師以至不及翌日康英遺書自殺（遺書曰合議之時蘭人被刼吏胥逃歸以損國威雖由卒徒怯懦臣平素教練不精之所致罪一當賊之入港臣意專在防陸不能申令哨兵以嚴備海口罪二佐賀營兵不滿百四五十賊舩之過不能防遏夫營兵有定額以本年蘭舶不來稍稍逃歸以致守備空缺雖咎在佐賀亦臣察訪不嚴以至於此罪三賊呈書簡辭甚悖逆臣欲燔而殲之以令營官營官不從因蘭人調停遂允其請於國體所傷匪細罪四俾大村兵先二時至臣當糾合土官土兵以火賊而事不如意坐失機會罪五也敢請嗣後本職宜用厚祿有兵者臣已辱國家敢以死謝焉）長崎嶴口有兩營命福岡佐賀二藩歲發兵千餘人

改朝鮮聘禮受之於對馬

以戍焉輪年交替是年佐賀直戍戍將違律撤備事故及此人皆爲康英惜之幕府譴鍋島齊直命屏居○八年朝鮮遣使來聘幕府以小倉城主小笠原忠德爲正使奏者脇坂安董爲副使至對馬受其國書方物饗而遣歸家齊之繼職朝鮮欲沿例修好松平定信以謂時方釐革諸政機務多端且沿道供億上下困弊乃使宗氏展其期至是既經二十餘年幕議猶慮其糜費停其至江戸發使者受聘於對馬（正德中新井君美察韓聘之弊請於對馬受之此舉蓋用其言也）

禁文身

○幕府禁文身○十年幕府以米價低賤士農艱生計命府商限五年設米商會所白責米穀○閏十

魯西亞遣使謝寇掠

月上皇（後櫻町）崩（壽七十七）○魯西亞聞其屬島之民犯我邊使伊里古爾來謝伊里古爾至利伊尻盛岡戍兵擊虜八人伊里古爾再至致我漂民三人請還俘虜戍兵守幕命拒而不納伊里古爾思所以達使命淡路人高田屋嘉兵衛貫於擇捉頗有膽氣伊里古爾遇諸國後之計羅武洋刼而拘之稍加禮遇授以其意使來請曰往年犯擇捉唐太皆匪徒所爲非本國政府所知故政府罰之使臣來謝自今以後無復犯貴境八人者無罪請幸見還奉行使還嚮所掠兵器且呈謝書伊里古爾奉命乃還與八人者魯人自是不復犯邊○十三年關白政熙罷左大臣忠良（一條）爲關白○十四年春三月帝傳位於皇太子

仁孝天皇（諱惠仁光格第四子）

第百二十世　文政元年戊寅　紀元二千四百七十八年　改鑄二分判又改鑄小判一分判鑄一朱金銀二朱金及五兩判一分銀等

文政元年幕府改鑄二分判（號眞字二分判量一錢七分四厘質金五十六分銀四十三分銅一分）明年又改鑄小判一分判（小判量三錢四分九厘質金五十六分銀四十四分一分判量四分小判之一質同）家齊在職年久奢侈日長國用窮匱故改鑄貨幣以補足之尋鑄一朱金銀及二朱金一朱金銀並以十六枚値小判一兩（鑄一朱金在七年其量三分七厘質金十二分銀八十八分鑄一朱銀在十一年其量七分強質銀九十七分銅三分鑄二朱金在天保二年其量四分三厘強質金三十分銀七十分）又鑄五兩判一分銀（鑄五兩判在天保八年其

量八錢九分八厘。質金八十四分。銀十六分。鑄一分銀。亦在其年。其量二錢五分六厘。質銀九十九分。銅一分

再改鑄二分判及小判一分判。每改益劣小。其形質。改鑄二分判在十一年。稱草文二分判。量與眞字二分判同。質和銀較多。小判一分判在天保八年。小判量二錢九分九厘。質金五十七分。銀四十三分。一分判四分小判之一。質同。家齊又多內嬖。子姓數十人。自尾紀二藩。至異姓諸侯。無嫡子者。皆希旨養取爲嗣。○四年。幕府復移松前章廣。封於松前。鎭東西蝦夷。○五年。盛岡藩士下斗米將眞謀狙擊津輕寧親。事覺被捕。津輕氏之先。以南部部屬略取城邑。列爲諸侯。南部君臣常切齒。是歲寧親任侍從。而南部利用襲封未久。班在其下。利用恥之。遂以憂死。將眞憤恚欲殺

下斗米將眞謀狙擊津輕藩主不成

寧親。復仇。候其覲江戸。要之下野白澤。不成。幕府捕將眞。併其門人關良助誅之。○七年。英吉利船至浦賀。戍兵發砲擊之。去抵大島。又至常陸大津。尋至薩摩寶島。抄掠民家。吏發兵拒之。殺一人。英人逃去。○八年。幕府令沿海諸侯曰。外國船艦。漂到近岸。不復煩告諭。宜一切礮攘。務揚國威。勿敢或疑貳。因戒漕船漁船。勿近外舶。○十年春二月。家齊拜太政大臣。鎌倉以來。見任將軍未有拜太政大臣者。義滿家康亦辭職。後乃爲之。○十一年秋。西南諸國大雨洪水。山陽山陰二道蝗。東北諸國大風。傷稼所損。凡五百六十三萬餘石。○十二年春。江戸大火。延燒十一萬九千戸。燔死

西勃吐來長嵜

九百餘人。火發神田佐久間町。東至兩國橋。西至鎌倉河岸。南至新橋。○獨逸醫士西勃吐冐和蘭籍。至長崎。教授醫術天學。高野長英等就受業。西學於是益行。西勃吐嘗從甲比丹至江戸。高橋至時。就問天學。土生玄碩受眼科。西勃吐欲得幕府章服及本邦地圖。二人切於受業。謂濟世之益大。犯禁之過小。乃私與之。事覺。幕府奪二人祿。逐西勃吐。禁其來航長崎。奉行以下。連坐者十餘人。○水戸城主德川齊脩卒。無子。有庶弟齊昭。遺命立之。邸臣用事者。承齊脩生母旨。不欲立齊昭。將請淸水氏子爲嗣。杉山忠亮藤田彪等在國。聞之奮曰。介弟在焉。可外求君哉。此大

賴山陽

事。不可坐視。與山野邊義觀會澤安等。乘夜而出。至江戸。同志之士。不期而南上者相踵。國老中山氏乃詣幕府。請立齊昭爲嗣。許之。於是彪等皆歸。事乃定。○妖巫豐田貢奉天主教。住京郊八坂。以符水咒病者。愚民信之。門恒成市。大阪町奉行高井實德使其部下大鹽行素按之。具得姦狀。併其徒弟捕之。磔於大坂。○安藝賴襄。字子成。號山陽。善文詩。寓京師。著日本外史日本政記及通議新策等。皆盛行於世。○天保二年。幕府浚大坂諸川。運其泥土。築於海口。以爲船舶進口之標。名曰天保山。○五年春。江戸大火。火發神田佐久間町。東至兩國橋。南至鐵炮洲。○

齊昭請修神武陵

鑄天保錢

出石之獄

德川齊昭以畝火山陵荒廢上書曰紀元以後二千五百之期近在數年請先期脩復山陵以慰在天之靈又以蝦夷接魯國隣滿洲爲北門鎖鑰請賜蝦夷爲封地墾荒蕪設戍障長綏北方幕府不納○朝鮮以王城災歲又荐饑牒宗氏權停互市（宗氏因請借金辨國用幕府貸金一萬兩）三年復故○六年幕府以褐銅鑄楕形大錢文曰天保通寶一當百稱當百錢（天保錢鑄造甚多品質不一大抵初鑄之率銅七十八分錫十分鉛十二分）○出石藩仙石左京以公族執國政爲藩主久道所寵用久道老子久利嗣左京慧黠欲弑久利以己子代之連姻老中松平康任以爲援乃與其黨謀鴆殺久道又使

大塩行素作亂

盜刺久利不成同僚河野瀨兵衛郎監神谷轉諜而知之左京懼讒瀨兵衛而殺之又託事召轉轉亡命爲僧左京使人捕之不獲乃請幕府逮捕轉就縛愬寃吏鞫致左京等訊之具得其弑君罪乃處左京斬梟首于出石黨與誅放數十人譴久利不能治其下削封二萬八千石免康任職徙封惡地○七年秋諸國大飢關東最甚米價翔貴至一升値錢四百文餓死者甚多○八年大阪町與力大塩行素作亂伏誅行素好學奉王守仁學爲町與力發姦摘伏頗有能名旣而致仕聚徒敎授意冀超擢然終不錄行素不平之與人言輒詬有司議

家慶爲將軍

水野忠邦爲老中

高島高敦

時事是時年穀不登民多餓莩行素上書請賑恤町奉行跡部良弼不省行素憤激散私財賑窮民因糾其黨作亂城代土井利位發兵護諸門良弼率部下邀戰賊放火燔官署因欲入城不得遂潰散火兩日不滅市街多焚行素匿府下染工家遣兵捕之行素縱火自殺○家齊辭軍職秋八月以家慶爲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水野忠邦以老中首班執政忠邦天資英明能聽五人訟夙抱經世志慕松平定信爲人數就咨治道旣當國復享保寬政遺規痛抑奢靡繕脩武備長崎高島高敦就和蘭人學砲術極其精妙家齊嘗召觀其技於德丸

洋法銃砲始行

原忠邦知洋法火技之精欲施用之井上田付二氏世爲幕府鐵炮方以其不便於己誹議之執政亦不悅新法相與沮之忠邦排衆議召高敦試其操練使製大小砲命代官江川英龍受其法自是洋法銃礮始行又憂士夫慣泰平流遊惰召精刀槍技者觀其角試刀槍角技盛行○幕府以府下多饑民設廠於芝神田諸街以賑濟之前後二萬餘人（窮民入廠者舉家給米別付錢四百使營業每日和贏利蓄之出廠之日悉給之廠中有產子者給衣一襲）○九年春江戶西城火幕府營構之使諸侯助役○幕府申禁奢侈務儉約嚴禁以金銀飾笄櫛烟管諸物○幕府使江川英龍巡視江戶灣及

大島以策防海英龍具書方略呈之英龍好武既從高敦學火技又得鑄砲術多鑄大熕以備諸港幕府命為鐵炮方教授洋法○幕府褒佐賀城主鍋島齊正竭心長崎防堵賜鞍鐙初齊正襲封藩風頽弛財用窮匱加以災異殆不可支齊正痛自淬厲澣衣菲食以率群下擢才俊省冗員勸農桑更學制未數年封内大治○十年名古屋城主德川齊溫卒無子幕府命德川齊莊為其嗣齊莊家齊第十一子也先是嗣田安氏名古屋藩士以幕府不謀於藩人而立嗣君憤恚上書論其非理不報○自海防之令下都鄙競講武事農民傚傚往往

渡邊定靜等之獄

設場習劍技幕府以其犯分下令禁之○田原老臣渡邊定靜管其藩海防聞英佛諸國有東侵之意欲悉其事情與高野長英小關三榮等交講習洋籍譯述其政治人情意在詳外國事情以供國家之用去年蘭人告幕府英人欲與日本通互市將遣軍艦慕律孫號至浦賀陳請幕議欲處以文化中待勒查納的例時人傳誦誤以慕律孫號為模利遜定靜長英等謂模利遜遊清國多年有才識官高祿重非勒查納的儔而幕府一概攘斥之結怨外國非計也定靜著慎機論長英著夢物語並論礮攘之非目付鳥居忠耀林衡次子也素不喜蕃學以為外人豕顧我國而為蕃學者詡稱其所長以煽唱上下非痛創之殆不可救會有策從窮民拓無人島者或因言定靜等謀據南島以通外國忠耀信之遷啓水野忠邦忠邦驚命吏逮捕三榮自殺定靜坐誹謗時政幽于田原長英禁獄終身定靜少讀書史兼善繪事既遭廢黜製萬國旗章圖以示人又與友人通書牘幕府以譴藩主定靜聞之自殺○十一年冬十一月

復謚法停院號

上皇崩壽七十自宇多帝停謚法稱院號歷朝沿襲其例稱某院不復奉謚及上皇崩德川齊昭遺書關白政通請復奉謚之制廷議是之謀於幕府水野忠邦贊其議

乃上謚曰光格永停院號○十二年前將軍家齊薨謚文恭

家齊薨

○家慶於吹上園聽三奉行斷訟○江戸諸牙行各隨所鬻分為十部稱十組問屋各地輸貨物者皆歸焉因歲獻數萬兩於幕府稱冥加金於是廻船問屋有姦幕府停諸牙行獻金使諸商人直賣取貨物又舊時諸工商各有定數號曰株式有新營業者多方沮之幕府既廢

廢牙行及株式

牙行因廢株式使工商隨意營業○幕府移堺町木挽町劇場於淺草以戲子與市人雜居傷風紊俗也又禁府下業理女髮者使婦人自結髮○十三年幕府磔加賀商木屋藤右衛門藤右衛門犯國禁竊與外人貿

易海上。貲致巨萬。事覺。幕府捕而誅之。籍沒其家。得金百九十九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兩。○幕府罷江戸町奉行矢部定謙。錮於桑名。定謙天保初爲大坂町奉行。頗有治績。既而遷勘定奉行。跡部良弼代之。良弼乞敎定謙。曰。有騎士大鹽行素。其人鷙悍。君善御之。苟操縱失宜。將生亂矣。良弼退而哂其過慮。後果致變。是時幕府改革庶政。不次用人。故擢定謙爲町奉行。而同僚鳥居忠耀害其能。讒之於水野忠邦。遂中以危法。定謙憤恚不食而死。

命諸侯刊書

○幕府命諸侯十萬石以上。刻典籍。因定刊書條規。凡欲刊書者。市人先以稿本呈町奉行。廳諸侯以下。呈學問所。得允准。然後上木。既刊。並納一本。其私刊者。處以法。於是金澤藩刻欽定四經。安濃津藩刻資治通鑑。松江藩刻延喜式。川越藩刻日本外史。其他諸藩刊書者甚多。○幕府停外舶礮攘制。再用文化三年令。凡外舶至。給薪水食物。諭令速去。但禁其上陸。因使蘭人傳示西洋諸國。○幕府改定利息制。爲本金百分之一。禁制外貨利。○掛川儒士松崎復博學邃經義。家慶召賜謁。

建學習所

○冬。建學習所於建春門外。先是公卿不務學。行誼無檢。放縱自肆。或有微服遊娼樓者。上屢下勅戒勵之。而不悛。穢行益甚。上慨之。欲興黌舍以矯之。諭旨幕府。獻其資。幕府奉命。乃創建黌舍。名學習所。上命關白政通書揭牌曰。履聖人之至道。崇皇國之懿風。不讀聖經。何以脩身。不通國典。何以養正。明辨之。務行之。

至弘化三年而成。改曰學習院。○十四年春。幕府禁民家設門及玄關室堂。裝長押杉戸。凡施髹漆彫鏤。致崇飾窮工巧。一切禁之。其舊來營構違制者。使限六月改作。○夏四月。家慶詣日光山。

光圀贈官

○五月。詔褒故中納言德川光圀纂輯舊典。擧選賢能。大奏治績。贈從二位大納言。○幕府以東海遭運回遠。欲引印幡沼之水。至檢見川。以通利根之漕。乃疏印幡古渠。命庄內沼津諸藩助役。○幕府收諸臣食邑在江戸大阪近郊者。給以遠地。二府近郊多諸臣采邑。政令無紀。事多廢弛。勘定吟味役羽倉乾建議。請擧二府十里以內地爲直轄。移其采邑於外。水野忠邦從之。故有是令。江戸近郊地膏腴。邑入甚多。諸士聞命。憤怨謗讟載途。幕府乃罷忠邦。停前令。忠邦欲洗除時弊。以復寬政之舊。尙儉抑奢。風俗一變。而小人不便。相與訕謗。忠邦任用鳥居忠耀爲町奉行。忠耀陰詖好貨利。忠邦不悟。聽納其言。屢施新法。衆益不悅。故坐免。府民聞命下。相聚數千人。逼第門。投瓦礫。町奉行親至禁之。乃弭散。

英佛交至琉球

○是歲。英吉利船至琉球。明年。佛蘭西船又至。誘琉球欲爲屬國。留耶穌敎師而去。自是二國船舶屢至琉球。○弘化元年。江戸城火。幕府課諸侯營構之碁所井

上因碩上書曰。文化以降。屢與諸侯婚嫁。將軍家齊子女六十餘人。除夭殤之外。男皆為諸侯嗣。女皆為其婦。營構西城二城。又有日光之行。糜費浩繁。上下疲困。今又興牙城之役。課之諸侯。諸侯既窮。非取於民。將焉辦之。宜假造殿屋。以俟他日。幕府不能從。

幕府勸齊昭致仕

○幕府勸德川齊昭致仕。屏居別邸。錮其臣戶田忠敬藤田彪等。初齊昭舉忠敬彪為側用人。釐革國政。彪才兼文武。以經綸自任。議論風生。事無留滯。一藩翕然歸嚮之。結城寅壽與彪連職。忌其能。欲擠之。以其得君不能間。乃讒之幕府。微言其輔齊昭覬覦非望。幕府乃幽齊昭。使其子慶篤襲封。命支族松平賴胤攝藩政。

水戶正奸黨

忠敬彪等皆得嚴譴。寅壽既得志。籍忠敬彪之黨悉黜之。士之尚名節者。皆切齒於寅壽。水戶正奸黨論自是興矣。既而水戶士民相繼至江戶。訴齊昭冤。幕府乃釋其屏居。仍禁干預藩政。○幕府復以水野忠邦為老中。停印幡沼開渠之役。

和蘭忠告

○和蘭軍艦至長崎。幕府命肥筑諸侯出兵警備。使者呈國書。言方今宇內形勢。不與往時同。西洋諸國。將陸續來乞互市。貴國宜洞觀海外情勢。與之通交。若峻拒不許。必至開兵端。幕府告使者。以議而後答。使先還。至明年六月。答以祖宗之法不可違。遂寢其議。○二年。幕府再免水野忠邦職。削封二萬石。

命致仕。市人集第門。投石礫如初。

米船抵浦賀

○米利堅捕鯨船抵浦賀。送歸陸奧阿波漂民十二人。漂民去冬遭颶。為米船所救。川越忍二藩出兵警備。禁諸船出入沿海。諸藩警報旁午。江戶騷然。

筒井政憲建議

西城留守居筒井政憲建言曰。外舶過近海。諸藩奔命。漕運路絕。內疲國力。外示恇怯。非計也。外人亦知道理。非無故為寇者。宜諭諸藩。勿妄為紛擾。若其近岸。命吏訊來意。薪水食料。隨請與之。若以貿易通交為請。據例拒絕。如此則衆情一定。彼亦知所畏懼矣。○幕府定制。以錢六貫五百文。值金一兩。不許私低昂。既而銀鋪失利柄。遂隱匿錢貨。商賈不行。時人苦之。幕府乃復許隨時價兌換。禁藏錢。○三年春二月。上崩。壽四十七。上孝謹好學。光格帝之寢疾。上御軿車。潛詣仙洞。晨夜看侍。皇太子立。關白政通攝政。

國史纂要卷之十一

第百二十一世
弘化三年丙午 紀元二千五百零六年

國史纂要卷之十二

越後　星野　恒　編纂

孝明天皇 諱統仁。仁孝第四子

弘化三年夏。米利堅軍艦二隻入浦賀港。幕府命川越忍二藩勤兵警備。米人呈國書。乞互市。浦賀奉行引國法拒之。米艦乃去。

本庄茂平次之獄

○初。長崎人本庄茂平次亡命抵江戸。聞目付鳥居忠耀將遷長崎奉行。夤緣求仕。說以長崎互市姦濫之狀。忠耀私遣茂平次探問。茂平次為人傾險。訹港吏高島高敦 時為會所調役頭取 神代德次郎 辭大通 等以墜級。以求貸賄。高敦拒之。茂平次銜之。既而他人為

長崎奉行。而忠耀遷江戸町奉行。茂平次乃誣構高敦等罪。檻致江戸掠治。欲抵死。久之獄不成。茂平次又為忠耀設詭計。干老中水野忠邦。得信任。及忠邦廢。忠耀亦敗。茂平次下獄。至是獄決。高敦德次郎以私買外貨當死。減數等。處禁錮。茂平次以誣構當流。亦減等處放逐。長崎奉行以下連坐貶黜者三十餘人。○英佛二艦相繼至琉球。英人請見國王。辭以國禁。使三司官代見。英人留數日。測量近海而去。○四年春。幕府命彥根藩與川越藩戍相模海岸。會津藩與忍藩戍房總海岸。○三月。信濃地大震。數日不止。山崩川溢。地裂水涌。廬舍傾倒者十餘萬。會善光寺啓龕。詣人死者無算。○嘉永元年。關白政通辭太政大臣。○贈德川家康父廣忠 贈大納言 又家治世子家基 贈内大臣 正一位太政大臣。

佛人逼琉球約通商

○佛人至琉球。呈通商條約十款。使三司官鈐署。琉球以貧瘠不堪通商。固辭。佛人不聽。劫以兵威。乃交換條約。○二年春三月。家慶狩小金原。○水戸士民為前藩主齊昭屢乞哀幕府。幕府乃釋齊昭譴。許其聽藩政。罷松平賴胤攝理。

英人至浦賀

○英人至浦賀。幕府命奉行喻以國禁。英艦去抵大島。又入下田。測量港內。幕府命川越以下四藩警備。遠近意其開事端。頗致騷擾。論者因云。比來外艦沓至。

由廢礮攘之令。舊制不可不復。幕府下有司議。目付井戸覺弘以為今日宇內形勢一變。舊制恐難復。徒足結怨速禍耳。不若來者延之岸上。諭以國法。不必煩飛報稟議。彼若不遜順。拘其人。碎其艦。要在臨機制宜耳。既而幕府欲復舊制。草告文。令諸藩嚴戒備。然度其不適時勢。竟寢。○自洋船屢來。都鄙爭欲知外事。為蘭學者。譯述洋書。以行世。往往致富。狡者或譯奇僻書。以謀利。幕府因令譯者得官准。然後刊行。○三年春。鍋島齊正以長崎港礮臺不足扼要衝。更築於神島伊王島。以扼海口。依洋法設反射爐。多鑄銃礮。以備砲臺。又屬蘭

鍋島氏設反射炉始以牛痘引痘

人購牛痘種首種之其子然後引接他兒本邦引痘用牛痘自此始○三月幕府徵二本松藩士安積信爲儒員○有盜穿垂仁成務稱德三帝陵竊朱砂水銀又誘宄師布留社人竊神庫寶劍售之奈良奉行川路聖謨捕而磔之○四年春三月贈和氣清麻呂正一位賜護王大明神號○天保中土佐漁人萬次郎者海上遭颶爲米利堅捕鯨船所救至其國習洋語究航海術是歲附載商舶而歸獻世界計覽萬國輿地圖等於幕府○

清麻呂贈位

五年江戸西城火幕府再營搆之課役諸侯○和蘭甲比丹名聚屈兒至長崎致其咬𠺕吧大臣與淋斯書傳國王

和蘭忠告

意曰米利堅裝軍艦數隻將至貴國要請互市貴國能察宇內大勢聽其所請締好通商則內外共便否則事將不測此貴國大事弊邦久辱款待不敢不告因條記貿易事宜十款併錄呈西洋近事幕府不省○六年春豆相參遠諸國地大震○金澤藩誅奸商錢屋五兵衛籍沒財產五兵衛石川郡宮浦商也犯禁常與外人交市海上開肆於津輕松前占巨利有年至是發覺併其三子磔殺之所收田園八萬五千餘石巨舶三十三隻金七十餘萬兩他物稱是藩士以下連坐者甚多○六

米利堅彼理至浦賀

月米利堅彼理率兵艦四隻至浦賀奉行戸田氏榮使吏問之對曰奉使乞互市齎國書方物請見貴國皇帝若重臣呈之吏諭使赴長崎不肯氏榮飛書報之江戸戍衛四藩勒兵備變初西洋諸國知我饒鑛物欲通互市屢來請而不能得米人以其與我東西相對欲先通交彼理竭心捜訪以謂其人勇猛尚義不可犯以非禮歐人不察以蕃國例臨之所以無功宜接以禮節堅忍不屈以要成功還以其說干政府彼理時爲其海軍大佐乃以爲持節大使發兵艦來請也幕府得氏榮報會諸有司議皆曰祖宗舊典不可輕變然宇內形勢與往日不同固守舊法不知變通亦非長策宜受彼書使其

見米使受其國書

退去然後頒告海內採衆議定國是阿部正弘心然之而恐輿論不服以德川齊昭有宿望欲得其言以取信致諸稟報諮意見齊昭論和戰利害述十不可和且曰主戰而和和可保一意主和事不可爲也正弘奉家慶命詣其邸請參予與議齊昭辭起入室正弘堅坐不動以至夜深齊昭感悟乃奉參予命米人測量海岸知我礮臺不足懼遂至神奈川川越會津邏船追止之不肯報至江戸幕府又會諸有司議遂決策受書乃遣浦賀奉行井戸弘道與氏榮議延米使於栗濱受書謂曰當熟議裁否請明春復來米使諾之既而四艦起碇入杉田

海氏榮等愕眙。遣吏止之。不聽。曰浦賀風浪險惡。非泊船之地。故別索良港。以便再航耳。先是幕府慮米艦逕入江戸灣。命毛利慶親以下十餘侯。戍要害。至是諸藩增兵警備。遠近騷擾。江戸尤甚。皆荷擔立。明日米艦一隻至羽田。測量海底。吏諭之。不去。氏榮馳人諸營。戒勿暴發。諸營亦以制禦無術。徒守望而已。是日府下驚動殊甚。幕府益戒守備。令瀕海士民徙老幼婦女。將發將軍出征令。會米艦退。乃止。浦賀奉行致米國書於江戸。大意謂我合衆國與貴國相對。滊船往來。十八日可達。我國既多產金銀。貴國亦以富饒聞。兩國通商。獲巨

利必矣。若猶以爲未可。限數年試之。察其利害而決焉未晩也。又賈舶赴支那。捕鯨船至貴國近岸。時有遭颶損壞。切望爲賜撫恤。又乏煤炭食料者。隨乞給之。爲幸更多。請定南邊一港。許寄泊米艦。自來浦賀。至去凡十日。其呈書并獻方物。幕府亦酬以物。米幣有滊船及書籍戰艦圖等。幕府盡燒投之海。方是時。海內不知兵者二百餘年。武備廢弛。士民怯惰。近歲幕府屢下令。訓勵。而恬嬉成習。海防徒屬虛文。米使之將至。蘭人已密告。而不豫爲之備。及至。上下騷然。諸士遽購武器。冶工競造甲兵。庸人負擔。絡驛於街衢。幕府知其無勝算。故務順

家慶薨

適彼意。以謀無事。阿部正弘慨然語人曰。文化中。魯使來長崎。我收其戎器。使待命。半歲。竟斥其請。令相去。纔五十年。國勢陵夷至此。可勝嘆哉。吾非不慮外人來迫。又非不講防堵。無奈滿朝無具眼人。議蘭人所告。則云彼有所自爲。而游說耳。親水戸老侯。則云。何好異愛奇也。是以事皆不如意。遂爲外人陵駕也。幕府使所司代奏米艦來航事。上深憂之。勅七社（伊勢。石清水。上下加茂。松尾。平野。春日。稻荷）七寺（東大。西大。興福。元興。大安。藥師。法隆）祈禳外患。○家慶有疾。數日薨。諡愼德。世子家定繼爲將軍。故事。將軍薨。列藩獻石燈於墓前。是時海警方急。幕府停之。令專講武備。○幕府

防海之議紛然雜出

古賀增請發使往答製艦互市

遣若年寄本多忠德（越中守）勘定奉行川路聖謨（左衞門尉）等。巡視浦賀沿海。○秋七月。幕府召諸侯。示米使所呈書。曰。答此當何如。宜盡言極論。毋有所隱。於是答議建策紛然雜出。大抵謂祖法不可變。夷情不可忸。宜峻拒其請。或云。武備廢弛。難遽開釁。不如依違答之。遷延數年。以修防備。獨儒員古賀增曰。宜發使往答。不待彼來。製大艦。通互市。以張國威。是當今急務也。勘定奉行川路聖謨亦持和議。既而幕府下令曰。觀諸所建說。其要不出和戰二字。主和則乖祖法。主戰則器械未備。彼果復來。當甘言了局。徐爲之圖。諸侯群臣體此意。勿懈兵備。

築礮臺於品川灣

○幕府命江川英龍築礮臺於品川海。英龍以高島高敦首傳西洋火技。有功於國。請宥其罪。幕府許之。令隷英龍佐其業。英龍又以土佐萬次郎善測算。請為部屬。（尋為普請役。以中濱為氏。）礮臺始擬築十一。既而築至第六臺。不竣功而罷。○德川齊昭論海防。以大礮巨艦為急。曰。造之不若購之之易。宜命蘭人勿輸雜貨。專以砲艦充互市。邦人敏警。必能陸續摸造。島津齊彬亦命其臣為蘭學者。譯造船書。依其式造一船。悟其可用。乃請倣洋制造

解製造大艦之禁購軍艦汽船

大艦。幕府許之。解製造大艦之禁。尋命長崎奉行屬蘭人輸軍艦及火輪船。兼貢船匠柁師。以教邦人。○魯西

布恬廷至長崎議三事

亞水師提督布恬廷以兵艦四隻入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警備。奉行水野忠篤（筑後守）遣吏訊之。布恬廷呈其首相贈我大臣書。書旨要三事。一曰。締隣好。二曰。正疆場。三曰。通互市。忠篤致其書于江戶。幕府裁答書。遣大目付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路聖謨於長崎。以付魯使。書意謂。貴國以兩國疆界不明。欲加釐正。夫疆界不明。宜速商議。歸於劃一。然邊陬久屬荒蕪。非按圖籍。檢地理。不免有疎繆。是非朝夕所能辦也。若夫通信貿易。則我國自有嚴禁。且寡君新立。內政未整。欲變祖法。當奏之京師。諮之諸藩。是又非費三五年不可。請諒此意。

政憲等與布恬廷論柯太疆界。我據歐人所製輿地圖。欲以北緯五十度為界。彼以緯度屬天。言其不可證地理。乃約彼此發委員。會其地議定。政憲等復命曰。請選能者遣之。魯人既據其地。不速往。全島恐非我有也。○幕府鑄一銖銀行之。（其量五分強。質銀九十七分。銅三分。）○安政元年春正月。米使彼理以兵艦八隻入浦賀。彼理欲以兵威劫我。以前年十二月至琉球。曰。此行使日本恤漂民。厚待捕鯨船。亦足以償軍費。然得之匪難。要當使開港通商耳。此非藉兵力不能也。乃致書其政府請決。且曰。日本如不聽。將奪琉球據之。米國止其輕動。又不許奪琉球。

彼理再至浦賀

彼理既入浦賀。遂進至本牧。浦賀奉行伊澤政義止之。不肯。幕府猝命列藩戍江戶近海。遣儒官林韑町奉行井戶覺弘接彼理。阿部正弘戒韑等曰。彼有所請。不敢允許。又不絕其望。姑遷延歲月。以俟我國論定。德川齊昭亦申諭之。韑等到浦賀。告米使。將見於鎌倉。米人曰。我行有進無退。乃相見於橫濱。彼理申前請。韑等許恤難民漂船云。如通商。則熟議數年。然後決答。彼理不省。直議和好條約。舉支那例。論其利害。且曰。若不見聽。不敢退一步。韑等拒之。論辯甚力。米人獻品。有小形汽車及電信機。米人假設鐵路於橫濱。使土人乘汽車而行之。

許開下田箱館二港

與米使議決條款

又示電機用方。觀者驚異。韡等度彼理不可屈。遂許開下田箱館二港。給需用物品。韡覺弘至江戶。呈條約草案請裁決。正弘咨其所許過多。齊昭尤不懌。韡等曰。彼所要求甚大。竭力抗論。以得如此。拒之則有戰耳。沿海兵備如兒戲。其不可用審矣。戰敗而議和。所許豈得止於此乎。齊昭以下默然。竟可其議。韡等復會米使於橫濱。議決條款凡十二項。(條約係米人所草。其一。兩國締交。釐久不渝。其二。開下田箱館。給石炭食料。及缺乏品。其三。米船漂到日本。竭力救護。送致下田若箱館。周恤諸費。不須相償。其四。米人到港。當寬縱。如在本國。其五。米人駐港。不可如清蘭人在長崎。下田以小島為中心。四方相去七里。許游歩。其中箱館俟他日商定。其七。米人在兩港購物。以金銀錢抵償。不足。許以貨物交換。其十一。米國當置領事官於下田。餘略。)彼理書報其政府曰。事皆如意。條約第五項則出於望外。乃饗我官吏。取其國旗。贈韡表無異心。又贈大礮覺弘政義曰。寇至。宜以是器禦之。米國亦當以是器相援。幕府聞之。撤海岸防備。置下田奉行。(幕府舊置下田奉行。享保中廢。)

三月。彼理去之下田。○四月。皇宮災。上避火于下加茂。尋徙聖護院。後御桂宮。○幕府以既開兩港。度外舶屢來。命井伊直弼守衛京師。罷其羽田大森戍。以蜂須賀齊裕代戍焉。初德川齊昭與阿部正弘議。欲斥米人。請授旨林韡。而老中松平忠優內藤信親等。懼其生事。竊諷直弼。說溜間諸侯。交章劾齊昭及正弘。藤堂高猷亦隂援之。側用取次本鄉泰固為不知者。混他文書以致正弘。正弘愕然。秘而不發。忠優等又要韡等。務謀和平。遂締條約。齊昭憤之。欲使他吏代。以破其約。執政不能從。正弘病身居首輔。損威納侮。上書請罪。已以說天下。齊昭亦以說不行。辭參預。會皇宮災。家定懇喻正弘出視事。因督造宮功。而許齊昭請。罷其參機務。(初正弘以弱齡居首輔。加封進班。屢受異數。安中城主板倉勝明。以通家親善。慮其得禍。遺書引三善清行諫菅公故事。勸勇退。正弘答曰。誠如吾子之言。然有不能遽奉高誨者焉。凡立人之本朝。各為一身之計。其君將誰賴。僕不幸登高職。先輩相繼淪謝。遂承之首輔。是出於不得已。非求而得之。僕雖不肖。知竊位蔽賢之為汚。但未得可舉以代己者。而主眷益渥。國事日棘。遭遇至此。唯當斃而後已耳。今足下不陳進賢之說。漫示避禍之方。僕所不解。請大受僕之意。捜索其人。公然推轂。政府得人。衰運可回。而僕之全身。亦在其中矣。如菅公之事。大賢之進退。非區區僕輩所可學也。)○荻藩士吉田矩方嗜學。好講兵法。米艦之始至。抵江戶。論外虜不可不膺懲。時松代儒臣佐久間啓在都下。兼通西籍。善火技。聞幕府託和蘭購兵艦。上疏曰。不如遣人歐洲。學造船術。隨便購買。屢航海外。自熟操船。且因審虜情。益莫大焉。矩方往質其說。啓曰。假彼之術。伐彼之謀。是急務也。矩方心服。度啓議不可遽行。欲私航以偵外情。會魯艦來長崎。乃託言西游。告別啓。察其意。作詩送行。至則魯艦已去。乃復還江戶。時米艦在下田。矩方又欲托身就。啓而謀。啓周旋甚力。乃與

佐久間象山請遣人歐洲學造船術

與米人議定附加條約

其郷人漁木重輔。投米艦。乞附載。米人不許。曰既與日本結約。非齎政府證狀。不可得也。因以二人致幕吏。吏併囹下獄。○米艦赴箱館。復還至下田。與林煒等議定條約加款。遂去至琉球。與國王通好締約。（約曰。米人購貨物。官吏無得關渉。米人游行島内。無得沮格。）○幕府命目付堀利煕勘定吟味役村垣範正。管松前蝦夷事。檢覈柯太疆界。至則魯人既去。留書云。聞貴國已與米國和。則其以此許我審矣。和成則疆界可決。故我上官不來會也。幕府復置箱館奉行。以二人爲之。令松前藩納箱館及其傍近地數里。以管之。

幕府命齊昭改革軍制

○幕府命德川齊昭改革軍制。新造兵艦於浦

定國旗章

賀。（長二十五間。廣五間。）號鳳凰艦。又定標旗制。以白幅畫紅日爲國旗。白黑布相交爲幕府標幟。○幕府廢五兩判金。鎔以鑄通貨。

增加和蘭條約準米國

○和蘭人至長崎。呈書曰。聞貴國待魯米過於弊邦。弊邦屬眷遇二百年。請得比二國。幕府聽其請。增加條款。一準米國。其互市仍限長崎一港。

與英人議定條約

○英吉利軍艦四隻入長崎。請結和約。幕府使長崎奉行水野忠德目付永井尚志議定條款。許其泊長崎箱館二港。給與薪水。

與魯使議定條約

○魯使布恬廷至箱館。遂至大阪。近畿諸國出兵備之。幕府命至下田。遣筒井政憲川路聖謨等接見議定和好條款。凡九項。大抵準米國例。其疆界則往復不決。因姑仍其舊。以居人種族分之。（條約第二項曰。本與魯西亞。以擇捉蔚布中間爲界。柯太島中不分界。姑依舊例。）○十一月。畿内及東海南海諸國地大震。大阪下田海溢。舟船多壞。魯艦亦損壞。○幕府命小濱郡山二藩。與彦根藩守京師。淀篠山膳所髙槻四藩守京師七口。

梵鐘沒收之令

○幕府欲收梵鐘。以鑄巨礮。建請於朝。朝議許之。下符諸國。除各宗本寺及名工所鑄外。悉納官。不奉命者有罰。既而知恩院輪王寺諸門跡稱梵鐘功德。乞停前令。幕府再四諭之。然慮其違衆心。終不果行。○二年春。幕府建講武所。以留守居跡部良弼等爲其總裁。又置頭取三人。教督槍劍砲三技。

悉收蝦夷

○箱館奉行堀利煕上書。論開拓守防事宜。言以蝦夷委松前氏之不可。幕府從之。收東西蝦夷及諸島。以屬奉行。命仙臺秋田盛岡弘前四藩分守其地。令士民欲墾闢者陳請。乃以陸奥之田三萬石。封松前氏。別賜田一萬三百五十石。金一萬八千兩。償其納蝦夷。○米艦至下田。乞測量近海。幕府不報。○和蘭獻汽船。謝增加條約之恩。幕府號汽船曰觀光艦。遣矢田堀鴻勝義邦於長崎。就蘭人學操舟術。○秋。石見野鼠害稼。濱田藩及大森代官聽命民捕之。獲六十萬頭。陸奥出羽亦多鼠害。○水戸藩會澤安以學行。安濃津藩齊藤正謙以文翰。並

薩摩水戸製巨艦獻幕府

有名於時。家定召賜謁。津山藩箕作阮甫修蘭學。高崎藩市川一學講兵學。亦賜謁。安字伯民。前此二十年。北地有魯人之警。安憂之。著新論五篇。盛行於世。○薩摩藩倣洋式。製巨艦。成獻于幕府。號曰昌平丸。水戸藩亦製軍艦獻之。號旭日丸。箱館屬吏河津三郎太郎創意造車輪船。幕府賜物賞之。○冬十月。江戸地大震。邸第廬舍傾倒無算。火發數十所。死者二萬五千餘人。幕府發倉廩。賑恤窮民。水戸藩臣藤田彪戸田忠敬亦壓死。○幕府以國用浩繁。諭江戸大阪富商獻金。○十一月。新宮成。上徙御焉。造宮工費五十萬兩。幕府課金於金澤以下十六藩。○三年春。

設蕃書調所

幕府設蕃書調所。擢津山箕作阮甫。小濱杉田成卿。佐倉手塚律藏。阿波高富五郎。薩摩松木弘安。三田川本幸民等為教員。長門村田藏六亦以講西洋兵書預擢。藏六後以其藩多故辭歸。改姓名曰大村益次郎。○水戸藩誅結城寅壽。醫師十河祐元。初寅壽黜。戸田忠敬藤田彪輔藩主慶篤為政。忠敬等所釐革。盡復舊制。齊昭不懌。言及慶篤。輙嘆其不肖。藩士亦分黨相軋。及齊昭再起參幕府機務。數寅壽罪。褫禄錮之。寅壽陰與其黨謀。嗾祐元有所謀。事覺伏誅。○幕府改鑄二分判金。量八分強。質金二十二分。銀七十七分。銅一分。比文政二分判。形質共劣。殆居四分之一。○蝦夷俗頑

廢弓槍專用銃砲

米國總領事波耳利士來駐下田

内外貨幣之議

陋。黥面左袵。兩耳傳環。不與他村落通婚。人死。火其廬他徙。幕府下令喩止之。言語禮節。一倣內地。○德川齊昭受幕命。改革軍制。討論三歲。不得要領。因請委之講武所。幕府從之。命講武所總裁。令廢弓槍。專以銃砲編隊。其紀律節制。酌量洋法。務適實用。○米國以波耳利士為總領事。來駐下田。下田奉行欲拒不納。波耳利士怒。據條約爭之。乃延授館。波耳利士贈書奉行。論彼我貨幣價値失準。請改之。初米人之至下田。議貨幣價値。欲以墨銀一元値我一分銀三枚。奉行曰。我貨幣以政府刻印行之。非量輕重而命價者。不可用純金銀例。請以通貨價位為準。是時我金銀價之差。以金一銀十九為率。而通貨淆以他物。故純銀之百當通貨銀之二百二十五。又通貨大抵金一兩値銀六十目。為金一抵銀十五。然真貨並不以實量。保字小判量二錢九分九厘強。其內和銀一錢二分九厘強。而一分銀之量二錢三分八厘。內和銅二厘弱。則其失差率甚矣。蓋金銀二貨。其初自有定率。自元祿中荻原重秀鑄寳字銀。銀貨常失差率。雖數改鑄。不復其故。故曰。貨幣非量輕重而命價。乃權以墨銀一換一分銀一枚。至是波耳利士知我銀貨非實價。請以墨銀一換一分銀三枚。又贈書老中。請入謁將軍。面呈大統領書。與執政議定貿易條約。阿部正弘以其非條約中事。欲拒之。堀田正睦欲親見使臣。據理論辯。二人意見不合。海防掛亦互持異同。先是。幕府使勘定奉行以下判海防事。稱謂之海防掛。已而與正睦者稍多。乃

推正睦專任外國事務兼判通商事命大目付跡部良弼土岐賴旨等參之○先是蝦夷民以漁獵爲生無有耕稼者及幕府置箱館奉行勸墾田教耕耘是歲奉行始納租米幕府獻之京師及伊勢神宮日光東照宮奉行以下賜物有差尋命奉行鑄鐵錢行之其管內文曰箱館通寶又選擬善種痘者遣之爲土人種痘○幕吏宮崎成身纂輯海外諸國通絕始末名曰通航一覽獻之幕府幕府賜物褒之○四年夏幕府置軍艦教授所募麾下士學海軍陳法尋遣朝比奈健次郎等於長崎就蘭人講習○盛岡藩以封內荐饑戍蝦夷又有年請以封內所產

〔蝦夷始納租米〕

鑛鐵限七年每歲鑄錢十萬貫以充賑救征戍之費幕府許之○和蘭甲比丹因長崎奉行告英國將遣督將普林哥乞互市且曰貴國既與米人約新開兩港英魯亦結約佛蘭西聞之將繼至此四國富強冠宇內貴國與之交宜一變舊制從萬國通法自尊而卑人書辭如號令是東洋習弊西人所不悅又外人有請宜速決裁猶豫遷延使外人窺淺深所損匪細和好之敗多由瑣事少有不愼必生大隙淸國覆轍可鑑也是時淸英復搆兵淸兵連敗故蘭人引之奉行川村修就具狀稟幕府且曰開三港給需用物品與許互市相去幾何方今

之計莫如入今許通商擇利害處之箱館奉行竹內保德村垣範正等亦條記互市方法呈之曰諸蕃所求必不如蘭人好銅多植桑茶楮漆亦足以應之何必峻拒堀田正睦乃命海防掛等討議交際禮節貿易章程○舊制外舶入長崎使舟人踏耶蘇像以證不傳洋敎又出口貨物多設防禁吏人監臨商賈不得自專和蘭領事動格兒見我開外交請並廢之乃命長崎奉行定通商條約四十條廢踏繪且曰此約不獨許和蘭魯英至亦當準此因頒之下田箱館兩奉行○波耳利士請入謁益力又屢論貨幣比準失當幕府乃定條約九款許兩

〔廢踏繪〕〔改定和蘭通商條約〕

國貨幣以秤量兌換又約彼我民互犯法各處以本國法於是以墨銀一値一分銀三枚幕府將遂許米使入謁修葺蕃書調所爲旅館德川齊昭不欲外人入江戶稱疾辭參予與德川慶勝上書請止之列侯亦連署言其不可幕府不省齊昭遂呈書關白尚忠條陳外夷奸謀請勅幕府禁其入謁冬十月波耳利士至江戶家定引見之於牙城波耳利士呈國書書中請修正舊約加通商條規先是我邦未有通英語者至是手塚律藏西周伊藤貫齋等始譯英文波耳利士又抵正睦邸請置全權公使於都府使商賈隨意貿易因草通商條規呈之波耳利士甚口善辯辭理明晰

〔彼我民犯法各處以本國法〕〔以墨銀一値一分銀三枚〕〔將軍引見米使〕〔邦人始譯英文〕

松平慶永請開通商

舉座駭歎。正睦錄米使語并其國書示諸侯諮意見。諸侯答書多言貿易不可許。獨松平慶永陳鎖國之不適時勢。勸乞朝裁謀通商。時熊本藩士横井時存詳海外事情。每唱開港之説。慶永招致之深信其言。故有是議。德川齊昭説不行意甚不平。與書正睦曰。通商之非。既屢言之。請假我以無賴子弟數百萬我率以赴米國。必能拒彼不使設商館於我都。若不能然願給以金百萬兩。我將製大艦巨砲蹂躪米國。報幕府二百餘年恩澤也。正睦不答。謂其人曰。方今多此等議論。徒令予輩苦慮。國家不出十餘年局面將變。貿易必盛。當及其時擧以付笑柄耳。水戸人信田仁十郎堀江芳之助蓮田藤藏謀入米館刺波耳利士。事覺被捕。幕府發卒警衛米館。（未幾仁十郎藤藏死於獄中芳之助遭赦得出）波耳利士草條約十六款呈幕府。幕府遣井上清直岩瀨忠震會議改爲十四款。其（合衆國與日本結和親經久不渝各發公使駐國都領事駐各港其二。日本與同盟國生隙大統領調停之其三。下田箱館外。更開神奈川長嵜新潟兵庫四港其四。課稅出入貨物禁輸阿片其五。金銀貨幣以同種同量交換但外貨減價百分之六以充改鑄費日本銅貨不許輸出其兩國人民互犯法各照國律科罪其七。米人至日本踰歳得照領事文憑抵各地其八。外人各奉其教法建堂安像日本人不得相妨餘款畧）士民

士民爭論通商之害

聞之爭論通商之害。皆云幕吏爲外夷所恐嚇遂至於此。非一戰攘夷賊皇威將墜地矣。因歷抵諸侯以煽動

堀田正睦西上請通商勅允不得

之萬口附和。物議囂然。幕府憂之。欲得勅許以厭人心。遣林韑及目付津田正路於京師。請朝旨。德川齊昭既呈書關白。有所建請。處士憂國者。又至京師。請却韑等。奏上雅憂外夷覬覦。乃不聽韑等言。韑等欲謁關白説之。尚忠以其無官位不見。○五年春。幕府聞林韑等不得所請。推堀田正睦西上取決。上召公卿議米國事。内大臣三條實萬等皆曰。外夷所請事體重大。列藩必有所見。幕府之職在耀國威攘四夷。苟措置失方。牛皮大之狡計。將復見於我邦。宜使列侯奏意見而採擇焉。二月。正睦入京師。就關白尚忠。陳將軍旨。請得通商詔。又延傳奏廣橋光成東坊城聰長於旅館。示米使對話記及條約稿。論海外大勢。徵交際之不可已。上聞之。再勅

廷議咎幕府失躰

公卿議。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等連署建言。外夷以暴威恐嚇皇國。而幕吏一意承奉。唯恐失其驩。此豈征夷府所宜爲乎。若甘屈於犬羊受其制馭。不唯將軍辱其職。陛下亦何以對祖宗在天之靈。前關白政通及東坊城聰長受幕府囑陰助正睦。欲成其請。慷慨之士。聞之憤恚。作匿名書投禁門。又約矢射攝關傳奏諸第。曰。如聞當路大臣納賂與國賊通志。將許關東請。果然我曹將糾合義徒。以加天誅矣。公卿得之皆怖。上遂使

傳奏議奏就正睦館傳旨曰所禀事極大人心向背之所係不可遽下勅允宜命三家以下熟議以聞申以關白命曰假令許開港如近畿決不可開且皇居淺薄主上所憂念宜使大藩警備正睦陳謝甚力不聽老中聞之使正睦奏曰人心向背幕府能定之願勿勞宸衷所請不見許必致米人紛紜正睦使禁裏附都築峰重貸諸公卿傳奏因草勅中有凡所奏陳一委關東之語青蓮院尊融親王及三條實萬等議其失當爭議聰長中山忠能等八十餘人抗疏請改勅文聰長遂辭傳奏峯重自殺於是召正睦勅曰往歲下田之約已不副聖意

朝旨不許通商

策問三條

況今所奏廢祖法開諸港不獨係國體恐貽後患宜使諸侯熟議裁擇以聞又附以策問三條（一曰萬世治安之策二曰處外夷何爲而不貽後患三曰拒和好而開釁將何以待之）曰以此問諸侯猶有不安將貨之太神宮而決焉夏四月正睦歸江戸○蜂須賀齊裕上書于朝曰幕吏偷安國事日棘臣觀外夷近狀將開港於近畿萬一京師有變臣將先衆入衛○幕府拓深川越中島爲練兵場又以茶紙蠟漆爲互市要品令諸國培植茶楮櫨漆○幕府以井伊直弼爲大老○

勸植茶楮櫨漆

井伊直弼爲大老

初幕府與波耳利士約以三月五日交付條款正睦既不得勅允見波耳利士告以京師事情欲延其期波耳利士曰兩國訂約以人心不服停之萬國所無幕府若不有立約之權吾將就其權所在而取決正睦苦諭而止家定召列侯示以勅書策問命上意見德川慶勝德川齊昭首論開港之非幕吏益懟筒井政憲見事迫上書曰兵端一開生靈糜爛使萬古無缺之皇國受外人箝制洵可傷也而朝廷列藩不以爲意坐不詳世態苟若以内外情勢明示上下聖主豈有不同聽乎但諸侯多與京紳連姻因陰交通欲藉朝命以伸己說或請護闕以獻媚且規避關東公役是可憂也當是時朝旨與幕議正相反家定闇愚不能決是非身又有痼疾年既

朝旨幕議相反

幕嗣之議

壯未有男子議者多謂事既至此勢不可已外事姑置之不如立嗣以固國本一橋刑部卿賢明宜爲儲嗣（刑部卿謂慶喜也慶喜齊昭第五子先是一橋氏嗣絶慶喜承其後）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及島津山内伊達諸氏皆主其說廷議亦欲以慶喜爲將軍嗣正睦之至京諷以此事正睦然之歸與執政議井伊直弼曰將軍内旨屬紀侯（慶福）如一橋氏舉府臣吏皆不悦若立之必致紛紜紀侯繼大統享保既有故事不可易也正睦不能奪○六月米國軍艦二隻入下田波耳利士乘其一艦至小柴告幕府曰英佛既捷清國將乘戰勝之威以兵艦三十艘來逼貴國外臣竊危之前屢

幕府與米使交付條約稅則始許通商開五港

言之。今者果然。敢告。適會國布恬廷亦率軍艦三隻至神奈川。幕府大驚。遣井上清直岩瀨忠震問防禍之方。波耳利士曰。不如與我蚤結條約。英佛雖至。或將不爲難。二人歸報。乃急會三奉行以下議。明日遂遣二人交付條約稅則。並如容冬所草。此約幕府初欲有所釐正。遽及此舉。不遑改一字。於是始許通商。約更開神奈川長崎兵庫新潟四港。老中連署報京師曰。魯米軍艦交至。告英佛欲來迫。焦眉之急。不暇申奏。遂交付通商條約。至沿海防備。當益致完實。乃命高松桑名松江三藩衞京師。萩岡山諸藩戍大阪兵庫諸港。德川慶勝德川

直弼立紀侯爲將軍世子

齊昭松平慶永聞幕府與米使結條約。謂是違勅也。參牙爭論。井伊直弼不省。慶永又勸立慶喜。直弼不聽。迎德川慶福於紀邸。立爲世子。改名家茂。年十三。使其支藩松平頼學子賢吉襲和歌山封。秋七月。家定有疾。聞

家定薨

日薨。蓋暴瀉病也。先是老中奏結約之書至。上覽之震怒。關白尚忠以下會議曰。違勅專斷。辭書奏之。殊爲不敬。乃飛書急召三藩主若大老。書以家定薨日至江戸。直弼謂慶勝齊昭乘喪有所發議。則不易措手。乃秘喪。勒慶勝慶永致仕。幽慶勝及齊昭於別邸。停慶篤水戸慶喜一橋參牙。乃上奏曰。尾水二藩有罪。屛黜。紀藩猶幼。外

國軍艦在江戸灣。大老多事。不可去江戸。如條約事已命間部詮勝入朝。

幕府置外國奉行

○英國甲兒地以軍艦三隻入品川海。魯國布恬廷至江戸就館。幕府新置外國奉行。管外交事務。以水野忠德永井尚志岩瀨忠震爲之。使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箱館奉行堀利熙兼攝。

與魯英蘭交換條約

乃與和蘭領事動哥兒及布恬廷甲兒地定條約稅則。大畧準米國條約。延布恬廷於牙城。告將軍有疾。使家茂代見甲兒地。獻蒸汽船一隻。與布恬廷皆辭去。○島津齊彬憂國家多故。將入朝。衞闕。勸幕府奉朝旨。又以諸藩奔命困於財計。欲請改隔年參覲爲十年一覲。未發。會疾卒。其臣日下部翼在京師。廣與諸藩士交。又屢往來水戸。慨齊昭得罪。與諸藩士議。以爲請詔勅賜水戸。使責幕府專横。井伊大老必引罪。然後立一橋氏爲將軍家茂爲世子。天下自定矣。乃說尊融親王及三條實萬中山忠能等。請下詔勅。時直弼家臣長野義言。與九條氏臣島田左兵衞結。勸尚忠助關東。公卿稍同其說。上深憤幕府不奉命。欲遜位。實萬等大驚。與近衞忠熙等諫止。乃罷尚忠内覽。

賜密勅於水戸

而賜密勅齊昭。責幕吏違旨。命三家以下扶德川氏。以安天下。授水戸守邸吏鵜飼吉左衞門勅書。使速傳示諸藩。吉左衞門遣子幸吉奉勅書至江戸。翼

等從之。慶篤得勅。召老中議。尚忠不預賜勅之事。告幕府云。此事出水戶強請。非朝廷意也。老中乃說慶篤。勿示勅書諸藩。慶篤從之。齊昭之得譴幕府。命其支藩松平賴胤等監守。悉易侍臣。至是使賴胤與聞水戶藩政。

疫病大行

○八月。幕府發家定喪。（諡温恭）以遺命命德川慶賴（田安）輔佐家茂。○江戶虎列剌病大行。死者一萬二千餘人。

與佛蘭西交換條約

○佛蘭西軍艦三隻至神奈川。幕府使外國奉行見使人交換條約。佛人贈施條銃六挺。於是締約之國凡五。（米蘭魯英佛）

刊行五國條約

幕府刊五國條約頒之。○間部詮勝受西上之命。將發伏見奉行內藤正繩時在江戶。聞之笑曰。間部亦將踏

間部詮勝劫制朝旨

堀田轍乎。詮勝就問計。正繩曰。公卿執言不撓者。不過兩三人。外結諸藩爲援。內引處士爲爪牙。公能絕外援。除爪牙。彼將奪魄。事乃可爲也。詮勝然之。先遣正繩探偵。家茂之嗣宗統。其傅相水野忠央有力焉。因參與幕政。說井伊直弼曰。水戶藩以詭計得勅書。欲斥公等。非處以嚴法。不可得而制。宜速正將軍位號。直弼授旨詮勝。請襲職命。日下部翼聞之。與水戶藩士鮎澤國維等謀。馳入京師。請曰。幕府非奉勅攘夷。勿命軍職。國維遂欲舉兵除幕府奸吏。使鵜飼吉左衛門就鷹司氏臣小林宗典。請詔旨。宗典疑之。未敢言。九月。詮勝入京師。稱病

志士獄興

不出。日捕士庶抗幕府者。押送江戶。於是宗典。吉左衛門及梅田定明。浮田可成。賴醇等就捕。又諷近衛忠熙三條實萬。引罪自退。二人辭職。乃復尚忠內覽。

家茂爲將軍

冬十月。以家茂爲征夷大將軍。遣使就拜焉。

月照投海

○初成就院僧忍向慷慨好義。屢詣青蓮院及近衛氏。有所謀議。賴醇等與焉。幕吏既捕醇等。索忍向甚急。近衛忠房作書托之島津氏。薩人西鄉隆盛有村俊齋適在京師。護忍向西下。改稱月照。捕吏追至。隆盛與月照謀。將逃日向。乏舟鹿兒島灣。月照度不可免。與隆盛相抱投海。舟人救之。月照既絕。隆盛得蘇。島津氏遠隆盛。流大島。○幕府以

山內豐信。伊達宗城。與德川齊昭等親善。諷使致仕。捜捕府下士民通志京師水戶者。下日下部翼。藤森大雅飯泉喜內等獄。○上聞志士多就縛。慨然曰。與多害不辜。不如幽朕一人之易了局也。遂不復問條約事。十二月晦。賜詮勝暇遣歸。（詮勝辭見之日。加賜佩刀。詮勝喜爲特恩。歸舍。檢之。則家茂所獻也。詮勝失色。）

水戶藩紛擾

○水戶藩士聞齊昭父子得罪。支藩參國政。憤恚既而有流言。齊昭幽於江戶城中。於是闔藩鼎沸。不告而發赴江戶者相繼。幕府扼松戶關。命鄰藩拒塞諸路。松平賴胤等聞之。辭監水戶藩政。幕府許之。齊昭諭藩士還國。而後發阻關者。皆屯小金驛。凡三千人。慶篤以

幕府幽熙親王公卿

手書授老臣往諭之。○六年春二月。幕府使人劾奏尊融親王。親王屏居。又諷鷹司政通鷹司輔熙避位。二人上表自劾。與近衛忠熙三條實萬皆罷官薙髮。尋命一條忠香二條齊敬萬里小路正房等屏居。○米利堅舩巡視長崎新潟二港。

改鑄金貨增舊貨價値

○幕府以金銀諸貨不得比準。夏五月。改鑄小判一分判。並薄小其形。稱正字金。(小判量二錢三分九厘。質金五十七分。銀四十三分。一分判四分小判之一。質同。)又新鑄二朱銀。重其量。以二枚比墨銀一枚。(量三錢六分三厘強。質銀八十五分。銅十五分。)以供貿易用。增舊貨價値。以保字小判爲一兩一分。其一分判爲一分一朱。而外貨量輕重。令與内貨並行。○幕府召水戶家老安島忠誨及大竹儀兵衛鮎澤國維等。訊之。又命毛利氏檻致吉田矩方。水戶士民聞忠誨等被執。慮齊昭父子及禍。爭赴江戶。幕府命在邸老臣往鎭之。慶篤亦遣人要之松戶。手書懇諭。高橋愛諸過激好事。陰煽動其徒。不使歸國。於是留者大半屯松戶傍近。

英佛米置公使領事建商館於橫濱

○英國以亞兒格爲駐日本領事。米國以波耳利士爲公使。佛蘭西以別耳古爾爲公使。

置神奈川奉行

幕府置神奈川奉行。命外國奉行酒井忠行水野忠德等兼之。建商館於橫濱。

内外貨幣之議

○波耳利士咨我不諜外人而鑄二朱銀。屢與老中議曰。日本一分銀三枚。正値墨銀一枚。旣載條約。告示各國。不可復改。日本銀價與外國準。金則太賤。命工人驗之。金一兩可値一分銀十二枚。令以四枚値之。日本之金。當掃地外出。故爲日本謀。以舊貨一兩爲三兩。一分金値一分銀三枚。正爲平準。老中荅曰。我邦以金爲原貨。以銀從之。中世有故減銀貨量。而價仍舊。是非金賤也。故今造二朱銀。增大其形量。以八枚當小判一兩。二枚當墨銀一元。始得相稱。不復須增舊貨之價也。波耳利士仍以背條約。固執不可。亞兒格亦論新貨。如波耳利士說。幕府乃停二朱銀。八月。改鑄墨銀爲一分銀三枚。頒之三港。旣而所鑄不能遍供貿易用。(一日所鑄一萬六千枚。一月得四十八萬枚。)

再增舊貨價値

英米兩使頗有所議。幕府遂增舊貨價値。保字小判爲三兩一分二朱。正字小判爲二兩二分三朱。餘貨準之。至明年正月。告示内外。

禁賣外人銅線銅器

○英人多買銅線輸送其國。(銅中含有金銀二品。洋人購歸。鎔而析之。常得大利。令停賣銅。故多買銅線以謀利也。)長崎奉行覺之。禁賣與銅線。尋又停鬻銅器。○幕府鑄鐵錢。以一貫五百文換銅錢一貫。文收之官。○自橫濱港開。外人至者益多。士人憎之。遇諸途。罵詈嘲笑。或投瓦石。幕府下令禁戒之。而暴行不止。遂至戕害外人。幕府乃設柵門於橫濱。嚴譏察行人。

與魯人議境界

○魯人來往樺太者日益多。駸駸南侵。竹内保德堀利熙憂之。請告魯國

定境界。幕府從之。有魯人至。輙議之而不得要領。是月魯使維知至。請舉樺太全島屬魯。以宗谷海峽爲兩國疆界。幕府不聽。○幕府以蝦夷曠漠。開拓守備兩難。普及分其地。付仙臺會津秋田庄内四藩。竭力墾闢。兼戍箱館松前弘前盛岡二藩。任屯戍如故。○幕府聞供御有闕。獻金五千兩。增關白尚忠祿。饋公卿以下金二萬兩。○幕府責德川齊昭上書于朝。致家臣因緣朝貴。謀立一橋氏。又請求勅書。命永蟄居。責慶篤不諫父。命謹愼。勤慶喜致仕。命安島忠誨自盡。處鵜飼吉左衛門等死。時水戶激徒猶有屯小金驛者。幕府命其老臣期三

日勒還。○冬十月。江戶牙城火。幕府營構。至明年冬而成。

幕府斷黨獄

○幕府斷黨獄。處飯泉喜内賴醇吉田矩方橋本左内斬。逐浮田可成藤森大雅等。日下部翼已瘐死。處其子流。凡京師江戶及諸藩士民。以國事得罪者前後五十餘人。○和蘭領事爲西勃吐請解來航禁。幕府許之。西勃吐大喜。携兒至長崎。

瑞西白耳義乞通好不許

○瑞西國因和蘭領事。白耳義因英吉利公使。並乞通好。幕府不許。○亞児格言。幕府自横濱至長崎。宜置郵船。定時往復。幕府以費用不給不從。○佛國書記官治剌耳從其公使在江戶。請授邦人佛語。幕府許之。擇才俊子弟受業。○德川齊昭得譴。既就國。幕府命慶篤奉還勅書。慶篤以告齊昭。齊昭與老臣議。欲納之。高橋愛諸志曰。老臣奸佞。太公亦耄。方今幕府失威。夷狄強梁。宜遵奉詔旨。以圖匡濟。若欲還之。吾當奪之耳。乃誘其徒。出屯長岡驛。齊昭手書諭之。不聽。

櫻田之變

○萬延元年春。水戶藩發吏捕高橋愛諸。其徒拒鬪殺吏。齊昭聞而怒。遣兵討之。暴徒散走。愛諸至江戶。聞薩長諸藩士集京師。欲與舉事。乃屬佐野光明。殺井伊直弼。而自赴京師。三月三日。光明與其黨十六人。伺直弼參牙。擊殺之於櫻田門外。走詣老中脇坂安宅邸自首。光明病創死。幕府因其餘盡處斬。愛諸至京師。

求薩長諸士。無有。乃匿大阪。幕府發吏捜捕。愛諸自殺。

改鑄金貨增舊大判價又鑄錢

○幕府改鑄大判小判一分二分二朱諸金貨。大判量三十錢。質金三十四分。銀六十四分。銅二分。小判量八分八厘五。質金五十七分。銀四十二分。銅一分。一分判量四分小判之一。質同。二分判量八分。質金二十三分。銀七十七分。二朱。量四分二分判之一。質同。以大判一枚值二十五兩。增舊大判價爲五十五兩。與新貨交換。又鑄精鐵錢。文仍曰寛永通錢。形狀略與眞鍮當四錢同。以一枚當銅錢四文。

幕府遣使米國交換條約

○幕府將遣使米國。交換條約。以外國奉行新見正興村垣範正爲正使。請迎於米。米人艤汽艦來迎。又命木村嘉毅軍艦奉行。勝義邦軍艦教授頭取。駕咸臨艦從行。以正月並發品川海。相繼達米之桑港。嘉毅等先歸。正月十三日發。

品川逗浦賀數日二月二十六日達桑港三月十九日同航四月四日泊三雌島見島主五月五日入浦賀往取北道歸取南道

正興範正至華盛頓府。見大統領。遞迦那。交換條約。自新約克駕汽艦。過喜望峰。以九月二十八日還横濱。邦人一周地球。是為創舉。

邦人始一周地球

○諸國商賈與外人互市。喜其有利。爭輸貨物於横濱。江戸物價為之騰貴。幕府乃令商人必先輸江戸。禁直輸横濱。

幕府許葡萄牙互市

○葡萄牙遣使乞互市。幕府許之。六月交換條約。

建種痘所

○江戸醫師相謀建種痘所於下谷。更番施治。是時仙臺大槻俊齋・小倉林洞海並精醫業。幕府舉俊齋為種痘所頭取。洞海為輿醫師。

英國公使登冨士山

○英國公使請幕府登冨士山。測其高度。直立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尺

徳川齊昭薨

○八月。徳川齊昭薨於水戸。齊昭天資英邁。志存經綸。為幕吏所忌。再受譴責。而敬幕府不懈。謹中恒著朝服端坐一室。惟謹侍臣請脱服少就安。不聽。及遷水戸。始脱以遺慶篤云。幕府聞齊昭病篤。釋其罪。又停繳納勅書之命。水戸人喜。遂藏之藩祖祠堂。○幕府釋徳川慶喜・徳川慶勝・松平慶永等屏居。猶禁其接外人。○幕府造修船渠於長崎港。傭和蘭人起工。○先是幕府命新番目賀田守蔭・勘定前田夏蔭・箱館吏員間宮倫宗等編纂蝦夷志。夏蔭掌輯録。守蔭等跋渉製地圖。至是成上之。○英米公使請假品川御殿山設館舍。是時

未有外人館舍公使以下皆寓寺院

安藤信正時為首相。管掌外事。拒之而不能得。普魯士又屢來乞通商。信正欲許之。堀利煕論其不可。信正不納。利煕憤恚自殺。信正遂許普魯士通商。假定條約。明年七月。許築公使館於殿山。

幕府許普魯士通商

○十二月。有人殺米書記官費斯堅。幕府增外人護衛。各國公使以邦人行兇不止。欲以銃隊自從。幕府拒之。為增護衛。尋贈墨銀一萬元弔恤費斯堅遺族。○水戸激徒三百餘人屯集潮來諸村。掠冨家募軍資。遂欲襲横濱。幕府急增外館警備。時四方無頼之徒冒名水戸人。所在劫掠。關左騒然。○文久元年夏。幕府召西勃吐於長崎。以其通曉内外事情。有所咨詢也。○英公使館於高輪東禪寺。水戸藩士有賀半彌等夜襲之。公使不在。傷領事莫禮遜。衛士力鬪。殺三人。捕一人。餘皆逃去。

魯人屯對馬沮英人謀

○英佛合謀伐清。魯國唱中立。而意有所左右。英人欲據對馬。若朝鮮。以扼魯。魯人聞之。急遣費理列據對馬。是歳二月。費理列入尾崎浦。宗義和發戍兵問來意。以船身損傷為辭。乞假浦修補。既而上岸。伐樹造廠舍。戍兵禁之不聽。反執戍兵。藩士憤怒。欲鬪死。義和止之。啓狀幕府。時英艦數隻至對馬及五島海上。忽來忽去。費理列見宗氏老臣。告英人之謀。欲借一岬為島主防禦。宗氏不信。

幕府遣小栗忠順溝口勝如諭費理列使去不肯乃命箱館奉行村垣範正見魯國領事議之領事以告其太平海水師提督提督度英人謀沮八月命費理列撤還

英人測量我近海

○英人屢乞測量我近海幕府未許英人以爲得所請以軍艦三隻至請使譯士附載安藤信正驚與沿海圖諭止之英人以其不中用不肯乃許之且告示沿海諸藩神宮祠官奏言神明惡不淨請勿使夷虜黷伊勢近海上聞大驚以命幕府幕府乃發吏測量伊勢志摩二國製圖以付英人

瑞典丁抹請通商不許

○瑞典丁抹請通商幕府不許○幕府之召西勃吐不由和蘭領事且外民至江戶條約所未許和蘭領事致書咎之西勃吐冒籍之事又露（西勃吐實獨逸人而冒籍和蘭）而我未許獨逸通商外人頗以爲言西勃吐戀我邦不欲去幕府亦惜之然無辭以留之遂諭還其國○波耳利士謂安藤信正英米流民有住小笠原島者非政府所遣無吏目統轄之島屬日本盍往撿之信正然之

經理小笠原島

九月遣外國奉行水野忠德目付服部常純經理之忠德等至島島中男女三十九人皆自外國移住者忠德撫綏之給貨幣稻種民皆悅服乃記其事建碑島中

和宮降嫁

○幕府既不能奉朝旨攘外人廷議常咎其曠職幕吏病之思所以協和乃爲家茂請尙皇妹和宮和宮初約適有栖川氏以故不輒許幕吏請而不止上欲因是親幕府使盡其職乃許之（以和宮爲內親王名親子）冬十月東下由中山道沿道侯伯出兵護衞明年二月成婚幕府雖稱御臺所京師仍稱和宮

長坂清壽建議

○天保中將軍家齊以驕奢失政老中大久保忠眞慮諸藩有異圖竊茶道長坂清壽探刺自是清壽巡行諸國每以其情形報老中至是知天下大勢已傾還江戶上書曰方今薩人欲擧一橋刑部卿輔將軍起越前中將爲大老加以薩摩仙臺肥前長門四侯號五大老以裁決大政又以朝命召將軍至闕下不肯五藩擧兵奉天子以討之其謀既熟島津和泉（久光）將以明年二月入京師奏請取決宜及其未發一洗弊政明尊王之道以挽回頹勢因陳八策（其一大政復國初之舊其二將軍入朝先命譜代大藩往鎭闕下其三擧一橋越前二公輔大政宿老以下選材任之其四將軍親聽政大事稟之朝廷其五鎖橫濱箱館以長崎及薩之槙島爲互市場其六閒使多微者難得要領宿老須自出其七新舊貨幣品位互異宜一之其八尙內親王謬妄莫大焉然將軍詣闕表尊王之意奸人壅蔽自除官武一體太平可望）幕府未能從

幕府遣使英佛諸國

○幕府將遣使英佛諸國以勘定奉行兼外國奉行竹內保德爲正使外國奉行松平康直爲副請迎於英英人艤軍艦來迎十二月保德等發橫濱福地源一郎福澤諭吉松木弘安箕作秋坪等從○毛利慶親見幕議多與朝旨齟齬欲有所建議

毛利氏使永井時庸斡旋公武

老臣益田親施等以爲今日之急在定國是而朝旨主鎖國幕議在開港夫鎖國之不適時勢審矣誠能開智識研技藝橫行五州以耀國威朝廷何必非之朝廷旣以爲是幕府奉以擧行則人心一定中興之業可翹足而俟也慶親然之任永井時庸謀其事時庸入京師見正親町三條實愛引列聖招撫三韓論鎖國非天祖意時庸有才辯實愛歎賞以爲至論使時庸草疏密奏之上感悟曰通交示威誠所願也然朕常以攘夷責幕府今遽許通交人謂之何實愛曰是宜使慶親謀上可之時庸乃赴江戶見老中久世廣周推言其意慶親亦尋

坂下門之變

至廣周乃屬慶親遣時庸京師謀東西輯睦○下野人大橋正順憤外人猖獗著闢邪小言痛論之是時外交日開橫濱互市益盛英米公使日夜詣安藤信正邸議事平山繁義憎之爲受制外人謀刺信正岡田眞吾等謀奉德川慶喜擧事正順皆與聞之正順以眞吾書託一橋家臣某呈慶喜某洩其事○二年春正月幕府捕正順眞吾下獄繁義乃與其黨伺信正參朝襲之坂下門外信正被傷走而免從士擊繁義等皆殺之○初島津齊彬無子臨卒立弟久光子茂久爲嗣命久光輔之久光繼齊彬遺志欲有所匡濟遣藩士大久保利通就近

西州志士大起

衞忠房致意是時西州志士大起長門有久坂通武二筑有平野國臣眞木保臣肥後有宮部鼎轟武兵衞豐後有小河一敏皆唱攘鎖之說咎幕府失政江戶人清川正明輕躁喜亂至京師與中山氏臣田中猷謀作慕義徒檄往與之交及聞久光東上皆大喜欲藉擧事薩人亦多通志者久光抵室津正明等與諸浪士要之請爲先鋒以攘外夷久光不許請取大阪二條彥根三城奉鑾輿以討幕府又不許久光遂入京師請輯和公武

島津久光請輯和公武改革幕府秕政

改革幕府秕政因條陳其策其略曰召老中久世廣周面命以朝旨所在解栗田宮及鷹司近衞諸公幽閉使幕府釋一橋尾張越前土佐宇和島諸氏禁錮擧一橋爲將軍輔佐越前任大老

幕府命松平慶永松平容保參政務

黜安藤信正酒井忠義凡此數件數二大藩辭督之敕久光留護輦下浪士疑久光姑息欲逼擧事其徒數十人抵伏水久光遣從士諭止之浪士不從拔刀相鬪乃殺數人拘其餘於各藩○幕府得京師報罷老中安藤信正釋德川慶喜德川慶勝松平慶永等禁命慶永及松平容保參政務又使所司代奏解尊融親王及近衞忠熙鷹司輔熙等幽閉德川慶賴辭輔佐優命許之○永井時庸闡說公卿以調停公武自任薩人及清川正明等不悅目爲姦人欲殺之長人亦疑其黨幕府毛利慶親子定廣欲赴江戶五月至京師其臣福原元僴等不欲薩人專功奉定廣

詣諸公卿論事朝議恐二藩生隙勅定廣與久光戮力勤王事又咎時庸建言涉誹謗使屏居待罪時内大臣久我建通右中將岩倉具視右少將千種有文中務大輔富小路敬直親近用事調停公武時論目爲四奸欲除之上不得已罷四人官削髮蟄居既而以薩長二藩聲威不相下欲別命巨藩參其間以防變屬意熊本藩屢召之細川氏託事不出會高知藩主山内豊範東覲至大阪三條實美與之有姻私招之至勅與薩長同駐京師圖議國事○關白尚忠罷以近衞忠熙爲關白贈三條實萬右大臣德川齊昭從二位權大納言○松本藩受幕命警衞英公使館（高輪東禪寺。）藩士伊藤軍兵衞憤英人無禮欲刺公使不得殺其從者二人而自殺幕府罷松本守衞以洋銀三千元恤死者家族○

朝廷發使責幕府革秕政

島津久光旣有所建請及聞慶永參政猶疑其陽奉朝旨請發使責實効從之使從三位大原重德齎詔赴江戸曰將軍宜率諸侯入朝否則依豊臣氏舊典置五大老或以一橋刑部卿爲輔佐越前中將爲大老三者擇行一焉久光率壯士三百護行勅毛利慶親與久光贊翼重德六月重德至江戸慶親聞之先發江戸西歸（重德東下由海道而慶親西歸由山道。）慶親之在江戸勸家茂入朝蜂須賀齊裕亦慫

家茂以慶喜爲輔佐慶永爲政事總裁罰安藤信正等

恿之家茂從之旣發令及重德至乃以慶喜爲輔佐慶永爲政事總裁以咨詔旨又削安藤信正久世廣周邑命致仕屏居八月重德西歸

生麥之變

久光先發至生麥英商三人騎馬來過久光從士斫之殺一人傷二人英人聞之率水兵二百追久光不及而止幕府以責島津氏致行兇人島津氏依違荅之○有人殺島田左兵衞梟首于四條磧左兵衞受井伊直弼囑與其臣長野義言結行貨於廷臣以成直弼志時人憎之故遭害旣而朝廷諷彥根藩誅義言○

以松平容保爲京都守護職

閏八月幕府以松平容保爲京都守護職給祿五萬石以牧野忠雅爲所司代容保請廢殿山外館禁外人駐江戸解兵庫開港約獨存三港改正條約嚴立制度曰如是然後可以上副宸衷下應人望不然幕府尊王之道不立臣亦無所效力幕議以爲迂濶不適時情容保反覆論辯乃聽之○

以戸田忠至爲山陵奉行

戸田忠至族忠至傷山陵荒廢欲脩之忠至爲請幕府嘉納之奏以忠至爲山陵奉行○

幕府改諸侯覲期許妻孥就國廢尉斗目長袴傳玄猪嘉定諸節

幕府改諸侯參覲制爲三年一覲駐府百日許妻孥就國停例歲餽獻又改服制廢尉斗目長袴停玄猪嘉定謠初諸節於是諸侯各移其孥於國臣隷留纔足餘皆遣歸以故府下頓衰工商多失業者當是時諸藩遣人京師探刺時事浮浪之徒亦爭至出

朝廷再以攘夷責幕府

入公卿門。島津久光恐其生變、上書曰、聞朝議命諸侯勤王。天使東下。幕府已奉命。不宜納匹夫言。二三朝旨。而毛利慶親欲出久光上。請以攘夷責幕府。上許之。慶親乃使定廣奉勅如江戸。久光謂近衛忠煕曰、幕府已開海禁。不可遽變。而朝廷強命攘夷。詭激之士益得志。禍至無日矣。今殲外人在横濱長崎者。臣以一隊兵亦可能焉。但不能圖其後耳。久光度說不行。辭歸其國。慶親遂欲發大使。以撼幕府。請于朝。乃使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東下。勅曰、攘夷之議不決。人心不一。宜定方略。刻期施行。又禁闕守衛淺單。宜使列藩貢壯士。以爲親

改天使接待之禮停和宮御臺所之稱追罰井伊直弼赦以國事得罪者

置國事掛

兵。命山内豐範率兵護衛。實美松平容保猶在江戸。實美以幕府舊時待天使禮節甚倨。屬容保改之。容保以請於幕府。於是始有送迎拜受之禮。天使至牙城。總裁老中降殿階迎拜。將軍出迎於廳。導而入。天使坐上段。將軍坐中段。進受勅書。退拜。天使出。送之如初。前此將軍坐上。天使坐下。又無送迎之禮。復稱親子内親王曰和宮。停御臺所稱。追罰故大老井伊直弼。削彦根封十萬石。再削安藤信正久世廣周間部詮房等封。禁錮終身。諸以國事得罪者皆赦之。既死許建墓。十二月。實美等歸京師。○始置國事掛。以尊融親王關白忠煕近衛左大臣忠香一條右大臣齊敬二條以下二十餘人爲之。尋勅尊融蓄髮還俗。改名朝彦。

幕府置學問所奉行陸軍奉行步兵奉行改軍賦募丁壯

稱中川宮。尋改賀陽宮。○幕府以小笠原長行爲老中。置學問所奉行。以本多正訥秋月種樹爲之。徵飫肥安井衡山形鹽谷世弘田中芳野世育爲儒員。又置海陸軍奉行步兵奉行。改軍賦。募丁壯。編銃隊。以五年爲期。五百石賦一人。千石三人。三千石十人。餘準之。託和蘭造軍艦。遣内田正雄榎本武揚澤太郎左衛門等監臨。兼修造船航海諸學科。○有人殺和學教授塙忠寶。先是清川正明欲排幕府。云安藤信正命忠寶及前田夏蔭檢廢帝故事。激徒信之。爲幕府謀廢立。故殺忠寶。夏蔭先逃之甲斐。故免。○是歲秋。江戸麻疹虎列剌並行。死者二萬餘人。○三年

浪士一夕談明早忽爲詔勅

春正月。關白忠煕罷。以鷹司輔煕爲關白。○德川慶喜松平慶永松平容保相繼至京師。有人殺池内奉時。劓兩耳。投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第。又殺千種氏臣加川肇。投其首於慶喜旅館。其手於岩倉具視第。是時激徒横行益甚。妄斬殺人。有不可意者。輒目爲姦賊。隨加殺戮。肥後轟武兵衛長門久坂通武寺島昌昭爲之魁。公卿好事者引爲黨援。浪士一夕談。明早忽爲詔勅。跡雖可疑。既稱爲勅。不可復改。中外危懼。武兵衛等詣關白輔煕第。請曰、既以攘夷命幕府。而其期不定。願明示之。若不見告。死不敢退。橋本實麗三條西季知等十餘

加茂社行幸

人繼至請如三士言輔熙慰諭不聽乃入奏上懼其激
變黽勉從之遣三條實美橋本實麗等詣慶喜館勅奏
攘夷期限慶喜愕然。招慶永容保等議答曰將軍將至
京請以其歸江戸爲期實美等不聽令必指定時日乃
以四月中旬答詔以慶喜答書頒告中外會家茂入朝
毛利定廣乃請幸加茂社詣泉涌寺告攘夷之期曰車
駕不出宮門久矣羣下未得拜餘光誰不感奮上從之
三月十一日。幸加茂兩社親禱攘夷關白以下皆從家
茂率諸侯擁衛前後儀衛甚盛行幸之典寛永以降。絕
不復舉是日縱民觀或有感泣者。浪士遂入等持院
取足利尊氏義詮義滿木像刎其首梟之三條磧慶喜
慶永惡其暴横使容保追捕容保不可○英人以生麥
之變逼幕府。欲必刑行兇人幕府以命島津氏答言從
者相共殺之不審爲誰幕府無奈之何英國遂遣海軍
提督基哈率軍艦六隻至横濱告曰日本政府不能捕
兇徒行罰爲不盡其職當納金十萬磅謝罪又薩人
行兇而政府不能罰英國不得不代責之將派一艦隊
抵薩海求兇人刑之徵償金二萬五千磅以弔慰死者
遺族若皆不肯海軍提督當用威力求之時家茂既赴
京師幕吏遺書英公使請緩其期而朝廷方迫幕府以

男山行幸

親兵

朝命幕令交發

攘夷諸侯聞之以封内守備辭江戸海防戍或不告而
就封内外多事幕吏在江戸者數使請將軍東歸家茂
之未入朝擬駐京十日。促歸攘夷德川慶勝慮公武復
生隙請留家茂闕下別遣人措置外事上納之德川慶
喜以爲不可請家茂東下上又許之於是發將軍東歸
令而復止者三松平慶永料時事不可爲逃歸其國幕
府責其輕朝命褫職屏居上遂勅德川慶篤代家茂東
歸處外事家茂亦以外事委小笠原長行東下○島津
久光至京師見尊融親王關白輔熙等曰近日攘夷之
令。可謂輕率侮蔑輔臣倚信浪士使不逞之徒肆兇虐
於輦轂之下宜嚴科斷之毛利父子。意不可解宜使幕
府推問之久光留數日去歸其國上勅止之不及○夏
四月車駕幸男山將就祠前賜節刀家茂以明攘夷之
決家茂稱疾不從乃使慶喜代受慶喜俄稱疾辭歸浪
士聞之憤恚詣闕強請車駕親征欲爲先鋒朝廷喩止
之廷議排毛利慶親議命幕府徵諸藩兵以爲親兵幕
府不輙發令朝廷乃命諸侯徵兵以萬石一人爲率既
而幕府又以朝命申令之自是朝命幕令交發諸藩無
所適從○先是幕府以將軍兵衛寡單募浪士充護兵
清川正明以計免舊惡自爲浪士魁以應募幕府以鵜

新撰組

殿長鋭爲之長。既而還歸江戶。其請留衛將軍者。以隷守護職。以近藤昌義爲長。土方歲三副之。號新撰組。昌義歲三頗有才氣。規律嚴明。人不惜死。守護職得其力不少云。正明憤幕府不能攘夷。欲襲横濱。掠富商。奪財。江戶騷然。幕府命秋田庄內諸藩巡警。至是或殺正明。幕府乃捕其徒罰之。擇其善良者。號新徵組。以隷庄內藩。

新徵組

○勅賜島津齊彬神號曰照國大明神。

長人砲擊米佛蘭船艦

○米國商船泊長府海上。長人久坂通武等駕兵艦逼之。與砲臺交砲擊之。米船逃去。朝廷嘉其不從攘夷期。下書褒揚。後十餘日。佛船過檀浦。長人復砲擊之。數日。和蘭汽艦過赤間關。又擊之。蘭艦亦發砲應之。壞岸上廬舍。米公使怒。六月。遣軍艦赴赤間關。擊沈其庚申艦。壞壬戌艦。佛人亦發軍艦二隻。至長府挑戰。長人放砲。壞其一隻。一隻來援。逼砲臺。臺兵逃匿。佛兵上陸。火村落。釘砲門而去。長人尾擊。互有死傷。

幕府納生麥償金十万磅於英

○幕府數與英人議償金事。而不能拒。廷議遣德川慶喜東下策攘夷。勿出償金。小笠原長行以爲英人所求理不得拒。且償金不納。鎖港亦不可行。乃不告慶喜等。而納償金。慶喜與慶篤皆上表謝罪。廷臣聞之痛憤。遽會國事掛議。

姉小路公知被害

姉小路公知退朝。途爲所殺。廉問不得賊。長行既納償金。乃致書各國公使。告以朝命鎖三港。公使不可。長行因欲勸將軍回朝旨。從井上清直水野忠德等。率步騎千五百。航海赴京師。或告關白輔凞。曰長行率大兵而至。將要朝廷也。廷臣皆懼。乃勅家茂罰之。家茂赴大阪。褫長行職。付大阪城代錮之。黜清直等。遂海路歸江戶。○江戶西城火。

英人犯鹿兒島

○英提督基哈率軍艦七隻。發横濱。幕府止之。不可。乃因其請。使監使二人同行。基哈抵鹿兒島。求刑行兇人得弔恤金。薩人答曰。我非不索兇人。而未獲。且行人犯邦君儀仗。日本有常刑。條約雖不載。犯者不得不戮。如弔恤金。當决曲直而後論耳。英人刼薩汽艦三隻爲質。薩人以爲奪艦。急發砲。英人燒艦應戰。明日復戰。英將士死者十二人。傷者五十人。薩人死傷僅十四人。而城下街署市坊。大半爲礮彈所焚。英人棄錨而去。既而薩人借金七萬兩於幕府。償英人。以和。

發監察使

○以左少將正親町公董爲監察使。赴長門。傳勅褒其戰功。遂巡視豐筑海防。又以左中將東園基敬侍從四條隆謌爲監察使。巡視紀伊播磨。

長人殺幕府使番

○小倉藩與毛利氏隔海峽相對。當其擊外船。奉幕旨不援也。長人怒詰於朝。詔詰責之。長人遂踰海入其地。築砲臺於田浦。幕府咎其侵暴。令退去。長人不聽。幕府乃遣使番中根市之丞。牧野左近等視察之。乘朝陽艦而往。長人發砲擊

之使屬吏詰之答曰艦類洋船不敢不擊遂殺市之允奪艦載左近等以小艇送之小倉

上觀練兵

○上觀會津藩行軍式於建春門外八月復觀會津岡山鳥取徳島米澤五藩練兵

禁名字犯御名

○先是幕府禁諸侯以下犯將軍名字而不問犯天子諱至是下令實名假號並避御名

大和行幸之詔

○平野國臣真木保臣等盛唱攘夷之説欲奉上親征長人主之公卿多應之上與尊融親王憂之而不能制詭激之徒遂欲討幕府收政權逼上決策上不許俄而詔下曰朕將行幸大和拜神武帝陵禱攘夷議征討方略其須告中外因召毛利慶親父子賛議朝野愕然池田慶徳欲見

七卿奔長門

上論爭傳奏扼之不通上欲斥激徒而不得便薩士高崎正風獻策勸尊融決行乃命松平容保及所司代稲葉正邦以其兵守九門停議奏傳奏國事掛參朝長人守堺門代以薩兵召公卿告親征之詔出於議奏國事掛矯制於是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壬生基修四條隆謌錦小路頼徳澤宣嘉隨長人奔其國詔褫其官位罷親兵各還其藩

毛利慶親遣使訴寃不省

毛利慶親遣使訴寃不省

中山忠光等起兵大和

○先是侍從中山忠光私往長門經歳而歸長人爲請得宥及親征詔下與浪士藤本真金松本謙三郎等赴大和募兵襲殺五條代官曰將迎鑾輿忠光攻高取城兵邀戰忠光敗走和歌山津彦根諸藩出兵進勦又破之真金等死忠光潛行抵大阪匿毛利氏邸

澤宣嘉等掠生野

澤宣嘉在長門聞忠光舉兵欲援之乞兵毛利氏毛利氏不肯乃募諸藩兵得平野國臣南八郎等數十人掠生野代官廳廳吏喋姬路出石諸藩乞救諸藩出兵擊敗之國臣八郎等皆死宣嘉走復入長門

幕府遣使議鎖港

○冬十月幕府以川越城主松平直克爲政事總裁召米蘭公使告曰開港以來國人不服仇視外人殘害相踵請鎖横濱港移其商人於長崎箱館二公使不受乃遣外國奉行池田長發河津祐邦等於英佛諸國議鎖港事○十一月江戸牙

城火延燒二城時西城未營家茂居田安第促營西城○十二月關白輔煕罷以右大臣二條齊敬爲關白○薩人乘汽艦過赤馬關長人發礮擊之艦焚士皆死薩人怒欲遣使問罪幕府慰諭止之

詔徳川慶喜松平慶永山内豊信等參預朝政

○詔召松平慶永山内豊信伊達宗城島津久光與徳川慶喜松平容保並參預朝政叙久光從四位下任左少將（尋陞從四位上中將）

鑄文久錢設製鐵所於長崎

○是歳幕府鑄銅錢文曰文久永寳（背彫波文與當四錢略同）一當寛永錢之四又設製鐵所於長崎鍋島齊正嘗就蘭人購製鐵器械乃獻之供其用○元治元年春正月家茂入朝任右大臣賜板輿聽輿入宮門至車寄異數也尋以神

山階宮

鞆湊川社

贈神宮祭粢

武山陵修繕功竣叙家茂従一位戸田忠至列諸侯○宥故勸修寺濟範罪復籍蓄髮賜名晃以為親王稱山階宮○幕府褒松平容保勞績增封五萬石為軍事總裁以松平慶永代為守護職未幾罷之復以容保為守護職以桑名城主松平定敬為所司代○島津茂久請剏祠堂於湊川祀護良親王及北畠親房楠正成以下許之○三月以慶喜為禁闕守衛總督兼掌攝海防禦指揮○幕府請增神宮祭粢歲獻米二千苞文書闕字擡頭等遵大寶例停皇子皇女入佛門將軍諸侯繼職襲封必朝京師謝之親王大臣薨使海內遏密音樂朝

諸侯東覲許海路來往

佐久間啓被害

議批許之○先是西諸侯覲於江戶必由陸路至是幕府欲其習波濤之險且減經費許海路來往其不有堅船者假軍艦○幕府徵松代藩士佐久間啓至京師諮詢軍事尋命築砲臺於大阪啓辭以不能請雇洋人築之幕府未能用啓排攘夷主張開港浪士憎而殺之街上○五月家茂還江戶○毛利慶親既得譴鳥取德島諸藩多言其當宥廷議不從慶親城山口徙之遺福原元僴國司親相益田親施等訴冤幷請釋三條實美以下譴元僴留伏見邸別隊濱忠太郎等屯八幡山久坂通武真木保臣等屯天王山親施督之藩士在京邸者

長人犯闕

出居嵯峨天龍寺親相督之衆凡三千松平容保等惡其以兵要求欲擊之薩人小松清廉等亦言其可伐慶喜乃陰部署諸藩兵定其所向元僴等知之七月上書請斥容保與親相親施三道入京師元僴至藤杜大垣兵逆擊破之轉向竹田街道彥根兵拒戰元僴敗走親相率天龍寺衆攻蛤門會津兵殊死防戰桑名及薩摩兵來援合擊卻親相通武等薄堺町門福井兵拒之殆不能支一橋氏兵與會桑諸軍來援通武敗與寺島昌昭等皆死會人慮長兵伏匿縱火燒市坊火三日不滅京師半為灰燼元僴與親相親施西走保臣獨留屯天

詔討毛利氏

王山會桑及彥根兵赴擊保臣自殺毛利定廣欲至京率戰艦抵多度津聞事敗遽還詔暴慶親罪發兵赴討幕府以德川慶勝為征長總督命島津細川鍋島淺野池田蜂須賀諸氏出兵分路向山口奏請褫慶親父子官位奪其所賜松平氏及偏名慶親因改敬親定廣改廣封（後改元德）○池田長發河津祐邦等抵佛國議鎖橫濱港佛人不聽長發等觀其都邑宏壯人物繁富心知外交不可絕又聞將軍入朝累荷褒寵度國論必變乃輟其議不至英蘭而歸上書請破鎖港陋見立自主國體是時幕府以鎖港持朝眷乃責長發等奉使亡狀褫職

英佛米蘭犯長門

水戶正奸黨之軋轢

除名○英國將報怨於毛利氏。發軍艦十隻至橫濱。艦將欲探情形。先發二艦赴長門。長人井上馨等新游英國而還在橫濱。說英人請緩師期。英人載俱至。使馨等說藩主。開赤間海峽。縱洋舶通行。長人不聽。英人乃與佛米蘭軍艦發橫濱。八月。至長門。礮擊前田砲臺。又擊杉谷壇浦諸臺。長人應戰。殺傷過當。英佛諸軍遂上陸。奪銃礮。火陣營村落。長人不能支。乃講和。約款接外舶。給需用品。償四國軍興費。英佛諸艦乃去。○水戶藤田彪結城寅壽既死。而餘黨相軋益甚。市川弘美朝比奈泰尚為結城黨之魁。為藩主慶篤所親信。藤田黨以正義自居。目結城黨為姦徒。齊昭在時。多創鄉校。敎村民。激徒不為衆所容者。據為巢窟。諸藩亡命。及草莽好事者多歸焉。或託募軍資。鈔掠村落。藤田信。彪次子也。以謂藩主庸劣。不能繼先君志。不如舉義兵以攘外夷。乃與田丸直諒等戴齊昭末子。率兵三百。赴日光山。日光奉行不納。去據太平山。幕府命水戶及關東諸藩討之。直諒等還屯筑波山。武田正生請斥弘美泰尚以安衆心。慶篤不聽。幕府與諸藩兵攻筑波。戰屢失利。幕府更發兵。使若年寄田沼意尊將以赴討。弘美泰尚等從往。大破筑波兵。二人因擅藩政。囚武田田丸諸氏妻孥。江

減入口貨物稅為百分六以下

長人納降

戶邸臣聞之。切齒請慶篤往制之。時京報荐至。幕府多事。慶篤方參幕議。不得乞間。乃使支封松平賴德代往。正生等奉賴德至水戶。弘美等不納。出兵擊之。賴德走保那珂湊。筑波徒來援。屢與弘美等戰。意尊聞之。督諸軍攻那珂湊。賴德出降。幕府責其陷賊。賜死。正生逃走。餘衆皆降。○英米公使咎我屢礮擊外艦。逼幕府請減入口貨物稅。幕府不能拒。議定其條款。為百分之六以下。（服飾武器書籍陶磁鏡紙諸品課六分稅釀酒藥品玻璃鋉器課五分鉛業油石炭及係公使自用者免）稅。○九月。幕府令諸侯再移孥於江戶。○德川慶勝督諸軍至廣島。傳令戒戰期。西鄉隆盛請說長人使伏罪納降。慶勝許之。隆盛與吉井友實馳抵岩國。說吉川經幹以大義。先是經幹憂宗家及禍。說敬親父子使屏居待命。又請罰益田親施等三人以謝罪。敬親嘗編壯士為兵隊。諸國亡命之徒與焉。凡數十隊。而奇兵隊最為慓悍。聞經幹謀納降。憤恚欲破其議。經幹憂之。及隆盛至大悅。勸敬親從之。敬親命親施等三人自盡。函其首。致之廣島。以謝罪。慶勝因命經幹毀山口新城。出三條實美等五人。（時錦小路賴德既死澤宣嘉出在外）撫綏激徒。使敬親父子自署謝罪。經幹奉命。慶勝遂令諸軍停進擊。時奇兵諸隊擁實美等據長府。咎經幹賣國。謀襲岩國。福岡藩士北岡

勇平度實美等不欲入幕軍與隆盛及慶勝臣田宮如雲議請以實美等屬他藩慶勝乃以付福岡藩使鹿児島熊本佐賀久留米四藩監之慶勝會諸藩重臣議防長處分熊本久留米諸藩皆曰敬親伏罪未審何狀父子面縛開城獻地始可證其伏罪已今委罪三臣欲以逭誅豈朝廷討逆之意乎若以藉口而退師恐威柄自是去矣請急進軍收其城地不聽則剪滅之慶勝先納隆盛友實等言廣島福山諸藩亦爲長人乞宥慶勝乃具敬親以下伏罪狀報幕府幕府使致敬親父子及實美等於江戸且曰麾諸藩兵壓敵境以俟後命慶勝陳

征長師引還

其不可十二月命諸軍撤還○勝義邦欲興海軍常謂礮臺功用不及海軍屢建議請移築臺費以購軍艦又欲與清國朝鮮結以抗歐人以爲先説朝鮮以此事不聽以兵脅之如此則詭激之徒有所洩憤而幕府之患可因以祛矣是亦興海軍之義也幕府頗納其説將使往對馬詗朝鮮時義邦在神戸督海軍操練長人出入其門義邦請寛處毛利氏幕府忌之免其職併罷朝鮮事○武田正生等欲赴京師因一橋氏乞天裁由山道西上沿道諸藩出兵邀之正生擊破而過至美濃聞大垣彦根兵塞前途轉向越前慶喜督金澤會津桑名等

兵出陣匹田正生等乃就金澤陣乞降慶喜命拘之敦賀凡八百二十餘人田沼意尊追至責其抗官軍騷擾諸藩斬正生等卒徒以下處流放○慶應元年春幕府令諸侯五年一獻土宜于京師○文久中幕府倣洋式始編歩騎砲三隊然事不由師授專據譯書陸軍奉行小栗忠順軍事掛淺野氏祐等以爲此皆等兒戲不若聘洋人親習其法是時英佛二國雄於歐土而英長海軍佛長陸戰忠順等乃請聘佛人更張軍制幕府許之以栗本鯤善於佛國公使諮之公使請爲之介乃遣外國奉行於佛國聘之鯤又與忠順議以爲外人雖至

武田正生等被誅

幕府聘佛人習陣法

不通其語無以傳其法因又請設校舍延佛人學其語幕府使二人掌其事○高杉晉作等不悦敬親納降欲誅藩臣用事者舉兵抗幕府襲赤間關會所奪錢穀戎器傳檄募兵敬親遣粟屋帶刀擊之晉作連戰皆勝遂入山口敬親乃使激徒預政以調停之及聞幕府誅武田正生等皆怒曰此輩亦倡尊攘者非有罪惡而幕府殺其已降無有噍類我君臣謝罪乞降亦如是已於是主恭順者亦奮欲戰敬親聞幕府召己陰幸藩人激怒分遣諸隊守要害晉作憂防戰乏利器與伊藤博文等謀駕汽艦抵上海賣艦就洋商購大小銃砲幕府聞之

幕府再伐毛利氏

遣人廉問。英人亦告長人聘米人白齊文習火技。先是幕府遣目付塚原昌義等。召敬親父子。命名古屋廣島龍野三藩發護兵。昌義至大阪。三藩以長人無恭順狀。辭護兵。昌義不敢西。幕府遂咎敬親繕兵備交通外人。發將軍親征之令。以德川茂承為前鋒都督。以井伊直憲榊原政敬為先鋒。德川慶勝上書以為。去歲長人已伏其罪矣。今幕下有再征之舉。天下未知其何罪。是無名之師耳。以無名之師動海内之兵。恐天下由是解體。願熟計之。細川慶順池田茂政松平茂昭等亦交章論其不可。幕府不聽。○幕府諭江戶及諸國富民。輸財助國用。是時江戶市民所獻金凡七十萬兩云。尋以錢價與新鑄金銀貨比較失準。增加其價。眞鍮錢一枚直十二文。文久錢八文。銅錢四文。天保錢及鐵錢仍舊。○五月家茂發江戶。軍分為十六隊。每隊三千人。譜第諸侯又隨從前後。軍容甚盛。膳所人河瀨太宰為聖護院執事。與毛利氏通謀。將戕家茂於膳所行館。事覺被捕。家茂朝於京師。遂抵大阪。德川慶喜松平容保繼至。日議軍事。將糺其為軍備通外人狀。然後進軍。乃召毛利廣篤吉川經幹至大坂。復以小笠原長行為老中。○英米佛蘭四國告幕府

英佛米蘭責馬關償金於幕府

曰。長人浪戰。得罪外人。宜開赤間關為互市場。不然以

減海關稅為百分之五

三百萬元謝罪。十三萬元恤死傷者。幕府既不能開赤間港。又不能辦償金之過當而斥之。乃請緩納金期。分為六次。英公使告其國以我帑藏匱乏之狀。欲減海關稅。先期開兵庫港。英國乃使減償金三分之二。代以三項曰。先期開兵庫港。條約得皇帝勅准。減出入貨物稅為百分五。佛米蘭皆可其議。於是四國公使以家茂在大阪。將往要請幕府。是時既致償金六分之一。洋銀五十萬元以故止其行。公使不聽。以軍艦九隻發橫濱。事聞。廷議欲停征長而攘外艦。慶喜等曰。內諸侯且不能征。何以處外夷。將軍既發號出軍。而彼偃蹇不奉命。若舍而不討。無以令諸侯。乃使阿部正外抵兵庫。接四公使。公使請限七日決否。會桑及熊本高知久留米諸藩士以為。在今日開港固不可拒。然彼以暴威要我。須峻拒痛絕。若不聽。則有戰焉耳。抵大坂告以此意。而朝臣及薩因備諸藩。疑正外己私許開港。欲誅主任者。廷議憂其激變。欲斥正外及松前崇廣。致命大坂城。城中得之失色。以為二人將軍臣隷。陟黜與奪。在將軍心。今朝廷直為政。是奪將軍權。且內憂外患。一時迫切。而事事掣肘。是不使將軍得行其職也。不若速解將印。歸休關東。家茂

家茂上表辭職不許

亦以為然。冬十月上表辭職曰。臣幼弱不才。不堪負荷。

勅准外交

同族慶喜久在闕下。熟達事務。請以臣職讓慶喜使承臣宗。廷議使慶喜等停其辭職。慶喜因請曰。前此所開三港得賜勅准。則臣等力拒開兵庫。廷議難之。召諸藩士在京者問之。皆言開港之不可已。乃勅准外交。仍禁開兵庫。松平宗秀遽勅抵兵庫。與外國奉行山口直毅。見英公使告之。英使聞禁開兵庫港。大怒。直毅曰。將軍固欲守盟約。故百方盡力。始得勅准。然國中猶多不悦者。故將以時開陳。必如約而止。請姑俟之。英人未可。直毅又説佛使。佛使乃與直毅謀。爲老中連署書。述許請求諸件之意。以示諸公使。（書曰。條約既得勅准。貨税減爲百分五。當於江戸議其細目。開兵庫港。當從倫頓約。馬關償金第三次納額。當以本年十二月交付。）諸公使乃去。還横濱。朝廷既准外交。因命家茂就職。家茂乃以慶喜爲輔弼。老中在江戸者。遺書四公使曰。直毅所與書。非政府本旨。亦聞償金以第二次納額。既交付洋商銀行矣。残額實爲三分之二。英國前公使亞児格嘗語。若年寄酒井忠毗。（先是亞児格羅駐日本公使。而巴格斯代之。）西人非貪金。日本別開一港。或隆貿易。厚交誼。則其喜愈於得償金矣。今我天皇勅准條約。是所以隆貿易。厚交誼也。不出數年。諸港亦可開。此足以抵償金三分之二矣。外人皆以得勅准減税二項。爲足。獨英使巴格斯不肯。曰。非先期開兵庫。

巴格斯不用本國訓令。既減税。顧又使完納償金。

撿査蠶絲蠶種濫製

若別開一港。則金額不可得而減也。是歳十二月。幕府又致第三次償金。至此既償百五十萬元矣。已而國事孔棘。不能納償。以至明治革新。○先是幕府令江戸牙行撿出口蠶絲。而濫製者不止。至是停之。使各地代官撿蠶絲蠶種捺印。其無印者。不許賣買輸出海外者亦準之。○毛利廣篤等稱病不至。使老臣宍戸備後介等代至。幕府乃使先鋒諸軍先發。而遣永井尚志於廣島。訊備後介。備後介悉辯析之。○二年春。徳川茂承小笠原長行抵廣島。召敬親父子及支族四人。（毛利廣篤毛利元周毛利元純吉川經幹）敬親遣宍戸備後介小田村素太郎代至。四家亦稱病不至。各遣其臣受命。茂承長行欲召備後傳命。備後稱病不出。乃召四家臣傳命曰。敬親父子。統馭失道。俾家臣犯大法。雖嚮誅罪人。恭順謝罪。然失職之責。亦無可辭。今枉從寬典。處以三事。曰。削封十萬石。曰禁錮敬親父子終身。使嫡孫興丸承後。曰絶三師後。不許存後嗣。因使四臣傳之其主。速致奉命書。拘留備後介素太郎。四臣歸國致命。一藩忿恨。決意戰守。益修防備。督府屢促呈奉命書。長人不答。幕議以爲背命。奏請討之詔。使速奏功。○夏六月。幕府大舉逼防長四境。三兵隊（騎兵步兵銃兵）及紀伊彦根高田兵由藝州口。鳥取松江濱

幕軍伐長門連戰皆敗

田福山兵由石州口。熊本柳川小倉兵由豐前。長行赴小倉。指麾諸軍。別遣三兵隊及松山藩兵海路逼周防大島郡。發砲焚聚落。長人不應。東軍上陸抄掠。高杉晋作以水軍來襲。擊大破之。東軍夜遁。彥根高田兩隊至尾瀨川。長人設伏前後夾擊。東軍敗走。長人尾擊入安藝。扼守險要。東軍退陣大野。長人遺書彥根高田二營嘲笑之。自是長人屢來攻。東軍每失利。石見口軍陣於當麻益田。刻日進攻。長人來戰。東軍不利。退保濱田城。長人進攻城。東軍不能支。焚城而遁。城主松平武聰走出雲。長人乃散城中積聚。分給土民。於是石見全國爲

長兵所略。豐前口軍將襲赤間關。長人以兵艦三隻來。上陸進戰。小倉兵邀擊破之。後長兵復至。遂取大里及田浦。築砦據之。小笠原長行之赴小倉。幕府遣松平宗秀於安藝。指揮軍事。及石見盡陷。敵勢日熾。度其難戡定。釋宍戶備後介等放還之。茂承患其沮軍機。報狀大阪。幕府召宗秀奪職。幽之。

薩人與諸大藩爲毛利氏救解

○先是薩人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屢說諸公卿。以征長之非。長人亦因薩人。訴冤乞哀。薩人乃傳檄於三十六藩。謀爲救解之。岡山鳥取高知諸藩皆以爲可。薩人乃作書疏上之朝。○長人益出兵侵小倉。小笠原長行航海走長崎。熊本柳川二藩亦引兵去。小倉藩失勢不能支。燔城走香春。長人追擊不止。小倉人乞哀肥薩二藩。遣使爲解釋之。長人乃退。○周防口軍戰屢不利。長人進兵襲大野。東軍崩沮不戰而走。長人追至觀兵廣島之郊。慶喜將赴廣島指揮軍事。而敗聞連至。諸藩解體。事不可爲。家茂又有疾。

家茂薨

八月。薨于大阪。（諡昭德）無子。遺表請以慶喜爲嗣。慶喜乃裁書召德川慶勝黑田慶贊鍋島齊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島津久光長岡護美等。欲有所謀議。諸侯多謝病不至。

停征長師進擊

○九月。朝議托將軍喪。停征長師進擊。幕府乃起勝義邦。喻長人解兵。義邦至廣島。見長將廣澤眞臣井上

馨。具傳上旨。長人恚欲不奉令。二將重朝旨。且以使者有禮。諭衆收兵。西事於是稍平。自征長師起。幕府糜財鉅萬。帑藏耗竭。而連戰不能奏一捷。雄鎭鉅藩不復受節度。德川氏威權殆墜地云。○冬。榎本武揚等歸自和蘭。

慶喜爲將軍

○十二月。以慶喜爲征夷大將軍。○魯西亞時我多事。益經理唐太島。幕府遣小出大和守等議分界。不得要領。約彼我人民雜居而還。○是月。天皇患疱遂崩。（壽三十六）

皇太子立。

國史纂要卷之十二

國史纂要卷之十三

越後　星野恒　編纂

今上天皇　御名睦仁。孝明第一子。

第百二十二世

慶應三年丁卯　紀元二千五百二十七年

罷征長師

慶應三年春正月。以大喪罷征長之師。又解有栖川熾仁親王前關白尚忠以下幽禁。將軍慶喜奉山城全國充朝廷供御。○英米佛蘭諸公使至大阪賀將軍繼代。因促開兵庫港。慶喜奏請勅下列藩議。列藩多言其可開。乃許之。又開大阪互市場。明年改爲開港場。

兵庫開港

○幕府以江戸鐵炮洲爲外國人居留地。許居民貸與其家屋。○先是幕府欲行紙幣於關東諸國。下令告示。既而不果行。及兵庫開港期迫。又將行紙幣於畿甸。百兩五十兩一兩二分一分。五種。會還政議起。竟寢。○秋八月。以慶喜爲內大臣。

政權奉還之議

○當是時。列藩皆知幕府不能負擔大政。山內豐信遺書慶喜曰。中古以還。武門握政權。以鎭海內。自外交開。人心不服。物議囂然。內訌相繼。終招外侮。是無他。以政令不一也。今日之勢。不可復拘舊制。宜解政柄奉還王室。以立萬國竝立之基。因使其臣後藤元燁具陳其意。淺野茂長亦上書。說以大義。勸解政柄。慶喜然之。乃草還政奏。案會列藩群臣。諮其意見。譜第藩士多非之。而小松清廉後藤元燁都筑莊藏宇和島人等同聲慫慂之。衆既退。慶

喜特留清廉等。命坐縱論議。遂決。冬十月。慶喜奏請還政權。幕吏以其不便於己。與關白齊敬通謀沮之。薩土諸藩士見齊敬切論之。乃許其請。因招集諸侯十萬石以上。議定國是。德川慶勝松平慶永鍋島齊正等相繼入京師。

慶喜辭軍職

慶喜遂上表。辭征夷大將軍。島津茂久淺野茂勳慮改革之際。或有事變。與萩藩老臣率兵入衛。高知及尾張越前兵亦來衛。乃罷會津桑名二藩守兵。

復七卿及毛利敬親以下官位

○十二月。復三條實美等七人及毛利敬親以下官位。許其入京。赦久我建通岩倉具視等蟄居。與九條尚忠皆使蓄髮。

廢攝政關白征夷大將軍等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

○詔廢攝政關白征夷大將軍及議奏傳奏。新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有栖川熾仁親王爲總裁。仁和寺嘉彰親王山階晃親王三條實美岩倉具視島津茂久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山內豐信等爲議定。西鄕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戸孝允後藤元燁福岡孝弟等爲參與。

王政復古

源賴朝以降。武臣攘朝權七百年。至是收而復之。然又恐藤原氏代執政柄。併罷攝關。廢其門流。於是千歲弊習。一朝澌除。號曰復古。乃勅諭親裁萬機。博採公議。使直言讜議。勿有忌諱。

人才登庸

○令列藩貢賢才。以爲參與。號徵士。大藩貢三人。中藩二人。小藩一人。尋廢其稱。直徵用藩士。凡有才能。不問僧祝士農。皆擢用列顯職。○德川諸臣及會桑二

藩擁其君守二條城諸藩士守闕者亦戒嚴狀如對壘

慶喜赴大坂

人情恟恟口耳相屬慶喜遂率容保等赴大阪徵兵於江戸及譜第諸藩上書曰近日之事大可疑蓋一二巨藩挾幼帝弄威福之所致請推究其由尾越土三藩請而却之廷議遂遣慶勝慶永於大阪諭慶喜曰卿既解政柄宜降官爵又納封土以供國用慶喜對曰降官不敢辭至政府經費非課全國不可會老中在江戸者以浪士潛匿薩邸刼略富戸又銃擊酒井氏邏所命酒井氏襲擊薩邸焚之慶喜乃上表請討島津氏付使者以大兵與會桑二藩之兵兩道赴京師○明治元年春正月

伏見鳥羽之役

德川氏兵至伏見鳥羽薩長戍兵邀擊大破之詔拜嘉

王師克捷

彰親王爲征討大將軍賜錦旗節刀出次東寺以西園寺公望爲山陰道鎭撫總督橋本實梁爲東海道鎭撫總督官軍再破賊兵追至淀城賊退據八幡嘉彰親王入淀城官軍進攻八幡津藩兵爲德川氏守山崎關門

慶喜以下遁歸江戸

叛應官軍賊兵潰走慶喜乃託大坂城於尾越二藩駕汽艦遁歸江戸松平容保松平定敬板倉勝靜等從之慶喜之徙大坂也伊地知正治與山田顯義等議曰自古受敵於京師而捷者鮮矣彼據大坂絕我糧道以海軍扼兵庫而關東兵自東道至則我如籠禽無計可出不如豫置兵于但馬二丹緩急爲應援及變起公望將精兵三百出鎭丹波遂得大捷人稱其策無遺筭○嘉彰

大師東征

親王抵大坂指揮諸軍討諸侯屬德川氏者高松松山姬路諸藩皆降○詔削慶喜及松平容保以下官爵大發諸藩兵討之拜熾仁親王爲東征大總督賜錦旗節刀以參與西鄉隆盛林通顯爲參謀率大師東下又發東海東山北陸諸道鎭撫使各率兵徇下郡邑令諸侯冒稱松平氏者復其本氏尋須親征詔令列藩爲軍備

定職制初置七局

○定職制置神祇内國外國軍防會計刑法制度七科

停親王諸王得度

議定分督之參與分掌之停親王諸王得度使法親王

復飾以親王班三公上又定親王公卿以下騶從之制禁喝道闢人定朝參放衙時限（巳刻朝參申刻放衙）以一六日爲休暇○命外國事務掛會各國公使於兵庫授國書告

外國公使參朝

廢幕府收政權禁其國人賣與兵器於德川氏公使乃以局外中立告示其國人尋相率至大坂勅引見之有人欲刺英公使犯其從衛英使不果朝（後數日入朝）初德川氏時攘夷鎖港爲士林常談及幕府既廢皆謂當首絕外交而朝廷置外國事務總裁據公法措置外事又召見各國公使禮待之士人喜事者皆不悅以故有是事高知藩士戍界浦者又斫佛蘭西人殺九人傷六人朝

紙幣發行決議

五章誓約

廷皆捕而刑之。命山内豊範出金十五萬元。賠償佛國。朝廷以國民憎外人屢加横逆。下令戒飭之。佩刀者禁不持符信而入外人居留地。親王以下遇外人於途。皆令左右相讓。自是人始知朝意所在。暴行遂止。○置鎭臺於大坂兵庫。尋改爲裁判所。併置於京都長崎神奈川大津各處。○朝廷既收政權。更張百事。然土地人民。爲舊幕府及諸藩占領。軍國經費無所出。乃決議。製造紙幣。三百萬圓命參與三岡公正掌其事。課準備金於京都大坂豪商。○上率公卿諸侯。祭天神地祇。誓約五事。一曰。博咨士民。事決於公論。二曰。上下協心。盛行經綸。三曰。

蝦夷開拓之議

禁本地垂跡之説

大久保利通上遷都之議

官武不分途。使人民各遂其志。四曰。洗刷舊習。一本於公道。五曰。採宇内所長。以振起皇基。又策問開拓蝦夷事宜。○撤舊幕府揭榜。更揭示五條。○中世以降。浮屠欲弘其教。見邦人崇神。因唱本地垂跡之説。混同神佛。至是禁之。以菩薩權現等字爲神號者。皆改之。○車駕幸大阪。將親征江戸。先是大久保利通建議曰。王師大捷。賊首東走。然而列藩嚮背未定。外國交誼未篤。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中古以還。天子拱默深宮。足不蹈地。得近御座者。止公卿數人。夫敬君上者。人心所同然。而推尊失宜。上下否隔。且平安介在山間。不足以擴

收江戸城

幕臣煽亂

張聖謨。宜遷都大坂。以一洗宿弊。朝議蓋有取於此也。○官軍漸逼江戸。徳川氏臣屬議守備。或欲擁輪王寺宮以抗王師。慶喜不許。出城屏居寛永寺。遣大久保忠寛勝義邦等。就西郷隆盛。上表謝罪。輪王寺公現親王亦爲請。臣屬不悦。相率出走。所在屯集。松平容保走會津。松平定敬走越後。板倉勝靜走日光。夏四月。東海道先鋒總督橋本實梁。副總督柳原前光。入江戸城。傳旨田安慶頼。減慶喜死一等。戒以五事。一曰。幽慶喜於水戸。二曰。收江戸城。三曰。收軍艦銃炮。四曰。屏家臣於郭外。五曰。刑家臣與逆謀者。遂收江戸城。慶喜乃赴水戸。榎本武揚聞之。以軍艦八隻走安房。大鳥純彰以

奧羽連合抗王師

歩兵千六百人走下總。福田道直以千五百人走上總。結城城主水野勝知應之。官軍攻結城。勝知逃走。純彰赴救。復取結城。遂陷宇都宮。官軍攻之。純彰不支。擁勝靜走會津。近藤昌義將據甲府城。不克。亦走下總。官軍擊斬之。○松平容保出兵略越後。酒井忠篤攻陷天童奧羽鎭撫總督九條道孝入陸奧。副總督澤爲量入出羽。督奧羽諸藩。討會津庄内。容保因仙臺米澤二藩。謝罪。伊達慶邦上杉齊憲。謁道孝爲請。弭兵。長人世良砥德薩人大山綱良爲參謀。却其請。督師益急。慶邦怒殺砥德。拘道孝於仙臺。綱良逃走。慶邦遂與齊憲糾合南

營楠正成祠復豐國祀典

部秋田津輕二本松棚倉等二十五藩。以伐薩長清君側爲名。開公議所於白石。新發田長岡村上村松諸藩亦與其盟。乃出兵援會津。攻白川城。陷之。榎本武揚以舩艦赴仙臺。爲之應援。爲量抵秋田。奬勵城主佐竹義尭。使竭力王事。義尭依違不決。乃去之弘前。○勅營楠正成祠堂於湊川。又復豐國社祀典。營其祠宇。○熾仁親王入江戸城。置市中取締。收金銀銅座。(三座現存新舊金貨六萬千七百三十兩。古大判三十四枚。新大判三十八枚。天保錢三萬貫。文久錢四萬九百貫。眞鍮錢十二萬四千六百貫。鉄錢九萬八千貫。丁銀二百貫目。金銀未鑄者共三百五十六貫目。銅千七百貫目。鉛七萬七千四百貫目。)每月鑄金十萬兩。以供軍資。○慶喜伏罪之報至。大

改定官制分掌立法行法司法三權

分地方爲府藩縣

改定新舊貨幣價位

浦上天主教信者處分

坂乃停親征。閏四月。車駕還京師。○改定官制。分太政官爲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七官。分掌立法行法司法三權。議政官分爲上下。上局置議定參與。下局置議長議員。行政官置輔相辨事。五官置正副知事。正權判事。設官階九等。又分地方爲府藩縣。府縣置知事。藩姑仍其舊。乃改京都大坂長崎諸裁判所爲府。○改定新舊金銀貨及銅錢價位。(慶長小判百兩。値通貨九百五兩一分二朱。乾字金値四百七十五兩。二分以下傚此。寛永錢爲十二文。當四錢爲二十四文。文久錢爲十六文。)發行紙幣。(十圓五圓一圓一分一朱。凡五種。通行以十三年爲限。)廢丁銀豆板銀。○肥前浦上村民有奉天主教者。長崎裁判所總督具狀。

賦課列藩編制陸軍

封德川氏於駿府

置中下大夫上士

討彰義隊公現親王奔會津

稟請其處分。乃分付加賀薩摩諸藩。令教諭之。凡三千四百三十餘人。○令諸藩主及其臣隷家眷在江戸者悉復歸本邑。○賦課列藩。編制陸軍。萬石以京畿常備兵十人。藩地豫備兵五十人。軍資金三百兩。爲率。萬石以下單課軍資金。其率準前額。○箱館府知事清水谷公考入箱館。收舊奉行所金穀簿書。○五月。以田安家達嗣宗家德川氏。封於駿府。食駿遠陸奥之田七十萬石。命慶喜赴駿府屛居。置中下大夫上士。以幕臣歸順者班之。○德川氏臣隷(彰義隊)據東叡山。擁公現親王。欲興復德川氏。勢頗横肆。至殺官兵於途。大總督府令諸

官軍入陸奥

軍討之。賊徒大敗。寛永寺堂舍門樓皆焚。公現走會津。○請西邑主林忠崇與賊兵合。航海赴伊豆。將據甲府。大總督府命沼津藩遏之。忠崇等轉侵箱根小田原。戍兵叛應之。殺軍監中井正勝。大總督府發使責之。大久保忠禮屛居謝罪。請討賊自效。導官軍攻箱根。忠崇海路走陸奥。○增鑄二分金一分金。課酒税。改革驛遞法。○官軍復白川城。進拔棚倉湯長谷諸城。參謀前山長定至仙臺。詭說慶邦奉道孝去。入秋田城。澤爲量亦來會。佐竹義尭改圖拒賊。莊内兵來攻。發兵迎戰。互有勝敗。詔褫慶邦及上杉齊憲等官位。○以高倉永祜爲北

（官軍入越後）

陸鎮撫總督四條隆平爲副總督率諸藩兵入越後會津米澤諸藩出兵邀拒累戰破之拔長岡城城主牧野忠訓走會津六月以嘉彰親王兼越後口總督以討會津○舊幕府之廢昌平黌亦廢生徒四散大總督府復興之許生徒入校又開醫學所置病院種痘館復興開成所○雇佛人哥尼董鑛山事務（維新後朝廷雇外國人始此後漸增加明治七年至五百三人）○上將幸江戶視政秋七月以江戶爲東京

（以江戶爲東京）

置鎮將府管駿河以東十三國以輔相三條實美兼鎮將○行養老典六十以上賜米有差○朝彦親王贈書慶喜有所論述語洩褫其爵位幽之廣島○九月改元

（定一世一元制）（天長節）

明治定一世一元制又以聖誕日（九月二十二日）爲天長節停刑戮賜酺○奉祀崇德天皇於京都令出川仍稱白峯宮○許瑞典西班牙通交互市交換條約○官軍據白

（許瑞典西班牙互市）

川二本松分兵攻仙臺福島參謀伊地知正治曰會津根蔕也仙臺米澤枝葉也先絶根蔕則枝葉隨落且會津早雪過九月不可進擊乃分軍備仙臺而輕兵徑壯戍嶺直赴會津賊據險防戰奮擊破之進圍若松城先

（官軍圍若松城）

是越後官軍分兵海路入新潟溝口直正歸順攻村上村松二城拔之賊兵望風奔潰官軍進入會津時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在若松城及城急走仙

臺投榎本武揚軍於寒風澤武揚乃赴箱館逐府知事清水谷公考據五稜郭○諸道官軍圍若松城三旬城中兵食俱竭容保致城乞降伊達慶邦上杉齊憲南部

（松平容保以下乞降奥羽平）

利剛丹羽長國等前後皆降奥羽平公現親王因四條隆謌上書謝罪○水戶藤田餘黨時王政復古相率歸國市川弘美朝比奈泰尚等走會津以其兵襲水戶藩兵迎戰弘美等敗走高崎藩說而降之（後藤田黨捕弘美等刑之極其慘酷）○冬十月車駕幸東京以江戶城爲皇居（改稱東京城）

（車駕幸東京）

鎮將府廢大總督以下成功停其職任又諭外國公使解局外中立約○釐正舊幕府刑法爲死流徒笞四刑

（釐正刑法）

以梟首代焚刑以徒刑代追放所拂自非大逆不處磔刑凡死刑經勅裁行之○定藩治職制置執政參政公

（定藩治職制）

議人及家知事尋改執政參政爲大少參事○公現親王及松平容保等至東京幽公現於伏見宮第○十一月開新潟港及東京開市場○十二月分陸奥爲磐城岩代陸前陸中陸奥五國分出羽爲羽前羽後二國○

（分陸奥爲六國出羽爲二國）（宥公現親王以下）

以特旨減容保及林忠崇死一等處永禁錮收伊達慶邦酒井忠篤南部利剛牧野忠訓等封並命謹慎削上杉齊憲封四萬石命退老使子茂憲嗣家久世廣文松平信庸以下黜罰有差尋命慶邦子宗基承其先祀食

設燈臺

二十八萬石。忠篤以下。皆命嗣授封。分付容保臣隷於高田松代二藩。以穀三萬石。充其費。東北處分略畢。車駕西還。○設燈臺於相模觀音崎。成自明年正月點燈。爾後港灣崎岬。舟船經由之處。無不偏設。又設燈船浮標礁標。○二年春正月。有賊殺參與横井時存於途。○薩長二藩將納其封土。使政權歸於一。佐賀高知二藩亦贊其議。於是島津忠義毛利敬親鍋島直大山内豊範連署上表。請奉還封土人民。他諸藩傚之。陸續表請。朝議欲以公論決裁其事。優詔使俟後命。因令撿其版籍上。○置公議所於東京。徵諸藩士爲議員。議制度

撤關門許刊行新聞紙

再幸東京

榎本武揚取蝦夷討平之

律令。後改曰集議院。又置待詔局。以通言路。悉撤諸道關門。許刊行新聞紙。改正戸籍。禁留宿無籍人。有請採鑛者許之。使以時價賣買諸金。禁容賣與外人。尋解銅輸出之禁。課其稅。許國人隨意賣買。○命外國官掌改定各國條約之事。○創建護良親王祠於鎌倉。宗良親王祠於井伊谷。賜毛利元就豊榮神社號。○三月。車駕再幸東京。○四月。置民部官。管掌府縣事務。○五月。令昌平開成兩校管刊書准許事。頒布出版條例。○榎本武揚逐松前氏。盡取蝦夷。命清水谷公考爲青森口總督。帥薩長諸藩兵討賊。又發海軍援之。攻取江差福山

論功罪行誅賞

營招魂社

五月。與賊兵大戰於箱館。破之。燒賊艦二隻。官艦一隻亦燒沒。遂進攻五稜郭。武揚等出降。蝦夷平。松平定敬等自首乞罪。乃論功罪。大行誅賞。誅會津諸藩首謀臣十一人。其既死者。擬斬絶其後。以祿百萬石。充復古功臣戰功將士賞典。賜熾仁嘉彰兩親王三條實美以下四百七十六人。及諸兵隊祿若金。各有差。復古功臣。三條實美以下三十四人。共米三萬五千餘石。金五百兩。戰功將士。嘉彰親王以下三百三十九人。及諸兵隊。共米七十四萬五千餘石。金二十萬三千三百餘兩。箱館征討功臣。清水谷公考以下百三人。及陸海軍隊。共米十二萬餘石。金一萬九千兩。營招魂社於東京九段坂上。祀戰死之士。付米一萬石。以充祭資。○改昌平校稱大學校。以開成醫學

許列藩奉還版籍之請悉爲知藩事

廢公卿諸侯之稱曰華族

改定官制

二校屬之。○置彈正臺。設理匭。受控訴。○勅許列藩奉還版籍之請。以前田慶寧以下二百七十五人。爲知藩事。外食廩米者十四家。以其舊封現石十分之一。爲家祿。停從前所帶官職。廢公卿諸侯之稱。曰華族。諸藩臣隷。並稱士族。尋廢中下大夫上士等稱。各貫地方。定其祿制。○秋七月。改定官制。以行政官爲太政官。置左右大臣大納言參議。廢民部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五官。置神祇官及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宮内外務六省。待詔集議二院。大學校。彈正臺。海陸軍。留守官。宣教開拓按察三使。設官位十八階。四位以上爲勅任。六位以上爲奏任。七位以

改蝦夷稱北海道置十一國
定錢價
架電信線
造鐵路
作修船渠
檢乞人復舊里

下為判任。除東京京都大阪三府外。悉廢府為縣。又改蝦夷稱北海道。分為渡島後志石狩天鹽北見膽振根室釧路日高十勝千島十一國。○以特旨宥公現親王德川慶喜謹慎。賜公現祿三百石。存錄松平容保林忠崇等家。賜容保子容大斗南地三萬石。宥其舊臣罪。還付之。釋大久保忠禮以下屏居。賜松平定昭上杉齊憲等爵位。○定錢價。以十貫文抵金一兩。發行通商司紙幣二分一分二朱一朱四種。又設蠶種紙生絲改所於大阪及長崎諸港。定其稅則。○許獨逸北部聯邦及澳太利通交互市。交換條約。○英國王子以丁堡來。上引見之。又命大臣饗之於延遼館。○始架電信線。自東京至橫濱。尋設之於大阪神戶之間。爾後相繼架線。西達長崎。南至鹿兒島。北及札幌。而丁抹電信會社請設海底線。自清之上海達我長崎。以與內地之線接。又議開鐵路於東京橫濱。朝臣多沮之。大藏大輔大隈重信大藏少輔伊藤博文排衆議。請決行之。乃命二人管其事。至六年八月竣功。車駕親臨。行開業式。○德川氏季年。創建造船所於長崎及橫須賀。設修船渠。維新後。更增設之。其在橫須賀者最為壯大。長六百六十九尺。深廣稱之。又設製鐵所。增置機器。製造船艦。○檢東京府下乞人。令復歸舊

廢財產籍沒法
溫利多傭奴處分
禁華族涅齒黥眉
追諡弘文淳仁仲恭三帝

里。勿再出管外。○有賊殺兵部大輔大村永敏於京師。○皇后至東京。○冬十一月。賜織田信長健織田社號。後改健勳社。十二月。詔賜贈右大臣三條實萬諡忠成。又追褒德川光圀德川齊昭及島津齊彬尊王憂國。並贈從一位。褒蒲生秀實高山正之志節。旌表里門。祿其後裔。○三年春正月。廢財產籍沒法。○初米人溫利多傭我國民百四十人。私送之於布哇。橫濱裁判所總督遺書米公使。使審糾其狀。公使以其人為布哇領事。其船係英船。答無審糾之權。乃遣監督正上野景範於布哇。召還傭奴。米英佛公使遺書駐劄布哇公使。關說其事。至是景範以傭奴四十人還。○二月。令太史管紅葉山文庫。後屬修史局。○山口藩奇兵隊作亂。圍藩廳。奪府帑。藩兵擊破之。捕巨魁三十餘人。勅遣大納言德大寺實則宣撫之。至則事既平。乃令知事毛利廣封戮賊魁。緝捕逋亡。○禁華族舊堂上涅齒黥眉。○夏四月。禁私販曆本。○令府藩縣諭部民。徧行種痘。○德島藩老臣稻田邦植。世管淡路三萬石。維新之際。頗勞王事。德島藩士恐其列藩屏。猜忌之。發兵焚掠其邑。五月。遣彈正少弼黑田清綱審糺之。處首謀十人斬。罰其黨百餘人。○秋七月。追諡天皇大友曰弘文。淡路廢帝曰淳仁。九條廢帝曰仲恭。

禁賣與童男女於外人

朝鮮不納我使征韓論起

○佛蘭西與普魯西相攻。勅以局外中立告示中外。置軍艦於品川橫濱長崎諸港。以備不虞。○清人寓我諸港者。竊謀騙買我童男女。下令諸國嚴禁賣與之。○米澤藩士雲井龍雄圖不軌。併其黨捕之。處龍雄梟首。斬原直鐵等。○先是命宗義達發大修信使。往朝鮮告大政復古。朝鮮以信書違舊式。且有皇勅等字。拒而不受。至是遣外務權少丞吉岡弘毅。問回答遲緩之狀。不得要領而還。於是征韓之論譟於世。鹿兒島藩士橫山正太郎。投疏集議院。陳時弊十條。及征韓之非。自刄而死。正太郎時年十八。朝廷憫其忠志。賜祭粢金百兩。○九

許平民稱氏騎馬

置工部省

定常備兵員

置辨務使

月。許平民稱氏。尋許其騎馬。（舊制。平民不得稱氏。又禁騎馬。其乘馱馬。令人牽之。不在禁限。）○置工部省。管鑛山製鐵燈臺鐵道電信等事。○始課東京府下家稅。○冬十月。定常備兵員。海軍從英式。陸軍從佛式。令府藩縣每萬石出兵五人。不論士卒平民。選合格者服役。以四年為限。○閏十月。置大中少辨務使正權大少記於外務省。以外務大丞鮫島尚信森有禮為少辨務使。尚信駐劄英佛孛三國。有禮駐劄米國。（至五年正月。置總領事領事副領事代領事。其十月。廢大中少辨務使大少記。更置特命全權公使辨理公使代理公使書記官。凡同盟國。並派遣駐劄焉。）○十一月。以特旨復公現王宮號。（號滿宮。）改名能久。聽其請學於孛國。（至十年七月而還。）

頒新律綱領

○令華族（舊堂上武家）悉移住東京。其赴任者。許攜妻子。（明年二月。貫東京府。）○十二月。定皇族華族（舊堂上）及舊官人以下祿制。收其采地。給以廩米。○先是勅刑部省。改撰律書。專體寬恕。務從輕減。至是撰新律綱領五卷上之。凡一百九十五條。正刑五。曰死流徒杖笞。閏刑五。曰謹慎閉門禁錮邊戍自裁。（閏刑以處士族犯罪者。）過誤失錯連累。若情可憫諒。並許贖罪。老小婦女許收贖。大抵比明清律減二等。十二月。刋而頒之。後又設懲役法。改定絞具。許以梟首死體付與親屬。○四年春正月。有人戕參議廣澤真臣於其第。○二月。置漢洋語學所。○徵鹿兒島山口高知三

置親兵

定郵便遞送法

置鎮臺

藩兵為親兵。○舊幕府時。都會之地。有業脚夫者。定期往來。以通書信貨物。然往復涉時月。或有不達之弊。王政革新。設驛遞寮。參酌海外制。定郵便遞送法。初設之於兩京大阪間。尋及長崎。後擴其法。徧施於海內。發行郵券及單箋。又令陸運會社運搬貨物。廢諸道傳遞及助役法。用和雇法。（舊制。諸道每驛常備夫馬。以供傳遞。又使四近村邑助役。然幕吏藩人用夫馬。皆有定價。不及實價之半。驛人病之。故廢之。而用和雇法也。）○夏四月。始置鎮臺於東山西海二道。東山以石卷為本營。（福島盛岡為分營。）西海以小倉為本營。（博多日向為分營。）令熊本佐賀二藩出兵隊於西海。○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全權大臣。遣於清

設造幣寮。以精金鑄造貨幣

廢刑部省彈正臺。置司法省。廢大學。置文部省。廢民部省

許布哇互市

國交結條約。又遣參議副島種臣於魯國。議樺太疆界。○定神社班位。官國二幣社屬神祇官。府藩縣鄉社屬地方官。○設造幣寮於大阪。以精金鑄造貨幣。金貨爲本位。銀貨爲定位。廢兩分朱稱。爲圓錢釐。凡金貨五種。二十圓十圓五圓二圓一圓。並以金九銅一爲貨率。銀貨四種。五十錢二十錢十錢五錢。並以銀八銅二爲貨率。銅貨三種。一錢半錢一釐。後又加二錢銅貨。別有貿易銀貨。值金一圓。以銀九銅一爲貨率。乃定新舊貨價位。令交換之。○秋七月。廢刑部省彈正臺。置司法省。廢大學。置文部省。廢民部省。併大藏省。○許布哇國通交互市。交換條約。○福岡藩以國用不支。贋造紙幣。事覺。免知事黑田長知。處

參事立花增美等五人。斬。以熾仁親王爲福岡藩知事。○定酒醬稅及車稅。○先是吉井狹山盛岡諸藩知事。前後辭職。請廢其藩。朝廷許之。並令隣縣管之。高知藩知事山內豐範。又奏請解士族常職。收俸邑。給祿券。官員兵隊。廣取士民。廷議令行其封內。當是時。諸藩既奉還版籍。位府縣之間。有三治一致之稱。然各藩積習。不可遽變。聲望威力。猶尚如故。朝廷徒以名分指使之而已。於是議者往往唱廢藩之說。上乃遣大納言岩倉具視於鹿兒島山口二藩。手詔召島津久光毛利敬親。翼賛大政。又遣參議木戶孝允於山口。大久保利通於鹿

廢藩爲縣

兒島。久光敬親皆奉命。久光有疾。使大參事西鄉隆盛代東上。隆盛與孝允利通。赴高知藩。有所協議。與其大參事板垣正形偕至東京。以隆盛正形爲參議。敬親亦以病不能朝。臨死遺表。請除封建餘習。以牢國基。至是下詔。廢藩爲縣。召列藩知事。親諭罷其職。使大參事以下權管理事務。以島津忠義毛利元德鍋島直大山內豐範首請還封。特褒賞之。是時在藩列者。凡二百六十三。皆廢爲縣。併舊置府縣。爲三府三百一縣。○更定太政官官制。新置正院及左院右院。廢左右大臣以下諸官。正院置太政大臣納言參議樞密史。左院置議長及

釐定官制

始御馬車。停俯伏。爲立禮

議員。後改議員。爲議官。以右院爲諸省長次官議機務之處。乃以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八月。再釐定官制。太政官爲本官。諸省爲分官。寮司爲支官。廢官位相當。立官等十五。三等以上爲勅任。七等以上爲奏任。八等以下爲判任。武官四等以上爲勅任。乃廢納言樞密史。再置左右大臣大少內外史。又廢留守官。○舊制。行幸必御乘輿。具鹵簿。臣民遇駕。坐地拜伏。至是殺其制。幸離宮等。不必具儀仗。是月幸延遼館。始御馬車。又行人遇駕。停俯伏。爲立禮。○改官吏歲祿。爲月給金。官廳用椅子。許百官靴履上廳。○置鎮臺於東京大阪。併石卷小倉。爲四

鎮臺。是時石卷小倉未設營所。權以仙臺熊本代之。後遂定爲仙臺熊本。乃置分營於新瀉上田名古屋小濱高松廣島鹿兒島青森。各定其所管。○先是熊本膳所出石三藩請撤藩城。名古屋藩亦獻城樓金鯱尾。且請毀樓櫓。廷議方欲改藩制。因並聽之。諸藩倣效。往往毀城堡。

命陸軍省管城郭

乃命陸軍省管全國城郭。欲毀撤者。使必禀准。尋查覈其當要衝若需軍事者。仍屬陸軍省。餘悉付大藏省毀之。○舊制人無貴賤皆結髮。而士卒以上佩雙刀。

許散髮脱刀

至是許其散髮脱刀。

許華士族卒營農工商業

廢穢多非人

又許華士族卒營農工商業。廢穢多非人等稱。悉編入民籍。許華族平民通婚嫁互養嗣子。○定貢米輸納法頒之。又解田

圃植物制限。許從土宜栽培桑楮漆茶。○冬十月。以外務卿岩倉具視爲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

發遣全權大使

使巡視歐米各國。參議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等副之。所經米利堅英吉利佛蘭西白耳義和蘭日耳曼魯西亞丁抹瑞典墺地利瑞西。凡十二國。閲二歳而還。○先是徵諸藩兵。巡邏東京府下。使府廳掌其約束。稱市中取締兵。至是解之。

募邏卒巡警府下。定違式詿違條例

新募邏卒三千人。而諸縣置捕亡吏警察其管内。尋置警保寮。初屬司法省。後屬内務省。以邏卒隷之。定違式詿違條例。○發行三井商會證券。十圓五圓一圓三種。其額限三百萬圓。除海關税外。令同貨幣通用。○

廢合府縣

廢養老俸。代以祝壽金。八十歳賜五圓。百歳賜十圓。至六年三月。遂廢祝壽金。○十一月。廢合諸府縣爲三府。東京京都大坂七十二縣。神奈川兵庫長崎新潟埼玉入間足柄木更津印旛新治茨城羣馬櫪木宇都宮奈良堺安濃津度會名古屋額田濱松靜岡山梨大津長濱岐阜筑摩長野仙臺福島平若松一關盛岡青森山形置賜酒田秋田敦賀福井金澤七尾新川柏崎相川豐岡鳥取島根濱田飾磨北條岡山深津廣島山口和歌山名東香川松山宇和島高知福岡三瀦小倉大分伊万里熊本八代都城美美津鹿兒島改知縣事爲縣令。定縣治條例及事務章程。○德川氏時。列藩國用不足。往往借金封内之民。若都邑富商。其欲行紙幣於封内。豫録呈製造之額。得允許。然後發行。而諸藩私增製之。往往踰其額。安政以降。内外多事。乃又借金外國。或賖貸兵器船

艦。王政革新。禁諸藩借金外國。令録上從前負債之數。又禁增發紙幣。

藩債處分

至是命大藏省處分之。其外債。母子共二百七十九萬四千三百圓。諸藩既償還者。二百六十三萬六千圓。不在此數内。以爲公債。其内債以天保十四年爲斷。原額六千八百六十一万六千二百七十圓餘。在弘化元年以後者。二千三百五十三萬九千五百五十圓。分爲新舊二債。付公債證書。限年償還。在慶應三年以前者。一千一百十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圓餘。以爲舊債。限五十年償還。不付利子。在明治元年以後者。一千二百四十二万四千二百十圓餘。以爲新債。限二十五年償還。年付利子四朱。

藩札處分

紙幣則換以新紙幣。悉收而燒燬之。凡四億一千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八十四枚。值金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六千四百二十四圓四十八錢七厘。而諸藩所

貸士民。亦以天保十四年爲斷。十四年以前悉棄捐之。在弘化元年以後者。分爲二類。令限年完納。慶應三年以前者棄捐三分之一。明治元年以後令償還全額。加救助米。慶應三年以前悉棄捐之。以後棄捐半額。舊幕府代官所及上野日光等所貸。並棄捐之。○定舊銅貨價位。天保錢十枚値八錢。寛永青波錢十枚二錢。文久錢十枚一錢半。寛永耳白錢十枚一錢。○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聚其黨謀不軌。久留米小河真文水野正名等匿山口縣逋逃。陰蓄異圖。事皆發覺就捕。十二月。命通旭自盡。處其黨比喜多髙鞆古賀正幸等斬。又斬真文。錮正名等。其餘連坐各有差。

置裁判所

○置東京裁判所。聽斷府下訟獄。尋置之神奈川埼玉諸縣。先是訟獄皆使府縣官聽斷。至是始置裁判所。爲司法省直轄。

給東京府下地券

○廢東京府下武家地市街地之稱。給地券。課地租區費。○五年春正月。以特旨復朝彦王宮號。與能久王皆叙三品。賜德川慶喜伊達慶邦以下爵位。宥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等罪。○製紙幣十種。百圓五十圓二十圓十圓五圓二圓一圓五十錢二十錢十錢。與舊紙幣太政官通商司二幣及藩札交換。又發行開拓使紙幣。十圓五圓一圓五十錢二十錢十錢六種。

發官倉餘米輸出海外

○發官倉餘米。賣與內外人民。輸出海外。其非官倉餘米。仍禁輸出。至明年七月。遂解其禁。

廢兵部省置陸海軍二省

○二月。廢兵部省。置陸軍海軍二省。又廢親兵。置近衛兵。

除土地賣買之禁

○除賣買土地之禁。舊制。全國皆王土。及羣雄割據。尤不許人民占有。慶元以降。遂爲定制。以故或相賣買。皆以讓與爲名。至是始解其禁。

廢神祇省置教部省

○三月。廢神祇省。置教部省。令式部寮掌祭典。置教導職十四級。頒教則三條。

許僧侶食肉娶妻蓄髮

廢社寺境內女人結界之稱。許僧侶食肉娶妻蓄髮。尋使僧侶稱姓氏。許比丘尼還俗婚嫁。○夏四月。廢莊屋名主年寄。置區戶長。

定海上里法

○定海上里法。以陸路十六町九分七釐五毛爲一里。即一度六十分之一。○令人名有數稱者。必定爲一。○長崎縣士九山作樂。陰聚其黨。謀襲擊朝鮮。事覺。處作樂禁獄終身。罰其黨與。

天皇西巡

○五月。上御軍艦西巡。歷大阪京都及長崎熊本抵鹿兒島。所至撫綏人民。臨鎮臺學校及製作場。慰勞將校。獎勵學生工徒。四旬而還。

比勒拉賣奴處分

○秘魯馬利也爾士船主比勒拉。匀賣清民二百三十人。將歸其國。漂到橫濱港。清民有脫而乞良英船者。英國公使告之外務卿副島種臣。種臣命神奈川縣參事推究報之清國。清國江蘇同知陳福勲來橫濱。就我謀救解。比勒拉棄船走。乃還付清民於陳福勲。拘其船。秘魯國不服。取決露西亞帝。露帝以我爲是。

定學制

○定學制。分全國爲八大學區。分大學區爲三十二中區。分中學區爲二百一十小學區。後改爲七大學區。中學區小學區。隨大學區廣狹而設置之。尋定學齡。令男女六歲以上悉就學。又設師範學校於大

創國立銀行
發銀行紙幣

廢外人護衛

冊琉球王爲藩王

學本部講習教則○八月聽三井商會請創立國立銀行定銀行條例頒之許人民設立因發行銀行紙幣二十圓十圓五圓二圓一圓五種爾後各所設立至百五十餘所○德川氏時憂暴客戕害外人使兵士護衛稱別手組英佛二國亦置兵卒於横濱以自衛及王政革新各國公使屢請罷護衛朝廷亦度暴客漸絶跡是月遂廢別手組後英佛亦撤回横濱衛兵○琉球國王尚泰遣尚健向有恒等入朝上賀表獻方物詔冊尚泰爲藩王列華族賜金三萬圓使藩臣祇役東京遣外務省官吏駐在琉球措置外交事務○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質等於朝鮮議修

禁賣買人身
解放娼妓

行大陽曆

紀元節

好且告罷對馬貿易船償辨其欠負物品朝鮮不受○冬十月露國皇子亞勒西斯來○澳地利以明歳開萬國大博覽會我國亦與焉使諸工人致物品遣工部省三等出仕佐野常民莅其會是後海外諸國每開博覽會必列其會命諸工人從行使有所觀感發明焉○禁賣買人身僕婢娼妓定年期豫給雇金者悉解放之凡雇使必以一年爲限○十一月廢大陰曆行大陽曆以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爲六年一月一日改晝夜十二時爲二十四時先是以日之出没畫晝夜各分爲六時至是用晝夜平分法以子午二時起數以神武即位之年爲紀元推定即位日名紀元節發人

定大禮服通常禮服

改定徵兵制

日以下五節以紀元天長二節爲祝日尋定祭祝日以元始祭新年宴會孝明天皇祭紀元節神武天皇祭神嘗祭天長節新嘗祭爲休暇又禁以禁忌不經之說載曆本梓巫市子等以左道蠱惑人者嚴糾禁之○定大禮服通常禮服廢直垂狩衣上下等以衣冠爲祭服○詔改定徵兵制黜全國丁壯悉編入兵籍乃大別陸軍爲常備後備國民三軍分兵丁爲砲騎步工輜重五隊常備兵服役三年後備兵分爲二次各二年國民軍男子自十七歳至四十歳悉録兵籍備全國大擧增置鎭臺於名古屋廣島凡六鎭臺置營所十四兵員平時三萬千六百八十人戰時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人鎭臺之始設募舊藩士卒充其兵及徵兵制立漸次解之○六年一月令府縣擇

改犯姦律

禁復讎

發行證券印紙

勝境名區置公園○二月改正犯姦律除親族相姦及強姦外與婦女無夫者姦並不坐罪非妻妾而擧子者概稱私生令其母收育○邦俗報尊屬之讎而殺人者視爲義擧非別犯國法官不問其罪至是改定父祖被毆律嚴禁復讎有至親遇害者使具狀上告○發行證券印紙令人民授受證券必貼印紙其無印紙者雖告訴不受理令府縣揭官令於便宜之地使人民諳知撤舊榜○臺灣生蕃殺琉球漂民五十四人在四年十一月又刼掠小田縣漂民在本年三月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爲特命全權大使遣於清國交付和交條約兼申理臺灣事清人以生蕃爲化外聽我處置

許與外人通婚嫁

○三月。許與外國人通婚嫁。○舊制。人民名稱不得用御名及列聖御諱。至是廢其制。但禁連用二字。○大分敦賀二縣民作亂。發兵討平之。○四月。上幸鎌倉。覽野營演習。又幸大和田原。覽近衛兵操練。尋改大和田原名習志野。定爲操練場。○五月。皇城火。上移御赤阪離宮。

改定律例

○先是。勅司法省。酌量各國法律。改定律例。至是成。上之。凡三百十八條。廢磔刑。降梟首爲斬。斬爲絞。絞爲終身懲役。停笞杖徒流。並處懲役。大抵非殺人及持兇器强盜。不入於死。又定斷罪無正條條例。法吏斷罪。聽酌量情法。減至五等。○大藏大輔井上馨。大藏省三等出仕澁澤榮一。上書論財用事。以其計算有誤謬。罷二人職。權使參議大隈重信總裁大藏省事。査覈歲計。乃製歲出入豫筭表。頒布之。歲入總計金四千八百七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三圓二十八錢三厘。歲出總計金四千六百五十九萬五千六百十八圓四十六錢四厘。○六月。廢集議院。以其事務屬左院。又廢府縣投書匭。建策書疏。令直上左院若管廳。

以東照宮爲別格官幣社

○以東照宮日光爲別格官幣社。八月。又以豐國神社。爲別格官幣社。是後。護王神社。談山神社。湊川神社。藤島神社。名和神社。菊地神社等。並列別格官幣社。○北條縣民不悅新制。以徵兵令有血稅字。流言相煽。蜂起作亂。發兵討平之。鳥取島根及福岡名東諸縣。亦羣起擾亂。尋皆鎭定。黨民懲罰有差。○舊制。租稅之目

國史纂要卷之十三　令上　二十五

改正地租

甚多。又因各地習慣。互異其法。論者往往陳納米之弊。欲定地價。課金稅。地方官吏亦有建議請之者。廷議納之。七月。詔改正全國地租。廢舊法。新設地券。以本價百分之三。爲租課。府縣廳及郡村公費。皆以地價定之。不得過地租三分之一。又廢田畠石高之稱。代以耕地段別。乃定土地名稱。爲八種。皇宮地。神地。官廳地。官用地。官有地。公有地。私有地。除稅地。後又改爲官民二種。分官有地爲四項。民有地爲三項。○廢皇族家祿餼廩。以金換給。○定日本坑法。須之。○八月。賜官吏避暑暇。奏任以上十五日。判任以下五日。明年並賜暇三十日。○

許秘魯互市

許秘魯國通商交換條約。○伊太利國皇甥多馬斯來。

國史纂要卷之十三　令上　二十六

定讒謗律新聞條例

○自德川氏之季。新聞紙漸行。及王制革新。印行益多。至是經准許者。至一百二十三種。乃定新聞紙條目。禁其誹國體。議國律。煽動人心。誘導淫風。然記者往往弄筆墨。有犯令條者。於是定讒謗律新聞條例。嚴糾之。甚者停其發行。讒謗律新聞條例之發。在十年。

西鄕隆盛等罷職

○我使旣屢至朝鮮。而朝鮮不納。士論憤之。多欲出兵問罪者。參議西鄕隆盛副島種臣後藤元燁板垣正形江藤新平。皆主其說。隆盛又請自使於朝鮮。辦理其事。廷議不從。三條實美以病辭職。上幸其第。懇諭起之。隆盛等乃引病請罷。勅許之。隆盛以陸軍大將兼參議近衛都督。至是乃帶大將。以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勝

置内務省

安芳寺島宗則爲參議使參議大隈重信大木喬任等
兼諸省卿隆盛遂與其黨皆歸國○十一月置内務省
以大久保利通兼内務卿○迎後鳥羽順德土御門三
帝之靈於還所合祀之水無瀬宮（迎順德帝之靈在明年六月）又迎
淳仁帝之靈合祀白峯宮○十二月以島津久光爲内
閣顧問參與大議尋爲左大臣○以國家多事權課税
於家祿官祿以充陸海軍資又士族乞還納家祿賞祿
者給六年全額（其半額給公債證書稱秩祿公債）○舊制里法以三十
六町爲一里然僻遠之地間有不依其制者（或以五十町爲一里或以六町爲一里）又不筭寺社田邑及穢多非人宅地朝廷既

改筭里程

收寺社田邑隷地方廳又廢穢多非人之稱於是令府
縣因常制改筭里程定起程本標（東京以日本橋中央爲起程本標京都以三條橋中央爲本標餘於各廳所在地設本標）每驛建里標尋定道路等級爲
國縣里三道各分三等○七年一月置東京警視廳掌
府下警察令警保寮掌地方警察尋改邏卒捕亡吏稱
巡查○有賊擊右大臣岩倉具視於途傷之逮捕處斬

佐賀之亂

○佐賀縣士族以征韓封建爲名分黨嘯聚襲擊縣廳
江藤新平島義勇爲黨魁縣令岩村高俊以鎮臺兵防
戰不能禦奔筑後命大久保利通往鎮撫之既聞賊兵
猖獗以嘉彰親王爲征討都督赴討未至臺兵擊賊大

臺灣之役

破之新平以下奔竄追捕得之梟新平義勇斬副島義
高等○以陸軍中將西郷從道爲臺灣事務都督率兵
三千餘人討臺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
良爲參軍五月師至臺灣諸酋爭納欵獨牡丹社兇頑
不服奮擊破石門斬其酋長於是生熟二蕃十八社皆
降○六月與米利堅國結郵便交換條約○令開拓使
募近縣士族爲屯田憲兵戍北海道及樺太地方○七
月罷外務省管琉球藩改屬内務省○置淺草文庫移
貯昌平黌所藏圖書更以大成殿爲書籍館藏文部省
書籍並使衆庶縱觀（淺草文庫所藏國書四萬四千三百九十五卷漢籍六萬三百七十五卷洋籍六千二百十八卷書籍館國書漢籍共六萬四千九百六十二卷洋籍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六卷）

○我兵之伐臺灣也清國有違言（言臺灣在版圖内日本伐之爲乖公法）
全權公使柳原前光論駁之清人不服乃以大久保利
通爲全權辦理大臣往判其事與清國總理衙門大臣

清人認討臺爲義擧

奕忻（恭親王）文祥等往復論辯奕忻等遂以我討臺爲義
擧償辦被害難民撫恤銀十萬兩臺島修道建房費四
十萬兩（清貨五十萬兩値我金貨六十七萬千六百五十兩）約束生蕃使永不加
害航客乃交換條欵憑單撤囬駐臺兵○置海軍提督

置海軍提督府

府於横須賀及鹿兒島○八年一月遣工部省官吏大鳥
圭介等於暹羅國視察其風土民情時暹羅國王古爾

賞牌從軍牌

多更革國政。頗有聲譽。朝廷欲有所參驗。故有是擧。○二月。廢釀酒醅油僕婢游舫等諸稅及舊幕府所定國役金諸雜稅一千五百五十餘種。更課稅車及酒烟草。其餘可課稅者。權令地方官適宜措置。○許衆庶詣訟庭陸聽民事審判。○四月。廢左院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又改司法裁判所爲上等裁判所。設於東京大坂長崎仙臺。使不服府縣裁判所判決者控訴焉。其不服上等裁判所判決者。使上告大審院。而大審院覆審之。有不中法者。破毀之。使更審判焉。後又置區裁判所於各府縣。勸解詞訟。兼行判決事。○製賞牌及從軍牌。賞牌八級。隨勲等授之。勲等亦有八級。從軍牌。不論將卒及有無功績。凡從軍者悉賜之。賞牌後改爲勲章。從軍牌爲從軍記章。

停混同神佛諸宗而立敎院

○停混同神佛諸宗而立敎院。令各自宣布其宗教。

樺太千島交換

○樺太境界之議。久不決。至是命全權公使榎本武揚與露國政府議。以千島羣島悉屬我。以樺太全島付彼。交換條約。○遣内務大丞松田道之於琉球。傳朝命四條於藩王尚泰。一曰。奉明治正朔。遵行歲時禮節。二曰。刑法用新定律例。三曰。更革職制。四曰。遣俊秀於東京修學業。更革藩政。命熊本鎭臺發兵衛戍焉。

地方官會議

○六月。設地方官會議於東京。以參議木戸孝允爲議長。會府縣長官。議民政五條。一曰。道橋堤防之修築。二曰。地方警察。三曰。地方民會。四曰。貧民救恤。五曰。小學校創設維持方法。先是神奈川兵庫新潟千葉諸縣。各會其管内區戸長。議民治得失。爾後各縣相繼興縣會區會。至是遂有是擧。天皇親臨。行開院閉院儀。二十日而畢。

創板權免許制

○改定出版條例。始授刊行人板權證狀。○九月。改家祿賞祿爲金祿。○以汽船十三隻付三菱會社。每年給金二十五萬圓。使泝張漕運業。○十月。遣外務省四等出仕田邉太一。視察小笠原島。尋定島内港灣諸規則。使内務省官吏駐在之。措置島事。○左大臣島津久光罷。

江華島之役

○海軍少佐井上良馨等駕雲揚艦。欲赴清國牛莊。過朝鮮江華島。取薪水。爲其守兵砲擊。應戰拔砲臺。火其城。鮮人既歎拒絶我使。至是又有是事。

與朝鮮交換修好條規

乃以參議開拓長官黑田清隆爲特命全權辨理大臣。議官井上馨爲副大臣。赴朝鮮。議修好。且判理江華島之擧。清隆等抵江華府。與其判中樞府事申櫶都總府副總管尹滋承。屢論難二事。申櫶等遂謝前事。專陳修好意。乃交換修好條規十二款。以朝鮮爲自主之邦。約新開二港。收其議政府謝書而歸。○九年三月。更一六日休暇。用日曜日。

禁佩刀

○先是許士民脫刀。而僻邑士族猶有佩刀自豪者。至是禁佩刀。犯者沒收其刀。○四月。廢職制律。定官吏懲戒例。又男子以年滿二十歲爲成丁。○廢足柄以下十縣。奈良度會磐井新川相川

車駕東巡

停口供甘結定証據法

地方官任期例

廢家祿賞祿改爲公債

北條濱田小倉佐賀併合近縣。尋廢筑摩以下十四縣。濱松若松磐前鶴岡置賜敦賀鳥取飾磨豊岡香川名東三潴宮崎○朝鮮修信使金綺秀來朝。見上方物。○車駕東巡。至箱館。沿道親召縣令。問治教之方。歷覽學校病院工場等。如西巡時。五旬而還。遣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巡視北海道。○德川吉宗嘗禁法吏妄用拷訊。既而其制漸隳。維新初。察其有誣服之弊。戒法官勿輕用。至是停斷罪以口供結案。定證據法。設條欵八項。○朝廷欲地方官竭力其職。有事至京。召御前親獎勵之。又欲久於其職。七月。定其任期例。長官以十二年爲一任。任分四期。每期考績。其稱職者進等加俸。爲勅任。滿期之後。仍得再任。參事以下考其殿最。優者賞以金。至十一年八月更正任期例稱府縣官任期例任府知事縣令者給月俸二百圓每三年加五十圓至九年爲勅任○八月。廢華士族家祿賞祿。改爲公債。隨祿額多寡。定給與年限。付證書。其制。祿額多者。給與年期短。祿額寡者。年期長。永世祿原額七万圓以上。給五年之額。以下遞加年期。至二十五圓以下。則給十四年之額。其利子之率。千圓以上一年五朱。百圓以上六朱。百圓以下七朱。終身祿年限祿給與之額。較永世祿。給其十分之五以下。利子之率同永世祿。六年之後。每歲用抽籤法。換給貨幣。限三十年償完。中古以來。兵農始分。以祿養士。士以文武爲常職。朝廷既收諸侯封土。解士族常職。而未能收其祿。華士二族仰給大府。殆糜歲入三分之一。至是始廢其祿。給以證

廢提督府置鎮守府

熊本之亂

山口之亂

減地租爲百分之二分五厘

券。使治產業。證券之額。凡一億七千百十四萬圓餘。稱金祿公債。○廢海軍提督府。置鎮守府於東海西海二所。東海置橫濱西海置長崎○比年四方盛設工場。製洋紙精藍土靛水靛靴履火丁之屬。是月。許洋紙精藍無稅出口。尋許火丁莫大小無稅出口○熊本縣士大野鐵平加屋霽堅等。聚黨爲亂。襲殺鎮臺司令長官種田政明以下六十餘人。又傷縣令安岡良亮參事小關敬直。二人尋死福岡縣士今村百八郎益田靜方等應之。遣陸軍少將三浦梧樓大山巖等赴討。未至。臺兵擊破之。賊魁皆死。餘黨或降或逃。時山口縣士前原一誠罷官家居。初任參議又爲兵部大輔常不喜新政。及熊本賊起。聚其黨將襲縣廳。官軍赴討。一誠敗。海路東走。捕而誅之。黨與懲罰有差。○以宇都谷嶺險峻。開鑿作隧道。定爲官道。是後諸國山路險峻者。往往開鑿作隧道。○十二月。贈故左中將新田義貞正三位。左衛門佐楠正行從三位。○三重縣民因貢租折色事。蜂起作亂。縣吏諭之。不肯。毀支廳區裁判所。放囚徒。遂入尾張美濃。所在劫掠。名古屋鎮臺討平之。○十年一月。詔減地租。爲百分之二分五厘。課公費勿過地租五分之一。因減官省定額金。廢正院及教部省警視廳。以教部警視事務。屬內務省。廢大少史大少丞以下。置正權大少書記官及屬十等。令各省

鹿兒島之亂

隨便廢合寮局淘汰冗員○分藥性峻烈者爲毒藥劇藥二種非持醫師處方書若藥商化學家職工家信票者不得賣與違者科罰金○上行幸京都拜後月輪東山陵先是造鐵路自神戸至京都上臨行開業式遂幸大和謁畝火山東北陵會鹿兒島縣變報達於行在遣海軍大輔川村純義内務少輔林友幸視察事情初西鄕隆盛憤使韓之議不行引病歸鄕少將桐野利秋篠原國幹等皆罷官從歸隆盛復古之際功勞最多大獲士心乃建黌舍聚其黨專講文武業凡數千人稱私學校黨隆盛囑縣令大山綱良以校徒爲警部巡查及區

長及朝廷定郡縣設畫一法鹿兒島獨守舊習不敢改朝廷無奈之何四方常伺其動靜以爲憂喜江藤新平前原一誠之亂校徒皆與之通欲起應之隆盛不許鹿兒島有砲兵支廠及造船所陸軍省輸其彈藥器械於大坂校徒相集奪之又略支廠及造船所校徒遂欲舉兵苦其無名會二等少警部中原尚雄等自東京歸省乃執之誣以受密命刺隆盛告之隆盛於是隆盛稱問罪政府二月率兵一萬五千發鹿兒島綱良輸官金助軍資純義等至鹿兒島灣見綱良推問事情兇徒以兵器來逼知反跡既露即還報上還西京駐蹕褫隆盛以

賊圍熊本城

下官爵拜熾仁親王爲征討總督以陸軍中將山縣有朋海軍中將川村純義爲參軍編成旅團以陸軍少將野津鎭雄等爲司令長官軍未至賊既入肥後熊本鎭臺司令長官谷干城決策城守嚴爲警備且召小倉福岡營兵賊圍熊本城城兵拒戰殺傷過當縣士池邊吉十郎等應賊攻擊無虛日小倉營兵赴熊本賊邀之植木營兵敗走熾仁親王至福岡令諸軍進攻與賊相拒於山鹿田原坂之間晝夜確鬭互有勝敗○遣議官柳原前光陸軍中將兼參議黑田清隆於鹿兒島諭旨島津久光父子緝捕潛賊收賊所奪彈藥將大山綱良

而歸以四等判事岩村通俊爲鹿兒島縣令○福岡縣士越智彦四郎大分縣士增田宗太郎等應鹿兒島賊並起兵官軍討平之○官軍大舉攻田原坂破之獲篠原國幹賊退據植木木留盡鋭拒守是時各鎭臺之兵漸次西發四月募壯兵一萬人繼發○併東京開成醫學二校改稱東京大學英語學校稱大學豫備門○以與萬國郵便聯合盟約頒其條規○熊本城受圍四旬

海路衝賊背

糧餉彈藥殆竭而官軍不得接援乃以黑田清隆爲征討參軍海路抵肥後衝賊背編別働旅團陸軍少將山田顯義川路利良等爲司令長官分道進勦右翼破御

船左翼衝川尻。賊兵潰走。木留植木之賊。亦火營而逃。

熊本圍解

熊本城圍解。於是諸隊合勢擊賊。賊退據人吉。官軍連戰蹙之。川村純義大山巖等又海路至鹿兒島。絕賊根據。桐野利秋來爭。官軍邀擊屢破之。賊遂棄人吉。走日向。高知縣士或有謀應之者。遣議官佐佐木高行於高知。發巡查備之。賊裨將入豐後。取竹田臼杵。官軍擊破之。賊復退入日向。是時攻戰累月。官軍頗多死傷。廣募巡查。又徵集補充兵。及免役壯丁以繼之。

木戶孝允薨

○內閣顧問木戶孝允從在京師。病篤。車駕臨問。叙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五月薨。贈正二位。○七月。上發西京。海路還東京。

定宸裁御印制

先是上以金曜日臨太政官。至是移太政官於赤坂皇居內。日視事。定宸裁御印制。

開內國勸業博覽會

○開內國勸業博覽會於東京。車駕親臨。行開場式。七旬而畢。尋以本年為第一會。每五年行之。

鹿兒島亂平

○熾仁親王至鹿兒島。進次宮崎。諸隊轉戰。復佐土原延岡諸城。賊勢益蹙。僅保長井熊田。時賊衆猶有萬餘。隆盛與桐野利秋挺勁兵數百。潰圍南走。入鹿兒島。餘衆皆降。九月。官軍四集於鹿兒島。合擊拔之。隆盛利秋以下皆自殺。諸軍凱旋。以熾仁親王為陸軍大將兼議長。解壯兵及後備軍。處大山綱良池邊吉十郎等十餘人斬。其餘懲罰有差。○定凶歲租稅

延納法。其法。凶歉及五分。貸租額之半。用年賦法。限五年完納。六分以上準之。其不及五分。不用此例。○舊幕府時。貸借利子。以一月本金百分取十為定制。俗謂之二十五兩一分。維新後廢其制。任貸借者協議。使錄其率於券書。若不錄其率。以百分之六判之。至是定利息制限法。人民契約。隨原額多寡。各設其限。百圓以下。一年百分之二十。百圓以上。百分之十五。千圓以上。百分之十二。若有踰限者。訟庭上減就定制。若無契約。不問多寡。一以百分之六判之。○先是華族胥謀。叙建黌舍。教育其子弟。因賜建黌之地。又期十五年。每歲賜內帑金一萬五千圓。至是經營全成。行開校式。車駕臨幸。賜名學習院。○虎列剌病行。令警視局及地方官防備之。以故不甚滋蔓。數月病勢歇。患者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三人。死者六千八百十七人。

賞征西功

○十一月。詔賞西征功。熾仁親王叙大勳位。授菊花大綬章。山縣有朋黑田清隆川村純義叙勳一等。授旭日大綬章。陸海軍將校賜勳章各有差。又參議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大木喬任寺島宗則伊藤博文及宮內卿德大寺實則並叙勳一等。授旭日大綬章。其餘文官賜勳章亦各有差。祭西征戰死者於招魂社三日。熾仁親王及有朋純義迭為祭主。車駕臨幸。命脩史館編輯征西史。

發行豫備紙幣

○發行豫備紙幣二千七百萬圓。豫備紙幣。謂下備毀損紙幣之交換者上。以補征西費。現行紙幣。半圓以下。二千七百十萬餘圓。期十五年

發行起業公債

清水谷之變

以木戸大久保二氏爲華族

清國大饑輸錢穀賑之

與銀銅二貨交換有請以紙幣換公債證書者許之○十一年三月贈高山正之正四位賜神號曰高山神社○置電信中央局於東京海外通信據萬國電信公法行之（尋訂萬國電信盟約須其條約書）○内務省上議請墾闢原野使華士族就業又貸金府縣以增殖物産修港疏河開運輸之便因開申其方法概費廷議納之四月募起業資金一千二百五十萬圓以爲公債用抽籤法限二十三年償還之○召地方官付議案三條討議之（一曰地方區畫之改正二曰府縣會規則三曰地方税規則）○五月石川縣士島田一郎長連豪等六人戕參議兼内務卿大久保利通於清水谷自

首就捕（至七月處一郎等斬）詔褒利通復古之勳贈右大臣正二位以其子利和及木戸孝允子正二郎爲華族（尋以廣澤真臣子金次郎爲華族）○以貿易銀貨爲通用貨幣○清國山西河南大饑澀澤榮一益田孝等欲賑救之廣募錢穀得金三萬零七百餘圓託竹添進一郎輸之清國作粥賑飢民清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訢等致書我公使館謝之○六月設春秋二季祭以祀歷世皇靈配享后妃皇親因廢綏靖至後櫻町式年正辰二祭神武及後桃園以下仍依舊典○東京商人設株式取引所及商法會議所（後大坂横濱等亦設之）○七月開常平局以金三百萬圓充資

近衛兵卒強訴

車駕北巡

廢梟刑

詔勸勤儉

本設支局於大坂○廢府縣大小區畫編制郡區町村又改府縣費區費稱地方税定徵收支辦條規設府縣會議其方法因頒府縣會規則○去歲之役近衛兵從軍有功未得霑賞適有流言官將減俸給八月兵卒三添卯之助等二百餘人結黨謀強訴夜放銃砲火秣舍殺週番士官脱營赴皇宮近衛及鎮臺兵遏之亂人就捕尋斬卯之助等五十三人餘並處準流○大藏卿大隈重信舉國債紙幣之額（國債二億五千四百三十二萬三千百四十七圓餘紙幣一億二千九十二萬七千二百九圓）陳其償還支消方法（限明治三十八年償消之）請按據而施行之制可○車駕北巡至新潟遂幸西京過

岐阜愛知諸縣七旬而還○十二月廢陸軍參謀局置參謀本部又創置監軍本部（參謀本部置本部長次長監軍置東西中三部長）○府下士所在設會場演説政體學術往往有涉非議者令會主豫申報其旨趣及會場於警視局遣警察吏監臨之（府縣亦準之）○十二年一月廢梟刑○文部省設東京學士會院選朝野學士爲會員每月一會討議學藝教育之事○三月詔曰凡百政揆以勤儉爲本省冗費就簡質厚民生勸工業方今要務唯此爲急如土木除既起工外不可妄興造地方官宜體詔旨節減費用務養民力上比年巡幸觀察民恤故有是詔○遣外務大

書記官兼代理公使花房義質於朝鮮議開元山仁川二港○四月置集治監於東京及宮城○德川氏之與歐米諸國結條約也別設一項曰條款中有要釐革者結約之後經十四年當彼我協議改之當初我未詳外國事情約文一用彼草案又以内訌妨外交減關稅者兩次是以條約之不便非一明治五年正當結約後十四年以故維新之初命外務官掌改約事大使岩倉具視之抵歐米亦告以此意爾後與各國公使數次商議至是米國承認之駐米全權公使吉田清成與其國務卿歐窩的定改約條款而交換之條款大意擧日本沿海互市全權委

與米國交換改約條款

於我但俟締盟各國齊改約乃實行之然英佛諸國左右支吾未肯改約也○琉球士人有不悦我新政潛逃投清國者廷議欲齊其民心廢琉球藩置沖繩縣以鍋島直彬爲縣令遣使召藩王尚泰至叙從三位命住東京賜金祿證書二十萬圓○五月諭各廳長官禁官吏聚衆講論政務其關職務者不在此限○獨逸皇孫遏律比來朝見上國書及獨逸帝所贈黑鷲勳章遏律比館於延遼館車駕親臨慰問尋饗之吹上禁苑又與觀陸軍飾隊式及辭見上親授大勲位大綬章○香港鎭臺燕涅西來○六月以東京招魂社爲別格官幣社改稱靖國神社○許段匹衣服

廢琉球藩置沖繩縣

及各種器物陶器磁器七寶器漆器竹器銅器鑄器紙團扇扇傘無稅出口○七月米國前大統領克蘭度來上引見之館於延遼館親臨慰問饗宴贈遺概與獨逸皇孫同東京府民設夜會於工部大學校以饗之府民遂請奉迎龍駕於上野公園演刀槍諸技以供天覽八月車駕臨幸覽騎射犬追物諸戲勅任奏任官及克蘭度陪之○以虎列剌病行設檢疫停船規則又開中央衛生會於内務省○貿易一圓銀常爲洋銀所抑制失互市之利者不少大藏省與英國東洋銀行香港上海銀行約兩貨同價通用貸銀各三十萬圓不收其息以充補償九月令納海關稅及賣買物品兩貨

上野臨幸

貿易銀與洋銀同價通用

並用○内務大藏二省請蒐集各地物産而品評之名曰共進會以振起工業聽之乃開製茶共進會於横濱尋開絲繭共進會自是之後稻麥綿糖陶漆器諸會陸續擧行○定教育令廢學制令地方官學校教旨有弊害者不問公私立具狀申告文部卿○改正徵兵令改常備後備國民三軍爲常備豫備後備國民四軍改服役七年爲十年又置輸重輸卒看病卒及職工○大藏卿大隈重信上議請延地租再檢之期設儲穀備荒法增支消紙幣之額改十五年支消二千七百十萬圓爲七年節減度支係外國者附以更正國債紙幣銷還法十二月聽納之令查

設共進會

改正徵兵令

勅地方官戒士民勿生躁進過激之弊
集會條例
正金銀行

定其施行方法○廢官祿税○十三年二月。召地方官付議案六款令討議之議目島嶼殊制郡區町村區域名稱府縣會規則地方税規則改正郡區吏員俸給區町村會法備荒儲蓄法既畢上召見賜酺燕。是時四方談政事者日益衆說國會論自由或募集黨衆耳食之徒奔競成風披猖漸甚上因勅地方官戒諭士民就業修學勿生躁進過激之弊尋定集會條例以檢束之○罷參議兼諸省卿更置專任省卿以陸軍大將熾仁親王兼左大臣○改造紙幣三種十圓五圓一圓與舊紙幣交換○中村道太小泉信吉等設正金銀行於横濱因付金百萬圓置管理官監之尋又貸三百萬圓後廢管理官撰任取締役○

復德川慶喜等舊位
車駕西巡

三月。廢太政官之法制調查二局置法制會計軍事内務司法外務六部又置會計檢查院廢大藏省之檢查局○復置德島縣○四月。高知縣士片岡健吉福島縣士河野廣中等稱代同志九萬人上書請開設國會却之○五月。復德川慶喜松平容保等十三人舊位慶喜正二位。容保正四位。南部利剛大久保忠禮酒井忠篤松平定敬板倉松叟酒井忠惇丹羽長國上杉齊憲伊達宗敦松平喜德小笠原長行並從四位。○六月。許書畫及諸製造品係工藝美術者無税出口尋許硫酸硫黄無税出口○車駕巡幸山梨三重二縣遂至京師七月。海路歸東京○贈楠正成正一位○收沖繩縣士家祿及采地照舊額給金

頒刑法治罪法
編制憲兵
置農商務省

五年之後付金祿證券○勅司法省撰定刑法治罪法刑法四編四百三十條。治罪法六編四百八十條。於是刑律彬彬。媲美於英佛而從前法意存者幾希○朝鮮遣其禮曹參議金宏集來修好○十四年一月。復置警視廳掌府下警察抽鎮臺兵編制憲兵配置府下○二月置福井縣廢堺縣併大坂府○東京府定府下防火線路設家屋制○三月。開内國勸業博覽會○布哇帝來朝○四月。置農商務省割内務大藏二省事務屬之尋置統計院於太政官○六月。築礟臺於富津猿島勝波島箱崎夏島五所期十年竣功與觀音崎礟臺相犄角以嚴東京

車駕北巡
國會開設詔
置參事院
日本鉄道會社
勅軍官

灣守備○七月車駕北巡至札幌還歷秋田山形十月。歸東京○詔期明治二十三年開國會勅大臣參議及省院使長官對揚聖旨是日罷參議大隈重信○置參事院於太政官廢法制會計軍事内務司法外務六部以參議伊藤博文兼參事院議長○池田章政岩崎彌太郎等四百六十一人欲設鐵道會社自東京至青森布設鐵路連署請得特許五條官有地當線路者直付與之。民有地官爲買之。免除諸税補給贏利鉄道局擔辨工事。聽之○英國二皇孫維克德爾究耳西來○十五年一月。勅武官曰本邦軍隊歷世天皇所親統率中古武人僭恣兵權始落其手朕卽位之初。

將軍辭職列藩還封海內復歸於一爾來更正軍制既就功緒朕今爲軍人大元帥賴汝以爲股肱汝當仰朕爲頭首與朕一心以竭力國家盡忠節正禮儀尚勇武重信義主質素此軍人所當務而行之又在乎誠汝軍人能遵朕訓踐汝職守以終報國之義海內蒼生皆永賴豈唯朕一人之慶○二月廢開拓使置函館札幌根室三縣○遣參議伊藤博文於歐羅巴諸國○本願寺僧蓮元憲誠在朝鮮元山港三月與三菱社員大淵吉威大倉組雇兒玉朝次郎遊歩至安邊府外爲鮮人毆擊憲誠死吉威朝次郎傷總領事前田獻吉以責其德

廢開拓使置函館札幌根室三縣

源府使鄭學默學默誠飭州人致書謝之○四月許清國人行治外法權○五月設皇居造營事務局置正副總裁○六月設日本銀行○七月定行政官吏服務紀律○初朝鮮王之嗣位猶幼生父昰應攝政號大院君王長還政王勵精圖治又與我脩好欲矯正舊弊聘陸軍中尉堀本禮造付兵士五百人以新式操練又遣金玉均徐光範觀察我文物工業及施政之方大院君驕縱貪權與王舅閔氏不善又意在守舊不喜謀新自王以下務更張者皆仇視之會軍人以欠糧怨主司嫉新式操練之兵受優給謀作亂大院君欲因以逞宿志陰

服務紀律

煽動之軍人乃夜入王宮殺傷狼籍逼王及世子欲殺王妃王妃逃匿得免禮造及漢學生岡內恪等七人爲亂兵所殺暴徒襲我公使館放火呼譟館中僅有二十八人防禦不支公使花房義質約其衆吶喊潰圍南走至仁川府又爲府兵襲擊巡查廣戶昌克等六人死之義質至濟物浦會英國測量船來過搭載達長崎報至遣外務卿井上馨於赤間關召義質授旨使陸軍少將高島鞆之助海軍少將仁禮景範率二中隊護義質至朝鮮詰國王呈書陳要求之意乃與其全權大臣李裕元副大臣金宏集議定規約六款（第一朝鮮捕兇徒究治懲辦第二日本官

朝鮮亂徒襲擊我公使館

懲戒規約

胥遭難者朝鮮優禮瘞葬第三朝鮮支五萬圓給遭難者遺族及負傷者第四朝鮮支五十萬圓補助日本損害及公使衛兵費第五日本公使館置兵警備第六朝鮮特派大臣修國書以謝日本）修好續約二款（第一元山釜山仁川各港間行程擴爲四方各五十里二年後更爲百里以楊華鎮爲開市場第二聽日本公使領事及隨員眷從遊歷朝鮮內地各所）以表懲前善後之意清人聞朝鮮之變遣馬建忠劫大院君以歸幽拘之○八月定戒嚴令及徵發令○贈新田義貞正一位○邦人畫法受於漢人而別有所得稍殊風調如狩野土佐皆名其家自外交開競摸洋風漸失其真官欲矯正之十月設繪畫共進會於上野公園以奬畫事○十一月朝鮮遣特命全權大臣朴泳孝副大臣金晚植來呈國書以謝

修好續約

繪畫共進會

兇徒襲撃公館。

國史纂要巻之十三終

國史纂要巻之十三　全上　四十五

明治十六年二月八日版權免許
同　十七年五月廿六日版權讓受御届濟
同　十八年一月下旬刻成

定價八拾錢

編纂人　新潟縣平民　星野恒　麹町區中六番町五拾五番地
原版人　東京府平民　宮島儀三郎　日本橋區呉服町拾八番地
讓受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島村利助　日本橋區馬喰町貳丁目五番地

府縣弘通

西京　藤井孫兵衛
同　出雲寺文次郎
大阪　柳原喜兵衛
同　松村九兵衛
同　前川善兵衛
同　岡島眞七
同　辻本信太郎
尾張名古屋　美濃屋代助
美濃大垣　岡安慶助
駿河静岡　浪花屋市藏
同　米山定昌
甲斐山梨　内藤傳右衛門

信濃長野　小桝屋喜太郎
同上田　鼠屋甲造
同須坂　山下八左衛門
同松本　高見屋甚左衛門
加賀金澤　中村屋喜兵衛
越後高田　藤屋直三郎
同新潟　吉川成造
同　寺井巨平
同　堀治作
同長岡　中村屋作平
同　鳥屋十郎
同　上田屋治平

越後長岡　松田周平
同　伊勢屋甚平
同三條　樋口屋小左衛門
同　淺間屋傳左衛門
同水原　島屋六平
同葛塚　三條屋七十郎
同小千谷　小村屋定吉
同地藏堂　伊丹屋藤吉
同加茂　丸山乙八
同小須戸　新保屋多吉
同白根　中村忠左衛門
同沼垂　岡田善作

羽前山形　荒井多四郎
同庄内　地主文造
陸前仙臺　伊勢屋安右衛門
同登米　河内仲次郎
岩城若松　齋藤八四郎
下野栃木　小林八郎
常陸水戸　須原屋安次郎
上野高崎　崇文堂輝吉
同前橋　島屋喜三郎
下總千葉　藤屋錠次郎
武藏熊谷　博文堂市太郎
同鴻巣　長島為一郎

書肆

東京 北畠茂兵衛
同 稻田佐兵衛
同 小林新兵衛
同 丸屋善七
同 山中市兵衛
同 牧野吉兵衛
同 牧野善兵衛
同 山中孝之助
同 博文社本店
同 北澤伊八
同 出雲寺萬次郎
同 金港堂亮三

東京 柳河梅二郎
同 江島喜兵衛
同 文學社
同 水野慶次郎
同 石川治兵衛
同 大倉孫兵衛
同 吉川半七
同 島村利助
同 小林喜右衛門
同 上田屋榮三郎
同 篠崎才助
同 鳥屋儀三郎

傳書後編

據弘化三年（一八四六）
江戶山城屋佐兵衛刻本影印

潛鋒栗山先生傳

先生諱愿。字伯立。一名成信。山城淀人。本姓長澤氏。父曰良節。出事于石川氏。有子四人。先生其長子也。先生天資穎敏。雖質弱。而勤學不倦。尤精國史。年十四歲。遊于京師。從桑名松雲學。以奇才見稱。既而改姓栗山氏。以鷄飼員昌薦。伴讀彈正尹八條親王。（諱尚仁。西帝皇子。）後甚見敬重。待以師友。先生時年十八。爲著保建大記以上。其書擬體范氏之唐鑑。取旨朱子之綱目。保元至建久。凡三十餘年間。君臣之賢否邪正。政事之是非得失。瞭然于篇中。使後世知亂臣賊子之大閑矣。於是乎。人多傳播其名。聞于天下。明年。親王薨。退隱於都下。家屢空晏如也。乃號其廬曰潛鋒。每慨然言曰。大丈夫當爲虎而死。勿爲鼠而生矣。西山源義公有修史之志。召先生爲儒臣。賜祿三百石。以其明典故也。時年二十三。尋爲彰考館總裁。與安積覺三宅緝明諸人。同在史局。常史之成。蓋先生之功居多焉。義公告老。先生屢侍西山。恩眷有加焉。及公薨。肅公命先生及中村顧言。掌喪紀。悉從禮。又命先生及中村顧言安積覺酒泉弘。撰義公行實。書成先生之筆也。覺嘆曰。潛鋒之文。不能贊一辭也。先生於詩文。尤忌雕巧。所作多不合時好。人或以爲拙。先生笑曰。吾與其小巧也。寧大拙矣。因又號拙齋主人。初先生有所抄錄書凡六十卷。欲效津逮祕書成一書。未果。又平生劄記十六卷。名曰敝帚集。後皆罹災矣。時與同僚書曰。家資蕩盡。太極本無極也。其曠達如是。寶永三年丙戌四月七日。以病歿于江都。年三十六。無子。命叔弟教恒襲祿。今存于世敝帚集者。蓋教恒得之燼餘云。

論曰。予嘗讀保建大記。知先生有良史之才。及見敝帚集倭史後編。益服其博洽宜乎。遭遇義公。而厚被寵待也。嗚呼雖不幸早世。其功豈可沒乎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三恐王下同

倭史後編卷之一

山城　栗山愿伯立撰

後小松天皇諱幹仁。後伏見天皇之玄孫。而後圓融院之長子也。明德三年壬申冬閏十月壬午。天皇受三璽於上御門殿。自後醍醐帝南狩。至是五十餘年矣。初細川頼之之輔足利氏。外事攻戰。内勉籌略。勇如細川清氏。忠如楠正儀。皆已踣斃降附。南山益孤立。至是窘甚。會源義滿使大内義弘主講和。南帝遂從之。入于京師。退居嵯峨。自是義滿僭倨益甚。黜陟廢置。莫不由出。而至怒罵縉紳曰。我欲爲帝。細川畠山不能爲攝家清華乎云。【參據】已上據花營三代記。皇年代畧記。應永記。豫章記。太平記。但義滿欲爲帝。見于足利治亂記。而不他見。林氏將軍譜。亦收之注文。然世傳久矣。不必誣也。【支注】考長曆以閏置十一月。然長曆後人所推步。今從當時書。後多倣于此。

古之治一而已。自源頼朝開府。平泰時移帝。官爵徒出于西。而生殺常出于東。天下豈得一哉。後嵯峨帝之遺詔。欲使龜山帝之孫子承統。其意蓋知龜山之豪傑。必不爲彊臣所制。而欲濟後鳥羽帝之志者。亦未嘗不隱然在其中也。北條氏不奉遺詔。使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孫子更在位。易置天子。如奕棋然。此後醍醐帝所赫怒以討北條氏。而其志專在廢後深草之後。然後深草龜山之兒。而未嘗聞有失德。若伏見。若花園。溫順恭默。固皆守文之良主。而將以永廢其子孫。於人心有所未安也。此足利氏所擁立以成霸也。嗚乎南朝之亾。雖曰由逆賊。而天命之所歸。亦未必不有因也。

十二月壬寅。左大臣藤原實時罷。以源義滿復爲左大臣。征夷大將軍如故。【參據】出公卿補任。【支注】是歲閏月壬午五日也。十二月壬寅廿六日也。

四年癸酉春二月五日。山名滿幸鹽冶遠江入道率兵攻三刀屋城。諏方部扶久等擊却之。文書。三月十二日。南朝内大臣藤原信賢薨于嵯峨。常樂記。年四十五。夏四月辛丑。新院崩于小河宮。是爲後圓融院。諱緒仁。後光嚴院長子也。及天皇受禪。尊曰太上天皇。稱新院以別崇光院。乙巳。葬于泉涌寺。源義滿已下諸臣扈從焉。【參據】椿葉記。常樂記。皇紀。皇年代畧記。按皇年代畧記以葬爲二十七日。今從東寺長者補任。秋八月雨水。九月己未。源義滿奏請罷左大臣。聽之。【參據】雨水出皇代畧紀。罷左大臣據補任。

應永元年甲戌春二月癸巳。尊南帝曰太上天

皇[參據]皇年代畧記。帝諱熙成。後村上帝之第二子也。母嘉喜門院。三月丁巳。右大臣源具通罷。以前内大臣藤原公直爲右大臣。夏六月癸酉。以前左大臣藤原實時爲太政大臣。内大臣藤原經嗣爲左大臣。儀同三司源善成爲内大臣。秋七月癸卯。改元。冬十一月壬寅。關白師嗣罷。以左大臣經嗣爲關白。十二月壬午。前左大臣源義滿奏請罷征夷大將軍。以子左近衛中將源義持任征夷大將軍。聽之。庚寅。以義滿請以已任太政大臣。敕罷太政大臣實時。以義滿任之。是日。右大臣藤原公直。内

大臣源善成並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直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通成爲内大臣。[參據]已上出補任。是歲山名滿幸伏誅。[參據]出山名系圖。

二年乙亥春正月癸亥。右大臣藤原實直罷。左近衛大將内大臣藤原通定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定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實冬兼右近衛大將。三月戊午。右大臣藤原實直罷。以内大臣藤原通定爲右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定爲内大臣。夏四月。左大臣藤原經嗣罷。七日庚午。以前右大臣藤原公直爲左大臣。六月

乙丑。義滿奏請罷太政大臣。聽之。義滿遂剃髮。號道義。而執政事一如前。以前右大臣源具通爲太政大臣。戊辰。左大臣藤原公直罷。壬午。以前内大臣源善成爲左大臣。癸未。右大臣藤原通定罷。秋七月甲午。内大臣藤原公定罷左近衛大將。八月庚寅。左大臣源善成罷。九月癸酉。以内大臣藤原公定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藤原公豐爲内大臣。冬十一月戊子。内大臣藤原公豐罷。十二月丁巳。權大納言藤原實冬轉左近衛大將。爲内大臣。[參據]已上補任。按本書以通定爲右大臣。爲二十一日。蓋傳寫之誤。今書于實直罷之後。

三年丙子春二月辛卯。太政大臣具通罷。夏四月丁未。權大納言藤原教嗣兼右近衛大將。五月辛未。前右大臣藤原實直薨。秋七月己卯。上所生準三宮藤原氏。號曰通陽門院。内大臣公忠之女也。以右大臣藤原公定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實冬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藤原嗣房爲内大臣。冬十月庚寅。内大臣藤原嗣房罷。丙午。以權大納言藤原教嗣爲内大臣。十二月。右大臣藤原實冬罷左近衛大將。[參據]補任。皇紀。皇年代畧記。

四年丁丑春三月辛巳。内大臣藤原教嗣轉左近衛大

將。權大納言藤原良嗣兼右近衛大將。冬十二月甲申。客星見西方。是歲少貳叛筑前。義滿令大內義弘擊平之。【參據】職任官據補任。天變據東[illegible]者補任。用兵據應永記。

五年戊寅春正月辛酉。本院崩。是爲崇光院。諱興仁。光嚴院第一子也。在位三年。爲後村上帝所廢。與光嚴院。光明院及直仁親王。被幽賀名生。源義詮立崇光院弟彌仁。卽位京師。是爲後光嚴院。後自賀名生還。居伏見離宮。方後光嚴院去位。已託細川賴之以立皇子緖仁。崇光院亦遣中納言藤原教光。以子榮仁託賴之曰。承

久以來。皇嗣每出武家之意。爾其斷之。賴之難荅之。第曰。非臣所知也。既而緖仁卽位。由是崇光院怨後光嚴院。遂大生猜隙。明德三年。薙髮受戒于鹿苑院僧。及崩。領邑皆歸禁中。榮仁在故宮。居常無憀。亦遂削髮。三月丙辰。關白經嗣罷。以前關白師嗣爲關白。夏五月。直仁親王薨。義滿以直仁所居萩原殿。及播磨國衛等地。與榮仁。自奉。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康富記。十一月。鎌倉管領源氏滿薨。敘從三位。爲左兵衛督。基氏之子也。氏滿嗜酒。每雨聚飲。嘗曰。天子人也。將軍亦人也。我亦人也。事

下氏滿下恐有脫字

于我者亦人也。而上人不如下人之知疾苦。上下易位。則治不難矣。森元信光進曰。公言不可。鄙人豈耐爲君。勉爲明察。民不勝命。氏滿納之。氏滿十二月乙巳。左大臣藤原公定罷。【參據】正月。五月。據椿葉記。三月。十二月。據補任。十一月。據喜連川判鑑。文祿清談。

六年己卯春正月。內大臣藤原教嗣罷左近衛大將。二月癸亥。以右大臣藤原實冬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教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嗣爲內大臣。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滿基兼右近衛大將。夏四月丁巳。

關白師嗣罷。己未。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壬戌。內大臣藤原良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滿基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行兼右近衛大將。【參據】出補任。九月。太白與熒惑合。十月。大內義弘反。初義滿改執事爲管領。斯波細川畠山三氏以同族更居其職。頗張威福。天下號爲三管領。又爲三職。三職忌義弘功高。義弘亦不爲之下。由是交惡。義弘所爲。三職每沮激之。及義滿營居于北山。使諸將助作。且令曰。使士卒充役。義弘曰。我卒可役于弓矢。不可役于土木。義滿雖不之罪。而大

恚之義弘亦不自安。潜與鎌倉通謀。欲東西稱兵。刻期入京。其意蓋在刼義滿除三職也。至是至界浦。遣使報義滿。京師方傳。筑紫中國兵。充斥紀伊。義滿輙以爲義弘反。尊道法親王以義滿意。私遣使召之。不至。義滿又遣僧中津諭之。義弘聞絶海至。與衆擬所以荅之。予持弘後平井備前勸入京。義弘不悅。杉豐後進曰。事至此矣。可中止乎。義弘善之。出見中津曰。今召臣京師。此欲誅臣也。臣助今川豫州大戰二十八。九州致平。臣之力也。明德之亂。手劒十餘人。山名伏誅。亦臣之力也。我邦

之神璽。百王所相承。非但秦之印璽也。講和南北。還璽京師。亦臣之力也。然而往將軍令臣討少貳也。陰令少貳誘池謀臣。臣未知此何罪也。今聞將軍將奪臣封國和泉紀伊。臣又未知罪所由也。中津曰。往將軍以少貳叛。令公討之也。豈又令少貳謀公乎。今將奪兩國。特卷議耳。果何所徵。公之功固高矣。宜以遜退而保之也。義弘遽曰。師莫言。已與鎌倉殿約。將問罪於營中。待來月二日。入見將軍。乃振衣而起。中津還報狀。十一月甲戌。義滿遣細川頼元六角滿高京極高詮赤松義則等。以

六千兵。發京師討義弘。義滿亦將三萬餘兵。出于東寺。庚辰。進陣男山。又遣管領畠山基國及子滿家斯波義將等赴界浦。義弘聞義滿出陣。乃出石津。北向一拜。乃還界浦大築城。乙未諸軍傳城攻之。城兵出戰。我兵死傷不可計。夜半引退。土岐詮直素與義弘通謀。至是出尾張得兵七百人。池田周防亦從詮直。時土岐頼益與諸軍在界浦。還擊之。戰于長森。斬二百餘人。山名氏清子時清亦應義弘。集兵丹波。將入焚京師。義滿遣兵却之。京極高重亦叛。撤勢多橋。據森山。高詮往擊之。高重

走于美濃至垂井。爲民兵所圍。從兵皆死。僅脫走。不知所之。前時義滿移榮仁親王於萩原殿。以奪伏見離宮。將營山莊。至是還之。十二月七日。遣兵丹波。擊時清。死之。戊午。諸軍又圍界浦。製爆竹。仰燒城樓。發喊兩射。城兵多死。富田尾張守以謂宜突圍西走。義弘不可。乃馳入基國陣。所向披靡。與甲斐藏人力鬪。薙刀中其口鼻。戰不已。欲過滿家。決滿家兵殊死戰。義弘身被重創。從兵皆死。乃大呼曰。身是驍將無雙大内義弘也。來獲首。滿家遂斬之。持弘將自刃。平井備前止之。使降。持弘乃

以三百兵出降。楠某菊池肥前皆在城。至是潰走。火延民屋。界浦萬家蕩盡。初義弘據城也。以為必死。令僧擬葬修佛事。送書周防訣母及弟。作百首和歌千句連歌。以攄志。謂諸卒曰。爾輩第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諸卒亦抱必死。莫敢叛者。義弘傳。左兵衛佐源滿兼與義弘詮直通謀。託救義滿。出武藏集兵。先鋒已至美濃。為土岐賴益所敗。既而聞界浦敗。留武藏。滿兼傳。【參據】應永記。界記。椿葉記。喜連川判鑑。永祿年代記。東寺鬼灣。文祿清談。日件錄。【支注】僧中津乃絕海也。土岐詮直為宮內少輔。山名氏清子時清。號宮田。京極高種稱五郎左衛門高重。或作滿秀。未知孰是。

前恐有脫簡

自古皆然。可不戒哉。天下方苦土木。而土木遂亂天下。應永之亂。是已。自人主視之。將謂以天下奉己。一宮之微。安在勞民。是以雖英偉聰明。有仁慈之君。往往靡不起宮城造園囿。而義作助造之俠國。勞衆泣民。甚於兵禍窮怨之極。亂所由作也。獨古之人。深監于此。斷斷乎曰。崇宮靡不凶。義滿起第室町。多致花木。命曰花營。囿非所以示天下。而至營北山第。宏敞麗華。光彩可鑑。時人呼曰金閣。第宅之壯。自古無有也。僧雪溪對義滿戲曰。乃西方極樂界矣。嗚乎。為義滿者。忍以一第之故。鏖大內之萬兵。火界浦之萬屋。而身臥金閣。以誚之極樂邪。

七年庚申春二月。義滿與足利莊於源滿兼。益滿兼叛迹雖未形。而猶留武藏。心未安。至是悅。還鎌倉。九月。斯波持詮擊宇津宮氏廣。斬之。送首鎌倉。【參據】喜連川判鑑。是歲。足利直冬卒。子冬氏稱中國武衛。【參據】足利系圖。和漢合符。【支注】古本赤松譜。米曰。直冬有五子。曰等珊。等章。乾桃。乾珍。並為僧。足利系圖。以乾珍為冬氏之子。乾珍即相國寺實山和尚者也。

八年辛巳春二月戊子。禁中火。天皇避之源義持室町第。三月二十九日。皇子躬仁生。秋七月辛卯。伏見離宮火。焚累代御記。文書樂器。八月己未。造宮。【參據】皇年代略記。椿葉記。皇紀。

九年壬午春正月。彗星見西方。秋八月癸酉。以左大臣藤原實冬為太政大臣。內大臣藤原良嗣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行為內大臣。九月丁酉。內大臣藤原公行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俊兼右近衛大將。冬十一月戊戌。宮成。徙御焉。【參據】彗星。宮成。出皇紀。任官。出補任。是歲。伊達大膳大夫叛于篠川。滿貞滿兼遣上杉氏憲擊之。戰

于赤館。敗走之。〔參據〕出喜連川判鑑。〔支注〕滿貞滿乘之弟。
十年己未秋八月甲子。右大臣藤原教嗣罷。以內大臣
藤原公行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滿基爲內大臣。〔參據〕出補任。而教嗣罷不見月日。今附于此。
十二年乙酉春二月己卯。若狹大風。遠敷二宮樓門。八
幡宮鳥居倒。夏五月。春日山木枯六千餘株。六月癸酉。
洪水。祇園祠鳥居倒。壓殺二十餘人。〔參據〕大風據若狹守護次第。五月六月。出和漢合符。及合運。
十三年丙戌春正月癸卯。太白犯歲星。是春飢。秋八月

甲辰。內大臣藤原滿基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
公俊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源義持兼右近衛大將。
辛亥。大風拱北樓倒。是秋風水。十二月壬子。通陽門院
崩。〔參據〕星變出醍醐寺本年曆背書。飢水出文正年代記。和漢合運。任官出補任。風出合符。崩出皇紀。
十四年丁亥春二月辛卯。太政大臣實冬罷。三月己未。
上準母準三宮藤原氏號。曰北山院。資康女也。冬十月
朔。日有食之。〔參據〕二月據補任。三月據貴女鈔。藤原系圖。十月據康富記。
十五年戊子春三月丁巳。行幸前太政大臣義滿北山
第觀花。關白經嗣以下扈從。義滿披僧衣持念珠。與子
義嗣出迎四足門。帝留旬日。歌舞宴樂。極歡而還。〔參據〕北山行幸記。椿葉記。夏四月戊戌。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藤原忠嗣
爲關白。〔參據〕補任。五月甲寅。義滿薨。年五十一。帝不見朝數
日。贈太上天皇。義持不敢受。義滿尊氏之孫也。父義詮
將死。指義滿謂細川賴之曰。遺卿於一子。善保之。又謂
義滿曰。與汝於一父。勿違之。賴之自受託輔導匡拂。靡
弗悉心。而時承衰亂。諂媚爲風。恐義滿慣視成性。特引
篤謹而有學者。日居左右。又選輕行有機辨者六人。髡
首士服。名曰侫坊。出入諸將之坐。戲謔百狀。凡資笑取

悅。無廉恥之事。莫所不爲。而有將士巧侫者。乃指曰。此
亦士侫坊。皆所以警誨義滿也。後賴之雖屢被讒黜。而
義滿亦未嘗不悔悟諭安。遂倚任之。而及其卒。哀甚。爲
出送葬。天下固賢賴之。而又稱義滿之善納。義滿有九
子。長乃義持。次曰義嗣。義教。周喜。義承。義昭。法尊。持圓
尊滿。義滿最愛義嗣。漸有廢嫡意。遂加首服於省中。儀
擬親王。及義滿薨。衆疑所立。管領斯波義重遂立義持
爲嗣。〔參據〕椿葉記。足利系圖。足利傳。賴之物語。花營記。藤原雅縁悼義滿詞。〔支注〕義滿稱鹿苑院。建相國
寺。

自古衰亂之世。兵馬重則名位輕。蓋必然之勢也。我觀當時名籍。義滿子弟常列三公上。而三公之家或受名義滿門爲榮甚矣。名位之輕而兵馬之重也。當是之時。公方樣重於尚方。而府僚亦盛於朝官。僭亦甚故。及納啇估之言也。稱臣外國。奉朔朁顙。甘心比東藩。至於以夢寐之所髣髴附之來使。何其卑遜且親昵也。豈其自於求利之不已歟。抑徒視名之可衒。而不知辱國之不可復雪歟。蓋武君之下。乖禮苟且。不啻是也。而不學之過。遂至如此之甚歟。將其又藉重於外。欲以有濟有甚

於是者歟。嗚乎此又可忍言乎。應永初。筑紫商肥富者自明還。方陳通信之利。義滿信之。八年。遣肥富獻寶刀細馬甲冑紙硯。副以金千兩。明主朱允炆詔曰。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百計。苟非戾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今遣使者班示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九年。義滿遣使修貢表曰。日本國王臣源某表大明皇帝。十年。明主朱棣告即位。十三年。勅曰。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夢朕皇考。蓋以

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屆。王心寤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爲禎夢。朕皇考亦夢於王。即所以監撫於王也。皇考監臨。即天之監臨也。若對馬壹岐海寇出沒。劫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即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楫。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十五年。聞義滿死。謚曰恭獻。遣內官周全渝祭之。蓋義滿之事明。終始如此。其後義教。義政。復修貢職。受封爵。而信使來往。殆無虛歲。其意蓋在獲錦綾書畫而已。表辭多出時僧之手。而言甚淺陋。時以其

易曉爲妙。輙傳外邦。不之恥也。其亦足以益辱國也。

六月己亥。南蠻貢黒象山馬孔雀鸚鵡。使人曰。國王名亞烈進卿。〔參據〕若狹守護次第。倭漢合運。秋七月戊申。熊野本宮火。〔參據〕倭漢合符。

十六年己丑春正月癸亥。關白忠嗣罷左大臣。二月甲午。關白忠嗣罷。三月丁未。以內大臣藤原滿基爲關白。甲子。以關白滿基爲左大臣。職仍舊。秋七月癸巳。以權大納言源義持爲內大臣。〔參據〕出補任。是月。鎌倉管領源滿兼卒。任左馬頭。兼左兵衛佐。氏滿之子也。子持氏嗣。殺相撲守新田義則于七里濱。義則蓋源義貞之後也。先是匿居底倉。本賀彦六

參據恐支注

欲弑殺之。義則逃亡。至是遂見殺。參據真連川判鑑。按諸書。或以滿兼卒。爲十七年。未知孰是。

十七年庚寅冬十二月己未。關白左大臣滿基薨。壬戌。

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參據補任。出是歲疫。參據年代記。支正

十八年辛卯夏四月辛丑。以右大臣藤原公行爲左大

臣。前權大納言藤原冬家爲右大臣。秋七月。源義持遣

兵擊飛驒國司藤原尹纜敗之。冬十一月戊午朔。日南

至。壬午。以皇子躬仁爲親王。參據四月出補任。七月出合運。十一月出皇紀。己酉

冠于清涼殿。今內大臣源義持加之。

十九年壬辰夏五月癸丑。內大臣源義持罷右近衞大

將。秋七月壬子。權大納言藤原滿教兼右近衞大將。參據

補任。八月壬午。帝讓位于躬仁親王。時年十二。帝之第一

子也。然未行立太子禮。以親王居大納言藤原重光家。

至是初遷禁中。九月。上先帝曰太上天皇。帝尚幼。政事

皆決上皇。參據椿葉記。皇代畧記。升遐記。

倭史後編卷之一

倭史後編卷之二

山城　栗山愿伯立撰

稱光天皇諱躬仁。後改實仁。後小松帝第一子也。已登祚。仍用應永號。二十年癸巳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既。夏四月。伊達大膳子松犬丸。與懸田定勝。據大佛城。鎌倉遣畠山修理大夫擊之。十二月。大佛城糧盡。松犬丸定勝潛出城而逃。參據日食薩戒記。文正年代記。松犬叛。喜連川判鑑。

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八日。熱田祠火。冬十二月五日。帝覲上皇。留三日。右大臣藤原冬家罷。十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滿教爲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如故。十九日。行卽位禮於太政官廳。參據日食據薩戒記。祠火朝覲據皇代畧記。卽位據皇紀。皇年代畧記。凡書拜罷用補任。後不復曰據之。讀者宜類推焉。

二十二年乙未春正月六日。以權大納言源通宣兼右近衛大將。按藤原滿教罷右近衛大將。不知在何月。夏六月十三日。京師雨雹。大風寒如冬。冬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乙卯大嘗。雨雹大風據文正年代記。皇代畧記。日食據康富記。大嘗據皇紀。皇年代畧記。是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通宣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實永兼右近衛大將。

持仲下。恐脫持仲二字。

二十三年丙申秋七月。土御門烏丸火。延燒上皇宮。參據皇紀。皇代畧記。八月十一日。權大納言藤原實永罷兼右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忠定兼右近衛大將。十五日。忠定薨。二十一日。復以實永兼之。先是。鎌倉源持氏以讒奪越幡六郎食邑。執事上杉禪秀諫爭。不聽。禪秀請罷職。持氏乃以上杉大全子憲基代之。禪秀密與持氏叔父滿隆謀廢持氏。立持仲。乃持氏之弟。而滿隆之所子養也。於是禪秀稱疾劇不出。專聚兵士。兵士皆邑中伏駄運以乎。滿隆亦牒召關東諸將。以京師下令討持氏爲言。冬十月二日。滿隆持仲據寶壽院。禪秀以兵入執持氏。持氏方醉臥。木戶氏則聞亂。遽入醒之曰。事急矣。持氏驚起。倉皇乘馬而出。遂以見兵五百間道走佐介。與憲基合兵自守。四日。禪秀等縱火攻佐介。持氏憲基敗走于小田原。禪秀黨土肥土屋來攻急。上杉憲元勸持氏憲基脫走。留戰死。持氏與憲基又走駿河。依大森憲賴家。往瀨名。託今川範政。以復鎌倉。憲基亦往越後集兵。氏則等不知持氏所走。以謂在奈古屋。散卒皆集國清寺。國人狩野介亦應禪秀。以兵繞攻國清寺。氏則

等自殺。十一月。禪秀子憲盛擁持仲。出略武藏。武藏人江戸豐島二階堂等不肯降。憲盛引還。二十日。榮仁親王薨。十二月。持氏憲基乞兵京師。源義持遣山名時熙救之。

二十四年丁酉春正月朔。滿隆持仲禪秀出武藏。擊江戸豐島。敗之。五日。初佐竹義憲與憲基走越後。至是起兵與禪秀戰飯田原。敗之。九日。又戰施野原。禪秀等還鎌倉。範政江戸豐島諸兵方壓鎌倉。而鎌倉兵多逃亡。禪秀窘甚。十日。與四子憲盛憲春快尊禪瑾自死于雪下。滿隆持仲亦自盡。十七日。持氏還鎌倉。論功賜土肥土屋所領于大森憲賴。居小田原。〔參據〕榮仁薨見椿葉記。餘皆見湘山星移。喜連川判鑑。禪秀記。本土寺鬼簿。鶴岡記。按禪秀記。憲盛作憲方。今從判鑑。〔支注〕禪秀名氏憲。剃髮曰禪秀。爲右衞門佐。朝宗之子也。憲基亦同族也。任安房守。後剃髮曰海印。木戸氏則稱將監。滿隆稱新御堂。氏滿第二子也。快尊鶴岡別當。禪瑾極樂寺僧。皆禪秀子也。岩松新田族也。時有岩松治部大輔者。不知其父爲誰也。夏五月二十九日。率禪秀餘黨出入間川伺鎌倉。舞木宮內丞悔從禪秀。欲自效贖罪。聞之發兵出戰。治部大輔敗就擒。閏月十三日。斬之瀧口。六月十九日。上皇宮成移御馬。秋七月二十三日。覲上皇留七日。〔參據〕岩公事出喜連川判鑑。宮成出皇紀。覲上皇出德大寺拑國記。

二十五年戊戌春正月二十四日。源義持殺弟義嗣。義嗣官至權大納言。稱曰新御所。義嗣將舉兵叛義持。事洩亡命。削髮爲僧曰道繩。搜捕幽之林光院。夜使人殺之。初源直義之遭鴆殺。死後頗爲靈。祭曰大藏大明神。至是祭義嗣曰新大藏大明神。蓋配直義也。〔參據〕椿葉記。系圖。東寺鬼簿。日件錄。上總本一揆悔。援禪秀屢請赦罪。持氏不聽。因聚兵而叛。夏五月。持氏遣一色左近將監擊之。叛徒未戰而潰去。〔參據〕喜連川判鑑。冬十一月十七日。關白經嗣薨。十二月二日。左大臣藤原公行罷。以右大臣藤原滿教爲關白。轉左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公俊爲右大臣。兼右近衞大將如故。〔支注〕經嗣號成恩寺。

二十六年己亥春正月。伊勢月讀宮火。二月。藤原公俊罷兼左近衞大將。壬午。以權大納言藤原持基兼左近衞大將。〔參據〕康富記。按補任以公俊罷爲二月十二日。以持基拜爲九日。今從康富記。二本一揆又起。持氏遣木戸內匠助擊之。三月三日。戰于上總。夏五月六日。本一揆之將榛谷重氏降。斬之由比濱。〔參據〕喜連川判鑑。六月二十日。高麗戰艦于三百餘艘。攻對馬。二

十六日。九國兵與之戰敗。七月又戰却之。敵艦沒海。死者不可計。[参據]皇代畧記。天地根元圖。文正年代記。按諸書皆作蒙古。而僧谿英大日本傳作高麗。未知孰是。文正年代記係之十五年誤。秋九月。義持請罷內大臣。聽之。關白滿教罷左大臣。冬十一月十一日。北山院崩。[参據]皇紀。十二月五日。以右大臣藤原公俊轉左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持基爲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以權大納言藤原實永爲內大臣。是歲關東風水飢饉。[参據]喜連川判鑑。

二十七年庚子春正月。持基實永罷。兼左右近衛大將。閏月十日己卯。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光藤原兼良兼左右近衛大將。十三日壬午。以公俊爲大政大臣。持基實永轉左右大臣。以公光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仍舊。二月。公光罷左近衛大將。三月十六日。太政大臣公俊罷。二十六日。兼良轉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嗣爲右近衛大將。秋九月。義持病。或謂醫高天爲呪詛。義持遣人捕繫獄。陰陽助定棟亦見幽。冬十月癸卯。義持流俊繼及高天於讚岐。十二月。右大臣藤原實永罷。庚子。以公光轉右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宗氏爲內大臣。是歲旱。琵琶湖涸三町。淀川可徒涉。大飢。米斗直千

錢。[参據]義持捕流高天。據康富記。旱飢據文正年代記。長祿年代記。天地根元圖。大日本傳。

二十八年辛丑夏四月六日。內大臣藤原宗氏薨。秋七月五日。以藤原兼良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是歲旱飢疫。道殣相枕。日車載死屍棄之。棄處又積成山。[参據]皇代畧記。文正年代記。大日本傳。

二十九年壬寅夏四月。帝違豫。秋八月。小栗滿重有怨于持氏。與宇都宮持綱桃井下野守佐佐木隱岐入道謀叛。據結城岩松治部大輔餘黨亦應之。持氏遣上杉重方往擊之。重方對壘數月。閏十月。佐竹常元爲持氏所疑。遂叛。持氏遣上杉房實擊之。常元父子走于比企谷自殺。初禪秀之被誅。子憲秋敎朝逃往京師事義持。是歲以兵來關東。掠焚沼津三島。多殺持氏部下而去。[参據]違豫康富記。餘皆喜連川判鑑。[支注]重方憲實之弟。房實憲實之甥也。

三十年癸卯春二月。義持癸請罷征夷大將軍。以子右近衛中將源義量任征夷大將軍。聽之。義持尋剃髮曰道詮。三月地屢震。夏五月二十八日。持氏自將兵擊小栗滿重。滿重敗自死。持氏轉向宇都宮。持綱逃亡鹽谷。駿河守斬之。甲斐齋首而至。佐佐木隱岐入道桃井下

野守亦殺虜斬。亂平。至秋持氏還鎌倉。六月。內大臣藤原兼良罷兼左近衛大將。秋八月二十七日。藤原房嗣轉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滿季兼右近衛大將。冬十月十四日。右大臣藤原公光罷。十二月。地又屢震。參據春冬地震。據文正年代記。持氏出兵。據喜連川判鑑。按公光罷。或作八月。皇紀亦從之。

三十一年甲辰夏四月十二日。嵯峨太上皇崩。是曰後龜山天皇。有子時稱曰小倉宮。二十日。關白滿教罷。以左大臣藤原持基爲關白。內大臣藤原兼良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滿季爲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仍前。持

氏憾義持留憲秋教朝居府。寖成隙。義持遣僧昭西堂於鎌倉通和。持氏不荅。秋九月。又遣昭西堂曰。憲秋教朝已奪祿矣。持氏意解。遣使京師謝之。冬十一月。內大臣藤原滿季罷右近衛大將。是歲。飢疫人多死。往往至舉村無人。參據後龜山崩。據和漢合運。僧主講和。據喜連川判鑑。飢疫。據文正年代記。滿季罷大將。不見于補任。今據皇紀。

三十二年乙巳春正月晦日。權大納言源清通兼右近衛大將。二月丁巳。上皇第二子薨。帝之同母弟也。以帝無子。將立爲儲嗣。至是暴薨。衆惜之。未名。追稱龍樹寺宮。戊辰。征夷大將軍源義量卒。夏四月辛丑朔。右近衛權中將藤原實雅坐與宮人藤原氏通。奪官。宮人藤原氏。日野有光之女也。入官稱大納言典侍。爲帝所寵。至是得罪。無有驗證。人以爲冤。十六日。以榮仁親王子貞仁爲親王。初榮仁薨。長子治仁居伏見殿。亡何震死。無嗣。弟貞成入紹之。至是。上皇欲薦後圓融院之佛事。親金書佛經於紺紙。使諸親王助書之。貞成亦與焉。及記名。請上皇曰。臣無官。不足傳也。上皇乃錄爲義兒。宜宜爲親王。既而帝不悅之。遂憾上皇。而未發。因上皇諫止

帝之召琵琶法師以聽平家。大發怒。奉書上皇。以謂上皇自爲。我當遜也。將密出宮。義持俄入諫之。帝意未解。上皇密諭貞成親王薙髮。秋七月丙寅。帝不豫。即夜上所生從二位藤原氏號曰光範門院。權大納言資國之女也。八月丁卯朔。帝疾劇。上皇及公卿以爲不復起矣。議喪事及嗣天子。既而壬申疾愈。丙戌。右近衛中將有定家士金河式部至闕。告內侍所媼名三條。承小倉宮旨。有所呪詛。帝駭怒。令武臣捕三條鞫問。得小倉宮之禱書而已。非呪帝也。廷議尚以爲宜。賞式部。帝亦曰善。

南朝徒動懷禍心。其正三條之罪。以杜覬覦。［參據］薩戒記。榊葉記。但以治仁爲蹇死。據東寺過去帳。［支注］義量任參議兼右近衛權中將美作權守。敘正四位下。卒年十九。法名道基。號長得院。贈左大臣從一位。是月。以武田信長叛于甲斐。持氏遣上杉房實擊之。信長委國而逃。房實引還。是歲。水關白持基罷。左大臣。［參據］武田叛。據喜連川判鑑。水據文正年代記。關白罷。本書不月日。

三十三年丙午夏六月。武田信長出甲府。持氏又遣一色刑部少輔擊之。秋八月二十四日。內大臣藤原滿季罷。以藤原房嗣代之。武藏白旗一揆來屬刑部少輔。二十五日。信長降。持氏赦領邑。仍前。［參據］喜連川判鑑。冬十月八日。彈正尹滿仁親王薨。［參據］東寺鬼簿。稱常盤井殿。龜山帝曾孫也。

三十四年丁未秋八月十四日。太政官廳火。是月。河內上綠毛龜。［參據］火出皇代畧記。龜出文正年代記。初赤松圓心三子範資貞範則祐。皆有功尊氏。與以攝津因幡備前播磨美作五國。範資領攝津。貞範領播磨美作。而貞範孝友專使則祐掌領邑。則祐功雅高。且居京師。而參府事。以故則祐子孫。兵馬常强於宗氏。貞範之子曰詮則。詮則之第七子持貞。爲義持所寵。遂賜以播磨美作備前。滿祐自祖則祐。世領播磨。至是被奪。以故怨訴不已。自焚宅還

播磨。義持將遣兵擊之。諸國兵皆集京師。既而諸將固請赦滿祐。殺持貞。義持不獲已。十一月十三日。令持貞自盡。赦滿祐。至京師。［參據］赤松系圖。皇代畧記。應仁外記。文正年代記。是冬。帝將謁石清水賀茂賽宿禱。以疾不果。是歲。以關白持基復爲左大臣。職仍前。關東風水。越前十世原僧徒與山伏鬪。悉殺之。［參據］帝疾。據椿葉記。風水出喜連川判鑑。僧鬪出文正年代記。

正長元年戊申春正月十八日。源義持薨。年四十三。贈太政大臣。初義持以無嗣。而諸弟皆爲僧。約以持氏爲子。至是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更選所立。而不決。至石清水探籌廟前。遂決意立僧義圓。乃褫僧衣。反本服。改名義宣。三月。移居室町第。任左馬頭。［參據］椿葉記。喜連川判鑑。［支注］義持號定勝院。義圓任青蓮院。爲天台座主。

古書之亡也已舊矣。足利氏之盛。去今不遠。而當時之書。猶不可得而獲也。嗚乎義持之爲人。與其輔之者。我何以詳其爲賢愚明暗也。然父死而辭贈位。終身官不過內府。其亦不足爲賢乎。應永十八年。明使至兵庫。而義持却之。其後明又遣使來責以不貢。義持使人謂之曰。先君惑肥富之言。輙通問外國。自後神人不和。雨暘

從序先君亦薨。易簀之間。以冊誓神。永絶外國之通。我又不忍負之。使者又請見義持。辭曰。今冊以使者不通為辭。用兵來攻。此何謂也。夫鄰國通好。非不欲也。然余所以不接。其亦有說。先君得病。卜之。兆曰。神降譴。神又憑人曰。我國自古未嘗稱臣外國。爾受封不却。所以致病也。爾外邦聞之。必以為怪誕。然爾不聞乎。元兵百萬。再至無功。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矣。各保天疆。彼不來此不往。民至老死而不相知。不亦可乎。及見此書。益惜其為人及輔之者之無詳傳也。

夏四月二十七日。改元。帝疾。失心而無嗣。時後龜山帝之子小倉宮。後二條帝之胄木寺宮。龜山帝之裔常盤井宮在。上皇疑所立。僧宗純奏曰。皇嗣宜就伏見殿索。乃上歌曰。斗岐波岐夜。古氏羅能古須慧豆。美須氏余。余於豆玖多計能。曾能波布志美理。上皇意決。告之義宣。秋七月十三日。義宣遣管領畠山滿家。兵數百人。就伏見殿。迎貞成親王子彥仁。入若王子。前參議經兼。三位源重有等從焉。及在若王子。令赤松滿祐警衞。居數日。入上皇宮。僧宗純乃一休也。初其母入上皇宮。有身。

既而獲罪出宮。生宗純于民家。自少為僧。心蹤不羈。飄有遺世之態。時時為詩歌。落人間。人間多傳以為寶。或至購獲片言隻字。以翫于屋壁。然人無知其為皇子。而獨上皇知之。屢召入宮。進對。又協旨。遂定皇嗣。宗純之力也。【參據】椿葉記。文正年代記。和長記。一休年譜。一休色紙。【支注】一休有子。曰紹偵。居攝之櫻塚。見和長記。二十日。帝崩。年二十八。法諱大寶壽。追稱稱光院。二十八日。上皇以彥仁為子。乃登祚于前右大臣藤原公光第。時年十歲。即日移三壐於所居。以關白持基攝政。二十九日。火葬泉涌寺。收骨燼。藏深草法華堂。【參據】椿葉記。皇年代畧記。

初源義滿使大內義弘主和事。蓋欺後龜山帝以兩統互立。如乾元延慶之故事。而後龜山帝之入京師也。亦出于窘蹙不得已之計。以故小倉宮常懷覬覦。而知上皇意屬伏見殿。方帝疾劇。叛意益急。俾人偽稱鎌倉使者。往伊勢。欺國司源滿雅曰。持氏有命。宜取小倉宮起兵。滿雅諾。使者又曰。我當徑往取之來。滿雅曰。可矣。使者乃還嵯峨。與小倉宮俱至伊勢。既而使者恐其發覺。逃匿。滿雅初知其被欺。而事不可止。遂舉兵據紬附山。義宣下令土岐氏擊之。冬十二月。土岐族世保

五郎與滿雅戰。斬之。送首京師。梟之四塚。小倉宮來降。赦居嵯峨。以子某爲僧。勸修寺僧正敎尊是也。【參據】椿葉記。薩戒記。舟木系圖。諸門跡譜。是歲饑。道殣相枕。諸國窮民蜂起。守令不能制。私行德政。令人不償負債。【參據】畧年代記。鶴岡記。

倭史後編卷之三

山城　栗山愿伯立撰

後花園帝。諱彥仁。崇光院之曾孫也。永享元年己酉。春正月朔。以帝尚幼。元會不御殿。二月十七日。帝始受御註孝經於少納言清原宗業。三月十五日。以源義宣為征夷大將軍。改名義教。二十九日。內大臣藤原房嗣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源清通轉左近衞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信宗為右近衞大將。秋八月。攝政持基罷左大臣。同日。以右大臣藤原兼良為左大臣。內大臣藤

原房嗣為右大臣。以源清通為內大臣。藤原信宗轉左近衞大將。以權大納言源義教兼右近衞大將。二十九日。帝自藤原公光第。移御上御門宮。公卿步從。九月五日改元。冬十二月己亥。行即位禮於太政官廳。【參據】不御殿。據薩戒記。始讀書。從宮。即位。改元。據皇年代略記。椿葉記。

二年庚戌。冬十一月十六日。大嘗。【參據】皇紀。

三年辛亥。春三月二十四日。上皇薙髮。曰法皇。法諱素行智。【參據】椿葉記。皇年代略記。

四年壬子。秋七月二十五日。以攝政持基為太政大臣。內大臣源清通罷。以源義教為內大臣。八月十三日。持基罷攝政。以左大臣藤原兼良攝政。二十八日。兼良罷左大臣。以源義教為左大臣。兼右近衞大將如故。藤原信宗為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如故。冬十月二十七日。攝政兼良罷。以持基復攝政。十一月二十八日。內大臣藤原信宗罷兼左近衞大將。十二月甲午。以權大納言藤原房平兼左近衞大將。

五年癸丑。春正月三日。帝冠。令攝政太政大臣持基加之。左大臣源義教理髮。【參據】椿葉記。皇年代略記。二月二十六日。持

基罷太政大臣。三月二十二日。以攝政持基為關白。秋八月九日。義教請罷兼右近衞大將。聽之。十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名兼右近衞大將。先是義教命大內持世擊少貳父子。十六日。斬少貳父子。送首京師。梟之六條河原。【參據】文正年代記為四年事。今從東寺鬼簿。按少貳叛。不知在何年。周防山口龍福寺所藏大內系圖曰。永享三年六月。大內盛見戰死于筑前。蓋亦與少貳氏戰也。二十五日。彗星見西方。九月十六日。鎌倉地震。山崩屋倒。【參據】彗出薩戒記。地震和漢合運。為四年。今從喜連川判鑑。冬十月四日。內大臣藤原信宗罷。己未。法皇崩。年五十七。丙寅。葬于泉涌寺。遺詔稱後小松院。

參據椿葉記。升遐記。皇代畧記。十二月。義教出兵志賀攻延曆寺。參據文正年代記。永祿年代記。

六年甲寅冬十二月。又攻延曆寺。參據文正年代記。

七年乙卯春二月。捕延曆寺僧乘蓮以下數人斬之六條河原。餘黨縱火中堂而自死。夏四月二十二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房平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秋七月地震。參據文正年代記。

八年丙辰。是歲。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中務大輔論封疆。遂至相鬭。中務大輔乞助持氏。持氏以村上我管內。乃將遣兵救村上。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將軍所置。而欲遂誅之。此乃我叛將軍也。何以誅政康負我。不納。參據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

九年丁巳。夏四月。持氏命上杉憲直發兵擊政康。衆妄傳持氏令之圖憲實。家物議沸騰。人心洶洶。六月。持氏往憲實家諭之。令憲直及子憲家屏居藤澤。又以一色直兼毁短憲實逐之。因告憲實曰。動搖人心。由于讒者。我已遠之矣。卿亦宜逐大石憲重長尾景仲。景仲憲重亦聞之。請自退。憲實不聽。七月。憲實潛匿子龜若於上

野。秋八月。持氏又往憲實家諭安之。參據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冬十月二十日。內大臣藤原房平罷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公名轉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持忠兼右近衛大將。二十一日。行幸源義教第。留六日。詩歌絃管。盡歡而還。參據皇代畧記。是歲。天下穀不熟。參據文正年代記。

十年戊午。夏五月。去年義教遣讚岐守細川持常討大和賊。賊據多武峰。至是。國人越智箸尾攻拔之。遂焚多武峰。參據文正永祿二年代記。

持氏以吾爲義持之子。已得重器文書。及衆立義教。大失望。且以義教久爲僧。心又蔑視之。不樂受其令。六月。將加子賢王首服。曰。天下無冠吾兒之人。宜循曩祖八幡殿之例。憲實諫曰。宜從例遣使上都。受名將府。請以臣參息方奉使命。持氏不聽。遂冠賢王於鶴岡祠前。名曰義久。不復使憲實知焉。託慶冠禮。召兵諸國。一色直兼上杉憲直亦被召還。因鎌倉傳言。持氏謀因憲實入賀殺之第中。憲實懼。稱病不出。持氏憂之。將遣義久質憲實家。若宮祠僧尊仲以爲不可。持氏乃止。秋八月。長尾芳傳等主講和。千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罷兵。持氏

皆不納。憲實嘆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身死可明志耳。乃拔刀。衆趨持奪之。長尾實景大石重仲勸使還國。且曰。君欲死則死。我輩不徒死。憲實久之曰。君等尚如此。念死無益也。遂不免惡名於後世。乃乘夜奔于上野。持氏兵要之留坂。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兵亦見憲實從兵多。不敢來追。十五日。持氏遣一色直兼一色時家擊憲實。翌日自出武藏。陣高安寺。留三浦時高守鎌倉。憲實訴之京師。義教奏請下詔。賜錦旗以討持氏。二十八日下詔曰。聞源持氏擅舉兵。罪當失治於東關。此知致

叛於上國。天誅不逃。帝命何容。宜命虎豹之臣。速殲犲狼之賊。義教乃令上杉持房擁錦旗。將兵東征。是日。義教請解左大臣。聽之。九月四日。以右大臣藤原房嗣轉左大臣。內大臣藤原房平轉右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名爲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如舊。十日。持房分兵爲二。一自管根進。爲大森憲賴大敗。一自足柄進入早川尻。與憲直戰走之。持氏退海老名。持房進陣高麗寺。持氏使木戶持季拒之。三浦時高素憾持氏。至是得義教令。委棄鎌倉。還三浦。千葉胤直亦應持房軍。市川直兼

時兼不能戰。退與持氏合。冬十月十七日。時高出兵放火大藏大熊。十九日。憲實出陣分陪。十一月朔。時高持朝攻大藏。義久奔于扇谷。二日。持氏遇長尾芳傳於葛原。衆欲戰。持氏使人謂芳傳曰。汝輩世臣于我。何不少寛。今我爲汝自死矣。上天有罰。汝逆善終邪。芳傳下馬伏曰。公何至此。臣得讒人足矣。持氏乃曰。正憲直直兼之罪。一如憲實所請。芳傳大悅。脫甲謁持氏。與俱往永安寺。時高兵尚梗路。芳傳叱使解去。尋持氏移金澤稱名寺。剃髮曰道繼。七日。芳傳以數千兵擊憲直直兼。殺

之。憲直子持成在德泉寺。聞之自殺。餘黨悉伏誅。虜僧尊仲送之京師。遂誅之。十一日。持氏還永安寺。持朝胤直大石憲儀防衞之。憲實遣使京師。乞持氏之死。〔參據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湘山星移記。〕〔支注〕賢王或作天王。蓋誤。上杉持朝時爲彈正少弼。長尾實淸稱新四郎。大石重仲稱源三郎。早川尻葛原皆相摸地名。高麗寺亦在相州。分陪武藏地名。木戶持季稱左近大夫。是歲飢疫。死者盈路。〔參據文正年代記。〕

十一年己未春二月十日。義教命殺持氏。持朝胤直率兵圍永安寺。持氏及叔父滿貞自裁。從士皆鬪死。後俾義久自盡。憲實家年十一歲。自是關東受制京師。三月。

彗見。關東悉屬憲實。剃髮曰高岳。召弟清方於越後。爲管領。夏六月。至長春院。拜持氏影前。泣曰。臣心無不義。天鑑之。乃拔佩刀。剚腹。爲高山越後。那波内匠所持不果。輿而還家。既而創愈。遁藤澤。又隱伊豆國清寺。【參據】結城戰場記。永享記。按二書曰。義久在報國寺。聞兵逼。燒香自死。年十歲。今從東寺鬼簿。喜連川判鑑曰。去年十一月朔。義久與滿貞死。恐誤。彗星據補任。關東受制京師。據聖壽記。【考注】持氏年四十二。稱長春院。十二年庚申春正月。一色伊豫守奔于今泉。集兵長尾憲景。太田資光攻今泉走之。舞木持廣應一色氏。長尾芳傳以謀招之。置酒。持廣不疑。伏兵遽起殺之。結城氏

聞恐闕

朝遺子光久迎持氏二子春王安王于二荒山。聚兵據城。別令野田右馬助據古河城。清方遣武藏國司固聽鼻性順長尾景仲等。亦據高橋伺上野。夏四月九日。上野守護代大石憲重攻拔之。十九日。清方持朝發鎌倉。五月十一日。憲實亦出兵神奈川。【參據】結城戰場記。自四年連歲用兵大和。細川持常大膳大夫土岐持賴右京大夫一色義範伊勢守護長野安藝人武田信榮等。將兵在大和。義教密命持常長野武田殺持賴義範。以兵間有備不果。是月。義教令人就堀川宅。召義範妻來。蓋以其有姿色也。妻與中自殺。使者亦自殺。義教恐義範聞之。遽令武田殺義範。武田信榮親往義範營紿之曰。將軍有所賜。請來飮。有義範臣羽伏菟者。諫止之。義範謝已諾矣。不可俄止。乃去。衞從與羽伏菟石河三方等十一士。詣武田營。坐定。伏兵起。左右露刃呼曰。有命賜死。義範乃自殺。十一士亦皆闘死。別命長野與持常襲持賴於三輪麓。持賴身長八尺。素多力。身擐重鎧。把眉尖刀。與二十餘兵開門突戰。手斬神部新左衞門已下九人。乃還營聚飮。登樓呼曰。今日奉命。我不惜死也。只恨死

無益于國。乃潰腹捽腸。投敵而死。義教分持賴義範領國。賜參河於持常。伊勢丹後於一色五郎。若狹於武田。義教殺義範也。武田爲義範士三方若狹所傷。無何而死。義教賜義範宅於一色五郎。五郎以兵圍宅。殺義範遺兵。【參據】慚愧抄。歷代帝王圖。大日本將軍年代記。按永祿年代記作修理大夫一色義貫。未知孰是。【考注】神部新左衞門長野臣也。信榮死於信賢斷。秋七月朔。一色伊豫守踰利根川。縱火攻次賀土佐城。三日。性順景仲與之戰。一日十餘合。夜罷。四日。性順景仲方引退。敵撓伍。急逼性順景仲與戰敗之。伊豫走小江山。二十九日。清方持朝

閻攻結城。氏朝弟山内氏義出降。【參據】結城戰場記。喜連川判鑑。山内結城戰場記作山川。今姑川判鑑未詳孰是。是歲義教弟義昭叛義教。奔于日向。義昭住大覺寺爲僧正。准三后。亡在日向。與其國人擧兵曰。亂之不弭。由義教失道。我恐足利氏之業遂墜。他人有今也。兵固非爲我也。【參據】歷代帝王圖。薩摩文書。

嘉吉元年辛酉春二月十七日改元。義教聞義昭在櫛間。令國人殺之。義昭居永德寺。三月十三日國人襲之。使自殺。臨終作歌三章以自哀。其卒章曰。阿多奈利止。乎毛比之八奈乃與和比散片宇良也末之久毛阿須

乎之流加奈。國人送首京師。【參據】歷代帝王圖。永德寺作櫛大寺。今從薩摩文書。【更注】櫛間。日向地名。夏四月十六日。清方督諸軍。急攻結城。戰酣。城中火起。城兵大擾。諸軍乘之奮擊。遂拔城。氏朝光久擧族皆死。春王安王就執。乳母懷春王弟永壽王匿于伊佐。亦爲小山小四郎所擒。野田右馬助輔古河城而逃。諸軍自逐氏朝光久。已下首二十九於京師。梟之六條河原。五月十六日。長尾因幡守護送春王安王永壽王。至濃之垂井。義教令殺春王安王於金蓮寺。春王年十三。安王年十一。拘永壽王於土岐持益家。憲實又使

二子爲僧。一曰德舟。一曰清藏主。與二子俱著草鞋。把烏傘。巡行諸國。人不知其所在。嘗謂人曰。世將彈指謂彼叛主者。蒙罰如此。我亦以爲然。當以少悔罪耳。應仁元年卒于周防云。【參據】結城戰場記。日件錄。湘山星移記。古賀系圖。

古之稱忠義也。未始不原乎天性。發乎誠惻。而後世之趨義。鮮不以名。夫名豈非重事哉。上杉憲實蓋亦知名爲重事也。一則曰自死。二則曰自死。而不能也。遂拔緇髡髮。蔬食苦行。將如無所容焉。予特哀有愧於心。有畏於名。而又竊怪其伏刃二。而遂不決何也。今夫婦女之

居室。生未手刃。縊然方其悲羞激迫也。伺守者怠。投獨處■獨能引決。有濟志也。憲實之智勇。謂曾不如閨閤之人乎。蓋有不出乎誠惻者矣。則其餘可從而知也。至遂擁僧衣。擒遺嬰。則其不可復揜也。他何名之譏哉。

赤松滿祐自已殺族。持貞領邑最大。稍張威福。及義教嗣立。頗惡之。諭割致播備作三國。滿祐自陳曰。勝國以來。世領播磨。建功戰間。且神南之役。寶篋院殿賜祖則祐以備前。明德之亂。鹿苑院殿賞父義則以美作。而今欲奪之耶。義教大怒。將誅之。不果。既而滿祐削髮曰性

具于敎康事義敎。義敎常曰。前將軍捨伊豆家之嫡。而賜持貞。固不可。然貞村在。豈滿祐之所專哉。貞村乃詮則之嫡孫也。遂密賜書貞村曰。封爾播備作。敎康聞之語滿祐。滿祐以謂此將以誅我也。乃聚族爲反計。上原對馬諫不聽。遂請義敎曰。池鳧産雛。願將軍來見。侑飲。六月十四日。義敎至滿祐家。滿祐盛飾屋室。設雜戲。酒酣。釋廐馬。使逸中庭。因閉門起伏。擧坐錯愕。不知所措。敎康與族則賴直前持義敎兩手。使安積行秀弑。乃褫狩衣裹首。縱兵亂擊。京極高數山名熙貴土岐遠江守

等皆見殺。權中納言藤原實雅亦被創。大内持世等踰門而逃。滿祐自酌飲諸卒。與弟義雅姪則尚浦上宗安中村彈正以下三百八十餘人。焚宅西奔至攝津。火葬義敎首於宗禪寺。遂據書寫坂下。時足利冬氏在蘭原。呼曰中國武衞。滿祐遺則賴迎之。冬氏兄弟乃以五十兵至。滿祐推爲將軍。秋七月葬義敎屍於等持院。勅贈太政大臣。先是有小人長二寸許見于第中。擧戲百狀。設猿樂奏鷄飼。衆就執之。四散不見。纔得一人而鎖之。不食而死。至腐爛壞敗而棄之。方其遭弑。適奏鷄飼。人

益以爲怪。一色義範土岐持賴之見殺也。天下以爲寃。而義敎屢夢二人爲祟。至是臨水。又見二人影。心甚惡之。既而見殺云。參據赤松記、應仁外記、得[illegible]記、[illegible]怯抄、補任、嘉吉記、結城戰場記。按[illegible]首。赤松記爲滿祐首之淨上寺。嘉吉記爲安國寺。未知孰是。管領細川持之等立義敎子義勝爲嗣。滿祐送書持之。請受兵自殺。持之斬使者不報。八月乙丑朔。勅持之曰。滿祐敎康構亂敗倫。拒朝命於播州。招天吏之干戈。其發軍行誅。所以忠於國。而孝於家也。持之大發兵赴播磨。細川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賢自一谷山名持豐與敎清敎之自但馬。滿祐亦

分兵拒之。二十二日。持常等進與則尚戰。敗退于人丸塚。滿祐悅曰。京軍怯也。我奉蘭原御所。長驅而進耳。乃遣敎康攻人丸塚。敎康一發斃二人。遂又敗之。既而持豐敗但馬口。斬上原備後守。滿祐懼退據城山。持常與持豐合軍。四面攻之。則尚出降。城兵日逃亡。九月九日。持豐等緣崖奮鬬。自卯至申。十日又大戰。滿祐與族六十九人自死。敎康與十七人髠髮走于伊勢。安積行秀登城曰。我手刃將軍者。欲鬬來決。敎清兵村助景安射中刀柄。行秀乃出城鬬。所向草靡。景光皆見殪。行秀乃

退。火城。自潰腹。擢攫胃腸而死。持豐兵扯烱中。取滿祐及行秀首而去。有見兵攻則賴於水田城敗逃則賴走統縣。遂入前甦。令伊勢國司殺教康。二十七日。教康自殺。徇滿祐教康行秀首於市。梟之三條。賞功與播磨於持豐。美作於教清。備前於教之。參據應仁外記。嘉吉記。赤松記。東寺鬼簿。長者補任。薩戒記。文正年代記。按應仁外記。以教康爲係康正元年訣。今據東寺鬼簿。得平記。攷注赤松記中國武衛亦戶何戰死。未知在何戰也。伊豫守義□□圖九殺。赤松記所載。盐質録也。嘉吉記爲出雲□國月。京師行德政。使所借錢物并子母貲還。所質衣物財器。亦不得出錢償。諸國做行。民氏不便之。怨訴日繁。人

始思亂。參據畧年代記。文正年代記。冬十一月。內大臣藤原公名罷。十二月七日。以藤原持忠爲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如舊。

二年壬戌。春三月廿八日。內大臣藤原持忠罷右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熙兼右近衛大將。夏五月廿五日。皇子成仁生。冬十月己丑。太白犯南斗第五星。甲辰。帝病癰。醫下鄉視曰。可針也。而難犯聖躬。廷臣議以謂自古置針博士。正爲此也。遂俾下鄉進針。壬子。病愈。賜下鄉砂金一盆。十一月七日。以源義勝爲征夷大將軍。參據皇子生據皇紀。以下皆出康富記。

三年癸亥。夏六月。內大臣藤原持忠罷。秋七月廿一日。征夷大將軍源義勝卒。年十歲。義勝幼而喜馭。遂墜馬而夭。參據足利系圖。龍泒帝詞。東寺長者補任。九月廿三日。從一位藤原有光父。以兵三百人。乘夜入禁中。放火亂殺。有一賊揮薙刀逼御座。頓眩而仆。帝因得脫逃。遂匿左大臣藤原房嗣第。宮人抱神鏡而出。賊取神璽寶劒。擁南帝之裔居萬壽寺。名金藏主。據延暦寺中堂。移牒集兵。二十五日。遣兵討之。僧徒導官軍攻中堂。斬金藏主。捕有光父

子。誅之京師。初賊徒集清水寺。遺寶劒於後門。僧心月坊獲而上之。唯神璽爲賊徒持去。不知所在。賊徒蓋吉野遺民也。參據皇紀。天地歷代圖。文正年代記。東寺長者補任。續神皇正統記。護正院文書。按長者補任。所謂大將副秀盖釼截打也。二十六日。徙于伏見殿。後又徙御東洞院宮。參據皇年代畧記。康富記。冬十二月十三日。始營宮。先是。祇園祠有女巫。年十七八。爲神語曰。我呵護天子而免難。又曰。宜以十二月十三日營皇居。至是造宮。蓋從巫言也。而以兵禍相尋。邦家多事。不果。參據文正年代記。

文安元年甲子。春二月五日。改元。三月四日。京師兩豆。

參據皇年代畧記。文正年代記。夏四月壬辰。北野祠火。初西京商人。與東京之商相訴。遂結徒據北野祠。至是管領畠山德本遣兵捕之。商人縱火而鬬死。殺傷交多。火延焚西京。乙巳。以所生源氏爲準三后。贈左大臣。經有之女也。丙午。天文道安倍有重曆道賀茂有貞各奏。是夜太白與鎭辰合。六月二十三日。彗見。是月。土岐氏殺美濃守護代戸島某。戸島徒募兵近江。入美濃焚垂井。殺土岐族四人。秋七月戊寅朔。六角滿綱家臣訴滿綱之無道。而逐國。八月辛亥。熊野本宮祠人白南帝之裔二人。集兵紀之北山。參據康富記。按土岐氏本書闕名。考土岐譜諸本或以持益爲成頼祖。或爲父。或以持兼爲成頼父。今不知適從。

二年乙丑春正月。六角滿綱及子時綱以兵入近江。戰敗死。從兵死者數百人。夏六月二日。大風拔木倒屋。冬十一月三日。關白持基薨。二十三日。以左大臣藤原房嗣爲關白。左大臣如元。十二月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時房爲內大臣。滿祐之被誅也。以明德之亂。滿則戰死。特赦滿則孫滿直。而赤松氏遺臣遂擁之。謀滅山名氏。自去年屢戰播磨。敗兵死者數千人。至是。滿直與父滿政。自死於有馬。參據正月出東寺鬼簿。六月出皇紀。文正年代記。滿直自死出皇紀。東寺鬼簿。應仁外記。按滿則滿祐之叔父。

三年丙寅春正月十六日。內大臣藤原時房罷。二十九日。以前攝政兼良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熙爲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如故。夏四月十三日。房嗣罷左大臣。二十九日。以右大臣藤原房平轉左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持通爲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仍舊。是夏。近江大水。流瀨田橋。秋七月。戸島與齋藤戰于美濃。死傷數百人。九月。富樫龜幢丸與族父安高爭國。戰于加賀。死者數百人。參據大水出文正年代記。已下皆出東寺鬼簿。冬十二月。初義勝早世。衆以其弟爲嗣。時八歲。至是。賜名義成。享德中。改義政。參據臥雲日件錄。

四年丁卯春三月二十三日。持通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四日。以實熙轉之。權大納言藤原實量兼右近衛大將。夏五月。先是。富樫安高與龜幢丸爭加賀守護職。管領細川勝元素助安高。龜幢丸亦憑前管領畠山德本。請訴不已。至是。令二人分領國。六月十五日。關白房嗣罷。以太政大臣兼良爲關白。兼良以請託得任之。房嗣亦

纂職不表辭時人兩醜之。是秋土民蜂起。鳴鐘私行德政令使掠京師。義成召兵諸國備之自德政之行姦民乘衆怨作亂白晝相率入人家刼奪資財遂至召兵卒禦之而兵卒入京又暴殺良民民益苦之冬十一月乙卯尊無品親王貞成曰太上天皇〔參據土民侵京據文正年代記東寺鬼簿餘皆據康富記〕十二月畠山德本遣兵攻紀之北山斬將圓胤圓胤初入圓滿院爲僧既而返初服起兵至是傳首京師廷議梟之關白兼良以爲不可使坂上明世大石惟弘驗認之七條河原〔參據康富記諸門跡譜〕是歲東大興福二寺

相鬬。〔參據皇紀〕

五年戊辰春二月十一日。內大臣藤原實熙罷左近衛大將。三月。尊準三后源氏曰敷政門院夏四月敷政門院崩。秋九月壬子。敕許建源高明祠於備前是歲雨水。人多溺死。五條橋流。瀨田橋又流。〔參據三月出皇代畧記四月九月出康富記雨水出東寺鬼簿文正年代記。〕

寶德元年己巳春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十六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敎房兼左近衛大將。甲申帝如伏見殿時猶在東洞院宮。蓋後小松法皇所居也。〔參據康富記〕是春義

成與持氏領邑於遺子永壽王。改名成氏東歸。持氏之仁也。瑞泉寺僧昌在懷逃甲斐。遂之信濃。託大井持光。持光聞春王安王據結城送遣之結城。及敗與春王安王皆被擒至美濃。年纔六歲。義敎以其幼拘之既而上杉房定與關東諸將議。請奉之鎮關東。至是從之。〔參據湘山星移集諸書以爲長尾昌賢養永壽王於關東今從古河系圖文正年代記〕夏四月庚申地震。頹倒牆屋男山裂。自是疾疫流行。人多死。己卯以源義成爲征夷大將軍。五月五日。有虹遶日。秋七月二十八日。改元。冬閏十月己亥。熒惑太白鎮合。十一月朔旦

冬至。公卿表賀。詔赦天下。〔參據康富記。男山裂、疫據文正年代記。〕

二年庚午夏四月二十八日。兼良罷太政大臣。五月七日。內大臣藤原實熙罷。十四日。以前權大納言藤原公保爲內大臣。六月二十二日。內大臣藤原公保罷。二十七日。以藤原實量代之。兼右近衛大將仍舊。秋七月癸卯朔。周防長門大風破屋。八月丙子。東方有流星。長可五丈。光如晝。是歲造四條橋。〔參據康富記。造橋出皇紀。〕

三年辛未春三月。內大臣藤原實量罷右近衛大將。秋七月。琉球商人至兵庫。細川勝元買物不與價。以雨水

傷稼。八月壬午。遣使丹生貴船禱晴九月義成納姉人言令斯波義健逐尾張守護代織[illegible]及甲斐美濃人並不奉令義成母聞之諫義成[illegible]不聽遂遁于嵯峨僧等切諫不已義成從之義成母亦還第冬十月南都民作亂放火侵牟焚元興寺連年疫參據康富記疫據文正年代記享德元年壬申春三月二十四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敎基兼右近衛大將。秋七月二十六日改元。九月斯波義健卒無子家臣議以大野持種子義敏爲嗣。大野斯

波之族也義敏惡其下驕橫。欲以法糺之冬十月八日。以前內大臣源清通爲太政大臣。十日內大臣藤原實量罷。以藤原敎房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是歲。赤松則顯潛到近畿則尚斬之送首則尚稱彥九郎則賴之族子也。由是義成許則尚出入府中。疱瘡流行。踰年不已兒多死。參據文正年代記。按皇紀以則賴伏誅。爲文安五年事未詳孰是故注是歲都人傳奧州衣川石。呼曰辨慶石。石大幾二尺。別有二小石皆紫色。見日件錄。二年癸酉春二月。太政大臣清通罷。夏四月。關白兼良罷。二十八日以右大臣藤原持通代之。右大臣如故詔坐左大臣上。六月二十六日。以前關白兼良准三后。三年甲戌春三月關白持通罷右大臣參據補任不月。今從康富記。初畠山德本無子將以其弟持富爲嗣既而生子義就。稱二郎遂以爲嗣。任伊豫守。又取持富子政長爲子。稱彌三郎。德本令須田佐渡入道傳義就佐渡入道子右京亮稍專家諸老臣皆忿而未發。神保備中守出訴狀一道謂衆曰。我將立弟彌三郎殿與我者加署。政長母遊佐氏女也以故遊佐河內守首從之而推名土肥諸臣皆叛于義就義就怒備中守爲首謀夏四月四日。以

兵圍備中守宅。使之自裁。政長逃匿細川勝元家。俾從者匿山名宗全家。宗全乃持豐時削髮以法稱行。秋七月朔。關白持通罷。以左大臣藤原房平爲關白。丙寅。以前內大臣藤原實熙爲右大臣。八月。義就與政長各集兵士。都下洶洶。義政令諸將以兵衞弟而勝元宗全不至。庚子夜。政長兵縱火民舍。欲焚德本家。德本避叔父賢良家。義就避山名敎之家。敎之不內。遂投遊佐河內守宅。翌日與佐渡入道火宅。奔于伊賀。德本與族西形備中守等屛居建仁寺西來院。衆以謂老君與義就協

謀事未可知也。不如迎以濟事。政長然之。遣族阿波守以三百人迎之。德本輙還家。西彫備中守恥憤不敢從。子彌二郎亦送德本里許而還寺。備中守覺其意有在。因與之家傳寶劍。諭曰。我家世以忠勞稱。而今日之禍自內起。可恥也。我不忍復還京。汝立身於我之死後。孝莫大焉。彌二郎謹受劍。從容曰。勿庸見。已決矣。乃伏刃死。年纔十九。備中守亦潰腹死。從者皆自盡。政長移居德本家。勝元使之謁義政。然義政常憤宗全。勝元助政長。勝元不自安。託罪家臣磯貝。斬之以謝。冬十一

月己酉。義政將誅宗全。召兵第中。欲俟相國寺鳴鐘而發。勝元以宗全之婿也。不欲與事。俄逃東山五大堂。義政爲罷兵。勝元固請赦宗全。宗全亦上誓書以謝罪。於是令宗全退居但馬。留子教豐居京師。讚岐守細川成之世與赤松氏善。至是赤松氏遺臣賴成之請自起兵取其故邑。義政許之。遂遣赤松則尚於播磨。託以誅宗全。十二月則尚西下。亡何播備作皆屬。則尚遂攻平井城。斬大橋美濃守。【參據應仁外記。斷憫抄。得平記。文正年代記。康富記。皇紀。政元記。按長祿記曰。德本後政長爲嗣。及生義就而廢政長。然當時諸書不之載。且斷憫抄。外記。皆以政長爲義就之弟。】

故今不取。斷憫抄曰。西彫勸德本還京師。自留西來院。恥親族相鬩。遂至自死。今據外記。而又不取。甲辰。源成氏殺右京亮上杉憲忠於鎌倉西門。憲忠憲實第三子。小字曰龍若。憲實之爲僧。以其幼留伊豆。上杉氏老臣長尾昌賢收而育之。及長輔成氏鎮東面。至是成氏欲悉滅上杉氏以報父仇。與結城成朝謀而殺之。成朝乃氏朝之子也。【參據康富記。結城戰場記。湘山星移記。】是歲京師多盜。鳴鐘私行德政令。白晝橫行。不復避匿。民方窮困。壯者爭從之。始謁其魁。用錢七千或五千三千爲贄。劫奪之間。以合沐止湯錢湯爲號。錢湯所取專屬己也。止湯舉

凡所獲以歸魁也。合沐所竊與衆均也。連年諸國凶荒。兵役不已。至是多傚行德政。民之窘戚特爲甚。而將士驕潛。居服無制。競勉豪奢。雖商人估客。往往衣綾羅。被紅紫。而天下華靡之習極矣。獨大友氏在豐後。尚節儉。而頗有惠政。嘗當入唐船之還。下令諸商人曰。將征十分一。宜籍物價。及商人持征錢而至。還其三分之一。其嘗出千錢者止出七百。惠出意外。衆大悅之。其用意率

此下恐脫類字。

此也。【參據日件錄。文正年代記。皇年代畧記。續神皇正統記。】

康正元年乙亥春正月。結城成朝擊殺上杉憲秋於池

龜。又殺上杉顯房於夜瀨。顯房持朝之子。憲秋禪秀之子也。長尾昌賢老而多智。見上杉氏將滅。迎憲忠弟房顯於越後。擁以爲將。據上野境。出兵攻鎌倉。義政亦命今川上杉攻成氏。戰數年。成氏遂敗走古河。義政令房顯移山內領關東。自是關東大亂。郡縣靡靡被兵。參據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文正年代記。文注池龜武藏地名。二月。宗全入播磨。砦普當山。夏五月。攻壇德山。不克拔。會子是豐在室山。爲則尚所圍。乃提兵救室山。敵兵解圍而逃。壇德兵亦聞之潰去。則尚走備前自殺。宗全遂入京。義政不之罪。參據應仁外記文正

年代記。得平記。六月二日。關白左大臣房平罷。五日。持通復關白。六日。以前內大臣藤原公名爲太政大臣。秋七月戊戌。改元己亥。關東由送石堂一色世良田里見首于義政。第益從成氏舉兵者也。參據康富記。義政召還義就任右衞門佐。時畠山賢良與三寶院義賢細川道賢皆以老成周旋危難之間。時有所濟。人以爲當世藥石。義就得入京。亦賢良之謀也。於是政長不得在京師。遂出奔。勝元不得已。是月。義就發兵向大和。益擊政長也。自是義就日被眷遇。其家與賢良東西相臨。而義政春時遊二

人家。雜戲百設。至笛物狂蟹狂言。莫不盡其技。而酒酣義政顧賢良子彌彌若戲曰。爾爺善歌。爾亦能乎。彌彌若年纔十歲。應聲而揚歌。音吐琅然。山中有春時觀花之詞。大恊義政旨。作坐爭稱不已。翼日。義政妻藤原氏亦來極歡。義就以爲匠作將軍之所重。宜令其子爲嗣。賴以固寵。匠作賢良皆爲修理大夫也。賢良亦悅之。乃請以彌彌若爲義就嗣。義政許之。改彌彌若曰[illegible]稱二郎。二郎乃義就幼字也。後義就請[illegible]以討政長於河內。而以紀河泉之兵多從政長。屢戰不能

克。參據慚愧抄。康富記。文正年代記。義就與伊勢備中守赤松兵部少輔書。支注義賢贈左大臣源滿濟子。文安五年準三后。本土寺鬼簿曰。是歲正月戰市川。曾谷直繁足立綱秀等死。市川武藏地名。其詳不可知。故今不書。八月二十七日。以右大臣藤原實熙轉左大臣。內大臣藤原教房轉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藤原教基爲內大臣。轉左近衞大將。以權大納言源義政兼右近衞大將。冬十月庚午。以皇族邦康爲親王。後二條帝五世孫也。曰木寺宮。是日加首服。年四十。仁和寺法深法親王之父也。參據康富記。皇胤系圖。十二月。延曆寺僧徒奉神輿入京。有所訴。令勝元拒之。既而從其請。僧徒引

還。

二年丙寅春正月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公有兼左近衞大將。補任不載。敎基罷左大將。蓋在去歲。秋七月。宮成。二十日自東洞院宮徙御焉。八月二十九日。太上法皇崩。奉稱後崇光院。名貞成。薙髮曰道欽。嘗著椿葉記。粗錄崇光院以來至今上卽位。以視帝喪亂之際。朝廷無實錄。而賴是書存。稍有補於史氏。參據宮成徙御出皇年代畧記。神皇正統記。法皇崩出皇紀。冬十二月。廢斯波義敏。以家臣欲廢己。移居東山東光寺。享德初。斯波義健早世無子。以族人野持種子義敏爲嗣。

時義敏年十六。以斯波氏世幼弱。而其下專恣。欲一以法繩之。罷織田鄕廣尾張守護代。遂殺之。越前以其子敏廣代之。更欲治甲斐美濃入道之罪。乃令甲斐近江安居修理條詐之。衆怒曰。此豈新主遇故臣之道耶。時伊勢貞親世專事。將府恩昵。少比而美濃入道妹。貞親之妾也。因賴貞親。請廢義敏。義敏亦移東山自疏無罪。參據[illegible]抄。應仁記。[illegible]先是。赤松遺臣石見太郎左衞門事前內大臣藤原實量。每對實量敍赤松氏之功。且曰。等持院殿賜書曰。細川父。赤松母。今乃忍使母氏無子孫耶。實量曰。何以贖嘉吉之罪。太郎左衞門退深慮所以贖。他日又告以取神璽之計。實量善之。爲奏請。且告之義政。帝許之。使人傳告赤松氏臣中村貞友等。答曰。臣等已授命矣。二王子易討耳。然行者無生還之理。至出神璽不難。奉詔。帝壯其言。是月。遣貞友及間島彥太郎上月滿吉等三十七人。變名姓。佯降紀之北山。參據上月記。嘉吉記。得平記。赤松記。長祿元年丁丑夏四月十一日。左大臣藤原實熙罷。六月十七日。以右大臣藤原敎房轉左大臣。前內大臣藤

原實量爲右大臣。秋七月二十一日。吉田祠震。是夜諸國大風。拔木發屋。參據倭漢合運。文正年代記。按皇紀以彗改元。是彗見也。皇年代畧記以旱疫改元。是歲旱而疫行也。然作無所見。今附于此。二十八日。太政大臣公名罷。九月八日。以內大臣藤原敎基爲右大臣。實量罷。補任不月日。前權大納言藤原實雅爲內大臣。冬十一月。土民蜂起。鳴鐘私行德政令。參據皇年代畧記。十二月二日。赤松氏諸臣殺二王子於紀之山中。及衆佯稱降也。中村宗通叛。以其謀告二王子。二王子戒備不輒見。貞友臣有小谷與次者。潛變狀貌。得見二王子。因告以衆無惡意。二王子意

稍解。遂引見之。久之寢不疑。至是夜半乘大雨雪。丹生屋帶刀左衛門及弟四郎左衛門入北山營。刃擊一宮。髮首取神璽而走。敵追急。帶刀左衛門乃匿首道傍。欲欺敵。脫走餓而逆於外。敵覺圍二人。死之。又奪神璽。彥太郎亦與滿吉等。亦入河野口。前持二宮衣。使滿吉斷其首。從二宮者宇野大和守。僧智莊嚴院。及定順等。皆鬬死。滿吉彥太郎亦被殺。貞友提首而走。又見殺于路。北山與河野口。相距七八里。山谷頗阻絕。而其遭殺蓋同時矣。一宮曰自天親王。二宮曰忠義。蓋兄弟而不知

其父爲誰也。或曰後醍醐帝四世之孫。又曰。上野宮之族。而上野宮亦不知爲何人也。應永中。上野宮擧兵有河上三村者應之。新田義宗之至熊野。蓋亦在是時。而後皆不知其所終也。自文安初。二王子以北山稱行宮。移書近縣。而其書唯以干支行。義政以時方多事不暇加兵。而二王子亦不能出戰。區區稱帝山谷之際。殆十數年矣。〔參據上月記。得平記。應仁外記。吉水院文書。貫方院文書。楠系圖。高備寺古牒。康富記。〕二年戊寅春二月。義敏在東山歲餘。義政使之還京。而其下益結徒欲廢之。義政命以其子松王爲嗣。俾義敏

衣恐戒

退居莫與事。二十六日。義敏西奔依大內教弘。斯波氏諸臣請以治部少輔澁川義廉襲斯波氏。義政許之。〔參據慚愧抄。外記。文正年代記。〕秋七月二十五日。以關白持通爲太政大臣。職仍舊。權大納言源義政爲內大臣。先是。赤松氏士小寺性悅小河中務。與大和人越智協謀。說吉野民得神璽。八月二十日。進之帝。下詔赦赤松政則。政則時五歲。曰二郎法師。義雅之孫也。義雅之死。其子匿建仁寺。僧天隱許爲僧。曰性尊。政則乃性尊所生。義政與之加賀之河北石川二郡。備前之新田。出雲之宇賀。伊勢之

高宮。〔參據上月記。得平記。按二書作晦日入京。今從皇年代畧記。天地歷代圖。〕冬十二月。關白持通罷。五日。以左大臣藤原教房爲關白。

三年己卯夏六月十九日。兩日並見。〔參據皇年代畧記。〕二十日。政則家臣入備前山名教之守兵拒之與戰。義政下令受代。宗全怒政則被赦。計由石見太郎左衛門。及都人聚觀幸若舞於實量第。伺衆方散。使人殺太郎左衛門於路。〔參據季瓊日錄。應仁外記。〕秋七月十七日。大和人筒井箸尾襲越智備中於佐味敗之。蓋私鬬也。十八日。義就潛遣兵援佐味。筒井以書報勝元。遂告義政。義政素信佛受衣。

時方禁殺。而有告義就按鷹郊外者。又義政聚花石。課諸將。植木第庭。而義就所致適怙至。聞其救佐味。益惡之。因下令管領以下諸領將特敕政長。由是義就不得助佐味城。遂見拔。[illegible]八月十八日兩日又並見。〔參據〕皇年代略記。冬十月。富樫成春家臣岩屋集兵與政則兵戰于加賀。義政令詰赤松家臣。對以彼來擊不得已應之。〔參據〕季瓊日錄。十二月。關白教房罷左大臣。以前右大臣藤原實量爲左大臣。

寛正元年庚辰春二月。地震。比年旱風水。加以兵役。天下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常事奢侈。遊飲自如。修營第沼。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下不堪。帝聞憂之。賜詩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爲誰肥。義政爲罷役。〔參據〕歷代圖。天地三月二十八日。捕楠氏在吉野者。悉殺之四塚。〔參據〕季瓊日錄。夏六月二十七日。太政大臣持通罷。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既星背見。〔參據〕伊勢日記。文正年代記。按台運是歲正月朔。二日並見。三年八月又並見。四年正月朔又並見。然諸書無所見。而喜記變異小史之常。今皆不取。二十七日。左大臣藤原實量罷。八月二十七日。以內大臣源義政爲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

爲征夷將軍如舊。以權大納言藤原公有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九月十六日。義政使伊勢貞親召畠山氏老臣遊佐[illegible]譽田三河。譙責義就使退居領邑。以[illegible]家恒正等。謝服乞哀。不聽。義就將拒命。賢良諭使速退于遊佐氏。十九日。以義就猶在京。諸將皆戒兵。義政亦命細川成之衞禁中。二十日。義就燬所居宅南下。騎士七十。步兵千餘。皆甲而從。遊佐國助出迎天河。入若江城。宗全等亦甲至義政第。先是。蓋宗全以助政長[illegible]與政長絕。而至是日。又講和基家。留居義就家。義政又令曰。宜以宅屋臣僕付政長。基家大怒。欲縱火鬭死。賢良諭止之。基家遂奔河內。政長代入義就家。任彈正少弼。三十日。義政下令大和諸寺。戮力擊義就。閏九月二日。義就遣兵焚天王寺民屋。義政賴權中納言藤原綱光請討義就之詔。帝不可。義政固請。不得已聽之。是月。政長發南都。陣菩提院。尋移營龍田。冬十月十一日黎明。義就聞政長兵少。乃分兵爲二。一襲政長於龍田。一襲[illegible]於平郡。政長兵大擾愕。政長從容默禱。伺前不敢動。衆賴稍定。大和人筒井等。奮戰大敗

敵斬遊佐國助譽田三河守甲斐庄新衛門隅田某越中備中古屋彦三郎以下數百人國助家士岡部彌六等戰于平郡亦見斬義就與氣將自殺衆止之遂奔據嶽山更城烏帽子像國見山寬弘金胎觀眞觀正四寺以爲拒備政長進入河內與中島中務成身院光宣等入若江城十二月又進陣于弘川與義就相持［參據伊勢氏日記聖寺記應仁別記應仁抄條寺日記長祿記］二十一日改元［參據補任皇紀］

二年辛巳春正月二日義就出兵奪糧與政長兵戰太子河原是月宗全與義政義政與諸將議討義就之謀

因曰宜下書大和國士出兵援政長夏六月須屋左馬助等六十餘人請義就曰敵欲以久疲我臣等請乘夜襲敵以決戰義就許之左馬助臨發曰臣等不復生還請主公爲衆自酌義就爲偖飲衆激悅而出乃緣山襲弘川營殊死戰敗斬神保宗次郎

倭史後編卷之三終

濟泊集寄泉竹軒佐竹暉兩總裁書

舊臘大日本史成。乃命修志。此君上善繼善述之所致。眞不朽之盛事也。聞兩兄建議修稱光院以下帝紀。以擬續編。不如是則南北皇統終歸于一。傳至今日正大明白者。不能彰著顯赫。君上聞其言而韙之。遂命兩館修志與續編。此又君上明識英斷之所致。可勝欣躍之至。往年潛鋒栗子編摩之暇。私閱諸家記載。作後小松稱光後花園三帝紀。名曰倭史後編。以示僕。曰請爲我刪正。僕熟讀玩味。歎其考索之精。用力之勤。約他日見

其全書而還之。不數月栗子罹疾不起。後嗣未定。僕懼其散軼。託親故而取之。藏諸匱者有年矣。其書略倣本紀之體。至敘室町將軍。則兼編年之體。凡臣下事迹小而驕縱不法。大而畔亂弑逆。皆備書之注。其所出曰參據。述其緒餘曰支注。事有可議者。輙著評以斷之。剴切透徹。皆中事機。其志將欲帝紀至後奈良正親町朝。將軍至義輝義昭。以究室町之盛衰。而欲衍至後陽成朝。以敘信長秀吉之興廢。亦未可知也。不幸蚤世。書未及成。其纔成者。亦未及脫稿。蠅頭細字。黙竄塗抹。其矻矻

苦心。即此可見矣。當時觀瀾宅兄相與檢討商確。屢言其晝則登館。夜則焚膏。反覆辨論。不得其要則不輟。宅兄頗困頓。而栗子披閲自若也。聞者多謂栗子資禀薄弱。何能堪之。戕賊天年。未必此書不爲累也。僕謂不然。脩短命也。禍福豈反故紙之所能爲哉。趙方有言。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栗子未嘗轉職。盆事區區之心竊欲表章皇統之原委。扶植人臣之幽隱。以備將來之鑑戒。是亦彰考館中一日紀綱也。其可少邪。元順帝修宋遼金三史。遼史成而宋金二史未成。總裁官揭傒斯

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而卒。已而二史成。傒斯不及見之。栗子之亡。不類此乎。可謂勤矣。今者適中脩擧續編之嶽。此誠栗子宿志得伸之秋也。故致原稿于兩兄。以斬鬼獺。如其後小松本紀。義滿基氏等傳。則本館集而大成。無所藉乎私撰之書。然劉道原十國紀年。頗能俾益溫公之考異。庶以五行俱下之目。暇日看過。裁決取舍。亦無不可也。如稱光院後花園紀。義持義敎義政等傳。今新所編纂。君臣淑慝。文武成敗。參互考覈。亦必不有小補也。希兩兄加意繙閲。仍使書史謄寫

一本。原稿略加裝潢。付與後嗣。藏爲手澤。寫本友于館架以資紬繹。檃括評斷。附爲論贊。則貴幽壤而慰忠魂。栗子惟悁然于地下矣。至于山名持豐細川勝元兩軍相持。則羣雄割據。各樹其黨。震主脅上。不復知有天子將軍。海內之勢。自此而大變矣。蓋冀北山東鼠竊交亂。而炎劉灰冷。成德魏博跋扈輈張。而李唐潰爛。此尤不可不著力也。凡續云者。正之副也。前之不能了。後之不容已者。皆於續焉發之。李巽巖作續通鑑長編。以繼涑水之書是也。郝伯常拘於忠勇軍。著續後漢書。自序曰。

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推本六經之初。其補二史之後。僕雖不讀其書。每誦此序。未嘗不歎其言之精而確也。豈兩兄亦有意於斯乎。冀參酌而裁定之。統祈鑒涵。

澹泊安積先生著　鶴鳴館藏版

烈祖成績　全二十卷

明治十年東京内國
勸業博覽會出品書

東京前川四氏刊行

據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
東京府鶴鳴館刻本影印

烈祖成績序

神祖龍興於參遠平叛亂掃妖氛救生民於塗炭以建磐石之基文德武功播于輿誦布于方策如當時諸記所載各傳其所見聞莫非皆記實事而所見有異所聞不同其間不能無詳略差誤神祖之時距今僅百年而諸說紛紛無所統一豈不重可惜乎我成公勵精圖治欽仰祖宗風烈臨政之暇使侍臣讀近世諸記至神祖之事最深致意府僚安積覺字子先者耆宿博洽最熟近世軍記公命彙纂神祖事業勒成一書子先遂參覈群籍閲數年而脱稿凡二十卷起筆之初錄一卷取進止體裁稱旨賜名烈祖成績其爲書也起於天

木邨嘉平刻

文迄乎元和凡神祖謀議舉動神智玅筭一繫年月粲然有叙諸記所載參互考索稗編叢書究捜弗遺刊浮華補闕略差者訂之誤者辨之至有所關係則間加論述考據精確引證詳明於是乎嚮者紛紛者有所統一而神祖盛德偉略歷歷可覩矣實足爲一代實錄也嗚呼公所以使纂是書者欲見遺範取則于此其勵精圖治之意固不待言而知焉而子先克奉其旨成纂述之功者其將順翊贊之實亦有不可掩者蓋成公之志君人之德也子先之勉奉上之誠也君臣道合有此盛舉豈不韙哉今茲繕寫新就廣奉命述書之所以成以爲之序

享保十七年壬子臘月之吉

水戶府大井廣謹書

木邨嘉平刻

列祖成績序

春秋之義尊王爲大國朝自　神武天皇定鼎橿原宮。　列聖相承代天工而理萬幾律令格式之設刑賞黜陟之典臚列無遺庶績咸熙天敘天秩粲然不亂迨乎中葉紀綱紐解威權下移遂使陪臣執國命視君如弁髦足利氏雖開覇府於京師而逼於權臣仰其哺乳身且不能庇焉能得尊王不唯不能尊又從而侵軼之鍾簴不設鹵簿久廢公卿星散妃嬪蓱轉幾乎黍離麥秀之歎而亂臣賊子接踵相望應仁以來板蕩極矣右大臣織田公關白豐臣公雖粗知尊王而非出於誠心反營其私皆無足觀也神祖英武間出謀略如神戡定四方之亂拯億兆於焚溺眞勇彰於大高之城守大義伸於長湫之野戰馬上購書興隆儒學及天下大定首使諸矦服王事營繕　禁闕修築宮垣奉膏腴以豐祭祀起廢典以復舊規優稟祿於公卿頒湯沐于妃嬪四海無熢燧之警而黎元奠枕泰山之安又與關白藤原公議定法制綱擧目張。　朝廷肅穆遂爲永世不易之重典尊王之擧不亦大乎。先君成公命臣覺編次神祖事迹顧惟神祖度量之豁信義之篤仁以立基智以馭衆延攬英雄能成一統之業臣之庸虛譾劣豈能得應其選哉然君命至重不得辭避退而蒐索近世諸書譯以綴之而載籍不備率多闕略野錄叢說眞僞

相半折衷異同捃摭遺落一從本書所有而不敢一毫緣飾故其文質而俚朴而陋務使核實以備史臣之采擇耳至於君臣父子彝倫攸敘將帥偏裨安危所繫則間附己意以提撕之亦欲觀者注意也鄙者試譔一卷以取進止公覽之曰可賜名曰烈祖成績太甲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其義蓋取諸此也亡何公薨悲哽嗚咽幾至廢卷而欲獻之嗣君以遂公之志臣殘喘無幾唯恐旦暮入地故兼程課功夜以繼晝凡五閱寒暑而成釐正爲二十卷繕寫進呈僭越之罪既無所逭而疎繆之責深畏貽譏矧夫神祖基業之大雖不可覼縷而文教武德發號施令一以仁爲本故惠澤被乎八荒福祚流于萬世臣之瑣微豈敢管窺蠡測而闡揚盛業哉唯繹尊王之義以弁卷首耳尊王所以開太平之基而義公肅公之訓誨蒙士也臣亦竊與聞焉

享保十七年歲次壬子臘月穀日

臣安積覺拜手稽首謹敘

烈祖成績凡例

一參河基業盛于道甫公而遭變中衰道幹公有恢復之功。故述二公之事見其梗槩至天文二十年方揭年號以專繫神祖之事迹。

一每事標其出處遇有異同則參覈諸書擇其可者書之而注其異於下誤者訂之複者刪之無所可否者併存以備考索。

一凡名諱不可以公稱然俗間不知諱之以呼名稱公為美如信長公秀吉公是也不如是無以見其實今一從本書。

一凡將士有系譜可考者略書其父祖以見家世有更姓名

稱號者注于其下。

一凡叙任諸書有明文者皆繫年月書之蓋喪亂之世王室不振群雄僭稱官爵至於陪臣亦然即如神祖永祿九年始叙從五位下任參河守九年以前群臣安得有官爵哉如本多忠勝任中務大輔榊原康政任式部大輔在天正十四年皆諸書所追書也列國群臣濫冒無可疑者刪之眞僞不可辨者一從本書所有書之。

一凡將士稱號官名書於初出而下皆省之及卒備書稱號及官以見其始終然將士浩繁恐有失於點撿稱號疊出者又有同時同姓名者松平家忠三人甚太郎主殿頭紀伊守也松平康親二人筑後守周防守也酒井忠勝二人宮内大輔讃岐守也不繫稱號官名則混殽難辨故備書別之。

一凡官爵繫姓名上定式也如慶長十年叙任書侍從下野守忠吉上總介忠輝是也如井伊直政直孝父子書井伊侍從吉良義彌書吉良侍從非正式也然當時所稱不得輒改皆從本書。

一戰鬭事實有出於傳聞者有出於愛憎者記者不一傳會忖度往往失眞如魏吳合肥赤壁之攻戰孫盛有異同評。盛與魏武相去纔七十餘年載籍粗備而乖盭如此況今

距神祖之世百二十年是非貿亂叢脞重沓雖加釐正未免爽誤後之君子庶鑒裁之。

烈祖成績目録

起元和元年五月終二年四月

竹口龍三郎刻

烈祖成績引用書目

東照宮年譜
東照宮年譜附尾
東照宮遺訓
創業記
三河物語
三河記
參河後風土記
駿府記
德川記
一本德川記抄
德川歷代
德川家譜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松榮紀事即武德大成記
大樹寺記
三遠平均記
東宮記
德川代代記
中興源記

瀧澤養吉刻

秀康事蹟
三方原合戰記
岡崎物語
源流綜貫
近代諸士傳略
彰考館雜錄
古簡雜纂
南行雜錄
又續南行雜錄
重編應仁記
甲陽軍鑑
甲亂記
淺井軍記
織田家譜
信長記織田本見行本
京都將軍譜
信長譜
秀吉譜
太閤記
伊勢國司軍記

江川八左衛門刻

朝鮮征伐記
筑紫軍記
關原軍記
慶長記
新慶長記
永井直清本慶長記
關原記
關原外記
慶長一統記
關原合戰誌

石卯餘史
關原記大全
慶元記
奥州軍記
最上義光記
清正記
四家合考
毛利家記
細川系譜
鳥居家傳

安倍家傳
鈴木重好傳
小幡景憲紀事
小幡道牛事歷
小幡景憲傳
藤堂高虎行狀
松平忠明行狀
水野勝成事記
和州諸將軍傳
難波戰記

一本難波戰記
大阪記
大阪事記
大阪軍記
難波記
難波軍記
大阪陣冬夏事記
浪花戰記
若江合戰記
龜田大隅事記

渡邊誰菴事記
小笠原久俊自記
大阪首帳
羅山文集
鵞峰文集
泰湘行記
木曾路記
武家盛衰記
東國大平記
前車後語集

竹口龍三郎刻

元寛日錄
巖淵夜話
玉滴隱見
老人雜話
勇士一言集
播州青蓮寺記
諸寺過去帳 參州和田妙國寺 播州班鳩寺
諸家傳
小笠原忠眞碑文
主圖合結記

諸家文書纂
松平系圖 福釜 櫻井 藤井 大草 五井
增上寺所藏松平譜
寛永系圖
諸家系圖家譜 水野 足利 藤堂 佐佐木 里見 安倍 阿部 杉浦 佐久間 久松 源氏 小笠原 松尾 小笠原 佐野 朝比奈 鈴木 大久保 百百 一柳 稻葉 石川 荒木 津田 南條 伊勢 菅沼 野中 成瀬 武田 植村 眞田 酒井 本多 高力 高梨 淺野 奥平 松田 北條 菅原 阪崎 堀田 秦山 水谷 新莊 保田 片倉 斯波 戸田 夏目 和田 小幡 玉蟲 大友 伊王野 南部 結城 鳥居 遠藤
續日本後記

瀧澤蓑吉刻

三代實錄 清和紀
延喜式
園太曆
太平記
公卿補任
武家叙任
倭名類聚抄
拾芥抄
梅花無盡藏
國朝諫諍錄

雍州府志

抱朴子

焦氏易林

懲毖録

明紀事本末

總計一百二十一部

烈祖成績引用書目終

木邨嘉平刻

烈祖成績卷之一（起天文十一年 終永祿五年）

安積覺　編次

神祖姓源氏。諱家康。贈鎮守府將軍大炊助新田義重之裔孫也。小名竹千代。稱德川二郎三郎。（德舊作得、後改今字。）又稱松平藏人。初名元信。改元康。後改今名。贈大納言廣忠公子。所生水野氏。（右衛門大夫忠政女、慶長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卒。法名蓉譽光岳智香。號傳通院。諸書或作智光英譽。蓉或作容。今從增上寺所藏松平譜。○據水野家傳、鎮守府將軍源滿政八世孫小河又三郎重清稱小河氏。其後移居尾州水野邑。遂以水野爲氏。）天文十一年壬寅十二月二十六日生於參河岡崎城。（東照宮年譜、創業記、增補追加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酒井雅樂助正親操胞刀。石川安藝守清兼射蟇目。（德川歷代曰、大久保新八郎操胞刀、安倍大藏少輔射蟇目。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正親世稱與四郎。家次孫。清秀子。清兼右近忠輔子。）容貌端麗。高祖父長親公見之悅曰。是兒必揚名于天下。（松榮紀事。）祖父清康公稱世良田二郎三郎。有將帥之器。戡定鄰敵。恢廓疆場。天文四年十二月屯於尾張森山。安倍大藏少輔定吉子彌七正豐。以猜疑遽起弒公。植村新六持益（安倍家傳說、定吉作正澄。今從參州和田妙國寺過去帳。松榮紀事、持益作榮安。據近代諸士傳畧、榮安法名而非名。新六名持益。今從之。植村土岐氏之裔也。持益時年十六。）立斬正豐。殪之。將佐還軍岡崎。廣忠公幼名仙千代。亦稱二郎三郎。時年甫十歲。叔父內膳信定（長親公第三子、信忠公弟。）奪岡崎而將不利於公。定吉抱公走伊勢神戶。流離開闢。孤立無援。定吉依東條持廣。屬今川上總介義元。（持廣吉良氏之族、持清子。爲東條城主。義元上總介氏親子。治部大輔。襲稱上總介。）請納公于岡崎。義元諾。六年五月朔。遂還岡崎。（按德川歷代年譜附尾、以廣忠公遜于伊勢係天文七年。爲十三歲時事。以還岡崎係十一年。今從增補追加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其子弒君。而其父居職自若。人皆疑焉。是不亮其心而論其迹者也。初內膳信定獲罪於清康公。織田信秀妻之兄也。信秀因啗以利。使圖公。信定欻忘君臣之義。棄叔姪之好。據上野城以應信秀。公欲班師討之。時有嫉定吉之威權者。流言與信定通謀。定吉懼其無辜受誅。蒙叛臣之名。作書誓以質鬼神而靡他。授正豐曰。吾見殺。汝就執政而上之。頃之。營中馬逸騷擾。正豐躁妄意父見殺。遽弒公。及撿正豐之屍。得定吉誓書。諸將白其事於道閱、道忠二公。（清康公祖父長親公號道閱。父信忠公號道忠。皆剃髮退隱。居參河。至此猶存。）二公知其無貳宥之。定吉之冤始獲雪矣。然定吉患其子爲逆。欲自殺。藏人信孝梶之。既而信定果奪岡崎。定吉艱楚辛勤。百折不回。抱負嗣君。周流二州。有狐偃、趙衰之忠。而不媿申包胥之義。竟能納嗣君於岡崎。復疆圉於往昔。不以其子爲累。而至其孫正就。受方面之寄。居鈞衡之任。定吉之忠久而彌彰矣。

十年。娶參州刈屋城主水野右衛門大夫忠政女。（忠政下野守某子。初稱下野守。）明年生神祖。忠政卒。其子下野守信元據刈屋、緒川二

城〇緒川或作小川、闕音相通、背今川義元、結好於尾張古渡城主織田備後守信秀彈正忠信定子、公以義元之力得還岡崎、故與信元絕離婚、以避嫌疑參河後風土記曰、夫人以嫉妬見出、按夫人賢明有母儀之德、其說不足取、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再娶田原城主戶田彈正少弼康光女康光彈正左衛門宗光四世孫、左近政光子、十四年三月、帳下士巖松八彌酗酒將弑公、傷其股、公怒拔刀逐之、八彌出走、植村持益適登城、與之遇橋上、相搏墮塹中、松平藏人信孝清康公弟、廣忠公叔父、提槍來謂持益曰、宜縱八彌、我刺殺之、持益曰、八彌大逆、若縱之逸去、悔何及、宜併我刺殺之、信孝猶豫、持益竟殺八彌、斬其首、廣忠公賜書褒其忠勇、松榮紀事年譜附尾並云、八彌爲鄰敵所誘、將弑公、而松榮紀事無年月、但云頃年、德川記、德

宮田六左衛門刻

川歷代係年月、而歷代敍事頗詳、今從之、八彌巖松氏之冑、一日眇、故時人或稱片目八彌、又按松榮紀事、持益作家政、家政持益之子、而殺八彌者、實持益也、時年二十六、今訂之、十六年、信秀築壘逼岡崎、使其子信廣信長公庶兄、據安祥、岡崎四面受敵、勢甚危急、公乞援於義元、義元將發駿河遠江兵救之、而徵質於公、公不得已、以神祖爲質、時年六歲、從者二十八人、陸皆讐國、故取舟路、自西郡至田原、康光子甚五郎創業記作彈正子孫四郎、家忠日記、德川記、德川歷代、並作五郎兵衛、按戶田系圖、諸士傳略、康光子無孫四郎五郎兵衛、而有甚五郎名關、後稱丹波守、其妹下注云、廣忠卿室、今據之、通志、信秀奪神祖於潮見阪、從兵金田某戰死、甚五郎將神祖至古渡、授信秀、曰、卿欲圖參州、無過以此爲質、信秀大悅、以錢五百貫酬之、三河物語、松榮紀事曰、青銅一千貫、創業記曰、二百貫、德川歷代曰、永樂

錢一百貫、諸說紛紜、家忠日記但云、厚賞之、按駿府記、神祖自言、吾幼時有又右衛門某、鬻吾錢五百貫、後藤少三郎面聞神祖語如此、今從之、又右衛門蓋戶田康光家士也、幽于熱田加藤圖書家、遣使岡崎曰、吾得駿府任子、卿畔義元而與吾講和、則送還任子、不然殺之、廣忠公曰、尾張參河、構兵多年、奸人奪質以爲奇貨、非吾志也、與義元定約、其事甚重、豈以一子易信義乎、生殺在卿意、非吾所知也、信秀聞之怒、移神祖於萬松寺天王坊間禁錮之、艱苦萬狀、所生水野氏再醮久松佐渡守俊勝、初稱彌九郎、肥後守定俊子、在尾州阿古居、與熱田相近、水野氏屢遣俊勝家士平野久藏、竹內久六郎、問其寒溫、贈衣物而撫慰之、義元聞廣忠公之言、感其志、益議救之、十七年三月、信秀率兵

竹口茂兵衛刻

至安祥、義元以臨濟寺僧雪齋、〇據諸家傳、大原崇孚、號雪齋、往清見寺、有勇略、曉軍事、將兵屢有功、或云雪齋義元諸父、義元畏憚之、雪齋死、義元稍懈、軍政日亂、按彰考館雜錄、載義元戒其子氏眞書曰、余以父命自幼爲僧、就禪德寺默堂和尚而學、歷二十年、雖無所成、而其志所在、大原和尚之所知也、據之則其說或然也、將兵數千、朝比奈藤三郎泰能、岡部五郎兵衛長教爲副、救之、松榮紀事、泰能爲將、雪齋爲軍監、今從家忠日記、德川歷代、年譜附尾、泰能後稱備中守、廣忠公與援軍合、與信廣戰于小豆阪、敗之、酒井正親揮槍突戰、信廣退奔、援軍追之、信廣之兵津田孫三郎、織田造酒丞等七人還鬭、衆乘之、競進、大敗義元兵、我軍小林源之助、林藤五郎等戰死、岡部長教橫擊尾張軍、又敗之、信秀使信廣守安祥城而還尾張、援軍亦還駿河、是歲、信秀又率兵七千餘出陣于

西野岡崎之兵張陣相對信秀侮其寡進陣于抑河地廣忠公選善射者兩射長阪血槍信政陷陣以槍衝盾從者曰宜以礌衝之信政倒其槍縱之岡崎之兵乘勢競進信秀兵大敗單騎遁歸（松榮紀事、本書曰、信政稱彥九郎、每戰莫不血塗槍、清康公每見其槍、呼曰血槍、遂以爲稱、血槍茶利國音相通、故其子孫稱茶利九郎、）十八年三月三日織田信秀卒其子信長統領其衆（信長公幼名吉法師、後稱上總介、至正二位右大臣、）岡崎諸將欲因喪伐之會廣忠公罹疾六日薨年二十四（創業記三遠平均記作二十五、三河物語二十三、今從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德川家譜大樹寺記增上寺所藏松平譜、一說或作二十九誤、）公慈仁撫士勇而決機然性多猜忌衆不親附時神祖甫八歲在熱田聞訃哀毀殆如成人人皆哀感（松榮紀事、）

臣按岡崎之基業厥來遠矣蓋根本固則枝葉茂淵源深則派流廣親氏公以世室之胄（親氏公有親公子、）韜光晦迹流寓參河仁恕寬厚邦人懷其惠竟賴其力得有土地人民泰親公亦仁恕有武幹（泰親公、親氏公子、）克撫衆庶開拓疆圉築巖津岡崎二城而居岡崎（雜錄駿參紀聞曰、岡崎城寶德元年大草西海所始築也、舊稱龍城、蓋泰親公修築而更稱岡崎也、）使信光公居巖津（信光公、泰親公第二子、）信光公智勇兼備寬猛相濟兼弱攻昧基業始大天之所佑子孫蕃衍所生男女四十八人別子支庶割郡分邑宗族蔚乎日盛矣親忠公（信光公第三子、）謀畫周摯勵精圖治能守信光公之敎恒以撫衆爲務善人爲寶絕甘分少威惠並行長親公（親忠公子、）沈毅有權略弗墜堂構以安祥之寡兵破今川氏親之多衆鄰敵讋服威名大振皆由寬簡馭衆德澤廣覃也唯信忠公（長親公子、）日夜酣飲不恤軍政舉動不厭衆望宗族不親勳舊猜懼幸而長親公猶存將佐稟命使營菟裘於大濱清康公（信忠公子、）天資絕倫勇略蓋世士心歸嚮大振先業其勢將攘斥尾濃之疆敵直進京師謁見將軍義晴公一旦變起倉猝我師熸焉廣忠公（清康公子、）幼弱危如綴旒叔祖信定竊蓄異圖安倍定吉抱公出奔乞援于今川義元通謀于岡崎諸將大久保忠俊八國府甚六大原左近衛門等忠誠貫金石義氣動天地內外合謀納公於岡崎公曉暢軍事部伍整肅克繼先志我武維揚不幸而蚤世神祖幼爲質中路而被奪拘幽熱田伶行單煢百艱備嘗諸將協謀僅得還城不浹辰而又如駿河義元代而爲政以參河爲已有將士懼其褫采邑躬執耒耜服田畝而無敢生離叛之心每有勍敵義元徵發參河之兵以爲前鋒將士知其餌敵而不敢辭避控弦抗戈肝腦塗地而不悔者皆欲我君速歸岡崎而紹祖先之墜緒也小白之入齊重耳之還晉未足爲喻苟非歷世仁漸義摩淪肌浹髓則烏能至此哉天棐其忱竟得復舊長而英武蓋世寬仁大度櫛風沐雨經略殆無虛歲青野原之師大懸就戮難波之

戰一舉大捷將士歸心天下景從旣而偃武崇文四海寧謐上尊天子下撫衆庶遂開萬世之基業而勲舊之裔世祿匹休豈非積德累仁之效哉故臣竊推其根本究其淵源以爲岡崎之基址殆與周室相類周自太王以來世修仁德以立邦基岡崎之於岐豳其殆庶幾乎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之謂矣

岡崎群臣計議國事石川與七郎數正（安藝守清兼孫、左近大夫康正子、後稱伯耆守、）本多肥後守忠眞（平八郎忠豐次子、忠高弟）天野甚右衛門繁昌等謂（繁昌三郎兵衛康景弟、父祖注下、）不如與尾州講和叅迎竹千代君入岡崎。石川清兼酒井正親謂今川義元與先君輯睦且遠參甲兵

幾數萬騎其勢彊大不如屬義元以圖還入植村持益（松榮紀事作出羽守家政、據諸士傳略、家政天文十年生、此時僅九歲、持益天文二十一年、戰死於省懸、其爲持益明矣、故今訂之、）鳥居伊賀守忠吉謂（忠吉源七郎忠明子、）與尾州講和雖事可速成而義元以三州之兵伐我則勢不可當議未決義元聞訃曰信長將岡崎之質來攻則將士望風降附參州皆爲敵有此大患也可速爲備則使朝比奈泰能岡部長敎等率兵守岡崎擧國屬義元諸將議曰安祥密邇岡崎不如攻而拔之十九日發兵攻安祥信廣堅守防戰本多平八郎忠高（平八郎忠豐長子、）前鳥傳二郎中矢死榊原藤兵衛戰死我兵無利而退乃告駿府義元重發駿遠二州之兵以僧雪齋朝比奈泰能松井某等爲將期以仲冬至岡嵜信長聞義元出兵慮安祥兵寡難守遣兵援之雪齋謀曰設伏邀援兵則城兵當出救我以多兵夾擊破之必矣十一月八日尾州援兵將入安祥伏兵遽起邀擊城兵出救之駿河軍三面夾擊岡崎精兵松平玄蕃頭清善（與二郎親善子、初襲稱與二郎、世稱竹谷家、）松平主殿助伊忠（大炊助好景子、世稱深溝家、）松平勘四郎信一（信光公曾孫、彥四郎利長子、後爲伊豆守、世稱藤井家、）松平右京（松榮紀事、據藩翰譜松平系圖、蓋三郎二郎親次也、稱右京亮、）本多彥二郎廣孝（彥三郎信重子、後爲豐後守、更越前守、）小栗助兵衛酒井左衛門尉忠次（左衛門某子、幼名小平次、更小五郎、後爲左衛門尉、）石川清兼石川彥二郎村越平三郎村越二郎八米津藤藏本橋金五郎天野繁昌鳥居忠吉大久保五

郎右衛門忠勝等（忠勝初稱新八郎、父祖注下、）五十三人揮槍奮擊衆軍競進信廣素驍勇先衆力戰而寡不能敵衆外郭遂破信廣窮蹙纔保牙城信長聞告急馳救之至鳴海見狼煙起疑城陷按轡不進雪齋遣使謂信長曰安祥旣破信廣命在旦夕若欲生之當以岡崎之質易之不然立殺之信長怒不答將佐苦諫信長從之雪齋放還信廣神祖遂得還岡崎諸將繼先君之志送神祖於義元爲質在岡崎纔十日又赴駿府酒井與四郎重忠（雅樂頭正親子、後稱河內守、）天野三郎兵衛康景、（縫殿遠景孫、甚右衛門景恒子、）平巖七之助親吉（後稱主計頭、）阿部善九郎正次（伊豫守正勝子、）阿部新四郎高力與左衛門清長（備中守重長孫、新三安長子、後稱河內守、）內藤

與兵衛村越平三郎、江原孫三郎、古橋宗内、榊原平七郎、渥美太郎兵衛友勝、平巖新八郎、平巖善七郎、本橋（金五郎）、渡邊勘解由左衛門、渡邊甚平次、天野又五郎、石川彥二郎、石川内記、植村新六郎家政、（持益子、後稱出羽守、）及奴僕一百餘人從焉。（創業記、家忠日記、三河物語、德川記、諸士姓名、據松榮紀事、家忠日記、德川歷代等諸書、皆以拔安祥易質子神祖、又赴駿府、係某年二月、爲廣忠公時事、松榮紀事叙事甚詳、爲十一月、中年譜、創業記、三遠平均記、亦係十一月、今從之、）義元築館于駿府宮崎居之。使久嶋土佐守監護、資用菲薄。庖廚寠儉、鳥居忠吉家素富饒、常自岡崎奉金帛以資之。（松榮紀事、新編駿參紀聞曰、神祖外祖母名萬、大河内左衛門佐元綱女、初嫁水野忠正、生傳通院大夫人、爲尼號玉桂慈仙、在駿府小梁町、構小庵居、僧智短、神祖幼爲質在駿府、依慈仙尼、入曾庵學書、後創爲華陽院、以智短爲開祖、山號玉桂、

寺有神祖所親接甘橘析樹、安慈仙尼牌、往年先臣大串元善使于駿府、而聞華陽院僧語、筆記之、附以備攷、）宗族老臣皆受義元指麾、義元以石川右近安信定吉爲岡崎城代、鳥居忠吉、松平二郎右衛門重吉爲奉行。（松榮紀事、重吉信光公曾孫、傳七郎重親子、世稱能見家、）謂諸將曰、竹千代尚幼、軍國之政我莅之。當待年長還之。乃遣吏斂賦税、將士懼失其食邑。神祖聞之、遍賜書曰、采地一切不異先考之時。將士皆安堵。（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天文二十年辛亥、神祖在駿河、年方十歲、往安倍河原觀端午石戰、一群三百餘人、一群半之、衆皆就多群觀之、神祖命僕就寡群、從者怪問之。神祖曰、多群恃衆、其心不一、寡群知寡、勠力勵勇、多軍必敗。果如其言、人皆驚異、義元聞之喜曰、可謂將門有將、愈器重之。（甲陽軍鑑爲神祖十三歲時事、今從創業記、松榮紀事、）

二十二年甲寅、神祖在駿府、是歲始擐甲。（創業記、）

弘治元年乙卯、神祖在駿府。今川義元發駿參二州之兵、攻尾州蟹江城、以牽織田信長。岡崎之兵松平和泉守貞景爲前鋒。（貞乘小名源次郎、稱左近、信光公五世孫、和泉守親乘子、世稱大給家、松榮紀事作家乘、據諸士傳、累家乘貞乘子、天正六年生、今訂之、家忠日記作近乘、蓋誤、）大久保新八郎忠俊、（宇都左衛門五郎忠茂子、初稱五郎右衛門、）其弟甚四郎忠員、（後稱平右衛門、）姪七郎右衛門忠世、（忠員長子、）阿部四郎五郎忠政、（大久保彌三郎忠久子、爲阿部四郎兵衛定次養子、）杉浦八郎五郎勝吉、（德川歷代作鎮貞、今從杉浦系譜、）父子三人先登揮槍力戰、世謂之蟹江七本槍。（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世稱七本槍者四、天文十七年參州小豆阪、天正十一年江州志津

嶽、慶長五年信州上田、與尾州蟹江四也、）武井角左衛門、大橋新三郎戰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二年丙辰、神祖在駿府。正月十五日加首服、時年十五、義元加冠、關口刑部少輔親永理髮。（年譜、德川記、德川歷代○一說親永作氏縁、松榮紀事作義廣、今從上諸書、貴紀事又云、關口或稱瀨名氏、親永義元妹夫、諸書或作姑夫、未知孰是、德川歷代曰、稱瀨名關口新野三家、曰今川家一族、衆據之、則瀨名關口別一家也、）以親永女爲夫人、禮成參州之士至駿府賀之。（家忠日記、年譜附尾、以納夫人係三年、三遠平均記作二年二月十三日、今從創業記、德川歷代、德川家譜、松榮紀事、但諸書無月日、故不書、）二月二十日、松平右京亮義春、（初稱甚太郎、長親公第四子、爲東條城主、世稱東條家、）代神祖率西參河譜第之士、攻本州日近城、城主奥平久兵衛

貞延拒戰（貞延德川歷代作貞蕢、今從福釜松平系圖、）義春中矢而死。神祖聞之。揮淚嗟惜。聞者皆感動。嗣子家忠尚幼。稱龜千代。家臣松井左近忠次（松井金四郎某子、）忠而有勇。且爲姻戚。故使忠次傅家忠。領其兵數有軍功。（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歲築福釜寨。使酒井忠次守之。大久保忠勝渡邊八右衛門義綱（源次有綱子、清兵衛長綱弟、）筧助大夫正重（清左衛門正治第三子、圖書重忠弟、）杉浦勝吉大原左近衛門阿部忠政大久保次右衛門忠佐等。（忠佐忠員第二子、忠世弟、）爲援兵。信長部將柴田權六勝家（信長公家老、後爲修理亮、領越前、）荒川新八率兵一千餘騎來攻。（松榮紀事、作二千餘騎、未知孰是、今從家忠日記、）城兵力戰。渡邊義綱。射殺尾州魁兵早川藤太。大久保忠勝將取其首。勝家揮槍鏦忠勝。阿部忠政射勝家傷之。其兵來救。扶之上馬。忠勝刺其馬。勝家僅免而退。荒川新八先衆而進。我兵奮擊斬獲數十人。新八斂兵還尾州。（家忠日記、係正月、創業記、年譜附尾、松榮紀事、不係月、今從之、○按德川歷代、松平三郎二郎親俊守福釜城、遣酒井忠次大久保忠勝等援之、然福釜松平系圖親俊下、不載其事、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參州之士柳原兵部上駿馬號嵐鹿毛。神祖獻之大將軍源義輝。義輝悅贈手書及短刀。（家忠日記、德川歷代、係三年、今從松榮紀事、）

神祖請義元曰。吾幼而去父母之邦。在尾州駿府多歷年所。先人葬祭不能盡孝。願還鄉里灑掃墳墓。以伸追慕之誠。義元許之。至是始還岡崎。（松榮紀事、）義元使山田新左衛門守牙城。神祖避之居羅城。時人美其有識見。（年譜附尾、○按本書係三年、然明年春、神祖又

往駿河、蓋誤爲三年事、故係于此、）勳舊譜第將士。歡呼拜趨。鳥居忠吉進握神祖手曰。臣今老羸。不能驅馳戎間。故多置倉庫。貯軍糧。願我君豢養多士。振威名於四方。臣得保殘喘面見之。則志願畢矣。因歔欷鳴咽。神祖亦感動。（松榮紀事、）

臣按。參河有三譜第。一曰巖津譜第。親氏公泰親公信光公三世功勞之士是也。二曰安祥譜第。親忠公長親公二世閥閱之家是也。三曰岡崎譜第。畏清康公之武威。跂慕攀附者是也。或云安祥山中岡崎。謂之三譜第。其說雖異。通稱御譜第。衆胙之茅土。以爲干城。猗矣盛哉。

三年丁巳春。神祖又如駿河。改名元康。稱藏人。（年譜、松榮紀事、按創業記係二年誤、三遠平均記作天文二十三年益誤、○德川歷代曰、是歲神祖還岡崎、聞古老話清康公智勇兼備、慕之、改名元康、其說似有據、而連書以義元汲引任官補藏人、按永祿九年神祖始任官、是年任官、諸書所不言、疑作者杜撰、故不取、）

永祿元年戊午。神祖在駿府。今川義元謂神祖曰。西參河鄉累世所領。將士多與信長者。盍伐之以取其地。神祖大悅。二月發駿府還岡崎。宗族勳舊不名而集。寺部城主鈴木日向守叛屬織田信長。故先討之。時神祖年十七。酒井正親石川清兼爲前鋒。縱火外郭急攻之。城兵拒守。本多作左衛門重次（作左衛門重信子、襲稱作左衛門、）及弟九藏重玄先登。重玄戰死。松平重吉苦戰被創。重吉次子半彌之助重茂及其兵名倉總助等

亦戰死。我兵不顧死傷奮擊、斬首百餘級。日向守力屈出降。義元褒神祖之功、贈佩刀。（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年譜附尾。日向守出降、據德川記。）還給山中三百貫地。（德川記、德川歷代、年譜附尾。）信長部將佐久間某據廣瀨城。我兵進攻之。信長築寨守之。大久保忠世斬敵兵津田兵庫、獲首級。江原某斬神戸甚七。敵遂敗走。我兵大呼逼城。松平清善與弟勘解由麾衆曰、左右皆敵寨、不可深進。斂兵而退可十町。嚴隊顧視、寺部鈴木氏（○據一史、寺部城主鈴木日向守既降、此或其族、未詳。）舉母板倉氏及丹下、中島等諸寨出兵、伺間將擊我軍。石川清兼謂神祖曰、我君初出師、兩日之捷、慶無過此。全勝兵道也。整旅而還。（松榮紀事）神祖又如駿府。松平監物家次

守品野城。（家次、内膳信定孫、内膳正清定子。）信長築寨逼之、日夜攻擊。家次悉力拒守。三月七日夜、潛出兵襲寨。敵兵驚擾。家次進擊、斬隊將竹村孫七郎、磯田金平、戸崎平九郎、瀧山傳三郎等及從兵五十餘人。上首級於駿府。神祖嘉其勇略。（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德川歷代、監物家次作松平勘四郎信一、家忠日記亦云、一說信一、今據櫻井松平系圖。）是歲、攻舉母、梅坪、伊保等城、與水野信元戰于石瀨。渡邊半藏守綱力戰有功。（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德川歷代、年譜附尾。守綱源五左衞門高綱子、後更忠右衞門。○三遠均記以攻寺部、舉母、梅坪等爲弘治二年神祖十五歲時事、皆係月日、水年既差、月日不足據、今從上諸書。）二年己未、神祖在駿府。三月、夫人關口氏生長子竹千代。（年譜、家忠日記、德川歷代、德川家譜、松榮紀事。）今川義元國富兵強、遠參豪傑率翕靡

下岡崎之兵、數告捷、威名大振。甲斐武田信玄（陸奥守信虎子、名晴信。歷信濃守、大膳大夫、剃髮號信玄。）相摸北條氏康（新九郎長氏孫、左京大夫氏綱子、亦任左京大夫。）各求和好。義元驕泰、以爲唾手可以得天下、將徵駿遠之兵、出擊尾州。信長聞之、築城堡守要害、使水野帶力、山口海老丞守砦。（德川歷代作弘憲、今從南行雜錄。其餘尾州諸將、歷代皆有名、杜撰不足據、故不取。下倣之。）柘植玄蕃據丹下城。佐久間右衞門尉信盛（甚九郎盛光子、稱甚九郎、任右衞門尉。）其弟左京亮親盛（○按佐久間系圖、信盛弟有久六郎盛重、與大學同名、而無左京亮親盛、未詳。）據善照寺城。梶川平左衞門正繼（彌右衞門正治第二子。正治爲梶川平九郎信時女婿、繼其家、故冒梶川氏。）據中島城。佐久間大學盛重（彌太郎盛經子。）據丸根城。飯尾近江守定宗、其子隱岐守信宗（定宗、織田伊勢守敏定子、信秀伯父、養於飯尾氏。家忠日

記、松榮紀事、近江作遠江。德川歷代、子作弟。今據織田家譜訂之。）織田玄蕃據鷲津城。山口左馬助據中村城。其子九郎二郎據鳴海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但書左馬助父子守中村、鳴海二城、而無九郎二郎名。今據織田本信長記。○按山口玄蕃允宗和第二子左馬助弘定、慶長十九年入大阪城以叛。名稱偶同、豈其祖先耶。今無所考。）左馬助叛信長、誘大高、沓懸二城守將屬義元。義元使鵜殿藤太郎長持（播州青蓮寺記作長忠、今從年譜、三河物語、一本德川記抄、德川歷代、松榮紀事。○長持諸書或作長照、誤。長照長持長子、右近之名也。）守大高、沓懸二城。岡部長教守鳴海城。先是、義元部將葛山播磨守（德川歷代作備中勝吉、今從松榮紀事。）三浦左馬助、飯尾豐前守、淺井小四郎據笠寺城、犄角尾州諸城。大高城乏糧、告急駿府。義元使神祖納糧。神祖時年十八、英氣方銳、譜第士踴躍相從、幾及一千騎

急進軍陣于大高左右。伺間將納糧。信長出兵鳴海海邊。詗察城寨。我軍以為信長邀糧道。使鳥居四郎左衛門・內藤甚五左衛門義教（據寬永系圖、四郎左衛門正成兄、稱甚五左衛門而無名、松榮紀事名義教、豈正成之兄耶、未詳、）・內藤四郎左衛門正成・（右京進義清孫、甚藏某子、）石川十郎左衛門・杉浦藤次郎時勝・杉浦勝吉偵之。義教・正成等皆曰。敵嚴兵絕我糧道。獨勝吉言曰。敵不欲戰。可速納糧。義教・正成曰。予不見敵。銳氣乎。何言之繆。勝吉曰。不然。敵欲戰。則當下山而陣。今見我軍。還陣山上。是避我也。納糧不可猶豫。神祖然之。急遣兵向寺部・梅坪二城。縱火民屋而誘敵。鷲津・丸根二城。見煙起馳救之。乘間納糧。此神祖兵略之始也。義元聞之。大感其功。世稱之曰大高納兵糧。（三河物語係元年、為神祖十七歲時事、德川歷代係三年、為十九歲時事、二遠平均記係弘治三年、皆誤、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清水權之助在大高城。尾擊敵兵有功。（松榮紀事、）信長引兵還清洲。（據信長譜、天文二十年、信長移居清洲城、）神祖亦還岡崎。義元使神祖擊西參河之敵。故又出兵攻寺部・梅坪・舉母・伊保等城。頒給所得采地於戰功諸士。衆咸悅。謂似乃祖清康公英武矣。（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是歲。神祖入如駿府。（創業記、家忠日記、）

臣按。世稱神祖之將略者二。曰大高納兵糧。曰一宮後詰。然敵之强弱。其勢不同。自有輕重之分。何耶。織田信長。公驍將也。其鋒未易當。故岡崎諸將。以納糧為難。獨杉浦勝

吉能察形勢。而神祖決機。易如反掌。信長公見吾軍嚴整。慮損士卒。故不邀糧道。知彼知己。豈徒驍勇而已哉。他年與神祖講和之心。未必不萌於此也。一宮則異於是。今川氏眞闇將也。率兵一萬餘寇參河。以其半圍一宮城。神祖以三千餘兵救之。直過其陣營。往而復反。如踐無人之地。氏眞畏其精銳。不敢交鋒。徒擁重兵。不能放一矢而去。雷霆之威。虎豹皆股戰。苟非訓練節制之兵。烏能至此哉。

三年庚申。神祖在駿府。五月。今川義元將兵四萬餘騎。（年譜、家忠日記、信長譜、德川記、東宮記、松榮紀事、（按二遠平均記、義元兵二萬、號四萬餘騎、重編應仁記亦云二萬、疑得其實、））十七日。至參州池鯉鮒。神祖發兵從之。十八日。往久松俊勝阿古居家。謁所生水野氏。異父弟三郎太郎・源三郎・長福三人侍側。神祖欣然曰。吾寡兄弟。與汝曹姓氏。成棣萼之好。使來參州。以為創業之資。因賜名。三郎太郎曰康元。後為因幡守。源三郎曰康俊。為豐前守。長福曰定勝。為隱岐守。（康俊初名勝俊、）（松榮紀事作義勝、今從久松系圖德川歷代、康元為關宿城主、康俊質于甲州、定勝為桑名城主、皆在下文、）皆賜松平氏。又名其家士平野久藏・竹內久六郎勞之。俊勝大悅。獻眉尖刀・海螺。（德川歷代、以賜三子姓名、為納糧大高前事、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日。義元至大高。欲拔丸根・鷲津二城。進入尾州。使神祖攻丸根城。守將佐久間盛重告急。信長神祖分一千餘騎為三軍。（諸書不載兵數、今據二遠平均記、）命石川日向守家成曰。（家成、清兼第二子、忠成弟、）一軍為正

兵直進擊之一軍爲游兵應機橫擊一軍護衞麾下松平又七郎家廣（信光公玄孫佐渡守親忠子稱內膳正後爲紀伊守世稱形原家）松平彌左衞門松平伊忠等七十二人爲正兵松平勘解由左衞門康定（康定蓋大炊助好景弟也說在四年二月）松平清善松平信一等五十五人爲游兵酒井忠次酒井重忠石川數正等四十九人護麾下各統兵衆石川家成酒井忠次號令三軍（松榮紀事）十九日黎明攻丸根城城兵開門爭出神祖望見之曰我多彼寡當堅守防戰而反出鬭此欲決死一戰也不可浪戰當以銃矢挑之伺閒拔城家成忠次申令軍中而前鋒既交松平善四郎正親（信光公五世孫善兵衞三光子）松平莊右衞門重利（二郎右衞門重吉長子）高力新九郎重

正（備中守重長第二子）筧又藏正則等戰死（正則清左衞門正治第二子助大夫正重兄）神祖麾衆進鬭麾下壯士悉力奮擊高力清長與平九八郎貞能（監物貞勝長子後爲美作守）善鬭有功遂斬佐久閒盛重（代代記、三遠平均記、三河物語並云大學戰敗遁去佐久間家譜曰盛重放火燒城佯死脫去家譜之說似可信然其後不見盛重之所在亦不定據今從創業記德川記一本德川記抄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城兵戰死一百六十餘人我兵進而豎旗城上贄掃部氏信先登駿河別將朝比奈泰能攻鷲津城拔之斬守將飯尾定宗義元以爲大高尾州之要衝當選守將左右皆曰元康陷丸根城威名赫赫無過此人義元然之乃使神祖守大高城義元一朝拔丸根鷲津二城其心益驕按行敵寨以爲蕞爾蟻垤可一蹴而倒矣距

前軍數百步陣于桶峽（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信長在清洲聞盛重之報曰大學先我一日不可不救將佐諫曰彼衆我寡不如據城固守信長曰敵狃今朝之捷士卒驕惰我自笠寺東過善照寺城急擊義元麾下則必大得志此擊不意之術也（信長譜德川記德川歷代記）梁田出羽守曰此奇計也必得大捷（松榮紀事）信長登時發清洲從兵僅五騎比至熱田不過二百（織田本信長記）先詣熱田社禱戰勝密與祠官謀鳴金革信長高聲告衆曰神殿有金革之聲是神助我也戰勝必矣衆皆踴躍至中島衆兵踵至然未滿二千（松榮紀事○本書曰信長發清洲從兵不過十騎比至熱田衆軍踵至家忠日記曰從兵三千餘騎織田本信長記載五騎姓名且詳爲得實今從之）

臣按壬申之亂吉野大將大伴吹負傳播高市牟狹村屋三神保祐吉野之憑語以勵衆庶一士心遂使天武帝簒奪如其志此吹負之將略也如齊田單用神師晉李矩稱子產神敎之類自古皆用此術信長公豈能知前古之事者哉特以英明之資所施略同不期而然此其將略過人者也

分爲二隊尾州驍兵佐佐隼人正千秋新四郎巖室長門守志必先登遙見信長之旌旗進與義元前軍鬭敗死前軍進其首義元益驕不設備張宴山閒大犒士卒時黑雲欻起大雨雷電杳冥不辨咫尺信長乘之偃旗臥鼓潛出義元陣後

令曰。勿向他陣。必擊義元麾下。鬬士競進。信長揚旗急擊之。前田又左衛門利家年十八。利家封加賀。秀吉公賜氏稱曰羽柴筑前守。以旌其功。至從二位權大納言。先臣城所友仙曰。縫殿助家則子。系圖作藏人利昌子。誤。先登獲級。信長悅。梁田出羽守織田造酒丞林佐渡守通勝。林佐渡守通村孫。新左衛門通安子。初稱新五郎。林氏元稻葉氏也。中世分居濃州安八郡林邑。故稱林氏。揮槍猝至麾下。驚擾義元。出幄。戒之服部小平太進擬義元。義元拔短刀斫其膝。毛利新介以槍刺義元。遂獲其首。駿兵大崩潰。信長乘勝追擊。斬首二千五百餘級。織田本信長記作二千餘級。今從家忠日記德川記信長譜松榮紀事。駿州銳兵。三浦左馬助。齋藤掃部。庵原左近。庵原莊一郎。朝比奈主計。西鄉內藏助。富塚修理。家忠日記富塚作倉塚。今從德川記松榮紀事。松平攝津

守。富永伯耆守。四宮右衛門。井伊信濃守直盛。宮內少輔直宗子。油井藏人。松井兵部。松平治右衛門等。六十餘人戰死。其餘將士。皆棄城走。信長戢兵還清洲。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家忠日記、德川記並曰。義元之將岡部五郎兵衛長教在鳴海城。聞義元隕命。勇氣不撓。固守十餘日。信長使佐佐內藏助成政攻之。不下。信長感其勇壯。講和。長教從之。請得義元之首以歸駿州。信長授之。長教既出城去。謂士卒曰。吾雖守城。知敵而不立功。徒歸駿州。非吾志也。敵誇大捷。守禦必懈。乘其不意。急襲擊之。則拔敵一城甚易。水野藤九郎信近所守參州刈屋城。在我歸路。不如發兵襲取之。衆從之。信近信元之弟也。聞駿兵大敗。果不設守備。長教使遣伊賀之諜。潛入城。放火。城兵驚騷。長教急攻之。信近戰死。城陷。長教引兵還駿府。氏眞授書褒其忠勇。此雖當時之戰爭。而不關係神祖之事。故附于此。神祖在大高城。未聞其事。駿兵在城中者。聞報皆亡去。岡崎將士議曰。駿兵皆棄城走。我獨為誰守此孤城乎。不若全軍而還。神祖曰。軍中多訛言。須審其實而去。事若蹉跌。必受姍笑矣。時水野信元在緒川城。以其有舅甥之好。使其臣淺井六之助道忠告義元之死。曰明日信長將來攻。須乘夜速去。神祖以為信元舅氏也。然黨於信長。未可輕信。遣人探詗。乃得其實。將佐皆勸速去。神祖曰。闇夜與敗兵雜糅。則必迷道路。須待月出而去。敵若來襲。速決一戰。屹然不動。頃之。天霽月出。乃以道忠為鄉導。整軍而還。寇賊遮道。本多百助信俊太郎左衛門重信孫。太郎左衛門某第二子。屢跋馬射之。至池鯉鮒驛。刈屋土寇千餘人。將邀敗兵。道忠前驅大呼曰。我刈屋之兵也。不可侵掠。土寇聞之。不敢支。吾道忠從至今村邑而還。後賞其功。賜采

地一百貫。年譜、創業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德川記、東宮記、三遠平均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神祖不入岡崎城。以為初義元出軍。使三浦飯尾岡部等守岡崎城。未有還我之意。義元雖死。率意入城。非義也。駐軍大樹寺三日。松榮紀事。每過義元戰死之地。必下馬。中興源記。其篤于信義率此類也。駿兵守岡崎城者。聞義元死。皆出走。神祖曰。彼棄則吾拾之。二十三日。入岡崎城。神祖六歲出岡崎。在外十四年。初得復舊宗族勳舊。老少歡呼。士氣大奮。三河物語、東宮記、代代記、松榮紀事。參州舊臣絡繹繼至。然前屬信長者。據城不降。神祖發兵。攻舉母梅坪二城。又攻廣瀨城。城主三宅右衛門佐據拂楚阪拒之。足立金彌中丸。覺前軍頗沮。神祖躬操兵。勵衆大森與八

郎直前揮槍衆復競進城兵敗走逐北至城下大喊而還信長使織田玄蕃守沓懸城神祖攻之放火城下而去信長出援兵躡之勢甚鋭大久保忠俊爲殿全軍而還信長命水野信元攻岡崎神祖出兵戰于石瀨松平信一石川新九郎正總杉浦八十郎（德川記作八郎三郎、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鳥居四郎左衛門大原左近衛門矢田作十郎蜂屋半之丞大久保忠俊及姪忠世忠佐高木九郎廣正（後任筑後守）大田甚四郎吉勝松井忠次等揮槍力戰敵放鳥銃中松井忠次眼忠次進擊其敵殪之筧圖書重忠（清左衛門正治長子、初稱平三郎）奮戰被重創特賜書褒之大久保喜六郎忠豐獲級（忠豐忠俊第三子、松榮紀事喜六作喜八、今據諸士傳略訂之）大岡

助十郎忠次戰死翌日又與信元兵戰於刈屋城外（○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云、俗呼此地曰十八町）兩家之士或親族或朋友故互相媿竭力交鬪大久保忠勝及弟忠豐從父弟忠世大田吉勝等有斬獲功杉浦八十郎村越平三郎戰死兩軍戰疲戢兵而退又攻寺部舉母二城拔之進至山中攻醫王山寨久松俊勝先登敵兵以槍傷俊勝之肩俊勝截斷槍幹輙入寨縱火衆兵相踵競進遂破之岡崎武威日熾而參河豪傑歸降者益多是歲始出兵於東參河攻長澤鳥屋根城守將糟屋善兵衛出城防戰榊原彌平兵衛忠政數挺群進鬪神祖褒其勇敢改稱早之助人皆榮之（年譜、創業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東宮記、三遠平均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松榮紀事曰、早之助或稱隼之助、言其擊敵迅速如隼也、德川記以此事係四年八月、按明年七月糟屋善兵衛又據長澤城而戰、以故錯誤耳）

四年辛酉二月水野信元侵掠近邑神祖又出兵戰于石瀨（家忠日記係三年六月、今從松榮紀事）石川數正與敵兵高木善二郎清秀接槍（清秀六郎左衛門宣光子、後稱主水正、歸神祖、在下文）二人知名之士雌雄未決我軍與緒川之兵爭戰方酣本多忠眞植村莊右衛門正勝松井忠次等各有戰功忠眞接槍一日七次被創猶鬪人皆稱之敵兵終敗走（三河物語、松榮紀事並云、忠眞接槍及第七次、敵皆敗走、故參河人稱曰六度半槍、○家忠日記、三河物語、松榮紀事並云、去年石瀨之戰、緒川之兵有戴金鯉鍪者、矢田作十郎遣使乞之、敵知作十郎之勇敢、贈之、蜂屋半之丞強乞之、作十郎予之曰、勿辱此首鎧、是日半之丞戴之赴陣、既而石川數正先接槍、敵兵嘲笑、故半

之丞恥之、此後每戰先登）神祖發兵攻廣瀨伊保二城板倉彈正重定黨于信長據中島郷鈔略村里神祖以松平大炊助好景爲將擊之（好景初稱又八郎、大炊助忠景孫、大炊助忠定子、襲稱大炊助）重定不能禦退保岡城神祖進兵攻之重定奔東參河神祖賞好景之功賜中島長良二邑（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鶴峯文集、參州深溝本光寺碑、松榮紀事）先是吉良義安爲東條持廣養子（義安左兵衛佐義堯第二子、持廣持清子）在東條城義安弟義諦在西尾城（年譜、寛永系圖、松榮紀事、義諦作義昭、三遠平均記作義顯、與義諦國音皆同、今從三河物語、代代記、本光寺碑、他書或作義照、誤）與今川義元子上總介氏眞爲親族義安娶清康公女爲神祖外戚故氏眞懷疑留義安於駿州藪田邑（松榮紀事、○按德川系圖、清康公一女初嫁松平上野介康高、再醮酒井忠次、而不言其適義安、松平家女子譜清康公

女有常在院桂宝泰榮抱病終于參州山中豈此人乎未詳移義諦於東條使牛窪城主牧野新二郎成定松榮紀事作貞成八年九年書牛窪城主牧野右馬允成定按寛永系圖無貞成而有右馬允成定牛窪城主不應有二人蓋新二郎更稱右馬允而實一人也今訂之守西尾城將寇岡崎神祖發兵攻東條西尾二城松平好景及弟康定善戰有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〇按德川系圖諸士傳略好景弟無勘解由左衛門康定而家忠日記亦書好景弟好景家忠之祖父也蓋有所據今從之神祖還岡崎段嶺新城武節三城之主菅沼小法師〇段嶺或作田嶺駄嶺國音相通小法師後稱刑部長篠主將菅沼左衛門貞景設樂越中守貞通西鄉彈正左衛門正勝彈正左衛門正守子菅沼新八定盈等定盈織部定如子後稱織部正叛氏眞降岡崎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〇前車後語集曰永祿初神祖以本多百助信俊為使說正勝歸降正勝奉命誘東參河諸將野田菅沼定盈段嶺菅沼

小法師長篠菅沼貞景設樂貞通等歸于神祖據之諸將歸附者正勝之功也附以備攷氏眞闇弱變三浦右衛門甲陽軍鑑曰武藤氏子初稱武藤喜三郎德川歷代松榮紀事曰小原肥前守子嗣今川氏臣三浦二郎右衛門家故冒三浦氏今從之德川歷代又曰名義鎮未知是否疎斥舊臣日夜耽樂怠於政事無報讎之志信讒屢疑神祖有貳故神祖欲與之絕參酌諸書大意織田信長聞之以爲與神祖講和勠力以擊氏眞則覇業可成也時水野信元自刈屋抵清洲說信長曰元康雖吾甥以氏眞之故數與吾鬭而氏眞猜忌積不相能氏眞憤之欲滅參河元康雖年少而天資勇武決不納款不如與元康講和經略美濃以滅齋藤龍興信長悅召將佐謂曰我世與岡崎爲仇讎雖數挑戰勝敗未決今欲與岡崎連和我征西方使元康征東方則大得志矣乃使瀧川左近將監一益八郎一勝夫更稱伊豫守求和親於石川數正信元亦遣使神祖勸之神祖名數正及其叔父家成酒井忠次酒井正親本多廣孝植村正勝天野康景高力清長等議之忠次曰今欲以一國之兵敵氏眞信長兩將非國家之計也氏眞無復讎之志而溺於酒色不恤士卒其亡可蹺足而待也與信長和親則保國之利莫善於此諸將皆曰往年義元雖似扶助廣忠公實欲滅之公幼爲質在駿府參河賦稅義元皆收之每有徵發必以參河之兵爲先鋒不顧其死亡及公成長或爲丸根前驅或爲大高留守使我犯難以餌敵兵推義元之志可謂敵國

非與國也忠次議是神祖頷之曰臨難隕命固士之常然吾幼時譜第之士多戰死是終身之憾也因流涕凄楚諸將亦洒泣感其言乃使數正報一益信長大悅遣其宰林通勝及一益會數正及高力清長于鳴海定尾參國界收丹下鳴海沓懸廣瀨擧母梅坪大高刈屋岡寺部長澤鳥屋根等戍兵還清洲屬城寨於岡崎神祖使植村正勝告與信長平於守城諸將酒井將監忠賀一本德川記抄作忠尚曰忠次之兄據系圖將監左衛門某子忠次姪按忠次父祖及兄皆稱左衛門而系圖失名遂差一世忠賀忠次兄之子也德川歷代亦作忠尚今從諸士傳略在上野城聞之遽來岡崎曰信長爲隣國一旦與之和固可公必勿往尾州會之夫人郎君在駿府信長不可必信請審圖之

神祖曰、汝言固善、然既與信長定約、食言不可、須以汝所置駿府質與吾妻子同生死。忠貿不悅而去。鳥居元忠、本多廣孝、平巖親吉等進曰、將監必應氏眞而爲亂、不如殺之以蠲後患。神祖曰、將監之言亦非無理、彼必不能反吝之、勿殺。從此忠貿稱疾不出。（松榮紀事、德川歷代、）神祖遣使清洲、約與信長盟。信長大悅、修橋道、張治具、水野信元亦來會。神祖率石川數正、其叔父家成、酒井忠次、植村正勝、天野康景、高力清長等百餘騎如清洲。信長使林通勝、瀧川一益、菅谷九右衛門等迎之熱田。神祖憩于正滿寺、少焉入清洲、觀者塡咽。城門本多平八郎忠勝（平八郎忠豐孫、忠高子、後任中務大輔、爲桑名城主、）時年十四、揮眉尖刀大呼曰、參河元康來此、汝曹何無禮之甚。衆皆跽伏。信長迎神祖于羅城、延入牙城、禮接敦篤。植村家政持神祖之刀近座、衆呵之。家政曰、捧主人之佩刀、何怪之有。信長聞之謂衆曰、我久聞植村之名、汝輩不之知、勿怪矣。座定、信長謂神祖曰、和親既成、喜莫踰此、當作水魚之歡、以兩旗定天下。神祖拜謝。其盟書曰、織田爲天下主、則德川爲幕下、德川爲天下主、則織田爲其幕下、有違斯盟、明神殛之。信長厚饗神祖、遺長光刀、吉光短刀、賜行光刀於植村家政曰、今日見子之擧措、勇氣勃然、幾如樊噲在鴻門。禮畢、神祖出、信長送之郊外、使通勝、一益、九右衛門送之熱田。神祖還岡崎。翌日信長使

通勝、九右衛門往岡崎謝之。（東宮記、三遠平均記、松榮紀事、○松榮紀事以神祖盟于清洲爲正月事、然前有石瀨之戰、係二月、前後錯亂、故下係月、）氏眞聞神祖出盟、大怒、遣使岡崎切責之。酒井正親遣成瀨藤五郎於駿府、就寵臣三浦右衛門謝曰、寡君既以妻孥爲質、豈敢懷攜貳乎。信長勢日彊大、欲滅岡崎、不與之佯和、則難保朝夕、此誘敵之謀、而非實然者也。氏眞聞而意解。（家忠日記、三遠平均記、松榮紀事、）吉良義諦據東條、黨于氏眞、松平好景數與之戰、康定亦力戰有功、賜食邑褒之。神祖使本多廣孝守小牧寨、小笠原三九郎守糟塚寨、松井忠次守津平寨。（年譜係三年、今從家忠日記、按德川記係弘治二年誤、）日與義諦接戰。酒井忠貿在上野城、義諦出兵攻之。四月十五日、松平伊忠奉命救上野。義諦聞好景分兵於上野、襲中島城。時好景在深溝城、馳入中島、與義諦戰破之。好景乘勝逐北、至善明堤、斬獲頗多。義諦見好景兵少無後繼、自土呂城邊悉兵來圍。好景破銳挫堅、縱橫馳突、韉絕鞍搖、下馬步戰、兵敗死之。時年四十四。（松榮紀事曰、好景中敵兵尾崎修理之矢、創甚、山岡藥醫來取其首、今從本光寺碑諸士傳略、）弟十郎左衛門忠次、太郎左衛門定清、久大夫景則、新八郎忠憲、孫十郎定政、松平內記、板倉八右衛門好重等三十餘人皆戰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無忠次定政二人、今據德川家譜補之、好重八右衛門賴重子、）好景信光公五世之孫、非啻長於武事、兼善倭歌、文雅士也。人皆惜之。神祖以其子伊忠爲嗣、居深溝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本光寺碑、松榮紀事、）

義諦之族荒川甲斐守賴持、松榮紀事作義虎、今從源氏系圖德川歷代、與義諦不相善、就酒井正親乞降、神祖聽之、賴持迎正親於荒川城。合兵攻西尾城、牧野成定不能拒、退保牛窪、正親入西尾城。將攻東條、義諦部將富永伴五郎陣于藤波畷、欲攻小牧寨、本多廣孝與正親合兵防戰、小笠原三九郎松井忠次出糟塚津平寨救之、成定之兵須瀨宮內進擊正親、正親揮槍鏦殺之、使從兵取其首、富永伴五郎引滿射廣孝、廣孝以槍刺伴五郎、獲其首、我兵大久保大八郎鳥居半六郎戰死、義諦隊將有挺衆進鬭者、阿部忠政射斃之、伴五郎義諦勇將也。德川記、以此戰係弘治二年九月、曰、伴五郎擊殺鳥井半六郎、大久保大八郎進擊伴五郎、伴五郎斫之、大八郎捨刀相

搏、竟獲其首、敵兵擊殺大八郎、與此異、今從三河物語家忠日記三遠平均記松榮紀事、據諸士傳略、伴五郎爲本多廣孝所擊、明矣、至今有伴五郎塚、人稱之、本多系圖自其戰死、義諦兵撓。敗走入城、我兵攀壘壁急攻之、義諦力盡而降、神祖使之居岡崎、〔按年譜創業記、攻西尾東條二城、及藤波畷之戰、皆係三年、德川歷代係弘治二年、誤、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但松榮紀事誤爲九月事、據家忠日記訂之、德川歷代又云、伴五郎名元忠、未知是否、〕六月、神祖賞正親之功、賜西尾城、神祖賜城群臣、是爲其始。〔按年譜以荒川賴時叛吉良義諦、酒井正親襲西尾城、賜西尾城于正親、義諦歸降、皆係五年、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給富永伴五郎采邑於本多廣孝、津平邑於松井忠次、各賜書褒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使鳥居忠吉松平信一守東條城、賞荒川賴持之功。以神祖異母妹嫁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異母妹、廣忠公繼室戶田氏所生、後稱市場殿、德川家譜、神祖同母妹、誤、今從松榮紀事及雜錄、〕七月、神祖欲攻牛窪、使設樂甚三郎爲之備、甚三郎後稱攝津守、〔按慶長十九年大阪之役、台德公前鋒、有設樂甚三郎貞光、蓋其子孫也、未詳、〕氏眞別將糟屋善兵衛小原藤十郎、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藤五郎、今從創業記、德川記、德川歷代、歷代又云、藤十郎名鎮吉、肥前守鎮實子、未知是否、附以備攷、據長澤城、剽掠近邑、神祖使松平信一石川家成攻之、不克、親將三千餘騎攻牛窪、歸過長澤、令士卒曰、長澤城兵邀我歸途、則山路嶮隘、進退失據、宜分兵爲二隊、一隊過山下大路、一隊踰我壁下過山南、時長澤城中火山下兵望見之、謂山南兵拔城、舉火急馳登壁下、兵亦競進、兩隊合一、勢不可當、信一家成亦謂神祖來援、爭先而進、城兵恇擾、悉亡去、本多忠眞刺敵斃之、

命姪忠勝取首、忠勝哂曰、我豈假人力而成功乎、進刺敵一人、獲其首、渡邊守綱擊藤十郎、斬之、德川記、曰、藤十郎棄城走、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三遠平均記係八年、誤、神祖褒之曰、藤十郎今川家之驍兵、今汝獲之、功莫大焉、諸士傳略、善兵衛棄城走駿府城、遂陷、忠眞白忠勝之勇於神祖曰、平八雖幼、銳氣邁人、後必成名、神祖大悅、三河物語、松榮紀事、

五年壬戌春、西參河粗平、神祖欲經略東參河、氏眞將鵜殿長持據西郡蒲形城、使松井忠次圖之、忠次與從士石原三郎左衛門謀、招甲賀人伴與七郎資定、後更稱帶刀、伴中務勝永、伴太郎左衛門資家、伴伯耆守資綱等八十餘人爲諜者、八十

餘人。松榮紀事作十八人。今從一本德川記抄。忠次率二百餘兵陣于城下。伏甲賀兵於險要。三月十五日夜。一本德川記抄爲九月事。今從下諸書。潛使諜放火樓櫓。長持以爲城中有反者。遁於護摩堂。伴資定追斬之。長持長子右近長照次子藤三郎長則出走。伴資綱生禽之。悉斬城兵。神祖進兵應之。聞城陷而歸。使久松俊勝守蒲形城。褒忠次之功。家忠日記。德川記。一本德川記抄。德川歷代。松榮紀事。西郡爲要害之地。氏眞數出兵爭之。俊勝據城拒之。既而俊勝還岡崎。每神祖出師。爲留守。使長子康元守西郡城。先是氏眞欲殺神祖任子。然以其外祖關口親永爲豪族而止。石川數正以爲郎君在駿府。勢甚危殆。一朝見殺。而無一士人殉死。是邦之辱也。

告之神祖。必不見聽。乃留書己家。竊往駿河。保護公子。聞氏眞憂長照兄弟見執。就親永而謀之。議易質。氏眞許之。數正歸岡崎。言其狀。神祖大悅。還長照兄弟於駿河。氏眞還夫人公子於岡崎。數正意氣揚揚。雍樹公子而歸。時人壯之。譜第將士皆往念子原迎之。相謂曰。甚矣氏眞之戇也。以長持子換公子。我福而彼禍。其無識可知也。代代記。家忠日記。德川記。德川歷代年譜附尾。松榮紀事。

臣按。君子小人之所由判。唯在義與利而已矣。石川數正欲往駿府與公子同死。何其喻於義而勇於爲也。及豐臣秀吉公軍于樂田。啗以大利。數正以世臣叛主君。挈其家而奔大阪。何其喻於利而昧於義也。秀吉公不乏熊虎雄武之士。豈眞欲數正臣於我者哉。此特欲弱濱松之謀。而非其本心也。數正貪惏無饜。見利忘義。既而秀吉公雖封之以松本城。而當時大阪士大夫皆鄙之。至井伊直政使于大阪。不與數正交一語。抗言于衆。謂之人面獸心。數正忸怩不能對。誠迭失鄙夫哉。夷考其實。數正驍勇逸群。摧堅挫銳。然此皆血氣之勇。而不能知義理之正。故一旦憤激。雖有君子之行。而終不免與小人同歸。哀哉。

神祖既與氏眞絕。氏眞怒殺親永。神祖以酒井忠次爲將。攻八幡牛窪敵兵。據小阪井東岡拒之。我兵戰疲將退。神祖率

一千餘騎救之。敵兵潰走。逐北多獲首級。縱火焚八幡人家。渡邊守綱力戰。將退。近藤傳二郎重創不能步。呼守綱。守綱肩之而歸。松榮紀事。諸士傳略。諸將言于神祖曰。不圖今日昇援神祖曰。吾欲擊佐脇之敵。出兵。聞小阪井有戰鬪而來。進非所豫料也。松榮紀事。三月。井伊谷城主井伊肥後守直親家士小野但馬。直親信濃守直盛子。讒直親於今川氏眞曰。直親謀反。竊通岡崎。氏眞怒。發兵欲討直親。氏眞族新野左馬助新野今川氏三家之一。諱規長。德川歷代曰。左馬助名親規。未知是否。與直親交最親。諫氏眞曰。臣能知直親之爲人。非敢反者。事若覈實。則臣滅之。因遣使詢之直親。對曰。先人信濃守死於故君之難。信長君父之讎。豈敢從之乎。左

馬助白之於氏眞事遂寢直親欲往駿府分疏其事而憚多兵似犯上從者僅二十餘人途過懸川城下城主朝比奈泰能不知直親寃枉既雪意其襲駿府出三百餘兵擊之事出不意直親不能辨別竟戰死氏眞不知曲直之所在沒其釆邑直親有子纔二歲稱萬千代氏眞欲殺之左馬助爲之請命氏眞聽焉左馬助悅鞠育之及左馬助戰死引間其妻撫養孤兒氏眞又欲殺之妻恐潛送僧寺匿之妻再醮松下源二郎養孤兒於其家兵部少輔直政是也（家忠日記、德川記、德川歷代、年譜附尾、松榮紀事、）先是神祖寓居駿府今川義元取岡崎將士之妻孥爲質或送之駿府或納之吉田城及神祖與氏眞絕將士皆棄質竭忠神祖吉田城主小原肥前守資良（德川歷代作鎭實、今從諸士傳略、）爲徵將來捕松平清善女松平家廣少子及菅沼定盈西鄉正勝水野藤兵衛大竹兵右衛門等子姪弟妹十一人串於城下龍念寺前殺之神祖聞之大悲慟（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〇諸士傳略曰、小原資良串松平家廣第二子左近於形原前井尾資殺之、前車後語集曰、西鄉正勝姪孫四郎亦被串而死、附以備考、）

臣按德川歷代不知何人撰託名大須賀康高極口臧否當時人物避禍之計巧矣敘事雖詳率多杜撰之說不足憑據唯其論小原資良殺岡崎之質甚適機宜其言曰凡送質者雖懷携貳而主者無殺其質之理生存之撫養之

則有敵不能割愛而終歸我者縱不能然或有爲敵擒我子弟而易質濟事者故質不可殺此兵法也肥前守不知兵而濫殺之謂其見極其慘虐乎宜其敗亡而不能保首領也此論頗確故著于此

七月遠州髙山城主奧山修理亮叛氏眞屬岡崎清洲氏眞攻城拔之（家忠日記、東宮、松榮紀事、）九月十一日氏眞命朝比奈紀伊守泰長（松榮紀事無泰長之稱、據前車後語集書之、）夜襲西鄉正勝五本松城正勝戰敗死之（前車後語集曰、從兵死者七十三人、）長子孫六元正在月谷城聞泰長襲父馳至五本松正勝既戰死元正從兵纔十餘人衆寡不敵亦戰死泰長又拔月谷城元正弟孫九郎清員（後稱左衛門、）見執過萬太谷奮敵所執祛陷深谷中而遁至野田往從母弟菅沼定盈家告父兄皆死定盈白之神祖卽名清員賜正勝釆邑清員謝曰元正有孤願使彼繼家然童稚未習軍旅臣代其受神祖義之賜書褒之（按家忠日記、元正戰死、弟清員馳救正勝父子勠力擊退駿府之兵、據此說則正勝實未死、然松榮紀事前車後語集敘事頗詳、今從二書、〇前車後語集曰、清員就定盈白正勝元正敗死之狀、神祖使大須賀五郎兵衛大須賀五六左衛門本多信俊鈴村家政渡邊久左衛門茂高中四郎左衛門、與清員率兵擊朝比奈泰長大破之、神祖賞其功、賜正勝故邑元正孤子義勝、後稱右京亮、皆他書所不載、附以備攷、）二十九日神祖又攻八幡酒井忠次爲前鋒二連木牛窪佐脇八幡之敵據赤阪拒之敵將板倉重定急進鬭我兵多死傷重定乘勝來追渡邊守綱石川正總石川新七郎爲殿矣

田作十郎失馬爲敵所圍幾危守綱留戰救之作十郎得馬而歸御油至赤阪守綱四轡擐敵凡十接槍三時人稱其勇敢曰槍半藏神祖聞前軍敗疾馳救之重定見神祖之旌旗將退我兵突戰近藤傳二郎擊重定獲其首重定女壻板倉主水亦敗死敵兵潰走不能入八幡佐脇而皆逃奔牛窪二連木故八幡佐脇二寨一時悉爲我有（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〇按三遠平均記以斬板倉重定爲十一年事、亦誤、）

烈祖成蹟卷之一終

松井甲太郎書

木邨嘉平刻

烈祖成績卷之二（起永祿六年 終十二年）

安積覺　編次

永祿六年癸亥春。織田信長與神祖約。以女妻世子竹千代。（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五月神祖放鷹郊外。抵深溝城。城主松平伊忠饗之。神祖賜蒼鷹於伊忠曰。長澤與敵境相接。最爲要害之地。武田信玄屢所覬覦。守彼城者。無過于汝。爲吾往守之。伊忠拜命之辱。六月移于長澤城。守之。信玄不能出兵。神祖賜書褒之。增采邑。（家忠日記、鷲峯文集、本光寺碑、松榮紀事、）七月。神祖爲攻吉田城。築寨於小阪井牛窪。親按行之。城主小原資良出兵陣于小阪井。渡邊守綱蜂屋半之丞揮槍力戰。松山宮内放鳥銃攻之。守綱被創。我兵疲頓。平巖親吉率兵來援。敵兵敗走入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參河有淨土眞宗寺三。曰佐崎上宮寺。曰針崎勝鬘寺。（○勝鬘諸書皆作正滿、今訂之、下倣之、四年神祖與信長講和、憩于正滿寺、蓋其地在尾州、而與此自異、故不改、）曰野寺本證寺。無知士庶。崇奉其法。根據盤結。時神祖築寨佐崎。頗乏糧食。九月。酒井正親使菅沼藤十郎定顯（後稱越後守、）借糧於上宮寺。住持僧不應其求。發言無禮。定顯怒奪糧而還。僧徒憤恚。會一宗僧於上宮寺。擐甲提兵。入定顯家。取糧還寺。定顯訴于正親。神祖聞之怒。命正親捕首惡僧斬之。僧徒益憤。十月諭國中檀越。聚兵甲。誘潛通于今川氏眞者作亂。譜第之士。多其門徒。皆黨之。（歸依一向宗者、俗謂之門徒、）僧

徒書牌授之曰。進足往生極樂世界。退足墮落無間地獄。由是其志彌堅。吉良義諦以東條叛。荒川賴持不顧姻親而黨於義諦。松平家次與賴持比。以櫻井叛。松平七郎親光（故岡崎城主左衛門尉昌安子、）以大草叛。酒井忠賀素有叛心。以爲得時。據上野城。誘鳥居四郎左衛門芝山小兵衛定好本多彌八郎正信等十餘人叛。（正信、佐渡俊正子、後稱佐渡守、爲執政元老、）蜂屋半之丞久世平四郎長宣（平大夫廣長第二子、○德川記又書久世三四郎、據諸士傳略、三四郎廣宣長宣子、此時尚幼、德川記誤矣、）筧正重渡邊八郎五郎義綱（清兵衛有綱第二子、）渡邊源五左衛門高綱（二郎四郎氏綱子、）其子守綱等八十餘人。據勝鬘寺。大津半左衛門犬塚甚左衛門等。及吉良近邑僑人。據本證寺。大田善

大夫吉正（正或作政、）矢田作十郎戸田三郎右衛門忠次等十餘人（忠次、左近政光之孫、莊左衛門光忠子、）據上宮寺。土呂寺亦其宗門。大橋傳十郎佐馳甚兵衛等七十餘人。據寺作亂。無慮數百人。宗族勳舊悉黨邪徒。寇賊蟻聚。糜爛鼎沸。土呂針崎在岡崎南。距岡崎甚近。野寺佐崎櫻井距岡崎一里餘。上野城在其西北。上和田去岡崎可半里。及賊出兵。必遽舉烽。神祖每見烽起。即馳救諸城。賊見其來。懾伏入寺。酒井正親守西尾城。與野寺及荒川賴持兵戰。酒井忠次築寨塞上野賊往來之路。松平伊忠守深溝城。（○按先是伊忠移在長澤、蓋聞亂還守本城也、）本多廣孝守土井城。與土呂針崎賊戰。松平清善（○德川記作玄蕃允家清、松榮紀事作玄蕃允清宗、按家

清清善孫、清宗清善子也、今從家忠日記、守竹谷城。松平紀伊守家忠紀伊守、廣子、初稱家又七郎、守形原城。松平信一守藤井城松平左馬助親俊○松榮紀事作右京亮、據福釜松平系圖、右京亮親俊父親次也、德川記作右京亮康親、康親親俊子也、亦稱右京亮、福釜系圖親俊下、載擊野寺針崎之賊戰功、今據之定爲左馬助親俊、守福釜城與野寺櫻井賊戰。石川家成其姪數正本多忠眞其姪忠勝植村家政植村正勝。內藤彌次右衛門家長。及弟三左衛門信成家長彌次右衛門清長子、信成實島田久右衛門子、清長之甥、清長子養之、後稱豐前守、鳥居忠吉。松井忠次天野康景。柴田七九郎康忠。諸士傳略曰、康忠善射、每戰射敵得名、故鏃其姓名於笴上、射之數百、敵斃其藝、拾所射矢六十三隻、書死傷者姓名、送于我軍、神祖褒之、賜諱字、使書六十三字於旗幟、改稱七九郎、表六十三之數也、按傳略載家傳之說如此、然不知其何時何地所戰也、平巖親吉。筧重忠八國府甚六。

林藤助等一百餘人。○按家忠日記、德川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等書、詳載諸寺叛徒及在岡崎效忠諸士姓名、今不一一擧之、在岡崎。志操益堅。日與賊兵戰大久保忠勝與其族三十六人築堡上和田。與土呂針崎之賊戰。松平三藏○松榮紀事、松平作松井、按此時無松井三藏者、本書十二年定兩旗頭條、西參河有松平三藏、今據之訂之、德川歷代內藤系圖有松平三藏、三左衛門忠偷之弟也、此時黨于賊據大草城、亂平流寓肥後、更稱左助、與此自異、築寨禦佐崎賊。小栗大六與其宗族守筒針寨數與賊戰土呂針崎雖與岡崎相近。上和田堡在其中閒故賊不能侵岡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竝云、大久保忠俊築堡上和田、德川歷代曰、忠勝居宅在上和田、一說爲忠俊居宅非也、今從之、每賊至。忠勝鳴海螺。神祖聞之。亦馳救之。賊懼而退。三河物語代代記、德川記、先是成瀨藤藏正義。藤左衛門正賴子、正賴與林藤助八國府甚六等合謀、納廣忠公於岡崎城、六人之一也、與僚友忿爭。擊殺之。懼罪逃于遠州。至是聞亂。挈妻子來歸岡崎。請赦其罪。神祖嘉其志宥之。正義每戰挺群。成瀨系圖夏目二郎左衛門吉信。九郎左衛門吉久子、大津半左衛門乙部八兵衛據野羽故壘。黨于賊。鈔掠邑里。○按上文、大津半左衛門據本證寺、蓋其後黨于夏目吉信、據野羽故壘也、松平伊忠雖屢攻之有利。而敵兵固守不屈。八兵衛竊納款。導伊忠兵入城。故城兵不得拒。半左衛門僅脫入針崎。伊忠急攻之。吉信窘迫匿倉庫。就獲之。伊忠馳使岡崎上陷野羽故壘擒城將夏目吉信之狀。神祖報曰。吉信參州豪士也。伊忠不日而拔壘擒將。其功偉矣。初八兵衛與吉信交睦。故黨之。至是謂伊忠曰。吾知野羽故壘難守。爲

請吉信命歸降。願生之。伊忠感其志。請釋吉信及八兵衛。神祖聽之。賜二人於伊忠。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本多廣孝所守土井城。介于敵境爭戰累日。又攻東條城有功。神祖賜書褒之。廣孝以非淨土眞宗。無黨敵之嫌。然當是時。非其宗門者。亦乘閒伺釁。多爲寇讎。故廣孝差長子彥二郎於岡崎。輸其無貳。神祖嘉之。賜名彥二郎曰康重。松榮紀事康重襲稱豐後守、戶田忠次黨賊在野寺。○諸書上文竝云、戶田忠次據上宮寺、蓋此時叛亂無常、出此入彼、自佐崎來野寺也、神祖遣使諭曰。汝非彼宗門。盍蚤歸順。忠次即放火野寺外郭而來岡崎。告神祖曰。臣知野寺之形勢。願發兵擊之。臣請爲先登。神祖使酒井忠次與戶田忠次襲野寺。賊聞之。改修城門。

使我兵錯誤。戶田忠次不之覺。夜抵城門。欲導吾兵。迷不得入。酒井忠次怒欲歸。戶田忠次更導之入。自後門攻破第一柵。進攻第二柵。城兵知戶田忠次之聲。發銃中其首鎧。忠次仆。酒井忠次引兵而還。戶田忠次亦不至死。神祖褒之。賜短刀。（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松平信一與土呂針崎賊鬪。鳥銃中左股而仆。敵大詬自誇。信一忽起叱曰。汝何爲哉。我豈爲汝容易死耶。敵懼而退。神祖歎其勇敢。（藤井松平家譜、鷲峰文集藤井家紀功碑、松榮紀事）石川家成筒井與右衛門雖爲其宗門。不與僧徒。盡忠力戰。故其宗族亦皆悛志。儁麾下。（松榮紀事）水野藤十郎忠重（右衛門大夫忠政第六子。後更稱總兵衛、爲和泉守）與兄信元不睦。避居鷲塚。聞亂起。與水野太郎作

村越又四郎來岡崎。謁神祖。屬戰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高力清長采地高力邑與土呂相接。賊寇其邑。清長歸擊之。其餘杉浦勝吉。倉橋宗三郎。青山藤八郎。本多信俊。加藤勘右衛門正次。渥美太郎兵衛友勝。大岡忠右衛門忠勝。（松榮紀事作忠四郎。按忠勝子孫稱忠四郎。而忠勝稱忠右衛門。諸士傳略曰。忠勝與佐崎賊鬪。斬福王忠右衛門福王男兵也。神祖褒之。蓋在此時也。今據此訂之）榊原忠政。細井喜八郎勝久等。各有戰功。（據諸士傳略。勝久喜三郎勝明第二子。更稱金兵衛）今川氏眞將鵜殿長照（長持子）據參州上鄉城。松平清善提兵攻之。（松平清善德川歷代作備後守清宗。曰鵜殿某妻生藤太郎。被出再嫁清善。生清宗。異父同母兄弟。而藤太郎其兄也。家忠日記以清善與藤太郎爲異父同母兄弟。按竹谷松平系圖與家忠日記合。松榮紀事諸士傳略亦作清善。今從之）迭有勝負。既而清善兵敗。神祖出師援之。屯名取山。使甲賀諜者襲城。敵兵恇擾。乘虛急攻之。城兵不能支。長照及弟藤助戰死。城遂陷。神祖戢兵還岡崎。（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按四年三月。松井忠次擒長照及弟藤三郎。而與世子易質。藤助卽藤三郎乎。今無所考）是秋。神祖更名家康。元康今川義元所命。今與氏眞絕。故改焉。（三河物語、德川歷代。按代代記以更名爲三年。德川記爲四年。三遠平均記、松榮紀事爲五年春。德川歷代爲五年冬。今從年譜創業記德川家譜家忠日記）十一月二十五日。針崎賊攻上和田堡。大久保忠勝迎擊之於小豆阪。（家忠日記作厚木阪。德川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竝作原木阪。年譜三河物語作小豆阪。按厚木小豆國音相同。厚字訛作原字。今從年譜三河物語）賊兵皆舊屬麾下精銳之士。神祖將兵援之。阿部忠政射中渡邊守綱之腰。藤花甚五郎。川田彥十郎。喜藤八大夫。阪部又六。皆中忠

政之矢。渡邊源二郎射忠政。守綱拔矢。揮槍擬大久保與一郎。與一郎退入城中。植村家政與蜂屋半之丞接戰。黑田半平幾危。大久保忠佐出救之。其餘競進。守綱半之丞引去。衆皆格鬪。水野忠重追半之丞。半之丞顧之笑。忠重請決。半之丞提槍而進。其勢甚猛。忠重躱避。半之丞呼曰。雅知汝非吾敵。豈足污吾刃乎。神祖躍馬逼之。半之丞仰見愕眙。俛首收槍而去。松平金助直前詬曰。汝盍反鬪。半之丞揚言曰。吾畏累世主君。豈畏汝乎。揮槍刺殺金助。將取首。神祖大叱之。半之丞恐怖而走。平巖親吉與筧正重接戰。正重射中親吉之耳。將仆。正重進欲擊之。神祖又叱之。正重亦懼而走。二十七

日大久保忠勝之族屯于伊田邑、攻勝鬘寺之賊、本多正信弟三彌正重（據本多系圖、正重自稱左衛門尉）與大久保忠世互以鳥銃相爭、忠世先放、正重傷而退、戰鬪經日不輟、賊徒相與謀曰、戰于此地、終難得志、宜分兵爲二、一隊與大久保之族戰、一隊陣于妙國寺、邀上和田之歸路、及敵引去、前後夾擊、則彼陷泥淖、一夫不得脫、此必破之策也、議既定、蜂屋半之丞、大久保忠俊之女壻也、憫其全軍覆沒、無故盤馬妙國寺邊、往而復反、忠勝悟其意、引兵還上和田（年譜、創業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德川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是月馬場小平太石川新七郎矢田作十郎出上宮寺、與我兵戰于作岡大平、天野康景擊隊長小平太殺之、敵兵退走、先是本多廣孝松井忠次攻東條城、數與吉良義諦戰、破之、閏十二月神祖賞廣孝忠次之功、各增食邑、賜忠次松平氏（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七年甲子正月三日、神祖築砦佐崎、勦賊、賊燒作岡太平民屋、燒之、水野信元来自刈屋、賀歲首（〇按信元與神祖爲舅甥、始以神祖與信長搆兵、故變與神祖戰、三年信元弟信近爲岡部長教所襲戰死、信元移自緒川居刈屋、四年神祖與信長平、故今來歟）神祖見煙起、謝信元、馳向佐崎、信元不忍歸去、率麾下兵至渡河地（三河物語、松榮紀事）神祖欲使上和田兵禦針崎賊、以大久保彌三郎忠正爲鄉導（忠正三郎右衛門忠久養子、實忠俊子）過盜木、直至小豆阪、賊歸自作岡大平、覿面神祖、近藤新一郎放箭中神祖、轡神

祖大怒、直衝賊軍、水野忠重斬隊長石川新七郎、水野太郎作斬青見藤六郎、各獲首級（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青見或作大見、國音相通、〇松榮紀事曰、我兵佐馳甚五郎與敵戰死、據家忠日記德川歷代、甚五郎賊黨也、在上文、紀事誤矣）賊兵波切孫七郎走至大善阪、神祖親揮槍搗之二、孫七郎僅脫去、神祖斂軍還岡崎（家忠日記係去年十一月、今從年譜創業記松榮紀事、〇按德川歷代係五年、誤、說見下）十一日、土呂針崎野寺賊兵合爲一軍、攻上和田寨、大久保忠勝之族堅守拒之、忠勝忠世並被創（創業記、德川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〇德川歷代曰、一說作六年正月、誤、其說是也、然歷代自九月菅沼定顯督糧僧徒作亂、至十一月小豆阪之戰、皆爲五年事、然則一向一揆之亂、前後涉三年、而六年無戰陣、大久保淨玄所謂去年以來日日爭戰者亦不合、其誤明矣、鷲峰文集深溝本光寺碑亦係之五年、蓋承家傳之謬也、藤井松平紀功碑係六年爲是）土屋甚內筒井甚六等十餘輩馳戰郭外、城兵乘機出鬪、敵兵披靡、針崎賊見之、出勝鬘寺接戰、神祖聞之、單騎来救、唯宇都與五郎一人從焉、筧重忠內藤信成植村家政等三十八人相踵而至、敵兵矢炮雨下、吾軍不顧死傷而戰（年譜附尾）中根喜藏與渡邊守綱接槍被傷、喜藏捨槍拔刀、與守綱鬪、又傷、鵜殿八郎三郎康定擊傷守綱（〇德川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八郎三郎皆作十郎三郎、德川歷代曰、此時十郎三郎既死、其子八郎三郎也、一說爲十郎三郎、誤、按松平系圖、十郎三郎康孝稱鵜殿藏人、信孝之弟、天文中死、信孝奪其邑、故岡崎老臣逐信孝、歷代之說是也、今從之、名康定據松平系圖）守綱父高綱来救守綱、擊康定殺之、高綱直向神祖而前、內藤正成其甥也、謂儕輩曰、源五左衛門勇也、然今日之事、豈顧私親乎、彎弓射之、矢貫兩

股而仆守綱負之去神祖稱正成之忠勇（松榮紀事曰、內藤四郎左衛門正成射源五左衛門石川十郎左衛門執槍擬神祖、正成又射之、正成十郎左衛門之甥也、年譜曰、內藤正成射渡邊源五左衛門石川十郎左衛門二人殺之、十郎左衛門正成之舅也、蓋松榮紀事據此文也、德川記家忠日記德川歷代年譜附尾、皆書內藤甚一郎射源五左衛門、而無射十郎左衛門事、諸書皆云甚一郎源五左衛門之甥也、據寬永系圖、四郎左衛門正成初稱甚一郎、然則一人而非二事、今從上諸書、定爲一事、）敵兵衝突不止神祖甚危賊兵土屋長吉重治謂其徒曰吾以爲門徒敵于主君今見其危豈忍乘之乎墮在地獄固所欲也挺身来降倒鋒戰死於神祖馬前神祖義之日既暮兩軍引去神祖卸甲得鉛丸二雖中鳥銃甲堅不能穿其危至此神祖使石川家成覓土屋重治屍得之葬上和田（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二十五

日深溝九八郎青山虎之助密啓神祖曰臣等當入佐崎寺中燒其營公勒兵攻寺則必大捷矣神祖聽之二人夜潛入寺賊覺之擊殺二人時人以爲其志雖壯無內應者事故不成（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二月酒井正親發西尾城至櫻井小川野寺縱火燒聚落出西野乞援兵於水野信元進至八面攻野寺賊出砦拒戰正親佯走敵急追之正親還戰破之斬隊長馬場平大夫鷲塚賊邀擊援軍信元之兵擊破之乘勝入寺門斬隊長鈴木彌兵衛告捷岡崎上首級神祖褒正親之功（德川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十三日神祖使石川又四郎根來十內布施孫左衛門等二十五騎詗針崎形勢有告之者賊伏兵針崎

外郭及候騎過伏起邀之蜂屋半之丞覓正重渡邊守綱等督兵疾戰十內戰死又四郎孫左衛門被創而退（年譜、德川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佐崎賊三百餘人以矢田作十郎爲將侵岡崎神祖將兵拒之命銃卒曰吾數爲賊所窘皆作十郎之所爲也彼恃拳勇每爲前驅汝等注目擊之作十郎果先衆而進卒放銃斃之賊見其死魂褫氣懾不能復戰抱其首而敗走（年譜、創業記、德川記、松榮紀事、）自作十郎死賊徒凶燄日衰皆悔前非無復鬬志蜂屋半之丞察其幾就大久保忠正請赦其罪（家忠日記、德川記、年譜附尾、及松榮紀事一說、並云、吉田太左衛門雖非門徒、爲本多正信正重所誘、與賊在上呂寺中、麾下士齋藤某其親友也、貽書太左衛門、勸歸正曰、當使本多蜂屋謝罪乞降、公必赦之、太左衛門然之、勸正信正重、大久保忠勝以

爲姻戚、亦勸蜂屋半之丞使降、半之丞從之、就忠正請降、附以備攷、）忠正與從父兄忠勝抵岡崎言于神祖曰方今群雄割據天下大亂大并小强凌弱務欲辟土地恢疆圉而譜第舊臣不知君臣之義黨比亂賊半爲寇讐當此時鄰敵乘弊来侵則邦必阽危不如釋其罪戾使之歸順神祖聽之忠正退而告半之丞即與其黨議又就忠正請曰儻蒙寬恕則有願三其一赦罪勿沒采邑其二僧徒住持本寺如故其三赦首惡者勿問神祖聞之曰所請可允但首惡者不可赦大久保淨玄流涕諫曰（忠俊剃髮號淨玄、諸書或作常源、）臣一門去年以來日日爭戰不惜捐軀或隕命或傷夷公念其忠義則願降沛宥以易臣之恩賞使歸順之士爲前鋒

攻上野城、勦吉良荒川、而略西參河之地、則疆場日廣、而基業鞏固矣。臣雖老憊、竊期公以遠大。先是、水野信元亦請赦賊徒。故神祖從其諫、親至上和田淨衆院、德川記作成就院、今從三河物語、松榮紀事、年譜附尾、授印章於僧徒、悉釋之。遣石川家成於土呂寺、諭衆曰、水野下野守懇祈赦宥、故一從寬典、解釋蕩滌賊徒。大喜、皆投干戈而降。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三河物語、松榮紀事、輒從家成赴針崎、自高須口入勝鬘寺、放火小閣、賊徒咽煙狼狽。家成又諭之、賊皆歸順、歡聲如雷。三河物語以入自高須口及放火爲土呂寺、今從德川記、年譜附尾、但德川記石川日向守家成作伯耆守、誤、乃赦松平家次之罪、沒松平親光之食邑。親光出奔。賊魁鳥居四郎左衛門、渡邊義綱、渡邊源藏、波切孫七郎、本多正信及弟正重亡去。後皆被釋、在麾下如故。

德川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德川歷代年譜附尾、神祖欲易土呂、針崎、佐崎、野寺宗旨、僧徒哀訴、因逐凶惡僧、置有學僧、頒給糧食。擅越大喜、闔境寧謐。德川記、年譜附尾、

臣按、釋氏之教、絕滅倫理、廢圮君親、然福田利益之說、鼓盪人世。皇朝崇之、講經修法、與朝儀同科。故其徒驕傲多不法。南都北嶺、動至舁神輿以訴不平、朝廷差兵捍禦之。僧徒狃以爲常、鎧甲爲衣、械刀槊爲經卷。末流之弊、遂至知有佛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寺而不知有國。倚蓋淨土眞宗、其法簡捷、茹葷啖肉、不異世俗矣。愚夫庸流、易惑其說。故譜第勳舊之士、黨于破戒亡賴之僧、而忘歷世覆燾之恩、冠屨倒置、緇素同歸、四郊多壘、烽燧告急。悖逆之甚、至此已極。而神祖戎馬之劇、亦未有過于斯時者。設使駿甲二州之敵、乘釁來侵、則疆圉不守、而邦必危矣。幸而良臣獻策、神祖容諫、宥賊革面、叛臣歸順。當時躬鈌斬祛之士、皆爲策勳底績之臣。豈非神武大度之效哉。土屋重治去逆效順、奮不顧身、效死於神祖之馬前。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重治有焉。繇是觀之、天理之存於人心、固不外假。而赳赳武夫、惜爲邪說所汩、而喪其本心也。元龜中、本願寺光佐據大阪城、長島土寇相踵而起。織田信長公攻之不

能克。將校多斃。皆由武夫不知有聖人之道、篤信其教、牢不可破、而蹈藉水火、不顧死生、有甚於上之所令者。則釋教之爲害、可勝言哉。

神祖將兵攻東條城。城主吉良義諦請降。神祖以其再叛、不許。義諦出奔江州、依佐佐木承禎。六角左京大夫義賢、彈正少弼、定賴子、剃髮號承禎、其後戰死于攝州芥川。荒川賴持亦亡去、經歲病死。年譜、創業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曰、六年十月、松平龜千代家忠、與松井左近忠次、築砦幡豆郷、攻東條城、拔之。吉良義諦奔江州。賜東條城於家忠。按東條城陷、義諦出奔、實在是年二月。蓋家忠出兵攻東條、故去年閏十二月、神祖褒松井忠次之功、增食邑、賜松平氏。拔城賜城、皆諸書所不載、故不取。酒井忠賀失援、出犇駿府。神祖使水野三左衛門分長守上野城。分長右衛門大夫忠政孫、藤二

郎範方子叙從五位下任備後守更彈正忠仕水戶威公西參河悉平。○德川記年譜附尾松榮紀事曰三月神祖與今川氏眞戰拔長澤戍使本多重次内藤信成守之按六年正月使松平伊忠守長澤城其後不見陷沒且諸書所不載疑有錯誤故不取四月小笠原新九郎安元丹波守高安子後稱攝津守諸書或作東元今從小笠原系圖初謁神祖請屬麾下神祖賞之賜幡豆舊邑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五月今川氏眞部將小原資良收將士質欲略參河將士皆屬神祖不受其指麾二連木城主戶田主殿助重貞彈正少弼康元孫丹波守某子松榮紀事重貞作伊忠蓋以與松平主殿助同稱誤今從諸士傳略築寨三所而納款神祖使鵜殿八郎三郎守喜見寺寨○按八郎三郎康定本年正月戰死于鈎崎蓋其子乎本書名闕無所取決小笠原安元守槽塚寨年譜德川記松榮紀事重貞母爲質在吉田城重貞謀欲出之佯與資良款狎數入城

烈祖成績　卷二　十三　杉田金助刻

雙六重貞家士野野山某盛殽饌於匱使擔夫舁至城下撤蓋示門者曰主殿助爲博賭設酒食欲以此時取母汚衣歸而澣濯請勿怪門者諾重貞與資良博而酣飲野野山某伺閒納母於匱中蒙以衣物門者不之怪輒得過重貞騎士迎於中路護衛而還重貞告別資良纔出門縱火城下馳歸二連木城神祖以其有約出屯御油驛見煙起至下地邑重貞來謁神祖稱其謀略增加采邑資良連攻二連木城重貞戰死神祖嘉重貞之忠以弟甚平爲嗣德川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甚平後稱彈正○按松榮紀事重貞戰死其父丹波守致仕猶存神祖命丹波守以甚平爲嗣據諸士傳略丹波守即甚五郎而奪神祖於潮見阪者也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死故今不取又按德川歷代以主殿助爲丹波守康長考諸士傳略康長甚

平之子以五年生此時僅三歲歷代誤矣神祖發兵攻野田牛窪寨進逼吉田城本多忠勝時年十七與敵兵牧野宗二郎接槍是日第一槍○牧野宗二郎松榮紀事作城所助之丞或云宗二郎今從年譜家忠日記三河物語德川記蜂屋半之丞恥爲第二槍捨槍拔刀斬敵二人河井正德放鳥銃斃之從者走告其母母曰我子怯耶曰奮勇而死母曰死于戰場固士之常若我子怯懦爲人所謗則雖生不如死今我無所憾矣時人稱之三河物語代代記松榮紀事戶田吉兵衛氏光孫右衛門氏輝子其母爲質在吉田城氏光不之顧而力戰盡忠松榮紀事松平清宗苦戰被創加藤正次成瀨正義犬塚作內或獲首級或射殺敵兵各有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然城兵悉力拒鬪我軍不利而還岡崎德川記

烈祖成績　卷二　十四　牧野丈三郎刻

臣按戶田氏光左門一西之父也不顧其母而覬望功名記者謂之盡忠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果能忠乎哉上既不能及徐庶下亦媿戶田重貞多矣

小原資良築寨於佐脇八幡使三浦左馬助守之○按五年九月赤阪之捷佐脇八幡皆屬岡崎蓋其後資良鈔略又得之也又按德川記板倉彈正板倉主水與左馬助同守然彈正主水五年九月戰死見上文故不取以爲吉田牛窪二城之蕃屛神祖使本多信俊將兵六百守一宮寨今川氏眞將兵一萬餘以援吉田分五千餘圍一宮自將五千餘屯佐脇八幡信俊乞援岡崎神祖將三千餘兵救一宮經佐脇八幡二邑間至本能原氏眞

見其隊伍嚴整畏縮不敢出兵神祖直進至一宮欲與氏眞決戰敵避其精鋭解圍退于牛窪信俊出城尾擊敵兵敗走其夜神祖陣于一宮寨遠州引間城主飯尾豐前○諸書引閒作濱松按八年十二月豐前降神祖其後神祖改引間曰濱松故今從舊稱下效之在氏眞營竊通款於神祖稱疾夜歸引間及過新井白須賀縱火燒驛舍氏眞大駭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曰五年四月豐前叛氏眞屬神祖氏眞怒以新野左馬爲將攻之城兵戰敗城陷左馬亦戰死按豐前以引間叛實在今年而五年四月之戰諸書所不載紀事誤翊日神祖反旆又過氏眞之營其鋒甚鋭氏眞竟不能戰引兵而歸世謂之一宮後詰年譜創業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德川記德川歷代按三遠平均記係十一年誤○諸書稱是役曰一宮退口今按在氏眞則退兵也在神祖則援軍也稱謂不當家忠日記書曰後詰是也今從之六月神

祖將兵攻吉田城酒井忠次爲前鋒小原資良雖堅守而孤立無援勢日窮蹙忠次使本多彥八郎忠次助太夫忠俊子議和親資良從之乞質神祖許之以異父弟松平康俊及酒井忠次女爲質忠次女後嫁松平外記伊昌資良大喜携質還駿府神祖賜吉田城於忠次判東參河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小原資良卽肥前也年譜作備前誤今川氏眞使朝比奈肥後據田原城○按田原城舊戶田氏所據也至主殿助重貞爲二連木城主未知田原何時屬氏眞也神祖使本多廣孝築寨梶邑攻之戶田忠次爲敵所圍幾危戶田九右衛門勝則馳至射殺敵兵以救之戶田七內光定亦射敵却之廣孝進戰攻破外郭肥後力屈致城而去神祖賞廣孝之功賜田原城增加采邑○德川記年譜附尾並云田原城主戶田吉兵衛之降致城神祖湯城廣孝據者國城主記田原城則應作中戶田宗光所築而子孫世居之戶田吉兵衛氏光別爲一家先是已屬神祖且非田原城主二書誤矣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是歲神祖將兵攻御油城守將本書名闕使善射者乘高而射我兵不得進神祖命內藤正成射正成放三箭其二箭入樓櫓鐫內藤四郎左衛門七字于笴敵還其箭請又放一箭神祖柅之曰敵必有密謀汝勿射正成不從命出隊將射敵兵擁盾路側將候其進鏃之正成放箭穿盾直洞其甲殺之城兵大駭退走神祖美其射藝松榮紀事

八年乙丑春東參河將士知今川氏眞不足馭衆多屬神祖牛窪城主牧野右馬允成定先降西鄉清員菅沼定盈在野

田白井某在下條故長篠作手段嶺之將士就此三人相踵降附長篠作手段嶺謂之山家三方參河悉平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松榮紀事曰設樂某絜妻子先衆來謁岡崎神祖嘉之按設樂甚三郎先是既屬神祖在上文故不取三月以本多重次高力清長天野康景爲奉行聽訟決事世稱參河三奉行○德川記作七年誤三遠平均記無本多重次而有重植村莊右衛門今從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重次獷毅好罵時人稱鬼作左清長和煦慈愛人最易親稱佛高力康景沈重多謀慮不輒可否稱左右無邊天野三兵甲陽軍鑑松榮紀事○高力系圖曰六年一向宗作亂高力清長還高力邑討賊亂平定法制修補佛像經卷故邑人稱曰佛高力此又一說也

臣按鄭子産爲政猛以濟寬鄭國善治唐太宗置相房玄

齡善謀、杜如晦能斷、訖能致貞觀之治、神祖得參河、始置奉行、剛柔相濟、寬猛兼施、規模之大、可以推而及天下矣。天野康景幼從神祖往駿府、長而有斬獲之功、剛直明決。觀於其去興國寺城、可知矣、豈依違兩可、無所操決、如五代馮道者哉、神祖之用人、蓋有深意焉。

五月十九日、三好左京大夫義繼(修理大夫長慶第二子、)松永右衛門佐久通(彈正忠久秀子、)殺大將軍源義輝於京師室町第。(源氏系圖、京都將軍家譜、)十二月、今川氏眞怒飯尾豐前有貳名於駿府、殺之。豐前家臣江馬安藝江馬加賀固守引間城、屬岡崎、神祖賜豐前采邑綏撫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歲、賜戸田忠次采地於參

州大津邑。(家忠日記)神祖帥師攻寺部城、野山藤兵衛元政先登、城主鈴木日向守大敗、棄城遁、於其采邑家並與其子監物奔駿府、屬氏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寺部城主鈴木日向守、元祿元年出降、見上文、蓋其後又叛也、然諸書所不載、未詳、)酒井忠賀岡崎世臣淨賢之嫡子、而忠次之姪也。天文中叛廣忠公、降于松平內膳正清定、(內膳信定子、監物家次父、)頓年黨于淨土眞宗之賊、又叛神祖、然赦其罪不問、忠賀兇惡猶不悛、又據上野城叛。(年譜、松榮紀事並云、將監去岡崎據上野、按七年春一向一揆亂平、忠賀出奔駿府、蓋自駿府潛來據上野也、二書疑有誤、年譜附尾以神祖使忠賀棄所置駿府質子之語、爲此時事、並誤、)神祖大怒、使忠次及本多廣孝攻之、內藤信成時十七歲、進逼城門、斬敵兵、阪部造酒丞、今井彥兵衛勝長、射殺敵兵頗多、阿部忠政、大久保忠勝、放矢奮戰、城兵皆謂與其與亂臣永受汚名、孰若事寬大之君、以圖功名、相率而降、忠賀力殫。又奔駿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九年丙寅五月、牧野右馬允成定卒、其子康成嗣、襲稱右馬允、其族出羽守某爭采邑、康成訴之於岡崎、其辭直、神祖賜書及諱字、康成悉授舊邑、使水野信元逐出羽守。(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賜康成書、載在古簡雜纂、○按是時賜諱字名康成、則先是別有名、然諸書無所考、)十二月二十九日。神祖敘從五位下、爲參河守。(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創業記曰、公自是以勅命復德川氏、按神祖未嘗改氏、或稱松平氏、曰復者誤、)是歲、須給戸田忠次之族兵右衛門九右衛門與五右衛門等食邑、賞其軍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十年丁卯五月二十七日、織田信長使其宰佐久間信盛、送女於岡崎、妻於世子。(年譜、創業記、信長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二連木城主戸田彈正卒、其子虎千代尚幼、(虎千代長而稱孫六、任丹波守、名康長、)神祖重伯父重貞之功、以虎千代爲嗣、授松平氏、使其舅戸田傳十郎代統士衆、賜他姓之人松平氏、是爲其始。(諸士傳略、傳十郎虎千代母之弟也、)初小原資良、小倉與助、皆江州人、而事今川義元、資良子三浦右衛門美姿容、氏眞嬖之、右衛門好蹋歌、勸氏眞觀之。氏眞遂好之、舉國如狂、氏眞奢侈、忘武事、信讒喜佞、將士怨嗟、先是與助子內藏助資久、援武州川越城有功、北條氏康稱其勇敢、氏眞賞之、爲十八人衆隊長、及飯尾豐前歸順、資

良病不能行。右衛門代將其兵。攻引間城。亦有功。氏眞益寵之。爲小番衆隊長。資良在吉田城既久。父子誇其武功。義元舊臣三浦朝比奈葛山齋藤福島等二十餘人。不能死於桶峽之難。而逃歸駿府。皆羞之。杜門不出。故新進用事。政狃自歸於資良父子及資久。舊臣嫉之。多懷攜貳。氏眞外祖武田陸奧守信虎（陸奥守信繩子、）爲其子信玄所逐。在駿府。竊與舊臣謀奪駿府事。露。氏眞大怒。逐信虎。信虎奔京師。遣使甲州。使信玄取駿府。信玄以爲岡崎武威日盛。而駿府老將皆怨望。駿遠二州必爲岡崎之有。坐生大敵於肘腋。非計也。乃遣使駿府。告欲援氏眞以攻岡崎。氏眞不悅曰。彼豈援我乎。是欲伐

我也。我豈墮其術中耶。使復命。信玄聞之曰。彼必失國不久矣。與其使他人得之。曷若我自得之。遂與氏眞絕。遣山縣三郎兵衛門昌景於岡崎。通好神祖。定遠州之界曰。大井河以西屬岡崎。以東至駿河我領之。神祖許之。（家忠日記、三遠平均記、松榮紀事、）

十一年戊辰正月十一日。神祖爲左京大夫。（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月八日。左馬頭源義榮（足利左馬頭義維子、義晴公姪、）拜征夷大將軍。（足利系圖、將軍家譜、）三月大澤左衛門佐基胤部將。（基胤治部大輔基相子、）大尾藤主膳。（諸士傳略作彥四郎、蓋初稱也、）村山修理。（松榮紀事村山作山村、曰或作村山、今從年譜附尾藤井松平系圖、）據遠州堀川城。神祖攻之。松平信一榊原小平太康政（七郎右衛門長政子、後任式部大輔、爲上野館林城主、）爲前鋒。康政先登被創。（諸士傳略、）

大久保新十郎忠鄰（七郎右衛門忠世子、後爲相摸守、）年甫十六。斬敵得首級。信一康政不顧死傷。竭力奮鬭。城遂陷。（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班師。命山本帶刀成行築見附城。成行相其地形。不宜築城。故神祖改引間曰濱松。修築城郭。（家忠日記、年譜附尾、○林恕秦湘行記曰、濱松本名引馬、其東十餘町、有號濱松處、神祖改引馬曰濱松、故彼地號舊濱松、引馬或作曳閒、與引閒國音相同、德川歷代曰、神祖諱引閒改稱濱松、按引有引退之義、其或然也、歷代又曰、帶刀甲州人、勘介弟、名賴重、今從松榮紀事、）是月。神祖攻宇津山城。守將小原資良（按七年資良去吉田城還駿府、蓋其後守宇津山城也、）知其難敵。棄城去。瘞消石於城中。及前隊入城。消火暴發。皆大驚。然無死傷者。（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四月。遠州二股城主二股左衛門高藪之淺原某頭陀寺之松下某等皆來降。（家忠日

記、松榮紀事頭陀作須田、松榮紀事下文有頭陀寺、蓋國音相通、今據之、）駿州久能城主（○久能、或作久野、國音相同、）久野三郎右衛門宗能。叛今川氏眞。屬麾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八月。織田信長欲立源義昭爲大將軍。（義昭萬松院義晴第二子、光源院義輝弟、事詳京都將軍家譜、○按鷲峰文集藤井家紀功碑係十年、蓋承家傳之繆也、信長譜係十一年爲是、）遣使江州觀音寺城。說佐佐木承禎。承禎不從。與其子右衛門佐義弼。議守觀音寺城。分兵據箕作和田山等城。九月。信長發岐阜攻之。乞援兵於岡崎。神祖使松平信一將兵二千餘援之。（○淺井軍記、松平信一作小笠原與八郎、大繆、與八郎氏儀始見下文元龜元年、）信長別將木下藤吉郎秀吉（其父未詳、後稱羽柴筑前守、賜姓豐臣、至關白從一位太政大臣、）與信一攻箕作城。城堅不拔。信一先登急攻之。大呼曰。參州援兵松平勘

四郎信一爲箕作城之先登。聲響遠近。將士盡開之。三宅總右衛門康貞進擊獲首級。城兵不能支。守將建部善八郎出走。城遂陷。信長稱信一之勇敢曰。汝可謂膽生毛者矣。脫所著桐紋革胴服授之。（年譜、信長譜、家忠日記、藤井家紀功碑、松榮紀事。但信長譜信一作吉信。信一養子安房守也。○家忠日記、藤井松平家譜並曰。信一世以葵爲紋。憚與神祖同。以酢漿草代之。自是以桐及酢漿草爲紋。）承禎義弼出觀音寺城。走保甲賀山。信長進兵拔十八城。迎義昭入京師。信一從行。信長下令禁軍士寇鈔。信一奴隷與織田上野介信包之卒（信包信長公弟。仕上野介。至從三位左近衛中將。民部大輔。剃髮號老犬。）得故烏帽忿爭將鬬。美濃尾張之兵爭擐甲操兵。圍信一之旅寓。喧噪不可禁。信一之兵將放銃矢禦之。京師繹騷。

信一戒部下。指麾有法。信長聞之大怒曰。我乞援岡崎。而信一立大功。汝等若殺參州一人。則我悉族滅汝輩。乃逮尾濃之兵首事者。遣使篤謝信一。贈所齎鳥銃一口。黃金四鎰。事竣信一還岡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德川歷代）是月。大將軍義榮病卒。信長納左馬頭源義昭於京師。十月十八日。義昭拜征夷大將軍。（將軍家譜）十二月。武田信玄將攻駿州。發甲州。神祖爲經略遠州。出屯大井河上。欲以菅沼定盈及其臣今泉四郎兵衛延傳爲鄉導取井伊谷。定盈曰。井伊谷爲要害之地。同族二郎右衛門忠久。近藤石見守康用。（周防守忠用子。小字勘介。）鈴木三郎大夫重吉。（平左衛門重長子。父子初屬今川義元。○按鈴木家譜。重吉作重時。松榮紀事作重路。今從鈴木重好傳。）井伊谷之豪也。名此三人。須給采邑。則不戰而得井伊谷。此上策也。神祖善之。進至井伊谷。賜印章采地及誓書。皆屬麾下。世謂之井伊谷三人衆。神祖得遠州。其功居多。（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有爲之主。經略四方者。必資州郡之豪傑。審其形勢。然後得以拓疆狥地。恢其基業也。漢光武得耿弇。以爲壯道主人。發漁陽上谷之兵。乃能破王郎。勦赤眉。竟建中興大業也。織田信長公得美濃三士。以爲前驅。（稻葉伊豫守良通、氏家常陸介入道卜全、安東伊賀守。世謂之美濃三人衆。）乃能逐齋藤龍興。取膏腴之地。得以殄滅淺井朝倉。而剏建霸業也。神祖得井伊谷三士。以爲鄉導。乃能徇遠江之地。據山河之固。得以扼甲斐之

咽喉。數與武田信玄爭鋒。卒能斃勝賴。而取駿河。立爲根本之地也。繇是觀之。戡定禍亂。恢弘基業。必藉豪傑之士。而菅沼定盈言聽計從。神祖竟得三士之力。君臣之際。可謂美矣。

信玄入駿州。屯由比側近松野。今川氏眞出屯清見寺。以庵原安房爲前鋒。據薩埵山。將戰。氏眞將瀨名朝比奈三浦葛山等。皆通款信玄。拔營歸駿府。安房兵寡不能戰。勸氏眞歸駿府城。氏眞不知諸將離叛。名議軍事。重臣朝比奈兵衛大夫先遁。其餘悉叛去。氏眞不能守城。率二千餘人寓于土岐山家。入懸川城。依朝比奈泰能。（年譜、家忠日記、代代記、三遠平均記、松榮紀事）至明

年春泰能善存臣節厚犒士卒創業記。先是氏眞使岡部二郎右衛門正綱美濃守常慶子守駿府牙城安部大藏元眞守第二城。○據諸士傳略元眞諏訪刑部信眞子攝津守信盛祖父也姓滋野與岡崎元老安倍大藏定吉稱同而人異安部安倍既易混淆世人多以爲一人故悉之信玄以利誘二人正綱從之元眞不聽然勢孤不能守與其子彌一郎信勝退守安部谷信玄購伊川邑民擊元眞父子元眞戰敗僅率妻孥至濱松降神祖遣兵援之元眞再經山路至田代河內二邑擊土寇却之神祖褒之諸士傳略信玄遣兵燒府城屯久能山氏眞將二十餘人降信玄信玄徵質送甲府氏眞臣三浦與二郎執岡崎之質松平康俊及酒井忠次女致之信玄○德川歷代與二郎作與市義高六執二質子抵甲府獻之信玄按此時信玄屯久能山未歸甲府其說不足憑據今不取信玄大悅幽于甲府進兵

欲取駿州氏眞將由比淺原齋藤等竝名闕據伊久見山小原資良其子三浦右衛門堅守花澤城拒之長谷川二郎右衛門與其族二十一人據藤枝城故信玄不得輒入駿府右衛門受氏眞之寵義當生死以之在懸川城而以與城主朝比奈泰能不相善故與氏眞訣據花澤城忘公徇私時人譏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自古憸邪小人誤人邦家必以奢靡逸樂蠱其君然後已得行其所欲也三浦右衛門以龍陽之選逞柔曼之態誇武事以蔑世臣藉君寵以握政柄讒諂壅蔽無所不至其志不過窮奢極欲而拮克漁奪駿遠二州之民朘削日甚今川氏眞晏然以爲得良佐彼所好我亦好之彼所爲我亦爲之忘父讎而不能報將佐內叛而不能禁舅氏來侵而不能禦及至流離狼狽遁於懸川城則右衛門以有私嫌不從其行保花澤城爲自全計割袖之恩果安在哉投界豺虎豺虎不食百姓報怨褫衣僇屍而舅氏不啻無渭陽之情爲封豕長蛇以肆其吞噬城郭灰燼社稷丘墟賴神祖包荒之量氏眞僅得免死而爲寓公憸邪之覆邦家吁可畏哉

神祖欲攻懸川城屯見付驛遣兵攻井伊谷拔之以菅沼忠

久等爲鄉導進攻刑部城又拔之使菅沼又左衛門守之賞菅沼定盈之功賜書給食邑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今川氏眞攻引間城江馬安藝江馬加賀不能禦以妻子爲質謝罪降氏眞加賀密告神祖曰氏眞自戮飯尾豐前猜疑不輟急攻引間故不得已乞降以紓一朝之難非敢懷貳願亮之神祖聽之加賀告之安藝安藝以爲賣我爲己深憾之遂招加賀刺殺之加賀從士小野田彥右衛門立殺安藝神祖屯遠州安間頭陀寺彥右衛門馳价告之神祖入引間城賞其功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德川記一本德川記抄德川歷代年譜附尾竝曰十年飯尾豐前被殺其妻守引間城神祖遣使諭之曰致城則當給豐前舊邑不使家士流寓妻對曰妾雖爲婦女生於弓馬之家致城而去非其素懷十二月二十四日

神祖遣兵攻之、不利、翌日攻破外郭城、兵死者二百餘人、我兵戰死三百餘人、妻擐甲亂髮、揮眉尖刀、列侍女十七人、於左右開門而出、縱横突戰、我兵披靡、妻與侍女皆戰死、神祖惜之、其事頗偉、按、豊前被殺、實在八年、而江馬安藝加賀自八年至是、守引間城、蓋豊前妻在城中、不從安藝加賀之諫、力戰而死、附以備考、遠州高天神城主小笠原與八郎氏興子左京進春儀、稱美濃守、馬伏塚城主小笠原美濃守、○馬伏塚或作眞蟲塚、又作蚘蝓、國音轉訛、按小笠原家譜、左京進春儀移自馬伏塚、爲高天神城主、而松榮紀事書美濃守、家譜無美濃守者、未詳、觀望氏眞信玄兩將成敗、未決、適從神祖命、小笠原安元及其族大膳亮伊豫守、二人名闕、招諭之、安元往高天神、氏興欲屬信玄、携質赴甲府、遇諸塗、安元諭使納款、與俱至岡崎、神祖嘉其功、加給采邑、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信玄將秋山伯耆晴近、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晴近作信友、而松榮紀事元龜元年以後作晴近、與甲陽軍鑑合、蓋改名也、今定爲晴近、遣使久能城、招久野宗能、宗能不從、晴近怒、陣于平尾村、攻久能城、宗能據鼻闕淵拒之、先是神祖使酒井忠次諭宗能、從懸川之役、故拒晴近之使、晴近乃移營于見付、神祖使與平道文、監物貞昌子出羽守貞勝、剃髮號道文、文或作汶、菅沼伊豆守滿直、菅沼新九郎正員等、○松榮紀事、正員或作正貞、蓋誤、與之鬭、不利、晴近乘勝至引間、欲略遠州、乾城主○乾或作犬井、國音相通、天野宮內衛門景貫、藤內遠景之裔、宮內衛門藤秀子、引兵會晴近、神祖遣使責晴近曰、吾在引間、欲平定遠州、汝何敢爲梗、須速引去、不然、吾將擊汝、晴近懼、戢兵歸信州伊奈、久野宗能使其子千菊丸質於岡崎、歸久能、神祖褒之、賜書授舊邑、別賜食邑於千菊丸、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十二年己巳正月、神祖欲攻懸川城、自將八千餘騎、次吉田、名諸將、諮軍謀、酒井忠次、石川家成、本多廣孝、植村家政、松平彌左衛門、小栗仁右衛門等爲前鋒、酒井正親、松平清宗、松平家廣、加藤播磨守景元、平巖親吉、戶田因幡守、松井忠次、○按松井左近忠次、六年閏十二月賜松平氏、七年以後當書松平忠次、然同時有松平左近眞乘、諸書似避其嫌、皆書松井、今從之、菅沼定盈等屬之、石川數正、本多忠眞、其姪忠勝、天野康景、高力清長等在麾下、內藤信成、本多重次、渡邊守綱、榊原彌兵衛等爲軍監、命康景清長重次、下令三章、禁軍士剽掠、神祖屯濱松橋輪之法華寺、時武田信玄攻小田原、與北條氏康父子戰、信玄軍于駿府、神祖以山岡半左衛門、植村與左衛門爲使、使謂信玄曰、今川氏眞在懸川城、我拔之不難、然則以大井河爲界、如前約、卿須取駿州、信玄諾曰、遠州卿須略而有之、豈敢倍約、神祖乃毀見付故城、浚隍崇垣、將逼懸川、氏眞之將朝比奈兵衛尉守引間、○按兵衛大夫、兵衛尉疑一人、然兵衛大夫前叛氏眞出奔、不應復爲將、故從本書定爲二人、百姓畏岡崎兵、繈負入城、幾三千人、流言參河大兵充塞、懸川引間、欲屠人民、故遁至此、兵衛尉大駭、八日棄城、走入懸川城、諭百姓迎岡崎兵、神祖聞之、遣石川數正、天野康景於引間、灑掃城郭、綏撫百姓、移入引間城、十二日攻懸川城、前軍陣于桑田邑、後軍陣于曾

我山小笠原氏興久野宗能陣于天王山渡邊守綱本多重次巡諸軍而合圍城兵出戰久野宗能攻金丸山城兵日根野備中弟彌二右衛門彌吉等善拒之宗能敗衄我兵救之互多死傷神祖怒其無功十七日移營於天王山（松榮紀事）二十日氏眞潛遣使於久野八左衛門之營勸其族約夜夾擊我軍因啗以利久野宗能弟淡路守宗益佐渡守宗憲叔父彈正忠宗政及采女將監等（二人名闕）皆應之招宗能勸叛宗能不從翌日氏眞又遣使刻期約明夜襲營宗益等議欲殺宗能立功八左衛門以爲宗能吾宗世嫡委質岡崎既定君臣之分殺之不祥乃執氏眞之使報宗能宗能抵神祖之營告狀

神祖以松平與一忠正（監物家次子）植村家政菅沼定盈三宅康貞爲援守久能牙城宗能守羅城遂擊宗益殺之逐宗憲宗政及采女將監（年譜、家忠日記、川記、松榮紀事）二十二日夜神祖策氏眞出兵以大須賀五郎左衛門康高（千葉氏之裔、父名闕、後賜松平氏、爲遠州横須賀城主）大久保忠世本多廣孝松井忠次水野忠重爲將伏兵於懸川城門側令川氏眞不知久野宗益被殺夜深出兵襲營伏起邀擊城兵拒戰黎明力屈而退內藤正成小阪新助大久保忠佐尾擊入城日根野備中兄弟力戰禦之林藤左衛門加藤孫二郎松下新介小林勝之助重眞戰死（○按慶長十九年大阪之役台廟搶奉行有小林勝之助正次、蓋重眞子或孫也、未詳）松井忠次之兵左右田與平岡田竹右衛門石川新兵衛等提槍突戰敵兵多死者備中從兵伊藤武兵衛先衆而進水野忠重揮槍鏦殺之將取首椋原次右衛門乞其首忠重許之次右衛門以爲己功忠重又擊大谷七十郎殺之大久保忠佐獲近松丹波首（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松榮紀事諸士傳略並曰、忠佐又殺敵一人、使姪忠鄰取其首、忠鄰時十七歲、以非己功不肯、進擊敵兵獲首級、按十一年堀川之戰、忠鄰獲首級、見上文、此與本多忠勝事、叔姪相類、疑有傳聞之繆、姑附此以待後攷、）水野太郎作斬日根野彌吉內藤信成中銃而仆敵欲取其首內藤家長射敵却之松平近乘松平伊忠內藤正成渡邊守綱服部半藏正總（後稱伊賀守、○松榮紀事作正成、今訂之）挺衆力戰城兵伺間闖門不出諸將斂軍而退（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三日城兵出陣于

天王山長篠將菅沼左衛門貞景先登戰死段嶺將菅沼刑部之族信濃守擊敵走之（松榮紀事）二月神祖欲休士馬引兵歸見付使岡崎兵遮守河田村砦使奧平貞能及菅沼之族守笠町砦久野宗能守久能砦小笠原氏興守曾我山砦（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欲築城於鎌田原使山本成行經營之差役丁遠州土豪濱名肥前守賴廣後藤佐渡守氣賀土豪新田友作等未服從賴廣家士諫曰家康爲當時名將濱松皆服不如速降點丁供役賴廣從之勸佐渡守俱降佐渡守騎而過營前神祖怒使殺之賴廣懼罪亡去其族大谷安藝守政賴與弟金大夫賴次據濱名城阻命神祖遣本多忠勝戶田忠次

視濱名都筑二城二人復命二城皆據險要攻之難輒拔神祖遣使諭之二城降使忠勝忠次戍濱名城城兵多爲其與力使本多信俊戍都筑城佐渡守所據日比澤城兵亦降忠勝忠次往受之新田友作失援棄氣賀出奔松榮紀事○本書曰秋山晴近自去年出屯遠州神祖以定國界遣使甲府告其負約正月八日信玄書到答以如約神祖以爲晴近濡滯則移兵攻之晴近恐懼是月引兵入駿州據本書去年十二月神祖責其違約晴近引兵歸信州伊奈蓋十二月神祖責晴近遣使甲府而正月信玄書到晴近畏神祖加兵留於駿府而歸伊奈也本書析爲二事誤故不書三月五日神祖攻懸川城前軍本多忠勝松平伊忠與城將朝比奈泰能三浦監物戰伊忠之兵石原十助向城門射敵中之敵未離鞍放第二矢斃之城將感其注矢迅速載矢描金團扇送于伊

瀧澤甕吉刻

忠之營七日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戰於西宿菅沼三九郎斬笠原七郎兵衛高橋傳七郎斬朝比奈小三郎松下加兵衛斬菅沼帶刀本多正重斬新谷小介中山是非之助斬伊藤左近高力清長斬栗飯原平左衛門各獲首級林傳四郎吉勝射殺三騎安松矢之助射敵多兵却之菅沼定盈奮戰其兵菅沼彌太郎今泉甚助等與敵接槍彥阪小作放箭多斃敵兵本多康重年甫十六擊敵殪之其兵本多左馬助吉見孫八郎及奧平貞能之兵名倉五郎作揮槍力鬭松平忠正菅沼藤藏定政兵部少輔定明子後改土岐氏爲山城守各有戰功城將泰能監物及笠原出羽守等拒戰不退伊藤治部伊藤掃部等將

校多死遂敗走凡斬城兵一百八十人加藤市十郎正重以下我兵死者六十餘人大久保甚十郎被重創不能戰懸視我兵善鬭者備告主將人服其勇諸將乘勝列竹牌環而攻之城兵乘船數艘到懸塚浦欲邀我軍後神祖使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烏居元忠急擊之斬獲頗多敵兵走艑遁去家忠日記德川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氏眞度懸川城終不可保遣朝比奈彌太郎泰勝於石川家成酒井正親之營乞和泰勝右兵衛泰雄之子後更稱宗左衛門子孫事水戶威公神祖使淺原主殿謂小倉資久曰我自幼受義元之扶助素歸心於氏眞中爲讒者構間遂至交兵那人離叛封疆日蹙今以遠江全州之地與我則與北條氏康協謀擊

木村嘉平摺

退信玄使復駿府不然信玄取遠江亦如駿府氏眞聞而然之乃遣資久於神祖之營齎誓書定約懸川形勝之地糧食充牣神祖慮其反覆築砦數所使作手將奧平貞能段嶺將菅沼刑部長篠將菅沼正員據金丸山酒井忠次據河田村小笠原氏興據小笠山○泰湘行記曰小笠原與八郎居城高天神側有山曰小笠原山里氏稱小笠山據之小笠山卽小笠原山也久野宗能據久能守之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將還岡崎氣賀殘黨又起土寇相聚以尾藤主膳村山修理爲將內山黨○松榮紀事云稱給人百姓及祠官僧徒等麕集氣賀北吳石邑有大川賊鑿隍湛其水爲要害屯聚一千六百人謂之堀川松榮紀事○按本書十一年三月尾藤主膳村山修理據堀川城然則堀川之稱非始于此蓋本書重復說見

下賊徒相議欲邀神祖歸路。神祖不之知。僅十七騎而過賊見其兵寡不以爲神祖及石川數正殿而過賊始覺之悔其不出擊神祖發岡崎將兵攻之賊堅守不降小林權大夫戰死地勢險隘難急攻自吉美邑取海路至宇布見邑陣于濱松○松榮紀事曰、陣于山後平松崎、有古松、今猶存、俗稱御殿松、堀川城枕海潮盈則賊乘船出入。潮退則巉巖峭壁陸路纔一面。是日潮大落我軍齊攻殺賊過其半。森川氏俊有戰功。榊原康政先登被創。平井甚五郎大久保甚十郎小林平大夫重直等戰死十六人。神祖命諸將脅從百姓必不至爲大亂不可屠戮赦殘黨六七百人子孫今在氣賀鄉里。神祖以石川數正季子半三郎正

俊驍猛。爲宰治之。冦賊屏息。松榮紀事、本書以正俊爲數正弟、今從石川系圖、○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竝云、十一年三月攻堀川城拔之、大久保甚十郎、平井甚五郎、小林平大夫等戰死、創業記、德川記、德川歷代竝係是年、與松榮紀事合、創業記一說爲去年三月七日事、然則諸書係去年三月者、亦有所從來、而松榮紀事戰死三人、及森川氏俊武功、皆疊出、然敘事詳悉、蓋有所據、故去年三月攻堀川城下、刪戰死人名、而書於此、雖決非二事、而無所載定、今竝存以俟後考、是月。攻大澤基胤所據堀江城。以渡邊圖書監之。松榮紀事曰、圖書山城守茂子、菅沼定盈有戰功。近藤康用不被甲。超隍乘城壁。鈴木重吉戰死。其子平兵衛重好嗣。時年十二。神祖以其幼。使重吉弟權藏重俊代統其衆。松榮紀事、諸士傳略、重好後稱石見守、事水戸威公、四月。基胤乞降。神祖聽之。給采邑如故。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名基胤之臣中安兵部權田織部仕麾下。松榮紀事、今川氏

眞猶懷狐疑。在懸川城。奧平貞能。其子九八郎信昌後爲美作守、說小倉資久。齋神祖誓書抵城。氏眞意解。五月六日。自懸塚浦浮舟而去。往相州小田原。代代記作正月二十三日、蓋據攻懸川城之日、而終言之也、今從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北條氏康其婦翁也。遣兵迎之。神祖使松平家忠護送至伊豆戶倉而還。家忠紀伊守家廣子、見上文、家廣卒襲稱紀伊守、德川記作若狹守、德川歷代作若狹守康信大濫、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雜錄、今川義元戒氏眞書略曰、今汝年既長、而不循成人之度、徒愛鬪鷄走狗、日爲兒童之嬉、不學文、不講武、不親將士、不習軍旅、其喪邦覆宗必矣、言甚剴切、周密至此、其言皆驗矣、攷其年月、則天文二十二年二月也、氏康稱朝比奈泰能終始無貳。盡忠氏眞。以爲人臣之法。善遇之。創業記、二十二日。神祖賜懸川城于石川家成守之。先是神祖中分參河將士爲二。以酒井

忠次石川家成爲旗頭。西參河諸將松平左近眞乘。和泉守親乘子、松平三藏。島田平藏。松平信一。松平宮内。酒井正親。内藤金一郎。○松榮紀事作喜一郎、按内藤家譜、彌次右衛門家長初稱金一郎、諸書作喜一郎誤、今據此訂之、平巖親吉。鈴木喜三郎。小原越中守等屬家成。東參河諸將松平親次。松平内膳。松榮紀事本書名闕、○按與一郎忠正子家廣稱内膳、是時尚幼、其餘無稱内膳者、未詳、松平源七郎康直。上野介康忠子、世稱長澤家、後襲稱上野介、松平又八郎。○按松平伊忠家忠父子竝稱又八郎、未知爲誰、松平清宗。松平家忠。松平彌九郎景忠。外記、忠次子、設樂甚三郎。菅沼定盈。西鄕新太郎。松平丹波。按松平系圖、此時無稱丹波者、戶田虎千代賜松平氏、在上文、長而任丹波守、蓋追書之也、奧平貞能。牧野新二郎。○新二郎成定、九年卒、在上文、蓋其子右馬允康成、亦襲稱新二郎、此書其初稱也、鵜殿八郎三

郎等屬忠次。○按鵜殿八郎三郎康定七年戰死于勝鬘寺、蓋其子也、今無所考。及賜懸川城于家成。命旗頭職於其姪數正。○松榮紀事姪作兄、誤、今訂之。而家成及大久保忠世、大須賀康高、松井忠次不屬兩旗、常爲遊軍。本多廣孝、本多忠勝、鳥居元忠、榊原康政護衞麾下。松紀事。神祖既得遠江。是月率五六百騎、按行郡縣。武田信玄將山縣昌景在駿府、帥三千餘騎、過金谷路、遇神祖。下馬拜謁。見神祖兵寡、心動、託事忿言、欲急襲之。神祖覺之、退兵可五六町、據險隘拒之。斬前進者七八騎。昌景知不可敵、引去。時人謂信玄爲與國之交、未幾倍約、曲在昌景。信玄聞之、憚世人譏議、譴責昌景。將佐請原宥、乃釋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由是神祖

與信玄絶。聞甲州之兵窺懸川城、使松平清宗援石川家成。清宗家成之女壻也。故命之。清宗守西阪鹽井原之砦、扼其要路、有戰功。○西阪或作新阪日阪、今從秦湘行記、神祖褒之、賜遠州二邑。北條氏康屯薩埵山。日與信玄挑戰。神祖乘其虛、發兵攻駿府城。山縣昌景不能守、棄城走。○按去年十二月信玄燒府城、悉爲焦土、蓋其後假設舍舘、使昌景守之也。信玄以爲前有小田原之兵、後有岡崎之軍、前後受敵。進退必危。引兵還甲府。氏康亦使諸將守蒲原、大宮、新田、善德寺、興國寺、中窪、韮山、新條、深澤、山中等十餘城。還小田原。神祖與氏康議、納氏眞於駿府。然城郭灰燼、無地税駕。故氏眞在戶倉城、使岡部正綱及弟治部右衞門修築府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六月、神祖發兵攻遠州天方城。榊原康政爲前鋒。攻破郭門、進入第二城。天野康景擊敵、被創。大久保忠鄰力戰有功。城主山內山城乞降。神祖聽之。進攻飯田城、拔之。斬守將山內大和。○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八月、賞久野宗能之功、賜嚮所沒反黨宗族之舊邑。武田信玄憤山縣昌景敗於駿府、欲再得之。九月、信玄大發兵、先攻小田原城。神祖使松平眞乘援懸川城。十月、信玄收兵還甲府、與氏康兵戰於相州三增、敗之。攻駿河伊豆數城、拔之。氏康諸將聞信玄寇相州、各棄所守城寨、歸小田原、欲拒之。獨北條新三郎氏時新九郎長氏孫、幻庵子、守蒲原城不去。十一月、信玄又發甲府、徇駿豆之地。軍聲

大振。十二月、欲攻駿府城、過蒲原城。氏時與之戰、敗死。信玄進攻駿府城。岡部正綱堅守不下。信玄啗以重利誘之。正綱信之而降。信玄又取府城、分兵據榛原郡小山城。神祖率兵攻之。賞松平眞乘戰功、賜隸小山八邑、吉永、西島、幸、玉、藤窪、山川、舟市、山梨二千貫地。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諸士傳略。先是松平康俊拘幽甲府。是月以伊賀諜伴勝永計、大風雪夜、醉飽守者、伺其怠、冒險逃歸岡崎。蹈雪皸瘃、足指皆墮。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德川歷代並無年月、年譜附尾係年月、蓋信玄出陣駿河、乘其間而逃歸也、今從之、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二終

烈祖成績卷之三（起元龜元年 終天正元年）

安積覺　編次

元龜元年庚午正月、濱松城修築功竣、隍壁深固、樓堞壯麗、見者以爲關東第一壯觀、神祖移居新城、使世子居岡崎、武田信玄攻花澤城、小原資良雖拒守竭力、而衆寡不敵、城遂陷、資良與其子三浦右衛門出走、小笠原與八郎氏儀（美作守氏興子、後稱彈正、德川記、松榮紀事、並作長忠、今據小笠原家譜訂之、）其舊友也、欲往依之、至高天神城、請原其罪、屬神祖麾下、氏儀以爲神祖與氏眞搆怨、皆資良父子所爲也、殺之必得神祖之歡心、乃誘資良父子殺之、獻首濱松、神祖惡其舍舊好而濫殺之、苟爲迎合之計、不之賞、時人亦皆惡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今川氏眞以其下離叛、再失駿河城、又往小田原、依北條氏康、氏康營第早川居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月、織田信長欲擊朝倉左衛門督義景、（彈正左衛門孝景子、）乞援兵於神祖、神祖往岐阜見信長、信長悅而勞其平定遠參二州、約出援軍、神祖諾而還岡崎、（松榮紀事、）三月五日、信長將兵發岐阜、七日、神祖將遠參二州之兵一萬餘騎、發岡崎入京師、（織田本信長記、按神祖移居濱松、見上文、然諸書皆云岡崎、今從之、）信長先神祖而抵江州、淺井下野守久政、（備前守亮政子、初稱新三郎、）其子備前守長政、信長之妹夫也、素與信長輯睦、故兵不血刃、直入越前、四月二十日、神祖過熊川、至若狹、二十五日、會信長于敦賀、信長以柴田勝家、木下秀吉、池田勝三郎信輝（信輝初名恒興、信長公乳母子、爲家老、後事秀吉公、剃髮號勝入、）爲將、與神祖合兵、攻手筒山城、拔之、斬首一千三百七十餘級、二十六日、攻朝倉中務大輔定景所據金崎城、定景欲陷信長於死地、與淺井長政夾擊殲之、使僧佯乞降曰、請爲鄉導、信長信之、報曰、中務來降、則吾取越前甚易耳、乃使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修理亮長政孫、將監長忠子、）明智十兵衛光秀（光秀後改稱惟任日向守、）將兵入若狹、收武藤上野介任子、時有健步來自江州、報曰、淺井長政負約、與義景通謀、信長大駭、以木下秀吉爲殿、備定景之兵、夜引兵而至佐柿城、經朽木谷還京師、二十八日、秀吉來神祖之陣、告之、神祖與秀吉引兵還、（創業記、信長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淺井軍記曰、信長進退無路、將自殺、神祖諫曰、全命以俟後舉、良將之道也、吾自若狹路出西近江、以觀形勢、敵兵避道、則速報之、然後決死生未晚也、信長從之、與兵附以備考、）諸將亦聞信長退兵、爭先而歸、義景之兵及越前若狹土寇蝟集邀路、神祖親放鳥銃捍之、内藤正成連射斃六騎、渡邊守綱還鬭攘之、敵兵潰走、逐北斬首幾三百級、敵兵尾擊信長之陣、死者千餘人、遂圍秀吉、其勢甚危、神祖至金山、顧之曰、秀吉若死于此、則我有何顏再見信長、回轡、令步卒放鳥銃、厲兵先衆而進、我軍悉還、血戰數合、敵兵大敗、秀吉脫圍全軍而還、神祖引兵至黑濱、毛屋七左衛門將兵邀之、神祖又進兵奮擊、破之、賊悉逃走、于須加濱神祖整隊伍、徐登

海石榴嶺休兵。時秀吉來謁神祖曰。今日之殿。其功全在公之援助。深謝之去。神祖見諸軍擾亂。慮與信長之兵錯雜。則退軍必難。別求鄉導經木野。其夜宿松原。二十九日。經久久子氣山。至若州西津及小濱。從卒和田加兵衛若州之人也。故爲先導。宿向島連興寺。住持僧德元曰。聞朽木信濃守黨于朝倉六角。塞朽木谷。土冦多羅尾四郎大夫日詰淨泉等。邀今津。恐前路艱難。故使德元爲先導。經根來谷及針畠。出城州鞍馬。至京師。賜黃金若干德元以還之。諸書皆曰、神祖亦退于朽木谷、聞長秀光秀歸路甚危、分兵救之、兩將合軍而還、長政之兵充塞今津船木、順放鳥銃、神祖不亂隊伍、整兵而還、秀吉深德之、按神祖實戰于金山、此海石榴嶺北地、無出今津船木路、又既入朽木谷、何得過今津船木、其誤明矣、今從一本德川記抄、信長慇謝神祖出軍之勞。且救其危。進入京師。謁將軍源義昭。五月信長置兵江州諸城戍之。告義昭歸岐阜。十八日。神祖還岡崎。信長欲擊淺井久政父子。乞援兵於神祖。年譜、創業記、信長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又命木下秀吉。使竹中半兵衛誘降長亭軒城主堀二郎之宰樋口三郎兵衛兼益名據淺井軍記、多良右近。以通江北之路。按淺井軍記、長亭軒城在今洲口、堀二郎長政部將遠江守之子、時八歲、故其宰用事、半兵衛爲濃州菩提寨主、與長亭軒疆場相接、秀吉將兵。助守長亭軒城。義景宗臣朝倉式部大輔景鏡孫八郎景高子、義景從父弟、將兵三千援長政。據長久刈安二城。聞兼益降于信長。六月八日夜棄城走越前。江北路開。家忠日記曰、六月十九日、信長攻長久刈安二城拔之、非也、今據淺井軍記、十八日。信長

帥大軍入江北。年譜附尾曰、信長兵三萬五千、創業記一萬餘、淺井軍記數萬騎、家忠日記不擧其數、但云大軍、今從之、屯小田村。淺井長政之部將大野木土佐秀俊。三田村左衛門國定。野村肥後直元。野村兵庫直次等守橫山城。秀俊以下四人名、據淺井軍記、十九日。信長巡視橫山城。使水野信元。織田信包。丹羽長秀及堀二郎之兵備之。移陣今莊上野。分遣其兵於長政管內。悉燒邑里。先是久政父子乞援于朝倉義景。援兵未來。故不挑戰。信長分八千餘兵屯雲雀山。餘兵屯小谷東西。移陣于虎越山。諸書作虎御前山、今訂之、然城兵未出。故舉軍逼小谷城下。縱火馬上小室瓜生。而屯矢島野。長政欲期信長還兵以擊之。久政以援兵未到。不許。長政固請。久政怒。故長政不能出兵。二十二日。信長退陣于龍鼻。欲使將佐攻橫山城。以挫長政之銳氣。城兵告急小谷。義景援軍逗撓未到。長政與諸將議。待義景到而戰。則必有利。然橫山城陷。則士氣沮喪。不可不救。二十五日。長政率八千餘兵。陣于大寄山。二十六日。朝倉義景使叔父朝倉孫三郎景延彈正左衛門貞景第七子、將兵一萬五千援之。與長政同陣於大寄山。是日神祖帥五千餘騎發岡崎。二十七日。至江北。信長大悅。神祖與信長議。欲速攻城。城兵頻告急。長政議曰。敵陣猶遠。急進兵疲。須今夜進陣於野村三田村。而明朝決戰也。淺井半助曰。信長能察軍機。未易移陣。遠藤喜右衛門直繼喜右衛門名、據淺井軍記、曰。不

然兵貴疾速。宜急進我。伺間刺信長。則可以得志。長政從之。夜列炬火爲軍裝。（一本德川記作浅井軍記。）信長遙望之。召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等。令曰。敵欲明旦來攻。須定軍伍。家康爲方面之將。浅井・朝倉兩敵。可使擇其一以當之。使毛利新介謂神祖曰。明日之戰。吾擊越前之兵。卿擊近江之軍。然參河兵不多。須以吾兵益之。神祖曰。吾爲援軍來此。不避水火。唯命是從。然在後軍。甚非所望。請爲前軍。儻欲益兵。須以稻葉伊豫守爲援。伊豫守義通。薙髮號一鐵。（備中守通則子。姓河野。中世乃稱稻葉氏。注于永祿三年。○義通或作通朝。未知孰是。）雅有勇名。信長謂一鐵曰。家康能知子。有將略。子之榮也。命爲援軍。神祖以酒井忠次・水野忠

重爲前鋒。松平甚太郎家忠。（即東條龜千代。襲稱甚太郎。）酒井忠次・小笠原氏儀・大須賀康高等二千餘騎爲一軍。繼之。神祖在中軍。以榊原康政・本多廣孝爲左右翼。稻葉一鐵爲後拒。都六千餘騎。信長分軍爲十三隊。以阪井右近政尚爲前鋒。池田信輝・木下秀吉繼之。丹羽長秀備橫山城。二十八日黎明。信長遣候騎偵之。長政兵可八千。陣于東。景延兵可一萬五千。陣于西。（織田本信長記曰。長政兵可五千。景延可八千。合一萬三千。今從浅井軍記・松榮紀事。）信長馳使謂神祖曰。昨夜既定軍議。然吾所深憾者。浅井父子也。吾親擊之。以洩餘憤。請卿擊朝倉之兵。神祖不少沮。諾之。酒井忠次進曰。我軍既向長政陣。今易之。則隊伍必亂。神祖曰。不然。

朝倉兵多。浅井兵少。以少易多。武夫所欲也。急整軍列向西。酒井忠次・水野忠重・松平甚太郎家忠・松平伊忠・松井忠次・小笠原氏儀及東參河之兵。列隊而進。景延・長政隔姉川而陣于野村・三田村。前鋒既交。景延兵可百騎。離隊而出。將橫斷我軍。本多忠勝見其幾。請先擊之。神祖然之。忠勝急馳電擊。大久保忠鄰・安藤彥四郎直次（未亡助基能子。更稱治兵衛・帶刀。）相繼而進。力戰破之。敵退走。朝倉景延麾衆來前。其鋒甚銳。我兵微退。至姉川中央。石川數正還戰。犬塚甚三郎擘得敵槍。相爭數次。遂奪槍殺之。○（松榮紀事曰。神祖褒其功。更稱又內。言又無其比也。無內國音相通。）內藤甚一郎正貞（四郎左衛門正成子。）遺落己槍於敵陣。囬馬取槍而歸。衆

乘其勢。鼓譟而進。本多忠勝挺衆而戰。松井忠次爲敵所射。矢貫左手徹鞍。忠次拔其矢。射敵殪之。松平甚太郎家忠。年十六。犯陣力戰。敵之魁帥魚住龍門寺等八千餘騎幾逼麾下。近臣大久保新八郎康忠（五郎右衛門忠勝子。後襲稱五郎右衛門。）・小栗莊二郎忠政（後更稱又一。時十六歲。）・鷹見新八郎（十六歲。）・大久保忠豊。其弟與一郎忠益（更稱助左衛門。）・服部一郎右衛門保英（十六歲。）接戰獲首級。芝山彥十郎・小川三十郎戰死。大久保權十郎忠直（十八歲。○致大久保系圖。忠俊第五子甚左衛門名忠直。然不見其初稱權十郎。後更蒞之助。未詳。）奪敵槍。刺甲士一人。獲其首。本多正信與敵鬭。幾危。○（按正信黨一向一揆亡去。在上文七年。其後被赦名還。年月無所考。）秋元甚兵衛吉久射敵救之。大久保忠佐馳突

勵戰其姪忠鄉安藤直次皆獲首級敵猶競進勝敗未決神祖杖槍指揮戰血濺槍柄使榊原康政本多廣孝横衝敵陣康政顧左右前有水田底皆砂石水不甚深馳馬直前廣孝爭先而進康政奮戰被創廣孝子康重斬敵獲首級亦被創渡邊守綱本多正重水野太郎作等揮槍突戰阿部忠政連射越前兵雖多我兵前後夾擊敵不能支遂潰走乘勝追擊至虎越山（勇士一言集曰、小笠原與八郎之兵渡邊金大夫、以塗朱雨傘爲背旗、與孫三郎之兵接槍堤上、信長公望見、召金大夫大稱賞之、其餘中山是非之助林平六等五人、皆先金大夫接槍、然在堤下、信長公所不見、故金大夫爲最、由地勢高卑遂致如此、）敵將眞柄十郎左衛門奮力邁人揮五尺大刀率其二子來戰向阪式部揮槍接之十郎左衛門擊碎

其首鎧甃之弟五郎二郎奮鬭十郎左衛門腰斬之式部族六郎五郎吉政急進以槍椿十郎左衛門殺之獲其首青木所左衛門一重（加賀右衛門重直子、後任氏部少輔、事秀吉公、爲大阪七隊之一長、詳于慶長十九年、）斬其長子十郎弟亦見殺高力清長斬敵將前場新九郎（前場或作前波、）其餘敵將前場新八郎（新九郎兄）小林瑞周軒魚住龍門寺黒阪備中等皆授首戰方酣敵兵二人狙擊神祖神祖扣刀加藤喜左衛門天野康景擊殺二人血濺神祖之刀是日鏖戰松平信一忠正眞乘内藤信成正成菅沼定政大久保三郎右衛門忠正（彌三郎忠正、更稱三郎右衛門、族屬見永祿七年、）加藤正次都筑總左衛門秀綱天野彦右衛門忠次成瀨正義其弟一齋榊

原忠政横地造酒佐正家森川氏俊青山虎之助長利（按、永祿七年、虎之助死于一揆之亂、蓋其子也、）向野野山元政山本忠兵衛正義杉浦彌一郎親次阪部又十郎正家丹羽四郎左衛門松下宗左衛門大河内善兵衛飯島才藏及本多忠勝之兵三浦竹藏櫻井莊之助勝次原田彌之助木村三七渡邊半兵衛菅沼定盈之臣今泉延傳等（按松榮紀事曰、定盈罹疾不能軍、故以延傳爲使、屬酒井忠次、）力戰皆獲首級大田吉勝五與敵鬬獲首五渥美友勝（松榮紀事作友元、下文三年作友吉、而天文十八年永祿六年、並作友勝、今據之定爲友勝、）與秉麾敵搏獲其首。小笠原康元（松榮紀事作新九郎長元、今訂之、）喜三郎貞慶（信濃守長時第三子、後仕右近大夫、）左衛門重廣彥七郎貞賴將兵三千與敵戰有功信長前

鋒阪井政尚兵二千餘騎陣于姉川上長政勇將磯野丹波秀昌（據淺井軍記、磯野丹波初稱宮澤平八、忠左衛門某子、父子以勇著、磯野伊豫守員吉養爲子、故冒磯野氏、但軍記名員正、今從信長譜、）率高宮參河大宇大和山崎源八郎赤田信濃等兵八千餘騎渡水而進其勢甚猛政尚戰敗政尚及長子久藏（時十六歲）其族死者百餘人池田信輝繼之戰被創而退。木下秀吉又繼之長政乘勝急擊秀吉亦敗走信長十三隊。長政破其十一進逼麾下神祖見其危馬上揮槍勵衆以救之士氣益振大久保忠世本多忠勝酒井忠次小笠原氏儀等爭先力戰擊長政陣大敗之後拒稻葉一鐵横擊之長政之兵戰疲矢竭見越前兵敗皆潰走敵兵遠藤直繼狙擊信

長竹中久作覺之擊直纖殺之。（三河物語、一本德川記抄、家忠日記、淺井軍記、松榮紀事）信長陣于龍鼻、召俘囚安養寺三郎左衞門經世（河內守、勝）問曰、我軍始雖失利、終能大捷、乘其聲勢、直攻小谷城如何。經世恐其見破、詭對曰、長政雖悉衆而出、父下野守其兵不下三千、今欲以疲兵攻新兵、未見其可也。信長然之。木下秀吉急馳馬來言信長曰、請臣指揮諸將、乘勝攻小谷城、則立可拔之。信長笑曰、秀吉膽大故態又發。秀吉固請曰、今不取之、後必悔之。信長終不許。秀吉不喜而去。信長釋經世歸小谷。城中所有老羸不過二百餘兵、信長攻之、則不能守。久政父子得保小谷、三年而後亡、經世之力也。（信長譜曰、諸將乘勝逐北、進至小谷側近、）信長慮其附于險地、馳使戒之、諸將引兵歸。（按信長公不攻小谷者、用安養寺經世之詭辭也、今從淺井軍記、一本德川記抄、○按淺井氏滅、經世事京極高次、剃髮號聞齋、）凡斬首三千百七十級、神祖之功居其半。（諸書皆云、三千餘級、淺井軍記、千七百級、今從織田本信長記、按創業記、參河之軍、獲首千五百餘級、今據之、○信長譜曰、送首級三千餘於京都、他書不經見、故附于此、）是日信長甚窘、微神祖、幾殆不免焉。（淺井軍記、）信長大賞神祖之功、贈奇琛重器及長光刀。副以書曰、今日大功不可勝言、前代無比倫、後世誰爭雄、可謂當家綱紀、武門棟梁也。神祖凱旋參河。（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創業記、松榮紀事曰、信長所贈長光刀、舊三好下野守政康入道釣竿所佩名刀、而將軍源義輝得之、信長又得之、贈神祖、長篠之役、神祖褒奧平信昌之功、賜之、附以備攷、）初神祖赴江州、參河之兵有後至者。美濃近江間、賊起邀路。天野孫七郎重信力戰死之。由是

賊退、兵得過。重信父孫七郎賢景（孫四郎景延子、）病不能從軍、及神祖凱旋、出而迎駕。神祖稱重信之功、褒之、使重信子久右衞門正定仕世子。（松榮紀事、諸士傳略、正定子助兵衞正吉、後仕水戶威公、）又賞大久保忠直姉川之戰功、賜描金團扇、更稱荒之助。忠直以團扇爲背旗。（松榮紀事、）七月、信長入京師、謁源義昭、歸岐阜。（信長譜、松榮紀事、）八月、參河遠江大風雨、民屋多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八日、世子竹千代加首服、稱岡崎二郎三郎。織田信長授諱字、名信康。時年十二。神祖在濱松城、名觀世宗雪及其子左近作申樂、使宗族將士及參河遠江百姓縱觀之。（創業記、德川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九月、朝倉義景、淺井長政帥兵三萬餘、屯江州阪本。佐佐木承禎黨之、出屯野洲郡。延曆寺僧徒亦黨之。織田信長將森三左衞門可成（越後守可秀子、）出守佐山城、與義景長政戰敗死。義景長政擧烽醍醐山科、陣于比叡山。時信長攻野田福島城、與將軍義昭在攝州。聞變歸京師、使諸將攻比叡山。（信長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淺井軍記、）信長又乞援兵於濱松。神祖使酒井忠次、石川家成、松平伊忠、本多廣孝、松井忠次將精兵二千餘騎趣江州。日與承禎戰。十一月、承禎兵敗、降信長。義景長政師老勢屈、就義昭求與信長和親。信長不得已許之。義景長政各歸其城。信長賞參河將士之勇敢、篤謝神祖、引兵歸岐阜。諸將亦還濱松。（年譜、創業記、信長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北條左京大夫氏康卒。其

手左京大夫氏政與武田信玄講和十二月信玄使氏政殺今川氏眞於早川氏眞聞之走舸來遠州求依神祖神祖閔其流落使居濱松邊邑善遇之駿河遠江士庶服其寛厚愈歸心焉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氏眞素與上杉謙信通使締交謙信長尾信濃守爲景子初名景虎上杉憲政子養之授管領職故冒上杉氏更名輝虎剃髮號謙信又號不識庵勸神祖通好謙信神祖從之遣使越後謙信喜答以書又致書於石川家成榊原康政植村家政等以約患難相救松榮紀事〇按年譜附尾古簡雜纂載謙信遺家成及松平眞乘書皆通和好書也是月秋山晴近出軍東美濃上村足助城主鈴木越後守重直及山家三方將與之戰兵敗甲陽軍鑑、松榮紀事、

烈祖成績　卷三　十二　木邨嘉平梏

二年辛未正月五日神祖叙從五位上十一日爲侍從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月武田信玄帥師至駿州田中城按行遠州小山築能滿寺城三月信玄攻高天神城城主小笠原氏儀力戰拒之其族貞頼重廣入援信玄知其難拔引兵而去按行乾懸川久野諸城屯信州伊奈家忠日記、甲陽軍鑑、松榮紀事、是春秋山晴近略東參河誘段嶺城主菅沼刑部之臣城所道壽作手城主奥平貞能之臣山崎善七郎使刑部貞能屬信玄晴近陣于設樂郡菅沼定盈設樂貞通西鄉清員等攻之晴近引去天野景貫出兵攻長篠城城兵拒之景貫子小四郎景厚松榮紀事〇按天野系圖景貫子唯有與次兵衛景康一人未知何據先衆渡水而進與城兵接槍士卒互多死傷菅沼道滿戰死晴近圍長篠城道壽又勸長篠城主菅沼正員之臣菅沼伊豆滿直說正員降于信玄晴近遣道壽於野田說菅沼定盈屬信玄定盈却之刑部族信濃守屬神祖伊賀守三照及新九郎降于信玄小大膳定利出段嶺流寓〇按松榮紀事天正十二年定利作正家關原合戰誌作定利與菅沼系圖合蓋後改名也又按松榮紀事無新九郎今據本書天正元年文補之竟依定盈仕麾下足助邑民與敵通謀將攻岡崎神祖遣青山喜大夫忠門青山三郎定俊之裔父名闕〇松榮紀事作義門今據寛永系圖諸士傳略訂之阿知和右衛門率部下兵屯百百村扼岡崎道路樹柵置斥候多設屯火守衛嚴備賊不能發而逃散四月遠州賊起將自作手口入岡崎七日夜

烈祖成績　卷三　十三　瀧澤篆吉刻

侵掠巖津縱火燒邑里神祖使青山忠門其弟牛大夫卯野小兵衛阿知和右衛門等趣巖津與戰敗之賊遁于眞福寺逐北擊之忠門戰死賊又逃至東參河吉田口潰散松榮紀事、諸士傳略、是月信玄出伊奈攻足助城守將鈴木喜三郎棄城走家忠日記、甲陽軍鑑、五月信玄進至吉田二連木神祖將兵拒之互有勝負松榮紀事曰戰於一宮今從甲陽軍鑑、小林傳四郎吉勝與敵相搏於神祖馬前敵砍其腕斷之松榮紀事既而信玄引兵歸甲府甲陽軍鑑七月濱名鄉主叛降信玄棄濱名而去神祖分給濱名鄉於戶田忠次本多信俊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永祿十二年濱名城降使本多忠勝酒井忠次守之二書不載主名未知爲誰蓋濱名肥前守賴廣之黨也、是月織田信長遣使濱松謂神祖曰

濱松城接近信玄所領州郡。宜從居岡崎。神祖謝之曰。從居未晩也。使者出。神祖笑謂近臣曰。信長何所見而所言如此乎。吾若去濱松。則當蹋折刀劔而不可復用。信玄武力豈足畏乎。甲陽軍鑑、松榮紀事

三年壬申。初武田信玄與神祖約。以大井川為界。遠州屬神祖。駿州屬信玄。閏正月十三日。神祖帥兵至大井川。按行疆域。酒井忠次小笠原氏儀渡伊呂瀨。陣于島田川上。十九日。神祖歸濱松。信玄遣使誣曰。鄙以天龍川為界。分領東西。今出兵於大井川。何侵我疆場之為。信玄欲生事以為兵端。神祖怒其詐謀。盃與之絕。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年譜附尾。十月。信玄將騎兵三萬五千。趣遠州。使山縣昌景率五千騎。出東參河。會于遠州。以天野景貫為鄉導。攻多多羅飯田二城。陷之。進攻久野。久野宗能堅守。甲軍陣于袋井見付間。神祖聞之。使大久保忠世本多忠勝內藤信成等。將兵四千赴之。內藤信成、家忠日記作內藤四郎左衛門正成。今從年譜、甲陽軍鑑、一本德川記抄。三將過見付驛。陣于三加野木原西島邊。覘敵形勢。信玄望之。指麾其兵進。自袋井林下。其勢難敵。內藤信成謂儕輩曰。敵大兵也。濱松八千之兵。半在此。我兵甚寡。今日之戰。不可得志。若交鋒失利。則難再戰。鄙乞援兵於信長。待之而戰可也。不如退軍。然其相去甚近。我退則敵必乘之。言未畢。甲軍欲分兵斷我後。勢甚危。本多忠勝進

曰。我試為之謀。乃使從兵大兼彥市諸書作彥八郎、今從本多家譜。帥步卒數十。至見付驛。取民屋所有薪蒭戶扉茅席之類。積一言阪路頭如丘陵。翳鳥銃于竹林。待甲軍到。縱火放鳥銃。忠勝單騎提槍。指麾士卒馳馬七八次。勢甚猛厲。敵不敢近。烈燄邀敵兵來路。乘其煙塵。退兵三町餘。敵急起追之。大久保忠世其弟忠佐其族忠正忠直本多正重都筑藤一郎及忠勝之兵櫻井勝次三浦竹藏大原作野右衛門大原物右衛門柴田五郎右衛門村越與三左衛門等力戰拒之。敵鋒稍挫。忠勝全軍而還。諸書皆曰、神祖率兵三千餘騎、向一言阪拒之、忠勝縱火于見付驛舍、甲軍猶豫移時、忠勝信成以軍之利害白神祖、神祖然之、使忠勝退軍、忠勝指麾士卒退軍、敵急追之、其部兵拒之、全師而還。松榮紀事曰、令信成偵敵形勢、神祖慮信成若遇大兵被圍、則不能脫去、使忠勝率精騎救之、至一言阪、敵急逼之、忠勝及從騎大久保忠佐、其族甚七郎忠正、荒之助忠直、都筑藤一郎、渡邊平六真綱、其族半藏守綱、半十郎政綱等揮槍力戰、我兵入見付驛、敵即圍之、忠勝縱火驛舍、乘煙塵退兵。按一說忠勝所為、為神祖退軍時、一說為信成一人退時、而縱火見付驛舍者、二說略同、皆失事實、今從本多家譜、一本德川記抄。神祖陣於真古目。○或作馬籠、國語相同。遣成瀨吉右衛門正一藤左衛門正頼第二子、藤藏正義弟。褒忠勝曰。汝今日進退中節。非汝驍勇。則我兵幾不免。可謂我家良將也。甲州將士亦稱忠勝之勇略。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甲陽軍鑑、松榮紀事、一本德川記抄不載神祖陣於真古目、而一本神祖在濱松城聞之、今從本多家譜。信玄自見付移軍江臺島。使其子四郎勝頼姪左馬助信豐信玄弟左馬助信繁子。及穴山梅雪武田信玄弟安藝守信友子、名信君、歷左衛門尉陸奧守、剃髮號梅雪不白、信玄女壻。攻二股城。馬塲美濃氏

勝（松榮紀事作信房、今從播州姓嫡寺過去帳、）率小田原援兵及信玄麾下兵合四千餘騎以備濱松援軍二股守將中根平左衛門正照松平善兵衛康安（善兵衛正親子、後稱石見守、）青木又四郎吉繼等堅守拒戰神祖將兵救之渡天龍川而陣甲軍部伍嚴整不可輕戰。故收兵而還信豐梅雪相與謀曰城守完固急攻則損吾士卒此城東帶小流西臨天龍以轆轤取河水今絕其汲道則可不血刃而拔乃結筏繫縛材木從上流放之壅遏水路（甲陽軍鑑、松榮紀事、）入夜敵兵數百近城列鳥銃松平康安蔽巨石覘之少焉敵連放鳥銃城兵皆駭獨康安不去（大草松平系圖）城兵乏水大困正照乞降歸濱松（松榮紀事○本書載一說曰、神祖聞二股之急、出兵救之、城兵不知救至、

致城而去、故不戰而歸、）勝賴既得二股城使依田下野據之東參河諸將畏其兵威先是山家三方將既降信玄（松榮紀事、本書曰、作手奧平氏長篠段嶺菅沼氏、皆叛降信玄、按二年春、奧平貞能、菅沼刑部、菅沼正貞、既降信玄、非至此始叛也、故書先是、）唯菅沼忠久菅沼定盈守野田城不渝其志。山縣昌景秋山晴近。自信州趣參州陣于遠州井平宇津山砦最爲要地甲軍連營以絕濱松之援兵神祖欲擇勇將守之諸將無敢應者松平清善致仕在家獨奮請往守之神祖感其忠勇賜一千貫采地（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濱松諸將勸神祖借援兵於織田信長神祖不欲之諸將諫曰信長領數州地有兵數萬而累乞援軍於我主公僅領參遠二州。三四年來雖與信玄爭戰未嘗乞援

於信長今借之有何不可神祖從之遣使岐阜告之（三方原戰記）信長使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平手甚左衛門汎秀等來援（織田[illegible]信長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德川歷代年譜附尾、甚左衛門作監物、據信長記、監物甚左衛門兄也、今從上三書○一本德川記、按曰、尾州援兵佐久間右衛門尉、平手甚左衛門二千餘兵、進自荒井、先到戰場、瀧川右近將監、武[illegible][illegible]十兵衛、氏家左京亮、稻葉伊豫守、伊賀伊賀守、四千餘兵、[illegible][illegible]陣未到、聞我兵戰敗而歸、據之則援軍異路而[illegible]前後繼、[illegible]二日、不得有三將牽[illegible]之諫、十一月二字、或廿一日記、亦未可知、然諸書之說皆如是、未知孰是、附以備考、）十一月援軍至濱松信長使謂神祖曰縱信玄欲戰愼勿出兵由是兩軍相持踰月不戰信玄既陷遠州數城威震遠近關西將士多歸心者故信玄欲自遠州出參州歷濃州擁兵京畿十二月信玄率兵四萬餘騎（據年譜、家忠日記、）移陣三方原（○三

方原或作味方原、梅花無盡藏作箕形原、聞之遠州人、駿遠參三州爲牧之地、故云三方原、今從之、）縱火濱松城外邑里欲自井伊谷出長篠而過大田邑神祖聞之怒曰信玄引兵過我城外是蔑我也可出擊之尾州三將（○據德川記、按則瀧川一益未到、當書二將、然一本德川記、無諫神祖事、今從上諸書、）牽裏諫曰信長固戒臣等信玄老將也且將大軍公欲戰必當止之請爲信長抑怒神祖曰往年信玄耀兵薄小田原城門而北條氏政不敢出戰擧世笑其孱弱。今敵蹈躪我郊野而不放一矢非丈夫也御等强諫則吾抖擻山林而付軍事於信康辭氣激烈然三將固諫不止神祖不得已悒鬱彌日二十二日信玄引兵將入井伊谷勝賴及馬塲氏勝山縣昌景爲殿神祖及尾州

援兵亦出而陣于三方原。氏勝昌景謂信玄曰。濵松之兵躡我競出。是墮我計中也。可速反旆而戰。小山田左兵衛信茂之兵上原能登告信茂曰（三方原合戰記信茂作昌重。今從甲陽軍鑑。）濵松之兵布陣甚薄。尾州援兵旌旗動搖。有敗走之色。戰必勝。信茂馳告信玄。信玄使室賀一葉軒往偵之。（諸書室賀作諸賀。按年譜附尾長篠之戰有室賀山城守行俊入道一葉軒。松榮紀事亦作室賀入道。諸室國音相近。蓋一人也。）亦如能登之言。信玄囬軍。信茂爲前鋒。我兵八千餘騎。分爲九隊。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柴田康忠青木吉繼中根正照進爲前隊。小笠原氏儀松平甚太郎家忠松井忠次本多忠勝繼之。榊原康政爲麾下前鋒。尾州援軍將瀧川一益與柴田康忠大久保忠世合隊。信威汎秀相並而陣。鳥居四郎左衛門爲軍監。日加晡。四郎左衛門白神祖曰。敵鋒精彊。布陣甚堅。戰必不利。請戢兵。神祖怒不聽。渡邊守綱謂康忠忠世曰。敵衆我寡。宜據險以待。神祖聞之曰。譬有人入我閨中蹴枕。誰敢卧而不較之哉。勝敗在天。須決一戰。諸將皆決死而不敢復言。大久保忠佐柴田康忠帥步卒。進于石川數正陣前。放鳥銃。信玄使步卒二三百登丘阜。摘礫擲尾州之援軍。中如雨。以挑其怒。平手汎秀果怒曰。是以我爲嬰兒也。急起而進。甲軍鬨聲之。汎秀敗走。數正之兵發聲而進。其部兵外山小作正重揮槍第一。與小山田信茂之兵戰。渡邊守綱從旁出。以長槍刺敵殺

之。戰急。不遑斬馘。信茂敗走。逐北斬首二百級。馬塲氏勝代信茂而進。忠世忠勝康政進鬭。忠勝之兵荒川甚太郎本多甚六河合又五郎多門越中戰死。櫻井勝次斬敵獲首級。氏勝之兵亦敗走。神祖以麾下之兵擊山縣昌景。昌景敗走數百步。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小笠原氏儀與山家三方之兵戰。大敗之。敵兵七隊將悉敗。我兵乘勝追擊。武田勝賴以奇兵橫擊麾下之兵。昌景亦還鬭。信玄使米倉丹後率輜重橫擊我軍。武田信豐穴山梅雪相繼邀我軍後。急攻之。信玄鳴鼓徐進。其勢如山嶽。我軍悉敗績。松平甚太郎家忠獨留拒戰。從兵戰死數十人。數正瞋目厲士卒。下馬橫槍待敵。至甲軍乘勢競進。相去數步。數正之兵齊起奮擊。敵又敗走。神祖見戰危。切齒厲衆。口正沫出。還擊三四。我軍戰疲。加藤比彌之丞。及弟源四郎九郎二郎正信。大久保新藏（平右衛門正忠員第四子。忠世弟。）河合八度兵衛。（松榮紀事作彌藤兵衛。按河合八兵衛某。接敵一日八度。神祖賞其勇。更名八度兵衛。戰死于三方原。子孫事水戶。威公八度訛作彌藤。故今訂之。）杉原須藤兵衛米津小大夫政信。榊原攝津守忠直。石川半三郎正俊。松山久内。松平彌右衛門。江原又助。中根彥三。川澄源五郎。天野麥右衛門等三百餘人戰死。（戰死三百餘人。據家忠日記年譜附尾。）中根正照青木吉繼恥二股城失守。與親族僮僕悉冒陣而死。鳥居四郎左衛門與成瀨正義。賈勇忿爭。戰酣。各獲首級。互相徵。苦戰而死。正

義謂弟正一曰汝能諳地形可速奉我君入濱松我死于此言畢赴敵而死高力清長與其子權左衛門正長（後為土佐守）力戰被創其族巖堀勘解由左衛門父子戰死佐久間信盛不戰而走平手汎秀直犯敵陣而死汎秀父政秀天文中諫織田信長而自殺人皆稱其不墜家聲也（年譜創業記甲陽軍鑑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政秀初名清秀故諸書多書清秀按南行雜錄尾州愛智郡政秀寺信長公剏建以薦其冥福今據之〇一本德川記抄曰山口飛驒長谷川橋助佐脇藤八等尾州援兵戰死百十餘人瀧川左近武藤彌平兵衛等進自本阪未到戰場聞我軍敗而還見上文注附以備考）神祖知其不利引兵而還本多忠眞為後拒敵急追擊忠眞力戰死之內藤信成為殿部兵數十人戰死甲軍蝟集逼我神祖決意必死將進鬭大久保忠鄰菅沼

定政松平景忠三宅彌次兵衛正貞（總右衛門康貞弟）小栗忠藏久次（後更稱忠左衛門）內藤正成鵜殿八郎三郎平巖虎之助渡邊守綱服部正總等或騎或步而擁護之夏目吉信扣神祖之馬諫曰勝敗兵家之常此非大將隕命之時宜速歸城以圖後舉策馬使走（夏目系圖諸士傳略雜錄畔柳助九郎事記並曰吉信以槍繳突馬驍足善走）畔柳助九郎武重不離神祖左右吉信謂之曰我留而戰死子善護我君入城武重請同一死吉信固強之武重僞從而去吉信揮槍殺敵二人與從士二十餘人皆戰死初淨土眞宗之亂松平伊忠請吉信之命神祖釋之至是吉信感恩死節人皆服神祖之寬仁而稱伊忠之能知人也（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大久保忠鄰馬斃窘步小栗久次傷股獲敵馬而乘之神祖命久次借馬以救忠鄰久次授馬忠鄰徒步而從水野左近正重為後騎敵進則正重留拒之正重危則神祖回轡救之成瀨正一日下部兵右衛門定好島田次兵衛利政稍稍來集敵七騎急逼正一擊殺一騎神祖操兵反擊敵披靡而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成瀨系圖曰甲軍七騎逼神祖成瀨正一擊先進者斃馬馬亦傷奔六騎者下馬扶起被傷者其間神祖馳入濱松城即此時事也）甲軍一人執弓狙神祖內藤正成誰何之天野康景提敵首來見之馬上蹴落其弓敵亡去（三方原合戰記）松平康安時年十八苦戰被數創二箭中其胄自拔一箭不及拔一箭敵急追之康安窘甚從者牽馬來康安喜而乘之岡崎町

奉行右衛門七（本書失姓氏）傷膝不能步呼康安使借馬康安不得已下馬使右衛門七騎而退（犬草松平系圖）甲軍某（稱於諸書失姓氏）直前逼神祖神祖叱之野中三五郎重政擊殺之（松榮紀事野中氏家譜〇按長為神祖近習之士有故去濱松而事信玄然神祖知而叱之紀事家譜並云神祖入濱松城賜盃酒及信國短刀以賞重政之功重政子源事水戶義公所賜短刀今傳在曾孫三五郎重羽家）濱松城中鬨軍敗沸騰高木廣正獲髡首者首神祖使廣正貫首于刀鋒而徇曰甲軍戰敗吾獲信玄首衆傳聞乃定神祖名大久保忠世賜旌旗建之壘碊以集敗兵敵意大將在此競赴之神祖遂得入濱松城城門闔畔柳武重大呼使開之神祖騎而入城賞武重之勞取腰間扇賜之〇（松榮紀事助九郎事記並云時遇雨紙破唯骨子存至今傳于家）

下馬杖槍慨然曰纔信玄將入井伊谷尾而擊之則豈不取勝遺憾可勝言哉衆服神祖之勇壯松榮紀事○本書曰神祖歎曰爲佐久間瀧川所沮不能得志據一本德川記抄則無佐久間瀧川諫止之事注于上又附以備考都筑秀綱妻豫煮粥以餉士卒神祖悅賜衣服賞之既而敵兵麕至薄城瀧川一益守鹽谷口一本德川記抄一益未到無守鹽谷口事說見上戶田忠次守山手口渡邊守綱與弟半十郎政綱自大谷口至葦田將入城敵兵充塞前後渡邊半平眞綱天野又作佐橋亂之助○按佐橋佐馳國音相近疑一氏也勝谷甚五兵衛櫻井勝次相踵而至七人健鬭却敵松榮紀事年譜附尾諸士傳略神祖使天野康景植村正勝警衛城門鳥居元忠守玄黙口元忠將闔扉神祖命使開之曰闔則敵以

我爲怯易乘其弊開則使敵不測且納城兵後至者馬場氏勝山縣昌景來攻元忠開門力戰傷股猶鬭松榮紀事德川歷代渡邊守綱却敵兩次渡邊政綱櫻井勝次各獲首級入夜敵兵引去達且設屯火以備我軍衝突神祖名諸將問守禦術大久保忠世進曰敗兵不振敵愈侮我請集諸部鳥銃以劫敵營神祖許之蒐城中銃手僅得十六人松榮紀事曰一百人或云十六人家忠日記東宮記德川歷代三方原合戰記皆云十六人今從之忠世及天野康景近藤登之助秀用石見守康用子後襲稱石見守率銃手五更趣犀磯發銃劫穴山梅雪營甲軍驚譟多陷犀磯深谷而死家忠日記年譜附尾德川歷代○松榮紀事曰大久保忠世建旌旗于犀磯甲軍攻之多陷深谷按信玄行兵豫審戰地險易旦上原能登自犀磯望濱松陣諳其地形此時日未至曉不應甲軍妄陷深谷五更劫營驟擾而陷則或有之故今從上三書信玄之營不動徐曰雖勝而可畏濱松之敵也創業記松榮紀事二十三日信玄撿所獲首級於犀磯凡三百餘級松榮紀事或云六百級○本書曰濱松壯士見穴山梅雪陣列不整出擊之信玄懼恐引去甲陽軍鑑曰二十三日以濱松寡兵出三方原梅雪部兵有泉大學穗阪常陸擊走之未知孰是故不書甲州將佐請乘勝攻濱松城高阪彈正虎綱固諫虎綱諸書或作昌信今從南行雜錄信玄從之引兵去神祖登井樓望之召富永孫大夫問敵去就對曰大軍後拒輜重不多軍竈無煙此必引去果如其言松榮紀事三方原合戰記二十四日信玄斂軍至刑部休士馬將迎新歲馬場氏勝謂信玄曰前日之戰參河之兵至於奴隸無不格鬭觀其屍向我陣而斃者俯背濱松而倒者仰此

皆戰死之屍而非逃走者累稱之甲陽軍鑑松榮紀事石川家成在懸川城聞濱松兵敗帥兵而至神祖大悅是役也我兵悉苦戰知名之士死傷頗多石川小大夫野山元政安藤木工之助基能太郎左衛門家重長子小笠原新九郎安廣丹波守安次長子世襲稱新九郎山田甚五郎重吉山田角之允服部源兵衛保正原田藤左衛門種友近藤宮内吉成長谷川藤九郎正長小川傳九郎宇野三十郎政秋齋藤宗林志村彌左衛門秀次中根一左衛門正直門奈善三郎眞友大河原源五左衛門渡邊十右衛門永渡邊新九郎牧右衛門四郎長正鈴木傳八郎其弟又六郎米澤十郎左衛門大村彌三郎荒川甚太郎權田久

助小笠原三郎兵衛大橋刑部髙梨權右衛門秀政等戰死。（秀政源太郎政賴子。戰死據髙梨系圖。）其最著者細川喜三郎勝宗山下七郎右衛門田馬戰死。勝宗弟喜八郎七郎右衛門弟喜兵衛各斬其鮮奪兄首而歸。本多正重小笠原小五郎安勝杉原彌一郎親次戶田光定森川氏俊大岡傳藏清勝力戰被創。阪部又十郎正定（酒之丞正家長子。）斬獲而傷。取敵將土屋右衛門昌次馬（昌次年譜附尾三方原合戰記作直村。今從松榮紀事。）乘而歸獻之神祖。杉浦勝吉渥美友勝大河原正勝山田十大夫重利本多八藏秋元吉久水野忠重西鄉孫九郎家貞（孫九郎清貞子。松榮紀事作正貞。今從前車後語集。）松平康元（家貞康元各十六歲）淺井道之助忠次神谷與次右衛門清次原田佐左衛門皆獲首級。康元之兵金田敷負宗房戰死。本多廣孝康重父子田騎奮戰。其兵鷹部屋架之助獲級。榊原康政部兵原田權左衛門安松矢之助神谷助右衛門鷹見新八郎苦戰有斬獲。河合久次郎爲敵所圍既危。松平眞乘馳救擊敵却之。阿部忠政長阪源二郎重信各射殺敵三騎。戶田勝則射殪數騎。武藏孫之允亦善射。本多重次馬斃步鬪。敵數騎競進。重次揮槍刺殺騎士。乘其馬而歸。重次豫備守城之虞。多備軍糧。神祖悅之。（松榮紀事）

天正元年癸酉正月。大將軍源義昭遣上野中務大輔清信於刑部。賜書信玄。使與信長神祖講和。以止兵革。信玄不奉命。先是信長約以信玄女妻長子信忠（時稱奇妙御曹司。後爲秋田城介。至三位中將。）至是信玄送平手汎秀首於信長。以責其負約而援神祖。信長遣使刑部分疏。信玄不聽。遂與之絶。上書義昭。擧信長神祖罪五以譖之。信長亦上書義昭。訴信玄罪十七。由是二國相惡如水火。（甲陽軍鑑。松榮紀事。）七日信玄發刑部。經本阪入參州。十一日攻野田城。守將菅沼定盈松平忠正設樂貞通固守。晝夜苦戰。敵列竹牌。蒙龜甲車（今按其製與轒轀車尖頭木驢相近。）急攻之。外郭已破。僅保牙城。敵設鹿角。使鑿地道洩井泉。城中糧竭水涸。告急濱松。神祖率兵陣于笠頭山。甲軍精銳。我軍寡少。不可輕戰。退入吉田城。使小栗大六重常乞援兵於信長。信長畏信玄。不肯出兵。定盈力屈。遣使信玄告曰。全城兵命。則定盈忠正自殺以救衆。信玄許之。定盈忠正出城將自殺。信玄設計擒二人。城兵脫去。城遂陷。信玄使山縣昌景囚二人於長篠。（松榮紀事云。囚於外郭。家忠日記云。部內。蓋郭內之訛。今從年譜附尾。）啗利使降。定盈忠正固守臣節。志操不撓。先是山家三方將菅沼滿直（菅沼伊豆滿直。松榮紀事。元龜二年書菅沼正貞之家臣。陪臣不應與諸將同列。疑正貞之訛。然無所考定。今從本書。）奧平道文。菅沼刑部菅沼正員屬神祖。納質濱松。叛降信玄。至是請信玄曰。願以吾曹四人所置濱松質。易定盈忠正。信玄許之。告狀濱松。神祖諾之。二月十五日各以騎兵二千護送。易之於廣瀨河上。（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松榮紀事云。護送兵各一千餘騎。今從年譜家忠日記。按甲陽

軍鑑易質於長篠馬場、今從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又按松榮紀事載一說云、是時信玄所繫于甲府濱松之質、酒井忠次之女、送還濱松、亦神祖嘉定盈之忠誠賜遠州采地。松榮紀事十六日。信玄罹疾使山縣昌景據野田城引兵去陳于長篠修築城郭創業記、松榮紀事、遣兵戍作手城。初神祖定遠州地遠州諸將多奔甲州屬信玄至信玄略遠州皆爲鄕導及旋軍留諸將於遠州招集餘黨據天方六笠可久輪鳳来寺一宮故城及二股以逼濱松神祖謂不可使敵在近郊三月使平巖親吉將兵攻天方城先是城主久野宗政爲其族宗能所逐奔甲州。及從信玄来遠州得入天方城修築日淺壘壁未完固親吉急攻之宗政不能支又奔甲州石川家成久野宗能攻可久輪城城兵不戰而走酒井忠次縱火角屋村直進攻鳳来寺城城兵雖出戰終爲忠次所敗棄城走六笠一宮二城望風潰走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〇松榮紀事曰、一說忠次攻鳳来寺城在二年、今按諸書皆係今年、恐誤、四月十二日信玄疾革未至甲州而卒于信州平屋波合。松榮紀事或云駒場、年五十三、秘不發喪子四郎勝頼統領其衆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甲陽軍鑑、松榮紀事、按甲陽軍鑑、信玄自野田城歸甲府、三月九日、疾瘳、發兵將入京師、十五日、攻濃州巖村城拔之、屯西鄕山、使山縣昌景攻吉田城、四月十二日、卒于參濃信三州之界根羽上村、叙事詳悉、年譜附尾從其說、然松榮紀事書成在甲陽軍鑑之後、蓋有所據、故今從之〇松榮紀事曰、勢州山田人村松芳休妙于吹笛、適在野田城、每夜吹笛、其聲瀏亮、敵軍喜聞之、一日有兵士揭紙竹竿持来植于濠上、城兵鳥居三左衛門怪之、以爲此或主將來聽、認之爲標、入夜芳休又吹笛、果有人来聽、三左衛門以竹竿爲準、放鳥銃中之、敵兵騷擾、軍中傳言信玄中銃病創而死、

創業記一說、德川歷代竝云、信玄中銃而死、甲陽軍鑑力辨其非曰、世人所傳皆妄、假使中銃而死、非主將之恥、其說是也、然松榮紀事一說諸書所不載、蓋有所本、附以備攷、

臣按武田信玄近世所稱名將也紀律正號令嚴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故能蠶食鄰境跨有五州終身未嘗敗衂擧世皆所知也然其逐父自立甚於衛輒拒蒯聵固天人之所不與也或者以爲信虎凶暴非保邦之器而必欲廢嫡易嗣武田之家亦甚危矣信玄不得已而逐之竟能開拓封疆興隆先業是雖不孝於其親而孝於祖先庸可議乎臣竊謂不然信玄處危懼之地當盡爲子之道邦之存亡非己之所與也聖賢之語固不足以方之請以戰爭之世喩之燕劉仁恭自恃彊大驕侈貪暴及梁將李思安攻之非其子守光擊却之則燕幾不守矣然守光囚仁恭於大安山悖逆尤甚可以存燕之功而解囚父之罪乎夫囚與逐雖有輕重其爲逆則一也斯可以斷信玄之罪矣至於乘今川氏眞之闇弱誘將佐而奪其邦則舅甥之恩蕩然而盡矣尚詐力而貪功利信玄用兵率此類也然其行軍臨陣部伍整肅料敵制勝算無遺策雖古良將不能過之世與上杉謙信並稱以爲兩雄豈徒然哉

六月神祖詗察二股城築一屋城山二寨以備之七月十九日神祖率兵經略長篠城甲州守將室賀一葉軒小泉源二

郎。吉田某等謀襲我軍。偃旗臥鼓、寂若無人。我軍怪之、試射火箭。南風欻起、火勢甚熾。城郭悉為灰燼。我軍乘勢急攻。城將退保于城、拒守踰月。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織田信長廢大將軍源義昭、放之河內。信長譜、松榮紀事。八月、武田勝賴欲救長篠、出屯駿遠二州閒。馬塲氏勝出鳳來寺、壁于二山。日利部兵壁于作手。武田信豐・土屋昌次壁于黑瀨、移營作手、出設樂、以據險要。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武田刑部少輔信綱略遠州。信綱、信玄弟、初稱孫六郎、剃髮號逍遙軒。甲陽軍鑑、岡崎物語、作信連、今從武田系圖。陳于森村。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戰于堀越、敗之、斬獲頗多。甲軍潰走。創業記、松榮紀事。初作手奧平氏、東參河之豪族。而士馬精彊、最堪摧陷之任。神

祖常重之。及信玄侵略遠州、奧平道文叛降信玄。其子貞能雖通志于濱松、而不能違父命、從屬甲州。至信玄卒、知勝賴非將帥之器、密圖歸款。○甲陽軍鑑曰、貞能、信昌父子、頗讀書、曉文理、筮知癸酉年信玄必死、故叛歸濱松。時武田信豐在黑瀨。菅沼刑部之臣城所道壽告貞能有貳。信豐召貞能詰之。貞能登時至黑瀨。謂信豐曰、此敵之詐謀、而欲閒我也。不可輕信。談笑自若。信豐不意其遽至。喜不復疑、反以密謀告之。貞能歸城、豫告歸款之期於濱松。率其子信昌及部兵、乘夜去作手、來歸。甲州戍兵急追之。貞能反兵、戰于石堂金阪、卻之。神祖使松平伊忠、本多廣孝・康重父子迎之。貞能・信昌至宮崎瀧山。翌日、又遣平巖親吉・內藤金一郎援之。松榮紀事。○本書不書金一郎名。按內藤家譜、彌次右衞門家長初稱金一郎、在上文。其子政長亦稱金一郎。然此時尚幼、其為家長明矣。貞能以兵寡去瀧山。二十一日、甲軍五千餘騎至宮崎瀧山、將攻砦。貞能又至瀧山。堞壁未成、纔列柵。貞能出戰于山下、破之、逐北至田原阪、斬獲五十餘人。神祖又遣本多廣孝父子援之。其軍適至。貞能合兵至作手。甲軍出城拒戰。貞能又擊破之、放火島田邑而還。信昌妻為質在甲府。勝賴怒其反覆、磔殺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織田信長將兵攻朝倉義景於越前。宗臣朝倉景鏡斬義景首出降。又攻淺井久政及其子長政於近江、大敗之。久政・長政自殺。二國悉平。創業記、信長譜、織田信長記、淺井軍記。

臣按、淺井長政藉其祖亮政之基業、雄視江北、接疆越前。兵彊地險、與朝倉義景輔車相依。亦猶竇建德之於王世充。而猛將勇士多出其下。固信長公之所畏憚也。蓋長政不服、則信長公不能越近江而窺京畿。故結昏以親之、渝盟以斃之。其遇信長公、實長政之不幸也。亮政奸雄。終不能為人下者。一旦崛起、逐上阪泰舜、幽京極高岑。其反於泰舜、是反於高岑也。陽為尊之、其實篡之。謀愈巧而罪愈大矣。久政庸劣、不恤軍政、拒諫信讒、疎斥耆舊。群下離沮、而不遽至覆滅者、特以長政善收士心、維持紀綱、遷延歲月耳。長政勇略超群、百戰不橈。殆有孫策・姚襄之風。而

終不救於敗亡者久政惷愚掣肘膠柱長政請戰而不許坐失事機之所致也遂使彊敵得逞志於我力殫勢蹙父子不能自全悲夫寬永中長政以崇源院太夫人之故贈從三位權中納言亦足以洩餘憤而賁幽壤也

長篠城中器械糧食悉焚終不能守九月八日室賀小泉吉田三將及菅沼正員菅沼滿直出奔甲州神祖將還濱松馬塲氏勝武田信豐等欲東南夾擊以邀歸路神祖聞氏勝在鳳来寺親往擊之欲誘出平地決戰而積松葉縱火佯爲燒營而遁伏兵其側甲軍見煙起數騎馳至伏不及發而過 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〇創業記家忠日記及松榮紀事一說馬塲美濃守老于戎事見煙起戒士卒曰煙氣白非燒營者此必有謀不可輕出終不出兵據一本德川記抄則氏勝出兵未知孰是附以備考 穴山梅雪山縣

昌景出遠州陣于鵜飼山梨以爲長篠聲援神祖使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大久保忠世本多重次擊之梅雪昌景聞長篠城陷神祖還濱松大駭揭紙旗於陣營中夜遁去武田信豐土屋昌次亦失其謀引去 創業記松榮紀事 濱松將士相謂曰信玄死未數月甲軍再失利勝賴之武力不足畏也 松榮紀事 勝賴屢窺參州終不能得志募鳳來寺民兵導其軍植村莊左衛門泰忠 新六持益第二子初爲鳳來寺別當號安養院神祖命使養髮後稱土佐守據植村系圖植村其書上村至持益曾孫出羽守家正改書植村然諸書皆書植村蓋追書之也今從之 知其謀告濱松神祖名本多正重渡邊半兵衛等謂曰鳳來寺與敵接境不可使賊遁入敵地須生擒致之半兵衛與弟黒右衛門謀擒賊魁首歸濱松神祖褒其功速成 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勝賴出兵遠州以備久野懸川自率驍騎陣于見付縱火焚村里涉天龍川將攻濱松城濱松卒有入勝賴營盗馬者捕得之問城中虛實對曰城堅兵精上下輯睦未易猝攻衆聞而沮勝賴慮衆心不一不能深入歷社山出山梨陣于須雲原將佐聞濱松有備請班師勝賴曰大兵壓境無功而還將之恥也命武田信豐馬塲氏勝築城於諏訪原使室賀一葉軒小泉源二郎守之引兵還甲州 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是歲世子信康年十五歲始擐甲松平重吉相其禮參州宇理僑人熊谷某誘土人作亂攻鈴木

兵庫所據足助城陷之足助鈴木氏所世有也神祖使世子信康將兵擊走之還給足助城於兵庫 家忠日記曰三月世子將兵攻足助城武節鄉主歸欵足助城主鈴木彌兵衛不戰而走年譜創業記松榮紀事皆無其事而云世子初擐甲將兵本書年尾亦書世子攻足助城蓋其事在三月而事實稍異書於年尾者重複今從年譜創業記松榮紀事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三終

烈祖成績卷之四 起天正二年終六年

安積覺　編次

天正二年甲戌正月朔。將士登濱松城賀元正。家忠日記○按賀正之禮、非昉于此。岡崎以來有之。既久、舊記闕略不書。至此始書。明年以後往往書賀正及謠初。故此後節略不書。據元寬日錄、元和二年正月、台德公命執政酒井雅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利勝、撰定賀正禮節、立爲永式。至今爲江城盛禮。二日夜濱松城謠初。家忠日記、本書謠初如例。諸士參賀。既云如例、則亦非昉于此。雜錄岡崎事記詳載松平氏謠初座次、則神祖在岡崎城、既有此禮。而原始未詳。按承應元年十二月二日、嚴有公所生寶樹院增山氏卒。明年正月移爲三日、亦爲江城盛禮。創業記曰、慶長十二年正月二日、江戶城謠初、各著烏帽子素襖、其儀古雅、近世武將所無也。據之則其爲大禮可知矣。五日。神祖敘正五位下。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月八日。神祖第二子於義磨呂生於參州產目村。有故育於本多重次家。長而名秀康。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豐臣秀吉公養秀康爲子、爲結城晴朝女壻、冒結城氏、任參河守。稱結城參河守。至從三位權中納言、領越前。世稱越前黃門。○松榮紀事曰、永祿十二年、神祖攻掛川城、自吉美邑渡海至宇布見邑。土人中村源左衛門入道喜樂備船。其後喜樂奉命撫育秀康。按產目宇布見國音相近。蓋一處也。附備一說。○創業記、考異、是月武田勝賴出兵足助、神祖帥師備之。然他書所不見。故不書。四月六日。神祖欲攻乾城。出兵廟路。陣于瑞雲前。鋒既至和田谷。連雨溪水暴漲。糧餉路絕。諸將胥議糧匱師老。深入敵地。此危道也。不如退至御倉。待雨霽而進兵。神祖從之。引兵而還。大久保忠世、水野忠重爲殿。乾城主天野景貫以爲敵陷險隘。機不可失。乃使民兵布濩山澤。連放鳥銃。邀前襲後。我軍自氣多鄉至大窪邑。且戰且卻。堀小太郎、鵜殿藤五

郎。大久保勘七郎、小原金内等。二十餘人戰死。忠世、忠重還戰救衆。杉浦久藏被傷不能退。忠世授馬。久藏徒步而退。忠世過隘路。使奴執背旗。塗金揚羽蝶忠世常所負。敵兵五六人出自谷中奪之。忠世斬敵二人。取背旗。插腰而還。榊原康政奮擊卻敵。獲首數十級。御倉亦非險要之地。神祖斂兵入天方城。五月二十七日。武田勝賴侵遠州。攻高天神城。守將小笠原氏儀使向阪牛之助、光行告急濱松。光行冒圍往反凡二、牛之助爲使。據雜錄、牛之助事記。六月十日。神祖將兵救之。使小栗重常乞援織田信長。信長、信忠父子帥兵二萬餘騎發岐阜。十七日至吉田。勝賴聞援軍至。欲邀擊之。營于小山。前軍薄城急攻。氏儀及渡邊金大夫、林平六等拒守。初氏儀與岡部丹波、岡部正綱屬今川氏眞。以勇聞。至是互呼其名爭戰。勝賴將內藤修理昌豐及岡部正綱弟治部、忠二郎等。督兵疾戰。正綱進攻外郭。破之。治部及朝比奈金兵衛先登戰死。忠二郎、鈴木彌二右衛門等。相踵涉隍登堞。遂破其一面。城兵堅守不屈。氏儀勇有餘而無操守。勝賴啗利誘之。氏儀終叛。引勝賴兵入城。金大夫、平六等亦降。信長至今切渡。聞城陷。還至吉田。神祖往謝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織田信長記、信長譜、松榮紀事。信長勞神祖曰。頃年勝賴數擾邊境。賴御威武。而我無東顧之憂。遂得經略四方。聞遠參二州去年不稔。國用頗匱。今雖不腆。贈黃金二袋。須給

將士。以獎戰功。及歸賜貞宗短刀於吉田城主酒井忠次。甲陽軍鑑曰、黃金二百枚、創業記曰、黃金一駄、時人皆駄、家忠日記、織田太信長記、信長譜、年譜附尾、松栄紀事並曰、錢黃金於二革袋、毎一袋二人捧之、分從之、勝賴賞氏儀給一萬貫采地。時人莫不惡其反覆也。家忠日記、松栄紀事、先是氏儀重臣送任子於濱松。故外雖服從而內實懷貳。至是事露。神祖誅氏儀臣福島十郎左衞門父子。安西越前宥其餘隸麾下。創業記、八月神祖築馬伏塚故壘。使大須賀康高守之。以備高天神。賜氏儀采地于康高。家忠日記、松栄紀事、是春勝賴出兵美濃。攻拔信長管內十八城。夏陷高天神城。軍勢大振。其心驕汰。以爲勇武無已若者。佞臣長阪釣閑齋跡部大炊助勝資逢其惡而助長之。虐使士民。

佳兵不已。欲先攻濱松。九月出侵遠州。大雨連日。天龍川大漲。不得輙涉。勝賴進自見付府。陣于河上。濱松將士鳥居元忠大久保忠世其弟忠佐成瀨正一內藤正成柴田康忠榊原康政等。可三十騎出候形勢。甲軍板垣某部兵五騎。○按板垣駿河信方子彌二郎信憲、前此既死、板垣甲府重臣、此時未知爲誰、蓋使其族統兵衆也、進將涉河。候騎躍馬入河欲逆擊之。敵不得涉而還。候騎直前向勝賴陣。甲軍朝比奈駿河部兵三騎。進入河。勝賴謂寵臣土屋總藏昌恒曰。昌恒右衞門昌次弟、板垣之兵不能涉。而三士欲涉。其志在必死。使渠就死是吾恥也。秉麾而進。昌恒疾馳涉水。甲軍二萬餘。絕流爭進。水爲之溢。下流頗淺。山縣昌景一軍先涉。濱松候騎急退與後軍合。馬場氏勝與昌景並進陣于羽柴上間。待衆軍至。神祖率騎兵七千。分爲九隊。親將四千陣于小天龍。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松井忠次等三千騎陣于下流。欲待敵涉小天龍而橫擊之。勝賴將校知吾軍嚴整不可交鋒。而勸勝賴旋軍入二股城。歷井伊谷。還至信州伊奈。神祖收兵入城。年譜、創業記、甲陽軍鑑、家忠日記、松栄紀事、

三年乙亥正月十七日夜。天野康景婢夢連歌發句。其詞有吉兆。明日康景白之神祖。神祖命以是月二十日賀鎧供日。足爲一百句祝之。是夏有長篠大捷。以爲禎祥。每歲正月二十日有連歌會。遂爲恒式。○家忠日記以夢發句爲二月十七日夜誤、今從松栄紀事、按慶安

四年四月二十日大猷公薨、明年移二月、鎧供賀連歌會爲十一日、至今如此、二月。神祖放鷹濱松城下。見一童子容貌閒雅。問誰子。對曰。小子萬千代。井伊肥後守直滿之孫。肥後守直親之子也。依繼父松下源次郎在城下。神祖聞之驚。卽召入城。賜井伊谷舊邑。以三人衆爲部屬如故。○按井伊谷三人衆、近藤康用、鈴木重時、此時既死、康用子秀用、重時子重好嗣家、唯菅沼忠久存沒無所考、又使木股清左衞門守勝椋原次右衞門西鄉藤左衞門保護之。萬千代時十五歲。名直政。後任兵部少輔、至從四位下侍從、爲江州佐和山城主、長而有將帥之器。遂爲元勳良佐。家忠日記、松栄紀事、初岡崎奴隸大賀彌四郎敏捷有吏才。積勞登庸。掌二十餘縣賦稅。家富族盛。竊圖不軌。結小谷甚左衞門倉地平左衞門山田八藏爲

黨以連名狀告武田勝賴曰。寡君每至岡崎必使彌四郎啓門公能潛師而來則城可得也長子信康雖守岡崎而城中所有皆濱松將士之質而關兵甚寡將士聞城陷則眷戀妻孥皆無鬪志而來降必矣縱有不降者不過二三百人離析逆散而奔佗州豈能保濱松哉可一擧而得志也。勝賴大喜刻期發兵八藏悔悟以爲弑君大逆天地所不容乃入城告其謀曰。黨疑臣言請遣人就臣室內聽其謀八藏招彌四郎定反計世子密遣人聽之審得其實以告濱松輒逮彌四郎急縛之鎖頸馬上戾之書罪狀於幟植其背徇于濱松先礫妻子五人於念子原彌四郎見之戰栗又押至岡崎徇于道

路生埋之以竹鋸鋸之七日而死。方八藏之自首也平左衛門知事覺逸去收而斬之甚左衛門走至遠州國領鄉渡邊守綱將捕之甚左衛門善泅投天龍川泳至二股城遂奔甲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東照宮遺訓、）

臣按軍國多事必資理財之臣然後能得經略邊陲而控制彊敵也昇平之世旣不可闕矧於彊場多虞飛輓芻粟之日乎然理財之臣簡之實難精敏捷給者邪正叵測詳審暢達者忠佞難辨苟非人君能燭心術之微而察公私之分則鮮不爲之所惑矣大賀彌四郎以吏胥之賤掌賦稅之重神祖委任之而邦人皆以爲能此必精敏詳審其才有過人者而心術不正賂權要以干譽媚左右以掠美也蓋小人之欲溪壑難盈非有飛揚跋扈之才而陰蓄蛇虺蜂蠆之毒豢養妻子庇護宗族是誰之力而其志猶歉。覬覦非望忘覆燾之恩而爲弑逆之計同惡相濟通謀敵國幸而山田八藏幡然悔過自首告狀不然則變生肘腋而其禍殆將不測寘之極刑未足償其罪也據巖淵夜話。神祖常與近臣譚此事以爲戒亦可以見神祖寬大之德也

勝賴率兵二萬至參州二連木（○織田本信長記曰、三月下旬、勝賴率兵出於足助、織田信忠將兵赴之、蓋此時事也、然他書無所見、附以備考、）聞彌四郎敗怒曰遽興兵甲無

功而還我不爲也四月二十一日。（松榮紀事一說五月朔、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及紀事正文、皆作四月二十一日、今從之、）圍長篠城環而攻之。五月六日。分兵劫略二連木牛窪將逼吉田神祖屯吉田外郭。欲待勝賴兵至而戰世子軍于山中法藏寺。勝賴率勁騎一萬。陣于小山濱松諸將以爲敵兵倍我。不宜野戰不如還軍入城嚴其守備待敵至而決戰神祖從之酒井忠次爲殿甲軍前鋒山縣昌景率五隊長躡吾軍忠次還鬪戶田左門一西（吉兵衛氏光子、）與甲軍廣瀨鄉左衛門景房大津土左衛門與三科傳右衛門形幸接槍（○勝賴滅後、神祖以景房形幸爲井伊直政部兵、景房稱美濃、形幸稱肥前、）孕石源右衛門小菅五郎兵衛助形幸而來鬪抵暮解去明日景房又出忠

次接戰于吉田街口凡三五以言相證甲州壯士助景房競進水野忠重戸田一西渡邊守綱等三十餘人奮擊爭勇景房盤馬收兵徐徐而去衆皆稱其驍勇有餘而不於騎乘也德川記家忠日記松營紀事水野忠重力戰有功甲軍放銃中其左臂忠重不能進鬪右手執槍指揮士卒水野系圖本書以長篠之役忠重病創不能從軍

勝頼日夜攻長篠城奥平信昌及援軍將松平伊昌厲衆固守神祖欲救之使小栗重常乞援於織田信長信長許之而不出兵甲軍攻城甚急神祖又使重常與信昌父貞能抵岐阜告急信長乃出師十一日城兵出南門與敵戰却之奪攻具焚竹牌十三日夜敵攻瓢丸甚急城兵拒戰敵兵死傷甚多然壘壁破壞終不可保故棄瓢丸乘夜退入第二城敵又設攻具鑿地道攻擊不遺餘力十四日信昌謂衆曰糧匱難支數日誰能出城趣援兵衆相顧莫敢應者鳥居强右衛門進曰我能爲之信昌悅使告神祖曰城郭非不完矢炮非不足所乏者唯糧耳若不急救之則信昌自殺以代士卒之死强右衛門乘夜犯圍而出明旦擧燧前山報之城兵皆悅其夕强右衛門抵神祖營告狀神祖面命曰十三日信長既發岐阜吾亦發兵赴援强右衛門冒夜遽歸十六日至長篠城下欲伺間入城甲軍怪其行纏色異執之勝頼使逍遙軒信綱諭之曰從我言則厚疇汝否則死汝至城下呼相知者宜言信長不能來援須速出降强右衛門佯諾勝頼使壯士十餘人引至城下强右衛門大呼曰岐阜濱松大軍來救既在近垌不出三日當得大捷努力堅守言未畢甲軍攢槍刺之磔于柵前兩軍之士知與不知莫不稱其忠烈也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營紀事

臣按鳥居强右衛門古之解揚也揚受晉景公之命以出有死無霣則其視死如歸決烈可知而舍之以歸者楚莊王之仁也若東漢閻温之於馬超東晉周崎之於魏乂唐劉感之於薛仁杲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温爲超所殺崎爲乂所殺感爲仁杲埋之至膝馳騎射殺强右衛門爲武田勝頼所磔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强右衛門唯知舍生取義勝頼之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丈夫也哉援軍大至勝頼崩潰果如其言與平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强右衛門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神祖器重信昌而竟與東床之選良有以也

敵將馬場氏勝内藤昌豐山縣昌景小山田信茂原隼人諫勝頼曰聞家康信長將兵十萬來援戰必不利及兩將

未至解圍而去。則彼空手失計矣。不然蟻附攻城。雖我兵多死。而城既陷。則乘其勢而還軍甲府。勝敗之機在此二途。長阪釣閑跡部勝資大言曰。二子之來。天幸也。將一擧殲之。勝賴然之。誓以旗無盾。期必逆戰。〇按白旗無盾鎧、刑部丞源義光以來、武田家嫡嫡相傳、以為重器、掛以此二物、則必踐其言矣、諸將不能復諫。憤激皆謂一死以報國。家忠日記、甲陽軍鑑、松榮紀事、十八日。信長進軍設樂極樂寺。信忠屯御堂山。織田本信長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神祖陣于高松。羽柴秀吉。瀧川一益。丹羽長秀陣于荒海原。別將十三軍據高而陣。適城兵鈴木金七齎信昌書來曰。勝賴急攻。則城中鳴鐘報之。城猶足固守。愼勿輕戰取敗。神祖聞報而喜。問汝如何而出。對曰。夜

密縋城而出。敵設網濠中。繫鈴而守。臣以短刀截網。潛行水底而來。神祖使金七謁信長。信長聞之亦悅。初勝賴營于道虛寺山。使將佐攻長篠城。聞援軍至。分騎兵二千。使小山田備中昌行。高阪源五郎。室賀一葉軒督之。備長篠城。又分二千。以武田兵庫頭信實為將。信實信虎子、信玄弟、三枝勘解由左衛門守友。名和無理之助。五味與三兵衛。飯尾彌四右衛門翼之。德川記、松榮紀事、飯尾作井伊、今從甲陽軍鑑、守鳶巢山城。先是小栗某有故去岡崎事勝賴。適使京師而還。過本多忠勝之營。起居神祖。忠勝使謁神祖。授以密計。歸報勝賴曰。信長畏甲州之武威。樹柵設塹。為守備計。公若出兵擊之。勢如摧朽也。勝賴喜。自率諸

部渡瀧澤川。進二十餘町。陣于原上。分為十三隊。背水而陣。決意必戰。馬場氏勝。眞田源太左衛門信綱。海野小太郎幸義孫、彈正忠幸隆長子、幸隆更眞田氏、松榮紀事信綱作則之、今從眞田系圖、其弟兵部昌輝。土屋昌次。穴山梅雪。一條右衛門大夫信龍。武田信虎季子、信玄弟、初稱藏人、信合六隊。對大宮前。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明智光秀為右軍。逍遙軒武田信綱將。內藤昌豐。原胤長。安中左近。和田左衛門五。感永倉。白倉。松本等。對所陣。柳田瀧川一益等為中軍。武田信豐〇諸書皆書典廐而無名、故嫌於其父信繁、按信繁永祿中戰死于川中島、其子信豐襲稱左馬助、此所謂典廐者信豐也、將山縣昌景。小笠原掃部助信嶺。左衛門佐信貴子、嶺或作峯、稱十郎二郎、世居松尾城、松岡某。小山田右兵衛。跡部勝資。甘利三郎四郎。小幡

兄弟等。本書書小幡兄弟而無名、蓋上總信眞也、見下文、對正樂寺前。竹廣神祖之兵為左軍。勝賴麾下前隊望月甚八郎。後隊武田左衛門亦對神祖之兵。酒井忠次。本多廣孝相謂曰。今誘勝賴。陷于死地。我軍必得勝矣。一本德川記抄、松榮紀事、德川記抄載一說曰、初勝賴使小栗某到岡崎覘神祖、出軍、小栗來于忠勝之營、告其實、且曰、公若赦舊罪、則請為反間、忠勝告神祖、神祖召之座間、賜杯酒曰、汝歸報勝賴、家康欲救長篠城、乞援兵于信長、信長不肯、自非家康一人力所能及、又恐攻吉田城、頻作守禦之計、無復出軍之意、小栗誓踐言于神祇而去、小幡景憲紀事曰、初神祖使奧平貞能石川數正到岐阜乞援兵、信長問之毛利河內、河內曰、不可、又問佐久間信盛、信盛曰、今通謀于長阪釣閑、示畏甲州之武威、令勝賴自矜、則必取勝、公不疑臣、則為其謀、信長許之、信盛遣使釣閑、贈刀劍曰、信長甚畏甲軍、公若進軍急擊之、勢如摧朽、勝則我降甲軍、請君莫棄我矣、釣閑喜告勝賴、勝賴不用老臣之諫、而決意戰、然後信長出師、行路遲滯、作恐懼之狀、又使諜流言曰、甲兵一人、當織田之兵數人、樹柵設

塹為守備之計故勝賴全隨其計也二說各異而其某相同未知孰是十九日夜信長遣諜覘敵及曉歸曰甲州陣營甚嚴整凜乎不可犯二十日又遣數人覘之復如此尾州將佐相顧失色晡時信長會諸將議之神祖亦赴焉信長名酒井忠次問其狀對曰臣自昨日至今日遣間諜數輩覘之勝賴兵不多明日之戰必有利矣信長大喜曰海道第一勇者酒井左衛門尉能得敵之情狀取勝在吾掌中矣賜杯酒於忠次使進其杯於信忠謂忠次曰聞子善爲撈蝦河舞○撈蝦河諸書皆作夷舞按酒井系圖十一年神祖嫁女于北條氏直十五年氏政設宴于黃瀨川上忠次為撈蝦河舞氏政悅贈佩刀撈蝦河與夷國音相近故訛作夷舞今據此訂之今爲我爲之以佐士氣衆皆敵箙和之舞闋議軍事諸將皆默忠次

進曰此戰專繫寡君之安危故敢躐等而言今夜歷間道襲鳶巢山縱火劫略後軍則彼必敗衂矣信長怒叱之曰始吾以子爲知兵今何策之繆也忠次忸怩而退家忠日記年譜附尾松業紀事本文並曰忠次進計于神祖神祖然之使至信長之營告之信長叱之云云今從紀事一說及甲陽軍鑑既而信長密召忠次謂曰子之策甚善吾懼謀泄敵或聞之故於衆中陽怒以黜之今取鳶巢誰能任之對曰忠次能知其地形卽爲鄉導請以兵從信長使金森五郎八長近佐藤六左衛門及前軍將青山新七郎加藤一左衛門從之命忠次曰登山卽舉燧忠次不歸營直趣鳶巢山神祖使松平伊忠其子家忠本多廣孝其子康重松平清宗牧野康成松井忠次菅沼定盈西郷家員阿部四郎兵衛定次等率騎兵三千兩軍合八千餘定次老練戎事故與其選以奥平貞能名倉喜八郎爲鄉導中夜冒險赴鳶巢山以俟天明信長神祖兵合七萬神祖爲前軍尾州諸將陣于左右佐久間信盛爲左軍羽柴秀吉瀧川一益爲右軍本以信盛爲右軍秀吉一益爲左軍者誤信長信忠爲中軍繼之信長與神祖議甲軍長於騎戰勝賴恃勇無遠略彼必馳騎衝突我軍宜列柵以數千銃手擊之夜命衆卒樹柵二十一日黎明選銃手三千分爲三隊瀧川一益木下秀吉丹羽長秀銃手一千守第一柵前田利家佐佐内藏助成政銃手一千守第二柵福富平左衛門塙九郎左衛門更稱原田備中守野野村三十郎幸政主計頭幸之子銃手一千守第三柵令

曰敵來勿濫發至五步十步間每一千銃遞放之進退隨敵勿使彼暫休中軍遊軍左右前後各嚴守備禁不聽號令而出柵外又賜兜鍪於河尻與兵衛秀隆後稱肥後守然諸書或書肥前守雜糅無所取決據其子亦稱肥後守則肥後爲是年譜附尾曰名重吉今從先臣城所友仙訂正至信忠之營戒之曰愼勿浪戰每事必與與兵衛謀之神祖亦列柵軍前每三十步設一口又每三十步豎列柵以防甲軍縱橫馳突選精兵善銃者三百人以大久保忠世及弟忠佐爲前鋒出于柵外以監之本多忠勝爲軍監忠勝軍監據創業記本多家譜忠佐謂忠世曰尾州援兵也濱松主兵也援兵先戰則主兵之恥也請從

我始忠世然之白神祖神祖聽之（家忠日記、德川記、大久保系圖、松榮紀事）成瀨正一往年事武田信玄數年而歸事麾下故能審甲軍旗幟軍裝神祖使在前隊以物色之一無爽誤（成瀨系圖、松榮紀事）既而信長之軍放大銃刼敵前隊步兵揮槍挑戰甲軍魚貫而進（德川記年譜附尾並云甲軍放大炮挑戰、今從代代記松榮紀事）山縣昌景勁騎三千鳴鼓來攻我兵齊放鳥銃敵兵不沮左右馳突忠世忠佐臨陣督戰叱嗟風生昌景驍兵小菅五郎兵衛廣瀨景房三科形幸挺衆力戰敵兵被創稍退我兵乘勢競擊昌景不遺餘力血戰十三次大喊而進濱松銃手三百左右均發昌景之兵死者過半昌景勇氣不橈勵衆直逼神祖麾下之柵本多忠勝知

其爲昌景令銃手狙擊之昌景中鉛墜馬而死（勇士一言集、日關而人）（大阪新介巧於鳥銃往仕麾下長篠之役放銃斃昌景）部兵志村又右衛門收其首而去逍遙軒信綱相繼而進前隊銃手均發信綱敗走原胤長小山田信茂跡部勝資望月甚八郎安中左近等競進又敗走小幡上總信眞（松榮紀事作信貞今從信長譜）武田信豐甘利三郎四郎等相繼欲破柵大久保忠世忠佐石川數正內藤信成等令銃手曰敵鋒甚銳宜阻溝塹待其近而齊發敵兵三百餘應銃聲而斃餘衆魄褫而敗走先是忠世忠佐馳逐周旋健鬬八九次信長遙望其背旗曰彼何人哉馳騁倏忽縱橫自在其督衆如臂使指屈伸在手其應敵如膏傳瘀連綴不離遣

人問之神祖報曰是我譜第之士大久保兄弟忠世忠佐也信長歎神祖之能得人曰吾不如也佐久間信盛兵五千（本作六千餘）瀧川一益兵三千各出而陣于柵外神祖遣使挹之信盛一益不聽神祖馳馬告其不利于信長信長然之遣使二人之陣使之退陣于柵內使未至馬場氏勝見左軍敗急進擊信盛之兵信盛不能支退入柵內死者四十三人氏勝奪信盛初所布陣之岡阜整隊豎旗以休士馬（諸書或曰佐久間信盛爲山縣昌景被破又云昌景橫擊破他陣皆非也昌景始終在正樂寺前竹廣與神祖麾下之士力戰而死與信盛之陣相去甚遠其說明矣今從一本德川記抄）尾州銃手一千齊放鳥銃瀧川一益兵三千出擊敵兵甲軍內藤昌豐勝兵一千急馳突之一益亦退

入柵內木下秀吉丹羽長秀指揮銃手千銃齊發眞田信綱其弟昌輝土屋昌次合兵五千攻第三柵諸將胥議敵甚剽悍尾州銃手宜齊放銃我兵大喊長槍短刀急進擊之約既定信綱昌次麾衆急進前軍膽氣益壯二千鳥銃一時齊發信綱昌次不顧死傷馳馬衝突前田利家塙九郎左衛門福富平左衛門野野村幸政引入柵內激勵銃手雷震雨注甲軍死者如麻我軍前鋒大呼奮擊本多忠勝平巖親吉鳥居元忠大須賀康高石川數正榊原康政松平忠正（諸書無忠正今據櫻井松平系圖補之）蹈躍陷陣縱橫馳突甲軍大敗初昌次欲諫信玄之死高阪虎綱諫止之至是自呼姓名戰死信綱昌輝與從

兵。拔柵木競進。重創而死。渡邊政綱獲信綱首。我軍次擊敵兵五千殲之。馬場氏勝未被一創。猶欲決戰。○甲陽軍鑑曰、馬場美濃自少壯歷大小數十戰、至死未嘗被創、按大久保家譜、治右衛門忠佐、自少年大小數十戰、雖鋒刃叢中金革、而身未嘗被一創、世人多稱氏勝、而不知忠佐亦如此、故附于此、招勝頼麾下兵原胤長小山田信茂等兵數千來。前佐佐成政告信長曰、勝頼之陣旌旗動搖。敗走之機既見。請以一軍益前鋒。信長使湯淺甚助直宗命瀧川一益曰、甚助名據雜錄湯淺甚助傳、○本書曰直宗幼而孤、信長公使中島主水正以女妻之、視之如子、勝頼將潰走。宜急勦之。直宗進戰斬敵。雜錄甚助傳、使保侶士命諸軍。○保侶俗用母衣或幌字、今據三代實錄清和紀、鼓譟佐軍勢。數萬軍士大喊聲震山谷。我軍亦競進爭擊。○松榮紀事曰、長阪釣閒策馬先遁、跡部勝資亦走、馬場氏勝厲聲大詬曰、長阪跡部、汝勸戰者也、胡爲逃去、我諫止戰者也、今死于此、釣閒勝資爲不聞而逸去、按勝資繼于山縣昌景向竹廣而戰敗、氏勝向大宮前、釣閒在勝頼麾下、若先遁則何得過氏勝之陣前乎、若當氏勝引兵退時而逸去、則又非先遁者、蓋好事者惡釣閒勝資之爲人、而傅會此說、皆非事實、故不取、馬場氏勝遣使告勝頼曰、事不可爲。請收軍速去。我軍急逼勝頼麾下親兵三百。血戰殆盡。勝頼敗走二十餘町。氏勝殘兵八十餘騎。且戰且却。及勝頼旌旗不見。自猿橋急還。氏勝登丘壠大呼曰、我馬場美濃守也。盍殺我以成名。終不抽刃而授首。年六十二。塙九郎左衛門之兵河井三十郎獲之。内藤昌豐亦見勝頼退去既遠。還戰而死。北條氏政之兵朝比奈泰勝泰勝初事今川氏、後事北條氏、適使軍中。與戰獲其首。是日合戰。自卯至未。甲軍大敗。勝

頼嗔目切齒。不知所爲。怫鬱而去。唯初鹿傳右衛門勝頼滅後仕麾下、爲使番、土屋昌恒二人騎從。勝頼馬頓不得進。笠井肥後授己馬而乘。渡馬還鬪而死。人皆稱其忠。○德川記、甲陽軍鑑、年譜附尾張曰、勝頼敗走、謂傳右衛門總藏曰、典廏所被紺地金泥保侶、先考賜我遺命授之典廏、銘四郎勝頼、今棄之爲敵所獲、吾恥也、傳右衛門馳還告信豐、對曰、使我兵青木尾張齎之、乘半纏保侶于頸、今授汝、傳右衛門取之、進于勝頼、勝頼挿腰間而去、傳右衛門往來閒、追兵頓至、勝頼駐馬待之、人稱其勇、時夏月暑劇、勝頼脫兜鍪、傳右衛門持之、所謂諏訪法性之冑、武田家之重器也、傳右衛門疲頓、不勝其重、棄勝頼棄之清田暇、小山田彌助從後來、取之而還、德川記又云、笠井肥後小山田太郎十二世之裔孫、附以備攷、敗兵走至橋邊地名、我軍急逼擊之。陷溺水。死者無算。二萬之衆免而歸者。不過三千。山縣昌景馬場氏勝橫田備中内藤昌豐土屋昌次眞田信綱昌輝橫田十郎兵衛康量甘利藤藏原胤長安中左近望月甚八郎根津神平。城伊庵。小幡又兵衛昌盛山城守虎盛子、興津十郎兵衛等。○據高力系圖、高力權左衛門正長、斬十郎兵衛、其餘知名之士悉戰死。年譜、創業記、信長譜、織田本信長記、甲陽軍鑑、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大草松平系圖曰、松平康安先登、得級上之、少焉山田平一郎亦上級、康安謂之曰、汝何不似平生大言而獻首之遲耶、平一郎佯答曰、吾先已獻首、此第二級也、康安叱曰、吾豈劣於汝耶、言未畢、又馳入敵陣、獲甲首上之、神祖壯之、既而平一郎耳語曰、吾實獲一級、前言戲之耳、附以備攷、我軍得勝頼世所傳背旗。甲軍恥之。乃揭新製之副曰、此舊物也。故棄之。梶金平笑曰、馬場山縣等甲州老將也。亦爲舊物棄之乎。甲軍不能對。敵兵二人翳大松樹陰。覘神祖。神祖使本多忠勝之兵多門傳十郎蜂須賀彥助擊之。殺其一人。彥助戰死。傳十

郎被傷。本多家譜初松平伊忠趣鳶巢山。呼其子家忠曰。我必先登力戰而死。汝全性命事我君。勿墜家聲。乃分士卒附家忠。因拔所佩箭室鹿毛擬轂酌酒永訣。家忠固請與父同死。伊忠怒曰。父子共死。則國恩未酬。而繼嗣亦絶。不孝不忠孰大焉。家忠不得已。揮涙而去。家忠日記、鶴峰文集、本光寺碑、松榮紀事酒井忠次率諸軍。遲明襲鳶巢山城。將武田信實開門出鬭。我兵力戰破之。伊忠逐北過巖城渡。轉鬭而前。敵兵從後圍之。伊忠奮戰死之。家忠日記、本光寺碑、松榮紀事鈴木重好策馬陷陣。獲級而還。時年十八。神祖壯之。鈴木重好傳松井忠次之兵。平巖權大夫登城縱火。敵不能入門。隔河水而陣。長篠城兵競出夾擊。敵又大敗

武田信實三枝守友和田兵部名和無理之助五味與三兵衛飯尾彌四右衛門高阪源五郎松榮紀事曰。源五郎與小山田室賀等遁去。今從東宮記、甲陽軍鑑皆戰死。小山田昌行室賀一葉軒等聞勝頼敗。燒營遁去。是役也。信長神祖兩軍獲首一萬餘級。甲州驍將鏃兵戰死殆盡。本多家譜曰。以軍令故不算首級。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曰。信長瘞所獲首。築塚號信玄塚。自信玄死至是年。匿其死。故名之。信忠入長篠城。奬奥平信昌拒守之功。初貞能父子歸款濱松。勝頼怒磔信昌之妻。故信長遣西尾小左衛門吉次後爲隱岐守褒信昌之勇敢。使神祖以其長女妻之。年譜及松榮紀事正文係天正元年九月貞能歸附之時。曰神祖悅其歸款。以女妻信昌。而載一說爲三年五月長篠大捷時事。今從之。女生數子。信昌卒爲尼。號盛德院。神祖賞信昌之功。加

給長篠段嶺吉良田原及遠州數邑。又賜大般若長光刀。此刀所出。見于元龜元年姊川之戰下。名信昌之族七人重臣五人。褒奬其功。信長賞酒井忠次爲鳶巢山之功。賜眉尖刀。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曰。經識神祖賜忠次榮忠次獻之神祖。按松榮紀事一說。八月忠次與奥平信昌拝岐阜。信長賞忠次之功。賜眉尖刀革鞘於忠次。蓋此時事。而非二事也。謂神祖曰。長篠大捷。勝頼爪牙之士。死亡略盡。乘此聲勢。長驅而進。則取甲信二州。在掌握中。然兵頗疲弊。不如休息士馬。我出濃州巖村。以擊秋山伯耆。卿發遠參二州兵。經略甲信。神祖許諾。信長收兵還岐阜。松榮紀事曰。神祖請信長乘勢取甲州。信長曰。兵頗疲弊云云。今從家忠日記年譜附尾。神祖往岐阜。謝信長之援助。信長厚遇之。年譜創業記、松榮紀事。名從士。各賜物。問曰。長篠勇銳長

鬚者。胡爲不見。大久保忠佐對曰。家兄忠世有故不來。信長曰。汝兄弟長篠之功。卓爾超群。手取衣服賜之。乃謂神祖曰。勝頼喪膽。不能復出甲州。卿宜攻取駿州。若兵力不足。吾又差兵援之。神祖悅而歸濱松。松榮紀事六月。神祖攻二股城。築砦於毘沙門堂鳥羽山和田島蜷原。逼之。守將依田下野。甲陽軍鑑依田下野。或書蘆田下野。據雜錄依田肥前信守筆記。依田其氏。蘆田以地名稱之也。出兵城外。隔小川而拒戰。城兵朝比奈彌兵衛先衆而進。斬我兵松平彥九郎。彥九郎妹夫內藤家長。射殺彌兵衛。其弟彌藏欲收兄首。家長又射殺之。城兵競出。欲擊家長。我軍擊破之。城兵縱火郭外。退入城。有被創者後于衆。櫻井勝次追及城門。斬其首

而還背旗絓城門。勝次不之覺也。僕告之。勝次馳馬取之而還。神祖在鳥羽山親見之。賞其勇。賜遠州三邑。翌日依田下野送家長所射矢於石川家成之營。美其射藝。神祖褒家長賜胴服。（松榮紀事正文以此事係九月十八日小山之戰。載一說爲此時事。家忠日記、德川記、年譜附尾與一說合。今從之。）既而名俳優作申樂以娛將士。二股城固守不下。使大久保忠世守蜷原砦以逼之。神祖至懸川。攻高明城。武田勝賴使朝比奈又太郎及天野景貫之兵守之。路甚險隘。本多忠勝榊原康政進攻二王門。破之。神祖移軍橫川登鐃山繞出敵後。攻入城中。又太郎不能拒。乞降奔甲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七月十一日。福釜城主松平右京亮親次卒。子左馬助

親俊嗣。（福釜松平系圖。親次右京亮。親盛子。初稱三郎二郎。系圖曰。五月長篠之戰。親次病不能軍。故遣部兵從役。）神祖攻諏訪原城。守將室賀小泉堅拒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無二人名。蓋室賀一葉軒、小泉源二郎也。）鳥居元忠諳其地形。先衆進鬭。城兵放鳥銃。中元忠之股。從兵杉浦藤八郎掖之而退。元忠創愈爲跛。（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本多忠勝力戰有功。（本多家譜係八月十八日。今從上二書。）我軍起土山搆棚樓。放銃矢圍之。三旬。室賀小泉力屈不能守。八月二十四日夜潛出城。逃入小山城。酒井正親挺衆有戰功。神祖賞之。賜白旗。正親傳子孫以爲榮。神祖謂諸將曰。諏訪原甲軍所來往。于高天神之要路也。且與田中城僅隔大井河耳。意必敵自田中來侵。勝賴亦伺隙來攻。誰能爲我守此城者。

衆未對。松井忠次請進守之。神祖獎其忠勇。賜諱字。更名康親。稱周防守。加給樽木河尻二邑。改諏訪原城曰牧野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注云。言勝賴暴虐。如殷紂王。取周武王克之牧野之義也。）使牧野康成與康親戍之。其後加親將一人。遞番戍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自是年至十年三月。康親在牧野城凡八年。）是月神祖以酒井忠次奧平信昌爲使。抵岐阜。織田信長褒信昌之驍勇曰。自今宜呼九八郎曰武者之助。因賜一文字刀及暑衣。神祖拔高明諏訪原二城。乘勢欲攻小山城。酒井忠次諫曰。我既得二城。自餘諸城神悸氣奪。當相踵來降。今我暴師日久。衆頗疲弊。不如收兵以圖後舉。勝賴梟雄。過于信玄。攻小山城則必來救。此非全勝之

道。松平康親曰。長篠之敗。甲州精銳殆殲。勝賴不能出救。小山城既陷。則高天神城兵可不待攻而潰散矣。神祖然之。忠次不能苦諫。遂攻小山城。駿州舊將三浦朝比奈小原等拒戰。（○松榮紀事曰。駿州舊將五人守城。德川記、年譜附尾、書此三人而名闕。）石川數正松平康親爲前鋒。松平康安先登奮鬭。本多忠勝指揮衆兵。松平主殿助家忠力戰。獲級。武田勝賴聞我軍攻遠江諸城。欲出兵救之。搜訪戰死長篠將士之親族。不擇僧俗。使冒其姓氏以綏撫衆心。得兵二萬。九月十五日出駿河。屯大井河上。神祖聞之曰。前有堅城。後有勍敵。避其來銳。俟釁而動。軍之善謀也。乃議退軍之道路。內藤信成曰。過山而徑去。富永孫大夫曰。

循山而退。則似畏敵。不如沿河向敵而去。神祖從之。石川數正・松平清宗等爲先鋒。世子繼之。榊原康政・本多忠勝等從焉。中軍則神祖麾下。水野忠重・鳥居元忠等從焉。本多重次・松平甚太郎家忠等爲後拒。小山城兵出躡我軍。酒井忠次・戸田一西・大津土左衛門屢還鬭。〔德川記曰、忠次・一西・土左衛門爲殿、今從松榮紀事、〕服部二郎右衛門與敵接戰幾危。家忠馳救之。下馬斬敵獲級。扶二郎右衛門而還。人稱其勇壯。〔松榮紀事載一說曰、家忠有駿馬名吉川、織田信長求之、家忠卽獻之、踶齧不可近、信長還之、家忠至是、能認其主、自馳來屈膝、使家忠乘之而還、〕十七日。甲軍挑戰。隔水飛銃矢。高力正長・日下部五郎八還鬭獲首級。勝賴先鋒渡水而陣。我軍至伊良崎岡。欲沿河而左。勝賴軍在其後。世子啓神祖曰。自小山至此。前敵而去。故兒在前軍。今左軍而北向。則敵在我後。願兒爲殿。神祖曰。汝尚年少。可先去也。世子固請。神祖許之。勝賴欲待我軍下岡決戰。神祖整軍在前。世子嚴隊在後。甲州新募之兵。憚其嚴整。不能出躡。勝賴欲勵衆進鬭。高坂虎綱諫止之。神祖入牧野城。進而陣于馬伏塚。十八日。勝賴入小山城。引兵還甲州。神祖凱旋濱松。〔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二股守將依田下野病死。其子右衛門信蕃馭衆固守。大久保忠世在蜷原砦。請乘喪伐之。神祖使忠世及榊原康政攻之。〔松榮紀事一說、諸士傳略竝曰、是役尾州之兵來援、松平二郎右衛門重吉年七十八、猛勵有戰功、人稱其勇、重吉謂松平石見守康安曰、吾齡既垂八旬、豈欲與壯

者爭功哉、尾州援兵、欲先衆而進、不可使他邦之兵爲先登、故力戰先衆、按二股城非勍敵、諸書無乞援信長事、附以備攷、〕是月。織田信忠將兵攻濃州巖村城。守將秋山晴近・座光寺勘右衛門固守拒之。〔諸書無座光寺稱、今據德川歷代、〕武田勝賴出毛伊奈。欲救之。自甲軍敗于長篠。畏縮不敢進。巖村城糧盡力屈。乞降。信忠擒晴近及勘右衛門。送于岐阜。信長磔晴近。以報勝賴磔奧平信昌妻之怨。巖村城主遠山内匠助妻。信長之從母也。元龜三年十二月。〔諸書無年月、今據年譜附尾、〕内匠助死而無子。寡婦養信長季子坊麻呂爲子。嗣其家。晴近逼寡婦而爲妻。遣坊麻呂於甲州爲質。〔坊麻呂長而稱源三郎勝長、爲尾州犬山城主、家忠日記、德川記、甲陽軍鑑、年譜附尾、松榮紀事、巖村作遠山、曰、遠山城主巖村某、唯織田本信長記作巖村城、而無城主名、按德川歷代、織田信秀妹稱小林殿、初適巖村城主遠山内匠助、元龜三年内匠助死、再醮秋山晴近、今據此訂之、〕信長怒之。手刃從母。〔家忠日記、甲陽軍鑑、松榮紀事、年譜附尾、〕十一月。信長入京師。爲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信忠爲秋田城介。〔織田本信長記、信長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二股城被圍日久。依田信蕃告急甲州。勝賴不能救。命信蕃棄城歸甲州。信蕃以弟善九郎・源八郎爲質。就大久保忠世。請避去。神祖亦賜質信蕃。聽之。十二月二十三日。忠世・信蕃會於二股川上。互還其質。信蕃入高天神城。〔松榮紀事正文曰、信蕃還甲州、一說與家忠日記合、今從之、〕神祖賜二股城於忠世。使阿部忠政副忠世戍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初巖村城糧食匱乏。饑困日甚。就刈屋城主水野信元。以寶貨乞糴。信元送其直。佐久間信盛

與信元積不相善故讒之於信長曰信元密運糧於巖村城。信長大怒遣使刈屋廉問其實信元驚遣家臣一人剖信長之使以訟其寃兩使在道酗酒鬭死信元懼而來岡崎信長益信讒使神祖速殺信元神祖不忍殺之使居大樹寺信長怒不解固欲殺之。二十七日神祖使信元去岡崎命平巖親吉殺之於中路。家忠日記年譜附尾並曰兩使鬭死信長大怒與神祖議殺信元二十七日神祖使久松佐渡守俊勝迎信元至岡崎俊勝不知其狀迎至岡崎神祖使平巖親吉殺信元於岡崎城下相應寺俊勝怨之遂與神祖絶今從年譜正文松榮紀事信長賜刈屋城於讒臣佐久間信盛織田本信長記是歲神祖使安部元眞與其子信勝攻武田勝賴所築伯耆塚砦拔之又拔八荒山砦入戍之諸士傳略伯耆塚砦在駿遠二州間

四年丙子。武田勝賴聞我軍克二股城招集甲斐信濃上野之兵欲侵遠州上杉謙信治兵沼田欲略西上野勝賴聞之。不得南出先是謙信與神祖通好二月七日謙信遺書酒井忠次曰勝賴發信濃上野之兵援二股城吾欲牽之出屯沼田須今月十六日縱火西上野自濱松出兵不失其機則必有利矣神祖築城於橫須賀使大須賀康高據之菅正重助守以備高天神城兵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織田信長從自岐阜居江州安土城使信忠居岐阜織田本信長記信長譜三月神祖欲納今川氏眞於駿河賜書松平甚太郎家忠松平康親在牧野城掌駿州政令擁護氏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六月六日酒井雅樂助正親疾革神祖臨其第手賜藥問所欲正親感泣指二子與四郎與七郎曰與四郎重忠後為河內守與七郎忠利為備後守臣無他慮願二子賴君寵靈而成立履忠伏義以不墜家聲也神祖諾使平巖親吉監醫藥數遣近臣問疾至是卒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酒井系圖七月神祖出兵於乾攻樽山寨拔之使安部元眞戍之諸士傳略進攻勝阪城天野景貫據潮見阪之險拒之我軍不利大原大介大濱平左衛門等戰死大久保忠世忠佐水野忠重石川數正鳥居元忠平巖親吉榊原康政本多廣孝松平忠次等。苦戰卻敵神祖使大久保忠世登石嶺攻之忠世放大銃景貫不能禦退保鹿鼻城地勢窄狹神祖慮損士卒收兵還濱松。松榮紀事以潮見阪以下之戰為七年九月氏政勝賴對陣黃瀨河時事今從年譜創業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德川記是月武田勝賴出軍遠州欲納糧於高天神城神祖聞之。

出屯橫須賀使松平康親伏兵於瀧阪鹽買阪之險以邀之勝賴懼不能由鹽買阪自勝阪沿海至高天神城唯眞田安房守昌幸彈正幸隆第三子初稱武藤喜兵衛長篠之戰二兄信綱昌輝皆死復舊姓嗣信綱家將兵一千直過鹽買阪世子自岡崎馳至橫須賀以待敵至勝賴不戰而退我軍移陣于芝原山縣昌景故部曲小菅五郎兵衛與小笠原氏儀出逼橫須賀菅正重率步兵出城擊破之。甲陽軍鑑德川歷代松榮紀事神祖慮勝賴襲懸川使大久保忠世本多廣孝備之勝賴去芝原可三里欲待我軍下山決戰神祖欲戰。

内藤正成諫止之。神祖引軍還。勝賴入高天神城。家忠日記、以横須賀之戰勝賴對陣、係六年七月、今從年譜、三河物語、甲陽軍鑑、德川記、松榮紀事、但紀事勝賴納糧以下、皆爲二月事、蓋中間脫川也、年譜、甲陽軍鑑、德川記無月、今從德川歷代、是秋。世子擢參州大濱鄉長長田平右衛門重元子傳八郎直勝爲近習。家忠日記、傳八郎後冒永井氏、任右近大夫、爲下總古河城主、十月九日神祖饗今川氏眞於濱松城。創業按記信長譜、三年三月氏眞出濱松入京師、謁織田信長、上鳥香爐宗祇香爐、信長聞氏眞善蹴鞠、招廷臣與氏眞蹴鞠、蓋其後又還濱松也、先是勝賴使駿州舊將岡部丹波守信州舊將相木市兵衛上野將士數十人。及孕石主水大河内傳左衛門等一千餘人代高天神城兵而戍之。以江馬右馬允横田甚五郎重量監之。重量十郎兵衛康量子、勝賴滅後仕下、更稱甚右衛門、領二千石、爲使番十一

月十一日神祖發濱松至懸川。十二日。移軍于横須賀。十五日。還濱松。松榮紀事、二十一日平信長敘從三位爲内大臣。公卿補任、家忠日記、信長譜、松榮紀事、諸書皆書織田、今從補任書其姓、信府叙任亦此例也、二十四日甲軍又至田中城。二十六日。入高天神城。二十七日我軍陣于見付驛。是日甲軍去國安退入駿州。我軍亦還。松榮紀事、是歲武田勝賴出屯遠州金谷峯城。神祖陣于小夜中山。其夜勝賴引兵去。家忠日記、

五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神祖賞向阪光行往年數自高天神城使于濱松之功。賜書給采邑。雜錄、向阪牛之助事記、七月二十日。松平與一郎忠正卒。無子。神祖以忠正弟與二郎忠吉爲嗣。以寡嫂妻之。家忠日記、櫻井松平系圖、〇忠正妻神祖異母妹也、忠吉卒、又醮保科彈正忠正直、九月十一日武田勝賴使三浦右馬助〇按今川氏眞部將有三浦左馬助、降于信玄、蓋左訛爲右乎、未詳、攻樽山寨守將安部元眞與其子信勝悉力拒守右馬助敗走。神祖賜書元眞褒之。松榮紀事、諸士傳略、是秋神祖出征遠州山梨穴山梅雪拒之。我軍擊破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月二十日。武田勝賴侵遠州屯大井河上。神祖陣馬伏塚。世子至濱松。勝賴按視小山高天神等城不戰而退。二十一日世子關勝賴引去還岡崎。二十三日神祖還濱松。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日。命修築濱松城。二十四日。大饗將士。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平信長進敘從二位轉右大臣。信忠敘從三位爲右近衛權中將。

公卿補任、家忠日記、信長譜、松榮紀事、十一月。植村出羽守家政卒。家忠日記係十月、今從植村系圖、十二月十日。信長獵參州吉良。神祖使參州將士饗之。家忠日記作十二月三日、松榮紀事不日、今從織田本信長記、是日。神祖敘從四位下。二十九日爲右近衛權少將。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六年戊寅正月十六日神祖至岡崎城。家忠日記、是月。平信長敘正二位。公卿補任、家忠日記、信長譜、松榮紀事、二月三日。遠江參河大雪積四尺餘。十八日。修葺濱松城。三月七日。神祖欲攻田中城。率兵陣懸川。八日移營大井河上。九日圍田中城。井伊直政年十八。每戰必先衆人。稱其勇敢。前夜雞鳴。酒井與九郎。内藤義教。甚五左衛門義教、說見永祿二年、熊谷小一郎小栗忠政潛緣壘壁欲以

先登城兵豫出而伏郭外。比四士至伏發邀擊。四士健鬭却之。神祖聞之怒責其犯軍令黜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書並云、九年高天神城陷之後、赦四士之罪、松平甚太郎家忠、榊原康政、本多忠勝、松平主殿助家忠等爭先攻城。主殿助家忠進至濠上測其淺深還報曰。水淺無防兵。可急攻之。先登拔柵攻破外郭。將入子城。守將一條信龍之兵陣列城門橋上以待之。久世廣宣、中根善二郎、向阪宗十郎揮槍接戰。松平主殿助家忠之兵佐野次助行、家彥十郎健鬭獲級。戶田忠次之兵黑田二郎右衛門、安形半兵衛、岸上勘三郎、福井源藏等力戰。城兵決志必死拒之。我兵不克而退。九日。神祖入牧野城。十三日。觀兵小山。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日。上杉謙信卒。年四十九。謙信無子。養北條氏康子三郎景虎爲子。景虎氏康第七子、又養甥喜平次景勝爲子。景勝謙信妹夫長尾越前守政景子、養於謙信冒上杉氏、領越後佐渡、至從三位權中納言、後徙封奥州會津、世稱會津中納言、故二子爭國。日尋干戈。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甲陽軍鑑、十八日。神祖還濱松。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四月十七日。世子來濱松謁神祖。翊日還岡崎。年譜、家忠日記、八月七日。松平甚太郎家忠代西鄉家員助守牧野城。家忠日記、八日。横須賀守將大須賀康高與甲軍戰于高天神城下國安河。敗之。多獲首級。阪部廣勝有戰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一日。神祖與世子帥兵至小山。二十二日。涉大井河。使前軍步卒暴田中禾稼。城兵出拒之。平巖親吉之

兵接戰。後軍踵至。敵兵退入城。我軍進至遠目持舟。三河物語遠目作當部、諸書持舟或作用宗望宗、皆語音轉訛也、石川數正爲殿。持舟城兵出而尾之。數正還戰走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松平康安、酒井忠利、大久保忠直、大田吉正、安藤治右衛門定次、太郎左衛門家重第四子、木工助基能弟、○松榮紀事作正次、按正次定次子、此時尚幼、以其稱治右衛門誤爲正次、今訂之、石川八左衛門等有斬獲之功。我軍還過田中城下。神祖謀曰。吾直引兵而還。則彼必躡之。吾佯爲攻城。則彼不暇守禦。安能出戰乎。乃逼城而過。敵果嚴守備不敢出。九月四日。神祖入牧野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六日。還濱松城。參州諸將在牧野城修築堞壁。家忠日記、十月十九日。武田勝賴出屯駿州。二十七日。世子聞之來濱松。晦。勝賴渡大井河入遠州。夜半高天神城兵一人欲犯陣逸去。渥美勝吉擊殺之。頸繫勝賴密書。勝吉得之獻神祖。家忠日記、十一月二日。勝賴移營于小山相良。神祖與世子將兵八千餘騎屯馬伏塚。三日。移陣總社山。諸卒陣于山下。勝賴欲攻橫須賀城。憚神祖梗其道路不敢進。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敵將小笠原氏儀、小菅五郎兵衛取海路至城下。筧正重出城拒之。勝賴分軍爲十七隊。與神祖隔江而陣。泥濘不可涉。相對數日。世子夜潛渡江。覘勝賴之營。歸白神祖欲擊之。神祖不聽。教以據險之敵不可輕擊。勝賴欲戰。其臣固諫。故不戰而退。入高天神城。渥美勝吉、柘植又十郎等尾擊獲首級。神祖

褒勝吉之功賜革胴服二十五日勝頼引兵還甲州晦神祖還濱松世子還岡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四終

木邨嘉平梧

烈祖成績卷之五（起天正七年終十年）

安積覺　編次

天正七年己卯正月二十日、神祖獵于吉良。二十七日還濱松。二月二十五日、武田勝頼侵遠州屯國安。神祖聞之、與世子馳至馬伏塚。參州諸將軍見付府。二十七日進至袋井驛。是日勝頼去國安。二十九日渡大井河而退。神祖還濱松。（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按松榮紀事二日三日連書此事、以爲勝頼復出、重複誤矣、今從上三書。）四月七日、神祖第三子長麻呂（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台德公）生于濱松城。以土井甚三郎利勝爲近侍。利勝長而稱大炊頭、爲輔佐元老。（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據諸書傳略及雜録、利勝水野信元子也。信元遭害、年僅二歲、其母抱之遁去得免、再嫁土井小左衛門、利勝從其母在小左衛門家、因冒土井氏、）初世子娶織田信長女。生二女。所生關口氏悍而妬、與神祖琴瑟不諧。離居在岡崎。稱築山殿。（松榮紀事曰、神祖出之、流寓伊勢越前、世子迎之居岡崎。然築山之稱、世所共知、今從德川歷代）性行不淑。欲使世子離間夫人。誘武田勝頼奪岡崎。遂至夫妻反目。（松榮紀事曰、欲使殺信長而立世子、按信長不可輒殺、縱殺之、世子豈得繼其家哉、恐無此理、今從德川歷代、）世子雄勇而暴、好蹋歌、舉國成風。少不如意、輒手刃之。民不堪命。（創業記、德川歷代、）往年退軍伊良崎、世子爲殿。勝頼不能出蹦。世子自矜其勇。每事多不法。神祖患之。（創業記、）至是夫人列世子罪十二。讒於信長。以酒井忠次爲使往岐阜訴之。信長名忠次、親詰問之。忠次證成之。十罪皆實。信長不及問其二。使忠次謂神

祖曰、信康凶悖、非保邦之器。不殺必有後禍。忠次奉命而歸。及過岡崎、不謁世子、直赴濱松。世子知其不免、恐懼待命。忠次告神祖以信長之言。神祖憮然曰、事既如此、宜信長之欲殺之也。八月三日、神祖至岡崎城。放世子於大濱。四日世子至岡崎、披陳無罪。神祖不聽。其夜世子還大濱。時平巖親吉爲世子傅。白神祖曰、遽殺世子、後必悔之。臣爲傅無狀、請斬臣首送于信長、使謂世子實無罪、皆親吉之所爲、則信長齎威而冀世子獲免也。言甚切至。神祖嘉其忠誠曰、殺汝而事可濟則可。不然、併喪良臣、非我志也。五日神祖如西尾城。七日又至岡崎。九日遷世子於遠州堀江城。又遷二股城。不許出。十二日神祖還濱松。二十九日使野中重政殺關口氏於小藪邑。（年譜、創業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松榮紀事曰、使村越茂助殺之、家忠日記曰、岡本平右衛門、雜録築山殿事記曰、岡本八郎右衛門、盖茂助直吉奉命、誘出築山殿、重政平右衛門等殺之於中路也、野中氏家譜事證的確、今據之、）先是上杉景虎與上杉景勝爭戰不輟。景虎求救于北條氏政。武田勝頼之妻、氏政之妹、而景虎之姊也。故氏政使勝頼援之。勝頼率兵二萬赴越後。景勝大懼。賂勝頼以東上野地及黃金一萬兩、請屬麾下。賂嬖臣長坂釣閑跡部勝資各金二千兩。勝頼受賂而還。景勝遂滅景虎、取越後。由是北條氏甚怨勝頼、與之絕。甲州士庶皆譏勝頼之不義、而莫不惡釣閑勝資之貪惏也。（甲陽軍鑑、松榮紀事、）九月五日氏政

以朝比奈泰勝爲使。乞和神祖曰。卿能講和。吾當通好信長。東西夾擊以滅勝頼。神祖然之。遣使告信長。信長諾曰。御先與氏政平。然後圖勝頼。十三日。三家盟成。約曰。勝頼出豆州。則家康入駿州。勝頼出遠州。則氏政屯甲信二州間以牽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既殺關口氏。信長怒猶不解。夫人忿怨如舊。十五日。神祖不得已。遣大久保忠世天方山城守道興服部正總於二股城。賜自盡於世子。時年二十一。年譜、創業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初神祖屢遷徙世子。蓋有微意。而諸將不悟。時人皆咎元老重臣焉。德川歷代〇本書曰、酒井忠次大久保忠世二人、將夫人命、使于岐阜、諸書忠次一人而無忠世名、故不取、又曰、每遷徙世子、使忠世監護、遂命忠世殺之、忠世誘出世子、覘便殺之舟中、以自殺聞、時人惡其不忠、此又諸書所不載、其言出於愛憎、不足信、今從上諸書、十七日。橫須賀守將大須賀康高。伏兵高天神城下三峰山。欲誘出城兵擊之。城兵果出。伏發擊破之。家忠日記、德川歷代、康高部兵久世廣宣射敵多斃之。一矢洞貫敵兵。中松樹而止。後城兵送其矢。諸士傳略、阪部廣勝斬城兵中根鄉左衛門。其餘康高之兵多獲首級。敵敗走入城。松榮紀事以此戰係四年二月、錯簡也、今從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武田勝頼率兵一萬六千出駿州。築沼津城。使高阪虎綱子源五郎守之。松榮紀事〇按源五郎三年五月戰死長篠、據甲陽軍鑑、以其弟襲稱源五郎、統領部兵也、北條氏政聞勝頼出兵。將三萬餘騎。軍于豆州三島。勝頼軍于黃瀨河。是日神祖發濱松。至懸川。十八日。入駿州。酒井忠次諫曰。深入敵

烈祖成績　卷五　三

木邨嘉平刻

地後險隘。而前勍敵。非良策也。不如按兵瀨戶。駿州西郡地名、以待東軍之變。神祖曰。吾與氏政有約。不可中變。且鷸蚌之勢。須乘其弊。遂進軍。左田中城。沿海而東。陣于二山。忠次駐軍瀨戶。十九日。使松平甚太郎家忠牧野康成攻持舟城。拔之。縱火焚城。松平康親進至由井倉澤。松榮紀事、勝頼聞我軍至由井欲決戰。遣使謂氏政曰。欲戰即戰。吾當渡黃瀨川以決雌雄。吾聞濱松之兵。出在由井倉澤。今欲還軍與彼決戰。卿欲躡後。固吾所欲也。氏政渝約對曰。吾爲按行部屬。出兵非求戰者。卿宜與濱松之兵戰。吾不與也。〇松榮紀事曰、氏政不報、今從甲陽軍鑑、年譜附尾、勝頼留左馬助信豐高阪源五郎於沼津城。以備氏政。急引兵陣于河成。時富士川暴漲。不得渡。神祖聞勝頼至。欲逆擊之。〇松榮紀事載一說曰、鳥孫左衛門之甥爲僧居駿府、聞勝頼至、奔赴告之、石川數正大須賀康高諫曰。田中城在我後。輕戰敵地。危道也。神祖然之。還至藤枝。暴掠而去。酒井忠次出瀨戶。爲殿。創業記考異、甲陽軍鑑係八年、今從年譜創業記正文、織田本信長記、家忠日記〇松榮紀事神祖發濱松以下、在四年、錯簡也、今從上四書釐正之、是夕。勝頼至駿府。聞我軍既去。憤恚曰。長篠之役。不可戰而戰。竟取敗。是役也。可以戰而不得戰。此命之窮也。可奈何。甲陽軍鑑、年譜附尾、松榮紀事、既而氏政引兵還小田原。二十五日。勝頼還甲州。神祖退至伊良崎。晦。入牧野城。十月朔。凱旋。九日。饗今川氏眞於濱松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一月四日。松平主殿助家忠

烈祖成績　卷五　四

江川八左衛門刻

設伏伊良崎待甲軍至舉燧爲應鳥居元忠步卒邀縱火近地衍期神祖怒究之捕步卒斬之七日家忠又伏兵瀧阪急擊甲軍獲首級奪輜重神祖褒之家忠日記十一日神祖發濱松至懸川十二日軍于馬伏塚十四日還濱松○家忠日記曰、十二日陣橫須賀、十五日還濱松、今從年譜創業記、二十四日甲軍出田中屯國安二十七日家忠陣于見附驛備之是日甲軍去國安入駿州家忠引兵還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八年庚辰正月五日神祖叙從四位上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曰、正月三日、武田勝賴率甲斐信濃之兵、援高天神城、織田信忠將兵發清洲、按此時神祖未嘗乞援信長、信忠不應出兵、且諸書所不載、故不取、二十四日放鷹參州西尾二十七日至

岡崎尋還濱松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三月十六日發濱松向高天神是日高天神城兵出屯天王馬場大須賀康高出擊之康高部兵久世廣宣阪部廣勝氏家金二郎近藤武助菅沼兵藏鷲山傳八郎揮槍健鬬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本多忠勝攻城先登其兵內山忠三郎曰置小左衛門等爭進力戰攻破的場口柵○本多家譜係六月十七日、今從上二書、十八日築大阪山砦○按下文有大塚橫須賀之戍兵、大阪疑大塚之訛、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不輙改、二十五日築中村砦二十九日築砦田中逼高天神城名○年譜田中下注駿州松榮紀事注遠州地、按此時駿州田中城屬勝賴、不應築砦、蓋別一地名、疑紀事爲得實閏月九日神祖還濱松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神祖雖拔持舟城而其地便於敵而不便於我故自其焚燒不置戍兵至是武田勝賴修築壘壁與田中江尻二城聲援相接使朝比奈駿河守之松榮紀事、五月朔神祖出軍屯懸川三日攻田中城四日至遠目陣于八幡山五日使步卒暴花澤之禾苗取田中之麥收兵還濱松石川數正爲殿持舟城兵下遠目阪出躡之數正回騎接戰酒井重忠松平康親牧野康成平巖親吉內藤家長等馳還競進松平眞乘橫擊敵兵破之敵潰走尾崎半平定正斬向井伊賀須田文平斬城兵櫻井兵庫天野小麥右衛門重次按天野麥右衛門戰死三方原、蓋其子也、斬朝比奈市兵衛松平康親之兵岡田竹右衛門元次斬城將三浦兵部斬兵部伊賀、年譜松榮紀事爲七年九月拔持舟城時事、德川記以此戰係九年五月、今從家忠日

記、尾崎半平名、據高梨系圖、城中精兵八十餘人戰死松榮紀事正文作三十二人、今從家忠日記及紀事一說、守將朝比奈駿河闔門堅守我軍不復攻之引兵入牧野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一色左京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書一色某、無左京之稱、今據年譜、被譴匿康親家適在陣中岡田元次授三浦兵部首於左京使上級以贖罪神祖廉知其實嘉元次讓功賜鎧褒以賞之六月十日神祖營於橫須賀諸軍屯鎌田十一日按視高天神城築砦鹿鼻備之十七日縱火高天神外郭使步卒獲城外稻還濱松七月二十日神祖又將兵至懸川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渡大井河營于田中八幡山使諸將護丁壯穫田中稻岡田元次白神祖曰河水每雨一夜暴漲武田勝賴好

衆人之不意收穫粗畢須速渡河。不可濡滯。神祖然之。卽渡河而還。其夜果雨。河水大溢。勝賴適在駿州按行管內諸城。聞我軍出急馳至田中。阻水不得渡而止。神祖褒元次之善察兵機。（松榮紀事、）二十七日。神祖戢兵還濱松。（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八月。北條氏政出屯黃瀨川與武田勝賴相持。十六日。氏政以小笠原某爲使來濱松告神祖。（按氏政勝賴對陣黃瀨川、在去年九月、然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皆曰、是年又對陣、今兹存以傳疑、甲陽軍鑑亦係是年、說見上、）二十七日。松平二郎右衛門重吉卒于參州野見邑。年八十三。九月二十三日。賜參州刈屋城於水野忠重。遠州馬伏塚城及鎌田鄉於高力清長。（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神祖第四子福松麻呂生於濱松城。（源流綜貫、福松麻呂薩摩守忠吉也、事在下文、）十月十二日。神祖發濱松赴高天神。十九日。參州諸將陣于大塚橫須賀。二十二日。諸軍進逼高天神城。築砦橫須賀橘谷。（橫須賀創業記松榮紀事無橫字、今據年譜、）使諸軍與鹿鼻中村小笠砦嚴守之。四繞圍城。鑿隍樹柵。一步置一兵成之。使城兵不得出鬬。（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名成瀨正一曰。今留汝于此。須巡城外。每一晝夜一次。戍兵有懈者罰之。正一請副一人。神祖曰。汝擇其人。對曰。日下部兵右衛門可也。神祖卽命二人。至明年春一百二十餘日。正一定好晝夜巡行。不敢一日懈弛。（成瀨系圖、）二十八日。神祖移營於馬伏塚。十一月十二日。遣松平主殿助家忠於安土。告逼高天神城于織田信長。十二月二十日。信長以猪子兵助福富平左衛門長谷川藤五郎秀一（幼名竹麻呂、後仕秀吉、公領越前、稱東鄉侍從、）西尾吉次爲使來勞神祖。二十一日。四使從神祖巡行合圍。二十二日。神祖還濱松。饗四使。（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九年辛巳三月。高天神城潰。先是我兵四面合圍。如釜魚籠鳥。不可脫去。城兵連署使向阪甚大夫告急武田勝賴曰。濱松兵勢日盛。圍城數重。欲戰不得戰。糧盡力竭。命在旦夕。願急救之。獨橫田重量以爲不可。別以書白勝賴曰。此城不可救。君侯能出兵攘敵。使得保城。則救之可也。今家康在橫須賀。使諸將嚴守六砦。此勍敵也。雖戰不可勝。若君侯來援。彼邀之中路。乞援信長。前後夾擊。則危道也。彼又分信長之兵。由驛路直至駿府。扼我歸路。○（松榮紀事注曰、東海道驛程、自遠州金谷渡大井河、歷島田藤枝、至駿府、爲本道、高天神在其南、）北條氏政出駿州。則前與濱松之兵相持。後爲信長氏政所邀。進退失據。取敗必矣。此臣所謂不可救者也。受命守城。死固其分。唯爲君侯圖萬全耳。若必欲救之。則賜臣陰符。刻期出師甲州。旌旗見於鹽買阪。則城兵突圍而出。庶幾僥倖萬一。雖然出師救城。而城爲敵有。徒拔其衆而歸。不可謂武。城兵潰圍。必不得免。此其不可救。事勢甚明。願熟計之。勝賴善之。名諸將會議。長阪釣閑跡部勝資曰。此不可救。甚五郎之言是也。勝賴以爲坐在甲府。終不救之人。

皆以我爲怯乃出兵東上野拔仙城而還仙城甲陽軍鑑作勝城今從松榮紀事。城兵知援軍不至議潰圍脫去疲頓不得遽出我軍覺之。嚴守要害大久保忠世所守林谷險隘殊甚前有六笠懸川牧野之城寨南有大塚横須賀之戍兵忠世恃之纔以兵六騎戍之城兵詗知其寡二十二日夜二更分爲二隊岡部丹波横田重量出自林谷忠世使其弟平助忠教赴之忠教諸書作忠世今從諸士傳略平助後更彥左衛門。與戍兵六騎合十九騎忠教擊傷丹波使本多主水取其首忠世聞敵出馳來敵已遁去石川康通扼足助鳥原之要路前有龍谷山迴溪轉戍兵多寡不可得見城兵三百餘欲突出我軍嚴備擊之敵敗走陷龍谷殘兵

數百欲衝圍免去本多忠勝鳥居元忠擊破之逼鐘郭水野忠重其子藤十郎勝成進入城中勝成時年十六。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勝成小名國松稱藤十郎更六左衛門歷從五位下日向守進叙從四位下領備後福山十萬石年十六據水野家譜大須賀康高爭先而進久世廣宣斬城兵依田木工左衛門。諸士傳略忠重之兵清水次右衛門山本市作先登戰死的場郭之敵兵決死健鬭我兵猶豫松平孫六郎康長亦年十六。戶田彈正子虎千代賜氏在永祿十年請攻的場郭神祖許之康長急進攻之縱火城中戶田忠次松平主殿助家忠相繼而進忠次之兵石原孫二郎大屋喜助植田十兵衛芳賀清助家忠之兵板倉木工右衛門等力戰破之板倉喜藏戰死大久保忠世横擊

又破之城兵殆殲城遂陷三倉忠右衛門定次擒孕石主水。神祖戮之赦大河内某厚賜遣之初神祖爲質在駿河主水數無禮於神祖大河内某傾心保護故得及之神祖豫命内藤信成菅沼忠久曰高天神城陷則殘兵必走國安汝等宜備之殘兵果出國安信成忠久邀擊殲之凡斬城兵首七百三十級錄送安土年譜創業記三河物語織田本信長記甲陽軍鑑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曰信長援助部將佐佐成政野野村三十郎錄數還安土據之則信長遣援軍也然諸書所不載不知其在何時故不書城兵横田重量直斫柵出奔甲州武田勝賴賞重量之忠勇賜佩刀重量拜而不受曰臣潰圍而出何賞之有時人稱之。家忠日記甲陽軍鑑松榮紀事二十四日神祖凱旋濱松名諸將褒獎軍功。

賜休暇各歸其城六月二十八日神祖發濱松軍見付驛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按三書不載其故亦無還濱松之日是月東條城主松平甚太郎家忠卒櫻井松平系圖七月三日使松平主殿助家忠築砦相良武田勝賴築城甲州韮崎號新府家忠日記甲陽軍鑑十二月十五日神祖放鷹馬伏塚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十八日織田信長爲略甲駿二州。使西尾吉次納糧東條是日奥平九八郎美作守信昌時十五歲長而叙從五位下任大膳大夫加首服於神祖前授諱字曰家昌賜守家刀是歲。神祖以母妹嫁松平家清。家忠日記母妹初適荒川賴持在永祿四年以公子福松麻呂紹松平家忠之封出居東條城長而名忠吉源流綜貫大久保淨玄卒年八十三。家忠日記木曾左馬頭義昌義仲之裔而

信州之豪族也。往年武田信玄侵掠鄰境。義昌畏其彊獷靡
下。信玄悅以女妻之。勝賴彊暴好兵。徭役頻興。義昌不堪其
命。洸濃州人苗木久兵衛（按苗木城主遠山久兵衛友政。以黨于齋藤龍興。為信長公所逐。諸書以城為氏。往往有其例。疑即其人。）通款織田信忠。信忠使平野勘右衛門
馳至安土告之。信長曰。木曾險惡之地。彼若欺我。誘陷險隘。
則噬臍無及。使其送任子立誓。然後進兵。既而久兵衛送義
昌及將士之質。致之岐阜。信長許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十年壬午正月六日。木曾義昌叛武田勝賴。義昌之臣千村
左京。（松榮紀事作千原某。今從信長譜。）以其謀告阿部加賀。勝賴大駭。將發
兵擊之。加賀諫曰。木曾險隘。不可猝攻。義昌夫人君矦之妹

也。臣請就夫人。緩其反計。伺間潛遣精兵五騎十騎。襲其不
意。則必有利。勝賴不能從。二月二日。使左馬助信豐將兵五
千騎攻之。義昌遣使陳謝。勝賴不聽。義昌使千村豐前馬場
半左衛門。荻原十左衛門。上村作左衛門。率兵據鳥居嶺。以
待敵。至勝賴前隊諏訪釆女及弟源二郎督兵進鬭。義昌據
險拒之。斬釆女兄弟。甲軍多敗死。信豐激衆競進。義昌懼而
引去。信豐追擊甚急。義昌之兵。縱火燒藪原。退入南宮城。據
險拒之。信豐引兵還。信長與神祖約東西夾擊。以取甲信。使
信忠將兵五萬。向木曾口。自將兵七萬。入自伊奈口。金森長
近領兵三千。向飛驒口。神祖將兵三萬五千。入自駿州。北條

氏政率兵三萬。備關東口。勝賴率甲斐信濃上野三州之兵
二萬餘騎。陣于諏訪。分兵戍諸城。使弟仁科五郎信盛（甲陽軍鑑作仁科薩摩守晴清。今從家忠日記。甲亂記。武田家譜。松榮紀事。）守高遠城。日向宗英守大
島城。（勝賴將日向大和。剃髮稱宗英。）保科越前守正直（筑前守正俊子。初稱甚四郎。後更彈正忠。）
守飯田城。馬場民部多田治部右衛門。横田重量守深志城。
十二日。信忠發岐阜。入自木曾口。以瀧川一益河尻肥後守
秀隆為前鋒。（肥後守即與兵衛也。諸書或作肥前守。說見三年。）勝賴聞之。使小山田
昌行渡邊金大夫小菅五郎兵衛援高遠城。逍遙軒信綱安
中七郎三郎小原丹後依田能登援大島城。小幡因幡波多
野源左衛門援飯田城。又聞神祖入駿州。使室賀兵部據鞠

子。拒之。屋代某關甚五兵衛入持舟城。援朝比奈駿河。依田
信蕃。三枝土佐據田中城。伊奈口東山道第一之險要。不得
輒入。使下條伊豆信氏守之。其族九兵衛叛。引河尻秀隆之
兵入城中。信氏遁去。松尾守將小笠原信嶺乞降。為鄉導。信
忠之兵入自伊奈口。如踐無人之地。木曾義昌來謁上甲軍
首級。信忠授書褒之。使織田源五長益（信秀第五子。信長公弟。叙從五位下。剃髮號有樂齋。）津田孫十郎信次（按織田家譜。信秀第九子有孫十郎信次。然二年九月戰死長島。左近將監信任子亦有信次。稱掃部助。無孫十郎之稱。未詳。）為義昌援軍。陣于桔梗原。信忠
至飯田。信綱等棄大島城遁去。信忠移陣大島。使毛利河內
守河尻秀隆守大島城。進至飯島。森勝藏長可（三左衛門可成第二子。為

武藏守、（彰考館史臣丸山可澄曰、長可諸書皆誤作長一、三左衛門家世、皆以可字連名、至勝藏、信長公賜諱字、故以長字連之、）團平八爲前驅。信州城寨或降或遁、望風崩潰。勝賴猶在諏訪、議戰守之策。城織部曰、分兵五千授我、我與横田甚五郎爲前驅。又以五千授小山田八左衛門、初鹿傳右衛門爲後繼。使小山田右衛門、眞田安房、小幡下總指揮麾下騎兵一萬、一舉決雌雄、則茂不勝矣。長阪釣閑拒之、曰、彼尚乳臭、其言不可用。阿部加賀曰、我遣諜者覘敵、信忠陣營不相統攝、瀧川河尻深入不諳地利、乘夜襲擊、必得大捷。釣閑又拒之、議竟不決、因循涉旬。（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織田本信長記、信長譜、甲陽軍鑑、甲亂記、松榮紀事、）十六日、勝賴之兵棄小山城、走歸甲州。（家忠日記、年譜、創業記、）十

八日、神祖發濱松、向駿州。十九日、入牧野城。二十日、至田中。二十一日、我軍經遠目阪、逼持舟城。神祖至駿府。二十三日、使諸將攻持舟城。二十七日、持舟守將朝比奈駿河乞和、出奔甲州。（家忠日記曰、退于久野、今從年譜、創業記、松榮紀事、）織田信忠進攻高遠城。二十九日、以僧爲使、齎書入城、諭仁科信盛使降。信盛與將佐議之。副將小山田昌行曰、此詐謀也。豈效大島飯田懦劣之徒、而隳名節哉。當決死一戰耳。信盛笑曰、是吾志也。即收僧、截其耳鼻逐之。信忠大怒、陣于貝沼原、登高瞰城、以小笠原信嶺爲先導、急攻之。昌行血戰數合、力竭入城。信盛自殺。昌行及弟大學、渡邊金大夫等皆死、城遂陷。斬首四百餘級。（家忠日記、甲亂記、松榮紀事、信長譜曰、斬首二千五百八十級、此據見行本信長記也、見行本多繆誤、今從織田本信長記、）

駿州江尻城主穴山梅雪、武田勝賴之姊夫也。雅有威重。勝賴約以女妻其子勝千代。左馬頭信豐欲爲己子之婦、賂長阪釣閑、跡部勝資及大龍寺僧麟岳、使言于勝賴曰、主公之女與勝千代五行之運相克、不如嫁于典廐之子二郎。勝賴從之、遂渝其約。梅雪大怨望、潛蓄異圖。神祖使長阪血槍九郎往江尻城、（按長阪血槍信政、見天文十七年、即其人歟、或其子乎、未詳、）說梅雪降。信長淹留七日、諭以禍福。梅雪從之。血槍九郎復命。神祖賞其獨入敵城善得要領、賜遠州三邑。梅雪又計未露。三月朔、聞我軍向江尻、（松榮紀事曰、三月朔、神祖至江尻、按四日梅雪初謁神祖、不應神祖先至江尻、下文亦附我軍向江

尻奪質、今從之、）奪所質於甲府妻子、據采邑下山城而叛。武田勝賴駐軍諏訪、及梅雪叛、人心恇擾、宗族勳舊悉離散。左馬頭信豐亦屢稱病、不預軍議。殘兵不過一千。勝賴不能保諏訪、引歸新府。壘壁未完、不便守禦。將佐胥議、須避其來銳、保據要害以圖再舉。太郎信勝（勝賴子）獨奮曰、衆心離畔、運命既窮、與其逃遁受辱、曷若快死遂志。勝賴默然。小山田信茂曰、臣所管都留郡内、阻隘之地、宜急赴之。眞田昌幸曰、上野吾妻地利險固、芻糧可支數年。箕輪有内藤、小諸有典廐、足爲吾妻之藩屛、請速赴焉。勝賴然之。長阪釣閑曰、小山田累世舊臣、眞田新進之士、不如往郡内。信茂亦曰、都留本州之地、吾妻

他邦也去本州而之他邦請熟計之勝頼善其言厚禮信茂使還迎之（家忠日記信長譜甲陽軍鑑甲亂記松栄紀事）三日勝頼殺木曾義昌之質納苗將之質三百餘人於新府城中燔殺之（譜）信長獨挈妻孥赴郡内從兵狼狽相顧哽咽至鶴瀬待報七日信茂不來設關篠子置戍兵以反拒勝頼不納從兵尚有數百人聞信茂反悉亡去（家忠日記信長譜甲陽軍鑑甲亂記松栄紀事）四日穴山梅雪至上原謁神祖獻刀及鷹馬遠目鞠子敵兵聞梅雪叛委城潰走（家忠日記曰田中持舟鞠子三城開梅雪叛皆降按田中持舟二城前此既降見上文今從松栄紀事○按武田家譜梅雪既降神祖復其舊稱曰陸奥守信君然諸書此下皆書梅雪今從之）是日織田信長將兵七萬餘騎發安土（創業記信長譜作五日今從家忠日記松栄紀事）六日至濃州呂久渡。

信忠上高遠之捷將士十八人首級信長大喜梟仁科信盛首於長柄河上（創業記信長譜家忠日記松栄紀事）七日信忠進入甲州索一條信龍清野美作朝比奈攝津武田上總等殺之（家忠日記信長譜）八日神祖軍興津九日移營滿坐穴山梅雪來會爲前驅入自文殊堂市川口（○德川記曰神祖出自駿州至川内驟軍不知道路井出人齋藤彌右衛門爲郷導入自市川口神祖悦下令彌右衛門僞從附以備考）鐲諜報曰勝頼不戰而走（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栄紀事）勝頼在鶴瀬畏無警備匿駒飼山家其夜小山田信茂之族八左衛門奪信茂之質而去勝頼將保天目山土人皆叛不得往匿近邑田野僕圉皆亡土屋昌恒秋山紀伊執鞍阿部加賀温井常陸持槍先是勝頼近習小宮山内膳遇讒被黜來謁昌恒曰吾近蒙譴在外欲盡臣節則忤主公之意委順則虧臣節願被寬宥以死報國因問長阪釣閑何在昌恒對曰昨自鶴瀬逸去跡部大炊如何曰亦逸矣讒者小山田將監如何（甲陽軍鑑將監作彦三郎蓋初稱也今從松栄紀事）曰將監與秋山攝津亡去已經旬日内膳流涕曰荷恩之士相踵逃去主公之命窮矣昌恒紀伊相對悲泣勝頼忸怩謝之（甲陽軍鑑松栄紀事）

臣按小宮山内膳之父丹後以武田世臣事信玄守上野松枝城頗以驍勇著名内膳剛直不忝爾所生數忤倖幸權貴故勝頼惡之及與小山田將監忿爭勝頼信讒逐之夫遭讒廢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揄揚而

能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難慷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豈非曠世義士也哉北條高時之滅也大佛陸奥守貞直之士本間山城左衛門嘗譴屏居于家赴難力戰自屠以報主舉世稱之内膳之處義殆無所媿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若内膳者其可以爲人臣之勸矣。

十日興國寺戍將曾根内匠降于神祖使牧野康成守興國寺城（松栄紀事）十一日勝頼使甘利甚五郎大熊新右衛門先往天目山二人亦叛放銃矢拒勝頼信忠使瀧川一益河尻秀隆圍田野勝頼之兵辻彌兵衛與村民作亂甚五郎新右衛

門與彌兵衛爲鄕導。迎一益勢甚猖獗。勝賴諭其妻。往小田原。（勝賴初娶信長公女姪、生信勝、內蚤世、再娶北條氏政之妹、）因請同死。不聽。竟自殺。（松榮紀事曰、勝賴使小原丹後及下總金丸助六郎先殺妻孥、今從甲亂記、）又諭信勝使齎累代重器旗無盾。循山而行。出武州以奔奧州。信勝決志必死。不聽。既而一益之兵。四面競進。勝賴窮蹙。不知所爲。昌恒放矢連斃數騎。矢竭力戰。勝賴揮刀救昌恒。身被數創。信勝揮槍奮戰。亦被創。父子自殺。勝賴年三十七。信勝年十六。昌恒。僧麟岳。阿部加賀。溫井常陸。小原丹後。其弟下總。金丸助六郎。土屋（昌恒兄、）小宮山內膳。秋山民部。嶽下總六郎。多田久藏等。四十一人。皆戰死。（年譜、創業記、織田本信長記、家忠日記、甲陽軍鑑、甲亂記、松榮紀事、）一益上首級。

信忠。喜賞之。是日神祖入新府。會于信忠。十三日信長至信州根羽。信忠遣使獻勝賴父子首。信長大喜曰。城介出師纔一月。平定甲信駿三州。獲勝賴父子首。厥功偉矣。使福富平左衛門賜荒波刀駿馬。及暑衣一百領於信忠。以賞之。（家忠日記、信長譜、松榮紀事、）

臣按。昔東野子之善御也。步驟馳騁。無不如意。然馬力盡矣。武田信玄擁五州之兵。戰必克。攻必取。威稜懾乎鄰國。然民力殫矣。人畏其威。不懷其惠。離叛之心隱然已伏於其中矣。勝賴有智伯瑤之才。而無魏侯斯之德。戕殺其兄義信。而奪嫡之計巧矣。以信玄之聰察。溺於愛而不能辨。及嗣立。倔彊陵人。驍武自矜。親近諂諛之小人。疎斥老臣宿將。賄賂公行。而不畏清議。將士憤邑。而不恤。軍政徒兵不已。剛愎自用。賈勇過於冉閔。拒諫甚於慕容超。宗族內訌。士民外叛。二十八葉之世家。一朝而蕩滅澌盡。迹其所由。信玄不仁。其失人心久矣。信勝弱齡。尚義不苟免。以偷生。使之長而蒞政。必有可觀。惜哉。

十四日。大給城主松平左近眞乘卒。子源二郎嗣。（家忠日記、源二郎時八歲、後名家乘、爲和泉守、）十五日。信長至飯田。梟勝賴父子首數日。（松榮紀事、）先是下曾根其殺左馬助信豐於信州佐久郡岩山。右近氏友（右衛門佐信名子、）甘利右衛門亦被殺。（武田系圖、）信長獲信豐首。使長

谷川宗仁齎勝賴父子信豐三首級。往京師梟之。命諸將分兵。逮捕黨與。逍遙軒信綱。小山田信茂。朝比奈駿河。今福筑前。長阪釣閑。跡部勝資等數十人皆被殺。（信長譜、松榮紀事、）小笠原氏儀聞勝賴敗死。出奔小田原。信長使北條氏政殺之。氏政送其首於濱松。（創業記、小笠原系圖、此皆非是日之事、據本書繫之、）初信長以重利啗甲府將士曰。送款則授駿州或給信州之半。將士皆信之。以叛。及勝賴滅。得免者什二三。（信長譜、松榮紀事、）

臣按。信長公之餌甲府將士。卽武田信玄啖駿河將校之故智。而當時更事者。皆所目擊。而或參預其謀者也。距信玄之死。纔十年。豈皆忘之哉。唯其貪祿徼利之念甚重。而

憂君報國之心甚輕彼材武勇猛之士皆謂可以建牙竪纛安富尊榮延及子孫而恬然不知坐於陷穽之中可哀也已宋李覯所謂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者豈啻秦之失政哉亦可以爲萬世之鑒矣。

十九日信長至上諏訪從兵十萬軍容甚盛二十日木曾義昌來謁信長信長授筑摩安曇二郡領木曾如故是日神祖至諏訪謁信長信長稱神祖之功曰長篠之戰甲信驍勇殆殲故成功甚易此卿之力也 家忠日記、信長譜、松榮紀事 駿州諸城相繼降于神祖獨依田信蕃在田中城不下知終不可守致城于大久

保忠世而去神祖使山本成行諭之降 ○家忠日記成行作成氏永祿十一年作成行與松榮紀事合今據此訂之 信蕃以勝賴存亡未審不從出奔信州及信長殺甲州將士將捕而殺之神祖密使人名之信蕃應命來謁市川之營神祖匿之二股山家獲免 ○松榮紀事止文曰二月十八日神祖入駿州諭信蕃曰欲戰即戰欲降即降不可首鼠兩端自取禍敗信蕃對曰吾與大久保忠世有舊須使忠世來神祖遣忠世諭之信蕃致城出奔甲州紀事一說與家忠日記合今從之 二十一日穴山梅雪以神祖之先容上謁信長信長授其舊邑 松榮紀事○本書曰小笠原信嶺亦以神祖之先容謁信長授舊邑按信嶺歸降在下文六月故不取 二十三日信長割與州郡於有功將士以瀧川一益爲關東管領賜上野及信州佐久小縣二郡曰關東八州以至奧州征伐獄訟取汝裁決如有智慮所不及須與家康議任其處分賜甲州及信州諏訪郡于河尻秀隆更科高井水内埴科四郡于森長可伊奈郡于毛利河内守二十九日信長授駿州於神祖如約 家忠日記、信長譜、松榮紀事係二十三日今從創業記 先是菅沼滿直父子及其族新三郎叛降信玄從勝賴戰于長篠至是降信長在河尻秀隆之營神祖惡其叛亂告信長殺之 創業記 四月三日信長留信忠於諏訪至甲府歷覽廢墟佐佐木二郎高定 據佐佐木家譜初名賢永義賢入道承禎第二子天正元年勸將軍義昭公擊信長公故信長公惡之佐佐木氏滅往甲州依信玄至是亡去慶長中敘從四位下任中務大輔後剃髮號識盧軒承漢 匿甲州惠林寺信忠使河尻秀隆索之僧徒不可密使高定亡去信忠怒遣將佐縱火惠林寺僧徒焚死者八

十四人 家忠日記、信長譜、甲陽軍鑑、甲亂記 十二日信長望見富士山至大宮神祖出謁之置酒歡娛至夜而罷信長悅贈吉光短刀一文字刀及駿馬三於神祖凡神祖之管内驛亭橋道修營悉備 年譜、創業記、信長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奧平信昌出迎信長信長稱長篠之功褒奬之 創業記、松榮紀事 十六日信長至天龍川神祖使小栗仁右衛門淺井道忠造浮梁信長賜黃金於二人勞之是日信長至濱松城神祖饗之信長名酒井忠次曰今天下粗定此家康連年挫勝賴之功也汝輩勤勞戎馬吾甚嘉尚又名其臣菅屋九右衛門曰吾爲經略東國儲粟二萬石於東條今勝賴既滅北條氏政望風歸附家康平定東方又何用兵運糧

之有宜。以此粟須給有功將士。神祖起謝。（創業記、織田本信長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七日信長至吉田。酒井忠次饗之。信長賜黃金二百兩及眞守佩刀於忠次。二十一日信長凱旋安土。五月九日神祖如安土以賀平定甲州。且謝得駿州。穴山梅雪從焉。信長使高野藤藏長阪助一山口太郎兵衞設餐備修橋梁。以接待之。使明智光秀設治具。光秀構假館造廐櫪以金銀飾饗膳。供張甚盛。會羽柴秀吉在備中興毛利右馬頭輝元相持。（輝元右馬頭元就嫡孫、備中守隆元子、任右衞門督右馬頭、至權中納言、後剃髮號宗瑞。）乞援於信長。信長使池田信輝其子勝九郎之助（後任紀伊守、）長岡與一郎忠興（兵部大輔藤孝長子、復細川氏、歷越中守參議從三位、爲肥後熊本城主、剃髮號三齋。）及光秀等

烈祖成績　卷五　二十一　竹口瀧三郎刻

救之。別令人代光秀饗神祖。光秀大怒沉饗膳什器於湖水。（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信長譜、松榮紀事。○信長譜、年譜附尾曰、先是稻葉一鐵之士那波和泉齋藤內藏助有故去而事光秀。光秀善遇之。一鐵怒與光秀相訟。信長命光秀還和泉於一鐵、使內藏助自殺。猪子兵助爲光秀申理。故內藏助免死、事光秀如故。信長怒其違法令、召光秀詰責之、打其頭毆之二三。又嘗宴將佐、信長被酒、辱光秀於衆中。既而命饗神祖於他人。故光秀銜之遂反。）十五日神祖至安土。謁信長館於大寶坊。進黃金三千兩馬甲三百於信長。（黃金馬甲據創業記。本書曰、信長送還一千兩、以爲神祖游于京都之用度。）十九日信長設雜劇於總見寺以宴神祖。二十日饗神祖於高雲寺亭。信長自供饗膳。至穴山梅雪及酒井忠次石川數正等手授殽蔌。宴畢。信長執神祖手以登殿守閣。覽四方歡笑。夜分而罷。勸神祖游于京師及攝州大阪泉州

界津。使長谷川秀一導之。○老人雜話曰、信長使長谷川藤五郎導神祖、其實使伺閒圖之也。光秀不及、則神祖幾危矣。按信長公實有害心、則不必相繼入京師、蓋後人臆度之說也。二十一日（年譜作二十一日、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信長譜、德川記、松榮紀事。）神祖出安土入京師。二十八日至大阪。二十九日至界津。（年譜、創業記。）是日信長使將佐留守安土。率近臣百五六十人入京師。將會于神祖。權居本能寺。信忠居妙覺寺。先是明智光秀爲辦軍裝還丹波龜山城。快快不得志。與親將明智左馬助（初稱三宅彌平次、光秀授氏、）齋藤內藏助利三等謀反。六月朔率兵發龜山。揚言明朝入京。須使主君觀我軍容。二日黎明急襲本能寺。信長驚問反者誰。森蘭麻呂長定（三左衞門可成第四子、長可弟。主圖合結記作長次、今據諸士傳略訂之。）出見之曰惟任日

烈祖成績　卷五　二十二　宮田六左衞門刻

向守。（信長公嘗改光秀氏曰惟任、故稱之。）卽使長定等防之。光秀進攻之。長定其弟力麻呂長隆坊麻呂長氏（二人名據諸士傳略。）及宿直者皆奮戰而死。信長射殺數人。弦絕揮槍出鬪。傷左肱。知事不可爲。放火自殺。時年四十九。信忠聞變馳至本能寺。中路見煙起。知事敗。入二條城。使村井春長軒奉誠仁親王（陽光院、）及皇孫（後陽成院。）趣駕入禁省。勒兵以待。日午光秀進圍城。信忠力戰自殺。年二十八。弟源三郎勝長（卽御坊麻呂、質于甲州者。）及從兵百五十餘人皆戰死。（信長譜曰、村井春長軒、福富平左衞門、菅屋九右衞門、團平八等、四十餘輩共死。蓋舉大數也。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信長公當少年時。放蕩不羈。日以講武爲業。其志固

不凡矣、然其擧動不似人君、宗黨離叛、故平手政秀以死諫、一旦幡然改過、運籌決策、常出人意表、走齋藤龍興、馘今川義元、威名震乎四境、雄峙尾濃之間、奉將軍義昭公之京、入克修闕職、誅鋤群兇、終能使義昭公得歸京師、以繼鼎業、厥功偉矣、然不藉神祖之力、則不能建進取之功、故與神祖講和、使捍甲府之勍敵、絶無東顧之憂、而得專用力於江越之敵、此其本謀也、既而義昭公陷於敵國離間之計、而反欲圖公、公再擧兵、放之河內、遂得建牙京師、號令天下、賞市人宗運之至孝、嘉鹽川國滿之政績、亦有志于振頽綱、而興風化矣、知人善使、拔秀吉公於行伍之

中、委以關西之任、山陽之地、殆將歸於版圖、其規模亦大矣、然資性褊狹、疾惡過甚、人或有過、終身不能忘之、必至屠戮、而慊矣、故明智光秀懼其必誅、決意謀反、變起倉猝、父子殲於行營、光秀弑逆之罪、固天地之所不容、而公亦有以自取也、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難矣哉、

前田玄以受信忠遺命、奉其子三法師、至尾州清洲、時三歲、玄以號德善院、以有才幹、爲信長公父子見親任、及秀吉公執政、居五奉行之一、相傳延歷寺之衆徒也、據慶長十九年大佛供養時僧正天海之語、眞言宗僧而非台徒也、三法師長而爲秀信、至正三位權中納言、世稱岐阜中納言、神祖在界津、聞變大驚、謂將佐曰、吾欲入京爲信長討賊、從士擧鞭將進、本多忠勝諫曰、創業記曰、井伊直政止諫、一說本多忠勝、松榮紀事作忠勝與創業記正文及本多家譜合、今從之、光秀擁大軍、我兵單弱、勢不可敵、一戰見敗、則不唯取笑當時、亦必貽譏後世矣、不如還國糾合義旅、以討賊臣、此萬全之策也、酒井忠次石川數正亦贊成其謀、神祖然之、乃問歸路所由、長谷川秀一曰、宜由伊賀伊勢、卽以秀一爲前驅、○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曰、神祖至宇治川、時無鄉導、不辨淺深、忠次進曰、倉猝間豈遑他求、吾爲鄉導、沿河見得一小船、使神祖乘之、忠次策馬絶流、從士亦皆騎而得渡、勢多城主山岡美作守景隆、其弟對馬守景佐、馳至導之、山路險惡、寇賊充塞、景隆兄弟擊卻之、按神祖實經伊賀路、若渡宇治川、則不能經伊賀路、況此川雖騎而渡、不得如此容易、且渡之則過光秀之陣前、及其管內、其謬明矣、蓋自界津經大和、至伊賀路之間、或有河水、忠次先導、偶失其名、且以勢多城主馳來、故後人爲宇治川歟、諸士傳聞曰、神祖覽界津、下飯盛山、將還京師、遣本多忠勝於大阪、路逢茶屋四郎、策馬馳至、謂忠勝曰、不見洛中煙焰乎、光秀纂弑、京師焦土、忠勝半途而還、至飯盛山下、告神祖、神祖

大驚曰、光秀定邀我歸路、寡衆不足與戰、不如自殺、將挺刃、忠勝諫曰、死於此、死於敵、其死一也、不如還國擧兵討賊、神祖曰善、然不知歸路所由、忠勝曰、臣所能知、乃提大槍至一村、劫父老曰、我將抵參州、汝須導之、父老懼導之、至佗村、赦前父老還之、又劫父老使導之、歷數十村、皆如此、遂至木津川、渦有柴舟一艘來、忠勝呼舟子使濟之、舟子不肯、忠勝怒、以鳥銃劫之、遂使神祖渡之、士卒皆得渡、進至多羅尾谷、多羅尾某使人請饗神祖、神祖疑之、忠勝曰、我兵多寡、主客不敵、彼若黨于光秀擊我、何難、其情實可知矣、神祖然之、多羅尾某大喜、厚饗神祖、遣士卒護送管內、遂至伊賀、忠勝謂服部半藏曰、伊賀子之采邑、子須代爲先導、神祖善之、進至勢州四日市、賀所得還參州、據之則宇治川蓋木津川之訛、然神祖實歷竹內嶺、櫻井、初瀨、高見嶺、則不涉木津川、而至伊賀、其所先導、一以爲忠次、一以爲忠勝、二說各異、勢多亦非伊賀路、而近于光秀之陣、且無山路險惡、蓋景隆兄弟來于大和迎之、從而歷伊賀險路者也、諸說紛紜、無所適從、併存以俟識者、神祖欲出大和路、遣使越智玄蕃、求鄉導、玄蕃遣其臣吉川某於大和河內之界竹內嶺、以導之、土冦石原源太率

兵邀之。吉川某諭以玄蕃之命。土冦引去。吉川某經櫻井初瀨。至高見嶺。伊賀甲賀人出導神祖。（年譜附尾、○創業記亦載神祖出大和路。）初信長侵掠伊賀。土人無少長悉殺之。逃遁佗州者。令所在出之。敢匿者有罪。神祖矜之不出一人。報曰無之。故其在參河遠江者皆得免。親族聞之感戴其恩。至是服部別當貞信和田八郎定教等。併力禦冦。神祖遂得無恙。至江州信樂。（松榮紀事。但云貞信從至信樂。而不書其故。今據岡崎物語定教禦冦。據和田系圖定教伊賀守惟助第三子。伊賀守惟政弟。）多羅尾氏世領信樂。秀一與多羅尾四郎兵衛光俊有舊故。告神祖之艱楚。光俊迎宿其家。高力清長護輜重。賊侵掠之。清長屢還鬭被創。遂攘斥之。（高力系圖、松榮紀事）神祖自伊賀至伊勢。以

拓植三之丞爲先導。初神祖欲與穴山梅雪同還。梅雪聞難疑懼。與神祖異路。狼狽至山城草内渡。爲村民所殺。（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皆云。梅雪至宇治田原被殺。年譜附尾曰。穴山梅雪後于神祖十餘町。爲石原源太所殺。越智玄蕃聞之。其夜擊殺源太。此又一說也。先臣佐佐宗淳曰。諸書皆誤。梅雪死於草内渡。土人猶能說其事。其墓見在草内渡。近世黑川道祐著雍州府志。亦同此說。今從之。）三日。神祖至勢州白子。角屋七郎二郎進舟。神祖駕之。（○按六月二日光秀弑信長公。神祖在界津聞之。界津去京師十四里。雖登時發界。當及暮夜。其經大和伊賀近江而至伊勢。行程可四十里。有險路。有土冦。豈能得三日至白子哉。況有多羅尾光俊迎宿其家。諸書或云淹留三日。然則諸書所載日辰皆誤。然今無所考訂。姑從本書。）四日。至參州大濱。入永井直勝家。參州將士歡迎賀之。（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先是長谷川宗仁馳使備中。告變於羽柴秀吉。秀吉與毛利輝元講和。還軍以討明智光秀。（太閤記、秀吉譜）五日。神祖入岡崎城。伊勢尾張將士。遣使送款。六日。賜書岡部正綱。經營甲州下山城。（家忠日記）七日。遣本多信俊名倉喜八郎於甲府。告變於河尻秀隆。且使保護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八日。神祖欲討明智光秀。下令戒嚴。（家忠日記）織田七兵衛信澄（武藏守信行子。信長公姪）光秀之女壻也。以其父信行爲信長所殺。恒有報仇之志。時在大阪城。率兵將入京師。勠力光秀。織田三七信孝（信長公第三子）與丹羽長秀攻大阪。信澄敗死。（秀吉譜）信孝將討光秀。與長秀及池田勝入議方略。（信輝以信長公薨。下髮號勝入。）十一日。羽柴秀吉至富田。謁信孝。涕泣弔之。（家忠日記）十三日。秀吉與光秀戰于山崎。大破之。光秀敗死。秀吉磔其屍於

粟田口。抵清洲。謁三法師。弔之。織田信雄（信長公第二子。小字茶筅麻呂。出繼北畠源具教卿。爲伊勢國司。後封尾張。至正二位内大臣。剃髮號常眞。）信孝信秀勝入來會。瀧川一益至自關東。柴田勝家至自越前。亦會于此。（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十四日。神祖將兵發岡崎。軍於鳴海。甲信戍將聞變。不能守城。森長可棄川中島。道家彥八棄小諸。毛利河内守棄伊奈。皆奔京師。甲州繹騷。（家忠日記、德川記）是日。河尻秀隆殺本多信俊。秀隆勇而不仁。欲以威脅制之。甲州人不服。聞信長被弑。謀秀隆。曰家康遣本多百助殺秀隆。秀隆信之。及信俊至。設宴饗之。伺其乘醉而寢。刺殺之。十八日。村民遽起攻秀隆。故山縣昌景之兵三井彌一郎擊秀隆。殺之。甲州大亂。（年譜、創業

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十九日。羽柴秀吉遣使告討平賊臣明智光
秀於鳴海之營。二十一日。神祖自尾州班師岡崎。年譜、家忠日記、松榮
紀事、羽柴秀吉與丹羽長秀池田勝入等議。奉三法師爲信長
之嗣。徙居安土城。封以近江三十萬石地。使長谷川丹波守
前田玄以輔佐之。以其幼稚。使叔父信雄管攝分割州郡。以
尾張封信雄。美濃信孝。丹波秀吉。近江長濱柴田勝家。攝津
大阪尼崎兵庫勝入之助。若狹及近江高島志賀二郡。瀧川
一益。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神祖使大須賀康高與成瀨正一○松榮紀
事作一齋、按一齋正一弟也、據成瀨系圖、招徠流亡者正一也、今訂之、日下部定好岡部正綱。
及故穴山梅雪部曲。招徠甲州之士。康高在市川綏撫之。又

修足高山麓天神川故壘。使稻垣平右衛門長茂戍之。長茂初稱
藤介、平右衛門重宗子、此時爲石川康通之臣、以本多正信爲使。諭依田信蕃招諭
士人。信蕃建旗柘阪嶺招之。横田重量先衆來歸。相繼歸附
者千餘人。信蕃率之入小諸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甲斐信濃上野三
州無守。故鄰國諸將皆覬覦之。上杉景勝將三千餘騎。取川
中島。北條左京大夫氏直將三萬餘兵。欲取甲州。氏直氏政長子、松榮
紀事三萬餘兵作五萬餘騎、今從德川歷代、甲州人大村三右衛門。其子伊賀通
謀氏直。導秩父新太郎之兵入甲州。○松榮紀事曰、新太郎北條氏康子、按北條家
譜、氏康子無秩父新太郎、而氏政第五子有稱新太郎名闕、蓋以其領秩父、就稱秩父也、刻期定約。新太
郎自刈阪口。武州甲州之界、北條左衛門大夫氏勝。上總介綱成孫、常陸介氏繁子、

○德川記、德川歷代作右衛門氏堯、今從松榮紀事、率八千餘騎自郡内口。北條安房
守氏邦、氏康第三子、氏政弟、武州鉢形城主、率七千餘騎。德川歷代作二千餘人、今從家忠日記、
自惠林寺口欲入甲州。三右衛門陣碓氷川。碓氷或作碓日、笛吹、國音相
通、待新太郎至樋口某納款神祖。密告其事。神祖使梅雪部
曲有泉大學穗阪常陸速赴碓氷川。擊破之。賊敗走。新太郎
聞之。不能進。引兵而退。二十二日。神祖賜書大學常陸褒之。
名樋口某列壁下三右衛門之亂。雖不日而平。寇賊蝟集。餘
黨煽起。神祖以大久保忠世爲將。與石川康通本多廣孝。其
子康重。岡部正綱經略甲州。忠世至佐久郡。與康通正綱相
議。使依田小太郎賴忠歸款。賴忠新三郎滿鄰子、大草左近知久大和

賴元下條某等皆降。小笠原信嶺就管沼定政乞降。神祖許
之。二十四日。松平與二郎忠吉卒。年二十四。其子信吉出繼
松平信一。故神祖以忠吉姪内膳正家廣爲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櫻井
松平系圖、七月三日。神祖爲平定甲州。將兵發濱松。四日至田中。
五日移營江尻。七日陣于大宮。九日至甲府。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
是武川之兵與成瀨正一通款。正一聞其流亡往訪之。鄉閭
無人。正一題其門曰。可來市川覓成瀨吉右衛門。其夜武川
隊長小倉内藏助忠繼、按今川氏眞隊將有小倉内藏助資久、見永祿十年、蓋其子乎、未詳、
折井一左衛門次昌來到正一。使二人謁神祖。忠繼次昌獻
質歸降。成瀨系圖、十四日。神祖賜書酒井忠次。給信州十二郡。○按

（延喜式、倭名類聚鈔、拾芥抄、信濃十郡。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云十二郡。家忠日記載神祖所賜書曰信州十二郡。蓋後世增置二郡也。今無所考。酒井系圖曰。神祖賜書如此。然有故不果。）忠次率東參河之兵至諏訪。使諏訪頼忠來屬。忠次短於綏撫人心。不服。頼忠憤恚曰。吾屬家康。何受忠次之指麾乎。據城堅守以拒忠次。神祖遣大久保忠世及折井次昌・權田織部・泰長於諏訪。諭頼忠曰。非如忠次之言。當屬神祖麾下。勵攻戰之功。頼忠遣其臣茅野丹波・房清澤一・左衛門・房重於甲府之營謝之。神祖賜衣物於二人。懇諭之。頼忠與其子頼水（家忠日記作頼永。今從寬永系圖・松榮紀事。）抵甲府謁神祖。神祖賜名刀于頼忠曰。信州將士猶有未歸順者。卿宜速歸諏訪以待後命。頼忠父子奉命歸諏訪。神祖

築豆州拉戸壘。使牧野康成徙自興國寺城守之。久野宗能助守。十五日。賜書小倉忠繼・折井次昌。招諭武川之士。忠繼次昌運籌招諭柳澤兵部・伊藤三右衛門・曲淵勝左衛門・吉景・曾根孫作・曾雌民部・折井九郎三郎等六十餘人皆來降。神祖賞忠繼次昌之功。賜歸順之士食邑如故。北條氏直雖招武川之士不從。間有據小沼堡屬氏直者。歸順之兵擊破之。二十二日。酒井忠次率東參河之兵及小笠原信嶺等攻諏訪郡高島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四日。夜。城兵襲松平又七郎家信之營（家信紀伊守。家忠子。時年十二。）家信雖年幼。家臣多長於武事者。日夜嚴備。隊伍不亂。故能拒之。敵兵不利而退。二十六日。松

平主殿助家忠設伏擊破城兵。神祖褒其功。是日。賜依田信蕃信州諏訪・佐久二郡。獎勵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〇按上文給酒井忠次信州十二郡。然有故不果。故賜二郡于信蕃。）八月。北條氏直將兵四萬餘騎踰碓冰嶺入佐久郡。聞上杉景勝與神祖講和。使眞田昌幸還吾妻城以備越後之兵（武田勝賴滅後。上野諸將多屬北條氏政。昌幸亦然。）酒井忠次聞氏直出兵。解高島之圍。至白須。神祖在甲州。授大草左近知久・頼元及其子式部少輔頼氏・下條某舊邑。赴信州伊奈。使柴田康忠守佐久郡。三日。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大久保忠世・本多廣孝及其子康重・石川康通・岡部正綱率二千餘騎。發白須屯音骨（或作乙骨。國音相同。）六日。氏直進至榎原。與我兵相

距纔一里。山嶽高峙。互不相知。忠世之兵石上菟角在蘆田堡。聞之。冒險來告。忠世遣土人探其實。果然。諸將慮兵寡難敵。議欲班師。初忠世諭諏訪頼忠來屬。忠次激之使叛。故忠世銜之。至是忠次忠世爭殿。忿言移時。氏直之兵來進。諸將和解之。先使忠次燒營退軍。康高相從。次康通。次忠世。次廣孝。次故穴山梅雪部曲。次正綱爲殿（松榮紀事曰。第一忠次。第二康高。第三康通。第四忠世。第五廣孝。第六正綱。今從家忠日記。）各正其列。隊伍整肅。小田原之兵循山尾擊。六將或還鬪或引去。行程七里。凡十餘戰。正綱奮勇。數擊敵卻之。神祖在故府。聞之馳至新府。使石川數正救之。氏直見援軍衆多。不敢進。屯若御子。我軍三千。不損一人。皆

還新府。俗謂之繰引。（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松尾小笠原系圖曰、信嶺從酒井忠次、退自高島到新府、與大道寺駿河守城昌挑戰數日、蓋明年正月事也、故不書、）是日曲淵吉景出覘敵軍、與山上鄕右衛門交語相鬭、神祖賜書褒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七日氏直進逼新府、我軍隔水陣中山、相距十餘町、平巖親吉伏兵山下、殺敵七人。（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筒井內藏忠次戰死。天野重次近藤秀用有戰功。（松榮紀事、）氏直將攻新府、神祖陣淺生原。分兵爲三隊以待之、使忠次忠世康高康通廣孝正綱及梅雪部曲伏兵各所。氏直遣候騎覘之、歸言戰必不利。氏直決意欲戰、將佐畏懦不能進。氏直不得已、相持數日。十日。神祖移陣于新府、使鳥居元忠松平清宗水野勝成三宅

康貞戍故府、修繕新府城、以備若御子。松平源七郎康直遣弟孫三郎。（○按松平系圖、康直弟無稱孫三郎者、而有源介直隆、石見守直宗、小大夫直之三弟、其一有初稱孫三郎者乎、未詳、）大久保忠世遣弟忠教以戍之。北條氏政在小田原、議軍事、欲益兵甲州、與氏直之軍夾擊神祖、以弟左衛門佐氏忠爲將、其弟右衛門佐氏光及其族氏勝爲副、率一萬餘騎入郡內。十二日氏忠出三阪城、至黑駒。氏直謀曰、濱松之兵戍蓄光寺及故府者、料必不多、使氏忠襲二壘、放火急攻二壘之兵、必走新府之兵、聞之亦當自潰、乘勢急擊、則家康不得守新府、當由下山避入駿州、追擊必得大勝。乃與氏忠定約。氏忠陣上口山、待其報。有人密告其計於故府。元忠勝成率兵急發故府、康貞清宗亦出兵攻上口山。氏忠不意。大兵猝至、與本謀違、欲引兵退。我軍急攻之、氏忠敗奔黑駒。氏勝還軍來戰。勝成之兵大田仁藏先登獲首級。高力正長斬敵兵平原彌二郎。清宗揮槍力戰。元忠勝成康貞之兵悉力拒之。氏勝敗走。（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神祖在新府、望見煙塵起曰、我兵勝矣。果然。（創業記、）四將追擊、斬首三百餘級、上新府。（創業記、三河物語、德川記曰、五百餘級、今從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梟之於新府郊外。氏直之兵不知戰敗、來視所梟首、則或其子弟伯叔、或其親族、皆悲泣無鬭志。氏直愈畏縮、不敢出兵。（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曰、氏忠踰三阪至東郡、縱兵焚民舍、掠資財、元忠清宗勝成康貞率二千餘騎發故府、急攻氏忠、內藤信成先登、部曲獲首三十餘

級、敵兵離散四方剽掠、故不得拒戰而潰走、我軍追擊、敵兵或陷崖谷而死、或逃遁山林、氏忠單騎入黑駒、元忠勝成康貞清宗斬首三百餘級獻之、三河物語略與之同、今從家忠日記、）二十日神祖發新府至故府。賞諸將之功、賜鳥居元忠郡內。（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氏直築砦豆生田、置兵戍之。二十九日我兵出于豆生田、暴秋穫、敵兵急擊之、殆危。久世三四郎廣宣（平四郎長宣子、）挺身搏戰、神祖見其危。親將兵救之。大須賀康高（松榮紀事作大久保五郎左衛門、蓋大須賀之誤、今從德川歷代、）榊原康政酒井忠次大久保忠世石川康通本多廣孝岡部正綱爲前鋒、敵見大軍至、將退。久世廣宣進鬭、與野中六右衛門接槍、被數創、遂入柵內、獲其首。諸將力戰、破砦。大久保忠佐拖廣宣謁見營中。神祖褒其戰功、親賜藥傅創、稱父祖

之武功慰勞之。(松栄紀事不日、年譜、創業紀並云、二十九日、我兵破豆生田砦、今事從紀事、日從二書。○家忠日記曰、二十七日、新府諸將相議、各遣諜者覘敵所在、大須賀康高之兵、有長于斥候者、諸諜從之而行、審知敵在豆生田砦、歸告之、諸將發兵襲砦、康高康政爲先鋒、奮擊破砦、多獲首級、與松栄紀事異、附以備攷。)北條氏直雖招武川之士以屬神祖不從。氏直再以書誘致之。中澤縫殿右衛門、中澤新兵衛殺其使、奪書獻之。神祖褒之。(家忠日記。)依田信蕃使其族次右衛門説眞田昌幸、降于神祖。昌幸從之。請賜印章。神祖許之。(松栄紀事。)是月、賜駿州田中城于高力清長。(高力系圖。)九月朔、北條氏直候騎來窺我營。酒井忠次擊却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高遠城主保科正直(前是不見正直爲高遠城主、蓋乘甲信之亂而取之也。)就酒井忠次乞降。伊奈郡主藤澤二郎頼親(家忠日記作猶親、今從松栄紀事。)據箕輪鄉而叛。正直攻之。相戰三日、遂拔其城。(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栄紀事。)神祖使松平康親、小笠原安藝守信元及其族丹波守安次(攝津守安元長子。)山田市藏時忠戍豆駿二州之界三枚橋城。二十五日、小田原之兵出三島攻之。安次時忠戰死。餘兵堅守。神祖賞之、加賜食邑一千石於信元及安次子新九郎廣勝。韮山敵兵亦屢窺三枚橋城。康親善守之。敵不得近、轉而攻沼津城。城主本多重次擊走之、獲首三十餘級。(年譜、創業記、有日無其事、今據家忠日記、松栄紀事。)十月、神祖使依田信蕃眞田昌幸屯碓氷嶺、以絶小田原糧道。(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栄紀事。)十六日、松平紀伊守家忠卒。子又七郎家信嗣。(諸士傳略、松平系圖。)二十四日、賞保科正直之

功、賜伊奈郡之半。(家忠日記、松栄紀事。)使高木廣正名高木善二郎清秀仕麾下。(清秀六郎左衛門宣光子、後稱主水正。)清秀有武幹、初屬織田信秀。中屬水野信元。信元遭害、屬佐久間信盛、至是謁神祖、賜食邑一千石。(家忠日記、諸士傳略。)武川之士山高宮内、柳澤兵部等與敵戰于花水阪、得首級獻之新府。神祖褒之、各賜舊邑。(家忠日記。)北條氏直久在若御子、與神祖相持、每戰不利。眞田昌幸塞碓氷嶺、糧道不通、軍日匱乏。二十九日、使叔父美濃守氏規請和、親曰、甲信二國德川氏全領之、上野自領之、以上野沼田易甲州都留郡及信州佐久郡。神祖許之。氏直恐我兵躡後、乞交質。以其臣大道寺孫九郎直政、山角某爲質。神祖以酒井小五郎家次爲質。(家次忠次長子、叙從五位下、歷宮内大輔、任左衛門尉。)晦、氏直請婚。神祖約以第二女嫁之。故不及交質、互還之。氏直引兵還小田原。(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栄紀事。)諸將率兵攻筑摩川上巖村田城。城兵堅守不下。諸將將引去。城兵出躡之。依田信蕃爲殿、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殘兵敗走。神祖賜書信蕃、其弟善九郎信春(家忠日記、松栄紀事並作新九郎、今據一本源德川記抄訂之、名據明年二月二書所書。)八郎及從兵依田豐後、依田右近、依田主膳、奥平金彌等褒之。(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栄紀事。)十一月、神祖欲平定信州、命諸將修上口山砦。五日、松平家忠向善光寺。七日、築勝山砦、使柴田康忠、菅沼大膳會于依田信蕃。(○菅沼大膳未知爲誰、織部正定盈曾祖父定鎮稱大膳亮、其餘菅

沼系圖纂稱人略考攻伴野刑部少輔所據前山城、河窪與左衛門信俊。按武田家譜、信俊初稱新十郎、武田兵庫頭信實子、甲州平、神祖使條瀨某覓信實子、信俊時十九歲、求謁、以領甲州川窪、更河窪氏三枝平右衛門等奮勇爭進、城遂陷。家忠日記、刑部少輔小笠原之族、而世長于弓馬之業、至是廢絕信蕃康忠攻高棚小田井二城拔之。信濃人平原善正〇松榮紀事、正作以平尾平藏大井民部少輔小山田六左衛門森山豐後志賀與三左衛門柏木六郎望月卯月齋等皆降。十二月十一日、神祖在甲府、以甲信二州粗定。賜休假于諸將、各歸采邑。松榮紀事係十一月、而不日、今從家忠日記柴田勝家遣使修好、以賀平定甲斐。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二日、神祖名甲信二州之士論戰功、隨其大小、全給舊邑、或減損之。平原宮內

當賜全邑。有人訴碓氷川之戰、宮內黨于大村三右衛門。田野邑民證之、故神祖兩召之、親鞫問之、皆撤佩刀、宮內不服。將出事大決、神祖留之、宮內素懷反謀、疑被殺、奪奥山新八郎童奴所持刀、立殺童奴、揮刀而入、事起倉猝、左右莫敢支吾。甲州歸降之士辻彌兵衛空手欲捕之、宮內斫其額、血流被面、兩目昏眊而退。宮內乘勢直進、欲近神祖、土屋權右衛門急闔戶。〇戶外又設闌排戶以防風雨、俗謂之雨戶小幡又兵衛昌忠時十九歲山城虎盛孫、豐後昌盛子、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十六歲、今從小幡系圖拔短刀與宮內鬭。傷左手、永見新右衛門取槍擬之。宮內急進欲擊之。新右衛門不遑正槍、以鐓突倒宮內。昌忠進擊殺之。神祖賞其功、責彌兵衛曰、汝志雖壯、張空拳以犯白刃、甚無謂也。遂逐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神祖會甲信二州歸降之士於遠州秋葉寺、上赤心無貳之誓書。成瀨正一・日下部定好監之、總七百五十七人。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人別列姓名、今從簡約、舉其大數分山縣昌景・土屋昌恒・原胤長・一條義龍之部曲、及關東僑人一百十七人、屬井伊直政、并四隊之兵、食邑四萬石、以爲一隊。兵器皆用赤色、世謂之赤備。直政雖年少、有將帥之器、故寵任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據甲陽軍鑑、武田信玄之將小幡上總介信眞・飯富兵部二軍皆用赤色、甲州人謂之赤備、直政部下多甲州人、故摸之、據太平記、佐佐木崇永・仁木義住飯守岡之戰、崇永之兵、有赤一揆、則非始於甲州也二十一日、神祖凱旋濱松。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以成瀨正一・日下部定好爲奉行。平

巖親吉爲郡代、掌甲州政令。使歸降之士櫻井某・市川伊清齋・工藤源隨齋・巖間大藏左衛門採訪風聞、以達濱松。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鳥居元忠留守甲府。創業記甲信二州有殘黨未服者。使大久保忠世・柴田康忠・菅沼大膳留在甲府。小濱民部左衛門景隆・間宮造酒丞爲副、以討平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武川之士風間某聚二百餘人作亂、御手洗五郎兵衛直重擊破之、斬風間某獻其首。神祖賞之、賜食邑。松榮紀事是歲、松平福松麻呂忠吉自東條城移封駿州沼津城、食四萬石。源流綜貫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五終

烈祖成績卷之六 起天正十一年終十三年

安積覺　編次

天正十一年癸未正月朔。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州之士登濱松城謁神祖及世子長麻呂賀新正。按台德公爲世子、諸書無年月、蓋在此前、說見慶長五年、又按諸書皆書秀忠公、而秀字豐臣秀吉公所授、在下文十八年、諸書追稱之也、今從其實、十六日。神祖如岡崎城。十八日。織田信雄來岡崎謁神祖談事。人莫知其故。二十日。神祖狩于吉良。閏月朔。還濱松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松平康親頻年在三枚橋城善拒小田原之兵。二月十二日。神祖賞其功。賜康親書。加給駿州河東二郡地。二十日。柴田康忠率甲州兵出信州佐久郡攻小室巖尾二城。依田信蕃不假佗兵。欲以己兵取巖尾城。與弟加賀守信幸及信春急進攻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上文十年十月、二書竝書神祖賜書信蕃及弟善九郎源八郎而無名、至此書信幸信春、一本德川記抄書源八郎同信蕃戰死而無名、蓋信幸源八郎之名而更稱加賀守乎、然上文叙善九郎之下、此叙善九郎之上、兄弟失序、未知爲誰、城雖陷。信蕃兄弟三人皆中銃矢而死。城主巖尾小二郎奔京師。神祖惜信蕃之戰死。名長子源十郎次子新六郎。賜松平氏。授源十郎諱字。稱松平修理亮康國。據雜錄依田肥前守信守所書家系叙爵賜諱字在十五年、蓋諸書追書之也、今從之、三月。神祖使大久保忠世赴信州。康國尚幼故遣忠世經略之。忠世與康國攻小諸城拔之。城主大道寺駿河守政繁敗走。諸書無駿河守之名、松尾小笠原系圖作臧員、今據家忠日記十八年攻小田原城文書之、上杉景勝

守川中島。踰月不能出兵。佐久郡悉平。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松榮紀事上文云、柴田康忠攻上杉景勝部下小諸巖尾二城、按大道寺駿河守、北條氏之重臣、而非景勝之將、蓋北條氏直使駿河守取之也、故今闕疑、不書景勝部下、紀事又云、忠世入佐久郡、景勝之兵高阪彈正、雖奮戰不利、按彈正虎綱長子源五郎戰死長篠、虎綱死、武田勝賴以源五郎弟襲稱源五郎、統領部曲、勝賴滅後、降于景勝、而改稱彈正、然無明據、故不取、是役也。小幡昌忠知久賴氏河窪信俊戰于巖尾前山。大久保忠教戰于田口。各獲首級。杉原大和守直明戰于佐久郡有功。三枝土佐守昌善攻相木砦拔之。松榮紀事、十四日。屋代左衛門勝永後爲越中守、就酒井忠次請屬麾下。神祖優賜書以獎諭之。授信州更級郡。二十八日。賜諏訪郡於諏訪賴忠。四月二十一日。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戰于江州志津嶽柳瀨大敗之。勝家奔還越前北莊城。二十四日。勝家自殺。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神祖以小栗又六爲使勞問秀吉。松榮紀事、織田信孝黨于勝家在岐阜城。秀吉移兵圍之。織田信雄誘信孝出城。至智多內海自殺。創業記、秀吉譜、年譜附尾、二十八日。神祖如甲州。小笠原貞慶諏訪賴忠眞田昌幸保科正直來謁。創業記、○本書云、貞慶去年謀叛、至此歸款、按貞慶或叛或服、說在十三年、五月十日。神祖至自甲州。○松榮紀事曰、神祖將兵至江州、聞勝家敗死、還濱松、按秀吉公攻勝家兵力有餘、未嘗乞援于神祖、蓋誤以甲州爲江州、故從而爲說也、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二十一日。以石川數正爲使。贈初花小壺於羽柴秀吉。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日。左近衛少將羽柴秀吉爲參議。敘從四位下。修築攝州大坂城徙居焉。公卿補任、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

事。七月神祖第二女嫁北條氏直。（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據源流綜貫、氏直卒、夫人再嫁池田輝政、生數子、輝政卒爲尼、號良照院、）酒井忠次送至小田原。矢部四郎右衛門鶴殿大隅守爲勝。氏直贈一文字刀貞宗短刀於忠次。八月六日羽柴秀吉以津田左馬允爲使。贈不動國行刀於神祖。二十四日神祖如甲州。定國中法令。是月賜信州上田城於眞田昌幸。（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九月十三日神祖第五子萬千代麻呂生於濱松城。長而名信吉。出繼故穴山梅雪家。稱武田五郎。（德川家譜、源流綜貫、）十月五日神祖敘正四位下。七日爲左近衛權中將。（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十一月十五日還自甲府。至駿府城。十二月四日還濱松。（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是歲修駿州長窪故壘。使稻垣長茂戍之。（家忠日記、）賜江尻城於天野康景。（松榮紀事。○本書曰、是歲高木九助廣正致仕、賜其子甚左衛門正綱家督、領步卒五十人、戍武州忍城、按是時忍城在北條氏政管內、不應越敵國戍之、故今闕疑不書、）又賜信州松尾城於小笠原信嶺。復其舊。（松尾小笠原系圖、）

十二年甲申二月二十七日。神祖敘從三位。爲參議。（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羽柴秀吉在大阪城。威名日盛。織田信雄忿其彊梁。漸生猜隙。信雄之將松島城主津川玄蕃允近治。（斯波治部大輔義良子、）星崎城主岡田長門守。刈安賀城主淺井田宮麻呂。素有勇名。秀吉欲離間之。稱其勇敢厚遇之。（○諸書但云秀吉稱其勇厚遇之、而無離間字、按秀吉公厚遇三將者、欲使信雄疑之以爲兵端、此其本謀也、今逆意書之、）信雄侍臣讒之。信雄果疑三將有貳。欲與秀吉絕。神

祖不忘信長之舊好。善遇信雄。聞其與秀吉有隙。遣酒井重忠於清洲以通謀。秀吉名近治長門守田宮麻呂及瀧川三郎兵衛勝雅於大阪城。（勝雅初爲僧、號源淨院、養髮稱瀧川三郎兵衛、後事秀吉、公有寵、賜氏稱羽柴下總守、爲勢州神戶城主、○按伊勢國司軍記、勝雅作雄親、松榮紀事作雄利、今從秀吉譜、）接遇款曲。諭與信雄無嫌隙。三將悅。欲歸尾州。告信雄。赴尾崎。勝雅獨由伊賀路。遣使清洲。讒三將阿黨秀吉有密謀。信雄信之。三月三日名近治長門守田宮麻呂於長島城。殺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德川歷代、松榮紀事、）長門守弟將監聞變。（太閤記、家忠日記、將監作勝五郎、今從水野系圖、松榮紀事、）與家臣天野五右衛門阪井下總赤川總左衛門須賀太左衛門等據星崎城反。（按水野系圖、五右衛門據本治城、）六日信雄使刈屋城主水野忠重勝成父子圍之。城兵拒守。忠重父子力戰攻之。縱火天野五右衛門所守城下之營燒之。城兵開門出戰。忠重之兵鈴木與八郎突傷須賀太左衛門。擒之橋下。勝成進入五右衛門之壘。城兵放箭飛石捍之。勝成之兵巖村作右衛門中箭死。其餘死傷頗多。城兵雖有利。懼無援軍。致城而去。忠重父子攻古奈部城。拔之。報捷於神祖及信雄。（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信雄既殺三將。遂與秀吉絕。謀起兵討之。遣使濱松乞援。神祖應之。信雄又乞援于池田勝入。森長可。秀吉亦遣使勝入。啗重利以誘之。勝入從之。長可其女壻也。故亦從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民間流言。北條氏直伺隙將襲駿河。神

祖使松平康親守沼津城。牧野康成守長窪城。天野康景守興國寺城。以備不虞。鳥居元忠平巖親吉及武川將士鎭撫甲州。大久保忠世及信州將士備上杉景勝之兵。松栄紀事、九日。信雄之將佐久間駿河守正勝右衛門尉信盛子、初稱甚九郎、山口長二郎重政平兵衛盛政子、後為但馬守、晩年更任修理亮、率五千餘騎。向佐治新介所據龜山城。縱火街巷。至勢州嶺城。秀吉譜、年譜附尾作長島城、今從太閤記、家忠日記、鷲峰文集、山口重政碑、修築故壘以邀秀吉。蒲生忠三郎氏鄉右兵衛大夫賢秀子、初名賦秀、仕飛驒守、至參議從四位下、領奥州會津一百萬石、長谷川秀一、日根野備中守弘就等部勒兵以就舊齋藤龍興部將、與弟彌次右衛門有勇名、世稱日根野兄弟、合一萬餘騎。攻嶺城。尾州犬山城主中川勘右衛門及關甚五兵衛。○按甚五兵衛武田信玄步卒隊將、蓋勝賴滅後事信雄也、率兵四千餘騎。助守嶺城。堞壁未成。不能拒敵。故戰於城外。城兵不利。正勝重政退入城。甚五兵衛戰死。城兵死者三百餘人。城將陷。敵兵聞神祖為援軍。畏其武威。不敢進。其夜正勝率兵出城去。家忠日記、○山口重政碑曰、十日秀吉大軍来進、隔川相戰、信雄兵敗走、重政提攙却敵、扶正勝入城、我士卒為敵被遮、不得入城者多矣、秀吉兵進逼城門、正勝與重政開門擊走之、使我兵入城中守之、其夜正勝引兵還長島、附以備攷、勘右衛門將還犬山城。池尻平左衛門以私忿殺之於途。秀吉譜、年譜附尾並云、勘右衛門赴長島城將還、平左衛門殺之於途、而不書其故、今據家忠日記、十日神祖將兵發濱松。酒井忠次為前鋒。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栄紀事、作七日、今從一本德川記抄、十三日神祖至清洲。謂信雄曰。秀吉將兵而來。吾能擊却之。君其勿憂矣。信

雄悅。年譜、創業記、秀吉譜、中川勘右衛門既死。犬山城無守將。十四日。池田勝入與其子之助謀以村民為鄉導。乘夜急攻犬山城。城兵惶遽。不能拒。勘右衛門叔父僧清藏主力戰而死。城遂陷。家忠日記、松栄紀事、是夜神祖在清洲。謂信雄曰。小牧山在尾州中。而必爭之地也。可築砦于此以對秀吉之軍。明日須令榊原小平太偵敵。本多康重諫曰。往年武田勝賴侮我軍。涉川出戰而不利。請善慮之。酒井忠次曰。長篠之戰我兵強練。今秀吉之兵柔弱。拙於兵法。豈與彼同哉。明日臣先往取此地。無敵則以烽火報之。十五日忠次先發。神祖及信雄出師中路。見忠次舉烽。是日勝入父子進至小牧山側近。縱火。神祖見煙起曰。此必勝入也。急進兵。勝入速歸犬山。神祖深憾不擊其不意。遂下令築砦于小牧山。十六日。神祖屯落合邑。一本德川記抄、十七日。森長可陣于羽黑。酒井忠次謁神祖曰。長可勇猛。京師人稱曰鬼武藏。彼亦自矜其勇。請一戰破之。使關西人喪膽。且知參河武士之勇。神祖許之。忠次即與松平家忠、奥平信昌、松平家信、大須賀康高、丹羽氏次率兵。縱火樂田羽黑五郎丸側近民屋以劫之。長可與尾藤甚右衛門一成屯于羽黑八幡林鳥居之前。忠次與諸將攻之。兩軍隔水。使士卒挑戰。雌雄未決。長可隊長隅田內藏允麾衆而進。奥平信昌使銃手擊之。內藏允中鉛而斃。長可怒進兵。一成亦從之。

與平信昌單騎涉水餘衆爭進奮擊長可敗走斬首三百餘級長可之兵野呂介左衛門還戰松平家信時年十六與之鬭介左衛門軀幹長大膂力邁人揮大刀擊之家信幼弱以小刀接戰料不敵捨刀相搏介左衛門拏家信而踣之將取首家信從兵馳來救之家信遂獲介左衛門首上之神祖賞其弱而勇敢賜書褒之奬與平信昌先登之功賜一文字刀（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太閤記、一本德川記抄、松榮紀事）池田勝入與子之助稻葉一鐵遠藤左馬助慶隆（後任但馬守、詳注于慶長五年）率兵三萬餘騎屯犬山下聞森長可敗大駭欲急向羽黒決戰一鐵亦鋭意求戰勝入之兵片桐半右衛門扣馬諫曰敵兵乘勝來進其鋒不可當

戰必不利不如據高陽待敵至以戰勝入從之分兵爲三隊陣于犬山上欲待一鐵接戰自高直下馳突以敗我兵候騎來告神祖下令使速撤軍酒井忠次與平信昌等收兵還小牧山勝入失謀引兵而退（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尾藤一成監勝入長可軍秀吉自大阪馳書戒之曰敵雖挑戰必勿出兵勝入長可矜勇侮敵愼勿使之輕戰（太閤記、秀吉譜、一本德川記抄、松榮紀事）

臣按小瀬道喜評曰世人稱森長可爲似父可成之勇武遂至有鬼武藏之稱其能戰勝者皆對小敵也以此擬大軍此少年血氣之所爲而取敗之道也神祖數與武田信玄戰老練軍事長可宜審謀畫備銃矢於羽黒邑翳林藪擊其來進者須日暮乘夜縱擊則縱爲大軍或能勝矣寡兵而離邑陣于八幡林此其所以敗也尾藤甚右衛門矜己勇以侮敵氣象與長可相類以此監其軍秀吉公之過也臣竊謂不然兵無常形變化在呼吸紙上談兵甚易馬上指麾甚難彼能爲之我必出彼智慮之外以困之神祖英略明敏豈陷彼之計而夜戰取敗乎秀吉公懸算不爽馳書以戒之其可諐乎然其論長可恃勝衒勇則善矣

二十一日秀吉將兵十二萬五千餘騎發大阪（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三日神祖命諸將修築蟹清水外山村宇田津村砦二十四日築比良城爲要害修春日部郡小幡舊壘築砦

以通參州道路使本多廣孝穗阪常陸戍之（家忠日記）二十七日秀吉涉鵜沼川至犬山城以筒井四郎伊藤掃部爲前軍山崎源太左衛門池田孫二郎多賀新左衛門淺野彌兵衛長政（據堀正意所撰淺野家譜長政之父安井彌兵衛與信長公弓手淺野又右衛門長勝爲親族長勝無子養二女長女嫁秀吉公即高臺院也次女嫁長政長政有武幹嗣淺野氏爲弓手事秀吉公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少弼爲五奉行之一）一柳市介直末（又右衛門直高子後爲伊豆守）爲二軍三好孫七郎秀次（後任三位法印一路子秀吉公甥爲三好山城守康長入道笑巖養子冒三好氏秀吉公養爲子授豐臣姓至關白內大臣）爲三軍長谷川秀一日根野弘就爲四軍堀久太郎秀政（左衛門督）長岡忠興爲五軍氏家久右衛門瀨田左馬允木下半右衛門等爲六軍牧野長兵衛蒲生氏鄉及甲賀士爲七軍

伊藤牛之助、高田小五郎等爲八軍。八重葉左衛門、毛利河内守等爲九軍。秀吉自將中軍。織田三郎、富田平右衛門、知信、（後爲左近將監、）片桐助作且元、（初名直盛、後爲東市正、改今名、）加藤虎之助清正、（彈正清忠子、後稱主計頭、敘從四位下、任侍從肥後守、爲肥後熊本城主、）加藤孫六嘉明、（信長公近臣三之丞子、後稱左馬助、敘從四位下、任侍從、爲奥州會津城主、）糟谷助右衛門等爲後軍。（松榮紀事、）秀吉撥行樂田羽黒、向小牧山築砦。鑿塹二重、謂之二重堀。高垣列柵。日根野弘就、其弟彌次右衛門、以兵二千守二重堀。稻葉一鐵、其子右京亮貞通、孫彦六典通、以兵四千守巖崎山砦。丹羽長秀以兵八千守小松山城。森長可以兵三千守青塚砦。蜂屋出羽守賴隆、金森長近、以兵三千守内窪

城。其餘村落林巒、皆爲陣營。（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酒井忠次遣使清洲曰、今夜宿於此、可速餉熟食。衆不從。忠次曰、敵軍衆多。日已近晡。及晩而戰必敗。秀吉長于軍事、自我挑戰、彼必不戰矣。神祖然之。（松榮紀事、）榊原康政請以小牧山爲營。神祖許之。二十八日、移陣小牧山、使内藤信成守清洲牙城、三宅康貞大澤兵部大輔基宿、（左衛門佐基胤子、歷侍從、至左近衛中將、）中安彦四郎守羅城。本多重次守星崎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夕、我軍劫森長可營。敵兵驚擾、長可深恥之。（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九日、信雄至小牧山。四月朔、秀吉後軍繼至、充滿山野。神祖兵亦相繼而至。與信雄兵合一萬八千餘騎。四日、池田勝入至犬山、謁秀吉曰、

參河之兵、多在小牧山。想必其國空虚。今宜潛兵襲虚、縱火村里、陷岡崎城。還軍夾擊、則小牧敵兵敗走、不能支、如指掌矣。秀吉沈吟未發言。五日早旦、勝入固請曰、事在速斷。若遲二三日、則無及矣。秀吉許之。且戒之曰、汝明日至東參河、焚燒聚落、可速班師。分兵使戍篠木栢井二壘、愼勿輕戰。即以三好秀次爲援軍。森長可爲副。勝入喜曰、秀次長可我女婿也。不假他兵、立取參州、以雪羽黒之恥。然翁婿出軍、無他可徵、願別賜將以爲異日之證。秀吉乃使堀秀政副之。是日秀吉移自犬山陣于樂田。六日、勝入以秀次爲大將、與子之助及長可、秀政、長谷川秀一、率兵二萬餘騎、夜半欲赴參州。至

篠木栢井。（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岡崎商人某、來丸根城、告其計於酒井忠利。忠利單騎至小牧山、白之神祖。神祖令諜覘之、得其實。（松榮紀事曰、七日篠木邑人來小牧山告之、神祖厚賞之、今從酒井家譜、）八日晡時、樂田舉烽。神祖望之曰、是必敵出師也。與信雄下令曰、今須急赴小幡、勿使敵軍知之。乃留酒井忠次、本多忠勝、石川數正、松平家忠及信雄之兵、守小牧山。夜半、以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水野忠重、其子勝成、本多康重、松平家信及信雄之將丹羽勘介氏次兵合三千餘騎爲前鋒。出小牧山、卷旗匿幟、以紙縶馬銜。至小幡砦、別使步卒五十人至龍泉寺側、以覘形勢。（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曰、本多廣孝至龍泉寺側覘形勢、而無步卒之事。未知孰是。今從一本德川記抄、）夜至小

幡議軍事忠重曰敵衆我寡未易得志聞敵軍列前軍勝入二軍長可三軍秀政四軍秀一後軍秀次今出不意掩擊後軍則彼必敗矣諸將從其議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諜告敵軍過長湫於是七隊出小幡從敵尾之是夜四更神祖率兵五百諸書或作三千、井伊直政率三千諸書或作二千、爲先鋒出小牧山從七隊之後潛師如前故敵人不之覺也一本德川記抄、小幡景憲傳( )景憲傳曰、神祖議曰、戰于岡崎側必得取勝、然小牧相去頗遠、歸路危矣、戰于小牧側則秀吉必援之、須以長湫爲戰地、又謂先鋒七隊兵寡、敵兵最多、雖我兵一旦有利、或不能遂勝、敵若逐我兵、則隊伍必亂、以麾下之兵擊其亂、則取勝必矣、故七隊先發小牧、後之可四里、而神祖發兵、從之、諸書爲神祖先發者誤、故不取、九日黎明勝入前鋒伊木清兵衛片桐半右衛門率兵二千餘騎攻丹羽氏次巖崎城氏次弟二

郎介氏重拒戰兵寡不能敵氏重戰死城遂陷勝入大喜將入參州秀次秀一在小幡東岳飯朝餐卸鞍休士馬前鋒七隊之兵急擊秀次陣敵兵大駭水野勝成先登獲首凡三級其餘爭先奮擊多斬獲秀次秀一大敗走諸將追擊之勝成三級、據水野系圖、( )年譜創業記並云、諸將破秀次于稻葉村、家忠日記云、小幡東岳、稻葉村即小幡東岳也、勝入長可不知秀次兵敗矜巖崎之捷檢所獲首級田中久兵衛稱秀次使者來堀秀政之營告敗秀政瞋目叱之曰汝三好家之重臣而當進退士卒奉使非其職分汝必逭逃而來耳久兵衛無言而退( )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諸書無久兵衛之名、秀吉譜書久兵衛怯懦之狀、極其醜詆、按田中吉政初稱久兵衛、事秀吉公、任兵部大輔、武功積累、關原之戰、盡忠于神祖、賜筑後、任筑後守、其非吉政明矣、據菅沼系圖、田中久兵衛吉興、菅沼主殿頭定官爲子、疑即其人、然無明據、故闕其名不書、秀吉譜全據太閤記、而太閤記多出於愛憎者、未可盡信、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而删其餘事、秀政率兵三千餘騎整陣以待頃之康政長盛康高忠重等逐北至秀政陣秀政逆擊之我軍經長途人馬疲頓遂爲秀政所破秀次敗兵乘勢還鬬本多康重苦戰身被七創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忠重與從兵八騎奮擊拒之水野系圖、步卒隊將渡邊守綱豫見其機欲至麾下趣兵候騎内藤正成高木清秀遇諸途問其故守綱曰我軍不利敵兵乘勝隊伍不整以麾下兵戰則必有利正成清秀曰麾下遥隔吾輩監之守綱還與前軍合令步卒放鳥銃敵兵披靡諸士傳略、諸將進擊秀政陣破之加藤喜左衛門成

瀨小吉正成吉右衛門正一子、後任隼人正、小栗忠政大久保忠佐渡邊守綱渡邊貞綱其子六郎左衛門生綱等力戰獲首級神祖平明至勝川喜其名應吉方擐甲進到長湫東松山信雄亦從之榊原康政岡部長盛來謁神祖執康政手流涕曰吾聞汝輩失利不知其存亡甚憂之今見其無恙甚喜康政謝曰臣等以寡兵擊破秀次三萬之衆故兵疲馬困反爲秀政所敗今見大旆不忍決死含恥而來如忠重康高則逐敵向猪子石而去矣秀次欲與勝入長可合軍復戰勝入長可陣于松山東與秀政相距二町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渡邊守綱馳來白神祖曰敵追我兵隊伍半亂前後離散以麾下之兵擊之卽有利

矣。宜急進兵。內藤正成歸言曰。先鋒敗走。請主公收軍速歸岡崎。〔諸書皆曰、正成與清秀同言、今從一本德川記抄、○按是時神祖在濵松、而云岡崎、蓋通稱之也、〕高木清秀馳入敵陣。提首歸曰。我軍必勝在于此時。莫失其機。本多正信在傍。聞之進曰。汝輩何言之繆。敵乘勢衆多。我兵甚寡。豈可當耶。守綱清秀怒曰。子得寵遇。坐蒲團。巧財利。習放鷹。何知軍之勝敗哉。今主公無決斷。故吿其時機耳。神祖哂曰。善。卽令兵急進。井伊直政將直馳正路。三科肥前諫曰。利於繞山腰而進。直政不聽。近藤秀用馳來扣其馬。令直政向山腰。直政乃出自長湫東南山腰。分兵爲三隊。神祖亦從之。下令曰。須總軍發聲呼曳倒曳倒。諸軍皆從之。欲急擊秀政

陣。秀政不戰而敗走。直政奪其所陣之地。而陣麾下銃手五百人據右山腰放銃。長可勝入亦放銃相持。安藤直次白神祖曰。自左山麓放銃。則必有利。神祖然之。遣鵜殿兵庫命銃手曰。分半來此。銃手方與敵相挑。不能分半。又令村越直吉加加爪式部趣之。竟分銃手四十人而來。自左山麓放銃如雨。敵勢大挫。長可指揮士卒。挺衆來前。水野忠重之銃手放銃中其額而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曰、杉山孫六放銃、〕敵兵失色而亂。神祖厲聲曰。阿壻之陣既潰。汝等盍破勝入乎。諸軍進擊之。〔松榮紀事曰、直政分兵爲三隊、急擊秀政之陣、秀政又敗、欲向樂田、而勝入遣使止之、秀政之兵數戰而疲、故不能從、按秀政敗奔樂田、此後之事、而在下文、今從一本德川記抄、〕鳥居金二郎與平松金二郎揮搶爭

先是日第一槍。〔松榮紀事、○關原記大全載加藤嘉明之語、曰、長湫之戰、平松金二郎有功、家康賞之、金二郎怨賞薄、出奔他邦、家康怒曰、吾賞戰士、獨金二郎一人逃賞、無禮之甚、赦之無以令士卒、卽捜捕斬之、此可爲良法、〕今村析之助不擐甲而鬭。爲第二槍。小野淺之助與敵相搏獲首級。我兵摧堅挫銳。銃矢交發。〔松榮紀事、〕神祖遣筧勘右衛門渡邊半十郎。建葵紋白旗金扇馬標于金根山後。出敵不意。敵兵大駭散亂。〔一本德川記抄、〕神祖颭旗厲士卒。與信雄合兵大喊而進。敵兵悉敗走。勝入之兵秋田加兵衛梶浦兵七郎片桐與三郎竹村小平太等。與直政之兵力戰而死。勝入失馬。欲入秀政之陣。路遙隔不可復合。知其不免。秉麾坐胡床。永井直勝揮槍刺之。勝入不鬭而授首。時年四十九。安藤直次擊

其子之助獲首。本多八藏得長可之屍。斬其首。而不知爲長可。以爲獲死者之首。非勇也。故棄之。取其佩刀。以爲他日之證。井伊直政水野勝成手斬敵獲級。〔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鈴木重好在直政之右軍。奮鬭獲三級。〔鈴木重好傳、〕渡邊守綱成瀨正成蜂屋七兵衛米津清右衛門大久保忠鄰皆力戰有功。秀次秀政雖以勇敢得名。遇神祖大敗。經篠木栢井。僅免奔樂田。我兵逐北斬敵。不可勝計。凡獲首一萬五千餘級。〔年譜曰、一萬餘級、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命大久保忠佐渡邊守綱撿首級。定戰功。永井直勝併勝入首及麾佩刀號篠雪者上之。神祖悅。致之信雄。賜井伊直政及直勝弓。信雄亦賞直勝之功。賜勝入佩刀。本

多八藏上森長可之刀。然以棄其首不錄功。八藏甚悔之。内藤正成高木清秀諫神祖曰。秀吉敏於軍機。聞其敗必當來戰。我軍自旦至午接戰甚疲。今與新兵鬬則必見敗。不如全勝而退。神祖從之。乃與信雄收軍還小幡。（秀吉譜年譜附尾竝云。本多正信內藤正成諫神祖。今從松榮紀事。）秀吉在樂田聞秀次敗。策馬急赴龍泉寺。二萬餘兵相踵而至。小牧山守將酒井忠次本多忠勝松平家忠欲乘虛襲擊樂田營。石川數正爲秀吉所誘。潛蓄異圖。故不出兵固沮之。忠次家忠大怒。疑其有貳。收兵還營。先是本多忠勝遣梶金平視軍勝敗。良久不歸。忠勝怪之。以爲忠次數正在此。留守不乏其人。不如赴戰場。乃將五百餘兵經春

日井追秀吉。金平與敵鬬。獲級而歸。告以軍事。忠勝抗秀吉大軍而並行。相距纔四五町。勇氣勃然。時時使步卒放銃擊秀吉軍。部兵永井與二郎馬逸入敵陣。與二郎追之入大軍中。忠勝見其危。單騎犯陣。遂得馬授與二郎。田總而鬬。敵不敢進。遂與與二郎俱歸。秀吉前鋒請擊之。秀吉曰。勇士也。勿擊之。他日秀吉謂左右曰。忠勝寡兵不畏我大軍。可謂膽大矣。或告忠勝。忠勝曰。吾非欲與秀吉爭雄。唯冀一戰以死耳。戰死移時。則秀吉到長湫。可以遲滯。然則我公得勝必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本多家譜。○按十四年神祖與秀吉公講和。謁大阪城。秀吉公面諭忠勝。亦與此語相類。可併考。）既而忠勝至小幡。請神祖曰。臣一軍不與今日之戰。士馬雄健。願益以水野忠重之兵。夜襲龍泉寺之營。則獲秀吉之首必矣。神祖壯其言而不許。忠勝固請。神祖曰。今日之戰吾得大勝。於勝則危。況秀吉勇略出群。其可侮哉。日既晚。秀吉引兵至田中。欲待明旦決戰。其夜神祖與信雄經平戶還小牧山。秀吉聞之拊掌曰。家康用兵變化不測。如神矣。信雄稱忠勝之勇。授佩刀以賞之。十日秀吉去田中。還樂田。屯小松寺山。鑿塹築砦。圍小牧山之三面。西則日保曼陁羅寺。東則自二重堀接小松寺山。北則青塚小口。樂田軍士雲屯霧合。長湫之戰雖秀吉之兵多死。猶有數萬騎。分爲七隊。（松榮紀事曰。東西中軍三隊。今從家忠日記。）神祖分兵一萬八千餘騎。爲十六隊。自二重堀前

至東野。整陣而列。酒井忠次。井伊直政。松平家忠爲前鋒。敵將長岡忠興。蒲生氏鄉。堀秀政。長谷川秀一。率兵一萬餘騎。守二重堀。見我軍出。馳使告秀吉曰。小牧之兵欲決勝負於一舉。請分麾下爲援兵。秀吉固止之曰。小牧之兵來攻則整陣拒之。必勿自我作戰。神祖亦下令曰。敵越二重堀而來前。則當接戰。不然必勿挑戰。故兩軍相持不戰。日既過午。神祖撤軍還小牧山。（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竝曰。秀吉與神祖講和。文祿年中在肥前名護屋。與神祖談軍事。秀吉問曰。往年樂田小口置陣相對。何不擊退二重堀之兵。神祖曰。當時下令云。小松山之敵來進。則當接戰。不然勿使自我出兵。秀吉曰。其意如何。神祖曰。我兵攻二重堀。則樂田之兵必夾擊敗之。故將佐欲戰。吾固戒之。秀吉大感其言曰。吾以二重堀兵爲餌。必來擊。然則樂田大軍夾擊。不使一人生還。故吾亦下令不使

祖亦稱秀吉之將略聞者皆歎服（出兵時誰誘見合肸𦑀可謂奇矣）神十四日。秀吉修羽黒舊壘使堀尾茂助吉晴（中務吉久子後稱帶刀先生領出雲隱岐）山内伊右衛門一豐（但馬守城豐子後仕對馬守更土佐守進從四位下領土佐）伊藤掃部助成之築十餘砦以對小牧山（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二日秀吉將兵六萬餘騎至青塚修二重堀。使木村常陸介定光神子田半左衛門小寺官兵衛孝高（美作守識隆子後更黒田氏秀吉公之謀臣剃髮號如水）明石右近成之。其夜信雄之兵襲二重堀。多獲首級。敵將長岡忠興擊却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榊原康政移書樂田陣營曰。秀吉蔑如君恩。與信雄構難。滔天之罪孰不惡之。凡在將士何忘大義而黨于不義之人耶。秀吉聞之大怒。下令能得康政首者厚賞之（松榮紀事）五月朔。秀吉留堀秀政於樂田。使加藤光泰守犬山城。將兵八萬餘騎將歸大阪。赴美濃渡宇留浮梁。小牧諸將欲出擊之。神祖不許。剽悍壯士十五六騎追擊獲首十餘級。（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三日。信雄聞秀吉班師。出小牧山入勢州河内城。（家忠日記）秀吉以爲百里暴師。無功而還必取人笑。遂攻信雄管內加賀井竹鼻二城拔之。入大垣城。六月十一日。秀吉軍多藝築直江砦。使丸毛三郎兵衛戍之。引兵還大垣。十二日。神祖使酒井忠次守小牧山。收兵還清洲（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應仁以來。群雄割據。四海鼎沸。下陵上替。無日不用干戈。生民塗炭。

至此已極。而求其所謂義戰者蕩然無有矣。唯永正四年。細川右京大夫澄元起兵阿波。討其族九郎澄之。以復父政元之讐。時人稱爲義戰。然澄元幼弱。皆其宰三好筑前守之長之謀也。歷七十餘年。秀吉公山崎之戰。討故君之讐。得逆賊之首。可謂義戰矣。禮葬故君於紫野。躬率群臣以極哀慟。可謂能盡臣節矣。然墳杵未收。殺信孝於內海。其視岐阜幼君如弁髦然。究其心術。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私。猶不能及久假而不歸者。況敢望其餘哉。信雄不勝忿忿之心。欲起兵討之而力不能敵。乞師濱松。而神祖應之捷於影響。初本能寺之變。神祖航而還參河。大興義旅以討賊臣。秀吉公之捷報至鳴海而班師。大義已伸於天下。而又援信雄以拒大敵。長湫之戰。斬三梟將之首。而敵軍魂褫氣懾矣。全師制勝。謀略如神。秀吉公將十萬之兵。無所施其方略。終至講和而修好。非神祖之義舉。則信雄敗衂可翹足而待矣。其不遺故舊。篤于信義。未嘗有一毫利己之心。雖非弔民伐罪之師。而過乎彼善於此者多矣。

瀧川一益爲長島城主。領伊勢五郡。柴田勝家滅後失援。流寓越前大野。秀吉惜其材武。給食邑五千石。與富田知信戍勢州木造城。聞秀吉與信雄構兵。欲建功以結秀吉。先是信雄將佐久間正勝守蟹江城。前田甚七郎長種（後爲對馬守）守前

田城長種部曲前田與平次守下市場城山口重政守大野城至是信雄使正勝築萱生砦正勝留前田與十郎於蟹江城赴萱生與十郎一益之表兄弟也（表兄弟據年譜附尾）故一益伺其閒遣使說與十郎屬秀吉使翻蟹江城爲內應長種與平次亦黨之九鬼右馬允嘉隆（宮內大輔定隆子後更大隅守）與一益同謀一益乘舟將入蟹江城與十郎舉烽爲應神祖在清洲見煙起知其有反計使井伊直政進擊之親將兵爲後繼內藤家長前鬭斬敵數人本多忠勝水野勝成奮戰（按下二書不載本多忠勝今據本多家譜）一益不得入城山口重政毋爲質在城中故一益嘉隆遣使大野城招之重政不可一益怒與嘉隆合兵攻之重政兵

寡難敵告急神祖信雄及正勝乞援敵兵攻城甚急浮戰艦數十艘於大野川以逼城重政投炬燒其二艘敵兵騷擾下船緣堤而陣神祖聞重政之報使直政救之信雄亦遣援軍擊却之既而信雄來大野城勞重政神祖屯戶田名重政褒其拒守之功賜良馬（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六日一益納兵於前田下市場二城十八日神祖使石川數正安倍彌一郎及信雄之兵攻前田城城主前田長種力屈乞降致城而去十九日神祖信雄攻下市場城九鬼嘉隆欲率舟師入城潮落不得進岡部彌二郎長盛擊破之（長盛二郎右衛門正綱子後叙從五位下任內膳正）嘉隆遁去一益亦欲泛海而走信雄之兵乘戰艦數十艘追之奪一

益馬標閒宮造酒允信高入一益之船力戰而死其夜下市場城陷前田與平次欲出前田城遁去山口重政之兵追擊之獲其首一益僅遁入蟹江城拒戰本多八藏恥鄰槖秣長可首不錄其功奮鬭而死是日一益子三九郎爲殿水野勝成橫擊破之被創二二十日梟我兵所獲首一百二十餘級於小幡山二十二日神祖信雄將兵圍蟹江城酒井忠次松平家忠水野忠重丹羽氏次天野周防守及長澤之兵攻城東南海門寺口（勝成被創忠重圍城並據水野系圖）大須賀康高攻城北信雄之兵攻城西城兵固守拒戰忠次家忠酒井忠利松平康安等力戰破之忠次兵疲及晚榊原康政代忠次而攻之其夜

康政家忠急攻破第二城第三城一益窮蹙僅保牙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八日小牧戍兵出覘樂田營與敵鬭獲首數級我兵亦死傷（年譜創業記）二十九日一益力殫請和信雄謂神祖曰一益事信長有功不忍殺之丐其命神祖許之諭一益曰斬城將前田與十郎首誓其無貳則舍汝七月三日一益殺與十郎獻首神祖上誓書乞降神祖許之一益走神戶（太閤記曰六月二十七日一益乞降走木造城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吉欲救一益將兵由大垣向蟹江城既陷故引兵徑歸大阪（秀吉譜家忠日記竝云歸京都按是時秀吉公未嘗居京師蓋當時概稱大阪曰京都今從其實書大坂）其後一益寓于京師妙心寺秀吉以其爲丹羽長秀之姻戚放之越前（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瀧川一益當信長公時謀必中戰必克智勇無出其右者。及信長公被弑勢變事去孤立無援秀吉公惜其才。使居木造城而負功徼利之心終不能息以中表之親誘前田與十郎使之叛信雄而黨於己奪蟹江城以媚秀吉公而欲與神祖爭鋒何其不自量也及至勢蹙計窮則斬與十郎以圖苟免何其不義之甚也智勇俱困流死北越。謀之不臧終無容身之地豈天褫其魄狼狽至此耶。

五日神祖至桑名築砦四日市場十三日還清洲十五日樂田戍將屢出候騎覘小牧營小牧戍兵擊却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八月十六日秀吉將兵八萬六千。又至濃州創業記考異以或云十六萬騎今從創業記正文及松榮紀事前鋒陣于樂田羽黑。二十一日秀吉進屯上奈良五郎丸。二十七日神祖使松平家忠至羽黑樂田。偵敵陣形勢。二十八日秀吉焚掠樂田近邑。神祖由清洲陣于巖倉。九月朔松平家忠出兵樂田取秋稼。七日秀吉移陣茂呂。二十五日秀吉修砦于上奈良河田大野三邑置兵戍之引入大垣城年譜創業記並云十七日秀吉引兵而退據家忠日記十七日退自小堀二十五日入大垣今從之二十七日神祖還清洲是月神祖使菅沼小大膳定利松榮紀事作正家今從菅沼系圖說見元龜二年保科正直諏訪賴忠攻信州妻籠城。秀吉遣兵援之定利解圍而去城兵尾擊之甚急正直爲殿擊却之全師而歸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月。神祖重修小牧要害使

松平家忠菅沼定盈守小幡城酒井忠次守清洲城榊原康政守小牧十七日神祖斂軍還岡崎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賜駿州長窪城於牧野康成。家忠日記十一月六日秀吉至伊勢陣于羽津使蒲生氏鄉守名穗生城家忠日記名穗生作繩生國音相近蜂須賀彥右衛門正勝守桑部正勝小六正利子叙從四位下任修理大夫信雄屯長島桑名與秀吉相持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水野忠重先至桑名隔水而陣秀吉不敢侵桑名水野系圖九日神祖由岡崎至清洲爲之聲援秀吉謂富田知信津田隼人正信勝曰信勝刑部大輔某子德川歷代作信秀今據津田系圖訂之我受右府之厚恩非口舌之所能盡。故誅賊臣光秀立報君讎右府有靈豈不忻忻於地下哉信孝信雄信讒欲伐我故不得已舉兵應之。此豈我素志哉不幸信孝罹禍今欲與信雄講和誓明神以赤心靡佗卿曹宜體其意知信信勝深感其言至桑名營就土方勘兵衛雄久彥三郎某子初襲稱彥三郎後爲河內守告其言於信雄信雄喜而許之秀吉大悅十一日秀吉信雄會于矢田河原年譜矢田河原作町屋川今從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按秀吉譜據太閤記以講和爲十月二十七日德川記亦爲十月二十日並誤秀吉從者纔數人先至盟所待信雄至欒踞曲拳流涕曰今日以天之保佑得拜主君之顏幸甚乃獻良劍厚禮之信雄使知信信勝諭秀吉曰犬山吾嘗所領願得之秀吉奉命而退兩軍凱旋神祖不知會盟既成在清洲聞之以石川數正爲使賀秀吉。

十六日。神祖發清洲。還岡崎。德川記爲十一日。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凡小牧長湫之戰。將士有功者。不可勝計。神祖賞之。或賜書牒。或給采邑。各有差。畠山左衛門佐貞政。左衛門督昭高子。受神祖之旨。督根來雜賀之兵。欲待信雄之報。自後攻樂田。長曾我部土佐守元親。信濃守覺世子。歷宮內少輔侍從。任土佐守。與貞政合謀將侵大阪。以和議成。各解兵去。松榮紀事。

臣按。松榮紀事曰。相傳秀吉智計殊絶。故託不忘信長之恩而爲和議。其實知神祖之勇略難敵。故爲此舉。而信雄不悟。不告神祖而講和。人皆識其無義氣也。太閤記曰。信雄營中。群疑沸騰。故和議速成。臣竊謂此必秀吉公縱反

間。使信雄眩惑也。故不告而和親。負神祖之義舉。大失將士之心。制於人而不能制人。宜其終爲秀吉公見放也。德川歷代曰。信雄有勇不果敢。臨事無謀慮。輕信人言。終受其累。斯言得之矣。

二十一日。神祖出岡崎。還濱松城。年譜、創業記。二十二日。秀吉爲權大納言。進從三位。公卿補任、家忠日記、秀吉譜。秀吉在大阪。遣羽柴勝雅、富田知信、津田信勝於濱松。乞和。神祖集將佐議之。石川數正進曰。秀吉領天下之半。豪傑響應。主公之兵不能及其半。北有上杉景勝。東有北條氏政。三面受敵。則終難得志。願早許和。以爲長久之計。神祖怒曰。吾兵雖寡。豈畏秀吉之大軍哉。今不與秀吉決勝負。更待何日乎。因拒不受。二使虛歸。松榮紀事。十二月十四日。信雄來濱松。至酒井重忠家。謝神祖援助之勞。翊日。饗于濱松城。信雄從容謂神祖曰。卿非素與秀吉有仇讎。特爲援吾發兵交戰耳。今吾與秀吉講和。卿亦釋怨和親。遣一公子於大阪。則秀吉養爲子。永以結好。此秀吉之志也。神祖不得已許之。二十五日。信雄將還清洲。神祖使之放鷹吉良。命松平家忠饗之。其後神祖遣長庶子於義麻呂於大阪。時年十一。石川數正子勝千代。本多重次子仙千代從焉。仙千代後稱丹下。名成重。爲飛驒守。○高力系圖曰。是年神祖與秀吉講和。以高力與左衛門清長爲使。秀吉賜豐臣姓。叙從五位下。任河內守。按神祖講和。在下文十四年。清長奉使。蓋在其時也。附以備考。秀吉大

悅。養於義麻呂爲子。授羽柴氏。名秀康。任參河守。給采地一萬石於河內。年譜、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記事。采地一萬石。據創業記。○年譜、創業記並云。十二月十二日。遣秀康於大坂。十四日。信雄來濱松。謝援兵。按秀吉公數講和親。神祖峻拒之。信雄述秀吉公之意。然後神祖許之。不應此遣於義麻呂于大坂。而後信雄說神祖。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不係日。但云其後。今從之。神祖欲以異父弟定勝爲秀吉養子。大夫人懲其兄康俊質於甲州而僅得免歸。不聽。故遣於義麻呂。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越中富山城主佐佐成政。歷山路。冒深雪而來濱松。就本多忠勝。謂神祖曰。請再起兵擊秀吉。則自越中出兵東北合擊。必得大勝。神祖不可曰。吾無怨仇於秀吉。前日之事。救信雄之急。以報信長之厚眷耳。吾既統領五州。縱滅秀吉。豈假卿兵力乎。成政失望

而去至清洲。說信雄再出師。信雄不許。其後秀吉聞之大怒。（年譜及松榮紀事一說並云、秀吉欲擊北國、成政來濱松乞援、神祖許諾、遣人視行軍之路、還報曰、信飛之險隘、不易出兵、故止、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及松榮紀事正文、）是歲玉蟲二郎左衛門景茂。二郎右衛門繁茂。並事麾下。（玉蟲系圖、景茂兄弟式部少輔貞茂子、景茂初事上杉謙信、中事武田信玄、繁茂事信玄及勝賴、）

十三年乙酉正月十六日。神祖如岡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北條氏直遣使濱松。告攻下野佐野城克之。送城主佐野修理亮宗綱首。（創業記、松榮紀事、宗綱小太郎昌綱子、襲稱小太郎、）二月。神祖還濱松。命參州諸將築吉良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三月十日。秀吉爲内大臣。進正二位。（公卿補任、家忠日記、秀吉譜、）小牧之戰。根來寺僧徒屬神祖及

信雄。焚掠大阪側近。侵泉州岸和田。城主中村孫平次一氏擊破之。（孫平次後任式部少輔、還爲駿府城主、）四月。秀吉將兵攻根來寺滅之。（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是月。神祖按行甲州。六月七日。還濱松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七月十一日。内大臣秀吉爲關白。進從一位。（公卿補任、家忠日記、秀吉譜、）十九日。神祖如駿府。先是神祖在甲州。與北條氏直約。以上野沼田易佐久郡。○（松榮紀事曰、佐久都留二郡、按十年定約、佐久一郡、家忠日記亦無都留郡、今從之、）至是氏直請沼田地。神祖遣使信州上田使眞田昌幸以沼田予氏直。昌幸對曰。沼田非君矦之所賜。亦非氏直之所授。昌幸自以兵力所取也。庸詎輒予氏直乎。往年氏直相持甲州。昌幸屬君矦。盡忠戰場。而僅給上田

斗大之城。常怨論功之薄。今有何罪。遽奪沼田。使氏直有之乎。勿使使者復來。遂叛神祖。訴其狀於大阪。屬秀吉麾下。秀吉大喜。授印章。命上杉景勝爲之聲援。八月。神祖使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平巖親吉等。將兵擊昌幸。岡部長盛。柴田康忠。諏訪賴忠。保科正直。矢代勝永。及知久。遠山。武川。蘆田等。甲斐信濃之兵合七千餘騎。閏月二日。諸將攻上田城。城兵不出戰。我兵侮之。進入第二城。欲縱火。柴田康忠曰。我既入郭内。敵急來擊。縱火則不得出。故止之。昌幸使時田出羽。高月備中。以四百餘騎守城。○（松榮紀事以時田出羽爲昌幸弟、按眞田系圖、昌幸弟唯有隱岐守信尹、初稱葛野市右衛門、而無時田出羽、未知何據、故今闕疑、不書其弟、）長子源三郎信幸（後爲

伊豆守、幸或作之、按年譜松榮紀事作信次、蓋誤、今從眞田系圖、）率二百餘兵守城門。昌幸自率八百餘騎。列柵街巷。以塞道路。使土民三千餘人執紙旗鳥銃。伏於山谷。（德川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凡信州之地。村落不雨而深山雨。土人謂之峽雲。是日自前夜天陰。昌幸以爲此必峽雲。日中則城下神川大漲。宜使敵兵溺死。（一本德川記按、）我兵不知其謀。進攻街口柵。出羽備中佯退入城。我兵亂隊伍追之。信幸進將擊之。我兵猶豫。昌幸大喊。橫擊之。伏兵一時齊發。聲震山谷。信幸及出羽備中亦出城奮擊。我兵敗績。退至街口。礙於柵木。不得出。多戰死。人皆咎柴田康忠不燒外郭。大久保忠世平巖親吉放銃矢拒敵。引兵退。忠世之兵本多

主水親吉之兵尾崎左門兄弟爲殿。昌幸尾擊之。左門兄弟力戰而死。我兵僅免。鳥居元忠平巖親吉還軍整隊。使步卒放銃。昌幸使信幸及其弟左衞門佐信仍。信仍諸書皆作幸村。今據左衞門佐手書訂之。率五百騎橫擊之。昌幸信仍直前衝突。德川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諸將皆敗走。至神川。水果大漲。敗兵不測淺深。爭先競涉。多溺死者。竟如昌幸所料。一本德川記抄。昌幸信仍乘勢追擊。忠世僅以十四五騎當之。退至加賀川。我兵死者三百五十餘人。唯酒井與九郎獨得首級。城兵死者纔二十一人。忠世留在川上。弟忠教見其幟還鬭。斬敵一騎。竪忠世之旗。敗兵稍稍來集。保科正直諏訪賴忠挺衆力戰。二家之兵多死者。忠

世得兵三百餘人。布陣岡阜。昌幸陣于川上。兩軍相距可三十步。忠世遣使元忠親吉正直之陣曰。我將涉川擊敵。使彼不得入城。請三子出兵爲後繼。元忠謂使者曰。我兵撓敗。不可復振。縱使涉川戰勝。而城兵及上杉景勝之援兵大軍競進。則勢不可當。彼若涉川而來。便可決戰。不可自我爭鋒。親吉正直亦不出兵。忠世不能獨進。抑怒而止。既而昌幸引兵入城。其不涉水來戰者。忠世相持川上之功也。三日。忠世與柴田康忠率信州之兵。渡筑摩川。出八重原。將攻丸子城。昌幸見之。出而陣于手白塚。忠世以康忠爲使。謂元忠親吉曰。可速出兵來此。我與岡部長盛松平源十郎諏訪賴忠等合

兵擊敵。殲之於彌津原。不使一人生還。元忠曰。昌幸素多謀略。自戰其地。能諳險夷。援軍在後。不可輕戰。彼出步卒備我。此必誘我陷于險隘。大軍夾擊之謀也。前日之戰。爲彼所誘以取敗。不如持重養銳。見機而進。親吉亦不肯出兵。康忠憤懣歸告忠世。忠世怒其畏敵。又遣使曰。二子不能出兵。則繼我後而來爲聲援。元忠親吉又不從。往復之間。昌幸收兵而去。忠世大怒曰。以我兵寡。使籠中之鳥脫去。可奈何。忠世不能獨攻丸子。屯八重原。以伺其間。昌幸出城外可十町。置陣相對。諸將不敢戰。遣出候騎。更番戍陣營。十九日。諏訪賴忠番兵與昌幸之兵鬭。二十日。岡部長盛柴田康忠出戍兵。昌

幸信幸在步卒中。過康忠陣前。康忠急擊之。昌幸兵敗。捨幟而走。長盛以爲與敵雜糅。接戰必難。乃緣河驛提。出敵後而馳突。昌幸信幸指揮騎士拒之。長盛秉麾而進。敵兵馳來救昌幸父子。長盛之兵杉山總藏于野十介等八九輩力戰破之。斬城兵數十人。獲首級。信幸猶欲進鬭。昌幸止之。引兵去。此後昌幸父子雖屢出窺我陣營。而不敢復近。忠世與諸將議。遣松平康國〇本書書松平源十郎而不名。按依田信蕃子源十郎。賜姓名曰松平修理亮康國。在上文十一年。及弟忠教於天神林。以備敵。諸將堅守陣營。不敢出兵。神祖聞諸將兵疲。命大須賀康高井伊直政松平周防守康重等。康重周防守康親子。襲稱周防守。將五千餘騎爲援兵。使收軍而還。岡

部長盛上首級於濱松神祖以村上彌右衛門爲使賜長盛及其臣杉山總藏等九人書以褒其功康高直政至信州欲急攻上田城聞上杉景勝受關白秀吉之旨大發援軍與諸將議放火丸子乘其勢而退軍留大久保忠世於小諸城以備昌幸保科正直諏訪賴忠大草知久下條等各歸其邑嚴兵防之年譜創業記德川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眞田昌幸彈正幸隆之子武藤喜兵衛也自幼事武田信玄更歷戰陣長於謀略二兄信綱昌輝戰死長篠故勝賴使之復本姓以統其衆上田之戰能困關東之諸將其將略可知矣參河物語書鳥居元忠之擧動過於畏蜀如虎者諸書據之以爲信然夫元忠百戰之餘勇三方原諏訪原之軍裹創猶戰膽氣益壯及守伏見城義烈震天下擧世所共知也一勝一敗兵家之常始雖垂翅囬谿終能奮翼澠池如平巖親吉保科正直亦其畏縮孱懦未必至於如此之甚家忠日記刪略不書蓋有所見矣參河物語大久保忠敎之所撰多歸美於其兄忠世而不無愛憎之言亦猶鄴侯家傳出於李繁之筆也故臣今折衷取其可信者書之庶得其中矣

是月關白秀吉聞佐佐成政通謀濱松將兵至越中攻富山城織田信雄從焉成政乞降秀吉赦之挈成政還大阪創業記秀

吉譜松榮紀事九月十八日神祖畋于田原十月三日還濱松創業記曰九月十五日自駿府還濱松二十五日至吉田晦至岡崎據家忠日記九月十八日畋于參州田原淹留數日創業記作十五日還濱松蓋誤而年譜家忠日記並云十月三日還駿府亦誤創業記作濱松爲是彼此各有得失故松榮紀事不係月日今擇其可者從之神祖名諸將試問可送質於大阪乎諸將對曰今諸州豪傑爭先納質不可效彼所爲神祖雅所不欲故終不送質北條氏直遣將士二十人於濱松獻誓書請和協軍國事神祖亦命將佐各送誓書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石川數正留守岡崎小牧之戰有人告神祖曰數正密通款于秀吉神祖以其累代重臣不之信數正數使於大阪秀吉使之勸神祖來京師神祖不聽數正以爲神祖終不可從秀吉第三子既爲質第二子勝千代從於秀康共在大阪不如往就之松榮紀事○甲陽軍鑑曰秀吉約以采地八萬石給數正故出奔併附于此十一月十三日數正挈妻孥出岡崎奔大阪松平家忠在深溝城聞之距岡崎三里其夜策馬馳至岡崎數正既至尾州家忠先據新城七之助之堡而陣參州之士未有一人至者家忠分配士卒警衛城門十四日酒井忠次馳自吉田至岡崎參州諸將相踵而至忠次告狀濱松神祖賞松平家忠速至使還深溝城以慰士馬始數正出奔遣使勸松平五左衛門近正同奔大阪近正左近乘正孫左衛門尉親清子近正却之使若再來必欲殺之數正覺之不復遣使時近正在松平乘勝家乘勝乘正子近正伯父稱源二郎其日遣子新二

郎一生與乘勝之臣二人於濱松告其狀使留一生於濱松至是神祖賞其忠純曰近正不黨于叛臣數正去年蟹江之役力戰厲忠乃賜短刀於一生使還大給又遺書小田原告數正出奔於北條氏直遣使小諸城名還大久保忠世忠世以爲棄此城而歸岡崎則數月之功徒爲虛矣聞武田信玄有贅兒稱海野龍寶眞田昌幸迎之爲將上杉景勝乘弊入甲州則土人作亂事不可爲當擇善守者使居此城遍問部下無敢應者諭弟忠教守之忠教諾忠世喜至岡崎是月至明年二月忠教守小諸城北地深雪景勝昌幸不能出兵忠教得成將更番歸岡崎三河物語德川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石川數正旣至

田野村錦四郎刻

大阪意必得秀吉之殊遇厚蒙恩賚而秀吉待之甚薄人或榜其門以譏其背舊主數正羞之杜門不出年譜附尾松榮紀事○據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十八年秀吉滅北條氏大封諸侯以信州松本城授數正時爲出雲守按松本是時稱深志注于下文十五日神祖臨酒井忠次第觀申樂○創業記曰放鷹吉田按吉田城酒井忠次所守蓋放鷹而觀申樂也今從年譜十六日神祖恐人心動搖至岡崎以鎭壓之十八日命參州將士修繕岡崎城二十二日如西尾城二十七日還岡崎○年譜曰二十三日狩參州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關白秀吉旣定南海北陸天下將歸掌握唯憂神祖難服焦心勞思乃與織田信雄議名羽柴勝雅織田信益土方雄久諭旨○家忠日記無信益今從創業記松榮紀事使爲和議曰石川數正來奔彼必不平汝曹善處之二十八日勝雅信益雄久至岡崎謁神祖開陳秀吉之意信雄亦就三使勸神祖入京師神祖曰長湫之戰吾所斬獲皆有名之士秀吉當洩憤於吾不可輕入京師儻以大軍來攻則吾折箠笞之耳卿等勿復來說三使無語而退相議曰直報此言則必逢關白之怒然事旣重大不可不以其實告遂以其言歸報秀吉不怒而頷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及石川數正亡去參州城主多納質于濱松本多康重納第二子二郎八紀貞後爲備前守神祖嘉之曰汝家世篤忠貞絕無攜貳之心何用質爲乃送還紀貞於祖父廣孝隸數正部曲八十騎於內藤家長本多重次惡數正之所爲以計取所質於

木邨嘉平刻

大阪長子仙千代使來岡崎松榮紀事城中傳稱秀吉將攻參州神祖名諸將問孰能可守岡崎者本多正信對曰手刄妻子枕城而死者可也神祖乃給精兵數百騎於本多重次守岡崎城更仙千代稱曰丹下賜書褒重次之武功松榮紀事前車後語集十二月三日信州深志城主小笠原貞慶攻保科正直所守高遠城正直擊破之多獲首級貞慶敗走○按貞慶叛服不常十五年歸順後不復叛事詳小笠原家譜又按深志城今松本城也貞慶復先業更其稱神祖褒之賜書及包永刀於正直創業記曰正直不及一戰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欲出師信州本多重次諫曰請斬臣等首然後發兵神祖乃止年譜附尾九日狩于西尾十八日至岡崎十九日還駿府二十八日神祖兼右近

衛大將。爲右馬寮御監。（年譜、〇本書作左馬寮、據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五年十二月爲左馬寮御監、左蓋右字訛、故今訂之、）是月加給本多重次采邑五十貫、酒井忠次一千五百貫、榊原康政本多忠勝。大久保忠鄰各一千貫。鳥居新太郎忠政（元政子）三百貫地。（年譜附尾）是歲以青山藤七郎忠成爲世子長麻呂傅、（忠成喜大夫忠門子、後爲常陸介、更播磨守、〇松榮紀事曰、以忠成及內藤彌三郎爲傅、家忠日記、無彌三郎、今從之、按台德公立爲世子、諸書無明文、今據置傅書世子、下倣之）淺井半兵衛。鴨田權右衛門。瀧六藏。爲拖負之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從三位平信雄敘正三位、爲權大納言。（公卿補任、〇本書無月日、書左中將如故、豈不歷參議中納言、而陞大納言乎、未詳、）

松井甲太郎書

木邨嘉平栝

烈祖成績卷之六終

烈祖成績卷之七 起天正十四年至十八年

安積覺 編次

天正十四年丙戌正月十日。神祖如岡崎。創業記○按本書後還濱松而不書日十九日。狩于吉良。關白秀吉使羽柴勝雅勸神祖來京師。時神祖在吉良。謂勝雅曰。吾何故入京而屈膝乎。勝雅歸旅寓。伺其使神祖日事游獵而勝雅所言。如耳不聞。既而勝雅請謁。神祖出見之。曰。汝未去乎。何其言之周諄乎。吾甚厭聽。汝須早歸。勝雅曰。今使再至。而公不從。關白必大怒。率大衆而來伐。吾來見國中城壘未修。唯好放鷹。不亦危乎。神祖勃然曰。汝何言哉。秀吉雖兵多。不可過十萬。吾兵雖寡。能諳地

理。迎之險隘而邀擊之。則如摧枯拉朽耳。吾豈憂之哉。汝勿復言。若又來此。首領不可保矣。勝雅還大阪告秀吉。松榮紀事以此一節為去年勝雅信益雄久使于濱松時事。今從家忠日記、秀吉譜。秀吉又不怒。徐曰。彼所言良是。吾熟思之。使彼來于京師耳。其夜既闌。秀吉急召勝雅及織田信雄出見二人。謂曰。吾得之矣。二人驚問其故。秀吉曰。吾以吾妹妻之。嫁娶既成。彼必來此。若猶遲疑。則以太夫人為質。彼曷為不來。此安天下之策也。二人稱善。即使富田知信副勝雅。又使于濱松。二十一日。勝雅知信至吉田。先告酒井忠次以其狀。即與忠次往吉良。請謁神祖。曰。吾既絕之。何為復來。吾不面之矣。忠次請曰。彼以嘉禮來謁。願見之。神祖不得已。召之。勝雅知信告以秀吉之意。神祖曰。吾夙無怨于秀吉。彼以婚嫁乞和。吾豈拒之乎。二人悅。歸大阪告之。秀吉大喜。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北條氏政聞神祖與秀吉和。意甚不平。創業記二十七日。秀吉遣信雄於岡崎。謝和親。神祖自濱松至岡崎。禮接之。信雄留二日。還清洲。神祖既與秀吉講和。慮北條氏政有變。二月二十六日。發岡崎至駿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三月九日。會氏政于三島。十一日。又會于黃瀨川。創業記、松榮紀事、一說、十一日會于沼津、酒井系圖云、會于總河原、蓋黃瀨川上也、紀事正文作黃瀨川、今從之、其儀甚嚴。氏政上鷹馬及刀。神祖贈虎豹皮猩猩緋罽及名刀南蠻鳥銃於氏政。國俊刀吉光短刀於氏直。酒酣。酒井忠次起

舞。極歡而罷。松榮紀事二十一日。神祖還濱松。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四月二十三日。以本多忠勝使于大阪納采。○松榮紀事曰、神祖以天野康景納采、秀吉不悅曰、家康重臣酒井左衛門尉榊原小平太本多平八郎等有焉、當遣一人來、天野三郎兵衛者、吾不知也、信雄聞之、遣土方雄久於濱松告之、神祖憤欲絕婚、雄久頻請曰、如此則信雄大失秀吉之心、願遣重臣一人以成其事、神祖許之、乃遣忠勝、附備一說、秀吉喜。饗忠勝。賜貞宗短刀定家墨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五月朔。松平豐前守康俊卒。久松系圖、康俊神祖異父弟、五日。忠勝還濱松。秀吉以其妹朝日姬嫁神祖。淺野長政護輿。富田知信。伊東太郎左衛門。瀧川儀大夫詮益。左近將監一益弟、織田長益。羽柴勝雅。飯田半兵衛等從焉。婢妾從者百五十餘人。途中觀者如堵。酒井家次。松平家忠。內藤信成。三宅康貞等。出濱

松迎之。十一日。家次迎輿于參州西野。十四日。淺野長政寓輿于榊原康政家。卽日入濱松城。淺野長政致秀吉命曰。吾有一妹。嫁以爲箕帚妾。酒井重忠接輿。合卺禮成。將士參賀。二十六日。神祖遣榊原康政于大坂。告禮成。康政先至富田知信第。秀吉來勞康政曰。吾欲見子久矣。故不待登城而來。往年小牧之役。子馳檄諸軍。毀否極其醜詆。當時見之甚怒。下令厚購子首。欲以甘心。今與子之君講和。宿憾頓散。子盡忠于其君。固吾所欲也。康政拜謝。翌日康政登城。秀吉厚遇之。旣而康政還濱松。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年譜附尾、松榮紀事、神祖發兵。欲討眞田昌幸。七月十七日。至駿府。八月七日。秀吉遣使謂神祖

曰。昌幸旣屬我。請赦其罪。勿伐。神祖從之。竟不出師。二十日。神祖還濱松。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神祖使將士修繕駿府城。至是功竣。九月十一日。權徙居焉。群臣拜賀。禮畢還濱松。二十四日。如岡崎。秀吉數遣使請神祖來謁。神祖集將佐議之。酒井忠次曰。秀吉之心難信。及其可信。入京師未晚也。諸將皆曰然。故止。或傳秀吉怒神祖不來。將殺秀康。神祖聞之曰。吾不以秀康爲質。彼養之爲子。彼若殺其義子。則曲在彼。吾何與焉。自古雖結婚姻。而爲讎敵者多矣。吾豈畏彼。輒入京師乎。秀吉聞之。二十六日。以淺野長政。津田信勝。富田知信。織田長益。羽柴勝雅。土方雄久。爲使。欲送所生大政所于岡

崎以爲質。請入京師。神祖許之。長政等歸報。秀吉喜事旣定。羽柴美濃守秀長諫曰。秀長、秀吉弟、至從二位大納言、領大和、世稱大和大納言、以太夫人質于敵國。武將之恥孰大焉。彼若拒命。則不如決一戰。秀吉哂曰。汝心隘矣。非汝等所知也。不聽。二十七日。神祖還濱松。遣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親族各一人于京師以爲質。由秀吉之志也。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年譜附尾、松榮紀事、十月四日。神祖爲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將往京師。諸將諫曰。秀吉怒公不來。興師來伐。則本州兵馬之彊。震於關西。臣等勠力一心。殊死而戰。則雖百萬之衆。立可摧衂。今不圖全而就危道。殆不可也。神祖曰。吾非畏彼威名而讋服之。天下之亂久

矣。生民墮于塗炭。一二年來。干戈頗戢。都鄙漸靜。今與秀吉構難。則戰爭又起。四海不可一日得安。吾入京師。卒罹不虞之變。此代天下之人而捨生也。吾所甘心。卿等勿復言。諸將皆感服而退。○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竝曰、神祖將往京師、諸將皆謂秀吉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何所憚、以其所生爲質哉、眞僞未可量也、神祖曰、吾亦非無疑、然彼以善意來遇、吾不之信、而不往京師、則似畏彼、縱有詭計、吾竭其誠、誰敢議之、遂命留守入京師、按二書之說、蓋有所據、今此所載、古老相傳、可見神祖仁心之大、足以感動天人、故書之於正文、遂以大久保忠世。井伊直政。爲留守。十三日。發濱松。如京師。本多忠勝。榊原康政。酒井忠次。阿部正勝。永井直勝。鳥居元忠。○秀吉譜作左京亮忠政、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與平信昌。西尾隱岐守吉次。牧野讚岐守康成等從焉。西尾小左衛門、任隱岐守、牧野右馬允、更稱讚岐守、十五

日至岡崎城、待大政所來。十八日、松平家忠至池鯉鮒驛迎大政所、護輿入岡崎城。時無知大政所者、人疑其詐。神祖自濱松迎夫人羽柴氏入岡崎城、使之會晤、群疑盡散。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年譜附尾、松榮紀事。二十日、神祖發岡崎城、留大政所于城中、爲質。井伊直政・本多重次護衛之。重次積薪柴于屋旁、若有不諱、則欲燔殺大政所。蓋爲其備。秀吉聞神祖上途、修館驛、設治具、日饗數萬從者、供張甚盛。松榮紀事曰、十五日、神祖至京師、秀吉至旅館勞之、還下。以上諸書所不載、附以補攷。二十六日、神祖至大阪、入美濃守秀長第。秀吉卽來、握神祖手、歡笑。使秀長饗之、極其精腆。秀吉譜曰、時有闔雨户者、關東家室不設雨户、從者聞其聲、疑有變、或驚顛失色。富田知信來離之、從者乃安。按十年甲州平原宮內之變、土屋權右衞門闔雨户、則關東已有雨户。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皆所不載、故今不取。二十七日、神祖登大

烈祖成績　卷七　五　宮田六左衞門刻

阪城。秀吉迎之於庭、禮接甚恭。尾張大納言信雄亦同至。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書內大臣。據公卿補任、信雄明年十一月方爲內大臣、蓋二書追書之也、今訂之。神祖讓于信雄。信雄辭。秀吉自執神祖之手、使先行。從者皆從。秀吉之命、而入室。秀吉之臣不得入。秀吉與神祖登殿、守奇琛寶貨。委積盈前。饗畢、使千宗易點茶。宗易號利休居士、當時以茶知名。十一月四日、秀吉贈白雲茶壺・正宗短刀・三好郷之刀於神祖。相宅地於聚樂郭內、命秀長造高門大廈。藤堂與右衞門高虎監之。源介虎高子、初事秀吉公、從歸神祖、爲世勲、任佐渡守、更和泉守、領伊賀・伊勢、叙從四位下左近衞少將。又授神祖侍臣宅地。名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等、談長湫軍事、謂忠勝曰。

我素聞汝勇名。長湫之役、以寡兵抗我大軍、終不屈橈。苟非勇猛出群者、不能如此。忠勝終無矜色。家忠日記、秀吉譜、年譜附尾、松榮紀事。五日、神祖進正三位。九日、本多忠勝爲中務大輔、榊原康政爲式部大輔、並叙從五位下。忠勝叙任、本多家譜係十六年、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一日、神祖還岡崎。世子出濱松迎之。五州將士悉來賀之。十二日、使井伊直政護送大政所還於大阪。秀吉出見直政、饗之。使石川數正接伴。直政疾其不義、竟日不交一語、抗言於衆曰、彼背累代之主、出奔大阪、所謂人面獸心者也。聞者皆笑。數正之不知恥、而服直政之氣度魁岸。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二十日、神祖至濱松。創業記。十二月四日、神祖徙自濱松居駿府

烈祖成績　卷七　六　竹口茂兵衞刻

城、定爲五州本府、命土岐定政警衞濱松。創業記曰、明年二月、徙駿府。考異曰、是年九月。今從家忠日記、年譜附尾、松榮紀事。十九日、關白秀吉爲太政大臣、更姓豐臣朝臣。公卿補任、秀吉譜、松榮紀事。○按秀吉公出自寒微、元無姓氏、自稱平姓、及任內大臣、稱藤原姓、故公卿補任從其實、而書平秀吉・藤原秀吉、至是創製豐臣姓、賜之。是歲、神祖以內藤紀伊守信正爲大番頭。信正、三左衞門信成嫡子、時十九歲。大須賀康高請以女壻阿部左馬助忠吉使居横須賀、聽之。家忠日記。忠吉、伊豫守正勝第二子、備中守正次弟。十五年丁亥正月七日、小笠原貞慶・眞田昌幸歸款、來駿府謁神祖、請謁關白秀吉。神祖許之、使酒井忠次送至大阪。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月五日、經營駿府第二城、使松平家忠監之。三月十八日、酒井忠次還自大阪。家忠日記。是月、關白秀吉自將大軍、

擊島津修理大夫義久（陸奧守貴久子、領大隅薩摩日向三州、剃髮叙三位法印）參河守秀康從焉。四月、神祖以本多廣孝爲使勞秀吉。時秀吉攻豐後筑前之界巖石城（作豐前、今從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豐後 廣孝善戰有功、秀吉賞之、授金鐔短刀羊皮胴服（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年譜附尾、松榮紀事）五月二十三日、松平備後守清善卒、年八十三（家忠日記）是月、島津義久勢日窮蹙、披僧服號龍伯、乞降、秀吉許之、參河守秀康與長岡忠興、池田三左衞門輝政（勝入第二子、領備前、叙從四位下、至參議）蒲生氏鄉等將兵擊日向諸城、望風歸降、九州悉平。七月十四日、秀吉還大阪。十七日、神祖如大阪、賀秀吉平定九州。八月八日、神祖爲權大納言、進從二位（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七

日、還駿府。九月十九日、神祖狩于田原。晦、秀吉奏請以水野忠重叙從五位下、任和泉守、授豐臣氏（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水野系圖曰、先是忠重有故仕秀吉公、公褒桒名對陣及多年從神祖有汗馬之勞、同石川出雲守爲武者奉行、叙爵授姓、是月、關白秀吉從自大阪居聚樂城（秀吉譜、松榮紀事）十月三日、神祖還駿府（創業記）十一月十五日、臨酒井忠次第觀申樂（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閏月、名本因坊於駿府。神祖好圍棊、本因坊爲國手、故名之（創業記）十九日、權大納言平信雄爲內大臣（公卿補任）十二月九日、神祖放鷹西尾。十九日、還駿府（創業記）二十八日、轉左近衞大將左馬寮御監（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歲、松平源二郎加首服於神祖前、賜諱字、命名曰家乘、時年十三、給青山忠成與力士二十五人、號久能衆（家忠日記）

十六年戊子正月十二日、神祖辭左近衞大將。十三日、前征夷大將軍源義昭落髮、號昌山（公卿補任）二十九日、神祖狩于中泉（○松榮紀事係月、今從家忠日記）二月五日、還駿府（家忠日記）關白秀吉奏請後陽成帝行幸聚樂第、故神祖如京師。三月朔、發駿府。十八日、入京師。四月三日、秀吉贈點茶名器數品（博多臺子、芋頭水指、小壺、小烏天目、羽節茶杓）及糧三千裏於神祖（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吉奏請以參河守秀康爲左近衞權少將、兵部少輔井伊直政兵部大輔、大澤基宿爲侍從、右兵衞大輔酒井忠世相摸守、大久保忠鄰主計頭、平巖親吉左京亮、鳥居忠政豐後守、本多廣孝

讚岐守、牧野康成內膳正、岡部長盛大膳亮、菅沼定利並叙從五位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書酒井家次亦叙從五位下、按家次叙位任官、在下文十一月晦、又按松榮紀事、左馬助內藤政長叙從五位下、據家忠日記、政長叙任在明年三月、今並不取）十四日、車駕幸聚樂第、淹留五日、公卿百官悉從、內大臣平信雄、權大納言藤原光宣（烏丸大納言光康卿子）藤原輝資（日野大納言晴光卿子）源敦通（久我大納言通賢卿子）神祖、豐臣秀長（中納言）豐臣秀次（參議）宇喜多秀家（和泉守直家子、領備前、至從三位權中納言、世稱備前中納言、宇喜多或作浮田、非）關白秀吉扈從鳳輦之後、少將前田利家、侍從織田信包（○族譜注于永祿十一年、太閤記、松榮紀事、作信兼、誤）少將羽柴秀勝（信長公第四子、秀吉公養爲子、至正三位權中納言、利家秀勝近衞少將、左右無所考定）德川秀康等二十七人、皆騎而從、其式一遵永亨九年

行幸室町之儀。十五日，秀吉使左衛門督豐臣秀秋（木下肥後守家定第五子，秀吉公之甥，小早川左衛門督隆景子之，襲封筑前，食三十九萬石，至從三位權中納言，世稱筑前中納言，又稱金吾中納言）命神祖及秀次、秀家、利家上誓書，其餘信包等諸州城主二十一人皆上誓書。十六日，和歌會，勅信雄、神祖、秀長、秀次、秀家班清華之上。（秀吉譜、松榮紀事）十八日，車駕還宮。二十七日，神祖還駿府。（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吉託行幸會天下諸侯於聚樂，使徵誓書以不貳於己，此其本謀也。（秀吉譜）神祖使松平家忠經營駿府殿守。五月十二日落成，遣使家忠褒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勝於小田原，諭北條氏直曰：今天下諸侯無有一人不朝京師，而氏政父子坐擁數

州之兵，未嘗來朝，其意如何。閏月，氏政遣使駿府，乞與秀吉講和。六月，大政所疾。二十三日，神祖及夫人如京師候之。八月，北條氏政以其弟美濃守氏規為使來駿府。十五日，神祖使榊原康政、成瀨藤八郎副氏規往京師。氏規白秀吉曰：氏直當以明年來朝。前年與德川氏所約上州沼田之地，氏直欲得之。秀吉曰：家康、氏直管內之地，非吾所知，他日當遣家臣一人告其曲折。氏規拜謝而退。大政所疾瘳。九月十一日，神祖還駿府。北條氏政以板見岡江雪使于京師（板見或作板部，國音相近。江雪初稱越中，按十八年北條氏滅，秀吉以愛江雪之才，去板見二字，稱岡氏，以為近習之臣，後事神祖，今麾下所有岡氏其後也）。又請得沼田於秀吉。秀吉曰：氏直當以明年冬來朝，秀吉曰：氏直父子横行關東，未朝京師，罪不容誅，然以其為德川家之姻戚，赦之不問。今遽就其辭以延歲月，明年入朝，則當授沼田。江雪喜還小田原。十一月二十二日，神祖如岡崎。十二月二十一日，畋于吉良，秀吉贈鷹於神祖。二十四日，還岡崎。是歲，奥平信昌第二子初謁神祖，以其為外孫，賜松平氏及諱字，命名家治，叙從五位下，為右京太夫，時十歲。（家忠日記、奥平系圖。家忠日記以下連書中子賜信昌第四子忠明姓名，今不取，說見文祿元年）土屋宗藏忠直流寓駿州。七年，神祖以其父昌恒事武田勝賴盡忠，召隸麾下。（[illegible]書曰，使越後少將忠輝總慈母閑覺院養忠直為子。按忠直後稱民部少輔）又使小笠原信嶺養酒井忠次第三子小平次信之為子。（家忠日記。信之後任左衛門佐，為下

總古河城主）先是，秀吉授肥後於佐佐成政，成政政令苛酷，土人多叛。秀吉召而責之，成政至攝州尼崎自殺。時人以為成政往年勸神祖及織田信雄謀滅秀吉，故秀吉銜之，遂至罹禍。（創業記、秀吉譜）十七年己丑正月二十九日，神祖狩于中泉。二月四日，還駿府。（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五日，駿遠二州地大震，民屋多倒。（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三日，眞田信幸來駿府謁神祖。二十八日，神祖如京師。三月七日，至京師。（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五日，關白秀吉授內藤政長豐臣氏，叙從五位下，為左馬助。（家忠日記。政長，彌二右衛門家長子）五月十九日，世子所生西鄉氏卒，葬駿州龍泉寺，號寶臺院。

二十七日關白秀吉側室淺井氏生子鶴松麻呂（淺井氏備前守長政女、稱淀殿。創業記曰、鶴松麻呂稱八幡太郎。）六月四日神祖如大阪賀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五日秀吉分贈所蓄金銀於親王公卿諸矦大夫各有差贈黃金二百枚白金二千枚於神祖世謂之配金（秀吉譜曰、黃金二千兩、銀一萬兩。今從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六日神祖發大阪十日還駿府（年譜、家忠日記、德川家紀事。）二十三日橫須賀城主大須賀五郎左衛門康高卒（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神祖以康高外孫榊原忠政爲嗣統領其衆（鵞峰文集榊原忠次碑、忠政康政長子、此後書大須賀忠政、及賜松平氏書松平忠政。）先是秀吉造大佛殿於東山鳩工議之求棟諸州無之遣人富士山覓之工曰有之秀吉遣使神祖採之運至大阪七月神祖命參遠駿甲信五州諸將差役丁挽之一木之費黃金一千兩歷數年其功方竣（秀吉譜係十四年、蓋其事始于十四年、故終言之。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吉以富田知信津田信勝爲使諭眞田昌幸予沼田地於北條氏直二十一日二使至駿府告之神祖以榊原康政副二使至沼田諭之昌幸奉命避城致之氏直二十六日神祖臨井伊直政第觀申樂（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八月二十七日往大宮觀採棟材於富士山九月二十六日使甲信二州役丁修築東郡城鳥居元忠獻白金綿漆十月參遠駿三州役丁挽棟材至海濱（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北條氏直得沼田城使叔父氏邦居之沼田側近有眞田昌幸所管那久留美城氏邦部將猪股能登

欲併之十一月三日發兵急襲取之事聞京師關白秀吉不平初氏直約得沼田則必入朝而終不來故秀吉積怒謀擊北條氏氏政父子大懼遣石卷左馬允于京師分疏其事秀吉不聽執左馬允送還小田原移書氏政父子責其憑險負固輕蔑朝廷食言失信不來京師二十九日神祖如京師（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晦小笠原攝津守安元卒酒井家次敘從五位下爲宮內大輔（家忠日記、諸士傳略。）十二月九日神祖至京師謁秀吉議擊北條氏秀吉下令五畿山陽南海東海北陸五道發兵將以明年東征使長束大藏大輔正家督漕輓神祖使酒井家次以參遠駿甲信五州諸將爲東征前鋒十二日神祖發京師二十二日還駿府（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八年庚寅正月三日世子發駿府往京師井伊直政酒井忠世內藤正成青山忠成等從焉十三日至京師關白秀吉使長束正家勞之十四日夫人豐臣氏罹疾卒于聚樂城年四十八葬東福寺號南明院（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按上文、夫人十六年六月以大政所疾、與神祖入京師、遂留在京師也。）時有小田原之役故秘不發喪（創業記）十五日世子登聚樂城時年十二直政忠世正成忠成侍側秀吉悅使侍女引入室內大政所手自結其髻加首服授諱字名曰秀忠（源流綜貫）更其衣及肩衣袴秀吉取金龍大小刀使帶之（松榮紀事曰、秀吉夫人自結其髻。今從家忠日記、秀吉譜。）執其手出謂直政曰長

麻呂生質閒雅然結髮著衣皆野樣故吾更之爲京樣家康見之必當驚喜家康朴實故遣幼兒於遠國吾揣其意外雖修禮而其實納以爲質也吾毫髮無所疑何用質爲汝等須速護送還駿府直政等拜謝秀吉譜以世子入京師及此事係十七年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吉賜直政忠世正成忠成黃金衣服十七日世子發京師二十一日神祖名諸將定軍伍二十五日世子還駿府神祖曰秀吉不留吾兒東征在近想必借吾管內諸城乃使本多正信本多重次掃除參河以東諸城居三日秀吉果以書請借城神祖許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是月關白秀吉入朝奏討北條氏勅賜節刀秀吉以大和大納言秀長留守大阪毛利輝元留守聚樂小早川左衛門督隆景守清洲隆景毛利元就第三子領筑前至從三位權中納言吉川藏人廣家守岡崎松榮紀事廣家元就孫駿河守元春第三子長子元長蚤死故廣家嗣二月二日神祖下號令十三條整隊伍禁鈔掠十日神祖將五州之兵二萬五千餘騎發駿府軍加島前鋒屯沼津十六日使伊奈熊藏忠次爲浮梁於富士川忠次忠基孫忠家子父祖失其稱後任備前守○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忠次作忠政按鷲峰文集伊奈氏碑忠政忠次子筑後守也以其襲稱熊藏誤耳今據碑文訂之二十四日神祖屯長窪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中窪今從年譜是日世子初擐甲松榮紀事二十五日內大臣平信雄及蒲生氏鄉將兵二萬餘騎屯沼津三島間神祖爲饗秀吉命管內海道城主設假館張治具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三月

烈祖成績　卷七　十三　木邨嘉平刻

朔關白秀吉將兵十七萬餘騎發京師德川記松榮紀事作二十萬騎今從家忠日記秀吉著假鬚帶金刀騎而行軍裝鮮麗觀者如堵秀吉譜松榮紀事

臣按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示其信鉞所以專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見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副將軍阿倍駿河麻呂爲鎭狄將軍延曆七年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並賜節刀大征蝦夷天慶三年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綱紐解禮典廢圮羣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廷出節刀之制邈焉靡講關白秀吉公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刀誠曠世之盛舉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爲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帥之所宜爲雖假王命其實侮之君子有以知天不祚其胤也

三日至江州八幡山前隊將權中納言豐臣秀次屯八幡山故秀吉淹留數日十日至吉田家忠日紀秀吉譜松榮紀事十一日將發吉田自八日雨至是日伊奈忠次請留于此俟霽出師秀吉曰吾聞軍行前有川而遇雨不早渡之則後渡者必難今汝柅之其意如何忠次對曰此行小軍之法也大軍而渡則必多溺死秀吉韙之留三日家忠日記鷲峰文集松榮紀事十四日神祖命松

烈祖成績　卷七　十四　龍澤貴吉刻

平家忠設秀吉陣營於吉原。十九日。秀吉將入駿府城。石田治部少輔三成（隱岐守某子、後爲江州佐和山城主、五奉行之一、）耳語秀吉曰。聞德川氏密與北條氏通謀。秀吉聞之猶豫。淺野長政進曰。此流言也。不可信。秀吉意解入城。神祖聞長政之言善之。由是與長政相親。（淺野家譜、松榮紀事、）二十日。神祖至駿府城謁秀吉。二十二日。還長窪。二十七日。秀吉至沼津驛。（德川記作二十八日、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北條氏政氏直聞秀吉出師。分兵守諸城。北條新太郎。北條彥太郎。伊勢備中守。大和兵部少輔及佐倉羽田市川驪南高井小幡等兵合四萬餘騎。從氏政父子守小田原城。北條氏勝。松田右兵衛大夫康秀。間宮豐前守好高。朝倉能

登守。椎津隼人。池田民部少輔等守山中城。北條氏規守韮山城。松田尾張守憲秀。（左衛門尉賴秀孫、左馬助顯秀子、）上田上野介朝廣。與安房上總二州之兵。合一萬三千餘騎。守箱根宮城野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宮崎口、今從太閤記、秀吉譜、及二書下文、）千葉新介之宰原式部大輔兵八千餘騎。守湯本口。（家忠日記曰、千葉國胤卒、其子新介幼弱、故家臣原式部大輔將兵守之、）北條氏照。皆川山城守廣照。（山城守俊宗子、事北條氏康、中屬織田信孝、山崎之戰竭力有功、復事氏政父子、晚年剃髮號老圃、）成田下總守長氏。（德川歷代云中務大輔長康子、）壬生上總介。兵一萬五千餘騎。守竹浦口。（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秀吉圖箱根韮山之形勢。召諸將議軍事。諸將皆曰。小田原城險固無比。聞有勝兵五萬。北條父子中宜一人將兵據要害以拒戰。而今寂若無人。此欲使我超越險阻。乘其疲勞。而八面擊我之謀也。不然。欲使諸所城寨固守。以疲我軍。乘其弊而一戰決雌雄之謀也。（本德川紀抄、）二十八日。秀吉按行山中城。至長窪見神祖。以諸將之言問曰。卿意如何。神祖曰。北條氏累世將領。家多謀臣猛士。勢當決策出戰。而至今不敢出兵。此畏我也。其情可見。不如分軍爲三。一軍攻韮山城。一軍攻山中城。彼雖畏縮。其勢不得不救。一軍邀擊援兵。則取勝必矣。秀吉大稱善曰。氏政出援軍。則當勞卿以殲之。神祖曰。往年我將一萬餘兵。與北條氏四萬餘兵戰于甲信之間。相持數月。每使步卒擾之。或使將佐出戰。我能得勝十恒八九。而

今敵據險難自戰。其地不可輕侮。萬一蹉跌。則以後軍制勝。請殿下處之。秀吉笑曰。後軍我親將之。素所願也。以卿爲前軍。我爲後軍。則雖橫行天下。孰敢禦之。因問神祖曰。今攻韮山山中二城。敵不敢出。則爲之如何。神祖曰。二城決取其一。乘其聲勢。我將我軍歷古道至酒匂驛。屯早河河原。以塞北條管內城寨通小田原之道路。殿下須率大軍直攻小田原城。韮山城陷則山中勢孤。山中城陷則韮山勢屈。可一舉而拔也。秀吉又問曰。卿赴酒匂。道路得無敵之城寨。神祖曰。有鷹巢足柄新莊三城。秀吉曰。如何處此三城。神祖曰。三城必不能守。秀吉曰。何以知其然。神祖曰。往年武田信玄以二萬

餘兵攻小田原。畏其兵力。諸城望風潰去。況今大軍十倍信玄。安得守之。秀吉曰。若有勇將不敢避去。則如何。神祖曰。如此我所欲也。以我部兵速拔三城。在掌握中矣。往年與彼對陣甲州。命隊將一人率兵五六百攻筑井城。不日而拔之。斬勇將内藤周防守。乘勢經略諸城。大道寺駿河守不能守而敗走。（○按大久保忠世、松平康國攻小諸城。城主大道寺政繁棄城走。見十一年。攻筑井城、諸書闕無所考。）武威所加。彼能知之。今親將大兵急攻諸城。則勢如拉朽。勿復爲慮矣。秀吉大喜。神祖廼將兵一萬五千出長窪。（本德川記抄）其夜。秀吉還沼津。夜半召福原右馬助直孝。下令曰。將以明日攻山中城。中納言秀次爲大將。中村一氏、田中吉政、堀尾吉

晴、山内一豐、一柳直末、木村定光、堀秀政、丹羽長秀、長谷川秀一爲隊將。率五萬餘兵進。自三島直攻城。又以内大臣信雄爲大將。蒲生氏鄉、蜂須賀彥右衛門家政（修理大夫正勝子。叙從五位下。任阿波守。剃髮號蓬菴。）福島正則、長岡忠興、中川藤兵衛秀政（瀨兵衛清秀子。叙從五位下。稱右衛門大夫。）森右近大夫忠政（三左衛門可成第六子。叙從四位下。任侍從。爲川中島城主。更美作守。至左近衛中將。）生駒讚岐守一正（雅樂頭近世子。）戶田民部少輔爲隊將。率三萬餘兵攻韮山城。須雷發霆擊急攻。二城以福原直孝監山中軍。戶田民部少輔監韮山軍。堀秀政、木村定光、丹羽長秀、長谷川秀一登自山南。以據險隘。（本德川記抄）處分既畢。神祖使松平康重率兵三千騎爲前鋒。牧野康成繼之。

本多忠勝又繼之。二十九日黎明。過舊山中之險。向小田原口。秀次登峯望城（太閤記、秀吉譜、德川歷代、秀次作秀吉。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謂中村一氏曰。吾陣距城頗遠。須遣候騎得其要領。一氏召從兵渡邊勘兵衛了詗之。（一氏卒。了仕增田長盛。長盛敗。歸藤堂高虎。有故而去。號誰庵。渡或作[illegible]誤。）了曰。敵寨不甚牢固。可攻而拔之。則不及反命。立麾吾軍。請速進兵。定約而去。了近寨視之。果不牢固。麾之如約。一氏急進。了先登。渡邊藤右衛門、瀧孫作繼之。（家忠日記、太閤記並曰。數内匠繼之。今從度邊誰庵自記。）間宮好高守寨拒之。一柳直末挺衆力戰而死。東國烏合之衆悉潰走。好高及其子式部少輔源十郎從兵一百餘人皆戰死。一氏乘勝攻破第三城。秀次見之。督衆競進。城兵

不能拒。松田康秀、池田民部少輔以下城兵五百餘人皆戰死。一氏進兵攻破第二城。守將北條氏勝僅保子城。秀次之兵鈔掠倉庫。氏勝伺間遁去。恥其不能死守。不入小田原城。與宗族從兵十八人皆薙髮退保甘繩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神祖以青山虎之助爲斥候。虎之介戰死。（松榮紀事。○按永祿七年一向宗之亂。青山虎之助與深溝九八郎同見殺。豈其子耶。未詳。）前鋒既至莒根。神祖見山中城兵遁走。命諸將邀擊之。松平康重、牧野康成、稻垣長茂獲首七十餘級。（○松榮紀事曰。康重將錄阿部河内[illegible]上五左衛門、黑田仁平次遇逃兵三人。相呼將擊之。逃兵亦曰。我輩非敵。三人相謂曰。汝曹皆阪東聲也。何欺我耶。揮槍而進。河内守下馬刺敵。仆之岸下。敵數輩來擊。河内守以槍幹捍之。拔刀而鬭。敵愈多來。河内守被數創。甲堅不殊。從兵生駒藤六多力健鬭。救河内守。敵數十人圍之。藤六

竟戰死、敵兵將取河內守之首、我兵從岸上雨射、敵兵迸散、河內守僅免、附以備攷、秀吉到湯本堂、召諸將賜杯酒、使神祖傳杯、秀次出胴服三領、使神祖隨意取之、神祖取其一、著之、秀吉又謂神祖、使取其一、以授秀次、神祖授之、秀吉戒秀次曰、汝勇武信義、須學德川殿、其一賜中村一氏。松榮紀事○本書係四月二日神祖軍筥根山麓下曰、秀吉進馬而來、到湯本堂云云、按神祖既軍筥根山麓、秀吉公招之、則不得不越筥根之險、而來、山路四五里、豈可容易得到哉、併下名世子見大軍、蓋在神祖未至筥根山麓之前、然無所考定、故係月末、秀吉謂神祖曰、須使秀忠見此大軍、世子來自駿府、至秀吉營、大久保新十郎從焉。新十郎、相模守忠鄰子、後名忠常、任加賀守、時十一歲、秀吉手自取鎧、使世子擐之、祝曰、似我。創業記、松榮紀事、

四月朔、神祖越足柄、向小田原、先攻鷹巢城、拔之、斬城兵七十餘人、進攻足柄城、守將依田大膳棄城走、近藤秀用擊破之、斬二十六人、又攻新莊城、守將遠山左衛門佐景政拒戰。景政、丹波守直景第三子、力屈而走、井伊直政部兵斬步卒一百三十餘人、三城皆平、竟如神祖之策。年譜、附尾、松榮紀事、粗有其事、而不詳悉、今從一本德川記抄、○按攻三城、宜非一日之事、蓋本書終言之也、前鋒松平康重進自佐野口、向宮城野、擊破敵兵、斬首八十餘級、宮城野湯本竹浦之戍兵、望風崩潰、奔小田原、神祖以久世廣宣、阪部廣勝、為候騎、登二子山偵敵、名戶田忠次賜麾曰、汝今日為殿、指揮士卒、敵將志水上野介信久戍豆州下田寨、是日九鬼嘉隆以舟師攻拔之。家忠日記、年譜、附尾、松榮紀事、山本信濃守戍田子寨、向井兵庫助忠勝

以舟師攻破之、忠勝中箭被創。二日、神祖軍筥根山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內藤家長以黃金弦月為幟、騎兵五十、步卒一百、排列前後、從神祖、秀吉見之、遣人訪問家長、馬上橫弓對曰、大納言殿廁役之臣內藤彌次右衛門家長、秀吉美其軀幹雄偉、給鳥銃三十口。諸士傳略、松榮紀事、○本書作中納言、按神祖十五年既任大納言、今訂之、三日、神祖進兵屯佐川。○佐川蓋酒匂之訛、今從本書、不輙改、備小田原口、堀秀政等諸將、超山南險隘、伐木鑿巖、出小田原、諸軍合十萬餘騎、充塞郭外山林、織田信雄攻韭山外郭、破之、子城未下。合圍攻之。四日、諸軍屯筥根東麓、我兵屯今井、一色之海濱。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次及關西諸將陣于筥根山左右。○德川歷代曰、秀吉以秀次為神祖後軍、而秀次不用命、進軍神祖前、神祖使村越茂助直吉詰之、秀次不得已、陣于筥根山半腹、其餘小田原之軍事、德川歷代多諸書所無之說、未知何據、故與諸書合者取之、諸書所不載者不取、神祖使榊原康政伏兵酒匂、以邀擊東兵來小田原者。松榮紀事、先是內藤信成守甲州常光寺城、至是率兵而來、秀吉見之、問神祖、彼何人、神祖曰、內藤三左衛門、秀吉曰、吾素聞其名、乃召信成、手賜胴服佩刀。諸士傳略、松榮紀事、關西及參遠尾濃之兵圍小田原城數日。城堅不拔、時有流言者、神祖信雄潛通城中、人心恟懼、秀吉聞之、侍童纔五六人、來于神祖之營、置酒歡笑、又至信雄之營、復如此、各半日而去、於是群疑冰釋、陣營鎮靜。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韭山城堅守不下、秀吉名織田信雄、蒲生氏鄉、細川忠

興稻葉一鐵中川秀政備小田原口。留福島正則蜂須賀家政圍韮山城。八日夜。敵將皆川廣照踰城降于神祖。九日。我軍圍小田原城。城兵放銃矢拒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榊原康政設伏酒匂。邀擊東兵入城者。大須賀忠政之兵在酒匂。阿部忠吉率之追擊之。各獲首級。渥美勝吉。伊藤雁助。篠瀨左大夫等兵三百。伏于林薄。東兵山岸主稅助等四五騎過其前。勝吉揮槍鏦之。主稅助多力。揮大刀截斷槍竿。勝吉拔刀與之鬬。鈴木藤九郎來救。主稅助擊傷二人。雁助左大夫來援。生擒主稅助。神祖稱其勇猛。釋之。使康政禁止。德川歷代、諸士傳略、松榮紀事、永井彌右衛門白元。長田平右衛門重元子、直勝弟、後更稱監物、渥美孫大夫小笠

原三郎右衛門各有戰功。筧助兵衛爲春。蒙譴屏居。潛屬菅沼定利。在酒匂伏兵中有功。大村市藏重信戰死。其餘伏兵斬獲不可勝計。松榮紀事氏政父子聞山中城陷大懼。召諸將議方略。松田憲秀北條累世之重臣。有兵數千。八州之士皆畏憚之。長子笠原新六郎致堯素狡獪。新六郎出繼笠原氏、故冒其氏、名據松田系圖、勸其父叛。憲秀從之。動輒沮氏政父子之軍謀。是日憲秀密納款于秀吉曰。諸書日闕、今從一本德川記抄、小田原城西南笠掛山極高。松榮紀事曰、笠掛山、一名石取山、登此山則俯視城中。須移營於此。秀吉喜而報曰。軍之勝敗。在汝密謀。須建功以圖富貴。乃遣人巡視笠掛山。果如其言。秀吉陣于湯本眞學寺。使士卒伐木闢榛

莽急築城于笠掛山上。以白紙糊城壁。望之如粉堞。一夕而壘壁悉成。小田原城中大驚爲神。秀吉移營于笠掛山。與神祖登樓櫓。謂曰。小田原城在吾目中。虛實瞭然。敵失守禦之計。可計日而定。須以關東八州封卿。秀吉使諸軍圍小田原城。諸將日至笠掛營。起居秀吉。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秀吉使前田利家及子肥前守利勝率賀州兵出木曾路。利勝後更利長、至從三位權中納言○按此時利家稱羽柴筑前守、書牒所謂羽柴中將是也、今從諸書、書前田、上杉景勝毛利河內守秀賴。眞田昌幸兵合三萬五千餘騎。屬之神祖。發甲斐信濃之兵。各攻關東諸城。秀吉分麾下兵。爲援。使淺野長政。石田三成監諸軍。神祖使松平康國。依田信蕃子、賜姓及諱字、見十一年、森山

兵部少輔盛彥從前田利家。攻上野松枝城。城主大道寺政繁不能拒。與其子新太郎出降。利家隸之前隊。以爲鄉導。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德川歷代、松榮紀事、十一日。利家圍武州松山城。城主上田朝廣在小田原。其臣難波田因幡。木呂子丹波。金子紀伊。山田伊賀。若林和泉等守之。利家景勝攻之。城兵力屈乞降。利家以降兵三千餘騎隸前隊。十九日。利家景勝攻北條氏邦所守武州鉢形城。沼田城主猪股能登援氏邦。入守見北國大軍。知其不可敵。乞降。利家許之。氏邦不能獨守。披剃爲僧致城而去。上野箕輪廐橋。武州河越三城皆降于利家。先是北條氏勝保甘繩城。氏政遣栗田某諭之曰。山中城陷。非汝

之罪。蓋以五家運傾也。宜來城中盡忠。氏勝恥棄山中城。欲以死守甘繩城。固辭。粟田某歸而譏之曰。氏勝潛納款於秀吉。故不來。氏政父子疑之。氏勝聞而怨之。其士蒲爲秀吉使黑田孝高說之降。氏勝卻之。神祖雅識氏勝。使本多忠勝誘之降。忠勝遣都筑彌左衛門松下三郎右衛門就氏勝伯父僧龍達諭以禍福。（伯父本多家譜作叔父。未知孰是。）氏勝不從。忠勝諭之再三。氏勝遂降。送質致城。二十一日。披僧服。與子新藏繁廣來謁。神祖使之謁秀吉。秀吉悅。稱神祖能用人也。（家忠日記曰。神祖使都筑松下二人諭之。氏勝不聽。神祖又遣本多忠勝榊原康政井伊直政諭之。氏勝奉命。今從松榮紀事。）東國諸城望風歸附。江戸城主遠山景政出在新莊城。戰敗。走入小

田原城。使弟川村兵部大輔守江戸城。景政姪遠山丹波守及眞田隱岐守信尹（彈正幸隆第四子。昌幸弟。初稱葛野市右衛門。仕蒲生氏鄕。後仕麾下。復本姓。）歸款。神祖遂兵部大輔等。以神祖之兵戍之。二十二日。神祖使戸田忠次取之。（松榮紀事）二十六日。本多忠勝。鳥居元忠。平巖親吉。植村泰忠。與秀吉將淺野長政。木村定光等。率一萬餘兵向武州巖築城。五月。下總佐倉上氣東金上總廳南等諸城皆降。（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結城左衛門尉晴朝（初稱六郎。下野守高朝子。世爲結城城主。）將兵攻下野小山上野榎本二城。拔之。來于小田原。謁秀吉。（松榮紀事）伊達政宗（左京大夫輝宗子。歷陸奧守。至從三位權中納言。世稱仙臺中納言。）來自奧州。請謁。秀吉責其遲緩。不許見。政宗獻其所取之地。以謝罪。遂謁秀吉而去。（秀吉譜。松榮紀事）下野佐野城主北條氏忠在小田原。使將士守城。故城主佐野宗綱叔父俊綱爲僧（稱天德寺。名据佐野系圖）居京師黑谷。（家忠日記曰。俊綱宗綱父小太郎昌綱弟。十三年宗綱戰死。嗣絕。俊綱欲以佐竹義宣之族爲嗣。將士不聽。以氏政弟氏忠爲嗣。故俊綱怒出奔。）秀吉東征。以俊綱爲佐野城主。經略之。宗綱舊臣皆屬之。遂以城降。氏政將多目周防。大谷帶刀左衛門守上野西牧城。松平康國攻拔之。斬兩將。進攻長根城。守將小林左馬允詐降。康國出見之。左馬允忽刺康國殺之。弟新八郎康勝立。殺左馬允報讎。從兵進攻。康勝康勝力鬭殲之。告狀小田原。神祖賞其年少勇銳。給康國采邑。賜書褒美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長根城作石倉城。守將小林左馬允作石倉某。新八郎康勝作新六郎康貞。今

從一本德川記抄。康勝後稱右衛門大夫。事越前黄門秀康。剃髮更稱加藤宗月。）十五日。神祖進軍築地。（松榮紀事）十八日。下總臼井城主原式部大輔降。（式部大輔守湯本口。見上文。豈留守兵以城降乎。未詳。）神祖使酒井家次取其城。（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巖築城主北條十郎氏房（氏直弟）在小田原城。使其臣伊達與兵衛守子城。妹尾下總片岡源太左衛門守第二城。二十日。本多忠勝鳥居元忠等諸將齊進攻之。淺野長政縱火城中。城兵悉力拒守。長政子長滿幸長（事秀吉公。任左京大夫。後事神祖。進叙從四位下。以功封紀伊。更紀伊守。）時年十五。戰于城門橋上。本多忠勝攻破城門。其兵三宅理兵衛鈴木九左衛門先進建旗。忠勝長子平八郎忠政（叙從五位下。任美濃守。爲桑名城主。）年十六。揮槍刺殺城將下總。獲其首。

源太左衛門重創而死（家忠日記、太閤記、秀吉譜、）忠勝之兵梶金平揮槍奮鬭多門傳十郎山口嘉平次善射多殪敵兵下里藤八佐原作右衛門江原市内長阪甚平小野田新五郎等戰死麾下之士三浦監物亦戰死（三浦監物、德川歷代作佐原義成、說見下、）忠政中鉛而退植村泰忠向阪與五右衛門内藤源太左衛門永田角右衛門等力戰有功内藤左平政勝先衆攀城壁渡邊眞綱長阪源十郎重信被創天野重次獲級鳥居元忠平巖親吉攻城南新郭元忠進將入城城兵堅拒之安藤九郎右衛門定正及元忠之兵安藤孫四郎寺田喜兵衛小田切又三郎一宮左大夫等三十三人戰死傷者七十餘人親吉進攻隱居郭

城兵二人出在城外親吉之兵將斬之旗奉行止之曰彼當入城認之攻城我將有利敵兵果過塹而入就見其跡設賛二道於塹中以便出入親吉之兵踏之得入城三枝平右衛門昌吉破壁至樓櫓下時正門之戰方酣分兵捍昌吉昌吉之姪源十郎及從兵戰死昌吉引兵退敵急追之小尾監物祐光及其弟津金修理胤久又十郎久次（祐光家系無所考、蓋二弟出繼佗姓、或冒外家姓氏也、）還戰拒之祐光斬敵二人被創久次戰死親吉及甲州之兵攻入城中天野宮内右衛門（按宮内右衛門景貫、光是屬武田信玄父子、勝賴滅後、仕麾下乎、本書名闕、無所考定、）與城兵佐佐與兵衛接槍河窪信俊斬城兵山口平内下曾根刑部戰死本多四郎左衛門被創

親吉遂拔隱居郭將攻子城平巖助六先衆而進敵數十人圍之助六戰死天野金大夫斬城兵山角彥三郎城兵闔門發銃矢親吉退據隱居郭城將伊達與兵衛力屈將降淺野長政高聲呼城兵曰降者皆活之與兵衛出降秀吉未之知也以瀧川彥二郎伏屋飛驒守大屋彌八郎爲使趣之至則城陷長政使三使視之三使還小田原告其狀（家忠日記、淺野家譜、松榮紀事）秀吉大喜又以瀧川彥二郎爲使賜金裝刀於淺野幸長本多忠政賞其戰功神祖賜感書於平巖親吉亦欲賜鳥居元忠元忠辭曰感狀所爲衒武功以仕他邦之資也臣非可事二君者義所不欲也神祖善之（淺野家譜、松榮紀事、）武州忍城主成

田長氏在小田原城使其臣石卷靫負守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小田原城兵夜斫蒲生氏鄉之營氏鄉擊却之又襲神祖之營陣堅不動敵兵退走（一本德川記、扎諸書有月無日、故置于此、）六月五日石田三成攻忍城秀吉使佐竹義宣結城晴朝佐野俊綱宇都宮下野守國綱彌（三郎廣綱子、襲稱彌三郎、任侍從兼下野守、）眞田昌幸等與三成合兵圍之石卷靫負堅守不下三成引河水灌之城素險固得河水反爲利拒之彌堅秀吉聞之使淺野長政爲援長政遣使城中曰城守雖固小田原城陷則無益於事不如歸款城兵從之乞降長政告三成三成以爲長政既拔數城又得此城其功愈大心害其能乃詐言城中有内應者我將由正門入子

宜由行田口入城必可拔長政信之渡一橋攻入城中三成陰與佐竹義宣宇都宮國綱合謀不出兵長政孤軍不能進。城兵發銃拒之我兵死傷數百人長政引兵還（家忠日記、淺野家譜、松栄紀事）秀吉掌書記山中山城守與成田長氏爲舊識秀吉使山城守遺書勸降長氏從之秀吉與神祖議使傳長氏回翰於氏直曰關東八州諸城皆納款於秀吉小田原破在旦夕氏直速降則釋之不殺氏直見之大疑城中諸將乃與氏政議遣使召長氏使者三反長氏稱疾不至氏政又以醫田村安栖爲使謂長氏曰吾子懷貳既聞之矣然未知其實吾欲面質之長氏對曰敵以多兵圍忍城吾不忍殺城中士女故就

山城守通款耳氏政父子大怒拵棘於長氏之營使山上鄉右衛門以兵八千圍守之（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栄紀事）是夜小田原城中和田三浦等兵一百五十人自燒其營出走（年譜、家忠日記、松栄紀事）井伊直政將由小田原城東海濱進兵攻篠郭白神祖曰諸軍攻圍累日頗似懈弛請攻篠郭以厲士卒神祖曰須與松平周防守合兵攻之若城兵堅拒則令諸軍援之不然愼勿擾動諸營先是牧野康成松平康重攻篠郭地勢險惡我兵多中鉛神祖登井樓覽之使稻垣長茂嚴備攻具諸營效之傷夷寖少至是神祖命直政攻之康成按兵不進諸軍以鐘鳴爲期既而鐘鳴諸軍齊進長茂雖爲康成之臣別奉神祖之

命率部兵一百攻城城外有濠直政欲架橋長茂使搬船材架以爲橋鑿地流濠水於海往來甚便長茂多鬚故神祖呼長鬚褒其功（松栄紀事）十四日松田憲秀密謂同謀者曰小田原城陷在近故吾就堀秀政乞降秀吉許之約以伊豆相摸二州封吾明夜欲引長岡忠興池田輝政堀秀政之兵入吾營以翻城須豫爲其備子壻親族皆從之憲秀第二子左馬助直憲（名據松田系圖）以色寵於氏直天資忠愨流涕諫曰大人以累葉之重臣食萬鍾之厚祿威掩八州富溢東海宗族皆浴恩澤子孫蕃衍閭里今有何怨欲圖不軌此覆宗滅族之基也憲秀怒曰吾殘喘無幾非爲身計徒欲汝等永享富貴故爲

此舉而汝拒之不孝孰甚焉直憲知不可諫曲從其意憲秀悅直憲曰明日日辰不良事必難成請延一日以十六日發憲秀諾直憲躬入鎧櫃密至牙城謂氏直曰賜父之命則告一大事氏直固定其約直憲告憲秀反謀氏直大驚翌日召憲秀使叔父陸奧守氏照及岡江雪讓之曰尾張守密謀有敵告之者請聞其實憲秀曰此敵陷我之謀也必不可信氏照江雪曰令子左馬助告之非敵人之詐謀憲秀語塞乃誅笠原致堯下憲秀于獄禁其從兵（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栄紀事）

臣按松田直憲首其父憲秀之逆謀於北條氏直不告則氏政父子被弑告則憲秀立誅寧殺其父而不忍其君之

就死其心良亦苦矣其事頗與石堂賴房告其父義房之反計於足利尊氏相似(事詳太平記文和元年新田義宗起兵條)近世山崎嘉著大和小學以唐李璀事比直憲故世人往往惑其說臣竊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璀併論哉璀言於德宗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李懷光敗死璀先刃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璀不幸而處大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沒事前田利長食厚祿保首領老死

牖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爲恥賴房告父之謀而父不至死則其罪輕於直憲如直憲者實爲萬世之罪人不可與璀同日而語甚明矣朱子嘗論令尹子南之子雍糾之妻曰勢不得已則以身先之可也嘉之學祖尚朱子其門人淺見安正著忠孝類說以責直憲不能死難其論當矣如大和小學特舉其事與璀相類可觀者審焉

十六日池田輝政長岡忠興堀秀政潛師至憲秀之營欲入攻城旗號悉非三將知其謀洩更置戍卒收兵還井伊直政松平康親攻篠郭鑿地道既成二十二日夜風雨壘壁忽壞城兵恇擾直政康親指揮士卒曰城中有內應者宜急攻之縱火蔽營城兵麕集拒之直政康親無後繼引兵還近藤登之助季用(石見守秀用子)時十七歲擊城兵小屋甚內獲其首向阪傳藏同進得首級小林勝之助正次(○松榮紀事作平左衛門蓋勝之助重眞子今從家忠日記說見永祿十二年)槍折被創奮勇爲殿小幡孫次郎在直山田重利等有戰功小笠原信元與從兵二十餘人入城力戰直政康親不告諸營猝起攻城大喊放火我軍驚擾流言城兵來襲諸營戒嚴松平家忠整陣持重來神祖之營曰今夜喧譟非敵襲吾篠郭中有喊聲聞火光見是必有內應者吾軍急發也神祖聞之褒家忠能以靜制動(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

前田利家上杉景勝拔關東諸城相州筑井城主(○筑井或作津久井國音相通)內藤大和守亦降平巖親吉取其城(創業記松榮紀事)利家景勝威震鄰國合歸降兵五萬餘騎來謁小田原秀吉不甚賞之利家景勝不解其意頗怨望秀吉謂近臣曰兩將之功誠大然拔數城皆受其降兵不血刃若戮一城之兵而屠滅之則一宥一威其法並行吾必厚賞之利家景勝聞而悔之是日發小田原攻武州八王子城城主氏照在小田原使橫地監物守子城狩野一菴中山勘解由左衛門家範(勘解由家勝子)守中郭近藤出羽介守山下營利家景勝攻之城兵堅守小田原降兵大道寺政繁難波田因幡木呂子丹波金子紀伊山

田伊賀等能諳地利進攻山下營破之出羽介戰死利家景勝攻中郭一庵家範率部下兵三百悉力拒戰兵皆敗死僅殘十餘人一庵家範遂入子城自殺監物棄城逃去神祖嘉一庵家範能守臣節名一庵子主膳家範子助六郎照守使仕麾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德川歷代、松榮紀事、照守襲稱勘解由、子孫今在麾下、神祖使照守弟左助信吉輔佐水戶威公、叙從五位下、任備前守、子孫世爲元老、

臣按狩野一庵中山家範之守八王子城過於南齋雲雷萬春之義烈神祖擢二人之子以旌其忠所以奬掖士風而表章臣節也越王句踐納官其子漢武字羽林孤兒涵養忠義之心卒收其用可謂異代而同轍矣

二十三日神祖告近藤季用向阪傳藏之戰功於秀吉秀吉名之笠掛山賜二人良馬○家忠日記、德川歷代、松榮紀事、福島正則蜂須賀家政長岡忠興蒲生氏鄉中川秀政森忠政攻韮山城北條氏規在小田原城其臣朝比奈右兵衛泰雄○據朝比奈家譜、泰雄彌太郎某入道道半子、彌太郎泰勝兄、小田原城陷、秀吉公給美濃守氏規子氏盛采地一萬石、泰雄又事之、後有故而去剃髮號雪齋、仕下野足利、及神祖封威公於常州下妻、名爲城代、子孫世事水戶、固守不下諸將胥議樹柵合圍爲曠日持久之計秀吉請神祖使小笠原丹波守監其軍丹波守怒諸將不進率部下兵攻破城門以無後繼父子戰死○按小笠原丹波守安次、守三枚橋城而戰死、其子新九郎廣勝嗣、見十年九月、至是戰死者、蓋新九郎廣勝而襲稱丹波守乎、未詳、神祖以朝比奈泰勝爲使○按泰勝先是仕北條氏、後仕麾下、遺書氏規又使内藤信成誘之降氏規奉命使泰雄授城信成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竝曰、氏規守韮山城、神祖使誘之降、氏規奉命、授城内藤信成、來小田原謁神祖、據朝比奈家譜、某時氏規在小田原城、使朝比奈泰雄守韮山城、其與泰雄手書、見在泰雄玄孫彌太郎泰膳家、今從之、諸將引兵還秀吉使新莊新三郎石川兵藏戍韮山城秀吉譜、年譜附尾係七月、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吉及神祖諸將自四月圍小田原城至于是月德川記時小早川隆景守清洲城秀吉召之於小田原議曰城難猝拔我兵疲弊情見勢屈將如之何隆景曰曠日持久勝可必也宜使諸軍知其狀嚴備城兵夜襲歌舞遊宴以娛士卒亦使城兵見之秀吉然之高築垣於城三面每六十步構一櫓有自城中潛出者鳴鐘螺以警之連臂蹋歌娛

樂累日城兵見之大困神祖謂秀吉曰講和設計時旣至矣然氏直吾子壻也自吾通使彼必疑之宜使關西將士與北條氏無故舊者圖之○一本德川記抄秀吉以黑田孝高羽柴勝雅爲使遣于城中以利啗北條氏邦曰子能說氏政父子歸降則當封父子以伊豆相模賞子以上野○一本德川記抄曰、秀吉使宇喜多秀家通使氏邦、按北條氏謝黑田孝高之問遺、報以東鑑白海螺、孝高上東鑑于神祖、白海螺傳在其家、其爲孝高勝雅明矣、今從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氏邦說氏政以其言氏政曰我領關東八州久矣今封以二國不如戰死之爲愈氏邦固諫之氏政不聽城中窘迫日甚氏直度其難守七月五日誅松田憲秀率山上鄉右衛門諏訪部宗右衛門來神祖之營乞降神祖曰卿

吾壻也嫌於左右之宜就羽柴下總守乞降關白氏直輒至勝雅之營曰吾不忍見城兵之困弊故今來降黨蒙殿下之惠氏政以下城兵免死則當以明日去城勝雅告之秀吉秀吉許之氏直喜而還七日神祖使榊原康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取小田原城秀吉使脇坂中務少輔安治（外介安明子初稱甚內）片桐且元監之七口諸軍皆解圍是日至九日放城兵脫去安治且元禁諸軍鈔掠九日氏政氏照徙居田村安栖家秀吉謂神祖曰吾茲東征欲討北條氏之不庭也今一縶釋之則似與前言不相副宜殺氏政氏照而釋氏直神祖然之十日神祖還于小田原城十一日秀吉遣石河備前守光吉中

村一氏蒔田權之助佐佐淡路守於醫師安栖家監氏政氏照之自盡神祖亦遣榊原康政光吉一氏等欲傳秀吉之命氏照覺之與氏政請湯沐竟自殺氏政時年五十二氏規介錯氏政（凡剖腹自盡者從旁截其首俗謂之介錯）欲以其刀自殺監使止之氏照侍童山角牛太郎伺間抱氏照首出走衆追之奪還其首神祖聞之賞其幼而勗義召隸麾下後賜食邑一千石監使虜氏政氏照之首秀吉視之曰此倔彊不畏朝憲者乃命石田三成梟之京師一條反橋十二日秀吉放氏直於高野山氏規氏勝松田直憲山上鄉右衛門大道寺孫九郎內藤左近諏訪部宗右衛門金田大膳等三十人士卒三百餘人從行秀吉頗善遇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

臣按北條氏政藉五世之資握八州之權國富兵彊當時無與抗衡者關白秀吉公遣使敦諭使之朝京師以供藩臣之職禮也氏政父子傲忽以爲我豈俛首立彼下風乎彼黨怒而興師何足介意彼雖彊盛而狃勝關西之弱敵未接海東之勁兵焉能百里出師得越箱根之天險而攻小田原哉縱彼能來不過如昔時平軍駭富士川之鳥聲而潰走耳故待其使甚疎而遷延歲月竟不來朝秀吉公赫怒曰彼比我於維盛耶是弗可忍也遂假王命以討不庭師出有名所向克捷譬如疾風之掃槁葉厥功偉矣自

古負固憑險不修德而唯力是視者鮮不敗亡如蜀譙縱孟昶是已夫以氏綱氏康之將略縮衣節食撫循士卒櫛風沐雨勤勞戎馬故能開拓封疆雄於關東而子孫坐享富貴習以爲常君臣驕汰不究守禦之術五世基址一朝失之遂開神祖之覇業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此雖曰人事而推其所由豈非天意也耶

十三日秀吉入小田原城大封諸侯以伊豆相摸武藏上野上總下總封神祖（松榮紀事加下野安房爲八州按此時蒲生秀行在下野里見義康在安房不應封神祖諸書或加常陸以爲八州老人雜話曰太閤雖以關東八州封神祖佐竹氏封常陸實六州也其說爲得今從關原記大全定爲六州）以江州地九萬石爲朝于京師之資以石部關地

藏四日市場白須賀米野中泉淸見寺等地一千石島田二千石爲遊獵地（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其稅凡二百五十五萬七千石（關原合戰誌）。以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封內大臣信雄。信雄辭曰、願依舊領尾張伊賀伊勢。秀吉大怒曰、卿爲泰巖公之子、故封以五國。而今辭之、豈少之耶。遂毀不封、以尾張淸洲爲東海道之要衝。割北伊勢五郡、封中納言秀次（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二書並曰、以參川吉田城十五萬石封池田輝政、岡崎城五萬石封田中吉政、遠州濱松城十二萬石封堀尾吉晴、懸川城五萬石封山內一豐、橫須賀城三萬石封渡瀨左衛門佐、以駿河封中村一氏、以甲斐封丹波少將秀勝、加藤光泰、信州小諸城五萬石封仙石越前守、伊奈郡封毛利秀賴、諏訪郡封日根野織部正高吉、小笠原邑授石川數正。按此皆秀吉之政、不關神祖之事。然慶長五年石田三成反、諸將多起此地、盡忠于神祖、故附此以備攷）。流信雄於出羽秋田、剃髮號常眞（據織田家譜。是歲七月封除、配下野烏山、明年遷秋田。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又據家譜、自秋田遷伊勢朝熊、文祿元年赦之歸京、給五千石。按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文祿元年將兵一千五百赴肥前名護屋、召還蓋在此時、而以秀吉公之兵將之也。其後常眞居大坂天滿築事在慶長十九年○家忠日記曰、信雄挾虎狼之志、故流之。按信雄果有異圖、則秀吉公不應封以五國。而信雄辭之、固欲就舊封、不知尾張爲用武之地、故秀吉公疑之。此其所以許意也）。十四日、秀吉發小田原、如奧州、以問伊達政宗之叛服。十五日、至江戶城。大道寺政繁以北條氏之世臣、先衆而降、爲利家景勝之前驅、攻關東諸城。秀吉惡其不忠、戮之於櫻田（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臣按、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關東、開剏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枝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壓、

不能死守疆圉、而首降於前田利家、爲之先導、肆其反噬。秀吉公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

秀吉給小田原倉粟數十斛於神祖、留典倉計會之。神祖使伊奈忠次勾當其事。典倉欲量其數授之。忠次曰、倉中不可暫延數日、倉有定簿、與之交印封、倉足矣。典倉從之。至秀吉之營告之。秀吉怪其速、詰問其故。典倉以實對。秀吉累稱神祖之能得人也（鷲峰文集、伊奈忠次碑、松榮紀事）。八月朔、神祖入江戶城、世稱武藏大納言。賞遠山丹波守、眞田信尹之功、各增食邑五千石、給一萬石（○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曰、二人怨其賞薄、往京師請事秀吉。秀吉曰、關東八州德川氏所領、吾不得處分之。二人流寓奧州、事蒲生氏鄉、各給一萬石。後神祖召還信尹、賜五千石）。秀吉進至下野宇都宮、召本多忠勝、賜兜鍪曰、此或人所獻、相傳佐藤忠信之首鎧也。今擇軍中勇士、非汝無以可當者、故今授汝。忠勝拜謝、傳子孫以爲寶（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本多家譜○三書並曰、忠信兜鍪、奧州人所獻。按羅山文集忠信胄記、蓋出自紀州熊野神宮。忠勝家素有一胄、號鹿角、傳之於長子忠政、授忠信胄於次子忠朝）。六日、結城晴朝致仕。秀吉以結城十萬石封其女壻參河守秀康爲嗣（秀康事蹟）。伊達政宗歸順。秀吉迎之于那須野。南部大膳大夫信直亦來謁、告其臣九戶城主九戶修理亮政實反（南部信直、三郎光行之裔、左衛門尉高信子。政實、信直伯父）。秀吉令蒲生氏鄉及政宗討之。政實聞之降。秀吉封氏鄉於奧州會津、給大沼安積二本松白

河四十二萬石、居若松城。以鎮奧州。以政宗所領葛西大崎三十萬石封木村伊勢守貞重。（初稱彌一右衛門）給出羽米澤長井三十萬石於政宗。（家忠日記、譜、松榮紀事）十九日。秀吉將還京師。留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大谷刑部少輔吉繼。籍奧州土地。按田畝。（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吉以加藤光泰爲使。諭駿府城代本多重次曰。吾拔小田原城。以關東八州地封德川氏。收駿遠參甲信五州地。振旅還京師。今夜當宿府城。城代須守旨灑掃城郭。重次對曰。主君多年領駿府。將士妻孥悉在城中。新封八州誠雖可喜。而諸州城郭經亂荒廢。恐主君不得一日安居。而今授城殿下。則似棄主君於郊野。妻孥之心。其能安乎。必不得已。請取主君書牒來。不然臣不敢奉命。光泰復命。秀吉又使光泰諭之曰。吾非收城。唯欲一宿耳。重次固執不聽。謂群下曰。不聞公命。則不能一夜避城。關白多智謀。其意不可保。吾君輩不見信雄卿之事乎。吾不能踏其覆轍。儻蒙譴責。則吾當伏其辜。不敢累諸君矣。守備益嚴。秀吉不得已過城下。次野外。神祖聞之大驚。遣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於行營陳謝曰。城代本多作左衛門舉措無禮。下官所不與知。甚恐懼。秀吉聞之。反稱賞之曰。田舍翁剛直之士。所言非無其理。吾於家康卿毫無所挾。如作左衛門。可謂能堪留寄之任矣。然神祖猶憚秀吉。落重次之職。勒令致仕。錮於上總井戶鄉。給三千

石。竟死于此。（上總井戶、松榮紀事作上野小井戶、今從家忠日記。○按當直次素彊直、大政所爲質在岡崎城、重次與井伊直政謀之、每屬聲曰、京師若有變、吾立燒殺大政所、大政所每聞大恐、還京師、告之秀吉、是春秀吉欲借神祖請城、重次固請不欲借之、秀吉聞而銜之、至是謂神祖曰、本多作左衛門往年恣迎其任子仙千代還岡崎、今吾東行至岡崎城、作左衛門就加藤遠江守請謁、我不之許、甚無禮、宜黜之、神祖不得已錮之、按是時秀吉公使吉川廣家守岡崎城、重次爲城代在駿府、無出謁岡崎之理、事實既舛、秀吉公銜重次則或有之、大變不介意、反稱賞之、蓋得其實也、今從一本德川記抄、）是月。神祖頒給采地於諸將。上野箕輪城十二萬石於井伊直政。（○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曰、是後神祖使築同州島崎城、徙居之、）館林城十萬石於榊原康政。廐橋城五萬石於平巖親吉。（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四萬石、關原合戰誌三萬石、未知孰是、）藤岡城三萬石於松平康貞。（松平新六郎康貞、舊依田氏、賜兄源十郎康國食邑、見上文、）碓氷城三萬石於酒井家次。小幡城三萬石於奧平信昌。（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竝曰、宮崎二萬石、今從奧平系圖、關原合戰誌、）白井城二萬石於本多廣孝。應古城二萬石於牧野康成。（○應古或作大胡、國音相通、）吉井城二萬石於菅沼定利。阿布城一萬石於菅沼定盈。（○阿布或作安生、國音相近、）那波城一萬石於松平家乘。（○那波或作名和、國音相近、）布川五千石於松平信一。（○按布川下總之地、說見慶長五年、今從本書、不輒改、）瓶尻五千石於松平近正。（松榮紀事瓶尻作上州三藏、今從家忠日記、）新川桐原三千石於稻垣長茂。（家忠日記曰、稻垣平右衛門長茂、牧野右馬允康成之臣也、是年召隸麾下、）市原邑五千石於阿部伊豫守正勝。（初稱善右衛門、善九郎正依子、）奈化川邑五千石於西尾吉次。上總大多喜城十萬石於本多忠勝。久留利城三萬石於大須賀忠政。鳴渡城二萬石於石川康通。

佐貫二萬石於內藤家長。裳原五千石於大久保忠佐。五井五千石於松平家信。勝浦三千石於植村泰忠。山口邑及武藏稻毛萃邑二千石於坪內喜太郎利定。後稱玄蕃允上總下總數邑一萬二千石於岡部長盛。下總矢矯城四萬石於鳥居元忠。○矢矯或作矢作、國音相通。古河城二萬石於小笠原秀政。關宿城二萬石於松平康元。相馬城一萬石於土岐定政。佐倉地五千石於本多縫殿助康俊。酒井忠次第二子、本多八郎忠次子養之、後爲縫殿助、五千石於山本成行。一萬石於三浦監物。○德川歷代曰、五月佐原義成與本多忠政攻巖築城戰死、神祖惜之、問忠政曰、義成有子否、忠政對曰有、子稱作十郎重成、神祖召之、問其家世、重成對曰、臣父義成、佐原十郎義連嫡子、遠江守盛連十四世孫、而三浦氏之裔也、神祖賜重成食邑一萬三千石、稱三浦監物、據諸書、此是

其父既稱三浦監物、則使其子襲稱之也、歷代名諱多杜撰、難爲憑據、附備一說、蘆戶一萬石於木曾千二郎義就。左馬頭義昌子、後稱伊豫守、生實五千石於西鄉家員。○生實或作小弓、語音轉訛、小布三千石於松平定勝。○松榮紀事小布作小南、未知孰是、今姑從家忠日記、飯沼五千石於松平外記伊昌。太郎左衛門景忠子、初稱彌三郎、某邑一萬三千石於久野宗能。某邑一萬石於保科甚四郎正光。彈正忠正直子、後爲肥後守、相摸武藏下總數邑五千石於高木清秀。武藏寄西城二萬石於松平康重。巖築城二萬石於高力清長。忍城一萬石於松平家忠。○按忍城主成田長氏降于秀吉、其後諸書無所見、蓋放之也、松山城一萬石於松平家廣。川越城二萬石於酒井重忠。羽生城一萬石於大久保忠鄰。東方城一萬石於松平康長。八

幡山城一萬石於松平清宗。深谷城一萬石於松平康直。本莊城一萬石於小笠原信嶺。舊信州松尾城主、川越屬邑五千石於酒井忠世。三千石於酒井忠利。石戶邑五千石於牧野讚岐守康成。此是右馬允康成、更稱讚岐守、柄開邑五千石於內藤正成。久志羅井邑五千石於戶田一西。貝賀尾邑五千石於三宅康貞。松榮紀事、貝賀尾作武州瓶尻、今從家忠日記、內野五千石於其弟彌次兵衛正貞。菖蒲五千石於柴田康忠。禮羽三千石於設樂貞光。奈良之和蛭川一萬二千石於諏訪賴忠。某邑五千石於永井直勝。五千石於神谷彌五郎。一千石於高木善二郎正次。主水正清秀子、襲稱主水正、比企郡地三千石於渡邊守綱。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書賜三千石、而國邑闕、今

從諸士傳略、相摸小田原四萬石於大久保忠世。○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曰、後增五千石、甘繩一萬石於本多正信。○松榮紀事作佐倉地一萬石、今從家忠日記、但家忠日記甘繩作玉繩、語音轉訛、中郡五千石於青山忠成。當麻五千石於內藤彌三郎清成。○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正成、按內藤清成、金田氏子、仁兵衛忠政子養之、後稱修理亮、正成、四郎左衛門名也、今訂之、伊豆韮山城一萬石於內藤信成。梅縄五千石於石川家成。下田五千石於戶田忠次。其餘給將士采邑各有差。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給北條氏勝下總巖留城一萬二千石。隸麾下、又分中外之士爲五隊、以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石川康通平巖親吉爲隊長、每隊更番京師伏見。松榮紀事九月朔、關白秀吉還京師。十月奧州葛西大崎賊起、攻木村貞

重及其子彌一右衛門貞重父子兵敗保佐沼城賊圍之貞重父子乞援于蒲生氏郷遣使江户告狀神祖與伊達政宗約勠力救之十一月氏郷將兵至黑川使政宗攻鹿沼中新田寨拔之翊日約攻高清水寨政宗潛與賊通故稱疾不出師氏郷獨進攻名生城拔之斬城兵五百八十餘人使關忠五郎爲後軍以備政宗政宗來氏郷之營謝以有疾不攻名生城氏郷使政宗攻宮澤城以贖其罪政宗攻下之賊據高清水古河松山城聞宮澤城陷皆棄城走進攻佐沼城賊亦解圍而走氏郷屯名生貞重父子來謝援助之勞政宗隊將須田伯耆有憾于政宗來告政宗與賊通謀氏郷怒與政宗

風間辰之助刻

絶淺野長政自奥州至甲斐信濃按田畝十二月事竣將還京師聞奥州賊起來江户告神祖急赴奥州屯二本松神祖將出師討之以參河守秀康爲將榊原康政爲前鋒政宗聞之懼來長政之營披陳其無反心長政使政宗以伊達藤五郎成實片倉小十郎成重爲質（成實輝宗弟政宗叔父後稱安房守成或作重）秀吉聞亂將發兵討之先遣石田三成於江户使神祖出軍三成直赴巖城相馬諭佐竹右京大夫義宣擊之（家忠日記、四家合考、松榮紀事、義宣常陸介義重子、世領常陸、〇年譜創業記並以十一月二十八日氏郷督師攻之、悉殺賊徒、據家忠日記四家合考十九日、氏郷拔名生城二十八日成實成重爲質至名生城蓋妙名生國音相近而年譜據報至之日書之也、今節略其事、而不係）旨二十九日世子叙從四位下爲侍從以酒井忠世輔佐世

子（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歲松平忠吉叙從五位下爲下野守封武田五郎信吉於下總小金邑食三萬石（源流綜貫）大田新六郎重政（新六郎康資子、道灌五世孫、）初謁神祖留仕麾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以故世子信康女嫁小笠原秀政（松榮紀事〇秀吉譜曰十二月秀吉誅千宗易大德寺僧宗陳連坐其事秀吉使神祖及前田利家細川忠興德善院玄以詰問之宗陳懷刃辭氣不撓事若不齊將自裁神祖熟視察其情曰須就玄以謝罪以解關白之怒玄以歸白之秀吉釋而不問按是時神祖未嘗入京師且以明年將有奥州之役不遑及他事疑明年春神祖在京師時事然諸書所不載無所取決故不書）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七終

木邨嘉平刻

烈祖成績卷之八 起天正十九年 終慶長三年

安積覺　編次

天正十九年辛卯正月朔。關東八州將士謁江戸城賀正。松榮紀事
關白秀吉將討奥州賊。以中納言豐臣秀次爲將。是日秀次發清洲。二日。蒲生氏郷率木村貞重父子自名生城還會津。石田三成聞奥州亂平。自相馬還京師。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五日。神祖將兵發江戸城。是日至巖築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九日。下野守忠吉自大阪還江戸。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先是忠吉往大阪、諸書闕無所考。十一日。神祖發巖築赴古河。中路聞蒲生氏郷討奥州賊平之。班師。十三日。還江戸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四日。豐臣秀次至武藏府中。神祖往府中。會于秀次。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閏月三日。神祖如京師。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二日。蒲生氏郷入京師。謁秀吉。告伊達政宗有反心。秀吉褒氏郷平定奥賊之功。台政宗。家忠日記、四家合考、松榮紀事。十五日。神祖至京師。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月六日。神祖從關白秀吉狩尾州清洲。又如京師。年譜、松榮紀事。十一日。後陽成帝以勸修寺大納言藤原晴豐 晴豐權大納言晴右子 爲使。賜御製薫香於神祖。詔看禁庭之花。神祖入朝謝之。松榮紀事。三月三日。神祖發京師。二十一日。還江戸。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伊達政宗入京師。訴其無反計。秀吉釋之不問。秀吉譜係去年、今從松榮紀事。

○四家合考曰。明年太閤在名護屋。施藥院侍側。盛稱政宗之功。太閤作色曰。去年奥州賊起。政宗潛與賊通。多方欲殺氏郷。賴氏郷勇將。彼不能逞志。我熟知之矣。今方有事于三韓。不如使之效力行間。且如島津義久、毛利輝元。始雖跳梁。終能屈服。故釋政宗之罪。以安反側之心。汝何黙之太過。此必爲政宗游説也。時人大服其言。附以備考。四月。從二位大納言豐臣秀長薨。秀吉譜。五月。九戸政實又反。陵蔑南部信直。招集奥賊餘黨。櫛引、出雲、一戸、圖書、姉帶、大學、大湯四郎左衛門等數十人。據九戸城。信直在三戸城。使其臣八戸薩摩攻出雲、月館、隱岐。攻圖書。然憚秀吉威名。先收其兵。許于京師。秀吉奏以蒲生氏郷爲少將。伊達政宗爲侍從。各還其城。勠力以撃政實。以神祖及秀次爲大將。發尾州以東至奥州兵十萬餘騎撃之。淺野長政爲軍監。中村一氏、堀尾吉晴、渡瀨小二郎爲副。四家合考、松榮紀事。七月十日。秀次發清洲。十九日。神祖將兵發江戸。至巖築。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松平康元爲前鋒。秀次屯松島北國分寺。神祖屯巖手山。與國分寺相距行程三日。二十四日。蒲生氏郷將兵二萬發會津。赴南部。神祖以井伊直政。秀次以堀尾吉晴爲援。與氏郷長政兵合三萬餘騎。向九戸。七月。伊達政宗攻宮崎、佐沼二城。拔之。八月。氏郷、長政、直政、吉晴等至南部。九月朔。氏郷攻穴太井城。敵兵出根曾利城救之。氏郷力戰破之。遂克二城。進兵攻九戸城北。櫛引、出雲來救。吉晴、直政攻城西。長政攻城南。南部信直及其子信濃守利直攻城東門。合圍攻之。日夜苦戰。斬首千餘級。七日夜。城將九戸政實潛至長政營

謂曰還給主君大膳大夫信直舊封則請以城降長政諾政實遂降八日長政釋政實及出雲縱火第二城燔殺城兵數百人殘黨猶在城中氏鄉直政急攻破之遂拔九户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四家合考、松榮紀事。南部信直就長政謝其臣政實反逆長政告神祖及秀次使信直還入九户城長政率政實及久慈備前氏鄉率櫛引出雲大湯四郎左衛門至三迫來謁秀次怒其不取大將之旨而恣釋反徒責之長政告氏鄉殺政實出雲及同族三十餘人伊達政宗來巖手澤謁神祖至最上謁秀次奥羽悉平秀次與神祖議定奥州法令報捷京師未幾班師家忠日記、四家合考、松榮紀事。淺野長政還京師言于關白秀吉復南

部信直之封如與九户政實約淺野家譜羽州山形城主最上出羽守義光請以其第二子左馬助爲神祖之臣神祖以其世家辭之義光固請不已神祖許之率左馬助至江户賜諱字名曰家親義光大喜自是與神祖交睦關原記、大全、最上義光記、但二書爲文祿中事、今訂之、義光右京大夫義守子、歷侍從少將兼出羽守、家親後爲駿河守、十月二十九日神祖凱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關白秀吉怒木村貞重不戢所部放之収葛西大崎惡伊達政宗之反覆削地徙于葛西大崎使居巖手澤城加給政宗舊封羽州長井奥州田村鹽松伊達信夫刈田於蒲生氏鄉通前領一百萬石賜糠夫舊封於南部信直。

○按東鑑文治五年、載藤原基衡給糠部駿馬五十疋於佛工雲慶、糠夫糠部國音相同、蓋一所也、神祖爲政宗修巖手澤城授之政宗怨秀吉削其地而授氏鄉誘伊達信夫刈田鹽松田村等土寇舉兵襲擊氏鄉政宗之兵有告其謀者氏鄉遽發兵討之謀竟不成不日而平家忠日記、四家合考、松榮紀事。是月世子轉左近衛權少將兼武藏守松榮紀事、源流綜貫。神祖增采邑二萬石於松平康元通前四萬石賜土屋忠直食邑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關白秀吉年逾五十未有子先是側室淺井氏生子鶴松丸秀吉大喜是秋三歲而夭秀吉譜曰、是年四月秀吉妾淺井氏生男子、名曰棄、秀吉大喜、諸將群臣皆賀之、秋棄君早世、秀吉甚憂、而不書十七年五月鶴松丸生、據年譜朝鮮征伐記、鶴松丸三歲而夭、然則是秋夭者鶴松丸、而棄君生、諸書所不載、秀吉譜誤、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朝鮮征伐記、秀吉憂鬱殊甚欲擊朝鮮以紓其憂乃集將佐謂曰吾欲以秀

次留守京畿掌天下政先滅朝鮮直進入明爲皇帝群臣知其不可而不能諫曲從其意至是秀吉與將佐議定軍令使九州四國山陽道諸侯造戰艦數百艘大爲軍備期明年正月出師築行臺于肥前名護屋凡兵十三萬九千二百人取海路擊朝鮮兵十萬餘屯名護屋別聚兵六萬以備明之援軍使神祖率關東兵會於行臺秀吉譜、松榮紀事。

臣按諸書皆言太閤之擊朝鮮以喪子欲忘其憂也夫興無名之師遠攻外國窮兵黷武竭天下之力以效神功皇后之所爲此豈出於一旦悲愴憂鬱無聊之餘者哉臣每竊疑之因讀朝鮮征伐記詳載其由曰天正中信長公以

秀吉公爲大將。以擊毛利輝元。賜雨傘馬標曰。征討功成。則全以中國予汝。須乘其勢以伐九州。援軍應請發之。秀吉公對曰。平定中國。在臣掌握。何則兵機疾速。勢在呼吸。每事啓于安土取決。則縻軍而不可制勝。今蒙殊寵賜以馬標。是使臣得專閫外之寄也。降者撫之。叛者討之。隨宜制變。師無壅滯。此在臣之方略耳。今與臣比肩仕幕府。可爲將帥者柴田以下凡十三人。不命彼曹而命臣覆燾之恩無任感激。敢不夙夜驅馳。以傾其巢穴哉。近臣野村福富森矢部等。皆可以居方面之任。然出就外藩。則內輕外重。而幕府不振。故不裂土封之。以備護衞中國。既平則

宜封此輩。以酬積年之勞。臣征伐九州。得立大功。則願賜九州一年之賦稅。儲芻糧造戰艦。以取朝鮮。欲賞臣功。願封臣於朝鮮。賜敎書以攻大明。儻無敎書。則彼必以臣爲海寇。此辱國也。故豫請之。藉君威靈。席卷大明。合三國而爲一。此臣之素志也。聞者竦動。信長公大笑。賞其大志。遂許閫西軍務。不須稟白安土。蓋秀吉公智算有餘。洞見信長公猜忌功臣。終遭殺戮。故不欲受封於日本之地。此韓信彭越之所不知。而張良所獨知也。漢高寬仁大度。猶且如此。況事中村之主者。其可不知良弓走狗之譬哉。此說雖或得於傳聞。而朝鮮之役。蓋有所由來。而欲遂其初志。託忘憂以發之也。雖然。在信長公之世。則猶之可也。及躬操天下之權。則何危懼之有。而必欲遂其初志哉。究其端緒。不過天下既平無所用武。不能自克其侈心。而欲耀威武於外國而已。

先是秀吉放北條氏直於高野山。慮其寒甚。從之天野。是春自天野量移泉州界津。居半年。召至大阪。給河州采邑一萬石。十一月四日。氏直病卒。時年三十。（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卒年月日據北條家譜。）

八日。世子在京師。爲參議兼右近衞權中將。（年譜。松榮紀事。○前此世子入京師。諸書闕無所考。）二十三日。神祖放鷹巖築。（年譜。創業記。）是月。頒關東八州神社佛寺印章。（松榮紀事。係十月。今從家忠日記。）十二月十七日。世子自

京師還江戶。（年譜。）二十五日。神祖放鷹河越。（年譜。創業記。○按諸書還江戶日闕。）

二十八日。秀吉辭關白。世稱太閤。以中納言秀次爲關白內大臣。（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文祿元年壬辰正月朔。神祖受將士賀正於江戶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二十九日。關白內大臣秀次遷左大臣。（公卿補任。）二月二日。神祖將兵一萬五千餘騎發江戶。榊原康政。酒井重忠。本多康重從世子留守。本多忠勝。大久保忠鄰。小笠原秀政。松平康重等從軍。（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初置大番五隊。以內藤紀伊守信政。（三左衞門。信成子。）內藤政長。永井信濃守尚政。（右近大夫。直勝子。）粟生新右衞門爲隊長。賜麾。（松榮紀事。○按五隊長闕其一。今無所考。）使山本成行。多

田三八郎。山高宮内採船村於伊豆。多造戰艦。高力清長監之。松榮紀事十六日。神祖入京師。十九日。以武州忍城十萬石封下野守忠吉。賜下總小美川於松平家忠。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家忠日記曰、十九日、賜下總上代于家忠、其後賜小美川城、此非是日事、然松榮紀事究言其事、今從之、三月朔。前關白秀吉前鋒小西攝津守行長。關原記大全曰、行長初稱彌九郎、界津藥舖如清子、如清初稱彌十郎、爲秀吉公之間諜、說宇喜多直家降之、秀吉公褒其功、賜一千石、擢行長爲近侍、加藤清正黑田甲斐守長政等出京師。赴朝鮮。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長政如水子、初稱吉兵衛、後叙從四位下、任侍從、領筑前、更筑前守、四日。松平右京大夫家治卒。家忠日紀家治奥平信昌第二子、神祖外孫、叙爵、十六年、十七日。神祖發京師。如名護屋。伊達政宗。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南部信直。各將其兵從行。結城

參河守秀康。與權中納言豐臣秀俊。大和大納言秀長子、世稱大和中納言、前田利家等將兵屯名護屋。二十六日。前關白秀吉將兵發京師。軍容甚盛。○按神祖及秀吉公至名護屋日、諸書闕無所見、是月。移封武田五郎信吉於下總佐倉城。食五萬石。源流綜貫四月。小西行長入朝鮮。攻釜山浦城拔之。加藤清正。黑田長政。攻金海昌原等城拔之。平安黃海忠清三道人民。或降或走。五月。行長清正長政等進攻平壤。朝鮮國王李昖棄城。奔北邊義州。王子后妃奔兀良哈。行長清正分道急追之。行長至鴨綠江口。不遇國王。歸而屯平壤。清正至兀良哈界。遇二王子臨海君珒順和君琿執之。年譜、家忠日記、秀吉譜、朝鮮征伐記。○松榮紀事順和作光海、即一人而異稱也、李昖告急

於明。明主大駭。明主神宗、時萬曆二十年、使司馬石星經略之。遣遼東副總兵祖承訓。遊擊史儒。率精兵三千救之。七月。承訓儒渡鴨綠江。行長固守平壤。去王城頗遠。故築城寨於冬所。使大友左兵衛督義統。幼名長壽麻呂、左近衛少將、義鎭入道宗麟子、叙從四位下、歷侍從、左兵衛督、任少將、世稱豐後少將、本書作豐後守、今訂之。黑田長政。羽柴藤四郎秀包。毛利元就第九子、初名元綱、後更今名、稱久留米侍從、小早川隆景守之。首尾相救。以備急難。承訓儒至平壤安定館。行長擊破之。獲儒首。承訓僅脫。三千之兵悉死。免者十餘人。石星得游客沈惟敬。說行長講和。行長約以七條。惟敬諾而歸。家忠日記、秀吉譜、朝鮮征伐記、松榮紀事、懲毖錄、是月。修繕江戶城。松平家忠監之。創業記、家忠日記、大政所疾病。秀吉聞之。委軍

政於神祖及前田利家。二十二日。發名護屋。走舸還京師。未至而大政所卒。秀吉悲其不及。大慟。八月十五日。世子如京師弔之。九月朔。加藤嘉明以舟師與朝鮮水軍節度使李舜臣戰於巨濟島。破之。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係二年、秀吉譜係慶長二年、宗對馬守義眞儒臣小山朝三曰、諸書以此戰爲癸巳歲事、誤、元年爲是、朝鮮征伐記亦係是年、今從之、巨濟島、俗所謂唐島也、九日。世子叙從三位。爲權中納言。年譜、創業記、公卿補任、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月二日。秀吉又赴名護屋。秀吉譜曰、九月服闋赴名護屋、今從年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日。世子還江戶。年譜係六日、今從家忠日記、是月。明主以總兵李如松爲提督。侍郎宋應昌爲經略使。將兵五萬餘人援朝鮮。家忠日記、秀吉譜、朝鮮征伐記、松榮紀事、懲毖錄、是歲。世子以其爲神祖外孫。名與平信昌第四

子。賜松平氏及諱守命名忠明。時十歲（家忠日記係天正十六年、蓋以神祖賜己家、諸名氏迹皆然、此時世子未製名、稱長麻呂、不應賜蒲生、今從松榮紀事、忠明後爲下總守、更名清匡、改封訴）訪稻忠於上總總社（松榮紀事）神祖第六子松千代麻呂第七子竹麻呂生於江戶城。竹麻呂長而名忠輝。食上野深谷一萬石（德川家譜、源流綜貫、松千代麻呂出繼長澤家、慶長四年卒世、故又以竹麻呂爲嗣、）

二十年癸巳正月。神祖在肥前名護屋。世子在江戶城受賀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六日。明提督李如松等攻平壤。小西行長堅守拒之。互多死傷。行長慮衆寡難敵。夜潛軍出城。據龍泉寨。二十七日。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羽柴秀包。與李如松等大戰于開城。破之。殺一萬餘人。如松敗走。加藤光泰。長谷川秀一。木

村定光等進攻南安府寨。不利而退。隆景行長出王城迎之。引兵還。明兵二十萬入開城。守之。平壤開城爲朝鮮別都。故如松據之。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即長岡越中守、是後皆從本書所有書細川、）長谷川秀一。木村定光等七將。攻晉州城。晉州爲朝鮮名城。去王城四日程。初李昖之奔義州也。藏累代寶器于城中。使銳兵二萬守之。七將兵敗。死者不可勝計。僅免而歸王城（平譜、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諸將連署。上書名護屋曰。明兵二十萬在開城。我兵十萬。雖守王城。彼能知地形。且其兵日增月盛。我兵不多。不得殲之。試攻晉州城。堅不拔。雖舉黃海忠清二道。彼民麏集險隘。以塞道路。全羅慶尚二道。雖舉其半。我兵既過則彼出而尾擊之。今欲多築城壘。據守要害。則我兵不足。請賜援軍。則速與提督決戰。乘破竹之勢。攻入燕京。亦不難矣。秀吉然之。乃以毛利甲斐守秀元爲將（秀元初名安元、伊豫守元清子、元就孫、輝元子養之、）帥二萬餘兵渡海援之。秀吉日與神祖及前田利家議軍事。欲增援兵。然行臺之兵十萬。不得分之。京師大阪兵雖衆多。皆備警衛。亦不可分。故無可增之兵。秀吉流涕曰。吾生小國。兵衆不多。不得蹋藉明地。以伸吾志。此終身之憾也。聞者皆歎其有大志也。秀吉慮諸將久在行臺疲敝倦怠。或作雜劇。或點茶設宴。以慰勞之（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是月。江戶城修築功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沈惟敬自燕京至開城。述石星

之意。說和親之事。李如松不聽。然石星宋應昌力主和議。小西行長素好和親。而疑平壤之戰。惟敬用間。不甚信之。惟敬再歸燕京。密與石星謀。四月十八日。以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爲使。多齎金帛。賂行長。以爲和親。諸將疲於久役。糧餉頗匱。故悅和議。與三奉行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議。欲引兵退保釜山浦城。而艱於退兵。從小早川隆景之議。縱火諸營。乘煙燄而去。明兵不敢追之。諸將據釜山府（釜山浦、）以待明使者（秀吉譜、朝鮮征伐記、松榮紀事、）六月三日。松平彌九郎景忠卒（家忠日記、）惟敬與一貫用梓至名護屋。行臺拜謁秀吉。悅（秀吉譜係五月、今從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松榮紀事、）館一貫於神祖之營。用梓於前田利家

之營。晨夕饗之。（創業記、秀吉譜、年譜附尾並曰、用梓入神祖營、一貫入利家營、按一貫班用梓上、宜使神祖之、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一貫號唯否、用梓號龍巖、）秀吉厚賜兩使及惟敬物。既而兩使告歸。秀吉諭行長及三奉行使還臨海順和二王子及從臣於本國。李昭亦自義州還王城。朝鮮士民安堵如故。行長使內藤飛驒守如安從兩使入明。與石星面議。（據朝鮮征伐記、如安丹波人、粗涉文學、行長欲先馳聲勢、故更小西氏、按明及朝鮮書、稱小西飛者是也、）星奏惟敬之功於明主。假游擊將軍號。

臣按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鼓弄司馬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繆謂惟敬緩急可恃。故排衆議而用之。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沮加藤清

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爲表裏。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爲國家者也。徐一貫謝用梓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私爲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爲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辦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爲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爲甚。太閤不知其詐。以爲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文事。固無足怪。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帷幄。以備顧問。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朝憲國典。彼曹烏能知之。潭潭幕府。皆爲惟敬所紿。惜哉。至於四年。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亨爲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誤國家。其可畏哉。

秀吉以諸將敗於晉州爲恥。故欲際和親未成之時拔之。遣淺野長政黑田如水。（官兵衛孝高、剃髮號如水、注于天正十二年、）齎書往朝鮮諭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及三奉行。進兵取晉州。二十一日。（懲毖錄曰、八日而城陷、故係是日、）毛利秀元小早川隆景黑田長政淺野長政伊達政宗宇喜多秀家等攻晉州城。清正行長爲前鋒。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堅守。晉州城壁險峻。不得輒拔。諸將悉力攻之。二十八日。城陷。斬禮元。殺城兵二萬五千餘人。（懲毖錄曰、軍民死者六萬餘人、）醢禮元首。送于行臺。秀吉大喜。（年譜、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懲毖錄、）李昭還王城。纔閱月而晉州城陷。昭大驚。告急于

明諸將。時吳惟忠屯善山府。劉綎屯大丘府。駱尚志守南原。李如松猶在開城。爲昭之聲援。如松名沈惟敬讓之。惟敬往釜山浦。責行長負約。行長怒曰。汝雖主和議。而明兵累入朝鮮。是汝欺我也。九月。惟敬還燕京。連請名還李如松劉綎等於石星。星奏于朝。明主許之。如松引兵還。（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諸將皆去。唯劉綎吳惟忠王必迪等萬餘人留焉。朝鮮中外飢困。重以癘疫。死亡殆盡。人心益恐。（懲毖錄）秀吉以明主和議之報未至。以爲惟敬欺我。日夜與神祖及前田利家謀議。一日黑田如水隔牆聞之。入曰。去年發兵朝鮮。以新田殿或利家爲大將。號令出於一人。則衆心純壹。所向必克。不然。遣知兵

如臣等者施計秘策隨宜設施則於取朝鮮何難之有方今清正行長年壯氣鋭唯矜驍勇未習軍旅且二人積不相能清正出令則行長壞之行長置法則清正沮之故朝鮮人民無所依憑萍梗蓬轉皆無土著之念我兵所過朝鮮一道野無青草悉爲廢墟諸將久戍勞勩可矜國弊民疲功必難成矣秀吉然之以爲千里暴師兵疲衆沮則恐有内訌乃招神祖及利家蒲生氏郷淺野長政謂曰（按上文六月如水長政使于朝鮮其後諸書不書其還今無所考）金山浦諸將徒有懷土之累而無進取之心不如吾親帥師以征朝鮮水陸軍民宜體此意日本全付之於新田殿吾不復勞意須以利家爲左協氏郷爲右協吾督中協

各將十萬兵三協總三十萬人掃蕩三韓直入明地奪燕京以正位號誰能遏之哉神祖聞之大怒曰下官自壯年以武爲業未嘗敗衂今何爲坐守日本而受留寄之任乎公縱屢命而下官決意渡海耳言未畢長政進曰狐之爲妖雖嘗聞之今始見之意其狐媚蠱惑太閤而非復平日之太閤請新田殿勿怒焉秀吉怒髮直上曰豎子悖慢無禮之甚因扣其刀利家氏郷抱持之曰彈正吾曹誅之豈足汚殿下之刃乎長政不懼徐曰吾輩數百人雖伏斧鑕而不足惜今天下人民供朝鮮之役不得一日休息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愁怨之聲盈于街衢殿下今日航海則明日必有群盜蠭起蟻

同矣雖新田殿在此獨運奇策而何能一旦削平四海之亂乎願輟航海之議班朝鮮之師速還京師以固根本而爲長久之計則國家幸甚秀吉怒益甚利家氏郷叱之使退長政歸營待罪居數日健步自肥後來報曰薩摩人梅北宮内左衛門招集群盜攻陷佐敷城（秀吉譜淺野家譜作熊本城今從清正記松栄紀事）國中多黨于賊者秀吉大駭與神祖議名長政曰今使汝子左京大夫幸長將兵擊賊長政大喜秀吉又謂神祖曰宜以本多中務大輔爲副神祖卽名忠勝秀吉謂忠勝曰幸長年尚少未曉兵機軍中之事無大無小汝宜決之幸長忠勝拜謝卽赴肥後既而健步又來報曰清正留守之臣誘殺宮内左衛

門餘黨悉平幸長忠勝還自中路秀吉遣長政於肥後綏撫之。（松栄紀事秀吉與神祖利家謀議以下至遣長政于肥後置元年七月惟敬與行長議和下家忠日記無如水長政之事而書肥後賊起於元年七月創業記以神祖對秀吉之辭係是于朝鮮征伐記秀吉譜係是年内藤如安入明報問未至下事勢宜然今從二書置于此）

臣按近世藤井臧著國朝諫諍錄載淺野長政之諫論曰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信矣豐臣公將入大明未發而有梅北之事若長政不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踰大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因引齊顏燭諫景公元王磐諫世祖二事曰顏燭王磐俱欲使其主有遠慮而無近憂者也其主一則從諫而不失國一則不從而大黷武併與我豐臣

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察。而顏燭王磐長政之至忠。又可以爲人臣千載之炯鑑矣。臧之援引當矣。故臣表而出之。

初忠勝每赴戰場。以扇爲幟。至此神祖謂忠勝曰。扇幟我家舊物而嘉例也。宜上之。忠勝使長井與二郎新製獻之。（本多家譜、）

○按家譜。清康公以扇幟賜忠勝祖父平八郎忠豊。屢有戰功。故神祖云然。

八月三日。秀吉側室淺井氏生子。名曰拾麻呂。（即右大臣秀賴。詳于下文慶長元年。）關白秀次馳書行臺告之。秀吉大喜。委軍政於神祖及利家。乘輕舸還大阪。二十九日。神祖自名護屋至大阪賀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閏九月二日。世子如京師賀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月十四

竹口龍三郎刻

日。神祖發京師。二十六日。還江戶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加藤清正與小西行長不協。屢欲破和議。內藤如安報未至。清正以爲明人殺之。十一月三日。率兵攻安康。明將劉綎自慶州來救。清正設伏擊破之。得三百餘級。綎遁歸慶州。（年譜、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十二月。內藤如安抵燕京。謁明主。司馬石星待之甚厚。九卿科道會議左闕。如安與星論辨。和議遂成。如安歸釜山。沈惟敬亦至。秀吉聞報。使行長等戍釜山側近數城。其餘諸將撤兵歸休。石星奏如安之言於明主。明主許封秀吉爲日本國王。（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是歲。神祖以大久保忠鄰爲世子傅。忠鄰天正初爲奉行。至是輔佐世子。（家忠日記、大久保系圖、）保科正光敘從五位下。爲肥後守。（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三年甲午。前關白秀吉欲以天下政事授拾麻呂。而關白秀次無遜讓之意。故先使拾麻呂居大阪城。而築城於伏見自居之。命諸侯出役丁。二月。神祖會關東將士於榊原康政第。貸徭錢。差役夫每食邑一萬貫出三百丁。（家忠日記曰。二百人。今從松榮紀事、）神祖如京師。諸將在名護屋者。皆來大阪。二十七日。秀吉遊大和。看吉野山花。神祖來會。關白秀次。權中納言豊臣秀保以下。（秀保秀次弟。爲大和大納言秀長養子、）前田利家伊達政宗等從焉。稽留二日。作和歌會。盡歡而歸。（創業記、太閤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三月七日。經始伏見城。凡役二十五萬餘丁。關東諸將在伏見董役。十

木邨嘉平刻

四日。神祖如伏見按視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春。前關白秀吉親作申樂於禁廷。神祖及前田利家亦親作之。（創業記）四月二十九日。秀吉浴有馬溫泉。神祖以平巖親吉爲使訊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是月。秀吉請神祖敘永井直勝於從五位下。授豐臣氏。爲右近大夫。（家忠日記）六月三日。秀吉如伏見督修築。五日。神祖饗秀吉於旅寓。（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九日。神祖自伏見還京師。九月。小田原城主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卒。子相摸守忠鄰嗣。（家忠日記）是秋。伏見城落成。秀吉徙居焉。（松榮紀事、）是歲。秀吉諭神祖。使以其第二女嫁池田輝政。（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第二女初適北條氏直。見天正十一年、）世子加首服於大久保新十郎。授諱字。名曰忠常。（大久保家譜、忠常相

模守忠鄕長子、後任加賀守、又加首服於西鄕孫九郎。授諱字名曰忠員。前車後語集、忠貞彈正左衛門家員長子、

四年乙未正月朔。神祖及世子在聚樂。群臣入第賀正。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二年閏九月、世子入京賀秀賴生、其後諸書不書歸江戸、蓋留在京師也、今無所考、二月。會津城主蒲生飛驒守氏鄕卒。年四十。其子鶴千代尚幼。前關白秀吉念氏鄕之功。使鶴千代襲封。賜書宰臣護之。以神祖第三女嫁之。長而稱藤三郎。名秀行。任飛驒守。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秀行進叙從四位下、至侍從、三月二十八日。神祖享前關白秀吉於聚樂第。秀吉駕車而來。享禮甚盛。神祖奉白金三萬兩。家忠日記作二萬兩、今從年譜、松榮紀事、雜彩衣服一百領。綿一千屯。八丈島絹五百端。褶三百端。長光大刀。光忠刀。行光短刀。良馬一疋。世子奉白金三千兩。衣服五十領。越後布一百端。良馬一疋。秀康奉衣服三十領。至將士獻衣服。各有差。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五月三日。神祖出京師。還江戸。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至江戸日、諸書闕無所見、臨發。神祖密戒世子曰。關白秀次將忤太閤之意。秀次誘汝。愼勿黨之。年譜附尾、松榮紀事、是月。世子加首服於奧平信昌第三子。授諱字。名曰忠政。時年十六。家忠日記、慶長二年、爲菅沼定利養子、七年賜松平氏、關白左大臣秀次淫虐日甚。數登城放鳥銃。殺行人以爲樂。往年秀吉服闕。又赴名護屋。世人皆謂秀吉既老。秀次宜代其勞。而秀次曾不經意。黑田如水切諫之。秀次不納。○國朝諫諍錄引秀吉譜、詳載如水

之諍、論曰、如水讜言、可謂忠告而善道之者也、然不關神祖之事、故不載其言、而但書切諫之、及拾麻呂生。秀吉欲立爲嗣。增田長盛石田三成等希其旨。擴摭罪戾。譖愬交至。太閤記、秀吉譜、七月三日。秀吉聞其有反計。遣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富田知信等於聚樂詰問之。秀次誓無他。至伏見陳謝。秀吉不聽。秀次欲取世子爲質。天未明。遣使請饗之。大久保忠鄰土井利勝謂其使曰。黃門未出寢。當俟黎明告之。使還。又來頻請。忠鄰利勝相議。速使世子潛往伏見邸。衆皆議大路與竹田閒道孰宜。議不決。利勝曰。當取大路。衆從之。促駕而去。從者僅五六人。忠鄰留在聚樂第。秀次數遣使請之。忠鄰曰。黃門有茶會之約。曉赴伏見。秀次聞之。悔其不及。世子至伏見謁秀吉。秀吉大喜稱之曰。眞新田殿之子也。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乃遣書神祖。告秀次之罪狀。八日秀吉謫秀次於高野山。収其二子及寵妾侍女二十餘人。十五日遣福島正則福原直孝池田伊豫守於高野山。監秀次之死。秀次自殺。寵臣木村定光白江備後守熊谷大膳亮等皆被誅。是日。神祖見秀吉之書。發江戸城如京師。二十日至三島。秀吉書又至。告殺秀次。神祖兼程而行。二十四日至伏見謁秀吉。秀吉悅。神祖速來。語秀次有逆謀。秀吉殺秀次二子及妾二十餘人於三條河原。同瘞於一坎。號畜生塚。幽秀次之黨與一柳右近將監於神祖第。其餘各命諸侯幽之。太閤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

臣按。關白秀次以斗筲之器。居鼎鼐之任。驕奢淫佚。失爲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戮及其孥。何其慘也。塋之一坎。號畜生塚。果何謂哉。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爲。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歟。抑又甚矣。

先是秀吉養側室淺井氏妹爲子。九月十七日。嫁于世子。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夫人淺井長政季女、贈從一位崇源院太夫人是也、是歲。神祖第八子仙千代麻呂生。使平巖親吉子養之。德川家譜、源流綜貫、與平家昌叙從五位下。爲大膳大夫。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宮田六左衛門刻

慶長元年丙申正月。神祖在京師。十六日。前關白秀吉發東國役丁。築河内堤。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五月十一日。神祖進正二位。爲内大臣。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係八日、今從公卿補任、松平家乘叙從五位下。爲和泉守。家忠日記、十三日。秀吉子拾麻呂命名秀賴。叙從三位。爲參議。時四歲。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竝云、是日秀賴爲權中納言誤、今從公卿補任、秀吉抱之。同車入朝。神祖亦駕車入朝。永井直勝。内藤康成。家忠日記作安成、松榮紀事作康成、考内藤系圖、竝無安成、康成、未知爲誰、松平正久。豐島正次爲隨身。七月十五日。秀吉築伏見城於木幡山。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閏月十二日夜。京師地大震。土裂水湧。伏見城中殿舍悉倒。侍女婢妾。死者五百七十餘人。神祖之第。門樓顛倒。加加爪隼人正壓死。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

先是明主以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朝鮮征伐記、秀吉譜竝曰、臨淮侯李言恭子宗城、明紀事本末、直書臨淮侯李宗城、蓋襲爵也、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來聘。冊使久懷觀望。稽留二年。是春始至釜山。惟敬欲奪使臣而代之。陰怵宗城。宗城懼棄璽書夜遁。明主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衛副之。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引兵還伏見。八月。方亨惟敬及朝鮮使黄愼朴弘長至界津。二十九日。赴伏見。秀吉使宗對馬守義智之臣義智、讃岐守義調子、柳川豐前調信責朝鮮二使曰。朝鮮王子。何不自來謝再造之恩。而以卑官爲使。辱我耶。辱明耶。勿與明使同謁。二使驚悸。就行長謝之。秀吉不聽。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明紀事本末、懲毖錄、九月朔、方亨惟敬登伏見城謁秀吉。惟敬奉金印冕服及授諸侯冠

竹口茂兵衛刻

服。隨其品級用之。翊日。饗冊使。秀吉著緋衣戴冕。坐中央。冊使隔席坐其右。神祖及前田利家等公卿七人。著冕服。坐其左。其餘諸臣以次班列。享禮甚精豐。宴畢。冊使出。秀吉入花園亭。名僧承兌靈三永哲使讀誥命。至聞封爾爲日本國王之語。嗔目大怒曰。吾既統領日本。何假明主之封爵乎。初行長告曰。明主封吾爲大明國王。故召還朝鮮之師。行長欺吾。須亟誅之。承兌諫曰。中國甚大。故外國例受其封。殿下威名播異城。故明帝奉冊書。誠皇朝之輝光也。宜善遇冊使。以結鄰好。秀吉怒少解。然憤行長之欺罔。怒未止。行長謝曰。此非臣之所爲。皆三奉行之所指揮也。因出書牘數通證之。秀吉

意解。召加藤清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繼曰、冊使不可久留、詰朝當送還界浦、吾將再起大兵、屠滅朝鮮。四日、冊使及朝鮮使還界浦。八日、秀吉使宗義智賜金銀方物於二國之使。及使者發、柳川調信謂黃慎曰、明年我兵再入朝鮮、事已決矣、宜速使王子來謝、不然王子復爲俘虜矣。慎大驚、告冊使。（年譜、創業記、秀吉譜、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月二十八日、吉田城主酒井左衛門尉忠次卒。子宮內大輔家次嗣。（酒井系圖）十二月五日、久野民部少輔宗秀與三宅正貞忿爭鬭死。宗秀父宗能年老、（宗能剃髮號宗安、）悲悼殊甚。神祖矜之、賜下總采邑一千石、以慰之。

是歲、以松平康親爲大番頭。神祖謂康親曰、今欲以予爲大

番頭、而以吾同族、恐子心不平。然風塵未靜、麾下先鋒、非子而誰歟。遂與松平家乘同職而班其右。時年三十。（福釜松平系圖）世子加首服於松平又八郞、（家忠子、後稱主殿助、）授諱字、名曰忠利、賜佩刀。池田備中守長吉子次兵衛長幸。（長吉勝入第三子、輝政弟也、長幸時九歲、小字勝三郞、後任備中守、）初謁神祖及世子、賜佩刀。以松平定勝第三子三郞四郞爲荒川二郞九郞養子。（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三郞四郞後名定綱、任越中守、）

二年丁酉正月、神祖在伏見第。前關白秀吉以去年地震伏見城壞、又使諸侯修築城郭、經營殿閣、土木之功、連年不輟、徭役繁興、天下苦之。（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明和議既破、秀吉再與師攻朝鮮、以豐臣秀秋爲大將、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副之。

以諸將久在朝鮮、能諳形勢。秀吉不復赴名護屋、在伏見指授方略、置番兵於名護屋以戍之。（朝鮮征伐記、秀吉譜、）二十五日、秀吉前鋒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率舟師渡海。二月、諸將航海入朝鮮、至三月、兵集者十三萬餘、進自五路分攻之。東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諸城、或陷或降。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等地、日本兵皆據之。明及朝鮮兵不能往來、李昖大恐、率后妃王子奔海州。朝鮮又大亂、乞援于明。明主以侍郞邢玠爲經略、總督楊鎬爲經理、巡撫麻貴、劉綎爲南北大帥、以援之。邢玠惡沈惟敬之譎詐、使副總管楊元執之。（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明紀事本末、）四月十一日、世子夫人淺井氏生女千姬於伏見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月日據源流綜貫、千姬長而適右大臣豐臣秀賴、天樹院是也、）六月十二日、從三位權中納言小早川隆景卒。子秀秋嗣。（公卿補任、秀吉譜、○按秀秋官爵無所考、定公卿補任此後書從三位前權中納言豐臣秀秋、初任年月未詳、）

臣按、小早川隆景將略能似其父元就、而智謀過於其兄元春。嚴島之戰、猛厲無比、卒能摩壘陷陣、馘陶晴賢、而蠶食山陰山陽之地、元就之基業得以恢廓矣。及秀吉公與輝元相持備中、聞明智光秀之亂、講和乞援、將佐皆欲乘其弊掩擊之、而隆景建議以爲不可、竟許和親。輝元封疆完固、得無玷缺者、隆景之力也。泛考當時記載、有最可稱

者文祿中用沈惟敬和議退王城之兵於釜山諸將甚難之隆景一言決之竟得全師而歸秀吉以器重之封以筑前引參謀議隆景以爲坐享大國必非太閤之所安吾無子不如養其子姪以傳之乃請子養其甥豐臣秀秋秀吉公悅而許之此其識度遠出於當時諸將之上者也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而汝必勿與焉唯須固守封疆何則宗國有英傑之人懷包舉宇內之才則可今無其人吾熟察之矣後來不能守分而妄動干戈則國必危矣庚子之亂輝元黨于石田三成幾喪社稷國雖朘削而疆圉得傳於後昆者神祖之寛仁也隆景之言不亦蓍龜乎秦王

猛臨死諫苻堅以勿伐晉堅不能用竟亡其國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略擬之可也

是月戶田三郎右衛門忠次卒於下田城（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八月十五日秀吉諸將進攻南原拔之殺守將李福男（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十八日西鄉彈正左衛門家員卒子孫九郎忠員嗣（前車後語集）二十八日前征夷大將軍源義昭薨年六十一（公卿補任、將軍家譜、是雜髮稱昌山法號靈陽院）九月七日毛利秀元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等與明兵戰于全議館大敗之（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二十八日參河守秀康從四位下前田利勝竝爲參議（公卿補任、松榮紀事）十一月明經略邢玠率諸軍入朝鮮王京（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十二月二十七日白井城主本多越前守廣孝卒年七十（家忠日記、先是豐後守廣孝、更任越前守、）是月淺野幸長守蔚山城邢玠以大兵圍之加藤清正自西生浦帥兵入城助守（年譜、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世子放鷹武州稻毛患痘瘡神祖在伏見聞之遣永井白元問之白元歸伏見報疾瘳神祖喜稱白元往復甚捷土岐山城守定政卒（定政上總介賴明孫、兵部大輔定明子、初稱藤藏）神祖以奥平忠政爲菅沼定利養子襲封上野吉井采邑二萬石（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三年戊戌正月二日神祖感吉夢詣石清水社○（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竝曰、米津清右衛門妻在江府、夢和歌、其詞有吉兆、神祖恐豐臣氏聞之、秘而不發、家忠日記曰是夜、松榮紀事曰是春、按神祖因夢兆詣石清水、下應豫料有此事、其在他年明矣、創業記考異、松榮紀事一說、竝以夢和歌係元年正月、爲得、）

三日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賀家政及豐臣秀秋之兵五萬餘騎救蔚山經理楊鎬懼其精銳不戰而走明兵大潰諸將追擊斬獲甚多委棄器械輜重不可勝計邢玠奏鎬罪於明主罷之（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懲毖錄、明紀事本末、）二月十九日武州本莊城主小笠原掃部頭信嶺卒年五十二子小平次信之嗣（松尾小笠原系圖）明主以萬世德爲經理玠與諸將議募江南水兵分水陸四路各以一將提督李如梅將中路麻貴將東路劉綎將西路陳璘將水軍甲兵凡十萬各守重地欲相機決戰秀吉諸將亦分據要衝蔚山爲東路加藤清正據之順天爲西路小西行長據之望津泗川爲中路島津兵庫

頭義弘（陸奥守貴久第二子、大夫義久弟、爲義久養子、修理）據之。黒田長政・淺野幸長等諸將及豐臣秀秋部將山口玄蕃允宗和（諸書或作宗永、關原合戰誌作正弘、今從之、又續南行雜錄、宗□從事秀吉公、）屯聚釜山及四邊營寨、相爲聲援。（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徵誌錄、明紀事本末、）會津城主蒲生飛驒守秀行重臣恃功驕橫。秀行柔弱不能制。其寀蒲生四郎兵衛擅殺寵臣亘利八右衛門。秀行怒、欲誅四郎兵衛。石田三成左右之。使四郎兵衛遁於鎮西。將士交相惡。三月九日。秀吉與神祖議、收會津一百萬石。移封秀行於宇都宮。給十八萬石。移封權中納言上杉景勝於會津、以鎮東陸事。（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先是宇都宮彌三郎國綱有罪削封。至是給宇都宮於秀行。據寬永系圖、會津實封百二十萬石、而謂之一百萬石者、舉大數也、）是月

秀吉遊醍醐山看花。夫人及秀賴・婢妾悉從。華服鮮麗。供給盡美。四月二十日、參議豐臣秀賴叙從二位、爲權中納言。（公卿補任）前田利家叙從三位、爲權大納言。其子利勝叙從三位、爲權中納言。（菅原系圖云、二年三月十一日、不經中納言任大納言、今從公卿補任、秀吉譜、○按利勝弟孫四郎利政叙從四位下、爲侍從、蓋在此時、然無明文、故不書、）六月二日。秀吉在伏見城、罹疾。十六日夜、伏見城下無故騷擾。井伊直政在藤杜、馳至伏見第。（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曰、先是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石川康通・平巖親吉、自關東遞番至伏見、護衛神祖、旅寓在藤杜、是時直政上番、藤杜在伏見北、）神祖謂直政曰、今夜擾亂起何處。汝宜探問。直政歸報曰、石田三成・大野修理亮治長・第治兵繹騷起於此。（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四日、秀吉疾革。召淺野長政・德善院玄

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曰、吾聞諸侯牧伯與麾下士不相輯睦。此禍亂之基也。宜釋憾結歡、相與保護嗣子。長政等諭告諸將。僉曰、同心協謀以事嗣君。誰敢有異心。至於私忿、各有其故。台命雖重、難輒和平。秀吉聞之不懌。謂神祖曰、願內府勞心、使衆和協。神祖會侯伯諸士、傳秀吉之旨、使相與輯睦。衆對如前。神祖作色曰、諸君嚮對太閤、旣云同心盡忠保護嗣君。夫奉公上者、何挾私怨之有。苟構間隙、此懷攜貳而非同心之謂也。愛戴嗣君之義果安在哉。何其言之相戾也。衆屈服曰、敢不唯命是從。神祖復命。秀吉大悅、饗侯伯諸士。相與結歡。然侯伯終無和愉之色。不與諸士交一語。

神祖按劍怒曰、諸君何欺我哉。嚮報諸君之言、故太閤喜而設燕會。而今無酬酢之禮。含睚眦之忿。此諸君賣我於太閤也。坐中之人皆我讎敵。天鑒在上。不使一人脫去。衆皆恐懼屏息。中村一氏・淺野長政・德善院溫言慰藉。衆皆俯伏謝罪。翊日、秀吉聞之、而諭神祖曰、疇昔之事文武兼備、威信並行。雖古之名將何以過之。撫育嗣子。綏懷遐邇者、吾不復他求矣。感泣謝之。（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七月、秀吉病間、如大阪城、不日還伏見。旣而疾篤。秀吉以爲天下兵馬之權、非神祖不能握。因密謂神祖曰、吾死、天下有憑陵作亂者、卿宜提兵平定。秀賴孤弱。宜保佑存恤。至其成立、隨才處分。神祖灑泣曰、殿下萬

歲後孰敢不奉世子者。然人心叵測。須運神智詒謀子孫。下官不才。何以能勝重任。秀吉曰。今天下無如卿者。勉從吾言。神祖固辭而退。秀吉名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議後事。二人姦邪包藏禍心。因諫曰。殿下以英武之德。草創基業。有嗣君在。何以天下讓他人。爲請臣等竭力護嗣君。號令天下。秀吉然之。乃置五大老五奉行。以神祖及加賀大納言前田利家、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安藝中納言毛利輝元、會津中納言上杉景勝爲五大老。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德善院玄以、長束正家爲五奉行。據秀吉譜。先是既置五老五奉行。小早川隆景亦爲五老之一。文祿四年法令。隆景與神祖、利家、秀家、輝元連署。石卿餘史曰。效室町將軍之制。準三管領四職。置五老五奉行。其說疑

爲得實。但不知其在何年。家忠日記書於秀吉薨後。以爲遺命。蓋誤。關原合戰誌曰。太閤既殺關白秀次。遂有授天下於三歲幼兒秀賴之志。故置五老五奉行。以固基本。按文祿四年。秀賴二歲。與秀吉譜脗合。而云隆景卒。以景勝爲之者。拘於五老而臆度之說也。播邸府庫見藏文祿四年八月三日九條法令。神祖、秀家、景勝、利家、輝元、隆景六人連署。實當時物也。據之則六老並決政務。而隆景卒後。因循以爲五老也。然無年月可據。故從松榮紀事書於此。○關原記、大全、曰大谷吉繼初爲奉行。頻年罹惡疾。而盲。故數辭職。太閤惜其才不許。然吉繼恥與人交。每有會議。多不出。因循不入五奉行之列。故明年二月。五奉行上誓書於神祖。亦無吉繼之名。命曰。小事宜五奉行相議決之。至大事則五老商量。然後行之。又置中老三人。以生駒雅樂頭近世。藏人家宗子。堀尾吉晴、中村一氏爲之。命曰。若有五老五奉行爭權相惡。宜三老和解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八月朔。明兵圍順天城。小西行長堅守拒之。年譜、家忠日記。秀吉危篤。又謂神

祖曰。因卿固辭。既定五老五奉行。然雄武篤實。鎭壓人心者。非卿而誰。宜居十人之首。裁決庶務。因遺命曰。嗣子僅六歲。不能莅政。宜內府專斷天下事。羽柴筑前守爲嗣子傅。在大阪城。二人協贊發號施令。嗣子繼業。在二人心。凡天下大名。勿私結婚姻。勿擅封郡邑。五老五奉行虛心協謀。勿樹黨。勿爭權務輔嗣子。以至成立。又謂其腹心曰。吾死。深秘之。淺野彈正少弼、石田治部少輔。宜入朝鮮。引兵而歸。然後發喪。頒給遺留物於大名諸士。儻二人不能引兵。則使內府渡海。或有反者。內府不能往。則使利家渡海。大名雖多。無踰此二人者。使一人渡海。則雖有明兵百萬。必不能遏吾師矣。不然十

萬之兵。暴骸異域。吾死不瞑矣。創業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十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豐臣秀吉薨。年六十三。秘不發喪。獨長束正家步而從。葬于聚樂南阿彌陀峰。建祠其麓。年譜、創業記、太閤記、家忠日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法號國泰院。諸書葬日闕。關原合戰誌曰。唯德善院玄以從。未知孰是。今從關原記、大全。

臣按。豐太閤以不世出之姿。崛起草莽。騁桀驁之才。奮雄武之略。遂能徇北越。定南紀。平海西。舉關東。位極人臣。四海無敢支吾者。可謂曠代一人也。置五老五奉行。綜理政務。置三中老。彌縫釁隙。臨薨顧託之言。頗近于正。皆近世諸將之所不能及也。遺令諄諄。班朝鮮之師。稍有漢武輪

臺之風、豈悔心之萌乎。惜其惑於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之姦佞、恃爲腹心之臣、暨晚年擧子。有易嗣之志、姦臣逢迎。擴摭構陷、遂使父子不能相保、而蒙不慈不孝之名。雖由關白秀次驕縱不能幹蠱、而貝錦萋斐之力、亦已多矣。朝鮮之役、曲直棼亂、事多壅蔽、諸將怨望、爭訟競起、延及卽世之後、巧言如簧、幾掩日月之明、紛拏喧豗、釀成庚子之亂。究其所由、則太閤好侈大務遠略、姦人得以投機之所致也。

十九日。神祖世子入伏見城、問秀吉疾、途遇石田三成。使其臣八十島道與密告喪。神祖世子卽歸于第。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神祖歎曰。往年太閤在名護屋。淺野彈正坐其臣僞造黃金、因于利家之營。吾駕肩輿、潛至囚所。欲共休戚、解釋其事。遂得免死。故懇款特甚。今不告吾以大故、而三成與吾疎逖。反以實告、人心固未易料也。松榮紀事、關原記大全、是夜神祖與世子議。詰旦世子出伏見、赴關東。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九月二日、世子還江戶城。三日、神祖及利家秀家景勝輝元與五奉行互通書。以誓輔導秀賴。諸侯牧伯亦各上誓書、以示無貳。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十三日、世子加首服於松平伊昌子彌三郎。賜諱字及佩刀、名曰忠實。五井松平系圖、家忠日記、忠實時十四歲、譜稱外記、淺野長政石田三成、以秀吉遺命、奉神祖之旨。至筑前博多、遣使朝鮮、告秀吉之喪、使諸將引兵還。先是島津義弘與其子又八郎忠恒義弘第三子、後更家久、歷陸奧守薩摩守大隅守、叙從三位、爲權中納言、在朝鮮、築望津晋江永春金海固城昆陽泗川新寨八寨。父子居新寨、爲諸寨聲援。二十日、明中路提督董一元攻拔望津永春二寨。二十八日。明兵襲泗川、大同驍將李寧恃勇挺衆而進。義弘之兵擊斬之。遊擊盧得功中鉛死。十月朔、董一元與部將茅國器葉邦榮彭信古攻新寨。義弘父子拒戰大敗之。二十萬兵一時潰走。一元不能制之。義弘之兵追擊之。其餘溺水墮塹、死者無算。義弘下令不使窮追。至望津收兵還。凡獲三萬八千七百十七級、馘送筑紫。年譜、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明紀事本末、明人郭國

安在義弘之營。知秀吉訃至、諸將班師。往告明將。然義弘大捷之後。明兵懼不敢進。諸將欲乘此機退兵。明水路提督陳璘遣副總兵陳蠶鄧子龍等。浮戰艦數百隻於忠清全羅慶尚三道海口、以邀歸師。加藤清正去蔚山。小西行長撤順天。島津義弘出泗川。十六日。陳璘聞之。遣鄧子龍及朝鮮李統制水兵一千餘艤于鼓金、邀之。義弘既去、適與行長之船相值。勠力苦戰。子龍敗死。李統制來救。亦戰死。行長走、舸至加德、與義弘合。殘兵猶在鼓金島。義弘遣船迎之。陳蠶列船攻擊。中軍將陶明宰戰死。蠶引去。殘兵悉得至加德。劉綎率舟師來攻。義弘行長之兵擊破之。綎亦引去。加藤清正淺野幸

長鍋島加賀守直茂等兵亦得航海而歸。（直茂駿河守清房子、勝茂民部大輔政家、）十一月。征西諸將悉歸筑紫。先是神祖利家在伏見。專議朝鮮之事。義弘捷報未至。甚憂班師之難。神祖欲航海退兵。徵關東兵馬。時利家嬰疾。固止之。欲力疾渡海。議未決。神祖使藤堂高虎往朝鮮。（家忠日記、秀吉譜、及松榮紀事一說並云、遣德永法印壽昌、宮城長二郎豐盛於朝鮮、今從朝鮮征伐記、藤堂高虎行狀、關原記大全、及松榮紀事正文、）高虎赴海西。聞諸將歸至對馬。還自中路。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在博多。迎諸將勞之。告秀吉遺命。諸將感泣。三成曰。諸將宜先赴伏見。賜休暇。各歸其國。明年入京。須相與設茶會。以慰積年之勞。清正素惡三成。大言曰。諸君好作茶會。吾在朝鮮七年。瓶無一粟。囊無

一錢。故無茶無酒。但當以稗粥饗諸君耳。三成深銜之。諸將尋至伏見。神祖利家大喜。稱其功勞。使各歸藩休息。○（按神祖利家雖有此語、而諸將歸藩休息、實在明年七月、詳于下文、）褒島津義弘之功。益封四萬石。（關原記大全作五萬石、今從家忠日記、朝鮮征伐記、秀吉譜、松榮紀事、）秀吉既薨。人心恟懼。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欲乘間逞其姦計。竊相謀曰。今天下雖有五老。無出內府利家之右者。彼二人相親。以出政令。則吾輩碌碌爲彼役使。終遭屈辱。爲今計者。不如離間二人。以生釁隙。乃先聲言三成長盛互有忿恨。既而長盛諂媚神祖。三成阿附利家。奴顏婢膝。無所不至。一日利家將享神祖。期已定。長盛來告曰。利家將不利於公。請勿往。神祖託疾不往。他日長盛謂利家曰。鄙內府將來。適有流言而止。若又刻日爲約。則必欣然而來。利家曰。往日之事。吾甚慚之。儻復見欺。則何面目見世人乎。長盛曰。內府亦悔負約。今再訂約。敢不赴期。利家然之。卜日請神祖。至期長盛又告神祖曰。利家竟有姦謀。必不可往。巧言沮之。神祖不聽曰。鄙已負約。利家得無遺憾。吾不忍再負。將駕。長盛詐作或者書。探懷出之曰。固勿往。神祖驚訝。遽稱有事故不往。利家大怒。招其姻戚細川忠興告曰。吾老矣。爲人輕侮如此。豈非終身之恥耶。明日吾將往丹後。檥舟子之管內。以歸賀州。忠興曰。如明公之言。忿恚固宜。然徒歸藩。世人謂明公爲怯。威權亦廢。且棄嗣君而徑去。

其如太閤之顧命何。竊爲明公不取也。利家從之。於是長盛姦謀竟行。神祖利家嫌隙日甚。（松榮紀事）

臣按讒人構陷善良。其術多端。增田長盛之離間神祖利家。巧言飾詞。即楚費無極讒郤宛於令尹子常之故智也。子常賄而信讒。遂滅郤氏之族黨。而禍楚國矣。利家仗義明敏。能察其姦。而納細川忠興之諫。終與神祖修好。戮力擁護秀賴。不然。三州之地。恐爲他人之有。而子孫不能血食。危矣哉。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矣。

十二月十一日。長篠城主奧平美作守貞能卒。子九八郎信昌嗣。（家忠日記）是歲本多忠政敘從五位下。任美濃守。（本多系圖、後進從四

位下、任ニ侍從一、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八終

烈祖成績　卷八　三十三

木邨嘉平梓

烈祖成績卷之九 起慶長四年終其年十二月

安積覺　編次

慶長四年己亥正月，神祖在伏見第。與四大老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上杉景勝毛利輝元連名授書島津義弘，賞朝鮮泗川之功，賜良刀。義弘子忠恒亦賜刀，擢為少將。松榮紀事少將左右無所考。雜錄島津家記曰，正月四日，神祖入義弘第，賜國俊，以賜忠恒長光刀，即此事也。又曰，神祖聞義弘家貧負債，以伊奈圖書為使，賜黃金五百枚，以償之。附以備考。九日，島津義弘敘正四位下，拜參議，以旌戰功。補任公卿 利家稍悟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之姦邪，十日與伴社議，遵豐臣秀吉之遺命，擁護秀賴，從自伏見居大阪城。神祖為舟送之。利家抱秀賴坐正殿，神祖入謁，諸侯牧伯相繼謁見。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軍記、松榮紀事。○關原記大全曰，三年冬，利家秀家輝元景勝與五奉行議曰，頃間內府舉措多可疑者，今輔佐嗣君在伏見，則諸侯入謁嗣君者，亦必謁內府，而威望自重矣，不如移嗣君於大阪，內府亦來大阪，起居嗣君，則事體允協，乃以遷殿之意告神祖，神祖以為不可，曰，太閤薨未數月，朝鮮諸將未還，不宜及之，故其議遂寢，至是累請從之，神祖不得已從之。據之，則四大老建此議者，欲奪神祖之權之謀，而與諸書異，勢或其然也，附以備攷。十二日，神祖還伏見第。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舟遡淀川，及至平潟。本書作枚方，說見十九年 河岸有人多列，衆皆失色，以為此必大阪出兵襲我，衆寡不敵，事不可濟。神祖從容問彼何人。舟中之人無敢對者。有一人曰，得非井伊兵部少輔之衆。神祖既停舟上陸，果直政之卒也。隊長脇五右衛門晉謁，神祖命之使為後拒，騎而入伏見第。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記 五奉行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遣兵更番，成伏見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細川家譜、家傳錄、松榮紀事 是日，神祖第六子松千代麻呂八歲而夭。源流綜貫 十九日，神祖宴于有馬法印第。赤松律師則祐之裔，有馬筑後守重則子，中務少輔則賴，剃髮叙刑部卿法印 舞曲未闋，井伊直政來告密事，神祖歸第。○關原記大全曰，直政耳語神祖曰，聞比日五奉行集利家卿之第，專議欲圖閣下之謀，伏見人多往來，此必有故，不宜飲宴至夜，須及未暮促駕，神祖即起座而歸。附以備考 藤堂高虎亦來有密語，人不知其故，而伏見騷擾，人心動搖。二十一日，四大老五奉行以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世及相國寺僧承兌為使。關原記大全承兌作安國寺惠瓊，今從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 齎連名書，詰問神祖曰，太閤薨未幾，私議婚嫁，以息忠輝為伊達政宗之壻，以牧野康成之女嫁福島正則，以小笠原秀政之女妻蜂須賀至鎮。阿波守家政子，任長門守，叙從四位下，更阿波守，領阿波。○松榮紀事曰，蜂須賀家政與福島正則婚嫁，誤矣，今從關原記大全。此皆違太閤之遺令，其意云何。○家忠日記、石卯餘史，移封森忠政於川中島，亦在其條數。按增忠政封此後事也。新慶長記作正月十六日，惠瓊使德山五兵衛奉問，蓋誤，今不取。自今不宜干與政事。神祖曰，誣我為違太閤之遺令，誠所不解。卿曹疏吾，不欲輔佐秀賴，是棄遺命也。然吾非欲干與政事。自當引退，使武藏守代己，以聽政。如婚嫁事，別有處置。松榮紀事曰，四使來問，神祖不懌曰，豈四大老五奉行厭吾邪，然則吾歸關東耳，或欲逼吾，使自戕乎，請問其故，今從關原記大全。四大老五奉行遣使詰責政宗正則私為嫁娶。政宗曰，非我所知，界津商人今井宗薰所為也。且與內府結婚，有何不

可吾輩世祿之家、自與恩澤諸侯異、不可拘以常例。正則曰、吾與太閤為親族。關原記大全曰、相傳正則之父新左衛門、尾州人、薙桶工也、與太閤之父彌右衛門為兄弟、故正則云然。故欲與內府交歡、固結輔佐嗣君之好也。蜂須賀家政曰、至鎮結婚、非有他意、欲告政府、階延後於事機。五奉行名宗薰詰問之。襍雜錄、今井彦右衛門家傳、宗薰本七流也、刑部左衛門通久第二子、彦右衛門宗久、剃髮、叙大藏卿法印、秀吉公賜采地一千石、其子帶刀左衛門久亂、剃髮號宗薰、神祖與給三百石、領一千二百石、世居界津。宗薰對曰、此非內府之所知也、固執不易其言、遂得免。以故人懷疑懼、京畿繹騷。加藤清正、加藤嘉明、淺野幸長、細川忠興、池田輝政、福島正則、黑田如水、其子長政、藤堂高虎、森忠政、京極近江守高次、長門守高吉子、叙從三位、任參議、時為大津城主、諸書無高次、

今據關原記大全補之、有馬法印、金森法印素玄、五郎八長近、剃髮、叙兵部卿法印、織田有樂、信長公弟、源五長益、剃髮號有樂、新莊駿河守直頼、藏人直昌子、後剃髮、叙宮內卿法印、每夜來伏見第、護衛神祖。家忠日記、石卯餘史、細川家傳、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大谷吉繼亦歸心於神祖、以為五奉行舉兵圖神祖、則為前鋒防之、屯兵新莊直頼第、密為之備。創業記、家忠日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〇松榮紀事五奉行作四大老、今從家忠日記、黑田長政以策略說諸將、多屬神祖。家忠日紀、水野忠重常侍左右、不少懈弛、神祖嘉之。水野系圖、方是時、如水長政、正則、輝政、高虎、每夜參預謀議、森忠政雖不入其席、而常候外廂、清正、嘉明、幸長、忠興、雖不與謀議、而與石田三成相惡、故專歸心於神祖。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或勸神祖曰、須入大津城依京極宰相高次。神祖曰、凡當患難時、進則有勢、退則失勢、終不聽。創業記、是月、東國將士以更番赴伏見、榊原康政至尾州熱田、石卯餘史作江州勢田、今從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聞伏見忽劇、策馬馳至伏見、不脫旅裝、立謁神祖、神祖悅其速至稱之。本多正信、伊奈忠次、大久保十兵衛長安、後任石見守、事詳七年、長谷川七左衛門等、為會計賦稅、應召而至、途聞伏見之變、亦兼行而進、東兵充塞大津山階醍醐木幡之間。正信來謁神祖、密語良久、問曰、淺野長政舉動云何。神祖曰、豈彼渝舊好耶、竟不來此。正信輒往長政之家、告神祖無他、與俱至神祖、責之曰、子往年被冤、吾力救之、及太閤薨、如石田三成亦

告其喪、子何秘而不告耶。長政泣謝。神祖意解。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初秀吉薨、三成謂長政曰、太閤遺命秘喪、但恐事泄、今吾與子贈魚內府、則人必不疑。長政守約不告、三成密遣使告之、故神祖疑其外己。而長政不之知也、至是始悟三成之姦計、深憾其賣己、而傾心屬神祖。松榮紀事〇本書去年八月、三成密告秀吉之喪、神祖歡長政之負恩、其下書曰、既而神祖聞長政能守秀吉之遺命、不為私恩洩之、重其謹慎、而薄三成之為人也、按去年神祖怒解、則不應至此、責之前後相錯、故不取、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世、憂諸將有釁隙、就井伊直政請和平之、神祖許之。二月五日、四大老五奉行連名上誓書於神祖、遵秀吉之遺命、輯睦協贊神祖、亦賜誓書。然各欲伺間逞志、終不寧靜。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誓

書載在諸書、今略之、前田利家用石田三成之計、挾自立之志、其子利勝以爲吾與細川忠興有外家之親、先是秀吉公命以利家季女妻於忠興長子與一郎忠隆、故與利勝為姻戚、利勝諸書皆書利長、蓋據後所更名也、然公卿補任書利勝、今從其實、不可不告、夜潛訪忠興、悉告之、忠興曰、此足下存亡之機、不可不察、三成姦邪、足下所常知也、而被欺誑、黨于彼、不亦危乎、彼尊崇亞相、非眞敬之、而欲假亞相之威、以擊内府也、利勝聞之色變、忠興曰、足下悔告我乎、進退必與足下共、請勿憂焉、今夫彼所畏憚者、唯在内府與亞相耳、内府智謀勇略、非諸將之所企及、而彼百計欲圖之、則其志可見矣、彼既欲黜内府、豈復有於亞相哉、彼見亞相之老病、幸其不起、而有今日黜

内府、明日又黜亞相之密謀、足下盍察之、爲亞相計、不如與内府修好、作久安之計、利勝幡然曰、不聞足下之言、則吾必陷彼邪謀矣、願足下苦諫家嚴、忠興乃與利勝共赴利家第、從容言之、利家不聽、忠興言甚切至、利家遂從之、曰、足下熟圖之、忠興卽冒夜赴伏見、遲明詣神祖第白之、曰、利家將來謁、神祖大喜、密語移時、自是忠興數往來於大阪伏見、恐人知之、著簑笠、自棹小舟、又與加藤清正淺野幸長、會議協謀兩家和成、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松榮紀事曰、三成長盛既離間神祖利家、乃與長束正家議、以利勝為將、潛軍窺神祖第、數放火箭、利勝勸忠興與三成通款、忠興不從、正則清正長政以為、忠興利家之姻戚也、佯與之和、彼必信之、則彼之密策、可從而知也、忠興然之、佯與三成和好、一日正家謂忠興曰、今夜以大兵襲内府第、則必大捷、衆議既定、卿宜率兵厲戰、忠興曰、内府智謀勇武絕於人、豈得輒勝、夫用兵之道、謀定而戰、倘且成功難、而求敗易、今無計策而輕戰、必不能得勝矣、由是議論紛紛、天既明、三成不能發兵、日中忠興詣神祖第告之、神祖曰、吾亦業聞其事、若賊兵來攻、吾欲與諸將策出於東北廣地決戰、忠興服其言而去、按細川家傳錄、即此時事、而非二事、本書後出、以為二事、誤、今據家傳錄定為一事、又按石卯餘史、三成欲圖神祖、日夜與小西行長安國寺惠瓊謀議、勸利家父子襲擊神祖、利勝告其謀于忠興、忠興設計沮其謀、終合兩家之好、顚末甚詳、而與諸書大異、然家傳錄所不載、故不取、二十九日、利家應神祖之招、輿疾出大阪、舟而赴伏見、神祖乘輕舸至淀迎之、利家謝之、下船乘輿、至神祖第、忠興清正幸長徒步從輿、以備不虞、忠興日記、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利家入第、坐神祖饗之、名利家之宰神谷信濃、賜杯酒、忠興清正幸長列坐其下、神祖爲利家設蒲團、利家細談五奉行

之姦詐、謂神祖曰、吾在世不久、別無所求、唯冀存恤肥前守、神祖諾、利家甚喜而還、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忠興白神祖曰、明公與利家和成、不往問其病、則利家意歉、請約期以枉駕下宮、爲介、神祖許之、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長盛三成正家、聚其黨與、欲襲神祖、德善院玄以、雖爲其黨、竊意神祖、密告堀尾吉晴、吉晴告之利家、利家使吉晴抵伏見、告神祖曰、伏見之第、非形勝之地、宜徙居向島、神祖從之、家忠日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關原記大全曰、向島太閤別構宮殿、爲遊息之地、三月、島津忠恒之臣伊集院右衞門大夫忠棟剃髮、號幸侃、潛蓄異圖、九日、忠恒手刃之、忠棟家臣競起伏見、繹騷、忠棟雖爲陪臣、同諸將上、倚忠恒、不上其罪、擅殺之、故忠恒屏居

於高雄神護寺以待罪。既而神祖使伊奈圖書率數十騎迎之。歸伏見第。忠棟子源二郎久直在薩摩。聞變據莊内城。舉兵反。忠恒請歸國討之。神祖許之。（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十一日。神祖往大阪。問前田利家之疾。福島正則諫曰。大阪兇徒之巢窟。請勿往。神祖曰。鄉利家輿疾來訪。不可不往而謝之。石田三成聞之。詐稱伏見城外喧擾。柅之再三。其意欲使利家怒之。又與神祖不相善也。神祖知其姦。不聽。竟駕船如大阪。從臣列弓銃。護衛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勝爲姻親。慮神祖或生疑。遣父玄旨（玄旨名藤孝。三淵伊賀守晴員子。細川伊賀守元有子養之。任兵部大輔。事將軍義輝義昭二公。又事信長公。信長公斃。剃髮叙二位法印。號幽齋玄旨。）侍舟中。其實質之也。及舟

泊岸。有婦人輿。衆怪之。藤堂高虎出自輿中。白神祖曰。慮三成之黨或爲變。故匿居于此。請與下官易輿而行。庶無他虞。神祖感其忠。從之。先入高虎中島之第。而後赴利家之第。忠興從之。（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忠興遣玄旨、據關原記大全。）時利家疾劇。強起謝之。喜謂神祖曰。賤恙危篤。命在旦夕。唯願明公用心輔導嗣君。其言周摯。（關原記大全曰。利家嘗謂利勝利政曰。吾觀内府及諸將舉動。皆將有貳於嗣君。然不可先事除之。吾甚憂之。利政藏之中心。及神祖來利家之第。以爲得時。將交刃而死。謀於利勝。利勝因止之。然猶慮其有變。注意偵之。利政外雖從其言。而内實懷害心。佩利刀。將近神祖。利勝睨之。利政終不敢發而退。諸書所不載。故附于此。）池田輝政。細川忠興。福島正則。黒田長政。加藤清正。堀尾信濃守忠氏。（帶刀吉晴子）藤堂高虎等皆侍坐。利家饗神祖。利勝及淺野長

政接伴。石田三成忽著黒衣而至。賀神祖來訪而去。（秀吉公斃。恩眷之士。皆隨國俗斷髮。故如此。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並曰。諸將在利家之第會議。及三成至。衆皆愕眙。不終談去。關原記大全曰。三成不入座。告謁而去。今從之。）其夜神祖宿藤堂高虎之第。三成會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於小西行長之家。（關原記大全曰。淺野長政以利家之命。接伴神祖。故辭不來。）議曰。内府與利家和協。則吾曹必無噍類。爲之奈何。行長曰。内府專恣。利家卿以下諸大老皆所憤也。諸君多疑議。故不決。今夜襲高虎之第。縱火攻之。不然。内府明日還伏見。邀擊於中路。必可得志。既滅内府。則景仰嗣君者。其志益奮。阿附内府者。失勢沮喪。討而誅之。易如反掌。宜亟決之。玄以曰。不然。嗣君幼沖。吾曹受諸大老之指麾。固

其宜也。今無諸老之命。而謀動干戈於輦轂之下。非人臣之法也。且諸將集高虎之第。護衛内府者。不一而足。即如吾女婿堀尾信濃守亦在其中。如此則火攻要擊。皆不可得志。彼此相持交戰移時。結城參河守率東兵自伏見來救。則取敗必矣。長盛曰。禮部舉事急遽。必不可成。頃與大谷刑部少輔商確時事。吉繼以爲今察事機。專爲嗣君盡忠者甚少。而欲除内府代其權者頗多。或有怨讐。就欲逞志。皆挾私而非公道也。内府實有異圖。聲罪討之。何難之有。倉猝舉事。非特亡身滅家。嗣君亦危殆矣。吉繼謀慮深長。諸君宜思其言。議未決。日既暮。正家曰。今舉大事。不可不審其虛實。遣諜偵之。輝

政忠興正則等諸將列炬嚴備。勢不可犯。竟不能發而罷。〇家忠日記曰、會於備前中納言秀家之第議之、今從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而關原記大全敘事最詳、故據之、藤堂高虎行狀曰、一成欲襲神祖於大阪、高虎知其陰謀、急告神祖、得入高虎中島之私第、而免其難、卽此時事也、夜既闌。淺野長政率利家之宰德山五兵衛至高虎家。請神祖曰。明公不舍利勝。願賜誓書。神祖曰。然諾既重。何用誓書之爲。然利家猶有所不安。則當歸伏見授之。十二日。神祖還伏見第。榊原康政爲前驅。阿部正勝爲中協。井伊直政爲後拒。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三成每欲害神祖。以爲不誘細川忠興爲己助。則事難成。乃謂德善院玄以曰。年來與忠興有郤者。我過矣。請子爲我修好。玄以告忠興。不聽。玄以

頻請不輟。忠興佯許之。三成會于長束正家之家。以待忠興至。細川家傳錄作大谷吉繼家、下注一說作長束正家、今從松榮紀事及家傳錄一說、坐定。三成謂忠興曰。內府驕恣。不可復制。我欲翼戴嗣君。故議除之。足下同心勠力。則封以二州之地。忠興問其謀。三成曰。我豫置腹心於內府第側。今夜欲襲之。宮部善祥坊名祐全、屬淺井久政、長政父子、後事秀吉公、以武功爲因幡鳥取城主、福原右馬助之宅。地勢頗高。據此地。及曉放火箭以燒內府第。焰發則愴攘避去。時自井樓。雨放鳥銃。則可殲焉。聞第中之兵裁有二千人。設使拒鬬。我率大兵掩擊。則蔑不勝矣。忠興聞而憂之。然神色自若。沮其計曰。不可。夫放火箭。豈論地之高下乎。彼遣間諜。詗知我謀。則我放之。彼

亦放之。反爲彼見燒。我兵敗潰。且內府善練兵二千餘。兵決死出鬬。則其鋒未易當。我有一策。我兵見有二千許人。師爲前鋒。突入死戰。諸君相繼齊進。則事或可成。此計之得者也。三成等牢持前謀。忠興作色爭論。三成等曰。越中守氣太盛。且期亦過矣。請竢他日謀之。各罷去。小西行長聞之曰。五奉行雖堪世務。而拙於軍事。今爲忠興所欺。而愆期。大事去矣。惜哉。既而忠興遣父玄旨。白神祖曰。甲第不利守備。請蚤移居向島。神祖曰。奴輩何能爲。翊日忠興至第。具告三成等逆謀。神祖驚曰。微子則吾殆危矣。乃命修繕向島第宅。細川家傳錄、松榮紀事、松榮紀事曰、忠興直抵加藤清正第、告三成等謀、清正驚、與忠興入第、勸徙向島、附以備攷、關原記大全曰、一

說四老五奉行欲除神祖、故勸神祖徙向島、欲襲擊之、然諸將擊附神祖者多、故其謀不成、神祖聞之、入伏見城、按利家勸神祖徙向島者、尊崇之也、向島地勢險固、反欲襲之、非計也、入伏見城者、從諸將之勸、而非爲避寇也、又一說、前田利勝欲圖神祖、密告細川忠興、忠興至向島告之、神祖召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與忠興定軍議、按神祖徙向島之後、不應有此謀、黨有此謀、亦當在伏見第時之事、凡自去年八月太閤薨、至是歲、伏見大阪巷說紛紜、記者据摭書之、失實者多、大全之說爲得矣、二十二日。高力正長叙從五位下。爲土佐守。家忠日記、二十六日。神祖徙向島。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云、以十九日依良、假徙向島、今從年譜、大阪奉行皆著黑衣出謁豐後橋。自是神祖威望日重。遠近率服。毛利輝元。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島津義弘等諸侯。各求先容。每日來謁。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細川忠興。加藤清正。淺野幸長。福島正則。池田輝政。黑田長政。加藤嘉明七將。松榮紀事、無池田輝

政。而有蜂須賀至鎮。以為七將。按至鎮此時十四歲。軍於朝鮮者其父家政也。紀事誤矣。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往年在朝鮮。皆有怨於石田三成。至是同謀結黨。請誅三成於神祖。家忠日記。太閤記。秀吉譜。松榮紀事並云。文錄中。淺野長政。黑田如水使于朝鮮。三奉行求勞。且欲聞太閤之命。如水長政相與圍棋。屬意征黙。如耳不聞。三成日長盛吉繼而出去。二人猶不之知。扵是秀云。三奉行可來此取太閤之旨。從者對曰。歸者來此。今既歸矣。二人驚駭。使請之。使及再三。三奉行終不來。且醜詆之。二人恐秀吉聞之怒。不得已。諭秀吉之旨於諸將而歸。二奉行尋逢人談其事。以為口實。及班師來歸。共訴於秀吉。從三議之。長政子幸長。如水子長政。聞而深銜之。增惡三奉行。如慾與然。秀吉薨。二人訴三奉行之罪於神祖。其餘諸將亦皆有怨於三成。故關原之役。竭力奉神祖。世人謂之七人衆。其原起於此。時前田利家疾革。三成往大阪。日夜瞻視。松榮紀事曰。三成怨神祖涵容七將。與神祖絕。往大阪。今從石卿餘史。關原合戰誌。七將繼至大阪。會于利家第。謀誅三成。議未決。閏月三日。

加賀能登越中三州太守權大納言從三位菅原利家薨。公卿補任。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按秀吉公賜利家姓氏曰羽柴筑前守。故公卿補任書豐臣利家。今從其實係本姓。長子權中納言利勝襲封。領加賀越中。次子能登守利政領能登。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關原記大全曰。利家薨。三大奉行相議。以利勝為大老。而慶長諸軍記皆無其文。今按長盛三成正家告諸侯。欲除神祖。連名書利家薨後所出也。書中有大老五人之中內府一人。署名大老之中羽柴肥前守云云之文。則其為大老明矣。關原一戰之後。秀家景勝輝元奪職。利勝雖屬神祖。而不復居職。故世人無知利勝亦為大老者矣。附以備攷。

臣按。關原記大全曰。神祖在伏見第。召德山五兵衛問利家臨終何言。對曰。利家深以不見秀賴公成立而死為憾。瞋目大呼而瞑。神祖流涕感其志。後幾十年。加藤清正嘗語人曰。利家晚年頗志於儒學。太閤薨後。招宇喜多秀家淺野幸長及余。語次舉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之章。余當時目不識丁。不繹其義。近年讀論語。頗能通曉。在今之世。不事斯語者。恐陷不義。或謂利家不學亡術。儒釋王霸之辨。茫然罔措。余謂不然。天假之年。使之進學。則其所成就。不止乎此。可勝歎惜。臣觀此語。不特利家志於學。清正亦知尊崇儒術。戰爭之世。皆所絕無而僅有。過於記誦詞章之學遠矣。蓋亦文運將開之兆也。

七將密議。利家既薨。三成必出。就而殺之。事在今夕。三成之黨桑原治右衛門知而告之三成。三成匿而不出。毛利輝元。

宇喜多秀家。島津義弘。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皆黨于三成。義宣聞諸將逼三成。馳至大阪。謁秀賴。弔利家喪。直往秀家。備前島之第。景勝及小西行長來會。義宣以為不如至伏見。依託內府。乃使三成乘婦人之輿。舁至伏見。以避之。秀家。義宣置兵護之。關原記大全。石卿餘史。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松榮紀事。三成第鄰于秀家。三成毀其牆壁。合兩家兵。以為一隊。松榮紀事。義宣至向島。謁神祖。請救三成。神祖諾。關原記大全。七將悔後於事機。三成亡去。益憤恚。追至伏見。又訴神祖請誅之。神祖集將佐議之。本多正信曰。三成姦邪無比。為諸將所惡宜矣。然為五奉行之一。而欲以私怨殺之。非公道也。今從其請。則諸將益驕。其所惡者又

請殺之許之則無罪受戮者必多矣不許則諸將必曰三成閣下之所惡故殺之某人閣下之所愛故活之為有偏頗以藉口實此禍亂之本也不如留三成以遺諸將之患松榮紀事載正信之言曰三成之死生在閣下無所損益今諸將禮敬閣下欲假威以殺三成也三成既死則諸將各擅自立之謀不復禮敬閣下也留三成以敵諸將則閣下之威望日益重矣按此與細川忠興諫前田利家之語相同疑遷就其辭也今從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神祖然之遣使諭七將曰太閤薨未幾秀頼在大阪尚幼不可以私忿構兵宜亟罷去七將不奉命神祖遺書七將曰諸君不思秀頼之故妄動兵革其意難解吾亦與三成同志請與諸君決戰七將不得已奉命遂釋兵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皆曰神祖諭七將曰三成姦邪有餘然未至誅及秀頼尚幼不可妄興兵革以震驚之今落三成之職

使之致仕居佐和山城宜亟罷兵七將不得已奉命皆謂内府曲庇三成事不可曉然以其落職為辭故罷兵今從關原記大全神祖遣中村一氏酒井重忠關原合戰誌作石川康通大夫忠世今從關原記大全諭三成曰予今致仕去而之佐和山城則諸將怒解而天下無事矣令嗣隼人正吾當左右之族其長以居職子勿憂也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松榮紀事三成招上杉景勝密語曰是秋足下當歸藩不來觀内府必率諸將向會津聲其罪而討之三成與秀家輝元利勝諸卿定約徵兵諸國以興大軍内府雖智謀邁人而前後受敵計無所出東征將士亦不能棄父母妻子而黨於内府或入會津城或還京師諸將離散則内府計窮請和必矣宜觀其變以制之景勝定計而去關原合戰誌曰九月景勝歸藩三成潜出佐和山城至景勝旅寓定計今從關原記大全三成名其宰島左近清興問可否清興前中從語集作勝猛蓋杜撰也今從諸家系圖纂本書曰桐谷暖流對曰不可七將以私忿脅我而内府力救我其意叵測今從内府之勸還佐和山中路有變悔何能及料君侯之兵不下一萬留一千於佐和山徵發九千分為四隊付一千於臣二千於舞兵庫關原合戰誌舞作前野國寄轉訛也三千於蒲生備中初稱横山喜内事蒲生氏鄉賜氏氏鄉卒秀行削封三成召為臣君侯將三千縱火淺野左京大夫以下第宅臣與兵庫備中進自豐後橋直襲向島内府必使手下兵防之而身赴東國矣經大和路則追至宇治決戰若經山科則以備中為前驅由木幡追之則不使内府得過勢多矣大阪諸將黨

于内府者率兵而至事出倉猝部伍不能整既獲内府則我奮彼沮此制勝之道也三成曰汝策誠善然我與上杉佐竹定計先從内府之言然後圖之清興曰然則徵佐和山之兵屯醍醐山科鏡山之側陰為之備三成從之乃遣使徵之二隊各三千餘人屯醍醐山科及鏡山以迎三成然後奉命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七日神祖罷三成奉行職使之致仕十一日三成還佐和山城神祖慮途中諸將為變使參河守秀康護之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副之及過醍醐山科三成之臣高野越中舞兵庫大場土佐大山伯耆等護衛而去秀康及近世一氏送至勢多而還三成贈正宗良刀於秀康以謝神祖之款曲

（〇關原記大全曰、良刀傳在越前忠直卿家、號石田正宗、）然及至佐和山密結親黨謀作亂。（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先是水野勝成遭讒失其父忠重之意。勝成潛殺讒者出奔。忠重大怒絕之。勝成流寓鎭西。大著勇名。至是聞三成等有異圖。抵向島請備緩急。神祖雅重其材武。雖欲用之。而憚忠重不許。使山岡道阿彌和解之。（道阿彌美作守景隆弟、初為僧居勢田光淨院、東叟稱八郎左衛門景友、慶長初又落髮敘宮內卿法印、稱道阿彌、）忠重奉命。勝成遂得執謁。（家忠日記、水野系圖、松榮紀事、）鍋島直茂就井伊直政。請屬神祖輸忠。神祖善遇之。（松榮紀事、）黑田長政謂堀尾吉晴曰。內府居向島。雖利家卿之意。而非久安之計。不如移居伏見城。以鎭京師大阪。吉晴以為然。與淺野長政德善院玄以議之。二人善之。增田長盛長束正家。雖有異議而不能拒。故四奉行言之於上杉景勝宇喜多秀家。二人亦以為然。故以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為使。請神祖移于伏見城。神祖許之。（關原合戰誌曰、神祖威望日盛、長政玄以長盛正家相議曰、諸侯又惡吾輩、許于內府則與三成無以異、不如奉內府以全身、乃勸一氏吉晴使神祖移于伏見城、家忠日記曰、三中老崇奉神祖建議、松榮紀事曰、一氏吉晴與淺野長盛長束正家定議、據關原記大全、黑田長政實為首謀、故台德公自江府寄書勞之、今從之、松榮紀事曰、一氏吉晴請神祖曰、德善院雖預密謀而實無他腸、請以德善院士卒番直之日入城、則無猜防之嫌而天下卓忠、）十三日。神祖從自向島居伏見城。裁決政事。威望滋盛。（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是日德善院玄以番直。故堀尾吉晴與玄以議。付城門管鑰於井伊直政。（家忠日記、〇按堀尾忠氏妻玄以養女也、不特中老奉行之故、而以

其姻親、交相睦也、）四月十七日。松平五郎左衛門忠政敘從五位下。為出羽守。（家忠日記、忠政榊原康政長子、出繼外祖大須賀康高、見天正十七年、其後賜松平氏、）十八日。勅賜豐臣秀吉祠號曰豐國大明神。十九日。還主。神祖詣之。過照高院。聽天台論議。（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〇創業記曰、勅使至阿彌陀峰、新八幡堂、先是太閤遺命、號其祠曰八幡大菩薩、至是以稱謂不當、易今號、）二十二日。高力土佐守正長卒。（家忠日記、高力系圖、）神祖嘉堀尾吉晴之勞。欲賜誓書以結好。吉晴辭不敢當。經日。井伊直政作誓書。署己名以授吉晴。乃受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五月。神祖如大阪城。初秀吉甍。五奉行密議。欲配秀賴所生淺井氏於前田利家。擬秀賴假父以抑神祖之權。事未遂而利家逝。神祖豫聞其謀。至是按行城中。見所新造門櫓。大怒曰。利家奸計露矣。然既物故。須誅利勝以正其罪。利勝聞而憂懼。謀於細川忠興。抵伏見陳謝無罪。神祖怒解。（細川家傳錄、松榮紀事、）六月。世子加首服於故高力正長子左近。為嗣授諱字。名曰忠房。賜佩刀。（家忠日記、高力系圖、忠房後任左近大夫、更攝津守、）島津忠恒歸藩。討伊集院久直。神祖使寺澤志摩守廣高宥之。（廣高越中守廣正子、）國中暫無事。至是久直又反。置十二寨拒守。忠恒將兵討之。七月九日。神祖以山口勘兵衛直友為使。（直友後為駿河守、）賜書忠恒。戒以誅反臣而懲將來。設方略而不損兵。副以鐵二千隻。暑衣二百領。忠恒上書報捷。（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召淺野長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謂曰。我代秀賴參決庶

務秀家輝元以下諸將航海入朝鮮者。太閤尚存必録其功。秀頼幼弱。雖無其事。而宜以七八月間各歸本藩休息。至明年秋冬來侍。三奉行歸大阪告其言於四大老。於是宇喜多秀家歸備前。毛利輝元歸安藝。上杉景勝請曰。去年自越後移于會津。未及施政。輿地易動搖。内府所知也。願歸藩鎮撫。前田利勝亦請曰。今春紹封。未暇視事。願歸北國修厥父政。神祖並許之。故景勝利勝亦歸藩。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堀尾吉晴亦許歸藩。關原記、大全。其餘諸將。黒田如水歸豐前。加藤清正歸肥後。細川忠興歸丹後。家忠日記、細川家傳錄、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竝曰。清正忠興怨神祖庇護石田三成。歸藩。據關原記、大全。使諸將休息者。出於神祖之意。故不取。是夏竹中貞右

衛門重信。後任伊豆守、名據關原記、大全。毛利民部少輔。早川主馬首。民部少輔、關原合戰誌作伊勢守。蓋改任也。合戰誌又曰。主馬首前此病死。然諸書皆云監使七人。竹中毛利早川三人。與福原大田垣見熊谷四人相訴。今從之。家忠日記以主馬首列直孝等。以為五人。蓋誤。與同僚福原直孝、大田飛驒守一吉初稱小源五。垣見和泉守家純初稱彌五郎。見或作筧。誤。熊谷内藏允直陳初稱半次郎。淺井軍記作直光。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爭朝鮮軍中。為監使。時事論辨不已。至是訴之神祖。訊其曲直。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侍。曲在直孝等四人。神祖收直孝豐後府内城。逐之。一吉、家純、直陳杜門不出。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竝曰。故逐直孝等四人。沒其采邑。關原合戰誌曰。不收采邑。杜門屏居。竹中毛利周請逐之。而一吉等皆太閤近習之臣。與奉行親昵。故遲緩其事。無幾亂起。長盛正家教其罪引為己黨。關原記、大全曰。直孝被逐。其餘屏居。今從之。()關原記、大全、厥諸書之說曰。神祖以為忠興清正等七將欲殺三成。其原起于朝鮮監使擁蔽其功。故名直孝一吉家純直陳。訊鞫其事。直孝三成之兄木工頭之女婿也。黨于三成。不以實告。故逐之。其餘屏居。證以明年三成之亂。一吉據臼杵城。家純直陳在大垣城。黑田如水攻富來安喜二城。然諸書明言監使三人與同僚四人相訴。明年與三成者。合戰誌之說為得。故不取。志摩鳥羽城主九鬼嘉隆與伊勢巖手城主稻葉藏人道通忿爭。道通兵庫頭。重通子。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道通伐管内木。泛水達京畿。道歷嘉隆管内。故歲輸漕稅。及秀吉甍。道通不復輸之。嘉隆激之。道通不肯。嘉隆訴之有司。不能決。乃上之神祖曰。太閤恒憫民多徭役。免宇治淀川之漕稅。無何甍逝。故未及遠。太閤猶存。則必及遠。雖然吾非斷此事。特推太閤之心而言耳。由是道通益不輸稅。嘉隆憾之。明年石田三成之亂。道

通屬神祖。嘉隆黨于三成。實基於此。松榮紀事曰。神祖命曰。畿外之地。去此既遠。吾不能聽其訟。今從家忠日記、年譜附尾、關原合戰誌、關原記、大全不取此說。曰。嘉隆惑三成長盛之邪謀。謂秀頼可以得志。故寇剽不遺餘力。不必有憾於神祖之判而攻道通。然諸書之說皆如此。今從之。八月十三日。神祖抵京師。十四日入朝。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歸路過三本木第。訪故關白秀吉夫人木下氏。號高臺院。是日還伏見城。十六日。詣石清水社。神祖又名淺野長政、長束正家謂曰。久欲往大阪見秀頼母子。以體不佳。稽延至今。秋涼清爽。將以九月九日登城。三奉行還大阪告秀頼及大虞院。關原記、大全、大虞院秀頼所生、淺井氏、世稱淀殿。秀吉公甍後號大虞院。石田三成在佐和山。日逞邪謀。覬覦非望。陰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讒前田利勝、淺野長政於神祖。松榮紀事、

九月七日。神祖如大阪。井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正信等數十人扈從。神祖宿石田三成故第。關原記大全。其夜長盛正家密告神祖曰。加賀中納言有異圖。以公登城賀重陽節之日。淺野彈正出迎而執公手。使大野修理亮土方勘兵衛弑公。松榮紀事曰。彈正與公圍棋。執公手。使二人弑公。按此雖讒者空言。登城賀節。必不至圍棊。今從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神祖召諸將議之。正信曰。此非細故。宜稱病不入城。徵兵伏見。嚴備而去。直政康政忠勝曰。不必有變。登城可也。神祖兩用其言。八日黎明。遣伊奈圖書於伏見徵兵。家忠日記以十二日遣圖書于伏見。按十二日神祖還伏見。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曰。神祖聞長盛正家之言曰。豈有此事。命必登城。今從上諸書。八日。神祖至長盛第。密語良久。松榮紀事曰。七日夜往長盛第。今從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九日詰旦。伏見之兵至大阪。凡三千八百人。參河守秀康處守。關原記大全○本書曰。伏見兵到三成之第。日加姝階不能容。故分處三成兄木工頭之第。

辰。神祖入大阪城。從者倍常。至櫻門。門者呵之曰。門內不容多士。從者爲不聞而入。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等十二人。從神祖入堂內。揚言曰。內府今日有戒心。故吾曹敢至此。神祖謁秀賴及大虞院。直政忠勝康政三人。隔障而坐。淺野長政稱疾不出。神祖出過中斷。有方一丈二尺紙燈。時人呼大阪大紙燈。神祖見之曰。關東人所未嘗見。宜使從者觀之。酒井忠利出呼從者。從者皆入。神祖率之還旅寓。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曰。神祖還自城中。下令曰。大阪諸將第宅。各建樓櫓。此何謂也。宜亟毀之。諸書所不載。附以備攷。

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勸神祖入居大阪西城。輔佐秀賴。神祖從之。從居西城。諸侯事神祖。如秀吉在城時。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台卿餘史。關原記大全曰。十一日神祖還伏見。載一說曰。不還伏見。遂入西丸。按年譜創業記等諸書。不書還伏見。關原記大全亦無再往大阪之日。一說與諸書合。今從之。大全又曰。神祖謂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曰。吾以太閤之遺命。欲輔佐秀賴。而秀賴移于大阪。不能遂志。今欲移居西丸。以赦政令。是春秀家景勝輝元。使吾大阪伏見二城。擇其一而居之。則不宜有異同。長盛正家奉命。今按長盛正家勸神祖。若未體直然。故從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但合戰誌云。長盛正家告之大老。取進止。按此時秀家景勝輝元皆就藩。無一人在大阪者。又按松榮紀事。神祖命諸將急築櫓西城。大全以西丸秀吉所築樓櫓殿閣悉備。故不及修繕。神祖即移居。或云奉行築殿守。以奉神祖。恐非也。大全之說爲得。故特不取。晦。神祖遣寺澤廣高於薩摩。援島津忠恒。伊集院久直嬰城固守。忠恒不能拔。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二書並云。明年神祖再遣山口直友於薩摩講和。久直奉命出城去。

然明年事實浩繁。故附于此。十月五日。南部大膳大夫信直卒。子信濃守利直嗣。家忠日記。南部系圖。神祖召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究淺野長政。大野治長土方雄久之罪狀。下令擊前田利勝。八日流大野治長於下野結城。土方雄久於常陸大田。佐竹義宣居大田城。黜長政使居甲州采邑。長政不敢赴采邑。屛居武藏府中。年譜創業記。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長政利家之姻戚。雄久利家之表兄弟。治長與雄久交睦。故長盛正家告其謀於神祖。構間之。年譜附尾。丹羽長重至西城。謁神祖曰。聞前田利勝有反計。下官所居小松城鄰於金澤城。出師擊之則請爲前鋒。神祖賞之。授佩刀以爲征加賀前鋒。長重悅而還小松城。松榮紀事作大聖寺城。按此時山口玄蕃允宗和在大聖寺城。

紀事誤、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田三成修佐和山城、浚隍增壘、招知名之士、人皆疑其有異志、神祖使增田長盛大谷吉繼詰問之、三成對曰、佐和山城諸國往來之道、而堙沒蕪穢、故稍治之耳、非敢有佗、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〇合戰誌餘史並云、神祖遣本多忠勝於佐和山見之、三成出迎之、享禮殊渥、厚賂之、忠勝還言其無佗、人言始息、諸書皆書忠勝受賂而還、時人譏之、是不知機變者之說也、忠勝之勇有餘、豈耽利欲者哉、神祖命使與忠勝復命、皆有意為之、而紛紜之說、由是乎息、是欲鎮靜物情也、力辯諸書之非、然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並無其事、質之本多家譜、亦無使於佐和山之事、故不取、神祖遣柴田左近於佐和山、人不知其故、三成上誓書於神祖、以趣出師北陸、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〇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神祖將討利勝、故以左近為使、使三成出兵、三成悅奉命、蓋臆度之言也、細川忠興聞擊利勝、舟至大阪、神祖遣使

謂忠興曰、利勝蓄異圖、豈子亦黨之耶、忠興謝曰、利勝豈敢有異心、下官嘗謂利勝曰、嗣君幼弱、不足倚賴、當今之世、執天下之權者、無過內府、輿望悉歸之、然石田三成親近太閤、頗有權勢、其或屬三成乎、利勝怒曰、吾豈立三成之下風乎、以此揆之、利勝不負明公必矣、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所記各異、今擇其可者、從松榮紀事、

臣按、細川忠興生於閥閱之家、攻城野戰、其功較著、而其尤大者、在乎調停神祖與前田利家焉、石田三成久蓄異圖、見利家老病殘喘無幾、陽爲奉之、而日夜媒蘗、巧爲離間之計、忠興知之、詳告利家、利家悟其姦、與神祖和好、神祖利家和好如故、而三成計沮、既而利家薨、三成百計欲除神祖、而忠興等七將有憾於三成、必欲殺之、神祖矜而庇護之、落職使居佐和山城、三成又欲嗾利長、陰使其黨讒浅野長政等於神祖、而歸其罪於利長、其計愈巧、而其情難見矣、忠興能探隱微、故說神祖明其無貳、利長之寃枉始得申理、而庚子之亂、竭力勤王、徒徇北陸、以鍛三成之羽翼、此其大機關、而忠興之功、隱然在乎攻城野戰之外也、

忠興遣使金澤、勸利勝請和、神祖利勝與弟利政議、作書明其無貳、使其宰横山大膳長知齎之、長知後稱山城、至大阪、憑井伊

直政告之、神祖召長知親問之、長知捧利勝之書、俯伏言曰、肥前守忘太閤之厚恩、背亞相之遺命、苟懷二心、蔑知幼君、則罪戾孰大焉、縱肥前守喪心病狂、欲圖不軌、一二老臣豈不諫諍、冀垂照察、神祖作色曰、利勝久蓄不臣之心、故今春稱父遺命、遣老母芳春院於金澤、其意可知矣、汝宜亟歸、在此何爲、終不見利勝之書、長知固請見之、神祖披之、謂長知曰、何不送誓書、對曰、去年太閤薨、肥前守上誓書、故不及再上、若又疑之、雖累千百、終無益也、宜以平生觀其情爲、神祖意解曰、然則副以家老一兩人、送還芳春院於大阪、長知曰、此在肥前守兄弟之意、非臣所敢知也、神祖然之曰、汝宜蚤

歸金澤。諭利勝兄弟致質。長知奉命而退。應對甚謹。言有條理。神祖左右皆稱之。松榮紀事曰、神祖聞細川忠興之言、遣使金澤、探其虛實、利勝大驚、上書明其無貳、且以先人與明公和好既成、大緣構異則不唯背太閤之遺命、亦違先人之教、下官雖不肖、豈敢如此、神祖曰、言不虛飾、則來此陳謝、利勝奉命、然深雪不能進馬、故神祖期以明年之春、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日蓮宗僧有受不施不受不施二流。往年前關白秀吉供養大佛。不受不施僧不出。去年秀賴薦秀吉冥福。亦不出。不受覼施。二流爭辨不已。遂訟之。神祖出在西城外殿。親聽其訟。奉行列坐。德善院玄以判之。不受不施僧語塞。神祖斷曰。供養大佛不出者。任汝之法。薦國主冥福不出者。其罪大矣。遂處不受不施僧於遠流。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宇喜多秀家重臣宇喜多左京

江川八左衛門刻

亮孝親。和泉守直家姪、安心子、後更稱阪崎出羽守、〇孝親或作正勝、關原合戰誌信顯、武家盛衰記成正、玉滴隱見重長、元寬日錄貞盛、皆無一定之說、今從阪崎家譜、戶川肥後守達安。花房志摩守職之。岡越前守。惡嬖臣中村刑部。讒佞擁蔽。疎斥舊臣。請誅之。〇刑部初稱二郎兵衛、秀家之妻加賀大納言利家之女也、二郎兵衛為媵臣、來備前、諸事擢臣長船紀伊守、有寵於秀家、秀家甚親任之、更稱刑部、專國政、秀家不聽。四人固請之。秀家匿刑部於其第不出。四人請索之。各擁部兵。據玉造街而反。斷髮為號。秀家兵至。則將逆戰。大谷吉繼欲使榊原康政和解之。事不成。神祖聞之責康政曰。平巖親吉至自關東。汝當代之東歸。秀家家事。何關汝事。而留滯至此耶。秀家大家也。豈汝欲取貨賂乎。康政即日東歸。吉繼聞之曰。吾欲為內府輸忠誠。而其責康政是責我也。我何面目可以見人。自是始有貳於神祖之心。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秀家訴四人專恣於神祖。神祖召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議之。定四人之罪。付宇喜多孝親戶川達安於玄以。付岡越前守花房職之於長盛。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曰、神祖聽訟於逐四人、關原合戰誌曰、神祖將佐相議曰、四人與秀家兵鬪死、則大阪騷擾、而內府受棄之之譏、乃私輸隊長一人、戍玉造街、以防護之、秀家無如之何、四人感激歸附神祖、今從關原記大全、十一月。前田利勝以所生芳春院及重臣村井豐後山崎安房為質。送於大阪。神祖召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謂曰。利勝以老母家老為質。此與吾講和之驗。而其無異圖明矣。然寘之大阪。則嫌於公家之質。吾欲送之江戶。何如。長盛以為不可。神祖不聽。二

木邨嘉平括

人固爭之。神祖曰。然則送書利勝以觀其意。乃作書寄利勝以喻之。利勝召利政議之。利政流涕以為不可。利勝素欲與神祖修好。故不用利政之諫。復書奉命。神祖遂輟北伐。芳春院為質、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皆係明年之春、關原記大全係是冬、敘事最詳、今從之、十二月三日。神祖放鷹攝州茨城河尻。肥後守饗之。〇肥後守蓋故肥後守秀隆子、關原記大全曰、名宗久、石卯餘史作直次、未知孰是、佐佐淡路守。堀田若狹守一繼。六郎右衛門之繼子、關原記大全作重氏、今據堀田系圖訂之、率秀賴鷹師扈從。織田有樂。細川玄旨。有馬法印。金森素玄。山岡道阿彌。岡江雪。前庭半入。〇前庭或作前波前羽、國吉相同姓日下部、朝倉氏族、從駕接伴。賜一繼以下金銀衣服各有差。五日。神祖還大阪城。〇六日、關原合戰誌係十一月日、淹留五日、關原記大全曰、十二月五日放

鷹、六日還大阪、創業記、松榮紀事際十二月而不日、今從家忠日記、是月。世子夫人淺井氏自伏見赴江戶城。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毛利輝元長子藤七郎秀就著袴、敘從四位下。後爲長門守、神祖以榊原康政爲使贈袴。家忠日記、○按康政歸江戶、見上文十月、奉使輝元、或在其前乎、本書係于尾而無月、今無所考、荒川二郎九郎卒。家忠日記○本書曰、元年二郎九郎養松平隱岐守定勝第三子三郎四郎定綱爲子、及卒、家臣皆欲以荒川氏之族爲嗣、不奉命、太夫人水野氏怒其違約、神祖曰、三郎四郎何必以繼他人之家爲榮哉、彼成長之後、須給采邑、當倍荒川氏太夫人意解、水野分長爲大番頭阿部忠吉爲步行頭給食邑五千石。植村新六郎家次卒子新六郎家正嗣。家忠日記、家次出羽守家政子、家正襲稱新六郎、敘從五位下、任志摩守、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九終

烈祖成績卷之十（起慶長五年正月、終其年七月）

安積覺　編次

慶長五年庚子正月。豐臣秀頼在大阪牙城。神祖在西城。列侯群士登城賀正。（創業記、家忠日記、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二月七日。神祖第八子仙千代麻呂天時六歲。（源流綜貫。）是月。世子近臣松平十三郎在江戸。有鼠巢其馬尾生子。時人異之。（家忠日記、石卯餘史。）安藝中納言毛利輝元來于大阪。饗神祖。同心協力。以輔秀頼事。（松榮紀本書一說曰、輝元與神祖誓曰、內府須治東方三十國、我治西方三十三國。據毛利家記、此安藝宰相秀元之語、而太閤之所命、非輝元之私言也。且他書所不載、故不取。）神祖增封豐後木築六萬石於細川忠興。（木築或作木付、木付國音相通。）越前國府五萬石於堀尾吉晴。（木築六萬石、關原合戰誌作五萬石、今從細川家傳錄、松榮紀事。越府五萬石、石卯餘史作六萬石、今從合戰誌、據餘史。府城龍門寺城也。）神祖聞會津中納言上杉景勝謀不軌。使增田長盛大谷吉繼問之。二人對曰。景勝豈有異圖。悠悠之言。恐不足信。須趣之入覲。乃以長盛之臣河村長門爲使。諭以神祖之意。（石卯餘史曰、神祖遣使會津諭之曰、加賀大納言謝世、利勝年尚少壯、天下之事、誰與商議、卿宜蚤來京師、輔佐幼君。按去年神祖將伐利勝、請和而罷、不宜有此言。合戰誌、松榮紀事但云遣使詰之、今從關原記大全。）景勝曰。往年太閤有命。自越後移封會津。以鎮壓東奧。兎入京師三年。務使安輯管内。且當時寢病。須春夏之交疾瘳。上途未幾。會津近境諸將。馳使上變。堀久太郎秀治之宰堀監物直政（秀治左衛門督秀政子、後襲稱左衛門督。直政七郎五郎某子。）來自越後。告景勝反。謀神祖以

江川八左衛門刺

伊奈圖書爲使。詰問之。景勝謝曰。景勝在藩修舉國政。而讒者構成無根之言。願與讒者辨明。不然不能入京師。先是石田三成潛與景勝合謀。而欲東西舉兵。夾擊神祖。至是景勝廣道路。修橋梁。築城神刺原。以爲戰守之計。（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松榮紀事曰、三成欲與景勝東西舉兵夾擊神祖、然秘計難通、名寵臣渡邊宗庵密謂之曰、汝當犯法、吾佯將殺汝、然則衆必請命、吾許之、汝須走會津、依景勝、景勝素識汝、必厚遇之、汝伺間告吾秘計。宗庵奉命、故犯法、免死、走會津、告三成秘策於景勝、示反徒印章、景勝從之、銳志起兵、神祖不知其謀、以伊奈圖書爲使促景勝。按去年景勝在伏見、與三成定密計、其蓄異圖既久、不待使至明矣。且諸書所不載、故不取。四家合考曰、大沼郡北田郷、昔佐原十郎義連孫廣盛所居、應永中廣盛子孫敗亡、城地荒廢、百六十餘年、然其地形勢、便于漕運、西南五六里有神刺原、廣野平衍、可聚大衆、故築城于此、四面各八町、發會津山道役夫、日夜督責、時人皆知其反謀。）三月九日。麾下之士安藤九郎次基（對馬守重信弟。）有憾於川井市介。獨至市介家。刺殺之。次基被創而死。四月七日。阿部伊豫守正勝卒。給其子備中守正次父祿五千石。爲書院番頭。（正次初稱善九郎、進叙從四位下。）松平忠明叙從五位下。爲下總守。安藤五左衛門重信（木工助基能第二子、帶刀直次弟。）叙從五位下。爲對馬守。（家忠日記。）是月。神祖使僧錄司承兌（承兌時住持相國寺中豐光寺。）遺書景勝之宰直江山城守兼續。勸景勝來京師。（○寬永系圖曰、兼續樋口與三右衛門甲子也、與三右衛門事景勝之母、掌薪燃。兼續有容色、景勝見而悅之、告其母、名爲侍童、甚有寵、及長干預國政、景勝欲以爲家老、舊臣恥與同列、故不果、會老臣直江大和守無子、景勝以兼續爲其女婿、繼家、遂更今稱。景勝在會津、領百二十萬石、給兼續三十萬石、關原亂平、景勝削封、即兼續舊領之數也。按兼續非特長武事、粗涉文學、有詩傳于世、據羅山文集、文選五臣注、兼續所刊行也。）五

瀧澤義吉刺

月。兼續復書至。書辭悖慢。神祖大怒。〇復書載在諸書、今略之、五日。神祖名諸侯大夫於西城。下令討景勝。徵兵阪東諸國。家忠日記、慶元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諸書或係六月、據五月七日生駒近世中村一氏等諫東征書、五日爲是、今從細川家傳錄、

六日。神祖養保科正直之女爲妹。嫁黑田長政。家忠日記、寬永系圖、

七日。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長束正家上連名書諫東征曰。嗣君尚幼。閣下赴東國。則諸侯皆以閣下爲遺棄嗣君。諸侯亦誰適從。雖直江山城答書無禮。而彼邊鄙野人。不知交際之禮。不足深責。閣下且忍之。至明年春。景勝不來征之。未晚也。不然。選將命師。自足辦之。何必親駕之爲。頻年以歉。軍糧匱乏。願罷之。神祖不聽。關原合戰誌係六月七日、今從

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〇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皆載堀尾吉晴、爲六人、按吉晴此時在越府城、關原記大全無之、爲是、今從之、

八日。名將佐於西城。議軍事。堀直政進曰。白川至會津。有背炙勢。至堂之險。地勢甚陿隘。宜爲之備。神祖作色曰。我提一槍。敵亦一槍。何險難之有。議定。乃發號令。神祖世子向白川。伊達政宗向信夫。佐竹義宣向中山道。最上義光。南部信直。秋田東太郎實季。實季城介愛季子、叙從五位下、襲稱城介、致仕號凍蚓東太郎、諸書作藤太郎、誤、向米澤。前田利勝向津川口。堀秀治村上周防守義明。義明義清孫、越後本莊城主、關原記大全作頼重、今從關原合戰誌、武家盛衰記、溝口伯耆守秀勝從之。彦左衛門勝政子、越後新發田城主、諸書作宣勝、據前車後語集、宣勝秀勝之子、而父子從軍、秀勝是年卒、義明秀勝迭爲前驅。期以七月下旬。齊攻會津。年譜、家忠日記、奧州軍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〇慶長軍記曰、神祖召近習、問與人之誦、米津清右衛門曰、道路皆言無策而出征、神祖曰、何故、對曰、五奉行輩志趣叵測、台旆既東、而大敵擧起、則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須收五奉行以下之質、徵發諸國大名、遣援軍於伏見、城守牢固、然後東征可也、今無所告質、而大駕輙發、宜世人之議之也、神祖優容之、附以備考、

石田三成遣使請從東征。曰。黨不見許。宜使賤息隼人執役。神祖報曰。子今屏居。不宜從軍。宜使家臣輔隼人出兵。

十五日。神祖入牙城。辭秀賴及大虞院。關原記大全、〇按神祖東征、不宜外秀賴母子、諸書不載其入辭、今據大全書之、

上杉景勝聞神祖東征。集將校。議守禦之術。關原記大全詳載景勝及直江兼續問答之辭、然及石田三成擧兵、神祖班師、不與景勝接戰、事涉繁冗、故略之、安田上總守白川城。以島津解下齋爲軍監。東國太平記作月下齋、率騎兵一百。銃手三百。援白川城。四家合考曰、芋川縫殿介守白川城、關原合戰誌曰、縫殿

助率土冦侵蒲生秀行之地、二說不同、今從關原記大全、今井源左衛門守猪苗代城。本莊出羽守重長守福島城。出羽或作越前、蓋更稱也、甘糟備後守守白石城。隅田大炊。隅田諸書作須田、今從大全、横田大學守梁川城。若松城形勢絕勝。不復設備。四家合考、〇東國太平記曰、備後名清長、大炊名長義、未知是否、燒草籠白阪民舍。剪伐竹木。白川至境明神二里。闢爲曠野。城外穿塹樹柵。又集近村之民數千人。每五百三百置長。屯聚村里。使誘越後出羽下野之民。待城主出兵。土冦蠭起。擾亂其後。關原記大全、

六月三日。前田利勝所生芳春院。及村井豐後山崎安房。自伏見至江戶。家忠日記曰、五月二十日、芳春院前田對馬守横山山城守大田但馬守山崎長門守等子、發伏見、六月六日至江戶、關原合戰誌不係年月而云、村井豐後從芳春院、自加賀至江戶、石卯餘史係去

年九月、松禁紀事係是年正月、皆誤、今從大全。○按去年冬利勝之質在大阪、而關原記大全亦云、五月二十日發伏見、豈其後移之伏見耶、未詳、十六日神祖發大阪至伏見。以佐野肥後守綱正留守大阪西城。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石卿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餘史曰、加藤清正在伏見、聞神祖東征、就山陽道、附彌上謀曰、公既爲内大臣、不可輕出師自將、須遣吾輩及細川越中守福島左衛門大夫加藤左馬助黑田甲斐守池田三左衛門等討之、必能致勝、若猶深慮、宜令衛國諸將伊達最上南部等援之、萬一蹉跌、徐進大旆未晩也、神祖報曰、清正之策甚善、然吾生武門、不親將兵、非吾志也、清正智勇兼備、留守京師伏見、無過此人、而鎭西事體亦甚重大、宜歸本藩以勵士卒、從清正奉命、乃謁秀賴、解纜而歸、按此時清正既在肥後、不在伏見、且其言與近世一氏等書辭大約相似、或清正自肥後上書諫之乎、未詳、附以備考、酒井家次。酒井忠世。本多忠政。其弟内記忠朝。後爲出雲守、本多正純。本多康重。大久保忠常。平巖親吉。奧平信昌。其子家昌。管沼忠七郎忠政。奧平信昌第三子、養於管沼小大膳正家、後復本宗、賜松平氏、見七年、大須賀忠政。松平家乘。小笠原秀政。松平家清。内藤信成。本多康俊。石川康通。阿部正次。其弟正吉。高力忠房。大久保忠佐。青山忠成。其子喜大夫忠俊。後爲伯耆守、更播磨守、戶田一西。其子氏鐵等從之。總三千餘人。扈從將士、諸書有異同、今從關原合戰誌、藤堂高虎以其弟内匠助正高爲質。神祖嘉其先於諸將獻質。高虎行狀、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守伏見城。召四人曰、我今東征景勝、不日就戮。然石田三成必投間而起。故選將帥汝等固守此城。勿惰警備。彦右衛門須守牙城。彌二右衛門守松丸。主殿五左衛門守三丸。乃授鳥銃二百口於家忠近正。戍兵皆還大阪。唯若狹

少將勝俊在西城如故。家忠日記、石卿餘史、關原合戰誌、若狹少將豐臣勝俊、木下肥後守家定子、若州小濱城主。○松榮紀事載神祖之命曰、如有變、宜以若狹少將松丸之兵爲援、按勝俊素在西城、不在松丸、紀事誤矣、今從關原記大全、十八日神祖出伏見城。至大津城。京極高次饗之。神祖賜吉光短刀。名其家臣賜物有差。是日至石部驛。水口城主長束正家與子兵部少輔來請翊旦饗之。神祖約過其城。勢州郡代篠山理兵衛夜謁旅館。密告正家有異圖。神祖初更急出石部。夜過水口。遣使告有事急發。不能過其城。○關原記大全曰、以大塚平右衛門爲使、關原合戰誌曰、渡邊忠右衛門守綱、未知孰是、故但云遣使、石卿餘史曰、神祖急發、從者不之覺、唯渡邊忠右衛門一人從駕、神祖怜問之、對曰、臣久在麾下、頗知機變、慮今夜或急發、故靠駕不眠、得以備急、神祖褒之、正家大驚。十九日。來謁土山驛。以不饗爲遺憾。神祖接遇款曲。賜國光短刀。謝遣之。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合戰誌、雜錄、篠山理兵衛事記、○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三成聞神祖經森山出美濃路、將使島左近擊原彥右衛門杉口喜助選弓銃良手伏于多賀山、既而聞經伊勢路、其謀遂寢、石卿餘史亦同此說、大全辨之曰、三成與景勝合謀、欲東西夾擊神祖、不宜作此危殆之謀、然亦不可謂必無此事、故附于此、從駕將士。織田有樂。其子河内守長孝。福島正則。其子刑部少輔正之。弟掃部頭正賴。池田輝政。其子新藏利隆。後爲武藏守、弟長吉。細川忠興。其子與一郎忠隆。○忠隆之妻、前田利家之女也、七月忠興夫人死節、而忠隆之妻不能死、歸加賀、忠興怒忠隆不能絕婚、故廢之、剃髮寓京師、號休務、與五郎興秋。弟玄蕃頭興元。初稱頓五郎、京極丹後守高知。高吉第二子、高次弟、筒井定次。淺野幸長。田中吉政。其子民部少輔長顯。○諸書作忠政、按十四年吉政卒、台德公賜諱字更忠政、此時未更名也、後爲筑後守、堀尾忠氏。山

内一豐。有馬法印。其子玄蕃頭豐氏。中村彦左衛門一榮。式部少輔一氏弟、藤堂高虎。其子宮内少輔高吉。加藤嘉明。黑田長政。生駒主殿頭一正。雅樂頭近世子、後任讚岐守、寺澤廣高。富田知治。堀田一繼。古田兵部少輔重恒。稻葉道通。山名禪高。中務大輔豐國、剃髮號禪高、彈正少弼致豐孫、九郎豐定子、因幡鳥取城主、宮部兵部少輔。善祥坊祐全子、關原合戰誌兵部作宮内、今從關原記大全、合戰誌又曰、名長房、未知是否、金森素玄。其子出羽守可重。德永法印壽昌。其子左馬助量昌。〇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作昌重、武家叙任作景重、未知孰是、九鬼長門守守隆。大隅守嘉隆子、分部左京亮光嘉。古田織部正重然。〇諸書或作重能、花押重勝、又有花押作重然者、與駿府記合、今從之、小出遠江守秀家。大和守吉政弟、一柳監物直盛。伊豆守直末弟、初稱四郎右衛門、領尾州黑田三萬石、市橋下

總守長勝。桑山相模守元晴。修理亮重晴第二子、後更伊賀守、龜井武藏守玆矩。初稱湯新十郎石河伊豆守貞政。石川玄蕃頭康長。伯耆守數正子、〇或作數重、今從石卯餘史諸士傳略、舟越五郎右衛門景直。佐佐淡路守。佐佐喜三郎長成。池田備後守其子彌右衛門。天野周防守雄光。佐藤駿河守堅忠。〇關原記大全作參河守堅忠、或作正清、今從松榮紀事、佐久間河内守政實。與六郎正明子、三好爲三。三好新右衛門。〇關原記大全以爲三新右衛門爲一人、據寬永系圖、爲三法名也、名一任、因幡守政勝子、爲伯父政康入道釣竿齋養子、津田長門守高勝。〇或作信成、據津田系圖、織田刑部大輔某第三子、隼人正信勝弟、初稱二郎右衛門、及信長公開覇府、織田族屬皆更津田氏、津田小平次正秀。神保長三郎相茂。水野河内守守信。〇或作重弘、未知孰是、秋山右近。中川半左衛門忠勝。丹羽勘介氏

信。勘介氏次子、鈴木越中守重愛。赤井五郎作忠泰。岡田助左衛門。大島雲八光義。平野九左衛門兼松。又四郎正吉。長谷川甚兵衛重成。森宗兵衛。拓植平右衛門正俊。別所孫二郎。村越兵庫頭。山岡道阿彌。奥平藤兵衛貞治。美作守貞能弟、河村助右衛門。山城宮内少輔。本多若狹守。本多因幡守利朝。因幡守利久子、初稱半右衛門、叙從五位下、襲稱因幡守、落合新八。中村又藏。能勢宗左衛門清水。小八郎。佐久間久右衛門安政。其弟源六勝之。安政久右衛門盛次第二子、玄蕃允盛政弟、後任備前守、勝之盛次第四子、仕大膳亮、〇諸書此下載祖父江法齋、據關原記大全、法齋此時仕福島正則、未隸麾下、故今删之、溝口源太郎。堀田權八。戶川達安。宇喜多孝親。〇達安孝親、以與宇喜多秀家相訟、付德善院玄以、在上文四年十月、至是請從東征、神祖許之、遂爲麾下之

臣、野間久左衛門。伊丹兵庫頭正親。入道意頓。號意頓、據關原記大全、松倉豐後守重正。野尻彦太郎。仙石少貳。山岡修理。岡田勝五郎。善同。箸尾半左衛門。岡江雪。施藥院等。先後相繼而至。凡五萬五千八百餘人。關原軍記曰、五萬八千七百餘騎、石卯餘史曰、步卒僕隸合十萬三千餘人、今從家忠日記、與州軍記、德川記、慶元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二十日至四日市場。其夜舟而至參州篠島。〇或作佐佐島、國音相同、岡崎城主田中吉政饗之。水野忠重出刈屋城來謁。二十一日至吉田城。城主池田輝政饗之。二十二日亭午至濱松城。城主堀尾忠氏饗之。父吉晴自越府來謁。請從駕。神祖使之歸越府。以伺石田三成之動靜。二十四日亭午至佐夜中山。懸川城主山内一豐

饗之。其夜至島田。先是駿府城主中村一氏遣使大阪告疾劇。不能從軍。嗣子一學尚幼。願使弟彦左衛門從駕。按五月七日、一氏與生駒近也等連名諫東征、其後諸書不見、就藩或以書牒定議乎、未詳、神祖疑其詐。頗有戒心。二十五日至駿府。一氏卧病在牙城。故蹔頓第二城。饗於其臣横田内膳宗治之家。一氏輿疾而來。以不能從駕爲憾。神祖見其羸憊。意釋憫之。賜長光刀於一氏。從其所請。使弟一榮將兵從東征。二十六日至沼津。三枚橋城主中村一榮饗之。賜信國短刀。世子使大久保忠鄰本多正信來迎。二十七日至小田原。二十八日至藤澤。翊日遊鎌倉。歷覽古跡。留金澤一日。詣鶴岡八幡宮。命修葺。七月二日至江戶城。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未幾。中村一氏訃至。神祖使其子一學襲封。賜書一榮及横田宗治輔之。一學長而名忠一。關原記大全、七日。神祖下號令十三章。定軍列。禁劫略。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松榮紀事曰、相傳神祖大小百餘戰、未嘗出法令、其出軍令、唯攻小田原與此戰耳、今按永祿十二年攻懸川城、禁軍士剽掠、止令三章、如攻小田原軍令、則十三章、而其綱領大率相似、但關原記大全以此軍令爲十五章、稍與諸書異、又令諸軍曰。諸將宜屯白川佐久山蘆野大田原。待本軍到。刻期進攻會津。松榮紀事、神祖既東。石田三成以爲吾計得行。乃往大阪。謁秀賴及大虞院。是日三成與備前中納言秀家安藝中納言輝元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長束正家連名。誣神祖之罪十三條。作書以示諸侯大夫。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德川記曰、三成作彈文、會諸侯大夫於千疊鋪讀之、彈文載在合戰誌餘史、相傳使横濱民部少輔讀之、家忠日記慶元記大全寓書並無其事、蓋後人僞作也、故不取、松榮紀事曰、三成輩書群國、勸諸將反討、然其事深秘、世無知者、蓋指此連名書也、昔辭載在上三書、今略之、又按此時秀家輝元未來大阪、豈書牒往來議定其事乎、無所考據、越前敦賀城主大谷吉繼將從東征。率其子大學助吉久甥木下山城守賴繼等吉久賴繼兄也、吉繼無子、故養甥爲子、兵一千餘人。出伏見至垂井驛。石田三成遣其宰樫原彦右衛門要之。關原大全曰、樫原諸書作柏原、誤、吉繼見彦右衛門問其故。彦右衛門對以三成舉兵。吉繼曰。内府雖執政有私。而必不至廢嗣君。今景勝與同僚合謀。使内府赴關東。可謂良圖。然事之成否。非所豫料。何則三成雖有才。而世惡之者甚多。此三成所自取也。今舉大事。欲爲人上。則衆心必不悅服矣。宜以秀家輝元爲主將。與景勝定議。東西夾擊。則可得志。儻不能然。則雖數月之間。景勝牽制内府。而關西之軍。不能輯睦。内府反旆西上。則事甚危矣。宜以此言諫三成。我亦繼往。子宜先歸。既而吉繼父子過佐和山城。三成喜而饗之。○關原合戰誌曰、吉繼欲說神祖與景勝講和、以弭兵革、故赴關東、三成聞之、遣彦右衛門、要之於路、枉過佐和山、石卯餘史亦云、要之於路、吉繼不得已、過佐和山、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皆云、吉繼發敦賀、赴佐和山、今從關原記大全、又按家忠日記云、七月五日、吉繼發敦賀、關原軍記云、六月晦吉繼出伏見、七月二日至垂井、慶長記作十一日、大全不日、未知孰是、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云、吉繼至佐和山、謂三成曰、去年子爲諸將所惡、殆將不免、賴内府之庇護、幸得無事、背恩不祥、宜爲内府竭力攻戰、吾欲與子同行、故枉路過此、三成掉頭耳語曰、吾欲通謀于毛利輝元、使居大阪城、則關西皆吾黨與也、率關西之兵從後擊之、則内府雖雄武、豈得敵之、今内府東征、

是吾得志之秋也。子與吾有舊。胡爲舍吾而東乎。吉繼曰。生今之世。有誰敢敵内府者哉。且子忘恩爲讐。下我之甚。豈能得志。言甚切至。三成曰。吾計既決。不容疑議。吉繼悵怏出城。既而以爲吾與彼同事太閤。彼以密謀告吾。臨危棄之。誠所不忍。乃留于垂井三日。遣平塚因幡守於佐和山苦諫之。三成不聽。吉繼又至佐和山。黨于三成。三成大喜。按神祖爲弼七將之兵。強使三成致仕。三成必以爲怨。而不以爲恩。吉繼能知當時之事勢。亦必不發背恩不祥忘恩爲讐等語。疑非事實。故不取。吉繼問其方略。三成曰。西國有毛利一門。島津兵庫頭。小西攝津守。其餘豪傑來集大阪。在近信濃有眞田安房守。雖非大家。而勇武絶倫。且與内府有怨隙。常陸有佐竹。下野有多賀谷。至於相馬秋田諸將。皆與景勝通謀。方内府交兵之日。關西諸侯建旗宮根。與東國諸侯三面入攻。則可一舉而定江戶矣。吉繼流涕曰。今天下無事。無故擾之。而竟落

宮田六左衛門刻

人手。誠可悲也。子之所言。皆非勝算。譬如奕棋。然先有成算。以爲我能如此。彼必如此。然後吾能制勝。此中人之奕也。若逢國手。則爭道下子。必出意料之外。今舉大事。有五不可。内府既班五老之上。威權日重。天下諸侯皆欲攀附而跂慕之。子或領五十萬石。猶之可也。國小位卑。人不歸嚮。一也。今天下治大國者。在輝元與内府。而内府治關東八州。其餘諸州。多大莊園。天下無復其比。而人望所歸。皆在内府。二也。内府自壯年數與甲斐駿河之敵戰。老練兵機。長湫一戰。義勇彰聞。在今之世。誰能敵之。三也。昔信長公好士。每書諸家名士。擇其善者畫之。方其時。内府僅領參河一州。而下畫者十九人。皆爲知名之士。今又不知其幾。世人所稱井伊本多榊原酒井大久保平巖大須賀鳥居之徒是也。子能得有如是輩乎。四也。凡念子孫。人之常情。内府部下之士。有死者則在襁褓。必世祿。故人親之如父母。今諸侯誰能有此仁心乎。五也。此五者人皆所難。而内府兼之。其不可敵明矣。三成曰。不然。兵無常勢。變化不可測。今東西大軍。皆一其心。以擊内府。蔑不勝矣。吉繼曰。子之所料。皆非也。爲謀在事先。石卯餘史亦載吉繼問答之語。與此稍異。今從關原合戰誌。蚤知子之此謀。則内府發伏見伏兵。近江伊勢之間吾稱送内府至水口。與長東正家合兵前後夾擊。則取勝必矣。今既得歸江戶。此放虎千里之野也。舉事必不

木邨嘉平梓

能成。然勢既至此。無如之何。吾欲與子同死耳。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大全載一說曰。吉繼謂三成曰。吾有廢疾。既不能軍。今欲使山城大學將兵。吾往關東謁内府。伺間突刃而死。以致效耳。三成不聽曰。今舉大事。不宜輕送吉繼。不得已遂輟。自是專爲三成謀主。更名曰吉隆。武家盛衰記曰。太閤賜諱字。名吉繼。至此以與三好義繼同音。爲不祥。故更今名。今按二本松城主畠山右京亮義繼亦同時人。而不今終。不特以三好義繼之故更名也。安藝中納言輝元在廣島。遣吉川廣家及安國寺僧惠瓊於東國從神祖。惠瓊禪僧。字瑞甫。東福寺西堂。居退耕菴。好武事。得輝元親信之。住持藝州安國寺。勢埒諸侯。廣家留于大阪。遣惠瓊於佐和山。訊三成之消息。三成吉隆謂惠瓊曰。内府殄滅景勝。則勢益彊大。嗣君得天下甚難。今東征諸將多内應者。欲飛檄以招之。子亦宜歸藝州。勸右馬頭入鎭大阪城。如此則内府失

勢而天下悉歸嗣君矣惠瓊歸大阪。告輝元養子參議秀元。秀元不聽惠瓊縱史之曰天下大權歸于毛利家正在此時。機不可失卽遣使廣島招輝元輝元將兵四萬餘人發廣島。松榮紀事、慶長記四萬作五萬曰、十九日輝元發廣島、關原合戰誌以九月發廣島、二十三日到大阪、據諸書輝元到大阪、與三成議軍事、皆在其前、故不係日、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發岡山。秀家發岡山、及到大阪、諸書皆無所見、唯關原記大全云、秀家輝元各發其國、今據之、石田三成將兵二千五百發佐和山。至大阪。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兵數據石卯餘史、但餘史曰、六月四日、三成發大阪、按此時神祖猶在大阪、餘史誤、故不日、大谷吉隆率吉久賴繼等出佐和山還敦賀。松榮紀事曰、吉隆與三成至大阪、按吉隆出自敦賀、經略北國、紀事誤矣、今據關原記大全、三成與增田長盛長東正家僧惠瓊議推毛利輝元爲盟主。關○

原合戰誌曰、輝元班不老之末、至是時、請宇喜多秀家、使輝元班其上、檄畿內西海諸將。帥兵會于大阪金吾中納言豐臣秀秋參議毛利秀元久留米侍從毛利秀包。羽柴藤四郎秀包、是時未復本姓、然諸書皆書毛利、今從之、島津義弘入道惟新。關原之戰、諸書皆書島津義弘、按義弘祝髮稱惟新、故關原記大全皆書惟新、此得其實也、今從大全、此下皆書惟新、其子忠恒。及姪中務少輔豐久鍋島信濃守勝茂加賀守直茂子、小西行長。長曾我部宮內少輔盛親土佐守元親子、高橋右近將監元種相良宮內少輔長每左衛門尉高續子、秋月三郎種長筑前守種實子、爲長門守、高橋主膳正長行伊藤民部大輔祐兵左京亮義益子、系圖作豐後守、筑紫上野介廣門少貳妙慧之裔、下野守惟門子、毛利民部少輔高正高田河內守藤懸參河守永勝生駒修理亮諸書此下載生駒主殿頭、按主殿頭一正、從神祖東征、蓋其父雅樂頭近世也、今闕疑不書、服部土佐守。横濱民部少輔。奥山雅樂助。多賀出雲守。杉若主殿頭。谷出羽守衛好。諸書衛或作衞訛、細川家傳錄作衛友、今訂之、山崎右京亮。赤松上總介則房。兵部少輔義祐子、河尻肥後守。木下左京亮。脇阪安治。堅田兵部少輔等。相距至大阪號九萬三千七百餘人。關原記大全曰、九萬五千餘人、松榮紀事曰、十萬餘人、蓋擧大數也、今從創業記、家忠日記、奥州軍記、德川記、石卯餘史、細川家傳錄、關原合戰誌、諸書載宗對馬守義智、五島大和守純玄、松浦法印鎭信、有馬修理大夫晴信、竹中伊豆守重信、據關原記大全、五人皆承大阪之檄、而未嘗身到大阪、事在下文、此月十月、故不書、豐臣秀秋以爲吾嘗爲太閤之養子。於分爲嗣君之兄。征討大將非吾而誰。今石田三成假嗣君之命驅使吾曹不異諸將。此非翊戴公室。欲張威福以逞志也。推其意

不奪天下不饜。故歸心於神祖。三成詗知之。然以其爲故君之養子。不能殺之。乃與增田長盛僧惠瓊議。以計誘之。秀秋從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並曰、三成與長盛惠瓊謀、誘秀秋曰、侍嗣君至十五歲、假天下兵馬之權於卿君、秀秋悅而從之、按此秀秋在松尾山、三成致書啗利之語、而非此時事、二書誤矣、故不取、十四日。三成遣使大津。徵質於參議京極高次。高次不聽。三成怒欲攻之。新慶長記曰、毛利秀元兵三萬、爲追手大將、宇喜多秀家兵二萬、爲搦手大將、將攻大津城、從大谷吉隆之議、輟不行、按吉隆不在大阪、注下文、且諸書所不載、故不取、石卯餘史亦載毛利元康立花宗茂等帥三萬餘兵攻大津城、此高次還自北國、據城起兵之時、而非此時事、餘史誤矣、或曰。高次嗣君之外戚。高次妻淀殿妹、故云然、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並以此事爲大谷吉隆之言、按是時吉隆在敦賀、不在大阪、故書或曰、不可猝攻。遣朽木河內守元綱說之曰。元綱宮內少輔定綱子、初事將軍義昭公、著勇

名、關原鬭非歸附後判變號投齊、卿與嗣君最親何黨于内府而不送任子。高次曰今爲嗣君舉事則吾必從之此不過三成欲假嗣君之威以濟私耳吾何爲變志而與不義輩耶三成來攻則吾枕城而死耳其臣諫曰壘壁未固難拒大敵不如佯與之和乘機而發高次從之以其子熊若爲質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拔萃紀事、熊若長而名忠高爲若狹守三成徵發兵名城主氏家内膳正行廣[illegible]味有入道卜全第一子、見在京患蚤死、秀吉公以行廣爲卜全之嗣、賜承名城、行廣謂其使曰太閤俄薨秀賴公尚幼縱内府政有偏頗而不可妄動干戈今無故興兵似爲濟己所欲故吾不能以内府爲敵然以擁戴爲名則不可拒而密通款于關東爲市井之行則誓不

能爲也故今不從徵發據守城堡時至則爲秀賴公盡忠效力是吾志也神祖傳聞其言使本多忠勝誘之歸順忠勝遣使勸之行廣曰吾被太閤之眷遇造次不能忘幼君使若再來必將戮之竟與弟志摩守寺西備中守據城自守關原記大全守喜多秀家與諸將議曰今聚數萬之兵於大阪而坐待敵至非計也吾料内府之策有三不能進攻會津則必引還江户或反旆西上不出三者之外矣我越境出師張其聲勢則先人有奪人之氣可以得志衆皆稱善乃約毛利輝元增田長盛在大阪護秀賴秀家三成長束正家與諸將屯美濃尾張若内府西上則輝元率所在大阪之諸將急發大阪秀家

輝元指揮十三萬餘之大軍以決一戰議定三成勸輝元移居西城遣使使佐野綱正避去綱正不能拒出西城入伏見城毛利秀元率僧惠瓊吉川廣家宍户備前守等二萬餘人向濃州秀家謂三成曰先屠伏見城梟鳥居内藤之首然後出屯濃州鄉須歸藩經略四方三成從之留二千餘兵於大阪以爲攻城之援還佐和山關原記大全至大津城謁高次曰輝元秀家以明公爲北國大將此貴藩興隆之兆也高次饗之其臣安養寺聞齋初事淺井長政見元龜元年姉川之戰謂重臣黑田伊豫曰三成舉兵必不能成今幸來此執之一夫力也吾能辦之伊豫不聽聞齋說山田三左衛門赤尾伊豆以此據淺井軍記、伊豆淺井亮

政之將、美作清綱子、初稱新介、三人同辭曰今執之輝元必遣大軍來攻佐和山去此不遠前後受敵此危道也聞齋曰不然關西諸將脅於三成蒲伏聽命今執渠魁則諸將波駭群疑蠭起輝元惶惑計無所出我亟遣一介報之關東内府大旆鼓行而西則平蕩支黨可翹足而待矣伊豫等終不能用論辯之間三成辭去還佐和山聞齋甚憤惋三成至大津、石卯餘史係七月十七日、關原合戰誌八月四日、未知孰是、關原記大全不日、今從之、先是岐阜中納言秀信欲從神祖東征下令戒嚴部兵皆習華靡務欲鎧冑鮮麗軍裝不能亟辦石田三成以川瀨左馬助爲使勸之舉兵秀信名其宰百百越前守安行木造左衛門佐壹忠議之越前守名、據百百系圖、左衛門佐名、據關原記

大全所載手書壹忠固諫拒之秀信從焉既而密名嬖臣入江左近。伊達平左衛門高橋一德齋問其可否皆同辭使黨於三成。秀信然之自作書報三成左馬助冒夜還佐和山翊日秀信名宰臣曰吾計已決不得復上諫宰臣皆默初秀信幼時豐臣秀吉使德善院玄以輔導之故宰臣請決去就於玄以安行壹忠馳至京師告之玄以大驚曰安得聞此亡國之言宜亟決計以從東征二人立歸秀信爲定軍議出赴佐和山二人不之知也星夜馳歸三成使人要之中路曰黄門若在佐和山二子須來于此二人驚訝過佐和山三成厚賂之二人從秀信還岐阜備陳玄以之言秀信不聽飯沼十左衛門曰。

君侯既赴佐和山其勢不得輒從東征不如託言軍議名三成於城中殺之傳首關東則可以償往佐和山之過而建不世之功其殺三成請臣一人敢當之苦諫再三秀信固信左近平左衛門等之言終不能用宰臣不得已遂定城守之計。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百系圖加藤清正在肥後熊本城黒田如水在豐前中津城皆不應三成而屬神祖。松榮紀事、一木書曰、蜂須賀家政在大阪、其子至鎭將從東征、增田長盛遣使詰責之、至鎭曰、吾豈聯嗣若哉、然不可受汝等指麾、輒率五千餘兵、入海畔宅、爲拒守之計、長盛等請和、至鎭從歸阿波、據諸士傳略、文祿二年、秀吉以至鎭叙從五位下、任長門守、時八歲、是年家政致仕剃髮、至鎭受封時十五歲、英敏之士、雖或自此擧措、而諸書所不載、頗非無疑、故不取、增田長盛遣使伏見城曰備前中納言將率大軍攻城其期在近寡兵不可以敵衆吾以與内府交親故曉譬以開生路可速致城退去。松榮紀事曰、三成長盛遣使云云、按此時三成在佐和山城、今從關原記大全、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應之曰縱吾輩怯懦棄城東走足下切思内府之眷遇則當策勵吾輩以死固守而反使避去殆非所望也内府雖家多勇士而特擇吾輩四人以守之使百萬之兵席卷而來決不避去孤城無援請速來攻以試吾輩之勇使若再來必斬其首以狥軍矣元忠燒城下人家嚴爲守備謂諸將曰西兵來攻各守其所不互相救必死決戰飲宴誓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松榮紀事、十五日。宇喜多秀家攻伏見城。關原合戰誌作十九日、今從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關原記大全、秀家及長東正家攻城東。

島津惟新其子忠恒鍋島勝茂攻城西。野村肥後守眞隆其子兵庫頭眞俊松浦伊豫守攻城北。毛利輝元石田三成部兵攻西北。豐臣秀秋垣見家純熊谷直陳攻東北。其餘增田長盛部兵及大阪弓銃隊將十餘人鎭西將士總三萬九千餘人三面圍城闕其南。諸書不擧兵數、關原軍記曰、三萬六千騎、今從關原記大全〇關原合戰誌曰、秀家及長盛正家部兵攻城東、秀秋及毛利豐前守勝永攻東北、野村眞隆父子、鍋島勝茂、長曾我部盛親等、攻城北、毛利太郎兵衛元康、毛利秀包、吉川廣家等、攻西北、島津義弘父子攻城西、與之稍異、今從大全、又按石卿餘史曰、勝茂義弘在大阪、與毛利輝元護秀賴、據諸書、一人實攻伏見城、餘史誤矣、毛利輝元長東正家在大阪守衛秀賴。先是豐臣秀秋將兵出筑前至豐前小倉其宰平岡石見守賴勝之妻。據關原合戰誌、賴勝初稱牛右衛門、黒田如水之姪

女也。故如水密遣使小倉。謂賴勝曰。石田三成等舉兵京畿。託名擁戴。實逞私謀。宜諫中納言歸順。賴勝諾。秀秋從之。如水遣使關東。告之神祖。關原記大全。至是秀秋密遣其宰稻葉內匠頭正成於城中。正成林宗兵衛正三子。初稱八右衛門。出繼稻葉兵庫頭重通。稱稻葉內匠頭。後更佐渡守。其妻齋藤內藏助利三之女。春日局是也。關原記大全曰。秀秋卒後。正成爲僑人。流寓。及獻廟生。妻爲乳母。其子丹後守正勝。執政。爲小田原城主。賴勝及秀秋領備前美作。給一萬石。爲備前兒島城主。未幾。忤秀秋之旨屏居。神祖名之。給濃州之地一萬石。謂諸將曰。請送高臺院秀吉公夫人杉原氏。及父木下肥後守爲質。吾亦入城禦敵。島津惟新再三通款城中。請入同守鳥居元忠。疑其詐不許。秀秋惟新不得已攻城。木下勝俊秀秋之兄也。性素怯懦。諸將疑與秀秋通謀。忌之。勝俊不自安。時高臺院在京師三本木第。勝俊託護之。出城逸去。還小濱城。亂平。神祖奪其封而放之。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勝俊封除。閒居洛東靈山。號長嘯子。晚年移居大原野勝持寺北山。號天哉翁。以善倭歌著名。有舉白集。行于世。元忠與諸將議。定守禦之方略。元忠守牙城。內藤家長守西城。松平家忠守正門。松平近正。甲賀佐左衛門守名越丸。名越或作名古屋。國音相同。按關原合戰誌曰。佐左衛門。山岡道阿彌季弟。號甫庵。束髮稱佐左衛門。初道阿彌領騎兵十人卒一百人。及從東征。使佐左衛門率騎卒入城。城陷。戰死者過半。神祖祿其子孫。隸麾下。以阪部三十郎爲隊長。甲賀百人組是也。佐野綱正。巖間兵庫。深尾清十郎。石部小一郎守松丸。駒井猪之助直方。據佐佐木系圖。江州山徒月性院秀國子。初仕武田信玄。有勇名。武田氏滅。仕麾下。守治部郭。城兵僅二千餘人。諸書或云一千八百人。今從關原記大全。兵庫清十郎及直方皆

關東代管也。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守禦將士。諸書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田三成來勞諸將。分兵三千。授其臣高野越中大山伯耆曰。城兵決死出鬪。則其鋒難當。須以此兵橫擊之。指揮方定。自率五百往大阪。高野越中大山伯耆。關原合戰誌作川瀨左馬助蒔原彥右衛門。今從關原記大全。後軍鍋島勝茂來代前軍。松平家忠乘其開門突戰。越中伯耆橫擊之。家忠戰不利。收兵還。敵欲直進入城。家忠闔城門。敵發火箭大銃。日夜來攻。諸將悉力拒守。相持十餘日。關原記大全。遲元三成長盛相議。欲歐諸將在關東者妻子。入大阪城以爲質。遣使細川忠興第。請其夫人入城。夫人答曰。宰相第宅去城不遠。頗令妾不移居則幸矣。三成等怒。十七日。遣兵趣之。處守小笠原松齋。石卯餘史係十五日。關原合戰誌係十九日。今從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松齋諸書作正齋。或勝齋。今從細川家傳錄。本書云。初稱少左衛門。名秀清。河喜多石見稻富伊賀祐直。名據細川家傳錄。謝曰。忠興東行。請姑待之。三成不聽。急鬪之。夫人名松齋。石見祐直隔障謂之曰。妾託體於丹後宰相。不可入城見辱。部兵拒鬪。則恐有犯上之罪。宜嚴禁之。遂伏刃而死。松齋存君臣之禮。不敢近夫人之屍。取眉尖刀介錯。與石見及金澤助二郎正直。火其第。皆自殺。祐直亡去。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皆云。夫人手殺其所生十歲男子。八歲女子而自裁。松齋石見及細川平左衛門等力戰。斬敵數輩。自投烈火。皆死。關原記大全辨其非曰。余質之細川家士人。不聞其有二稚子。及細川平左衛門者。且夫人命正齋石見。嚴禁拒鬪。則其爲妄明矣。細川家傳錄亦無其事。大全之說是也。今從之。松榮紀事又云。松齋置火藥於側。火其第。夫人骸骨。

（忠成灰燼、此與佐和山城陷、土田地實事相似、諸書所不載、故不取、）三成聞之大驚、以爲拘執妻子、則東行諸將怨我益深。由是其事遂寢。（德川記、慶元記、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松榮紀事、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合戰誌沾日、稻富伊賀以失端、不爲上人見齒、然精於鳥銃、下野守忠吉師之亂、平細川忠興欲搜索戮之、忠吉懇祈、忠興許之、伊賀剃髮號、遂以其術鳴于世、又按一書及從史備載、黑田長政、加藤清正、有馬豐氏、加藤嘉明處守之臣、以計脫如水長政、清正、豐氏、嘉明之妻、皆謀略精審、有處變之才、然不關係神祖之事業、故不取、）

臣按、忠興夫人、明智日向守光秀之女也。及光秀弑逆、忠興出之、流落丹後村里。後以太閤之命、爲夫妻如初。當其時、諸侯之妻入見側室淀夫人、（即大虞院、）忠興夫人恥其父爲逆訖事、辭之。其志操固已可稱矣。及大阪奉行逼之入城、

首倡死節之大義。晉沈勁死於洛陽之難、以徇邦君。子不以其父充爲累、而稱其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丈夫既難得矣、矧在閨閤之人乎。其恐陷犯上之罪、嚴禁部兵、不得拒闘、臨難周摯、自處決烈、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可謂兩得之矣。

立花宗茂在筑後柳川城。是日宇喜多秀家・毛利輝元、徵發書到宗茂。集將校議之。其宰小野和泉曰、內府雖率諸將東征、而上杉佐竹大敵也。克之誠難。曠日持久、東西合擊、則內府雖有智謀、進退失度、不過據筥根之險、以保關東耳。大下悉歸秀賴公、蕩定關東、在掌握中。宜亟赴大阪、以稟大老奉行之命。衆皆善之。立花參河增時入道賢賀曰、（名增時、據立花飛驒守清貞、當時安東守鎮所書、）吾聞智將勝於無形。諸君所論、皆形迹也。內府長於兵略、能料未然。馬首未東、必知關西有事。然則京上杉佐竹、而與勇敢諸將還軍西上。大老奉行雖假秀賴公之命、發號施令、而其志不一、戰必不利。黑田如水・加藤清正與三成行長積不相能、必當左袒內府。不如據守府城、與如水清正協謀、定征討之議、則國家可以久安。宗茂曰、汝曹盡忠畫謀、各有其理。然我浴太閤之恩、且與輝元有舊、不論成敗、唯視義所當爲者。今得輝元之指揮、竭力戎馬、以翊戴秀賴公。是我志也。議定、遂將其兵二千五百發柳川、赴大阪。（關原記大全、舉）

（一說曰、宗茂聞關西繹騷、問其去就、衆議不一、宗茂曰、秀賴公幼弱、內府代之爲政、宜屬內府、以勵戰功、乃以其臣山田正兵衞爲使、輸款神祖、既而秀家輝元書到、以翊戴秀賴爲名、故宗茂變志、赴大阪、按下文十月宗茂與如水清正講和、據宗茂答清正之言、宗茂素歸心于大阪明矣、故今從大全正文、不取一說、）十九日、世子發江戶城。其兄結城少將秀康・弟下野守忠吉・蒲生秀行・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松平飛驒守忠政（諸書作忠隆、按忠隆忠政子、據寬永九年年二十五卒、以慶長十三年生、爲父忠政明矣、又按創業記・松榮紀事、忠政初爲飛驒守、十四年改稱攝津守、今據此訂之、）其宰忠明・森忠政・眞田信幸・石川康長・仙石越前守秀久（初稱兵衞、事秀吉公、）日根野德太郎高吉（後任筑前守、）成田左衞門尉氏宗・皆川廣照・山川民部・多賀谷左近・水谷左京大夫勝俊等從焉。（勝俊伊勢守、治持子、持關原記大全、民部左近勝俊、皆秀康卿部將也、）總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人。（關原

記大全作三萬九千三百人、關原合戰誌二萬七千五百人、關原軍記二萬九千二百七十人、今從奥州軍記、德川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世子至宇都宮。前鋒榊原康政至佐久大田原。後軍至古河栗橋。創業記、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細川家傳錄、松榮紀事、至于宇都宮、諸書日闕、堀尾吉晴奉神祖之命。出濱松城。將往越前守府城。是日行至參州山中。諸書無日、創業記考異、小野系圖並云十九日夜、加賀井殺水野和泉守、關原記大全曰十八日吉晴出濱松、十九日遇變、二十日歸濱松、今據三書係是日、途遇石田三成之黨加賀井彌八郎重望。○武家盛衰記作秀望、未知孰是、濃州猪鼻城主彌八郎某子、某屬織田信雄戰死、重望逃出郷里、後事秀吉公、重望紿之曰。吾欲赴東國效力行間。吉晴曰。予與三成懇款。內府必不之信。刈屋城主水野和泉守今日來會池鯉鮒驛。不如憑和泉守。以為先容。重望喜。從吉晴至池鯉鮒驛。○永井直清本慶長記、慶長一統記並曰、吉晴途中偶逢木村彌一右衛門、後逢加賀井重望、彌一右衛門向東而行、重望謂吉晴曰、足下今欲何適、曰欲赴越府、重望曰、我郷幸有通越府之道、我今欲往東國效忠內府、然使足下途中無虞輒入越府、則雖不赴東國、其忠相同、我欲導足下、可哉、吉晴曰、甚善、乃相伴至池鯉鮒驛、關原記大全曰、吉晴行至三州二川、遇彌一右衛門、至山中遇彌八郎、紿曰云云、光臣佐佐宗淳曰、聞之水野代家士、相傳非池鯉鮒驛而芋川也、水野系圖亦作池鯉鮒、曰忠重遭變、時年六十、故今定為池鯉鮒驛、忠重饗之。相得甚歡。及昏重望忽起座。拔刀擊殺忠重。吉晴急持重望刺殺之。事起倉猝。燭滅無所辨別。忠重之臣意吉晴殺之。入坐亂斫。吉晴被七創。唯近臣鈴木與八郎明知重望之所為。○關原合戰誌曰、忠重侍童竹本丘門年十二在側、審知重望之所為、今從關原記大全、慶元記、石卯餘史、慶長一統記、忠重氣息纔屬。謂與八郎曰。堀尾救我。慎勿傷。乃扶吉晴歸旅寓治創。忠重之

臣在外者。不知其故。爭集圍旅寓。將攻吉晴。與八郎奔至告忠重之言。衆解去。然莫知其所由。撿重望頸上所挂錦囊。得秀賴印章有書曰。得殺內府則功居最。其次則殺井伊本多水野等帥一人。則封郡國以疇其功。於是方知三成之所使。而其為刺客也。德川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細川玄旨在丹後田邊城。長子忠興次子興元嫡孫忠隆皆從東征。玄旨聞三成之黨來攻。謂其臣曰。州兵多屬忠興父子東行。見兵甚寡。不如棄宮津久美峰山三城。據一城專力以拒之。據關原記大全、宮津城舊忠興所居、此時忠興為豐後木築城主、久美城忠隆所居、峰山城興元所居、三將皆從東征、故三城無主、石卯餘史曰、玄旨居宮津城、興元居田邊城、及小野木公鄉來攻、玄旨出宮津入田邊、非也、今從大全、乃與第三子僧妙庵嬰城固守。家忠日記、德川記、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妙庵號福壽院、三刀谷監物孝和率宗族部兵五百餘人入援。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諸家文書纂、○據大全文書纂、孝和彈正忠久扶子、世領雲州三刀谷邑、久扶死、孝和尚幼、依安國寺惠瓊、朝鮮之役、從毛利輝元有戰功、輝元不録其功、流寓京師、玄旨善遇之、故率兵入城、亂平、忠興招之豐後、給一萬石、孝和以為薦我神祖、以列麾下、故稱病不出、與龜井武藏守茲矩有舊、去而之因幡、依茲矩、二十日。敵將小野木縫殿助公鄉。諸國城主記、松榮紀事作重勝、蓋初名也、今從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細川家傳錄及公鄉手書花押、石川備後守。谷衛好。藤懸永勝。小出吉政。生駒左近正俊。雅樂頭近世孫、讚岐守一正子、襲稱讚岐守、山崎左馬允家盛。別所豐後守。杉原伯耆守長房。七郎左衛門家次子、初稱小平次、齋村左兵衛則繼等。諸書無則繼、今據下文十一月則繼自殺補之、齋村左兵衛即赤松左兵衛也、詳注於十一月、帥步騎一萬五千餘來攻。玄旨

能以寡兵拒之。孝和驍勇屢與敵兵戰却之。德川記、慶元記、石卯餘史、關原記、合戰誌、松榮紀事。○關原記大全無石川備後守、谷衛好、藤懸永勝、別所豐後守、而有織田上野介信包、川勝右兵衛尉、小名主殿頭、毛利勘八、與此異、今從細川家傳錄、家盛池田輝政之妹夫。而輝政夫人神祖之女也。輝政從東征。而夫人留在大阪第。家盛欲脫夫人以爲歸款之效。密與輝政處守之臣謀。稱夫人有病。家盛抵增田長盛之第說曰。吉田侍從之妻久臥床蓐。醫言憂鬱成疾。願留二子於大阪。遣妻吾采邑三田任意逍遙。浴有馬溫泉以治之。長盛與毛利輝元議。許之曰。留二子於大阪。則如所請。家盛喜。乘夫人及保姆於二輿。潛置二子於其側。送之三田。與諸將攻田邊城。遣健步於關東報曰。家盛以計

取吉田侍從之夫人及二子。欲入田邊城與幽齋同守。而恐敵奪夫人及二子。故不得已與諸將同攻城。神祖聞而嘉之。關原記大全、

二十一日。神祖發江戶城。松平康元爲留守。石川家成副之。石卯餘史、家成作忠俊、今訂之、板倉四郎右衛門勝重監街市。勝重、八右衛門好重第二子、後爲伊賀守、伊奈忠次監郡縣。二十四日至下野小山。池鯉鮒之變。水野忠重之臣。不究其實。遽遣健步告堀尾吉晴殺忠重。吉晴子忠氏。在宇都宮之營。世子近臣皆請禁忠氏。世子曰。吾熟知信濃守之爲人。縱帶刀爲不義。信濃守絕無阿黨之嫌。吾保其無他。健步繼至。告加賀井重望之所爲。其事始暴白。人皆服世子之明斷矣。松榮紀事曰、神祖聞池鯉鮒之變、遣使宇都宮、使世子幽忠氏、世子對曰云云、石卯餘史曰、神祖使池田輝政幽忠氏、皆非、今從關原記大全、神祖召忠氏襃吉晴之功。以水野勝成爲刈屋城主。賜書忠重舊臣諭以爲嗣。拊循將士。慶長記、德川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四家合考曰、世子深惡彌八郎之所爲、故使水野勝成殺其子、石卯餘史曰、彌八郎之子匿濃州、嗣平有人捕之獻神祖、賜之勝成、勝成殺之、據關原記大全、重望之子在大垣城、西尾吉次諭福原直孝出之、水野系圖曰、勝成諭直孝使出之、二說雖異、其要相同、故不取、

臣按建久初。大河二郎兼任擾亂奧羽。由利忠八維平戰死。葛西三郎清重遣健步二人告急鎌倉。一人病留于路。一人至鎌倉曰。小鹿島橘次公業戰死。由利忠八遁去。源賴朝聞之曰。健步語誤。此必維平授首。公業亡跡也。否以其平生料之審矣。翊日健步病瘳而至。果如其言。夫台廟

守文之君。將略遠出賴朝之上。而其料堀尾忠氏之無貳。英斷卓識。適有相類。而忠氏忠良勤恪。亦有足以取信乎上也。

其夜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報至。告石田三成圍伏見城。神祖遣使宇都宮告世子。召諸將問其方略。曰。關西大亂。進討景勝與班師勦三成。二者宜孰先。本多正信曰。諸將從駕東征。妻孥悉在大坂。豈不念之。宜慰勞諸將。各還采邑。以安其意。使勳舊之臣固守筥根之險。以挫來銳。井伊直政曰。夫與弗取。反受其咎。宜速進大旆於畿內。混一四海。關原軍記、石卯餘史、以守筥根之險、爲酒井忠次之語、下載井伊直政之言曰、守筥根關、誠爲良策、然遠參二州、祖宗以來所有之國、不可使敵侵掠、

此二州、宜建台旆於駿府、秀忠公屯濱松、忠吉公屯岡崎、本多中務、榊原式部、與臣三人屯吉田、敵來清洲、攻福島正則、則臣等出自吉田擊之、來岡崎、則正則邀擊之、其餘諸將見幾而進、則西軍雖衆、必摧破之矣、神祖聞之曰、汝言誠善、然西上爲多算矣、關原合戰誌亦載此說、按忠次慶長元年卒、頗失事實、今從松榮紀事、然直政之言、非無所見、故附備一說、二十五日、神祖名世子秀康及前軍諸將於小山之營、謂諸將曰、三成通謀於景勝、關西大亂、縱諸將明知三成之姦謀、而託名於擁護秀賴、則難違其意、且諸將妻子皆在大阪、雖身在此、而心必在彼、欲黨三成者、宜速西歸、吾毫無所憾矣、諸將未對、福島正則進曰、今受三成之指揮、敵於閣下、正則甚恥之矣、事嗣君而無他腸、則神明鑒之、請爲閣下之前驅、勦絕兇徒、石卯餘史曰、正則進曰、征伐兇徒之後、當如何處置嗣君、神祖曰、吾無怨於秀賴、唯欲擯斥姦

宄以正綱紀耳、正則曰、然則趣駕以西征、願屬麾下以盡忠、今從關原記大全、○餘史小山軍議後、又載神祖還江戶議征討、正則忠興等應對之言、按大謀定於小山之營、不宜再議、餘史誤複出、故不取、黑田長政曰、吾輩皆棄妻子於大阪、屬麾下以從東征、今豈變其志而與兇徒乎、宜輟討景勝、以勦關西之敵、細川忠興、加藤嘉明贊成其謀、神祖悅、饗諸將、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使山岡道阿彌、岡江雪問諸將曰、今前後受敵、宜孰先討、皆曰、宜先關西、神祖益悅、出見諸將曰、然則正則、輝政爲魁首、諸將相繼而發、入正則所守清洲城、以待我到、關原記大全、使森忠政速歸信州川中島、以備景勝之黨、與細川家傳錄處分既畢、山内一豐進曰、下官所居懸川城、爲海道之要衝、糧食亦足、請獻之以屯大兵、神祖善之、由是海道諸將爭獻其城、以安神祖之意、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曰、山内一豐與堀尾忠氏友善、每事謀於忠氏、及被召、謂忠氏曰、今日之事、當首何策以應顧問、忠氏曰、吾欲獻濱松城以安公意、一豐然之、入請獻其城、以爲首謀、神祖果悅、他日忠氏談其事、笑曰、對馬守因人成事、使余不得復有所言矣、松榮紀事爲一豐忠氏同時發言、大全亦云、一豐謀於忠氏而先言之、今從二書、神祖謂德永法印壽昌曰、子在美濃、能諳地形、且老於戎事、宜策勝敗何如、對曰、鎮西中國諸將皆黨三成、以興戎馬、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安藝輝元、備前秀家、筑前秀秋、皆大敵也、岐阜中納言雖土地不廣、而矜其門地、妄自尊大、岐阜中納言秀信、信長公孫、信忠子、故壽昌云然、此四人者官爵相埒、互爭威望、每不相下、其肯俛首聽三成之號令乎、宜命將帥備景勝、星夜西馳、以摧其鋒、神祖曰、誠

如所料、凡軍之勝敗、在大將一人、我雖非其器、而歷算關西諸將、未見可與我爭雌雄者、五旬内外、必能掃蕩群兇、歸於一統、宜各勵戰功、以副其志、乃賜驪馬於正則、騮馬於壽昌、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議既定、諸將皆獻誓書、本多正信掌其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關原外記、諸將各歸江戶、納任子於大城、慶長記、關原記大全、慶長一統記、神祖定行軍之列、福島正則、細川忠興、黑田長政、德永壽昌、金森素玄、筒井定次、富田知治、稻葉道通、分部光嘉、市橋長勝爲前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軍監、池田輝政、淺野幸長、堀尾忠氏、山内一豐、有馬法印、其子豐氏、中村一榮、一柳直盛、西尾吉次、九鬼守隆、水野勝成爲後繼、秋田實季亦在

征西之列。請曰奉命將西行，而賊起管内。其帥號淺利與一率黨與數百人冠湊城，賊息忠二郎（實季第二子，後稱安倍玄蕃）擊却之。然殘黨未平，草竊群起，願免從役，以掃蕩之。神祖許之，謂近臣曰，城介實欲從軍，則擇良臣守城可也。縱寇賊來侵鄰國，諸將來救，可以萬全。吾觀其意，此必通謀景勝，以持兩端，今督責之，彼當無辭避役。然懷貳之人，終不足恃，不如使之從其志也。亂平削封，其源起于此（關原記大全）。神祖命結城少將秀康據宇都宮城，以防景勝。秀康固請從駕，神祖面諭之曰，汝年壯氣銳，唯知從軍之可喜，而不知留寄之任重。我軍將士妻子多爲質在江戶城，聞汝在此，則將士皆安其心，無復東顧之慮，而專用力於戰陣矣。況景勝彊對也，聞吾西上，彼必進軍，能摧其鋒者，非汝而誰。因授其方略曰，景勝入冠，進至利根川，則可交鋒決雌雄，不然切勿與戰。秀康乃奉命（年附附尾）。

（石卯餘史並曰，神祖聞三成反，集將佐議之，本多正信請召秀康卿諮之，神祖召問去就，秀康卿曰，方今東西彌起，攜其輕重，西重東輕，大人宜星夜西馳，以討三成，奥州之任，兒能當之。命伊達政宗塞信夫口，堀久太郎據津川口，兒屯宇都宮，以扼景勝進軍之路，請大人勿復憂矣。正信稱贊，以爲良策，至於感泣，與之大異。按秀康卿勇銳剽悍，必不發此老成持重之言，今從創業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按延元二年八月，奥州國司源顯家起兵赴難，鎌倉管領足利義詮率兵八萬，拒之於利根川，神祖成算，蓋亦有所根據也。）乃命世子付宇都宮於秀康，直將本軍出上野信濃，以會戰所，赦土方雄久大野治長召還之。以雄久與前田利勝爲親眷，遣之加賀，諭利勝罷攻會津，勸

北國之敵，以會大軍於關西（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木曾義斌之士馬場半左衞門昌次、山村甚兵衞、千村平右衞門從軍小山。神祖召三士曰，木曾郡吏石河備前守黨于三成，汝等可速歸木曾討平之。三士奉命赴木曾，神祖賜書木曾群士安輯之。石河光吉雖與兇徒，而心持兩端，不收木曾士人之質，故易安輯。亂平後，光吉得以此免誅（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脇阪安治雖歸款神祖，勢不得已黨于叛徒。故使其子安元從東征，道路梗塞，不得往告狀于山岡道阿彌，而還大阪。神祖賜書慰撫之，又遣使肥後，賜書加藤清正，委以鎭西軍事。清正集將佐議之，僉曰，大坂以西，皆黨于三成，獨守孤城，後無援兵，願熟圖之。清正曰，朝鮮之役，小西行長妬吾功，與三成朋比，讒我於太閤，禍幾不測，幸太閤英明，知其無罪，再使航海，授以肥後受方面之任，此太閤莫大之恩。而三成行長之所爲，怨徹骨髓，皆汝曹所知也。今擊内府，出於嗣君之意，則我當奔走聽命。嗣君未至十歲，皆三成行長之姦計，欲滅内府而立己威，宿將如我輩，亦次第翦除，陵蔑嗣君，而奪兵馬之權，其志瞭然可覩矣。不如左祖於内府，芟夷兇賊。將佐皆稱善。乃對使者奉命，專爲戰守之計（石卯餘史、）。

（○毛利家記、松榮紀事並曰，清正在熊本城，遣其臣柔山某於大阪，謂毛利輝元曰，聞三成與内府搆兵，足下亦黨于三成，若以大和國予我，則當將兵至大阪，爲東征之前驅，與内府決勝負。然則福島黑田亦當與吾同志。輝元報曰，大和增

田長盛所領、不得私授之、子蒙太閤之厚恩、光未京師、爲嗣君厲戰功、則賞如所請、清正不喜、乃決意屬神祖、按清正深怨三成、素歸心於神祖、不應以大和決去就、如販夫尚容也、故今不取、本願寺門主光昭與庶兄光壽爲訊神祖東征行至尾張石田三成遣使固要之光昭歸大阪先是光壽以庶長子爲本願寺門主其父光佐嫡妻生光昭有姿色光佐死關白秀吉嬖之遂使光壽避位以光昭爲門主故光壽失勢孤立僅領其父退隱之舊刹光佐號顯如上人、光壽教如上人、光昭准如上人、至是獨往關東輸款神祖嘉之約亂平則別爲門主先使參河以東淨土眞宗佛寺隸之其後本願寺分爲東西二寺所謂東本願寺是也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諸家傳曰、本願寺顯如據大阪城、拒織田信長、長子教如有策略、屢因信長奉敕講和、顯如入雜賀道場、授本願寺於季子准如而寂、教如憤之、建一寺於東鄰西居、一宗分爲二寺、時人稱之東西本願寺、

竹口茂兵衛刻

豐臣秀秋遣使小山行營就山岡道阿彌岡江雪謝曰攻伏見城本非吾志督責無所逃避從衆攻圍請莅會戰之日倒戈以贖其罪神祖許之關原記大全、

先是島津惟新亦上書神祖明其無異志石田三成固要之惟新不得已黨于反徒黑田長政知其情曉諭使歸順三成間之急促之惟新不能辭遂決志屬三成關原合戰誌、愛元記、松榮紀事、

二十七日神祖遣伊奈圖書於奧州授伊達政宗以方略守巖手澤城今更稱仙臺、堅陣持重勿與戰以老景勝之師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

先是政宗在大阪至西城謁神祖曰下官常恐上杉景勝乘間侵掠管内願先閤下東歸以爲守備之計神祖察其託言守禦欲取會津之地戒之曰景勝大敵也彼若出兵則當應之不可自我擾彼政宗曰不乘此時取敵地則終不得作大家神祖笑曰英雄本色自露矣愼勿輕擧以取敗也政宗悅還巖手澤景勝別將甘糟備後守白石城謀告備後喪妻還會津政宗將兵攻白石城濱田治部中目大學山川帶刀事跡注子十九年、木村隼人先登備後弟彌三郎固守不下隼人中鉛死城中有内應者引政宗之兵入城城遂陷政宗使濱田治部守城與叔父成實妻父田村右京清秋議進取攻景勝別將本莊重長所守福島城聲言將攻梁川城重長遣岡左内後稱越後、富田將監爲隊將率栗生美濃齋道仁美濃初稱

江川八左衛門刻

寺村半左衛門、道仁稱小田切所左衛門、仕麾下、長湫之役、有戰功、有故去仕景勝、後稱伊豆、北川圖書布施二郎右衛門安田勘助外池甚五左衛門町野主水等援梁川城○關原記大全曰、左内圖書甚五左衛門主水、蒲生氏鄉之士、秀行減封、皆爲僑人、景勝移封會津、召爲已臣、政宗將兵二萬越國見嶺至信夫分五千備梁川城兵又分一萬五千爲三隊政宗成實清秋各將一軍梁川援兵黎明發福島至瀨上政宗進向福島隔松川而陣岡左内欲涉川而戰栗生美濃爭爲不可左内不聽涉水而陣從兵皆涉政宗急進擊之敵兵敗走政宗之兵斬北川圖書布施二郎右衛門安田勘助政宗與左内鬭于川中截左内所著猩猩氅二甲堅不傷美濃橫馳衝之政宗田馬左内擊中鍪纓政

宗勇氣不撓。麾兵進薄城門。本莊重長自後門出兵。將橫斷之。政宗收兵而退。敵將梁川城主隅田大炊欲擊政宗所備之兵。使巖井勒負筑地修理及佐竹義宣之援兵車丹波等。渡名取川擊破之。獲政宗之輜重。奪其戎幕。○關原記大全、巖井勒負之部兵西村千右衛門獲政宗之紋竹雀之幕、亂平、政宗遣使景勝、請以白石城易幕、景勝不聽曰、白石城以卿武力所取、幕我兵竭力所得、川各存其功、因謂其下曰、旌旗帷幕為敵所奪、古今武將之所恥、故政宗欲易之、而我不之許也、他年景勝每旅行、必施彼幕於戰卒鄉舍、以矜其功、政宗前鋒欲迴軍而戰。敵兵引入梁川城。政宗不至福島。陣于駿河見河上。本莊重長出屯于信夫山。與政宗相對一夜。翌日政宗撤兵還。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據大全、七月九日、政宗自大阪還巖手澤、閏八月十一日出兵、十三日圍白石城、二十六日、戰于松川、二十七日引軍還、合戰誌日辰有異同、今欲事實接續、故不係日、

謀復發兵攻福島城。至是奉神祖之命。守巖手澤城。不復出兵。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安濃津城主富田知治在小山營。神祖謂之曰。自古東西鏖戰。多在濃州青野原。○按天武天皇與近江兵大戰于青野原、延元二年、源顯家與敵將上杉民部大輔憲顯戰于青野原、故神祖之言如此、我當一戰破之。直進京畿。然勢州海路不通。則行軍京畿甚難。宜歸本州。攘斥海寇。知治奉命。與松阪城主古田重恒。巖手城主稻葉道通。上野城主分部光嘉。○此非伊賀上野、伊勢上野也、出小山。知治之臣疋田助右衛門為迎知治。泛戰艦十四五艘。過乙部浦。先是守喜多秀家毛利輝元使九鬼嘉隆與紀州新宮城主堀內安房守據鳥羽城。淡州巖屋城主菅平右衛門與嘉隆率舟師扼海路。嘉隆遇助右衛門之船。鉤之與戰。嘉隆之臣九鬼兵部與助右衛門相搏共沈于海。知治之兵。戰死二十四人。知治重恒道通光嘉乘闇得過。各歸其城。為拒守之計。德川記、關原合戰誌並云、嘉隆鉤知治之船、欲擊殺之、知治以其為舊友、紿之曰、吾欲與石田三成討內府、故潛出小山還國、嘉隆信之、縱之而去、關原記大全辨之曰、嘉隆專為大阪、盡力攻剿、不顧其子守隆在關東、豈能存舊友之義乎、特受秀家輝元之命攻剿耳、其說是也、今從大全及慶元記、光嘉歸上野城。以其地難守。棄城來安濃津。與知治同守。家忠日記、德川記、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眞田昌幸及長子信幸次子信仍。從駕東征。至下野犬伏邑。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遺書昌幸。啗以大利。引為己黨。昌幸遣使前軍。召還信幸。諭以叛去。信幸曰。大人素浴太閤之恩。

今屬內府。則世或有議之者。左衛門佐大谷刑部之女壻。而親戚在關西。宜與彼還上田。以察機變。兒蒙內府之眷顧。且與本多中務為姻戚。願蒙寬容以屬內府。信仍固爭以為不可。語頗侵信幸。信幸怒將手刃之。昌幸和解之。使各從其志。昌幸信仍自犬伏引軍還。黨于叛徒。信幸還宇都宮之營。關原記大全、就本多正信白其事於神祖及世子。世子遇之如初。神祖賜書信幸。獎其忠純。給昌幸所領小縣郡。昌幸還自犬伏。夜過沼田城。遣使欲入城。信幸之妻本多忠勝之女也。辭曰。良人于役。今不同歸。此必有故。中夜不得開門。不內昌幸。無如之何。又遣使曰。孫男生三歲。吾欲見之。可送出城外。妻曰。

察公之意非欲抱孫殆將挾以爲質也。妾不敢聞命。（慶長軍記、以夫人遣其子於昌幸陣中使見之、其說蓋非、今從下諸書。）因命士卒登陴張旗幟列鳥銃。爲拒守之勢。昌幸望見之曰。眞吾媳婦也。遂與信仍去而歸上田城爲守禦之計。（德川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賜書及小縣郡據古簡雜纂。）

臣按眞田昌幸之設心。甚於孟門太行之險。父子既不相保。豈能存乎祖孫哉。信幸夫人能折其謀。故使信幸不失城壘。可謂女丈夫矣。及信幸從台廟征上田。夫人以爲父子構嫌隙。兄弟爲仇讐。兵念室家則戰必不勗。乃謂保母曰。良人不在。無以慰岑寂。須使將士之妻子來此。妾與彼曹共叙處守之情。出告之。妻皆喜。各攜其子入城起居。夫人接遇款曲。留之不遣。其實以爲質也。由是士心純壹。得以無返顧之心。而用力攻上田城。其機警過人如此。宜乎不隨昌幸之計也。世傳昌幸不愛長子而愛少子。遂至父子殊歸。然方其在犬伏議去就。昌幸不彊留信幸。使之各行其志。而信幸終能建功策勳。得贖父罪。以傳茅土於子孫。亦可謂既忠且孝矣。

福島正賴還自小山。守長島城。神祖以其兵寡。使山岡道阿彌援之。敵將原隱岐守據大田城。以窺長島城。正賴堅守拒之。（家忠日記。）九鬼嘉隆既與稻葉道通構難。乘其子守隆在小山。

據鳥羽城。寇剽沿海。道通還自小山。率兵攻之。嘉隆據險拒之。道通敗還。嘉隆攻巖手城。道通堅守。嘉隆聞分部光嘉來援。引兵還。（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餘史曰、神祖以本多隼人爲使、諭嘉隆降、嘉隆猜疑殺隼人、神祖大怒、謂守隆曰、吾欲汝父子同心盡忠於吾、而何意大隅守悖逆如此、罪不容誅、然吾猶忍之、汝須歸藩諫父、若不從諫、宜與父共反、吾不復覬汝也、守隆拜命曰、下官聊有所志、證以他日、遂從池田輝政出小山、按守隆與諸將出小山還江戶、又與諸將發江戶赴吉田、嘉隆道通爭戰之事、未能達小山、無神祖面命之理、或守隆發江戶之後、神祖遣使命之乎、未詳、附以備考。）神祖使奧平貞治名黑田長政。貞治及之於武州厚木。長政還至小山之營。神祖議軍事。謂之曰。福島正則心術叵測。對曰。左衛門大夫雅歸心於閣下。且與三成有隙。敢保其無佗。若有前却。宜苦諫之。請勿爲慮。神祖悅。手賜首鎧。臨發又賜鞍馬。（關原記大全、）田中吉政以其子長顯爲質。將納大城。長顯憾其不得從征西。率部兵可三十人。出江戶。吉政大驚。遣使池田輝政留之。輝政不知長顯之向背何如。急馳使于吉田使處守之臣竹村彥右衛門邀留之。彥右衛門聞長顯將過本阪。使邑民多齎紙旗建之本阪嶺上。往山下迎之。長顯欲强過。望見紙旗。以爲不能過。請過牛窪俟命自殺。彥右衛門不聽。使之入吉田城。問答之間。輝政之使又至報曰。長顯心迹無他。宜聽其過。於是長顯得過本阪。入岡崎城。（關原記大全、○本書以七月晦黎明、長顯出江戶、按此時吉政輝政未發江戶、蓋長顯先一日發江戶、吉政又後輝政而發、故遣使止之也。）生駒一正。蜂須賀至鎭。當與諸將征西。神祖聞一正之

父近世至鎮之父家政黨于石田三成留之不遣近世家政遣使謝二人不得已被驅使實無叛心神祖聞之許一正至鎮從軍以戶川達安守喜多孝親爲守喜多秀家之舊臣神祖疑之不遣二人固請效力亦許之於是孝親更稱阪崎出羽守一正至鎮達安孝親小出吉政寺澤廣高龜井茲矩皆獻誓書從軍納質小田原城九鬼守隆與諸將發江戶至吉田將取海路還鳥羽其父嘉隆拒之不內守隆遣使謂嘉隆曰內府聞大人黨于反徒使兒同反以從大人之志然兒不欲黨于三成擾亂天下固欲竭力於內府故在小山同諸將進誓書今爲討平兇徒來此不敢觸冒大人願大人改圖服

從內府則幸孰甚焉嘉隆曰汝既納質與誓書宜盡忠於內府吾亦不忍殺汝若汝妄發兵攻城則當與堀內安房守悉力拒戰與其隕命鋒鏑不如屯兵以觀時勢守隆不得已修築畔乘舊壘據之〇諸書畔乘作畔桑今據關原記大全訂之菅平右衛門冠尾張參河海邊將還伊勢浦守隆以舟師逆戰破之奪敵船三艘平右衛門敗還守隆遣使告之神祖關原記大全以非是日之事據守隆與諸將發江戶欲其事實接續故係于此〇大全舉說以氏家內膳正自系名出舟師戰于畔乘海上守隆破之奪船一艘若以秀家之命出師乎真偽未詳大阪敵將合圍攻伏見城自十五日至是日不能拔晦長束正家之兵浮貝藤助〇關原合戰誌浮貝作鵜飼國音相近今從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受守喜多秀家之命射箭飛書於深尾清十郎之營告永原甲賀士卒曰汝曹固守不降則長束大藏大輔欲捕汝妻孥磔諸水口若爲內應焚城則不啻活汝妻孥亦重賞之甲賀之兵見之大驚永原十內山口宗助等同族四十餘人刻期縱火爲內應島津惟新進兵逼城鳥居元忠開門出戰惟新敗走敵恃內應入夜又來攻城兵拒戰夜參半松丸火起浮貝藤助應期入城豐臣秀秋率大軍繼進城中火熾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石卵餘史、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慶元記、松榮紀事、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終

烈祖成績卷之十一 起慶長五年八月終其月晦

安積覺　編次

慶長五年八月朔。征西前鋒福島正則發江戶。軍監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及池田輝政其弟長吉。淺野幸長。細川忠興。田中吉政。藤堂高虎。本多忠政。其弟忠朝。京極高知。中村一榮。德永法印壽昌。寺澤廣高。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山內一豐。堀尾忠氏。稻葉道通。古田重恒。本田利朝。龜井茲矩。筒井定次。有馬法印。其子豐氏。織田有樂。金森可重。一柳直盛。寔相繼而發。總五萬餘人。（關原軍記曰、七萬六千騎、今從德川記、松榮紀事、〇家忠日記曰、十三日諸將發江戶、德川記曰、七月二十八日諸將自小山經武藏野、直向關西、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下日、今從創業記、關原合戰誌、）是日伏見城陷。豐臣秀秋。島津維新攻名越丸拔之。松平近正戰死。秀秋之兵比奈津角助。田島勘左衛門。相共獲近正首。爭之。秀秋定爲二人之功。角助不服。然以秀秋之命。不能復爭。（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臣按關原記大全論此事曰。長湫之戰。森長一之兵山田八右衛門爲第一槍。讓功于第二槍千田主水。主水固爭己功之不及八右衛門。小田原之役。前田利家之兵雨森彌太郎獲級第一。獻之利家曰。臣未獲首。大音藤藏高呼稱獲首。則今日戰功。當以藤藏爲第一。其餘近世之戰。讓功知名者。不過五六人。而如勘左衛門者。不可勝計。此皆

木邨嘉平梧

武人矜功衒名之流弊也。臣按元和元年難波之役。松平政宗。淺野長重之兵。亦有能讓者。觀者可併考也。

甲賀佐左衛門戰死。（關原合戰誌、）敵陷松丸。名越丸。島津惟新自郭門入城。松平家忠指麾士卒。揮槍突戰。與惟新部將別所下野鬬。傷左脅。敵兵竇至。家忠擊其進者。却之。遂自殺。下野獲其首。時年四十六。從兵八十五人皆戰死。（創業記、家忠日記、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慶元記、松榮紀事、〇關原合戰誌曰、鳥居元忠開門出鬬、敵兵敗走、攈原彥右衛門、川瀨左馬助、搏擊破之、元忠兵敗而退、據大全、非元忠、而松平家忠也、敵將亦非彥右衛門、左馬助、見上文七月十五日、故不取、）內藤家長。素善射。開西城門。射敵。殪五六人。敵猶競進。家長謂部將安藤治右衛門定次曰。子與息小一郎（安藤定次、太郎左衛門家重第五子、木工之助基能弟、關原合戰誌曰、小一郎名幸長、未知是否、）力戰拒敵。吾伺其間引決。乃退入城。登鐘樓。積薪。謂其兵原田某曰。汝須脫圍。往關東。告狀兩公及左馬助。（家長長子政長也、）遂自殺。時年五十九。原田某縱火焚其屍。潰圍出奔關東。家長次子小一郎年十六。與垣見家純格鬬被創。欲與父同死。鐘樓火熾。不得近。卸甲自屠。跳入火中而死。安藤定次。松井茂兵衛。長谷川吉左衛門。原田三九郎。糟屋作十郎等十六人。力戰而死。（關原記大全、）駒井直方得混敵脫去。（佐佐木系圖、諸書不載石部小一郎之生死、今無所考、）巖間兵庫戰死。佐野綱正放大銃。防敵。銃迸裂。焚死。（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〇餘史合戰誌並曰、神祖東征、使綱正留守大坂西城、護侍女、毛利輝元逼使出城、綱正謂不與軍事、非吾志也、乃使吏卒護侍女、潛居河

江川八左衛門刺

內村里、入伏見城、與諸將守城死、其後神祖咎其不護侍女、沒綱正采邑、別賜其子主馬祿五百石、關原記大全曰、綱正戰死、或云出走、按神祖祿其子主馬、則死事明矣、 西城既陷。鳥居元忠固守牙城。部兵進曰。敵兵充塞城中。不可復拒。請速自裁。元忠曰。凡爲將者。運盡命窮而自殺。固其所也。時未至而速死。亦非所貴。雖敵一人。殺之是吾志也。恨我年既邁。往年三方原之戰被創。步趨不便。 ○按元龜三年三方原之戰、元忠傷股、天正三年攻諏訪原城、銃中其股、創愈爲跛、蓋再被創也、 今當隨分效死。等死。要其光明俊偉耳。豐臣秀秋隊將松野主馬。使其兵射火箭於樓櫓。元忠使加藤九郎右衛門撲滅之。九郎右衛門中火箭墮濠中。火勢益猛。元忠見事不可爲。率部兵二百餘人。開門出戰。縱橫馳突。却敵七八次。部兵杉

浦河內。鈴木六左衛門。鳥居權平。鳥山喜大夫等。五十餘人戰死。元忠力疲。杖眉尖刀而憩。敵兵雜賀孫市重朝。 初稱鈴木孫三郎、本貫紀州雜賀、唯嫡子一人稱雜賀氏、餘皆稱鈴木氏、撰餘史者、不知此事、作雜賀孫市鈴木孫三郎二人相共擊元忠、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孫市改姓名曰桑原忠兵衛、皆非、重朝事秀吉公有勇名、後事水戶威公、子孫見存、 進將擊之。元忠自呼曰。我守城大將鳥居彥右衛門也。來與我決。重朝橫槍曰。願授子首。以揚我名。元忠然之。御甲剖腹死之。時年六十二。重朝終獲其首。 家忠日記、德川記、松榮紀事、○慶元記、石卵餘史並曰、元忠欲與內藤家長同死、往松丸、家長曰、守此城者吾子與吾也、胡爲捨牙城來之、元忠然之、欲還牙城、敵兵充塞不得入、遂力戰自殺、關原記大全駁此說曰、元忠初與諸將約、各守其所、不互相救、牙城牢固、何爲捨之來于西城耶、其說是也、故不取、 上林竹菴。宇治茶商也。來訊元忠家長及敵將來攻。請同守城。元忠家長曰。汝非士人。去此有何不可。宜出去。竹菴曰。品流雖殊。志操豈媿士人。久荷閤下之恩眷。今不報之。更待何日。乃以紅巾爲抹額。領兵守大鼓丸。力戰死之。亂平。神祖嘉其志。給其子祿五百石。世爲宇治縣吏。 石卵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

城兵死者一千八百餘人。敵兵死傷二千五百餘人。 關原記大全、

宇喜多秀家送鳥居元忠松平家忠松平近正首於大阪。秀賴賞將士之功有差。毛利輝元增田長盛代秀賴。梟三將首梟之於大阪京橋。 關原記大全○石卵餘史曰、石田三成載元忠家忠家長近正首於盤、梟於京橋、松榮紀事曰、家長首不知所在、按家長積薪焚屍、則不知所在爲得實、今從之、 深尾清十郎亡去。 按清十郎之死生、諸說紛紜、家忠日記、餘史並曰、捕斬之、關原外記曰、清十郎江州代管、三成捕江州士人妻子磔之、清十郎

不勝其慘酷、故爲內應、城陷擒之、使秀秋部將村上宇兵衛幽之、此說近實、蓋秀秋歸順後、神祖獲之處刑也、故今從松榮紀事、但書亡去、 初豐臣秀吉築伏見城。玉樓金殿。壯麗甲天下。至是一時灰燼。 奧州軍記、 其地規模廣大。門巷頗多。兵寡不能守。元忠家長相議。撤松丸橋。爲守禦之計。告之小山。神祖聞之曰。凡城守者。無橋之處宜架橋。昔土佐坊昌俊夜襲堀河館。源義經開門待敵。亦此意也。今有橋撤之。何以能守。不數日城陷。果如所料。 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關原外記曰、元忠繼室、馬場美濃女也、在矢橋城、熟見伏見城圖、流涕曰、城大兵寡、必不能守、城破則名越丸必先破矣、果如其言、大全駁此說曰、伏見城陷、深尾清十郎內應之故、而非地利不完固、此好事者之說也、故不取、

臣按。舍生取義。見危致命。固人臣之大節。而能蹈之者鮮

矣烏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正受留寄之任守伏見城四將誓心天地捍禦大敵孤城無援内有反者勢蹙力殫而志氣不撓裹創揮槍仗正而斃其忠勇壯烈之氣烱烱上貫霄漢眞足以植綱常而扶世教也家長之子小一郎弱齡勇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或咎元忠不通權變而拒豐臣秀秋島津惟新之歸款以致城陷非也元忠豈不知二將入守則城可以全衆可以生而轉危爲安哉誠慮敵多詐謀萬一見欺則上無以報神祖下無以見士卒寧喪元而不受辱故守大經而不爲動此乃所以爲人臣之勸而或者權變之說非所以垂戒後世者也家忠

三世死節世無其比祖好景死于中島父伊忠死于鳶巣而不許家忠從死釃酒爲別勉以忠義之言家忠克守遺訓不墜家聲壯烈殆將過之林學士恕碑之擬以宋康保裔三世殉難宜矣四將子孫世居方面以膺藩屛之寄旌忠褒義疇庸之典既厚而四將之烈垂于不朽矣

堀秀治奉東征之命率其弟藏王山城主美作守親良其窣三條城主堀直政及直政長子雅樂助（後襲稱監物）次子阪戸城主丹後守直竒（諸書多作直寄今據直竒手書花押訂之）本莊城主村上義明新發田城主溝口秀勝下倉城主小倉主膳椽尾城主神子田八右衛門等兵一萬五千餘至津川口及神祖將西上諭秀治使引兵各守其城直政從秀治還春日山城使雅樂助守三條城上杉景勝煽誘越後土人使擧兵侵掠郡縣越後人以其爲舊主多叛應之賊帥丸田右京（關原合戰誌作刑部今從關原記大全）齋藤右衛門栁崎某等率三千餘人寇下倉城主小倉主膳開門出戰堀直竒在阪戸城聞之欲出救其臣諫曰土寇競起管内有黨之者伺間來攻則城必危矣宜命將救之明公據城固守直竒曰不然我領此地雖未久遠而務以恩惠撫士民未嘗侵刻其下有何怨讎而黨賊攻我乎儻賊來攻則下倉去此僅五里星夜馳歸可擊破之二日直竒將兵一千八百奔赴救之未至主膳力戰死之從兵死者五十餘人直

竒之臣途聞城陷又諫曰賊乘其勢必攻阪戸宜還兵守城直竒曰今不戰而退則世人必謂畏縮逃去且賊來攻猶之可也若不來攻何面目可見人乎兵不血刃而徒歸去我不能也益馳赴之賊既拔下倉城乘勝侮之張陣以待直竒進旗奮擊大破之斬賊帥丸田右京其餘斬三百餘級齋藤栁崎等率敗兵渡四日市河水而陣直竒又擊敗之賊奔田川直竒追擊又斬二百餘級分部兵與主膳殘兵戍下倉城翊日報捷小山守都宮神祖世子賜書褒其功神祖使西尾吉次諭旨曰賊又來侵須遣眞田伊豆守牧野右馬允本多豐後守平巖主計頭以勦之（關原記大全本書曰一說會津之兵與丸田齋藤等攻下倉城質之）

上杉家士報曰、唯有直江山城守攻山形、其餘景勝未嘗出兵、又一說、丹後守馳至下倉城告來援、主膳曰、君等觀我擊賊、今破走之矣、既而直奇進兵、主膳不待其來援而戰死、二說未知孰是、今按合戰誌、亦與此二說同、附以備考、齋藤右衛門柿崎某等集敗兵、據下田山、立柵自固、堀親良擊却之、斬數十級、告捷小山、神祖賜書襃之。關原記大全舉一說曰、丹後守聞賊據下田、張陣相對、有甲士九人、取田間路、出敵之右、連發鳥銃、敵兵騷擾、甲士一人秉白旄麾兵、丹後守之兵爭進擊破之、斬一百七十餘級、秉旄者卽丹後守也、又云斬齋藤杮崎二人、今按合戰誌所書亦同大全、又云上杉謙信驍將有柿崎和泉、以通謀于信長公、謙信誅之、此所謂柿崎某、豈其子孫在越後作亂乎、亦附以備考、村上義明牒于溝口秀勝、欲討土寇、秀勝率七百餘人出勦之、賊帥丸田廣瀨萬貫寺等逆戰於氷原、秀勝擊破之、涉文陀川、至五泉。賊築寨固守、伏兵三百於蘆葦叢中以待之、義明秀勝合兵

二千。毆伏兵却之、急攻其寨破之。斬一百五十餘級、進至橋本。賊又築壘據守、義明秀勝又擊破之。距三條城二里駐軍。聞賊圍三條城、義明遣諜告援、堀雅樂助聞二人來救、率兵出城、與賊戰、大敗之。斬數百級、二人乘勢進兵。賊悉潰走、堀直政聞賊攻三條、將兵出春日山、至柏崎、捷報至。引兵還春日山城。下倉之戰以下、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棠紀事、皆有其事、而關原記大全敘事詳悉、今從之、先是前田利勝召弟利政於金澤城、議曰、去年大老奉行構我於內府。既可惡矣、今舉大事、不使我與知、其意可知也。故欲屬內府、以決勝敗於一戰。子意何如。利政曰、天下中分。爲私構怨、則當屬內府。若爲嗣君、則當擇所從、宜遣使大阪。

審問舉事之由。然後決議、利勝曰。近年觀諸將之心、實爲嗣君者、斷無一人。揚言爲之、其實皆欲濟私。羽柴加賀守以下。丹羽長重、秀吉公賜羽柴氏、故稱之、至邊鄙諸將、皆不知其姦謀、雖一旦被惑。黨于彼輩、終必悔悟、以從內府、子宜勉從我言、利政不得已從之。利勝喜、使利政還能登以起兵。宇喜多秀家毛利輝元。遣書利勝兄弟、使歸大阪、利勝不從、利政留其臣前田播磨守七尾城、率兵至金澤、利勝以其臣高畠石見留守金澤城。與利政合兵一萬八千餘人、發金澤、涉湊川手取川、陣三堂山。關原合戰誌慶長一統記作三田山、三堂三田國音相近、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曰、初利勝母妻在大阪、去年利勝取之歸藩、而留利政之妻於大阪、故利政怨之、稱病不出、卒臣諫之、利政不得已、使伯父前田播磨將兵三千

人、從利勝以攻大聖寺城、據家忠日記慶長記大全等諸書、此時利政實從利勝攻大聖寺城、而利政稱病不出者、是年九月利勝再起兵攻小松城時事、而合戰誌誤矣、故不取、利勝遣使小松城、勸丹羽長重歸款、長重不聽、利勝與利政議、欲攻小松城、將校諫曰、小松堅城也、且多兵、攻之未易下、不如攻大聖寺城、城雖險地勢不完固。且寡兵、今出不意、自間道攻之、則城必可拔、大聖寺既陷、則小松亦可不戰而下矣、利勝從之、乃留岡島備中不破大學於三堂山、備小松之兵、前鋒至木葉村。○慶長一統記大學作彥三、按不破彥三自利家時常爲前鋒、蓋更稱也、今從關原記大全、丹羽長重聞利勝向大聖寺。載兵士於漁船二十餘艘、泛湖水以待之、前鋒不之覺、過木葉瀉、小松之兵發銃橫擊之、死傷頗多、利勝聞之、遣神尾

圖書上阪又兵衛等救之水陸放銃相爭小松候騎見利勝之兵還御幸塚誤以爲敵邀我歸路馳告長重長重遣使收兵故利勝得進軍至松山三日利勝利政分兵一萬五千爲三隊（按利勝發金澤有兵一萬八千蓋留三千備小松城也又按諸書七月二十六日利勝發金澤二十七日至三堂山八月朔發三堂山至松山今欲事實接續故不係日）自前後攻城山口宗和之子右京亮（亮關原記大全曰名元和關原合戰誌作脩弘未知孰是）率兵五百出南鄉放銃擊利政之陣利政不顧死傷進戰右京亮引入大聖寺城利政急擊之右京亮至鯰橋還鬭利政擊破之敵兵退可一町右京亮再還鬭決死相爭兩軍戰疲交綏（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是日神祖賜書脇阪安治嘉其通款（家忠日記）四日黎明利勝利

政又進攻城城兵一千五百人決死拒戰金澤之兵進入鐘丸利勝隊將山崎長門（初稱勝兵衛事朝倉義景剃髮號閒齋關原記大全曰名長德）橫山長知大田但馬（本方雄久弟出繼大田氏）奥村河内村井出雲利政隊將高山南坊（初稱右近攝州高槻城主秀吉公以其崇奉天主教謫于加賀號南坊太虛神祖放之阿媽港事在十九年德川歷代云名友祥或云長房未知孰是）富田下總長九郎左衛門連龍（名據關原記大全）長安藝守督兵奮戰互有死傷藤掛豐前善射上鐘丸之屋騎危放箭生田四郎兵衛西村右馬助亦放銃殪敵山崎長門次子勝兵衛與鐘丸守將蒔田次郎兵衛馬上相戰斬次郎兵衛鐘丸旣陷宗和父子退入牙城悉力拒守我兵蟻附破之右京亮自呼其名不拔刀而授首山崎長門之兵木崎長左衛門獲之宗和使從兵縱火焚城自屠而死兩日之戰城兵死者八百餘人（關原合戰誌曰五百四十四人關原記大全曰鬪士八十餘人至步卒奴隸凡八百餘人今從之合戰誌又云五日城陷按慶元記八月二十六日利勝發金澤九月四日大聖寺城陷五日戰于淺井畷皆差一月今從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我兵死傷九百餘人（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曰山口玄蕃遣使小松城曰大聖寺城淺溢難守願入貴藩得守一方長重諾八月朔玄蕃率兵百五十人來于小松長重饗之贈短刀玄蕃亦贈短刀于長重之姪五郎助饗畢授所守地其地非要害玄蕃怒還大聖寺城大全駁之曰諸書皆有此說按山口父子强將也一不應無所稟命捨己城而出守他城此後人傳聞之繆也說又云長重與玄蕃約金澤之兵來攻則我必救之利勝來攻長重率兵出至働橋見大聖寺城陷遂知其陷還軍按長重爲救小松之兵出軍則或有之非以與玄蕃約而出援之也又云鐘丸旣陷玄蕃乞降利勝欲許之令自投按三日鯰橋之戰勝負相半玄蕃若有貳心則宜以此時請和不應勢屈乞降蓋山口父子皆感秀吉公之恩欲以死報之後年大阪之戰次子左馬助弘定決烈酷似其兄右京亮人皆稱之乞降之說不足信此論是也故皆不取）

利勝利政名諸隊將褒其功分給城中金銀以賞戰士初利勝屯松山大聖寺農商皆逃散利勝使人慰諭曰我取敵將不戮汝等宜各還本業邑民大悅僧徒祠官捧土宜來謁安堵如故利勝遣使告捷關東留篠原出羽加藤圖書守大聖寺城進軍經略越前（關原記大全）先是大谷吉隆徇北國毛利輝元以京極高次爲將吉隆爲軍監朽木元綱脇阪安治其子淡路守安元戶田武藏守重政平塚因幡守爲廣赤座久兵衛等從之兵合二萬餘騎屯越前敦賀其黨青木紀伊守一矩守北莊城罹疾是日吉隆發敦賀至鯖並邑一矩飛檄告大聖

寺城陷利勝進兵將攻北莊城宜急救之事若遲緩則城不可保不得不棄而走矣吉隆之兵皆笑曰紀伊守領二十萬石其兵幾及一萬且爲主戰而畏利勝兄弟一萬五千之兵求救於我何其怯也吉隆不然之欲出救之時堀尾吉晴出在濱松城使姪宮内及家臣堀尾勘解由守越前國府城爲廣久兵衛謂吉隆曰不攻府城則前後受敵進退必難先拔府城然後救北莊則兵有利矣吉隆曰不然頓兵堅城之下而北莊城陷則丹羽長重孤立失勢且我兵多損縱不損兵而拔之須留四五百騎戍之勢分兵寡難對大敵今不攻府城而使敵守之是代我留守也北地悉定則府城不攻自拔

此不戰而制勝之術也機在迅速不可遲留登時發兵其夜五更至北莊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佐竹義宣通謀于上杉景勝聞神祖東征將兵四萬發水戶城過石那阪至多珂郡其父義重雅歸心于神祖以其族東左近大夫政義爲使諭以禍福義宣不得已引兵還城慶長軍記曰、義宣將兵發水戶、援景勝、聞白石城陷引兵還、今從關原記大全、神祖遣島田利政於水戶讓義宣曰鄙命出兵中山道以攻會津而至今未發一兵反爲守禦之計聞石田三成反於關西吾今班師討之卿守前約可速出兵攻景勝且送任子義宣曰僕與閣下素無睚眦之怨豈黨三成乎然妻孥爲質在大阪今無質可送〇石卯餘史曰、義宣以父常陸介義重爲質在大阪爲辭、按是時義重致仕、在大田城、餘史誤、諸將知其觀望請先擊之神祖曰京畿本也佐竹末也苟絕其本則末豈得存竟不許擊之使皆川廣照水谷勝俊成田氏憲那須太郎資晴二郎資胤子、大田原備前守晴清山城守綱清子、屯鍋掛松平信一在上野布川城以備義宣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〇按布川在利根川下流、與常陸接疆、宜備義宣、而諸書皆作上野、未詳、伊達政宗在奧州巖手澤城相馬長門守義胤彈正大弼盛胤子、在中村城最上義光在羽州山形城戶澤九郎五郎政盛平九郎光盛子、後爲右京亮、在林崎城平巖親吉在上野廐橋城松平一生在三藏城植村泰忠在勝浦城鳥居忠政在下總矢矯城松平忠利在小美川城以爲犄角之勢家忠日記神祖命宇都宮城主蒲生秀

行房州館山城主里見義康下野黑羽城主岡部長盛佐野城主佐野修理大夫信吉富田左近將監知信第二子、佐野天德寺子養之、兵凡二萬五千人副參河守秀康以備上杉景勝關原記大全、秀行宗臣蒲生源左衛門鄉成初稱伴小阪、著勇名、蒲生氏鄉名爲臣、授氏爲家老、言於神祖曰今收那須七騎之質蘆野、大田原、那須、福原、千本、大關、伊王野、世謂之那須七騎、與彼合兵秀行爲前鋒扼東山道則景勝雖彊梁必不得進兵矣神祖善之乃收那須諸將之質以受秀康之指揮石卯餘史、四家合考、乃諭世子修繕宇都宮城由東山道徑向美濃路創業記、關原記大全、奧州軍記、慶長一統記、神祖自小山還江戶關原合戰誌曰、七月二十八日發小山、蓋以諸將發小山日誤爲神祖、慶長記、慶元記、係二十七日、關原記大全作八月五日、一說八月朔、皆誤、家忠日記曰、在小山凡十日、處分

牛兩無事以日署山中今從之以山城宮内少輔爲使告西征於關西諸將爲神祖城守者。○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二書並曰、關原亂平、宮内少輔有故收采邑、被放、按十一年正月宮内少輔與瀧川正弘等監藩駿府城、則無幾召還之乎、未詳。六日石田三成遺書眞田昌幸、其略曰、輝元秀家長盛正家德善院相議、授信州於足下、招諭深志。○按先是小笠原貞慶改深志曰松本、蓋仍其舊稱也。川中島諏訪小諸及甲州諸將。在足下之方略耳。諸將妻孥皆在大阪、必當歸順、有拒命者、速討滅之。若兵力不贍、則遣美濃將士爲援。森右近欺罔嗣君、增其封邑、罪不容誅。堀久太郎志在大阪。翊戴嗣君、須移封關西、賜越後于景勝、以褒其忠。羽柴肥前守老母及家臣之質在江户。故歸順之報未明白。今使丹羽五

郎左衛門出兵問其罪。久太郎入越中經略之。細川幽齋力屈丐生。故流之。丹後悉平。越中守諂媚內府、恣增封邑。其罪不輕。故收所在大阪妻子燔殺之。○按是時幽齋固守田邊城、與小野木公鄕相持、忠興夫人貞烈自殺、家臣焚其屍、而云燔殺之、下至伏見諸將死義、皆三成侈言而非事實、且幽齋與敵講和、出田邊城者、九月十八日、而在三成敗亡之後、此書或後人僞作、託名三成、亦未可知也。內府之士五百餘人。留守西丸。今逐之、使輝元居西丸、以鎮壓之。諸將攻伏見城、拔之。鳥居彥右衛門、松平主殿助以下千八百人皆伏誅。彼輩蹈躪宮室、汚穢屋宇。故縱火焚之、悉爲灰燼。筑紫諸將在佐和山守余指麾。其餘盡忠輸誠者。姓名悉具別幅、覽訖可送會津。但會津往來書牒務要愼密。内府纔以三四萬兵分

守管内十五城。而與上杉佐竹對壘、歷二十日行程、欲入關西。其可能乎。天下大名孰敢蔑嗣君、棄妻子、忘太閤二十年之恩。而慕內府去年以來之眷遇哉。儻內府妄意西上、是天幸也。邀之尾參之閒、可擊而殲矣。前日水野和泉守爲加賀井彌八郎所殺、堀尾帶刀重創瀕死、中村式部少輔病死、想足下聞之。內府之勢日蹙。而余兵勢日盛。昨秀元率兵一萬餘、與吉川安國寺及正家赴勢州。固鈴鹿關。余亦近欲往尾州、會于岐阜中納言、以決勝算。須不日報捷。足下銳意進取。以立功効、則賞在不訾。大阪城中金銀火藥充牣府庫、隨須給之。家眷皆平安、勿嬰思慮。昌幸信仍得書大悅、據守城堡。

以塞世子西征之路。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松擧紀事。是日。前田利勝利政進至加賀越前之界、細呂木守喜多秀家毛利輝元遣使齎連名書、誣神祖之罪、使利勝專心歸附大阪。利勝不答、却其使。關原記大全利勝妹夫中川宗伴聞利勝出兵往訪之、路過北莊。宗伴名光重、八郎右衛門重政子、從五位下武藏守、秀吉公近臣、剃髮號宗伴、諸書或云、宗伴至敦賀被拘、誤矣、今訂之。大谷吉隆逼之、使作書貽利勝曰、內府急赴關西。與秀家輝元岐阜中納言筑前中納言等之大軍戰于美濃。東軍諸將多內應者。內府戰敗、入參州吉田城。故關西皆敵於內府、爲平北陸道、艤兵船數百艘於氣比浦。近日將解纜攻北國。宜備之。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等諸書皆云、吉隆使宗伴作書曰、三成之

黨蠭起、關西鼎沸、丹波丹後若狹之兵、乘戰艦數百艘、至賀州宮腰、利勝讀之、還軍、按利勝算定而出軍、不應見此書輙還軍、聞神祖戰敗、其意大沮、故還軍也、此書先關原之戰幾十日、然利勝不知神祖出軍遲緩、前軍諸將既發江府、則利勝必謂神祖亦當繼發、故信之而還軍也、今從宗伴等書、關原記大全、慶元記、但慶元記係九月五日、誤、）利勝見其手迹大驚、集將佐議曰、金澤守兵寡少、敵自海路來襲、則留守之兵不能防之、而吾事去矣、不如收兵還國以圖再舉、丹羽長重謂其宰江口三郎右衛門正吉（初稱傳治、諸書皆云後更稱石見、今質之正吉玄孫正道、石見正吉之子、而正吉未嘗稱石見也、）阪井與右衛門直政、大矢與兵衛曰、前日之戰、雖擾利勝之軍、而無赫赫之功、今欲出兵以洩餘憤、且弔山口父子於地下、然敵大軍也、每隊對戰則勝敗難料、不如使敵過軍、審其形勢、以擊後軍、則必有利矣、三郎右衛門宜將兵擊之、七日、利勝令將校曰、明日將退軍、長重出兵邀之必矣、雖小敵、不可侮、山崎長門長連龍、高山南坊、大田但馬、奥村伊豫、富田下總、宜經大路至御幸塚、備小松之兵、比我與能登守至三堂、宜還軍働橋取間道以會于三堂、八日五更、長門連龍南坊但馬伊豫下總等發大聖寺、至御幸塚、旦日、利勝利政亦發大聖寺、至三堂、（諸書作九日、蓋以九日戰于淺井畷、誤爲其日、今從關原記大全、○按石卿餘史作九月九日、益誤、）長門在御幸塚議曰、明日還軍働橋、傍山而退、則似畏敵、不如徑經大呂一屋向淺井而退、步卒隊長松平久兵衛進曰、如此則長重得志、而我必失利矣、宜守軍令由間道退、長門哂曰、小敵何足

畏哉、彼若出躡、則大軍圍之、不使一人生還、久兵衛曰、我非爲身、特爲君侯計耳、小松城兵、如婦人小兒、則非所知、凡爲武將者、見我過城下、安得晏然不出擊哉、明日之戰、子能不亂隊伍、以踐其言、我必挺衆揮槍、以明我志、長門竟不從、久兵衛忿激而出、長門探籌定軍列、第一長門、第二南坊、第三伊豫、第四下總、第五但馬、連龍父子爲殿、其夜四更、江口正吉出小松、至桑原設伏、九日五更、金澤隊將發御幸塚、過大呂、正吉使銃手擊其後軍、連龍之隊頗騷擾、正吉兼麾衆、伏發、士皆殊死戰、連龍及其子好連遇伏、不少沮、厲聲督戰、部兵死傷頗多、小松之兵進逼連龍麾下、好連時年十八、進馬將決死、連龍亦進馬、父子之兵攬其馬銜、父子怒、部兵不聽、遂圍其馬、正吉乘勝逐之、連龍父子殘兵纔可二十人、還鬭凡三、長重登市鄽之屋上、望見大呂之戰、命阪井直政曰、我軍既捷、汝須邀敵歸路、斬其隊將、直政急發小松、歷北淺井、至南淺井、見連龍敗走、將橫擊之、連龍父子知其不免、決志必死、兩軍之間有深沼、互不得進、大田但馬聞大呂之戰、還軍淺井、救連龍父子、直政見但馬之旌旗、督兵競進、淺井畷道路狹隘、但馬部兵水越縫殿至山代橋下馬、（據關原記大全、山代或作山城、誤、）揮槍挑戰、敵兵成田助九郎、安孫子作大夫、（諸書作清右衛門、今從關原記大全、蓋更稱也、）拜鄉次大夫、（柴田勝家之士、五左衛門子、五左衛門戰死柳瀨、）不破

木工兵衛宮田小兵衛相繼而進。松平久兵衛馳至下馬。進縫殿之前。揮槍自呼第一槍。以踐前言。但馬之兵藁井傳左衛門。井上勘左衛門竝進。久兵衛與木工兵衛縫殿與作大夫勘左衛門與助九郎。傳左衛門與次大夫接槍相爭。但馬使上阪主馬大野甚之丞放銃。次大夫木工兵衛中鉛斃。兩軍之士戰疲互退。利勝在三堂聞之。騎駿馬馳至本鄉山崎長門。高山南坊亦還軍至鎌谷。長重候騎告利勝來救長重。急出小松軍南淺井江口。正吉雖戰勝而憤不獲連龍父子。進兵陣于蓮臺寺山麓。長重遣使使之引去。正吉固請留戰。長重再遣使諭之。正吉引兵還。但馬及連龍父子亦引去。利勝還軍三堂。長重收兵入小松城。利勝勞連龍父子之力戰。賞松平久兵衛之膽略。擢爲隊將。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慶長一統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事實互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全。○大全合戰誌餘史竝云、松平久兵衛事利家。秀吉公擊島津義久。攻豐前巖石城。力戰有功。利家賞之。倍俸三百石。給六百石。至此與山崎長門忿爭。戰于淺井畷。接槍著勇。利勝褒之。授俸二萬石。爲家老。後更稱伯耆。

十日。利勝還金澤。始悟宗伴之書敵之詐謀。聞神祖西上。大悔之。謀攻小松城。以入關西。堀尾宮內勢屈。不能守府城。降于大谷吉隆。果如吉隆之所料矣。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

慶元記、初吉隆入援北莊城。諜連來告利勝拔大聖寺城。乘勢來攻。吉隆不爲動。謂青木一矩曰。敵今來攻。則不戰而曠日。須關西大軍。可一舉而殲之。若彼競進。則乘虛擊破。流屍骸於鳴香川。防守之術。當委我矣。諜又來告利勝還軍。不知其故。吉隆又謂一矩曰。縱肥前守避大路。從間道退軍。羽柴加賀守必出兵邀之。小松去此不遠。則我與子馳向小松。當與加賀守合兵。逞志一戰。而路程相隔十四五里。人馬之力難及。此爲憾耳。吉隆在北莊數日。西軍稍稍來集。乃與一矩議修大聖寺城。使木下宮內少輔。蜂須賀至鎮之將高木法齋成之。寺西備中守。奧山雅樂助。上田主水正重安據上田系圖、或曰右衛門重元子。初稱左太郎。事秀吉公。領一萬石。後有故事。受野幸長長晟父子。剃髮號宗古。赴小松城。以援長重。關原記、大全、

毛利輝元使其子秀元出屯勢多。秀元諫曰。不可。嗣君孤弱。三成罔之以欺天下耳目。世所共知也。大人嘗與內府盟。有兄弟之分。今宜遣兒關東。明其無他。敎諭姦黨。亟使三成弭兵。三成拒命。則擊之甚易。然後與府內戮力一心。輔佐嗣君。則家運可以長久。儻不能從。則大人宜奉嗣君而東征。諸將從內府者必來歸矣。安危之機。在此二途。而今無故出兵。寡少。進退失據。非計之得者也。堅田兵部少輔讒佞。有寵於輝元。密謂輝元曰。秀元御智謀超衆。奉使關東。志趣難料。輝元信之。不用秀元之言。秀元不得已。軍勢多。毛利家記、

秀元勸三成奉秀賴爲將。如說輝元。三成不能用。秀元曰。然則至參河遠江。待內府西征。以決勝負。三成曰。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田中吉政等。歸降在近。請勿勞心。輒別去。秀元雖知

其不能成而無如之何矣（毛利家記、松榮紀事、）其後三成部分其黨遣諸將於伊賀伊勢美濃北陸輝元及增田長盛守大阪其兵總十八萬四千八百七十人（松榮紀事、長盛上載德善院玄以、按此時玄以在京師、管攝神社佛寺事、不在大阪、故削之、○本書曰、輝元兵四萬一千五百、身在大阪、故使秀元將三萬、長門守秀就將一萬、宇喜多秀家、豐臣秀秋、長曾我部盛親等合七萬九千八百六十人、向伊勢、按上文七月、秀元、正家將三萬餘騎至伊勢、與此不合、疑非其實、事亦重複、故不取、其餘如織田秀信京極高次稻葉貞通大谷吉隆等、各在其城、不來于大阪、而書兵數幾千百、蓋三成注記其黨於己者之兵數、而總計之也、今不一一書之、細川家傳錄亦云、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人、與松榮紀事合、今據二書、舉其總數耳、）方此時氏家行廣在桑名城羽柴勝雅在神戶城岡本下野守在龜山城九鬼嘉隆在鳥羽城與久留島某（○諸書名稱闕、按明年久留島康親賜豐後地、別一人也、又按久留島或作來島、國音相近、）菅平右衛門冠鈔沿海長東伊賀守（正家弟、）守水口城原隱岐守（餘史曰、名亂房、未知是否、）在大田城其餘諸將黨于三成者根據盤結（家忠日記曰、行廣兵七百餘騎、勝雅八百餘騎、下野守六百三十餘騎、嘉隆四百餘騎、伊賀守三百六十餘騎、附以備放、）三成與織田秀信合謀以岐阜大垣二城爲根本以扼東海東山二道諸國告急者絡繹如織神祖舉止自若不異平日（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餘史曰、三成置新關於不破、然諸書所不載、且與諸將關門之戰故不取、）上杉景勝將兵八千屯長沼以爲豬苗代福島梁川諸城之聲勢使直江兼續將兵二萬援白川聞神祖班師歛軍還會津（關原合戰誌、）景勝將佐皆喜曰關西蠭起內府還軍我軍取勝必矣獨水原常陸親憲攢眉憂曰（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難波戰記、水原作杉原、親憲之姪有杉原彥左衛門親清、則杉原

爲是、然德川記、合戰誌作水原、據長尾家譜載謙信將士名氏、有水原常陸介、蓋水原杉原國音相近、今據家譜訂之、○大全曰、常陸初稱大關彌七郎、知兵數有武功、上杉謙信給九萬石、爲須賀川城主、爲景勝軍監、）衆皆以爲內府畏前後之敵收兵誤矣吾察形勢內府與諸將謀出師關西雖勝敗未易料內府必得勝則我君智勇縱出內府之上而難以一人之力平定天下故吾甚憂之後竟如其所料。（關原記大全、）十三日征西諸將至清洲（松榮紀事無日、家忠日記係十九日、按村越直吉十九日奉使來清洲、諸將以是日至清洲、則不宜言神祖發駕遲緩、家忠日記誤矣、與州軍記、慶長記係十四日、其說近是、今從創業記、慶元記、關原合戰記、）福島正則爲清洲城主故營葺糴池田輝政神祖之女壻而吉田之城主也故諸將皆納質于吉田城以明其無貳軍監井伊直政本多忠勝馳書趣駕神祖故緩其事諸將頗惑之（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關原合戰誌、慶元記、松榮紀事、）土方雄久至金澤諭旨於加賀中納言利勝神祖又使小林又左衛門齋書至金澤皆征西諭利勝利政出軍美濃尾張之間以會戰期利勝遣使能登使利政引兵來會利政拒之曰鄙在細呂木見秀家輝元之書謂舉兵專爲國家則難從家兄之命利勝遣雄久於能登勸之再三利政固執不可雄久還金澤利勝又遣使勸之利政稱病不出終與利勝絕而尾藤兵衛利氏至小松（利氏隱岐守吉次第二子、大全正文云、長重將校勸歸降、載一說曰、藤兵衛勸之、德川記、慶長軍記、亦然、今從之、）說丹羽長重歸順長重從之以棚橋宇兵衛爲使上書神祖謝罪謂寺西備中守與山雅樂助上田重安

白。吾有所思。歸款内府。卿等素黨于關西。宜各從其志。備中守等皆辭去。大聖寺戍將木下宮内少輔高木法齋等輸款神祖。皆降于利勝。利勝以季弟猿千代爲質。猿千代、長而名利光、爲利勝嗣。見下文六年。長重以弟左近及其宰江口正吉。阪井直政之子爲質。講和休兵。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曰、利勝與長重相戰數月、然後和親。按八月九日、利勝與長重戰于淺井畷。纔踰月。且諸書無再與長重戰事。故不取。石田三成遣使大垣城主伊藤彥兵衛。借城。彥兵衛不聽。福原直孝平塚爲廣至大垣。說彥兵衛曰。三成非爲私。而專爲公家。借城宜亟避去。擇要害之地。築寨以自守。彥兵衛從之。築寨采邑今村。徙居焉。慶長軍記曰、三成遣使借城。彥兵衛不肯。三成使福原右馬助平塚因幡守將兵攻之。彥兵衛不意其猝至。驅市人拒之。不及一戰。逃入城中。彥兵衛不能守。授城于右馬助而去。蓋誤。今從關原合戰誌關原記大全。九日。三成將八千餘兵。發佐和山。留于垂井一日。十一日。入大垣城。家忠日記作十六日入大垣。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八千、合戰誌作六千。諸書或作一萬餘騎。今從大全。部分其兵。蒲生備中出伊勢口。屯河津駒野。樫原彥右衛門。川瀨左馬助援岐阜城。舞兵庫爲遊軍。以三千餘兵自衛。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關原軍記各舉兵數。頗有異同。未知孰是。故不書。○島津惟新。其姪豐久。小西行長。熊谷直陳。垣見家純。秋月種長。高橋元種。相良長每。木村宗左衛門。其子傳藏。平塚爲廣等從之。合二萬三千六百餘人。家忠日記、德川記、石卯餘史、慶長一統記、松榮紀事。美濃今尾城主市橋長勝。受神祖之命。還自小山守城。石田三成之黨丸毛三郎兵衛。

烈祖成績　卷十一　二十一

竹口龍三郎刻

兵庫頭其子。據福束城。爲大垣之聲援。尾州人橫井伊織遣使勸其歸款。三郎兵衛不聽。是日。長勝與德永法印壽昌橫井伊織率兵二千攻之。三郎兵衛舉烽出梶村渡口拒之。大垣城中見烽起。使伊藤彥兵衛武光式部等援之。彥兵衛舊大垣城主。式部長松城主。三成援軍舞兵庫高野越中等兵合三千。隔川而陣。互發鳥銃相爭。其夜。長勝潛遣兵燒陣後村里。敵兵惶擾。三郎兵衛欲入城。援兵欲還大垣。兩陣皆亂。長勝壽昌涉川追擊三郎兵衛之陣。獲五十餘級。三郎兵衛僅免入城。終不能守。棄城走。長勝入守之。以塞大阪大垣之路。獲捕齎密書者。送之清洲。神祖襃其功。家忠日記係二十四日。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合戰誌餘史竝云、三郎兵衛出奔大垣。大全云、不知其所之。後寓居加賀。經歲病死。敵將高木八郎兵衛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作十左衛門。今從大全。蓋更稱也。據美濃高須城。○高須或作高巢。高洲國音相通。福島正則率二百餘兵。發清洲。至今尾。德永法印壽昌來會。正則稱長勝壽昌福束之功。使圖高須。壽昌以僧爲使。諭禍福。八郎兵衛憚原隱岐守屯大田。不欲乞降。陰約放銃不用鉛彈。假爲攻守之勢。然後授城。壽昌諾。十九日。與正則之援兵進攻城。壽昌慮謀泄。不告其狀於士卒。但云從我指麾。士卒爭進。橫井作左衛門先登。壽昌之兵河村所右衛門與城兵川瀨平左衛門接槍。獲其首。德永左衛門與城兵寺澤孫左衛門接槍。孫左衛門重創而退。士卒相繼放銃揮槍。壽昌遽

烈祖成績　卷十一　二十二

宮田六左衛門刻

止之不聽。壽昌不得已揮麾進兵。德永掃部。稻葉外記等頗進。欲毀堞壁。八郎兵衛怒謂壽昌紿我。開門橫槊而出。城兵殊死鬭。我兵敗走。壽昌厲聲還鬭。德永掃部與高木權六接槍。河村所右衛門與城將八郎兵衛接槍。稻葉外記奮擊却敵。我兵重傷。八郎兵衛力屈入城。市橋長勝來自今尾。勸正則退兵。正則怒謂壽昌曰。凡攻城者善察形勢。然後進兵。奈何輕舉多損士卒。乃斂軍而退。八郎兵衛以無後援出城去。壽昌置兵戍之。神祖賞其功。亂平賜高須城。（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關原記。關原軍記。○大全曰。關原戰後。八郎兵衛至出雲。依堀尾吉晴。其後病死。）是日長束正家率兵一千三百。發水口城。將攻安濃津城。特毛利秀元大軍

後繼。進屯東正山。（諸書作當世山。今從關原軍記。）其夜富田知治分城兵二千五百爲二隊。掩擊正家之營。正家敗走。知治乘勝追擊。至鷹尾葛原。奪所遺東正山旗幟帷幕而還。（關原記。大全。）犬山城岐阜之保郭。而爲樞要之地。織田秀信與石田三成議。遣稻葉右京亮貞通。（一鐵子。兵庫頭重通兄。）其子彥六郎典通。（叙從五位下。至從四位下侍從。）加藤左衛門佐。竹中丹後守重門。（半兵衛重治子。）田丸中務少輔具直。（伊勢國司源具教之族。右中將具忠子。）關長門守一政等援之。（一政安藝守盛信子。初領龜山三萬石。後降神祖。領伯耆黑阪三萬石。）石河光吉在牙城。援軍在第三城。福島正則德永壽昌相議。城甚險固。攻之必多損兵。遣諜入城。縱反閒。城將疑懼。其心不一。重門一政左衛門佐密謀歸順。

納款于井伊直政本多忠勝。二人許之。神祖以村越直吉爲使。賜書征西諸將。二十日直吉至淸洲。直政忠勝先問使命。直吉曰。諸將在淸洲。未嘗與敵一戰。故詰問其故。直政忠勝曰。諸將素與三成有怨隙。欲待駕至而速擊之。今甚遲緩。諸將皆訝。而以實告。則必大失望。但當慰勞之。愼勿以實告。直吉諾。及會諸將。直吉幡然以爲。吾非智勇過人者。而命此使。盖爲能直言其事也。今從軍監之言。而易其言。非吾本志。輒見諸將。將命曰。諸將在軍旅。誠爲勞勸。今吾進旗無所懈弛。但患風疾。故爾需滯。直政忠勝聞之蹙頞。諸將皆黙。頃之加藤嘉明進曰。吾輩愚將。不思及之。宜閣下之不進焉也。福島正則問曰。子意何如。嘉明曰。石田三成外假言於擁戴嗣君。而內實逞其姦謀。吾曹皆蒙太閤之恩。今不出力拔敵城寨。以見其效。則內府之疑終不釋矣。（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並曰。直吉將命曰。諸將在軍旅。誠爲勞勸。然未聞攻一城破一壘。以著不與三成之實。赤心無貳。則當攻岐阜犬山二城之一。以著功效。然則速進義旗。兵若不利。即日馳救之。關原記。大全載之曰。諸書皆同此說。然時人以嘉明之語。爲名言之一。相謝神祖至岡山。執嘉明之手謝之。以此一言也。若諸書之說。則不可謂之名言。今按神祖引而不發。使人思而自得之。溫料言蕃入人肌髓深矣。如諸書之說。則機鋒全露。索然無意味。大全之說是也。故從之。又按德川記。台戰誌。餘史。諸曰。正則發言。嘉明和之。今從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紫紀事。）正則拊掌曰。典厩之言誠然。宜亟決進取之計。諸將皆曰。唯命是從。直政忠勝始安。乃謀攻敵城。正則曰。西兵多在岐阜。今我聲言攻犬山。則敵必救之。而我

直進攻岐阜、則取之不難。岐阜既陷、則犬山可不攻而自破矣。諸將皆從其議。細川家傳錄曰、初神祖在小山營、命忠興等諸將至清洲、渡海擊破氏家内膳正所據桑名城、歷伊賀路、進至大阪。至是諸將欲攻桑名城、忠興曰、如桑名城、險守要害、不可輒拔、且大垣之兵、擊吾軍後、則取敗必矣、宜先擊岐阜下之。直政以爲可。諸將亦從之。而諸書無此事、皆云正則建議攻岐阜。唯松榮紀事以攻岐阜爲忠興之策。今從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石卿餘史、慶元記、關原合戰誌。二十一日、諸將又會議。岐阜城帶木曾川爲要害。河有三渡、上曰合渡、下曰尾越。諸書合渡或作河田河戶鄉渡、江渡、國音相通、神祖賜堀親良書及創業記作幸田、關原記大全曰、二川合流、故曰合渡。今從之、尾越或作小越、又作起、或作騰、亦相通。中曰笠町渡。此往來所由也。敵必扼之。宜從上下渡口進兵。石卿餘史尾越、萩原皆可乘舟出于竹鼻。正則謂直政忠勝曰、我爲前鋒、明日須涉上流合渡。直政忠

勝曰、足下固爲前鋒、誰敢爭之。然輝政在佗州、舟路不便。足下州將也。熟於水路。宜辦船筏以渡下流。正則服其言。直政忠勝分諸將爲二軍、以正則爲正軍大將、其子正之、細川忠興、其子忠隆、興秋、弟興元、加藤嘉明、黑田長政、京極高知、藤堂高虎、田中吉政、其子長顯等、一萬六千七百三十餘人從之。爲前驅渡尾越、以池田輝政爲北方大將、其子利隆、弟長吉、堀尾忠氏、有馬豐氏、山内一豐、一柳直盛、淺野幸長、中村一榮等、一萬八千二百五十餘人從之、爲後拒渡合渡。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細川忠興事記曰、池田輝政、一柳直盛、涉光明寺渡、豈光明寺即在合渡乎。輝政不喜曰、不向追手而向搦手、甚非所望也。直政忠勝曰、足下與

閣下翁婿、宜以爲國謀利爲先。豈可較輕重、爭先後、而發此壯年勇鋭之言哉。輝政從之。正則又謂直政忠勝曰、下流敵兵在近、見輝政進兵、則敵必接戰。搦手之戰先於追手、則吾輩之恥也。宜固制之。直政忠勝諭輝政、固其約、乃定方略曰、岐阜城地勢險固、大軍從山麓齊攻、則進退必難。正則忠興高知嘉明四將、宜從追手七曲口上攻。輝政宜攻搦手百曲口。幸長直盛攻瑞龍寺山寨。長政吉政高虎備大坂援軍。一豐豐氏一榮備犬山城。其餘諸將隨其形勢以決機。關原記大全曰、此時嘉明謂衆曰、城兵必出拒之。直政曰、必不能出。二人忿爭、果如嘉明之言。世人以爲嘉明名言之二。岐阜中納言秀信集將佐、問拒守之計。木造壹忠曰、東軍衆多、出

戰則必不利。不如堅守。秀信曰、敵雖大軍、未及一戰而徒城守、則似畏敵。前有大河、臨流決戰、則破之必矣。百百安行曰、自古恃山河之固取敗者多矣。東兵善騎、恐爲所乘。宜去河三町、横設虎落、列銃手一千、出六百銃於河岸、挫敵鋭氣。四百銃在虎落中、乘其披靡、左右奮擊、則必得勝矣。關原記大全、本書曰、諸書不見施越前之策、豈東軍渡河甚速、不暇施其方略歟、未詳、今據石卿餘史、越前之策、非不施行、但東軍不顧死傷而進耳、見下文。是日壹忠率兵三千五百發岐阜、陣于米野。其夜初更、東軍發清洲、臨木曾川東南之岸而陣。四更、輝政發兵、一柳直盛領尾州黑田邑、素諳地利、故不欲使他人先渡、頗有忿言。諸將和解之、使輝政先鋒伊木清兵衛忠重先渡。直盛

次之關原記大全二十二日黎明正則下令諸軍將攻犬山敵諜聞之走告犬山守將石河光吉乞援岐阜秀信遣稻葉貞通其子典通等援之城兵頗減果如正則所料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一柳直盛率部兵先衆渡下流堀尾忠氏相踵而渡輝政幸長直政忠勝絶流而進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百百安行率三千餘騎陣于新加納連發數百銃拒之東軍雖死傷頗多而一無所顧家忠日記石卯餘史忠氏之兵山田多門兵衛獲級第一直盛麾衆直進其兵大塚權大夫勇力兼人斬敵兵津田善兵衛津田忠左衛門二人獲其級與敵隊將飯沼小勘平鬬死池田長吉手斬小勘平自卯至辰兩軍大戰敵兵敗走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輝政之兵斬藤田權左衛門家忠日記監使兼松正吉與津田藤三郎元房接槍河中流駛不能決元房引去與其父藤右衛門元綱爲殿元綱二郎左衛門元定子諸書作藤左衛門或藤兵衛今從關原記大全及津田系圖初事羽柴秀勝秀勝卒事秀信後事池田輝政更稱筑後堀尾忠氏之兵進邀前路元綱父子力戰被創僅免入岐阜城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津田系圖曰秀信先鋒木造兵庫百百越前入江左近武市善兵衛等接敵屢戰秀信遣元綱及男元房視之父子承命未到而我軍敗績父子指麾敗軍離散爲殿附以備攻秀信將一千七百餘兵陣于川手邑閻魔堂前軍馳使告戰敗秀信引兵還輝政長吉直盛忠氏幸長等進兵合擊敵軍不能支終潰走我兵追擊可二里凡獲七百餘級關原合戰誌作二百二十七級今從家忠日記及關原記大全敵將木造壹忠

百百安行飯沼十左衛門等數還戰日將晡諸將歛軍還其夜屯芋島新加納關原記大全城兵出陣於布施屋見我兵破新加納乘勝而進不能交鋒引退入城家忠日記慶元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關原軍記松榮紀事福島正則與細川忠興京極高知加藤嘉明至尾越渡欲先攻竹鼻城秀信使毛利掃部花村半右衛門梶川三十郎援竹鼻設柵河西列銃嚴備諸將從下流加賀井村以筏渡兵將邀其後援軍見之棄柵入守第三城我兵急攻之福島正之破街口掃部半右衛門三十郎力屈出降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或云三人脫去還岐阜城今從正文城主杉浦五左衛門關原記大全作五郎左衛門今從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據牙城拒戰我兵進自四面攻拔之五左衛門火城自殺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諸將進陣于多羅尾堤○或作太郎堤國音相通及昏輝政新加納之捷報至曰今日戰疲休於岐阜山下將以明日屠城正則大怒曰彼爲搦手我爲追手則其所爲專恣我以輝政爲敵不可不擊之細川忠興諫曰輝政之言亦非無理彼盡力渡川而既逼城則何束手竢前鋒之至哉況吾曹與彼相距五里乎不如夜半出兵赴之若輝政先我攻城則直至大垣擊三成而決生死矣渡河拔城輝政兩得則吾曹無復面目見人正則然之關原合戰誌曰加藤嘉明諫正則今從細川家傳錄其夜二更諸將蓐食至岐阜城下桑木原二十三日昧爽諸軍皆至正則遣使輝政之陣曰子何負約而昨日先與敵

戰乎。今又何爲馳至。子若攻城、則與子決戰以報其怨。輝政不爭曰、固欲見烽進兵。而敵陣于河上、連發鳥銃、勢不得已。渡水接戰。今日之事、子攻追手、吾攻搦手、如前約矣。正則意解、乃定軍列陣。（關原合戰誌曰、正則單騎來覓輝政、輝政在後。利隆尚幼、未對。伯父次兵衛代之對曰云云。今從關原記大全。○細川家傳錄曰、輝政馳至、爭先。忠興及加藤嘉明諭曰、前鋒在正則、則非佗軍之所爭也。於是正則先進兵、忠興嘉明繼之。附以備考。）正則及細川忠興、京極高知、加藤嘉明攻岐阜外郭。淺野幸長、一柳直盛攻瑞龍寺寨。先是秀信築寨瑞龍寺稻葉山、以拒東軍。石田三成遣樫原彥右衛門、川瀨左馬助援之。幸長分五千餘人爲三隊。使其宰淺野左衛門、淺野右近各將一千五百人爲先鋒、自

將二千餘人登自西南攻之。先鋒逼寨。彥右衛門及弟彌助放矢石拒之。彌助出寨衝左軍淺野右近之陣。右軍淺野左衛門將橫擊之。彥右衛門出衝左衛門之陣。先鋒三千人爲樫原兄弟六百人所破、崩潰一町餘。幸長麾衆大喊、進自山麓。先鋒乘勢整陣力戰。敵兵退入城中、闔簀户。林水右衛門攀簀户、拔刀截斷户繩、與敵兵相搏。終獲其級。於是幸長及一柳直盛之兵進入城中。城兵戰敗。彥右衛門提槍奮鬪。幸長之兵杉澤源之丞與之鬪、獲其首。彌助亦戰死。（關原記大全、本書載一說曰、幸長醜樫原兄弟之首、傳之江户。神祖入大阪、梟之於粟田口。）川瀨左馬助走入岐阜城。井伊直政攻稻葉山寨、拔之。二寨皆破。（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

紀事）諸將進攻岐阜外郭。正則猶慮輝政奪功、縱火焚市鄽、以塞其來路。輝政怒。然其父勝入嘗爲犬山城主、故能諳地形。進自岐阜山後長柄川、取水路、直向牙城。（松榮紀事曰、正則後放火、誤矣。今從家忠日記、慶元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城將津田元房守京町口。見諸口守兵皆退、縱火街口。引入城下、欲拒東兵。瑞龍寺敗兵來奔、重沓城兵、頗騷擾。細川忠興見機進兵。其弟興元屬衆競進。沼田小兵衛（後更稱長岡勘解由）爲第一槍。其餘忠興之兵、血戰著功。城兵戰敗、退守七曲口。津田元房馳馬指揮士卒。興元之兵澤田次郎助與之相搏、不勝。元房斬之、使從兵提其首。亦退於七曲。正則之兵梶田新助與敵五人接槍、擊殺一人、

取其首。福島伯耆力戰有功。大橋茂右衛門與木造壹忠接槍、被創而退。城兵本間五郎八膂力邁人、揮眉尖刀、殺傷東兵七八人。嘉明之兵守岡半三郎年甫十六、與之相搏、刺殺之、終獲其級。壹忠督衆拒戰。正則、忠興、嘉明三將竝騎督戰。阪曲至武藤砦。城兵再還鬪。我兵少却。京極高知登自荒神洞、橫擊攻之。敵兵棄阪曲之險、引入城中。忠興之兵澤村才八吉重（後稱大學）自呼姓名、與城兵中島傳左衛門、齊藤一左衛門、伴吉右衛門接槍相爭。一左衛門傷而退。吉重被創七、幾危。舍槍進、與傳左衛門相搏。隨岸下、吉右衛門投槍鏦之、誤中傳左衛門之脅。吉重終取其首。忠興長子忠隆逼正門之

右指揮督戰。其兵米田興七郎年十五後稱長岡監物先登摩壘。松井民部佐渡子、後稱長岡佐渡戰于正門。被創。正則之兵吉村又右衛門攀城門登樓。遠山長右衛門後仕鷹下、更稱大道寺内藏杉原自閒相繼而登。出認旗於我兵。長尾隼人超入城中。開第三城門。忠興嘉明高知之兵攻破第二第三城。城兵不能支。退入牙城。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互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全、本多忠勝亦率兵來會。我兵奮擊斬城將飯沼十左衛門等三百餘人。山內一豐自淨土寺口。一柳直盛爲瓜生口先登。皆入逼牙城。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津田元房健鬪拒之。力屈欲退入門。門闔不能入。左右曰。彼有戶。可拔檝而入。元房曰。勇士死而不喪檝。津田傳右衛門

陰穿城壁。曰。彼有竇。元房曰。義士不竇。志操彌堅。秀信見事急。使人開門納之。我兵蝟集發銃。中元房之脅。病創不能出。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細川忠興之兵富田八大夫與津田藤三郎接槍、衆競集遂斃之、今從津田系圖、正則先衆將入城。輝政進自朝日口。投旗城中。高呼曰。一番乘。諸軍相繼競進。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木造壹忠就正則之兵澤井左衛門森勘解由。爲秀信乞降。正則許之。秀信將自殺。正則固止之。關原軍記曰、城陷、秀信將自殺、輝政止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關原軍記竝云、木造左衛門佐乞和、德川記、合戰誌、慶長一統記曰、澤井左衛門森勘解由成和議、今從之、松榮紀事曰、正則執秀信、創業記亦云、岐阜中納言被廢、關原記大全但云、城兵乞降、及熙秀信將自殺、正則執之等、蓋秀信既降、其狀與囚虜等、故二書云然耳、正則欲入取城。輝政怒曰。先入城者我也。取城拘秀信。非我

而誰。正則不聽。兩將相爭。將鬪。直政忠勝諭輝政曰。大敵在前。今以私忿相爭。非忠也。輝政從之。乃使兩將之兵戍城。輝政幽秀信於上加納邑。諸將飛檄告捷江戶。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長一統記、松榮紀事、大全、合戰誌、餘史竝云、秀信移自上加納、居尾州智多郡、十月入高野山、明年卒、又按合戰誌曰、秀信在加納道場落髮、謂其臣和田孫大夫曰、汝須往大阪、取我妻子而還、孫大夫至大阪、取秀信之妻及二歲男子、將東歸、中路事覺、追兵逼之、孫大夫殺秀信之妻而自盡、使弟大藏抱嬰兒逃去、大藏得歸撫育、嬰兒明年三歲而夭、信長之嫡統遂絕、餘史曰、秀信使其臣和田大藏護將母妻及二歲女子出城、母妻疲不能行、遂見城陷交刃而死、幼女僅得免、既而秀信出降、母妻既死、時人悲之、二說未知孰是、附以備考、正則稱木造壹忠盡忠於秀信。名爲己臣。輝政亦稱津田元房之驍勇。同父元綱名爲己臣。關原記大全、本書曰、亂平、正則封于安藝、壹忠於廣島、與其宰福島丹波小關石見竝給二萬石、壹忠避與正則同稱、更稱大膳、

臣按。將帥爭功。忿戾狠鬪者。自古多矣。晉之王渾王濬。宋之沈田子王鎭惡。隋之韓擒虎賀若弼。是已。渾將攻濬。田子殺鎭惡。若弼至相詬挺刃。亦已甚矣。然提鼓撥金。制三軍之死命。自非有藺相如馮異之德量。則鮮能謙遜讓功矣。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爭岐阜之功。幾至交鋒。苟非井伊直政本多忠勝之正言曉譬。則田子鎭惡之禍。殆將起於當時。兩雄俱斃。而敵乘其弊矣。由是觀之。神祖以二人爲軍監。豈啻料敵制勝而已哉。亦欲調停諸將。而師克在和也。

石田三成聞岐阜圍急。使前鋒舞兵庫杉江勘兵衛森九兵衛。諸書或作九郎兵衛、今從關原記大全、將兵三千救之。陣于合渡堤。三成及島津惟新屯呂久河上。小西行長福原直孝爲後拒。創業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相謂曰。福島池田攻岐阜拔之。吾輩道路迂遠。不會戰期。頗爲遺憾。擊破此敵。吾輩之任也。進至合渡。迎擊之。吉政與其兵纔二十一騎。自茱萸原截流而渡。〇關原記大全曰、吉政臨河岸、謂其傘夫三郎右衛門曰、汝善泅、則宜測淺深、三郎右衛門辭之、吉政怒、揮罰尖刀曰、不渡則斬汝、三郎右衛門不驚曰、臣若溺死則恐損兵氣、鼓勵之何難之有、即入河、水及兩乳、吉政見之遂渡、賞其功、授氏曰合渡三郎右衛門、給三百石、以爲士流、大全一說、合戰誌餘史更士一言集各有異同、今據大全正文附于此、長政憤其後於吉政。欲取徑路先戰。直渡上流藤內瀨。其臣黑田三左衛門一成。後稱美作、剃髮號睡鷗、中流高呼曰。黑田甲斐守今日先登。長政進擊兵庫之陣。勘兵衛九兵衛及隊將村山理介。渡邊新之助等督兵拒之。長政電擊手斬新之助。一成斬理介。從兵各厲戰斬二百二十級。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但合戰誌作三百餘級、今從餘史、吉政雖先渡河。而與敵遼隔。傍合渡堤馳下。高虎涉下流。相與奮擊。敵猶拒戰。生駒一正寺澤廣高戶川達安桑山元晴等渡河。競進。兵庫知其不可敵。麾兵而退。杉江勘兵衛以勇力稱。數還鬭。吉政之兵西村五右衛門先臣佐佐宗淳曰、諸書或作辻勘兵衛、誤、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亦作五右衛門、今從之、與之接槍。勘兵衛戰疲而傷。吉政近習松原善左

衛門獲其級。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云、五右衛門以槍縱勘兵衛斃之、善左衛門年十八、初莅陣、進將取首、五右衛門叱之、吉政馳馬而過、見之曰、汝屢著戰功、善左衛門初獲首級、宜讓其功、五右衛門不能爭、竟爲善左衛門之功、森九兵衛僅免走歸。長政吉政高虎追擊敗兵。至呂久河上。以休士馬。惟新馳使三成之陣曰。先鋒雖失利。而我與足下整陣橫擊。則必得勝矣。三成不可曰。東兵競進。想岐阜城必陷矣。今不能援岐阜。而戰于此地。則敵兵乘勝。其鋒難當。不如退軍以圖後舉。乃率兵庫九兵衛等收兵。還大垣城。惟新不得已引兵入城。敵人皆咎三成之失機。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〇大全曰、合渡之戰、黑田長政之兵神吉小助、援槍第一、敵可十人、攢槍刺之、小助被十餘創、然不甚重、舁至長政前、小助以爲與我爭前後者、唯主人長政一人、乃睨視長政、厲聲曰、今日之戰、可無一人先我者、長政曰然、傷者不可厲聲損氣、使人扶之、浴于有馬溫泉、創愈而還、長政厚賞之、又曰、長政追擊舞兵庫、人馬誤墮塹中、水甚深、鑾鐙上水、牛假角纔見、其兵堀平右衛門林五助馳至、救出之、平右衛門使長政乘己馬、奪五助之馬騎之、與長政逐敵、五助牽出長政之馬於塹中、騎之、亦同逐敵、竝附備攷、藤堂玄蕃良政。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曰、良政初爲關白秀次之近臣、秀次死、高虎以同姓故招之、豫州而厚遇之、高虎從東征、自大阪寄書良政、託留守之任、良政不聽、高虎強之再三、良政不應、至是誓決戰死、以遂其志、先諸將至赤阪驛。諭告居人皆安堵。毀三戶以焚之。爲放火之徵。諸將繼至。便於屯軍。皆喜。高虎賞其功。手授唐冠首鎧。長松城主武光式部聞合渡之戰。東兵大捷。懼爲所襲。棄城奔桑名。依氏家行廣梶村之戰。式部不能援。丸毛三郎兵衛。今又不見敵而走。人皆笑其怯。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諸將進入赤阪驛。屯虛空藏山。距大垣

五十餘町。自是日至九月十四日。兩軍相持。家忠日記、慶元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關原記。○合戰誌曰、石田三成來福島正則在赤阪、欲襲取清洲城、與增田長盛議、長盛曰、織田常眞尾州舊主也、以其養於國司具教、伊勢亦其故國也、今以常眞爲將使徇伊勢、則舊臣竄伏山谷者、爭出赴之、率之以攻清洲則可得志、三成然之、以佐久間不干齋爲使說之、常眞從之、時大野宰相歸款神祖、在北國、常眞遣使告之、宰相大驚、遣其臣村瀨左馬助重治諫止之、常眞不果行、按大野宰相常眞子秀雄也、黨于三成、軍於關原、亂平神祖特赦其罪、放之、而云歸款神祖、疑非事實、且他書所不載、故不取、先是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將兵一萬五千餘騎。屯大田。與大垣相距七里。聞東軍屯赤阪。引兵入大垣城。與石田三成合。三成大喜。先遣使犒之。秀家謂其使曰。制勝在勞逸。今日岐阜合渡之戰。敵兵甚疲。今夜劫寨。必得奇捷。三成聞之。又遣使曰。公策誠善。然軍事不可倉猝。須與島津小西等議決之。秀家怒曰。兵貴疾速。不在多議。今與諸將會議。必失事機。子不欲出。則吾當孤軍決戰。三成乃抵秀家營曰。島津小西等諸將。老於軍事。皆謂夜戰最難。且地勢沮洳。進退甚艱。秀元以下諸將。自勢州還軍來會。輝元出軍亦皆在近。須待大軍來集。然後決勝一舉。秀家曰。輝元出軍。則內府亦出力敵勢鈞。孰知勝負。然島津老將。吾曹後生晚輩。不可不從其言。他日子勿悔焉。遂寢。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大全曰、宇喜多左京、戶川肥後、從諸將征北、聞秀家在大垣、遣使勸歸順、至於再、秀家固拒之、或諭宇喜多四臣叛去、曰、秀家視臣如土芥、寇讐之報、不亦宜乎、撰大全者宮暇秀興辨此事曰、左京肥後、頻勸歸順、非出於誠心、何則征西諸將臨發、神祖面諭曰、諸軍至清洲、則廣設方略、使敵將歸正、其功倍於攻戰、二人聞此命、專爲功利、縱誠心爲

秀家、此小補也、去年與岡豐前花房志摩、結黨叛秀家、終使秀家失八萬石之兵馬、此大罪也、焉得償哉、此論頗確、故附于此、按宇喜多左京、是時改稱阪崎出羽守、今從本書、舉其舊稱、伊賀上野城主筒井定次在小山營。長束正家將兵。攻上野城。定次處守之臣畏正家多兵。不能拒戰。授城而去。定次聞之大怒。然無如之何。率從兵與諸將營於赤阪。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二十四日。世子發宇都宮。家忠日記、慶長記、德川記、慶元記並曰、發江戶、按世子未嘗還江戶、諸書誤矣、今從創業記、松榮記事、關原記、大全曰、中根大隅守八道宗間近年猶存、自言面見神祖秀忠公同時發江戶、然世子是日實出宇都宮、二十八日至上州松枝、蓋宗間見九月朔所從世子諸將發江戶云然耳、由東山道赴美濃。參河守秀康出送之。互立馬路上。密語而別。關原記、大全、榊原康政。酒井忠勝。左衞門尉家次長子、後任宮內大輔、本多忠政。本多康重。大久保忠鄰。其子忠常。叔父忠佐。本多正信。酒井重忠。其子忠世。弟酒井忠利。其子與七郎忠勝。後任讚岐守、爲猷廟嚴廟元老、致仕號空印、按當時酒井氏有二忠勝、其一見上、森忠政。諏訪賴水。小笠原秀政。小笠原信之。仙石秀久。眞田信幸。日根野高吉。石川康長等從之。總二萬八百餘人。創業記、家忠日記、慶元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諸書作三萬八千七十餘人、家忠日記七十作七百、今從關原合戰誌、毛利秀元。吉川廣家。長束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等。率三萬餘兵。屯東正山。自二十二日攻安濃津城。富田知治率見兵二千五百人守城東。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云、千六百人、今從關原記、大全、分部光嘉守乙部口。松阪城主古田重恒遣小瀨四郎右衞門。林總右衞門等援之。守藏田口。相與拒戰。城

西北有西來寺。伽藍頗大。二十四日。城兵相議。敵登之俯窺城中。則難防禦。是日縱火焚之。北風猛烈。延及街市。敵將宍戸備中守乘勢急攻。光嘉揮槍力戰。殺敵數人。與備中守接槍。傷其左脅。光嘉亦被創而退。敵兵急追之。光嘉踣。胡麻將自殺。知治之宰本多志摩馳至。勸光嘉曰。與其徒死。不如入城固守。力盡則死。死未晚也。光嘉從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四家合考曰、分部左京亮狀貌魁偉、膂力過人、信濃守恐其有異圖、使之出守城南街市、敵攻外郭、左京亮出闘、卻敵七次、附以備考、敵攻破南門。奪第三城。將入第二城。城兵苦戰。卻之。上田吉之丞重時健闘奮勇。先臣佐佐宗淳曰、吉之丞馬藝冠天下、初仕關白秀次、中仕知治、後仕蜂須賀至鎮、相傳重時祖父但馬守重秀、父丹波守重國、並以善騎著名於世、敵兵敗走。秀元怒。

督衆競進。知治開門而出。士皆殊死戰。敵兵披靡。時有被華鎧者。來在知治之側。卽其妻也。宇喜多安心之女、阪崎出羽守孝親之妹、聞知治戰死。出欲共死。本多志摩諫知治。如勸光嘉。知治從之。與其妻退入牙城。志摩與光嘉之宰右馬助捍敵。二人力戰死之。城兵死者五百八十人。敵兵戰疲。立木柵。列竹牌。期以明日取牙城。家忠日記、德川記作二十六日、關原記大全二十三日、石卿餘史兩存兩說、今從關原合戰誌毛利家記、高野山僧興山來講和。興山世稱木食上人、知治不聽。興山曉譬再三。知治從之。與光嘉出城。知治入一身田專修寺。雜染後入高野山。秀元使瀧川豐前守正弘・蒔田權之助・中江式部少輔景繼・山崎右京亮・川口久助戍城。松阪援兵各有戰功。及歸。

古田重恒隨其輕重賞之。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松榮紀事、敵將秀元率廣家・正家等。向美濃路。屯大垣之西南宮山栗原山。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毛利家記曰、秀元自伊勢引兵至養老原、移屯雞籠山、豈同地而異名乎、未詳、古田重恒以爲敵將拔安濃津城。則必來攻松阪城。謂兵七百餘人。定號令。嚴守備。以待之。秀元正家使鍋島勝茂攻松阪城。勝茂將赴松阪。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自大垣。差急步報曰。東兵拔岐阜城。諸將須亟來會。故勝茂不攻松阪城。引兵至大垣。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並曰、勝茂攻松阪城、重恒據險拒之、松阪城三面有深沼、前帶大河、不得輙攻、勝茂以其父直茂密通款于神祖、幸其險要、故緩攻擊、自八月二十一日相持至九月中旬、聞關原戰敗、遂引兵去、據大全、九月十五日、勝茂與敵諸將出陣于關原、未嘗攻松阪城也、故不取、先是小出播磨

守秀政五郎左衛門政重子、片桐且元相議。名中江景繼・川口久助於大阪城中。謂曰。秀賴公幼穉。與關東構難。絕所不知。然內府之心。不可忖度。宜急赴關東。備陳此意。二人出大阪往關東。增田長盛・長束正家以書止之曰。宜屬安藝宰相秀元。以攻安濃津城。二人以爲不可。然不赴戰場。而使于關東。恐有避戰之譏。故田馬赴伊勢路。神祖聞二人奉使而來。大喜。既而聞攻安濃津城不懌。亂平。二人遁於高野山。神祖使伊達政宗拘之。後聞攻城非二人之意。釋之。關原記大全、本書曰、神祖欲召二人、隸麾下、式部少輔不從命、流寓京師、寬永中病死、而不書久助之事、蓋仕麾下也、豐臣秀秋雖遣使通款。而神祖猶未之信。及黑田長政至赤阪。遣使平岡賴勝之營。

請交質秀秋許之以賴勝弟出羽爲質長政以其臣二人爲質固定盟約初吉川廣家與福原越後定計（據毛利家記）勸毛利秀元歸順秀元拒之曰吾不能棄幼弱嗣君而覊關東且無大人之命安敢肆其所爲哉廣家曰諸將蒙太閤之恩眷者皆屬內府西軍敗亡可翹足而待矣不如速竪降旗拯輝元卿之危難以保宗國孝莫大焉秀元從之廣家貽書長政密告之長政報曰今送款內府須臨陣誘諸將來降不然則反擊敵軍以明歸順之志秀元曰長束安國寺長曾我部等皆我麾下而非可與叛去者擊之情所不忍但當堅陣勿動以爲送款之徵耳廣家輒以福原左近粟屋十郎兵衛爲質亦定其約（關原記大全、左近輝元重臣民部少輔廣俊弟、十郎兵衛廣家重臣、一本德川記抄十郎兵衛作源二郎、今從大全○大全載一說曰神祖至岡山吉川廣家福島越後來謁神祖留之付黑田長政以爲質大全辨之曰福原左近出爲質繆爲越後關原之戰廣家在南宮山堅陣不動而謂神祖留之誤矣附以備考）二十六日池田輝政岐阜捷書至先是神祖以安藤巖之助正次（正次治右衛門定次子後襲稱治右衛門）爲使勞問諸將按行戰場是日歸報岐阜城陷合渡戰勝神祖問敵屍向何方對曰西向大垣神祖審知諸將追擊之功（家忠日記石卯餘史鷲峯文集安藤正次碑並云神祖卜其敗兆今從關原記大全）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定議使一柳直盛守長松城相約大垣敵兵攻城則使諸將援之長松城距赤坂營頗遠去大垣城甚近直盛寡兵善守遣人采邑黑田齋亡兄伊豆守直末旌旗數十

旒建城四面佯爲多兵以誑敵屢捕大垣間諜送赤阪營（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一柳家譜）石田三成與福原直孝定謀遣諜四人行火長松城直盛覺之皆捕斬之（關原記大全）岐阜敗兵束聚清水邑井伊直政攻破之敵兵奔入大垣城（關原合戰誌）西尾豐後守光教（出雲守信光子）松下右兵衛佐吉綱（加兵衛之綱子）戍曾根舊壘敵將島津惟新陣于樂田數侵掠之縱火街衢直政與本多忠勝議使水野勝成援之惟新又襲之勝成堅守拒之惟新不能復攻直政忠勝以曾根攻大垣之要路使松平康長助守之（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水野系圖、松榮紀事）二十七日神祖賜書池田輝政及弟長吉褒岐阜之戰功（關原記大全）二十八日藤堂高虎使來諸將捷報相繼至二十九日神祖賜書福島正則淺野幸長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堀尾忠氏等勞其戰功諭西征在近又賜書淺野長政報幸長之戰功且使長政赴東山道從世子軍長政及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去年被讒廢徙至是寃枉得雪又賜書最上義光伊達政宗堀親良告岐阜之捷（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使譜第將士分守關東諸城松平忠利守小美川忠利辭曰臣父家忠死於伏見城臣不能留于此願從大駕見父之戰所神祖曰汝言雖是景勝亦勍敵也小美川形勝之地汝可堅守拒之忠利再辭不聽遂赴小美川（鷲峯文集、深溝本光寺碑、松榮紀事）諸將欲破大垣入京師藤堂

高虎與本多忠勝井伊直政謀曰。宜待大狮之至。諸將僉曰。岐阜已破。賊黨膽寒。乘此畏縮之機。而攻大垣。猶破竹之勢耳。高虎曰不然。吾輩破敵長驅。若無大軍之後繼。而敵遮其前。又擁其後。則進退必危矣。諸將皆服其議。遂次于赤阪以待之。高虎行狀。但本書大垣作關原。按此時三成未嘗出軍關原。故訂之。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一終

烈祖成績卷之十二 起慶長五年九月朔終其月晦

安積覺　編次

慶長五年九月朔。神祖發江戸城。使異父弟松平康元留守大城。石川家成副之。武田信吉留守西城。松平康直副之。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並云、家成定盈頼忠留守西城。今從關原合戰誌。○合戰誌云、松平源七郎康忠後爲備後守。按松平上野介康忠初稱源七郎。然文祿二年卒。其子康直襲稱源七郎。注于天正十年。菅沼定盈。諏訪頼忠。內藤仁兵衛忠政三左衛門信成弟。柴田康忠。松平伊昌。三浦監物。據德川歷代監物初稱作十郎。說見天正十八年。高木廣正。土岐十三郎。設樂貞通等處守。以板倉勝重爲町奉行。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家成密白神祖曰。今年西方塞。願行避方忌之禮。然後發駕。神祖曰。西

方塞。則吾伐而闢之。何憚之有。遂進馬。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關原外記、松榮紀事。酒井作右衛門。雅樂頭正親弟、河內守重忠伯父。村串與三左衛門。○按元龜三年一言阪之戰、村越與三左衛門有戰功。村越村串國音相近、疑一人也。然無所考定、今從本書所書。爲旗奉行。近藤季用。○據諸士傳略、是時父秀用爲井伊直政所錮、不得從軍。大久保忠教爲槍奉行。渡邊守綱。伊奈圖書。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等十五人爲弓銃隊將。米津清右衛門。小栗忠政。橫田重量。初鹿傳右衛門。山本新五左衛門等二十四人爲監使。下野守忠吉。松平甲斐守忠良。因幡守康元子。松平豐前守勝政。源三郎康俊子。松平右衛門大夫正綱。大河內金兵衛秀綱子、松平甚右衛門正次子養之。松平家清。松平家乘。松平家廣。酒井家次。松平忠明。松平康長。本多忠政。其弟忠朝。

松平忠政。本多康俊。本多正純。安藤重信。酒井重忠。其弟忠利。西尾吉次。奧平信昌。其子家昌。戸田一西。其子氏鐵。永井直勝。大久保忠佐。內藤清成。丹羽氏信。阿部正次。其弟正吉。青山忠成。其子忠俊。山口直友。北條美濃守氏盛。美濃守氏規子。菅沼大膳亮。天野康景。高木清秀。高力清長。牧野康成。西鄉家員。稻垣長茂。土方丹後守雄氏。河內守雄久子。遠山民部。大田重政。津輕右京大夫爲信。大野治長。岡江雪等騎從。兵合二萬五千餘人。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初神祖以爲福島正則素被太閤之眷遇。且與秀頼爲疏屬。雖以其有憾於三成。一旦屬我。而三成舉事。扇動人心。託言擁護秀頼。則爲備前中納言所誘。

與敵合謀。亦不可料。正則懷貳。則黑田長政以下諸將。亦未必可保。故雖聞岐阜城陷發駕。而未能瞭然。至是正則長政又上書。誓必誅秀家三成。以促駕。神祖大悅。決意西上。關原記大全。是夕。至神奈川驛。遣加藤源太郎於岐阜。再賜書於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田中吉政。一柳直盛等。褒岐阜戰功。且諭以須待駕至。不輒出兵。又遣使信州。賜書眞田信幸。以告西征。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先是神祖部分諸將。戍海道諸城。菅沼志摩守定仍定盈子、初稱新八郎。代中村一學。戍駿府興國寺二城。內藤信成在沼津城。代山內一豐。兼戍懸川城。內藤信政守韮山城。保科正光代堀尾忠氏。戍濱松城。三

宅康貞其子越後守康信代有馬豐氏戍橫須賀城水多康俊代池田輝政戍吉田城本多康俊松榮紀事作松平家乘今從關原記大全松平左馬允忠賴內膳正家廣子代田中吉政戍岡崎城關原合戰誌曰松平三郎四郎戍懸川北條左衛門大夫戍岡崎松下左馬允戍西尾今從石卯餘史櫻井松平系圖松榮紀事據關原記大全先是北條氏勝助守岡崎城敵將石河光吉棄犬山城出奔故神祖使氏勝守犬山城而忠賴獨守岡崎城也石川康通。松平家清代福島正則守清洲城松平家信小笠原信元千賀孫兵衛戍毛呂崎備九鬼嘉隆諏訪賴水戍高崎城京極高知戍伊奈城仙石秀久戍小諸城日根野織部正吉明戍諏訪城石川康長戍松本城小田原城大久保忠鄰所居刈屋城水野勝成所居也故不置戍將松榮紀事曰水野勝成代田中長顯戍西尾按

是時勝成出在美濃紀事誤矣今從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郡上城主稻葉貞通其子典通援石河光吉在犬山城遠藤左馬助慶隆通款關東神祖賜書嘉之慶隆欲取郡上八幡城以復其舊按寬永系圖慶隆東下野守常緣六世孫小二郎胤直子世爲郡上城主曾祖胤緣之兄盛數冒外家姓更遠藤氏據關原合戰誌石田三成纔之秀吉公奪城賜稻葉貞通故慶隆怨三成就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請之直政忠勝許之金森可重其女婿也故使素玄父子援之家忠日記金森可重作西尾光教誤矣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隆率兵自東美濃至席田郡素玄可重向長瀧口福島正則與稻葉貞通有舊正則送書犬山勸其歸款貞通從之故直政忠勝諭慶隆素玄併兵二人答曰今既出師勢不可遏且右京亮父子見在犬山城去就未可知遂攻八幡城貞通第二子修理亮通孝稻葉系圖無修理亮名今據關原記大全其宰稻葉土佐與士卒五百人守城慶隆可重將取郡上故墟通孝土佐分兵二百人守故墟據險拒之可重先鋒雖死傷頗多而力戰奪故墟貞通豫鑿空濠於故墟八幡之間立木柵列鳥銃兵不得進素玄命使之退慶隆陣于谷口櫻町與素玄父子議遣使城中諭之使降通孝土佐佯諾以族貞通來援慶隆退而陣于愛宕山可重陣于瀧山三日晡時貞通聞報急發犬山冒夜還軍四日黎明進擊慶隆陣大敗之慶隆奔瀧山依可重貞通竟入八幡城慶隆素玄又遣使諭之貞通報曰我既送款內府而不意見攻故還救

之今無內府之命而授城不可宜出質講和慶隆素玄許之。遂與貞通平取質引兵而還慶隆告捷關東以爲己功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是日世子次信州小諸關原記大全眞田昌幸既許其長子信幸屬神祖其勢不得不與之爭戰故築砦于小縣郡伊勢崎使少子信仍居之數出兵侵掠信幸管內互有勝負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奥州軍記並曰九月五日世子至染屋邑使信幸攻伊勢崎砦信幸設計攻拔之左衛門佐退入上田城按家忠日記古簡雜纂載九月朔神祖賜信幸書敵攻阪戶則使信幸援之蓋先是信幸在沼田與信仍接戰而非是日之事關原記大全亦無其事今從大全松榮紀事五日世子遣使上田城諭昌幸曰石田三成以邪謀誘諸將然郡國將士皆傾心壹志歸嚮內府三成所恃岐阜城既陷群兇屯聚大垣今

爲誅戮彼輩。內府及吾率數萬兵。二道竝進斬獲。三成可指日而定矣。予爲三成所誘。纔保孤城。一戰得志。兇徒悉平。則大藩如上杉佐竹。亦敗亡在近。況如子乎。宜亟改圖以保邦域。昌幸對曰。今大老奉行舉事。專爲嗣君。昌幸奉命敢抗大軍。臨危變節。固非其志。儻觸盛怒。則請先誅昌幸。以啓戎行。世子再遣使招諭。昌幸終不從。故世子定議攻上田城。關原記大全本多正信不欲攻城。勸世子徑赴美濃。關原合戰誌曰、戶田一西以爲不可、固請攻城、正信不聽、據關原記大全、一西父子從神祖戰于關原、見下文、故不取、是日。我軍寄宿民舍。榊原康政言於世子曰。諸軍經長途。皆疲。昌幸長於軍旅。乘夜來襲。則恐取敗。宜令諸軍戒嚴。世子然之。乃命軍中張

陣。然屯火。置戍卒。其夜。眞田信仍果率兵出城。見我軍整肅。終不能擊引去。松榮紀事、信仍作昌幸、以爲世子發小諸時事、今從關原記大全、六日早旦。世子發小諸至染屋。按視敵城。昌幸率四五十騎。出偵我軍。世子命擊之。依田肥前守信守關原記大全作信政、今從雜錄肥前守所自記、率步卒五十人。連發鳥銃。昌幸不戰而去。豫與信仍謀伏兵於門側林中與虛空藏山。約我兵來進則佯走以誘我。關原記大全曰、昌幸與左衞門佐謀、塞神川上流、伏兵林中、及我兵逼城、決上流、河水暴漲、後軍不得渡、逡巡之間、幸村收兵入城、而載一說曰、此非是時事、天正十三年、參河諸將攻上田城時事也、一本德川記抄、竝無其事、而有昌幸須料峽塞水漲、我兵溺死、事、見天正十三年、蓋諸書載傳聞之說、以爲二事、故今不取、牧野康成之子新二郎忠成。襲稱右馬允、後更駿河守、年少氣銳。秉麾屬衆。與麾下之士。竝進攻城。關原記大全無新二郎事、今據關原合戰誌、伏兵見我兵寡小。欲誘致後軍。急起接戰。麾下之士戶田半平。辻太郎助。齋藤久右衞門信吉。或作利盛、未知孰是、御子神典膳。關原記大全曰、典膳舊事里見氏、長於一刀流劍術、台廟聞其名、召仕麾下、學擊劍、寵遇之餘、賜諱字、名曰忠明、後更稱小野二郎右衞門、朝倉藤十郎宣政。後稱筑後守、爲駿河大納言忠長卿重臣、中山照守。鎭目一左衞門惟明。揮槍力戰。世謂之上田七本槍。太田吉政善射。射斃數人。以鼓士氣。關原記大全、無齋藤久右衞門、而有大田善大夫、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無一左衞門、而有久右衞門、云一左衞門後來突戰、故不入七人之數、石卯餘史有一左衞門、而無久右衞門、云久右衞門相繼而來、亦有戰功、松榮紀事、併吉政爲八人、然失七本槍之義、勇士一言集、無久右衞門藤十郎、而有山田十大夫、與善大夫爲七人、蓋吉政以善射佐槍勢、故入其數、諸書各有異同、今據家忠日記定之、康成之兵。爭先進鬭。大久保忠鄰。酒井家次。本多忠

政等先鋒。渡神川橫擊之。神川諸書作神奈川、今訂之、城兵故敗走。忠鄰家次之兵。追擊逼城。信仍開門而出。縱橫突戰。虛空藏山伏兵猝起橫擊之。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虛空藏山之伏兵昌幸自將、我軍大敗。死傷無算。後軍欲救之。逡巡之間。信仍收兵入城。菅沼忠政向搦手。其兵朝日千助。後稱丹波、與平左衞門等先登。攻破外郭。世子下令斂軍。關原合戰誌係七日曰、我軍前鋒少壯之士、出刈禾稼、布濩田野、城兵出擊之、我軍敗走、忠鄰忠成之兵還鬭、麾下士七人、接槍力戰、敵不能支、入城闔門、石卯餘史無日、亦近此說、今從關原記大全、本多正信大怒。以爲鬭士皆犯軍令。言於世子。處法。使大久保忠鄰殺其旗奉行杉浦總左衞門久勝。七日。久勝自殺。忠鄰得免。關原合戰誌係九日曰、旗奉行杉浦平大夫、據關原記大全、平大夫久成、久勝長子、今訂之、牧野康成之旗奉

行賛掃部亦處死。忠成與掃部出奔。亦得免。由是忠鄰與正信不協。康成及戶田半平以至大田吉政八人被譴。戍吾妻岩。後皆召還。（關原記大全無正信事。石卿餘史曰。世子大怒。正信救之。按正信與忠鄰相軋。事見十八年。蓋其原起于此。今從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世子又欲攻上田城。恐其後于關原戰期。與正信及榊原康政議。使森忠政・仙石秀久・石川康長・日根野高吉・諏訪賴水。備上田城。十日。世子引兵越和田嶺。康政爲前鋒。本多康重爲殿。（關原合戰誌曰。上信界昌幸踞其後。不敢由大路。從間道至長峰邑。路甚險。恐士卒皆苦。獨康政大言曰。敵若出踞。則以我一軍擊破之。何難之有。竟由大路而過。昌幸不敢出兵。關原記大全駁其說曰。昌幸或云世子過間道非也。既以森忠政等備上田城。有何戒懼。而枉取間道哉。按康政爲魁。康重爲殿。康政不可離群獨行。今從大全。）初大友義統在朝鮮。師失律。豐臣秀吉奪封

流于安藝。使毛利輝元幽之。配其子義延於江戶。神祖矜之。賜采邑宅地。（松榮紀事曰。義統流于常陸。依佐竹義宣。誤矣。今從關原記大全・石卿餘史。而賜采邑宅地。據紀事。義延。紀事作義乘。據大友家譜。初名能乘。後更義延。義能國音相同。今從大全・家譜。）石田三成與輝元議。使義統舉兵曰。事成則復舊封。義統喜。還豐後。招集士卒。舊臣吉弘嘉兵衛統幸。（關原記大全曰。統幸大友重臣吉弘鎭信之長子。義統奪封。寓于中津。立花宗茂統幸之從父弟也。故迎至柳川。給二千石。關三成舉兵抵大阪。謁義統曰。有何所見。輕從輝元卿之命乎。義統曰。嗣君幼弱。不忍背之。且近在配所。頗被輝元之眷遇。故與其謀。統幸諫曰。秀吉公盛德國沒以復其故。有何恩義可報。嗣君僅元卿之眷遇滅所不忘茲內府附君不頗懇篤。而今大老奉行之舉事。卜專爲嗣君者。且內府老謀智勇。世無其比。父戰得勝。如指掌矣。徽改關以爲長久之計。義統不聽。統幸曰。然則臣往關東。給事於君。以圖興復。然又不忍棄義統。竟從義統歸筑紫。）田原近江守親賢入道紹忍。（關原記大全作遠江守。鎭次按鎭次宗像掃部名也。今從大友家譜。）宗像掃部鎭次等來從。兵幾四千五百人。（關原合戰誌作二千三百餘人。石卿餘史六千。今從關原記大全。）細川忠興重臣松井佐渡康之。有吉四郎右衛門立行。（先臣城所友仙曰。佐渡名興長。四郎右衛門名興吉。今從細川家傳錄。）留守木築城。聞義統舉兵。豫爲守備之計。黑田如水專以討鎭西兇徒爲任。簡閱士衆。得九千四百餘人。出中津城。屯火丸原。勸豐後高田城主竹中重信使歸正。重信稱病。使其子采女正重次從軍。（采女正名據關原記大全。）先是如水遣使廣島。諭義統以禍福。義統依違答之。如水先欲討垣見家純富來城。進陣于赤根嶺。松井康之・有吉立行差急步告義統來侵。如水使井上九郎右衛門・野村一右衛門等將兵三千援之。田

原紹忍建議。以州之立石爲營。立石在石垣原之西南。山嶽秀峙。地勢險固。義統祖先創基之地也。故紹忍勸之。其夜義統屯立石。使宗像鎭次・都甲兵部等攻木築城。破外郭。聞如水遣援軍。引兵還。中津援軍至木築城下。敵兵既退。故進攻立石。康之・立行率兵三百從之。義統與千餘人守立石。使吉弘統幸・宗像鎭次・都甲兵部等三千五百人陣于石垣原以拒之。距立石可二十町。如水先鋒時枝平大夫・毋里與三兵衛二軍久野治左衛門。（德川記作久四兵衛。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蓋更稱也。）曾我部五右衛門・池田九郎兵衛・黑田安大夫等一千五百人進。與之戰。敵兵佯走。平大夫與三兵衛逐北。敵阻河水還

鬬。統幸督兵來前。其鋒甚鋭。平大夫與三兵衛退走。戰死者八十人。斬敵僅十二人。久野治左衛門時年十九。揮槍殺敵三人而戰死。曾我部五右衛門與敵將鎮次相搏。交刃而死。康之立行陣于實相寺山南。見如水先鋒戰敗。引兵直進。九郎兵衛安大夫合隊爲一。與都甲兵部之兵鬬。奮勇馳突。斬敵將兵部。康之立行力戰。獲十九級。（據細川家傳錄）吉弘統幸破如水先鋒。兵勢大振。暫休士馬。義統馳使。使退軍。統幸對曰。不可。使敵乘勢來逼。臣今破之矣。義統遣鋭兵四五百人援之。如水第三軍井上九郎右衛門。野村一右衛門。後藤太郎助。陣于石垣原北山上。引兵而下。鎮次兵部之殘兵及義統援

兵合爲一隊拒之。我兵力戰獲級。敵軍先鋒敗走。統幸率後軍逆戰。勢甚猛厲。九郎右衛門之兵少却。左軍野村一右衛門年十九。朝鮮之役。夙著勇名。衝突無前。後藤太郎助相繼而進。敵陣頽擾。統幸下馬揮槍。殺我兵可二十人。自呼其名。與九郎右衛門鬬。九郎右衛門以十字槍接戰。傷其脊。統幸戰疲重創。扶兵而退。太郎助之兵小栗次右衛門追擊。獲其首。統幸驍將也。敵兵奪氣敗走。九郎右衛門。一右衛門。太郎助三隊合擊。多獲級。引兵還。凡獲四百六十八級。我兵死者一百四十餘人。如水進陣于實相寺山。檢首級。梟之於別府邑。義統見兵猶有一千四五百人。田原紹忍勸義統據立石

之險拒之。義統驍兵戰死殆盡。氣懾不能復戰。遣使如水之陣乞降。如水許之。紹忍歸岡城。依中川修理大夫秀成。（瀨兵衛清秀子。右衛門大夫秀政弟。）義統剃髮出降。如水幽之而歸。（家忠日記。德川記。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松榮紀事。○大全。宮腰秀興曰。一說加藤清正銃手隊長木田玄蕃。井上大九郎。率兵至石垣原。聲言援如水。而實欲觀其勝敗。以附勝者。如水察之。不見二人。使之還熊本。今按清正與如水合謀。專爲神祖出力。征討懷貳之說。不足信也。又按中川秀成亦爲援如水出岡城。陣于石垣原側近高崎山。今按秀成始黨于秀家輝元。與如水清正不協。事狀見清正寄如水書。而云爲援如水出兵。其說難信。豈秀成或持兩端。觀望成敗歟。未詳。附以備考。據大全。十日義統泊豐後濱脇浦。松集舊聞。十一日遣兵攻木築城。十二日吉弘嘉兵衛。宗像掃部等。出屯石垣原。十三日。大戰于石垣原。嘉兵衛掃部戰死。其夜義統出降。今欲事實接續。故不係日。）是日神祖至熱田驛。藤堂高虎來謁。受密旨。歸赤阪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九鬼守隆在

畔乘城數日。與父嘉隆相持。聞神祖西上。恐其觸嫌疑。十一日。將兵一千五百。攻鳥羽城。嘉隆使新宮城主堀内安房守重俊（名據一本德川記抄）及其第二子五郎七。第三子五郎八守城。自將兵一千三百。出城外拒戰。守隆先鋒敗走。越賀隼人。青山豐前守厲衆還戰。互有死傷。及晚父子各引兵還。守隆遣使關東告捷。神祖在道聞之。不甚嘉其功。（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並曰。神祖至中泉。守隆使來上首級。神祖喜征伐之勝兆。褒守隆之功。按父子相攻。固非美事。神祖不宜褒之。今從關原記。大全。○家忠日記曰。桑名城主氏家内膳正援九鬼大隅守。攻畔乘城。長門守拒戰。大破之。上首級于關東。與諸書異。附以備考。）是日。神祖至清洲。有疾。十二日。留於清洲。猶稱不佳。以待世子自東山道來會。（松榮紀事）名井伊直政於赤阪營。至清洲勞先鋒

諸將之戰功稱直政及本多忠勝謀略能適機宜（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曰、是日、藤堂高虎又來謂曰、請北渡河、至岐阜、以休士馬、神祖不聽、家忠日記大全並無其事、附以備考、）是夜市橋長勝襲大垣城下馬瀨營斬戍兵十餘級送于福島正則之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大谷吉隆劫略郡縣威震北國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島津惟新遣健步報曰東軍陷岐阜屯赤阪虛空藏山宜急引兵向關原吉隆聞之飛檄徵集北軍率其子吉久甥木下賴繼脇阪安治其子安元小川祐忠戶田重政朽木元綱赤座久兵衛等一萬五千餘騎是日發敦賀向關原（慶長記作是月朔、今從家忠日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敵軍北國大將京極高次雅謀歸順紿朽木元綱殊途出海津分兵爲水陸二途自航湖水還大津城立花宗茂筑紫廣門爲敵軍前鋒赴大垣次粟津高次名將佐欲夜襲之黑田伊豫諫曰宗茂良將不可輕舉計城中見兵有三千餘人不如致敵城下以破之議未決宗茂廣門既發粟津時人頗譏伊豫之失機（關原記大全）高次遣多賀孫左衛門等闔關寺之大門以遏往來運芻糧於城中燒大津松本關寺市鄽以闢戰場分兵據守衢衕宗茂廣門聞高次城守還軍屯勢田以保勢田橋告急大阪毛利輝元增田長盛以毛利七郎兵衛元康爲將（元康元就第六子、後稱大藏少輔、）率毛利秀包多賀出雲守杉若越後守（德川記作杉谷越中守、今訂之、）垣屋隱岐守荒木平大夫重堅等（按荒木系圖、重堅安藝守高村第四子、初事秀吉公、稱木下備中守、）三

萬七千餘兵以宗茂爲前鋒攻城（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關寺門闔兵不得過時大虞院以尼孝藏主（秀吉公侍女、慧而有才辯、秀吉公使傳命于中外、頗有勢、學禪法、號仁叔、）阿茶局爲使諭高次夫人使高次歸大阪司門爲過二女開門元康之兵乘之而入城兵欲拒之立花宗茂進兵膳所高木城兵恐爲邀後引入第三城闔門先是高次遣重臣山田大炊於關東以爲質（大炊後更稱多賀越中、）神祖嘉之曰高次誠款有餘何用質爲乃賜良刀於大炊以還之高次城守益堅二女不能奪其志竟還大阪自九日至十一日敵兵晝夜攻城城兵悉力拒守伊賀諜者夜入元康之營奪旗一旒而歸是日城兵建之以嘲立花宗茂之兵見之以爲

元康先登急進攻城筑紫廣門多賀出雲守等相繼而進城兵發矢石捍之敵兵衆多不顧死傷蟻附攻城破京町口三面齊進多賀出雲守先發立花宗茂隊將立花吉右衛門成家力戰被創部兵皆殊死鬭竟陷第三城山田大炊赤尾伊豆等守尾花川口雖奮戰拒之而敵兵麕集度不可守退入第二城高次馳使督責之大炊伊豆開門而出揮槍突戰殺敵數人大炊之兄三左衛門戰死大炊伊豆遮進却敵凡六戰疲又入第二城闔門敵兵竟陷第三城進薄第二城城兵發銃矢飛巨石拒之敵將松浦伊豫守中鉛死（關原記大全、本書曰、石川掃部頭亦中鉛死、按石河掃部頭賴明亂平自殺、事見下文、十月、家忠日記唯書伊豫守一人戰死、而無掃部頭、今從之、）

其餘死傷五六百人。敵退至第三城張陣。十三日。敵兵連發大小銃攻之。堞壘悉壞。高次善撫士卒。故城雖甚危。而無敢離叛者。輝元長盛以與東軍會戰在近。使僧興山新莊直賴修和好。說高次曰。大老奉行爲嗣君興兵革。而明公獨城守。罪等謀叛。宜講和以全家人之命。高次曰。我屬內府。諸將屬輝元。互爭雌雄。各行其志。非關嗣君之事。內府爲天下之元老。義當服從之。今臨危授城。非武夫之所爲也。興山直賴固勸之。高次以死自誓。是曉。敵自山上園城寺發佛郎機。擊破殿守第二層柱。松丸夫人侍女二人悸死。松丸夫人。高次之妹。武田孫八郎元明之妻。秀吉公聞其美。誘殺元明。奪之爲妾。在伏見城松丸。故世稱松丸殿。夫人大驚。頻勸高次

和親。黑田伊豫亦勸之。高次不得已從之。授城於立花宗茂而去。石卯餘史曰。大谷吉隆與宇喜多秀家議。使朽木元綱說高次降之。按吉隆秀家未嘗攻大津。餘史誤。今從關原記大全。又按大全載宗茂褒立花吉右衛門成家書。親成質之立花飛驒守清直之士安東守經。報曰。宗茂數更名。此時名親成。然終以宗茂爲定名。〇據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九月朔。吉隆發敦賀。三日夜。高次歸大津城。四日夜。宗茂廣門屯勢多。七日。大阪諸將來會。自十一日攻城。今欲其事通貫。故不係日。初因幡鳥取城主宮部兵部少輔從神祖於東征。及與諸將西上。馳書桑名城主氏家行廣。告叛神祖。入同守城。夜出岡崎驛。將取水路。赴桑名。路逢京極高次之使石川太郎左衛門。兵部少輔命左右。輒殺之。剖太郎左衛門所杖竹杖視之。有一行書。促台駕亟西上。兵部少輔以爲行廣高次之妹夫也。其心難

保猶豫。議進退計無所出。天既明。宰臣相議。遣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之營曰。兵部少輔病狂濫出。請處分。直政忠勝命宰臣使其兵衆隸本軍。關原合戰誌。兵部作宮內。曰。宮內少輔雖從東征。而眷戀妻子。石田三成以書誘之。宮內少輔棄軍潛出營。將赴大阪。其臣告之田中吉政。吉政遣人追及於途。送吉田城。使松平家乘拘之。軍無主將。上下惶惑。藤堂高虎善拊循之如骨肉也。故宮內少輔之臣久田左近右衛門。請舉軍屬高虎。高虎告狀於神祖。神祖使高虎撫其軍。士卒始安。按兵部少輔與諸將西上。則此時神祖猶在江戶。軍機疾速。不容往復。蓋今從關原記大全。是日。神祖至岐阜。見郡西座村立政寺。僧關原記大全曰。諸書作安八郡。瑞雲寺。非也。龜甲山立政寺爲是。今從之。厚見安八二郡。皆在美濃。盛碩大柹子於盤獻之。神祖使近習隨意取之。戲曰。大柹入吾掌握。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〇大柹大垣。國音相通。關原記大全曰。自是改大垣書大柹。今按仍舊皆書大垣。十四日。神祖發岐阜。諸將

奉迎呂久河上晉謁。神祖面勞其戰功。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〇慶長一統記。松榮紀事並云。是時神祖握福島正則之手。傾諸將曰。須明日鏖戰。殄滅賊徒。諸將皆喜。按神祖因敵悖化不必指定戰期。蓋後人見會戰適在十五日。傅會爲此說也。今不取。召水野勝成。使守曾根舊壘如故。勝成辭曰。臣願與赤阪諸將在前鋒效力戰陣。神祖不許曰。曾根輜重轉運之要衝。敵若出兵樂田大垣之間。邀岐阜赤阪之路。則諸將不得屯赤阪。汝勿貪目前之功。而忽國家之大計。勝成奉命而退。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水野系圖。亭午。神祖至赤阪。屯岡山。關原合戰誌曰。神祖改岡山曰勝山。德川記亦書勝山。然關原記大全無其事。故依舊書岡山。先是稻葉貞通以其子通孝爲使報曰。石田三成之臣樫原平助。關原記大全曰。彥右衛門子。時年十三。蓋使彥右衛門故部曲佐之也。率多兵扼摩

免戸渡宜備之時神祖次岡崎城通孝告狀神祖嘉之至是貞通及其子典通加藤左衛門佐關一政竹中重門等犬山降將來謁馬場昌次山村甚兵衛千村平右衛門亦同時謁見神祖皆善遇之(關原記大全)大垣斥候見大旆至走告之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率兵出池尻口按視之候騎告曰東兵增盛白旗翩飜內府來到必矣島清興曰比日敵兵夜出晝還其營詐爲大軍增益以紿我白旗金森法印也乘其動搖可一戰破之也(關原合戰誌載島左近之語曰內府方在奧州與景勝對陣安得來此此妄言也按大垣敵將豈有不知神祖西上之理哉今不取合戰誌又云大垣城兵聞神祖在岡山皆失色左近謂三成曰今不一戰制勝則士氣不振請擊之三成然之左近爲前鋒蒲生備中爲後拒以株川陣于笠縫堤秀家陣于池尻口今從關原記大全蓋島

清興亦在三成前鋒也)秀家曰然不及催督他軍我與治部少輔以手下兵擊走之三成從之二軍前鋒渡株川擊中村一學之陣(一學尚幼彥左衛門一榮代統其衆見上文)秀家伏兵一色村以誘之(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合戰誌云島左近伏兵林藪使步卒放銃誘之今從關原記大全)一學叔父一榮及其宰橫田宗治麾兵進戰有馬豐氏陣於其側進兵援之中島次郞大夫稻次右近等先衆爭進橫擊三成之陣敵將敗走一學豐氏之兵分左右追擊之神祖在岡山望見之謂左右曰中村式部少輔自少習軍旅部兵皆善戰陣列可觀既而一學之兵渡株川神祖艴然曰此敵誘我深入而墮其計今立敗矣追騎乘勢長驅遇伏發敗兵應期還戰一學之兵受敵

左右不能支隊將野一色賴母(據淺井軍記初稱介七事淺井長政)偶衆馳突秀家之兵淺香左馬擊之獲其首(德川記關原合戰誌左馬作三左衛門蓋初稱也今從關原記大全台卿餘史)甘利備前與秀家銃手隊長飯尾太郎左衛門馬上相搏而死其餘知名之士多戰死(關原合戰誌曰戰死三十六人)敗兵退至笠縫堤下豐氏之兵追擊三成前鋒亦渡株川沿岸而退稻次右近爲殿敵兵四騎出躡之其一橫山監物(蒲生備中之兵)射中右近之胄甲堅不徹監物又注矢右近急進與之相搏監物有膂力右近幾危其奴來救竟斬監物使奴取其首擊三騎却之(德川記台卿餘史右近作半兵衛疑初稱也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先臣佐佐宗淳日錄稱壹岐德川記合戰誌餘史並云右近斬監物與花木外記接戰外記逃去蓋大全所載三騎之一也)有馬法印

侍神祖側神祖望見右近之背旗問其姓名對曰玄蕃頭之兵稻次右近神祖名之面褒其功一學之兵猶在堤下不能引去神祖召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曰非汝等則不能退兵(德川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愛長一統記爲命忠勝一人今從家忠日記校榮紀事本多家譜)直政忠勝單騎不擐甲馳至兩陣之間左右指揮自爲殿全軍而還(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校榮紀事本多家譜)秀家三成引兵還至牛屋村遮那院門前檢所獲東兵首級凡八十四(關原記大全本書舉一說曰敵獲東兵首三十二我軍斬敵首十七或云中村一學之兵死者三百餘人未知孰是)三成謂秀賴近臣廣瀨兵庫曰子之鄉里美濃北山有高橋修理(一本德川記抄高橋作鷹橋國語相同)居廣瀨谷世爲豪族子往說之使之驅率邑民獵者爲銃

手一千人以會關原之戰期戰勝則封美濃半州以讎其功。乃授黃金一百枚資之兵庫至廣瀨谷告其言修理曰吾祖先自將軍尊氏公時居此不願榮達故秀吉公名之不出今有何故而出乎兵庫曰如此則戰勝之後聲罪致討宗黨必滅子勿悔焉修理曰此寃枉也吾不以干戈抗人有何怨讐而處罪乎當俟天下治平披訴主將永保鄉里子休矣遂却黃金不受兵庫不能屈而歸。關原記大全石卿餘史

臣按高橋修理高尚之士而有先見之明。知石田三成之將敗毅然拒之辭直氣壯不惡而嚴卒免于禍。以保全其宗黨較之古人殆無媿焉特怪夫天下既平然無所見豈其事不達于神祖之聞歟或記者頗溢其美而其實未至如是耶使人不能釋然無疑也。

先是豐臣秀秋至高宮逗遛不進。宇喜多秀家遣使促之使之引兵出美濃以會戰期。秀秋稱病不出既而秀家入大垣城度其有異志與石田三成議謂戶田重政平塚爲廣曰。卿等須至秀秋之營託言軍議執之以爲質如不從命則刺殺之卿等共死則功與死事等矣重政爲廣諾輒至高宮之營請謁秀秋稱疾劇不出。二人計無所施而歸歷日秀秋至大垣遣使城中曰下官有疾故流言荐興今來于此屯于城外。須與東軍決戰然後入見諸將以明其無貳。秀家使之陣于大垣城西松尾山麓秀秋引八千餘兵陣于山上。是夜大谷吉隆至其營讓秀秋曰。卿兄弟雖多太閤最愛卿以爲隆景之養子輔佐嗣君非卿而誰如聞卿託疾逗撓通謀關東豈所望於宗室之冑哉秀家及三成正家皆欲殺卿以懲攜貳之徒。然以其無明驗。故隱忍至此宜蚤改圖以全臣節。稻葉正成平岡賴勝。在秀秋之側。同辭對曰中納言自幼被太閤之深恩欲報之於嗣君而近以罹疾輒來無根之言豈蓄異圖請勿怪焉吉隆曰。黃門年少恐其志慮未定或爲姦人所誘今聞二人之言。坦然意釋矣遂辭去。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並曰吉隆謂三成曰金吾中納言反覆難信吾欲抵彼營面質之實懷攜貳則吾交刃而死足除一害然吾病喪明舉措不便當以平塚因

幡守爲介因幡守喜應之二人往秀秋營謁之秀秋出見吉隆進捉秀秋以短刀擬其胷因幡守同進吉隆責其有異圖秀秋不少沮自若哂曰無之如其有貳何輒出見意者內府縱反間欲使殺吾乎渠將疾斬吾首以降內府二人信之復坐曰然則賜誓書以安大垣之人心秀秋以爲要盟鬼神不享即授誓書因幡守監之吉隆使因幡守齎之歸大垣徑赴關原蓋二書務欲張皇吉隆之謀略而傳會爲此說家忠日記及關原記大全所載較平實今從之〇大全載一說曰秀秋將攻安濃津城至關地藏稱疾還至高宮移屯柏原逗撓數日秀家三成吉隆相議吉隆至佐和山城招秀秋將執之秀秋覺之不來故吉隆遣重政爲廣於其營云云然二人三出大垣城赴秀秋之營舊說所傳故不取一說附以備考三成與秀家謀。使瀧川正弘矢田半左衛門齎秀家三成。小西行長長束正家安國寺惠瓊等連名誓書抵松尾山說正成賴勝曰。嗣君至十五歲使秀秋掌天下政事。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松榮紀事並云當以秀秋爲關白按此雖啗利之虛辭秀秋豈肯信之乎今從關原記大全筑後筑前二國依

舊。增封播磨。正成賴勝各給黃金三百枚。關原戰勝則割近江地。各封十萬石。秀秋對使者曰。吾無攜貳。重賂何爲。使者歸報。三成終無如之何。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敵將脇阪安治。朽木元綱。小川祐忠。皆通謀歸順。松榮紀事、按安治納款、既見上文、至是踐其言也。○關原合戰誌曰、島津義弘說三成曰、敵軍以內府至岡山、倍氣、我軍失勢、秀秋攜貳、訛言紛紜、戰必不利、今夜襲岡山營、出其不意、則秀秋反計亦無所施、必得大捷、請我爲前驅、三成曰、內府雖至、兵僅三四萬、此不足畏也、我兵充滿山野、既逾十萬、輝元出師亦在近日、以大兵擊小衆、取勝在掌握中、夜戰危道、勝敗未可料、不如白川曾戰、以得大捷、此萬全之道也、義弘固爭、三成終不聽、按義弘嘗欲入伏見城同守、而懷歸欵之志、不必設此奇策、以困東軍、其言全與宇喜多秀家欲以襲赤阪之計相同、關原記大全不取其說、蓋有所見也、合戰誌、石卯餘史又曰、三成與大垣諸將議、遣使大阪、促毛利輝元出師、輝元諾、時城中流言、增田長盛潛通關東、故輝元不得輒出、按是月十二日、三成寄長盛書、有內府未來、輝元不應出大阪之語、然則三成未嘗促之也、據毛利家記、秀元勸輝元、密通欵于神祖、故懷兩端、不特城中流言也、故今皆不取、是日。上杉景勝之兵。將攻伊王野口。出據石山。伊王野下總守資信。下野守資宗子、初稱又太郎、使其臣薄葉備中擊破之。資信與其子又十郎資重進擊。又破之。斬一百七十餘級。敵兵敗走。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伊王野系圖、資信父子名據系圖、○關原合戰誌曰、景勝冦關東口、唯此一戰、其後聞關原之敗、不敢出兵、神祖在岡山之營。召福島正則。池田輝政。京極高知。黑田長政以下諸將。問攻戰利害。皆同辭對曰。大旆既至。吾輩宜進兵攻下大垣城。神祖曰善。然備前中納言在城爲主將。石田長東大谷以下將士皆受其指揮。卿等雖悉力攻城。未易猝拔。三成輕佻。卿等所知也。若誘中納言出陣郊外。

則可一戰禽之也。關原記大全○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此下有神祖移陣菩提、以致敵兵之謀、然是夜三成出陣關原、及移陣、則川曾戰、故不取、敵將亦會議于大垣城中。宇喜多秀家謂諸將曰。聞內府既至赤阪。意者攻城在近。而今城兵數萬。守備有餘。不經旬月。毛利元康。柳川侍從立花宗茂、久留米侍從毛利秀包、小野木縫殿助。早川主馬首等。拔大津田邊城來會于此。安藝中納言亦當繼至。以十餘萬衆。擊關東疲兵。其勢不異于鷹鸇之毆鳥雀。此萬全之策也。三成曰不然。凡城守者。利于以寡制衆。今擁十萬之兵。名爲往伐關東。而坐守孤城。不能出戰。則士氣沮喪。勢不可振。宜使安藝宰相毛利秀元、長束正家率部兵三萬七千人爲前軍。出陣于青野原。明公與大谷吉隆率四萬人爲第二軍。三成與島津惟新。小西行長。及大阪弓銃三萬餘人。歷關原菩提寺山麓。登赤阪虛空藏山。繞出敵後。見機雷發。前後合擊。則東軍走至呂久合渡。併力追擊。破之必矣。將兵之道。要在攻所當攻。守所當守。願明公無少遲疑。可速進焉。吉隆謂正家曰。我兵雖逾十萬。而內府既至赤阪。則彼亦殆將十萬。勢均力敵。不較虛實利害。而欲一舉爭鋒野戰。未見其可也。黃門君雖尚少壯。而謀慮深遠。欲待諸軍來集。可謂至計。而三成輕遽。妄勸出師。此取敗之道也。宜堅凝持重。以制勝焉。三成固爭不從。其餘敵將亦多不用吉隆之謀者。秀家不能奪。竟從三成之議。吉隆又

曰諸將與衆同心不亂隊伍決志必死則或可取勝一有前却則勝敗未可豫料戶田重政亦贊成其言秀家曰衆議既定宜亟歸營明旦會戰諸將皆出吉隆受秀家之命至松尾山豐臣秀秋之營諭以赤心無貳固守前約（關原記大全）秀家與三成議使福原直孝守大垣牙城熊谷直陳垣見家純木村宗左衛門其子傳藏守第二城高橋元種秋月種長相良長每守第三城兵合七千五百人（關原記大全作七千餘人合從水野勝成事記）正家與安國寺惠瓊歸南宮山之營對吉川廣家傳秀家之命曰明日之戰安藝宰相宜爲前軍廣家既與福原越後合謀勸秀元歸款故託言曰宰相代父將兵當與宇喜多黃門號令

諸將而使之爲前驅殆失望也正家惠瓊固勸之廣家終不聽夜二更三成歷野口村田路至南宮山說秀元廣家曰黃門與宰相爲前後主將有何不滿而發此言論辨再三亦不能奪三成曰然則黃門指揮諸將作戰宰相須橫擊敵陣言訖歷牧田開道（貝原篤信木曾路記曰牧田距今洲二里牧田東有烏田村有野曰唐末三成所歷間道卽此也）四更至松尾山對平岡賴勝稻葉正成使秀秋明日屬戰徑至大谷吉隆藤川之營議軍事經小玉大路黎明至小關村島津惟新鍋島勝茂小西行長等夜出大垣城由野口赴關原宇喜多秀家將大軍後諸將而發（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

○關原軍記曰大垣至關原行程三里松榮紀事曰敵將暗夜衝雨至關原人馬騷擾其勢不異于奔敗按翊日之戰秀家先破福島正則之陣軍列不整而能如此乎蓋後人臆度之說故不取

一柳直盛在長松城西尾光教在曾根城謀奔赴而告直盛光教馳使本營告之福島正則以其臣祖父江法齋爲使（據關原記大全法齋初稱江右衛門武功積累仕麾下隷青山常陸介忠成忠成授氏曰青山不見容後有罪被誅事在十九年）告曰敵兵出城將侯天明進討神祖召法齋而諭曰出城勝兆也吾當繼發以殄滅之（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松榮紀事○關原軍記慶元記並曰神祖令諸將曰敵兵皆依山而陣但擊向我者勿擊山上敵直由海道西上則戰勝必矣敵若下山橫截我軍則可擊破之此又取勝之道也附以備考）法齋白神祖曰鍋島信濃守未戰而引兵上山神祖曰天未明且重霧昏濛汝何以知之法齋曰臣攫鍋島所陣馬糞試之猶煖是以知之神祖曰前日吾到岐阜勝茂通款請降宜其

如此（關原記大全）時北面士某爲喑京極高次往大津比過山科遇三成急步捕之送本營齎三成寄增田長盛書詳說大垣之形勢神祖臨發覽之使諸將傳觀之（關原記大全慶元記石卿餘史○書辭載在三書今略之）豫召監使下號令福島正則細川忠興其子忠隆織田有樂其子長孝田中吉政其子長顯加藤嘉明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生駒一正戶川達安竹中重門及公子下野守忠吉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前軍筒井定次稻葉貞通其子典通加藤左衛門佐蜂須賀至鎮遠藤慶隆小出秀家龜井茲矩寺澤廣高爲二軍池田輝政其子利隆淺野幸長山內一豐有馬法印其子豐氏金森素玄其子可重德永法印壽昌

一柳直盛中村一榮市橋長勝松平吉綱横井伊織其子孫右衛門作左衛門等備南宮山栗原山之敵西尾光教水野勝成津輕爲信松平康長等備大垣之敵酒井家次爲麾下前鋒大須賀忠政本多成重爲後拒堀尾忠氏守岡山之營總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餘人（關原合戰誌曰分爲二十六隊堀尾忠氏與山内一豐備大垣城其餘軍列合戰誌石卯餘史與此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全）遣奥平貞治於松尾山監豐臣秀秋之軍十五日黎明神祖擐甲談往年長湫之捷使近習聞之出軍關原建牙於野上之西桃配原（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毛利秀元吉川廣家雖密輸款而神祖未知情實頗疑其詐本多忠勝曰彼若懷詐則當下南宮山張陣而至今猶在山上。

則其非詐可知矣且輝政幸長置陣牢固無復可慮宜亟進大旆矣神祖從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本多家譜）方是時惠瓊至秀元之營說曰敵將布陣關原内府將進馬宜令諸將見烽作戰秀元曰吾年尚少軍事悉委吉川彼當見機發兵吏勿勞心惠瓊曰御爲太閤之養子特蒙恩遇秀頼公之成敗造次不可忘而諉之軍事悉委吉川不忠孰甚焉宜亟改圖以勦敵軍。秀元語塞誓必發兵襲後惠瓊喜而歸營秀元遣使廣家之營謂曰關西諸將皆棄其質歸内府吾亦欲棄福原左近以襲擊其後須挑戰廣家固執不聽（關原記大全）既而正則候騎澤井左衛門森勘解由與三成斥候澤田小三郎乾二郎兵衛馬上相遇（石卯餘史爲小西行長斥候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四人提槍將鬭正則候騎祖父江法齋馳入其間謂曰審形勢料虚實以告主將候騎之職也子等鬭死則有誰當告主將戰在事後須各罷去四人然之遂東西別去（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福島正則之前鋒横截宇喜多秀家之後軍而列隊伍秀家之兵不能測其多少猶豫不進稻葉助之丞厲聲曰主君在前敵邀其後有何疑懼而不敢進須衝突而過馳馬冒陣其餘提槍齊進。勢甚猛烈正則之兵加藤莊之助馬上指揮助之丞以槍刺之墜馬不取其首率餘衆直衝我陣而過得及秀家正則隊將福島丹波率手下兵力戰獲十餘級（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秀

家背石原嶺向東南而陣河尻肥後守石河光吉布施屋飛驒守玉置小平次糟屋内膳正赤澤山城守池田伊豫守戶田重政平塚爲廣陣于秀家之右。（關原記大全河尻肥後守上有有馬修理大夫按有馬晴信承大阪之檄而未嘗出兵事見下文十月故不書）大谷吉隆其子吉久甥木下頼繼朽木元綱小川祐忠脇阪安治其子安元赤座久兵衛等陣于松尾山麓小西行長島津惟新其子忠恒姪豐久織田秀雄（關原記大全無秀雄今據關原合戰誌信雄長子幼名三法師至參議從三位稱越前大野宰相）織田左衛門佐信高（信長公第七子初稱藤四郎）及大阪弓銃隊長陣于其左石田三成陣于天滿山麓列柵二重島清興其子新吉清長（諸書作政勝關原記大全信勝今從諸家系圖纂）次子十次郎清資大場土佐大

山伯耆舜兵庫森九兵衛蒲生備中北川平左衛門等六十餘人陣于柵前毛利秀元吉川廣家宍戸備前守安國寺惠瓊長束正家其弟伊賀守長曾我部盛親鍋島勝茂等陣于南宮山栗原山兵總十二萬八千六百餘人（關原合戰誌曰、分爲十八隊、按敵將陣列諸書不同、今從關原記大全、）大谷吉隆分兵使吉久賴繼拒垂井口。自將勝兵六百餘人向松尾山張陣以備豐臣秀秋之變（關原合戰誌、本書曰、分兵四千、使大谷大學木下山城守將之、據關原記大全、吉隆兵總二千八百人、故今不舉其數、）成吉隆不知元綱祐忠安治安元久兵衛等潛謀歸順故亦使之備秀秋（關原合戰誌）是日昏霧四塞咫尺不辨日加辰漸晴神祖自關原街東進馬西上十二町渡邊守綱說地形之利

害又進陣可三町前鋒酒井家次建旌旗十二旒先神祖可九町本多正純與平信昌其子家昌松平忠明戶田一西其子氏鐵松平家清青山忠成其子忠俊永井直勝松平家乘等陣列其次秀家三成吉隆見神祖後南宮山而進陣欲前後夾擊故戒部下勿與戰（關原記大全）下野守忠吉初涖戰場井伊直政其婦翁也故神祖使直政導之直政率勝兵可三百進至前軍闕一政塗遇直政問當屬何人部下直政曰第跟吾來一政從之本多忠勝馳至作色責直政曰今日之事吾與子共爲先鋒何得獨進直政曰吾奉命導公子不得與子共事忠勝愈怒二人忿爭事將不測一政和解之遂得平直政欲先福島正則之陣而進正則之兵可兒才藏橫槍呵曰福島左衛門大夫奉命爲先鋒不許他人過此直政紿曰吾井伊侍從也掌命與公子忠吉出爲候騎才藏曰然則多兵不可須減之直政不得已使木股右京統兵衆纔率五六騎近敵軍（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慶元記、關原軍記、按合戰誌右京作土佐、益更稱也、今從大全、）兩軍發銃交戰藤堂高虎之甥藤堂新七良勝獲級第一遣使獻之麾下神祖褒之既而麾下海螺鳴東軍大喊而進下野守忠吉冒島津惟新之陣手擊其兵松浦三郎兵衛三郎兵衛多力健鬭忠吉被創勇氣不撓馬上相搏而墮從兵加藤孫太郎獲其首忠吉又進擊敵從兵纔四人幾危井伊直政

率手下兵救之木股右京鈴木重好厲衆督戰小幡勘兵衛景憲（諸書孫十郎虎盛孫、又十郎昌盛子、一說虎盛作昌忠、昌盛作在直、蓋初名也、勘兵衛初稱孫七郎、後更今稱、晚年號道牛、關原合戰誌小幡道牛事歷云、景憲時嘗世子遣責、故不得列麾下、在木股土佐之隊接戰、）揮槍力鬬獲級脇五右衛門岡本半助向山外記皆有戰功（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鈴木重好率先勇猛擊破惟新之陣直政凡獲五十三級（鈴木重好傳）松倉重正鍋直政力戰有功本多忠勝騎世子所賜駿馬（號三國黶、長四尺八寸餘、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爲神祖所賜、今從關原記大全、石卿餘史、本多家譜、）橫衝惟新之陣敵兵披靡馬中鉛斃從兵梶金平授已馬乘之本多忠朝時年十九手斬惟新之兵二人從兵山內主水加藤忠左衛門吉原新介長野新四郎青山三四郎等

皆善戰。桑山左衛門佐一直（修理亮重晴孫、九郎二郎一重第二子、爲兄修理亮一晴子養、）屬本多忠勝有功效。石河貞政斬石田三成候騎服部新左衛門。（關原記大全云、麾下士服部仲之從父弟、）上其首神祖撿之。爲是日第一級。（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大全曰、福島正則之兵渡邊彥助、先石河伊豆守獲首、先備正則之覽、然後獻之麾下、故後於伊豆守、按先是藤堂良勝獲級第一、福島丹波亦邀擊宇喜多秀家後軍、獲十餘級、然在大軍未接戰之前、故不得爲第一也、）前鋒福島正則西馳先擊宇喜多秀家之陣。秀家分二萬餘兵爲五隊。前軍與東軍接戰。其鋒甚銳。正則之兵。退走可五町。星野又八揮眉尖刀還鬭。斬敵三人而死。其餘戰死幾三十人。衆不能支。正則大怒。厲聲呵之。福島丹波小關石見。長尾隼人等厲衆還戰。互進互退。勝敗未決。（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加藤左衛門佐筒井定次。橫擊秀家之陣破之。（關原合戰誌）黑田長政陣于相川之北。向青塚擊島清興之陣。銃手隊長白石莊兵衛菅六之助。野口左助。益田與助等連發鳥銃。敵兵辟易。（關原記大全、○本書舉一說曰、菅六之助部兵所放鉛彈、中島左近而重創、故其陣輒敗、）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岡田將監等。（○將監織田信雄之將、長門守秉見、天正十二年、未知其以何年屬神祖、）與石田三成之前軍接戰。東軍少卻。三成見之。以爲南宮山諸將合擊內府麾下。則必得大捷。乃舉烽天滿山。引兵下丸山。大喊而進。擊吉政之陣。吉政退可三町。加藤嘉明細川忠興黑田長政橫衝三成之陣。細川忠隆其弟興秋叔父興元皆揮槍獲級。忠興冒陣力戰前

田與十郎（○按此與蟹江城主前田與十郎、稱同而人異、）香久山少左衛門等六人皆獲級。伊丹意頓屬黑田長政。與三成隊長安宅作右衛門接槍。作右衛門勇健。縱意頓仆之。黑田一成馳至。擊作右衛門斃之。使意頓取其首。進與蒲生將監相搏。獲其級。意頓跨作右衛門之屍。欲取其首。創重而死。其餘長政之兵。後藤又兵衛基次（詳注于上卷）生田小屋之助等十三人皆獲級。（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大全曰、十四日夜、長政選精兵十五人、戒之曰、明日之戰、不得離我左右、馳逐如我手足、若有離群獨戰於、雖得大將之首、亦不得爲功、其意以爲三成兇徒之魁帥也、欲親擊之以償宿憾、故君臣一心、衝突其陣、而三成竟敗、亦又兵衛、小屋之助等十三人、皆在選中、健鬭不遺餘力、長政大賞其功、）田中吉政生駒一正乘勢還鬭吉政之兵。中村采女斬三成隊長紐忠右衛門。一正之兵。勝阪源右衛門黑田久六等力戰獲級。三成前軍不能支。竟敗走。織田有樂其子長孝津田高勝等陣于大路之南。進與大谷吉久木下賴繼平塚爲廣戶田重政相抵。敵兵甚勁。我軍又少卻。諸將齊進。前後合擊。呼聲動天地。古田重然猪子內匠舟越景直佐久間安政其弟勝之斬獲挺衆。小阪助六安孫子善十郎稻熊一左衛門（諸書稻熊作熊稻、關原記大全作稻垣、今從太田牛一所撰關原記、永井直清本覽長記、及石卯餘史、）兼松正吉西尾藤兵衛坪內喜太郎利定父子五人皆力戰獲級。日加午。雌雄未決。敵兵動輒欲挫東軍。久保島孫兵衛平麾下言於神祖曰。戰既酣。而秀秋按兵不動。請處分。神祖既疑南宮山之敵。聞此言

盃不能無疑作色曰恨爲豎子所賣乃使孫兵衛率銃手二十人向松尾山發銃脅之秀秋前鋒整隊伍將向我陣平岡賴勝稻葉正成鳴海螺進旌旗告有倒戈之約於諸軍秀秋步騎八千以五千爲左右翼三千爲麾下親兵下松尾山直擊大谷吉隆之陣賴勝正成左右分進銃手六百雷發雨注。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三書並曰秀秋監使村上宇兵衛告反戈之約于前軍隊將松野主馬主馬大驚曰臨戰變節謂之背裏反忠不忠不義小早川家絶無其事吾不能聽命唯有一死可以報國耳宇兵衛曰君侯既與關東定約專爲宗社不可中變今子獨拒命則是亦不忠不義也主馬服其言雖引兵下山而終不與敵兵接戰大全又曰主馬領五千石亂平致仕而去往京師落髮居黑谷及賜備前美作於秀秋招之爲執政固辭不出其後田中吉政嘗幣招之乃出給一萬石晚年駿河大納言忠長卿召爲家老大谷給二萬石忠長卿封除又爲僑人號道圓終于京師

吉久木下賴繼戶田重政平塚爲廣方與東軍戰見秀秋來進舍東軍與之戰吉隆豫知軍必不利欲亟自裁故不擐甲輕服駕輿其輿四方皆空使親兵舁之以便屠滅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松榮紀事並曰吉隆欲馬上自裁故不擐甲輕服騎馬關原記大全未然其說今從大全及毛利家記將兵六百輿中指揮高呼大罵曰秀秋無狀怨徹骨髓今不斬之更待何時宜直入麾下取之兵皆殊死戰重政爲廣揮槍力戰大破秀秋之陣賴勝正成厲衆曰兵書有之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須併力決志以獲大谷父子然敵兵勇鋭秀秋之兵敗走田中勘左衛門布目新平等二十九人戰死被創者幾五十人關原合戰誌曰戰死三百七十餘人今從關原記大全秀秋大怒以新兵攻之重政父子五百餘人大呼進鬭爲廣父子六十人橫擊秀秋之陣又敗之關原合戰誌監使奧平貞治獲級上之麾下力戰而死神祖惜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並曰神祖矜其戰死給江州采地二百石於其母藤堂高虎織田有樂其子長孝津田高勝逼吉隆之左脇阪安治旣憑高虎納款故渡藤川逼吉隆之右小川祐忠朽木元綱赤座久兵衛與安治同進秀秋敗兵乘勢還鬭吉隆三而受敵力猶不屈又擊退秀秋前軍可一町東軍左右競進敵兵披靡吉隆常善撫士卒至死一無離叛者銳兵三十餘人皆戰死津田高勝與戶田重政馬上相鬭高勝所乘馬驚刀光而逸去。津田系圖曰高勝縱重政而仆之欲取首織田長孝來搏重政高勝不敢爭讓於長孝而

去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織田長孝來與重政接一人雅相識下馬苦戰重政累戰力疲長孝終獲其首重政之宰鶴見金左衛門進擊長孝其兵矢田太兵衛橫擊金左衛門斬之秀秋近臣横田小半助與平塚爲廣鬭爲廣以十字槍刺殺之齎其首送吉隆之陣曰我兵旣敗不可復振一死以酬知己子當引決吉隆對爲廣之使大稱賞其勇敢爲廣連戰被創踞田塍而憩小川祐忠之兵樫井太兵衛進與之鬭縱爲廣而仆之爲廣投十字槍謂太兵衛曰爲汝寶器遂授首爲廣子莊兵衛重政子內記皆苦戰而死吉隆嬖長湯淺五助提首來告戰敗吉隆謂五助曰是吾自盡之秋也猶豫移時則

恐受辱吾罹惡疾顏面甚醜宜藏吾首勿使敵人見之遂自屠吾助介錯時年四十二三浦喜大夫以帛裹其首瘞深泥中而自殺五助又馳犯陣藤堂高虎之姪仁右衛門高則斬之高則諸書作高刑藤堂系圖亦作高刑曰仁右衛門高則予據之則高則又名也然系圖云高刑戰死關原其繆誤不足信今據高虎行狀訂之高虎上之麾下神祖聞之曰五助驍勇而缺脣須驗之近臣撿其首果缺脣也乃定爲五助之首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臣按北齊祖珽病盲北徐州之亂自乘馬臨陣左右射反者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散走珽且戰且守。竟平其亂珽雖有膽略而讒慝之鄙夫也大谷吉隆亦病

盲。而其志操迥出珽之上奇略超衆勇決絕倫始欲依神祖立功名而終黨于石田三成爲之謀主非其志也吉隆固知三成之無成諫之再三而三成反謀已決竟不能回。吉隆守匹夫之諒以死許之其經略北國訓練士卒如臂使指不攻府城而直救北莊馳咫尺之書以卻金澤之大軍其曉暢兵機三成之黨皆所不及也暨乎東西鏖戰之日豫知金吾中納言之有異圖選六百之精銳抗八千之勁兵士卒皆懷其惠無敢離叛者及其戰敗決然自屠不受僇辱豈非智勇出群者哉

大谷吉久木下賴繼殘兵纔七八騎相對涕泣欲赴陣而死。關原合戰誌曰大學山城守戰于垂井口朝霧遮山不知吉隆苦戰故不來救既而聞吉隆自殺引兵還京極脩理亮縱擊敗之從兵或死或走留者纔二十四騎二人將自殺其臣諫之故亡去今從關原記大全吉久乳母子橋本久八郎諫曰此陣雖破大阪佐和山城守堅固東軍不得輒攻不如還敦賀招聚殘兵以圖再舉二人從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及豐臣秀秋歸順神祖命麾下兵大喊而進衆軍皆喊。乘勢奮擊右屠左剪縱橫馳突西軍大敗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關原軍記慶元記宇喜多秀家怒秀秋倒戈欲擊其陣交刃而死明石掃部助守重注于九評十諫曰君侯號令諸將而爲匹夫之行不可秀家曰吾非唯惡秀秋之反覆欲與之共死而特怪夫運元變約不出師秀元亦倍約觀望天下事可知

也。一死以報太閤之恩。吾志決矣。守重固諫曰。縱大老奉行歸降關東。君侯宜運籌策拯危難。以擁戴秀賴公。言甚切至。秀家不得已從之與近臣二人走入膽吹山。守重戰敗奔京師。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鼓曰秀家與近臣進藤三左衛門黑田勘十郎脫甲舍馬歷膽吹山間道至美濃粕川谷口暮雨驟倚巖壁避雨天既明至中山鄉土人爭起掠敗兵衣服白樫村村民矢野五郎右衛門以槍擬秀家秀家乞憐五郎右衛門知其爲貴人投槍而跪使奴負秀家至己家匿屋後叢窟中人莫知之者大野治長屬福島正則力戰斬秀家之兵甲知七郎右衛門關原記大全細川忠興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與石田三成戰兩軍格鬭織田有樂父子藤堂高虎破太谷吉隆而來與諸將合敵兵決死血戰散而復合凡七八次我

兵斬蒲生大膳。北川十郎以下大膳備中子、十郎平左衛門子、一百三十人。藤堂良政進與島清興長子清長相搏而死。清長取其首將起。良政近臣山本平三郎刺殺清長、獲其級。蒲生備中。北川平左衛門坐胡床、集敗兵。備中揮刀力戰、馬斃身疲而憩。見織田有樂馳馬而過、謂之曰、吾嘗事蒲生飛驒守、稱横山喜内。君頗識不。有樂曰、横山喜内我所識也。幸從我來、告内府活汝。備中笑曰、君非信長公之弟耶。何其不知人之甚也。胡爲憑君丐生乎。拔刀斫有樂。有樂躱避墮馬。有樂之兵澤井久藏擬槍備中。備中斬之。其僕來救、又斬之。從兵攢槍刺殺之。有樂終獲其級。平左衛門遁去。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諸將合

擊三成之陣。三成戰敗、走入膽吹山。島清興戰死。石卵餘史曰、左近死生未詳、或云戰死、然無獲其首者。關原合戰誌曰、本多六兵衛獲左近首、不知誰部兵。關原記大全曰、或云加藤嘉明近習森岡半三郎擊殺之、其說不足信也。蓋左近中嘗六之助部兵所放鉛彈而死、此說近是。今按諸家系圖纂、載興福寺持寶院主之語曰、石田三成之士八條勘兵衛常談關原之戰曰、軍敗、勘兵衛勸左近、欲共往佐和山城守。左近問曰、我子掃部修理如何。勘兵衛曰、二人戰死。左近曰、然則何所期待而愉生乎。即馳赴陣。勘兵衛牽鎧褏止之。左近揮刀擬之、遂馳去。諸書不知此事、皆云莫知所之。其實戰死也。據此說、則又在中銃之後。附以備攷。持寶院、清興父豐前守所建。清興父子牌今見存焉。掃部修理、即新吉十次郎也。諸將乘勝逐北、獲八千餘級。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加藤嘉明不貪追擊之功、嚴隊伍以備變。嘉明旦出赤阪、鎧甲鮮麗。及接戰、以平常鎧甲易之。人皆稱其老於戎事。關原記大全島津惟新前軍既敗、以麾下二千餘人爲一隊、殿而退。其鋒甚鋭、所向披靡。福島正之欲以寡兵邀擊之。惟新擊破之。本軍前鋒酒井家次之陣亦頗動搖。既而諸將戰勝。大軍競進、合擊惟新之陣、破之。島津豐久與惟新立馬耳語良久、遂犯陣而死。石卵餘史、豐久作義家、曰、義久第三子、惟新之弟。按島津家譜、豐久義久之弟中務大輔家久之子、義弘之姪。而無名義家者、餘史誤、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惟新知不可免、跋馬將戰死。其宰阿多盛淳入道長壽松榮紀事、盛淳作忠寶、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牽鎧褏諫曰、大將不可輕死。臣請代命。乃稱島津兵庫頭義弘入道惟新、力戰而死。惟新得間向膽吹山而去。下野守忠吉與井伊直政急追擊之。惟新之兵還鬬、救父子之急。直政秉麾厲衆。敵兵柏田源藏發銃中直政之腕。

直政墜馬、從兵扶之而去。惟新遁入多羅尾。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軍記、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松榮紀事、

臣按、村上義光代護良親王而死、殆有紀信之節。大日本史特書義烈傳、以爲人臣之勸、宜矣。柳瀨之役、毛受勝助稱柴田修理亮、武藏野之軍、津田次右衛門元親稱瀧川伊豫守、青野原之戰、阿多長壽稱島津兵庫頭、皆代主君之死、以救急難。忠烈亞於義光、名節不愧前古。後之秉史筆者、其亦有所考信歟。

自辰至未、勝敗方決。凡斬敵兵二萬八千餘級。關原合戰誌曰、三萬一千六百級、石卵餘史曰、三萬五千七十餘級、今從關原記大全、我軍死者三千七百人。其餘

兩軍被創者不可勝算。關原記大全奧平貞治藤堂良政伊丹意
頓河村助右衛門村越兵庫戰死神祖惜之而喜將帥無一
人死者。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長束正家見三成
舉烽馳使秀元之營趣之秀元偪於惠瓊之言欲渝歸款之
約以進兵吉川廣家在前軍不動旌旗秀元不能越廣家而
進軍池田輝政淺野幸長等諸將列陣山下厲兵以待秀元
之兵進退失據故託傳飧以遲留時人謂之宰相殿空行廚。
頃之秀元遣使正家惠瓊之陣曰吾欲下山進軍而前鋒吉
川廣家宍戶備前守不肯進兵吾未如之何也正家惠瓊素
隷秀元故不能敵之長曾我部盛親亦陣于栗原山不得交

兵猶豫移時既而關原戰敗故正家惠瓊盛親不戰而走關原記大全
小西行長一戰輒敗關原記大全曰、一說行長陣于島津惟新之右、及接戰惟新馳使督戰、行長不聽、終不交一矢而敗走、有知行長之事者宮腰秀興而質之、行長前鋒接搶、事證甚明、然大軍崩潰、故不得已敗走、今從之、
正家奔伊勢盛親歷伊賀奔界津行長惠瓊走入膽
吹山。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各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舉一說曰、吉川廣家、福原越後、就黑田長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請曰、得賜長門周防二國以存毛利家、則歸順盡忠、然輝元秀元實不知其謀、按毛利家記之說、而爲秀元隱諱者也、大全曰、秀元不欲與言其事故始終謗言廣家、而外爲不知其謀、此說得之矣、今從紀事正文、又合戰誌曰、秀元廣家實歸順關東、則擊正家以下究徒以著功效可也、今擁大兵、徒爲觀望、其事甚醜、此論雖似是、而廣家心事、終不如此也、
神祖據高而陣坐胡床撿首級名近侍曰持
冑來皆謂今日大捷今何求冑之爲神祖戴之顧左右曰諺
云勝而結冑緒此之謂也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諸將皆上謁黑
田長政先至神祖執其手曰今日之捷全在卿之謀略摧堅
挫銳破走渠魁三成其功無比手賜所佩吉光短刀關原記大全、
諸將皆賀戰勝神祖勞之本多忠勝爲介進曰今日諸將戰
功皆絕比倫福島正則曰忠勝指揮諸軍曲盡其妙過於素
聞忠勝曰敵甚脆弱不足計較人多不伐其功也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織田有樂提蒲生備中之首而至神祖曰老人作壯
事將無不可諸書以此爲有樂之言、今從關原記大全、備中吾所識也善瘞其首
本多忠朝斬敵二騎刀反不入室數寸跪于神祖前神祖褒
其功下野守忠吉裏創而至神祖問曰汝被創邪對曰甚輕。

井伊直政病創挂手箭室而來前神祖起曰兵部亦被創邪。
輕重何如親取藥傅之亦賜忠吉。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麾下之
士上級者絡繹相踵米津梅干之助小栗忠政戰功尤著家忠日記
結城參河守秀康之使眞沙作兵衛山名與次兵衛亦獲
級晉謁神祖褒之使亟東歸報捷秀康二人被創不能行故
命他人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正則又曰閤下威風廣大故
不終日而殲敵崩潰自古未聞成功如此其速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
岡江雪言于神祖曰恰如昏夜向明宜唱凱歌諸書皆云山岡道阿彌發是言、按此時道阿彌援福島正賴在長島城、而不在戰場也、家忠日記爲正則之言、今從關原記大全、神祖曰。
殄滅兇賊在吾掌握但諸將妻孥皆在大坂吾日夜憂之不

過數日必付妻孥於諸將然後可唱凱歌也諸將皆感泣（創業記、德川記、細川家傳錄、慶元記、松榮紀事、諸書皆云、二日之間、必付妻孥於諸將、按神祖雖英算如神、而亦必指定日辰、家忠日記不日、關原記大全云近日、今從之、）神祖遣村越直吉於松尾山招豐臣秀秋秀秋率近臣十餘人來謁脇阪安治父子朽木元綱相踵而至神祖下胡床勞秀秋曰今日之事功莫大焉自今釋憾修好宜明日攻佐和山城（松榮紀事曰、神祖於秀秋之功曰、卿年尚少、此日勿懷貳、秀秋懼貳請攻佐和山城、按神祖綏撫敵將、安其反側之心、不宜有此言、今從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秀秋請爲前鋒神祖曰前鋒既命井伊兵部卿宜率脇阪朽木等爲後軍秀秋唯而退（關原合戰誌曰、神祖命前鋒於直政、秀秋爲後軍、秀秋固請爲前鋒、故易之以直政爲後軍、今從家忠日記、德川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小川祐忠一柳直盛之姑夫也（姑夫或作姊夫）故直盛就井伊直政乞赦其罪神祖不許曰小川父子與三成最親罪當死然以直盛之戰功貸死仍使直盛拘之（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並曰、小川土佐守與脇阪父子、朽木河內守同謁見、十六日與諸將攻佐和山城、據關原記大全、神祖責其罪、不許謁見、後得在攻城之列乎、諸書誤矣、赤坐久兵衛亦與三將歸降、然以罪重見放、在下文、一柳家譜曰、土佐守領豫州之地六萬石、至是減四萬石、給豐後之地二萬石、創業記、家忠日記、六年本書曰、關原之戰小川祐忠雖歸正、至今不賜采邑、時人皆謂祐忠棄弱附彊、見利忘義、故不錄其功、據之則家譜之說頗難信也、慶長一統記曰、相傳祐忠多反覆、至關原凡七次、人皆惡之、附以備攷、）及晚神祖移陣于大谷吉隆藤川之壘諸將皆營其側近井伊直政本多忠勝進陣于今洲（德川記作伊益、蓋以音相近訛、今據關原記大全訂之、）時天大雨諸營不能爨神祖使監使馳告諸軍曰淘米候其浸潤然後食之不宜生食。舉軍皆感神祖用心周摯（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

臣按宮腰秀興曰一書記關原之戰曰大垣赤阪兩軍相持二旬而終不交戰者東軍待神祖之至西軍待輝元之來而吉川廣家通款關東使輝元不出師秀家三成不知其謀徒曠時日至九月中旬三成覺輝元不出勸秀家戰于關原余謂不然三成縱料輝元不出而攻大津田邊二城其兵不下五六萬宜待其至而妄勸秀家出戰秀家亦不能堅守前議而輕信其說此其所以取敗也一書又曰關原之敗全在秀秋秀元之懷貳歸款是則然矣然神祖謀略天下無出其右者待其至而急欲戰皆失策也又曰三成貽書田中吉政使爲內應吉政上其書神祖曰可乘此機以紿敵宜佯諾吉政不敢奉命神祖曰既上其書何嫌之有吉政輒在神祖之前作書報之既而敵將議軍事島津義弘言於三成曰內府屯岡山吾今夜密遣親兵放火陣營乘其擾亂縱擊之蔑不勝矣三成拒之曰此危道也田中兵部大輔有內應之約明日之戰取勝必矣義弘爭之不得余又謂不然關東諸將屯赤阪既逾浹辰嘗聞秀家三成多方計畫不於此時誘致吉政而必欲待神祖之至乎且吉政非大藩彊宗縱爲內應無益於事三成不可恃以爲援而拒義弘之謀略也臣謂庚子之亂記者不

一或有傳聞之繆。或有臆度之說。是非混淆。眞僞雜糅。秀
與所撰參覈異同。折衷騭駁。其言鑿鑿可據。故著于此。
岐阜中納言秀信幽于上加納。神祖以其爲信長之嫡孫不
忍殺之。放于高野山。松榮紀事本書不書秀信幽于何所。按岐阜城陷。秀信出降。輝政幽之於上加納。見上文。今據此書之。諸書竝云秀信入高野山後卒。而不書在何年。先臣佐野鄉成曰。十年五月八日卒于高野山。蓋有所據也。
釋織田秀雄之罪而放之。關原合戰誌據織田家譜。秀雄十五年八月病卒。
是日昧爽。津輕爲信水野勝成西尾光敎松平康長等相議。
出曾根壘。攻島津惟新樂田呰。敵出關原。壘壁皆空。諸將直
進圍大垣城。敵出街巷拒之。光敎進自東方。向正門。敵闔郭
門不出。水野勝成其弟市正攻破郭門。光敎勝成之兵進攻

烈祖成績　卷十二　三十九　江川美啟刺

第三城。城兵悉力拒鬬。勝成揮槍殺敵。從士及光敎之兵。若
戰獲級。關原記大全。關原記。水野勝成事記。爲信康長亦向正門。門闔不得入。
康長謂銃手隊長曰。鳥銃非特殪敵。亦破城之利器也。宜以
此摧破雉堞。士卒爭以鳥銃擊碎睥睨。遂得入第三城。敵據
第二城堅拒之。勝成爲信光敎之兵。勠力攻擊。遂破第二城。
縱火焚街市。報捷關原。神祖褒其功。四將相議。關原戰勝。則
城陷無日矣。今急攻之。則多損士卒。乃引兵退緩攻之。據勝成事記。勝成收兵林村寺。
其夜敵將相良長每秋月種長高橋元種遺書
勝成康長曰。得嘗寬宥。則當設計誘殺福原以下將帥。以顯
歸順之誠。勝成康長報之本營。神祖許之。二人密報城中使

圖之。相良長每請曰。計成則開門揮麾。以示敵將之首。二將
須進旗一二旒於城中建。以止戰鬬。勝成康長遂定其約。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松榮紀事。十六日。神祖出藤川之營。陣于佐
和山南野燕東山。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名中村一榮橫田宗治至
大垣。與諸將攻城。豐臣秀秋井伊直政田中吉政黑田長政
藤堂高虎石川左衛門佐等分爲二隊。進自磨針嶺烏居本。
攻佐和山城。神祖移于正法寺山。正法。關原記大全作正寶。國音轉訛。創業記作正覺。誤。今據江州地名訂之。
池田輝政德永法印壽昌橫井伊織父子三人
屯多藝。出于牧田口。追擊長束正家安國寺惠瓊。石卵餘史曰。金森法印市橋下總守橫井伊織追擊惠瓊。長曾我部盛親敗之。今從關原記大全。
惠瓊之宰島十郎左

烈祖成績　卷十二　四十　江川八左衛門刺

衛門厲衆欲戰。衆皆烏合。一時潰走。正家之兵松田金七多
力健鬬。以鐵搭拘取我兵七八人刺殺之。遂戰死。惠瓊正家
皆敗走。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壽昌伊織父子獲級。備神祖之覽
於磨針嶺。石卵餘史曰。獲一百四十級。關原記大全不書數。今從之。神祖特褒橫井作左
衛門之戰功。伊藤彥兵衛聞黨與悉敗。棄今村寨出走。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慶長軍記曰。神祖賞橫井伊織孫右衛門作左衛門三人之功。後爲尾州義直卿之臣。福島正
賴寡兵守長島城。神祖使山岡道阿彌援之。道阿彌以爲關
原敗兵必來奔。率舟師至鹿取里南大鳥居。果遇長束正家。
狼狽而還。道阿彌上陸邀擊大敗之。斬百餘級。慶元記作二千。今從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
石田三成之父隱岐守。兄木工頭

正澄、其子右近、三成之子隼人正、妻父宇多下野守。關原記大全曰、舊尾藤氏、後更今氏、其子宗二郎、宇多河内守。關原合戰誌曰、來自大阪、代秀賴攝軍事、尾藤善四郎等。據佐和山牙城、山田上野守籌尾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作懸尾、國音相近、今從關原記大全、河瀨織部守北丸關原合戰誌曰、左馬助之父、養壽院守中丸。秀秋直政與諸將攻城。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城兵聞關原之戰、三成敗走、多逸去、殘兵堅守不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竝云、殘兵纔可百騎、按城兵分守諸方、大阪援兵亦在城中、疑不止百騎、故不舉其數、秀秋前鋒進攻正門、城兵連放銃矢拒之、秀秋之兵死傷頗多。關原記大全、石川左衛門佐、稻葉正成、鎌田五郎兵衛、谷澤茂左衛門等奮戰。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本書有松野主馬、據關原記大全、主馬自引兵下松尾山、不復出戰、見上文、故不取、先是毛利輝元遣大阪弓銃隊長長谷川右兵衛、赤松則房援之、右兵衛射箭書於秀秋之陣、欲爲内應、隱岐守覺之、將殺之、右兵衛逃自水竇、奔秀秋之陣、籌尾守將山田上野馳使牙城乞援、隱岐守使赤松則房援之。其夜上野出奔、故則房引兵還。十七日、井伊直政繞出城後水道、攻城破之。關原記大全、直政作田中吉政、今從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松榮紀事、縱火焚樓櫓、城兵恇擾不得拒。隱岐守及正澄遣使直政之陣、請自殺以代城兵之死、直政告之本營、神祖許之。隱岐守及正澄、右近、下野守等皆自殺。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三成之宰土田桃雲殺三成之妻、設火藥悉燒隱岐守以下屍、然後自屠燔死。石卿餘史曰、隼人正亦自殺、關原合戰誌曰、隼人正年十三、出城遁至高野山寺、僧捕之送京師處斬、未知孰是、又按餘史關原軍記竝曰、下野守子宗二郎、與尾藤善四郎出鬪、獲首級、二人交臂赴火死、合戰誌曰、二人出鬪潰圍遁去、不知所之、二説不同、附以備攷、福島正則陣于愛智川上觀戰、無何城陷、故不進兵。神祖使石川康通、内藤信正、西鄉正員取城、秀秋直政引兵還。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分秀秋及黑田長政之兵戍之。關原記大全、神祖移陣于永原。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作平田山、誤、今從創業記、考異、及關原記大全、名田中吉政曰、佐和山城陷、賊魁三成不在城中、卿諳江州地理、宜至江北蒐羅逮捕之。吉政奉命圍膽吹山麓、遍索之。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松榮紀事、加藤嘉明出從東征、使其弟内記忠明及其臣堀部主膳、黑田九兵衛、佃次郎兵衛等守松崎城。諸書作眞崎、今從關原記大全、初敵將在大阪、會議軍事、石田三成謂毛利輝元曰、卿大藩也、雖昔時六分一殿、無以過也。按將軍足利義滿公時、山名陸奧守氏清、播磨守滿幸等、封十一州、時人謂之六分一殿、輝元亦領十州、故三成云然、鄰國諸將無與爲敵者、宜遣兵四五千於伊豫、以徇加藤左馬助、藤堂佐渡守管内之地。輝元曰、我兵在大阪四萬餘、分遣四國易如反掌。然加藤藤堂皆小藩、留守之兵不能跳梁侵軼明矣。黨黑田如水、加藤主計頭黨于内府、擧兵抗我、則鎭西諸將必被其患、其勢不得不以周防長門之兵救之、見兵雖多、分遣四國九州殆不可也。三成曰、不然、縱如水主計頭雖竄關東、而不能棄大阪之質、不過爲免内府之責、據城自守耳。當此時、

分遣見兵與鄰國諸將擊之中津熊本二城不可輙克逈旬彌月師必老矣不如擊其易勝以壯兵威此策之上者也諸將皆善其謀（關原記大全）輝元使宍戸善左衛門（備前守淨）曾根兵庫村上掃部野島内匠等將兵三千五百（關原合戰誌作二千今從關原記大全）舟至伊豫攻松崎城土人平岡孫右衛門其弟善兵衛叛應之為鄉導距城三里是日泊滿浦（諸書滿作三津國音相通今從關原記大全）善左衛門謀曰城中多勇士攻之未易猝拔今以公命制之得之不難且覩其虛實乃遣使曰吾輩銜秀頼公之命將兵來此左馬助殿從東征願借城以屯吾兵忠明勇而有謀紿之曰左馬助雖不在而處守之臣敢不重公命哉宜出城避去

然士人妻子皆在城中明日當移之城外灑掃整頓然後授城因以井上加之助為使遣于滿浦亦偵敵之虛實其夜忠明率銃兵五百急襲滿浦加之助還遇諸途報曰敵兵不甚多隊將營於漁家士卒陣于海濱部伍不整可擊而走之也忠明喜初更潛軍至滿浦東西縱火擊之敵陣大擾善左衛門挺身出鬭加之助戰死其餘雖頗有死傷而忠明縱橫奮擊破之斬敵將曾根兵庫村上掃部野島内匠等善左衛門循山麓而走黎明忠明收兵還城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敘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全）

十八日神祖陣于八幡山（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曰是日神祖發平田山福島正則藤堂高虎池田輝政為前軍黑田長政細川忠興京極高知為二軍淺野幸長堀尾忠氏寺澤廣高為三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繼之神祖為後拒隊伍嚴整據大全載是日賜正則長政二人書則非是日之事蓋佐和山城陷移陣永原時事也故今闕疑不書）大垣羅城守將秋月種長相良長每高橋元種相謀遣使誘致福原直孝垣見家純熊谷直陳木村宗左衛門以議軍事直孝覺變不來宗左衛門亦疑之遣其子傳藏止家純直陳二人既往第二城種長長每元種伏兵擊殺直陳父子家純及從者可二十人宗左衛門父子聞變將入備中丸三將遣兵急追之父子力戰而死（慶長記德川記慶長一統記並曰宗左衛門亦被誘殺關原合戰誌曰某氏家傳宗左衛門父子亦被誘殺於二丸然父子力戰而死諸書有明證雖家傳不可盡信其說是也今從關原記大全合戰誌）長每使其宰相良兵部揭五人之首開門示之揮麾如約水野勝成遣其兵鈴木與八郎持旗入城松

平康長中村一學之兵憤其不會關原之戰爭放銃矢攻城三將責其違約不聽攻之愈急勝成怒曰勢已至是不可使人先我直進攻城康長諭士卒止戰一學之兵亦退事遂平勝成康長與三將議進圍牙城直孝堅守拒之我兵頗有死傷（關原記大全曰丹波守一學之兵爭功欲入城城兵鬭鐵門嚴拒之故引兵還今從家忠日記水野勝成事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細川玄旨固守田邊城與小野木公鄉等相持六十日敵將多歸心關東者或放銃不用鉛彈故緩其事（關原記大全）玄旨決意必死密遣使京師獻家世所傳二十一代集及源氏物語於禁廷副以和歌一首（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細川家傳錄○關原記大全曰智仁親王以大石勘介為使遣田邊城使諭玄旨獻家傳古今集源氏物語于禁中玄旨奉命副以二十一代

集付使者其餘所祕歌書藏于匣中、副和歌一章、贈烏丸光廣卿、附以備攷、後陽成天皇憂玄旨敗死則歌道廢絕。詔德善院玄以使修和議、玄以使前田主膳正茂勝導敕使參議藤原實條於田邊城、敕諭再三、關原記大全曰、以富小路中院二人為敕使、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並云、三條大納言、今從之、據公卿補任、實條此時為參議、諸書據後年所進官書之耳、茂勝玄以養子、合戰誌作宗利、今從細川家傳錄、大全合戰誌餘史曰、八月三日、獻歌書、合戰誌餘史曰、九月二日敕使至、附以備攷、是日玄旨不得已奉敕出城入龜山城、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皆云、入高野山、而不係日、關原記大全曰、九月十二日、玄旨出城、今從細川家傳錄、小西行長關原戰敗匿于膽吹山東糟賀部邑。相川村禪僧林藏主覓得之、關原合戰誌曰、相川村里長、關原記大全曰、禪僧破戒還俗者、諸書皆云禪僧、今從之、行長知其不免謂之曰吾小西攝津守也汝捕吾必得重賞林藏主勸自裁行長曰我奉耶蘇宗其法不得自殺林藏主捕之至巖手城告竹中重門、重門護送至八幡山營獻之神祖賜黃金十枚於林藏主賞之使村越直吉幽行長、關原記大全及關原軍記云、賜黃金百兩、石卯餘史云、黃金百枚、蓋百兩之訛、今從奥州軍記、德川記、關原合戰誌、慶元記、松榮紀事、關原戰敗毛利秀元引兵下南宮山歷磨針嶺。是日至佐和山過本營之西有兵一騎馳自本營而來秀元之宰天野六郎左衞門曰此內府之使者也聞其語可卜宗社之安否既而使者至傳神祖慰勞之語一軍皆悅使者卽永井直勝也、關原記大全係十五日關原戰敗之後、今從毛利家記、松榮紀事、直勝問曰福原越後亦在此乎秀元曰先我而去直勝歸告狀神祖○松榮紀

事、木書曰、秀元率敗兵過神祖營前云云、神祖縱之使去、按秀元按兵觀望、未嘗接戰、不得謂之敗兵、廣家既納款神祖、亮知其情非故縱之也、故不取、安國寺惠瓊潛出膽吹山匿于秀元之營至是留書秀元亡去其略曰野衲罹厄運將自殺賴君救護得有今日今過內府營前莫之誰何意足下亦通款內府乎若然則野衲在陣中必累足下故亡去秀元使人追之竟不及。毛利家記曰、惠瓊在膽吹山、以僧菊首座為使請從秀元、秀元不忍捨之匿之陣中、根來山伏普門院長于鳥銃、秀元名隸麾下、比至八幡山、普門院勸惠瓊使逸去、惠瓊請秀元以普門院為先導、竊舟赴北近江、間行至鞍馬山、據以制秀元縱之使去也、留書蓋在此時、說未知孰是、今從松榮紀事、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欲遏秀元歷問道出秀元之先構假館以饗之欲待吉川廣家宍戶備前守之至相與勸秀元留滯其實欲以為質也秀元膂力邁人佯為被酒紿正則之臂曰。近日當會于大阪奮袂而去。二人終不能留之、毛利家記作長政一人、曰、長政構館于膳所湖水之邊、出接秀元、秀元扼長政之右手、疼痛累日、未知孰是、今從關原記大全、十九日神祖陣于草津驛後陽成帝敕遣使賀平兇賊神祖拜謝曰姦臣欺罔秀賴幼弱妄興兵革。擾亂天下而諸將厲戰誅夷群兇諸國殘黨捲旗來降四海屬昇平可指日而定矣。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神祖答敕之言、據關原記大全、其餘公卿僧徒絡繹來賀神祖使池田輝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先往京師警衞禁闕起居豐臣秀吉夫人高臺院。三將連名榜通衢禁盜賊寇鈔、關原記大全、有黑田長政、為四人、家忠日記曰、關原之戰、雖諸將皆有功、而正則輝政幸長、其功挺衆、故命之、德川記、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亦書此三人、今從之、京師商

人中島清延後藤少三郎光次龜屋永仁奉榜遍告京師松榮紀事先是神祖以山本新左衛門大久保市十郎爲使關原合戰誌作大久保助左衛門一人今從關原記大全告關原戰期於世子連雨水漲不得渡木曾川留滯三日前二日至信州妻籠告之關原合戰誌云是月十七日至妻籠今據之世子聞之倍道兼行然不能及期神祖不懌是日世子至草津謁本營神祖稱疾不出見世子退次傳舍家忠日記係二十三日關原合戰誌係二十一日石卯餘史係是日而云謁見神祖皆誤今從關原記大全榊原康政大久保忠鄰本多正信酒井宮内大輔忠勝本多忠政等皆不得晉謁井伊直政傳命諸將使退就舍且厲聲曰世子逗撓不會戰期諸君亦得無罪乎諸將皆憚神祖之威權無語而

退獨酒井忠利揣直政之意以爲忠吉其女壻也聞關原之戰新有武功故舉世子之濡滯以彰忠吉之功勞乃謂直政曰世子後于戰期以攻上田城故也不必觸内府公之怒而子獨揚言以抑之其意何如直政曰吾非有他唯恐天下人籍爲口實耳忠利曰縱世子有過而内府公蓄怒予爲寵臣宜調停彌縫以成謁見之美不知出此反爲譏議若又抗言則吾志決矣促膝誚責意在交刃而死本多康重牧野康成高力忠房等和解之時人皆謂兵部少輔威權烜赫人無敢支吾者備後守今日舌戰勝於往時戰功多矣關原記大全本書曰忠利駿河持舟信州丸子尾州蟹江之戰功世所共知故人稱之神祖世子亦器重之累進爲河越城主自食邑三千石增至三萬七千石本多正純白神祖曰逗撓失期非世子之過而全在臣父佐渡守之所爲願罰佐渡守以彰世子之無過神祖意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曰榊原康政入見神祖上諫神祖納之據關原記大全豈從世子諸將皆不許謁見康政何由得計鵞峰文集榊原康政碑亦無其事今從大全及本多系圖附錄二十日神祖至大津驛留此數日關原合戰誌曰二十一日發大津今從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松榮紀事是日世子謁見神祖發大津赴伏見家忠日記係二十三日注于上文關原合戰誌曰二十五日謁見伏見城今從創業記考異及關原記大全神祖使奧平信昌掌京師政令加藤喜左衛門正次板倉勝重大久保長安從之德善院玄以之吏松田某小池某隷焉信昌至明年春在京師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按關原記大全以此事及遣正則輝政幸長警衛京師竝係十七日神祖在永原時下今從家忠日記本願寺光

壽來謁神祖面許創建一寺關原記大全光壽發興之由詳見上文七月以葦浦觀音寺小野總左衛門爲大津町奉行代管通商貫課農桑觀音寺雖攻大津城而被驅逐非其意也故神祖用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木書曰觀音寺天台宗僧總左衛門大津市人號十四屋松崎城兵黒田九兵衛佃次郎兵衛出城挑戰宍户善左衛門據江原古壘不出加藤忠明登糺山張陣相對善左衛門出兵取禾忠明擊却之敵兵數百入久米如來寺據之九兵衛次郎兵衛急攻之九兵衛中鉛死其餘多死者忠明收兵去是夜善左衛門經江原山後至滿浦陣于湊山忠明向江原山敵兵無一人在者進至湊山善左衛門聞關原之敗狼狽還安藝家忠日記德川

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大全曰、神祖聞忠明之謀略、大稱賞之。明年忠明病死、神祖甚惜之。

神祖假設關於日岡嶺、每日輪近藤秀用、伊奈圖書、加藤源太郎三人、置吏卒閲往來。福島正則奉命赴京師。圖書番直之日、正則以其臣佐久間佐左衛門爲使、取旨大津本營。佐左衛門騎而過關、吏卒尤之。佐左衛門曰、吾奉君命使于本營、何故下馬。吏卒爭起、以棒棒股。佐左衛門下馬過關、抑怒復命。就正則之宰福島丹波披訴曰、臣面受折辱、願賜告臣、有以報之。正則褒其爲公忘私曰、汝亟自殺。不過三日、吾必斬圖書之首、以報汝仇。佐左衛門喜而自殺。正則遣使齎其首、送井伊直政之營。直政大驚、告狀本營。神祖召圖書於大津而訊鞫之。圖書素所不知也。直政奉旨報正則曰、關吏辱使者、非圖書之所爲。須誅關吏一二人以謝其罪。正則大怒曰、凡士卒有過、皆隊主之罪也。今諉之圖書所不知、而輕斷其罪、殆非所望也。且一言以許佐左衛門、不可中輟。輟則部下士卒以我爲食言、則自今不用吾命、而失馭下之道矣。誓必斷髮遁世、以弔死者。言甚暴戾、勢將不測。直政白神祖曰、圖書不死、則事必不平。請賜死。神祖不聽。直政固諫曰、閣下不賜圖書死、則正則必舉兵戕之。是反也。然則不可不討。反者今雖大捷、輝元在大阪城、島津、立花猶未歸款、其餘鎮西中國之賊徒、逃竄山谷者、不可勝計。乘變而起、則禍亂何由而弭。

願枉從臣言。神祖不得已從之。直政馳至圖書之營、諭旨。圖書悅曰、此臣報恩之日也。竟自殺。年二十八。時人莫不惜之。直政送其首於正則之營。正則大喜謝之。事遂平。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佐久間佐左衛門作小島介之進。石卯餘史無使者名。二書並曰、正則奉命赴京師、先池田輝政、而發遣介之進。於輝政之營告之。介之進過關、脚誤觸關吏之棒。關吏怒、以棒棒脛介之進。抑怒復命。正則使之自殺、齎其首送圖書所。圖書大驚、斬番直之吏六人首、盛函、榜其姓名、送正則之營。正則不受曰、吾使者騎兵也、所送首步卒也。吾不能以騎兵易步卒、遂還之。其意在必得圖書之首。直政諫曰云云。大全曰、直政言于神祖曰、正則矜功驕恣、今殺圖書、則似威武不振、請臣隨宜處分。神祖不聽、終使圖書自殺。二書所記、使者之名不同、而事實亦有小異。合戰誌、餘史所記、神祖欲活圖書、而直政固諫、使之自殺、事體固當。然今參考三書、擇其可者從之。

臣按、征西諸將、福島正則其功最大。然其剛愎自用、恃功驕恣亦甚矣。關吏辱其使者、固非隊主之罪。伊奈圖書不幸遭其變、斬關吏六人首、以償一士之死、不亦可已乎。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所書六人姓名、未必杜撰爲之。但神祖召圖書訊鞫之、大全之說爲長矣。圖書斬關吏、或在此後。而正則必欲甘心圖書、故以騎士步卒之說逼之。必不得已、則圖書之家、亦豈無騎士可以匹敵者乎。正則舍之不論、必得圖書之首而後自慊、豈非狼戾彊暴之甚哉。當此時、毛利輝元勢日窮蹙。正則之去就、雖非韓信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之勢、而激李懷光奉天之變、將在呼吸之間。井伊直政謀慮深遠、犯顏彊諫、而神祖愛士、不忍發

言圖書感激甘爲之死。君臣之際。可謂兩得矣。相傳台廟深惡此事。元和中。奪正則之封而處流。雖由殘忍貪虐罪惡貫盈。而其原起于此云。

先是石田三成逃自膽吹山。出草野谷。歷大谷山至鳥上山。從者三人。三成謂之曰。吾欲伺間抵大阪。往薩摩與島津兵庫頭謀再擧大軍。汝曹須自此辭去。以待時至。三人者不忍棄去。三成强之曰。汝曹累吾。不去則將自殺。三人不得已涕泣而去。三成崎嶇間關。拾遺穗充餐。經四日患泄。計無所出。古橋村有舊所識村民與次郎大夫。就求舍。已與次郎大夫與妻謀匿之己舍。悉力供給。人或知之。謂與次郎大夫曰。聞

子匿治部少輔。而今田中兵部大輔在井口。搜索不遺餘力。事發覺必得罪矣。與次郎大夫固爭無之。三成則聽其言。謂與次郎大夫曰。吾運盡命窮。無地容身。汝宜自首。與次郎大夫流涕曰。豈敢至此。君宜出走。三成曰。吾病劇。不能跬步進道。事露見執。恐併累汝。宜亟告之。與次郎大夫不得已。至井口告之。田中吉政大喜。遣其臣野村傳左衛門澤田莊左衛門捕之。至井口之營。（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三成逃至江北草野谷、著襤褸、戴破笠、腰鎌爲樵夫、晝伏宵行、將奔大阪、道路梗塞、竟不能達、患泄卧草間、有人告之田中吉政、吉政遣田中傳左衛門捕之、三成紿曰、吾樵夫也、傳左衛門識其面、卽縶之至吉政之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澤田莊左衛門一人、今從關原記大全、大全又擧一說、作野村傳左衛門一人、曰據此說、則三成從與次郎大夫之言、出走被捕也、附以備攷、）吉政出迎之。

初三成在大阪。威權甚重。吉政敬事之。故温言慰勞。三成稱呼不異平日。傲然謂之曰。吾蒙太閤之深恩。欲報之於嗣君。故與秀家景勝輝元定計。擧此大事。而一戰失利。竟爲累囚。命之既窮。無所復憾。願亟賜自盡。子之惠也。因探懷中出短刀曰。切刃貞宗名刀。太閤所賜也。（諸書作切刃兼眞、未知孰是、今從關原記大全、）不敢斯須離身。今授之子矣。吉政使醫治疾。自十八日至是日。善供給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長束正家自南宮山奔伊勢。爲山岡道阿彌所敗。還水口。爲城守計。從兵逃亡。無與可守。神祖使池田長吉龜井茲矩往水口圖之。二人遣使城中曰。足下必欲城守。則内府命將拔城。使無噍類。宜避城謝罪。正家

從之。出城移于櫻井谷民家。長吉茲矩逼之使自殺。弟伊賀守先自殺於庭上。水口城金銀刀槊。充牣府庫。○（關原記大全曰、黄金五千枚、白銀三千兩、金裝刀一千口、其餘器玩、不可勝計、）正家籍之。然後自殺。長吉茲矩上其簿。神祖悉賜之於二人。（德川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正家自殺、諸書無日、今因三成事連書、按上文七月、正家子兵部少輔與父來謁石部驛、其後諸書不書、蓋此時同父自殺也、今無所考、）

安國寺惠瓊匿於鞍馬山月照院。聞吉川廣家遣粟屋十郎兵衛索之。出鞍馬山。匿于六條本願寺子院。江州人樂鎮有憾於惠瓊。（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樂鎮六角義鄉之士某甲、被剃爲僧、三成惠瓊讒義鄉于太閤、奪封流寓、故樂鎮深憾之、按六角義鄉元無其人、而妄所作爲、說見下文、故但云有憾、）告之奥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惠瓊之士平井藤九郎長阪長七郎聞之。

乘惠瓊於肩輿二人舁之將逃東寺信昌之兵急追之二人知不免以爲與其使他人殺之不如吾曹手刃之乃拔刀隔輿刺惠瓊不殊二人棄輿奮擊追兵頗有死者烏井强右衞門曳出惠瓊於輿中禽之（關原合戰誌曰强右衞門十六歲據此推之蓋长篠義士强右衞門之孫也）信昌獻于大津本營神祖賜黃金十枚於樂鎮使信昌幽惠瓊命醫治創（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松崇紀事○關原合戰誌曰使酒井家次幽之今從關原記大全又按合戰誌黃金十枚作五十兩曰樂鎮嚮賞信使昌强與之乃受之買銅錢數百緡分與鄉里時人稱之）村越直吉賜鮮衣於三成行長惠瓊三囚（松崇紀事）加賀中納言利勝再起兵發金澤至寺井遣使丹波長重勸同進兵長重報曰未聞內府之命而遽興兵革殆非無禮乎吾不敢也聞

命然後進軍今卿過吾城下請與相見利勝然之十三日兩將會于小松橋上利勝至大聖寺遣其臣藤懸豐前於北莊謂青木一矩曰鄙卿約我入越前則爲先導而受敵將大谷刑部之指揮有拒我之計何與前言相反耶一矩謝曰卿進兵本州則吾必爲前驅故上書內府具列其事而病劇不能從軍甚乖初志願送任子以明無貳先是東鄉城主長谷川長吉之宰津田刑部爲援一矩率衆來至北莊與一矩之宰荻野河內來于大聖寺陳謝利勝不聽進軍至越前涉鳴香川將攻北莊城既而關原戰敗敵將潰走一矩聞之大沮又遣使利勝之陣懇乞使其子右衞門佐從軍利勝許之引兵去一矩厚賂之利勝却之一無所受進至江州（利勝發金澤以下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亦有其事而關原記大全叙事最詳今從之）率土方雄久青木右衞門佐至大津上謁神祖見利勝雄久慰勞之問利勝曰如何處分利政利勝對曰利政出力攻大聖寺城頗著功效不意中畜異圖招之不出欲先討之而恐後事機姑置之願以大聖寺之戰功得貸其死神祖許之利勝又請赦羽柴加賀守之罪神祖曰長重之罪當死何則太閤沒長重之封纔給采邑吾以與其父長秀有舊悉力保佑其後爲小松城主任加賀守拜參議皆吾所汲引而忘其恩黨于兇徒與卿爭衡果何謂耶利勝曰長重雖邀擊利政之兵於淺井畷未幾乞降事在

關原交戰之前是不忘舊恩而悔其過也神祖曰鄙卿出師遣使小松勸其歸款而不肯從反敵於卿戕其士卒吾所惡者非其迹而在其情也利勝雄久皆無語世子在側曰長重忘舊恩而與反徒誠可惡也然秀家輝元以下諸將皆假翊戴秀賴爲名則長重重太閤之恩而舉兵抗我其情亦可恕也近年與彼結交觀其器度實有將帥之量其與金澤之大軍爭雌雄於一舉是不負其所蘊也縱奪其封以示之罰而他年新給采邑以隸麾下則彼必感恩效力矣神祖從之利勝又從容言曰青木紀伊守雖有與敵之名而非有事證聞反徒敗於關原累乞歸順使其子右衞門佐從軍而來是使

之爲質也。願赦其罪。神祖曰。一矩實無異圖。則大谷吉隆何以得淹留北莊。而經略北國哉。一矩納款于卿。寄書于我。是皆觀望形勢。計較勝敗。似有智算。志甚汙下。比之羽柴長重與卿決戰。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宜奪其封。其餘長谷川長吉。青山修理亮。丹羽備中守等。（備中守長重弟、名長正、）越前將士。爲其黨與者。須亟出城堡。避之他邦。不然命將征伐。一無所宥。利勝又請曰。右衞門佐年少。不知順逆。唯父命是從。願給斗筲之祿。以繼其家。神祖終不聽。利勝雄久退。而諭旨右衞門佐。遣使北莊。告青木一矩。黨與悉亡去。又遣使小松。告丹波長重。長重出城去。再稱丹羽五郎左衞門。神祖使保科正光戍北

莊城。先是正光戍濱松城。至是赴越前。（關原記、大全○德川記曰、紀伊守死後、利勝請宥右衞門佐、神祖不聽、竟流落、按是時一矩雖疾、然其死實在此後、今從大全、）神祖名大野治長曰。聞今玆兵革。出於佞臣石田三成。賢僧安國寺等之姦謀。而秀賴幼弱。所生大虞院。皆所不知也。於母子無所芥蔕。汝宜往大阪。諭以此意。治長馳赴大阪。傳神祖之命。秀賴母子大喜。以拓植大炊助爲使。副治長至大津營以謝之。（松榮紀事係二十五日曰、秀賴以治長大炊助爲使、至大津營曰、秀賴弱小、不知叛亂所由、皆三成之所爲也、神祖優容之、按此時治長從軍關原、不在大阪、優容秀賴母子、皆出神祖之意、今從關原記大全、）二十二日。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松平忠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淺野幸長。黑田長政。藤堂高虎。有馬豐氏。陣于葛葉。逼大阪城。（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或云直政忠勝有事留于大津、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亦無直政忠勝、今從大全正文、松榮紀事、）增田長盛奉秀賴在本城。毛利輝元在西城。與長盛不協。諸將遣使城中問輝元之去就。輝元不能支吾。就直政忠勝乞和。神祖許之。（石卯餘史、松榮紀事並曰、諸將遣使謂輝元曰、城守而戰乎、避城而出乎、請問其意、按輝元密使秀元廣家輸款、不必至此、故但云問其去就、）二十三日。田中吉政將石田三成至本營。神祖褒其功。使本多正純幽之。吉政上三成所遺短刀。神祖使吉政受之。（家忠日記曰、命本多正信幽之、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軍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合戰誌曰、相傳神祖賜三成於鳥居久五郎成次、成次曰、此汝父之仇也、汝可甘心、成次拜謝、幽之一日、明日獻之、夫三成天下之讐也、何謂元忠一人之仇、而賜之成次乎、鳥居家傳亦所無、其說不足信、今按德川記大全餘史亦載其說、合戰誌所論是也、故不取、）關原之敗。島津惟新殘兵纔五十餘騎。由土岐多羅尾

山路。歷八日市。出高宮河原。椎牛以救軍士之飢。（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云、剝牛皮揭竹竿以爲幟、）至甲賀谷。捕農夫爲鄉導。過水口信樂。土人爭起邀之。從兵擊破之。虜一人。斬五人。梟首上野城下。縛虜柵木。經笠置加茂。抵南都。由河内路至住吉。界津商人田邊屋作庵置酒犒之。惟新至大阪。敗兵來集。遣使毛利輝元。請入守城。輝元依違不能答。惟新以爲此不足憑。不如還國舉兵。乃取其妻及龍伯之女。艤船徑還薩摩。其子忠恒遁至京師。寓道正庵。尋還薩摩。（關原記大全、遣使輝元、據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立花宗茂冠大津城。陷之。休士馬。將向關原。聞石田三成敗績。孤軍不能戰。引兵趨京師。立馬三條御幸町。遣使三本木第。謂木下

肥後守家定曰（家定七郎兵衛家利第二子、初稱孫兵衛、播州姫路城主、後領備中之地、剃髮敘二位法印、）足下須護高臺院入大阪城、吾亦入城、共作戰守計、家定素歸款關東、答曰、足下須先往大阪、吾將繼發、（關原合戰誌曰、家定護高臺院遁於禁廷、關原記、大全無其事、附以備考、）高臺院之宰小堀新助政次備銃矢作守禦之勢、宗茂徑至大阪、遣使毛利輝元增田長盛、請當一方之任、輝元長盛不能答、宗茂知其無能爲、曰不如亟還本州以觀時變、其臣諫曰、主公報太閤之恩、酬輝元之知、如是而足矣、願謝罪於內府公、以圖保全宗社、宗茂然之、乃以薦野半左衛門親次爲使（親次立花賢賀弟、名據安東守經所書、）乞歸正、奪所在港口之船、還柳川城。（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遣使乞歸正、據大全、）毛

利秀包聞關原戰敗、自大津還軍大阪。宗茂路逢秀包、謂之曰、吾與足下皆蒙太閤之恩、故雖一旦從大阪之催督、而無終敵內府之理、吾已送款、足下亦宜遣使輸款、勸之再三、秀包不聽、曰吾與足下事勢不同、宜與輝元商議以決去就、遂留在大阪、鍋島勝茂筑紫廣門竝出大阪還本州、二十四日、世子至伏見、（關原記、大全、）毛利輝元出大阪西城、退于木津別莊。池田輝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黑田長政有馬豐氏藤堂高虎灑掃西城以待神祖之至、（關原記、大全作正則一人、今從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神祖謂執政曰、安藝中納言雖爲敵之魁帥、宰相秀元侍從廣家懇布誠款、故釋而不問、增田右衛門尉首鼠兩端、竟無所補、

宜減死罪一等、奪封處流、是日長盛出大阪城、赴高野山、自城門至木津、東兵陣列左右、長盛過其中間、從兵數千皆散去、尋幽長盛及其子兵大夫宗重於武州巖築、使高力忠房監之、（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宗重或作守次、今從先臣城所支仙訂正、）先是神祖命筒井定次及大和將士取郡山城、定次陣于笠置奈良之間。其餘將士陣于玉水、長盛處守之臣橋與兵衛鹽屋法順相議、使渡邊了入第三城、處分軍事、（中村一氏卒、了仕長盛、）了法令整肅、每日捕斬寇賊、無敢來犯者、城兵凡可九千、中有亡去者。兵三十餘人奴僕七八百人、了部下無一人離叛者、人服其嚴、了將父母及妻至牙城、謂與兵衛曰、城兵怯懦、其志不一。

逃者任其意、吾當以部兵二百堅守牙城、故納之爲質、城兵聞之納質者十一人、隊將田中角之助度城不可守、潛出妻孥於城外、城兵譏之、終以此廢、（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曰、田中角之助爲城代在牙城、渡邊了守第二城、角之助以爲城守而戰、則妻孥必爲累、乃出之城外、了遣使牙城曰、今當與子共守此城、決死一戰、請送我家累於牙城、與子妻孥同死、角之助悔之不及、乃告其實、了怒曰、城陷之日、至於妻子奴隸從我而死、爲士者之常也、今無故出之、此爲走計耳、我不能效其爲也、時人譏角之助爲懦夫、故以此廢、頗與大全異、附以備攷、）藤堂高虎本多正純舟越景直及池田輝政之宰伊木忠重將兵向郡山城、城兵爲拒守之計、受了指麾、長盛在高野山聞之、籍城中金銀資財、手書諭處守之臣、授城於高虎正純、了使城兵卷旗幟出自正門、致城而去。（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作藤堂高虎池田長幸、）

二人曰高虎長幸將兵至郡山諭田中角之助渡邊了致城二人對曰唯命是從然無主將之命請取主將之書牒來高虎長幸遣使高野山告之長盛手書諭之二人致城而去今從關原記大全渡邊了始事中村一氏著名於山中城事在天正十八年大全合戰誌餘史竝云藤堂高虎羨了之舉動以爲己臣神祖聞其名欲召隷麾下堀尾吉晴亦爭禮招之然以與高虎有約出城至南都往豫州仕高虎了在郡山食邑一萬石高虎倍之給二萬石給長子長兵衛三千石

臣按田中角之助出妻孥於城外據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之說則非爲走計而恐其爲累也渡邊了則反之欲使妻孥同死于城中故角之助蒙怯懦之名而不齒於士流終無以自明其志士之舉動可不愼哉晉成帝時蘇峻之亂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内前史美之了武人固不能知超之事而其所爲暗與之合亦可謂有識略者也

神祖使松平忠良松平忠政留守大津城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島津惟新之臣伊集院左京有川助兵衛以計竊取所在大阪之筆惟新夫人泊舟三艘於周防海上以待順風夜半得風潮起矴一艘先發夫人及左京助兵衛所乘二艘後發黑田如水置戍船於富來浦以監往來戍船然屯火薩摩之船誤爲前船之炬近富來浦可一里二十六日天將曉薩摩之船覺之而驚走船出浦戍船怪之解纜逐之左京助兵衛乞降戍船不聽爭發鳥銃二人知其不可免相謂曰不捷則當使夫人自裁吾輩決志鬭死乃列兵二三十人於舷二艘分爲左右連發鳥銃戍船八艘各攻左右薩摩之兵悉力拒鬭勝敗未決戍船放火于篷投之二艘之船一時悉燒船中婦女悲泣大叫惟新夫人端坐不動左京助兵衛及其餘敵兵或燒死或戰死日加佷戰于豐後姫島晡時至同州佐賀關方止海上幾十里敵船所乘者可二百人舟師十三人女子八人被獲其餘悉死戍兵死者四十餘人其夜泊富來浦船監松本吉右衛門告捷如水如水不喜曰戍兵無所稟命而浪戰且殺婦女不仁也唯賞力戰者給錢糧衣服于生口使人護送薩摩慶元記石卵餘史竝云薩摩船投萬人敵以防如水之兵誤自燒其船今從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

是日神祖發大津至伏見比過藤杜酒井重忠及弟忠利謁于道左神祖謂之曰吾使松平甲斐守松平出羽守權守大津城大津樞要之地二人年尚少汝兄弟須往助守重忠忠利奉命而去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世子在伏見謁神祖神祖諭以明日將入大阪是夕神祖次于淀二十七日入大阪西城世子入第二城創業記考異松榮紀事竝云二十八日神祖入西城今從創業記正文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二十八日勅使來賀家忠日記松榮紀事福原直孝固守大垣牙城不下西尾光教射箭書於城中曰相良秋月高橋等謀歸順以全舊封而子據城自守已經數日内府必不赦子矣如聞加賀井彌八郎之子匿在城中今子出之以付水野兄弟則縱不能得舊封亦不失湯沐邑矣直孝然之請質

及誓書。光敎以其宰谷清兵衞爲質。齎誓書入城。直孝付加賀井重望之子於水野勝成。出城披剃。號道蘊。光敎遣使使之避至朝熊。以謝罪。直孝至朝熊。還清兵衞。遺書及短刀於光敎。以謝其殷勤。光敎與諸將議。告城陷於井伊直政。就乞赦直孝。神祖不聽。使亟殺之。是日光敎又遣使諭旨。直孝聞命自殺。神祖使松平康重。戍大垣城。勝成光敎等諸將皆引兵去。關原記大全。諸書或云。直孝入高野山。今從德川記大全。慶長一統記。據大全。直孝二十三日出城。今終言之。故不係日。二十九日。公卿百官。祠官僧侶。及畿內富商。悉來拜謁。阿部正次。西尾吉次。山口直友。城織部。永井直勝。爲介。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神祖命井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忠勝。

糾諸將忠否。議天下政事。使本多正純聽訟。直政康政忠勝上言。大阪形勝之地。反徒往往挾秀賴作亂。使彼在此。則啓反者之心。神祖曰。秀賴幼穉。不知姦臣之謀。何忍疎斥之。故秀賴在牙城如舊。其後神祖謁秀賴。接遇款曲。使片桐且元輔之。人心始安。松榮紀事〇大阪記敘十六年三月秀賴來謁二條城曰。神祖謂片桐且元曰。石田增田之謀逆。非二人之所爲。皆出秀賴之意。當時吾欲殺之。思太閤之眷遇。故赦之。宜以此意諭大虞院。其說繆妄。恐惑世人。故標于此。初敵將圍大津城。神祖使京極高知救之。其兄高次避城登高野山。故不能及高次。聞關原大捷。甚悔之。及神祖入大阪城。諸將皆來謁。獨高次不來。神祖使井伊直政。召之。高次對以今何面目可出見。神祖以山岡道阿彌爲使。召之。高次固辭不出。又以道阿彌及直政諭旨曰。四五萬敵兵。以攻大津城。不得至關原。此高次之功也。何不來見。言甚周摯。高次奉命來謁。神祖善遇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曰。神祖謂高次曰。能忍一二日城守。則當授江州一國。惜哉。松榮紀事云。唯恨一日守城不足。不知吾大捷。故至此耳。按唐韓愈論許遠張巡之功曰。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高次拒守之功。雖不能及二子。而神祖褒之。不沒其功。以成人之美。其意蓋如此。不必發此言以折辱之也。故今從關原記大全。不取三書之說。

臣按。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竝曰。六角修理大夫義秀子右兵衞義鄉。江州世家也。往年黨於關白秀次。太閤怒奪其封。流寓京師。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議。欲以義鄉爲北國大將。矯秀賴之命。遣使召之。義鄉稱病不出。三成怒其

忤命。欲殺之。長盛救護得免。及神祖在大阪。九月二十八日。以德永法印壽昌爲使。諭義鄉。將復舊封。義鄉固辭不出。石卯餘史詳載其語。神祖聞之曰。當世君子也。關原記大全亦載其說。以爲眞僞相半。未敢決。然謂無其事也。近世六角兵部氏鄉。著江源武鑑。欺罔世人。蓋諸書據武鑑書之也。加賀守管原綱紀騎隊長佐佐木左兵衞定賢撰佐佐木家譜。藏於江州佐佐木社。著僞宗辨曰。寬永正保之間。有澤田氏之子名氏鄉者。其先六角家臣僕也。僞稱高賴六世孫。自號六角兵部。蓋高賴長子氏綱。先父卒。無子。將軍足利義植命次子定賴爲嗣。由是氏鄉矯爲氏綱

之後僞作三世名字。以爲氏綱傳其子義實。義實傳其子義秀。義秀傳其子義鄉。義鄉卽氏鄉父也。又欲文其僞而售其説。則剽竊舊籍之言。牽合附會。自天文至元和。以爲三世實録。名曰江源武鑑。辨駁昭晰。無復餘蘊。重編應仁記亦辨其誣妄。夫義實義秀義鄉三世實無其人。而爲有。又僞作神祖賜義鄉書。載之江源武鑑。故世人往往信之。姦人惑世誣民。一至于此。其罪不容誅矣。臣恐後人又爲所惑。故論于此。

神祖謂井伊直政本多正信。山口直友曰。太閤欲賞島津惟新朝鮮之軍功。而亡。何甍逝。吾與諸大老議。增封進爵。而惟

新不思其故。父子黨于兇徒。其臣諫之不聽。出力攻伏見城。挺衆戰于關原。罪在不赦。可聲其罪而討之。然龍伯非可私於惟新。以取滅亡者。方將來于大阪。以謝惟新父子之罪。而至今無音耗。汝等宜問其故。三人遺書龍伯詰問之。惟新之還薩摩也。龍伯怒其黨逆。錮于其封内櫻島。不許謁見。惟新謝曰。本欲從内府之東征。而以兵寡。徵之本國。故告其故于内府。欲待兵至。從後發。而爲秀家輝元要之。不得已從之。龍伯聞之。其意稍解。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二書竝云。龍伯遣其臣鎌田出雲於大阪分疏之。按出雲來于大阪。在下文明年四月。二書究言其事也。故不取。○石卯餘史曰。龍伯詰問惟新。不許謁見。惟新謝曰。本欲入伏見城同守。然守將鳥居彦右衛門峻拒不納。故不得已黨于三成。先是山口直友捕惟新之兵大田助之丞。新納旅庵鞫問之。二人詳説元忠不納惟新之狀。至是直友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議。遣助之丞於薩摩。副以直友之臣和久某。謂龍伯曰。亟入京師。以謝其罪。則公怒必解。龍伯悅從之。附以備攷。

松井甲太郎書

烈祖成績卷之十二終

烈祖成績卷之十三（起慶長五年十月至其年十二月）

安積覺　編次

慶長五年十月朔神祖命奥平信昌徇石田三成安國寺恵瓊小西行長於市斬之於六條河原梟其首於三條河原觀者重沓（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磔伏見城反徒永原十内山口宗助以下十八人於粟田口（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竝無月日今從關原記大全）

臣按石田三成便佞狡黠長于財利善爲逢迎故秀吉公擢自微賤居五奉行之一授以佐和山城裁決軍國事寵榮極矣而其志不饜一旦舉事動搖關西如敵將豐臣秀

秋毛利秀元氏家行廣皆知其託言擁戴秀頼以濟其私況如加藤清正細川忠興黒田長政京極高次亦能審其情實豫料成敗臣皆據實而書班班可考不復論列於此矣小西行長朝鮮之役頗著威名徒逞血氣之勇而不思善後之策終與清正相軋大爲諸將所惡孤立無援不得不與三成相朋比錢鳳沈充之於王敦傅亮徐羨之之於謝晦其勢然也及其黨戰於青野原行長一戰輒敗束手就禽爲世大僇何前勇而後怯也安國寺恵瓊以才能有寵于秀吉公建牙列騶勢與諸侯等遂忘其分黨于三成行長幢幡爲旌旗廁養爲隊伍終不能交一矢望風逃竄近世僧永覺有云僧家寄跡寰中棲身物表一切塵氛尚當謝絶況可貪祿位乎一切文事尚不可與況可操武事乎因論元劉秉忠明姚廣孝爲佛門中萬世之罪人況如恵瓊者其爲大罪又當何如哉

五日毛利輝元出木津別莊還安藝神祖使世子擊之下令將以十六日出師輝元就井伊直政謝罪曰内府公有意存恤我家則給周防長門二州足矣其餘八州請納之直政固請神祖許之賜書輝元秀就父子贖其罪直政副以誓書諭之削安藝備中備後因幡伯耆出雲隱岐石見八州授周防長門輝元悅服故世子不出兵（年譜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輝元

披剃號宗瑞以秀元爲嗣（關原記大全寛永系圖慶元記○按輝元無子養從兄秀元爲子其後生子秀就故他年秀元以秀就爲嗣）古川廣家致仕落髮號如見（關原記大全）赤松則房出佐和山城竄匿林藪無何逮捕奥平信昌斬之大田美作守戍勢田關原兵敗走至朝熊池田長吉山岡道阿彌攻殺之（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道阿彌進攻桑名城城主氏家行廣弟志摩守寺西備中守等不能守（關原合戰誌慶長記備中守作下野守今從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石卯餘史）行廣乞降致城而去道阿彌進攻神戸龜山二城羽柴勝雅岡本下野守不能拒亦皆降道阿彌不數日舉三城置兵戍之六日至大阪告之（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竝云至伏見告之按神祖此時在大阪西城今訂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竝曰行廣出城披剃稱荻野道喜其後入大阪城殉死秀頼合戰誌曰

寺西下野守家素富、爲僑人、終身羽柴勝雅、蒙浦有子孫仕幕府、夏瀧川氏獻廟時、勝雅以耆老備顧問、岡本下野守往年黨于秀吉、攻舊主織田信孝、故神祖深惡之、流寓而死、神祖褒其不勞干戈亟拔三城。
道阿彌謝曰、此非老夫之力、皆閤下威風所被也。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關原軍記、松榮紀事、大谷吉久木下賴繼遁自垂井歸敦賀。
與處守之臣蜂屋市兵衛議招集散卒、欲據城舉兵、城兵聞關原之敗、皆離散無敢應者。二人知事不濟、潛奔大阪。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〇大全曰、木下山城守無幾病死、元和元年大阪城陷、大谷大學殉死秀賴、十三日。
神祖責荒木重堅黨于反徒之罪、與子小一郎某賜自盡。荒木系圖
初神祖爲征上杉景勝入江戶城、賜書最上義光、使陸奧出羽諸將從義光攻米澤口。南部信濃守利直大膳大夫信直子兵

五千人、秋田實季二千六百五十人、戶澤政盛二千二百人。
本堂源七郎四百人。六鄉兵庫頭政乘彈正直行子三百人。赤尾孫二郎二百人、松榮紀事、赤尾作赤尾津、今從關原記大全、最上義光記、仁加保兵庫一百八十五人。瀧澤刑部一百十人。內越孫四郎六十四人。巖右兵衛關原合戰誌、巖作山名、蓋岩守草書訛作山名、二宗、松榮紀事作巖屋、今從關原記大全、義光記、四十人。兵合一萬一千百餘人來會山形、與義光議定軍伍。松榮紀事以此兵數係明年八月使義光統領鄰境之兵下、蓋據此時兵數明年賜印章也、今從關原記大全、義光使長子修理大夫義康將兵六千五百率諸將向米澤口。諸將聞石田三成舉兵、宇喜多秀家圍伏見城、以爲天下大亂、寇賊將起于管內、不告義光而引兵各歸城堡。義光之臣里見越後、鮭延越前、延澤能登請追擊之。義光不許曰、今與諸將交兵、則景勝必伺其隙。且諸將或有離叛、則無益於內府之事。汝輩決死確鬬、則不假鄰境之兵而可以得志。去者不追可也。義光之士丹與三右衛門年老致仕、戍金山之險、列弓銃、建旌旗於山上、甲士數十人在其下。諸將至金山、門闔不得過。遣使開門。與三右衛門曰、諸將遽歸、得非黨于景勝耶。不聞主君之命、則門不可開。遣使山形、得報處分、請待之。諸將望見山上戍兵嚴備、欲急下擊、與之交戰、則恐他日觸神祖之怒、不得已遲留。既而義光報至、許其過。與三右衛門開門、諸將方得過。其鳥銃木梶安火繩、列銃眼、山上旌旗皆

綻單衣繫樹枝、甲士使婦女百姓擐甲列林藪。時人服其膽智。上杉景勝以直江兼續爲大將、水原親憲爲軍監、別將上泉主水、溝口左馬、色部修理、松本木工、春日左衛門、嚴備中守等兵一萬二千、兼續部兵八千、總二萬人、出米澤攻山形。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義光記、使志茂治右衛門將兵二千五百爲奇兵。冠谷地寒川江。諸書志茂作下、國音相通、今從慶元記、按諸書不載治右衛門兵數、今據四家合考、最上義光與竹貫參河守書、義光乞援于伊達政宗。政宗使伊達壹岐、遠藤彌兵衛關原合戰誌作伊達上野、石川加兵衛、今從關原記大全、義光記、將兵三百來援。義光記曰、騎兵一百五十、步卒幾一千人、今從關原記大全、義光之將江口五兵衛守旗屋城。義光以其地形難守、且寡兵、遣使諭五兵衛、使棄城歸山

形五兵衛對曰未見敵之旌旗而退兵非夫也請以死守義光使矢桐相摸（矢桐諸書作矢柄今據關原記大全義光記訂之）飯田播磨率百餘兵援之未至兼續攻旗屋城五兵衛伏兵城外湛河水爲堰。兼續敺伏兵却之親憲按視河上壞其堤水立涸敵兵乘勢攻城五兵衛與其子小吉姪忠作揮槍出城縱横奮擊敵兵披靡五兵衛入城闔門兼續使步卒登山下視城中放火箭大銃城兵多死傷五兵衛度其不可守又與子姪出城力戰。引入牙城自殺小吉忠作亦同死城兵戰死三百五十人敵兵縱火燔城城遂陷城中男女及近村民庶皆出走會津之兵追之山形援軍見火起中路將還飯田播磨謂矢桐相摸

曰事急矣子護老弱而歸我留戰于此奮勇而死相摸登髙望之見我軍既危逆戰破之敵兵退走遂挈老幼歸山形（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義光記）

直江兼續欲聞志茂治右衛門奇兵之報以攻長谷堂上山二城登土上山下視山形停軍三日既而治右衛門捷報至乃進軍攻長谷堂城（義光記）兼續陣于須賀澤山距長谷堂十餘町以春日左衛門爲前鋒左衛門陣于山麓兼續以爲長谷堂距山形二里然有最上川義光不得輒救上山亦隔二里而無險阻城主里見越後或出援之乃使上泉主水將三千餘人備上山城兵穗村造酒允椎野彌七郎爲前鋒先是義光使鮭延越前小國大膳谷地盛伯耆川熊讃岐等援長谷堂城城兵總四千五百餘人城將志村伊豆與越前議使大風右衛門横尾勘解由率鋭兵二百餘人。夜襲左衛門之營敵兵大惶擾左衛門出走右衛門勘解由乘勢奮擊獲一百五十級（義光記作百十五級今從關原記大全〇按大全載一說云斬會津隊長松木木工）兼續之營堅守不動城兵引去翊日左衛門恥前夜戰敗進攻城城兵飛火炮堅拒之敵兵多死傷左衛門斂兵退既而敵兵出暴禾稼越前乘其虛擊兼續之陣多獲首級。欲還城敵尾擊之伊豆出步卒二百餘人於城外邀擊之敵兵前軍多死後軍猶豫不進越前全兵入城（義光記）

義光召上山城主里見越後爲麾下軍監越後使其二子民部主水及

草刈志摩等兵三千守城敵將上泉主水前鋒穗村造酒允。椎野彌七郎陣于物見山麓欲攻上山城主水爲後拒扼山形援路民部出覘之敵兵布陣前後相距遼遠民部以爲敵經長途人馬疲勞陣中喧譟乘其部伍不整可擊而走之也。乃使志摩歷物見山間道出敵陣後民部開門大呼出戰敵軍披靡志摩選鋭兵三百邀其後喊呐而進前後奮鬭大破之城兵乘勝追擊斬造酒允彌七郎及平嶽石見嶽井備中等敵兵狼狽墮塹陷壑殆無孑遺上泉主水聞前鋒敗馳救之志摩據物見山發銃矢横擊敗之主水會津驍將也揮槍馳突力戰而死民部之兵金原七藏年十七獲其首城兵凡

斬四百八十三級。送之山形。義光大賞氏部之功。使長子義康率伊達政宗援軍伊達壹岐遠藤彌兵衛兵合八千救長谷堂城距直江兼續之陣五十町相持數日。既而關原捷報至。義光大喜。以爲敵兵退走在近。自將兵發山形。上杉景勝亦聞其黨敗于關原。使兼續引兵還會津。兼續與水原親憲議退軍方略。親憲曰。吾當與溝口左馬在前軍固守山麓。然後使諸隊長退軍。兼續從之。親憲左馬赴前軍。未成陣列。兼續之使既至諸隊長皆將引去長谷堂城兵及援軍義康縱兵尾擊大敗之。會津之兵死傷無算。畠山七郎時十八歲。〇諸書書二本松七郎。按系圖。右京亮義繼畠山氏也。以其爲二本松城主。世稱二本松。今訂之。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七

瀧澤鎮吉刻

郎作右京。據勇士一言集。此時稱七郎。後襲稱右京。大全合戰誌又曰。父右京亮義繼執伊達輝宗爲質。爲政宗所殺。右京二歲而孤。往依景勝。長于會津。能諳地利。指揮部兵百餘人陣于險要。邀擊追騎手斬山形隊長天堂彌七郎。其餘斬我兵十餘級。〇勇士一言集曰。七郎初軍欲先衆而進。老臣扣馬諫曰。大將不可輕進。指揮士卒。然後進馬。七郎咈曰。大將怯懦。士卒何能得戰。遂進。鬪破山形之兵。溝口左馬揮槍殺我兵二人。我兵退走四五町。死者數十人。義光有膂力。奮鐵棍。屬衆還鬭。敵兵又敗。兼續親憲據山而陣。日既暮。義光張陣相對。其夜親憲至兼續之營。責之曰。如卿所約。吾與左馬整陣。然後退兵。則可以萬全。何收兵之輕遽也。兼續不復與較。謝曰。吾過矣。二人相議。每隊多列鳥銃。以擊追騎。翊日敵兵將歸會津。義光下令追擊之。敵兵據險發銃。追騎不能進。死者數百人。義光進于陣前督戰。鉛彈雨注。從兵諫之使退。義光不聽曰。我退孰敢出死力以鬭。勢甚猛厲。從兵多死者。義康隔山見之。欲來救路險不可騎。乃舍馬步進。率二千餘兵橫衝兼續之陣。長谷堂援兵小國大膳谷地盛伯耆川熊讚岐等繞出兼續陣後。掩擊之。兼續三面受兵。殆不能支。將退。義光急擊之。敵兵敗走。兼續又據別山整陣還鬭。我兵少却不敢復追。兩軍戰疲互退。兼續不能牒報志茂治右衛門。引兵徑還米澤。義光斬敵凡一千五百八十餘級。士卒隕命者六百二十餘人。遂斂軍還山形。義光謂近臣曰。敵聞關原之敗。將崩潰之不暇。而

江川八左衛門刻

山城守馭軍有法。不至狼狽。可謂謙信之遺風餘烈。至今猶存也。家忠日記。德川記。四家合考。松藩紀事。皆書其大較。關原合戰誌。石川餘史。各有異同。今從關原記大全。義光記。據二書。九月十三日。兼續攻旗屋城。十六日。陣須賀澤山。其夜城兵襲春日左衛門之營。十七日。戰于長谷堂。上泉主水戰死。二十五日。義光發山形。二十九日。義光與兼續接戰。十月朔。兼續引兵還。四日。志茂治右衛門降于義光。今欲其事接續。故不係月日。先是志茂治右衛門取谷地寒川江。如入無人之地。脩築故壘據之。將攻山形。義光授志村伊豆方略曰。治右衛門會津騎將也。可使降之。以爲我將。伊豆使僧入城說之曰。關原之戰。內府大捷。敵將皆敗走。故山城守不能復戰。引兵歸米澤。不馳一价以報使君。是棄使君也。孤城無援。今欲何待。不如來降。治右衛門集部兵議去就。志茂美作固勸之

降治右衛門從之。遂率宗族從兵二千餘人出降。義光厚遇之。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義光記、四家合考、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

臣按、關原記大全、宮腰秀與曰、長谷堂之戰、城主志村伊豆部兵高橋伊賀斬上杉景勝監使丸山藤左衛門。景勝軍監杉原親憲之族杉原彥左衛門時稱新國莊吉。據東國太平記、彥左衛門名親清、親憲之姪也、年尚少、戰功挺群、親憲與書褒之。伊賀彥左衛門後仕若狹少將酒井忠勝。余父秀政亦去山形仕忠勝。故與二人交親、常聞二人談長谷堂之戰。書其梗概于大全。或有問此戰孰勝者。秀政應之曰、余父祖及叔父皆仕上杉謙信、審聞其用兵之略、節制超於他將。然及攻長谷堂城、春日左衛門夜戰失利、穗村造酒允、椎野彌七郎侮敵授首、皆似不知兵者。豈景勝不自莅陣、此輩有所懈弛而然耶。不然、兼續、親憲之過也。旗屋城主江口五兵衛食祿八千石、其兵不可過一千。不用最上義光之命。徒守孤城而死。飯田播磨不審彼我之勢、力戰喪元、皆不足稱也。方兼續之退軍、義光獲首頗多。然山形之兵死者亦不少。要之勝敗無所輕重也。臣謂秀政之論當矣。然其論五兵衛、播磨之死事、計較利害之言、而不足為人臣之法。五兵衛固知力不可敵而不避死、播磨使矢桐相摸護敗兵、而捍敵效死、皆能不虧臣節、不可泯沒者也。

羽州仙北邑主小野寺遠江守黨于上杉景勝、誘土人作亂。攻本州六鄉城主六鄉政乘。自九月至是月上旬、數戰。政乘斬敵頗多、城兵亦有死傷者。遠江守聞關原之敗、退走。政乘至大阪告捷。神祖世子褒其功、並賜佩刀。關原記、大全、蒲生秀行封疆接會津。景勝誘下野鹽原、鹿沼土人作亂。鹽原土寇將起。秀行郡吏神戶平左衛門聞之、捕首謀者五人磔之。餘黨悉奔會津、依南山城主芋川縫殿助。○芋川、諸書或作妹川、或又百川、語音轉訛、今訂之、欲再寇鹽原。秀行之兵擊却之。又與鹿沼賊戰、敗之。賊聞關原之敗、亦潰走。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堀內重俊出鳥羽城、還新宮城守。和歌山城主桑山重晴入道宗榮、剃髮叙法印、號果法院、使其子左近大夫貞晴、孫修理亮一晴。關原記、大全、以一晴為重晴子、據桑山系圖、重晴長子九郎二郎先父卒、其子一晴嗣、貞晴重晴第三子也、諸書或作左衛門佐、今從系圖、後更加賀守、父子名據系圖、率千餘兵攻之。杉若主殿頭亦同來攻。重俊拒守不遺餘力。既而聞毛利輝元、增田長盛以下黨與皆歸降、避城出奔大野。關原記、大全作熊野、今從桑山系圖、黑田如水既禽大友義統、欲攻垣見家純富來城、熊谷直陳安喜城。出實相寺、進兵安喜。安喜城南北臨海、地勢險峻。直陳叔父外記堅守不下。如水悉力攻之。城兵森孫左衛門、其弟孫右衛門、密通款于如水重臣毛利太兵衛曰、毛利初作母里、後更今字、稱但馬、吾輩與熊谷外記不相善、願出降。不然、縱火城中、以為內應。太兵衛至如水之營告之。如水曰、彼

兄弟縱有憾於外記而無叛君之理不義之降不可受燒城則敵與吾死傷必多皆不可許部兵馬杉喜右衛門與外記有舊如水使喜右衛門貽書外記曰外無援軍中有離叛不如援城而去誓不殺城中一人外記從之出降如水使其臣黒田五郎右衛門手塚孫大夫等戍城向富來城黒田兵庫毛利太兵衛爲前鋒如水陣于城西南兵庫太兵衛進攻城家純之兄利右衛門妻兄藤井九左衛門守城（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竝云、家純之兄助左衛門其子九兵衛、驍勇善戰今從關原記大全）九左衛門夜帥百餘兵襲擊兵庫之營我兵死者數輩兵庫厲衆欲邀其後九左衛門收兵入城我兵連放鳥銃擊破外郭雉堞城兵固守羅城如

水以松本吉右衛門爲船監泛舟海上監往來夜有敵船一艘漂至戍船詰問之答曰垣見和泉守被殺于大垣城歸告此狀如水縱之入城既而家純書史江良新右衛門自大垣來奔我兵捕之如水又縱之入城退兵諭之使降利右衛門九左衛門請出降毛利太兵衛曰城兵夜斫黒田兵庫之營可悉屠戮以報其怨如水笑曰彼我廝殺戰陣之常何怨讎之有哉用兵之道全軍爲上宜亟解圍縱之使去於是利右衛門九左衛門出降其餘城中知名之士如水皆名之爲臣使上原新右衛門戍城毛利高正處守之臣據日高郡隈城球珠郡角牟禮城（關原記大全、日高作日田、球珠作玖珠、今訂之）如水使栗山四郎

右衛門母里與三兵衛管七郎兵衛等攻二城降之四郎右衛門圍角牟禮城以計取之進攻隈城城兵聞關原戰敗出降四郎右衛門使與三兵衛七郎兵衛戍城豐後悉平如水引兵還告捷大阪神祖賜書褒之（關原記大全、按本書如水九月十七日攻安喜城十九日、熊谷外記出降、二十三日攻富來城、十月一日城兵出降、四日如水還中津、九日神祖賜書、今欲事實接續故不係日）加藤清正在熊本城欲攻小西行長宇土城以谷崎權大夫爲使上書神祖告與黒田如水協謀平定鎭西神祖悅名權大夫親問鎭西消息謂權大夫曰嚮我東征清正諫曰不可若東征則比過近江禍亂必起其言果驗可謂智士也（關原記大全、按七月神祖東征、清正就藩不在大阪、蓋以書諫之也、今無所考）大全曰、清正初以其臣明石茂兵衛爲使泊

赤間關彼皆敵地、衆怪之詰問茂兵衛詐言吾商人也、衆不聽欲捕之、茂兵衛知不可免走入佛寺、投清正書於爐中爇之然後自殺、清正繼以權大夫爲使、權大夫寸斷清正書撚紙條爲笠繫亦泊赤間關、衆怪之權大夫曰、吾商客也、請勿怪、辭色懇款、衆聽之使過權大夫故棄其笠於路傍衆取之追呼予之權大夫謝去、至神祖之營接續其書上之附以備考、先是大友義統攻木築城細川忠興處守之臣松井康之有吉立行乞援熊本清正使阪川忠兵衛日下與介率兵援之親將兵八千五百聲言出師豐後以莊林隼人爲軍監發熊本至木山嶺下令攻宇土城屯大臼山以加藤百助吉村橘左衛門爲前鋒行長弟隼人及南條元琢（琢或作宅、左衛門尉名元清、伯州羽衣石城主、豐後守宗勝庶長子、弟勘兵衛某以爲嫡子繼宗勝、元清薙髮號元琢、其臣山田越中讒之於秀吉公、秀吉公使小西行長幽之、故在宇土城、關原記大全、慶元記竝云、左衛門佐元次子、勘兵衛元重弟、今據南條系圖訂之、

守宇土城。聞清正來攻。出陣街口。列炬待之。清正下令天明攻之。橘左衛門部兵少壯者乘鋭氣夜攻街口。破之。城兵島津又助率銃手拒之。燒陣後人家以資其明。發銃如雨。我兵多斃。退而陣于街口。加藤百助向鹽田口。三宅喜藏以忤清正之命被逐。欲立功以償其罪。夜過鹽田口至城下。南條元琢出偵。吾軍喜藏揮槍傷其面。與之相搏。二人有膂力。勝負未決。城兵數十人出救元琢。清正見之。使救喜藏。飯田角兵衛·莊林隼人率五六百人馳救之。元琢恐其逼城。捨喜藏入城。亟闔門。城兵夜斫百助之營。阪川忠兵衛·日下與介還自木築。在百助之陣。與伊藤新五左衛門·佐久間角助奮勇拒戰。城兵遂引去。清正釋三宅喜藏之罪。重賞之。又賞飯田角兵衛能救喜藏而却城兵。並增采邑。（喜藏後更稱角左衛門。領五千石。角兵衛領七千石。並爲隊長。）小西隼人密使人齎書至八代城。使處守小西若狹援宇土城。清正捕得其使。募村民一人。收其質。詐言來自宇土城。致書若狹。若狹見其書。隼人之所著。不容復疑。亟復書告期。村民致之清正。清正厚賞村民。至期使隊將吉村左近。軍監相田六左衛門率一千餘兵邀擊之。至小川街口與八代援兵遇。左近連發鳥銃。援兵大驚。敵將高瀨半左衛門屬衆進鬪。左近·六左衛門急擊之。援軍不能支。走還八代。我兵進至宇土城外壕上。列竹牌。放火箭大銃。日夜攻之。城兵悉

力拒守。及關原大捷。清正射火箭于城中諭之。使降小西隼人。信疑相半。未能復書。行長敗兵走還宇土。清正縱之入城。隼人遣使清正之營曰。行長敗走事既明白。吾與小西若狹同死。以代衆士之命。願君侯收二城降兵。以隷帳下。使之豢養妻子。則惠孰大焉。清正義之。遣使監其死。隼人若狹自殺。二城並降。清正召元琢以下城兵數百人。皆爲己臣。（如水清正攻下諸城。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慶長記·慶元記皆作其事。而大全敍事詳悉。今從之。據關原記大全。九月二十日清正發熊本。十月上旬隼人若狹自殺。亦欲事實接續。故不係日。松攀紀事曰。宇土之戰。清正自揮槍與南條元琢戰。遂禽之。以其有勇名赦爲己臣。合戰誌曰。諸書或云元琢被虜誤也。元琢被禽則隼人不能一日守城。故知其誤。今從大全合戰誌。）使加藤與左衛門·並河金右衛門戍宇土城。吉村橘左衛門·提權右衛門戍八代城。引兵還熊本。（關原記大全○年譜曰。加藤清正攻宇土城。島津之兵圍佐敷城。聞關原戰敗。解圍退去。大全曰。諸書或有此說。果然則清正必還兵救之。而無其事。此蓋以文祿二年薩摩人梅北宮內左衛門奪佐敷城。誤爲此時事。然年譜·關原始末記並有其事。故未敢遽爲非也。今按諸書以文祿中事爲此時事。其誤明矣。故不取。）先是有馬晴信·松浦法印鎭信·大村新八郎（後稱丹後守）·五島純玄承小西行長檄。將赴大阪。（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宗義智稱疾不出。使其臣柳川調信將兵。（關原記大全）行至赤間關。新八郎謂諸將曰。今欲滅關東。皆三成等之所謀。而決非秀賴之命。不如留內府以立功名。諸將然之。引兵各還其藩。神祖賜書松浦鎭信獎之。至是新八郎分兵援清正攻宇土城。清正報之大阪。神祖嘉之。（關原合戰誌·石卿餘史。賜書鎭信據關原記大全。）初

美濃苗木城主遠山久兵衛友政、以屬齋藤龍興、爲織田信長所逐、流寓參州、仕麾下。從駕東征、及三成舉兵、閉城主川尻肥後守在大阪、請攻苗木城、神祖許之。友政喜還美濃、土人以其爲舊主、皆來從、友政率之攻城拔之。至是神祖襃其功、賜城于友政、復故。（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巖村城主田丸具直在大阪城、使其族主水守城。美濃人妻木雅樂助率兵攻之、時丹羽氏信在參州伊保、遣兵援之。雅樂助數與主水戰、敗之。其弟吉左衛門自關東馳歸、齎神祖所賜雅樂助書、諭以厲戰功。燒高山寨、保土岐城。雅樂助進欲攻土岐城、會西軍敗歛、具直歸降。故雅樂助收兵去。神祖釋具直之罪、流于越後。（關原

合戰誌。○石卯餘史曰、具直亦從東征、在小山營。神祖諭關西諸將、使之各從其志、諸將無一叛者。獨具直進曰、三成舉事、如運蟷螂之斧。然具直與彼有舊、願江海之量、得許還國、舉兵與彼共死、則幸矣。神祖壯之、親賜佩刀曰、宜亟西歸、以拒我師。具直感戴而去、不敢出兵、但據巖村城、以示黨於三成。及西軍敗、具直意其必死、避城待罪、神祖流之。大全亦云、具直從東征、神祖感其志、賜佩刀、許之西歸。而餘史之說頗涉夸大、今從合戰誌。四家合考曰、具直初欲從東征、出巖村城、至笛吹嶺下、擣井邑。其日石田三成書到、勸其來歸。具直猶豫、留此二日、遂決意西歸、據巖村城以叛。亂平、神祖流之越後。其後剃髮、號鄰松。附以備攷。）豐後岡城主中川秀成黨于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故黑田如水、加藤清正勸之歸正、秀成不聽。池田輝政、其姻戚也、遣使告秀家三成敗於關原、亦勸歸正。秀成從之、欲攻大田一吉臼杵城以著功効。臼杵城地形堅固、一吉連守佐賀關、扼塞海陸。秀成使田原紹忍、古田喜太郎、甲斐五右衛門等（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甲斐作榧野、蓋以國音相近訛耳、今從關原記大全。）攻佐賀關。一吉使久德數馬、山田三左衛門援之。二人舟至佐賀關、迎擊紹忍等、破之。秀成之臣中川平右衛門還自大阪、至佐賀關、與紹忍、喜太郎合兵擊却之。土冠競集、邀其軍。平右衛門、紹忍、喜太郎登鎌倉山、據左義長鼻拒之、欲與秀成合隊攻臼杵城。佐志生村林中有伏兵起、神主作之允率民兵連發鳥銃。秀成回軍、有屋嶺土冠蝟集、横擊之、牧勘右衛門以下戰死三十餘人。一吉之兵據淨土寺、中川平右衛門進攻之、敵兵拒闞、甲斐五右衛門戰死。秀成之兵又戰于佐賀關而敗、平右衛門、紹忍戰死。兩日之戰、死者二百餘人。（據關原合

戰誌。）既而關原捷報至、一吉遣使秀成之營曰、聞秀家三成以下黨與悉敗亡、今當避去。然有所思、願使黑田如水來此、然後授城。秀成告狀如水、時如水攻富來城、故遣其麾兵庫於臼杵。一吉之宰出迎、謂兵庫曰、鄙中川修理大夫雖來攻、而堅守不下、斬獲頗多。授城于修理大夫、則世人必謂修理大夫拔此城矣。如水公當時名將、授城于公、無復所憾。飛驒守所惜者其名耳。言畢而歸。一吉及城中男女皆乘船出城。兵庫入城、過一二日、授城于秀成、還中津。（德川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皆有其事、而大全叙事詳悉、今從之。據關原記大全、九月二十八日、秀成發岡城、十月二日、戰于佐賀關。今欲事實連接、故不係日。）初日向飫肥城主伊藤祐兵在大阪（祐兵、關原記大全作祐隆、今訂之。）

及神祖東征。就井伊直政・榊原康政・黒田長政。講劉麾下。神祖賜書嘉之。祐兵督兵將從駕。罹疾逗遛。遣使黒田如水問其去留。如水報曰。宜歸本藩以勦鄰敵。既而祐兵疾劇。使其子左京祐慶（後任修理大夫、更出雲守。）還藩調兵。祐慶年甫十一。使老臣輔之。祐兵竟卒于大阪。宮崎城主高橋元種在大垣城。與秋月種長・相良長每歸順。事未達。鎮西故先攻宮崎城。乞監使于黒田如水。時如水攻安喜城。陣于城下。遣其臣宮川半右衛門監之。祐慶之臣稻津掃部將兵數百騎。攻宮崎城。拔之。斬守將權藤平右衛門父子三人。獲二百餘級。進攻島津豐久佐土原城。雖斬獲頗多。而城堅不下。又進與薩摩兵戰于

穆佐・倉岡・高岡・眞田・山木・脇口等地。○（山木或作山本、未知孰是。）斬四百餘級。祐慶之兵戰死二百餘人。祐慶送平右衛門父子首於如水之營。如水撿之。上其功於大阪。神祖褒祐兵志操純壹。祐慶年少著功。使之襲父封。（家忠日記・德川記・關原記大全・慶長記・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據關原合戰誌、九月晦稻津掃部攻宮崎城、十月上旬與薩摩兵戰、故書于此。）九鬼嘉隆與其子守隆相持踰月。聞其黨敗于關原。大沮。使堀内重俊還新宮。亦使二子五郎七・五郎八亡去。與其宰豐田五郎右衛門潛出鳥羽城。匿于答志島。（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作熊野。今從關原記大全。據續日本後紀、答志島在志摩。）守隆至大阪。就池田輝政。切請回己軍功之賞。贖父死罪。神祖雖未顯許。頗韙其言。守隆聞之喜。遣使答志島報之。使

未至。逡巡間五郎右衛門逼嘉隆自殺。持首將獻大阪。至星崎。遇守隆之使。無如之何。守隆大悲慟。誅五郎右衛門。（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前田利勝在大阪。十七日。神祖以榊原康政爲使。賞利勝北國軍功。增封加賀能美・江沼二郡二十萬石。責弟利政之有貳。放之。奪能登加賜利勝。利勝歸藩。自此統領加賀・能登・越中三州。利政流寓京師。（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先是。細川忠興詣行營。請攻福智山城。以報小野木公郷攻其父玄旨之怨。曰。路由龜山城。攻之以正前田茂勝之罪。神祖許之。忠興喜。與二子忠隆・興秋・弟興元。將兵二千八百向福智山。播州姫路城主木下右衛門佐延俊

（肥後守家定第三子。關原記大全作元次。今訂之。）素歸心于神祖。稱病不從秀家・輝元之命。至是帥兵四五百從忠興之軍。忠興進至馬堀村。距龜山城纔十町。遣使謂茂勝曰。宜亟避去。不然攻拔之。茂勝遣其宰小池清左衛門於中路。迎謂之曰。主膳正既通款于關東。故卿父幽齋寓于龜山城。請卿來此。既而玄旨與三刀屋孝和至馬堀。面告茂勝歸款之狀。忠興聞之。使茂勝來會。茂勝登時來忠興之陣。請爲先導攻福智山。忠興許之。○（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谷出羽守・藤懸參河守・川勝右兵衛、亦從忠興以贖其罪。）分兵爲二隊。進自蛇鼻・江戸阪。攻福智山城。城兵列鳥銃於蛇鼻拒之。忠興急攻之。敵兵退入牙城。時公鄉在大阪。聞忠興攻城。馳歸不得入。著

藍縷。擔魚籃。爲賤夫。得入城。翊日忠興召將校曰。城中旌旗倍精彩。此必公鄉來歸也。吾當以計取之。乃遣使城中謂公鄉曰。吾非報怨。國有叛亂。必討之。此藩臣之職也。關原之戰。黨與皆敗。子欲守城。誰敢援之。不如避城謝罪。吾當請內府。以處寬宥。公鄉從之。下髮授城。出在民間。忠興又遣使曰。子罪甚重。吾不能請命。宜自裁。十八日。公鄉入龜山淨土寺自殺。關原合戰誌曰。九月二十三日。縫殿助出城。入高野山。十月六日自殺。石卯餘史作十一月六日。德川記十一月十八日。關原記大全。慶元記。松榮紀事不日。今日從家忠日記。慶長記。細川家傳。錄事從關原記大全。○合戰誌又曰。神祖謂山岡道阿彌曰。忠興拔福智山城則恐多殺傷。兇魁已殪。何用多殺。子往說縫殿助降之。道阿彌奉命至福智山諭之。公鄉出降。竟自殺。與大全異。附以備攷。忠興使其臣飯川豐前前枚左馬允戍

福智山城。關原記大全先是神祖謂執政曰。德善院玄以雖輸款於我。而方敵攻伏見城。身在京師。不恤島居內藤之死。不救田邊大津之急難。終無一事可見其效者。宜奪其封。至是收龜山城。放玄以父子。使北條氏勝其子新左衛門繁廣戍龜山城。關原記大全。此非是日之事。今因茂勝事連書于此。○松榮紀事曰。玄以與增田長盛同罪。然歸心于神祖。告石田三成之密謀。且不署反徒之連名。故神祖釋之不問。後屢名之玄以稱病不出。終於其家。此說或然也。然奪龜山城事實明白。今從大全。十九日。世子發京師至大阪。家忠日記鍋島直茂欲攻立花宗茂柳川城。以贖其子勝茂之罪。是日將兵一萬二千。渡筑後川。距城三里。陣于大善寺前。鋒鍋島七左衛門。鍋島平五郎。陣于五段田。○關原記大全載一說曰。直茂在藩。其子勝茂黨于秀家。㷿元。直茂欲略寺澤志摩守唐津之地。使鍋島紀伊守屋上形部。率數千人攻唐津。志摩守處守之臣山本三右衛門逆戰于駒啼敗却之。直茂恐神祖聞之詰責。攻柳川贖其罪。附以備攷。宗茂集將佐謂曰。鍋島信濃守黨于秀家。㷿元兵敗。奔還本州。宜與吾戮力協謀。以圖再舉。而反來攻此。必其父加賀守欲媚內府。以贖信濃守之罪也。今當出兵自將決勝負於江上。使彼不得侵掠吾疆圉也。將佐諫曰。鄰自大阪遣使行營。以通歸款。而主公自將拉陳其勢殆不可也。宜命將拒之。如有戰爭則諉曰。鄰敵來侵。不得已出兵捍禦。而少壯輩銳氣輕戰。則庶免咎責。宗茂從之。使重臣小野和泉鎭幸。立花右衛門大夫鎭實。立花成家。立花三大夫統春。鎭實以下三人名。據安東守經所書。率銃手隊長安東五郎右衛門。石

松安兵衛等一千餘兵迎擊之。五郎右衛門安兵衛發銃挑戰。前有溝渠。不得交戰。日將暮。鎭幸成家收兵還城。二十日黎明。鎭幸鎭實五郎右衛門安兵衛立花統春新田平右衛門等。據關原記大全。平右衛門新田義貞之裔。右衛門督義照孫。遠江守某第二子。一千三百餘人。又出江上村。五郎右衛門安兵衛千手六之允進擊我軍前鋒。破之。統春率部兵突戰。我軍三隊退走。中村勘兵衛森彌七等戰死頗多。統春乘勝單騎進犯鍋島七左衛門之陣。我兵攢槍刺殺之。直茂使隊將後藤左衛門後藤喜三郎渡鐘江。出八院村西。連發鳥銃。千手六之允驚走。我兵乘勢還戰。大破之。斬五郎右衛門安兵衛。奈良右京井手與二兵衛等

數輩鎭實在隊後。爲救前隊之急橫擊破我陣退走可三町。我兵邀擊其後破之。斬鎭實及其子善二郎親雄。據安東守經所書、士氣大奮進擊小野鎭幸之陣又破之。鎭幸重創從兵戰死。僅存十四五人。立花家成守水田口以備黑田如水。諜奔告江口之戰將士多死。家成顧謂士卒曰。將在軍專斷可也。如水之兵未至不可不救我軍之急。爭馳赴之。出江上村北。急發鳥銃。家成馬上揮槍厲衆競進。我兵披靡又退可五町。然我兵衆多發銃雨注。家成揮麾收兵。後藤喜三郎自八院村連發銃中家成之頰。重創墜馬。從兵扶之而去。鎭幸驍勇。結髮從軍。被創六十七。是日最重。不爲家成所救。幾不能免。二

人引兵還柳川城。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慶元記、皆載江上之戰。而關原記大全敍事最詳。今從之、

毛利壹岐守勝信在豐前小倉城。其子勝永後稱豐前守黨于反徒。屯南宮山。關原戰敗走江州。就加藤嘉明乞降。黑田如水拔安喜富來二城。還中津休士馬。出攻小倉城。勝信以勝永歸正。授城如水而去。如水置兵戍之。神祖以與勝信有舊。釋父子之罪。使山内一豐幽之。關原記大全曰、勝信父子據小倉城、使其宰毛利九左衛門子吉十郎守香春城、吉十郎有憾于勝信、叛降如水、以爲先鋒攻小倉城、如水遣使城中、勸其歸降、勝信從之、削髮號一齋、授城而去、如水置兵戍城、而不書勝永之存亡、按十九年勝永自土佐入大阪城、力戰著名、明年殉死秀賴、合戰誌所載事實頗詳、今從之、如水將赴柳川。屯藤山數日。藤山在筑後三潴郡移陣水田村。聞江上軍散。小野鎭幸立花家成還柳川城。遣使大善寺。

諭鍋島直茂弭兵。直茂引前軍入大善寺。加藤清正還自宇土。亦欲平定筑後。率一千餘人。陣于瀨高村。據關原記大全水田村距柳川城二里半、瀨高村去城二里、如水清正相議。欲使宗茂避去。遣使召宗茂之宰立花賢賀至瀨高。如水清正謂賢賀曰。宗茂出城從軍。與吾曹攻薩摩。則庶可償其罪矣。賢賀還城告其言。勸宗茂講和。薦野親次方歸柳川。告神祖優容其罪。宗茂決意歸降。與近臣五六人出城。至清正之營。時營中馬逸騷擾。宗茂擧止自若。清正急遣使城中與宗茂從者。入城諭以馬逸無佗。虞城兵見清正之營大譟。以爲宗茂被誘殺。皆欲斫營而死。既出羅城。清正之使馳告其故。城兵始安。咸服清正之敏捷。

坐定。清正謂宗茂曰。足下脅從而非首謀者。内府必鑒茹之。宜從吾曹征討薩摩。以求内府之涵容。宗茂曰。大老奉行依託擁戴秀賴。徵發兵馬。吾雖應徵出軍。而不得戰于關原中道。還兵竟無所成。甚可差也。諸君能料秀家輝元其餘諸將擧事必不能成。專爲内府。戡定禍亂。殆非下愚之所及。請從諸君之處分。清正喜。遣使如水直茂之營告其言。黜馱馬五百足役丁一千人。使兵士護送宗茂於熊本。加藤美作戍柳川城。德川記、慶長記、關原軍記、關原合戰誌、石卵餘史、慶元記、皆有其事、而大全敍事詳悉、今從之、據關原記大全、二十日、如水移陣水田、二十四日、宗茂出城、亦欲事實連接、故不係日、大全曰、清正善遇宗茂、搆館于玉名郡高瀨邑、使宗茂居之、給俸其臣一百人、使居側近、號柳川町、給一千人月稍於宗茂、其後宗茂往江戶、請蒙沛宥、初毛利

秀包出久留米城赴大阪託其妻及四子於處守桂民部曰西兵不利敵軍來攻宜盡守禦之術力屈則殺吾妻子枕城而死若黒田如水來此則當授城而去至是如水與清正議遣如水之弟圖書清正之臣和田備中於久留米諭民部授城民部從秀包之命護其妻子授城圖書備中而去圖書戍牙城備中戍羅城清正遣使山下城主筑紫廣門（據關原記大全、山下城在筑後下妻郡）與立花宗茂從軍薩摩廣門授城而去清正使加藤百助戍城（關原記大全、本書曰、是後清正招廣門於熊本給三百人月稍、廣門剃髮號夢菴、卒後名其子主水于關東隸麾下）石河掃部助賴明（左衛門佐宗光孫木工兵衛光政第四子、初名一宗、後更今名）從立花宗茂攻大津城拔之聞其黨敗於關原逃至脇阪安治家丐生安治請免死于井伊直政直政不聽曰掃部助内府公所甚惡也宜速就死賴明自殺原隱岐守河尻肥後守亦相繼自殺同小野木公鄉石河賴明首梟於三條河原（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慶元記、石卿餘史、松榮紀事、合戰誌曰、三成惠瓊行長公鄉賴明隱岐守肥後守皆為罪魁故梟首、止此七人、其餘反徒誅戮自殺者、皆不梟首）石河光吉出犬山城至朝熊兵纔可百騎還戰于關原軍敗走杇木谷潛匿京師其後流寓就池田輝政丐生輝政哀訴神祖釋其罪赦之（關原合戰誌、關原軍記、石卿餘史三書竝云、光吉落髮為市人、號宗林、終于京師、〇駿府記十九年十二月五日書曰、石河備前入道來謁、關原亂平、流落京師、大阪兵興、不入城、故神祖許其謁見、四家合考曰、石河備前守性甚貪婪、喜財掊克、邑里民不堪命、部下士皆離散、不能守城、其子諫之不聽、遂自殺、今據上三書、光吉流寓為市人、則其言不誣、亦可以為爲士者之戒矣）

二十七

日神祖罹疾二十八日神祖第九子五郎太麻呂生于大阪西城長而名義利後更義直（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從二位尾張大納言徽公是也、所生志水氏甲斐守宗清女、後為尼號相應院）二十九日神祖疾瘳將士登城賀之（家忠日記、松榮紀事）方是時世子與兄參河守秀康弟下野守忠吉皆在大阪一日神祖召大久保忠鄰曰三子孰爲適嗣忠鄰對曰世子位望已重臣未嘗見其有過失不宜動搖神祖黙他日召井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忠勝平巖親吉本多正信及忠鄰又問之正信等不敢輒對退而議其可否正信曰參河守殿勇武絶倫宜爲家嗣直政忠勝親吉各陳所見忠鄰曰三公子皆閣下所生弓馬之藝非所論也世子智勇兼備付託基業非此則不可康政曰誠如子之所言既而六人入見神祖先使正信發言正信對如前議次問忠鄰亦如前議神祖使與正信論難正信曰參河守殿爲適嗣斷無可疑忠鄰固執前議曰撥亂克敵勇武爲先平定天下非備文德必不可也臣事世子歲月既久非無保佑之私至於授受基業則國家長久之大計豈有挾私所偏重哉因探懷中誓書上之神祖曰卿等且退吾將思之經一二日又召六人曰如忠鄰所言有理吾繼嗣已定矣六人同辭曰鈞命甚善拜謝而出家嗣遂定（大久保家譜、關原記大全）

臣按先是台廟既爲世子至是神祖諮訪執政者蓋有深

處也天正十三年以青山忠成爲長麻呂君傅置抱負之臣則雖無擁立之命而其爲世子在是時矣及十八年入京師關白秀吉公親加首服以授名諱則其位望之重亦可見矣況台廟天資仁孝謀略宏遠位陞從三位官至中納言撫軍監國莫非世子之事問安視膳實爲主鬯之器然據大久保加賀守忠任所牒大田備中守資宗大久保家譜及關原記大全立爲世子似在本年今審其時勢神祖謀於執政者非爲動搖國本而欲觀人心之所嚮也誠宗廟社稷之大計萬世無窮之重典庶使觀者有所考據焉

十一月十六日世子出大阪入伏見是日賜南都興福寺依舊封一萬五千石印章十八日世子入朝傅青山忠成授從五位下爲播磨守家忠日記黑田如水加藤清正鍋島直茂其餘鎭西諸將欲討島津惟新率兵至佐敷水股肥後地名清正以其爲前軍欲先入薩摩如水貽書止之清正從之屯水股是日神祖賜書如水清正直茂戢兵諸將引兵各歸其藩關原記大全神祖遣龜井茲矩於因幡取宮部兵部少輔鳥取城播磨小鹽城主齋村左兵衛則繼關原記大全作赤松左兵衛廣範石卯餘史慶元記作赤松左兵衛廣秀關原合戰誌作齋村左兵衛而無名按齋村赤松氏之族而郎一人也今據播州班鳩寺過去帳訂之合戰誌小鹽作濱田今從大全兵部少輔病狂失封見上文九月雅欲歸款神祖而從大阪徵發攻田邊城歸在本藩聞茲矩赴鳥取欲立功以贖罪兵部少輔處守之臣不敢拒茲矩授城而去故則繼無所立效神祖以其爲守喜多秀家之妹夫命茲矩殺之二十九日則繼自殺於鳥取赤松氏之統至是而絕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慶元記竝曰龜井武藏守奉命定山陰道給濱田城主齋村左兵衛曰子能與我戮力狥地則上其功於內府公以領采邑不然攻之左兵衛從之攻鳥取城兵部少輔處守之臣多賀三郎右衛門上井玄等嬰出戰茲矩不能下既而兵部少輔手書諭之故三郎右衛門玄致城於二人而去武藏守謂左兵衛曰吾雖固請內府公不見聽子宜引決左兵衛自殺武藏守以爲己功按處守之臣拒戰他書所不載茲矩亦不可作此鄙夫之行今從關原記大全長曾我部盛親自界津至大阪遁歸土佐留其臣立石助兵衛橫山新兵衛於大阪就井伊直政以謝其罪神祖釋之使盛親來大阪以陳謝直政

傳旨盛親將赴大阪盛親有庶兄曰津野孫二郎父元親以盛親爲嗣孫二郎雅歸心于神祖盛親近臣久武內藏助謂盛親曰孫二郎殿與藤堂高虎交最親高虎汲引之賜以土佐半州必矣宜使之自殺然後就召盛親然之逼孫二郎自殺是月盛親至大阪寓于天滿學校寺神祖優容之使居伏見故第名藤堂高虎問津野孫二郎安在高虎對曰盛親逼使自殺神祖大怒奪盛親之封罪當死直政哀訴丐生至盛親之第諭曰內府怒甚當以本州付我盛親從之直政遣部將鈴木重好于土佐盛親亦遣其臣諭處守之臣授城重好入高野山披剃號祐夢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諸書祐或作幽國音相通○關原軍記石卯餘

史竝曰、盛親歸土佐、欲再擧兵、神祖使山内一豐加藤嘉明、蜂須賀至鎭討之、三將率兵入土佐、故盛親乞降、按神祖務欲弭兵安集海内、盛親敗亡之餘、不足動師、其餘諸書無命三將之文、故不取、重好從兵三十餘人發大阪、至土佐府城浦戸、盛親步兵有號一領具足、其黨番衍魁帥竹田宗左衛門、吉川善介、德井佐龜之助相聚謀反、列舟三百艘、拒重好不内、連發鳥銃、時既夜、重好燒炬舳艫、使人高聲呼曰、我銜命而來、汝曹近船聽之、賊稍定、遣使導重好入雪蹊寺、盡衆來圍、凡五千七百人、鈴木重好傳本書作一萬餘人、疑太多、今從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慶元記、逼重好曰、中分土佐、以其半賜宮内少輔、否則不敢受命、重好曰、公命不及此、我焉得專之、縱與汝輩鬬死、不能從也、賊徒又請曰、然則給一郡或十邑、子

宜取旨盛親處守之臣、既聞盛親之命、密與重好通謀議討賊、故重好雖不許其請、而不遽絶之、依違延期、重好傳關原反黨松浦安大夫、伊藤彦兵衛、毛利秀包、木下左京亮、皆處流、赤座久兵衛、稻葉甲斐守、稻葉右近、雖降以罪重被放、小野寺孫七郎、多賀出雲守、木下周防守、木下美作守、杉若越後守、橫濱民部少輔、寺田播磨守、木村彌一右衛門、垣屋隱岐守、岸田伯耆守、早川主馬首、南條中務大輔〇名闕、難波戰記作中務大輔、元明、子據南條系圖、然元明者、慶元記作勘兵衛之子元珎之姪、爲是、服部土佐守、菅平右衛門、糟屋内膳正、高田薩摩守、別處豐後守、三淵大和守、秋田助左衛門、矢部豐後守、伊藤加賀守、駒井中務等、雖身在大

阪、不赴戰場、而與反徒通謀、故削籍放之、慶長軍記曰、赤座久兵衛後往加賀、事松平肥前守利光、生駒修理亮、藤懸永勝、谷衛好、小出秀政、其子大和守吉政、後襲稱播磨守、孫大隅守三尹、實秀政子、吉政弟、遠江守秀家子養之、杉原長房、建部内匠頭寄德、山崎家盛、片桐且元、織田信包、織田信高、毛利高正、宮城丹後守、川勝信濃守、新莊越前守直定、初稱新三郎、淺井亮政部將駿河守直賴子、叙從五位下、任越前守、蒔田權之助等、亦雖在大阪、而潛歸款于關東、故領采邑皆如故、池田伊豫守、山崎右京亮、丹羽長正、溝江大炊助、赤澤備後守等、戰于關原、兵敗皆亡去、反黨悉平、關原合戰誌、十二月、後陽成帝以第二皇子政仁爲親王、後水尾帝、所生近衛關白前久女、諱前子、號中和門院、松榮紀事作信尹女、

誤、今據公卿補任訂之、帝鍾愛皇子、欲傳天位、先是中山大納言藤原親綱之女、生第一皇子良仁、親綱、大納言孝親子、良仁後披剃入仁和寺、號覺深法親王、菊亭右大臣晴季、左大臣公彦子、與親綱及德善院玄以謀、請關白秀吉爲親王、故帝不能遂其志、至是、密遣近侍於大阪、與神祖議定皇嗣、神祖雅不以立良仁親王爲可、曰、知子莫如父、第一第二皇子、皆瓊枝玉葉、簡在帝心、然子以母貴、古今通誼、宜以第二皇子爲儲貳、庶天下允協、帝大喜、議遂定、松榮紀事、神祖下令討眞田昌幸及其少子信仍、長子信幸哀訴請囘己賞贖父死罪、神祖以信幸功大、許之、十三日、昌幸信仍出上田城、入高野山、昌幸薙染、號一翁干雪、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合戰誌、石卯

餘史、松榮紀事、信幸賜上田城、見下文。神祖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鄰問世子今欲頒州郡於有功諸將宜先定根本之地以爲大城關東關西二者孰可。世子對曰。小子何知唯仰成算耳神祖悅乃定江戶城爲大城使豐臣秀賴居大阪城管河内攝津二國以越前封參河守秀康尾張於下野守忠吉賜播磨於池田輝政美作備前於豐臣秀秋。安藝備後於福島正則。元和五年六月、正則有罪没、封流于信州、雉髮號馬齋。出雲隱岐於堀尾吉晴及其子忠氏伯耆於中村一學忠一松榮紀事曰、此時賜松平氏任伯耆守。筑前於黑田長政豐前於細川忠興增封豐後木築如故紀伊於淺野幸長左京大夫幸長、後更任紀伊守。增封肥後之半

於加藤清正土佐於山内一豐若狹於京極高次丹後於京極高知筑後於田中吉政伊豫之半於加藤嘉明從居松山城其半於藤堂高虎從居今張城各增封十萬石。嘉明高虎先是各食十萬石通前二十萬石。阿波於蜂須賀至鎮讚岐於生駒一正肥前於鍋島勝茂飛驒於金森可重因幡鳥取於池田長吉丹波福智山於有馬豐氏美濃高須於德永法印壽昌備中庭瀨於戶川達安伊勢神戶於一柳直盛松阪於古田重恒安濃津於富田知信信濃上田於眞田信幸增五萬石割肥前四萬石增封寺澤廣高以美濃二萬石增封西尾光敎創業記、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松榮紀事。移封木下延俊於豐後日出食三萬

石。寬永系圖、石卯餘史。割與美濃鄉邑於木曾諸士筒井定次雖奪伊賀上野城於敵而以有戰功賜城復故將士皆安堵。家忠日記、關原記、大全、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按封諸將不必同時、或有他年封拜者、諸書因事連書、今從之。自是闔國一統天下諸侯皆仰事神祖豐臣秀吉所賜將士羽柴氏悉復本氏。關原記、大全。○按更伊達政宗羽柴氏、賜松平氏、見下文十三年、細川忠興復本氏、見元和元年、未必此時悉復本氏、蓋大全言其梗概也。使松平忠賴戍美濃金山城增采邑一萬五千石内藤信成戍同州巖村城戶田高次戍越前丸岡城。名高臺院之宰小堀政次仕麾下賜一萬石戍備中松山城。大久保忠常爲加賀守土屋忠直爲民部少輔並敍從五位下。家忠日記。鈴木重好在土佐五十餘日日夜運策與長曾我部

盛親故將桑名彌次兵衛一孝合謀勦賊。○一孝元和元年矢尾堤之戰、家忠日記作親氏、今從城所支仙訂正。盛親舊臣南岡四郎兵衛須久毛善左衛門等皆應之。晦關原記、大全作朔、今從鈴木重好傳。重好與一孝四郎兵衛等率兵攻賊徒大破之斬賊帥吉川善介德井佐龜之助及其黨三百四十三人舟運其首於大阪井伊直政上之神祖褒其功申命重好曰綏撫土佐須授山内對馬守而歸。重好傳。是月黑田如水加藤清正來謁大阪時人以爲平定鎮西全在二人而如水謀略其功最大。關原合戰誌、松榮紀事。○家忠日記以如水來謁大阪係十一月十八日、據大全、十八日、神祖賜書如水清正鍋島直茂、隨其便宜使收鎮西諸城、故係是月、家忠日記誤矣。神祖特重如水之功欲奏朝廷授官爵封以畿甸之地諮訪天下

政事。如水辭曰、鈞命甚重。然年老多病。精力衰耗。不堪任事。賤息甲斐守賜筑前國。爲甲斐守所養。以樂餘年。志願畢矣。功名富貴。一無所期。神祖賢之。使之優游終身焉。關原記大全

臣按。宮腰秀興曰、黑田如水勇略超群。智謀絶倫。初秀吉公以如水爲謀主。攻必下。戰必克。其功莫之與京。而秀吉公忌其才。終不封之以大國。如水見幾而作。致仕在中津城。及石田三成擧事。專爲神祖經略西陲。首勸竹中伊豆守使歸關東。禽大友義統。降安喜富來臼杵隈角牟禮等諸城。平定豐後。至豐前筑後。取小倉香春久留米柳川四城。勸大田一吉。立花宗茂。使之歸順。將攻薩摩。至肥後聞

島津龍伯歸降。諭諸將止戰。待神祖之命。然後班師。戡定九州。皆如水一人之力也。神祖賞其功。欲縻之以好爵。封之以巖邑。而一無所受。其在京師也。寓于東山鹿谷之側。參河守秀康卿以下。諸侯大夫。輻湊其門。跂慕景仰。尋還筑前。居博多及福岡城。修築功竣。擇羅城爽塏。以營菟裘。恬退閒靜。以終餘年。相傳台德公謂近臣曰、黑田如水當世張良也。嗣子長政關原大功。世所共知也。及天下一統。偃武修文。不以武事矜人。謹厚奉上。謙恭下士。如福島正則枉殺伊奈圖書。決所不爲也。小瀨道喜著太閤記。購求諸家記載。長政重臣僉曰、宜錄祖考以來武功使著之書。長政曰、凡爲士者。立憤怒敵。皆爲公家。而非爲營私求名也。太平之世。衒耀武功。非吾志也。終不許其請。故太閤記書黑田家事。率多闕略。如水父子。可謂明哲保身者也。臣謂戰爭之世。勇略超群。閒或有之。明哲保身。絶無其人。如水當海内糜沸之時。奮不顧身。及九州既平。韜光自晦。台廟方之子房。殆無所媿焉。秀興去若狹。仕筑前。其論如水父子。恐有溢美之言。而質之載籍。實如所論。干戈既戢。長政有意學文。數延羅山。聽其講說。賞延于世。爲國藩屛。良有以哉。

是歲。使足利學校僧三要。板刻孔子家語。武經七書。貞觀政要。行于世。家忠日記、松榮紀事。○創業記十二年年尾書曰、近年京都工人、鋟書於梓、謂之摺本、末代重寶也、蓋前此所未有、故附于此、慶長軍記曰、足利學校、小野篁奏請所置也、春秋二分釋奠講讀六經、及亂世、禪僧掌之、祭奠皆廢、太閤時相國寺佶長老爲主盟、及交代、盜文庫經籍還京師、學校遂廢、其後神祖聞之怒、遣使相國寺督責之、佶長老大恐、悉還經籍、神祖寄附封户如故、學校復其舊云、

烈祖成績卷之十三終

松井甲太郎書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50
SS号=14664050